

京劇叢刊

（合訂本）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京劇叢刊

（合訂本）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京　劇　叢　刊

（合訂本）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83

開本 850×1168 耗 1/24　印張 40 1/6　字數 1,466,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900　定價（6）4.54 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次

空城計 …… 1
樊江關 …… 12
挑滑車 …… 21
穆柯寨、穆天王、轅門斬子 …… 28
　　穆柯寨 …… 29
　　穆天王 …… 38
　　轅門斬子 …… 45
蘆花蕩 …… 53
三顧茅廬 …… 55
長坂坡 …… 69
定軍山 …… 79
玉堂春 …… 88
　　蘇三起解 …… 89
　　三堂會審 …… 93
　　監會團圓 …… 100
兩將軍 …… 104
眞假李逵 …… 110
蕭何月下追韓信 …… 113
徐策跑城 …… 126
春香鬧學 …… 132
伍子胥 …… 139
　　戰樊城 …… 140
　　文昭關 …… 147
　　浣紗記 …… 152
　　魚腸劍 …… 156
　　刺王僚 …… 162
羣英會 …… 165
鬧天宮 …… 198
十三妹 …… 202
　　悅來店 …… 203
　　能仁寺 …… 212
搜孤救孤 …… 221
打漁殺家 …… 229
岳母刺字 …… 243
轅門射戟 …… 247
林冲夜奔 …… 253
彩樓配、三擊掌、平貴別窰、母女會 …… 256
　　彩樓配 …… 257
　　三擊掌 …… 260
　　平貴別窰 …… 264
　　母女會 …… 267
三岔口 …… 271
通天犀 …… 274
宇宙鋒 …… 279
激權激瑜 …… 284
思凡 …… 294
陽平關 …… 297
清風寨 …… 303
二堂捨子 …… 310
瓦口關 …… 318
楊排風 …… 327
八大錘 …… 338
千里走單騎 …… 350
　　灞橋挑袍 …… 351
　　過五關 …… 360
　　古城會 …… 367

臨江驛 ……………………………… 372
岳家莊 ……………………………… 394
艷陽樓 ……………………………… 400
連環計 ……………………………… 407
審頭刺湯 ……………………………… 423
水簾洞 ……………………………… 435
甘露寺 ……………………………… 438
拾玉鐲 ……………………………… 459
單刀會 ……………………………… 464
戰太平 ……………………………… 471
審潘洪 ……………………………… 479
二進宮 ……………………………… 490
五台山 ……………………………… 494
除三害 ……………………………… 499
棋盤山 ……………………………… 510
九江口 ……………………………… 523
四進士 ……………………………… 536
奇雙會 ……………………………… 576
鴻門宴 ……………………………… 592
盜御馬 ……………………………… 605
荒山淚 ……………………………… 611
鎮潭州 ……………………………… 623
小放牛 ……………………………… 631
霸王別姬 ……………………………… 636
描容上路 ……………………………… 647
掃松下書 ……………………………… 650
劈山救母 ……………………………… 655
武松 ……………………………… 659
 打虎 ……………………………… 659
 獅子樓 ……………………………… 660
 十字坡 ……………………………… 666
 快活林 ……………………………… 672
 鴛鴦樓 ……………………………… 679
 蜈蚣嶺 ……………………………… 682
 附錄：武松打虎(中國京劇團演出本) ……………………………… 686
金山寺、斷橋亭 ……………………………… 688
 金山寺 ……………………………… 689
 斷橋亭 ……………………………… 696
打嚴嵩 ……………………………… 700
一箭仇 ……………………………… 714
抗金兵 ……………………………… 718
借趙雲 ……………………………… 731
打麵缸 ……………………………… 738
遊園驚夢 ……………………………… 749
鍘美案 ……………………………… 753
伐東吳 ……………………………… 760
連陞店 ……………………………… 766
生死恨 ……………………………… 780
打登州 ……………………………… 798
硃痕記 ……………………………… 812
絨花記 ……………………………… 822
清風亭 ……………………………… 844
三進士 ……………………………… 867
周仁獻嫂 ……………………………… 880
戰渭南 ……………………………… 900
人面桃花 ……………………………… 907
竇公送子 ……………………………… 919
瘋僧掃秦 ……………………………… 928
孔雀東南飛 ……………………………… 934
連營寨 ……………………………… 951

空　城　計

前　記

“空城計”故事取材於“三國演義”。描寫蜀、魏之戰，司馬懿兵至祁山，因街亭是漢中咽喉要地，諸葛亮料定魏軍必來奪取，須派大將鎮守；帳下參軍馬謖請令，諸葛亮再三叮嚀馬謖，此去必須小心謹愼，靠山近水安營紮寨，並命王平同往輔之。馬謖剛愎自用，不聽王平諫言，竟在山頂紮營，因而街亭失守。諸葛亮接到王平送來的地理圖形，已料到街亭難保，聞報果然；時所部精銳都已調遣在外，西城空虛。旋又得報：司馬懿揮軍乘虛而進。諸葛亮在危急之中，定下空城之計；吩咐將城門大開，他羽扇綸巾，穩坐城樓，撫琴飲酒，悠然自若。司馬懿素知諸葛亮用兵謹愼，從不弄險，誤以城中必有埋伏，乃命大軍後退四十里，不敢進城。及至探明確是空城，捲土重來時，諸葛亮調回的趙雲援軍已經趕到，西城纔得無虞。馬謖不遵將令，貽誤軍機，諸葛亮揮淚斬之。並因自己任人不當，奏明幼主，自請罪責。

這個劇本是由演員譚富英、裘盛戎、袁世海及郝壽臣先生共同整理的。原劇相當完整，整理時僅對劇中個別不通順的字句稍予更動。

第　一　場

〔趙雲上，“起霸”〕

趙　雲：二十年前掛鐵衣。

〔馬岱上，“起霸”〕

馬　岱：萬馬軍中無人敵。

〔王平上，“起霸”〕

王　平：一片丹心扶社稷。

〔馬謖上，“起霸”〕

馬　謖：協力同心保華裔。

四　將：俺——

趙　雲：趙雲。

馬　岱：馬岱。

王　平：王平。

馬　謖：馬謖。

趙　雲：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趙　雲：丞相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　　：請！

〔四蜀兵引諸葛亮上〕

諸葛亮：（念引）羽扇綸巾，四輪車，快似風雲；陰陽反掌定乾坤，保漢家，兩代賢臣。

四　將：參見丞相。

諸葛亮：衆位將軍少禮。

四　將：啊！

諸葛亮：（念詩）憶昔當年在臥龍，萬里乾坤掌握中；
掃蕩狼煙歸漢統，方顯男兒大英雄。
老夫，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帝託孤以來，掃蕩中原，扭轉漢室。聞聽司馬懿兵至祁山，必然奪取街亭。我想街亭，乃漢中咽喉之地，必須遣一能將前去防守，方保無慮。——衆位將軍！

四　將：丞相。

諸葛亮：哪位將軍願帶人馬，鎮守街亭，敢當此任？
馬　謖：且住！丞相傳令：哪位將軍願統領人馬鎮守街亭？滿營將官並無一人應聲，待俺馬謖進帳討令。——啓稟丞相：末將不才，願統領人馬，鎮守街亭。
諸葛亮：那司馬懿雖然年邁，用兵如神，將軍你不可輕敵。
馬　謖：丞相！末將跟隨丞相出兵多年，攻無不取，戰無不勝；何況那小小的街亭！
諸葛亮：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啊！
馬　謖：末將此去，倘有疏虞，願當軍令。
諸葛亮：軍中無有戲言。
馬　謖：願立軍令狀。
諸葛亮：好，當帳立來！
馬　謖：遵命。馬謖呵……（"急三槍"牌子，寫軍令狀）丞相請看。
諸葛亮：帳外候令。
馬　謖：是。（下）
諸葛亮：衆位將軍！
三　將：丞相。
諸葛亮：哪位將軍願帶領兵馬，協同馬謖共守街亭，當帳請令。
王　平：王平願往。
諸葛亮：王將軍願往？
王　平：當報國恩。
諸葛亮：此番到了街亭，必須要靠山近水，安營紮寨；紮寨之後，畫一圖形，送來我看。
王　平：得令。（下）
諸葛亮：趙老將軍聽令！
趙　雲：在。
諸葛亮：命你帶領三千人馬，鎮守列柳城。
趙　雲：得令。（下）
諸葛亮：馬岱聽令！
馬　岱：在。
諸葛亮：命你解押糧草，軍前聽用。
馬　岱：得令。（下）
諸葛亮：馬謖進帳！
衆　　：馬謖進帳！
〔馬謖上〕
馬　謖：參見丞相。
諸葛亮：一旁坐下。
馬　謖：謝座。末將正在整頓人馬，丞相呼喚，不知有何密令？
諸葛亮：今逢大敵，非比尋常。我有一言，將軍聽了！
（唱西皮原板）
兩國交鋒龍虎鬥，
各爲其主統貔貅；
管帶三軍要寬厚，
賞罰中公平莫要自由；
此一番領兵去鎮守，
靠山近水把營收。
馬　謖：丞相！
（唱西皮搖板）
丞相不必叮嚀就，
（接唱流水）
馬謖忠心扶龍樓。
此番領兵街亭守，
（接唱搖板）
好似順水去行舟。
〔馬謖下〕

諸葛亮：（唱搖板）
　　先帝爺白帝城叮嚀就，
　　漢諸葛扶幼主豈能無憂；
　　但願得此一去掃平賊寇，
　　也免得我親自去把賊收。
〔四蜀兵、諸葛亮下〕

第二場

〔四蜀兵、馬謖上〕

馬　謖：俺，馬謖。奉了丞相將令，鎭守街亭。不知何人掛了副帥？——來！
衆　　：有。
馬　謖：伺候了。
〔四蜀兵引王平上，下馬〕
王　平：參見元帥。
馬　謖：哦，原來是王將軍的副帥。
王　平：伺候元帥。
馬　謖：此番到了街亭，必須要協力同心，奮勇殺賊！
王　平：那個自然。
馬　謖：請來傳令。
王　平：不敢，元帥傳令。
馬　謖：你我一同傳令。——衆將官！
衆　　：有。
馬　謖
王　平：兵發街亭。
衆　　：啊！
〔衆同下〕

第三場

〔四魏兵引司馬懿上〕

司馬懿：（唱"點絳唇"）
　　殺氣冲霄，兒郎虎豹；傳令號，地動山搖，
　　要把西川掃。
（念詩）白髮蒼蒼似銀條，胸中韜略智謀高，
　　一心要把狼煙掃，丹心一片保皇朝。
本督，司馬懿。適才探馬報道，諸葛亮令馬謖鎭守街亭；正好奪取。——來！
衆　　：有。
司馬懿：傳張郃進帳！
衆　　：張郃進帳！
〔張郃上〕
張　郃：（念）大將眞威勇，上陣立奇功。
參見都督。
司馬懿：罷了。命你帶領本部人馬，奪取街亭，不得有誤！
張　郃：得令。（下）
司馬懿：掩門！
衆　　：啊。
〔衆同下〕

第四場

〔八蜀兵引王平、馬謖上〕

馬　謖：人馬爲何不行？
衆　　：來到街亭。
馬　謖：人馬列開！
衆　　：啊！
馬　謖：（對王平）你我下馬登山一望。
王　平：請。
〔馬謖、王平同下馬，上山〕
馬　謖：（望）哈哈哈……王將軍，你看：街亭形勢扶山帶水，只有東西通衢，眞乃堅固之地。你我就在山頂紮營，得觀四方，戰守自便，必成大功。
王　平：啊，元帥，你我臨行之時，丞相吩咐我等：必須要靠山近水，安營紮寨。若在山頂紮營，倘若魏兵到此，將此山團團圍住，如何抵擋？

馬　謖：司馬若是進兵，必從低處而來；我在高峯，多用滾木壘石，從上打下，勢如破竹，你何必多慮呢！
王　平：元帥此言差矣。我看此山孤立無援，乃是絕地，倘若魏兵到來，斷我汲水之路，我軍不戰自亂矣！
馬　謖：嗳，王將軍莫亂道。昔日韓信背水爲寨，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斷我汲水之路，我軍必然踴躍，殺下山去，以一當十，何愁魏兵不退！某隨丞相出兵多年，軍國大事，尙問於我，汝奈何相阻也！
王　平：元帥！我等臨行之時，丞相再三囑咐：靠山近水，安營紮寨。如今，元帥執意要在山頂紮營，末將不敢相強，但請元帥將人馬撥與王平一半，在山下紮一小營，倘若魏兵到此，也好作一準備。
馬　謖：好便好，但只一件！
王　平：哪一件？
馬　謖：破敵之後，你不要搶俺的頭功！
王　平：這個……（冷笑）哈哈哈……，末將怎敢！
馬　謖：嗯！衆將官！
衆　：有。
馬　謖：將人馬撥與王平一半，山下紮營去吧！
王　平：得令。——帶馬！
〔四蜀兵、王平下〕
馬　謖：啊哈哈哈！王平淺讀兵書，怎知用兵妙法。——衆將官！
衆　：有。
馬　謖：就將人馬紮在山頂，多備滾木壘石，把住山口。
衆　：啊！
〔同下〕

第　五　場

〔四蜀兵、王平上〕

王　平：且住！馬謖不聽俺王平之言，倘若街亭有失，如何是好？（尋思）有了，臨行之時，丞相也曾命我畫一地理圖，送至大營；我不免急速畫起。——來！
衆軍士：有。
王　平：溶墨伺候！
衆軍士：是。
〔"急三槍"牌子，畫圖〕
王　平：喚旗牌！
〔旗牌上〕
王　平：將這地理圖，速速送與丞相，不得有誤！
旗　牌：遵命。（下）
〔報子上〕
報　子：張郃攻打我營。①
王　平：再探！
報　子：啊。（下）
王　平：衆將官，迎敵者！
〔四魏兵、張郃上，會陣，雙方軍士分下；張郃、王平起打，王平敗下，張郃追下〕

第　六　場

〔四蜀兵引馬謖上〕

馬　謖：（念）旌旗遮日月，殺氣滿山頭。
〔四蜀兵、王平敗上〕
王　平：參見元帥。
馬　謖：勝負如何？
王　平：大敗而回。
馬　謖：我量你有此一敗，看守後營去吧！
〔王平、四蜀兵下〕

---

① 原本王平命旗牌送圖後，即上馬迎敵，似嫌突然。現加一報子上場，情節可較完整。

馬　謖：衆將官，迎敵者！

〔馬謖上馬。四魏兵、張郃上。雙方兵士分下，張郃、馬謖起打，馬謖敗下，張郃追下〕

第　七　場

〔四蜀兵、馬謖敗上，王平迎上〕

王　平：元帥勝負如何？

馬　謖：哪有許多閒言！兵撤山頭！兵撤山頭！

〔四蜀兵、王平上山，下。馬謖上山。四魏兵、張郃上；馬謖、張郃起打，架槍，拉上山，同下。四魏兵上山，下〕

〔馬謖、張郃拉上；扯開，起打。王平上，同起打。王平、馬謖敗下。四魏兵分上〕

衆　：得了街亭。

張　郃：報與都督知道。

衆　：啊！

〔同下〕

第　八　場

〔王平、馬謖同上〕

馬　謖：唉！悔不聽王將軍之言，損兵折將，失守街亭，如何是好？

王　平：事到如今，只好到丞相台前請罪。

馬　謖：唉，也只好如此！

王　平：走！

馬　謖：走。

王　平：走！

馬　謖：走。

王　平：走哇！

馬　謖：走，走，走。

王　平：哎！俺王平的性命斷送你手！（下）

馬　謖：哎呀！（下）

第　九　場

〔四魏兵、司馬昭、司馬師引司馬懿上〕

司馬懿：（念）眼觀旌角起，耳聽好消息。

〔探子上〕

探　子：報！張郃得了街亭。

司馬懿：再探！

探　子：得令。（下）

司馬懿：得了街亭，我主洪福也。

〔探子上〕

探　子：報！西城乃是空城。

司馬懿：再探！

探　子：得令。（下）

司馬懿：且住！方才探馬報道，西城乃是空城；正好發兵奪取。——衆將官！

衆　：有。

司馬懿：兵發西城！

衆　：啊！

〔司馬懿上馬，衆同下〕

第　十　場

〔二童引諸葛亮上〕

諸葛亮：（念）兵紮祁山地，要擒司馬懿。

〔旗牌上〕

旗　牌：（念）人行千里路，馬走萬重山。——參見丞相。

諸葛亮：罷了。你奉何人所差？

旗　牌：王將軍所差。

諸葛亮：手捧何物？

旗　牌：街亭地理圖。

諸葛亮：展開！

〔二童展開地理圖。牌子，看圖。旗牌欲下〕

諸葛亮：轉來！速速去到列柳城，調趙老將軍回營，不得有誤！快去！快去！

旗　牌：得令！（下）

諸葛亮：啊？我把你這大膽的馬謖哇！臨行之時，老夫怎樣囑咐於你，叫你靠山近水，安營紮寨，怎麼偏偏在山上紮營？只怕街亭難保！

〔探子上〕

探　子：報！馬謖失守街亭。

諸葛亮：再探！

探　子：得令。（下）

諸葛亮：唉！果然把街亭失守了！今日馬謖失守街亭，唉！乃亮之罪也！

〔探子上〕

探　子：報！司馬懿帶兵直往西城而來。

諸葛亮：再探！

探　子：得令。（下）

諸葛亮：唔呼呀！司馬懿居然帶兵奪取西城來了！噯呀！先帝爺在白帝城託孤之時，說道：馬謖言過其實，終無大用。悔不聽先帝之言，今日錯用馬謖，失守街亭，悔之晚矣！

〔探子上〕

探　子：報！司馬大兵，離西城不遠。

諸葛亮：再、再、再探！

探　子：得令。（下）

諸葛亮：啊？司馬懿的兵，來得好快呀！人言司馬用兵如神，今日一見，眞眞地令人可敬哪！令人可服！哎呀！這西城兵將，俱被老夫調遣在外，城中盡是些老弱殘兵，倘若司馬兵到，難道說叫我束手被擒，這束手被擒？這這這……（尋思）——來！

二　童：有。

諸葛亮：傳老軍們進見！

二　童：是。——老軍們進見！

〔二老軍上〕

老軍甲：司馬兵到，

老軍乙：心驚肉跳。

老軍甲：見了丞相，

老軍乙：急忙跪倒。

老軍甲乙：參見丞相。

諸葛亮：罷了。爾等是西城的老軍麼？

老軍甲乙：正是。

諸葛亮：命爾等將四門大開，打掃街道；司馬懿兵臨城下，莫要驚慌浮躁，違令者斬！

老軍甲乙：是。

老軍甲：丞相吩咐我，

老軍乙：準死不能活。

〔二老軍下〕

諸葛亮：來，

二　童：有。

諸葛亮：帶了瑤琴，敵樓走走。

二　童：是。

諸葛亮：天哪，天！漢室興敗，就在這空城一計了！

（唱西皮搖板）

我用兵數十年從來謹愼，
錯用了小馬謖無用之人；
無奈何定空城計我的心神不定，

〔二童下〕

諸葛亮：（接唱）望空中求先帝大顯威靈。（下）

第十一場

〔四魏兵、司馬昭、司馬師引司馬懿上，過場急下〕

第十二場

〔四蜀兵引趙雲上，過場急下〕

第十三場

〔牌子，二老軍上，掃地〕

二老軍：有請丞相！

〔二童持琴、劍，引諸葛亮上〕

諸葛亮：（唱西皮搖板）

小馬謖失街亭令人可恨，

這時候倒叫我難以調停。

老軍甲：哎，我說夥計，咱們丞相八成兒老糊塗了吧？

老軍乙：怎麼啦？

老軍甲：司馬懿大兵到此，丞相不將城門緊閉，反將城門大開，是甚麼原故哇？

諸葛亮：嗯！

（接唱）問老軍因何故紛紛議論？

老軍甲：非是小人們紛紛議論，司馬懿大兵到此，您將四門大開，叫小人們有點擔驚害怕呀！

諸葛亮：（接唱）國家事用不着爾等勞心。

老軍甲：話雖如此，這西城乃是漢中咽喉的要路，您得拿個主意才好哇。

諸葛亮：（接唱）西城地原本是咽喉路徑，

（夾白）爾來看！

我城內早埋伏十萬神兵。

老軍甲：怪不得丞相不慌不忙的哪，原來城裏頭有十萬神兵哪！夥計，你瞧瞧！

老軍乙：（向城內探看）哈哈……夥計，你猜怎麼着？一個也沒有！

老軍甲：你是肉眼凡胎，哪兒瞧得見！

諸葛亮：（接唱散板）

叫老軍掃街道把寬心放穩。

二老軍：是。

〔諸葛亮、二童入城門，上城。鼓聲〕

諸葛亮：（接唱）退司馬保空城全仗此琴。

司馬懿：（內唱西皮倒板）

大隊人馬往西城。

〔四魏兵、司馬昭、司馬師引司馬懿上〕

司馬懿：（一望）啊？

（唱散板）

爲何大開兩扇門？

且住！適才探馬報道：西城乃是空城。老夫大兵到此，爲何城門大開？（一望）唔呼呀！看諸葛亮又在城樓弄鬼，不要中了他的詭計，待我先傳一令。——衆將官！

衆軍將：有。

司馬懿：聽本督一令！

（唱西皮流水）

坐在馬上傳將令，

大小三軍聽分明：

哪一個大膽把西城進，

定斬人頭不徇情！

諸葛亮：（唱西皮慢板）

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

論陰陽如反掌保定乾坤。①

先帝爺下南陽御駕三請，

算就了漢家業鼎足三分。

官封到武鄉侯執掌帥印，

---

① 此句與以下"東西戰南北劉博古通今"二句，據說舊本原爲"論陰陽如反掌博古通今"，"東西戰南北剿保定乾坤"。今本這兩句在語氣上是不貼切的；但由於數十年來這一段唱詞非常流行，在唱腔上也有獨特的創造，驟然改換過來，如不能在唱腔上很好地進行加工，是容易損害唱腔的完整的。同時由於觀衆對這段詞非常熟悉，驟然改過來也很容易被誤認爲演員唱錯。鑒於這兩句在內容上還不是非改不可的詞句，故在整理本中，仍依流行本未加更動。

東西戰南北剿博古通今。
周文王訪姜尙周室大振,
俺諸葛怎比得前輩的先生。
閒無事在敵樓我亮一亮琴音。
(撫琴)哈哈哈……
(接唱原板)
我面前缺少個知音的人。

司馬懿:(接唱原板)
有本督在馬上觀動靜:
諸葛亮在城樓飲酒撫琴,
左右琴童人兩個,
打掃街道俱都是那老弱殘兵。
我本當令人馬殺進城!

衆軍將:殺,殺,殺!

司馬懿:噯——殺不得!
(唱快板)
又恐怕中了巧計行。
勒住馬頭把話論,
尊一聲諸葛細聽分明:
任你設下千般計,
棋逢對手一般平。

諸葛亮:(唱二六)
我正在城樓觀山景,
耳聽得城外亂紛紛;
旌旗招展空翻影,
却原來是司馬發來的兵。
我也曾差人去打聽,
打聽得司馬你領兵往西行。
一來是馬謖無謀少才能,
二來是將帥不和失守街亭;
你連得三城多僥倖,
貪而無厭你又奪我的西城。
諸葛亮在城樓把駕等,
等候你到此談哪,談,談談心。
城外街道打掃淨,
準備司馬好屯兵;
諸葛亮無有別的敬,
早預備下羊羔美酒犒賞你的三軍。
既到此就該把城進,
爲甚麼猶疑不定進退兩難爲的是何情?
我有琴童人兩個,
我是又無有埋伏又無有兵。
你不要胡思亂想心不定,
你就來來來,請上城樓聽我撫琴。

司馬懿:呀!
(唱西皮搖板)
左思右想心不定,
城內定有埋伏兵。

司馬師:啓稟爹爹,兒聽城頭,琴音撩亂,何不趁此機會殺進城內,活捉孔明!

司馬懿:呀呸!你小小年紀,知道甚麼!那孔明出世以來,從不弄險;你我父子若殺進城去,必被他擒。不必多言,後隊改爲前隊,兵退四十里!收兵,收兵!

衆軍將:啊!
〔四魏兵、司馬昭、司馬師同下〕

司馬懿:待我說破與他。——諸葛亮啊,孔明!你這條計,只好是矇哄旁人,焉能瞞得過司馬。想老夫幼讀兵書,深通戰策,焉能中你的詭計!你實城也罷,空城也罷,老夫拿定主意,我不進去,你豈奈我何?請了,請了!

〔司馬懿下〕

二老軍：啓稟丞相，司馬兵退四十里！

諸葛亮：（一望）哎呀！

〔二老軍入城下。諸葛亮、二童下城〕

諸葛亮：（唱西皮散板）

人言司馬善用兵，

到此不敢進空城；

諸葛從來不弄險，

空城弄險顯才能。

〔“急急風”，四蜀兵引趙雲上。趙雲下馬〕

趙　雲：參見丞相。

諸葛亮：哎呀老將軍哪！方才司馬懿兵臨城下，被老夫用空城之計，將他詐走；他必然復返回來，老將軍快快抵擋一陣！

趙　雲：得令。——帶馬！

〔趙雲上馬，四蜀兵同下〕

諸葛亮：正是：虎在深山走獸遠，蛟龍得水又復還。唉，險哪！

〔諸葛亮抹汗下。二童隨下〕

第十四場

〔四魏兵、司馬昭、司馬師引司馬懿上〕

〔探子上〕

探　子：報！西城乃是空城。

司馬懿：再探！

探　子：得令。（下）

司馬師：如何？

司馬懿：衆將官！

衆軍將：有。

司馬懿：復奪西城！

衆軍將：啊！

〔四蜀兵引趙雲迎上，會陣〕

司馬懿：何人擋住老夫的去路？

趙　雲：常山趙雲！

司馬懿：哎呀！——收兵，收兵！

〔司馬懿率衆急退下〕

趙　雲：收兵回營，稟報丞相。

〔四蜀兵、趙雲下〕

第十五場

〔四魏兵、司馬昭、司馬師、司馬懿敗上〕

司馬懿：如何！如何！我說是實城，你們偏說是空城；難道那趙雲，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成？

司馬師：且聽探馬一報。

〔探子上〕

探　子：報！西城實是空城。

司馬懿：那趙雲從何處而來？

探　子：打從列柳城而來。

司馬懿：那諸葛亮呢？

探　子：連夜退回漢中去了。

司馬懿：再探！

探　子：得令。（下）

司馬懿：諸葛亮啊，諸葛亮！你的膽也忒大了；司馬懿呀，司馬懿！你的膽也忒小了！本當再去奪取，又恐中了他的二計；看將起來，司馬用兵，不如亮也。——衆將官！

衆軍將：有。

司馬懿：收兵！收兵！

衆軍將：啊！

〔司馬懿率衆同下〕

第十六場

〔四蜀兵引諸葛亮上〕

諸葛亮：（唱西皮搖板）

先帝創業三分鼎，
險些一旦化灰塵。

〔探子上〕

探　子：報！馬謖、王平回營請罪。

諸葛亮：升帳！

〔探子下。諸葛亮升帳入座。探子上〕

探　子：報！趙老將軍得勝回營。

諸葛亮：有請！

〔探子下。趙雲上。諸葛亮出位，軍士取酒，諸葛亮向趙雲敬酒。趙雲下，諸葛亮入座〕

諸葛亮：帶王平！

〔二刀斧手押王平上〕

王　平：（唱快板）

忽聽丞相喚一聲，
不由王平心內驚。
大膽我把寶帳進，
丞相台前請罪名。

諸葛亮：（唱西皮小倒板）

火在心頭難消恨！

（唱快板）

帳下跪的小王平。
臨行再三囑咐你，
靠山近水紮大營；
大膽不聽我的令，
失守街亭你的罪不輕！

王　平：（接唱）丞相不必怒氣生，

末將言來聽分明：
馬謖不遵丞相令，
偏要在山頂紮大營；
丞相若是不憑信，
現有畫圖作證憑。

諸葛亮：（接唱）若不是畫圖來得緊，

定與馬謖同罪名，
將王平責打四十棍！

刀斧手：啊！

〔二刀斧手押王平下〕

刀斧手：（幕內）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諸葛亮：（接唱搖板）

快帶馬謖無用的人！

〔二刀斧手押馬謖上〕

馬　謖：（唱快板）

忽聽丞相令傳下，
馬謖心中亂如麻，
後悔不聽王平話，
不該山頭把營紮，
錯把軍令當戲耍，
且聽丞相將令發。

諸葛亮：（唱快板）

見馬謖跪在寶帳下，
不由老夫咬鋼牙；
大膽不聽我的話，
失守街亭你差不差？

馬　謖：（接唱）丞相不必怒氣發，

馬謖言來聽根芽：
末將奉命領人馬，
山頭之上把營紮，
只為無謀做事差，
因此街亭失與他；
丞相快把令傳下，

斬了馬謖好正軍法。

諸葛亮：（唱散板）

吩咐兩旁刀斧手，

快斬馬謖正軍法！

馬　謖：（接唱）丞相一聲令傳下，

賞罰公平果不差。

馬謖一死無牽掛，

忽然想起年邁媽！

進帳哀求幾句話，

丞相開恩慢斬殺。

丞相！末將未曾出兵，先立軍令狀，後將街亭失守，深知軍法難容，理當斬首；只是家有八旬老母，無人奉養，末將死後，還望丞相另眼看待我的老母；馬謖縱死九泉，也感丞相的大恩大德！（哭）

諸葛亮：（唱搖板）

見馬謖只哭得珠淚洒，

我心中好一似亂刀扎。

馬謖！本當將你饒恕，怎奈你未出兵時，當着衆將面前，先立下了軍令狀；如今失守街亭，若不將你正法，叫老夫何以服衆？

諸葛亮：馬謖！幼常！參謀哇！

馬　謖：丞相！武鄉侯！丞相啊！

〔衆軍將吶喊〕

諸葛亮：斬！

刀斧手：啊！

〔押馬謖出帳〕

馬　謖：娘啊！

諸葛亮：招回來！

諸葛亮：馬謖哇！你方才言道：家有八旬老母。你死之後，將你兵馬錢糧，撥在你母名下，以爲養老之費。

馬　謖：多謝丞相！

諸葛亮：馬謖！幼常！參謀哇！

馬　謖：丞相！武鄉侯！丞相啊！

〔諸葛亮左右兩望，衆軍將吶喊〕

諸葛亮：斬，斬，斬！

刀斧手：啊！

馬　謖：該斬哪！

〔二刀斧手押馬謖下。鼓聲。刀斧手報過下〕

諸葛亮：（唱西皮散板）

我哭，哭一聲小馬謖！

叫，叫一聲馬幼常！

未出兵先立軍令狀，

可嘆你爲國家一命亡！

馬謖哇，參謀哇！（哭頭）啊啊啊，馬幼常啊！

〔趙雲上〕

趙　雲：丞相斬了馬謖，爲何落淚？

諸葛亮：唉！老將軍哪！我並非是哭馬謖；我哭的是先帝爺在白帝城託孤之時，說道：馬謖言過其實，終無大用。悔不聽先帝之言，今日錯用馬謖，以致失守街亭。思想起來，有負先帝託孤之恩！哎！待我拜本進京，奏明幼主，貶去武鄉侯之位。後帳擺筵，與老將軍賀功。

趙　雲：謝丞相。

〔諸葛亮、趙雲、衆同下〕

——劇　終——

樊江關

前記

這一個喜劇又名"姑嫂英雄",取材於民間所傳薛家將征西的故事。敍述樊梨花掛帥西征,適值唐王和薛仁貴被敵包圍,樊梨花的婆母柳迎春奉旨搬兵,同時,其小姑薛金蓮亦押糧趕到,薛怪樊梨花不立卽馳救,同她吵鬧。樊竭力忍讓,終因薛金蓮相欺太甚,爭鬥起來。柳迎春勸解,薛金蓮不聽,樊梨花就把發兵的命令負氣收回。薛無可奈何,只得低頭請罪;姑嫂言歸於好,同往救駕。

整理本改動了以下幾處:

這個戲表現了樊梨花和薛金蓮的性格矛盾,矛盾的根本原因原本沒有點明,現在添了一段薛金蓮的說白,表明她對樊梨花的掛帥,很不服氣,作爲她與樊梨花吵鬧的心理因素。

兩個中軍打架、吃酒鬧事,現加强其各以自己的侯爺自負,因而相爭;後來樊、薛和好,他們也和好了。這樣使全劇主題更爲集中。

結尾加了薛金蓮討令做先行一段,使劇情更加完整,並突現了薛金蓮的英雄性格。

這個劇本是在一九五一年由中國京劇團演員雲燕銘與本院編輯處邱炘整理的,經過實驗,效果很好,各劇團多已採用。最後並由王瑤卿先生親自校正。

第一場

〔四軍士、柳迎春上〕

柳迎春: (念)奉了萬歲旨,去調威寧侯。

老身柳迎春。今有番邦蘇寶童興兵入寇,御駕親征;不料聖上在鎖陽關遭困,我夫薛元帥在白虎關被圍。是我奉了聖旨,去到樊江關調取威寧侯救駕解圍。——軍士們!

衆　: 有。

柳迎春: 趲行者!

〔牌子,同下〕

第二場

〔四軍士、女官、樊梨花上〕

樊梨花: (唱"點絳唇")

女將英豪,兵機奧妙,威風浩,扶保唐朝,

要把强敵掃。

(念詩)殺氣騰騰透九霄,戰鼓咚咚逞英豪,

威名赫赫誰不曉,夫妻雙雙保唐朝。

本帥樊梨花。自幼熟讀兵書,深通戰法,配夫薛丁山;只因屢建奇功,聖上封我威寧侯之位,統領人馬,鎭守樊江關一帶。前日聞報,番邦蘇寶童興兵入寇,聖上御駕親征,爲此每日操演人馬,準備助戰。——站堂軍!

四軍士: 有。

樊梨花: 伺候了。

〔中軍上〕

中　軍: 啓稟侯爺,聖旨下。

樊梨花：何人押旨？

中　軍：太夫人押旨。

樊梨花：吩咐香案接旨！

中　軍：香案接旨。

〔中軍下。四軍士、柳迎春上。四軍士下〕

柳迎春：聖旨下。

樊梨花：萬歲！

柳迎春：跪聽宣讀。詔曰：今因番邦蘇寶童興兵入寇，御駕親征；朕躬在鎖陽關遭困，薛元帥在白虎關被圍；特命柳迎春捧旨前來調取威寧侯救駕解圍。旨意讀罷，望詔謝恩。

樊梨花：萬萬歲！

柳迎春：請過聖旨。

樊梨花：香案供奉。

女　官：是。

樊梨花：婆婆請上，待媳婦大禮參拜。

柳迎春：不必拜了。

樊梨花：哪有不拜之理。（拜）

柳迎春：媳婦坐下。

樊梨花：謝座。婆婆一路行來，多受風霜之苦。

柳迎春：為國宣勞，何言辛苦。媳婦可好？

樊梨花：有勞婆婆掛念。

柳迎春：這有你公爹捎來書信一封，拿去觀看。

樊梨花：婆婆請到後帳歇息，待媳婦看過書信，即刻發兵就是。

柳迎春：正是：雖然年紀老，奉命不辭勞。

樊梨花：送婆婆。

柳迎春：免。（下）

樊梨花：公公有書信到來，待我拆書觀看。

〔中軍上〕

中　軍：報！啓稟侯爺：今有鐵門關薛侯爺，押解糧草到此交納。

樊梨花：哦，薛侯爺到了？

中　軍：正是。

樊梨花：哎呀且住，想我那金蓮妹子，平日性情高傲，今日押糧到此，必須與她個全臉。——來呀！

中　軍：有。

樊梨花：吩咐擺隊相迎！

中　軍：擺隊相迎！

樊梨花：帶馬！

〔牌子，衆同下〕

第　三　場

〔四軍士、中軍過場。薛金蓮上，趟馬下〕

第　四　場

〔四軍士、女官、中軍、樊梨花迎上。四軍士、中軍、薛金蓮上〕

薛金蓮：喲，嫂子！（下馬）

樊梨花：賢妹，賢妹請。

薛金蓮：不敢，嫂子請。

樊梨花：還是賢妹請。

薛金蓮：還是嫂子請。

樊梨花：如此你我挽手而行。

〔樊梨花、薛金蓮同下。衆依序下〕

第　五　場

〔衆軍士、二中軍、薛金蓮、樊梨花上〕

樊梨花：賢妹此番押解糧草，多受風霜之苦！

薛金蓮：豈敢，為國勤勞，何言風霜二字哪！

樊梨花：來呀！

中軍甲：有。

樊梨花：問問薛侯爺帶來多少人馬？

中軍甲：是啦。——噓！（以手示意叫中軍乙）
中軍乙：甚麼事兒呀？
中軍甲：我們侯爺問你們侯爺帶來多少人馬？
中軍乙：哦，你們侯爺問我們侯爺帶來多少人馬？
中軍甲：不錯。
中軍乙：三千零一個。
中軍甲：喲，三千就得啦，幹嘛還零一個？
中軍乙：總得有個帶隊官哪。
中軍甲：這個帶隊官他是誰呀？
中軍乙：不才就是我。
中軍甲：不算你哪？
中軍乙：那麼就是三千。
中軍甲：啓稟侯爺：三千之衆。
樊梨花：三千之衆？
中軍甲：正是。
樊梨花：賞他們每人五兩銀子。
中軍甲：是。——噓。（以手示意叫中軍乙）
中軍乙：又甚麼事呀？
中軍甲：我們侯爺有賞。
中軍乙：賞多少呀？
中軍甲：每人五兩銀子。
中軍乙：眞大方。——啓稟侯爺：樊侯爺有賞。
薛金蓮：哦，賞你們多少？
中軍乙：每人五兩。
薛金蓮：好大方啊！
中軍乙：够大方的。
薛金蓮：吩咐他們謝過侯爺。
中軍乙：是。——來，跟我謝賞。
四軍士：謝侯爺賞！
樊梨花：罷啦。
薛金蓮：來呀！
中軍乙：有。
薛金蓮：問問樊江關有多少人馬？
中軍乙：是啦。——噓。（以手示意叫中軍甲）
中軍甲：甚麼事兒呀？
中軍乙：我們侯爺問你們樊江關有多少人馬？
中軍甲：你們侯爺問我們樊江關有多少人馬？
中軍乙：不錯。
中軍甲：不多，十萬零一個。
中軍乙：喲，十萬就得啦，幹嘛還零一個？
中軍甲：我們這兒也有個帶隊官哪。
中軍乙：不用說就是你啦？
中軍甲：不錯，不錯。
中軍乙：不算你。
中軍甲：那麼就是十萬啦。
中軍乙：啓稟侯爺：十萬之衆。
薛金蓮：怎麼着，十萬之衆？
中軍乙：對啦。
薛金蓮：這一下子咱們不賠了本兒啦嗎？
中軍乙：可不是嘛。
薛金蓮：這可怎麼好哇？
中軍乙：說的是哪。
薛金蓮：有啦，咱們給他來個照樣兒。
中軍乙：也是每人五兩？
薛金蓮：哎，原賞退回！
中軍乙：得，玩兒完！——噓。（以手示意叫中軍甲）
中軍甲：又有甚麼事兒呀？
中軍乙：我們侯爺也有賞。
中軍甲：賞多少？
中軍乙：照樣兒……

中軍甲：也是每人五兩？

中軍乙：原賞退回！

中軍甲：好勁。——啓稟侯爺：薛侯爺有賞。

樊梨花：賞你們多少？

中軍甲：照樣兒。

樊梨花：也是每人五兩嗎？

中軍甲：原賞退回。把咱們那一份兒又給端回來啦。

樊梨花：哦，把咱們那一份兒又給端回來啦？

中軍甲：可不是嘛。

樊梨花：過去謝賞吧。

中軍甲：是啦。——來，跟我謝賞。

四軍士：謝侯爺賞！

薛金蓮：得啦，得啦，免了吧。

樊梨花：來呀！

中軍甲：有。

樊梨花：賞薛侯爺的人馬，四個人一桌，校場聚飲。

中軍甲：是啦。——嘘。（以手示意叫中軍乙）

中軍乙：又甚麼事兒呀？

中軍甲：我們侯爺，賞你們四個人一桌，校場聚飲。

中軍乙：怎麼着有酒喝？

中軍甲：有的是，敞開兒樂。

中軍乙：好啦。——啓稟侯爺：樊侯爺又有賞！

薛金蓮：又賞你們甚麼？

中軍乙：賞我們四個人一桌，校場聚飲。

薛金蓮：去吧，可別喝醉了。

中軍乙：遵命。——走着，走着！

〔衆軍士、二中軍同下〕

薛金蓮：嫂子，我剛才聽說母親到來，不知所為何事呀？

樊梨花：只因聖上在鎖陽關遭困，老元帥在白虎關被圍，婆婆捧旨前來調我救駕解圍；還帶來公爹書信一封，賢妹請看。

薛金蓮：信上寫的都是甚麼言語哪？

樊梨花：我正待要看，忽聽賢妹到來，急忙前去迎接，還沒來得及看哪。

薛金蓮：如此待我觀看。

樊梨花：賢妹先請觀看，我到後帳吩咐安排酒筵給婆母和妹妹接風，少時即來奉陪。

薛金蓮：嫂子請。

樊梨花：少陪了。

（唱西皮搖板）

去到後帳備酒筵。（下）

薛金蓮：（接唱）忙把書信看一番。（拆信）

（唱西皮原板）

為父修書不盡言，

曉諭梨花仔細觀；

只因君父（轉二六）身遭難，

望你發兵來救援；

早來三日還能見，

遲來三日難保全。

看罷書信心傷感！

樊梨花呀，你可氣死我啦！

（唱西皮快板）

怎不叫人怒衝冠！

心中只把梨花怨，

還不發兵你為哪般？

手指後堂高聲喊，

樊梨花，你給我走出來吧！

（接唱搖板）

見死不救你心何安？

你呀！快給我走出來吧！

樊梨花：（內唱西皮倒板）

看罷婆母忙回轉。

（上唱西皮搖板）

來到前帳把信觀。

薛金蓮：可氣死我啦！

樊梨花：呀！

（接唱）只見金蓮沉粉面，

不知她發怒爲哪般？

只得上前問一遍，——

賢妹因何怒衝冠？

喲，我說妹妹，你跟誰生這麼大的氣呀？

薛金蓮：我跟你，我跟你，我簡直地跟你嘛！

樊梨花：喲，爲我甚麼呀！我怎麼招妹妹生氣啦？

薛金蓮：我來問你：聖上在鎖陽關遭困，老元帥在白虎關被圍，聖旨命你發兵救駕，你爲何按兵不動，是怎麼回事情？

樊梨花：聖旨方才到來，命我鎖陽關救駕，白虎關解圍，正趕上妹妹你來，未及發兵，怎見得我按兵不動？

薛金蓮：我來問你，爹爹的書信你爲甚麼不立刻觀看哪？

樊梨花：瞧瞧，你怎麼這麼矯情呀？

薛金蓮：我怎麼矯情啊？

樊梨花：剛才我正要看信，忽然來報，說妹妹你來啦；我只顧帶人迎接你去啦，信就沒顧得看。但不知信上寫的都是甚麼？

薛金蓮：信上寫的是："早來三天還能見，晚來三天就難保全"。自古道："救兵如救火"，你怎麼還這麼沒事人兒似的，拿事不當事哪！

樊梨花：喲，我多咱拿事不當事啦？

薛金蓮：哼，你心裏的事兒，我早就明白啦！

樊梨花：你明白甚麼啦？

薛金蓮：想當年程老千歲，強壓着我哥哥三請於你，把你慣成了這麼大模大樣的。

樊梨花：我又大模大樣的啦！

薛金蓮：如今你的官兒大啦，這架子也就更大起來啦。

樊梨花：喲，我架子又大啦！

薛金蓮：我告訴你樊梨花！想當初你在樊江關，不過是個無名的丫頭，自打到了我們家來，你瞧，調兵遣將也是你，解圍救駕也是你；皇上給你降旨，公婆求你發兵，姑奶奶我給你押運糧草，我哥哥也在你帳前聽用。你就在我跟前擺起來啦。

樊梨花：你瞧，我又擺起來啦！

薛金蓮：告訴你，你那根底，別當我不知道；你陣前嫁夫，逼父獻關，還有臉在這兒擺架子呢！別不害臊啦！今兒個有姑奶奶在這兒，甚麼事都得由着我，不能由着你！

樊梨花：呀！

（唱西皮搖板）

金蓮說話無情面，

出口傷人理不端。

本當與她把臉變，——

薛金蓮：怎麼着，你還敢打我嗎？給你打，給你打！

樊梨花：哎！

薛金蓮：你到底不敢哪！

樊梨花：（接唱）婆婆待我恩如山。

忍着怒氣將她勸，——

賢妹！

薛金蓮：你少理我！

樊梨花：哎！

（接唱）賢妹不要亂胡言！

薛金蓮：樊梨花，樊梨花！你不用虛情假意的跟我裝糊塗！

樊梨花：哈哈！你怎麼張口樊梨花，閉口樊梨花的！
薛金蓮：叫啦叫啦！你敢把我怎麼樣？
樊梨花：難道說，我就不敢叫你了嗎？
薛金蓮：你叫我甚麼？
樊梨花：我叫你薛……
薛金蓮：薛甚麼？薛甚麼？
樊梨花：得啦，我惹不起你，你是我一個人兒的薛姑娘，橫是成了吧？
薛金蓮：你別這兒瞎扯臊啦！
樊梨花：怎麼又瞎扯臊啦？
薛金蓮：你想，當今聖上管我叫姑娘，堂上父母也管我叫姑娘，合府大小哪一個不管我叫姑娘。用的着你這兒來奉承！
樊梨花：哈哈！你眞是有點兒欺人太甚，逼的啞巴都要說話啦！
薛金蓮：你說吧，你說吧！還敢把我怎麼樣嗎？
樊梨花：瞧你這個橫勁兒的，你當我眞不敢叫你哪！
薛金蓮：你叫我甚麼？你叫我甚麼？
樊梨花：我就不許叫你一聲"薛金蓮"！
薛金蓮：哈哈！就憑你這個身份，也敢叫姑娘我的"官印"！
樊梨花：我這個身份怎麼就叫不得哪？
薛金蓮：你憑甚麼身份？
樊梨花：你聽着！
薛金蓮：你說呀！
樊梨花：我自幼熟讀兵書，精通武藝；只因屢建奇功，聖上封我爲威寧侯，天下都招討統兵大元帥。你又算得了甚麼哪？
薛金蓮：我呀，比你可強的多哪！
樊梨花：你說呀！
薛金蓮：你聽着：我自幼學就了家傳的武藝，在陣前屢建奇功，聖上封我爲平西侯，鎮守鐵門關……
樊梨花：還有甚麼？還有甚麼？
薛金蓮：這個……
樊梨花：甚麼這個那個的？告訴你：鐵門關的人聽你這一套，來到我樊江關，就叫做擺不開！
薛金蓮：甚麼！擺不開？我告訴你說：你當你拿出元帥的牌子來，我就怕了你了嗎!?
樊梨花：我也不能怕你呀!?
薛金蓮：我怕你嗎？
樊梨花：我怕你嗎？
薛金蓮：你敢過來？
樊梨花：過來又怎麼樣？
薛金蓮：你呀，接嘴巴！（打樊梨花）
樊梨花：好哇，你要講打嗎？
薛金蓮：打了你啦；怎麼樣吧？
樊梨花：好！你可氣死我啦！
〔起打，雙收下〕

第六場

旗　牌：（內白）啊哈！
（上念）侯爺把臉變，二人動寶劍；
　　報與太夫人，急忙來相勸。
可了不得啦！兩位侯爺也不知道爲甚麼打起來啦。我快點兒報與太夫人知道便了！
〔二中軍互扭上〕
中軍乙：走走，找你們侯爺去！
中軍甲：走走，找你們侯爺去！
旗　牌：唉唉，你們倆是怎麼回事兒呀？這麼拉拉扯扯的，不讓人笑話嗎？
中軍甲：你聽我說。
中軍乙：你聽我說。

旗　牌：好。(向中軍甲)先讓他說。(向中軍乙)你說吧。

中軍乙：是這麽檔子事兒，今兒個不是我們侯爺押解糧草，到你們這兒來啦嗎？

旗　牌：不錯呀。

中軍乙：你們侯爺，賞我們四個人一桌，校場聚飲。

旗　牌：不錯呀。

中軍乙：這小子叫我們十六個人坐一桌。

中軍甲：那坐的開嗎？

旗　牌：你先別言語，讓他說。

中軍甲：得，我不言語。

中軍乙：這還不說，他還不給我們酒喝。

中軍甲：不給你酒喝？不給你酒喝，你就這個樣兒啦？

旗　牌：你讓他說。

中軍甲：得，讓他說。

中軍乙：這還不算，這小子他瞧不起我們侯爺。

中軍甲：他瞧不起咱們侯爺。

中軍乙：他說沒有他們侯爺不能救駕解圍。

中軍甲：他說仗着他們侯爺也能解圍救駕。

中軍乙：樊侯爺比不了薛侯爺。

中軍甲：薛侯爺比不了樊侯爺。

旗　牌：得了二位，你也不是薛侯爺，他也不是樊侯爺；人家打架，你們幫的甚麽喘哪！

中軍乙：那不行，他要打了我，就跟打了我們薛侯爺一樣。

中軍甲：他也配！他駡了我，就跟駡了咱們樊侯爺一樣。

中軍乙：我得替我們侯爺教訓教訓你！

中軍甲：我得替我們侯爺管教管教你！

中軍乙：小子，你敢打薛侯爺？

中軍甲：小子，你敢打樊侯爺？

旗　牌：嘿，算了吧！他爲他們侯爺，你爲咱們侯爺；他說他們侯爺勝似咱們侯爺，你說咱們侯爺勝似他們侯爺。依我看來：你也不是薛侯爺，你也不是樊侯爺，你們都忘啦，二位侯爺還有侯爺的侯爺哪！

中軍乙：不行，這兒完不了！

中軍甲：那是，這兒完不了！

中軍乙：走，咱們找侯爺去。

中軍甲：走，咱們找侯爺去。

中軍乙：這兒完不了！

中軍甲：這兒完不了！

旗　牌：得了吧，二位。

中軍甲乙：不成！不成！走走走。(互扭下)

旗　牌：嘿，瞧這倆這份兒德行。哎喲！我儘顧了勸他們啦，二位侯爺還打着哪！快給太夫人送信兒去吧。(下)

第　七　場

〔薛金蓮上，樊梨花追上，對劍。薛金蓮下，樊梨花追下〕

第　八　場

〔柳迎春上〕

柳迎春：(唱西皮散板)

奉旨前來把兵搬，
懷念鎖陽心不安。

〔旗牌上〕

旗　牌：啓稟太夫人，大事不好啦！

柳迎春：何事驚慌？

旗　牌：二位侯爺不知爲了何事，打起來啦！

柳迎春：啊！這還了得！帶路帶路。(同下)

第　九　場

〔薛金蓮上，樊梨花追上，柳迎春、旗牌同上〕

柳迎春：好蠢才，爲着何事撒起野來了？

薛金蓮：媽呀，您聽我說。

樊梨花：婆婆，您聽我說。
柳迎春：哎，有話慢慢講。
薛金蓮：媽，我先說。
樊梨花：好，就讓你先說。
薛金蓮：媽，我告訴您：我說她，她也說我；我罵她，她也罵我；我打她，媽呀！她也打我！
柳迎春：哎！豈有此理！——啊，媳婦，你姑嫂二人這樣吵鬧，就不怕三軍恥笑嗎？
樊梨花：婆婆呀！
（唱西皮流水）
我未曾開言好羞慚，
尊一聲婆婆聽我言：
她怪兒發兵太遲慢，
她賴兒坐視不救援；
她罵兒逼父獻關多輕賤，
她罵兒陣前嫁婿甚不堪。
婆婆請來把理辨，
你看她該言不該言！
柳迎春：唉，媳婦哇！
（唱西皮搖板）
金蓮年幼見識淺，
說出的話兒不週全；
今日且看爲娘面，
媳婦發兵莫遲延。
樊梨花：媳婦遵命。——來呀！
旗　牌：有。
樊梨花：吩咐大小三軍，披掛整齊，校場聽點！
旗　牌：得令。
薛金蓮：慢着！——我說媽呀，要說調兵遣將，我也會；要說救駕解圍，我也能；幹嘛非得她去？我就不能去啦嗎？
樊梨花：來呀！
旗　牌：有。
樊梨花：原令追回！
旗　牌：是啦。（下）
柳迎春：嘟！你這個丫頭！想爲娘千辛萬苦，到此搬兵，你全不以國事爲重，在一旁打攪。也罷！爲娘拚着這條老命不要。我要闖回白虎關去了！
薛金蓮：媽呀，您別走。你們快拉着點兒！
柳迎春：哼！可惡的丫頭！（下）
薛金蓮：你們快拉着點兒！你們倒是拉着點兒呀！——媽呀媽呀！
樊梨花：我瞧誰敢拉着！
薛金蓮：這糟不糟！不論怎麼說，她是個元帥，我是個小小的督糧官，元帥要是不發兵，我那能做的了她的主意啊！可眞難死我了！這可怎麼好哪？不要緊，我們倆素常鬧着玩慣啦！過去把圓乎臉一拉長乎臉，就完啦！——（陪笑）我說嫂子，嫂子！哎喲！我的嫂子，我這兒……（要跪）
〔女官暗上〕
女　官：薛侯爺請茶。
薛金蓮：不喝。
女　官：喝一點兒吧。
薛金蓮：一點兒也不喝！
女　官：喝一丁點兒吧。
薛金蓮：哎！再要在此打攪，提頭來見！
樊梨花：這女官乃聖上欽賜的，哪個敢殺，叫她殺！
女　官：我正懶得活着哪，請侯爺殺吧！
薛金蓮：我呀，還沒有那麼大工夫哪！
女　官：怎麼着，侯爺您不殺啦！

薛金蓮：起開吧！

〔女官下〕

薛金蓮：得啦！嫂子您饒了我吧！我本當跪下給您陪個不是，因爲我磕膝蓋兒上長了一個小疙疸，我又怕格破了……

〔女官暗上〕

女　官：不要緊，給您個墊兒。

薛金蓮：你給我下去吧。

〔女官下〕

薛金蓮：得啦！嫂子您別生氣啦。（跪）

樊梨花：喲，這是幹甚麼呀？

薛金蓮：唉，嫂嫂啊……

（唱西皮搖板）

羞羞慚慚跪堂前，

尊聲嫂嫂聽我言：

小妹年輕見識淺，

還求嫂嫂你的海量寬。

樊梨花：哎喲！我的姑奶奶！方才還那麽横呢，這麽一會兒您就入地三尺啦！你跪在我面前作甚麽呀？

薛金蓮：求嫂嫂鎖陽關救駕，白虎關解圍。

樊梨花：你不是說了嗎？你的武藝比我高。你也能調兵遣將，你也能救駕解圍，幹嘛還用得着我呀！

薛金蓮：那是我跟您吹着玩兒哪，您幹嘛跟我們小孩子一般見識？得啦，我們都矬了一半了！

樊梨花：你不用跟我來這一套“硬打軟柔和”。這不成了笑話啦嗎！

薛金蓮：哎！

（唱西皮搖板）

嫂嫂依然怒衝冠，

也罷！

（接唱）不如死在你面前。

哎喲，我不活着啦！

樊梨花：（攔）妹妹不可！

薛金蓮：我不活着了！

樊梨花：爲嫂我不惱你了！

薛金蓮：怎麽着，嫂子不惱我啦？我也沒打算死嘛！

樊梨花：你看咱們倆人竟在這兒搗亂啦，快瞧瞧老太太去吧！

薛金蓮：對啦，咱們快瞧瞧去吧。

〔同下〕

第十場

〔柳迎春上〕

柳迎春：（唱西皮散板）

遵奉聖旨把兵搬，

她姑嫂吵鬧好心煩！

〔薛金蓮、樊梨花同上〕

樊梨花：你瞧把老太太氣的這個樣兒！

薛金蓮：媽呀。您別生氣啦！我這兒給您跪下啦。（跪）這都怪我年紀小，不懂事，這會兒我跟我嫂子已然好啦，您還生氣嗎？您看見過磕膝蓋兒走道兒的嗎？我給您走一個，您瞧瞧。（柳迎春不理）幹嘛呀！跟我們小孩子一般見識。您饒了我吧！我給您學個鷄打鳴兒；撲打撲打我的膀子，抻抻我的嗓子，您聽着：（學鷄打鳴兒）咯…咯…咯…

樊梨花：婆婆不必生氣，看在媳婦分上，饒恕妹妹吧！

柳迎春：蠢才！看在你嫂嫂面上，饒恕於你，還不起來！

樊梨花：妹妹請起來吧。

薛金蓮：是啦。（站起）

柳迎春：發兵要緊，媳婦即刻下令才是。

樊梨花：待媳婦傳令！

〔旗牌上〕

旗　牌：啓稟二位侯爺：兩個中軍他們打起來啦！眼看着就快打到這兒來啦。

樊梨花：你聽聽，這就叫"上樑不正下樑歪"嘛！

薛金蓮：想必是鐵門關的中軍不好，你傳我將令，提頭來見！

樊梨花：算了吧！你還要殺人哪！他還不是跟你學的。——來呀！

旗　牌：有。

樊梨花：把他們都給我叫進來！

旗　牌：是。侯爺有令，中軍官進見！

〔中軍甲、中軍乙互扭上〕

中軍甲乙：參見侯爺。

樊梨花 薛金蓮：嗯——

中軍甲乙：侯爺她們這不是和好了嗎？咱們也和好了吧。——啓侯爺，我們已然和好啦。

樊梨花：旣然和好，暫免責罰，起過一旁。——中軍聽令！

中軍甲：有。

樊梨花：傳我將令，吩咐大小三軍，全身披掛，校場聽點，跟隨本帥，星夜去救鎖陽關哪！

中軍甲：得令。

薛金蓮：且慢！

柳迎春：你怎麽又來攔阻!?

薛金蓮：不是的。我情願討令作個先行，也好跟隨嫂子鎖陽關救駕呀！

中軍甲：我趕緊傳令去吧！（下）

樊梨花：這才是我的好妹子！如此薛金蓮聽令！

薛金蓮：在！

樊梨花：命你爲前站先行，率領本部人馬，校場聽點！

薛金蓮：得令！

樊梨花：就請母親一同去至校場。

柳迎春：媳婦、女兒，隨我來呀！哈哈哈！

〔衆同下〕

——劇　終——

挑　滑　車

前　記

這是源出於"岳傳"的一節故事。大意是：金兀朮將康王（後來的宋高宗）圍困在牛頭山。宋軍統帥岳飛派牛皐到金營下戰書。兀朮對牛皐不予禮遇，並加以威嚇；牛皐毫無畏懼，嚴詞抗議，兀朮不得已待以上賓之禮。兩軍會陣之日，岳飛敗於兀朮。在山頭看守宋軍大纛的猛將高寵，見狀情急；一馬衝下山坡，解了岳飛之圍，並奮勇地衝入敵營。兀朮急命部下以鐵滑車自山頭滑下，阻擊高寵；高寵奮不顧身，連續槍挑滑車多輛，鼓勇衝上，終以力盡戰死。岳飛、牛皐聞訊，悲憤交加，率兵力戰，搶回了高寵的屍體。

整理本除了個別詞句略加潤色以外，較重要的改動有下面幾點：（一）舊本下書後，尙有牛皐歸途中遇王貴，捉殺小番，以備祭旗；以及兀朮聞報，哈密蚩獻計，亦以張邦昌等祭旗等情節。因與劇情關聯不大，故删去。（二）岳飛不派高

寵出戰，舊本的原因是由於見高寵"印堂發暗"；語涉迷信，故予改動。（三）現在一般演出，至高寵戰死卽閉幕，劇情不够完整；整理本保留岳飛、牛皋打敗金兵的一場，不僅可表現岳飛、牛皋對高寵的情誼，而且可以顯出宋軍當時的勝利氣概。（四）高寵戰死後，舊本有顯魂情節，今删去。

這個本子係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茹富蘭，及中國京劇團演員王玉讓、景榮慶、何金海等與本院編輯處邱炘共同整理的；李少春在若干具體問題上，也提供了意見。

第一場

〔八金兵推鐵滑車引土須龍、土須虎、金光德照、金光普照、黑風利同上〕

黑風利：催軍！

〔牌子，圓場〕

黑風利：俺，大平章黑風利。

金光德照：金光德照。

金光普照：金光普照。

土須龍：土須龍。

土須虎：土須虎。

黑風利：衆位平章請了。

衆　：請了。

黑風利：奉了老王之命，押定鐵滑車，牛頭山前聽用。衆位平章請來傳令。

衆　：你我一同傳令。

黑風利 衆：兒郎的。催軍！

〔牌子，衆同下〕

第二場

〔四宋兵、岳飛上〕

岳　飛：（念引）忠心赤膽，掃狼煙，還我河山。

（念詩）精忠報國志凌霄，統領雄兵殺氣高；

但願早把金人掃，迎請二聖轉還朝。

本帥姓岳名飛字鵬舉。宋皇駕前爲臣。可恨兀朮，屢次興兵犯境，日前將我主圍困牛頭山上；本帥整頓兵馬，意欲與他决一死戰。不免命牛皋去至番營，投下戰書。——站堂軍，請牛將軍進帳。

衆　：牛將軍進帳。

牛　皋：（內）來也。

（上念）殺氣高千丈，寶劍似秋霜。——參見元帥。

岳　飛：賢弟少禮，一旁坐下。

牛　皋：謝座。喚末將進帳，有何軍情議論？

岳　飛：本帥意欲與兀朮决一死戰，有意命賢弟投下戰書，賢弟意下如何？

牛　皋：末將情願前往，就請元帥傳令。

岳　飛：好，聽本帥令下！

（唱西皮搖板）

前去下書非交戰，

禮當扮做文職官；

此番見了兀朮面，

見機而行早回還。

牛　皋：元帥！

（唱西皮流水）

元帥但把心放寬，

咱牛皋自有巧機關，

此一番見了番王面，

那怕他千軍萬馬虎穴與龍潭。

摘去了幞頭就忙把烏紗換。（下）

岳　飛：（唱西皮搖板）
忙把書信寫一番。①
三日之後來交戰，
兩軍會陣牛頭山。
修罷書信把牛臯喚，
牛臯進帳！
衆　：牛將軍進帳。
〔牛臯上〕
牛　臯：哈哈哈。
（接唱流水）
一霎時扮做文職官。
辭別元帥跨雕鞍，
虎穴龍潭走一番。（下）
岳　飛：掩門。
〔四宋兵、岳飛下〕

第　三　場

〔四金兵、兀朮上〕
兀　朮：（唱西皮搖板）
牛頭山前打一仗，
宋營將士個個強，
將身坐在牛皮帳，
且聽兒郎報端詳。
〔報子上〕
報　子：報！啓稟狼主，牛臯前來下戰書。
兀　朮：哦，牛臯前來下戰書！
報　子：正是。
兀　朮：好！吩咐弓上弦、刀出鞘，牛臯到此，叫他報門而進！
報　子：得令！
〔四金兵持刀暗上〕
牛　臯：（內）走哇！
（上唱西皮流水）
元帥帳中將令傳，
命俺下書到此間。
來在番營用目看，
報　子：呔！牛臯，狼主叫你報門而進！
牛　臯：怎麼講？
報　子：叫你報門而進！
牛　臯：呸！
〔報子下〕
牛　臯：（接唱）小小番營甚威嚴。
哎呀且住！那兀朮傳下話來，叫俺報門而進；俺若報門，豈不弱了俺宋營的銳氣？這……有了，俺不免大搖大擺闖進帳去，他有來言，咱有去語。
（唱西皮流水）
兀朮把人來小量，
不由俺怒氣滿胸膛，
大搖大擺我把寶帳闖，
〔金兵舉刀作威嚇狀〕
牛　臯：（接唱）生死二字哪在心旁。
請了，請了！
兀　朮：嘟！大膽牛臯，進得帳來，見了孤家，大搖大擺，難道你不知昌平王的厲害！
牛　臯：哼！我也不管你是長平王啊，還是短平王，咱牛臯也曾做過公道大王。俺今奉了宋皇聖旨，元帥將令，前來下戰書，到此乃是客位，你就該下位迎接你牛將軍才是正理；怎麼你反坐在上面，是這樣大模大樣，自尊自大？想這自大乃是個臭

① 原本牛臯當場換衣。因取消檢場，牛臯須下場，爲調劑時間，故加岳飛唱詞四句。

字，有道是"臭而不可聞也"喲！
兀　朮：如此說來，你不怕死？
牛　皐：咱牛皐一生一世就是不怕死！
兀　朮：不怕死便怎麽樣？
牛　皐：你就該下得位來，迎接你牛將軍才是。
兀　朮：好，孤家離位。啊，牛將軍！
牛　皐：狼主！
兀　朮
牛　皐：(同笑)啊哈哈……！
兀　朮：請坐。不知牛將軍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牛　皐：豈敢。俺來的魯莽，狼主海涵。
兀　朮：豈敢。牛將軍爲何這樣打扮？
牛　皐：俺奉元帥將令，前來下戰書，一不交鋒，二非罵陣，故而這樣文縐縐的。
兀　朮：戰書今在何處？
牛　皐：戰書在此，狼主請看。
兀　朮：待孤拆書一觀。——啊，牛將軍，回覆你家元帥，照書行事，三日之後，牛頭山前會戰。
牛　皐：哦，三日之後，牛頭山會戰。
兀　朮：正是。
牛　皐：好，咱告辭了。
兀　朮：請。
牛　皐：啊，狼主，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兀　朮：怎麽是孤家的不是了？
牛　皐：咱牛皐遠路而來，到此連杯水酒都不曾吃，難道說白白的回去不成？
兀　朮：啊，牛將軍要飲酒？
牛　皐：有酒我就擾你兩盅兒。
兀　朮：兒郎的，酒筵擺下。——牛將軍請。
牛　皐：狼主請。——啊，狼主，今日你我在帳中飲酒，日後在兩軍陣前，還不知誰要誰的命哪！
兀　朮：此乃各爲其主。
牛　皐：好個各爲其主。請！(同飲酒)
兀　朮：牛將軍再飲幾杯。
牛　皐：酒已够了，我要回營交令去了。
兀　朮：不送。
牛　皐：啊，狼主，這又是你的不是了。
兀　朮：怎麽又是孤家的不是了？
牛　皐：你既不接俺進帳，就該送俺出去的才是。
兀　朮：哦，還要孤家送你一程？
牛　皐：那個自然。
兀　朮：好，待孤家相送。——請！
牛　皐：啊，狼主，咱牛皐今日吃了你的酒，我這心中有些過意不去。
兀　朮：依牛將軍之見呢？
牛　皐：也罷，日後到了兩軍陣前，我少打你幾鞭頭子，也就是了。
兀　朮：如此說來，孤家倒要承你的情了。
牛　皐：豈敢，豈敢！
兀　朮：孤家不遠送了。
牛　皐：請。(暗笑。下)
兀　朮：且住！宋營之中，竟有這樣心粗膽壯之人。只恐宋室江山，一時難以到手！
〔報子上〕
報　子：諸位平章到。
兀　朮：有請。
報　子：有請。(下)
〔土須龍、土須虎、金光德照、金光普照、黑風利同上〕
衆　：參見狼主。
兀　朮：罷了。衆位平章到此何事？
衆　：奉了老王之命，押定鐵滑車前來助戰。

兀　朮：好哇！前面有座高山，甚是險要，將鐵滑車埋伏上面，宋軍到此，從上滑下，哪怕宋軍不滅！正是：宋營雖然兵將勇，
衆　：滑車一到定成功！
〔衆同下〕

第四場

〔高寵、張奎上，"起霸"〕
高寵
張奎：（唱"粉蝶兒"）
殺氣衝霄，
〔湯懷、鄭環上，"起霸"〕
湯懷
鄭環：（接唱）漫騰騰，殺氣衝霄，
〔何元慶、張憲上，"起霸"〕
何元慶
張憲：（接唱）滿山頭，旌旗展，
衆　：（合唱）空中飄搖。
高　寵：俺——高寵。
張　奎：張奎。
湯　懷：湯懷。
鄭　環：鄭環。
何元慶：何元慶。
張　憲：張憲。
高　寵：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高　寵：元帥登台點將，你我兩廂伺候！
〔"大開門"，四宋兵、岳飛上〕
岳　飛：（唱"粉蝶兒"）
奉聖命，金兵必掃；整軍威，一個個，俱是英豪。
衆　將：參見元帥！
岳　飛：站立兩廂！
衆　將：啊。
岳　飛：（念詩）明亮亮盔甲照定太陽紅，
光閃閃旌旗射入斗牛宮，
雄赳赳排列着明輔上將，
威凛凛滿營中戰馬如龍。
本帥岳鵬舉。前者與兀朮下過戰書，約定今日在牛頭山前開兵對敵。——來，伺候了！
〔王貴、牛皋上〕
王貴
牛皋：啓元帥，聖駕到。
岳　飛：一同接駕。
王貴
牛皋：一同接駕。
〔牌子，四太監、王淵、李綱、康王上〕
岳　飛：臣岳飛率領衆將接駕！
康　王：衆卿平身。
衆　：萬萬歲！
康　王：小王被金兵追趕至此，還望衆卿戮力同心，掃滅金人。
岳　飛：臣精忠報國，理所當然。
康　王：今乃黃道吉日，就請卿家登台點將。
岳　飛：臣領旨。——老元戎王淵聽令！
王　淵：在。
岳　飛：命你以爲報功司。
王　淵：得令。
岳　飛：老丞相李綱聽令！
李　綱：在。
岳　飛：命你以爲記功司。
李　綱：得令。
岳　飛：張奎聽令！
張　奎：在。
岳　飛：命你以爲前站先行。
張　奎：得令。

岳　飛：湯懷、鄭環聽令！
湯懷 鄭環：在。
岳　飛：命你二人以爲擊鼓鳴鑼司。
湯懷 鄭環：得令。
岳　飛：何元慶、張憲聽令！
何元慶 張憲：在。
岳　飛：命你二人以爲左右先鋒。
何元慶 張憲：得令。
岳　飛：王貴聽令！
王　貴：在。
岳　飛：命你以爲各處都救應。
王　貴：得令。
岳　飛：牛臯聽令！
牛　臯：在。
岳　飛：命你以爲四路總先鋒。
牛　臯：得令。
岳　飛：餘下之將，隨營調遣。衆將官，撤去將台！
高　寵：且慢哪！
岳　飛：高王爺爲何阻令？
高　寵：岳元帥！末將有一事不明，要在元帥台前領教！
岳　飛：高王爺有何事不明，當面請講，何言領教二字？
高　寵：岳元帥！想俺高寵，旣已將身許國，理當報効皇家。今逢大敵，滿營將官，俱有差遣；單單把俺高寵一字不提，是何理也？哦哦是了！想是笑俺高寵有勇無謀，今當聖駕在此，俺要問個明白！
岳　飛：不是啊，本帥焉有不識將之理。只因你初到牛頭山，不明敵情，猶恐有失；本帥自有安排，請王爺稍安勿躁。
高　寵：（冷笑）啊哈哈哈！岳元帥！爲武將者，臨陣殺敵，死而何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唱“泣顏回”）
　怒氣滿胸襟，
　要把金人掃盡。
岳　飛：高王爺定要討令。也罷，高寵聽令！
高　寵：在。
岳　飛：命你執掌大纛旗！且慢，此旗乃軍中之號令，無令不可擅離汛地，違令者斬！
高　寵：得令……（冷笑）哈哈哈！（下）
岳　飛：撤去將台，送過聖駕。
〔牌子，四太監、李綱、王淵、康王下〕
岳　飛：衆將官，起兵前往。
〔衆同下〕

第五場

〔四金兵、四金將、黑風利、兀朮上〕
兀　朮：祝告！山川社稷萬里旗纛尊神：大金邦四太子昌平王完顏宗弼，皇號兀朮，今奉父王旨意，帶領人馬，掃滅宋室，但願此去，旗開得勝！
衆　：馬到成功！
兀　朮：兒郎的，殺！
〔衆同下〕

第六場

〔湯懷、鄭環、高寵上〕
高　寵：呀！
（唱“石榴花”）
　只見那：
　番營螻蟻似海潮，
　觀不盡山頭共荒郊；
　又只見將士紛紛也那亂繞，
　隊伍中馬嘶兵喧鬧吵。
　只聽得戰鼓咚咚，

只聽得戰鼓咚咚，
明盔亮甲金光耀，
高高下下飛奔吶喊聲噪。
見一派旌旗飄招，
見一派旌旗飄招，
風塵也那號砲嘯，
俺只待威風抖擻滅兒曹。

〔同下〕

第 七 場

〔四金兵、四金將、黑風利、兀朮，四宋兵、四宋將、岳飛分上〕

岳 飛：馬前來的敢是兀朮？

兀 朮：然！

岳 飛：兀朮！你在本帥馬前連敗數陣，如今大兵至此，還不下馬受死！

兀 朮：岳元帥！你看山東、山西、湖廣、江西，俱歸孤家掌管，你兵微將寡，看看糧絕；依孤相勸，馬前歸順，共分疆土，你意如何？

岳 飛：住口！本帥兵雖少，戰將勇；今日若不殺盡爾等，誓不回營！休走，看槍！

兀 朮：岳元帥！你自不量力，孤家無理了。

〔四宋兵、四宋將，四金兵、四金將分下。岳飛、兀朮起打。雙收下〕

〔湯懷、鄭環、高寵暗上，上山頭〕

〔四宋兵、四宋將，四金兵、四金將上，起打。宋兵將敗下。岳飛、兀朮上，岳飛敗下，兀朮等追下〕

高 寵：呀！

（唱“黃龍滾”）

遙望着殺氣天高，
遙望着殺氣天高，
不由人心似火燒，
好叫俺怒氣難消！
好叫俺怒氣難消！
咬牙關把賊來剿，
惱得俺無名火起發咆哮，
可恨兀朮小兒曹。
哪怕他萬馬千軍，
哪怕他萬馬千軍，
怒一怒平川盡掃！

〔四宋兵、四宋將，四金兵、四金將上，起打。宋兵將敗下。岳飛、兀朮上，起打，岳飛敗下，兀朮等追下〕

高 寵：啊？往日元帥百戰百勝，今日為何敗下陣去？哦哦是了，想是那兀朮武藝高強，待俺出馬會會那兀朮武藝如何。

湯 懷
鄭 環：且慢！元帥有令，這大纛旗乃是軍中之號令，無令不可擅離汛地。

高 寵：嗳呀！那有坐觀成敗之理！命你二人看守大纛旗，不得有誤！

湯 懷
鄭 環：得令。（下）

高 寵：嘚，抬槍帶馬！

（唱“上小樓”）

氣得俺怒衝霄，
哪怕他兵如山倒，
殺他個血染荒郊，
殺他個血染荒郊。
一馬衝出戰場道，
管教賊性命難逃，
管教賊性命難逃。
匹馬單槍把賊掃，
抖威風要踏平賊巢！

〔二宋兵抬槍上，高寵取槍上馬，二宋兵下。高寵下〕

第 八 場

〔四宋兵、四宋將、岳飛，四金兵、四金將、兀朮上，起打。宋兵將及岳飛敗下，金兵將追下。兀朮三笑。高寵上，刺兀朮。起打，兀朮敗下。金兵將、黑風利等上，起打，敗下。兀朮再上，又敗下。高追下〕

第 九 場

〔八金兵推鐵滑車過場，黑風利上〕

黑風利：埋伏了！（下）

〔四金兵、四金將過場，兀朮上〕

兀 朮：滑車伺候！（下）

〔高寵上〕

高 寵：（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哎呀妙哇！殺了半日，不知殺死多少番兵番將，也不知他們逃往何方去了？呀！看前面黑洞洞，定是賊巢，俺不免趕上前去，殺他個乾乾淨淨！

（唱“叠字犯”）

哎，緊——

緊加鞭殺奔賊巢。

哎，不——

不由人心如火燥。（挑車）

又不是鐵浮屠，

哪怕他蓬萊山倒。（挑車）

挨挨擠擠任番兵亂擾，

管叫他插翅難逃，

管叫他插翅難逃。（挑車，勒馬）

哎，俺——

俺今日滑車盡挑。（挑車，力盡，被滑車壓死）

〔四金兵、兀朮上〕

兀 朮：（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兒郎的，將高寵的人頭懸掛山口！（同下）

〔四宋兵、四宋將、牛皐、岳飛上〕

〔報子上〕

報 子：高王爺落馬！

岳 飛：再探！

牛 皐：哇呀呀呀！去你娘的！（急下）

〔報子下。四宋兵、四宋將、岳飛下。牛皐再上〕

牛 皐：高王爺，高王爺！

〔向山口兩望。金兵上，被牛皐推下。兀朮上，被牛皐打下〕

〔四宋兵、四宋將、岳飛上〕

牛 皐
岳 飛：（哭）哎呀！賢弟呀！

岳 飛：衆將官，回營哪！

〔衆同下〕

——劇 終——

穆柯寨、穆天王、轅門斬子

前 記

在楊家將傳說中，從大破天門陣起，女英雄穆桂英一直是宋遼交戰中的突出人物。“穆柯寨”、“穆天王”、“轅門斬

子”是這個智勇雙全的女英雄在傳說中出現的第一段故事。

遼邦蕭天佐擺下了天門大陣，楊延昭搬請楊五郎前來助戰；但五郎必須用山東穆柯寨的降龍木做斧柄方能破陣。爲了得到降龍木，於是宋營和穆柯寨發生了衝突。

孟良和焦贊到穆柯寨想戰敗穆桂英強索降龍木，但交手的結果，他們却被桂英打敗。焦、孟回營搬來楊宗保，又被穆桂英擒上山去。孟良放火燒山，想迫使穆桂英放出楊宗保，也被她用分火扇將火搧回，因而失敗。二人至此不得不回營請罪。（穆柯寨）

穆桂英愛上了楊宗保，她情願獻出降龍木與宗保同歸宋營。楊宗保本來也很喜歡她，却唯恐私自招親落不忠不孝之名。但穆桂英說：“宋營沒有降龍木，如果敗在遼邦之手，不僅大宋江山要付與他人，就是楊家世代忠良也將付於流水，又談得到什麼忠和孝呢？”說得楊宗保無話可答，終於答應了她的親事。這時楊延昭聽說宗保被擒，便親自到穆柯寨來搭救。他槍挑了穆天王（桂英的父親）下馬，但他却不是穆桂英的對手。楊宗保在山頭觀陣，急忙說明這是父帥前來，穆桂英才知道被她打下馬來的這員將官原來就是自己的公爹——楊元帥。（穆天王）

楊宗保回營後，由於他私去穆柯寨臨陣招親，楊延昭盛怒之下，一定要按軍法將宗保斬首。孟良、焦贊、佘太君、八賢王講情都無效果；最後穆桂英趕來獻出降龍木，並自稱能破天門陣，楊延昭才准了她的人情，饒恕了宗保。（轅門斬子）

“穆柯寨”、“穆天王”是由王瑤卿、侯喜瑞先生，及北京戲曲實驗學校程玉菁，中國京劇團演員江世玉、孫盛武和本院編輯處呂瑞明共同整理的。

“穆柯寨”主要改動的地方：（一）原本寫焦贊、孟良燒山後到夾山做了强盜，他們只顧了養被燒的鬍子，却把盜木的事情和宗保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整理本刪去了這一情節，改成了回營請罪。（二）焦贊口中過分庸俗的詞句（這些詞句往往破壞了人物性格，並使表演形象庸俗化），都在保持焦贊風趣的情况下，做了一些修改。（三）劇中有一些語意費解和不妥貼的唱詞，也略作修改。

“穆天王”主要改動的地方：（一）原本中楊宗保和穆桂英的婚姻被寫成是命中註定的——聖母言道“二人有姻緣之分”，這裏把它刪去了。（二）原本有焦、孟上夾山過與常道的情節，“穆柯寨”既改爲回營請罪，此處也就沒有必要保留。（三）改掉了穆瓜口中的一些新語彙。

“轅門斬子”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和曾與本院編輯處鄢野耘共同整理的。主要修改的地方：（一）原本爲了突出穆桂英，過分地强調了楊延昭見到桂英而害怕，這樣來刻劃楊延昭這個英雄人物顯然是很不恰當的；整理本恢復了楊延昭的主帥風度。（二）原本八賢王講情不准，寫楊延昭過於劍拔弩張，爲了更合情合理，整理本把“刖馬足”的情節改成了“交印”。（三）刪去了把楊家將的愛國行爲都歸之於天意的“天書”。

穆　柯　寨

第　一　場

〔四兵士、楊延昭上〕

楊延昭：（念引）一片丹心，扶宋室，保定乾坤。

（念詩）楊家投宋汜水關，赤膽忠心扶江山，
　　替主曾赴雙龍會，弟兄血戰金沙灘。

本帥，楊延昭。宋室爲臣，奉命鎮守三關一帶。可恨蕭天佐擺下天門大陣，也曾命孟良、焦贊四處搬兵，一去日久，未見回報。——站堂軍！

衆　　：有。
楊延昭：傳宗保進帳！
衆　　：小將軍進帳。
楊宗保：（內）來也！
（上念）少小英雄志凌雲，父子忠心保宋君。——報！宗保告進。（進）參見父帥。
楊延昭：罷了，一旁坐下。
楊宗保：謝座。喚兒進帳有何吩咐？
楊延昭：可恨蕭天佐擺下天門大陣，也曾命你焦、孟二位叔父四處搬兵，一去日久，未見回營交令；命我兒巡營瞭哨，如有軍情，速報我知。聽我令下！
（唱西皮搖板）
坐在帳中傳令號，
宗保我兒聽根苗：
命兒巡營去瞭哨，
小心謹愼要勤勞。
楊宗保：（接唱）父帥帳中傳令號，
巡營瞭哨走一遭。（下）
焦　贊：（內）馬來！
（上唱西皮搖板）
離却了五台山陽關路道，
回營來見元帥好把令交。
報！焦贊告進。（進）元帥在上，末將交令。
楊延昭：收令，一旁坐下。
焦　贊：謝座。
楊延昭：賢弟，命你搬請五大師，可允下山？
焦　贊：五大師應允下山，就是缺少一件兵刃。
楊延昭：五大師善能用斧，庫中現有。
焦　贊：有了斧頭子，只是缺少一根斧把兒。
楊延昭：用金銀銅鐵打上一根，也就是了。
焦　贊：不是金銀銅鐵，乃是一根木把兒。
楊延昭：但不知是甚麽木？
焦　贊：就是那降龍木。
楊延昭：哦！降龍木。
焦　贊：嗳，降龍木。
楊延昭：賢弟一路勞乏，後面用過酒飯。
焦　贊：謝元帥。——嘿嘿，我這一降，把他就給降着了。（下）
楊延昭：轉堂。
〔四兵士轉堂〕
楊延昭：且住，想這降龍木出在山東穆柯寨，乃是穆天王鎮山之寶，當年大戰唐二府，被孟良盜來一根，如今還有一根，現在他的山寨。孟良搬兵未回，一時焉能到手。哎呀這這這……哦，我自有道理。——焦賢弟快來！
焦　贊：（內）來也！
（上）參見元帥。
楊延昭：賢弟一旁坐下。
焦　贊：謝座。
楊延昭：賢弟方才言道降龍木，你可知道它的出處？
焦　贊：你身爲元帥，連降龍木的出處都不曉得嗎？
楊延昭：愚兄不知，賢弟你呢？
焦　贊：嗳，小弟我知道。
楊延昭：哦，賢弟知道。
焦　贊：略知一二。
楊延昭：賢弟請講。
焦　贊：想這降龍木出在山東穆柯寨，山前也是，山後也是，上得山去，用這手扒拉扒拉就是一大綑，用這脚踢一踢就是一大堆。這也算不了甚麽稀罕

的東西。

楊延昭：如此說來，容易得很。

焦　贊：嗳，容易得很。

楊延昭：好。焦贊聽令。

焦　贊：在！

楊延昭：命你去到山東穆柯寨，盗取降龍木，不得有誤。

焦　贊：吼吼吼，哇呀呀……元帥呀！這是旁人對咱講的，有沒有我也不知道，元帥還是另派別人前去。

楊延昭：啊，賢弟，想這三關之上，二十四員上將，賢弟不數第一，也算第二；你若不去，旁人哪個幹辦得來？此差非賢弟你不可。

焦　贊：怎麼着，此差非我不可？

楊延昭：非賢弟你不可。

焦　贊：元帥你拿過來吧！（笑）哈哈哈！

楊延昭：（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此一番到山東把降龍木盗，

但願你多謹愼早立功勞。

焦　贊：元帥呀！

（唱西皮搖板）

尊元帥你且把寬心放了，

這件事焦克明替你擔勞，

辭元帥跨雕鞍忙登路道，

往山東盗降龍去走一遭。（下）

楊延昭：（唱西皮搖板）

見焦贊上了那陽關路道，

盗來了降龍木再作計較。

〔四兵士、楊延昭下〕

第　二　場

孟　良：（內）馬來！

（上唱西皮搖板）

緊緊加鞭恨馬慢，

（接唱流水）

離了黃花奔陽關。

可恨遼邦來侵犯，

他要奪我主爺錦繡江山，

擺下天門相爭戰，

元帥在帳中把將令傳，

差孟良和焦贊，

他命我弟兄二人不分晝夜四路把兵搬。

太平年心閒散，

如今才知保國難。

俺，孟良。奉了元帥將令，去往黃花山搬請馬氏夫人。且喜馬氏夫人應允下山，言道天氣炎熱，秋後發兵，不免回營交令。

（接唱搖板）

催開戰馬奔路道，

焦　贊：（內）二哥慢走！

孟　良：（接唱）那旁來了結拜故交。

焦　贊：（上唱西皮搖板）

揚鞭打馬奔山窪，

孟　良：賢弟！

焦　贊：二哥！

（接唱）一人不中我再算上了他。

二哥！

孟　良：賢弟！

焦　贊、孟　良：（同笑）啊哈哈哈！

焦　贊：二哥你辛苦了。

孟　良：賢弟你也辛苦了。

焦　贊
孟　良：大家辛苦了。

焦　贊：二哥，元帥命你搬請馬氏夫人，怎麽樣了？

孟　良：那馬氏夫人言道：天氣炎熱，秋後發兵。

焦　贊：好好好，二哥之功也。

孟　良：大家之功也。啊賢弟，你搬請五大師怎麽樣了？

焦　贊：五大師應允下山，就是缺少他的兵刃。

孟　良：他的兵刃，現在兵器庫內。

焦　贊：有了斧頭子，缺少一根斧把兒。

孟　良：這有何難，用金銀銅鐵打造一根，也就是了。

焦　贊：不是金銀銅鐵，是個木把兒。

孟　良：但不知是甚麽木的？

焦　贊：噯，二哥，你猜猜。

孟　良：待愚兄猜來，嗯——花梨木？

焦　贊：不是的。

孟　良：不是的……噯，紫檀木？

焦　贊：越發的不是。

孟　良：那愚兄我就猜不着了。

焦　贊：你猜不着了，我告訴你吧，就是那降龍木。

孟　良：這降龍木……

焦　贊
孟　良：（同背語）我量他不知道。
他如何知道？

孟　良：啊，賢弟，你方才言講降龍木，你可曉得降龍木，出在何處？

焦　贊：噯，（欲言又止）小弟我不知道。

孟　良：我量你不知。

焦　贊：莫非二哥你知道？

孟　良：嗯，愚兄略知一二。

焦　贊：好好好，請講，請講！

孟　良：賢弟聽道：想這降龍木出在山東穆柯寨，乃是穆天王鎭山之寶；昔日跟隨老王大戰唐二府，曾被愚兄盜來一根，還有一根鎭守他的山寨。

焦　贊：咦——（笑）哈哈哈！莫怪元帥說你知道。他說焦贊過來，這裏有令箭一支，命你在大路迎接那孟良，叫他不必回營交令，二次去往山東穆柯寨，盜取降龍木。

孟　良：噯！元帥怎麽知道愚兄我今天回來啊？

焦　贊：這……二哥，你哪兒知道，這是咱家軍師，今日掐、明日算，算就了二哥你今日該回來了，差兄弟我在這兒等着二哥您哪。

孟　良：我却不信。

焦　贊：你不信，給你個憑據。元帥的令箭爲證，你拿去看來。

孟　良：待我看來，果然是元帥的令箭。賢弟，八成差的是你吧？

焦　贊：噯，不不不，派二哥您哪。

孟　良：派我？賢弟你可不要賺俺。

焦　贊：二哥，說哪裏話來，自家哥兒們，我還能賺你嗎？

孟　良：可是這麽着，你可得幫着我。

焦　贊：哥兒倆有交情，自然得幫着你。

孟　良：一同上馬。

焦　贊：噯，上馬、上馬。（暗笑）

孟　良：（唱西皮搖板）
弟兄雙雙把馬上，
爲國家哪顧得晝夜奔忙。（下）

焦　贊：（笑）哈哈哈……
（唱搖板）
孟良上了我的當，
不由焦贊喜洋洋，
盜得木來同受賞，

闖出禍來二人承當。

〔焦贊下〕

第三場

〔八嘍兵、丫環、穆桂英上〕

穆桂英：(唱“點絳唇”)

佔據山頭，閨中英秀，韜略有，智廣多謀，神勇世無儔。

(念詩)巾幗英雄女丈夫，勝似男兒蓋世無，

足下斜踏葵花鐙，戰馬衝開百陣圖。

我，穆桂英。爹爹穆洪舉，曾在宋室爲臣，只因朝中奸臣當道，故此退歸林下，來在穆柯寨佔山爲王。我爹爹上月往蓬萊閒遊去了，至今未見回來。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下山行圍射獵，散悶一番。——丫環！

丫　環：有。

穆桂英：吩咐下去，姑娘今日下山行圍射獵，打來飛禽走獸，各個有賞。

丫　環：下面聽者：姑娘有令，今日下山行圍射獵，打來飛禽走獸，各個有賞。——傳令已畢。

穆桂英：吩咐下山去者。

丫　環：下山去者。

〔牌子，圓場〕

丫　環：來在山下。

穆桂英：聽我一令！

(唱西皮倒板)

穆桂英跨雕鞍忙傳一令，

(接唱原板)

叫一聲衆兵丁細聽分明：

閒無事到郊外行圍散悶，

打飛禽與走獸各抖精神。

勒住了馬絲繮舉目觀定，

(接唱搖板)

猛抬頭又只見鴻雁一羣。

丫　環：姑娘，雁來啦。

穆桂英：弓來！

(接唱)左執弓右搭箭望空中射定。

〔“掃頭”，射雁〕

丫　環：鴻雁帶箭而逃。

穆桂英：緊緊追趕！

〔八嘍兵、丫環、穆桂英追下〕

第四場

孟　良
焦　贊：(內)馬來！

〔孟良、焦贊同上〕

孟　良：(唱西皮搖板)

穆柯寨上好美景，

焦　贊：(接唱)崖路拾起一雕翎。

孟　良：賢弟，你檢起甚麽東西？

焦　贊：我沒檢甚麽東西。

孟　良：我却不信，我要看看你的手。

焦　贊：你看我哪一隻？

孟　良：這一隻。

焦　贊：這隻？空手。

孟　良：那隻。

焦　贊：手空。

孟　良：有哇，二仙傳道。賢弟，我要看你的雙手。

焦　贊：怎麽着，要瞧我的雙手。你瞧見過稀奇罕兒沒有？

孟　良：甚麽稀奇罕兒？

焦　贊：一個家雀兒倆尾巴。

孟　良：在哪兒哪？

焦　贊：在那兒哪。"忒兒"飛啦。你瞧雙手。

孟　良：喲喝！有啊、有啊、眞有啊。賢弟你給我走過來！

焦　贊：噯，走過來！

〔走，箭落地〕

孟　良：你給我走過來吧！（拾箭，看箭）（念）"穆桂英百發百中"——啊賢弟，此乃穆桂英的箭、雁，你我把還與她。

焦　贊：（搶箭）降龍木有了。

孟　良：怎見得？

焦　贊：這是穆桂英行圍射獵，你我弟兄迎上前去，她與咱要箭、雁，咱就與她要降龍木。

孟　良：那穆桂英不是好惹的。

焦　贊：她不是好惹的，你我弟兄也不是好惹的。

孟　良：賢弟你不要闖出禍來。

焦　贊：不要緊，闖出禍來有我哪。

孟　良：有你哪？

焦　贊：有我哪。

丫　環：（內喊）哪兒走！

孟　良：那邊有人來了。

丫　環：（上）呀呔！膽大黑紅二漢，拾去姑娘箭、雁不還，是何道理？

孟　良：女將留名。

丫　環：姑娘穆桂英。

孟　良：噯，賢弟，穆桂英來啦。

焦　贊：不像，我來問問她。——呔！女將留名。

丫　環：你姑娘穆桂英。

焦　贊：你放下手。哎呀，吼吼吼……——二哥，她不是穆桂英。

孟　良：她是誰？

焦　贊：她是穆桂英的……

孟　良：甚麼？

焦　贊：丫頭。

孟　良：打發她回去。

焦　贊：回去對那穆桂英言講，叫她好好獻出那降龍木來便罷，如若不然，將你山寨踏爲齏粉！

丫　環：一派胡言，着打！

〔打，丫環跑下〕

孟　良：啊賢弟，她搬來穆桂英如何是好？

焦　贊：不要緊，有我哪！

孟　良：有你哪？拉着馬，偺們追。

〔同追下〕

第　五　場

〔八嘍兵、穆桂英上〕

穆桂英：（唱西皮搖板）

閒來無事下山嶺，
行圍射獵顯奇能，
丫環尋箭無音信。

〔"掃頭"，丫環上〕

丫　環：參見姑娘，大事不好了！

穆桂英：何事驚慌？

丫　環：山下來了黑紅二漢，拾去了姑娘箭、雁不還，他們殺上山來了。

穆桂英：有這等事，速速迎敵者。

〔孟良、焦贊上〕

穆桂英：哇！膽大黑紅二漢，拾去姑娘箭、雁不還，是何道理？

孟　良：女將留名。

穆桂英：你姑娘穆桂英。

焦　贊：二哥，眞的。上馬！

孟　良：啊，穆小姐……

焦　贊：呔！穆桂英！好好獻出降龍木便罷，如若不然，將你山寨踏爲虀粉！

穆桂英：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八嘍兵、丫環下。起打，穆桂英下〕

孟　良：賢弟，聞得那穆桂英百戰百勝，今日緣何敗下陣去？

焦　贊：管她呢！追呀！

〔同追下〕

第　六　場

〔穆桂英上〕

穆桂英：且住，黑紅二漢殺法厲害，他若來時，紅絨套索傷他。

孟　良
焦　贊：（內）哪裏走！

〔孟良、焦贊上，被穆桂英打下馬，穆桂英下〕

孟　良：嘿！我說那穆桂英不是好惹的，你偏要惹她。如今你我堂堂的大將，被那丫頭打下馬來，成何體統！

焦　贊：哎呀呔！我說那穆桂英，不是好惹的，你偏要惹她。如今你我堂堂的大將，被那丫頭打下馬來，成何體統。

孟　良：你說有你！

焦　贊：你說有你！

孟　良：你說有你！

焦　贊：你說有你！

孟　良：呸！着打！

焦　贊：啊，二哥你別生氣，我有了主意啦。

孟　良：有何主意？快說！

焦　贊：你我回營，將那小本官搬來，三馬連環，何愁女寇不滅。

孟　良：嗳！元帥知道，那還了得。

焦　贊：我也豁出去了，有我哪。

孟　良：又有你？

焦　贊：有我哪。

孟　良：好，拉着馬，咱們回營。

〔焦贊、孟良同下〕

第　七　場

〔楊宗保上，"起霸"〕

楊宗保：（念詩）少小英雄將，威名鎮四方，
　　　　全憑銀戰杆，保主錦家邦。

〔四兵士上〕

俺，楊宗保。奉了父帥將令，巡營瞭哨。——衆將官！

四兵士：有。

楊宗保：巡營去者。

〔孟良、焦贊上〕

孟　良
焦　贊：小本官！

楊宗保：二位叔父。

孟　良
焦　贊：下馬再講。

孟　良：小本官這裏來……

焦　贊：小本官這裏來……

孟　良：小本官這裏來……

焦　贊：小本官這裏來……

楊宗保：嗳，一個講完一個講。

焦　贊：小本官你聽我的吧。

楊宗保：焦二叔請講。

焦　贊：小本官，山東有個穆柯寨，穆柯寨上有個穆桂英，長的亞賽天仙一般，眞是一紅紅似血，一白白似雪，甭提長得多好看啦……

孟　良：你躲開這兒吧！你聽我說：我二人奉命去盜降龍木，不想那穆桂英武藝高強，十分厲害，特請小

本官去會她一會。

楊宗保：哦，她的武藝高強？

焦　贊：只怕連你也不是她的個兒。

楊宗保：倒要會她一會。——衆將官！穆柯寨去者。

〔圓場；四嘍兵、穆桂英上，會陣。兵士、嘍兵分下。楊宗保、穆桂英互凝視〕

焦　贊：嗨！二哥，你瞧這個，你瞧，你瞧，你瞧瞧吧！

孟　良：走吧！

〔焦贊、孟良同下〕

楊宗保：（唱西皮搖板）

二馬連環站山坡，

陣前來了女嬌娥，

面帶——面帶三分桃花色，

一雙——一雙俊目似秋波。

勸你馬前歸順我，

棄暗投明保山河。

穆桂英：呀！

（接唱搖板）

這員小將眞不錯，

威風凛凛似韋陀。

因何打我山前過？

快把名兒對我說。

楊宗保：聽了！

（接唱）宗保將軍就是我，

我父元戎保山河。

並非無事把山過，

只爲是降龍木一棵。

穆桂英：（接唱）你要寶物全在我……

楊宗保：拿來！

穆桂英：來呀！

（接唱）快快隨我上山坡。

〔起打，對槍，穆桂英下〕

楊宗保：哪裏走！（追下）

〔四嘍兵、穆桂英上〕

穆桂英：且住，小將來得厲害。——衆兵丁，絆馬繩伺候。

〔楊宗保上，被擒，衆同下〕

第　八　場

〔孟良、焦贊上〕

孟　良
焦　贊：小本官！小本官！

孟　良：嘿！我說搬不得小本官，你偏要搬那小本官；如今被那丫頭擒上山去，你我是怎好回營交令？

焦　贊：二哥，你身背何物？

孟　良：火葫蘆。

焦　贊：裏面裝的甚麽？

孟　良：三昧眞火。

焦　贊：我有了主意啦。

孟　良：你有何妙計？

焦　贊：你我放火燒山。

孟　良：噯！有道是水火無情，豈不把小本官也燒在其內？你怎麽淨出這餿主意！

焦　贊：你聽我告訴你，你把葫蘆打開，四下放火這麽一燒，不用燒到山寨，她就得把小本官獻出來。

孟　良：放火可不是鬧着玩的。

焦　贊：不要緊，有我哪。

孟　良：有你？

焦　贊：噯，有我。

孟　良：如此，放火。

焦　贊：放火。

孟　良：放火！

焦　贊：嗳，放火沒有嚷的。

孟　良：哦，放火沒有嚷的？

焦　贊：沒有嚷的。

孟　良：那麽咱們放火喲。（解葫蘆，放火）哪兒？

焦　贊：這兒！

孟　良：還有哪兒？

焦　贊：那兒！你拿過來吧！

焦　贊
孟　良：（同）好大火！

〔同下〕

第　九　場

〔丫環急上〕

丫　環：山下起了大火啦，不免報與姑娘知道。——有請姑娘！

〔穆桂英上〕

穆桂英：何事？

丫　環：黑紅二漢放火燒山。

穆桂英：分火扇伺候！

〔孟良、焦贊上，穆桂英搧孟良下、搧焦贊下，穆桂英下〕

第　十　場

〔孟良、焦贊上〕①

孟　良：喉喲！

焦　贊：喉喲！

孟　良：賢弟！

焦　贊：二哥！

孟　良：焦贊！

焦　贊：孟良！

孟　良：我把你這黑炭頭！

焦　贊：我把你這大塊兒的山楂糕！

孟　良：我說放不得火，你偏要放火。如今將火分在你我弟兄的身上，你看，燒得你那個樣兒！

焦　贊：怎麽？我的樣兒不如你？你看看你那個樣兒！

孟　良：我這樣兒……哎呀！（打焦贊）嘿！想你我堂堂的大將，被那丫頭燒得這般光景，是怎好回營交令！

焦　贊：嗳，二哥，你别着急，我有了主意啦。

孟　良：哎呀！（跑開）焦贊你又有甚麽壞“胎兒”，我是服了你啦。

焦　贊：二哥你這兒來，你抬頭觀看——

孟　良：前面乃是夾山。

焦　贊：着哇！聞得夾山有一夥響馬，你我弟兄去到那裏，搶上他兩匹坐騎，幾兩盤纏，人吃飽了，馬餵好了，就這麽快馬加鞭……

孟　良：哦！咱們再來剿山。

焦　贊：嗳！咱們回營請罪。

孟　良：嘿，焦贊啊！你可害苦了我啦。

焦　贊：二哥不必瞞怨，元帥面前有我一人擔待。

孟　良：事到如今，你是怎麽說怎麽好，咱們回營請罪。

焦　贊：回營請罪。

孟　良：不行哪！

焦　贊：怎麽着？

孟　良：傢伙沒啦。

焦　贊：你找啊。

孟　良：我找，在這兒哪。

焦　贊：拿去！

〔孟良拾兵刃，被燙〕

① 原本此處有焦、孟二人被燒的情景；換禿鬚、抹臉以及上場後許多狼狽的撲火身段，過度地醜化了焦、孟，舞台上也顯得非常紊亂。中國京劇團在實驗演出時，業已酌量加以削弱。又，原本焦、孟因燒去鬍鬚，才到夾山做强盗，現既改爲回營請罪，故仍以保留長鬚爲宜。

焦　贊：怎麼不拿？
孟　良：燙！
焦　贊：你墊上點兒！
孟　良：墊上點兒。(拾起兵刃)
焦　贊：你的有了，我的沒啦。
孟　良：你也找找！
焦　贊：嗳，在這兒哪。
孟　良：拿去！
焦　贊：哎呀，喝！
孟　良：怎麽啦？
焦　贊：跟你一樣，也是燙。
孟　良：墊上點！
〔焦贊拾起兵刃〕
孟　良
焦　贊：(同)咱們回營請罪。唉！
孟　良：(唱西皮搖板)
此事鬧得無有結果，
焦　贊：(接唱)小本官反被她擄上山坡。
孟　良：(接唱)你我回營怎交令？
焦　贊：(接唱)絕不連累孟二哥。
孟　良：(接唱)降龍木，
焦　贊：(接唱)未盜着，
孟　良：(接唱)回營怎見咱的哥？
焦　贊：(接唱)事到如今就休再怪我，
孟　良：(接唱)叫焦贊，
焦　贊：(接唱)我的孟二哥，
孟　良：焦贊！
(唱"迴龍腔")
你就害苦了我！
焦　贊：(接唱搖板)
你燒了我個烏焦巴弓你還埋怨我。
孟　良：嗳！穆桂英來啦！
〔焦贊驚，二人同下〕 ——劇　終——

穆　天　王

第　一　場

〔八兵士、楊延昭上〕
楊延昭：(唱西皮搖板)
恨遼邦擺天門難以攻破，
差焦贊盜降龍未知如何；
爲軍情終日裏雙眉愁鎖，
候孟良搬兵到再作定奪。
〔中軍上〕
中　軍：啓禀元帥，大事不好了！
楊延昭：何事驚慌？
中　軍：適才有巡營兵士報道：焦、孟二將回營搬請小將軍，同往穆柯寨去盜降龍木，不想小將軍反被穆桂英擒了去了。
楊延昭：哦！宗保被擒了！我來問你，可曾打聽焦、孟二人下落？
中　軍：不知下落。
楊延昭：哎呀且住！我想焦贊奉命盜木，孟良搬兵未歸，他二人怎能會合一處？如今宗保被擒，焦、孟不見，降龍木不能到手，天門陣一時焉能得破？哎呀這這這……有了，待本帥親到穆柯寨，救回宗保，與山寇要出降龍木，就便打聽焦、孟二人的下落。——衆將官，兵發穆柯寨！
〔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穆　瓜：(內)啊哈！
(上念)自幼當嘍兵，巡山帶打更。

姑娘吩咐我，看守木降龍。

我，穆柯寨大頭目，穆瓜是也。只因我們姑娘下山行圍射獵，山底下來了黑紅二漢，跟我們姑娘動起手來，被我們姑娘殺得大敗；後來又搬來個小將，說是元戎之子，他叫甚麽楊宗保，也被我們姑娘擒上山來啦。剛才見山底下火光冲天，不知爲了何事，且候姑娘回來再作道理。

穆桂英：（內）來呀，人馬回山哪！

〔八嘍兵、丫環、穆桂英上〕

穆桂英：（念詩）可恨焦孟太不仁，不該放火燒山林，

若非使起分火扇，山寨早已化灰塵。

可恨焦孟二將，放火燒山。丫環來報，是我一馬衝下山去，使起分火扇，將火搧回。且喜宗保被我擒上山來，押在後山。我有心跟他提起婚姻之事，他要是答應我的親事，我就攜同家小，帶了降龍木一同投奔宋營；他要是不答應呀，我就吓唬吓唬他。——穆瓜！

穆　瓜：有。

穆桂英：方才我擒來的那個小將呢？

穆　瓜：現在後寨。

穆桂英：吩咐給我押上來。

穆　瓜：是。——呔！下面聽者：姑娘有令，將小將押上來！

〔楊宗保上〕

楊宗保：（唱西皮搖板）

心中只把焦孟恨，

不該哄我出大營，

如今被擒入陷阱，

看她把我怎樣行。

穆桂英：呀！

（接唱搖板）

吩咐散隊且候令，

〔八嘍兵、丫環分下〕

再與穆瓜把話云。

穆瓜！

穆　瓜：有。

穆桂英：你去問那小將，他既然被咱們擒住啦，他是願意死呀，還是願意活着？

穆　瓜：我說姑娘，這話就這麽跟人家說麽？

穆桂英：不這麽說可怎麽說呀？

穆　瓜：嗳。

穆桂英：你去呀！

穆　瓜：去。

穆桂英：走哇！

穆　瓜：走。

穆桂英：哎喲，你倒是去呀！

穆　瓜：哎喲，我這不是去啦嗎！

穆桂英：看你這個慢勁兒的！

穆　瓜：呔！那一小將，我們姑娘問你願意活呀，還是願意死？

楊宗保：哼！俺今被擒，速求一死，何必多言！

穆　瓜：好！有志氣。——姑娘，問來了。

穆桂英：他說甚麽？

穆　瓜：他願意死。

穆桂英：怎麽着，他願意死嗎？

穆　瓜：嗳，他願意死。

穆桂英：嗳，穆瓜你告訴他，可是活着好的多呀！

穆　瓜：哎喲，人家願意死，就把他殺了，幹嘛這麽費話呀！

穆桂英：哎喲，鬧了半天你不知道我的心事啊？

穆　瓜：哎喲，我哪兒又知道您的心事啊！
穆桂英：沒用的東西，躲開這兒！我自已說去。
穆　瓜：早就應該自已說去，叫我費這事幹甚麼！
穆桂英：我說這個將軍，我有一言奉上。
楊宗保：有甚麼言語，快快講來！
穆桂英：你瞧他够多横呀！
穆　瓜：那您就別跟他說話。
穆桂英：你管我哪！——將軍，我因敬重將軍乃是忠良之後，英雄出衆，武藝超羣，有意與你結爲百年之好，你若應允我婚姻之事，我便攜同全家，歸順宋營，你是願意不願意呢？
楊宗保：住了！俺乃元戎之子，豈肯要你這山寇之女！
穆　瓜：得，又碰了。
穆桂英：嗳，穆瓜，你聽見啦麼？
穆　瓜：我沒聽見。
穆桂英：他駡咱們是山寇之女。
穆　瓜：這句話可把您給駡苦啦。
穆桂英：這麼說，他不知道咱們是怎麼回事情。
穆　瓜：那您就過去把咱們的來歷告訴他。
穆桂英：對啦，我跟他說說。——將軍，你說我是山寇之女，你聽我告訴你：我父也曾在朝爲官，只因奸臣當道，隱居山林，也是出於無奈。自古螻蟻尙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嗎！縱然你不怕死，我把你殺了，但是一層，宋營等那降龍木好破天門陣；你死之後，我將降龍木用火焚化，只怕你就是死呀，還要落一個不忠不孝之名吧！
楊宗保：嘿……（冷笑）我今一死，可算爲國盡忠；代父前來盗木，可算盡其孝道。何言不忠不孝？俺今視死如歸，來來來，你將俺殺了吧！
穆桂英：簡直是一派強詞奪理嗎！
穆　瓜：那您就別跟他費話。
穆桂英：你管我哪！——你聽我告訴你：你若死在山寨，宋營無有降龍木，破不了天門陣，敗在遼邦之手，大宋江山一旦付與他人，請問你的忠在哪兒哪？
楊宗保：這個……
穆桂英：就是老元帥不能爲國報効，你楊家世代英名付於流水，哥哥呀哥哥，我請問你的孝又在甚麼地方哪？
楊宗保：這個……
穆桂英：依我相勸，不如答應我的親事，我便帶着降龍木歸順宋營，幫助將軍破了天門陣，保定大宋江山，也不負你楊家世代英名，這才算得了忠孝雙全哪！我說這個話，將軍你要再思呀再想！
穆　瓜：有理呀，有理。
楊宗保：呀！
（唱西皮搖板）
桂英說話甚聰明，
一言提醒夢中人。
走上前來把話論，
小姐呀！
婚姻大事我應承。
穆桂英：呀！
（接唱搖板）
聽一言來喜不勝！
穆　瓜：我給姑老爺鬆綁。
穆桂英：幹甚麼？
穆　瓜：我過去鬆綁去。
穆桂英：好髒的手！別混巴結差事。
穆　瓜：又砸啦。

穆桂英：將軍受驚了！

（接唱）夫妻對坐談談心。

〔丫環暗上〕

丫　環
穆　瓜：（同）給姑娘、姑老爺道喜。

穆桂英：得啦，別貧骨頭啦，回頭都有賞。

丫　環
穆　瓜：（同）多謝姑娘。

楊宗保：請問小姐，自俺被擒之後，那焦、孟二將往哪裏去了？

穆桂英：他二人見你被擒，就放火燒山；丫環來報，是我一馬衝下山去，用起分火扇，將火搧回，大料他二人逃回宋營去啦。

楊宗保：他二人回去稟明父帥，必然派兵前來，如何是好？

穆桂英：這個……不要緊。——穆瓜聽令！

穆　瓜：有。

穆桂英：命你帶兵士二十名，在山下打聽宋營動靜，不得違誤！

穆　瓜：得令！（下）

楊宗保：啊小姐，岳父大人今在何處？請出待我拜見。

穆桂英：我爹爹往蓬萊島閒遊去了。待我修書請他老人家回來，帶了降龍木與將軍一同下山，歸宋進寶也就是了。

楊宗保：多謝小姐。

穆桂英：丫環！

丫　環：有。

穆桂英：後面備酒，與姑老爺壓驚。

楊宗保：小姐請！

穆桂英：將軍請！

楊宗保：（唱西皮搖板）

你我姻緣今朝定。

穆桂英：（接唱）且喜得配意中人。

楊宗保
穆桂英：（同）請！

〔丫環、楊宗保、穆桂英同下〕

第　三　場

〔八兵士、楊延昭上〕

楊延昭：前道為何不行？

衆　：離穆柯寨不遠。

楊延昭：人馬列開。

衆　：啊！

楊延昭：且住！看此處離山寨不遠，俺若大隊剿山，只恐打草驚蛇，傷了我兒性命；不免帶領一百名長槍手，暗暗上山，殺他個措手不及。——衆將官，聽本帥令下！

（唱西皮散板）

喬裝改扮上山嶺，

為救宗保小姣生，

大隊人馬且紮定，

只帶親兵一百名。

傳罷將令跨金鐙，

〔四兵士下〕

會一會女寇穆桂英。

〔楊延昭下，留守四兵士下〕

第　四　場

〔穆瓜上〕

穆　瓜：奉了姑娘之命，下山打聽宋營動靜，就此前往。

〔四兵士、楊延昭上〕

穆　瓜：呔！何方人馬，少往前進！

楊延昭：膽大草寇，前來擋路，通名受死。

穆　瓜：我乃穆柯寨大頭目穆瓜是也。你們是哪裏來的？

楊延昭：奉了楊元帥將令，剿滅你等，快叫那穆桂英將我

家小本官放回，獻出降龍木，饒你等不死；如若不然，踏平山寨，悔之晚矣！

穆　瓜：原來是我們親家老爺的差官到了。聽我告訴你說：我們姑娘將你們少爺留在山寨成了親了，不久就一同下山歸宋。咱們是親戚啦，別打啦，趕緊回去給你們元帥送個喜信去。

楊延昭：休得胡言，快快叫那穆桂英放出我家小本官，獻出降龍木，如若不然，將你山寨踏爲虀粉！

穆　瓜：嘿，你這個人怎麽這麽死心眼兒！人家是愛好作親，你幹嘛死乞白賴地不答應呢？

楊延昭：一派胡言，看槍！

穆　瓜：哈哈，我跟你說好的，你跟我撒野！哪裏容得，看刀！

〔起打，穆瓜敗下，四兵士、楊延昭追下〕

第五場

〔四家丁、穆洪舉上〕

穆洪舉：老夫，穆洪舉。(擂鼓)哪裏人聲吶喊？待我迎上前去。

〔四家丁下，穆瓜上〕

穆　瓜：老爺子您回來啦！

穆洪舉：怎麽了？

穆　瓜：我讓人家給追下來了。

楊延昭：(內)哪裏走！

〔楊延昭上〕

楊延昭：那一老頭兒，姓甚名誰，敢莫是與山寇助戰？

穆洪舉：老夫鎮山天王穆洪舉。宋將留名！

楊延昭：這個……俺姓易名曰京，奉了楊元帥之命，前來剿山。

穆洪舉：無故興兵，是何道理？

楊延昭：你這老賊縱容女兒，引誘元戎之子強迫成親，還敢強辯不成！

穆洪舉：哎呀氣死老夫也！

〔起打，二人同下〕

穆　瓜：哎呀且住！看我們老寨主遠路而來，身體勞乏，未必是他人的對手，我不免上山報與姑娘知道。(下)

第六場

〔“小開門”，丫環上，打掃〕

丫　環：有請姑娘！

〔穆桂英、楊宗保上〕

穆桂英：將軍請！

楊宗保：小姐請！

〔落坐，飲酒〕

楊宗保：唉！

穆桂英：大概我爹爹這幾天也該回來了，等他老人家回山，咱們帶了降龍木，一同歸宋也就是了。你呀爲甚麽這麽唉聲嘆氣哪？

楊宗保：小姐有所不知，只因我有兩行大罪；並非爲小姐不歸宋之故。

穆桂英：喲，你有甚麽兩行大罪呀？

楊宗保：俺未奉將令私來盜木，其罪一也；山寨遭擒，背父招親，其罪二也。有此兩行大罪，故而憂悶。

穆桂英：這點小事，都有我一個人兒哪。——丫頭，與你姑老爺斟酒。

丫　環：是啦。

穆桂英：(唱西皮原板)

　　夫妻花廳把酒飲，
　　我有一言聽分明：
　　倘若公公將你問，
　　千斤擔兒有我擔承。

穆　瓜：（上）報！姑娘大事不好了！

穆桂英：甚麼事情哪？

穆　瓜：您容我喘喘氣。您不是叫我下山探聽宋營動靜嗎？來了一哨人馬，堵住山口直罵，口口聲聲說接他們少元帥來啦……

穆桂英：你說甚麼哪？

穆　瓜：我就把山寨招親的事，告訴他們啦。這小子混橫不講理，我們倆說翻了，抽不冷子給了我一槍。

穆桂英：你怎麽樣哪？

穆　瓜：我撒鴨子就跑。

穆桂英：你好骨頭！後來呢？

穆　瓜：正跑着，碰見咱們老爺子回來啦……

穆桂英：哦，我爹爹回來啦，便怎麽樣啦？

穆　瓜：跟他打起來了。看咱們老寨主遠路而來，身體勞乏，未必是他的對手；這且不提，他還把咱們老爺子罵了一個不吐核兒！

穆桂英：哈哈！這眞是太歲頭上動土啊！

穆　瓜：簡直要造反麽！

穆桂英：點齊兵將，隨我下山！（脫衣）

穆　瓜：兵士走上！

〔四嘍兵上〕

穆桂英：帶馬下山！

楊宗保：小姐，去不得，去不得！

〔四嘍兵下，楊宗保拉穆桂英槍，被推開。穆桂英下〕

楊宗保：哎呀穆瓜呀！你可曾問過那人名姓？

穆　瓜：我們老寨主問來着。

楊宗保：叫甚麽名字啊？

穆　瓜：他叫甚麽易曰京。

楊宗保：哎呀，宋營無有這個名字呀！

穆　瓜：您也別打悶葫蘆，我備兩匹馬，咱們到山頂上看看。

楊宗保：如此快快備馬！

〔穆瓜下〕

楊宗保：哎呀且住，方才聽穆瓜之言，分明是父帥前來劉山，爲何改名換姓？這是甚麽緣故啊？哎呀，若是父帥到來，與小姐從未識面，倘若陣前有失，如何是好？哎呀這……

穆　瓜：（牽馬上）馬來啦，馬來啦！

〔上馬，同下〕

第七場

〔楊延昭上，穆洪舉追上〕

穆洪舉：哪裏走！

〔楊延昭槍挑穆洪舉落馬〕

〔穆桂英上，救穆洪舉。穆洪舉下〕

〔楊宗保、穆瓜暗上觀陣〕

〔穆桂英、楊延昭起打；楊延昭敗下，穆桂英追下〕

楊宗保：哎呀！

（唱西皮散板）

山頂之上看得清，

穆　瓜：你瞧見了嗎？就是那小子。

楊宗保：嗳！

（接唱）果然父帥到來臨。

穆　瓜：鬧了半天，敢情是老元帥來啦。

楊宗保：（接唱）爲何不通眞名姓？

穆　瓜：是呀！他爲甚麽不說實話哪？

楊宗保：（接唱）叫我心中不安寧。

〔楊延昭上，穆桂英追上，楊延昭落馬〕

穆桂英：哈哈！你家元帥派將也不派個有能耐的來，單派你這個酒囊飯袋！今日被你姑娘打下馬來。乾脆，你脆脆兒的叫我一聲大姑，我饒了你。你叫

大姑！叫大姑，叫大姑……

楊宗保：哎呀小姐！不可造次，那是你的公公啊！

〔楊宗保、穆瓜下〕

穆桂英：這個，哎喲！這可糟不糟！——來呀！回山，回山！

〔四嘍兵上，過場下〕

穆桂英：老爺子，您怎麽早不說實話呀！

〔穆桂英跑下。四兵士上〕

楊延昭：（氣極顫抖）帶馬回營！

〔四兵士、楊延昭同下〕

第　八　場

〔穆洪舉上〕

穆洪舉：（念）我兒山下戰宋將，不知誰勝哪家強。

楊宗保：（內）走哇！

〔穆瓜、楊宗保上〕

楊宗保：（唱西皮散板）

父帥山前敗了陣，

越思越想心不寧。

穆　瓜：嗳！姑老爺別發愁啦，屋裏坐的是老寨主，過去見見吧！

楊宗保：我與他從未識面，怎好拜見！

穆　瓜：不要緊，我們老寨主就這麽一個姑娘，愛如掌上明珠一樣。這次許是接着我們姑娘的信，跟着就趕回來啦。您想他既疼姑娘，哪有不疼姑爺的。過去愣拜老岳父，沒有錯。

楊宗保：參見岳父大人。

穆洪舉：賢婿少禮。——看座。

楊宗保：告坐。岳父啊！小婿在山頂之上，看的明白，來將乃是我父帥，不想被小姐打下馬來，望求岳父早日放我下山安慰一番，成全小婿爲子之道。

穆洪舉：賢婿不必心急，且候小女回山，再做商議便了。

穆桂英：（內）回山哪！

〔四嘍兵、穆桂英上。四嘍兵下〕

穆桂英：參見爹爹。

穆洪舉：罷了，一旁坐下。

穆桂英：告坐。嗳，老爺子適才山下你老人家多有受驚了。

穆洪舉：爲父聞得我兒訂下親事，因此連夜趕回，不想與你公爹爭鬥起來。哎呀兒啊，你怎麽把你公公擒下馬來了？

穆桂英：哎喲，您還提哪！要不是山上有人喊叫，事情可就鬧大了！

楊宗保：哎呀小姐呀！我在山寨招親，已犯軍令，如今當着衆將將我父帥羞辱一場，大諒我的性命難保。小姐你快快想個主意吧！

穆桂英：瞧那麽大個子，連點兒主意都沒有！不要緊，你先回營，我隨後就來，自有救你之法，你只管放心去吧！

穆洪舉：兒啊，但不知你怎能救他？

穆桂英：哎喲我的老爺子，您不放心哪！等他回營之後，我即帶降龍木在父帥台前獻木，父帥必然念我獻寶有功，就把將軍給饒了不是。

穆洪舉：倘若元帥不念父子之情，將降龍木留下，不准你的人情如何是好？

穆桂英：甚麽？他留下我的降龍木，不准我的人情呀！哼！休怪我要殺他個落花流水！

穆　瓜：得了，老爺子，方才在山下他們楊元帥被咱們姑娘這麽一夾就給擒下馬來。甭說別的，馬上要是給他一個紙糊的穆桂英，他就得傻，不能不准這個人情。您哪，放心吧！

楊宗保：如此小婿告辭了！

（唱西皮搖板）

深施一禮下山嶺,
全仗小姐救我身,
倘若父帥來責問,(上馬)
千斤擔兒你擔承。(下)

穆桂英: 穆瓜聽令!挑選五百名精壯兵丁,隨帶三千擔乾糧草,親自背了降龍木,隨你姑娘下山往宋營進寶便了。

穆　瓜: 得令。

穆桂英: 後寨擺筵,與老爺子壓驚。

穆洪舉: 我兒來呀!哈哈哈!

〔穆瓜、穆桂英、穆洪舉同下〕

——劇　終——

轅　門　斬　子

〔四兵士、孟良、焦贊、楊延昭上〕

楊延昭: (念)山東把陣敗,怒氣滿胸懷。

焦　贊: 二哥,這裏來。

孟　良: 做甚麼?

焦　贊: 元帥今日升帳,與往日大不相同,你我要小心伺候了。

孟　良: 大家小心。

楊延昭: 焦孟二將!

孟良、焦贊: 在。

楊延昭: 宗保到來,叫他報門而進!

焦　贊: 啊,二哥,小本官不見回轉,如何是好?你我出營瞭望瞭望。

孟　良: 好,瞭望瞭望。

楊宗保: (內)馬來。
(上念)離了穆柯寨,來此是宋營。——參見二位叔父。

孟良、焦贊: 罷了。小本官回來了。

楊宗保: 我爹爹可曾升帳?

孟良、焦贊: 升帳多時了。元帥今日升帳,與往日大不相同,你要小心了。

楊宗保: 待我轉去。

焦　贊: 嗳,大丈夫只有向前,哪有退後之理。——二哥與他報門。

孟　良: 小本官告進。

楊宗保: 參見父帥。

孟良、焦贊: 小本官當面。

楊延昭: 下跪可是宗保?

楊宗保: 正是。

楊延昭: 焦孟二將,掌起面來。——好奴才!
(唱西皮散板)
怒惱楊延昭,
蠢子聽根苗:
命兒巡營哨,
私自把親招,
槍挑穆天王,
桂英下山巢,
將父擒下馬,
這笑……笑壞了衆英豪。
焦孟一聲叫,
將奴才綁轅門定斬不饒!

焦　贊: 二哥,這裏來。

孟　良: 做甚麼?

焦　贊: 小本官犯罪,乃是你我弟兄二人的引誘,必須進帳與他講個人情。

孟　良: 恐怕這個人情,講不下來。

焦　贊: 不要緊,元帥喜歡的是我。

孟　良：好，一同進帳。

孟　良
焦　贊：焦孟二將，與元帥叩頭。

楊延昭：你二人施禮爲何？

孟　良
焦　贊：小本官犯罪，理當斬首，念在我弟兄二人鞍前馬後，有些小的功勞，望求元帥開恩饒恕！

楊延昭：敢是與他講情？

孟　良
焦　贊：元帥開恩。

楊延昭：（冷笑）哈哈哈……

焦　贊：（向孟）行，有門兒。

楊延昭：呔！宗保犯罪，乃是你二人的引誘，先斬宗保，然後再取你二人的首級！

孟　良
焦　贊：咋咋咋……

孟　良：我說這個人情講不下來，你說有你！

焦　贊：你說有你！

孟　良：呸！招打！

焦　贊：二哥别着急，你看好了小本官，我去請老太太去。

〔焦贊下，又扶佘太君上〕

焦　贊：慢着點兒，慢着點兒。

佘太君：（唱西皮搖板）

聽說是斬宗保把我吓壞，
行一步險些兒跌倒塵埃。
見孫兒綁至在轅門以外，
但不知因甚事要把刀開？

楊宗保：（接唱）都只爲招親在穆柯山寨，
因此上綁轅門要把刀開。

佘太君：（接唱）勸孫兒免悲聲休要急壞，
待祖母進帳去把情講來。
叫焦贊和孟良前把路帶，——
大膽的楊延昭不下位來。

孟　良：太君到！

楊延昭：（唱西皮倒板）

忽聽得老娘親來到帳外。

焦　贊：太君到！

〔四兵士下〕

孟　良：元帥他知道啦。

焦　贊：知道啦？原要他知道，知道的好。

楊延昭：（接唱慢板）

楊延昭下位去迎接娘來。
見老娘施一禮躬身下拜——

佘太君：不消！

焦　贊：不消！

楊延昭：哼！

（接唱）問老娘駕到此所爲何來？

佘太君：（唱西皮原板）

娘進帳我的兒理應自解，
反把這假殷勤問娘何來！

楊延昭：（接唱）老娘親進帳來怒氣難解，
莫不是爲宗保他不肖的奴才？

佘太君：（接唱）小孫兒他犯了何條律戒，
爲甚麽綁轅門要把刀開？

楊延昭：（接唱）提起來把兒的肝腸氣壞，
恨不得將奴才斧劈刀開。
兒命他領人馬巡查邊界，
誰叫他穆柯寨私配裙釵。
因此上兒將他綑綁營外，
問老娘兒斬他該是不該？

佘太君：（接唱）犯將令本應當斬首營外——

楊延昭：謝母親。

焦　贊：斬不得。

佘太君：且慢！

焦　贊：且慢！

佘太君：（接唱）還看他年紀小無知的奴才。

楊延昭：（接唱）娘道他年歲小孩童氣概，（轉快板）

說幾個年幼人娘且聽來：

秦甘羅十二歲身爲太宰；

石敬瑭十三歲拜將登台；

三國中周公瑾名揚四海，

十歲上學兵法頗有將才，

十二歲掌東吳水軍元帥，

他看着曹孟德如同嬰孩；

在赤壁用火攻神鬼難解，

燒曹兵八十萬無處葬埋。

這都是父母生非神下界，

難道說小奴才是禽獸投胎！

佘太君：（唱快板）

聽罷言不由娘牙根咬壞，

罵一聲楊延昭不肖奴才。

你的父抗遼兵屍留北塞，

一家人只死得好不傷懷。

到如今只剩下宗保血塊，

眼睜睜還要他祭掃墳台。

倘若是小孫兒有個好歹，

那時節管叫兒悔不轉來！

楊延昭：（接唱）昨日裏斬八將頭掛營外，

老娘親你爲何不講情來？

今日裏斬宗保娘把兒怪，

哭啼啼坐帳中珠淚滿腮。

叫焦贊……

焦　贊：在。

楊延昭：（接唱）將寶劍懸掛帳外——

焦　贊：啊！（持劍下）

楊延昭：（接唱搖板）

老娘親再講情兒自刎頭來。

佘太君：哎呀！

（接唱）楊延昭性倔強令人可惱，

他不把母子情放在心梢。

眼睜睜小孫兒性命難保（哭頭）孫兒啊！

〔焦贊引趙德芳上〕

孟　良：（對佘太君）請至後面。

〔佘太君下〕

趙德芳：（接唱西皮搖板）

趙德芳急忙忙下了鞍韂。

御外甥把甚麼軍令犯了，

却爲何綁轅門定斬不饒？

楊宗保：（接唱）穆柯寨招親事把軍令犯了，

因此上我父帥定斬不饒。

趙德芳：（接唱）勸外甥休得要心中煩惱，

待爲王進帳去與你討饒。

叫焦贊與孟良前面引道——

楊延昭不下位藐視當朝。

孟　良：賢爺到！

楊延昭：（唱西皮倒板）

耳邊廂又聽得賢爺駕到。

焦　贊：賢爺到！

孟　良：元帥他又知道啦。

焦　贊：他又知道啦？原要他知道，知道的好。

楊延昭：（接唱原板）

無故的到虎帳所爲哪條？

見千歲施一禮躬身拜倒——

趙德芳：平身。

焦　贊：平身。
孟　良：哼！
楊延昭：（接唱）臣延昭接駕遲賢爺恕饒。
趙德芳：（接唱）趙德芳坐虎帳滿臉陪笑，
　　　　尊一聲御妹丈細聽根苗：
　　　　御外甥把甚麼軍令犯了，
　　　　却爲何綁轅門定要開刀？
楊延昭：（接唱）臣命他領人馬巡營瞭哨，
　　　　又誰知穆柯寨他私把親招。
　　　　臨陣上招親事軍令犯了，
　　　　因此上綁轅門定斬不饒。
趙德芳：（接唱）御外甥犯將令理當斬了——
楊延昭：謝千歲。
趙德芳：且慢！
焦　贊：且慢！
趙德芳：（接唱）念爲王講人情將他恕饒。
楊延昭：（接唱）君有命臣當領怎敢違了，
　　　　哪有個食君祿不順當朝。
　　　　赦却了小宗保事也還小，
　　　　宋王爺降下罪誰敢承招？
趙德芳：（接唱）慢說是我叔王聖旨來到，
　　　　縱有那塌天禍有我承招。
楊延昭：（接唱）八千歲休得要性情高傲，（轉快板）
　　　　爲甚麼在帳中絮絮叨叨。
　　　　斬不斬乃是我軍中令號，
　　　　並不曾犯千歲哪件律條！
趙德芳：（接唱快板）
　　　　曾記得你七弟打死潘豹，
　　　　潘仁美上金殿啓奏當朝。
　　　　我叔王龍顏怒降旨一道，
　　　　要將你一滿門拿去開刀。
　　　　若不是爲王我把本來保，
　　　　到如今你焉有這玉帶紫袍！
楊延昭：（接唱）我大哥替宋王把忠盡了，
　　　　我二哥喪劍下血染征袍，
　　　　我三哥被馬踏尸骨難找，
　　　　我四哥與八弟無有下梢，
　　　　我五哥棄紅塵削髮修道，
　　　　我七弟被潘洪射死芭蕉，
　　　　只剩下楊延昭南征北剿，
　　　　論功勞才掙下這玉帶紫袍。
趙德芳：（接唱散板）
　　　　臣有功君有賞乃是正道，
　　　　我面前豈容你賣弄功勞！
楊延昭：（接唱）你把你南清宮忒看大了，
趙德芳：本來的不小。
楊延昭：（接唱）哪把我楊元帥放在心梢！（入座）
　　　　八千歲！
趙德芳：楊元帥！
楊延昭：趙德芳！
趙德芳：延昭，大膽！
楊延昭：來此甚麼所在？
趙德芳：小小的白虎節堂。
楊延昭：旣知是白虎節堂，爲何在此擺來擺去？
趙德芳：慢說是小小的白虎節堂，就是我叔王的金鑾寶殿，我也要擺上幾擺。
楊延昭：擅闖轅門，就該斬！
趙德芳：哪個敢斬？
楊延昭：啊！
　　　　（唱西皮散板）

趙德芳出此言我難以答話，
不由得楊延昭心亂如麻。
罷！
我這裏捧帥印忙把位下。
（接唱快板）
尊千歲聽爲臣再把話答：
既然是南清宮勢力浩大，
又何必我楊家東擋西殺；
楊延昭爲元帥難以執法，
你就該掌兵權自把令發。
怒冲冲將印信急忙交下——

孟　良
焦　贊：使不得，使不得！

楊延昭：（接唱搖板）
破天門保江山你另選別家！（下）

趙德芳：哎呀！
（唱西皮搖板）
楊延昭交帥印我心害怕，
破天門保江山還要仗他。
眼睜睜御外甥不能救下（哭頭）……御外甥哪！

孟　良：賢爺請至後面。
〔趙德芳、孟良、焦贊下〕
〔穆瓜、穆桂英上〕

穆桂英：（唱西皮搖板）
穆桂英下山來投効皇家。（行絃，鑼鼓聲）
呀！
耳邊廂又聽得鑼鳴鼓打，
轅門外擺刀槍劍戟如麻。
我這裏叫穆瓜前去問話，
或斬兵或斬將細問根芽。

穆　瓜：遵命。
（接唱）穆小姐她那裏把令傳下，
轅門外吩咐我大將穆瓜。
我這裏走向前觀看一下，
哎呀，不好了！
（接唱）轅門外綁的是我家姑爺，你的他，你快去救他！

穆桂英：呀！
（接唱）聽一言不由我急忙下馬，
將軍！
（接唱）是不是穆柯寨招親事發？
將軍，將軍哪！
（接唱）我這裏問他言他不答話，
轉面來叫一聲大將穆瓜。

穆　瓜：三千擔糧草哪？

穆桂英：（接唱）轅門堆下。

穆　瓜：五百名兵丁哪？

穆桂英：（接唱）暫且安紮。

穆　瓜：這降龍木哪？

穆桂英：（接唱）交與我，

穆　瓜：那麽我哪？

穆桂英：（接唱）你且退下。

穆　瓜：咋。
〔穆瓜下，桂英進帳跪下〕

穆桂英：（接唱）他那裏問一聲我再把話答。
〔焦贊、孟良上。楊延昭暗上〕

焦　贊：二哥，這裏來。

孟　良：做甚麽？

焦　贊：適纔太君講情，賢爺講情，元帥他都不准，你我且到帳外看守小本官，看他是怎樣的發落。

〔見桂英跪帳下,招呼孟良報知延昭〕

孟　良: 女將跪帳!

楊延昭: (唱西皮原板)

適纔間與賢爺帳中敘話,

只氣得楊延昭咬碎鋼牙。

睜雙眼我這裏觀看帳下,

焦　贊: 女將跪帳!

楊延昭: (接唱)寶帳下跪的是女將嬌娃。

焦贊!

焦　贊: 在。

楊延昭: (接唱)叫焦贊近前來急忙傳話,

問女將名和姓哪裏有家。

焦　贊: 咋。那一女子,家住哪裏? 姓甚名誰? 你慢慢的講來!

穆桂英: 聽了。

焦　贊: 你講啊。

穆桂英: (唱西皮原板)

家住在山東地穆柯寨下,

我的名穆桂英……

焦　贊: (大驚)咋咋咋……

穆桂英: (接唱)宗保的渾家。

焦　贊: 啊,元帥。這就是穆桂英,她她……來了。哇呀呀……

楊延昭: (接唱)聽說是穆桂英來到了白虎帳下,

焦　贊: 二哥,元帥聽說穆桂英來了,連嗓子眼兒都吓小啦。

孟　良: 哼!

楊延昭: (接唱)宋營中來了個殺人的夜叉!

焦贊!

焦　贊: 在。

楊延昭: (接唱)問小姐她不在山中瀟灑,

來至在宋營中有何話答?

焦　贊: 咋。穆小姐,我家元帥問你:你不在山東穆柯寨,來到我宋營做甚哪?

穆桂英: 聽了。

焦　贊: 咋。

穆桂英: (接唱)三千擔乾糧草轅門堆下,

焦　贊: 哦!

穆桂英: (接唱)五百名勇兵丁營外安紮;

焦　贊: 哦!

穆桂英: (接唱)隨帶來降龍木此寶無價,

特地裏到宋營獻與皇家。

焦　贊: 啊,元帥,她是進寶來的。

楊延昭: 哦!

(唱) 聽罷言來笑開懷。(笑)哈哈哈……

(接唱快板)

焦贊將寶呈上來。

(接唱)我為你終日裏愁眉不解,

破天門不得安排;

我為你山東把陣敗,

要斬小奴才。

焦贊將寶後帳擺——

且候五哥下山來。

焦　贊: 三千糧草?

楊延昭: (接唱)堆在營外。

焦　贊: 五百兵丁?

楊延昭: (接唱)改換腰牌。

焦　贊: 穆小姐?

楊延昭: (接唱)暫回那穆柯山寨,

奏明了宋天子接進營來。

焦　贊：啊，穆小姐，我家元帥言道：叫你暫回山寨，奏明了宋天子，再將你接進營來。

穆桂英：我還有話講。

焦　贊：啊，元帥，(學桂英口氣)我還有話講。

楊延昭：哼！

焦　贊：這是她說的。

穆桂英：(唱西皮搖板)

小將軍他犯了何條軍法，

爲甚麽綁轅門要把頭殺？

焦　贊：元帥，她是爲小本官而來。

楊延昭：哇！

(唱西皮快板)

斬宗保只因他犯了軍法，

穆小姐回山寨休要管他。

焦　贊：元帥說：小本官犯了軍令，叫你少管閒事。

穆桂英：我還有話講。

(唱搖板)

小將軍犯將令理當斬殺，

看在我進寶功饒恕於他。

焦　贊：着哇，要看在她進寶的功勞。

楊延昭：哇！

(唱快板)

若不看進寶的功勞大，

連小姐與宗保一齊斬殺！

焦　贊：啊，穆小姐，元帥言道：若不念你進寶有功，連你帶他一塊兒殺。這個事兒，淨說不行；乾脆，你拿這個傢伙兒(指刀)吓唬吓唬他。

穆桂英：嗳——

(唱西皮搖板)

老元戎他不把人情准下，

也罷！

拔寶劍殺一個血染黃沙！

焦　贊：啊，元帥！那穆桂英她她……殺來了！

楊延昭：(唱西皮倒板)

叫焦贊和孟良急忙招架！

焦　贊：招架不住啦。

楊延昭：(接唱快板)

爲甚麽在帳中舞爪張牙？

我若是將她的人情准下，

蕭天佐天門陣哪個去殺？

焦　贊：元帥言道：若是將你的人情准下，那天門陣何人去殺呀？

穆桂英：聽了。

(接唱搖板)

老元戎他若把人情准下，

天門陣自有我前去征殺。

焦　贊：啊，元帥，天門陣有她去殺。

楊延昭：啊？

(接唱快板)

蕭天佐擺天門一百單八，

難道說她陣陣都能去殺？

焦　贊：嗳，我去問她。——啊，穆小姐，天門陣一百單八，難道說陣陣你都能殺嗎？

穆桂英：聽了。

(接唱搖板)

自幼兒學武藝深通兵法，

縱有那千萬陣也能斬殺。

焦　贊：哼，是個好嗒。——元帥，一千陣一萬陣，她都能殺。

楊延昭：哦，她都能？

焦　贊：她都能。
楊延昭：焦贊你呢？
焦　贊：我，我是飯桶。元帥你哪？
楊延昭：嗯！
孟　良：嗯！
焦　贊：（指孟）你呀，你更飯桶。
楊延昭：（唱哭頭）
　　穆桂英，我那智勇雙全的兒啊！
焦　贊：（學延昭唱腔）
　　穆桂英，我那智勇雙全的侄兒媳婦啊…
楊延昭：（唱搖板）
　　叫焦贊將宗保綁繩鬆下，
　　看在了穆小姐饒恕於他。
焦　贊：我們元帥赦啦。
穆桂英：（唱搖板）
　　謝過了老元戎我的心才放下。
焦　贊：二哥，鬆綁去。
穆桂英：哇！
　（接唱）拔寶劍吓退了黑紅二家。
　〔桂英親自爲宗保鬆綁，宗保、桂英同下〕
焦　贊：二哥，元帥有四字不週全。
孟　良：哪四字不週全？
焦　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你我不要管他的閒事，走哇，喝酒去呀。
孟　良：走哇。
楊延昭：哪裏去？
　（唱搖板）
　　聽焦贊和孟良背地閒話，
　　怎知我收女將爲保邦家。
　焦孟二將！
孟良、焦贊：在。
楊延昭：本帥收了穆桂英，赦了楊宗保，有保狀者，呈上。
孟良、焦贊：下面聽者！
內　：啊。
孟良、焦贊：元帥收了穆桂英，赦了楊宗保，有保狀者，呈上。
內　：賢爺的保狀、太君的保狀、滿營將士的保狀。
孟良、焦贊：咋咋咋……（分下，取保狀上）
孟　良：賢爺的保狀。
焦　贊：太君的保狀。
孟　良：滿營將士的保狀。
焦　贊：我弟兄二人，也有個小小的帖兒。
楊延昭：（笑）哈哈哈……
　（唱搖板）
　　叫焦贊將保狀轅門高掛，
　　喚宗保進帳來我教訓於他。
孟　良：小本官進帳。
　〔宗保、桂英上〕
楊宗保：（唱搖板）
　　我這裏向前去心中害怕，（跪）
　　孩兒我永不敢再犯軍法。
楊延昭：哇！
　（接唱快板）
　　誰叫你違父命私犯軍法，
　　險些兒轅門外命染黃沙。
　　恨不得這一足將兒踏！
焦　贊：使不得！
穆桂英：（接唱搖板）
　　你不愛他我愛他。
　〔宗保、桂英同下〕
焦　贊：啊，二哥，你這兒來。

孟　良：做甚麽？

焦　贊：瞧他們小倆口兒，多有意思呀。你瞧着，我來學上一學。（學桂英唱腔）你不愛他我愛他。

孟　良：你走開這兒吧。

楊延昭：（唱搖板）

他夫妻有那般恩愛情分，
楊延昭豈無有父子之情！

焦孟二將！

孟　良
焦　贊：在。

楊延昭：歇兵三日，大破天門。

孟　良
焦　贊：得令。

〔延昭、孟良、焦贊同下〕

——劇　終——

蘆　花　蕩

前　記

“蘆花蕩”是傳奇“草廬記”中的一折。描寫性情魯莽忠勇豪放的張飛，奉了諸葛亮的將令，率兵埋伏在蘆花蕩中，擊破周瑜追兵，生擒周瑜下馬而不殺，終於將氣量狹窄的周瑜氣死。

本劇是中國京劇團演員景榮慶與本院編輯處吳少岳合作整理的。在整理過程中，曾參考了流行的幾種崑曲曲譜；除了訂正個別因同音而訛傳的字句以外，全劇僅有下面兩點改動：（一）“鬥鵪鶉”中“憑着俺斬黃巾威風抖擻”，爲避免引起對黃巾起義的歪曲看法，將“斬黃巾”改爲“戰曹兵”。（二）“鬥鵪鶉”末兩句原作“當日個火燒了華容，今日裏水淹了長沙”，所敍均非張飛之事，且與劇情無關，現改爲“當日個退敵在當陽，今日裏伏兵在蘆花”。

〔四兵士執大旗引張飛上，“起霸”〕

張　飛：（念）草笠芒鞋漁父裝，豹頭環眼氣軒昂；

跨下千里烏騅馬，丈八蛇矛世無雙。

俺，漢將張飛。奉了軍師將令，帶領三千人馬，隱藏在那蘆花蕩口，待等周瑜小兒到來，只叫俺活活的擒他下馬，又不叫俺傷害他的性命。你道爲何？只因他在三江夏口，赤壁之間，有這麽些小功勞，因此不肯傷害他的性命。奉着將令，須索走遭。——嘚！大小三軍！

四兵士：有。

張　飛：將人馬一字兒排開！

（唱“鬥鵪鶉”）

俺將這環眼圓睜，
虎鬚兒也那乍開！
我騎一匹暴劣烏騅，
越嶺個爬山；
只俺這丈八蛇矛，
翻江也那攪海！
我覷着那下邳城，
紙罩兒般的闤墟；①
那虎牢關，

① “闤墟”作城市解。交易市合則闤，散則墟。——見“正字通”。

粉牆兒一似這般樣矮。
憑着俺戰曹兵威風抖擻;
哦呵戰——
戰吕布氣勢個軒昂;
殺袁將膽量充懷;
(轉唱"紫花兒序")
覷周瑜如蝦蟹;
那魯肅他——
一似井底下蛙。
若還撞着咱,
向垓心滴溜撲,將他摔下了馬,
管叫他夢魂中見張飛——咦嘻,啊哈,也怕!
當日個退敵在當陽,
今日裏伏兵在蘆花。
馬來!
〔圓場,四吳兵引周瑜上。會陣〕
周　瑜:呔,張飛!你不奉軍師將令,擅自提兵到此,該當何罪?
張　飛:周瑜啊,咱的兒!
周　瑜:呸!
張　飛:道你三爹爹不奉軍師將令,擅自提兵到此,兒穩坐雕鞍,聽爺道來!
周　瑜:講!
張　飛:(唱"調笑令")
奉軍師令咱,
奉軍師令咱,
將人馬掩在蘆花。——哎呀!
只聽得吶喊搖旗大戰發,
向垓心猛迎着敵軍馬。
咬咬的咬碎了鋼牙!
哦呵,恁——
恁在那黃鶴樓上,
將俺的大哥哥來謀害殺。
俺今日到此活拿。
(轉唱"禿廝兒")
哦呵,揪——
揪住了青銅鎧甲,扯——
扯碎了玉帶菱花,
只見他盔纓歪斜力困乏。
周　瑜:看槍!
張　飛:周瑜!
(接唱)兒的武藝也不熟,
槍法也不見佳。
(轉唱"聖藥王")
不用刀去砍,這鞭來打,
哦呵只——
只俺這丈八矛,
攢得兒滿身麻。
周　瑜:呔,張飛!你還是當眞?是當假?
張　飛:咦嘻?啊哈,啊哈……
(接唱)哦呵恁——
恁道是休當眞,
周　瑜:看槍!
張　飛:(接唱)哦呵俺——
俺可也不是假。
恁在那黃鶴樓上,
痛飲醉喧嘩。
休,休,休,休道俺沉醉臥黃沙。
〔開打,擒周瑜下馬〕

綁回去!

四兵士: 啊。(圓場)周瑜被擒。

張　飛: 起過了!(看周瑜)喳!喳!喳!(再看周瑜)喳!喳!喳!——嘿!

周　瑜: 呔,張飛!你旣擒俺下馬,爲何不殺?

張　飛: 周瑜咱的兒!

周　瑜: 匹夫!

張　飛: 道你三爹爹擒兒下馬,因何不殺?只因你在三江夏口,赤壁之間,也有這麽些許功勞,因此不肯傷害你的性命。饒兒不死,去罷!

周　瑜: 天哪!天!旣生瑜,何生亮!?旣生亮,何生……(氣倒)

〔四吳兵扶周瑜下〕

四兵士: 啓三將軍,周瑜氣死了!

張　飛: 周瑜氣死了?就罷!

四兵士: 旣已擒他下馬,爲何不殺?

張　飛: 你等不知。起過一旁,聽爺道來!

四兵士: 啊!

張　飛: (唱"煞尾")

只因他三江夏口的功勞大,
赤壁鏖兵也是俺軍師的戰法。
若不是將令威嚴,
俺怎肯輕輕的將他摔下了馬!

馬來!馬來!

四兵士: 啊!

張　飛: (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同下〕

——劇　終——

三　顧　茅　廬

前　記

"三顧茅廬"是"三國演義"中的一段故事。描寫求賢若渴的劉備,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着滿天風雪,不顧跋涉之苦,三次到臥龍崗去請諸葛亮出山,共圖大業。原想終身隱居的諸葛亮,爲劉備的至誠所感動,終於出山。

這個劇本的整理工作,是中國京劇團演員李盛藻、李和曾、王玉讓、葉盛長,導演鄭亦秋與本院編輯處陶君起、任以雙共同研究進行的。主要的修改處如下:(一)原本諸葛亮在"三顧"之前,本有兩次出場,對人物的描寫旣無幫助,與劇情的發展亦無太大的聯繫,反而削弱了最後一場的氣氛,因此删去。(二)原本詞句比較粗糙,整理本在"小改"的原則下,酌情潤色。

第　一　場

〔四軍士引劉備上〕

劉　備: (念引)壯志難酬,依劉表,困守荆州。

(念詩)新野小縣暫安身,輔佐無人志未成;
元直水鏡齊相薦,臥龍崗上有賢人。

俺,劉備。桃園結義以來,常思恢復漢室;不幸征曹兵敗,暫投荆州劉表,屯居新野,待時而動。徐元直臨行之時,也曾言道: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

臥龍崗有一賢士，名喚諸葛亮，有經天緯地之才。我有意請他出山，共圖大業；日前更得水鏡先生推薦，求賢之心，益如飢渴，不免與二弟三弟一同前去聘請。——左右，有請關、張二位將軍。

軍　士：有請關、張二位將軍。

關　羽
張　飛：（內）來也。

〔關羽、張飛同上〕

關　羽：（念）一心輔佐大兄長。

張　飛：（念）恢復漢室錦家邦。

關　羽
張　飛：參見大哥。

劉　備：二位賢弟少禮，一旁坐下。

關　羽
張　飛：謝座。大哥呼喚，有何吩咐？

劉　備：前番徐元直與水鏡先生，推薦諸葛孔明；我有意親到隆中臥龍崗拜訪，請他出山，共成大業。二位賢弟可願同往？

張　飛：此番又非出兵打仗，大哥一人前去也就是了；何必要弟等同往？

劉　備：桃園弟兄，誰人不曉；三人同行，方顯我等敬賢之意。

關　羽：大哥言得極是，弟願同往。

張　飛：好，一同前往。

劉　備：如此後面更衣，拜訪諸葛先生便了。

（唱西皮搖板）

徐庶走馬把諸葛薦，
情深誼厚非等閒。
且到後堂把衣換，

〔四軍士、關、張下〕

劉　備：（接唱）臥龍崗上去訪高賢。

〔劉備下〕

第　二　場

〔農夫上〕

農　夫：（唱西皮搖板）

高山流水景色新，
夏去秋來綠滿村，
攜鋤耕碎楊柳蔭，

〔樵夫上〕

樵　夫：（接唱）

負薪踏破隴頭雲。

農　夫：小哥回來了？

樵　夫：回來了。

農　夫：今日砍樵，爲何歸來甚早？

樵　夫：老伯有所不知，方才砍柴的時候，看見三個騎馬的軍官，一個是長鬍子的紅臉大漢，一個是豹頭環眼的黑臉大漢，那一個是穿紅袍白臉的，看去好像是個頭兒。

農　夫：哦！

樵　夫：這三個人是到處都打聽臥龍崗的臥龍先生。

農　夫：打聽臥龍先生幹嘛呀？

樵　夫：說的就是哪！想咱們這臥龍崗一帶，向來就沒有他們這樣打扮的人來過，偏偏地又是來找臥龍先生的，簡直摸不清是怎麼回子事？

農　夫：你告訴他們沒有？

樵　夫：我怕他們要是問到我的頭上，是說呢？還是不說呢？所以我的柴也沒有砍完，抓早兒就回來了。老伯伯，你經的多，見的廣，你說這事要是告訴他們，合適嗎？

農　夫：想臥龍先生乃賢德之士，既有人前來相訪，量無歹意。

樵　夫：對，您說的對，咱們回頭見。（下）

農　夫：待老漢耕起田來。
劉　備：（內）馬來！
〔張飛、關羽、劉備同上〕
劉　備：（唱西皮摇板）
揚鞭打馬往前進，
關　羽：（接唱）辨不出路徑與山村。
劉　備：（接唱）臥龍高崗何處問？
農　夫：耕田喏……
張　飛：呀！
（接唱）見一農夫把田耘。
大哥，那旁有個農夫，待小弟前去問路。
農　夫：耕田喏！
劉　備：且慢，聽那農夫口唱山歌，三弟少待。
張　飛：是。
農　夫：（唱山歌）
世人俱是名利路，
利鎖名繮牽縛住。
蒼天如圓蓋，
陸地如棋局，
世人黑白分，
往來爭榮辱；
榮者自安安，
辱者自碌碌。
南陽有隱居，
高臥睡不足，
一枕黃粱黑甜鄉，
不管誰榮與誰辱。
耕田喏！耕田喏！
劉　備：三弟，你問他這山歌何人所作。
張　飛：小弟遵命。——農夫哥請了！
農　夫：請了，請了！
張　飛：請問農夫哥，口唱山歌何人所作？
農　夫：您不知道，我們這兒有位諸葛先生，人稱臥龍，他時常作些山歌，我們也不懂得是好是歹，倒是唱着順嘴兒，我們就時常哼哼兩句。
張　飛：哦，臥龍所作。——諸葛先生他住在何處？
農　夫：他住在臥龍崗。
張　飛：臥龍崗在哪裏？
農　夫：您順着我的手兒瞧：從這兒往南，那座小山之後，一帶高崗，那就叫臥龍崗。前有疎林密竹，內中有座茅廬，那就是諸葛先生隱居之所。
張　飛：離此有多少路徑？
農　夫：您順着這股小道兒往西，穿過樹林子崎嶇山路，近着有一里多路；只是道路狹窄，難以行走。要不您從這小山往西南一拐，一帶漫山坡平平正正的，車馬皆可行走，只是遠着小二里地。這兩條道，您愛走哪條道，您走那條道，倒是隨您的便。
張　飛：多謝了。
農　夫：不值一謝。天不早啦，該歇晌啦。正是：
要知山上路，須問過來人。請啦。（下）
張　飛：大哥，農夫唱的山歌，乃是諸葛先生所作。
劉　備：路徑可曾問明？
張　飛：已曾問明。
劉　備：好，賢弟帶路。
（唱西皮摇板）
三弟他向農夫問，
先生高臥在前村。
加鞭催馬把山林進，
去見經天緯地人。（下）

關　羽：（接唱）兄長求賢心太盛，
張　飛：（接唱）恨不得立刻見先生。
關　羽：（接唱）相隨大哥松林進，（下）
張　飛：（接唱）徐庶言語未必眞。（下）

第　三　場

〔書僮上〕

書　僮：（唱西皮搖板）
先生今早赴西村，
臨行命我守柴門。

〔劉備、關羽、張飛上〕

劉　備：（唱流水）
襄陽城外一山崗，
枕流倚嶺氣脈長；
前面高峯如壁擋，
後邊松柏翠成行。
怪不得諸葛隱此崗，
靠山倚水好村莊。
坐在雕鞍抬頭望，
見一書僮在門旁。
書僮請了。
書　僮：請了。
劉　備：借問一聲，此處可是諸葛先生莊院？
書　僮：不錯，正是。
劉　備：煩勞通稟，就說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訪。
書　僮：這麼些詞，我記不清楚。
劉　備：你就說劉備拜訪。
書　僮：沒在家。
劉　備：怎麽？
書　僮：先生今早出門去啦。
劉　備：往何處去了？
書　僮：那我哪兒知道！他踪跡無定。任意逍遙，不知其處。
劉　備：幾時才得回來？
書　僮：三天五日，難以定準。
劉　備：偏偏來的不湊巧！
張　飛：他旣不在家中，咱弟兄暫且回去，改日再來，何必在此發獃。
劉　備：三弟呀！
（唱西皮搖板）
旣然來到臥龍崗，
看看山莊也淸涼。
關　羽：大哥！
（接唱搖板）
兄長暫且回署往，
明日差人訪賢良。
劉　備：言之亦是。——書僮！
（接唱流水）
回頭再對書僮講，
幾句言語記心旁：
替我拜上多拜上，
令師回來說端詳，
先生姓名我久仰，
徐庶走馬薦賢良，
一來是今日來得太莽撞，
二來是德薄緣淺難遇賢良，
異日誠心再拜望，
求見先生敍衷腸。
書　僮：是。
（接唱搖板）

將軍言語記心上，
先生回來說端詳。(下)

張　飛：大哥，上馬回去吧！

劉　備：(接唱搖板)
離別山莊把馬上，

崔州平：(內嗽)嗯哼！

劉　備：(接唱)想是先生轉回莊。
二位賢弟，你看那旁來了一人，丰姿俊雅，氣度軒昂，想是諸葛先生回來了。

張　飛：這倒巧得緊。

關　羽：等他到來，問他一聲，便知明白。

劉　備：言之有理。
〔崔州平上〕

崔州平：(唱西皮搖板)
此地絕少人來往，
何處軍官站道旁？

劉　備：先生請了。

崔州平：請了。

劉　備：來的敢是臥龍先生？

崔州平：請問將軍是誰？

張　飛：(自語)咱大哥問的倒也不差。

劉　備：俺姓劉名備，字玄德。久仰高風，特來拜訪。

崔州平：吾非孔明……

張　飛：(自語)嘿！還是問錯了。

崔州平：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是也。

劉　備：曾聞水鏡先生言道：閣下與諸葛、石、孟三公爲莫逆之交。冒叫一聲，多有失敬。

崔州平：山野村夫，何足掛齒。

劉　備：備與先生相逢，三生有幸，願與先生立談片刻，不知意下如何？

崔州平：旣蒙將軍不棄，這有何妨。請問將軍：特到荒山僻壤，欲見孔明，所爲何事？

劉　備：方今天下大亂，四方擾攘，欲見孔明求定國安邦之策耳。

崔州平：(笑)哈哈哈！公以定亂爲主，雖是仁義之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何況當今大亂，羣雄各踞一方；將軍欲孔明一人斡旋天地，扭轉乾坤，恐非容易，枉費心機耳！

劉　備：先生所言，誠爲高見，但備理當匡扶漢室，雖然時勢如此，還要盡力而爲。

崔州平：我乃山野村夫，不足與聞天下之事，適承明問，姑妄言之。

劉　備：先生不要過謙，旣承見教，備已心領。請問先生，臥龍公何處去了？

崔州平：正要訪他，不知何往。

劉　備：請先生至敝縣如何？

崔州平：愚下無意功名，且容他日再見。告辭了！正是：有緣千里能來往，無緣對面似參商。(下)

張　飛：孔明未曾訪着，却遇着這個酸溜溜的書生，閒談了許久，咱老張好不耐煩！

劉　備：此亦賢士也。

張　飛：哎！

關　羽：天色已晚，你我弟兄回去吧。

劉　備：(唱西皮搖板)
臥龍崗未見諸葛亮，
崔州平與我敍衷腸。

關　羽：(接唱)訪賢不遇心惆悵，

張　飛：(接唱)我弟兄三人空走一場。
〔同下〕

第　四　場

〔石廣元上〕

石廣元：(唱西皮搖板)
平生隱居在山林，
世間治亂不關心；
出得草堂觀山景，
看來富貴等浮雲。

〔孟公威上〕

孟公威：(唱西皮搖板)
閒來無事訪知己，
放情杯酒把詩吟。
啊，石賢弟！

石廣元：哦，孟仁兄，過訪何事？

孟公威：今日天寒，大有雪意，有意邀你同到酒樓，沽飲幾杯，不知意下如何？

石廣元：如此甚好。請！
(唱西皮搖板)
隱居山林心已定，

孟公威：(接唱)哪管虎鬥與龍爭。

石廣元：(接唱)你我一同去沽飲，(下)

孟公威：(接唱)踏雪歸來論詩文。(下)

第五場

〔四軍士引關羽、張飛、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搖板)
今早差人探臥龍，
未知是否轉隆中。
四佈彤雲如霧重，
好不叫人悶在胸。
唉！

關　羽：大哥為何嘆氣？

劉　備：盼望諸葛先生不能得見，怎不煩惱！

關　羽：且等差人回來，再做計較，何必煩悶。

劉　備：愚兄有意再去拜訪，不知二位賢弟意下如何？

張　飛：大哥，量那山野村夫有甚出奇，將他喚至衙中也就是了，何勞大哥親往？
(唱西皮搖板)
大哥休怪弟莽撞，
我量那村夫也平常。

劉　備：唉！
(接唱搖板)
西伯侯也曾訪姜尚，
虛心誠意待棟樑。
非是愚兄心嚮往，
為的是霸業與興王。

關　羽：(接唱)大哥說話有志向，
三弟休要忒倔強。
二次再把臥龍訪，
量他此時已回莊。

劉　備：(接唱)弟兄三人把馬上，
〔四軍士帶馬後分下〕

劉　備：(接唱)訪賢哪怕受風霜！
〔同下〕

第六場

〔石廣元、孟公威同上〕

石廣元：(唱吹腔)
特約賢弟赴酒館，

孟公威：(接唱)踏雪尋梅樂陶然。

酒　保：(上)二位先生，外面風雪甚大，請到裏面避避寒冷如何？

石廣元
孟公威：我二人正想飲酒。

酒　保：您請進。

石廣元：賢弟請！

孟公威：兄長請！

酒　保：您請進。您要甚麽酒？

石廣元：甕頭春可也。

酒　保：夥計們！甕頭春一瓶。——酒到。

石廣元：放下。

酒　保：是啦。

石廣元：賢弟請！

孟公威：兄長請！

石廣元：（唱吹腔）

踏雪尋梅酒味甜，

缺少諸葛在面前。

孟公威：（唱吹腔）

崔州平連日不相見，

何時對酒共陶然。

劉　備：（內唱西皮倒板）

大雪飄飄飛滿天，

〔張飛、關羽、劉備上〕

劉　備：（接唱原板）

道窄山高行路難。

清晨瑞雪飄素燕，

又見梅花開滿山。

關　羽：（接唱）風吹酒味香撲面，

張　飛：（接唱）且上酒樓避風寒。

大哥，這陣風雪甚大，且上酒樓沽飲幾盃，避避寒冷。

劉　備：三弟，你既怕冷，同你二哥回轉衙中，待愚兄一人前往。

張　飛：兄長說哪裏話來，小弟死且不怕，焉能怕冷；只恐那諸葛有名無實，枉費大哥奔馳之苦啊！

劉　備：你曉得甚麽！

關　羽：大哥，這陣風雪甚大，且上酒樓少坐片時。

張　飛：着哇。

劉　備：但憑賢弟。

張　飛 關　羽：酒家！

酒　保：（上）來啦來啦。二位敢是飲酒嗎？

張　飛：正是。

酒　保：您請進。

〔三人入內坐〕

酒　保：您用甚麽酒？

劉　備：甕頭春一瓶。

張　飛：一大瓶。

酒　保：是。——夥計們，甕頭春一瓶。——酒到。

劉　備：喚你再來，去罷。

酒　保：是啦。（下）

張　飛：大哥請，二哥飲，待俺老張乾了吧。

石廣元：賢弟請！

孟公威：兄長請！

石廣元 孟公威：（同唱吹腔）

壯士功名尚未成，

豈奈時不遇承平。

閒來村店常沽飲，

獨善其身待時清。

劉　備：酒保！

酒　保：（上）來啦來啦。再給您來一瓶？

張　飛：再燙上一瓶。

酒　保：是啦。——酒到。

張　飛：放下，再燙上一瓶。

劉　備：不用了。我且問你，何人在此沽飲？

酒　保：哪兒啊，這都是臥龍崗左近的隱士。

劉　備：姓甚名誰？

酒　保：有位姓石的，還有位姓諸葛的，好幾位呢，常來，我也記不清誰是誰啦。

劉　備：喚你再來，去罷。

酒　保：是啦。（下）

劉　備：二位賢弟，聽酒保之言，一定是諸葛先生在此。

關　羽：此番來的倒也湊巧。

張　飛：不是咱老張想要吃酒，你們冒雪趕到隆中，不過看看那茅廬也就完了。

劉　備：如此說來，少時見了先生，倒是三弟之功也。

張　飛：取笑了。

劉　備：待愚兄去見。

關　羽：是。

張　飛：大哥前去，小弟在此等候。二哥，你我對飲幾盃。

劉　備：（走至石、孟桌前）二位請了。

石廣元
孟公威：請了。

劉　備：請問二位，哪位是臥龍先生？

石廣元：公乃何人？

劉　備：某乃劉備也。欲訪孔明先生，求濟世安民之策。

石廣元：我等均非臥龍，乃臥龍之友也。

劉　備：請問二位尊姓大名？

石廣元：我乃潁州石廣元。

孟公威：卑人汝南孟公威。不知公訪問臥龍何幹？

劉　備：二公聽了：

（唱二六）

水鏡先生對我言，

臥龍崗上聚高賢；

徐元直也曾提名薦，

今日相逢是有緣。

請二公同往新野縣，

扶保漢室錦江山。

石廣元
孟公威：我等皆山野村夫，疎懶成性，不知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

劉　備：先生不肯下山，備也不敢強求；既與孔明交好，劉備隨帶馬匹，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

石廣元
孟公威：這……將軍請自上馬，訪問臥龍可也。

劉　備：如此告辭了。——正是：雖逢高士難親近，爲訪名賢且耐心。

張　飛：大哥，臥龍先生講些甚麼？

劉　備：那不是臥龍公，乃孟公威、石廣元二位在此。

張　飛：嘿！甚麼石廣元，又是那書呆子。不要寒了這盃酒，待我乾了它。

劉　備：不要飲了，你我弟兄往臥龍莊去者。

關　羽：酒家，酒錢在此，我們去也。

酒　保：（內）是啦。

劉　備：（唱西皮搖板）

弟兄冒雪把路趲，

再到茅廬訪高賢。

〔劉備、關羽、張飛同下〕

石廣元：（唱西皮搖板）

勝敗興亡無意管，

酒家，酒錢在此，我們去也。

孟公威：（接唱）看來名利不如閒。

〔石廣元、孟公威同下〕

第　七　場

〔張飛、關羽、劉備上〕

劉　備：（唱流水）

過了一山又一山，

山山都被雪來漫，

正走中間抬頭看,
小小茅廬在面前。
裏面有人麼?

書　僮:(上念數板)
銀世界,麵蓋地,
遍地鵝毛飛柳絮;
棉花因風隨時起,
分不出天地黃與黑。
哪一位?

劉　備:啊書僮,先生今日可在莊否?

書　僮:現在堂上讀書。

劉　備:眞乃湊巧,就煩引我進入。

書　僮:隨我來。

劉　備:有勞了。

〔諸葛均上〕

諸葛均:(唱歌)鳳翺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
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
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
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

書　僮:先生來了。

劉　備:先生請了。

諸葛均:請了。

劉　備:備久慕先生大名,無緣拜會。前因徐元直稱薦,敬至山莊,不期未遇空回;今特冒雪而來,得瞻道貌,眞乃萬千之幸。

諸葛均: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

張　飛:嘿!

劉　備:先生又非臥龍?

諸葛均:某乃諸葛均。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也。

劉　備:原來是三先生,失敬了。

諸葛均:豈敢。

劉　備:令兄臥龍在否?

諸葛均: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也。

劉　備:往何處閒遊?

諸葛均:或駕小舟遊江湖之中,或訪隱士於山嶺之下,或尋漁樵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其所。

劉　備:唉!兩次未遇,不勝惆悵!

諸葛均:少坐獻茶。

張　飛:先生旣不在家,請哥哥上馬回去罷。

劉　備:我旣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啊先生,令兄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否?

諸葛均:這却不知。

張　飛:你問他作甚!風雪甚大,不如早回。

劉　備:哎,你又來多事。

諸葛均:家兄不在茅廬,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禮。

劉　備:豈敢使先生枉駕。數日之後,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仰慕之意。

諸葛均:將軍請書。——僮兒磨墨。

書　僮:是。

劉　備:有勞了。
(唱流水)
久慕高名晉謁來,
兩番不遇空悵懷。
朝廷淩亂綱常壞,
自揣實無匡濟才。
先生若是肯推愛,
慨展呂望大英才。
天下幸甚民安泰,

渴望先生下山來。

拜求先生轉達,容備改日再來拜訪。

諸葛均: 恕不遠送。

〔諸葛均、書僮下。劉備出門徘徊良久,下;關羽、張飛同下〕

第八場

〔黃承彥上〕

黃承彥: (唱歌)一夜北風寒,
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
改盡江山舊。
仰面觀太虛,
疑是玉龍鬥,
紛紛鱗甲飛,
頃刻變宇宙。
騎驢過小橋,
獨嘆梅花瘦。

(笑)哈哈……好大雪!

〔劉備、關羽、張飛上〕

劉 備: 莫非臥龍先生冒雪而回?劉備渴望久矣。

黃承彥: 我非孔明……

張 飛: 唉!

黃承彥: 乃孔明之岳丈黃承彥也。

劉 備: 哎呀!原來是前輩老先生,失敬了。

黃承彥: 豈敢。

劉 備: 適才吟詠之詞,極其高妙。

黃承彥: 老夫在小婿家中,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才路過小橋,偶見竹籬之上,梅花抖雪,感而誦之。不想被尊客聽見,眞乃是班門弄斧,見笑哇,見笑。

劉 備: 老先生可見令婿否?

黃承彥: 老夫正來看他,尙未相見。請了,請了。(下)

張 飛: 嘿,眞眞氣壞咱老張!——大哥,你我冒雪迎風要訪臥龍,偏偏又不得見;你我弟兄空來兩趟。

劉 備: 求賢不易,改日再來。

張 飛: 再來!再來,我是不來了。

關 羽: 不要魯莽,回到縣中再作主張。

張 飛: 二哥!

(唱西皮搖板)
大哥做事欠思量,
叫咱老張怒滿腔。
冒雪迎風空來往,
辜負我三人好心腸。

關 羽: (接唱)三弟休得太莽撞,
敬重賢士禮應當;
弟兄且回新野往,
待等明日再商量。

劉 備: (接唱)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遇空回意感傷。
勒馬停鞭回首望,
臥龍崗上白茫茫。

〔三人同下〕

第九場

〔諸葛均上〕

諸葛均: (唱西皮搖板)
弟兄高臥隱深山,
濟世才華非等閑。
閒來無事出莊院——

〔黃承彥上〕

黃承彥: (接唱)見了賢侄把話言。

啊，賢侄。

諸葛均：啊，姻丈來了，請進。——請坐。

黄承彥：請。啊賢侄，適才老夫在山前踏雪尋梅，偶遇劉玄德，却把我錯當作了孔明。看他求賢之心，甚是殷切，眞乃難得！

諸葛均：是啊，實實地難得！

黄承彥：我想那劉玄德一定還要前來的。

諸葛均：是啊，小侄也料定他還要前來。

黄承彥：天氣嚴寒，你我暫往後院，賞雪飲酒一番。

諸葛均：姻丈請啊！

黄承彥：（唱搖板）

天下紛紛羣雄亂。（下）

諸葛均：（接唱）求賢心切理當然。（下）

第十場

〔關羽上〕

關　羽：（念）聞得孔明已回轉，相請大哥再訪賢。——有請大哥！

〔劉備上〕

劉　備：何事？

關　羽：適才軍士來報，諸葛先生已然回轉隆中。

劉　備：哦，諸葛先生回轉隆中。我們速速前去。喚三弟進帳。

關　羽：三弟進帳。

〔張飛上〕

張　飛：（念）二次訪臥龍，怒氣滿胸中。——參見大哥。

劉　備：二位賢弟少禮，請坐。

張　飛：喚小弟前來，有何話講？

劉　備：今日天氣晴和，你我再往臥龍莊上走走。

張　飛：哎，大哥兩次前往拜訪，其禮太過。想諸葛亮有名無實，怕出乖丢醜，故此避而不見，大哥何必再往。

劉　備：不然，昔日司馬德操言道："臥龍鳳雛二人，得一可安天下。"愚兄欲求大賢扶佐，豈能不去？

張　飛：大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重；今番不須大哥前往，待小弟一人去到臥龍崗上，好話多講，他若不肯前來，只消蔴繩一根，將他綑綑綁綁，帶到縣衙，也就是了。

劉　備：如此魯莽，哪是求賢之道。也罷，今番去往隆中，我與二弟同往，留三弟坐守縣城就是。

張　飛：這……旣是二位哥哥都去，小弟也要同往。

劉　備：你若同去，不可造次失禮。

張　飛：那是自然。

劉　備：如此準備金帛禮物，就往臥龍崗去者。

〔四軍士抬禮物上〕

劉　備：（唱流水）

諸葛亮不是尋常有，
隱居山林有智謀；
龍韜虎略皆學就，
滿腹詩書自風流。
雖然與他未聚首，
徐庶對我說根由。
禮賢下士古來有，
哪有個穩坐家中把賢求。
弟兄三人跨馬走，
不見諸葛心不休。

〔同下〕

第十一場

〔諸葛均上〕

諸葛均：（唱西皮搖板）

劉備果然心志遠，

二次到莊訪名賢。
出得莊來往前邊，
〔劉備、關羽、張飛上〕

劉　備：（接唱）又見先生在道邊。
啊，三先生請了。
諸葛均：請了。
劉　備：意欲何往？
諸葛均：小生西村有約。
劉　備：令兄今日在莊否？
諸葛均：前晚方才歸來，將軍進莊相見。恕不奉陪了。
劉　備：請！
諸葛均：請！（下）
張　飛：二位哥哥，你看這廝好生無禮！既然相見，就該一同回轉，竟自託故而去，令人可惱！
劉　備：你又來多事！
張　飛：喳！
劉　備：就此帶馬！
〔三人同下〕

第十二場

〔諸葛亮上〕

諸葛亮：（唱四平調）
看天下亂紛紛互相吞併，
各處的煙塵起民不安寧。
劉玄德兩次來相請，
在亂世何必要諸侯聞名。
我諸葛隱居在臥龍山境，
觀白雲看流水甘老泉林。
〔張飛、關羽、劉備上。書僮上〕

劉　備：（念）求賢不惜三顧請，棄馬徒步到莊前。——書僮請了。
書　僮：您請了。
劉　備：先生可在莊內？煩勞通禀一聲，劉備特來拜訪。
書　僮：先生雖然在家，尚在午睡未醒。
劉　備：哦，——如此你二人且在門外等候，愚兄先到裏面。
關　羽
張　飛：遵命。
劉　備：書僮可引我到院內等候。
書　僮：是，隨我來。（入門）先生尚在酣睡未醒。
劉　備：先生酣睡，不必驚動。……先生幾時回來的？
書　僮：前日傍晚回來的。
劉　備：前幾日往哪裏去了？
書　僮：崔州平先生約去。
劉　備：今日三先生可得回來？
書　僮：我不知道。待我看看先生可曾睡醒。
劉　備：有勞了！
書　僮：還沒睡醒，待我喚醒。
劉　備：還是不要驚動。
〔關羽、張飛上〕

張　飛：這時候還無有動靜！
關　羽：你我且到裏面看看。啊！原來大哥還在階下立等！
張　飛：哈哈，這廝如此傲慢！大哥在階下侍立，他竟高臥不起，就是將他請到新野，也還是這麽大模大樣！我且到後面放起火來，看他還睡與不睡！
劉　備：禁聲！若被臥龍先生聽見，那還了得！
張　飛：甚麽臥龍，我叫他火龍了！
劉　備：啊？這還了得，又來莽撞！快快外廂等候。
張　飛：哎，喳！
關　羽：三弟不可失禮。
張　飛：眞眞豈有此理，眞眞氣壞咱老張！我還是放火。

關　羽：不可無禮。

〔關羽拉張飛下〕

劉　備：啊書僮，先生醒來無有？

書　僮：適才先生剛醒，他翻了個身，又朝裏睡着了。

劉　備：想是這幾日勞乏太甚，不可驚動。

書　僮：是。

諸葛亮：（吟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劉　備：先生醒來了。

諸葛亮：僮兒，可有俗客來否？

書　僮：劉皇叔在此久候多時。

諸葛亮：哽，爲何不早報我知，豈有此理！（下）

劉　備：啊書僮，先生哪裏去了？

書　僮：後面更衣去了。

劉　備：今朝劉備萬幸矣！

諸葛亮：（更衣上）皇叔在哪裏？

劉　備：劉備在此久候多時，這廂有禮。

諸葛亮：有禮相還。童子無知，不來通報，使皇叔久候多時，幸勿怪罪。皇叔請。

劉　備：請。

諸葛亮：請坐。

劉　備：有座。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兩次過訪，未得一會；今日得見先生，實爲幸甚。也曾留下一書，未知過目否？

諸葛亮：亮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蒙將軍枉顧，不勝惶愧。

劉　備：先生太謙了。

書　僮：請茶。

諸葛亮：請茶。

劉　備：請。

諸葛亮：打盃。（僮接盃下）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國憂民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

劉　備：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

諸葛亮：司馬德操與徐元直乃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豈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捨美玉而求頑石乎？

劉　備：先生哪！

（唱西皮原板）

先生大才似姜尙，

可比當年張子房；

司馬德操對我講，

徐元直走馬把先生的姓名揚。

諸葛亮：（接唱）德操元直韜略廣，

頗能治國與安邦。

春種秋收須問亮，

却爲何捨美玉把頑石譽揚？

劉　備：（接唱）曹操帳下謀士廣，

惟有先生方能抵擋。

諸葛亮：（接唱流水）

蒙皇叔三次來相訪，

重禮相聘怎敢當；

諸葛年幼少智量，

難把國家的大事當。

平生隱居臥龍崗，

撫琴吟詩在草堂；

因此上名利二字我不想，

逍遙自在樂安康。

劉　備：（接唱）大丈夫既然生世上，

濟世安民理所當；

爲何空老林泉上？

願先生念蒼生搭救羣氓!

諸葛亮:(接唱)皇叔心明如月亮,
要訪奇才何必忙;
四海諸侯把業創,
問將軍志向在何方?

劉 備:啊先生,方今漢室不振,奸臣專權;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奈智術不足,不能成功。唯望先生開啓愚蒙,解救危難,備實爲萬幸,而天下亦幸甚也。

諸葛亮:亮久居山林,疎懶成性;欲與將軍談天下之大事,不知將軍可願聞否?

劉 備:願先生賜教。

〔書僮上,掛圖〕

諸葛亮:當今之勢,曹操擁有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只可徐觀其變,不可輕與爭鋒者也。

劉 備:是是!

諸葛亮:孫仲謀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文有深謀遠慮之臣,武有衝鋒對壘之將。只可與之結好,用爲外援,而不可圖也。

劉 備:不錯。

諸葛亮: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乃軍家必爭之地;益州天府之國,而其主俱不能守。將軍可以先取荆襄,後圖益州,以作根本;然後用兵中原,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也。

劉 備:哦!
(唱流水)
多蒙良言記在心,
邀請先生扶漢廷。

諸葛亮:(接唱)展土開疆君自任,
良才豈止我一人。

劉 備:(接唱)權臣當道國不振,
黎民塗炭不安寧;
大事全仗先生定,
何必埋名在山林!

諸葛亮:(接唱)山野村夫疎懶性,
難把國家的事擔承;
畫圖報你三顧請,
終老田園不出山林。

劉 備:(接唱)先生不肯下山林,
倒叫劉備無計行;
急忙撩袍來跪定,(跪)
(接唱搖板)
求先生下山去搭救蒼生。

諸葛亮:(接唱流水)
一見皇叔跪埃塵,
背轉身來自思忖;
禮賢下士令人敬,
爲國爲民意殷勤。
我只得應允也忙跪定——(跪)

劉 備:先生下山,蒼生之幸也!

諸葛亮:(接唱搖板)
亮下山成功後還要回程。

劉 備:成功之後,再作商議。——二弟,三弟走上!

〔關羽、張飛同上〕

劉 備:見過先生。

關 羽
張 飛:先生,我等有禮。

諸葛亮:還禮。——此二位是何人?

劉 備:乃備二弟雲長,三弟翼德。請先生指教。

諸葛亮:豈敢。

劉 備:禮物抬上。

關　羽
張　飛：是。——禮物抬上！

〔二軍士抬禮物上〕

劉　備：些須薄禮，望先生笑納。

諸葛亮：山人雖允出山，這聘禮不敢收受。

劉　備：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寸心耳。

諸葛亮：受之有愧。

劉　備：先生不必推辭。

諸葛亮：禮物收下。

書　僮：是。

〔二軍士抬禮物下〕

諸葛亮：今日天色已晚，三公暫屈一宵，明日同回新野。

劉　備
關　羽：（同）打攪了。
張　飛

諸葛亮：請！

〔衆同下〕

——劇　終——

長　坂　坡

前　記

“長坂坡”是“三國演義”中的一節故事。描寫劉備自新野撤走，在長坂坡被曹操黑夜率兵追及，所部及家眷失散；趙雲捨死忘生，單槍匹馬衝入曹營，屢涉險境，終於萬馬軍中救出簡雍、糜竺、甘夫人及劉備幼子阿斗。

本劇關於趙雲、曹操、糜夫人的部分，係根據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茹富蘭及郝壽臣、王瑤卿先生的演出本，其他角色係根據一般舞台流行本，由本院編輯處呂瑞明進行整理。整理過程中除了主要依靠以上諸先生合作外，並由中國京劇團演員王玉讓、蘇維明、曹連孝、張玉禪、林盛竹、高富遠等參加幫助。

整理本較原本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幾處：（一）原本第二場劉備上場唱詞爲：“堪嘆萬般皆由命，看來由命不由人，桃園弟兄秉忠正，治國安民破黃巾……”，與劉備當時的心情不太切合，詞意也不恰當，已作修改。（二）原本第二場有簡雍袖占一課，算出大凶之兆的情節，很不必要，已加删改。（三）第十三場夏侯恩的唸白，有的本子過於脫離劇情，無理取鬧；現據原本所描寫的人物性格，加以適當修改。（四）趙雲抱阿斗跌入陷馬坑，原本有阿斗的“眞龍出現”。不但涉及迷信，而且强調阿斗的洪福救出趙雲，相對地就冲淡了趙雲的英勇；現改爲趙雲乘馬在坑內躍起，並將有關的個別詞句加以修改。

第　一　場

〔張郃、文聘上，“雙起霸”〕

張　郃
文　聘：（唱“點絳唇”）

猛將千員，

〔許褚、張遼上，“雙起霸”〕

許　褚
張　遼：（接唱）雄兵百萬，

〔曹洪、夏侯惇上，“雙起霸”〕

曹　洪
夏侯惇：（接唱）軍威顯，

〔李典、樂進上，“雙起霸”〕

李　典
樂　進：（接唱）號砲驚天，

衆　：（同唱）旌旗空中展。

（同）俺——

張　郃：張郃。

文　聘：文聘。

許　褚：許褚。

張　遼：張遼。

曹　洪：曹洪。

夏侯惇：夏侯惇。

李　典：李典。

樂　進：樂進。

張　郃：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張　郃：丞相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　：請！

〔八曹兵、曹操上〕

曹　操：（念引）席捲荆襄建奇勳，望風來歸順；獨力扶乾坤，用兵機，條操必勝。

衆　：參見丞相。

曹　操：站立兩廂！

衆　：啊！

曹　操：（念詩）令出闖外山搖動，權傾廊廟廢三公；
滿朝文武皆心腹，乾坤只在掌握中。
老夫曹操，漢室爲臣，官居首相，統轄全軍。探馬報道：大耳劉備，棄出新野，敗走樊城，帶領百姓，一個個扶老攜幼，一日一夜只行數十餘里。擒之在邇，因此整頓人馬追趕大耳劉備。——張郃聽令！

張　郃：在。

曹　操：大隊人馬追趕劉備去者！

張　郃：得令。——令出，下面聽者：大隊人馬追趕劉備去者！

〔衆應聲〕

張　郃：傳令已畢。

曹　操：起兵前往！

〔牌子，同下〕

第二場

劉　備：（內唱西皮倒板）
哭聲遍野追兵緊，

〔四兵士、糜芳、糜竺、趙雲、簡雍、甘夫人、糜夫人抱阿斗、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原板）
扶老攜幼奔江陵。
桃園弟兄威名震，
匡扶漢室秉忠心。
曹操專權違聖命，
奉詔勤王功未成。
徐元直打馬（轉流水）許昌奔，
三顧茅廬訪孔明。
指望同心扶漢鼎，
誰知兵敗走樊城。
眼看此情珠淚滾……

〔狂風〕

狂風颳起馬前塵。
啊，簡先生，狂風四起，難以趲行，如何是好？

簡　雍：主公，若再遲延，曹兵追來，大勢去矣！

劉　備：依你之見？

簡　雍：抛棄車輛百姓，走爲上策。

劉　備：噯！從新野相隨數萬百姓，怎忍一旦抛棄。（看）前面甚麼所在？

簡　雍：當陽縣。

劉　備：今晚就在當陽縣歇馬。

簡　雍：是。——下面聽者，今晚就在當陽縣歇馬！

〔衆應聲〕

劉　備：（唱西皮散板）

抛棄百姓心不忍，

去到當陽暫安身；

大家小心往前進——

張　飛：（內）呔，衆百姓！曹兵追趕，休得落後，速速趲行！

〔衆百姓過場，張飛上〕

張　飛：馬來！（下）

劉　備：（接唱）再與先生說分明。

簡先生，吩咐下去：今晚就在此地暫宿一宵，明日早行。

簡　雍：下面聽者：今晚就在此地暫宿一宵，明日早行。

〔衆百姓兩邊上，衆就坐〕

劉　備：四弟。

趙　雲：主公。

劉　備：你看秋末冬初，寒風透體，好不凄涼人也！

趙　雲：主公，且免愁腸，保重要緊。

劉　備：大家席地而坐，耐到天明，再作道理。

趙　雲：是。

〔起一更〕

劉　備：唉！

（唱西皮原板）

寒風透體夜已深，

滿天星斗起浮雲；

英雄至此無限恨，

不是愁人也斷魂。

〔起二更〕

甘夫人：（接唱）夜靜更深天寒冷，

點點珠淚溼衣襟。

〔起三更〕

糜夫人：（接唱）阿斗在懷中睡不穩，

令人坐臥不安寧。

劉　備：（接唱）方才睡去忽又醒，

荒郊曠野起悲聲。

莫不是劉備無福分？

今夜怎能耐到天明！

〔起四更〕

張　飛：（內）走啊！

（上唱西皮散板）

耳聽西北殺聲震，

大哥！

曹操連夜發來兵！

〔衆驚起〕

趙　雲：哎呀！（收拾槍、馬）

劉　備：（唱西皮散板）

聽說曹操兵臨境，

百姓又要受難行；

四弟你把家眷保，

三弟一同擋曹兵。

〔鼓聲，曹八將上。百姓、四兵士下〕

〔趙雲架住文聘、張遼；劉備架住曹洪、樂進；張飛架住許褚、張郃；簡雍等架住夏侯惇、李典。劉備、曹洪、樂進下。簡雍、夏侯惇、李典下〕

趙　雲
張　飛：來呀！

〔趙雲、張飛下，衆曹將追下〕

第　三　場

〔四曹兵、文聘上〕

文　聘：俺，文聘。奉了丞相之命，擋住劉備去路。衆將官，殺！

〔劉備上〕

文　聘：劉備往哪裏走！

劉　備：文聘你好不知羞也！

（唱西皮快板）

你本荆州一小將，
景升待你恩德長；
忠義二字全不想，
背主求榮把曹降。
如今還來把路擋，
有何面目見三光！

文　聘：啊！

（唱西皮散板）

忽聽劉備一言講，
羞得豪傑臉無光。
我今辜負曹丞相，
撥轉馬頭離戰場。（下）

〔曹洪、夏侯惇、李典、樂進上〕

衆曹將：劉備歸降！

劉　備：哎呀！

（唱西皮散板）

四面俱是曹兵將，
口口聲聲勸我降。
拚命逃出天羅網——

〔張飛、四兵士上〕

張　飛：（接唱）來了燕人翼德張。

〔張飛架住四將，四兵士救劉備下〕

〔張飛與四曹將開打，張飛下；四曹將追下〕

第　四　場

〔張遼、趙雲上。許褚上，糜芳上，李典、樂進上，張郃執弓上，射糜芳，趙雲下。曹五將追下〕

糜　芳：被曹營將官，射了一箭，痛煞我也！哎呀且住！看趙雲竟向西北而去，必是降曹去了，我不免報與主公知道。哎呀，痛煞我也！（下）

第　五　場

〔衆百姓、糜夫人、甘夫人上〕

〔曹洪、夏侯惇、李典、樂進上。衝散甘、糜二夫人，分下〕

第　六　場

〔淳于導、四曹兵上。糜竺上，糜竺被擒，衆同下〕

第　七　場

〔簡雍上，張郃上。張郃刺簡雍倒地，張郃下〕

趙　雲：（內白）馬來！

（上唱西皮散板）

黑夜之間破曹陣，
主公不見天已明。

且住，昨晚四更時分，與曹兵截殺往來，今已天明，不知主公家眷逃往何方去了？哎呀且住，我想主公將二位主母並幼主阿斗，重託俺趙雲身上，昨晚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公？也罷！俺不免勒轉馬頭，殺入曹營，好歹要尋找二位主母與小主人的下落也！

（唱西皮散板）

趙雲既然受重任，
上天入地去找尋；
催馬向北來探詢——

簡　雍：四將軍救命啊！

趙　雲：（接唱）只見簡雍倒埃塵！（救起簡雍）

簡　雍：多謝四將軍搭救。

趙　雲：簡先生爲何這等模樣？

簡　雍：被曹兵刺了一槍，痛煞我也！

趙　雲：可知二位主母與小主人下落？

簡　雍：不知去向。

〔鼓擊〕

趙　雲：啊！簡先生，那旁來了一哨曹兵，你且躲在一旁，待俺斬將奪馬，與你乘騎。

〔曹將上，被趙雲刺死。奪馬〕

趙　雲：今幸得來戰馬一匹，待俺扶你上馬；報與主公知道，說俺趙雲捨死忘生要尋找主母與小主人的下落也！

(唱西皮散板)

煩勞報與主公聽，

說俺拚命找夫人。(下)

簡　雍：四將軍殺奔曹營，我不免尋找主公便了。(下)

第　八　場

〔四兵士、張飛、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散板)

滿山遍野旌旗繞，

曹賊的人馬似湧潮。

數萬百姓命喪了……(哭頭)

張　飛：嘿！

劉　備：(接唱)怎不叫人珠淚拋！

張　飛：大哥！你我弟兄帶領數萬百姓棄新野、走樊城，小弟只爲保護於你，眼前一片好戰場，不能前去爭殺，你却在一路之上，哭哭啼啼，叫弟啊，好不耐煩！

劉　備：啊三弟！從新野相隨數萬百姓，一旦拋棄，子龍、家眷又不知生死存亡，叫愚兄怎不悲傷啊！

張　飛：大哥，且免愁腸……

糜　芳：(內)主公慢走！

張　飛：那旁好似糜芳來也。

〔糜芳上〕

糜　芳：參見主公。

劉　備：罷了。爲何這等模樣？

糜　芳：被曹營將官，射了一箭，痛煞我也！

劉　備：如此說來，你吃了苦了！

糜　芳：吃苦事小，哎呀主公，大事不好了！

劉　備：何事驚慌？

糜　芳：趙雲他降曹去了。

劉　備：嗳！焉有此事！

糜　芳：直奔西北而去，豈不是降曹去了？

張　飛：大哥！想那趙雲，見你我弟兄勢窮力盡，他必貪圖富貴，投降曹操也是有的。

劉　備：啊，三弟！子龍隨愚兄患難相交，爲人忠厚，豈是那貪圖富貴之輩!?

張　飛：嗳呀！看不得那趙雲面帶忠厚，他內藏奸詐！

劉　備：依你之見？

張　飛：待小弟去至兩軍陣前，見了那趙雲，我就是這一槍，將他刺死，方消我心頭之恨！

劉　備：嗳！你可記得你二哥斬顏良誅文醜之故麼？

張　飛：這個……

簡　雍：(內)主公慢走！

張　飛：簡先生來也！

〔簡雍上，下馬〕

簡　雍：參見主公。

劉　備：罷了，爲何這等模樣？

簡　雍：被曹營將官刺了一槍，若不是四將軍搭救，險遭不測……

張　飛：那趙雲呢？

簡　雍：四將軍言道，好歹也要尋找二位主母與小主人的下落，因此殺奔曹營去了。

劉　備：三弟，你看如何？

張　飛：也罷，待小弟去至兩軍陣前，見機而行。

劉　備：你可不要莽撞。

張　飛：小弟記下了！

（唱西皮散板）

趙雲若是降曹操，

老張豈肯將他饒。（下）

劉　備：（唱西皮散板）

子龍隨我情義好，

焉能背叛降奸曹。

糜芳與我前引道，

蒼天因何困英豪！

〔同下〕

第　九　場

〔四百姓、甘夫人上〕

甘夫人：（唱西皮散板）

渾身疼痛難支撐，

寸步難行好傷情，

土坡之下來藏定——

〔趙雲急上〕

趙　雲：（接唱）來了常山保駕人。

主母受驚，雲之罪也！

甘夫人：罷了，四將軍請起。

趙　雲：謝主母。

甘夫人：四將軍因何落後？

趙　雲：俺只爲尋找主母，因此落後。主母可曾看見糜夫人與小主人的下落？

甘夫人：被曹兵追趕衝散，不知去向。

〔內喊聲〕

趙　雲：主母！那旁來了一哨曹兵，主母且站高坡之上，待俺斬將奪馬。

甘夫人：小心了！

〔淳于導綁糜竺上，趙雲刺死淳于導，救糜竺，奪馬〕

趙　雲：糜子仲因何被擒？

糜　竺：只因保定主母，棄擲車輛而走，忽然來了一員曹將將我擒住；若非四將軍搭救，險遭不測！

趙　雲：可知主公下落？

糜　竺：不知去向。

趙　雲：甘夫人在此，向前見過。

糜　竺：參見主母。

甘夫人：罷了！

趙　雲：糜子仲，現有馬匹，你我保定主母，尋找主公要緊！

〔糜竺帶馬，甘夫人上馬，與趙雲、四百姓同下〕

第　十　場

〔四兵士、張飛上〕

張　飛：（唱西皮散板）

適才簡雍報一信，

他道趙雲無反心。

三軍帶路橋樑等——

〔四百姓、糜竺、甘夫人、趙雲上〕

趙　雲：（接唱）橋上站定三將軍。

張　飛：呔！趙雲！你敢反俺的大哥麼？

趙　雲：啊？何出此言！

張　飛：你保的好家眷！

趙　雲：俺只爲尋找主母，因此落後，何言反也？

張　飛：若不是簡雍前來報信，老張豈肯與你干休！

趙　雲：主公現在何處？

張　飛：現在橋後柳林。

趙　雲：糜子仲你且保定主母，去見主公。——（向甘夫人）請主母過橋。

張　飛：哦！嫂嫂到了，快快請過橋去！

〔甘夫人、糜竺、四百姓，過橋下〕

趙　雲：翼德，你在此立等，待俺趙雲殺往曹營，尋找糜夫人與小主人下落，俺就此去也！

張　飛：且慢，你看那曹兵人馬，猶如潮水一般，你且退後，待咱老張擋他！

趙　雲：（冷笑）嘿……翼德你好小量人也！

（唱西皮散板）

自古英雄有血性，

豈肯怕死與貪生。

此番尋找無踪影，

翼德！

枉在天地走一程。

張　飛：好趙雲啊！

（接唱）趙雲可算威風凜，

老張心中暗思忖。

且住，看那曹操人馬，猶如潮水一般，咱的人馬不到百騎，倘若殺到此處，叫咱老張是怎樣的殺，怎樣的戰？哎呀，這……有了。——三軍的！你們將樹梢砍下，綁在馬尾之上，從東跑至西，從西跑至東，跑起塵土以為疑兵之計。你們與咱老張跑哇，你們與咱老張跑哇，你們與咱老張跑哇！

〔四兵士分上，過場下〕

張　飛：跑哇！（下）

第十一場

〔四兵士、夏侯恩上〕

夏侯恩：（唱西皮搖板）

大將出陣殺氣高，

活捉劉備在今朝。

俺，背劍大將軍夏侯恩。正在後帳歇息，忽聽來了一員小將，殺進我營，無人抵擋。是我一聞此言，心中有氣，忽然想起這青虹寶劍，削鐵如泥，鋒利無比；寶劍在手，何必着急。為此披掛整齊，殺上前去。此番到了兩軍陣前，俺要錘打簡雍，槍挑張飛，劍砍劉備，活捉趙雲。不要錯過機會。——來呀！陣前去者！

〔趙雲上〕

趙　雲：來將通名。

夏侯恩：大將夏侯恩。

〔趙雲刺死夏侯恩〕

趙　雲：（唱西皮散板）

交戰一合賊喪命，

只見他身旁放光明。

且住，這賊身背寶劍一口，光華耀眼，待俺下馬看來。（下馬，看劍）青虹劍，青虹劍。哎呀妙哇！聞得曹賊有寶劍二口：一名青虹，一名倚天。幸喜得了青虹寶劍，猶如肋生雙翅一般，曹兵他遠者槍挑，近者劍砍。曹操啊，曹操！趙雲就是你的對頭到了！

〔上馬。張遼、夏侯惇上，趙雲斷張遼槍，斷夏侯惇刀，四兵士上、敗下。趙雲下〕

第十二場

〔四曹兵、張郃執弓上。百姓上，過場下。曹兵下。糜夫人上，張郃射糜夫人下〕

糜夫人：（唱西皮倒板）

隨定難民往前進，

喂呀……

（接唱散板）

不想中了箭雕翎，

怕的是阿斗無有命(哭頭)喂呀我的兒呀！

寸步難行待怎生!

且住! 只望抱定阿斗闖出重圍, 尋找夫君下落; 誰知身帶箭傷,寸步難行。這……便怎麼處? 有了! 那廂有半壁頹垣, 不免進內躲避片時,等候曹兵過去,慢慢再行便了!

趙 雲: (內)馬來!

(上唱西皮散板)

四面八方曹兵陣,

耳聽牆內有婦人聲,

催馬向北來看定——

糜夫人: 牆外可是四將軍麼?

趙 雲: 哎呀!

(接唱)果然懷抱小主人。

主母不必啼哭,雲在此!

糜夫人: 四將軍請起。

趙 雲: 謝主母。

糜夫人: 子龍,我來問你,此時皇叔在否?

趙 雲: 現在橋後柳林。

糜夫人: 但不知何人跟隨呢?

趙 雲: 翼德同行。

糜夫人: 那甘夫人往哪裏去了?

趙 雲: 俺在亂軍之中, 見着甘夫人, 救了糜子仲,一同送往長坂橋去了。

糜夫人: 且喜他一家團聚,待我謝天謝地。

趙 雲: 當謝天地。啊主母,此時小主人可安否?

糜夫人: 阿斗麼?幸喜無恙;四將軍到此,阿斗有命矣!

趙 雲: 主母何出此言?

糜夫人: 可憐他父半世飄流,只有這點骨血,望將軍保護此子,闖出重圍,使他父子相見;我縱死九泉,也是無恨的了哇!

趙 雲: 主母不必悲痛,請騎戰馬,待雲步戰,殺出重圍,保定主母,去見主公要緊。

糜夫人: 千萬不可以我爲念,速保此子去見他父,就是劉氏的祖先,也感你的大恩。況且大將交鋒,豈可無馬?

趙 雲: 主母快請上馬,那曹兵殺來,豈不兩誤?

糜夫人: 將軍啊!

(唱西皮散板)

自古大將無戰馬,

怎能交鋒把陣臨。

趙 雲: 主母啊!

(唱西皮散板)

千言萬語不肯聽,

曹兵殺來怎樣行!

〔張遼、樂進、李典、夏侯惇分上,過場下〕

哎呀,主母啊!快些上馬,那曹兵他……殺來了!

糜夫人: 將軍哪! 並非不與你同行, 怎耐我身帶箭傷,寸步難移,你再遲延,曹兵至此,豈不兩誤矣!

(唱西皮散板)

並非不與你逃命,

身帶箭傷我怎能够行!

阿斗付與將軍抱定——

〔交阿斗與趙雲,趙雲不受;再交仍不受。糜將阿斗置於地,趙雲急趨前抱起阿斗〕

趙 雲: (接唱)接過劉家後代根。

主母上馬莫遲頓,

待雲步戰殺曹兵。

糜夫人: 啊,將軍,那旁曹兵來了!

趙 雲: 在哪裏?

糜夫人: 在那裏。

〔趙雲回望，糜夫人跳井下。趙雲急回身欲救，已不及〕

趙　雲：哎呀！

（唱西皮散板）

一見主母落了井，

哭壞常山將趙雲，

推倒土牆遮掩井——

〔樂進、張遼、李典、夏侯惇上，下。趙雲推牆掩井，上馬〕

哎呀！主母啊……

〔張郃上，與趙雲起打；趙雲下，張郃下〕

第十三場

曹　操：（內唱西皮倒板）

旌旗招展龍蛇影，

〔曹兵、徐庶、曹洪、曹操、傘夫上〕

曹　操：（接唱原板）

干戈耀日繞眼明。

大耳劉備實可恨，

他不該忘却保奏恩。

青梅煮酒英雄論，

聞雷失箸巧計生。

逃往徐州未坐穩，（轉流水）

弟兄兵敗取古城。

落網之魚無投奔，

今晚定把玄德擒。

老夫領兵來觀陣，

金鼓齊鳴響連聲。

偶遇高坡（我就）且上登——

〔下馬，上山；曹兵、傘夫下〕

曹　操：（接唱搖板）

遙望山川起浮塵。

〔文聘、趙雲上起打，文聘敗下；張郃、曹兵、夏侯惇、樂進、許褚、張遼、李典輪次上，均敗下；曹七將齊上，亦敗下；趙雲舞槍下〕

曹　操：啊！（唱西皮散板）

軍中一將威風凛，

白馬銀槍似天神。

馬到之處人頭滾，

槍扎劍砍屍血橫。

這樣虎將必須問，

快些叫他留姓名。

曹洪聽令！

曹　洪：在！

曹　操：去到陣前，問那穿白袍小將名姓，速速報來。

曹　洪：得令。（下）

〔張遼、趙雲上。夏侯惇、李典、樂進上。曹衆將敗下。曹洪上〕

曹　洪：呔！馬前小將通名受死！

趙　雲：常山趙雲。來將？

曹　洪：大將曹洪。

〔打曹洪下。趙雲舞槍下。曹洪復上〕

曹　洪：啓禀丞相，那一穿白袍小將乃是常山趙雲。

曹　操：哦！他就是常山的趙子龍！好將啊，眞乃英勇好將啊！

徐　庶：丞相連誇數聲好將，莫非有愛將之意？

曹　操：倒有愛將之意，不能收伏，也是枉然。

徐　庶：山人有計獻上。

曹　操：有何妙計？

徐　庶：丞相傳下將令：趙雲所到之處，不准暗放冷箭，只許生擒活捉獻功，只要活趙雲，不要死子龍；違令者斬！

曹　操：咦——想先生自進我營以來，一策未獻，今出此

妙計，眞乃是好先生也！哈哈哈！

徐　庶：誇獎了。

曹　操：曹洪聽令！

曹　洪：在！

曹　操：傳諭衆將：趙雲所到之處，不許暗放冷箭，只要活趙雲，不要死子龍；違令者斬！

曹　洪：得令。下面聽者：丞相有令，趙雲所到之處，不許暗放冷箭，只要活趙雲，不要死子龍；違令者斬。——傳令已畢。

曹　操：帶馬！

（唱西皮散板）

老夫傳令心神穩，

定把趙雲一鼓擒。

衆將下山跨金鐙，

〔曹兵、傘夫上〕

曹　操：（接唱）且聽軍中報捷音。

〔同下〕

第十四場

〔張遼、樂進、張郃、文聘、夏侯惇、李典、許褚上〕

張　郃：衆位將軍，丞相傳下將令：趙雲所到之處，不許暗放冷箭，如何是好？

衆　：將軍引他到來，我等陷馬坑擒他。

張　郃：待俺引他到來。

衆　：埋伏了。（下）

第十五場

〔趙雲上〕

趙　雲：（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曹操傳將令，曉諭衆三軍，只需活子龍，不要死趙雲。哎呀妙哇！曹操傳此將令，不許暗放冷箭，不免趁此機會，我要殺他一個乾乾淨淨。——呔！曹營衆將聽者，哪個有膽量的，只管前來！

張　郃：（內）張郃來也！

〔張郃上，引趙雲下〕

〔樂進、夏侯惇、張遼、文聘、李典、許褚上〕

衆　：埋伏了。

〔牌子，衆作挖坑身段〕

〔張郃引趙雲登高，趙雲勒馬跳下，落陷坑內〕

衆　：趙雲投降！

〔趙雲躍起，架住衆將。曹兵上，敗下。衆將敗下〕

趙　雲：（念）劍光如霜馬如飛，單騎衝開長坂圍；

保定懷中一幼主，將軍今日顯神威。

哎呀且住！這場大戰，殺死曹營將官不計其數。也不知幼主貴體怎麼樣了？待我看來——咦！他倒睡着了。

（念）小阿斗一睡未醒，大將軍八面威風。——呔！曹營衆將聽者：哪個不怕死的，只管前來！

〔曹四將上，趙雲下，曹四將追下〕

第十六場

〔四兵士、張飛上，登橋；兵士下。趙雲上〕

趙　雲：翼德！抵擋曹兵！

張　飛：四弟來了！主母呢？

趙　雲：主母墜井已死！

張　飛：幼主？

趙　雲：現在身旁，請看！

張　飛：咦！好四弟！請過橋去！

〔趙雲過橋下〕

〔夏侯傑、曹操、曹衆將上〕

夏侯傑：啓稟丞相：橋頭之上，站定一將，人高馬大，長的可怕，慢說衆將害怕，就是末將我也有點害怕！

曹　操：傘蓋去掉，問過名姓！

夏侯傑：呔！橋上那一將官，通名受死！

張　飛：燕人翼德張！

〔夏侯傑嚇死〕

曹　操：扯下去。——唔呼呀！橋樑之上大喊一聲，嚇死老夫一員大將。昔日關雲長曾對我講，他三弟張翼德，於萬馬軍中取上將首級，猶如探囊取物一般，又恐忘記，也曾記在衣衿之上；今見橋後塵土大起，必有埋伏，不可大意。——（向張遼）仔細看來！（看袍衿）

張　飛：呔！你們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哪個有膽量的近前來，與咱老張……

曹　操：（夾白）（向張遼）是的。

張　飛：決一死戰啊！

曹　操：收（兵）！收（兵）！（倉皇逃奔）

〔衆將隨同倉皇逃下〕

張　飛：嘿！曹操兵將，被俺大吼一聲，就他娘的嚇跑了。——三軍的，將橋樑拆斷！（下）

——劇　終——

定　軍　山

前　　記

"定軍山"是"三國演義"中的一段故事。描寫蜀老將黃忠，當曹操攻打西蜀重鎭葭萌關時，發揮老當益壯的精神，向諸葛亮討令拒敵，打退了敵將張郃，乘勝攻佔了曹軍屯糧的天蕩山，又再接再厲地用計斬了曹軍大將夏侯淵，奪取了曹軍大本營所在的定軍山。

這個劇本的整理工作是演員譚富英與本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進行的。在研究過程中，北京戲曲實驗學校教員貫大元也參加了意見。主要的修改處如下：（一）原本中對於誰攻誰守葭萌關，有好幾處混淆不淸；現在根據"三國演義"，確定葭萌關爲劉備所轄。（二）原本第一場上趙雲，祇作傳令、傳話，與身份不合，現改爲張著。若與"陽平關"連演，人物亦可前後一致。（三）原本第二十一場"走馬換將"時，黃忠說："老夫若有二意，死在藥箭之下。"若作爲一般設誓，本無不可；但在"伐東吳"劇中，黃忠果死於藥箭，未免有迷信之嫌。現改爲"丈夫一言，豈肯失信於你！"（四）原本詞句一般地比較粗糙，而且有幾處情節，前後略有矛盾，整理時曾加以修潤。此外，原本中有的地方稱"軍師爺"爲"師爺"，稱"我"爲"某"，均因有關唱法，未予更動。

第　一　場

〔四軍士引張著、諸葛亮上〕

諸葛亮：（唱"點絳唇"）

漢末三分，干戈不寧，領人馬，抵擋曹兵，
要把乾坤定。

（念詩）巴蜀穩定仗荆襄，聯吳拒曹守邊疆；
一片丹心扶社稷，扭轉漢室錦家邦。

山人，諸葛亮。聞聽張郃攻打葭萌關，必須派一能將，前去迎敵。——來，張著聽令。

張　著：在。

諸葛亮：傳令下去：可有能將，去至閬中，替回三將軍，大戰張郃？

張　著：得令，令出。——下面聽者：軍師有令，可有能將去至閬中，替回三將軍，大戰張郃？

黄　忠：(內)慢着。

張　著：何人阻令？

黄　忠：(內)黄忠。

張　著：隨令進帳。

黄　忠：(內)來也。

(上)報，黄忠告進。——參見軍師。

諸葛亮：黄老將軍少禮。

黄　忠：謝軍師。

諸葛亮：老將軍因何阻令？

黄　忠：軍師！聞聽張郃攻打葭萌關，何勞三將軍前往；末將不才，帶領人馬，大戰張郃。

諸葛亮：老將軍年邁，豈是那張郃的對手？

黄　忠：軍師！末將年邁勇，血氣貫長虹。

斬將如削草，跨馬走西東。

兩膀千斤力，能開鐵胎弓。

若論交鋒事，還算老黄忠。

諸葛亮：帳下有一鐵胎弓，你若開得，就命你前去。

黄　忠：得令！

(唱西皮二六)

師爺說話言太差，

不由黄忠怒氣發。

一十三歲習弓馬，

威名鎮守在長沙。

自從歸順皇叔爺的駕，

匹馬單刀取過了巫峽。

斬關奪寨功勞大，

師爺不信在功勞簿上查一查。

非是我黄忠誇大話，

弓來！

(取弓，接唱快板)

鐵胎寶弓手中拿，

滿滿搭上硃紅扣——

〔拉弓，衆喝采〕

(接唱)帳下兒郎個個誇，

二次再用這兩膀力——

〔再拉弓，衆再喝采〕

(接唱)人有精神力又加。

三次開弓秋月樣——

〔三次拉弓，衆喝采。收弓〕

(接唱)再與師爺把話答。

諸葛亮：帳外候令。

黄　忠：(笑)哈哈哈……(下)

諸葛亮：傳令下去：可有能將，輔佐黄老將軍，大戰張郃？

張　著：得令，令出。——下面聽者：可有能將，輔佐黄老將軍，大戰張郃？

嚴　顏：(內)嚴顏願往。

張　著：隨令進帳。

嚴　顏：(內)來也。

(上)報，嚴顏告進。——參見軍師。

諸葛亮：嚴老將軍少禮。

嚴　顏：謝軍師。

諸葛亮：老將軍進帳何事？

嚴　顏：末將不才，情願輔佐黄老將軍，大戰張郃。

諸葛亮：老將軍年邁，豈是張郃的對手？

嚴　顏：軍師！老將今年八十一，拔山舉鼎力有餘；

萬馬軍中無人敵，斬將殺賊哪算奇。

諸葛亮：多日未曾出兵，不知你槍法如何？
嚴　顏：若論槍法，取上將的咽喉，猶如探囊取物一般。
諸葛亮：當帳演來。
嚴　顏：得令。
（唱快板）
軍師休道我年紀大，
有幾輩老將聽根芽：
趙國廉頗通兵法，
漢室馬援定邦家。
虎頭金槍耍一耍——
〔軍士抬槍上，嚴舞槍〕
（接唱散板）
我比黃忠也不差。
諸葛亮：傳黃老將軍進帳。
衆　：黃老將軍進帳。
黃　忠：（內）來也。
（上）參見軍師。
諸葛亮：黃老將軍以爲正帥。
黃　忠：得令。
諸葛亮：嚴老將軍以爲副帥。
嚴　顏：得令。
諸葛亮：聽我令下！（四軍士暗上）
（唱流水）
一個西川英名大，
一個威震在長沙；
二位老將齊上馬，
得勝回來把功加。
黃　忠：（唱搖板）
黃忠接令把帳下，
嚴　顏：（接唱）不由嚴顏笑哈哈。
黃　忠：（接唱）一不用戰鼓咚咚地打，
嚴　顏：（接唱）二不用副將把隊押。
黃　忠：（接唱）事不宜遲把馬跨——
馬來！
〔上馬，下。四軍士同下〕
嚴　顏：（接唱）要把張郃一馬踏。（下）
張　著：此番大戰，軍師爲何單派二位老將前往？
諸葛亮：二位老將，有謀有勇，此去必然成功。命你押解糧草，軍前聽用，不得有誤。
張　著：得令。
諸葛亮：退帳。
〔衆同下〕

第二場

〔四軍士引陳式上〕
陳　式：（念）陣前打敗仗，含羞臉無光。
報　子：二位老將軍到。
陳　式：有請。
報　子：有請。（下）
〔四軍士、黃忠、嚴顏上，黃、嚴下馬，入帳分坐〕
陳　式：參見二位老將軍。
黃忠 嚴顏：罷了，一旁坐下。
陳　式：謝座。
黃　忠：可曾與那賊見過陣來？
陳　式：見過一陣，大敗而回。
嚴　顏：唗，無能之將，敗我頭陣，推出斬了。
〔陳式跪〕
黃　忠：且慢，軍家勝敗，古之常理。
嚴　顏：敢是與他講情？
黃　忠：不敢，老將軍開恩。
嚴　顏：（向陳）還不謝過黃老將軍！

陳　式：多謝黃老將軍。

黃　忠：陳式聽令：城樓高扯紅旗二面，上寫黃忠、嚴顏，那賊聞名喪膽！

陳　式：遵命。（下）

報　子：（上）報——張郃討戰！

黃　忠：再探！

報　子：啊！（下）

黃　忠：老將軍！張郃小兒來了，你我會他一會。

嚴　顏：請。

黃　忠：衆將官，帶馬！

〔上馬，衆同下〕

第三場

〔"風入松"，四軍士引張郃上〕

張　郃：某張郃。奉了魏王旨意，攻打葭萌關。探馬報道，黃忠、嚴顏興兵前來，豈肯容他猖狂。——衆將官，殺。

〔四軍士引黃忠、嚴顏上。會陣〕

張　郃：來將通名！

黃　忠：老夫黃忠。

嚴　顏：老夫嚴顏。

張　郃：（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黃　忠
嚴　顏：爾爲何發笑？

張　郃：我道黃忠、嚴顏天神下界，原來是兩個老匹夫！

黃　忠：呸，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開打，張郃敗下。黃忠、嚴顏追下〕

第四場

〔韓浩、夏侯尚上〕

韓　浩：俺韓浩。

夏侯尚：夏侯尚。

韓　浩
夏侯尚：（同）奉命後隊接應，就此前往！

〔黃忠上，開打，韓浩、夏侯尚敗下。黃忠追下〕

第五場

〔張郃上，嚴顏上，開打。張郃敗下，嚴顏追下〕

第六場

〔張郃、韓浩、夏侯尚上〕

張　郃：二位將軍，黃忠、嚴顏殺法厲害，如何是好？

夏侯尚：將軍不必驚慌，我兄長夏侯德鎮守天蕩山，你我去到那裏搬兵求救。

張　郃
韓　浩：請。

〔三人同下〕

第七場

〔八軍士分引黃忠、嚴顏兩邊上〕

黃　忠：老將軍追趕何人？

嚴　顏：張郃小兒。

黃　忠：那賊去遠了。

嚴　顏：便宜了那賊。老將軍追趕何人？

黃　忠：韓浩、夏侯尚。

嚴　顏：那二賊逃走了。

黃　忠：便宜了二賊。抬頭觀看！（看）老將軍！前面已是天蕩山，乃曹操屯糧之所，此山不破，你我大功難成。

嚴　顏：末將倒有一計在此。

黃　忠：有何妙計？

嚴　顏：老將軍前山罵陣，末將後山放火，兩下夾攻，何愁此山不破？

黃　忠：此計甚妙。——衆將官，分兵前往。

〔衆分下〕

第八場

〔四軍士引夏侯德上〕

夏侯德：（念）鎮守天蕩山，糧草最當先。

報　子：（上）報——張將軍到。
夏侯德：有請。
報　子：有請。（下）
〔張郃、韓浩、夏侯尙上〕
張　郃：殺敗了，殺敗了！
夏侯德：將軍爲何這等模樣？
張　郃：黃忠、嚴顏殺法厲害，特來搬兵求救。
夏侯德：且聽探馬一報。
報　子：（上）報——黃忠討戰。
夏侯德：再探！
報　子：啊！（下）
夏侯德：韓浩攻打頭陣！
韓　浩：得令。（下）
夏侯德：夏侯尙隨後接應！
夏侯尙：得令。（下）
報　子：（上）報——後山失火！
張郃、夏侯德：（同）再探。
報　子：啊！（下）
張郃、夏侯德：（同）不好了！（牌子）衆將官，後山救火！
〔衆同下〕

第九場

〔黃忠上〕
黃　忠：（唱西皮快板）
背地裏暗笑諸葛亮，
他道老夫少剛強；
雖然年邁精神爽，
殺人如同宰鷄羊。
催馬來在陣頭上——
韓　浩：（內）哪裏走！
黃　忠：（接唱搖板）
來了送死小兒郞。
〔韓浩上〕
黃　忠：來將通名！
韓　浩：韓浩。
黃　忠：看刀！
（斬韓浩，唱快板）
寶刀一舉紅光放，
無知匹夫喪疆場。
眼前若有諸葛亮，
管叫他，含羞帶愧臉無光。（下）

第十場

〔嚴顏上〕
嚴　顏：（唱西皮快板）
天蕩山後把火放，
燒得賊兵無躲藏。
催馬來在山坡上——
夏侯德：（內）哪裏走？
嚴　顏：（接唱搖板）
抖擻精神戰一場。
〔夏侯德上〕
嚴　顏：來將通名！
夏侯德：夏侯德。
嚴　顏：看槍！
（刺死夏侯德，接唱快板）
金槍一舉賊命喪，
無能下將也猖狂。
老夫不把功勞搶，
要被諸葛笑一場。（下）

第十一場

〔張郃、夏侯尙同上〕

張　郃：將軍，韓浩哪裏去了？
夏侯尙：被黃忠刀劈馬下。
張　郃：不好了！（牌子）
夏侯尙：將軍，我兄長哪裏去了？
張　郃：被嚴顏槍挑馬下。
夏侯尙：不好了！（牌子）
張　郃：如今天蕩山失守，如何是好？
夏侯尙：將軍不必驚慌！我叔父夏侯淵鎮守定軍山，他那裏兵強馬壯，你我到那裏搬兵求救！
張　郃：嘿！
〔同下〕

第十二場

〔牌子。四軍士引劉封上〕

劉　封：（念）奉了軍師命，調回黃漢升。
俺劉封。奉了軍師將令，調黃老將軍回葭萌關前議論軍情。——軍士們，趲行者。（牌子，下）

第十三場

〔八軍士引黃忠、嚴顏上〕

黃　忠：（念）大將軍八面威風。
嚴　顏：（念）天蕩山一戰成功。
〔內喊："小將軍到。"〕
黃　忠
嚴　顏：有請。
〔四軍士、劉封上〕
劉　封：黃老將軍聽令：軍師有令，調回黃老將軍至葭萌關前議論軍情；軍中之事，交嚴老將軍掌管。令到即行！
黃　忠
嚴　顏：得令。後帳留宴。
劉　封：軍令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黃　忠
嚴　顏：請。
〔四軍士、劉封下〕

黃　忠：老將軍，你我一笑而別了哇，哈哈哈！
〔四軍士、黃忠下〕
嚴　顏：衆將官，小心防守。
〔四軍士、嚴顏下〕

第十四場

〔四軍士引劉備、諸葛亮上〕

劉　備：（念）孤今兵進葭萌關，
諸葛亮：（念）準備乘勝取東川。
〔劉封上〕
劉　封：（念）調回黃漢升，進帳報分明。——黃老將軍到。
諸葛亮：有請。
劉　封：有請。（下）
〔四軍士引黃忠上，諸葛亮敬酒，黃忠下馬接杯，進帳。四軍士下〕
劉　備：恭喜老將軍，一戰成功，可喜可賀。
黃　忠：一來我主洪福，二來軍師調動有方，末將何功之有？
諸葛亮：老將軍虎威。
黃　忠：不敢哪！不敢！
劉　備：軍師，想那定軍山乃漢中要路，必得此山，陽平關方能攻取，不知命何人出馬？
諸葛亮：要奪取定軍山，非二將軍不可。
劉　備：就請先生傳令。
諸葛亮：得令。——令出。
黃　忠：且慢！
諸葛亮：有話坐下講。——老將軍因何阻令？
黃　忠：軍師！主公要奪取定軍山，何勞二將軍遠路而來；主公賜某一哨人馬，十日之內，定擒夏侯淵入帳。
諸葛亮：想那夏侯淵，非張郃之比耳！

黃　忠：軍師！想那張郃也是中原有名的上將，被某殺得他卸甲丢盔，望風而逃；何況那夏侯淵他乃一勇之夫！

諸葛亮：老將軍此去，若斬了夏侯淵，這軍師大印，付你執掌。你呢？

黃　忠：這個……也罷，我若勝不過夏侯淵，願輸這項上的人頭。

諸葛亮：敢與山人擊掌？

黃　忠：擊掌啊！好，請！

劉　備：且慢！打賭事小，軍情事大。老將軍聽令。

黃　忠：在。

劉　備：命你攻取定軍山，十日之內，若擒來夏侯淵，孤當迎接十里長亭。

黃　忠：臣，得令。

諸葛亮：將倒是一員虎將，可惜他老了！

黃　忠：哦！（四軍士暗上）
（唱二六）
在黃羅寶帳領將令，
氣壞了老將黃漢升！
某昔年大戰長沙郡，
偶遇雲長二將軍。
某中了他人的拖刀計，
俺的百步穿楊箭射他盔纓。
棄暗投明來歸順，（轉快板）
食王的爵祿當報王的恩。
孝當竭力忠心盡，
再與軍師把話云：
一不用戰鼓咚咚打，
二不用副將隨後跟；
只要黃忠一騎馬，
匹馬單刀取定軍。
十日之內得了勝，
軍師大印付與我的身；
十日之內不得勝，
願將老頭掛營門。
來來來，帶過爺的馬能行！
馬來呀！
〔四軍士帶馬，下〕

黃　忠：（上馬，接唱搖板）
我要把定軍山一掃平。（下）

劉　備：（唱搖板）
但願老將早得勝。

諸葛亮：（接唱）遣將哪有激將能。
〔同下〕

第 十 五 場

〔四軍士引黃忠上〕

黃　忠：（唱快板）
我主爺帳中把令傳，
將士紛紛取東川。
惱恨那軍師見識淺，
他道我勝不過那夏侯淵。
張郃被某吓破膽，
棄甲丢盔走荒山。
坐在雕鞍三軍喚，
大小兒郎聽我言：
上前個個功勞顯，
退後的人頭掛高竿。
大喝一聲催前站！
〔四軍士下〕

黃　忠：（接唱散板）

十日之內取東川。(下)

第　十　六　場

〔四軍士引夏侯淵上〕

夏侯淵：(唱"快點絳")
虎視鷹揚，威風浩蕩，兵馬壯，扶保兄王，
漢中爲屏障。
(念詩)膂力非尋常，威名天下揚；
穩坐將台上，亞賽楚霸王。
俺，夏侯淵。奉了魏王之命，鎮守定軍山。前番張郃攻打葭萌關，被黃忠殺敗，前來求救；爲此整頓兵馬，準備交鋒。曾命探馬前去打探，未見回報。

報　子：(上)報——黃忠討戰。

夏侯淵：再探！

報　子：啊！(下)

夏侯淵：衆將官，抬刀帶馬！
〔上馬。四軍士引黃忠上，會陣〕

黃　忠：(唱西皮快板)
兩下交兵在山坡，
睜開二目細觀着：
夏侯淵相貌眞兇惡，
黑面鋼鬚煞氣多。
勸你馬前歸順我，
少若延遲命難活！①

夏侯淵：(唱散板)
二馬連環戰山坡，
黃忠老兒你聽着：
中原大將就是我，
烏鴉敢奪鳳凰窩！
〔八軍士分下。黃忠、夏侯淵開打。黃忠下，夏侯淵追下〕

第　十　七　場

〔陳式上〕

陳　式：俺，陳式。老將軍退陣而走，不免速速接應一陣。
〔夏侯淵引四軍士上，擒陳式下〕

第　十　八　場

〔四軍士引黃忠上〕

黃　忠：(唱西皮搖板)
適才大戰在山坡，(轉流水)
一來一往動干戈；
魏營打罷得勝鼓，
我軍爲何不鳴鑼？

報　子：(上)報——陳式被擒！

黃　忠：再探！

報　子：啊！(下)

黃　忠：(唱散板)
聽一言來心頭火，
不由老夫咬牙齶；
三軍與爺馬帶過。
〔"掃頭"。上馬。夏侯尙上。黃忠擒夏侯尙〕

黃　忠：(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衆同下〕

第　十　九　場

〔張郃上〕

張　郃：(念)將軍去出兵，未見轉回營。
〔四軍士押陳式引夏侯淵上〕

張　郃：將軍。

夏侯淵：請坐。

---

① 原詞："……夏侯淵打扮眞不錯，黑面長鬚賽閻羅……"。"眞不錯"，"賽閻羅"句，比擬不倫，故改。又譚富英演出本，只唱最後兩句。因此處夏侯淵有許多身段動作，故仍按一般舞台本保留之。

張　郃：將軍出兵，勝負如何？

夏侯淵：與那黃忠老兒會過一陣，未分勝負，擒來他國先行陳式。——來，押了下去。

〔陳式下〕

夏侯淵：啊，將軍，我侄男哪裏去了？

張　郃：掠陣未回。

夏侯淵：且聽探馬一報。

報　子：報——夏侯尙被擒！（下）

夏侯淵：不好了！（牌子）

張　郃：將軍不必驚慌，何不修書一封，明日與他走馬換將。

夏侯淵：溶墨伺候。（牌子，修書）傳旗牌。

旗　牌：（上）參見將軍。

夏侯淵：這裏有書信一封，下到黃忠營盤，不得有誤。

旗　牌：遵命。（下）

夏侯淵：請至後面。

〔同下〕

第 二 十 場

〔四軍士引黃忠上〕

黃　忠：（唱流水）

夏侯淵武藝果然好，
可算將中一英豪。
將身且把寶帳到——

〔旗牌上〕

黃　忠：（接唱搖板）

營外因何鬧吵吵？

旗　牌：門上哪位在？

兵　士：甚麼人？

旗　牌：曹營下書人求見。

兵　士：候着。——啓禀老將軍：曹營下書人求見。

黃　忠：傳！

兵　士：下書人，傳你進去，小心了！

旗　牌：參見老將軍。

黃　忠：罷了，奉何人所差？

旗　牌：夏侯將軍所差，有書信呈上。

黃　忠：呈上來，外面伺候。

旗　牌：是。

黃　忠：夏侯淵有書信到來，待老夫拆開一觀。（牌子）——傳下書人。

兵　士：傳下書人。

旗　牌：有。

黃　忠：就說老夫修書不及，叫他照書行事。

旗　牌：遵命。（下）

黃　忠：且住！老夫正在無計可施，夏侯淵這封書信來得是剛剛湊巧。明日午時三刻，與他走馬換將；先叫他放回我國先行陳式，然後再放他侄兒夏侯尙。老夫習就百步穿楊，將他侄兒射死，那夏侯淵必不干休，領兵追我；那時老夫殺一陣、敗一陣，殺一陣、敗一陣，敗至在曠野荒郊，用拖刀之計，將他斬在馬下。——夏侯淵哪，夏侯淵！你不來便罷，你若來時，中了老夫拖刀之計也。

（唱流水）

這一封書信來得巧，
助我黃忠成功勞。
站立在營門三軍叫，
大小兒郎聽根苗：
頭通鼓，戰飯造；
二通鼓，緊戰袍；
三通鼓，刀出鞘；
四通鼓，把兵交。

進退俱要聽令號，
違令項上吃一刀。①
三軍與爺歸營號！
〔四軍士下〕

黄　忠：（接唱散板）
到明天午時三刻成功勞。
〔黄忠沉思，“亮相”下〕

第二十一場

〔鼓聲。四軍士押陳式隨夏侯淵，四軍士押夏侯尙隨黄忠兩邊上〕

夏侯淵：老將軍請了。
黄　忠：請了。
夏侯淵：可曾見過某家書信？
黄　忠：正爲此事而來。
夏侯淵：但不知哪家先放？
黄　忠：自然是你家先放。
夏侯淵：老將軍若有二意？
黄　忠：丈夫一言，豈肯失信於你！
夏侯淵：來，將陳式放了過去。
〔陳式回隊，黄忠示意勿放夏侯尙〕
夏侯淵：啊！爲何不將我侄兒放回？
黄　忠：哪有不放之理！來，放了過去。
〔夏侯尙回隊，黄忠放箭，夏侯尙中箭下。黄忠率兵急下〕
夏侯淵：哇呀……追！
〔上馬，引軍追下〕

第二十二場

〔四軍士引黄忠過場。四軍士引夏侯淵追下〕

第二十三場

〔黄忠上，夏侯淵追上。黄用拖刀計斬淵。四軍士上〕

黄　忠：（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衆同下〕

——劇　終——

① 原詞：“……上前個個俱有賞，退後項上吃一刀……”如作爲一般戰前傳令則可，而此時之黄忠，意在詐敗取勝；如照此吩咐，顯與下場情況衝突。故改。

玉　堂　春

前　記

本劇包括“蘇三起解”、“三堂會審”、“監會團圓”三齣。故事從洪洞縣的解差崇公道提解女犯蘇三（玉堂春）赴太原覆審開始。一路上蘇三訴說自己的悲慘遭遇。她是從小被父母賣給妓院的，後來又被鴇兒賣給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沈妻皮氏與趙監生私通，害死沈燕林，反誣告蘇三謀死親夫。縣官受了皮氏的賄賂，竟把她問成死罪。她却沒有想到調她覆審的八府巡按正是曾與她誓偕白首的情人王金龍。覆審之日，王金龍在堂上感情激動不能自持，被陪審的藩、臬二司看破，以致當時不能終審。隨後審明了案情，平反寃獄，王、蘇破鏡重圓，結爲姻眷。

本劇是根據王瑤卿、蕭長華先生的本子，由本院編輯處范鈞宏、田淞整理的。在整理過程中，吸取了中國京劇團演員葉盛蘭、杜近芳、葉盛長、蕭盛萱，導演鄭亦秋的意見；並經王瑤卿先生訂正。

整理本中的主要改動，有以下幾點：（一）舊本“蘇三起解”中崇公道有一些庸俗的台詞，蕭長華先生近年演出已經修改，整理本採取了蕭先生的改詞，又略加整理。（二）舊本“三堂會審”中有“請醫”的情節，這一穿插似嫌累贅，且使全

劇氣勢中斷，故删去；但保留王金龍乍見蘇三感情震動的表演。（三）將審問皮氏、趙昂改爲暗場處理，減去皮、趙兩個角色。（四）"洞房"一場爲全劇結尾，舊本過於簡略，並且有的地方不合情理。整理本中重新處理了這一場戲，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以修改和加工。舊本中不够完整和費解的個别詞句，並予潤色。

蘇三起解

第一場

崇公道：（內）啊哈！
（上念）你說你公道，我說我公道；
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老漢崇公道，在這洪洞縣當了一名長解。太爺因我年老，命我代管女監。今有按院大人在省城下馬，要提謀死親夫一案去往太原覆審。看天色不早，就此監中走走。（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啦。
〔禁卒暗上〕
崇公道：有人嗎？
禁　卒：坐監的嗎？
崇公道：甚麼坐監的！是我，開門吧。
〔禁卒開門，崇公道進入〕
崇公道：你把蘇三叫出來，她要起解太原府啦。
禁　卒：是啦。——蘇三走動啊！
蘇　三：（內白）苦哇！
（上，哭）喂呀……
（唱二黃散板）
忽聽得喚蘇三我的魂飛魄散，
吓得我戰兢兢不敢向前。
無奈何我只得把禮來見，——
崇老伯呼喚我所爲哪般？
老伯在上，蘇三有禮。
崇公道：罷啦，罷啦。蘇三你大喜啦！
蘇　三：喜從何來呢？
崇公道：今有按院大人要提你前去覆審，你的官司有了出頭之日啦，豈不是一喜嗎？
蘇　三：但不知起解哪裏？
崇公道：太原府。
蘇　三：何人的長解？
崇公道：小老兒我的長解。
蘇　三：幾時起程？
崇公道：咱們是馬上飛——這就走。
蘇　三：如此待我辭别獄神，也好趲路。
崇公道：好，你辭别你的，我去收拾收拾就來。
〔禁卒開門，崇公道出監，二人分下〕
蘇　三：天哪，天！想我蘇三，遭此不白寃枉，直到今日呵！
（唱反二黃慢板）
崇老伯他說是寃枉能辨，
想起了王金龍負義兒男。
想當初在院中何等眷戀，
到如今恩愛情又在哪邊！
我這裏進廟來把禮來見，
尊一聲獄神爺細聽我言：
保佑我與三郎重見一面，
得生時修廟宇再塑金顏。
〔崇公道上；禁卒暗上，開門，崇公道進入〕
崇公道：蘇三，你辭别完了沒有？
蘇　三：辭别完了。

崇公道：來來來，把這個行枷戴上。
蘇　三：怎麼？還要戴這行枷麼？
崇公道：朝廷王法，焉有不戴之理哪？
蘇　三：（哭）喂呀……（戴行枷）
〔崇公道、蘇三同出監；禁卒下〕
崇公道：你上那邊好好待會兒去，等着我投了文就來。
蘇　三：遵命。（下）
〔獄官暗上〕
崇公道：（遞公文）辛苦您啦。
獄　官：聽點：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獄　官：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獄　官：你怎麼一個人當兩份差事啊？
崇公道：沒有您不聖明的，這趟差事苦點兒，領的盤川錢倆人不够，一個人有點敷餘。您閉閉眼，我就過去啦。
獄　官：說了半天，你們這是上哪兒去呀？
崇公道：太原府。
獄　官：太原府？好地方啊！這有倆錢兒，你給我帶個騾子來。
崇公道：這是多少啊？
獄　官：二百四十錢。
崇公道：二百四十錢？你買個騾子尾巴也買不來呀！得啦，我這是趟苦差事，沒甚麼油水兒，多多少少的，反正不能白了您就得啦嘛！
獄　官：好吧，咱們就憑心得啦。（將公文扔與崇公道，下）
崇公道：（拾起公文）憑心？心在胳肢窩裏呢！（下）

第　二　場

〔蘇三上，崇公道隨上〕
蘇　三：（哭）喂呀……
（唱西皮流水）
　　蘇三離了洪洞縣，
　　將身來在大街前。
　　未曾開言我心好慘，
　　過往的君子聽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轉，
　　與我那三郎把信傳，
　　就說蘇三把命斷，
　　來生變犬馬我就當報還。
崇公道：蘇三，你跪在這兒，是祝告天地，還是哀求盤川哪？
蘇　三：一非祝告天地，二非哀求盤川。煩老伯與我代問一聲，有往南京去的客官無有？
崇公道：你問這個幹甚麼呀！
蘇　三：與我那三郎帶上一信，就說蘇三起了解了哇……（哭）
崇公道：到了這個時候，還惦記她的三郎哪！好，我給你問問去。——我說列位請啦！
內　：請啦。
崇公道：有上南京去的沒有啊？
內　：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啦。
崇公道：現在哪？
內　：淨剩下往熱河、巴溝、喇嘛廟拉駱駝的啦。
崇公道：我說蘇三哪，人家說啦：上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啦。
蘇　三：如今呢？
崇公道：淨剩下往熱河、巴溝、喇嘛廟拉駱駝的啦！
蘇　三：唉！我蘇三好命苦哇……（哭）
崇公道：不要緊，咱們半道上再打聽。

蘇　三：（唱西皮流水）

人言洛陽花似錦，

我久在監中不知春。

低頭出了洪洞縣境。——

崇公道：好熱的天！

蘇　三：（接唱）老伯不走爲何情？

老伯爲何不走？

崇公道：你瞧瞧，這麽熱的天，我空身走還出汗哪！何况你是個女流之輩，戴着行枷，哪兒走得動啊！這麽辦，我給你摘下來，也涼快涼快，你瞧好不好？

蘇　三：慢來慢來！此乃朝廷王法，如何去得的！

崇公道：哈哈，在這兒等着我哪！甚麽王法？屁法！在城裏由着他們，出了城就得由着我啦！乾脆，咱們是說開就開。

蘇　三：有勞了。

〔崇公道開鎖，取下行枷〕

蘇　三：如此看來，老伯你倒是個大大的好人哪！

崇公道：好人不是？連個兒子都沒有！

蘇　三：怎麽？老伯你連個兒子也無有啊！

崇公道：沒有兒子不要緊，連孫子也給就誤啦。

蘇　三：取笑了！啊老伯若不嫌棄，我情願拜在老伯名下，以爲螟蛉義女，不知老伯意下如何？

崇公道：那可使不得！那可使不得……

蘇　三：爹爹請上，受女兒一拜。

崇公道：起來起來。——哈哈哈……想不到老了老了的會收了這麽個乾女兒！哎呀，我這個窮乾爹，連個見面禮兒都沒有！有咧！——我說蘇三哪！這兒有根棍兒，給你當做見面禮兒，你拄着它走，三條腿不是總比這兩條腿強得多嗎？

蘇　三：如此你我父女趲行者！

（唱西皮倒板）

玉堂春含悲淚忙往前進。

（接唱慢板）

想起了當年事好不傷情！

想當初在院中穿綢著錦，

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

崇公道：你說甚麽想當初在院中穿綢著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唉！今非昔比，打上官司啦，可就比不得當初你在院裏的時候啦。這話又說回來了，你在院裏頭穿綢著錦，成天價花天酒地，那是鴇兒拿你當搖錢樹，叫你長年給她賺錢，那個日子何時是了哇！如今你呀，就盼着到了省城，見了都天大人，判明寃枉，那時可就有了一條生路，稱心的日子還在後頭哪。不用發愁，有指望。耐點煩，咱們走吧！

蘇　三：走哇！

（唱西皮原板）

我心中只把那爹娘恨，

大不該將親女圖財賣入娼門。

崇公道：哎喲，孩子，你說這兩句話，我聽着心裏好難過啦！爹娘做事心太狠，不該將你賣入娼門。這話呢，有你這麽一說。本來嘛，做父母的應當教養兒女成人，决不該賣女爲娼；話雖如此，他必是被事所逼，再加上受人愚弄，才鬧得這樣結果。這也是萬分不得已而爲之。已然做錯啦，埋怨他也是無益啦。得啦，走吧。

蘇　三：走哇！

（接唱）惱恨那山西沈燕林，

他不該與我來贖身。

崇公道：哎，話可別這麽說。沈燕林花了那麽些個銀子

錢，替你贖身，叫你出籍爲良，也是一件好事。你怎麽倒瞞怨起他來啦？唉！按說呢，他可也不對，既有媳婦，幹嘛又把你給弄到家裏去。你呢，年輕貌美，那皮氏瞧見你，還能不有個"醋兒啦，醬兒啦"的嗎？你們這件事情啊，就叫做"醋海波瀾"嘛！

蘇　三：走哇！

(接唱)惱恨那皮氏心太狠，

她不該用藥麵毒死夫君。

崇公道：你說甚麽可恨皮氏心太狠，不該用藥麵毒死夫君？對，皮氏這個娘們心腸是狠哪。可是你也得想想啊，皮氏素日一個人慣慣的啦，沈燕林又把你帶進家來，你要是一得寵，沒有她的地步啦，她有不生歹心的嗎？那一天她弄那一碗藥麵，指望是把你給毒死，不想那倒霉的沈燕林替你吃了，這才"嗚呼哀哉"，鬧出這麽大的事情來。看起來，這也是沈燕林有倆糟錢兒，自找其禍呀！唉，走吧。

蘇　三：走哇！

(接唱)惱恨那春錦小短命，

她不該私通那趙監生。

崇公道：你說甚麽春錦不該私通趙監生？唉，這也難怪呀！你想啊，她是一個受苦的丫頭，是皮氏拿銀子買來的。叫她往東，她不敢往西；叫她打狗，她不敢罵鷄。再一說，皮氏既然跟趙監生亂七八糟的，春錦也老大不小的啦，日久天長的，春錦……唉！也就不用說啦。她這個事，你也管不了。這不是仨鼻子眼兒，多出一口氣嗎？孩子，甭生閒氣啦。走吧，走吧。

蘇　三：走哇！

(接唱)惱恨那貪贓王縣令。

崇公道：有哼，說來說去，說到我們"座兒上"來啦。常言說得好："衙門口衙南開，有理無理拿錢來。"你想想他做官爲的是甚麽呀？不就是爲發財嗎！孩子，你這麽聰明，怎麽淨說傻話呀！别說啦，咱們走吧。

蘇　三：走哇！

(接唱)還有那衆衙役分散贓銀。

崇公道：嘿，又說到我們"六扇門兒"來啦。聽我告訴你說：大堂不種高粱，二堂不種黑豆，不吃你們打官司的吃誰呀？就拿你們這檔子事情說吧，甭說旁人，連老漢我還鬧了雙鞋穿哪。說這個幹甚麽？快點走吧。

蘇　三：嗳！

(唱西皮搖板)

越思越想心頭恨，

洪洞縣內就無好人！

崇公道：啊？洪洞縣沒好人？不用說，連我也在其內啦！你可眞沒良心！這麽熱的天，挺重的枷我拿着，我的棍兒你拄着，連我都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咱就甭行好事！來來來，把這個枷快給我戴上！你眞要把我氣死！這是怎麽說的！哼……

蘇　三：呀！

(唱西皮流水)

一句話兒錯出唇，

爹爹一旁怒氣生，

走向前來我把好言奉敬——

爹爹……

崇公道：甭理我！我不是好人！

蘇　三：爹爹呀！

（接唱搖板轉"迴龍"）

惟有你老爹爹是個大大的好人！

崇公道：哈哈哈……（倣唱）"惟有你老爹爹是個大大的好人！"哈哈哈……氣把我氣死，樂又把我給樂活了。——我說蘇三哪，此處已離省城不遠，把行枷戴上，咱們該進城啦。

蘇　三：且慢，女兒有話要與爹爹商議商議。

崇公道：有話快點兒說。

蘇　三：爹爹呀！女兒遭此不白冤枉，監中有人不服，替女兒寫下申冤大狀，又恐皮氏搜去，因此藏在身旁。此番見了都天大人，望求爹爹想個主意，將狀子遞上才好哇……（哭）

崇公道：等我想想……有咧，你把狀子藏在行枷之內，見了大人，說明此事，當堂劈枉（讀如"肘"）開枷，也就遞上去啦。

蘇　三：此計甚好。（戴行枷）

（唱西皮散板）

適才父女把話論，

又恐路旁有人聽。

遠遠望見太原城，

此一去只怕是有死無生！

崇公道：閒人閃開，差使來嘍！

〔同下〕

三　堂　會　審

〔王金龍上〕

王金龍：（念引）爲訪姣容，親到洪洞。恩情一旦拋，何日得相逢！

（念詩）任憑皇親國戚，哪怕將相公卿，

王子犯法如庶民，俱要按律而行。

〔門子暗上〕

王金龍：本院王金龍。蒙聖恩放我八府巡按，奉命巡查山西。在洪洞下馬，查得舊案之中，有謀死親夫一案，不知蘇三因何牽連在內，因此將人犯提到太原覆審。少時升堂，就先審此案。正是：

一朝身榮耀，難忘舊恩情。

〔二門子上〕

二門子：門上哪位聽事？

門　子：何事？

二門子：布、按二位大人求見。

門　子：請少待。——布、按二位大人求見。

王金龍：有請。

門　子：有請。

〔牌子，潘必正、劉秉義同上；二門子下〕

潘必正、劉秉義：大人。

〔入內，施禮，同坐〕

潘必正、劉秉義：大人出京以來，望隆山斗，所到之地，百草皆生，萬民無不瞻仰。

王金龍：豈敢。

潘必正、劉秉義：大人出京路過幾省？

王金龍：路過三省。

潘必正、劉秉義：在何處下馬？

王金龍：洪洞縣下馬。

潘必正、劉秉義：可曾查得民情？

王金龍：也曾查得民情，內有謀死親夫一案，不知連累多少好人在內。

潘必正、劉秉義：有個賢愚而不等。

王金龍：好個賢愚而不等。

潘必正、劉秉義：大人今日升堂，不知先問哪一案？

王金龍：自然先問謀死親夫一案。

潘必正
劉秉義：大人升堂，司裏等儀門伺候。

王金龍：請。

〔牌子，潘必正、劉秉義下〕

王金龍：來，開門！（下）

門　子：開門！（下）

〔吹打，四刀斧手、四衙役、門子上；潘必正、劉秉義、王金龍分上；崇公道暗上〕

王金龍：傳長解！

門　子：傳長解！

崇公道：報，長解告進。——叩見大人，公文呈上。

門　子：聽點：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門　子：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王金龍：嗯！長解是你，護解又是你，一人擔當二役，分明是一刁棍！

門　子：請劉大人用刑。

劉秉義：來，扯下去打！

崇公道：且慢，小人有下情回禀。

劉秉義：有話朝上回。

崇公道：小人好比大人跨下之駒，揚鞭就走，勒韁即住。公文之上有小人名字，方敢應聲，無有小人名字，怎敢應聲。望大人諒情！

潘必正
劉秉義：長解回明，其刑可免？

王金龍：免。帶犯婦！

門　子：帶犯婦！

崇公道：是。——犯婦走動！

蘇　三：（內）苦哇！

（上，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來在都察院，舉目往上觀，

兩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膽戰心又寒。——

蘇三此去好有一比，

崇公道：比作何來？

蘇　三：（接唱）魚兒落網有去無還。

崇公道：都天大人必然開脫於你。

蘇　三：（哭頭）啊……崇爹爹呀！

崇公道：犯婦告進。——犯婦當面。

王金龍：那一犯婦，爲何不抬起頭來？

蘇　三：有罪不敢抬頭。

王金龍：恕你無罪。

蘇　三：謝大人。

〔蘇三、王金龍對看，王震動，旋即鎮定〕

王金龍：犯婦，你可有訴狀？

蘇　三：有。

王金龍：呈。

蘇　三：這……無。

王金龍：嗯！本院問你可有訴狀，你道有；叫你呈，又說無。分明是一刁婦！

門　子：請劉大人用刑。

劉秉義：來，掌嘴！

蘇　三：哎呀大人哪！犯婦有話未曾回明。

潘必正
劉秉義：有話朝上回。

蘇　三：是。——啓禀都天大人：犯婦之罪，並非自己所爲，乃皮氏用銀錢將犯婦買成一行死罪。臨行起解之前，監中有人不服，替犯婦寫下申冤大狀；又恐被皮氏搜去，因此藏在行枷之內。望大人開一線之恩，當堂劈枉開枷。哎呀，大人哪！犯婦縱死九泉，也是瞑目的了哇……

潘必正
劉秉義：犯婦回明，其刑可免？

王金龍：免。——來！
門　子：有。
王金龍：當堂劈枷開枷。
〔崇公道劈枷〕
門　子：三日後領回文。
〔崇公道下〕
王金龍：犯婦，你將狀詞情由，一一訴來，本院開脫於你。
蘇　三：都天大人容禀！
（唱西皮倒板）
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
王金龍：嗯！狀紙上面寫的是蘇三，口稱玉堂春，分明是一刁婦……
門　子：請劉大人用刑。
劉秉義：來，看拶！
蘇　三：（唱"迴龍"）
啊……大人哪！
潘必正 劉秉義：兩廂退下。——面朝外跪。
〔刀斧手、衙役、門子下〕
潘必正：我來問你，玉堂春三字是何人與你起名？
蘇　三：（唱西皮慢板）
玉堂春本是公子他起名。
劉秉義：我來問你，鴇兒買你多大年紀？
蘇　三：（接唱）鴇兒買我七歲正。
潘必正：在院中住了幾載？
蘇　三：（接唱）在院中住了整九春。
劉秉義：我來問你，這初次開懷的是哪一個？
蘇　三：（接唱）十六歲開懷是那王……
潘必正：王甚麼？
蘇　三：（接唱）啊啊啊……
劉秉義：王甚麼啊？
蘇　三：（接唱）王公子啊！
劉秉義：那王公子他是甚等樣人？講！
蘇　三：（接唱）他本是禮部堂上的三舍人。
王金龍：住了！本院問你謀死親夫一案，哪個問你在院中苟且之事？
潘必正：啊大人，謀死親夫一案也要審。
劉秉義：院中苟且之事也要問。
潘必正：有道是樹從根脚起。
劉秉義：水從源處流。
王金龍：如此說來，審得的？
潘必正：審得的。
王金龍：問得的？
劉秉義：問得的。
王金龍：審哪。
潘必正：審哪。
王金龍：問哪。
劉秉義：問哪。
王金龍：啊？
潘必正：啊？
王金龍：啊？
劉秉義：啊？
同　　：（笑）哈……講！
潘必正：公子初次進院？
蘇　三：（唱西皮原板）
初見面紋銀三百兩，
吃一杯香茶就動身。
潘必正：低頭！二位大人，那王公子初次進院，用了三百兩銀子，吃杯香茶就走，此公子可算慷慨得緊哪。
王金龍：嗯，倒也大方。
劉秉義：啊，二位大人，說甚麼慷慨，講甚麼大方，分明是

他王氏門中不幸，出了這樣敗家之子。
王金龍：敗家之子？
劉秉義：敗家之子。
王金龍：（強笑）嘻……講！
潘必正：公子二次進院？
蘇　三：（接唱）公子二次把院進，
隨帶來三萬六千銀。
潘必正：在你院中住了幾載？
蘇　三：（接唱）在院中未到一年整，
三萬六千銀一旦化了灰塵。
劉秉義：低頭！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未到一年，將三萬六千兩銀子俱已花盡，難道你們院中喫銀子穿銀子不成？
蘇　三：犯婦有支銷。
王金龍：是呀！她有支銷。
劉秉義：大人，她有支銷，大人怎麽曉得？
王金龍：哦……她供招上面寫的有支銷。
劉秉義：哦，供招上面寫的有支銷？如此就審她的支銷。
潘必正：問她的支銷。
王金龍：審哪。
潘必正：審哪。
王金龍：問哪。
劉秉義：問哪。
王金龍：啊？
劉秉義：啊？
王金龍：啊？
潘必正：啊？
王金龍：（笑）哼……
劉秉義：將支銷報上來！
蘇　三：（接唱）先買金杯和玉盞。
潘必正：用不了許多。
蘇　三：（接唱）又買翠盤與翠瓶。
劉秉義：也用不了許多。
蘇　三：（接唱）南樓北樓公子造，
又造了一座百花亭。
潘必正：王三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許多銀錢，那王八鴇兒待他如何？
蘇　三：（接唱）王八鴇兒心太狠，
數九寒天將公子趕出了院門。
王金龍：嗯！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三萬六千銀子，爲何數九寒天將他趕出院去？
蘇　三：並非犯婦所爲，乃是鴇兒之過。
王金龍：好個可惡的鴇兒！
潘必正：狠心的王八。
劉秉義：偏偏就遇見這倒運的公子！
王金龍：啊？
劉秉義：啊？
王金龍：（冷笑）嘿……
同　　：講！
蘇　三：（接唱）公子一怒出了院。
劉秉義、潘必正：在何處存身？
蘇　三：（接唱）關王廟內去把身存。
潘必正、劉秉義：你是怎麽知道？
蘇　三：（接唱）賣花的金哥來報信，
手帕包銀探望情人。
劉秉義：你二人見面之後便怎麽樣呢？
蘇　三：（接唱）不顧腌髒懷中抱，
在神案底下敍敍舊情。
潘必正：低頭！二位大人，那蘇三見了王公子，不顧腌髒，摟抱在懷，我把他二人好有一比。

王金龍：比作何來？
潘必正：黃蘗樹下撫瑤琴。
王金龍：此話怎講？
潘必正：苦中取樂啊。
劉秉義：啊二位大人，我把他二人也好有一比。
王金龍：比作何來？
劉秉義：望鄉台上摘牡丹。
王金龍：此話怎講啊？
劉秉義：至死他還在那裏貪花呀！
王金龍：講！
蘇　三：（接唱）打發公子南京去，
　　　　在落鳳坡前遇強人。
潘必正：低頭！二位大人，你看王公子回轉南京，不想在落鳳坡前又遇着強人，這公子眞眞的命苦。
王金龍：可算得命薄。
劉秉義：說甚麼命苦命薄，這也是他們花花公子的下場頭啊！
王金龍：哼！講！
蘇　三：（接唱）只落得長街把飯討。
潘必正：二位大人，王公子只落得長街乞討，我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王金龍、劉秉義：哪輩古人？
潘必正：昔日鄭儋之子鄭元和，曾在長街討飯，後來得中頭名狀元，此公子可以比得了。
王金龍：嗯，倒也比得。
劉秉義：哎，二位大人，想那鄭元和乃是前輩的老先生，王公子他是甚等樣人，焉能比得？比不得。
王金龍：哎，將今比古，可以比得。
劉秉義：比不得。
王金龍：比得的！
潘必正：（暗對劉秉義）啊大人，王大人說比得就比得。
劉秉義：怎麽，王大人說比得就比得？好，如此比得，比得，比得！
王金龍、潘必正：講！
蘇　三：（接唱）到晚來在那禮部堂上去巡更。
潘必正：二位大人，想王公子乃是禮部堂三舍人，只落得在禮部堂上巡更守夜，這公子眞眞的可憐。
王金龍：倒也可慘。
劉秉義：說甚麽可憐，道甚麽可慘，分明是在那裏與他王氏門中打嘴現世呢！
蘇　三：（接唱）公子三次進了院，
　　　　拐帶銀兩轉回南京。
王金龍：嗯！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許多銀兩，爲何反落個“拐帶”二字？
蘇　三：並非公子拐帶，乃是犯婦瞞過鴇兒，私下贈與他的。
王金龍：贈他多少？
蘇　三：黑夜之間，又無有天平戥秤，用手一略，不過三百餘兩。
王金龍：哎呀且住！那日回到旅店之中，用天平一秤，果然是三百餘兩。——哎呀！我那……
潘必正、劉秉義：啊大人，王法森嚴，容她自己招認！
王金龍：哎呀，本院的舊病復發，有勞二位大人代審了吧。
潘必正、劉秉義：當得效勞。
〔門子上，移座向前，下〕
潘必正、劉秉義：啊蘇三，你可按照狀紙上面的言詞，從實招來，也好開脫你的死罪。
劉秉義：如若不然，你來看，王大人的舊病又發作了！
蘇　三：二位大人容稟哪！（哭）
（唱西皮二六）

自從公子回原郡，
我在北樓裝病形。
公子立志不另娶，
玉堂春至死不嫁人。

潘必正
劉秉義：旣是至死不嫁，爲何又嫁了那沈燕林呢？

蘇　三：大人哪！

（唱西皮流水）

那一日梳妝來照鏡，
樓下來了沈燕林，
他在樓下誇豪富，
勝比公子強十分。
我在北樓高聲罵，
只罵得燕林臉含嗔，
羞愧難當回店去，
主僕二人又把巧計生。

潘必正
劉秉義：他們生出甚麽巧計？莫非依仗銀錢買你不成？

蘇　三：（點頭）

潘必正：身價銀子多少？

蘇　三：（接唱）作媒的銀子三百兩，

王八鴇兒一斗金。
鴇兒貪財將我賣，
將我賣與了沈燕林。
假說公子得了中，
得中黄榜第一名，
我爲他關王廟內把香進，
這才一馬就到洪洞。

潘必正
劉秉義：在洪洞住了幾載？

蘇　三：（接唱）在洪洞住了一年整，

皮氏賤人起毒心，
一碗藥麵付我手，
我回手付與沈燕林，
燕林不解其中意，
他吃了一口哼一聲，
昏昏沉沉倒在地，
七孔流血他就命歸陰。

潘必正
劉秉義：人命關天，皮氏就罷了不成？

蘇　三：（接唱）皮氏一見冲冲怒，

她道我謀死親夫君，
高叫鄉約和地保，
拉拉扯扯就到了公庭。

潘必正
劉秉義：頭堂官司審得如何？

蘇　三：（接唱）頭堂官司問得好。

潘必正：這二堂呢？

蘇　三：（接唱）二堂官司就變了心。

劉秉義：想是王知縣受了賄了麽？

蘇　三：（接唱）王知縣受贓銀一千兩。

潘必正：閤衙呢？

蘇　三：（接唱）閤衙分散八百銀。

劉秉義：上得堂去又是怎樣審問？

蘇　三：（接唱）上堂去先打我四十板。

潘必正
劉秉義：不該招認。

蘇　三：（接唱）皮鞭打斷了無數根。

潘必正
劉秉義：也不該招認。

蘇　三：（接唱）犯婦本當不招認，

無情的拶子我難受刑。

潘必正
劉秉義：這也難怪了。你在監中住了多久？

蘇　三：（接唱）在監中住了一年整。

潘必正
劉秉義：可有人來探望於你？

蘇　三：（接唱）並無有一人來探望我的身。

潘必正
劉秉義：那王八鴇兒呢？

蘇　三：(接唱)他不來看。

潘必正
劉秉義：你那知心的人兒呢？

蘇　三：(接唱)犯婦哪有知心的人！

潘必正
劉秉義：那王公子可曾探望於你？

蘇　三：(接唱)王公子他一家多和順，

他與我露水的夫妻有的甚麼情？

劉秉義：眼前若有王公子，你可認識他？

蘇　三：(接唱)慢說是認得王公子，

蒙紗蓋臉我也認得清。

劉秉義：話雖如此，他如今頂冠束帶，不來認你，也是枉然。

蘇　三：大人哪！

(唱西皮搖板)

眼前若有公子在，

縱死黃泉也甘心。

劉秉義：啊大人，此案審不得了。

潘必正：怎麼？

劉秉義：審來審去，連這位王大人也審在其中了。

潘必正：依大人之見？

劉秉義：你我暫且告退，看他是怎樣的落案。

潘必正
劉秉義：司裏等告退。

〔潘必正、劉秉義相對暗笑，下〕

王金龍：蘇三哪，蘇三！

〔四衙役暗上〕

王金龍：(唱西皮搖板)

蘇三堂下把話論，

句句說的是眞情。

本當下位來相認——

衆衙役：哦……

王金龍：(接唱)王法條條不徇情。

左思右想心不定——

有了！

此案交與劉大人。

來，拿我名帖，請劉大人過衙一敍。

〔門子應下〕

王金龍：蘇三，你暫且出院，本院開脫你的死罪就是。

蘇　三：謝大人！(起立，撫膝)

(唱西皮二六)

這堂官司未動刑，

玉堂春這裏(我就)放了寬心。

下得堂來回頭看——

(接唱快板)

這大人好似王金龍，

是公子就該將我認——

衆衙役：哦……

蘇　三：(接唱)王法條條不徇情。

上前去說幾句知心話，

看他知情不知情！

(接唱搖板)

玉堂春好比花中蕊……

王金龍：啊啊……那王公子呢？

蘇　三：大人哪！

(接唱快板)

王公子好比採花蜂，

想當初花開多茂盛，

他好比那蜜蜂兒飛來飛去採花心。

如今不見公子面，

我那三……郎啊！

(接唱搖板)

花謝時怎不見蜜蜂兒行！

王金龍：你……你且出院去吧！
蘇　三：是。
（唱西皮搖板）
悲悲切切出察院，
我看他把我怎樣施行。
〔蘇三下；劉秉義上〕
劉秉義：參見大人。
王金龍：蘇三一案，撥在大人台前審問，必須辨明冤枉才是。
劉秉義：司裏當按律而斷。
王金龍：但憑大人。（將狀紙遞交劉秉義）
劉秉義：司裏告退。（下）
王金龍：轉堂！①
〔四衙役下〕
王金龍：適才審問蘇三，甚是傷感。想我二人情深義重，她如今遭此不白冤枉，我縱然罷職丟官，也要開脫於她，以圖破鏡重圓。方才公堂之上，不便明言，我不免今晚改換衣巾，去至監中與她相會便了。（下）

監　會　團　圓

第　一　場

〔四衙役、門子、劉秉義上〕
劉秉義：喚禁婆。
門　子：禁婆。
〔禁婆上〕
禁　婆：叩見大人。
劉秉義：罷了。
禁　婆：大人呼喚，有何吩咐？
劉秉義：今晚若有人前來探望蘇三，只管容他相見。
禁　婆：是。
劉秉義：你還要與他多要銀錢。
禁　婆：這，小人不敢。
劉秉義：有本司與你擔待。
禁　婆：我這兒謝謝您啦。
劉秉義：待我閃躲一旁。
〔四衙役、門子、劉秉義同下〕
〔王金龍上〕
王金龍：（唱二黃散板）
喬裝改扮誰能認，
來到監門步緊行。
開門來！
禁　婆：是坐監的嗎？
王金龍：探監的。
禁　婆：探望誰？
王金龍：探望三姐。
禁　婆：三姐？這兒沒有三姐。
王金龍：哦，蘇三，蘇三。
禁　婆：蘇三哪，拿來。
王金龍：甚麼？
禁　婆：銀子。
王金龍：好好好，銀子在此。
禁　婆：喝，好大方啊。——進來，進來。
王金龍：（進門）蘇三今在何處？
禁　婆：別忙，你等着我叫她去呀。
王金龍：好好好，快着些。
禁　婆：蘇三走動啊！
〔蘇三上〕

① 如單演“會審”時，則王金龍在劉秉義念“司裏告退”之後，即接念“掩門”，與四衙役同下。

蘇　三：（唱二黃散板）

又聽得禁媽媽一聲呼喚，

我只得向前去細問根源。

媽媽何事？

禁　婆：有人探望你來了。

蘇　三：現在哪裏？

禁　婆：那不是嗎？

王金龍：三姐在哪裏？三姐在……

蘇　三：你、你、你是三郎麽？

王金龍：三姐！

蘇　三 / 王金龍：（同時）三郎！公子！三郎啊！ / 三姐！我妻！三姐啊！

蘇　三：（唱二黃倒板）

見三郎不由我悲喜不盡！

禁　婆：（故意咳嗽）哽！

王金龍：（付銀子）禁媽！

禁　婆：有甚麽體己話兒快點說，可別嚷。

〔禁婆下〕

蘇　三 / 王金龍：（同）三郎啊！ / 三姐啊！

蘇　三：（唱"迴龍"）

夢不想在監中又會情人。

（接唱原板）

爲公子矢貞堅苦難受盡，

到如今遭陷害監禁獄門。

你做了皇家的官高極品，

法堂上作威風、不認我身、裝路人、你好狠心！（行絃）

王金龍：啊三姐，公堂之上王法森嚴，怎好相認。三姐莫要見怪，喏喏喏，我這廂賠禮……

蘇　三：（不理）

王金龍：啊三姐，在公堂之上，是我不好，你看我，下堂之後，立時前來探望於你。啊三姐莫再生氣，我這廂……

蘇　三：三郎啊！

（接唱）這也是玉堂春命遭不幸。

（接唱散板）

今日裏見一面死也甘心！

王金龍：三姐！

（唱散板）

勸三姐莫傷心保重要緊，

我定要想良策救你得生。

蘇　三：在公堂之上，果然是三郎你呀。

王金龍：正是下官。

蘇　三：你身爲按院，待我謝天謝地。

王金龍：當謝天地。

蘇　三：啊三郎，此處你是不該來的。

王金龍：怎麽不該來呀？

蘇　三：你身爲按院，私自前來探監，倘若被人知曉，如何是好？

王金龍：爲了三姐，就是罷職丢官，又待何妨！

蘇　三：唉，我乃是苦命之人，再若連累三郎你，於心何安哪！

王金龍：三姐呀！

（唱散板）

縱然是受牽連也無怨恨，

王金龍决不負舊日之盟。

〔禁婆上〕

禁　婆：劉大人查監來了。

蘇　三：這便如何是好？

王金龍：三姐不必驚慌，你且退下，待我假裝瘋癲，混出監去。
蘇　三：你要仔細了！（下）
王金龍：媽媽，可有筆硯哪？
禁　婆：有。
王金龍：借來一用。——待我塗黑面目。①
（唱散板）
大搖大擺出監門。
〔"掃頭"，禁婆開門，王金龍出門，禁婆下〕
〔劉秉義率門子、四衙役上〕
劉秉義：啊，是哪個？
王金龍：嗯！（匆忙逃下）
劉秉義：哈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王金龍身爲八府巡按，竟然私自前來探監，不免將此事說與潘大人知道，參他一本，管叫他這頂烏紗斷送我手。——來，打道潘府。（圓場）向前通禀！
〔四衙役下〕
劉門子：門上有人麼？
潘門子：（上）什麼人？
劉門子：劉大人到。
潘門子：待我通禀。——有請大人。
〔潘必正上〕
潘必正：何事？
潘門子：劉大人到。
潘必正：有請。——啊大人。請坐。大人黑夜到此，爲了何事？
劉秉義：適才按院王大人私自進監探望蘇三，小弟本當將他拿下，只因他乃欽命官員，多有不便。因此前來，與年兄商議，參他一本。
潘必正：噯，使不得！君子成人之美，何必如此？
劉秉義：依年兄之見呢？
潘必正：蘇三罪本寃枉，依我看來，不如順水推舟，成全他們，豈不是好！
劉秉義：怎麼？成全的爲是。
潘必正：成全的爲是。
劉秉義：哈哈哈！多謝年兄指教。——門子過來！命你回衙傳話，速差人役去往洪洞縣將一干人犯帶齊，不得有誤！
劉門子：是。（下）
潘必正：後面備酒，與大人同飲。正是：
蘇三身遭不白寃，
劉秉義：累得按院去探監。
潘必正：順水人情樂得做，
劉秉義：管教破鏡又重圓。
潘必正
劉秉義：（同笑）哈哈哈！
〔同下〕

第　二　場

〔王金龍上〕
王金龍：（唱西皮搖板）
那一日與三姐監中相見，
偏遇着劉秉義有意爲難，
須防他暗地裏另有計算，
這件事倒叫我心內不安。
門　子：（上）潘大人到。
王金龍：有請。
〔潘必正上〕
潘必正：大人。
王金龍：蘇三一案，已撥交劉大人審問，大人可知那劉大

① 王金龍裝瘋出監，很有諷喻意味；但在表演時，勢必帶面具，如果過於誇張，難免破壞王金龍形象，排演時應請注意此點。

人意欲怎樣發落?

潘必正：司裏正爲此事而來,劉大人已將一干人犯傳到,案情俱已審明了。

王金龍：哦,但不知怎樣落案?

潘必正：王知縣聽候參處；皮氏、趙昂定罪收監；惟有那蘇三……

王金龍：怎麽樣啊?

潘必正：劉大人言道,她的寃枉已明,請大人發落。

王金龍：如此看來,劉大人公正得很哪!

潘必正：自然是秉公而斷。

內　：劉大人到。

王金龍：有請。

〔劉秉義上〕

劉秉義：大人。

王金龍：大人昭雪寃獄,明察秋毫,令人欽佩。

劉秉義：大人誇獎了。如今蘇三寃枉已明,請大人親自發落。

王金龍：還是大人一發代勞了吧。

劉秉義：如此大人請至後面。

〔王金龍、潘必正下〕

劉秉義：來,升堂。

〔四衙役分上〕

劉秉義：帶蘇三。

〔蘇三上〕

蘇　三：(念)如今災難滿,撥雲見青天。——參見大人。

劉秉義：蘇三,皮氏、趙昂已然畫供招認,如今你的寃枉已明,當堂賜你插花披紅,暫到白衣庵居住,下堂去吧!

蘇　三：謝大人!

(唱流水)

想起當年落娼院,
幸遇三郎訂姻緣。
不料想洪洞身遭難,
這場的寃屈有口難言。
如今蒼天睜開眼,
仇報仇來寃報寃。
滿面春風下堂轉,(回望)

呀!

不見三郎爲哪般?
猶疑不定出察院——

(接唱搖板)

只得暫住白衣庵。(下)

劉秉義：轉堂。

〔四衙役下〕

劉秉義：有請大人。

〔王金龍、潘必正上〕

王金龍：大人辛苦了。

劉秉義：豈敢,司裏已將蘇三發落了。

王金龍：大人怎樣發落的?

劉秉義：插花披紅,暫住白衣庵,下堂去了。

王金龍：如此甚好。(低頭不語)

潘必正
劉秉義：(相互會意,乘機同進言)啊大人,蘇三無依無靠,大人就該將她收留才是。

王金龍：我乃朝廷命官,只怕使不得?

潘必正
劉秉義：(同)我二人願爲媒證。

王金龍：如此全仗玉成。

潘必正
劉秉義：(同)理當效勞。司裏等暫且告退,少時再與大人賀喜。

王金龍：請。

潘必正
劉秉義：（同笑）哈哈哈！
王金龍

〔分下〕

第三場

〔牌子，二丫環持燈引王金龍、蘇三上，進門，丫環下，王金龍關門〕

〔潘必正、劉秉義上，在門外竊聽〕

蘇　三：啊三郎，你我在關王廟一別，不想也有今日。

王金龍：是呀。哦，提起那關王廟之事，倒叫我好笑。

蘇　三：却是爲何？

王金龍：想當初在關王廟，你見了那周倉的神像，就吓得那樣哦㖿㖿㖿……

蘇　三：嗯，周倉老爺那樣威嚴，誰人不怕？不但周倉老爺，我怕的人兒還多呢！

王金龍：還怕哪個？

蘇　三：那日在公堂之上，那位都天大人，坐在上面，昂然不動，把那驚堂木兒一拍，說道："哦——嘟！"哎呀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呢！

王金龍：噯，有道是官身不自由。公堂之上，喏，我怎能失了這按院的官體呀！

蘇　三：是啊！我看你在監中逃走之時，你那官體，却也着實的不小啊。

王金龍：哎呀呀，你看，這都是那劉大人……

潘必正
劉秉義：（同）開門來，開門來！

王金龍：外面何人叫門？

劉秉義：是司裏。

潘必正：劉大人他又巡查來了！

王金龍：哎呀！今日恕不奉陪，我又要裝瘋逃走了。哈哈哈！

〔王金龍、蘇三相偕下〕

潘必正
劉秉義：（同笑）哈哈哈！

〔同下〕

——劇　終——

兩　將　軍

前　記

"兩將軍"是"三國演義"中的一節故事。馬超奉張魯之命，攻打劉備所轄的葭萌關。馬超是個勇悍絕倫的武將；諸葛亮用激將法派張飛去抵敵。張、馬二人在葭萌關前力戰，日以繼夜，不分勝負。在敵樓上觀戰的劉備，見馬超武藝超羣，頓生愛將之念。想到"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乃下城解圍。馬超表面上雖不理睬，但實已衷心讚佩劉備，懷着歸順之心了。

此劇係根據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的演出本由本院編輯處邱炘整理。個別詞句，略有修删，均徵得李少春的同意。

第一場

〔魏延、任奎、吳蘭、雷同分上，起霸。"點絳唇"〕

魏　延：俺，魏延。

任　奎：任奎。

吳　蘭：吳蘭。

雷　同：雷同。

魏　延：衆位將軍請了。
衆　將：請了。
魏　延：軍師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　將：請。
〔四兵士、諸葛亮上〕
諸葛亮：（念引）統領雄兵，扶漢室，鼎足三分。
衆　將：參見軍師。
諸葛亮：站立兩廂。
衆　將：啊。
諸葛亮：（念詩）高臥南陽歲月深，爲酬知遇出山林；
隆中料就三分勢，底定西川拒曹兵。
山人諸葛亮。昨日擒了張任，取得雒城。聞得張魯有意發兵，相助劉璋，也曾命探馬前去打探，未見回報。
〔報子上〕
報　子：啓稟軍師，東川張魯派馬超攻打葭萌關甚緊。
諸葛亮：再探！
報　子：啊。（下）
魏　延：軍師，旣是馬超攻打葭萌關，軍師就該遣將去救的才是。
諸葛亮：這——那馬超英勇非常，待山人籌思再遣。退帳。（下）
張　飛：（內）三軍的，回營哪！
〔八兵士、張飛上〕
衆　將：三將軍回來了。
張　飛：回來了。
魏　延：連夜出差辛苦了。
張　飛：好說，好說。
魏　延：主公面前，交過差否？
張　飛：俺大哥面前，交過差了。衆位將軍，這幾日有甚麼軍情無有？
魏　延：今有東川張魯，派馬超爲將，攻打葭萌關來了。
張　飛：軍師就該遣將去救。
魏　延：軍師言道，籌思再遣。
張　飛：他籌思的是哪一個呢？哦哦是了，想是等俺老張回來，你道是也不是？
魏　延：想是有的。
張　飛：你我再請軍師。
張　飛
魏　延：有請軍師。
〔諸葛亮上〕
諸葛亮：衆位將軍何事？
張　飛：參見軍師。
諸葛亮：三將軍回來了。
張　飛：回來了。
諸葛亮：連夜出差辛苦了。
張　飛：好說，好說。
諸葛亮：主公面前，可曾交過差否？
張　飛：俺大哥面前，交過差了。
諸葛亮：交過便好。
張　飛：咦！他怎麼不提葭萌關之事呢？待俺問過。——軍師，這幾日有什麼軍情無有？
諸葛亮：今有東川張魯，派馬超攻打葭萌關來了。
張　飛：軍師就該遣將去救。
諸葛亮：黄忠、趙雲出差未歸，你二兄長一時不能來到；待山人籌思再遣。
張　飛：咦！他把俺就忘懷了！——軍師，咱老張可能擔此重任？
諸葛亮：三將軍，你麼？（笑）哈哈哈……
張　飛：吼吼吼！咱老張可能擔此重任？
諸葛亮：三將軍，你麼？……（笑）哈哈哈……

張　飛：吼吼吼！軍師，咱老張可能擔此重任哪？

諸葛亮：將軍哪！

（唱西皮搖板）

馬超本是英雄將，

怕你此去有損傷。

張　飛：啊！

（接唱）聞言怒髮三千丈，

軍師小看咱老張。

軍師！咱老張出師以來，虎牢關三戰呂布，當陽橋喝退曹兵。那馬超他不過是一個人兒，他就是天上的蛟龍，俺也要打，打落他的甲；丈八槍，挑斷他的筋！你爲何長他人銳氣，滅咱老張的威風！是何道理？

諸葛亮：三將軍既要討令，待我先遣一將。——魏延聽令！

魏　延：在。

諸葛亮：命你攻打頭陣！

魏　延：得令。（下）

諸葛亮：三將軍聽令！

張　飛：在。

諸葛亮：命你帶領本部人馬，大戰馬超，不得有誤！

張　飛：吼吼吼，得令！——馬來，馬來！

〔八兵士、張飛下。報子上〕

報　子：主公到。

諸葛亮：有請。

〔報子下。四兵士、劉備上〕

劉　備：先生。

諸葛亮：主公。

劉　備：這幾日可有軍情無有？

諸葛亮：今有東川張魯，派馬超攻打葭萌關來了。

劉　備：先生命何人應敵去了？

諸葛亮：三將軍應敵去了。

劉　備：想那馬超英勇無敵，恐我三弟不是他的對手。

諸葛亮：山人三思後而行之，定無差錯。

劉　備：先生啊！

（唱搖板）

馬超本是英雄將，

唯恐三弟有損傷。

人來帶馬忙趕上，

追趕三弟回營房。

〔四兵士、劉備下〕

諸葛亮：（唱搖板）

吩咐三軍忙退帳，

且聽好音報端詳。

〔衆同下〕

第　二　場

〔四兵士、楊柏上〕

楊　柏：俺，楊柏。隨定馬超攻打葭萌關；待俺出馬，搶他個頭功。——衆將官，殺！

〔四兵士、魏延上〕

魏　延：來將通名！

楊　柏：大將楊柏！

魏　延：看刀！

〔起打。楊柏敗下，魏延追下〕

第　三　場

〔四兵士、馬岱過場〕

第　四　場

〔楊柏、魏延上，起打，楊柏敗下。馬岱挑上，將魏延打下。馬岱追下〕

第　五　場

〔八兵士過場下。張飛上，趟馬下〕

第 六 場

〔魏延、馬岱上，起打，魏延敗下。張飛挑上，將馬岱打下。張飛追下〕

〔四兵士、劉備過場下〕

〔馬岱上，張飛追上〕

張　飛：呔，留個名兒再走！

馬　岱：西涼馬岱。

張　飛：咦！我當是馬超，原來是馬岱。——馬岱！我今放你回去。對你兄長言講，就說燕人張翼德在此等候，叫他拿命來！

馬　岱：一派胡言，看槍！

〔起打，馬岱敗下〕

張　飛：跑了。

〔四兵士、劉備上〕

劉　備：三弟你要往哪裏去？

張　飛：小弟要去大戰馬超！

劉　備：想那馬超英勇，三弟不可輕視於他。

張　飛：啊大哥，你怎麼也聽信那諸葛亮之言，長那馬超的威風，想小弟呵……

（唱西皮搖板）

當陽曾退兵百萬，

哪怕虎穴與龍潭。

劉　備：（接唱）今日暫且歇一晚，

明日再戰也不難。

張　飛：怎麼？明日再戰，叫那馬超多活上一夜？

劉　備：叫他多活一夜。

張　飛：大哥！

（唱搖板）

弟遵兄命且罷戰。

劉　備：（接唱）緊守城池莫出關。

張　飛：嘿！

〔同下〕

第 七 場

〔八兵士、馬超上〕

馬　超：（唱西皮搖板）

萬馬營中無人敵，

大將陣前血染衣。

將身且坐寶帳裏，

且聽探馬報端的。

〔四兵士、馬岱、楊柏上〕

馬　岱：參見兄長。

楊　柏：參見元帥。

馬　超：罷了。你二人爲何這等模樣？

馬　岱：小弟奉命巡營瞭哨，覷見楊柏被魏延殺得大敗，若不是小弟將他救回，險遭不測。

馬　超：楊柏！你私自出兵，是何道理？

楊　柏：啊，元帥，末將此番出兵，若是打了勝仗，這個功勞，豈不是元帥你的嗎？

馬　超：你待怎講？

楊　柏：元帥之功！

馬　超：大膽！

（唱西皮散板）

藐視軍令太無理，

擅自出馬誤軍機。

傳下將令取首級！

馬　岱：且慢，斬了此人，只恐張使君多疑。

馬　超：哦！來呀！

（接唱）四十棍管叫爾皮開肉飛。

打！

〔二兵士、楊柏下。內喊打聲，二兵士、楊柏再上〕

楊　柏：（唱西皮散板）
　　　　低頭不語進帳裏，
　　　　多謝元帥留首級。
馬　超：（接唱）今日暫且饒恕你，
　　　　無令不許把帳離。
楊　柏：（接唱）四十大板他出了氣，
　　　　只得暫且把頭低！（下）
馬　超：賢弟，你既然戰敗魏延，爲何狼狽而回？
馬　岱：小弟戰敗魏延，忽然閃出一將，單叫兄長出馬。
馬　超：可曾問過那人姓名？
馬　岱：此人名叫張飛。
馬　超：哦！張飛！
馬　岱：正是。
馬　超：久聞此將，勇冠三軍，今日倒要會他一會。馬岱聽令！
馬　岱：在。
馬　超：緊守大營，不得有誤！
馬　岱：得令。（下）
馬　超：衆將官，葭萌關去者！——（圓場）前道爲何不行？
衆兵士：來到葭萌關。
馬　超：人馬列開！——來此已是葭萌關！葭萌關！衆將官！爾等高聲吶喊，單叫張飛出馬！（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衆兵士、馬超同下〕

第八場

　　〔張飛上〕
內　喊：張飛出馬！
張　飛：三軍的，馬來，馬來！
　　〔四兵士、劉備上〕
劉　備：三弟要往哪裏去？
張　飛：小弟要大戰馬超！
劉　備：三弟執意要去，且隨愚兄到敵樓一觀。
張　飛：就依大哥。
劉　備：帶馬伺候！
　　（唱西皮散板）
　　　　敵樓之上觀動靜，
　　　　且看馬超發來兵。
馬　超：（內唱西皮倒板）
　　　　萬馬軍中旌旗展，
　　〔八兵士、馬超上〕
馬　超：（唱快板）
　　　　催馬來到城下邊；
　　　　三軍與爺齊吶喊，
　　　　單叫張飛快出關。
張　飛：大哥這就是馬超。
馬　超：（接唱）爾是好漢來交戰，
　　你貪生！
張　飛：吼！
馬　超：怕死！
張　飛：嘜！
馬　超：（接唱）就不要出關。
張　飛：吼吼吼，哇呀呀！三軍的，開關，開關！
劉　備：三弟使不得。
張　飛：嘜！
　　〔下城，出城〕
馬　超：來將通名！
張　飛：漢將張飛！
馬　超：看槍！
張　飛：來將通名！
馬　超：西涼馬超！

張　飛：看槍！（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馬　超：張飛！爲何發笑？

張　飛：馬超！我當你三頭六臂，八臂哪吒，今日一見，嘿嘿！你也是個人兒。

馬　超：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張　飛：看槍！

〔衆兵士分下。張飛、馬超起打，雙下〕

劉　備：好一場厮殺也！

（唱西皮散板）

只殺得紅日把光隱，

只殺得遍地起灰塵，

只殺得馬走如雷震，

越殺越勇越精神。

張　飛：（內唱西皮倒板）

今日要擒西涼漢。

〔衆兵士、張飛、馬超上〕

馬　超：（接唱散板）

一來一往各爭先。

張　飛：（接唱）丈八蛇矛分心刺。

馬　超：（接唱）銀槍一抖刺胸前。

張　飛：馬超！

（接唱）我不擒你不回轉！

馬　超：張飛！

（接唱）我不擒你不回還！

張　飛：啊！

馬　超：（接唱）叫三軍！

衆兵士：啊！

馬　超：（接唱）與爺齊吶喊！

張　飛：大哥！

（接唱）擒不住馬超你莫開關！

〔起打〕

張　飛：馬超，敢是怯戰？

馬　超：兩家鳴金收兵，明日再戰，何爲怯戰！

張　飛：我不擒你，誓不上關！

馬　超：放馬過來！

〔起打〕

馬　超：且慢哪！

張　飛：馬超！敢是怕了你三爹爹不成？

馬　超：焉能懼你！看，天色已晚，你我掌起燈籠火把夜戰，張飛！你敢是不敢？

張　飛：好哇！你三爹爹出師以來，最喜的是夜戰！

馬　超
張　飛：你我各傳將令，衆將官！
三軍的！掌起燈籠火把，夜戰張飛！
馬超！

衆兵士：啊！

〔衆兵士分下。張飛、馬超雙下〕

劉　備：眞乃兩員虎將也！

（唱西皮原板）

站在敵樓來觀瞧，

二將戰場比英豪；

三弟好比南山豹，

馬超好比浪裏蛟。

俺對蒼天來祝告，

相助劉備收馬超。

〔走燈。羣打。張飛、馬超上，起打，雙下〕

劉　備：且住！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待俺親自出城，先與他二人解圍。再與軍師計議說降馬超便了。

〔劉備下。張飛、馬超上，起打〕

〔雙方兵士，劉備上；將張、馬衝開。劉備勸張飛。張及兵士下〕

劉 備：馬將軍，備三弟莽撞，備這廂陪禮了。

馬 超：（不理）……

劉 備：馬將軍，你二人戰了一日一夜，身體疲乏，請回營歇息去吧。

馬 超：（不理）……

劉 備：馬將軍，今日天色已晚，暫且收兵，明日再戰，也還不遲，備要少陪了。請了，請了！——嗳，一員好將也！

〔劉備向馬超表示愛喜之意，不住回顧。進城下〕

馬 超：（向城內兩望，表示敬佩劉備，帶有心折之意）帶馬回營！

八兵士：啊！

〔衆同下〕

——劇 終——

眞 假 李 逵

前 記

“眞假李逵”（原名“鬧江州”）是根據“水滸傳”改編的一個傳統劇本。描寫沂州李鬼，假冒梁山英雄李逵的名號，在松林中搶劫，恰好和回沂州探望老母的李逵爭鬥起來。李逵板斧厲害，將李鬼打倒，李鬼告饒，李逵得悉李鬼的性情與己略同，又是爲了奉養老母而行劫的，乃有惺惺相惜之意，遂贈予銀兩，並約他上梁山泊去。李鬼愧喜交加，兩人訂約而別。

原本基本上是把李鬼當作好人來處理的。但在開場時把李鬼寫得相當無賴，以後的轉變就似乎有些勉强。整理時將“上場詩”至“撲燈蛾”這一節略加改動，着重描寫李鬼的豪爽直率。另外終場時李鬼所唱的“流水”，也在原來基礎上加以改寫。原本這一節除敍事以外，只大略表現了一下李鬼的羞愧心情；對於描寫已決定要上梁山的李鬼而說，這是不够的。改本在這裏描寫了李鬼的感激與喜悅之情，這對於襯托李逵的英雄氣概也是有幫助的。此外，在本劇的文字上和若干較小的情節上也略有修潤。

這個本子的整理工作，是中國京劇團演員王玉讓、蘇維明與本院編輯處吳少岳共同進行的。在整理過程中並經郝壽臣先生提供許多意見，定稿後也取得了郝先生的同意。

第 一 場

〔李鬼上〕

李 鬼：（念引）愛習拳棒，掄板斧，武藝高強。

（念詩）豪傑生來秉性剛，愛習拳棒與刀槍。

家貧老母難奉養，只得松林稱大王。

咱，黑面熊李鬼。乃沂州人氏。自幼愛習拳棒，練就一對板斧。是咱性好賭博，無有銀錢侍奉老母，只好去至松林擄搶。俺想二年前大鬧江州的黑旋風李逵，與俺面貌相似，兵刃相符，因此就冒充了他的名姓。看紅日已落西山，不免松林走走。——老娘！

李 母：（內）做甚麽？

李　鬼：好好看守門戶，孩兒去去就來。

李　母：（內）兒要早去早回。

李　鬼：知道了。（出門）呀！出得門來，好清爽人也！

（念“撲燈蛾”）

性魯莽，好蠻幹，
誰人不知黑大漢。
喫了酒，愛賭錢，
闖了禍，誰敢攔；
有了錢，花他個乾，
過了今天，哪個管明天！
奉老母，無銀錢，
怎忍教她受飢寒。
腰掖着板斧松林轉，
有人問咱名和姓哪——
黑旋風李逵就是咱。

來此已是松林，待俺裏面藏躱。

〔李鬼下。李逵上〕

李　逵：（唱西皮搖板）

離了梁山把路奔，
歸家探望老娘親。
甩開大步往前進，

李　鬼：（內）呔！好漢爺爺在此！

李　逵：呀！

（接唱）松林裏面有歹人。

且住，松林裏面有了歹人，待我聽他講些甚麽？

李　鬼：（內）呔！留下買路金銀，放你過去。

李　逵：嘿，這小子打劫黑爺爺來了，待我脫下衣裳，跟他嘎哩嘎哩。（脫衣）——呔！松林毛賊，快出來會咱一會。

李　鬼：（上）咱，來了哇！

李　逵
李　鬼：（會面一驚。同）哎呀！一個長相。（同看板斧）

李　鬼：呔！留下買路金銀，放你過去！

李　逵：要俺的金銀却也不難，通上你的名來！

李　鬼：提起咱的威名，嚇破你的心膽！

李　逵：我也犯不上那麽膽小，說你的吧！

李　鬼：你且聽道：咱就是二年前大鬧江州，

李　逵：喳！

李　鬼：後投梁山，

李　逵：喳！

李　鬼：與宋江、戴宗結拜，

李　逵：喳！

李　鬼：黑旋風李逵就是咱。

李　逵：喳喳喳，哇呀呀！嘿！都有假的，連俺李逵也會出來假的啦！

李　鬼：呔！咱已道出姓名，還不將金銀獻上！

李　逵：要我的金銀却也不難，勝得俺手中板斧，金銀與你。

李　鬼：聽你這話，敢要與我分個上下？

李　逵：嘜，要論個高低。

李　鬼：招傢伙吧！

〔對斧起打，雙收下〕

第　二　場

〔李逵上〕

李　逵：且住，黑漢倒有幾分厲害，待我用反板斧傷他！

李　鬼：（追上）哪裏走！

李　逵：（打倒李鬼）看斧！

李　鬼：噯喲，好漢饒命！

李　逵：起來！

李　鬼：謝謝好漢。——（自語）栽這麽個跟頭！

李　逵：我來問你，你到底叫甚麽名字？

李　鬼：我叫黑面熊李鬼。李逵是冒充，我是個假的。
李　逵：我早知道你是個假的。
李　鬼：慚愧！請問好漢尊姓大名？
李　逵：提起俺的名姓，也嚇破你的心膽！
李　鬼：您還我一個"蹦子"。
李　逵：你且聽道！
李　鬼：請講。
李　逵：咱就是二年前大鬧江州，
李　鬼：喳！
李　逵：後投梁山，
李　鬼：喳！
李　逵：與宋江、戴宗結拜，
李　鬼：喳！
李　逵：眞眞的黑旋風李逵就是咱啊！
李　鬼：喳喳喳！哇呀呀！噯喲，原來是李二哥……
李　逵：咱們哪兒論的？
李　鬼：哎呀，我眞是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劫奪二哥來。我這兒給您賠不是！
李　逵：起來。我來問你，爲何假冒我名，在此擄搶？
李　鬼：二哥有所不知，只因小弟生性魯莽，愛喫酒，好耍錢……
李　逵：怎麽着，你愛喫酒，好耍錢？跟哥哥我，犯一路的毛病。
李　鬼：哎喲，二哥你也好耍？
李　逵：我也好耍。
李　鬼：咱們哥兒倆眞是"吃西瓜喝涼水"犯一樣的病啦。
李　逵：可不是嗎，後來怎樣？
李　鬼：無有銀錢，奉養老母。
李　逵：（自語）他也有一個娘。
李　鬼：因而來在這松林擄搶，冒充二哥的名姓，沒想到今天就遇着您了。我這才叫聖人門前賣三字經，先打我個沒趣兒。我也沒臉活着了，二哥您拿斧子把我殺了吧！
李　逵：慢來慢來，要殺方才就把你殺了。
李　鬼：（羞）嘿！
李　逵：我來問你，旣有這身本領，是條英雄好漢，何不投奔梁山？
李　鬼：有意投奔梁山，只是無有引薦之人。
李　逵：愚兄願做引薦之人。
李　鬼：二哥與我作個引薦，咱們就走。
李　逵：慢來，等愚兄回家探母回來之時，再與你奔往梁山。
李　鬼：怎麽着，您家裏也有老娘嗎？見了老太太，替我捎個好兒去。
李　逵：那個自然。
李　鬼：哪裏相會？
李　逵：這……三日後望江樓相會。
李　鬼：記下了。
李　逵：來來來，（取衣斧）我這裏有散碎銀兩，拿回家去，奉養老母。
李　鬼：啊，慢來慢來，二哥的銀錢，小弟不敢收。
李　逵：莫非嫌輕？
李　鬼：如此愧領了。
李　逵：你我弟兄分別了吧！
李　鬼
李　逵：正是：
李　逵：我今贈銀莫嫌輕，拿回家中奉娘親。
李　鬼：多謝二哥贈我銀，從今以後學好人。
李　逵：只要你眞心來孝母，你母我娘俱不分。
李　鬼：今日松林得相會，二哥，我是假的你是眞。

李　逵：取笑了。
李　逵
李　鬼：(同笑)啊哈哈哈，請！
李　鬼：二哥請轉。
李　逵：做甚麽？
李　鬼：你我弟兄在哪裏相會？
李　逵：方才言過，三日之後，沂州西門外，望江樓相會，記下了！
李　鬼：記下了。
李　逵
李　鬼：請！
〔李逵下〕
李　鬼：好一個俠義的英雄，將俺打倒，不傷性命，反贈俺銀兩，約定三日後望江樓相會，同奔梁山；思想起來，好不喜煞人也！
(唱西皮搖板)
俺李鬼與李逵巧得相會，
(接唱流水)
一樣長相一樣黑，
俺武藝難與他敵對，
却笑俺心粗膽壯敢作又敢爲，
腰掖着板斧藏在松林內，
假李逵偏偏就遇見了眞李逵。
眞李逵，假李逵，
我二人黑夜之間，亂殺亂砍分不出來誰和誰。
他將我打倒反把銀來饋，
又要俺同奔梁山作一個英雄好漢替天行道救困與扶危。
俠義的心腸打動俺李鬼，
(接唱搖板)
歸家去對老娘細說一回。
〔李鬼下〕

——劇　終——

蕭何月下追韓信

前　記

"蕭何月下追韓信"是元曲中就已經有的一個劇目。它寫的是漢、楚相爭中的一段故事。劉邦被項羽貶爲漢王，急圖東歸，叫張良去物色一位元帥。張良看中了在項羽帳下懷才不遇的韓信；以角書爲憑，請他去見劉邦。韓信很自負，到了漢中，不屑以書自薦。丞相蕭何素知韓信有大才，屢次奏請重用他；但劉邦因韓信曾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始終不予重用。韓信怒，棄官而去。蕭何聞訊急忙飛馬追趕，出城數十里，把韓信追了回來。劉邦終於拜韓信爲元帥。

這個本子原是周信芳先生早年的創作，最近又經過他自己的整理。

第　一　場

〔張良上〕
張　良：(唱西皮散板)
爲助沛公平四海，

天涯海角訪英才。

山人張良。火燒棧道之時，我與蕭何定下一計，尋訪興漢滅楚的大元帥。前在鴻門宴上，見韓信乃天下奇才，我不免以贈劍爲名，暗中勸他棄楚投漢，就此前往。

（唱搖板）

假作賣劍把韓信拜，

明珠豈可久藏埋。（下）

第 二 場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滿腹經綸無處用，

何時展翅得凌空。

我，韓信。在項羽帳下，做一個執戟郎官，可恨他笑我無志無能，不加重用。天哪，天！俺韓信何日才能出頭也！

（唱西皮散板）

懷才不遇心內痛，

明珠久埋塵土中。

〔張良上，家院暗上〕

張　良：（唱西皮散板）

蓋世英才當器重，

特來訪尋大英雄。

門上有人麽？

家　院：作甚麽的？

張　良：煩勞通禀，淮陰故友求見。

家　院：請稍待。——啓家爺，淮陰故友求見。

韓　信：啊！俺韓信在此，並無相識，哪裏來的故友？見過此人，再作道理。——來，說我有請。

家　院：是。——家爺有請。（下）

韓　信：鄉親在哪裏？

張　良：故友在哪裏？

韓　信：請坐。

張　良：有座。

韓　信：我與仁兄素不相識，怎說故友？

張　良：久聞閣下乃蓋世奇才，故不遠千里而來，踵門拜訪。

韓　信：誇讚了。既蒙仁兄抬愛，就請明以教我。

張　良：將軍有所不知，我有寶劍三口，一名天子劍，一名宰相劍，一名元帥劍，特來賣劍。

韓　信：不知天子劍賣與何人？

張　良：天子劍賣與漢王劉邦。

韓　信：劉邦？唔。宰相劍呢？

張　良：賣與丞相蕭何。

韓　信：這元帥劍呢？

張　良：將軍乃蓋世英才，就將此劍贈與將軍。

韓　信：韓信有何德能，敢佩此劍？

張　良：將軍乃蓋世奇才，可惜霸王不能重用！若能得遇明主，大展宏才，佩帶此劍無愧也。

韓　信：告便。

張　良：請便。

韓　信：哎呀且住！我觀此人，相貌堂堂，好像在哪裏見過，爲何一時想他不起？哦……我想起來了。——你莫非是子房先生麽？

張　良：不敢；在下正是韓國張良。

韓　信：唔呼呀，失敬了。先生就是爲贈劍而來的麽？

張　良：霸王有勇無謀，目不識人，將軍終無可爲。將軍何不去投漢王，以伸大志。

韓　信：早有此心，怎奈無人引薦。

張　良：不妨事。我這裏有書信一封，去到褒中，先見蕭

何，必然保薦於你。

韓　信：棧道燒絕，無路可通褒中，如何是好？

張　良：不妨事。我這裏有地理圖一本，按圖而行，可到褒中。

韓　信：多謝先生。你我哪裏相會？

張　良：將軍日後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復奪三秦，你我在咸陽相會。告辭了。

（唱西皮散板）

明修棧道爲疑陣，

暗渡陳倉復三秦。

〔張良下〕

韓　信：（接唱）張子房謀略高人一等，

入褒中扶漢王建立奇勳。

〔韓信下〕

第　三　場

〔四侍衞、范增、陳平引項羽上〕

項　羽：（唱西皮流水）

九戰章邯威名震，

槍挑蘇角誰不聞。

可恨韓生言不遜，

殺此腐儒方稱心。

鍾離昧：（上）啓稟大王，韓生已死。

項　羽：（笑）啊哈哈哈……韓生已死，孤心安矣。

范　增：啓奏大王，大患不在韓生，乃在韓信也，望大王重用。

項　羽：噯，想那韓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何足道哉！

范　增：大王旣不重用，就該除却，以免後患。

項　羽：小小韓信，何足掛齒！不必多言，孤自有道理。（下）

〔四侍衞、范增、鍾離昧同下〕

陳　平：且住！范增老兒，屢次要害韓信，我不免與他報上一信便了。（下）

第　四　場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前與張良來約定，

無有路引怎脫身！

家　院：（上）陳大夫到。

韓　信：有請。

〔陳平上〕

陳　平：將軍！——將軍，大事不好！

韓　信：何事驚慌？

陳　平：今有范增屢次在大王面前，搬弄是非，要害將軍，你要準備才是。

韓　信：這，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陳　平：也罷，現有文憑路引在此，你快快逃走了罷。

韓　信：多謝大夫，後當圖報。

陳　平：好說，告辭了。（下）

韓　信：奉送。——且住！項羽不但不重用於我，反聽信讒言，意欲加害，此處不可久留，我不免投奔漢王便了。

〔韓信下〕

第　五　場

〔四侍衞、范增引項羽上〕

項　羽：（唱西皮散板）

江山已然歸一統，

全憑勇力成霸功。

〔鍾離昧上〕

鍾離昧：啓大王，韓信逃走了。

范　增：如何？

項　羽：啊！韓信竟敢反我！鍾離昧聽令，命章平帶領人

馬，追趕韓信，不得有誤。

〔下〕

鍾離昧：領旨。

〔鍾離昧、四侍衞、范增分下〕

第 六 場

〔陳良上〕

陳　良：（唱西皮散板）

古道荒山無人往，

爲求衣食苦奔忙。

我，陳良。昨夜偶感風寒，身體有些不爽，我女兒叫我不要上山砍柴；只因家中寒苦，些須小病，算得甚麽，我不免山中走走。

（接唱）只爲砍樵山崗上，

謀生焉能怕虎狼。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山路崎嶇迷方向，

四顧無人心內慌。

且住！來在三叉路口，不知哪條道路，可通褒中。

陳　良：砍樵。（笑）哈哈哈……

韓　信：看那旁有一樵哥，待我上前問路。——樵哥請了。

陳　良：請了。壯士敢是迷失路途？

韓　信：正是失迷路途，但不知哪條道路，可通褒中？

陳　良：隨我來。那條小路可通褒中。

韓　信：多謝了。

（唱西皮散板）

多謝樵哥來指點。（下）

陳　良：（接唱）這位壯士貌不凡。

採樵已畢回家轉——

韓　信：（上唱）忽有一事上心間。

且住！後有追兵前來，若是樵哥對他言講，我的性命難保。項羽聞知此路，必然派兵把守，豈不就誤大計？——樵夫請轉。

陳　良：壯士爲何去而復轉？

韓　信：身後有人來了。

陳　良：哪裏？

韓　信：看劍！（殺陳良）

（唱西皮散板）

非是韓信心太狠，

只爲追兵隨後跟。

忙將屍首掩埋定——

有朝得志報大恩。

〔韓信下〕

第 七 場

〔四楚兵引章平上〕

章　平：且住！行在此處，爲何不見韓信？不免回覆大王便了。

〔衆同下〕

第 八 場

〔四侍衞、旗牌引夏侯嬰上〕

夏侯嬰：（念引）君正臣賢，滅項羽，享樂豐年。

（念詩）項羽行霸道，諸侯怨聲高；

何日申兵討，滅楚顯英豪。

我乃滕公夏侯嬰。只因張良先生，尋訪興漢滅楚的元帥，尚未有消息到來，眼看君臣東歸無日。是我奉了蕭何丞相之命，設立招賢館，收羅天下賢士。——來，有人投効，速報我知。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身有角書不肯獻，

方見英雄非等閒。

我若以書自薦，豈不被人恥笑。也罷，現有榜文，待我揭榜報効。

旗　牌：何人揭榜？

韓　信：淮陰人韓信。

旗　牌：揭榜人淮陰人韓信求見。

夏侯嬰：聞得韓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在項羽帳下為執戟郎官，怎樣到此？也罷，既然招賢，何論貧賤，且看他才學如何。——來，喚他進見。

旗　牌：喚你進去。

韓　信：知道了。——參見滕公。

夏侯嬰：將軍可曾出仕否？

韓　信：也曾出仕。只因項羽不能重用，故而棄暗投明。

夏侯嬰：但不知你有何才能？

韓　信：兵書戰策，略知一二。

夏侯嬰：我却不信。

韓　信：兵書呵。（牌子）

夏侯嬰：果然將帥之才，有眼不識英雄，將軍莫怪。

韓　信：滕公少禮。

夏侯嬰：一同去見相國保奏，漢王必然重用。

韓　信：全仗滕公。

夏侯嬰：旗牌，後面備酒，與將軍接風。——請。

韓　信：請。

〔衆同下〕

第　九　場

〔蕭何上〕

蕭　何：（念引）褒中久困，何日裏，才定三秦。

（念詩）徉遷義帝都于郴，月黑風高大江深，

海內臣民皆哀痛，討伐獨夫起義兵。

下官，蕭何。可恨項羽，不遵懷王之約，自立為西楚霸王，反將我主，封為漢王，貶入褒中。只因張良先生，火燒棧道之時，言道尋訪興漢滅楚元帥，以角書為憑，到如今無有音信；我命夏侯嬰，設立招賢館，收羅賢士。正是：

千軍容易得，一將最難求。

夏侯嬰：（上念）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參見相國。

蕭　何：滕公少禮。不在招賢館，到此則甚？

夏侯嬰：招來一位賢士，報與相國知曉。

蕭　何：但不知賢士何名？

夏侯嬰：淮陰人韓信。

蕭　何：韓信……此人不得第之時，乞食漂母，受辱胯下，漢王也知此人，未必能重用罷。

夏侯嬰：此人雄才大略，若能重用，必建奇功。

蕭　何：也罷，待我面試其才。有請韓賢士。

夏侯嬰：是。——有請韓賢士。

韓　信：（內）來也。

（上唱西皮流水）

張良也曾對我講，

他道蕭何不平常。

且將角書藏身上，

看他可能識棟樑。

相國在上，韓信大禮參拜。

蕭　何：罷了。

韓　信：（怒）告辭。

蕭　何：且慢！察言觀色，賢士似有不悅之意。

韓　信：我有一言，請恕唐突之罪。

蕭　何：將軍若有高論，蕭何洗耳恭聽。

韓　信：相國容稟：昔日齊王好鼓瑟。晉有一賢士，善於鼓瑟。王坐於堂上，命鼓瑟之人，立於堂下。那賢

士不悅，言道，今王坐而臣立，臣何自賤，甘爲王樂！相國，那鼓瑟之人尙羞立於王之側，何况韓信耳！

蕭　何：呀！

（唱西皮流水）

好一個聰明小韓信，

他將古人打動我的心，

他說我蕭何少恭敬。

將軍！

恕我蕭何未相迎。

請坐。不知將軍駕到，有失迎迓，望乞恕罪。

韓　信：豈敢，久聞漢王聖明，丞相賢達，故不遠千里，特來投効。

蕭　何：將軍雖有奇才，但是棧道燒絕，不能東歸，也是枉然。

韓　信：（笑）哈哈，棧道燒絕，免項羽西顧之憂。瞞得了項羽，瞞不了我韓信耳。

蕭　何：（笑）哈哈……！夏侯將軍，張良先生火燒棧道的時節，言道尋訪興漢滅楚元帥，以角書爲憑，到如今無有音信；我想韓將軍宏才大略，他不請，還請何人？嘿嘿！子房呀子房，你往日機警，這一回也失了機會了。

（唱西皮散板）

夏侯將軍忙修本，（轉向韓信）

今日相逢慰平生。（同下）

第 十 場

〔四太監、大太監引劉邦上〕

劉　邦：（念引）七雄龍爭，歸贏秦，合久必分。

（念詩）先入咸陽除暴秦，項羽負約自稱尊。

强柔不敵且暫避，等待時機再縱橫。

孤，漢王劉邦。可恨項羽，不遵懷王之約，自立爲西楚霸王，將孤貶入褒中，封爲漢王。本當與他抗拒，怎奈兵力不足，故聽張良先生之言，暫居褒中，歇兵養銳，以作東歸復仇之舉。幸喜如今兵精糧足，正可復奪三秦，還定咸陽；怎奈棧道燒絕，興漢滅楚元帥，尙未到來，張良又無音信，孤好生憂慮也！——內侍，傳旨下去，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大太監：大王有旨，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蕭　何：（內）蕭何有本啓奏。

大太監：啓大王，蕭何有本啓奏。

劉　邦：宣蕭何上殿。

大太監：大王有旨，蕭何上殿。

蕭　何：（內）領旨。

（上唱西皮慢流水）

我主爺起義在芒碭，

拔劍斬蛇天下揚。

懷王當年把旨降，

兩路分兵定咸陽；

先進咸陽爲皇上，

後進咸陽扶保在朝綱。

也是我主洪福廣，

一路上得遇陸賈酈生與張良。

秋毫無犯軍威壯，

我也曾約法定過三章。

項羽不遵懷王約，

反將我主貶漢王。

今日裏蕭何見良將，

但願得言聽計從、重整漢家邦、一同回故鄉。

撩袍端帶金殿上，
揚塵舞蹈見大王。
臣蕭何見駕，大王千歲。

劉 邦：平身。

蕭 何：千千歲。

劉 邦：上殿有何本奏？

蕭 何：夏侯嬰在招賢館得來一賢士，特來保薦。

劉 邦：賢士何名？

蕭 何：淮陰人韓信。

劉 邦：韓信？我想此人不得第之時，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出身微賤，若用此人爲將，三軍不服，諸侯訕笑，豈不被項羽笑孤爲盲人耶！

蕭 何：古之大將，出身微賤者多，韓信蓋世奇才，若棄之不用，我君臣東歸無日了！
（唱西皮散板）
大王不用韓信將，
君臣無日轉回鄉。

劉 邦：依卿所奏，宣韓信上殿。

蕭 何：領旨。——大王有旨，夏侯嬰帶韓信冠帶上殿。
〔夏侯嬰、韓信同上〕

夏侯嬰：（念）招來賢良將，

韓 信：（念）上殿見漢王。

夏侯嬰：夏侯嬰。

韓 信：韓信。

夏侯嬰
韓 信：（同）參見大王千歲。

劉 邦：平身。

夏侯嬰
韓 信：（同）千千歲。

劉 邦：卿千里而來，未見才能，難以重用，今命你爲連廒官，試看你能否勝任。

蕭 何：慢來。大王命他爲連廒官，豈不是大才小用啊！

劉 邦：容孤思之。
〔劉邦下，四太監、大太監隨下〕

蕭 何：啊呀呀，大才小用了！
〔四侍從上〕

韓 信：暫且上任，再作道理。

蕭 何：順轎。
〔上轎，衆同下〕

第 十 一 場

〔四太監、大太監引劉邦上〕

劉 邦：（唱西皮散板）
芒碭起義會聚衆，
（接唱流水）
遵奉王約入關中。
心想滅秦歸一統，
誰知楚漢又爭鋒。
鴻門宴、命險送，
項羽稱王諸侯封。
到如今張良無音訊，
不由孤終朝每日愁鎖眉頭思太公；
兒女情腸心酸痛，
英雄氣短眼望東！
宣蕭何上殿。

大太監：大王有旨，宣蕭何上殿。

蕭 何：（内）領旨。
（上念）一自相逢契合深，堪嘆英雄少知音。——參見大王。

劉 邦：平身，賜座。

蕭 何：謝座。

劉 邦：咳！

蕭 何：大王爲何長嘆？

劉　邦：只因張良先生，尋訪興漢滅楚元帥，至今杳無音信，孤終日思念太公夫人，意欲東歸，又無善策，故而煩悶。

蕭　何：哈哈，臣保薦一人，不但太公夫人可見，三秦可得，項羽可滅，天下在掌握之中。

劉　邦：既有此人，現在何處？

蕭　何：現在褒中。

劉　邦：他叫何名字？

蕭　何：這……不說也罷。

劉　邦：却是爲何？

蕭　何：說出來，大王又要說他，出身微賤，不肯重用呃。

劉　邦：眞是賢士，哪有棄而不用之理。

蕭　何：當眞用他？

劉　邦：當眞用他。

蕭　何：果然用他？

劉　邦：果然用他。

蕭　何：韓信哪。

劉　邦：咳！想那韓信，自身尙不能謀，豈能當此重任。封他爲連廒官，恐他也不能勝任罷？

蕭　何：大王封他爲連廒官，到任之後，將一月所積公文事件立刻迅速辦理完畢，屬下人等，盡皆歎服。

劉　邦：一節之事，何足道哉。

蕭　何：只此一節，可見他滿腹經綸。

劉　邦：既然丞相稱讚，就陞他爲治粟都尉。

蕭　何：治粟都尉，還是大才小用啊！將他宣上殿來請他作大將。

劉　邦：容孤思之。

〔劉邦下，四太監、大太監同下〕

蕭　何：啊呀！

（唱西皮搖板）

蕭何二次薦韓信，
千言萬語王不聽；
如今大才小用了，
君臣何日轉回程。

〔蕭何下〕

第十二場

〔鄉民甲與四鄉民同上〕

鄉民甲：啊，列位請了。我們往年納糧，費盡了周折；自從韓大老爺接任以來，一切之事，迅速辦理，甚是方便，對我們還有許多幫助。若是韓大老爺陞任到別處，我們豈不又要受罪？我等速速去見相爺，留他在任，豈不是好？

衆鄉民：好好好，一同前往。——裏面有人麼？

家　院：（上）哪裏來的？

衆　　：我等要叩見相國。

家　院：少站。

衆　　：是。

家　院：有請相國。

蕭　何：（上）何事？

家　院：衆鄉民求見。

蕭　何：喚他們進來。

家　院：喚你們進見。

衆　　：是。——參見相爺。

蕭　何：罷了，起來，到此何事？

鄉民甲：啓稟相爺，我們往年納糧，費盡了周折；自從韓大老爺接任以來，一切之事，迅速辦理，對我們還有許多幫助。聞聽韓大老爺要陞任到別處，故而前來留他，望丞相允准。

蕭　何：韓大老爺豈可大才小用？

衆　　：相國不肯，我們就跪求了。

蕭　何：慢來慢來，你等暫且回去，我自有安排。

衆　：是。——這就好了。（同下）

蕭　何：啊呀！韓信上任未久，深得民心；今日無事，不免上殿三次保薦。——左右，打道上朝。

〔四侍衛上，蕭何出門上轎，同下〕

第十三場

〔四太監、大太監引劉邦上〕

劉　邦：（唱西皮流水）

今觀江河皆無恙，
連日夢兆俱不祥；
角書未到心惆悵，
快宣蕭何作商量。

大太監：蕭何上殿。

蕭　何：（內）領旨。

（上唱西皮搖板）

蕭何三次薦韓信，
言聽計從早回程。

蕭何參見大王千歲。

劉　邦：平身，賜座。

蕭　何：謝座。宣臣進宮，有何國事議論？

劉　邦：孤連日夜得惡夢，恐有不祥，故而心中煩悶。

蕭　何：大王連日夜夢不祥，臣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劉　邦：哪輩古人？

蕭　何：大周駕下有一鎮諸侯，名曰齊景公，夜夢上山見虎，入草見蛇；他駕前有一賢臣名曰晏平仲，命晏子圓解。那晏子奏道，上山見虎，入草見蛇，何謂不祥，我國中倒有三不祥。

劉　邦：哪三不祥？

蕭　何：有賢士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能重用，三不祥。大王此夢與齊景公一般無二。

劉　邦：相國說那裏話來，孤自入褒中以來，立下招賢館，收羅賢士，若有賢才，孤當重用，怎奈無有賢士耳。

蕭　何：哈哈，眼前有一賢士，大王不用啊。

劉　邦：他叫何名字？

蕭　何：這……不說也罷。

劉　邦：爲何不說？

蕭　何：我若說出來，大王又要說他出身微賤，不肯重用啊。

劉　邦：若有賢才，孤當重用。

蕭　何：用他？

劉　邦：用他。

蕭　何：用他？

劉　邦：用他。

蕭　何：韓信哪。

劉　邦：咳！我想韓信，自到褒中以來，陞官兩次，也就是了；相國爲何苦苦的保奏？

蕭　何：他非百里之才，大才小用，豈不可惜！

劉　邦：也罷，等候張良先生角書到此，再作道理。

蕭　何：等不及了，快快宣他上殿，拜他爲大將。

劉　邦：退班！

〔劉邦下，四太監、大太監同下〕

蕭　何：咳咳！

（唱西皮搖板）

三次保薦成畫餅，
枉費蕭何舌與唇。

〔蕭何下〕

第十四場

〔韓信上〕

韓　信：（唱西皮散板）

三次保薦王不用，

有何面目留褒中。

且住！多蒙相國屢次保奏，怎奈漢王執意不聽，有何面目，留在褒中！我不免寫下詩句，棄官逃走，看蕭何追是不追。

〔家院暗上，韓信脫衣背劍〕

韓　信：濬墨伺候。待我題詩一首。（牌子，寫詩）帶馬。

〔家院帶馬，韓信上馬，圓場，門官上，韓信出城下，門官下〕

第　十　五　場

〔家院上〕

家　院：且住！韓將軍棄官逃走，不免報與相國知道。——有請相爺。

〔蕭何上〕

蕭　何：何事？

家　院：啓相爺，大事不好了！

蕭　何：何事驚慌？

家　院：韓將軍棄官逃走。

蕭　何：（驚）帶路！

〔圓場，看詩大驚〕

蕭　何：嘿嘿，韓信去了！——家院，韓將軍怎生打扮，往哪道而去？

家　院：跨下靑鬃馬，身背寶劍，直奔東門而去。

蕭　何：好，待我東門問個明白。

家　院：待小人與相爺備馬。

蕭　何：我等不及了！

〔家院下〕

蕭　何：且住！韓信不辭而別，君臣東歸何日！我不免去到東門，問個明白，再作道理。

（唱西皮搖板）

聽說韓信他去了，

不由蕭何心內焦，

頭上整整烏紗帽，

身上撩起紫羅袍。

三番兩次把韓信保，

大王不用爲哪條？

此番韓信追得到，

同心協力扶漢朝；

此番韓信追不到，

這萬里江山一旦拋！

急急忙忙往前跑，

〔圓場，跌倒〕

啊唷……

（接唱）來到東門問根苗。

門　官：（上）參見相國。

蕭　何：罷了。你可曾看見一位將軍，身背寶劍，跨下靑鬃馬，由此道而去呀？

門　官：有的，過去一日了。

蕭　何：這……

夏侯嬰：（內）相國慢走。

〔上，下馬〕

啓禀相爺，大事不好！

蕭　何：何事驚慌？

夏侯嬰：韓將軍逃走了。

蕭　何：我，我我（奪馬）我……知道了！（上馬踢夏，出城下）

夏侯嬰：（起立）這是甚麽緣故？——帶……馬。

門　官：是是。

〔門官帶馬。夏侯嬰上馬踢門官，出城下，門官隨下〕

第　十　六　場

〔樵夫上〕

樵　夫：(唱西皮搖板)

　　採樵已畢下山道，

〔韓信上，過場下〕

樵　夫：(接唱)馬走如飛是英豪。

蕭　何：(內)馬來。

〔上，看兩邊〕

(唱西皮倒板)

　　催馬加鞭迷了道，

樵　夫：吼……

蕭　何：呀！

(接唱西皮搖板)

　　我不免向前問一問樵。

喂，樵子請了。

樵　夫：請了。

蕭　何：你可曾看見一位將軍，跨下青鬃馬，身背寶劍，喏喏喏，由此道而去啊？

樵　夫：有的，如今已過五十餘里了。(下)

蕭　何：呀！

(唱西皮搖板)

　　聽說去了五十遙，

　　又見月影上樹梢；

　　忽然間想起了我的腹中飢了，

　　縱然是餓死我也要追趕英豪。

〔蕭何下〕

第十七場

〔韓信上"趟馬"，圓場下。蕭何上"趟馬"，圓場下。夏侯嬰上"趟馬"，圓場下〕

第十八場

〔韓信上，作臨絕道徘徊狀〕

蕭　何：(內)將軍慢走！

〔上，同走圓場，蕭何落帽，跌下馬〕

韓　信：(扶蕭何起立)相國，相國。

蕭　何：(抓韓)韓……將軍，你……絕人太甚哪！

韓　信：啊？

蕭　何：你……爲何不辭而別了？

韓　信：這個……相國！想我韓信，自到褒中以來，蒙相國恩待，連保三本，怎奈漢王不允，有何面目留在褒中。情願去歸故里，耕種爲本。相國之恩，容圖後報。

蕭　何：韓將軍，將軍哪！你有管樂之才，伊呂之志，我連保三本，大王說你出身微賤，不肯重用，怒惱將軍，投奔家鄉，我聞聽此言，急急忙忙追趕前來。將軍，暫息雷霆之怒，隨我回去，我以全家力保將軍；大王再若不用，我與將軍一同走。將軍千不念，萬不念，請念你我一見如故——

(唱二黃頂板)

　　是三生有幸，

　　天降下擎天柱保定乾坤；

　　全憑着韜和略將我點醒，

　　我也曾連三本保薦於漢君。

　　他說你出身微賤不肯重用，

　　那時節怒惱將軍、身背寶劍、跨下戰馬，出了東門。

　　我蕭何聞此言雷轟頭頂，

　　顧不得山又高、水又深、山高水深、路途遙遠、忍飢挨餓、來尋將軍。

　　望將軍你還念我蕭何的情分，

　　望將軍、且息怒、暫吞聲，你莫發雷霆，隨我蕭何轉回程，大丈夫三思而行！

韓　信：（唱二黃原板）
相國恩情感不盡，
去志已決不回程；
既然功名無我分，
情願老死在淮陰。
蕭　何：（唱二黃搖板）
千言萬語他不肯，
倒叫蕭何無計行。
沒奈何上前來雙膝跪定，
不看蕭何看生靈。
韓　信：（唱二黃搖板）
張良道他扶漢鼎，
話不虛傳果是眞。
請起。（扶蕭起立）
蕭　何：將軍，我們一同回去吧。
韓　信：若是漢王再不肯用呢？
蕭　何：大王若再不用，我和將軍同走。
韓　信：我有一物，請丞相獻與漢王。
蕭　何：何物？
韓　信：（遞角書）請看。
蕭　何：（接看）呀！
（唱二黃搖板）
一見角書心不明，
蕭何倒做懵懂人；
低下頭來暗自忖……
韓　信：（接唱）待我說明莫疑心。
相國不必懷疑，這角書就是張良先生付與我的，也是張良先生叫我來的。
蕭　何：既有這封書信，爲何不早獻？豈不免了我許多的唇舌。
韓　信：我若以書自薦，豈不被人恥笑我無能也！
蕭　何：英雄本色，令人可敬。
夏侯嬰：（內）馬來。
（上）相國，韓將軍他可回去？
蕭　何：不但回去，還有一件大大的喜事呢。
夏侯嬰：甚麼喜事？
蕭　何：拿去看來。（遞信）
夏侯嬰：（接信，看）這不是張良先生的角書麼？
蕭　何：正是，韓將軍就是張良先生薦來的。
夏侯嬰：他何不早獻？
蕭　何：啊呀，你好糊塗呀！他若以書自薦，豈不是失了大將軍的身份哪！
〔拾帽，藏書，戴帽〕
夏侯嬰：趁此一輪明月，速速趕回，免得大王掛念。
蕭　何：將軍請。
〔同拉馬〕
韓　信：相國，滕公請。——正是：
二公可算是賢臣，
不辭戴月與披星。
蕭　何：蕭何月下追韓信，
夏侯嬰：留得美名萬古存。
〔同上馬，下〕

第 十 九 場

〔四太監引劉邦上〕
劉　邦：（唱西皮散板）
連日思歸心煩悶，
不知何日轉回程。
張良此去無音信，
缺少滅楚大將軍。
大太監：（上）相國逃走。

劉　邦：啊！有這等事，速去打探回奏。

大太監：領旨。(下)

劉　邦：且住！我與蕭何，起自沛豐，患難之交，情同骨肉，他豈能逃走？況且一概大事，由他辦理，他今一去，失了孤的左右手，呵呵，大事去矣！

大太監：(上)啓萬歲，相國回來啦！

劉　邦：奇怪呀！宣他上殿。

大太監：蕭何上殿。

蕭　何：(內)領旨。

(上)參見大王。

劉　邦：嘟！你爲何逃走啊？

蕭　何：起自沛豐，蒙大王待如手足，又加我首相之職，我爲甚麽逃走啊！

劉　邦：你不逃走，往哪裏去了？

蕭　何：追大將去了。

劉　邦：那個大將？

蕭　何：韓信哪。

劉　邦：諸將逃走，你未追趕，爲何獨追韓信？

蕭　何：諸將易得，韓信難尋。

劉　邦：追他回來作甚？

蕭　何：作大將呀。

劉　邦：我不用韓信，另薦一個吧。

蕭　何：不用韓信，另薦一個，薦哪一個好？(想)哦，有了。

劉　邦：哪個？

蕭　何：韓信哪。

劉　邦：又是韓信，我定不用他，另薦一個。

蕭　何：啊呀呀，就是不用韓信。另薦一個，叫我薦哪一個好？(想)有了！

劉　邦：哪個？

蕭　何：韓信哪。

劉　邦：咳！又是韓信！我想韓信，母死不能葬，乃無能也；寄居亭長，乞食漂母，乃無恥也；受辱胯下，一市皆笑，乃無勇也；任楚三年，官止執戟，乃無用也！想這樣無能無恥無勇無用之人，我若用之，孤定被楚兵擒獲，連我三十萬士卒性命，也斷送他手！

蕭　何：孔子被困陳蔡，非無能也；匡人圍困，非無勇也；卒老於行，非無用也；乞食漂母，受辱胯下，乃英雄未遇其時；在霸王帳下，爲執戟郎官，乃英雄未得其主；想他這樣雄才大略，你捨之不用，叫爲臣還薦哪個啊。

(唱西皮搖板)

　　大王不用小韓信，
　　看來無人掌三軍。

劉　邦：(接唱)受辱胯下成話柄，
　　可見無學又無能。
　　天下賢士皆可用，
　　韓信不可掌三軍。

蕭　何：啊呀！

(接唱)大王執意不用信，
　　倒叫蕭何無計行。

罷！

　　倒不如告職歸原郡……

〔摘帽見角書〕

咦！

(接唱)險些忘了大事情。

大王，臣另薦一個來了。

劉　邦：不用說，又是韓信哪。

蕭　何：這一回不是韓信了。

劉　邦：不是韓信，定是姓韓。

蕭　何：甚麼姓韓，臣保薦張良。

劉　邦：啊呀呀，張良先生，乃是孤的心腹之人，何用你舉薦哪。

蕭　何：不是啊，張良先生，臨行之時，對大王言道，要尋訪興漢滅楚元帥，以角書爲憑，哪哪哪，這個元帥他來了。

劉　邦：哦，現在哪裏？

蕭　何：現在褒中。

劉　邦：叫何名字？

蕭　何：哈哈，韓信哪！

劉　邦：哎！又是韓信，孤不聽你的謊言。

蕭　何：爲臣焉敢謊奏，有角書爲憑。

劉　邦：書信何在？

蕭　何：角書在此，大王請看。

劉　邦：待孤看來。果然是張良先生薦來的，快快宣他上殿，拜爲大將。

蕭　何：且慢！大王平日，傲慢無禮，如今欲拜大將，如呼小兒，他還是要走的呀！

劉　邦：依相國之見？

蕭　何：必須要高築將台，大王齋戒沐浴，賜他虎符金印，滿營將官，聽他一人節制，登台拜將，方是待賢之理。

劉　邦：一切之事，命卿辦理。啊呀卿家呀！你爲我劉邦，受了千辛萬苦，我劉邦若能統一天下，我與你富貴相共，永不食言。

蕭　何：謝大王！謝大王！謝大王！（跪走）

〔四太監、大太監引劉邦下〕

蕭　何：啊呀，不容易得很啊！（笑）哈哈……

〔蕭何下〕

第二十場

〔八軍士、八大將、四太監、大太監、蕭何、韓信、夏侯嬰、劉邦同上。劉邦拜印〕

劉　邦：正是：將軍登台掛帥印，

蕭　何
韓　信
夏侯嬰：（同）指日興兵滅三秦。

〔衆同下〕

——劇　終——

徐　策　跑　城

前　記

"徐策跑城"是民間傳說"薛家將"中的一節。薛仁貴的後代被奸臣張泰等陷害，全家抄斬。同情薛家遭遇的徐策，用自己的孩兒代刑，換下了薛猛的孩兒薛蛟，將他扶養長大，叫他到韓山下書，約同他正在招兵買馬的嬸母紀鸞英發兵報仇。紀的丈夫薛剛原流亡在青龍會上聚集人馬，欲圖報仇，這時也到了韓山。大家見面以後，發兵進逼長安。徐策聞訊，喜極，不顧自己的衰老，親上城樓觀望。當允代爲上殿奏本，要求皇帝殺張泰爲薛家伸冤；否則，就讓大家殺入午門。見了薛家後代人物的英雄氣概，老徐策竟高興得連馬也不騎，轎也不乘，急急忙忙地上朝奏本。

這個本子是周信芳先生最近整理的演出本。

第 一 場

〔薛剛上〕

薛　剛：(唱搖板)①

心中祇把張泰恨，

害我薛家一滿門。

俺，薛剛。可恨朝中奸佞當權，爲了大鬧花燈之事，殺了我全家大小三百餘口。是我逃走在外，結合各路英雄，預備反唐報仇，聞得韓山有一女將，招兵買馬，也有反唐之意。俺在青龍會辭別衆家兄弟，前往韓山，假意投軍，探聽虛實，就此前往。

(唱搖板)

催馬加鞭往前進，

假意投軍探實情。(下)

第 二 場

〔薛葵上〕

薛　葵：(唱搖板)

山寨奉了母親命，

俺，薛葵。奉了母親之命，巡查山口，就此走走。

(接唱)前去巡山走一程。

耳旁又聽鑾鈴響，

那裏來了一個人。

薛　蛟：(內)馬來！

(上唱搖板)

加鞭催馬入山林，

薛　葵：呔！少要前進。

薛　蛟：(接唱)莫非松林有歹人？

薛　葵：呔！你是何人，竟敢擅闖韓山？

薛　蛟：俺到山上有事，你問俺何來？

薛　葵：你不說明，分明是奸細，待我將你拿下。

薛　蛟：看你這個樣兒，是要動武麽？待俺下馬。(小圓場，下馬)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領。

薛　葵：好小子招打。

〔開打，薛葵敗〕

薛　蛟：起來。

薛　葵：我不起來。

薛　蛟：你爲甚麽不起來？

薛　葵：我起來你還是要將我打倒，故而我不起來。

薛　蛟：我有事在身，如若不然，定要你的性命。(拉馬下)

薛　葵：好小子，眞厲害！我看他一定是奸細，待我由後山繞回，報與我母親知道。(下)

第 三 場

〔紀發上，四兵士、四女兵、韓龍、韓虎引紀鸞英上〕

紀鸞英：(“點絳唇”)

(念詩)可恨奸賊太不仁，害我薛家一滿門，

韓山聚起人和馬，要與薛家報寃恨。

俺，紀鸞英。祇因薛剛大鬧花燈，逃至我莊，爹娘將我許配薛剛。可恨張泰，抄殺我莊，夫妻失散。我逃至韓山，招兵買馬，但等兵精糧足，殺進京城，報仇雪恨。今日升帳，——左右，伺候了。

〔薛蛟上，下馬〕

薛　蛟：來此寨門。——哪位聽事？

韓　龍：你是做甚麽的？

薛　蛟：奉了徐策相爺之命，前來下書。

韓　龍：少候。——啓禀夫人，徐策相爺差人前來下書。

紀鸞英：喚他進帳。

韓　龍：夫人喚你，隨我進見。

薛　蛟：參見夫人。

① 本劇唱詞均爲“高撥子”。

紀鸞英：你是奉何人所差？

薛　蛟：徐老相爺所差。

紀鸞英：可有書信？

薛　蛟：書信在此。

紀鸞英：呈上來。徐老相爺有書前來，待我拆書一觀。（看信）呀，你是我侄兒薛蛟。

薛　蛟：正是，你就是三嬸母。

紀鸞英：（哭）唉呀，侄兒呀！

薛　蛟：嬸母娘呀！

薛　葵：（上）咳！母親，你爲何與他抱頭痛哭？

紀鸞英：兒呀，此乃是徐老伯父用親生之子，調換下來的薛蛟哥哥。上前見過。

薛　葵：咳，打了半天，打出個哥哥來了，這才是拳頭不睜眼。

薛　蛟：專打自己人。

薛　葵：哥哥，我看你沒有吃飯吧？

薛　蛟：倒也餓了。

紀鸞英：帶他後面用飯去吧。

薛　葵：哥哥，隨我來。

〔薛蛟、薛葵下〕

薛　剛：（上）來此已是寨門。——哪位聽事？

韓　龍：做甚麼的？

薛　剛：聞聽此處，招軍買馬，我是前來投軍的。

韓　龍：候着！——啓禀夫人，投軍人在外要見。

紀鸞英：喚他進來。

韓　龍：夫人喚你，小心去見。

薛　剛：投軍人參見夫人。

紀鸞英：且住，看此人好像我夫君模樣，待我冒叫一聲。——你莫非是薛剛？

薛　剛：你莫非是我妻紀鸞英？

紀鸞英：三少王爺！

薛　剛：（哭）夫人，夫人吶！

〔薛葵、薛蛟上〕

薛　葵：呔！母親，你抱着這大漢啼哭，成何體統！

紀鸞英：嗯！這是你爹爹到了。

薛　葵：咳！咱老子一生一世，就是沒有甚麽爹爹。

紀鸞英：爲人哪有無父之理！這是你爹爹薛剛，上前拜見。

薛　葵：哦！他當眞是我的爹爹。

紀鸞英：正是。

薛　葵：好！咱老子取菱花和他（指剛）照上一照，他要像咱老子的老子，他就是咱老子的老子；他要不像咱老子的老子，老子就是他的老子。

薛　剛：嘿！

〔葵取鏡子同照〕

薛　剛：好黑的小子。

薛　葵：好黑的老子。

薛　剛：好黑的小子。

薛　葵：好像一個煤炭窰裏燒出來的啊！

薛　剛：（唱搖板）

父也黑來子也黑，

薛　葵：（接唱）父子好比兩塊煤。

薛　剛：（接唱）回頭再對夫人問，

韓山現有多少兵？

紀鸞英：（接唱）韓山現有三千七百人和馬。

薛　剛：（接唱）青龍會還有八百兵。

紀鸞英：（接唱）兩下人馬合一處。

薛　剛：（接唱）殺上天子午朝門。

待我修書，聚齊人馬，也好與薛家報仇。——浴墨伺候。（寫信）何人前去青龍會下書？

紀鸞英：（接書）韓龍聽令，前往青龍會下書。

韓　龍：遵命。(下)

紀鸞英：侄兒，見過你三叔父。

薛　蛟：參見三叔父。

薛　剛：這是何人？

紀鸞英：這就是徐老伯父用親生之子，在法場之上，調換下來的薛蛟孩兒。

薛　剛：倒也長成人了，但不知徐老伯父可好？

薛　蛟：我父倒也康健。

薛　剛：到此則甚？

薛　蛟：前來搬兵，與我家報仇。

薛　剛：就令侄兒回轉長安，報與徐老伯父，就說大兵即日就到。

薛　蛟：得令。(下)

薛　剛：夫人聽令：傳下令去，整頓人馬；但等各路兵到，兵發長安。

〔衆同下〕

第　四　場

〔徐策上〕

徐　策：(念)嬌兒去搬兵，未見轉回程。

院　子：(上)有事忙通報，無事不亂言。——啓稟相爺，韓山發來人馬。

徐　策：哦！韓山發來人馬，帶馬敵樓一觀。

(唱搖板)

忽見家院報一信，

言道韓山發來兵。

叫家院帶過了爺的馬能行，

〔上馬，圓場，上城〕

(接唱)看是何人到來臨。

薛　蛟：(上唱搖板)

馬不停蹄到柳林，

叫聲爹爹快開城。

院　子：啓相爺，小將跪城。

徐　策：哦！

(唱倒板)

忽聽得家院一聲稟，

呀！

(唱垜板)

老徐策，我站城樓，我的耳又聾，我的眼又花，我的耳聾眼花看不見城下兒郎哪一個跪在城邊。

我問你，家住哪府哪州並哪縣？

哪一個村莊有你家門？

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

你們弟兄排行第幾名？

你說得清道得明，

放下吊橋開城門，放你進城。

你若是說不清來道不明，

要想開城萬不能(行腔)。你報上花名。

(向院子)你聽着一些。

薛　蛟：(唱搖板)

爹爹把兒忘懷了，

兒是薛蛟到來臨。

院　子：相爺，他是少爺回來了。

徐　策：哦！他是少爺。——哎呀兒吓！(在城上，欲抱，院子扶住)

院　子：相爺小心。

徐　策：哦！嘿嘿嘿！

(唱搖板)

家院與我城開定，

〔開城，出城，蛟跪，徐策扶起〕

(接唱)韓山發來多少兵?

薛　蛟:(接唱)韓山發來三千七百人和馬;
青龍會還有八百兵。

徐　策:(接唱)領兵的元帥哪一個?
哪一個做了前站先行?

薛　蛟:(接唱)前站先行孩兒做。

徐　策:哦!你是先行官,(向院子)有一個先行官的樣兒呀!

薛　蛟:(接唱)領兵元帥三叔親。

徐　策:哪一個三叔親?

薛　蛟:薛剛三叔父來了。

徐　策:薛剛來了?

薛　蛟:正是。

徐　策:好!喚他前來。

薛　蛟:有請三叔父。

〔四兵士、四女兵、韓龍、韓虎、薛葵、紀鸞英、薛剛上〕

薛　剛:(唱搖板)
忽聽蛟兒一聲請,

薛　蛟:我家爹爹在此。

薛　剛:(接唱)翻身下馬進柳林。
走上前來忙跪定,
問聲伯父可安寧?

薛　蛟:三叔父來了。

徐　策:這是何人?

薛　蛟:此乃我三嬸母。

徐　策:三夫人請起。

紀鸞英:謝叔父。

徐　策:(抓住薛剛)你是薛剛?

薛　剛:正是侄兒。

徐　策:好奴才!

薛　葵:啊!

徐　策:(唱搖板)
一見薛剛咬牙恨,
不由老夫動無名!
三杯黃酒入了肚,
害了全家一滿門。
我恨你不過下口咬,

〔半圓場,薛葵舉錘欲打徐策,紀鸞英攔住〕

徐　策:(接唱)他薛家又出了闖禍的精。

薛　剛:哇!
(唱搖板)
伯父一言出了唇,
罵得黑臉又轉青。
葵兒帶過了烏騅馬,

〔四兵士、四女兵、韓龍、韓虎、薛葵、紀鸞英下〕

薛　剛:(接唱)殺上天子午朝門。

〔薛剛下,薛蛟提槍欲上馬〕

徐　策:(拉住薛蛟的槍)你要作甚?

薛　蛟:殺進午門,與我薛家報仇。

徐　策:你當初爲甚麼不報仇?

薛　蛟:當初無有三叔父的將令。

徐　策:哦!當初無有三叔父,你不報仇;如今有了你三叔父,就不聽爲父的言語!好好好!你要造反,却也不難,來來來,一槍將老父刺死,然後再反。

薛　蛟:(拉槍)爹爹,孩兒不反了。

徐　策:不反了?

薛　蛟:不反了。

徐　策:不反了?

薛　蛟:不反了。

徐　策:不,不,不,不反了?

薛　蛟：不反了。
徐　策：喚他回來。
薛　蛟：是。
徐　策：喚他回來。
薛　蛟：是。
徐　策：哼！（擲槍）大膽的奴才！
薛　蛟：叔父請轉。
〔薛剛等上〕
薛　剛：（唱搖板）
翻身下馬把話論，
尊聲伯父你是聽。
大鬧花燈孩兒錯，
爲何殺我一滿門？
三月孩童有何罪，
腰斬三截爲何情？
老伯父思一思來想一想！（拭淚）
叫兒心疼不心疼。
徐　策：你們爲江山？
薛　剛：不爲江山。
徐　策：爲社稷？
薛　剛：不爲社稷。
徐　策：爲着何來？
薛　剛：與薛家報仇。
徐　策：也罷，老夫上殿，啓稟天子，萬歲若准了本章，拿住奸黨，與你薛家報仇；倘若萬歲不准本章，你們再反不遲。
薛　剛：伯父，須要言而有信。
徐　策：嗯！我豈能失信於你們！
薛　剛：啊！衆將官，將人馬倒退四十里。
〔薛剛等同下〕
薛　蛟：爹爹，倘若萬歲不准本章，那時節可能反哪？
徐　策：呃呃，那可以反。
薛　蛟：啊，那可以反，哈哈，我們要造反哪！（拉馬下）
徐　策：哈哈，他薛家的威風又來了。
院　子：相爺，此番上朝，還是騎馬，還是坐轎？
徐　策：老夫高興得很，要步行上朝，你準備一切，在朝房伺候。
院　子：遵命。（下）
徐　策：哈哈！老夫此番上殿，啓奏天子，准了本章，拿住奸黨，與薛家報仇；哎呀！倘若萬歲不准本章，嘿嘿！長安城要有一場大熱鬧啊！待老夫上朝。
（唱原板）
報國忠良不可欺，
是非善惡人皆知。
血海寃仇終須報，
祇看來早與來遲。
薛剛在洋河把酒戒，
他爹娘壽辰把酒開，
三杯入肚出府外，
惹下滔天大禍災。
天佐、天佑俱打壞，
張泰門牙打下來；
太廟神像俱打壞，
太子的金盔落塵埃。
一家綁在西郊外，
三百餘口把刀開。
韓山發來人和馬，
韓山發來三千七百人和馬，薛蛟，薛葵，薛剛……
（驚）
（接唱）青龍會還有八百兵。

（轉散板）

看看不覺天色晚，
急急忙忙步進城。
老夫上殿去奏本，
一本一本往上升。
萬歲准了我的本，
君是君來臣是臣；
萬歲不准我的本，
紫禁城殺一個亂紛紛。
往日行走走不動，
今日行走快如風。
三步當作兩步走，
兩步當作一步行。
急急忙忙往前進，
哦！嘿嘿！
（接唱）老夫上殿把本升。
〔徐策下〕

——劇 終——

春 香 鬧 學

前 記

"春香鬧學"是明代湯顯祖的名著"牡丹亭"中之一齣，原名"閨塾"。現在的流行本已較原著有所增補。劇情是：杜太守延請老儒陳最良，教女兒杜麗娘讀書，由丫環春香伴讀。活潑無邪的春香，不受塾規的拘束，在先生面前發出許多天眞的言詞，並作種種戲耍，使冬烘、古板的老師窘極，春香因而受到杜麗娘的痛責。可是當陳師離開書齋之後，原來責春香"脚不許把花園路踏"的杜麗娘，却偸偸地和春香商議，待杜太守外出，要一同去遊園了。

本劇是根據韓世昌先生的演出本，由韓先生和本院編輯處田淞共同整理的。整理時並曾吸取了中國京劇團演員雲燕銘的意見。

〔春香上〕

春 香：（唱"一江風"）

小春香，
一種在人奴上，
畫閣裏從嬌養。
侍娘行，
弄粉調朱，
貼翠拈花，
慣向妝台傍。
陪她理繡床，
陪她理繡床，
又隨她燒夜香。
小苗條喫的是夫人杖。

（念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省人事；
終須等個助情花，處處相隨步步覷。

我，春香。自幼服侍小姐，看她名爲國色，實守家聲，杏臉嬌羞，老成尊重。我家老爺延師教授，命我伴讀。昨日請下一位先生，叫呀……叫甚麽

呀？……哦，叫陳最良。哎呀！那個老先生好不古板哪！老爺又對他說，倘若不到之處，只打春香這個丫頭。哎呀呀！我倒好笑，我春香豈是與他們出氣的！却不是我的晦氣。今早服侍小姐，早餐已過，叫我去看看先生可在學堂裏……

〔陳最良在內咳嗽聲〕

春　香：哎呀呀，你看那老人家，端端正正的坐在那裏。我不免請小姐上學。正是：年光到處皆堪賞，說與癡翁總不知。①（下）

〔陳最良上〕

陳最良：（念詩）吟餘改抹前春句，飯後尋思午晌茶；

蟻上案頭沿硯水，蜂穿窗眼咂瓶花。

我，陳最良。在杜衙設帳，教授小姐毛詩，極承老爺看待。今日早餐已過，怎麼還不見女學生上學？老夫人哪，你忒嬌養了。——啊，春香，春香！

春　香：（內）怎麼！

陳最良：請小姐上學呀！

春　香：（內）知道了，不勞先生吩咐。——有請小姐上學。

〔杜麗娘上〕

杜麗娘：（唱"遶地遊"）

素妝纔罷，

款步書堂下。

〔春香跑上〕

春　香：（接唱）對淨几明窗瀟洒。

杜麗娘：先生萬福。

陳最良：坐了。

杜麗娘：是。

春　香：春香見先生。

陳最良：罷了。

春　香：先生休怪呀！

陳最良：啊，哪個怪你呀？

春　香：不是啊，我同小姐來遲了些，先生豈不要怪麼？

陳最良：小姐來遲了些，不與你相干。過去！

春　香：是。

陳最良：女學生，凡為女子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笄，問安於父母；日出之後，各供其事。如今女學生既以讀書為事，須要早起，不可懶惰。

杜麗娘：是，以後不敢了。

春　香：啊先生，我同小姐今晚一夜不睡可好哇？

陳最良：為何？

春　香：等到三更時候，就請先生上書，如何啊？

陳最良：唔，太早了。

春　香：你瞧哇，遲又不好，早又不好，這叫我們可就難了！

陳最良：多講！去！

春　香：（學陳最良）去！去！

陳最良：女學生，昨日上的書，可曾溫熟麼？

杜麗娘：溫習熟了，請先生講解。

春　香：先生，小姐說溫習熟了，請先生講解講解。

陳最良：哦，小姐溫習熟了？

春　香：溫習熟了。

陳最良：春香，你呢？

春　香：我啊，我是爛熟的了。

陳最良：好，你也是爛熟的了？拿來背。

春　香：爛熟的了嘿，怎麼還要背！

陳最良：要背呀！

① 原詞為："正是：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為湯顯祖原著中所無。）這兩句詞與春香性格不合，故採用了"牡丹亭——肅苑"中春香念的"年光到處皆堪賞，說與癡翁總不知"來代替。

春　香：人家是爛熟的了嘿！
陳最良：越爛熟，越要背呀！
春　香：我是爛熟的了，還要背！（想）——啊小姐，先生叫你背書。
杜麗娘：先生叫你背。
春　香：叫你背呀。
陳最良：我叫你背呀！
春　香：我是爛熟的了。
陳最良：爛熟的了，我也聽一聽。拿來背！
〔春香拿書偸着翻看〕
陳最良：不要看，拿來！
春　香：先生背書。（將書摔在陳最良桌上）
陳最良：唔！朝了上。
春　香：（學陳）朝了上。（面朝外立）
陳最良：背呀！
春　香：等我想一想啊。
陳最良：背呀！
春　香：我剛剛想起，被你"背呀"又碰回去了。
陳最良：背！
春　香：（想）啊小姐，提我一個字吧！
杜麗娘：關。
春　香：哦關，關，關……
陳最良：關關。
春　香：哦關關，關關，關關……
陳最良：雎鳩。
春　香：哦，關關雎鳩，關關雎鳩……
陳最良：在呀。
春　香：關關雎鳩，在……
陳最良：在甚麼？
春　香："在甚麼"，"在甚麼"……
陳最良：哎，在河之洲。
春　香：呀啐！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生，瞧我是爛熟的了不是？
陳最良：哈哈，一字也背不出，反說爛熟的了。
春　香：這還不熟哇？
陳最良：拿去再讀！
春　香：本是爛熟的了，還要讀！
陳最良：女學生，聽講。
杜麗娘：是。
陳最良：關關雎鳩，關關是鳥聲，雎鳩乃是鳥名也。
春　香：先生，那個鳥兒是怎樣的叫法，你可能學與我們聽聽啊？
陳最良：我如何學得鳥叫哇！
春　香：我看你也是學不來。
陳最良：去！此鳥性喜幽靜，在河之洲……
春　香：先生你講的我曉得了。
陳最良：你曉得甚麼？
春　香：不是昨日是前日，呀啐，不是今年是去年，我衙門內關着個斑鳩兒，被小姐一放，"呀嘚兒"，一飛、飛到何知州衙門內去了。你講的可是這個故事麼？
陳最良：哎，這是"興"哪。
春　香：一丢丢的小鳥兒嘛，有甚麼興介！
陳最良：哎，興者起也，起那下文。
春　香：（學陳最良）起那下文。
陳最良：去！——窈窕淑女，是幽閒貞靜的女子；君子好逑，有那等君子，好好去求她。
春　香：先生，好端端的人兒爲甚麼要去求她呀？啊？啊？
陳最良：逑者匹配之意。依註講解，只管胡纏！
春　香：哪個胡纏你！

杜麗娘：依註講解，學生自會。先生但把詩經大意，敎道一番。
陳最良：聽講。春香你也聽着呀！
春　香：是。
陳最良：（唱"掉角兒"）
論六經詩經最葩，
閨門內有許多風雅，
有指證姜嫄產娃，
不嫉妬后妃賢達，
更有那詠鷄鳴、傷燕羽、泣江皐、思漢廣、洗淨鉛華。
春　香：（在陳唱時撕紙，吹紙，學跑竹馬）呀嗬兒……
陳最良：唔！
（接唱）有風有化，
宜室宜家。
杜麗娘：請問先生，這經文有多少？
陳最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接唱）沒多些，
只這"無邪"兩字付與兒家。
〔春香盹睡〕
陳最良：春香，春……春香！
春　香：喲，書講得好聽呀！
陳最良：書已講完。——春香，取紙墨筆硯過來，與小姐寫字。
春　香：是。
杜麗娘：學生自會臨書，春香還勞先生把筆。
春　香：先生，小姐說自會臨書，我春香還勞先生把筆。
陳最良：你書也背不出，你還要寫甚麼字。
春　香：先生給我寫個潤硃兒罷。
陳最良：待我與你寫。春香磨墨。
春　香：是。（磨墨，向先生淘氣）
陳最良：（寫畢）拿去。
杜麗娘：春香，字完，送與先生看。
春　香：是。——小姐字完，送與先生看。
陳最良：待我看。嘖嘖嘖，寫得好！
春　香：小姐，先生在那裏讚你。
陳最良：我從來不曾見過女學生寫得這樣好字！——是甚麼格？
春　香：先生問你這是甚麼格？
杜麗娘：是衞夫人傳下美女簪花格。
春　香：小姐說是美女簪花格。
陳最良：果然寫得好！
春　香：先生，我也學個奴婢學夫人吧！
陳最良：你呀，尙早！
春　香：唷唷唷！
陳最良：唔，去！
春　香：哎呀，我想個法兒去玩耍玩耍才好哇。——啊，小姐，我要出恭。
杜麗娘：對先生去說。
春　香：喲，這還要對先生去說。春香討出恭簽。
陳最良：啊，你才來得幾時，就要出去？
春　香：來了半日了。
陳最良：不許去！
春　香：哎喲，急得緊了噓！
陳最良：如此去去就來。
春　香：是，我去去就來。（出門）——呀啐！我那裏要出甚麼恭，且到那邊去玩耍玩耍再來。（下）
杜麗娘：請問先生，師母的尊年？
陳最良：目下平頭六十。
杜麗娘：如此，待學生繡雙鞋兒，與師母上壽。

陳最良：生受你。
杜麗娘：請個樣兒。
陳最良：哦，依"孟子"上"不知足而爲屨"吧！
杜麗娘：謹依先生之命。——春香去了半日，怎麼還不見來？
陳最良：是呀，春香去了半日，怎麼還不見來。——春香！春香！

〔春香上〕

春　香：咦哈咦哈！哎呀，我只管在此讀書，不知那邊有一座大花園，桃紅柳綠，哎呀呀，好耍子的嚏！好耍子的嚏！
陳最良：春香！
春　香：來了！
陳最良：在哪裏？
春　香：在這裏。
陳最良：快來！
春　香：來了！可恨這老頭兒，又在那裏叫了。（進門）——春香交簽！①
陳最良：過去！
春　香：啊小姐，你只管在此讀書，那邊還有一座大花園，桃紅柳綠，好耍子呀！
杜麗娘：先生在此。
春　香：好耍子呀，我們去吧！
陳最良：你自己去玩耍罷了，怎麼又來引誘小姐。我是要打的了！
春　香：先生，你要打哪一個？
陳最良：我要打你！
春　香：打哪個？
陳最良：打你！
春　香：打我呀？勸你將就些兒罷！

（唱"前腔"）

我是個女娘行，
那裏應文科判衙！
止不過識字兒，
書塗嫩鴉。

陳最良：古人讀書有囊螢的、趁月光的。
春　香：（接唱）待映月耀蟾蜍眼花；
待囊螢把蟲蟻兒活支煞。
陳最良：還有懸樑刺股的哩！
春　香：（接唱）比似你懸了樑，損頭髮；
刺了股，添疤納。
有甚光華！

〔內賣花聲〕

春　香：小姐！
（接唱）聽一聲聲賣花，
把讀書聲差。
小姐，外面有賣花的，我們買花去呀！
杜麗娘：先生在此。
陳最良：啊，又來引逗小姐，如此眞要打了！
春　香：你當眞要打？
陳最良：當眞要打。
春　香：果然要打？
陳最良：果然要打。
春　香：我會淘氣就會挨打。
陳最良：你不好好讀書，反來引誘小姐，着打！（打春香，春香奪板子）
春　香：呀啐！

---

① 按原本，春香念："待我作個出恭不完的意思……"然後作繫褲帶狀，因舞台形象不好，連同"恭也沒有出完……"等詞句，一併删去。

（唱） 你待打我這嫩娃娃，
桃李門牆，
險把負荆人唬煞。
〔春香放手，陳最良倒地〕

陳最良：哎喲喲！氣死我也！
春　香：（哭）喂呀！先生打了我了！
陳最良：明日告訴相公，我要辭館了。
杜麗娘：先生請息怒，待學生去責治她。
陳最良：好，你去責治她。——春香，你怎麼連先生也打起來了！
杜麗娘：賤人拾起家法來！
春　香：是。
杜麗娘：取來！
春　香：送與先生罷。
杜麗娘：拿過來。對先生跪了。
春　香：跪了小姐罷。
杜麗娘：胡說，對先生跪了！
春　香：跪了小姐罷！
杜麗娘：胡說！
春　香：春香跪先生。
陳最良：哪個要你跪？
春　香：哪個給你跪！
杜麗娘：賤人，賤人，自古一日爲師……
陳最良：是呀，一日爲師。
杜麗娘：終身爲父。
陳最良：是呀，終身爲父。
杜麗娘：難道先生打你不得？
陳最良：是呀，難道我倒打你不得！
杜麗娘：反去唐突先生！
春　香：哪個唐突先生？
陳最良：反來唐突於我。
春　香：（學陳最良）反來唐突於我。
杜麗娘：自今以後呵——
（唱"前腔"）
手不許把鞦韆索拿，
脚不許把花園路踏。
春　香：嘴兒說說吧！
杜麗娘：還嘴！
（接唱）這招風嘴把香頭來綽疤！
春　香：把眼睛瞧瞧罷！
杜麗娘：（接唱）招花眼把繡針兒活簽瞎！
春　香：瞎了眼，是沒有用了呀！
杜麗娘：（接唱）只要你守硯台，
跟書案，
伴詩云，
陪子曰，
沒些爭差。
賤人！（打春香，春香哭）
（接唱）只問你幾絲兒頭髮，
幾條兒背花，
敢也怕些些，
須夫人堂上那些家法。
賤人，賤人！
春　香：先生與我討個人情兒吧！
陳最良：怎麼，要我與你討個人情？哈哈哈！——問她下次可還敢了？
杜麗娘：先生問你下次可還敢了？
春　香：下次還敢……
陳最良：唔！
春　香：下次再不敢了。

陳最良：女學生，她旣知罪，饒了她罷。
杜麗娘：起來！
春　香：是。
杜麗娘：謝過先生。
春　香：謝了小姐罷。
杜麗娘：胡說！
春　香：是。——多謝先生討饒。
陳最良：今後不可如此。
春　香：（做鬼臉）們兒！
陳最良：哈哈哈！春香，不是我做先生的苦苦的責治你。
（唱"尾聲"）
女弟子則爭個不求聞達，
和男學生一般兒教法。
內　　：老爺請先生講話。
陳最良：知道了。——春香，你們完了功課，方可回衙。我陪相公閒話去了。
（接唱）怎辜負這一弄明窗新絳紗。
杜麗娘：春香，送了先生出去。
春　香：是。——春香送先生。
陳最良：春香，你眞乃頑皮呀。
春　香：我送先生啊。（在陳背上貼剪紙）
陳最良：嗯哼！（下）
春　香：啐！老白毛，老厭物，不知趣的老村牛！
杜麗娘：春香，爲何背後罵先生！
春　香：小姐，背後罵他，是不聽見的。
杜麗娘：胡說！下次不可。
春　香：是。
杜麗娘：春香，你方才說的大花園在哪裏？
春　香：小姐，你自去讀書，不要學我這死丫頭是要玩耍的。
杜麗娘：這丫頭倒來放刁！可有？你實對我明說，我也要去遊玩遊玩。
春　香：哦，小姐眞個要去玩耍麽？
杜麗娘：正是。
春　香：哪哪哪，那不是大花園麽？
杜麗娘：可有景緻？
春　香：有景緻。亭台六七座，鞦韆一兩架；遶的流觴曲水，面着太湖山石，奇花異草，委實秀麗得緊。
杜麗娘：原來有這等好所在。
春　香：今日去吧？
杜麗娘：今日不好；待等大後日，老爺下鄉勸農，你吩咐花郎，打掃亭台，掃除花徑，和你去遊玩便了。
春　香：請小姐用午饌。
杜麗娘：（念）也曾飛絮謝家庭，
春　香：欲化西園蝶未成，
杜麗娘：無限春愁莫相問，
春　香：綠陰終借暫時行。
杜麗娘：春香隨我來。（下）
春　香：是。——好了，待等大後日，就要玩耍去了。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春香下〕

——劇　終——

伍 子 胥

前 記

"伍子胥"包括五個劇目："戰樊城"、"文昭關"、"浣紗記"、"魚腸劍"、"刺王僚"。是描寫伍子胥棄楚投吳歷盡艱苦借兵報仇的故事。

楚平王荒淫，納子妻爲妃，太傅伍奢進諫，平王大怒，欲斬伍奢，但因伍奢二子——伍尙、伍員(子胥)鎭守樊城，而伍員更是"臨潼鬥寶"的名將，未免投鼠忌器。奸臣費無極獻計，平王因將伍奢囚於獄中，强迫他寫信將伍尙、伍員召回，以圖一網打盡。信到樊城，伍尙受命；伍員機警，發覺信中隱有"逃走"二字，勸兄不可進京，以免同歸於盡。伍尙以父命難違，堅持前往。兄弟遂洒淚而別。

伍尙到京後，平王將伍氏全家抄斬，又派兵捉拿伍員。伍員聞變，反出樊城，擬投吳國借兵報仇。途中遇申包胥回朝，伍員坦然說明復仇决心，申包胥念故舊之情，任伍員投吳而去。(戰樊城)

楚平王在各處張掛圖文緝拿伍員。伍員在投吳途中，阻於昭關。幸遇隱士東皋公同情他的遭遇，將他留在後花園中。但一連數日，計無所出。伍員輾轉反側，不能成眠，一夜之間，鬚髮盡白。東皋公一見大喜，當下設計，使伍員喬裝混出昭關。(文昭關)

伍員過昭關，遇大江，幸得"漁丈人"之助，免爲追兵所獲。途中，飢餓難當，遇浣紗女，得獲一飽。漁丈人、浣紗女爲了免除伍員疑心，先後投水而死。(浣紗記)

伍員到吳國，結識專諸，擬投效吳國公子姬光，苦於無人引薦。因盤費已盡，只得吹簫乞食。時姬光因兄姬僚强佔王位，心不甘服，思得良將爲輔以剪除之。因聞伍員到吳，遂出宮往訪，正好在吳市相遇，當即請伍員進宮。伍員並引薦專諸，定下在席前用"魚腸劍"刺殺姬僚之計。(魚腸劍)

姬光請姬僚過府飲宴，姬僚內穿搪猊寶鎧，防範極嚴。姬光裝病離席，專諸假扮庖人進餚，用魚腸劍刺透寶鎧。姬僚死，專諸亦被殺。伍員率兵掃蕩僚將，保姬光正位，並向姬光請兵報仇。姬光許以國事稍定，卽出兵伐楚。至此，歷盡艱苦的伍員，才有了復仇的希望。(刺王僚)

整理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宗義、李和曾、雲燕銘、王泉奎、景榮慶、趙文奎、李世霖等與本院編輯處范鈞宏、吳少岳共同進行的。"刺王僚"一劇，並經演員裘盛戎訂正。

整理本主要改動的地方有下列幾點：

一、原本"戰樊城"中，伍尙、伍員出場念"邊外狼煙盡，共享太平春。"對於伍奢被囚，並無所知。按列國志寫伍尙、伍員原是知道他父親在京被囚的，因此拆書以後，伍尙自比伯邑考，比伍奢爲文王，都有充分的心理根據；如果一開場不把伍奢和費無極的矛盾揭露出來，那麼伍員對書信，對下書人的懷疑，以及伍尙自比伯邑考……等等，就缺乏一定的根據。甚至成爲神經過敏的猜測了。整理本根據川劇路子，將此情節改動。

二、原本"戰樊城"，伍員戰敗武城黑後，有四句唱詞——"開弓便把雕翎放，武城黑帶箭奔疆場，本帥逃出天羅網，

可嘆家將一命亡。”然後即在投吳途中與申包胥相會。至於他之所以要在擊退追兵之後投吳國的理由，並未描寫，整理本加上一段念白，以表達他在這時的心理過程。

三、原本“魚腸劍”，伍員進宮更衣入座後，上劉展雄，與伍員有一段對唱。這一人物突然上場，使得全劇氣勢中斷；按劇情發展亦無必要，整理本删去這一情節。

四、原本“魚腸劍”與“刺王僚”之間，尚有專諸別母一場，在劇情發展中，是一個不必要的枝節。今删去。

五、原本“刺王僚”，王僚說夢，夢見魚兒口吐寒光，結果真被魚腸劍刺死，未免巧合。但這段唱腔是經過多少年來演員們創造出來的，也不宜多改。現在把詞句略改一下，做爲王僚以說夢爲搜府的借口，使之較合情理。

六、原本“刺王僚”，王僚一死全劇即結束，有的演出，雖帶“伍子胥打五將”，但亦草草終場，看不出伍子胥在歷盡一切困難後是否達到借兵報仇的願望，劇情顯然不够完整。整理本在刺王僚後，加上姬光登位，伍子胥要求借兵報仇的情節，作爲結束。（如果不是演全部伍子胥，即不必加上這一情節。）

戰　樊　城

第　一　場

〔伍尙、伍員上〕

伍　尙：（念）爹爹被囚禁，

伍　員：（念）日夜掛在心。

〔家院暗上〕

伍　尙：賢弟請坐。

伍　員：兄長請。

伍　尙：唉！

伍　員：啊，兄長，想爹爹身陷縲紲，已曾派人去往京都打探，且看消息如何，再作計議。兄長不必憂愁。

伍　尙：探信之人，至今未回，怎不叫我憂慮。

伍　員：憂慮也是枉然，但願吉人天相。

伍　尙：唉！

鄢江師：（內）馬來。

〔鄢江師上〕

鄢江師：（念）離了京城地，
　來此是樊城。
來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家　院：作甚麽的？

鄢江師：煩勞通稟，京中下書人求見。

家　院：候着。——啓稟二位老爺，京中下書人求見。

伍　尙：快快叫他進來！

伍　員：且慢，可是本府舊人？

家　院：並非本府舊人。

伍　員：吩咐書信先進，來人候傳。

家　院：是。——下書人，書信先進，來人候傳。

鄢江師：是。（交書，下）

家　院：書信呈上。

伍　尙
伍　員：呈上來！

伍　尙：賢弟，果然是爹爹書信，賢弟請看。

伍　員：兄長請看。

伍　尙：你我同拆同觀。

伍　尙
伍　員：爹爹在上，恕孩兒不孝之罪。

伍　尙：（唱西皮原板）
　未曾拆書淚先淋，
　書上相逢父子情。
　父因諫奏忤君命，
　幸蒙垂念有功臣，

赦父出獄加封贈，

二子加官卽回京。

逃脫國法眞僥倖；

走馬來京受皇恩。①

看罷書信心喜甚。

哈哈哈！(笑)

伍　員：哦！

(接唱搖板)

伍員心中自沉吟。

伍　尙、伍　員：請坐。

伍　尙：賢弟請看。

伍　員：小弟不必再看，書信之內有逃走二字，兄長可解？

伍　尙：愚兄不解。

伍　員：喚下書人一問便知明白。來，傳下書人！

家　院：下書人進見！

〔鄢江師上〕

鄢江師：叩見二位老爺。

伍　尙、伍　員：罷了。

鄢江師：多謝二位老爺。

伍　員：你叫甚麼名字？

鄢江師：小人名叫鄢江師。

伍　員：嗯，鄢江師……

鄢江師：正是。

伍　員：你奉何人所差？

鄢江師：相府所差。

伍　員：你新進相府還是久在相府？

鄢江師：新進相府。

伍　員：太老爺今在何處？

鄢江師：今在相府。

伍　員：身體可好？

鄢江師：身體安泰。

伍　員：太夫人呢？

鄢江師：福壽康寧。

伍　員：這封書信何人交付與你？

鄢江師：內封外發。

伍　員：要我兄弟進京，爲了何事？

鄢江師：這個……

伍　員：講！

鄢江師：加官授爵。

伍　員：(冷笑)哈哈哈！好個加官授爵。外廂伺候！

鄢江師：多謝二位老爺。(下)

伍　尙：啊賢弟，聽下書人之言，一定是加官授爵的了。

伍　員：兄長，想爹爹旣被囚禁，得免於罪，已是萬幸。你我弟兄無功受賞，此中定有原故。

伍　尙：爹爹書信在此，豈有他故。

伍　員：書信之上分明有逃走二字。此必奸賊逼父修書，爹爹無奈，故作隱語，你我不可不愼！

伍　尙：唉！賢弟呀！

(唱西皮原板)

勸賢弟休要太烈性，

有一輩古人聽分明：

昔日文王遭危困，

困在羑里作囚人；

伯邑考焚身救父命，

至今留名萬古存。

伍　員：兄長！

(唱西皮原板)

---

① 原詞是：“外加走之書後頓，駿馬十四莫留停。”用此二句隱射“逃走”，不但牽强，而且作爲伍奢的信中語言，也顯得非常刺目，恐怕就逃不過費無極的檢查。故改。

兄長說話欠思忖，
休把今人比古人。
文王被囚遭不幸，
伯邑考焚身事也無成。
既是平王(轉唱二六)加官贈，
就該有聖旨到樊城；
若是爹娘修書信，
爲甚麽有逃走二字在書後存。
怕的是失足入陷穽，
那時節插翅也難騰。
我一心坐定樊城鎮，
寧作個不忠不孝的人。

伍　尙：(唱快板)
聽罷言來自沉吟，
要他進京萬不能，
長子須當遵父命，
是好是歹走一程。
聽賢弟之言，一定是不進京的了。

伍　員：依小弟看來，還是不進京的爲是。

伍　尙：待愚兄一人進京，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伍　員：兄長也是不進京的爲是。

伍　尙：有道是父命難違。

伍　員：豈不知通權達變。

伍　尙：父子情深，心急如火！我去心已決，賢弟不必多言了。

伍　員：兄長既然執意進京，小弟放心不下；可令家將跟隨，一路之上，也好侍奉鞍馬。

伍　尙：但憑賢弟。

伍　員：來！

家　院：有。

伍　員：家將走上。

家　將：(內)來也。
(上念)我本英雄好漢，効力帥府門前。
參見二位老爺。

伍　員：罷了。

家　將：喚小人前來，有何吩咐？

伍　員：大老爺進京，命你跟隨，一路之上侍奉鞍馬；倘有不測，速報我知。

家　將：但不知大老爺幾時起程？

伍　員：這個……

伍　尙：即日起程。

伍　員：備馬伺候。

家　將：是。

伍　尙：看衣更換。
〔院子捧衣上，伍尙換衣〕

伍　尙：(唱西皮原板)
在頭上取下烏紗帽，
紫袍玉帶且離身。
家將備馬府門等，
頃刻間你老爺就要登程。

家　將：遵命。(下，備馬上)

伍　員：看酒！
(唱西皮原板)
一封書信到樊城，
拆散弟兄兩離分！
叫家院看過酒一樽——
弟與兄長(轉唱二六)來餞行。
登山涉水多勞頓，
披星戴月奔都城。
若是闔家同歡慶，

在爹娘台前問安寧。
倘若是家門遭不幸，
報仇之事有弟伍員。
非是小弟不從命，
爲的逃走二字解不明。
兄長飲乾盃中酒，
但願你一路平安早到京。

伍　尙：（唱快板）
用手接過酒一樽，
背轉身來謝神靈。
回頭我對賢弟論，
愚兄言來聽分明：
但願雙親多吉慶，
速命家將報回音。
倘若是家門遭不幸，
你是我伍家報仇人。
含悲忍淚跨金鐙——
不分晝夜奔都城。

〔伍尙、家將同下〕

伍　員：唉！
（唱快板）
兄長上馬兩淚淋，
叫人難捨又難分。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倘若家門遭不幸，
殺上金殿午朝門。
吉凶二字還未定，
悶坐樊城等信音。（下）

第　二　場

〔鄢江師、家將、伍尙上〕

伍　尙：（唱流水）
行了一程又一程，
披星戴月奔都門。
無心觀看路旁景，
但願早日見雙親。

〔同下〕

第　三　場

〔四兵士引費無極上〕

費無極：（念）眉頭一皺計千條，舌尖殺人哪用刀。

〔鄢江師上〕

鄢江師：參見相爺，小人交差。
費無極：罷了。伍尙、伍員可曾到來？
鄢江師：伍尙已然來京，伍員尙在樊城。
費無極：哦，免差一月，下面歇息去吧！
鄢江師：多謝相爺。（下）
費無極：且住！伍尙已被誆到，伍員尙在樊城，必留後患，不免乘此機會參他一本。——校尉的，打道上朝。

〔衆同行〕

費無極：臣費無極見駕，大王千歲。
平　王：（內）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費無極：今有伍尙私自來京，監中探父；伍員擁兵樊城，意圖作亂，請主定奪。
平　王：（內）依卿之見？
費無極：依臣之見，先將伍奢父子斬首，然後抄殺伍氏全家；再令武城黑帶領人馬，去到樊城，捉拿伍員回京問罪，以免後患。
平　王：（內）就依卿家所奏，速速領旨下殿。
費無極：領旨。——校尉的，打道法場！
衆　　：啊！——來到法場。

費無極：將伍家父子綁上來！

〔刀斧手押伍奢、伍尚兩邊上〕

伍　奢：（見伍尚驚愕）奴才！

（唱流水）

一見我兒到此來，
膽戰心驚痛悲哀！
我兒枉把詩書念，
逃走二字解不開。

伍　尚：（接唱流水）

老爹爹休把兒來怪，
家書一到怎不來。
父子身犯何條罪，
綁赴法場爲何來！

伍　奢：（接唱搖板）

無極奸賊將我害，
逼寫書信誆兒來。

伍　尚：（接唱搖板）

聽罷言來怒滿懷，
大罵無極狗奴才。
恨不得一足將爾踹，
教爾一死無葬埋。

伍　奢：（接唱搖板）

雖然奸賊來陷害，
俱是昏王作主裁。
父子們一死有何礙，

伍　奢
伍　尚：（同唱）我的兒啊！
老爹爹啊！

伍　奢：（接唱）自有那伍員報仇來！

費無極：來，將伍家父子開刀！

〔刀斧手押伍奢、伍尚下，刀斧手再上〕

刀斧手：斬首已畢。

費無極：起過了。——校尉的，抄殺伍家去者！

衆　：啊！

〔同下〕

第四場

〔家將上〕

家　將：且住！我家太老爺、大老爺被費無極所害，斬首法場，滿門俱被抄殺。武城黑帶領人馬，去到樊城捉拿二老爺進京問罪。不免回到樊城，報與二老爺知道。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五場

〔四軍士、武城黑上〕

武城黑：俺，武城黑。奉了平王之命，帶領三千人馬，去到樊城，捉拿伍員進京問罪。——衆將官！兵發樊城去者！（同下）

第六場

〔伍員上〕

伍　員：（念）眼跳心驚，坐臥不寧。

〔家將上〕

家　將：叩見二老爺，大事不好了！

伍　員：何事驚慌？

家　將：太老爺、大老爺被斬法場，滿門家眷俱被抄殺！

伍　員：你待怎講？

家　將：全家斬首！

伍　員：爹爹！母親！哎呀！

家　將：二老爺醒來！

伍　員：（唱西皮倒板）

聽說爹娘把命喪！

爹爹！母親！兄長啊！

（接唱散板）

點點珠淚洒胸膛。
含悲忍淚問家將，
家將！
京中的情由說端詳。

家　將：（接唱散板）
費無極奸賊把本上，
武城黑兵到要提防。

伍　員：（接唱散板）
大罵無極狗奸黨，
咬牙切齒恨平王！
家將與爺備絲繮。

〔"掃頭"下，家將備馬〕

家　將：請老爺上馬！
〔伍員上，上馬。武城黑帶兵上，會陣〕

伍　員：馬前來的敢是武城黑？

武城黑：然。

伍　員：帶領人馬，意欲何往？

武城黑：今奉平王旨意，前來拿你進京問罪。

伍　員：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開打，武敗下，伍追下〕

第七場

〔武城黑上〕

武城黑：且住，伍員殺法厲害，再若追來，回馬鞭傷他。
〔伍員上，被打下。家將上，與武開打，被武打死，武追下〕

第八場

〔伍員拿弓箭上〕

伍　員：武城黑殺法厲害，再若追來，傷他一箭。

武城黑：（內）哪裏走！（追上）

伍　員：看箭！
〔武城黑帶箭下〕

伍　員：（唱西皮散板）
開弓便把雕翎放，
武城黑帶箭奔疆場。
且喜逃出天羅網——
可嘆我的家將一命亡！
且住，武城黑中箭敗走，回朝之後，昏王定然發兵前來，那時樊城難保，父母寃仇何日得報……有了，聞得吳國公子姬光招賢納士，不免投奔那裏，倘遇機緣，也好借兵報仇。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九場

〔四軍士、中軍、申包胥上〕

申包胥：（唱"點絳唇"）
各國催貢，軍威壓衆，兵將勇，戰馬如龍，
回朝把君奉。
（念詩）奉王旨意出朝堂，一片忠心保楚邦；
且喜兵強人馬壯，各國催貢轉還鄉。
本帥申包胥，楚國爲臣。奉了平王旨意，各國催貢，且喜今已催齊，不免回朝交旨。——衆將官！

軍　士：有。

申包胥：班師回朝！

軍　士：啊！
〔"泣顏回"牌子，衆同下〕

第十場

〔"風入松"牌子，伍員上〕

伍　員：且住！看前面有一哨人馬，斗大"申"字旗號，想是申包胥賢弟催貢回朝，不免勒住馬頭，將我寃仇細說一番。
〔軍士、中軍、申包胥上〕

申包胥：前道爲何不行？

軍　士：伍老爺擋道。

申包胥：人馬列開！
軍　士：啊！
〔伍員、申包胥會面，牌子〕
申包胥：兄長爲何這等模樣？
伍　員：唉，一言難盡！
（唱西皮二六）
未曾開言我的淚雙流，
尊一聲賢弟聽從頭：
臨潼會、兄爲首，
力舉千斤壓過了諸侯。
雙掛明輔印二口，
各國不敢動貔貅。
恨平王無道貪色酒，
父納子妻禮不週。
我的父諫奏反被斬首，
年邁老母刀割頭；
殺我的全家數百口，
就是鷄犬也不留。
似這等冤仇怎忍受，
我不殺平王誓不甘休！
申包胥：（唱快板）
兄長不必淚雙流，
小弟言來聽從頭：
相國、夫人遭毒手，
定是奸賊詭計謀；
小弟回朝把本奏，
定與兄長報冤仇。
得放手來且放手，
得罷休來且罷休。
伍　員：（唱快板）
賢弟把話錯出口，
愚兄言來聽從頭：
君不正、臣逃走，
父不正來子外遊。
今日長亭來分手，
我往吳國把兵求。
賢弟回朝休洩漏，
念在金蘭義氣投。
申包胥：（唱快板）
仁兄不必叮嚀就，
小弟焉能漏機謀。
自古道君要臣死當授首，
父要子死子難留。
你要興兵來伐楚，
我必保楚永無憂。
非是小弟誇海口，
我爲君來你爲仇。
各人心事莫洩漏，
仁兄上馬把吳投。
伍　員：（唱快板）
申包胥與我把志鬥，
背轉身來又加愁。
若不帶兵來伐楚，
血海冤仇一旦休。
賢弟請上兄叩首——
有勞你放我把吳投，
你興楚來我滅楚，
你爲君來我爲仇。
辭別賢弟跨馬走——
（上馬，接唱搖板）

揚鞭打馬把吳投。(下)

申包胥：(接唱快板)

一見伍員跨馬走，

大小三軍聽從頭：

有人敢把消息漏，

個個難保項上頭。

三軍與爺回朝走——

交旨覆命五鳳樓。

〔同下〕

——"戰樊城"劇終——

文　昭　關

第　一　場

〔東皋公上〕

東皋公：(念引)門外青山綠水，黃花百草任風吹。

(念詩)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

花落家僮未掃，鳥啼山客猶眠。

老漢東皋公，昔年曾拜扁鵲先生門下，只因平王無道，隱居山中。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到莊前莊後，遊玩一番便了。

(唱西皮原板)

閒來無事不從容，

睡起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伍　員：(內)馬來！

〔伍員上〕

(唱西皮搖板)

伍員馬上怒氣冲，

逃出龍潭虎穴中。

俺伍員。且喜逃出樊城，要往吳國借兵報仇，行至此間，四面俱是高山峻嶺，不知哪條道路可通吳國？

東皋公：嗯哼！

伍　員：看那廂有一老丈；下馬問來。(下馬)啊，老丈請了！

東皋公：請了。那旁來的敢是伍子胥？

伍　員：這個——俺乃是行路之人，老丈不要認錯了。

東皋公：將軍不必如此，我乃山中隱士，你但講何妨。

伍　員：這……愚下正是伍員，老丈何以知曉？

東皋公：前日打從昭關經過，見畫圖文告之上，有將軍相貌，故而冒叫一聲，休得見怪。

伍　員：豈敢！

東皋公：將軍今欲何往？

伍　員：我有滿腹寃恨，要到吳國借兵，行至此間，四面俱是高山峻嶺，請問老丈哪條道路可通吳國？

東皋公：哦，將軍你來看，四面俱是高山峻嶺，要往吳國，非從昭關經過不可！

伍　員：可有別路？

東皋公：並無別路。

伍　員：不好了！

(唱西皮散板)

聽說吳國路不通，

好似狼牙箭穿胸；

心猿意馬終何用！(哭頭)爹娘啊！

血海寃仇落了空。

東皋公：將軍不必悲傷，此處離老漢家下不遠，請到莊中待茶，再做道理。

伍　員：萍水相逢，怎好打攪。

東皋公：四海之中，皆為朋友。來，待老漢與你帶馬。

伍　員：這就不敢。

東皋公：前面引路了。

(唱流水)

山在西來海在東，

山水相連處處通；

五湖四海皆朋友，

人生何處不相逢。

〔家僮上〕

家　僮：迎接家爺！

東皋公：將馬帶過！

家　僮：是。(下)

東皋公：將軍請進。——請坐。

伍　員：有座。請問老丈尊姓大名？

東皋公：老漢東皋公，昔年曾拜於扁鵲先生門下爲徒。

伍　員：唔呼呀！原來是前輩老先生，失敬了。

東皋公：豈敢。將軍爲何這等模樣？

伍　員：一言難盡！

(唱西皮原板)

恨平王無道亂楚宮，

父納子妻理難容！

我的父諫奏反把命送，

滿門家眷血染紅！

東皋公：將軍不必悲傷，且在舍下後花園中，暫住幾日，慢慢設計，保你出關。

伍　員：但得如此，感恩非淺。

東皋公：請！

伍　員：請！

東皋公：正是：忠臣孝子當扶助，

伍　員：愧煞男兒不丈夫！

東皋公：大丈夫！

伍　員：慚愧呀！

東皋公：請。

〔同下〕

第 二 場

〔皇甫訥上〕①

皇甫訥：(唱西皮搖板)

雲淡風輕近午天，

傍花隨柳過前川。

卑人皇甫訥，楚國人氏。只因朝綱不振，無意功名富貴，隱居歷陽山中，日與好友東皋公，詩酒來往，倒也快樂逍遙。今日閒暇無事，不免遊玩一番便了。

(唱西皮搖板)

時人不知余心樂，

將謂偷閒學少年。(下)

第 三 場

〔伍員上〕

伍　員：(唱流水)

過了一天又一天，

心中好似滾油煎；

腰中枉掛三尺劍，

不能報却父母冤！

多蒙東皋公將我隱藏在後花園中，一連幾日，未見動靜，今日又是一天，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

〔場上起初更〕

伍　員：唉！爹娘啊！

(唱二黃慢板)

一輪明月照窗前，

① 按原本皇甫訥上場念引子及坐場詩，因與東皋公上場形式一樣，故改。

愁人心中似箭穿！
實指望到吳國借兵回轉，
又誰知昭關又有阻攔！
幸遇那東皋公行方便，
他將我隱藏在後花園。
一連幾天我的眉不展，
夜夜何曾得安眠。
俺伍員好一比喪家犬，
滿腹含冤對誰言。
我好比哀哀長空雁，
我好比龍遊在淺沙灘，
我好比魚兒吞了鈎線，
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思來想去我的肝腸斷，
今夜晚怎能够盼到明天。

〔場上起二更，東皋公上〕

東皋公：（唱二黃原板）

午夜漏聲催曉箭，
月移花影上欄杆。
吹滅了燈光窗前站，
且聽愁人口中言。

〔場上起三更，伍員換鬚〕

伍　員：（唱二黃原板）

心中有事難合眼，
翻來覆去睡不安。
背地裏只把東皋公怨，
叫人難解巧機關。
你若是眞心來救我，
爲何幾日不週全？
貪圖富貴來害我，
你就該拿我獻與昭關。
哭一聲爹娘不能相見！難得見！爹娘呀！
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

〔場上起四更〕

東皋公：（唱二黃原板）

聽他言來心好慘，
鐵石人兒也淚漣！
他那裏只把老漢怨，
怎知我袖內有機關。（下）

〔場上起五更，伍員換白鬚〕

伍　員：（唱二黃原板）

鷄鳴犬吠五更天，
越思越想越傷慘！
想當初在朝爲官宦，
朝臣待漏五更寒；
到如今夜宿在荒村院，
我冷冷淸淸向誰言！
我本當拔寶劍自尋短見！尋短見！爹娘啊！
父母寃仇化灰煙！
對天發下洪誓願，
我不殺平王我的心怎甘。

〔東皋公上〕

東皋公：（唱二黃搖板）

鷄鳴犬吠星斗散，
喚醒將軍把話言。

將軍開門來！

伍　員：（唱二黃倒板）

適才矇矓將合眼，

東皋公：將軍開門！

伍　員：（接唱散板）

忽聽門外有人言。
急忙開門拔寶劍——

東皋公：(接唱)將軍爲何白了髯?
一夜未見,將軍爲何鬚髮皓然了?

伍　員：我却不信?

東皋公：將軍請看。

伍　員：哎呀!不好了!
(唱二黄散板)
寃仇未報容顏變,
一事無成兩鬢斑!

東皋公：恭喜將軍,賀喜將軍!

伍　員：喜從何來?

東皋公：將軍鬚髮皓然,可以過得昭關了。

伍　員：怎見得?

東皋公：那昭關上的圖形,乃是年青壯士;如今將軍鬚髮皆白,與圖形不同。老漢有一好友,名皇甫訥,與將軍相貌相似,待我約他前來,設計保你出關。
〔家僮暗上〕

伍　員：若得如此,感恩非淺!

東皋公：來!

家　僮：有。

東皋公：拿我名帖,去請皇甫官人,前來一敍。

家　僮：遵命。(下)

伍　員：老丈請上,受我一拜。
(唱二黄搖板)
但能過得昭關險,
滿斗焚香謝蒼天。(同下)

第　四　場

〔家僮引皇甫訥上〕

皇甫訥：(唱西皮搖板)
東皋公有帖將我請,
急忙前來敍衷情。

家　僮：有請家爺。
〔東皋公上〕

東皋公：何事?

家　僮：皇甫官人到。

東皋公：有請。

家　僮：有請。

東皋公：皇甫弟!

皇甫訥：東皋兄!

東皋公：請坐。

皇甫訥：有座。

東皋公：這幾日爲何不到舍下敍談?

皇甫訥：俗事累身,少來親候。

東皋公：豈敢。

皇甫訥：相邀小弟,有何見諭?

東皋公：相邀賢弟非爲別事,只因楚國伍子胥逃難至此,要往吳國借兵,奈昭關難過;賢弟相貌與他相似,特邀賢弟一同計議,救他出關。

皇甫訥：仁兄之言,小弟無有不遵。伍員今在何處?

東皋公：現在後園。

皇甫訥：快快請來相見。

東皋公：有請伍將軍!
〔伍員上〕

伍　員：(念)父母寃仇恨,常掛一片心。
老丈,何事?

東皋公：皇甫官人到。

伍　員：皇甫兄在哪裏?皇甫兄在……

皇甫訥：將軍在哪裏?將軍在……

同　：請坐。

皇甫訥：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眞乃名不虛傳。

伍　員：在下窮途末路，如喪家之犬，何勞皇甫兄稱讚，眞乃慚愧！

皇甫訥：將軍何出此言！

伍　員：啊老丈，皇甫兄駕到，有何妙計救我出關？

東皋公：你二人相貌相似，將衣巾調換，皇甫兄扮做將軍模樣，前往昭關掛號，守關之人，必然將他拿下；那時將軍乘此紛亂之際，混出關去，豈不是好。

伍　員：此計甚好，只是連累皇甫兄受驚了。

皇甫訥：受驚事小，只怕難免一場責打。

東皋公：無妨，我隨即前來救你。

皇甫訥：你要早些來呀！

東皋公：那個自然。事不宜遲，就請二位改扮起來。

〔伍員、皇甫訥互換衣巾〕

伍　員：（唱二六）

伍員頭上換儒巾，
喬裝改扮往東行。
臨潼會，曾舉鼎，
在那萬馬營中顯奇能。
時來雙掛明輔印，
運敗時衰宿荒村。
咬牙切齒把平王恨，
他屈殺我全家大小一滿門！
回頭來我對東皋公論，
你是我子胥救命的恩人；
但願過得昭關境，
一重恩當報你的九重恩！

（接唱搖板）

皇甫兄請上受一禮，

（接唱快板）

多蒙你仗義不顧身；
焚香頂禮不爲敬，
來生犬馬當報你的恩。
伍員心中千般恨，
大膽且向虎山行。（下）

皇甫訥：（唱快板）

過關擔險心不定，
再與東皋細叮嚀：
你若不來失了信，
遍體排牙訴不淸。（下）

東皋公：（唱搖板）

一條妙計安排定，
親到昭關走一程。（下）

第　五　場

〔四兵士引米南适上〕

米南适：（念）奉了平王命，捉拿叛逆臣。

俺，米南适。奉了平王旨意，鎭守昭關，畫影圖形，捉拿伍子胥。——軍士們！

兵　士：有！

米南适：小心把守關門。

兵　士：啊！

〔皇甫訥、伍員同上〕

皇甫訥：有人麽？

兵　士：作甚麽的？

皇甫訥：掛號過關。

兵　士：候着。——有人掛號過關。

米南适：此人面貌如何？

兵　士：與圖形相似。

米南适：傳進！

兵　士：呔，傳進！

皇甫訥：我乃掛號過關的。

〔米南适看皇甫訥〕

米南适：來，綁赴帥府！

〔衆人捆綁皇甫訥；伍員混出關，下〕

〔衆同下〕

第六場

〔伍員上〕

伍　員：（叫頭）且住！多蒙東皐公、皇甫訥相助，得過昭關。不免馬上加鞭，逃奔吳國便了。（下）

第七場

〔兵士押皇甫訥引米南适上〕

米南适：呔！膽大伍子胥，你乃反叛之臣，見了本帥，爲何不跪！

皇甫訥：住了，哪個是伍子胥，俺乃庶民皇甫訥。

米南适：明明是伍子胥，還敢強辯！來，吊在西廊，與我重打！

〔東皐公上〕

東皐公：（唱西皮搖板）

伍員已出昭關境，
急來帥府看分明。

東皐公求見。

兵　士：東皐公求見。

米南适：有請！

東皐公：恭喜將軍！

米南适：喜從何來？

東皐公：聽說將軍拿住了伍子胥。

米南适：拿便拿住了，他說甚麼庶民皇甫訥。

東皐公：啊？皇甫訥乃是老漢的好友，今在何處？待我看來。

米南适：押上來。

〔皇甫訥見東皐公〕

皇甫訥：哎呀！你害得我好苦啊！

東皐公：我昨日講得明白，叫你等我一同過關，誰叫你一人先來呢？

米南适：既是先生好友，快快放下。

皇甫訥：走。

米南适：哪裏去？

皇甫訥：平王駕前辯理！

東皐公：不知者不罪。

皇甫訥：若不看東皐公分上，定不與你干休！

米南适：冒犯先生，請勿見怪！

皇甫訥：哼！（下）

東皐公：啊將軍，下次須要盤問明白，不要屈煞了良民，便宜那伍子胥混出關去呀！

米南适：是是是！

〔東皐公下〕

米南适：（向兵士）嘟！你們以後須要小心盤查，不要屈煞了良民，放走了那伍子胥！嘿！

〔衆同下〕

——"文昭關"劇終——

浣紗記

第一場

〔伍員上〕

伍　員：哎呀且住！前有長江，後有追兵，如何是好！

漁丈人：（內）打漁啊！

伍　員：唔呼呀！那廂有一漁船，待我將他喚來。——船家過來！

〔漁丈人上〕

漁丈人：（唱西皮搖板）

耳聽岸上人喚我，
老丈呼喚却爲何？
老丈喚我何事？
伍　員：煩勞老丈將我渡過江去。
漁丈人：老漢這打魚小舟，從不渡人。
伍　員：多把銀錢與你。
漁丈人：我是不愛錢的。
伍　員：老丈，我乃被難之人，你就行個方便吧！
漁丈人：既然如此，待我渡你過江。請上船來！
〔搭扶手，伍員上船〕
伍　員：就請老丈快快催舟。
漁丈人：好，待我扯起篷來。
（唱山歌）
萬里飄篷一葉舟，
蕭蕭蘆荻滿江秋。
看君不是尋常客，
何事憂傷白了頭？
蹊蹺啊，蹊蹺啊！①
伍　員：請問老丈，何作此歌？
漁丈人：我見你乃一壯士，爲何憂愁滿面，鬚髮皓然？其中必有隱情，故爾歌唱。
伍　員：哦，原來如此。——唉！
漁丈人：請問尊姓大名？
伍　員：這個……
漁丈人：爲何不講？
伍　員：我若說出眞名實姓，恐走漏風聲。
漁丈人：你看船行半江，兩岸無人，但講何妨。
伍　員：在下姓伍名員字子胥。
漁丈人：原來是明輔將軍，失敬了。
伍　員：豈敢。
漁丈人：船已抵岸，待我落下篷來，與你搭上扶手。
〔伍員下船〕
伍　員：多蒙老丈將我渡過江來，無物可謝，我這裏有寶劍一口，上有七星，價值連城，贈與老丈以爲渡江之費。
漁丈人：慢來慢來，老漢聽說平王欲得將軍，懸有萬金之賞；我不圖重賞，豈圖你的酬謝！况這山路險要，將軍豈可無劍；老漢打漁江中，要它何用。請速去吧。
伍　員：老丈既不受劍，請問尊姓大名？日後相逢，也好答報。
漁丈人：這個——日後你我相見之時，你喚我漁丈人，我喚你蘆中人也就是了。
伍　員：如此，漁丈人！
漁丈人：蘆中人！
伍員、漁丈人：（同笑）啊！哈哈哈哈……
伍　員：告辭了。
（唱西皮搖板）
多蒙渡我把江過，
千金謝禮不爲多。
臨行與你拱拱手——（下）
漁丈人：（接唱）可嘆將軍涉風波。
我把船兒忙搖過——
〔伍員復上〕
伍　員：（接唱）再與老丈把話說。
漁丈人：將軍爲何去而復轉？
伍　員：老丈，非是我去而復返，後面倘有追兵到此，莫說伍員打此經過。

① 原本作“昨夜一夢甚是兇，斗大紅星落船中……”因涉及迷信，故改。

漁丈人：哎呀且住！想老漢偌大年紀，冒着風險，將他渡過江來，不料他反而疑心於我；倘楚兵別渡，將他擒獲，不以爲德，反以爲害。也罷，不免投江一死，以便叫他安心而去。——啊，將軍，那邊追兵來了！

伍　員：在哪裏？

漁丈人：在這裏！（投江，下）

伍　員：（念"撲燈蛾"）

老丈投江河！投江河！

不由人珠淚落！

老丈投江一死，不免將船損壞，以防後面追兵至此。

〔砍纜，下〕

第　二　場

〔浣紗女攜籃上〕

浣紗女：（唱西皮慢板）

光陰一去快如梭，

人生在世能幾何。

不求富貴求安樂，

每日溪邊浣紗羅。①

我溧陽史氏女。與寡母同居，年已三十，尚未嫁人，每日浣紗織羅，奉母度日。看天氣晴和，不免去到溪旁，浣紗便了。

（接唱）村邊桃花（轉二六）紅灼灼，

垂柳吐黃映清波，

景色雖好刹那過，

辜負春光可奈何。②

緩步從容溪邊坐，

臨流倚石浣紗羅。（洗紗）

伍　員：（內唱西皮倒板）

豪傑打馬奔吳國，

（上唱流水）

龍離滄海虎離窩。

力舉千斤伍明輔，

壓定了各國不敢動干戈。

天下英雄皆服我，

各路的諸侯來求和。

蓋世功勳無過錯，

又誰知一旦起風波。

可嘆我一家人無有結果！（哭）

（接唱）單人獨騎出網羅。

行至此間腹中餓，

見一娘行浣紗羅；

祇見她低頭勤操作，

籃中有飯又有饃。

本當向前求濟餓，

〔下馬，含羞，然後投石〕

（接唱搖板）

含羞帶愧怎奈何！

浣紗女：呀！（唱流水）

忽見水底人影過，

落石擊水却爲何？

想是壯士呼喚我，

祇得低頭把話說。

伍　員：娘行請了。

浣紗女：請了。客官敢是失迷路途？

---

① 原本作"光陰如箭日月梭，人生在世奈幾何，不求富貴求安樂，每日浣紗受折磨。"文字不很好，故改。

② 原本作"嘆奴青春年已過，今已三十未配合，七夕不嫁鵲橋過，雙星怎能渡銀河。"亦有作"春間桃柳欲爭奪，夏季滿蓮開滿河，秋開丹桂菊花朵，冬開臘梅開的多。"以上詞句，均不貼切，故改。

伍　員：並非失迷路途，我乃避難之人，行至此間，腹中飢餓，見娘行籃中有飯食饃饃，可否周濟於我？
浣紗女：聽客官之言，不像此地人氏，家住哪裏？尊姓大名？請道其詳。
伍　員：唉！娘行聽了！
（唱二六）
未曾開言我的心難過！
尊一聲娘行聽我說：
家住在監利玉皇閣，
我的父人稱伍相國；
伍子胥就是我，
臨潼鬥寶壓定了各國。
恨平王無道貪酒色，
父納子妻於禮不合，
我父諫奏反得禍，
可憐我的滿門大小三百餘口被刀割！
只剩伍員人一個，
匹馬單槍逃出網羅。
行在此地我的肚飢餓，
祇見你的籃中飯與饃，
娘行若肯周濟我，
終身不忘感大德！
浣紗女：呀！
（唱流水）
聽罷言來珠淚落，
可嘆將軍受折磨！
籃內取出飯與饃，
請君飽餐免飢餓。
伍　員：（唱搖板）
多謝娘行周濟我，
用手檢起飯與饃。
浣紗女：（接唱）臨潼鬥寶名不弱，
果然是擎天柱一棵。
伍　員：（接唱）一飽未足解飢餓，
千金謝禮不為多。
浣紗女：（接唱）將軍不必言謝我，
區區小事值幾何。
陽關路上是非多，
請君快快離此河！
伍　員：（接唱）娘行一言提醒我，
男女交談是非多。
辭別娘行溪邊過。（下）
浣紗女：（接唱）蓋世英雄受折磨！
浣紗未畢溪旁坐。
〔伍員復上〕
伍　員：（接唱）再與娘行把話說。
浣紗女：將軍為何去而復返？
伍　員：非是我去而復返，倘有追兵到此，莫說我伍員打此經過。
浣紗女：這……將軍少待。
伍　員：娘行請便。
浣紗女：且住，我好心周濟於他，反而疑心於我。也罷，不免抱石投溪一死，免他疑心便了！
（唱西皮散板）
事到如今心難過，
誰知將軍疑心多，
抱石沉溪把心跡白——
將軍，那旁有人來了。
伍　員：在哪裏？
浣紗女：在那邊！（投河，下）

伍　員：哎呀！
(唱西皮散板)
一見娘行身投河，
可嘆賢德女姣娥。
你今一死全為我……娘行呀！(哭)
雄心似箭奔吳國。
且住，娘行投江一死，是非之地，不可久停，速速拉馬走去。
〔伍員下〕

——“浣紗記”劇終——

魚　腸　劍

第　一　場①

伍　員：(內)馬來！
(上唱西皮搖板)
單槍匹馬去楚邊，
(接唱流水)
龍歸滄海虎奔山。
歷陽安居七夜晚，
一夜鬚白過昭關。
俺伍員。多蒙東皋公、皇甫訥救我混出昭關，看前面已是吳國城池，就此馬上加鞭。
(唱西皮原板)
一事無成兩鬢斑，
嘆光陰一去不回還！
日月輪流催曉箭，
青山綠水常在眼前。
恨平王無道綱常亂，
信用無極狗奸讒。
他害我滿門眞悲慘，
我與奸賊不共戴天！
實指望到吳國(轉快板)借兵轉，
行至昭關有阻攔，
單人匹馬常遮掩，
在歷陽山下遇高賢。
設計救出了昭關險，
馬到長江無渡船。
多蒙漁父行方便，
他為我投江實可憐；
浣紗女心好善，
一飯之恩難報還。
眼望吳城路不遠——
(接唱散板)
報仇心急馬加鞭。(下)

第　二　場

專　諸：(內)嗯哼！
〔專諸上〕
專　諸：(念引)愛惜拳棒，論英雄，武藝高強。
(念詩)家住姑蘇在城東，平生孝義論英雄；
男兒若得凌雲志，拜將封侯談笑中。
俺專諸，乃吳國人氏。自幼愛習拳棒，胸懷智謀，只因家貧親老，未敢遠遊。在這姑蘇城東，開了一座肉舖。前者牽了牛二兩匹牲口，賬目未清；少時倘若找上門來，難免一場吵鬧。正是：
英雄不得志，淺水困蛟龍！
〔牛二上〕
牛　二：(念)可恨專諸不還錢，惹我牛二出惡言。
到了，專諸開門來！

① 按目下演全部“伍子胥”者，都把這第一場删去。我們為了保存每個劇目的獨立性，仍加以整理，演出時可以活用。

專　諸：是哪一個？
牛　二：是我。
專　諸：原來是牛二哥。
牛　二：不錯，是我。
專　諸：請到裏面。
牛　二：裏面就裏面！
專　諸：請坐。
牛　二：坐下就坐下！
專　諸：牛二哥怒氣不息，爲着誰來？
牛　二：就爲你來！
專　諸：爲小弟何來？
牛　二：我問問你：前兩天，牽了我兩匹牲口，你老不給錢，你打算怎麼着？
專　諸：啊牛二哥，這幾日買賣不好，改日有了銀錢，送上府去就是。
牛　二：噯！你還是沒有錢哪！那你這個店給我來開兩天吧！
專　諸：哦！牛二哥你要做我的買賣麼？
牛　二：嗯，我要當兩天掌櫃的。
專　諸：恭喜賀喜，開市大吉！我就讓與你了。
牛　二：喂！你回來！看你這個店裏，甚麼都沒有，等要賬的來了，難道還叫我替你還賬嗎？
專　諸：牛二哥不必如此，待小弟時來運轉，加倍奉還就是。
牛　二：怎麼着，你還想走運哪，你等着走死運吧！
專　諸：怎麼講？
牛　二：你等着走死運吧！
專　諸：住了！
（念“撲燈蛾”）
牛二太欺情！太欺情！
開口就傷人。
俺兩膀倒有千斤力，
誰敢尋釁鬧上門！
牛　二：（接念）專諸太不仁，
力大壓街鄰！
你是英雄漢，
我是惹禍精；
金錢如性命，
與你把命拚！
〔牛二舉拳欲打專諸，反被專諸執臂，牛二呼救，鄰人老丈上〕
〔伍員暗上〕
老　丈：慢來慢來！你二人爲何爭鬥起來？
專　諸：老丈啊！
（唱西皮散板）
老丈有所不知情，
牛二開口就傷人。
我若不看老丈面，
一拳要他喪殘生。
〔專妻持拐杖上〕
專　妻：專諸！母親喚你，還不進去。（下）
專　諸：來了！——忽聽母親喚，雙手閉戶門。（下）
牛　二：你別躲，你出來呀！
老　丈：他已然走了，你還不走，又待怎的？
牛　二：我，我不怎麼樣，我也走了吧！（下）
老　丈：待老漢我也回去。
伍　員：老丈請轉。
老　丈：壯士何事？
伍　員：方才這一大漢，與人爭鬥；那一婦人，手持拐杖，喚他即去，莫非此人懼內不成？

老　丈：非也，此人名叫專諸，力大無比，孝義雙全，那婦人手持的拐杖，是他母親使用之物，故爾一喚即回。
伍　員：原來如此。
老　丈：聽足下之言，不像此地人氏。
伍　員：原非此地人氏。
老　丈：哪裏人氏？
伍　員：楚國監利人也。
老　丈：請到寒舍待茶。
伍　員：不敢打攪。
老　丈：如此改日再見，請！（下）
伍　員：請！——哎呀且住！方才聽老丈之言，那專諸孝義雙全，力大無比。我若結交此人，將來借兵報仇，定能助我一臂之力。不免登門拜訪。正是：交友須交奇男子，求人當求大丈夫。——專兄開門來！
專　諸：（上念）饒人並非癡呆漢，癡漢從來不饒人。——是哪一個？
伍　員：在下拜訪。
專　諸：原來是位壯士。請進！
伍　員：請！
專　諸：請坐。
伍　員：有座。
專　諸：請問壯士尊姓大名，哪裏人氏？
伍　員：在下姓伍名員字子胥，乃楚國監利人也。
專　諸：原來是明輔將軍，失敬了！
伍　員：豈敢！
專　諸：將軍為何這等模樣？
伍　員：專兄啊！
（唱快板）
恨平王無道亂楚邦，
父納子妻亂綱常；
我父諫奏反身喪，
特來借兵見吳王。
專　諸：原來如此。吳王暴戾無信，今有姬光千歲招賢納士，何不投奔那裏，也好借兵報仇。
伍　員：奈無機緣，不敢造次。
專　諸：就在寒舍暫住幾日，姬光千歲聞知，必定厚禮相聘。
伍　員：若得如此，子胥之幸也。我看專兄孝義雙全，意欲與專兄結為昆仲，未知尊意如何？
專　諸：俺乃一介村夫，怎敢高攀。
伍　員：誠心相交，不必過謙。
專　諸：如此見過家母。
伍　員：正要拜見伯母。請！
專　諸：請！
伍　員：（唱西皮搖板）
孝義雙全人敬仰，
專　諸：（接唱）兄有事來弟相幫。
伍　員：（接唱）報仇之事全仰仗，
專　諸：（接唱）借得吳兵伐平王。
〔同下〕

第　三　場

〔四兵士、太監、姬光上〕

姬　光：（念引）國有常命，恨姬僚，強霸為尊！
（念詩）五霸紛紛自稱雄，吳國立業在江東；
惱恨姬僚圖王位，江山何日掌握中。
孤，姬光。父王在世，言明兄終弟繼，再傳長子。叔王夷味晏駕之後，當傳叔父季札，叔父逃國，理當傳位於孤。可恨姬僚不遵父命，強佔王位。孤有意將他滅却，怎耐缺少良將。昨日被離先生

言道：楚國伍子胥避難到此，正好引爲輔助，但不知現在何處？聞得吳市來一吹簫乞丐，器宇不凡，莫非就是此人？不免出外尋訪。——內侍！①

太　監：有。

姬　光：吩咐外廂帶馬！

太　監：啊！

姬　光：（唱西皮原板）

恨王僚强霸吳國地，
全憑勢力把我欺。
御林軍擺駕出城去，
親自去訪伍子胥。

〔同衆下〕

第　四　場

〔伍員持簫上〕

伍　員：唉！

（唱快板）

日出東來又轉西，
舉目無親甚慘悽。
衣衫襤褸誰周濟，
吹簫焉能充得飢！

自到吳國，數月有餘，行囊已盡，衣冠不整。唉！天哪，天！想俺伍員，乃堂堂奇男子，只落得吹簫討飯哪！

（唱西皮原板）

姜子牙垂釣在磻溪，
奇才未顯無人知。
周文王夢飛熊夜撲帳裏，
渭水河訪賢臣扶保社稷。
東遷洛邑王綱墜，（轉快板）
五霸爭強各逞威。
伍員單身把楚棄，
只爲報仇費心機。
到此借兵無別計，
我與姬光會無期。②
英雄落魄誰周濟，
只落得吹簫討飯吃！

〔四兵士、太監、姬光上〕

姬　光：（唱西皮快板）

昨日被離把本啓，
吳國來了伍子胥。
耳旁又聽簫聲起，

〔伍員吹簫〕

姬　光：（接唱）這簫聲吹得眞慘悽！

勒住絲繮用目覷，
見一壯士相貌奇；
莫非他是伍子胥，
且聽來人把話提。

伍　員：（唱西皮搖板）

伍員長街用目覷——

（接唱流水）

見一位官長相貌奇：
頭戴金盔雙鳳翅，
身穿一件袞龍衣。
莫非他是姬千歲，
有意來訪我伍子胥。
本當向前去見禮——

---

① 這一段表白，原詞太簡略；現就當時情况，略加補充，以明姬光訪賢動機，並做刺僚伏線。

② 老本"五霸爭强各逞威"之後有"伍員單身把楚棄"等四句，目前一般都演唱。但有這四句，意思比較貫串完整，茲予保留。如果連演全部，則無妨活用。

帽破衣殘不整齊。
眉頭一皺心生計，
把我的寃仇提一提。
爹娘！兄長！爹娘啊！(哭)
(唱反西皮搖板)
子胥閥閱門楣第，
落魄天涯有誰知。
父母寃仇沉海底，
空負男兒七尺軀。
伍子胥，伍明輔！
父母寃仇不能報……爹娘啊！

姬 光：哦！
(接唱快板)
果然他是伍子胥。
內侍與孤傳旨意，
喚他前來把話提。
內侍，喚那漢子上前答話。

太 監：是。——那一吹簫漢子，我家千歲喚你上前答話。

伍 員：來了！
(唱西皮快板)
聽說一聲喚子胥，
不由我臉上展愁眉。
走上前施一禮，
願千歲福壽與天齊。
參見千歲！

姬 光：那一吹簫漢子，家住哪裏？姓甚名誰？一一道來。

伍 員：千歲！
(唱二六)
忍淚含悲重施禮，
且聽我難臣把話提：
我本是楚國功臣家住在監利，
姓伍名員字子胥。
恨平王無道納兒媳，
信用讒臣費無極。
我的父諫奏反遭忌，
可憐我滿門血染衣。
聞聽得千歲招賢納士多仁義，
望求千歲把難臣提。(轉快板)
伍子胥有日仇報訖，
知恩報德不敢移。

姬 光：(唱搖板)
久聞將軍有大志，
今日一見果不虛。
內侍擺駕回宮去，
〔圓場，四兵士下〕

姬 光：(接唱)將軍後面換朝衣。①
〔伍員下〕

姬 光：內侍，有請孫武子、被離二位先生。

太 監：有請孫武子、被離二位先生。
〔孫武子、被離同上〕

孫武子：(念)忽聽千歲傳旨，

被 離：(念)莫非伍員到來？

孫武子、被離：參見主公。

姬 光：二位先生免禮。

孫武子、被離：主公見召，有何吩咐？

姬 光：伍子胥將軍來了。

孫武子、被離：現在何處？

① 舊本伍員當場換衣，落坐後即上孫武子、被離。現因取消檢場，改爲伍員下場換衣。因之詞句略有更動。(係按照中國京劇團演出情況處理。)

姬　光：現在後面更衣。

孫武子、被離：請來相見。

姬　光：內侍，有請伍將軍。

太　監：有請伍將軍。

伍　員：（內）來也。

（上念）吹簫乞吳市，爲報父兄仇。

參見千歲！

姬　光：將軍免禮。——二位先生，見過伍將軍。

孫武子、被離：啊，伍將軍！

伍　員：二位先生！

姬　光：將軍，先生請坐。

孫武子、被離、伍員：謝座。①

姬　光：啊，伍將軍，幸得大駕到此，孤有心腹大事相商。

伍　員：千歲請講。

姬　光：只因姬僚不義，恃強奪孤王位，孤久有復位之心，還望將軍相助；事成之後，兵權在手，伐楚報仇，願與將軍共之。

伍　員：依臣之見，目下王僚遣公子慶忌等出征遠去，國內空虛，何不乘此時節，除却此人。此乃千載良機，未知千歲以爲如何？

姬　光：將軍之言甚是。——啊二位先生，若用伍將軍之計，大事可能成功？

孫武子：還須有一智勇雙全之人，方能成功。

姬　光：智勇雙全之人……

伍　員：啓稟千歲，臣有一結拜義弟，名喚專諸，此人智勇雙全。

姬　光：此人現在哪裏？

伍　員：現在姑蘇城內，千歲如欲見召，臣去一喚即到。

姬　光：內侍，厚備聘禮。——請明輔將軍，替孤一往。

伍　員：遵命。

（唱西皮搖板）

辭別千歲出宮去——

〔太監、伍員下〕

姬　光：（接唱）伍員果然名不虛。

不知可能成大事？

孫武子、被離：（接唱）安排巧計無差異，

主公放心莫猶豫。

〔太監引專諸、伍員上〕

專　諸：（接唱）有勞仁兄把我提。

進宮忙行君臣禮——

姬　光：（接唱）見一壯士相貌奇；

躬身施禮同商議。

伍　員：（接唱）風吹雲散見虹霓。

姬　光：請坐。

衆　：謝座。

專　諸：草民專諸，有何德能，敢勞千歲，下此聘禮！

姬　光：久聞壯士孝義雙全，些須小禮，何勞掛齒。——啊，二位先生，專義士到此，有何妙計？

孫武子：啓主公，那王僚平日，最喜何物？

姬　光：他平日最喜食鮮魚。

孫武子：何不以魚刺之？

姬　光：怎奈他內穿三層狻猊鎧甲，外罩錦袍，刀槍難入。

孫武子：狻猊鎧，最怕魚腸劍。

姬　光：魚腸劍？只恐世上少有。

被　離：啊，師兄，愚弟下山之時，師父賜我寶劍一口，正是此物。師兄請看！

孫武子：待我看來：

---

① 下面姬光與伍子胥的一段對話是增加的。一、說明姬光訪賢用意；二、說明刺王僚與伍員借兵報仇的關係。

(念)十年煉成此劍，取名喚作魚腸；

鋒利能透堅甲，光芒有如雪霜。①

正是此物。——千歲請看！

姬　光：先生收好。有此利劍，大事可能成功？

孫武子：還是不能成功。

姬　光：怎麼不能成功？

孫武子：必要一膽壯力大之人，在酒席筵前行刺，方能成功。

姬　光：哎呀！這就難了。

專　諸：千歲！俺專諸不才，情願在酒席筵前刺殺那姬僚！

姬　光：哎呀，義士啊！想我兄王，保駕臣子甚多，你若前去，祇恐性命難保！

專　諸：千歲！俺專諸受千歲這等恩待，慢說是性命，就是粉身碎骨，理所當然。只是家有八旬老母，妻室孩兒，還望千歲另眼看待，專諸縱死九泉，也感念千歲的大恩大德！

姬　光：哎呀義士啊！你行此大事，我若錯待伯母，叫我國破家亡！

專　諸：言重了！

姬　光：就請二位先生安排兵將去罷。

孫武子
被　離：遵命！

孫武子：(念)巧計安排定，

被　離：(念)吳國又重興。(同下)

專　諸：千歲，俺要回去，拜別家母。

姬　光：內侍，再備黃金彩緞，賜與伯母，代孤問候。

專　諸：謝千歲！

(唱西皮搖板)

多謝千歲厚禮聘，

回家稟告老娘親。

〔太監捧禮與專諸同下〕

姬　光：(接唱)機密大事安排定，

後宮排筵酬衆卿。

〔衆同下〕

——“魚腸劍”劇終——

刺　王　僚

第　一　場

〔四兵士、四將、姬僚上〕

姬　僚：(引)大地山河，圖霸業，一統吳國。

(詩)諸侯爭鬥用心機，霸佔江山地無餘；

開疆拓土成大業，列國羣雄誰敢欺！

孤，姬僚。先王晏駕，無人接位，是孤繼承父業，自立為尊。衆家公子，不敢輕視。惟有御弟姬光，心懷謀略。為此孤內穿猼猊甲三層，外罩錦袍，刀槍難入。今日他約孤前去赴宴，不知為了何事？——衆將！

四　將：有。

姬　僚：人馬可齊？

四　將：俱已齊備。

姬　僚：擺駕清霄府！

衆　：啊！

〔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四兵士、小太監、姬光上〕

姬　光：(念)滿江撒下青絲網，哪怕魚兒不上鈎。

〔大太監上〕

大太監：啓千歲，大王到。

姬　光：有請！

---

① 原本作“神仙火煉寶劍，取名喚作魚腸。可破猼猊鎧甲，專刺王僚命喪。”語涉迷信，故改。

大太監：有請！

〔四兵士、四將、姬僚上〕

姬　光：兄王！

姬　僚：御弟！

姬　光：兄王請上，待弟大禮參拜！

姬　僚：生受你了！

姬　光：兄王駕到，未曾遠迎，望求恕罪。

姬　僚：豈敢。來得魯莽，御弟海涵！御弟相邀，爲了何事？

姬　光：只因太湖有人進得鮮魚二尾，弟未敢獨嘗，特請兄王過府，一同飲宴。

姬　僚：原來如此。

姬　光：酒筵擺下。

姬　僚：叨擾了。——衆將官！

四　將：有。

姬　僚：兩廂搜來！

〔四將搜兩廂後，三笑，站立兩邊〕

姬　光：兄王！

姬　僚：御弟！

姬　光：今日過府飲宴，爲何這等多疑？

姬　僚：御弟哪裏知道，而今列國之中，人心難測，兄不得不疑。御弟休怪！

（唱西皮倒板）

列國紛紛相爭鬥。

姬　光：兄王請！

姬　僚：乾！哈哈哈！

（唱原板）

弑君不如宰鷄牛。

雖然是弟兄們情義厚，

各人心機各自謀。

昨晚一夢眞少有，（轉唱二六）

孤王我坐在打魚的小舟。

見一個魚兒在那水面走，

口吐着寒光射孤的雙眸。

冷氣吹得我難禁受，

大叫漁人快把網來收。

只嚇得孤王高聲吼，

回頭來又不見打魚的小舟。（轉唱快板）

醒來不覺三更後，

夢寐之事掛心頭。

今日過府來飲酒，

莫怪愚兄把府搜。

姬　光：兄王！

（唱搖板）

兄王說話沒來由，

夢寐何須掛心頭。

但願兄王享高壽，

爲弟扶保坐龍樓。

姬　僚：（唱搖板）

列國霸業已成就，

御弟保孤壓諸侯。

來來來推盃換大斗——

姬　光：唉！

姬　僚：啊？

（接唱）御弟爲何臉帶愁？

御弟爲何這等模樣？

姬　光：兄王哪裏知道，弟在錢塘江上，偶得風寒之症，足痛難忍，兄王休怪。

姬　僚：御弟旣有疾病，何不早言；孤命太醫院與你調治病症。

姬　光：兄王在此，弟禮當侍宴。

姬　僚：自家弟兄，何必如此？調治去吧！

姬　光：多謝兄王！

（唱西皮搖板）

多謝兄王恩義厚，

背轉身來喜心頭。

袖內機關難猜透，

魚腸劍到賊命休。（下）

專　諸：（內）走哇！

〔專諸托魚盤上〕

專　諸：（唱西皮快板）

姬光千歲恩義厚，

我今捨死把恩酬。

魚內暗藏劍一口，

管教王僚一命休。

捧着鮮魚朝內走——

四　將：呔，作甚麼的？

專　諸：獻餚的。

四　將：獻的甚麼餚？

專　諸：鮮魚。

四　將：可有夾帶？

專　諸：並無夾帶。

四　將：我等要搜！

專　諸：要搜？你們請搜哇！

（接唱）這才是官差不自由。

你等近前請搜透——

〔四將搜專諸〕

專　諸：可有夾帶？

四　將：無有。

專　諸：好哇！

（接唱快板）

老天助我把名留。

手捧鮮魚朝上走——

見君不敢強抬頭。

姬　僚：（唱西皮倒板）

霎時一陣香風透！

哈哈哈！

（接唱快板）

只見魚兒在當頭。

快快拿來孤消受——

專　諸：（接唱）閻王把爾的命來勾。①

〔專諸刺死姬僚，專諸自殺，四將亂砍專諸。姬光將上，開打，四僚將敗下，姬光將追下〕

〔"急急風"四僚兵引大將上，報子上，報信，急下。伍員上，會陣，開打。四僚將上，衆僚將敗下。伍員亮相，場上起"工尺上"牌子，四兵士引姬光上〕

伍　員：啓稟千歲，大事已定，就請入朝正位。

姬　光：孤有今日，皆將軍之力也，從今以後，願與將軍共掌山河。

伍　員：臣以亡虜之身，得依千歲，幸不加戮，何敢與聞國政。且臣大仇未報。寸心如焚！果蒙俯踐前言，得報父兄之仇，自當粉身碎骨，爲君效命。

姬　光：將軍血海寃仇，孤豈忘懷。俟國事稍定，伐楚報仇，惟將軍之命是從。孤若食言，神天鑒之。

伍　員：言重了！

姬　光：正是：興吳圖霸遂心意，

伍　員：血海寃仇報有期！

〔同下，尾聲〕　　——"刺王僚"劇終——

---

① 此句或不唱。

羣　英　會

前　記

“羣英會”是“三國演義”中的一節故事，內容是描寫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

曹操親率八十三萬人馬，道出荆襄，沿江而下，想𢷬滅在夏口(今漢口)的劉備和東吳的孫權。劉備因東吳大夫魯肅之請，派諸葛亮赴江東，協助孫權聯合應敵。東吳都督周瑜，奉命率軍禦敵於三江口。周瑜少年英俊，忌孔明才高於己，而又自信有破曹把握，因此想殺孔明以絕東吳後患。

曹營謀士蔣幹，以爲和周瑜有同窗之誼，自願過江勸說周瑜降曹。周瑜明知蔣幹來意，設宴款待；瑜有意使蔣幹一瞻吳軍聲勢，命江東大將環列左右，把這次宴會名爲“羣英會”。周瑜下命，席間有人言及孫曹交兵之事者，命監酒官太史慈即席斬之。嚇得蔣幹有話難言。酒罷，兩人同榻而臥。蔣幹夜間起來翻閱兵書，忽發現曹營水軍頭領蔡瑁、張允給周瑜的信，說將殺曹操來降。蔣幹大驚，盜了周瑜安排的這封假信逃回曹營。曹操見信大怒，斬了蔡瑁、張允，但隨卽發現中了周瑜的詭計；懊悔之餘，乃派蔡瑁的兄弟蔡中、蔡和去江東詐降。

周瑜以爲自己的妙計無人知曉。不料孔明和他一見面，就慶賀他“借刀”計的成功。瑜因此益忌孔明。藉口軍中缺箭，請孔明在半月內造十萬枝箭；孔明却答允他在三天之內造成，否則願受軍法處置。次日，孔明向魯肅借快船二十隻，外蒙帳幔茅草，帶着鑼鼓，硬拉着魯肅上船去飲酒閒遊。船在重霧之中，駛近曹營，擂鼓吶喊。曹操以爲周瑜來偸營，命部下亂箭齊發，箭都射在草船之上。孔明在霎時之間，辦就了十萬枝利箭，趁着順風順水回來交令。

先此，蔡中、蔡和來降，周瑜已發覺其詐，將計就計，把二人留下。瑜並與東吳老將黃蓋定下詐降曹營的苦肉計。孔明借箭回營，周瑜設宴慶賀。席間談論軍事，黃蓋故意堅主降曹；周瑜僞裝大怒，責打黃蓋。

黃蓋被打後，請大夫闞澤去曹營下詐降書。曹操發覺信中有詐，欲殺闞澤。但闞澤機智鎭定，從容對答。這時，蔡中、蔡和將周瑜打蓋的消息密報與曹操，操遂允許黃蓋投降。但仍不放心，故命蔣幹再次過江打聽實信。

周瑜與孔明早已决定用火攻曹軍。現聞蔣幹又來，乃急召龐統，定下連環計。蔣幹被周瑜發往西山茅庵，夜間出門閒遊，遇見龐統；統故意說周瑜不能容人，蔣幹遂勸龐統歸曹。二人連夜潛回江北。龐統勸曹操將滿江戰船，一列列地連鎖起來，以便不慣乘船的北軍也能水戰。操大喜。戰船釘鎖已畢，曹操以爲此番順流而下，必滅東吳，在江中大宴諸將。時月上東山，將士雲集，曹操顧盼自雄，橫槊賦詩。

周瑜聞曹操中連環計，上樓船觀望，十分得意，也以爲此番必可破曹了。不料一陣西北風將他驚醒，吳軍位於東南，曹軍位於西北，這時候若用火攻，必燒及自己而不能破敵。遂憂慮成疾。魯肅見主帥臥病，求計於孔明。孔明僞言自己會醫病，寫了一張“病源”給周瑜：“欲破曹兵，須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周瑜一看，病體豁然而癒。孔明自言能把東風借來，請周瑜爲他在南屏山築台祭風。至甲子日，東風果然大作。周瑜原已派將士埋伏山後，單等東風一起，就將孔明殺死。可是孔明見東風一起，却悄悄地逃到江邊，——那裏，早有奉命等候着他的蜀大將趙雲，已經備好船隻迎候孔明回轉夏口。

赤壁之戰，便由於東風大作，黃蓋駕着滿船引火之物去詐降，火燒曹操戰船，曹操大敗而告終。

這個本子是由蕭長華先生整理的，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參加幫助。底本是蕭先生所藏的三慶班總講。（蕭先生曾將它用爲富（喜）連成科班歷年的教授本。）“借東風”一節，最早的本子唱詞原只四句；現在流行的這節唱詞，是蕭先生早年的創作。“借風”以前的各場，早年亦經過蕭先生的訂正和充實。整理時曾徵詢了郝壽臣先生的意見，並曾參考了馬連良、侯喜瑞、葉盛蘭、袁世海、曹連孝的演出本。

整理本根據原本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潤色。闞澤下書，龐統獻連環計等場，目前有些演出本均支離破碎。今均從原本，比較完整。曹操橫槊賦詩一場，對於增進本劇歷史內容的生動性，刻劃曹操的性格，以至烘托周瑜和孔明的智慧，都有很大幫助，故舞台上雖久已不演，今仍將它列入，以供參考。

第一場

〔黃蓋上，“起霸”〕

黃　蓋：（念詩）數十年來擺戰場，恰似猛虎趕羣羊；
　　日月穿梭催人老，不覺兩鬢白如霜。

〔甘寧上，“起霸”〕

甘　寧：（念詩）憶昔當年鄱陽湖，手使雙戟蓋世無；
　　心中惱恨賊黃祖，豪傑一怒奔東吳。

黃　蓋 甘　寧：俺——

黃　蓋：姓黃名蓋字公覆。

甘　寧：姓甘名寧字興霸。

黃　蓋：將軍請了。

甘　寧：請了。

黃　蓋：都督升帳，兩廂伺候。

甘　寧：請。

〔黃蓋、甘寧分下〕

第二場

〔“大開門”牌子，八軍士、中軍引周瑜上〕

周　瑜：（唱“點絳唇”）
　　手握兵符，關當要路；施英武，扶立東吳。
　　師出誰敢阻。
　（念詩）劉表無謀霸業空，引來曹賊下江東；
　　吳侯決策逞英武，本帥揚威顯戰功。
　本帥，姓周名瑜字公瑾。乃廬江舒城人氏，在吳侯駕前爲臣，官拜水軍都督，奉命統兵破曹。今有劉玄德派孔明前來，聯合應敵。我觀此人，計劃機謀，出我之上，若不早除，必爲江東之患。——來。

中　軍：有。

周　瑜：魯大夫進帳！

中　軍：魯大夫進帳！

魯　肅：（內）嗯哼。
　（上念）運籌敵漢賊，參贊保東吳。
　參見都督。

周　瑜：大夫少禮，孔明安在？

魯　肅：現在館驛。

周　瑜：說我有請。

魯　肅：是。——有請諸葛先生。

諸葛亮：（內）嗯哼。
　（上念）膽壯何妨探虎穴，智高哪怕入龍潭。

魯　肅：孔明到。

周　瑜：有請。——啊，先生！

諸葛亮：都督！喚山人進帳，有何軍情議論？

周　瑜：請先生進帳，非爲別事，請問先生，軍興之際，何物當先？

諸葛亮：軍馬未動，自然是糧草先行。

周　瑜：足見高明。

魯　肅：啊，高明得很哪！（笑）哈哈哈……

周　瑜：啊，先生，昔日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然後取勝。今曹兵八十餘萬，我軍不滿六萬，焉能拒敵；必須先斷操之糧道，然後破之。今聞曹軍糧草屯於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就煩先生帶領關、張、子龍等，我亦助兵千人，前往聚鐵山劫糧。此乃各爲主人之事，先生幸勿推却。

諸葛亮：都督委用，亮自願往。就請都督傳令。

周　瑜：如此，就請先生一往。（付令旗）

諸葛亮：得令。正是：明知周郎借刀計，佯裝假作不知情。（冷笑）嘿嘿嘿……（下）

魯　肅：啊，都督，爲何單用孔明劫糧，是何意也？

周　瑜：大夫，我欲殺他，恐天下人笑我不能容物，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除後患。你可前去，聽他講些甚麼，速報我知。

魯　肅：是是是。（下）

周　瑜：久聞曹賊慣絕人之糧道，聚鐵山必有重兵把守，孔明此去，必爲曹兵所殺。孔明哪，孔明，你中我之計也！
（唱西皮搖板）
曹孟德領人馬慣絕糧道，
聚鐵山必埋伏將士英豪；
諸葛亮此一去性命難保，
這是我暗殺他不用鋼刀。

〔魯肅上〕

魯　肅：（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諸葛亮出大營他是呵呵大笑，
他笑那周都督用計不高。

周　瑜：那孔明可曾講些甚麼？

魯　肅：那孔明出得營去，是呵呵地大笑哇！

周　瑜：啊？他笑甚麼？

魯　肅：他冷笑曰：吾聞江南童謠云：“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於陸路但能伏路把關；公瑾只堪水戰，不能陸戰。怎及得我水戰、陸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可惜周郎只習水戰一能耳。

周　瑜：哦！那孔明欺我不習陸戰麼？

魯　肅：然也。

周　瑜：哼！我不用他劫糧！原令追回！

魯　肅：是是是。——嗯，這是何苦哇！（下）

周　瑜：孔明哪，村夫！我不殺你，誓不爲人也。
（唱西皮搖板）
實指望借刀計將他瞞過，
又誰知這機關被他解破。

〔魯肅持令旗上〕

魯　肅：原令追回。

周　瑜：放下。啊，大夫，曹營水軍，何人掌管？

魯　肅：荆襄降將蔡瑁、張允。

周　瑜：哎！我聞此二人久居荆襄，慣習水戰，今曹操用此二人統領水軍，看來本督大功難成也！
（唱西皮搖板）
他二人習水戰難敵難破，
除非是殺二賊方定干戈。

甘　寧：（上）啓稟都督：蔣幹過江。

周　瑜：哦！蔣幹過江？
甘　寧：正是。
周　瑜：（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魯　肅：都督，聞得蔣幹過江，爲何這樣大笑？
周　瑜：我破曹賊水軍，無計可施；蔣幹此番過江，必是爲曹操作說客而來，待我略施小計，管叫曹操自殺水軍。
魯　肅：計將安出？
周　瑜：附耳上來。（耳語畢，欲提筆寫信）
魯　肅：慢來，慢來，都督與蔣幹同窗交契，恐識筆跡；肅來代筆。
周　瑜：就請大夫寫來。
魯　肅：好好好。書信呵……（"急三槍"牌子，修書）
周　瑜：你可將此書信，暗放我之帳中，速速去吧。
魯　肅：是是是。（笑）哈哈哈……（下）
周　瑜：來。
甘　寧：有。
周　瑜：大開營門，有請蔣先生！
甘　寧：有請蔣先生！
〔甘寧下，蔣幹上，吹打，周瑜出迎〕
蔣　幹：啊，公瑾！
周　瑜：子翼兄！
蔣幹 周瑜：（同）久別了哇！（笑）哈哈哈……
周　瑜：仁兄請。
蔣　幹：賢弟請。——啊，公瑾，別來無恙啊？
周　瑜：啊，子翼良苦，遠涉江湖，敢是與曹操作說客麼？
蔣　幹：啊，不不不，我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我與曹氏作說客耳！
周　瑜：（冷笑）嘿嘿嘿……我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
蔣　幹：哎呀呀呀……閣下待故人如此啊，我便告辭。
周　瑜：啊，子翼兄旣無此意，爲何去心忒急？
蔣　幹：不是喲，賢弟的疑心忒大呀！
周　瑜：弟乃戲言。
蔣　幹：我倒多疑了。
周　瑜：請坐敍話。
蔣　幹：請。
周　瑜：正是：江上思良友，
蔣　幹：軍中會故知。
周　瑜：傳衆將進帳！
中　軍：衆將進帳！
衆　將：（內）來也。
〔黃蓋、甘寧、程普、太史慈同上〕
衆　將：參見都督。
周　瑜：見過蔣先生。
衆　將：蔣先生。呔！敢是與曹操作說客嗎？
蔣　幹：喏喏喏……
周　瑜：衆位將軍！
衆　將：都督。
周　瑜：蔣子翼乃本督同窗契友，雖從江北而來，亦非曹氏說客；公等不要多疑，帳中陪侍。
衆　將：旣是都督同窗契友，待我等侍席把盞。
蔣　幹：豈敢，到此就要叨擾。
周　瑜：看酒，我與子翼兄把盞。
蔣　幹：不敢，擺下就是。
〔"傍粧台"牌子，蔣幹與衆將敍禮，同入座〕
周　瑜：太史慈聽令！
太史慈：在。
周　瑜：公可佩我此劍，以爲監酒令官，今日酒席筵前，但敍朋友舊交，有人提起孫曹軍旅之事者，即席

斬之!

太史慈：得令,(接劍,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蔣　幹：(吃驚)……

周　瑜：子翼兄!——喂,子翼兄!

蔣　幹：啊啊……

周　瑜：請!

蔣　幹：請!

〔同飲〕

周　瑜：(唱"園林好")

笙歌起同飲佳釀,

我今日營中會同窗。

蒙主恩權衡獨掌,

爲大將恐難當。

蔣　幹：(接唱)拜大將正相當。

周　瑜：子翼兄。

蔣　幹：賢弟。

〔同出座〕

周　瑜：你看,我營將士,可雄壯否?

蔣　幹：我觀營中諸將,眞乃熊虎之士也。

周　瑜：再看後營糧草,堆積如山,可充足否?

蔣　幹：唔呼呀,眞個是兵精糧足,兵精糧足,名不虛傳,名不虛傳!(諂笑)啊,啊,啊,咦,哈哈哈……

周　瑜：子翼兄。

蔣　幹：啊,賢弟。

周　瑜：想你我同窗學業之時,焉能望有今日!

蔣　幹：以賢弟高才,實不爲過呀。

周　瑜：子翼兄,想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我之心哉呀!(笑)哈哈哈……

蔣　幹：(強笑)哈哈哈……

周　瑜：子翼兄。

蔣　幹：賢弟。

周　瑜：你看我帳下之將,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宴,可名羣英會。

蔣　幹：哎呀,眞個是羣英會呀。

周　瑜：啊?

蔣　幹：啊?

周　瑜：(笑)哈哈哈……

蔣　幹：(強笑)哈哈哈……

周　瑜
蔣　幹：(同)請!

周　瑜：(唱西皮原板)

人生聚散實難料,

蔣　幹：人生天地之間,難以料得就啊。

周　瑜：(接唱)今日相逢會故交。

蔣　幹：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哪。

周　瑜：(接唱)羣英會上當醉飽,

〔同入座〕

周　瑜：(接唱搖板)

暢飲高歌在今宵。

子翼兄,弟自軍興以來,滴酒不聞;今日故友相會,又無疑忌,當飲一醉方休。

蔣　幹：是要一醉方休。

周　瑜：來來來,你我各飲一百觥。

蔣　幹：慢來,慢來,賢弟乃滄海之量,兄乃瓦溝之渠。一百觥,不消;三觥也就够了。

周　瑜：三觥啊?好,就三觥。——看大杯伺候!

中　軍：是。(取大杯斟酒)

周　瑜：(唱西皮搖板)

酒逢知己千杯少。

周瑜、蔣幹：請！

周瑜、蔣幹：乾！

周瑜：(接唱)眼望中原酒自消。

蔣幹：哎呀！這"北酒"性暴，有些難飲哪。

周瑜：(冷笑)嘿嘿嘿……

(接唱)暴酒難逃三江口。

蔣幹：賢弟，這順流而下，可是醉得快呀！

周瑜：(冷笑)哼哼哼……

(接唱)順流而下在東海飄。

〔周瑜佯醉，同出座〕

蔣幹：賢弟莫非醉了？

周瑜：吾今醉矣。

蔣幹：我的酒已沉了。

周瑜：久與仁兄相別，今日弟要舞劍作歌，以助一樂。

蔣幹：賢弟酒後舞劍，非同兒戲呀！

周瑜：不妨。——中軍，卸袍。(下)

蔣幹：啊，這位將軍上姓？

黄蓋：姓黄。

蔣幹：敢莫是黄公覆？

黄蓋：然。

蔣幹：年邁了。

黄蓋：唔……

蔣幹：虎老雄心在，老當益壯啊。(又向甘寧)啊，甘將軍，辛苦了！

甘寧：豈敢。

〔周瑜换衣上〕

周瑜：獻醜了。(撫琴，唱"琴歌")

丈夫處世兮立功名，

立功名兮慰平生，

慰平生兮吾將醉，

吾將醉兮發狂吟。

(笑)哈哈哈……

蔣幹：妙得緊哪。

周瑜：看劍來。

蔣幹：看仔細呀。

周瑜：(舞劍，唱"風入松")

同窗故友會"羣英"，

江東豪傑逞威風。

俺今督師破阿瞞，

哪怕他百萬雄兵！

據長江與敵爭鋒，

顯男兒立奇功。

〔舞畢佯醉〕

蔣幹：賢弟你當眞的醉了麼？

周瑜：弟實實醉矣。

蔣幹：我我我……也醉了。(佯醉)唔唔……

周瑜：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要抵足而眠。——來！

中軍：有。

周瑜：攙扶蔣先生到我帳中安歇。

蔣幹：賢弟就要來呀！(佯醉)

〔中軍、軍士攙蔣幹下〕

太史慈：末將交令。

周瑜：黄公覆聽令！

黄蓋：在。

周瑜：今晚三更時分，你到我的帳中密報軍情。

黄蓋：報甚麼？

周瑜：附耳上來……

黄蓋：咋咋咋……得令。(下)

周瑜：甘興霸聽令！

甘寧：在。

周　瑜：今晚命你巡營。蔣幹若是逃走，各營頭不許攔阻。

甘　寧：得令。

周　瑜：掩門。

〔衆分下〕

第三場

〔"小開門"牌子，魯肅持燈上，藏信，出門望，聞蔣幹聲，悄下。中軍持燈，二軍士扶蔣幹上，入寢帳；中軍、軍士下。蔣幹出帳望兩邊偷看，聞周瑜聲，急入帳。中軍持燈，二軍士扶周瑜上；中軍、軍士下。打初更〕

周　瑜：子翼，仁兄！——睡着了。

（唱南梆子）

安排下巧計謀營門不鎖，
轉眼見蔣子翼早已睡着；
假意兒裝醉樣和衣而臥，
曚矓眼且看他行事如何。

〔周瑜打哈欠，入寢帳，打二更〕

蔣　幹：（出帳）賢弟，公瑾！——睡着了。唉，我此來差矣！

（唱西皮搖板）

悔不該在曹營誇口太過，
實指望過江來將他說合；
太史慈抱寶劍甚是兇惡，
若提起孫曹事定把頭割。

喂呀！坐是坐不定，睡又睡不着。哎呀呀……這便怎麼處？——咦！案上有書，待我看書消遣。（看書）兵書戰策……車戰，用不着了；陸戰，沒有甚麼意思；水戰，嗳，周郎最習水戰，倒要看看。……（發現書信）"周都督開拆"……小柬一封，看過的了。偷觀偷觀——"荊襄降將蔡瑁張……"——公瑾，賢弟！——睡着了。（執燈出帳，念信）"荊襄降將蔡瑁張允拜上都督：我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曹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哎呀，曹丞相啊，你好險哪！

（唱西皮搖板）

曹丞相在帳中安然穩坐，
他怎知二賊子裏應外合；
若不是蔣子翼把機關解破，
怕的是你的命一定難活！

原來此二賊結連東吳，我不免將此書帶回，獻與丞相，將此二賊滅却，豈不是我蔣幹大大的頭功！我就是這個主意。

〔懷書，起立，入帳，整理書案，發覺將燈放錯，又移正，入寢帳。打三更。黃蓋持燈上〕

黃　蓋：（念）鼓打三更盡，風吹刁斗寒。——都督醒來，都督醒來。

周　瑜：（出寢帳）夜深進帳何事？

黃　蓋：啓都督，今有蔡瑁……

周　瑜：禁聲！（急吹燈）——子翼兄！（出門）蔡甚麼？

〔蔣幹出寢帳偷聽〕

黃　蓋：蔡瑁、張允……

周　瑜：低聲些！

黃　蓋：着人前來，言道急切不得下手，早晚必有關報。

周　瑜：（假怒）哼！此事本督早已知道。今有江北外客在此，倘若被他聽見，豈不誤了大事！你行軍多年，還是這等粗魯，還不快快走去！

黃　蓋：咋咋咋……

〔周瑜、黃蓋，相視暗笑，黃蓋下〕

周　瑜：眞乃老邁昏庸！（走回帳口，蔣幹退入帳中）子翼兄！——睡着了。幸喜不曾被他聽見。不免寬衣

安睡。(入寢帳)

〔打四更〕

周　瑜：(夢語)三日之內，定取曹操首級。

蔣　幹：(夢語)你是怎樣的殺他？

周　瑜：(夢語)自有妙計。

蔣　幹：(夢語)只恐不得能够。

周　瑜：(夢語)你看哪！

蔣　幹：(夢語)妄想啊！

〔打五更〕

蔣　幹：(出帳)哎呀，嚇煞我也！趁此無人，我逃走了吧！

(唱西皮搖板)

夜深沉盼到了五更已過，

到江邊尋小舟急忙逃脫。

〔魯肅上，與蔣幹相撞〕

魯　肅：啊啊……

蔣　幹：大夫！啊啊……請了，請了。(急逃下)

魯　肅：(尋書信，不見，笑)都督醒來，都督醒來！(大笑)哈哈哈……

周　瑜：(出帳)爲何如此的呆笑哇？

魯　肅：爲何如此呆笑，那蔣幹果然盜書逃走了。

周　瑜：未必吧？

魯　肅：都督請看哪。

周　瑜：(尋書信，不見)……

魯　肅：我放在此處，無有了哇！

周　瑜：啊？

魯　肅：啊？

周　瑜：這……(笑)哈哈哈……

魯　肅：(笑)哈哈哈……

周　瑜：(唱西皮搖板)

蔣子翼盜書信千差萬錯。

魯　肅：(接唱)周都督用巧計神鬼難覺！

周　瑜：(接唱)此一計天下人被我瞞過。

魯　肅：啊？

周　瑜：瞞過了。(笑)哈哈哈……(下)

魯　肅：(接唱)怕只怕瞞不了那南陽諸葛。

(尋思)嗯，只恐瞞不了他呀！

〔魯肅下〕

第　四　場

〔四軍士引曹操上〕

曹　操：(唱西皮搖板)

統雄兵下江南交鋒對壘，

得荆襄和九郡大展軍威。

造下了銅雀台缺少二美，

一心想滅孫吳我意方遂。

〔蔣幹上〕

蔣　幹：(唱西皮搖板)

在東吳盜書信一宵未睡，

回營來見丞相我色舞眉飛。

參見丞相。

曹　操：子翼回來了？

蔣　幹：回來了。

曹　操：一旁坐下。

蔣　幹：謝座。

曹　操：順說周郎怎麼樣了？

蔣　幹：那周郎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動也。

曹　操：事又不濟，反被他人恥笑！

蔣　幹：雖然未說周郎來降，却與丞相尋來一件大事。

曹　操：甚麼大事？

衆軍士：哦……

蔣　幹：這個……耳目甚衆。

曹　操：兩廂退下！

〔四軍士下〕

蔣　幹：（取信）這裏有書信一封，丞相請看。

曹　操：看過的書信。

蔣　幹：不錯。

曹　操：待我看來。（"急三槍"牌子，看信）啊！此二賊果有反意。吩咐站堂伺候！

〔八軍士上〕

曹　操：來，蔡瑁、張允進帳！

軍　士：蔡瑁、張允進帳！

蔡　瑁
張　允：（內）來也。（同上）參見丞相，有何將令？

曹　操：命你二人改練水軍，可曾練熟？

蔡　瑁
張　允：我二人水軍不曾練熟，丞相不可進兵。

曹　操：嘟！待等你二人水軍練熟，老夫的人頭，就送往東吳了！——來！

衆軍士：有。

曹　操：斬了！

〔二軍士押蔡瑁、張允下〕

曹　操：（看書，尋思）……

二軍士：（上）斬首已畢。

曹　操：（醒悟，自語）哎呀，吾今錯矣！

（唱西皮搖板）

中了那小周郎借刀之計，

殺蔡瑁和張允悔之不及！

我營水軍，換毛玠、于禁掌管。

衆軍士：啊。

曹　操：傳蔡中、蔡和進帳！

軍　士：蔡中、蔡和進帳！

〔蔡中、蔡和上〕

蔡　中：（念）慣使長槍戰，

蔡　和：（念）能開寶雕弓。

蔡　中
蔡　和：參見丞相。

曹　操：罷了。老夫殺了你二人兄長，你等可有怨恨？

蔡　中
蔡　和：違誤軍令，斬之無虧。

曹　操：如今大江南北，難通消息，欲命你二人詐降周郎，可願去否？

蔡　中
蔡　和：情願前往。

曹　操：哼，莫懷二意。

蔡　中
蔡　和：我二人家眷，現在荆州，焉有二意。

曹　操：好！詐降成功，另有升賞，小心前去。

蔡　中
蔡　和：遵命。

蔡　中：（念）辭別曹丞相，

蔡　和：（念）詐降小周郎。

〔蔡中、蔡和下〕

蔣　幹：啊，丞相，這場大功勞，多虧我蔣幹吧？（行絃）

曹　操：啊？

蔣　幹：多虧我蔣幹吧？

曹　操：呸！

（唱西皮搖板）

你本是書獃子一盆麵漿，①

盜書信不酌量做事荒唐。

殺蔡瑁和張允失我臂膀，

〔軍士下〕

曹　操：（接唱）你就是他二人送命無常！

（將下，又回顧）啊？（下）

蔣　幹：哎！

---

① 此處曹操唱詞另有一種唱法，爲："你本是書獃子一盆麵漿，怎知道兵法中奧妙無常。霎時間折却了兩員大將，去了我左右膀反助周郎。大不該聽信你言語上當，說不出悔不轉百種愁腸！"附錄以供參用。

(唱西皮搖板)

這一場大功勞他不加升賞,

爲甚麼當衆將羞辱一場?

我這裏低下頭暗暗思想——

哦哦,是了。

想必是爲周郞不肯歸降。

不錯,是的,是的喲!

〔蔣幹下〕

第五場

〔周瑜上〕

周　瑜: 唉!

(唱西皮搖板)

奉主命驅逆賊身當重任,

日操兵夜觀策坐臥不寧。

〔魯肅上〕

魯　肅: (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曹孟德果殺了蔡瑁張允,

周都督可算得第一能人。

都督,(笑)哈哈哈……

周　瑜: 大夫,爲何這樣大笑?

魯　肅: 那曹操果然中了都督借刀之計, 殺了蔡瑁、張允;水軍換了毛玠、于禁掌管了。

周　瑜: 啊?那曹操果中我之計,殺了蔡瑁、張允;水軍換了毛玠、于禁掌管了?

魯　肅: 不錯,是的呀。

周　瑜: (笑)哈哈哈,吾破曹賊水軍,無憂矣。

魯　肅: (笑)哈哈哈……

周　瑜: 我想此事,衆將不知,或者有之。惟有那孔明……

魯　肅: 那孔明麼……

周　瑜: 嗯。

魯　肅: 我諒他不知。

周　瑜: 諒他不知,請來敍話。

魯　肅: 是是是。——有請諸葛先生。

〔諸葛亮上〕

諸葛亮: (唱西皮搖板)

周公瑾用反間也算有準,

曹孟德中巧計誤殺水軍。

〔周瑜、魯肅出迎〕

周　瑜: 啊先生!

諸葛亮: 都督!

周　瑜: 請坐。

諸葛亮: 有座。恭喜都督,賀喜都督。

周　瑜: 喜從何來呀?

魯　肅: 是呀,喜從何來呀?

諸葛亮: 那曹操果中都督借刀之計,殺了蔡瑁、張允; 水軍一破,豈不是一喜呀?

周　瑜: (一怔)……

魯　肅: 哎呀,他倒先……

〔周瑜攔魯肅〕

魯　肅: (自語)他倒先知道了。啊,知道了。

周　瑜: 啊,先生,我觀曹軍水寨,十分嚴整有法,故施此計,何足先生掛齒。

諸葛亮: 都督高見。

周　瑜: 啊,先生,今曹軍勢重, 非等閒可破, 瑜思得一計,不知可否,請先生一決。

諸葛亮: 你我不必明言,兩下各寫一字在手,看看你我心事可同?

周　瑜: 好,各自寫來。

〔二人同在手上寫字〕

諸葛亮 周 瑜: 大夫請看。
魯 肅: (看過二人手上的字)哎呀,你二人俱是一個"火"字啊!
周 瑜: 未必?
魯 肅: 請看哪。
周 瑜: (看諸葛亮手上的字)火!
諸葛亮: (看周瑜手上的字)火!
魯 肅: 火!
周 瑜: 啊?
諸葛亮: 啊?
魯 肅: 啊?
周 瑜: (笑)哈哈哈……
諸葛亮: (笑)哈哈哈……
魯 肅: 哎呀呀,他二人俱是一個火字啊!(笑)哈哈哈…
周 瑜: 啊,先生,你我二人所見相同,幸勿洩漏。
諸葛亮: 兩家公事,豈有洩漏之理。
周 瑜: 請問先生,水面交鋒,何器當先?
諸葛亮: 水面交鋒,自然以弓箭當先。
周 瑜: 弓箭當先,弓……箭當先?
魯 肅: 是呀,弓箭是要緊的呀。
周 瑜: 唔,先生之言,甚合吾意。只是軍中缺箭,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狼牙,以爲應敵之具。先生此差,萬無推辭的了。
諸葛亮: 都督見委,自當効勞。請限日期。
周 瑜: 這限期……
魯 肅: 嗯,這十萬枝狼牙箭麼,少不得也要一年哪。
周 瑜: (攔魯肅)先生,半月可成?
諸葛亮: 半月,多了。
魯 肅: 啊?怎麼半月……半月會多了?
周 瑜: (攔魯肅)十日可完備否?
諸葛亮: 那曹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豈不誤了大事,還多呢!
魯 肅: 怎麼,十日還多麼?眞倒奇了!
周 瑜: (攔魯肅)七日如何?
魯 肅: 七日太少了。
諸葛亮: 還多。
魯 肅: 啊?怎麼七日還多?哎呀,不多了!恐怕你造不齊吧!
周 瑜: (攔魯肅)如此,請先生自限日期吧。
魯 肅: 着哇,先生自限個日期吧。
諸葛亮: 三天足矣。
魯 肅: 啊? 三天,三天你焉能造齊十萬枝狼牙箭哪?
周 瑜: 是呀,三日無箭呢?
諸葛亮: 甘當軍令。
魯 肅: 嗳,先生,軍中無有戲言。
周 瑜: 是呀,軍中無有戲言哪!
諸葛亮: 願立軍狀。
魯 肅: 先生,這個軍狀,你是立不得!
周 瑜: 立下軍狀爲憑哪。
魯 肅: (攔阻諸葛亮)……
周 瑜: (攔魯肅)先生請寫。
諸葛亮: 軍狀呵……
〔"急三槍"牌子,諸葛亮寫軍狀〕
魯 肅: 完了,完了!
諸葛亮: 都督請看。
周 瑜: 大夫收好。
諸葛亮: 啊,大夫,三日之內,差五百名小軍,到江邊搬箭哪。
魯 肅: 搬箭哪!(回身)搬你的尸首吧!
諸葛亮: 告辭了。

（唱西皮搖板）

在帳中辭公瑾再別子敬，（出帳）

三日內到曹營去借雕翎。（下）

魯　肅：啊，都督，那孔明自限三天造箭，莫非他要藉此逃走不成？

周　瑜：他若逃走，豈不被我東吳恥笑。你可吩咐工匠木料一概不准湊手，候三日無箭，我便斬孔明也。

魯　肅：唉！

黃　蓋：（內）二位將軍候着！

（上）啓都督：今有蔡中、蔡和，轅門投降。

周　瑜：（尋思）細作到了。——傳！

黃　蓋：二位將軍，有請。

蔡中 蔡和：（內）來也。

〔蔡中、蔡和上〕

蔡　中：（念）離了曹營地，

蔡　和：（念）來此是東吳。

蔡中 蔡和：與都督叩頭。

周　瑜：請起。二位將軍事曹日久，今背主投降，是何意也？

蔡中 蔡和：可恨曹賊，殺了我二人兄長，特投都督帳下，借兵報仇，望求收錄。

周　瑜：好，棄暗投明，可稱俊傑也。

蔡中 蔡和：都督誇獎。

周　瑜：甘興霸進帳！

甘　寧：（內）來也。

（上）都督有何吩咐？

周　瑜：此二人乃荆襄舊將，今來投降，撥在將軍標下聽用，後當重委。（作手勢，暗示將來殺之）

甘　寧：遵命。——二位將軍隨我來。

蔡中 蔡和：謝都督。

〔甘寧領蔡中、蔡和下〕

魯　肅：啊，都督，此二人乃是詐降啊。

周　瑜：（佯怒）嘟！他因曹操誤殺他二人兄長，特投本督帳下，借兵與兄報仇，何詐之有？似你這樣多慮，安能容納天下賢士，還不與我請出帳去！

魯　肅：告退。——嘿嘿！分明是詐，怎說是實？這是甚麼緣故？嗳，有了，我不免去到館驛，問過孔明，便知明白。正是：眞假難分辨，好歹我要問知音。（下）

周　瑜：（笑）哈哈哈……子敬平日老實，今日忽然乖巧起來了！

黃　蓋：嗯……

周　瑜：老將軍還在此？

黃　蓋：伺候都督。

周　瑜：可知二將降意否？

黃　蓋：他二人乃是詐降。

周　瑜：怎見得？

黃　蓋：不帶家眷，豈不是詐降。

周　瑜：哦，不帶家眷，就是詐降；足見老將軍高見。

黃　蓋：都督誇獎了。

周　瑜：唉！惜乎哇，惜乎！北軍有人詐降我東吳，我東吳就無人詐降那曹操！

黃　蓋：都督！某黃蓋不才，願詐降那曹操。

周　瑜：老將軍願去詐降？

黃　蓋：以報國恩。

周　瑜：嗳——呀！我想詐降，非同小可，若不受些苦刑，怎瞞得細作之耳目？怎奈老將軍年邁，如之奈何！

黃　蓋：都督！某黃蓋受東吳三世厚恩，慢說是苦刑，就是粉身碎骨，理所當然。

周　瑜：老將軍可是眞心？

黃　蓋：並無假意。

周　瑜：好哇！眞乃社稷之臣也。
黄　蓋：都督誇奬了。
周　瑜：請上受我一拜。
黄　蓋：末將也有一拜。
周　瑜：（唱西皮散板）
　　　　定下了苦肉計全要你忍，
　　　　我江東之萬幸託與將軍。
黄　蓋：都督！
　　　（唱散板）
　　　　周都督休得要大禮恭敬，
　　　　某黄蓋受東吳三世厚恩；
　　　　雖然是年衰邁忠心當盡，
　　　　學一個奇男子詐降曹營。（下）
周　瑜：（唱散板）
　　　　好一個黄公覆忠心耿耿，
　　　　我料他此一去大功必成。（下）

第六場

〔諸葛亮上〕
諸葛亮：（唱西皮原板）
　　　　周公瑾命魯肅行監坐守，
　　　　倒教我背地裏冷笑不休。
　　　　小周郎要殺我焉得能够，
　　　　一樁樁一件件記在心頭。
〔諸葛亮自斟自飲，魯肅上〕
魯　肅：（接唱）限三天造雕翎這般時候！
　　　咦！呵呵！
　　　　爲甚麼他那裏不睬不憂？
　　　嗳！（頓酒壺）
　　　（唱快板）
　　　　昨日裏在帳中誇下海口，
　　　　這件事好教我替你擔憂！
諸葛亮：啊，魯大夫，山人也無有甚麼要緊之事，大夫替我擔的是甚麼憂哇？
魯　肅：啊？昨日你在帳中，立下了軍狀，三天造齊十萬枝狼牙箭，我怎麼不替你擔憂哇？我是怎麼不替你擔憂哇？
諸葛亮：哎呀，怎麼還有此事麼？
魯　肅：啊？
諸葛亮：我倒忘懷了！
魯　肅：哎呀，他倒忘懷了！
諸葛亮：哎呀呀！大夫，你我算算日期吧。
魯　肅：好，算算日期，算算日期。
諸葛亮：昨日，
魯　肅：一天。
諸葛亮：今日，
魯　肅：兩天。
諸葛亮：明日，
魯　肅：三天。拿來！
諸葛亮：甚麼？
魯　肅：箭哪。
諸葛亮：哎呀呀，我是一枝也無有哇！
魯　肅：啊？無有箭，怎麼樣呀？
諸葛亮：啊，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魯　肅：起來起來，我倒有一個拙見在此。
諸葛亮：有何高見？
魯　肅：你倒不如駕一小舟，暗暗逃回江夏去吧。
諸葛亮：我奉主公之命，過得江來，同心破曹；如今大功未成，有甚麼言語回覆我主。走不得。
魯　肅：怎麼，走不得？
諸葛亮：走不得。

魯　肅：呵呵，你看他又走不得！
諸葛亮：本來的走不得。
魯　肅：（尋思）啊，先生，我倒有個乾淨絕妙的好主意。
諸葛亮：甚麼好主意？
魯　肅：你倒不如投江死了吧。
諸葛亮：嘜，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你不救我則可，反教我死，你這是甚麼朋友哇？
魯　肅：教你走，你不肯走；教你死，你又捨不得一死。這不是教我魯肅替你爲難了麼？
諸葛亮：大夫哇！
魯　肅：大夫，治病。救不了你的命哪！
諸葛亮：（唱西皮搖板）
　　　　魯大夫素日裏待人寬厚。
魯　肅：還用你說。
諸葛亮：（接唱）你保我過江來無禍無憂。
魯　肅：待你不錯。
諸葛亮：（接唱）周都督要殺我你不來搭救。
魯　肅：這是你自招哇。
諸葛亮：唉！
　　　　（接唱）看起來你算不了甚麼好朋友！
魯　肅：嘜！
　　　　（唱快板）
　　　　這件事本是你自作自受，
　　　　爲甚麼反將我瞞怨不休？
　　　　啊，我倒不够朋友了，我倒不够朋友了？呵呵，豈有此理！
諸葛亮：唉！你既救不了我，也不難爲於你；與你借幾樣東西，可有哇？
魯　肅：不用借，早就預備下了。
諸葛亮：啊，預備下甚麼？
魯　肅：壽衣、壽帽、大大的棺木，將你盛殮起來，送回江夏。我交朋友，也不過如此了吧？
諸葛亮：你怎麼竟咒我死啊？
魯　肅：你還想活命哪？呵呵，難得很哪！
諸葛亮：不是那樣的東西。
魯　肅：甚麼東西？
諸葛亮：軍中所用的。
魯　肅：軍中所用的，你且說來。
諸葛亮：快船二十隻。
魯　肅：有。
諸葛亮：束草千擔。
魯　肅：有。
諸葛亮：青布帳幔。
魯　肅：有。
諸葛亮：鑼鼓全份。
魯　肅：也有。
諸葛亮：每船上二十五名水手。
魯　肅：有有有。
諸葛亮：備酒一席。
魯　肅：備酒做甚哪？
諸葛亮：少時到了舟中，你我還要飲酒取樂啊。
魯　肅：嘿嘿，孔明哪，明日無箭，我看你是吃酒哇，還是取樂呀！
諸葛亮：你快去辦哪！
魯　肅：辦哪！
　　　　（唱西皮搖板）
　　　　十萬箭一夜裏他是焉能够造就，
　　　　爲朋友我只得順水推舟。（下）
諸葛亮：（接唱）這機關我料他難以猜透，
　　　　候大霧到曹營去把箭收。

〔魯肅上〕

魯　肅：（唱快板）

一樁樁一件件安排已就，
請先生到江邊即刻登舟。

諸葛亮：怎麼樣了？

魯　肅：諸事停當。

諸葛亮：有勞，有勞。

魯　肅：豈敢，豈敢。

諸葛亮：走走走！

魯　肅：哪裏去？

諸葛亮：你我到舟中飲酒啊。

魯　肅：不不不，我營中有事啊。

諸葛亮：有甚麼事！走哇。

〔諸葛亮拉魯肅下〕

第七場

〔吹打，設船，擺草人；四水手上，二童引魯肅、諸葛亮上，水手搭䑺，諸葛亮推魯肅上船，吹打止，水聲，水手解纜開船〕

水　手：漫江大霧，觀不見江景，船往何處而發？

諸葛亮：將船往江北而發！

水　手：啊。

魯　肅：慢來，慢來。那江北乃是曹營地面，如何去得？要去你去，我不去，我要下去了。

諸葛亮：慢來，已經開船了。

魯　肅：啊，開船了！呵呵，我這條性命，斷送你手了！

諸葛亮：來來來，你我飲酒哇。

魯　肅：還飲酒呢！

諸葛亮：（唱西皮原板）

一霎時白茫茫滿江霧厚，
頃刻間辨不出在岸在舟；
似這等巧機關誰能識透，
學軒轅指南車大破蚩尤。

魯　肅：嗳！

（接唱）魯子敬在舟中渾身戰抖，
把性命當兒戲他全不擔憂；
這時候他還有心腸飲酒，
怕只怕到曹營難保人頭！

水　手：離曹營不遠。

諸葛亮：直往曹營進發！

水　手：啊。

魯　肅：哈哈！你這個人有甚麼瘋病吧？那曹營如何去得？要去你去，我不去，來來來，將船攏岸，我要回去了。

諸葛亮：慢來慢來，船行半江，他們攏不住岸了。

魯　肅：怎麼？船行半江，攏不住岸了？

諸葛亮：攏不住岸了。

魯　肅：哎呀，這這……這便怎麼好哇？

諸葛亮：啊，大夫，不要着急，來來來，你我飲酒取樂呀。

魯　肅：怎麼，還要吃酒？

諸葛亮：吃酒有趣呀。

魯　肅：諸葛亮啊！

諸葛亮：怎麼樣啊？

魯　肅：我魯肅待你不錯呀！

諸葛亮：本來的不錯呀。

魯　肅：怎麼你臨死還要拉一個墊背的呀？

諸葛亮：嗳，飲酒有趣呀。

魯　肅：唉！我也看出來了，破着我這個人頭不要，我就交你這個朋友！來來來，吃酒哇！（狂飲）

諸葛亮：大夫哇！

（唱西皮搖板）

魯大夫你那裏寬心飲酒，
我和你慢行船浪裏閒遊。

水　手：前面已是曹營。
諸葛亮：擂鼓吶喊！
魯　肅：慢來慢來……（抱頭伏案）
〔蔣幹上〕
蔣　幹：有請丞相。
〔曹操上〕
曹　操：何事？
蔣　幹：重霧之中，有人擂鼓吶喊，不知何故？
曹　操：想是周郎前來偷營。重霧迷江，敵軍驟至，不可妄動。吩咐衆將亂箭齊發！
蔣　幹：亂箭齊發！
〔曹操、蔣幹下。四軍士上，"風入松"牌子，放箭下〕
諸葛亮：（在牌子聲中）將船掉頭！
水　手：滿船是箭，盛載不起。
諸葛亮：你等高聲喊叫：孔明多謝曹丞相贈箭。
水　手：孔明先生多謝曹丞相贈箭。
曹　操：（內）嘿嘿！
諸葛亮：大夫醒來，大夫看哪！——開船！
〔魯肅驚望，衆同下〕

第八場

〔曹操、蔣幹上〕
曹　操：我道周郎偷營，原來是孔明草船借箭。子翼，吩咐衆將，駕大舟追趕。
蔣　幹：不成功啊！順風順水，趕不上了。
曹　操：怎麼，趕不上了？
蔣　幹：趕不上了。
曹　操：哎呀，又中他人一計！
蔣　幹：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曹　操：（念）時時防計巧，
蔣　幹：（念）着着讓人高。
曹　操：（念）丟了十萬箭，
蔣　幹：（念）明日再來造。
曹　操：子翼，從此休多口！
蔣　幹：丞相，事事要謹防！
曹　操：嘿！此事又壞在你一人的身上！（拂袖下）
蔣　幹：哎呀，又壞在我的身上了？哎呀呀呀，這曹營中之事，實在的難辦，難辦得很哪！（下）

第九場

〔"風入松"牌子，二童抱箭引諸葛亮、魯肅上〕
魯　肅：（大笑）哈哈哈……先生，這裏來。
諸葛亮：何事呀？
魯　肅：我來問你，你是怎麼知道今晚就有此一場大霧呢？
諸葛亮：爲謀士者，不通天文，不曉地理，不看陣圖，不明兵勢，乃爲庸才也。
魯　肅：哦哦……
諸葛亮：亮於三日前，就曉得今有大霧，故而敢任三天之限。公瑾命我造箭，工匠物料，俱不應手，他明明是要殺我啊。哼，我早已料定，公瑾焉能害我哉！
魯　肅：我這才明白。
諸葛亮：來，查看有多少雕翎？
二　童：除去破頭雕翎，十萬有餘。
諸葛亮：大夫，十萬有餘，可能交得令吧？
魯　肅：交令哪，呵呵，有我。
諸葛亮：怎麼，有你？你不替我擔憂了？
魯　肅：我還替你擔的甚麼憂哇？我服了你了。
諸葛亮：你服我何來？
魯　肅：服你的好智謀，好大的膽量啊。

諸葛亮：山人我也實實的服了你了。

魯　肅：你服我何來？

諸葛亮：我服你方才在舟中飲酒的時節，你就是這樣的哆哆哆……

魯　肅：哎呀呀，又來取笑啊。

〔二童下，諸葛亮、魯肅同笑下〕

第十場

〔"急急風"，八軍士、四牢子手、黃蓋、甘寧、闞澤引周瑜上；周瑜入座。魯肅上〕

魯　肅：參見都督。

周　瑜：罷了。孔明造箭，怎麼樣了？

魯　肅：他呀，他造齊了哇。

周　瑜：（大驚）啊？他他……他是怎樣的造法？

魯　肅：都督容稟！

周　瑜：講！

魯　肅：那孔明出得營去，一日也不慌，兩日也不忙，等到三天，也不用我國的工匠，他只用快船二十隻，束草千擔，青布帳幔，鑼鼓全份，每船上二十五名水手。四更時分，是滿江大霧，去至曹營，擂鼓吶喊。那曹操只知是都督前去偷營劫寨，就吩咐亂箭齊發。借來了十萬枝狼牙，特來交令！

周　瑜：哎呀！孔明哪孔明，你眞乃神人也！

魯　肅：嗯，算得個活神仙！

周　瑜：吩咐軍政司查點數目。有請！

魯　肅：是。——有請活神仙！

〔吹打，諸葛亮上〕

諸葛亮：（念）一場大霧漫江上，十萬狼牙入帳中。

〔周瑜、魯肅出迎〕

周　瑜：啊，先生！（同入座）

諸葛亮：山人交令。

周　瑜：先生立此蓋世之功，瑜深敬服。

諸葛亮：些須小計，何足掛齒。

周　瑜：備得有酒，與先生賀功。

諸葛亮：叨擾了。

周　瑜：酒筵擺下！

〔吹打，同入座〕

周　瑜
魯　肅
闞　澤：請！

諸葛亮：請！

〔牌子，同飲〕

同　：乾！

周　瑜：啊，先生，今曹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朝可破；我令衆將各帶三月糧草，準備禦敵，先生意下如何？

諸葛亮：都督高見。

周　瑜：如此待本督傳令。

黃　蓋：慢着！

周　瑜：老將軍爲何阻令？

黃　蓋：都督！慢說是三月糧草，就是三載，也不濟事。

周　瑜：依你之見？

黃　蓋：若破得便破；若破不得，只好依張子布之言，卸甲拋矛，北面降曹。

周　瑜：嘟！我今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曹者，立斬！

黃　蓋：住了！某隨破虜將軍，開基創業以來，業已三世，哪見有你這黃口孺子！

周　瑜：老匹夫！今當兩軍相敵之際，汝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牢子手！

牢子手：有。

周　瑜：斬訖報來！

黃　蓋：走！

魯　肅：（急）哎呀！

〔二牢子手押黃蓋下〕

甘　寧：刀下留人！——啓稟都督：念在用兵之際，黃蓋只可以赦，不可以斬。

周　瑜：甘興霸，你敢亂我的法度麼！——亂棍打出！

〔甘寧下；魯肅、闞澤打躬求免；周瑜看，又看諸葛亮；亮飲酒自若。周瑜示意招回黃蓋。二牢子手押黃蓋上〕

黃　蓋：周郎！要斬便斬，三番兩次，你老爺好不耐煩！

周　瑜：老匹夫！死罪已免，活罪難容。——牢子手！

牢子手：啊。

周　瑜：重責一百軍棍！

〔二牢子手打黃蓋；魯肅、闞澤遮攔，求免〕

周　瑜：看衆將苦苦求免，暫記五十軍棍。再有怠慢，其罪還在。——牢子手，叱出帳去！

黃　蓋：唔……

〔闞澤攙黃蓋，黃蓋回顧與周瑜對望，周低頭，闞澤會意，攙黃蓋下。周瑜看孔明〕

周　瑜：先生請！

〔諸葛亮飲酒自若，魯肅着急〕

周　瑜：先生……先生！

〔諸葛亮不理〕

周　瑜：（氣極）哎呀！（扔杯，出座，怒不可遏，拔劍；魯肅打躬勸阻）

周　瑜：掩門！

〔周瑜、中軍、八軍士、牢子手同下。魯肅見諸葛亮仍自飲，奪杯擲地上〕

魯　肅：過來！不服你了！

諸葛亮：魯大夫，你怎麼又不服我了？

魯　肅：你到此乃一客位，我家都督怒責黃公覆，怎麼連一個人情都不講，却坐在一旁請哪，飲哪，乾哪；你無有吃過酒啊？

諸葛亮：啊，大夫，他二人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與我甚麼相干？

魯　肅：啊？想世上的人兒，有願挨打的麼？你願挨？（舉拳）

諸葛亮：噯，此乃是計呀。

魯　肅：啊，怎麼又是計？

諸葛亮：噯，是計。

魯　肅：我倒又不明白了。請教，請教。

諸葛亮：大夫聽了！

（唱西皮搖板）

　　他二人定的是苦肉之計。

魯　肅：哦……收蔡中、蔡和呢？

諸葛亮：（接唱）收蔡中與蔡和暗通消息。

魯　肅：今日之事？

諸葛亮：（接唱）黃公覆受苦刑俱是假意。

魯　肅：哦……

諸葛亮：（接唱）見公瑾切莫說諸葛先知。（下）

魯　肅：哦哦……原來如此呀。（下）

第　十　一　場

〔闞澤攙黃蓋上〕

黃　蓋：（唱西皮散板）

　　周公瑾傳將令猶如山倒，

　　責打我五十棍不肯輕饒。

　　都只爲破曹瞞立功報効——

唔……（撫棒傷）

　　大丈夫希圖個青史名標。

闞　澤：老將軍受屈了。

黃　蓋：有勞先生掛懷。

闞　澤：豈敢！老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

黄　蓋：無仇。

闞　澤：既然無仇，公之受責，莫非是苦……

黄　蓋：（急攔）禁聲！……先生何以知之？

闞　澤：我看公瑾舉動，已料着八九。

黄　蓋：既被先生看破，實不相瞞，某受孫氏三世厚恩，無以爲報，故設此計以破曹瞞。肉雖受苦，亦無怨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爲心腹，惟有先生素懷忠義，敢以心腹相告。

闞　澤：公之所告者，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

黄　蓋：着哇。某實有此意，未知先生肯去否？

闞　澤：老將軍！大丈夫不建功立業，豈不與草木同腐？公旣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

黄　蓋：先生可是眞心？

闞　澤：焉有假意！

黄　蓋：如此，請上受我一拜！

闞　澤：這就不敢。

黄　蓋：（唱西皮散板）

此一番入虎穴非同兒戲，

必須要放大膽莫漏消息。

闞　澤：（接唱）老將軍旣捨身忠心保主，

我闞澤縱一死何足爲奇！

將軍，事不宜遲，請速修書。

黄　蓋：待某寫來。（"急三槍"牌子，修書）就請先生一往，必須留心在意。

闞　澤：不必叮嚀，正是：勇將輕生思報主，謀臣爲國有同心。

黄　蓋：有勞先生。

〔闞澤下〕

黄　蓋：闞澤眞乃奇男子也！

（唱西皮散板）

那闞澤到曹營下詐降書去，

這一場大功勞蓋世第一。（下）

第 十 二 場

〔四軍士引曹操上〕

曹　操：（唱西皮搖板）

諸葛亮好大膽前來借箭，

便宜他逃出了虎穴龍潭。

〔蔣幹上〕

蔣　幹：（唱西皮搖板）

都只爲盜書信蔡張殞命，

又誰知小周郎暗破水軍。

丞相！

曹　操：何事？

蔣　幹：巡江軍士，拿住漁翁，口稱江東參謀闞澤要見。

曹　操：必是東吳奸細，綁進帳來！

蔣　幹：綁進帳來。

〔二刀斧手押闞澤上〕

曹　操：嘟！你可是東吳奸細？

闞　澤：我乃東吳參謀，姓闞名澤字德潤。

曹　操：旣是東吳參謀，到此何幹？

闞　澤：噯，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黄公覆啊，你又錯尋思了。

曹　操：啊？老夫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來，與他鬆綁！

〔刀斧手與闞澤鬆綁〕

闞　澤：這便才是。

曹　操：你來此何幹？

闞　澤：黄公覆乃東吳三世老臣，今被周瑜無端毒打，不勝忿恨，欲投降丞相借兵報仇，命我前來下書，

未知丞相肯容納否？

曹　操：書在哪裏？

闞　澤：書信在此，丞相請看。

曹　操：（看信①，懷疑，自語）定是詐……——嘟！黃蓋用苦肉之計，命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竟敢前來戲侮於我。——來，推出斬了！

〔刀斧手綁闞澤〕

闞　澤：（大笑）哈哈哈……

曹　操：你爲何發笑？

闞　澤：我不笑你，我笑那黃公覆，他不識人耳。

曹　操：他何不識人？

闞　澤：你要殺便殺，何必多問！

曹　操：啊？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僞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哄別人，如何瞞得我來！

闞　澤：你且說書中哪件是奸計？

曹　操：我說出你的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眞心獻書投降，爲何不明約幾時？啊？

闞　澤：（冷笑）哼哼……虧你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交戰，必被周郎所擒。無學之輩呀，可惜我屈死你手！

曹　操：老夫何謂無學？

闞　澤：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不是無學！

曹　操：你且說我有哪般不是之處！

〔旗牌暗上〕

闞　澤：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多言，但有一死而已！

旗　牌：啓稟丞相今有蔡……（遞信）

曹　操：哼！知道了。（接信）退下！

〔旗牌下，曹看信，闞澤會意，知爲二蔡之信〕

曹　操：啊，闞澤，你若說得有理，我自然敬服。

闞　澤：（長嘆）唉！豈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倘若約定日期，急切不能下手，這裏反來接應，事必洩漏。但可覷便而行，豈可預期相定。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眞乃無學之輩也。

曹　操：唔呼呀！老夫一時淺見不明，冒犯尊顏，幸勿掛懷。來來來，待我與你親自鬆綁。

〔鬆綁，刀斧手、軍士下，曹、闞入座〕

闞　澤：我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詐乎？

曹　操：豈敢！若能建立功勳，他日授爵，必在諸人之上也。

闞　澤：我等非爲爵祿而來，乃應天順人耳。

曹　操：（笑）哈哈哈……就煩先生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老夫一定接應。

闞　澤：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

〔蔣幹自指，曹操看蔣幹，曹操搖首、向闞澤〕

曹　操：此事若遣旁人，恐怕洩漏機密；非先生不可。

闞　澤：若去不敢久停，便當即行。

曹　操：宴罷再行，何必速去？

闞　澤：不是啊，惟恐周郎見疑。

曹　操：哎呀，眞乃社稷之臣也。恕不留宴，請請請！

闞　澤：告辭。（下）

曹　操：（尋思）哎呀！黃蓋？……老夫未可深信；……如今若有一人深入江東，探聽實信方好。

蔣　幹：啓丞相，前番蔣幹過江，未得成功，心懷慚愧；今

① 書信原文："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論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懷淺戇，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爲所摧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衆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軍仗，隨船獻納。泣血拜白，萬勿見疑。"演唱時，或念原文，或略去，均可。

願捨身，再往江東，探聽實信，回報丞相如何呀？

曹　操：子翼。

蔣　幹：丞相。

曹　操：你又要過江啊？

蔣　幹：是呀。

曹　操：前番過江中計，殺了蔡瑁、張允，失去十萬狼牙；今日你又要過江，莫非要送我八十三萬之衆麼？

蔣　幹：哎呀呀，今番過江，若不成功，願當軍令。

曹　操：甘當軍令？

蔣　幹：是。

曹　操：好！眼觀旌旗起，

蔣　幹：耳聽好消息。

曹　操：須要小心了。（下）

蔣　幹：遵命。——嗯哼。（下）

第十三場

〔四軍士引周瑜上〕

周　瑜：（念）曹操下江東，在吾掌握中。

〔中軍上〕

中　軍：啓稟都督，蔣幹二次過江。

周　瑜：哦！（尋思）二次過江，探我的虛實來了。——請龐統先生進帳！

中　軍：龐統先生進帳！

〔龐統上〕

龐　統：（念）懷揣千般計，胸藏百萬兵。——參見都督。

周　瑜：少禮，請坐。

龐　統：謝座。喚某進帳，有何事議？

周　瑜：曹兵勢衆，先生有何高見？

龐　統：曹兵勢衆，須用火攻。

周　瑜：瑜見相同。

龐　統：只是大江之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用連環之計，教他釘鎖一處，然後大功可成。

周　瑜：先生之言是也。我有一計，請先生到西山茅庵住下，候蔣幹到來，那時……附耳上來……

龐　統：遵命。——安排香餌計，專等巨鰲來。（下）

周　瑜：擊鼓升帳！

中　軍：擊鼓升帳！

〔四軍士分上，周瑜升帳〕

周　瑜：蔣幹到此，叫他報門而進！

中　軍：啊。

〔蔣幹上〕

蔣　幹：（唱西皮搖板）

奉命來過長江探聽實信，

我到此却緣何無人相迎？

中　軍：蔣先生，我家都督叫你報門而進！

蔣　幹：呀呸！我到此是客，怎麼報起門來了。豈有此理！待我進入。

衆軍士：哦……

蔣　幹：哎呀！軍法無親，不大穩便。報，蔣幹告進。——啊，賢弟！

周　瑜：哼！甚麼賢弟！

蔣　幹：怎麼不認了？

周　瑜：子翼何故欺我太甚？

蔣　幹：嗳！你我乃舊日兄弟，特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耳！

周　瑜：你前番過江到此，我用酒筵款待，留你同榻，不想你却盜我私書，回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使我大事難成，今日又來做甚？

蔣　幹：（笑）若論此事，你必須感激我才是呀。

周　瑜：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來，推出斬了！

蔣　幹：哎呀，賢弟呀，還念舊日同窗相契之情哪！

周　瑜：哼!我若不念同窗相契之情,定要將你一刀兩段!
蔣　幹：喂喲……
周　瑜：若留你在此,必又洩漏我的軍情。也罷,將你送往西山茅庵之中,待我破曹之後,再來發放於你。
蔣　幹：啊,賢弟,賢弟……
周　瑜：掩門!
〔軍士、周瑜下〕
中　軍：蔣先生請到西山茅庵中去吧。
蔣　幹：唉,只好如此呀!
(唱西皮搖板)
喝一聲退寶帳威風凛凛,
膽大的小周郎反面無情。
大不該二次裏過江打聽,
看起來這是我自把禍尋!
〔中軍引蔣幹下〕

第十四場

〔龐統上〕
龐　統：(唱西皮搖板)
適才間在帳中辭别公瑾,
等候了蔣子翼薦入曹營。
〔蔣幹上〕
蔣　幹：(唱西皮搖板)
小周郎忒心狠將我囚禁,
全不念同寒窗交契之情。
遠望着茅庵中孤燈隱隱——
〔龐統吹簫〕
蔣　幹：啊?
(接唱)暗地裏品洞簫必有高明。
待我來拜訪拜訪。——哪位先生在?
龐　統：是哪位?
蔣　幹：啊,先生!
龐　統：請到裏面。
蔣　幹：正要拜訪。
龐　統：請。——請坐。
蔣　幹：有座。請問先生尊姓高名?
龐　統：姓龐名統字士元。
蔣　幹：哦,莫非是鳳雛先生麼?
龐　統：正是。
蔣　幹：失敬了。
龐　統：豈敢。
蔣　幹：今當兩軍相拒之際,先生爲何隱居不現哪?
龐　統：只因周郎輕賢慢士,故而隱居在此,吹簫解悶。
蔣　幹：原來如此。
龐　統：公乃何人?
蔣　幹：我乃曹營蔣幹。
龐　統：原來是蔣先生,失敬了。
蔣　幹：豈敢。
龐　統：因何至此?
蔣　幹：奉了丞相之命,前來順說周郎,不料他不念相契之情,將我囚禁於此啊。
龐　統：周郎眞乃鼠肚鷄腸!
蔣　幹：我想周郎如此輕賢慢士,先生在此,哪有出頭之日;若肯歸曹,蔣幹願作引薦。
龐　統：先生既有此意,便當早行,如若不然,周郎必然加害。
蔣　幹：是極,是極,就請先生同行。請哪!
(唱西皮搖板)
曹丞相在帳中朝思暮想,
得先生好一似張氏子房。
龐　統：(接唱)子翼公休得要言語誇獎,

見了那曹丞相再敘衷腸。

〔龐統、蔣幹同下〕

第十五場

〔四軍士引曹操上〕

曹　操：（唱西皮搖板）

奪過了江東地全歸我掌，

指日間掃東吳滅却周郎。

〔蔣幹上〕

蔣　幹：（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順說了龐鳳雛來見丞相，

似這等巧機會世上無雙。

參見丞相。

曹　操：子翼回來了。

蔣　幹：回來了。

曹　操：可曾見過蔡中、蔡和？

蔣　幹：不曾見那蔡中、蔡和，倒順說一位謀士前來投降。

曹　操：哪一位？

蔣　幹：姓龐名統字士元。

曹　操：敢莫是鳳雛先生？

蔣　幹：是他呀。

曹　操：哎呀，老夫若得此人，大功必成。

蔣　幹：那個自然哪。

曹　操：快快有請！

蔣　幹：有請龐先生！

〔龐統上〕

龐　統：（念）周郎輕賢慢士，妙計獻與曹營。

蔣　幹：丞相有請，隨我來。

龐　統：丞相在上，某大禮參拜。

曹　操：請起，請坐。

龐　統：謝丞相。

曹　操：久聞先生大名，今日會見，眞乃老夫之幸。

龐　統：某有何德能，敢勞丞相掛齒！

曹　操：忒謙了。

龐　統：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觀軍容，不知可否？

曹　操：先生要看軍容？

龐　統：正是。

曹　操：帶馬將台！

蔣　幹：帶馬將台伺候！

〔吹打，軍士帶馬，曹操、龐統、蔣幹同上馬繞行；下馬，上高台〕

曹　操：吩咐衆將開操！

蔣　幹：衆將開操！

〔十二軍士、四曹將同上，開操〕

曹　操：先生請看。

龐　統：孫武子用兵，不過如此奧妙也。

曹　操：吩咐各歸隊伍！

〔隊伍分下〕

曹　操：帶馬回營！

〔同下高台，上馬繞行；下馬，歸座〕

曹　操：置酒伺候。——先生請！

龐　統：丞相請！

〔牌子，飲酒〕

龐　統：啊，丞相，某觀水軍甚妙，不知可有良醫否？

曹　操：良醫何用？

龐　統：北軍不慣乘舟，多生疾病，須用良醫調治。

曹　操：老夫正爲此事，憂慮未已。

龐　統：啊，丞相，某有一策，管敎我軍安穩成功。

曹　操：先生請講。

龐　統：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我軍不慣乘船，

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互相配搭，或三十爲一排，五十爲一列，首尾用鐵鏈環鎖，上鋪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

曹　操：（笑）哈哈哈……若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老夫當面謝過。

龐　統：豈敢。

曹　操：子翼，吩咐衆將，連夜釘鎖戰船，須要堅固。

蔣　幹：遵命。——（念）引來龐統獻妙計，也是蔣幹一大功。（下）

龐　統：某觀江東豪傑，多有怨恨周郎者，某願爲丞相順說來降。那周郎孤立無援，必爲丞相所擒矣。

曹　操：（笑）哈哈哈……成功之後，先生當封爲三公之位。

龐　統：統非爲升賞，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愼勿殺害。

曹　操：老夫替天行道，安忍殺害百姓。

龐　統：望求丞相發下榜文，以安宗族。

曹　操：如此，待老夫修文。（牌子，修文）就煩先生一行。正是：多蒙先生助成功，指日興兵破江東。（下）

龐　統：不是龐統連環計，公瑾焉能建大功！

〔徐庶上〕

徐　庶：呔！龐士元，眞乃大膽！

龐　統：哎呀，原來是元直兄！

徐　庶：黃蓋用苦肉計，闞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這連環之計。呵呵，你是欺我江北無人麼？

龐　統：這……唔呼呀！元直兄，你若說破吾計，江東八十一州的百姓，俱喪於你手了！

徐　庶：虧你苦心！你江東有八十一州的百姓，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休矣！

龐　統：哎呀，你眞要破我之計麼？

徐　庶：非也。我受劉皇叔厚恩，未嘗忘報。那曹操逼死我母，我决意終身不設一謀，焉能破兄良策。只是我隨軍在此，倘若火攻一起，玉石不分，難道連我的性命也不顧了麼？

龐　統：元直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

徐　庶：便請賜教。

龐　統：這……曹操大舉南征，他憂的是甚麼？

徐　庶：他憂的是馬騰，韓遂……（猛悟）哦哦……，小弟有了主意了。

龐　統：元直眞智士也。

徐　庶：多謝士元兄提醒。

徐　庶、龐　統：（二人相視而笑）哈哈哈……

龐　統：（唱西皮搖板）

曹孟德下江南他擔心後路，
你說馬騰與韓遂殺奔許都。（下）

徐　庶：（唱西皮搖板）

似游魚脫金鈎全憑一語，
論奇才誰及得臥龍鳳雛。

〔徐庶下〕

第十六場

〔十纛旗手分隨焦觸、張南、毛玠、于禁、許褚、張遼、曹洪、夏侯惇、張郃、文聘，“出隊子”牌子上。各報名〕

張　郃、文　聘：衆位將軍請了。

衆　將：請了。

張　郃、文　聘：丞相有令：命水軍連鎖戰船，以防風浪不穩。今已連鎖停當，你我回營，請丞相登舟調度。——衆將官！

衆　將：啊。

張　郃、文　聘：回營交令！

〔衆同下〕

第十七場

〔四水軍上，設船；徐庶、荀攸、程昱、劉馥上〕

程　昱：（念詩）佐丞相龍爭虎鬥。

徐　庶：（接念）進曹營不設一謀。

荀　攸：（接念）鎖戰船大軍耀武。

劉　馥：（接念）宴長江儒將風流。

程　昱：下官，程昱字仲德。

徐　庶：山人，徐庶字元直。

荀　攸：下官，荀攸字公達。

劉　馥：下官，劉馥字元穎。

程　昱：列位大人請了。

衆　：請了。

程　昱：今夜丞相大宴長江，你我在船頭伺候。

曹　將：（內）哦……

程　昱：遠遠望見丞相大軍來也。

〔八軍士、焦觸、張南、曹洪、夏侯惇、許褚、張遼、張郃、文聘、二旗牌、一傘夫引曹操上〕

衆　：丞相！

〔曹操入大帳〕

衆　：參見丞相。

曹　操：列公少禮！

衆　：謝丞相。

曹　操：我軍連日釘鎖戰船，多有辛苦，我今置酒設樂，與列公同飲。

衆　：我等把盞。

曹　操：看酒伺候！

旗　牌：啊。（斟酒）

曹　操：列公請！

衆　：丞相請！

〔牌子，同飲〕

曹　操：乾！（笑）哈哈哈……你看月上東山，皎如白晝，長江波平浪靜，指日掃平東吳，眞乃吾主之幸也。

衆　：一來主上洪福，二來丞相調度有方。

曹　操：老夫自起義兵，與國家除殘去暴，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耳。老夫今有雄師百萬，更賴諸公用命，收復江南，易如反掌。只等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也！

（唱西皮搖板）

今夜晚宴長江風淸月朗，
抬望眼西夏口東有柴桑。
指日裏滅東吳把羣雄掃蕩，
與諸公回朝轉共樂安康。

衆　：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

曹　操：（笑）看酒。請！

衆　：丞相請！

〔牌子，同飲〕

曹　操：乾！（笑）哈哈哈……

衆　：丞相爲何如此發笑？

曹　操：吾笑周瑜、魯肅不識天時，今幸又有投降之人，爲彼心腹之患，此乃天助我也。（笑）哈哈哈……

程　昱：丞相勿言，恐有洩漏。

曹　操：噯！座上諸公與近侍左右，皆老夫心腹之人，言之何礙。如今江東八十一州，已在老夫掌握之中。劉備、孔明，汝不過螻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也！

〔風旗過場〕

曹　操：唔呼呀！你看西北風大作，吾船在江，甚是平穩，若非天命助我，安得龐統獻此連環妙計，鐵鎖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吾今得此妙用……周郎

啊，孺子！看來你的銳氣盡矣！
(唱西皮搖板)
笑周郎與孔明空誇智巧，
怎及得龐士元妙計才高。

程 昱：啊，丞相，船皆連鎖，固是平穩，敵人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

曹 操：(笑)哈哈哈……仲德此言，雖有遠慮，却還有見識不到之處。

荀 攸：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他？

曹 操：暖！凡用火攻者，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只有西北風，安有東南風；我軍現居西北之上，彼軍皆在東南，若用火攻，反燒他自己之兵，吾何懼哉！

衆 ：丞相高見，我等不及。

曹 操：(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自起義兵把賊討，
(接唱流水)
與國家除殘去暴不辭勞。
破黃巾誅董卓把呂布來掃，
顏良文醜祭了美髯公的青龍偃月刀，
滅袁術收袁紹又平劉表，
只殺得桃園弟兄敗當陽、奔夏口、十萬百姓哭嚎啕。
荆襄九郡多糧草，
水陸三軍戰法高，
統領着八十三萬人馬江東到，
何懼那周郎乳臭小兒曹！
銅雀台，已造好，
準備着寶馬香車迎二喬。
手指着江東哈哈笑，
釜中之魚你往哪裏逃！

衆 ：丞相眞乃氣吞東吳也。

蔣 幹：(內)走哇！
(上唱西皮搖板)
在營中得一信甚是煩惱，
那馬騰在西涼要動槍刀。
參見丞相，大事不好了！

曹 操：何事驚慌？

蔣 幹：適才在營中，只見軍卒人等，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言道西涼馬騰、韓遂謀反，殺奔許都去了。

曹 操：哎呀！吾引兵南征，心中所慮者：馬騰、韓遂耳。軍卒傳言，雖虛實未定，却不可不防。

徐 庶：啓禀丞相：徐庶蒙丞相收錄，愧無寸功報効，今願請三千人馬，星夜奔往散關，紮住隘口，以防彼軍；如有緊急，再報知丞相如何？

曹 操：(笑)哈哈哈……如此甚好。散關已有軍兵，統歸先生調用，再撥馬步三千，命臧霸爲先鋒，星夜前去，不可遲延。

徐 庶：得令。——(念)樓船領將令，鰲魚脫金鈎。(下)

曹 操：徐庶此去，吾無憂矣。
〔烏鵲叫聲〕

衆 ：啊……

曹 操：啊……夜靜更深，烏鵲何故往南飛鳴而去？
〔烏鵲叫聲〕

程 昱：明月當空，疑是天曉，故烏鵲離樹而鳴。

曹 操：唔，不錯，今時在建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噯，老夫今年，不覺五十有四矣！想老夫昔年(持槊)持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

志也。今對此江景，感慨萬端，吾當作歌，汝等和之。

衆　：啊。

〔看烏鵲飛鳴而過〕

曹　操：咦！

（唱"山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無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接唱"風入松"）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遶樹三匝，無枝可依。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昔周公吐哺……歸心。（衆和）

僥倖啊，僥倖。哈哈哈……

劉　馥：丞相，今大軍相持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何故出此不吉之言？

曹　操：（醉態）吾言有何不吉？（橫槊）

劉　馥：烏鵲南飛，無枝可依，此乃不吉之言也。

曹　操：怎見得？

劉　馥：南飛而無枝可依，主南征無所得，豈非不吉之言？

曹　操：嚄！（用槊刺劉馥落水）

衆　：嗳！

曹　操：快快撈救！

衆　：（打撈劉馥上船）氣已斷絕矣。

曹　操：這是何人？

程　昱：乃揚州刺史劉馥字元穎。

曹　操：嗳！劉馥啊，劉馥！你起自合肥，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老夫，多立功績。今被我誤傷殞命，唉！悔無及矣！（拋槊）——來！

衆　：有。

曹　操：將劉馥以三公厚禮葬之。撥軍士四十名，護送靈柩，即日歸葬。（哭）唉……

〔衆托劉馥下，毛玠、于禁上〕

毛　玠
于　禁：水軍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

曹　操：衆將官！

衆　：（下台）啊。

曹　操：聽老夫一令！我軍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文聘；後軍皂旗，焦觸、張南；左軍青旗，曹洪；右軍白旗，夏侯惇。許褚、張遼，為陸路都救應；外餘小船五十隻，往來巡警；呂通、呂虔、李典、樂進、徐晃、夏侯淵，以為旱軍。——各依隊伍！

〔衆將各持刀槍，架住〕

曹　操：（兩望，大笑）哈哈哈……青、徐、幽、燕之軍，不慣乘舟，非此連環妙計，安能涉大江之險！

焦　觸
張　南：丞相！休言北軍不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抵江口，奪旗鼓而還。

曹　操：嚄！汝二人乃袁紹部下舊將，生在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等勿得兒戲性命。

焦　觸
張　南：丞相！末將等如若不勝，甘受軍法。

曹　操：好，如此須要小心！

焦　觸
張　南：得令。

〔水手、纛旗、焦觸、張南下〕

曹　操：唉，只恐二將做鬼！——文聘聽令！

文　聘：在。

曹　操：命你帶領三十隻巡船接應！

文　聘：得令。

曹　操：吾大船隨後掠陣。吩咐催舟！

衆　　：啊。

〔水牌，衆同下〕

第十八場

〔四軍士引周瑜上〕

周　瑜：（唱西皮搖板）

龐士元獻連環未知可否，①

但願他此一去能把功收。

〔龐統上〕

龐　統：（唱搖板）

入虎穴獻連環世間罕有，

料想那曹孟德難解奇謀。

都督！

周　瑜：先生回來了，請坐。

龐　統：謝座。

周　瑜：先生連環之計如何？

龐　統：大事已成，請都督安排進兵。

周　瑜：先生首功一件，請至後帳歇息。

龐　統：謝都督。

〔龐統下。韓當、周泰上〕

韓當、周泰：啓稟都督：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直往江南進發。

周　瑜：啊？此二賊擅敢直抵我江南水寨麼？

韓當、周泰：我二人情願當先破敵。

周　瑜：好，吩咐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你二人各領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不得有誤！

韓當、周泰：得令。（下）

周　瑜：衆將官！

軍　士：啊。

周　瑜：將台去者！

〔上高台。水戰，焦觸與韓當對敵，張南與周泰對敵，各有纛旗、水手。韓當刺死焦觸下；周泰縱過張船，殺死張南。文聘上，開打，文聘敗下，周泰追下〕

周　瑜：（唱西皮搖板）

那韓當刺焦觸血染江面，

有周泰縱過船立斬張南。

哎呀，妙啊！你看韓當、周泰，立斬二將落水，文聘接殺，抵敵不住。曹操大小船舟，連鎖一處，一時接應不便。曹操哇，曹操！你中我連環之計也。

（接唱）我這裏用火攻甚得其便，

那曹兵八十萬命喪目前。

〔風旗過場〕

周　瑜：呀！

（接唱）斯隆冬十一月東風少見，

要成功只怕是千難萬難！

哎呀，且住！看西北風大作，我軍位於東南，若用火攻，乃燒我自己，看來我的大事難成矣！

〔周瑜焦急作吐狀，衆同下〕

第十九場

〔諸葛亮上〕

諸葛亮：（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龐鳳雛獻連環安排已妥，

這件事瞞不了我南陽諸葛。

〔魯肅上〕

魯　肅：（唱西皮搖板）

① 如前場不演“橫槊賦詩”，此場龐統可不上，水戰也可減去；只由四軍士引周瑜上，唱兩句，上高台，即接後面情節。

周都督得急病飛來奇禍，

倘若是有差錯難抵風波。

唉！

諸葛亮：啊，大夫，慌慌張張，爲了何事？

魯　肅：哎呀，先生啊！我家都督偶得急病，倘若曹兵一出，如何得了？

諸葛亮：大夫以爲何如？

魯　肅：此乃曹操之福，我江東之禍也！

諸葛亮：（笑）哈哈哈……無妨緊要，你家都督之病，山人我能治。

魯　肅：怎麼，先生你還會醫病麼？

諸葛亮：我比你這大夫會的多呀。

魯　肅：不要拿我取笑。將我家都督病體醫好，我魯肅當重禮相謝。先生請哪！

諸葛亮：請哪。

魯　肅：走哇！

諸葛亮：走哇！（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他害的心上病不用服藥，

我自有妙法兒與他調和。

〔諸葛亮、魯肅同下〕

第 二 十 場

〔中軍攙周瑜上〕

周　瑜：（唱西皮搖板）

爲軍務晝夜裏心血用破，

火攻計少東風無計奈何！

〔魯肅上〕

魯　肅：都督病體如何？

周　瑜：心腹絞痛，時復昏迷。

魯　肅：方才孔明言道，都督這病，他能醫治。

周　瑜：請來相見。

魯　肅：有請諸葛先生。

〔諸葛亮上〕

諸葛亮：（念）病從心上起，還從心上醫。

啊，都督！

周　瑜：先生，請坐。

諸葛亮：有座。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

周　瑜：唉！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

諸葛亮：是呀，天有不測風雲，人豈能料乎！

周　瑜：（一驚，長嘆）唉……

諸葛亮：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

周　瑜：然。

諸葛亮：必須用涼藥治之。

周　瑜：已服涼藥，全然無效。

諸葛亮：必須先理其氣，氣若順，自然痊可。

周　瑜：欲得氣順，當服何藥？

諸葛亮：亮有一方，管教都督氣順。

周　瑜：願先生賜教。

諸葛亮：取紙筆過來。（背身寫方）

魯　肅：先生寫的甚麼？

諸葛亮：都督的病源。（寫畢遞與周瑜）

周　瑜：待我看來：“欲破曹兵，須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笑）啊哈哈哈……

魯　肅：啊！都督怎麼樣了？

諸葛亮：他的病好了。

魯　肅：哎呀，你眞是神仙一把抓呀！

周　瑜：（唱西皮搖板）

我害的心上病被他分解，（下拜）

求先生賜教我巧計安排。

眞乃神人也！請坐。

諸葛亮：有座。
周　瑜：願聞妙策。
諸葛亮：亮雖不才，習就奇門遁甲之法，能呼風喚雨。都督若要東風，可於南屏山高設一台，名曰七星祭風壇，用一百二十名軍士，各執旗旛圍繞，待山人披髮執劍，借來三日三夜東風，助都督用兵如何？
魯　肅：不消三日三夜，只一天一宿，也够那曹操受用的了。
周　瑜：但願如此；不知幾時起風？
諸葛亮：甲子日起風，丙寅日息止。
周　瑜：好好好，如此拜求先生一往。
諸葛亮：得令。
（唱西皮搖板）
南屏山祭東風壇台設擺，①
單等到甲子日風從東來。（下）
周　瑜：（接唱）他未必解透了天地三界，
數九天這寒風豈能東來？
魯　肅：都督啊！
（唱流水）
那孔明他做事令人難解，
可算得非等閒是神仙投胎。
你命他劫曹糧欲要暗害，
又誰知借刀計被他解開。
三天限造十萬箭他愁眉不帶，
趁大霧到曹營將狼牙借來。
似這等行險事可稱奇怪，
今日裏借東風不能不來。
周　瑜：如此說來，那孔明乃是異人了。
魯　肅：世間罕有。
周　瑜：依我看來，他的死期到矣。——來！
中　軍：有。
周　瑜：傳丁奉、徐盛進帳！
中　軍：丁奉、徐盛進帳！
丁奉、徐盛：（內）來也。
〔丁奉、徐盛上〕
丁　奉：（念）南北爭鋒決雌雄，
徐　盛：（念）滅却曹賊立大功。
丁奉、徐盛：參見都督。有何將令？
周　瑜：命你二人埋伏南屏山水旱兩路，只候東風一起，即將孔明首級斬來見我報功，不得有誤！
丁奉、徐盛：得令。
丁　奉：（念）但看東風起，
徐　盛：（念）準備殺孔明。
〔丁奉、徐盛下〕
魯　肅：啊，都督，曹兵未破，先殺孔明，豈不是自去其助？
周　瑜：大夫，我殺了孔明，勝似曹兵百萬之衆，你是怎能知也！
（唱西皮搖板）
殺孔明爲除我江東之害，
他插雙翅也難逃今日禍災。（笑下）
魯　肅：（接唱）看起來周公瑾量小胸窄，
好叫我魯子敬愁眉不開。（下）

第二十一場

〔趙雲上，"起霸"〕
趙　雲：（念詩）百萬軍中無人敵，戰馬衝開長坂圍；
曹兵聞名皆喪膽，常山將軍逞雄威。

① 此場諸葛亮有"念對"下的。諸葛亮去後，周瑜、魯肅皆不唱，隨即喚上丁奉、徐盛，派去暗殺孔明，周瑜與衆同下。特註以供參考。

〔四軍士、一纛旗手上〕

俺，趙雲。主公臨江赴會，先生有言，命俺十一月二十甲子日，但看東風一起，駕一小舟，在江東南岸，迎接先生。——衆將官！

衆軍士：啊。

趙　雲：登舟去者！

〔軍士帶馬，趙雲上馬，繞行，下馬；水手迎上，搭跳，四軍士、纛旗手、趙雲上船，衆同下〕

第二十二場

諸葛亮：（內唱二黃倒板）

習天書用兵法猶如反掌。

〔四軍士、四大旗、一掌旗童、諸葛亮上〕

諸葛亮：（唱"迴龍腔"）

設壇台祭東風相助周郎。

（唱二黃原板）

曹孟德佔天時兵多將廣，

領人馬下江南兵紮在長江。

孫仲謀無决策難以抵擋，

東吳的臣武將要戰文官要降。

魯子敬到江夏虛實探望，

搬請我諸葛亮過長江，同心破曹，共做商量。

那龐士元獻連環俱已停當，

用火攻少東風急壞了周郎。

我算定了甲子日東風必降，

南屛山設壇台足踏魁罡。

我這裏持法劍把七星壇上——

〔行禮，上台〕

（接唱）諸葛亮上壇台觀瞻四方。

我望江北鎖戰船連環排上，

嘆只嘆東風起火燒戰船，曹營的兵將無處躲藏！

這也是時機到難逃羅網，

我諸葛在壇台祝告上蒼。

〔焚符，風旗上，過場下〕

諸葛亮：啊！（接唱散板）

耳聽得風聲起從東而降，

趁此時返夏口再做主張。

且住！看東風巳起，大功必成。我不免趁此機會，返回夏口，再於中取事，那時節周郎啊周郎！管教你枉費心機也。——守台童子何在？

旗　童：在。

諸葛亮：穿我法衣，自有分派。

旗　童：是。（穿法衣，上台）

諸葛亮：爾等俱要閉目躬身，不許偸眼觀覷、交頭接耳，違令者斬！

衆　：啊。

諸葛亮：待山人踏罡步斗。

〔諸葛亮拿令箭，出壇，回顧，暗笑下。丁奉、徐盛上，二人上台抓看台旗童〕

丁　奉、徐　盛：諸葛亮，看劍！

旗　童：得啦，得啦，我不是諸葛亮。

丁　奉、徐　盛：啊？那諸葛亮呢？

旗　童：他踏罡步斗，一步一步的就走啦。

丁　奉、徐　盛：緊緊追趕。

旗　童：快點兒追。

〔丁奉、徐盛下〕

旗　童：呵？都走啦，我也溜了吧。

〔衆同下〕

第二十三場

諸葛亮：（內）走哇！

（上唱西皮散板）

脫身逃出天羅網，

好似蛟龍奔長江；

來在江邊用目望——

〔四軍士、一纛旗手、水手、趙雲上〕

趙　雲：（接唱）趙子龍駕舟到江旁。

諸葛亮：那旁可是趙將軍麽？

趙　雲：先生到了，快快登舟。

〔水手搭跳，諸葛亮上船〕

丁　奉
徐　盛：（內）催舟！

〔水手、丁奉、徐盛上〕

丁　奉
徐　盛：諸葛先生慢走！

諸葛亮：啊？二位將軍趕來做甚？

丁　奉
徐　盛：奉了都督之命，請先生回去。

諸葛亮：嗳，煩你們回去上覆都督，就說山人將東風祭起，大功已成，好好用兵破曹要緊；亮暫回夏口，容日再見。

丁　奉：我家都督請先生回去，還有緊急軍情商議。

諸葛亮：（冷笑）哈哈哈……吾料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故先叫子龍接我回去；目今孫、劉兩家同心破曹，不要傷了和氣。將軍不必追趕，請回去吧。

丁　奉
徐　盛：先生若不回去，我等就要魯莽了！

諸葛亮：哼！好不知趣！

趙　雲：呔！兩個無知的匹夫，我家先生過江，立下蓋世之功，你們不來酬謝，反來加害，要爾等何用！待俺結果了你二人的性命。（搭弓欲射）

諸葛亮：嗳，不要傷了兩家的和氣呀。

趙　雲：也罷！念在兩家同心破曹，趙某顯個手段，射斷爾的篷索！（射落丁奉船篷）——艄水，扯起船篷，催舟！

諸葛亮：請了，請了。

〔諸葛亮、趙雲、軍士、纛旗手、水手等同下〕

丁　奉：篷索已斷，追之不及；回營交令。

徐　盛：嘿！

〔丁奉、徐盛、水手同下〕

第二十四場

〔十二軍士、黃蓋、甘寧引周瑜上〕

周　瑜：（念）眼觀東風起，耳聽好消息。

丁　奉
徐　盛：（內）走哇！

（上）啓禀都督，孔明預先命趙雲駕一小舟，接他回夏口去了。

周　瑜：（一驚）哦……此人如此多謀，使我晝夜不得安矣！便宜了他。——喚蔡中、蔡和進帳！

衆　：蔡中、蔡和進帳！

蔡　中
蔡　和：（內）來也。

（上念）機關多周密，功勞蓋世奇。——參見都督，有何將令？

周　瑜：本督與你二人借樣東西可成？

蔡　中：都督要用何物，末將即刻備辦。

周　瑜：好，將他二人綁了！

蔡　和：啊？都督爲何將末將等綁了？

周　瑜：吾今興兵，缺少祭旗之物，願借你二人首級一用。

蔡　和：我二人身無過犯。

周　瑜：哼！汝是甚等樣人，敢來詐降我東吳！

蔡　和：啊？（尋思）你家甘寧、黃蓋、闞澤等亦曾同謀。

周　瑜：（冷笑）哼哼……此乃本督之計也。

蔡　中
蔡　和：曹操哇，你害苦了我們了！

周　瑜：斬！

〔軍士押蔡中、蔡和下〕

周　瑜：黄公覆聽令！
黄　蓋：在。
周　瑜：命你安排火船二十隻，內藏硫黄焰硝、乾柴蘆葦等引火之物，上插青龍牙旗，駛進曹營放火，不得有誤！
黄　蓋：得令。（下）
周　瑜：甘興霸聽令！
甘　寧：在。
周　瑜：準備戰船四隻，隨定黄蓋船後接應，不得有誤！
甘　寧：得令。（下）
周　瑜：衆將官！
衆　　：啊。
周　瑜：隨本督登舟去者！
衆　　：啊。
〔周瑜、衆同下〕

第二十五場

〔四軍士引曹操上〕
曹　操：（唱西皮搖板）
　　鎖戰船涉長江平地一樣，
　　我兵將無災病得意洋洋；
　　看起來小周郎他的性命該喪，
　　但願那黄公覆及早來降。
〔文聘上〕
文　聘：文聘參見丞相。
曹　操：罷了，何事？
文　聘：適才末將巡哨，接來黄公覆書信，呈上。
曹　操：呈上來。（念信）"周瑜關防得緊，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運到糧船，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歹要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但看船上插青龍牙旗而來者，即是糧船也。"（笑）哈哈哈……黄公覆來降，此乃天助我也。——來！
衆　　：有。
曹　操：吩咐今夜命許褚、張遼巡哨，衆將齊到水寨，隨老夫船頭觀望者！
〔曹操下，衆隨下〕

第二十六場

〔黄蓋、水手、青龍牙旗上〕
黄　蓋：俺，黄蓋。奉了都督將令，帶領火船二十隻，詐降曹操，燒絕戰船。曹操哇曹操！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艄水！
水　手：啊。
黄　蓋：催舟！
〔衆同下〕

第二十七場

〔二水手、八軍士、八曹將引曹操上，站於大船頭〕
曹　操：唔呼呀！你看月光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我船如在平地，好不快哉也！（笑）哈哈哈……
〔牌子，黄蓋等過場下〕
文　聘：我觀黄蓋此來，必定有詐，且休教他進寨。
曹　操：何以見得？
文　聘：糧在船中，必然沉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今夜東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
曹　操：哎呀！幸得早言；若遲，定中詭計。就命你前去止住！
文　聘：得令。——艄水，催舟！
〔文聘下，一水手隨下〕
〔黄蓋等與文聘等又雙上〕
文　聘：呔！丞相有令，南船且休進寨！
〔黄蓋射文聘下，又以火箭射曹操大船，起火，黄蓋上曹

船，欲擒曹操。張郃射黃蓋落水。甘寧、水手上，救黃蓋下。曹兵將跳水〕

曹　操：張文遠，許仲康，快來救我呀……

〔張遼、許褚上，二水手隨上，救曹操。張郃、毛玠、于禁、夏侯惇、曹洪等下大船，領下〕

第二十八場

〔起大火，黃蓋、甘寧、水手上，甘寧與黃蓋拔箭〕

甘　寧：老將軍！身受箭傷，請回營調治。待我等與曹兵決戰。

黃　蓋：噯！大將臨敵，豈肯惜命！

甘　寧：老將軍！大事已成，不必爲慮，暫請回營調治。

黃　蓋：休要放走曹操！

甘　寧：是。——艄水，催舟！

〔衆同下〕

第二十九場

〔曹操率衆兵將、水手上〕

曹　操：棄舟登岸。

〔衆同下〕

第三十場

〔八軍士、丁奉、徐盛、纛旗、周瑜、水手上〕

周　瑜：棄舟登岸。

〔衆同下〕

第三十一場

〔曹操率衆兵將上〕

曹　操：殺呀！（下）

〔周瑜率衆兵將上，會陣，起打。曹兵將敗下〕

衆　：曹兵敗走。

周　瑜：追！

〔衆同下〕

——劇　終——

鬧　天　宮

前　記

"鬧天宮"是中國民間普遍流行的著名神話故事。描寫武藝高强、有千變萬化本領的猴王孫悟空，在王母舉行蟠桃會的時候，摘取了天上桃園的仙桃，偸吃了筵席上的酒果和老君的金丹。天宮統帥李天王奉命派遣天將天兵捉拿他，反被他打得個落花流水。悟空把天宮鬧了個天翻地覆，始率領大小猴兒回往花果山。

整理本和原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下面幾點：

（一）原本中悟空在園中偸吃蟠桃，摘桃仙女發現桃被偸盡等情節，現均改爲暗場，唱詞也有一些削減。

（二）原本中，開打後每打一場由天王唱北曲一支，現改爲悟空連續打敗所有天兵天將，並删去天王觀戰時的唱詞。

（三）原本的結尾是悟空終於被擒，現改爲悟空得勝回山。

這個本子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整理的。並已在國內及國外演出。

第一場

〔八小猴引悟空上，一小猴執纛旗隨上〕

悟　空：（唱"醉花陰"）

前呼後擁，威風浩；

擺頭踏①，聲名不小。
穿一件，蟒龍袍，
戴一頂，金花帽；
俺可也擺擺搖搖，
玉帶圍腰；
且消受，爵厚官高。
闖將旗門——
〔悟空上馬，衆走圓場，土地迎上，悟空下馬〕

土　地：土地迎接大聖。

悟　空：喲！
(接唱)有誰來踹俺孫爺的根脚？

土　地：參見大聖。

悟　空：土地！

土　地：有。

悟　空：我來問你：這桃園之中共有多少樹木？

土　地：共有三千六百棵。

悟　空：有這樣許多？

土　地：正是。

悟　空：好，待我查點查點。

土　地：大聖隨我來。大聖你來看：這是一千二百棵，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果；人若吃了，長生不老。

悟　空：哦，長生不老？

土　地：不錯，正是。大聖你來看：這也是一千二百棵，六千年開花，六千年結果；人若吃了，成仙了道。

悟　空：哦，成仙了道？

土　地：正是。這也是一千二百棵，九千年開花，九千年結果；人若吃了，能與天地同休，日月同老。

悟　空：哦，人若吃了，能與天地同休，日月同老？

土　地：不錯，正是。

悟　空：(伸懶腰)……

土　地：大聖怎麼樣了？

悟　空：土地，俺身子困倦，要在此地打一吨睡，你在外廂伺候！

土　地：是。

悟　空：轉來！

土　地：在。

悟　空：喚你再來，不喚你不要前來。與我去！與我走！啊哈哈哈！

土　地：哦是是。(下)

悟　空：妙哇！好個知趣的玉帝老兒，明知俺老孫好吃果品，就命俺看守桃園。也罷，待俺脫了這大衣服，飽餐它一頓便了！(下)
〔四仙女上〕

四仙女：(唱“畫眉序”)
王母宴瓊瑤，
四海三山羣仙到。
奉綸音玉旨，摘取仙桃。
來此巳是桃園。——土地哪裏？
〔土地上〕

土　地：來了。——參見衆位仙姑。

四仙女：罷了。

土　地：仙姑到此何事？

四仙女：奉了王母之命，前來摘取仙桃，以做蟠桃盛會。

土　地：仙姑，今年比不得往年了。

四仙女：却是爲何？

土　地：今有玉帝差來一位齊天大聖，在此看守桃園，仙姑摘桃，必須稟明大聖。

四仙女：如此喚他前來！

土　地：大聖，喂大聖！怎麼大聖不見了？

① “頭踏”是儀仗之意。

四仙女：大聖不見，待我們自去摘取。

〔悟空上〕

悟　空：何人闖俺桃園，敢莫是偷桃的？呸，着打！

四仙女：且慢，我們不是偷桃的。

悟　空：你們是作甚麼的？

四仙女：奉了王母之命，前來摘取仙桃，以做蟠桃盛會。

悟　空：土地，有這個例麼？

土　地：不錯，有這個例。

悟　空：待我盤她一盤。——我來問你：蟠桃會上，請的是哪些仙家？

四仙女：請的是：西天如來佛、南海觀世音、五百阿羅漢、光脚大仙、上中下八洞神仙。

悟　空：可有俺老孫在內？

四仙女：這……倒不曾提起。

悟　空：其情可惱！——土地，領她們摘桃去吧！

土　地：仙姑隨我來！（下）

四仙女：請！

（接唱）今朝擺設瑤池宴，

提筐籃，摘取仙桃。（同下）

悟　空：可惱哇，可惱！想俺老孫也是天地間一尊神佛，這蟠桃會上，就無有俺老孫的座位！這……也罷！不免闖進瑤池，大鬧一番。正是：

輕身闖入瑤池宴，掃盡蟠桃衆神仙。（下）

第　二　場

〔二童子上〕

〔牌子，二童擺桌子，擺仙桃、仙果、酒壺〕

〔悟空上〕

悟　空：（唱“喜遷鶯”）

望瑤池祥雲籠罩，

見蒼松、翠柏蔭交。

來此已是瑤池。有兩個童兒在此，焉能放俺進去！有了，不免拔下毫毛，變做瞌睡蟲兒，叫他們撞着就睡——兩個童兒竟自睡去，待俺闖進瑤池。嘿，我想世人焉能來到此地喲！

（接唱）俺可也緣不小！

且飽餐赤鱗蹄、龍肝鳳腦。

有酒在此。

飲瓊漿玉液香醪，

飲瓊漿玉液香醪。

哎呀且住！這些東西，一時焉能吃得盡？有了，我不免拔下毫毛，變個口袋，裝將回去，與弟兄們一同享用。變！（取口袋，裝果）哎，仙桃仙果裝在口袋之內，趁此無人，走了吧。走，走，走！（下）

〔二童醒，見狀着急。下〕

第　三　場

〔悟空上〕

悟　空：（唱“刮地風”）

哎呀！

萬縷祥雲不見繞，

爲甚麼靜悄悄，沒點光耀？

老頭兒，老頭兒！——老頭兒不見，哦哦是了。

（接唱）莫不是，衆仙家齊來到，

赴蟠桃，把他相邀。

那壁廂，隱隱的祥光繞，

俺可也向前去，細看分曉。

却原來紫金爐，玉爛燒，

碧霞觴酒泛葡萄。

哦，原來是金丹，待我吃他一飽。——嘿，我想世人呵！

（接唱）得一粒金丹成大道；

俺老孫呵……

只當作炒豆兒，嚼一飽，

噯，炒豆兒，嚼一飽。

無有了。(扔葫蘆)嘿，金丹被俺吃得乾乾淨淨。趁此無人，待俺走了吧，走了吧。走，走，走！(下)

第四場

〔趙天君上，悟空上〕

悟　空：(唱"水仙子")

非，非，非，非是俺行奸巧，

幸，幸，幸，幸遇得良機莫負却；

也，也，也，也只爲貪餮口無饜飽，

做，做，做，做將來有頭無腦。

來此已是天門，待俺闖將過去！

趙天君：呔！何人擅闖天門？

悟　空：呀呸！齊天大聖孫爺爺都不認識了！

趙天君：原來是大聖。

悟　空：正是，正是。

趙天君：打哪道而來？

悟　空：我麼？蟠桃會而來。

趙天君：肩背何物？

悟　空：待俺慢慢對你言講：多蒙王母美意，將仙桃仙果，命俺裝將回去，與我弟兄們一同享用。感，感，感！

(接唱)感天恩浩蕩眞難報；

愧，愧，愧，愧難酬海闊天高。

趙天君：哦！我們在此多年，並不曾見過這些好東西。拿來我們見識見識。

悟　空：哎，這些東西，你們是看得見的！俺，俺，俺！

(接唱)俺不過高擎酒幾瓢，

再，再，再，再把金丹略略嚼。

請，請，請，俺和你分手兩相拋。

請！

〔悟空下，巨靈上〕

巨　靈：呔！把天門的，可曾見猴頭過去？

趙天君：方才過去了。

巨　靈：嘿，被他詐出天門！你我同上靈霄，奏知玉帝便了！

巨靈
趙天君：請！

(合唱"煞尾")

瀰天大罪猴頭鬧，

同上靈霄奏玉表。

準備天羅地網，掃蕩猴妖。

請！

〔同下〕

第五場

〔六丁、六甲上〕

衆　：(唱"點絳唇")

十萬熊羆。

〔四天君、青龍、白虎、南斗、北斗、鴻鸞、天喜、月孛、九曜上〕

衆　：(接唱)星辰齊集。

〔二郎、哪吒、巨靈、四雲童、李天王、風、雨、雷、電上〕

李天王：(接唱)尊天帝，勦滅渠魁。

〔李天王上高台〕

衆　：(接唱)掃盡如廝輩！

李天王：馬、趙、溫、劉四天君聽令！

衆　：在。

李天王：帶領青龍、白虎！

衆　：在。

李天王：隱在山前埋伏者！

（唱"混江龍"）

隱在山前，迎戰施法力！

衆　：領法旨。（下）

李天王：巨靈神！

巨　靈：在。

李天王：帶領風、雨、雷、電！

衆　：在。

李天王：隱在山後接應者！

（接唱）隱在山後，運動神機！

衆　：領法旨。（下）

李天王：哪吒，二郎神！

衆　：在。

李天王：帶領鴻鸞、天喜、九曜星君、月孛星斗！

衆　：在。

李天王：南北星斗、六丁、六甲！

衆　：在。

李天王：以爲四路都救應，必須擒拿妖猴者！

（接唱）必須要齊心戮力，

務必要掃蕩渠魁！

衆　：領法旨！

〔衆及天王下〕

〔八小猴、悟空、大讌上；六丁、六甲、天將迎上；衆天將與悟空輪戰均敗；最後羣打，小猴奪得天將的盔、巨靈的錘，六丁、六甲、天將敗下〕

〔八小猴、悟空、大讌，同舞〕

（令唱"凱旋歌"）

天宮空自莊嚴，壯門面，壯門面；

揭穿了，無非是敗絮一團。

蠢巨靈，東躲西閃；衆天將，狼逃鼠竄。

齊唱凱歌回故山，回故山！

〔衆同下〕

——劇　終——

十　三　妹

前　　記

"十三妹"（悅來店、能仁寺）劇本取材於"兒女英雄傳"小說，劇情是描寫清雍正年間俠女何玉鳳的一段故事：

何玉鳳是一個武將的女兒，因父親遭上司誣陷而死，爲了逃避仇人的耳目，化名爲十三妹，同老母投奔師父鄧九公處，伺機報仇。一天，她在路旁聽見兩個趕脚的計議要害死客人，劫奪錢財，便趕到悅來店，尋到他們所說的那個客人，問起底細，知道他是淮陽縣令安學海的兒子安驥，父親因得罪上司被參，需用銀六千兩贖罪，他帶了三千兩銀子去往淮陽營救。何見他遭遇與自己相同，引起同情，當時表示要幫他湊足銀子，並保護他平安到達淮陽。可是當她去借銀子的時候，安驥就被騾夫催促着上路去了。安等誤投盜窟能仁寺，何玉鳳一路趕來，躍身入寺，殺死全寺的盜匪，救出安驥和被掠入寺中的農家女子張金鳳及其父母。何撮合安、張聯姻，又贈以黃金三百兩，使他們同往淮陽。

本劇是由王瑤卿先生根據他的演出本，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田淞共同整理的；其中"悅來店"的整理，並有中國京劇團演員蕭盛萱參加幫助。除台詞的修整之外，並將個別人物（騾夫和賽西施）的性格略加改動。有些在原本中交代不够淸楚的地方，也作了必要的補正。

悦　來　店

第 一 場

〔安驥上〕

安　驥：（念引）苦讀窗前，學經史，鐵硯磨穿。
（念詩）十年埋首在書房，習學孔孟論文章，
但願得遂凌雲志，顯親揚名繼書香。
小生安驥，字表龍媒。父諱學海，職受淮陽縣令；母親佟氏夫人隨往任所，只我一人留京候考。這幾日身體有些不爽，且到門外散悶一番便了。

華　忠：（內）走哇！

〔華忠急上，與安驥相遇，扶入內〕

安　驥：奶公醒來！

華　忠：哎呀公子！

安　驥：奶公爲何這等模樣？

華　忠：哎呀公子呀！只因黃河決口，老爺被參，這裏有書信一封，公子請看。

安　驥：待我看來。（看信）哎呀！

華　忠：公子醒來！

安　驥：（唱西皮倒板）
觀書信嚇得我魂飛天外！
爹爹，我父，爹爹呀！
（接唱散板）
問奶公有何策急早安排。
奶公啊！我父書信上面言道：“如今被上司陷害，革職拿問，帶罪賠修，需用紋銀六千兩，方保無事。”這……便如何是好？

華　忠：只好將房產變賣，搭救老爺要緊。

安　驥：事在緊急，哪裏去變賣？

華　忠：只好到親友家去商議。

安　驥：也只好如此，待我前去商議便了！
（唱西皮搖板）
我父無辜遭誣陷，
怎不叫人痛心間。

〔分下〕

第 二 場

白臉狼、黃傻狗：（內）啊哈！

〔白臉狼、黃傻狗同上〕

白臉狼：（念）從小游手好閒，

黃傻狗：（念）生平就好耍錢，

白臉狼：（念）趕脚趕了仨月，

黃傻狗：（念）累得我腰痛腿酸。

白臉狼：在下白臉狼。

黃傻狗：在下黃傻狗。

白臉狼：夥計，咱們自從弄了這幾匹牲口，做這趕脚的生意，大概也有三個月啦。唉！沒想到這碗飯可眞不好吃，遠道的買賣累不了，近道的買賣又去不着；眼看這兩天就要支牙挨餓啦。你有甚麼主意沒有？

黃傻狗：不是就爲吃飯嗎？乾脆把牲口賣它兩匹先吃飯。

白臉狼：那麼吃完了呢？

黃傻狗：再賣那兩匹。

白臉狼：都賣了，吃完了花完了呢？

黃傻狗：再回家去混哪。

白臉狼：嘜！咱們只爲在家鄉沒法混啦，才弄了這幾匹牲口出來趕脚，要是回家還得挨餓。這主意不好，聽我的吧。咱們把牲口拉出去蹓蹓，長短的買賣都應着，管他甜苦呢，總比在家呆着強啊。

黃傻狗：好，聽你的，拉牲口去。

〔拉牲口〕

白臉狼：哦呵，哦呵！

黃傻狗：呦喝，呦喝！

同　：誰僱牲口，這兒來呀！

〔同下〕

第三場

〔安驥、華忠分上〕

安　驥：（唱西皮搖板）

堪嘆危急無所望，

人情如紙世炎涼！

唉！奶公，你看人情如紙，這樣一所大房，只押三千兩銀子。還是不够，如何是好？

華　忠：且將這三千兩銀子，送到老爺任所，再做道理。

安　驥：只好如此。奶公去僱脚程，待我收拾行囊，辭別舅母。

華　忠：待我僱脚程前來。

安　驥：快去快回！（下）

〔華忠出門張望，白臉狼、黃傻狗上〕

黃傻狗：出來半天啦，怎麼連個問的也沒有哇？

白臉狼：你別忙，買賣不在一時。你看那邊那個老頭兒，大概是要僱牲口，跟他搭勾搭勾。——老大爺，您僱牲口嗎？

華　忠：你們可是趕脚的？

白臉狼：不錯，您僱哪兒？

華　忠：去往淮陽。

白臉狼：夥計，淮陽去不去？

黃傻狗：（脫口而出）道兒太遠，不去。

白臉狼：嗨，剛才咱們怎麼說的？

黃傻狗：好，多給錢咱們就去。

白臉狼：這不結啦！（向華忠）我們就馱您去吧！

華　忠：你們要多少銀錢？

白臉狼：還講甚麼價，眞個的，您還苦得了我們。

華　忠：如此隨我來！

〔同走圓場〕

華　忠：有請公子。

〔安驥上〕

安　驥：奶公，脚程可曾僱好？

華　忠：現在門外。

安　驥：吩咐他們搬行李。

華　忠：是！——來！搬行李。

白臉狼：走，搬行李。

黃傻狗：搬行李咱們也管？

華　忠：多把酒錢。

白臉狼：多給酒錢。

〔入內，搬行李〕

黃傻狗：眞沉哪，淨是銀子吧！

白臉狼：少說話。

白臉狼
黃傻狗：請公子趲路。

安　驥：一同趲行！

（唱西皮搖板）

一同乘騎登程往。

華　忠：（接唱）披星戴月奔淮陽。

〔同下〕

第四場

〔何玉鳳上，趟馬〕

何玉鳳：（唱西皮搖板）

單人獨騎下山嶺，

不報父仇氣不平。

我，何玉鳳。爹爹何紀，在經略七省紀獻唐大將軍麾下充當中軍官。只因那紀獻唐向我爹爹與他子提親，我父未允，那賊懷恨在心，抓了我爹

爹一個錯處，拿問在監。唉！誰想我父一氣，在監中喪命。又恐怕他陷害我母女性命，故此叫乳母、丫環扮作我母女模樣，扶着我爹爹的靈柩轉回原籍。是我單身保定老母遠走他鄉，找了安身之處，容我單身好尋找紀賊與我爹爹報仇，故此將玉鳳的玉字拆爲十三兩字，改名十三妹。幸遇着一位俠義的老英雄名叫鄧九公，將我母女收留，安置在青雲山莊居住，倒也清靜自在。不想老母上月忽得重病，醫生說必須用些人參、肉桂等藥，方能痊愈；怎奈我手中空乏，又不好對師父言講，無奈騎着這匹烏雲蓋雪的驢兒走下山來，一來打聽打聽仇人的下落，二來演習演習武藝，順便再劫些個無義之財，好與老母調治病症。看天色尚早，就此緊緊加鞭！

（唱西皮搖板）

催動驢兒趲路徑，

常把父仇掛在心。

〔下〕

第五場

〔安驥、華忠、白臉狼、黃傻狗上〕

安驥：（唱西皮搖板）

加鞭催馬陽關上。

華忠：（接唱）急欲一時到淮陽。

安驥：（接唱）路旁風景無心望。

〔華忠跌倒，"搶頭"〕

白臉狼：哎呀，摔壞了。眞不輕，走不了啦。公子，咱們找個店，住店吧。

安驥：你們好好攙扶，前面打店。

白臉狼、黃傻狗：來，攙着走。

〔圓場〕

安驥：店家！店家！

店家：（上）來了！來了！幾位是住店的嗎？

安驥：正是。

店家：請到裏面。

〔白臉狼、黃傻狗攙華忠下〕

安驥：店家，你們這裏可有醫生無有？

店家：附近有位大夫。

安驥：煩你快去請來。

店家：好，我請大夫去。（下）

安驥：唉！這是哪裏說起。（下）

第六場

〔白臉狼上〕

白臉狼：（念）心中想發財，天上掉下來。

我，白臉狼。自從京中䭾來一老一少，要上淮陽，那個公子是個書呆子，甚麼也不懂；那個老頭子是又嗇苛又不好說話，偏偏打牲口上掉下來摔壞了，住在店裏走不了啦。公子是眞着急，恨不能立刻要到淮陽。我不免誆公子上路，走到沒人的地方，把他害了，然後再想主意把我們夥計也給害了，銀子、行李都是我一個人的了。我豈不就發財了嗎？就是這個主意。——嗨！夥計！

〔黃傻狗上〕

白臉狼：你幹甚麼哪？

黃傻狗：睡覺哪。

白臉狼：別睡覺！我問問你，你還願意趕脚不願意？

黃傻狗：我早說過呀，咱們哪是幹這個的！可是不幹有甚麼法子呢？

白臉狼：眼前有筆財，不知你會發不會發？

黃傻狗：哪兒有財發？

白臉狼：就是咱們䭾來的一老一少，不是要到淮陽嗎？這

個老頭子摔壞了，住在店裏走不了啦；公子直着急，恨不得立刻要到淮陽。咱們設法誆公子上路，走到半道兒把他給害死，銀子、行李都是咱哥兒倆的了。這不就發財了嗎？

黃傻狗：這個主意倒挺好，咱們該怎麼着呢？

白臉狼：我去跟書呆子說，你順着我的竿兒爬，你瞧好不好？

黃傻狗：好！只要能發財，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白臉狼：咱們到店裏瞧瞧，你聽我的。走！

〔同下〕

第七場

〔安驥扶華忠上〕

華　忠：（唱西皮搖板）

心想急早到淮陽，

誰知中途病店房。

安　驥：（接唱）惦念爹爹心急往，

且與奶公作商量。

啊奶公，好些無有？

華　忠：唉，越發沉重了。

安　驥：你這樣病重，一時怎能上路；只是我父事急，遲誤日久，我父就要吃苦。這便如何是好？

華　忠：公子莫要如此，我有意命兩個騾夫保定公子先到淮陽，待我病愈之後再趕奔前去，你看如何？

安　驥：就依奶公。

華　忠：公子，喚騾夫前來。

安　驥：騾夫哪裏？

〔白臉狼、黃傻狗上〕

白臉狼、黃傻狗：來啦！

安　驥：奶公喚你們。

白臉狼、黃傻狗：是啦。

白臉狼：順着我的竿兒爬！

黃傻狗：那沒錯兒。（進內）

白臉狼、黃傻狗：老大爺，您好點兒啦？有甚麼事呀？

華　忠：我一時難以上路，有意命你二人保定公子同到淮陽，不知可能保到地頭？

白臉狼：您放心，管保沒錯兒。

黃傻狗：那麼着，我們就收拾行李去。

華　忠：你二人暫在外廂伺候。

白臉狼：這倒巧，正想不讓他去，他就不去了。——拉牲口去！

〔白臉狼、黃傻狗同下〕

華　忠：喚店家前來。

安　驥：店家快來！

店　家：（內）來啦！

（上）有何吩咐？

華　忠：啊店家，煩你差人將我家公子送到茌平縣，可有人去否？

店　家：甭找別人啦，我送去吧，順便到那兒要筆賬。

華　忠：這就好了。啊店家，還要借筆硯一用。

店　家：是啦。（取筆硯）

華　忠：待我修書。（寫信）啊公子，這有書信一封，去到茌平縣之後，派一妥靠之人前往二十八棵紅柳村，面交褚一官，叫他差人保你同到淮陽，我就放心了。（交信與安驥）一路之上，須要小心，有人問你不可實言，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你要牢牢緊記。

〔白臉狼、黃傻狗拉牲口上〕

安　驥：奶公好好養病，我就此去也。

（唱西皮搖板）

奶公不必掛愁腸，

一人上路好淒涼。(安驥等下)

華　忠：(接唱)但願公子身無恙，

蒼天保佑得安康。(下)

第八場

〔何玉鳳上〕

何玉鳳：且住！看那旁塵土飛揚，來了一夥騾馱子，待我登高一望。

〔黃傻狗、白臉狼、店家、安驥上，過場下〕

何玉鳳：哎呀慢着！看那馱子上騎定一個少年，那馱子沉甸甸的一定是銀子不少，待我前去打搶——(望)哎呀不好！看那少年滿面愁容，心中必有爲難之事，我何必打搶他呢，放他走得啦！不好！倘若走到前面，再被旁人打搶啦，我這注銀子，豈不是白白的丢了嗎？——啊，有啦！我不免尾至後面，看他是何等之人便了。(下)

第九場

〔王興發上〕

王興發：開的是悅來店，賣的是酒和飯。

安　驥：(內)趲路！

〔黃傻狗、白臉狼、店家、安驥上〕

安　驥：(唱西皮搖板)

人煙稠密街市廣，

買賣舖戶列兩旁。

店　家：公子，到了茌平縣，天不早啦，咱們也該打尖啦！

安　驥：待我打店。

王興發：客官敢是住店的？這裏是悅來店。

安　驥：可有上房？

王興發：有上房，請到裏面。

安　驥：好，一同進店。

〔同進〕

店　家：我把您送到了，我可要回去啦。

安　驥：有勞了！這有紋銀一錠，權當茶資之敬。回去對我奶公言講，叫他好好養病，病體痊愈，急赴淮陽。

店　家：多謝公子，我走啦。

白臉狼、黃傻狗：給了多少？

店　家：二兩！(下)

白臉狼、黃傻狗：他算來着啦。

安　驥：啊，店家，你們這裏可有個二十八棵紅柳村麽？

王興發：離此二十里，有個紅柳村。

安　驥：我有書信一封，煩你差人送到那裏，面交褚一官，叫他速速差人前來送我去往淮陽。

王興發：我店內無人。

安　驥：這——

白臉狼：公子，他店內無人，我們哥兒倆呆着也是呆着，我們給您送去，您瞧好不好？

安　驥：好，回來多謝酒資。

白臉狼：不要緊，交給我啦。

黃傻狗：怎麽？送信也是咱們的事？

白臉狼：送信有酒錢，你跟我走吧！(二人同下)

安　驥：店家，將茶飯安排後面。

王興發：是！

〔同下〕

第十場

〔白臉狼、黃傻狗上〕

白臉狼：(念)手拿一封信。

黃傻狗：(念)去到紅柳村。

走哇！

白臉狼：上哪兒去？

黃傻狗：給人送信去。

白臉狼：你提這封信……

〔何玉鳳暗上〕

黃傻狗：怎麽樣？

白臉狼：咱們不能給他送去。

黃傻狗：那不就躭誤事了嗎？

白臉狼：你糊塗，咱們或把它撕了，或把它燒了。人回悅來店，就說信送到啦，人家沒有工夫來，叫咱們哥兒倆和他同去。道上不就順手啦嗎？

黃傻狗：對，道上怎麽辦呢？

白臉狼：這股道兒你來過沒有？

黃傻狗：沒來過。

白臉狼：我知道，往東是紅柳村，往西是黑風崗。咱們把他誆出店來，不往東走，咱們往西，黑風崗淨是山澗，抽冷子把他推到山澗裏摔死。行李、銀子都是咱們哥兒倆的啦。你說這主意好不好？

黃傻狗：好，咱們回去。

白臉狼：上哪兒？

黃傻狗：悅來店哪，把他誆出來，好害他呀！

白臉狼：你可眞糊塗，你沒聽那老頭子說，來回四十里哪，這麽兩句話的工夫就回去，他也得信哪！

黃傻狗：依你呢？

白臉狼：咱們找個茶館酒肆，喝會兒，聊會兒，綳到够四十里的時候，再回去送信。你瞧怎麽樣？

黃傻狗：哎，這個主意倒不錯，那麽走啊！

白臉狼：走！

黃傻狗：走着，走着！（二人同下）

何玉鳳：哎呀且住！方才聽兩個騾夫之言，那個公子住在悅來店中，他二人定計要害他的性命，我不免前去瞧瞧，若是好人將他救下，若是歹人我便先把銀子取走，也不能白白便宜那兩個騾夫。正是：

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

〔何玉鳳下〕

第十一場

〔安驥上〕

安　驥：（唱西皮搖板）

天已過午日西偏，

不見騾夫轉回還。

〔何玉鳳上〕

何玉鳳：來此已是悅來店。店家，店家！

〔王興發上〕

王興發：啊，女英雄，可是投宿的？

何玉鳳：不是。

王興發：打尖麽？

何玉鳳：也不是。

王興發：不住店，不打尖，要做甚麽？

何玉鳳：我這個驢渴啦，你呀，給我飲飲驢，再給我沏壺茶，搬個凳兒歇歇腿兒，我一會兒就走。

王興發：哦，是，是。（接驢下）

安　驥：哎呀且住，看這女子，進得店來，上下打量於我，想必不是好人，待我將房門關上。（關門）哎呀不好，看她身背刀、弓，倘若打進店來如何是好？這……便怎麽處？有了！看院內有塊大石頭，待我將石頭搬進房來，將門頂上，料然無妨。就是這個主意。（開門，搬石頭）我搬它不動啊！——店家快來！

王興發：（上）何事？

安　驥：將石頭與我搬進房去。

王興發：我搬它不動。

安　驥：多喚人前來。

王興發：夥計們快來！

〔四夥計上〕

四夥計：喚我們有甚麼事啊？

安　驥：將這塊大石頭，與我搬進房去。

〔四夥計搬石頭〕

四夥計：我們搬不動。

何玉鳳：哎，我說你們幹甚麼哪？

四夥計：搬石頭。

何玉鳳：搬哪！

四夥計：搬不動。

何玉鳳：搬不動啊，我替你們搬好不好？

四夥計：那敢情好！

何玉鳳：起開這兒！（搬石頭）——這位公子你要將這塊石頭放在哪兒？放在哪兒？

安　驥：放……

何玉鳳：放在哪兒？

安　驥：放在我的房內。

何玉鳳：哦——（放石頭）

安　驥：哎呀，她怎麼不走了？哦，我想起來了。（取錢）——啊小娘子，這裏有一茶之敬，請小娘子笑納。

何玉鳳：這是您給我的？

安　驥：不敢，略表謝意。

何玉鳳：謝謝。——哎喲！我當是怎麼個人兒哪，敢情是個沒出過門兒的書呆子啊！——你們過來！

四夥計：作甚麼？

何玉鳳：叫你們搬石頭搬不動，分這倆錢兒分得動分不動啊？

四夥計：分得動。

何玉鳳：好，給你們分去吧！

〔四夥計下〕

安　驥：哎！她怎麼倒坐下了！——哎呀女大王饒命哪！（跪）

何玉鳳：呸！誰是女大王？

安　驥：你身帶刀、弓，豈不是女大王？

何玉鳳：哦，你問這個呀？

安　驥：嗯！

何玉鳳：是我爲走路防身用的，甚麼女大王！

安　驥：哦，是爲防身用的！

何玉鳳：嗯，防身用的。

安　驥：如此說來，是位女英雄了。

何玉鳳：這還像句話。你呀，給我起來！

安　驥：哦……起來。（站起）

何玉鳳：我來問問你，剛才我進店的時候，你看見我啦，趕緊跑到屋裏去，把門也關上啦，你是甚麼意思啊？

安　驥：這個……

何玉鳳：說！

安　驥：惟恐男女不便哪。

何玉鳳：你惟恐男女不便？我瞧你性命就死在眼前，還說甚麼男女不便嗎？

安　驥：哎呀，女英雄饒命哪……（跪）

何玉鳳：哎喲，我多咱要你的命啦？

安　驥：你不說我死在眼前麼？

何玉鳳：哎呀，甚麼亂七八糟的，我多咱要你的命。你呀，給我再起來！

安　驥：哦，再起來。（站起）

何玉鳳：我來問問你，你是哪兒的人？打哪兒來？往哪兒去？說給我聽聽。

安　驥：哎呀且住，臨行之時，奶公對我言道："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掏一片心。"我乃京都人氏，至此有千里路程，只說三分話……有了，我就說我是

保定府人氏，要往河南作幕的，打從三百里而來。就是這個主意。——女英雄，我是保定府人氏，要往河南作幕的，打從三百里而來。

何玉鳳：哦，你是保定府的人，要往河南去作幕的，打從三百里而來。

安　驥：正是。

何玉鳳：姓甚麼呀？

安　驥：哎呀，問到姓上來了。我姓安，安字是個寶蓋頭一個女字。我說姓女，哎呀，無有這個姓啊！有了，我就說我姓蓋。——啊女英雄，我姓蓋。

何玉鳳：哦，你姓蓋啊？是啦，是啦。我再來問問你，你那行囊裏頭，帶有多少銀子？

安　驥：糟了，糟了！問到銀子上來了。我帶來三千兩銀子，只說三分話，待我算來——一三如三，二三如六，三三見九，我就說帶來九百兩銀子，不錯，九百兩銀子。（笑）哈哈哈！

何玉鳳：說！

安　驥：女英雄，我帶來九百兩銀子。

何玉鳳：哦，你就帶着九百兩銀子？

安　驥：正是。

何玉鳳：哎呀，你這個人可不對啦。

安　驥：怎麼不對了？

何玉鳳：你想，我與你是萍水相逢，剛才你也說過，咱們倆是男女有別，我旣來問你這些話呀，想必我心裏頭有我的事情，你就該據實相告，噯，才是你的道理不是？怎麼問了半天，跟我一味的支支吾吾離離奇奇的，你把我當作甚麼人看待哪？

安　驥：小生我句句實言，還望女英雄原諒。

何玉鳳：甚麼原諒不原諒的，倒也沒有甚麼要緊。你說，你說的都是實話，待我戳破幾樣給你聽聽！

安　驥：哦！是，是。

何玉鳳：你告訴我，你是保定府的人，現在你說話呀，是北京口吻，這頭一樣就先不對啦。況且你滿臉詩禮家風，分明是一個貴公子無疑啦！甚麼？你往河南作幕的？你要往河南去作幕呀，你從上路應該走岔道，現在你走的是山東大道，你要告訴我往淮陽一帶去嘛，還將就着說得下去。你自己覺乎着你自己是斯文一脈，像個當幕賓的樣子，我想天下人，萬沒有行囊裏頭帶着兩三千銀子，滿處找舘當師爺的！我瞧你獃頭獃腦，性命眼前不保，還敢在我跟前抖機伶兒撒謊嗎？

安　驥：（哭）喂——呀！（跪）

何玉鳳：你瞧那麼大個子，哭啦，趁早說實話。

安　驥：女英雄容禀！

（唱西皮倒板）

未開言不由人珠淚難忍。

何玉鳳：起來，有話坐下慢慢說！

〔安驥站起，落座〕

安　驥：（唱西皮原板）

尊一聲女英雄細聽詳情：

家住在北京城安是我姓，

何玉鳳：啊，我說是北京的人不是。

安　驥：（接唱）我的父印學海淮陽縣尊。

何玉鳳：嘔，令尊就是淮陽知縣安大老爺嗎？哦，往下講。

安　驥：（接唱）得罪了譚總漕他心中懷恨，

參一本道我父公款侵吞；

要贖罪需紋銀六千兩正，

（轉流水）

將房產變賣了三千兩紋銀。

同行路老奶公中途染病，

我安驥赴淮陽去救嚴親。
這是我始終事據實告禀，（哭頭）女英雄啊！
還望你搭救我難中之人！

何玉鳳：呀！
（唱西皮搖板）
聽他言不由我心生惻隱，
却原來他也是被害之人。
啊公子，聽你之言，你父也是被奸臣所害嗎？

安　驥：正是。

何玉鳳：唉！我恐怕你不能够平安地到得了淮陽，即使能够平安到得了淮陽，你那銀兩也是不够用的，才有一半呀！

安　驥：我也正爲此事爲難喏。

何玉鳳：公子，我欲保你平安到達淮陽，還保你銀兩足用，你看如何？

安　驥：嘔，此話當眞？

何玉鳳：我還能騙你嗎？

安　驥：如此說來，你不是一位女英雄了。

何玉鳳：我是甚麼？

安　驥：你是一位救苦救難的活菩薩了！

何玉鳳：我這可不敢當，不敢當。

安　驥：活菩薩請上，受我一拜！

何玉鳳：不必拜了。

安　驥：（唱西皮搖板）
我這裏拜謝你心懷惻隱，
救我父脫罪名感你大恩。

何玉鳳：公子，看天色尙早，我去去就來，你可千萬在此店中等我，我定更天不回來，二更天準回來。哎，總而言之一句話，你不見我的面，千萬不要動身，牢牢緊記，我就此告辭了。（欲下，復回）你可千萬別走！（下）

安　驥：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王興發上〕

王興發：這就糟了，這就糟了。

安　驥：怎麼糟了？

王興發：客官那裏曉得，我們這裏慣出強人，看她身背刀、弓，分明是個女強盜，她若叫你不走，乃是圖謀於你，你要小心了哇！

安　驥：（驚）哎呀！
〔白臉狼、黄傻狗上〕

白臉狼、黄傻狗：公子！

安　驥：可曾見過褚一官？

白臉狼：褚一官沒工夫，叫我們哥兒兩個同你前去。——夥計，拉牲口，快走，快走！

王興發：旣有投奔，速離此處，倒是正理。

安　驥：哦，哦！
〔安驥付店錢，背包袱，與白臉狼、黄傻狗同下〕
〔何玉鳳上〕

何玉鳳：店家！

王興發：來了。

何玉鳳：那位公子呢？

王興發：他走了。

何玉鳳：怎麼着，那公子他……走啦嗎？

王興發：他走了。

何玉鳳：我來問你，一個人走的，還是跟兩個騾夫一塊兒走的呢？

王興發：同着兩個騾夫一道走的。

何玉鳳：怎麼着，跟兩個騾夫一道兒走的麼？我知道了。
〔王興發下〕

何玉鳳：哎呀不好！那位公子被兩個騾夫誆去登程，前途必有性命之憂，我不免急急趕上，看他二人是怎樣動手便了！

〔何玉鳳下〕

——"悅來店"劇終——

能　仁　寺

第　一　場

〔四小僧、黑風僧上〕

黑風僧：（唱"點絳唇"）

帶髮出家，膽比天大，喜愛那美貌嬌娃，劫搶作生涯。

（念詩）身在綠林假爲僧，全憑刀槍武藝精，

殺人害命爲本等，刮骨熬油點佛燈。

洒家，黑風僧。在這黑風崗能仁寺帶髮出家。我有一師弟，人稱虎面僧，我二人習就全身武藝，劫奪過往客商，強佔民女，倒也逍遙自在。今日閒暇，不免喚娘子出來，暢飲一回。——來，請賽娘子。

小　僧：有請賽娘子。

〔賽西施上〕

賽西施：啊哈！

（念數板）

奴家名叫賽西施，

每日擦粉抹胭脂，

自從來到能仁寺，

好似喜鵲上花枝。

黑風僧：娘子！

賽西施：大師傅！把我叫出來，有甚麼事呀？

黑風僧：洒家備得有酒，與你同飲。

賽西施：好，喝着，喝着。

黑風僧：娘　子
賽西施：大師傅 請！（同飲）

〔三兒上〕

三　兒：報——廟外來了買賣啦。

黑風僧：娘子退下。

〔賽西施下〕

黑風僧：徒弟們，一同出廟。

〔同下〕

第　二　場

〔張樂世、張媽媽、張金鳳、車夫上〕

張樂世：（唱西皮搖板）

一家人全憑着耕種爲本。

張媽媽：（接唱）年荒旱難度日赴京投親。

張金鳳：（接唱）在途中行數日風霜受盡，

且喜得天和暖一路安寧。

張樂世：老漢張樂世，乃淮陽人氏，務農爲業。只因連年荒旱，難以度日，爲此變賣田地，一家赴京投親。——啊媽媽、女兒，聞得這茌平路上慣出強人，須要小心。

張金鳳
張媽媽：大家小心。

張金鳳：趲行者！

（唱西皮慢板）

張金鳳在車中心神不定，

只恐怕中途路遇着強人。

但願得早到京一路安順，

也不枉二爹娘勞苦一程。

耳邊廂又聽得喧嚷一陣，

〔四小僧、三兒、黑風僧上〕

張金鳳：（接唱搖板）

又只見古廟前一夥僧人。

黑風僧：你們從哪道而來？要往何方而去？

張樂世：我們從淮陽來，要往京中去的。

黑風僧：你看天色已晚，就在我廟中安歇，明日再走。

張樂世 媽媽：我們趕路要緊。

黑風僧：好不識抬舉。——徒弟們，搶！

〔衆僧搶張金鳳，一同進廟〕

張樂世：你們這夥僧人擅搶行人，難道就不怕王法麼？

黑風僧：甚麼王法不王法。來，將他與車夫扣在鐘下！

〔二小僧押張樂世、車夫下；二小僧復上〕

黑風僧：小娘子，不要害怕，順從洒家，你的造化不小。

張金鳳：好兇僧啊！

(唱西皮散板)

你旣爲僧當守分，

擅搶民女汚佛門。

黑風僧：呸！

(接唱)聽一言來怒氣生，

你竟敢開口來傷人！

一把鋼刀拿在手。

三　兒：師傅別殺呀！

黑風僧：(接唱)三兒攔阻爲何情？

爲何攔阻？

三　兒：您把她殺死，够多麼可惜呀。

黑風僧：依你之見？

三　兒：將她交與賽娘子，解勸解勸，她要是答應了，豈不是您的造化嗎？

黑風僧：好，請賽娘子。

三　兒：有請賽娘子。

〔賽西施上，三兒下〕

賽西施：我說和尙，你打哪兒又弄這麼個小妞兒來呀？

黑風僧：賽娘子，相勸於她依順洒家，重重相謝。

賽西施：可是這麼着，有了她你可別忘了我呀。

黑風僧：我怎能忘得了你呀。

賽西施：好吧，把她交給我吧。——這女子跟我來。

張金鳳：(哭)喂呀！

〔賽西施、張金鳳、張媽媽下，三兒上〕

三　兒：師傅，又來了買賣啦。

黑風僧：一同出廟！

〔同下〕

第　三　場

安　驥：(內唱西皮倒板)

旅店中嚇得我魂飄蕩。

〔白臉狼、黃傻狗、安驥上〕

安　驥：(唱快板)

不想遇着女強梁。

來在陽關用目望，

不知岔道走哪廂？

啊騾夫，前有岔道，你我走哪條道路可通紅柳村？

黃傻狗：往東去。

白臉狼：你得啦吧，往東不是正路，往西才是紅柳村哪。咱們得往西。

安　驥：如此往西走！

(唱搖板)

加鞭催動朝西往。

〔“帽頭”，同下。黃傻狗掉帽子〕

第　四　場

〔何玉鳳上〕

何玉鳳：(唱西皮散板)

只爲一點俠義心，

借來黃金救書生。

唉！可恨那安公子不聽我的言語，被兩個騾夫誆

去登程。是我緊緊的追趕，來此岔道，不知往哪道而去了哪？哎呀且住！看那旁塵土未息，又有騾夫的帽子掉在路旁，怎麼他們不奔紅柳村，反奔了黑風崗了哪？公子前途必有性命之憂，待我急急趕上要緊！

〔何玉鳳下〕

第五場

〔四小僧、黑風僧上〕

黑風僧：（唱西皮搖板）

大家齊到山門等。

〔"掃頭"，安驥、白臉狼急上，表示騾子驚跑；黃傻狗隨後追上〕

黃傻狗：喝，你們怎麼跑得這麼快呀？

黑風僧：啊施主，你們是往哪裏去的？

安　驥：我們要往紅柳村去。

黑風僧：你們走錯了。

安　驥：怎見得？

黑風僧：從那一岔道往東南走才是紅柳村；你們往西來了，我們這裏叫黑風崗。

安　驥：哎呀，怎麼又走錯了！

白臉狼：不要緊，咱們再回去。

黑風僧：天色已晚，你們趕不上住處，不如就在廟中住宿，明日再行。

安　驥：住得的麼？

白臉狼：別忙，別忙，我得瞧瞧。——能仁寺，佛門善地，沒錯兒！

安　驥：如此打擾了。

黑風僧：請。

黃傻狗：咱們別住下呀！

白臉狼：（急攔黃傻狗）你也不瞧瞧，天都甚麼時候啦。

〔同進〕

黑風僧：請二師傅。

小　僧：有請二師傅。

虎面僧：（內）來也。

（上念）習就拳棒武藝精，江湖人稱虎面僧。——師兄喚我何事？

黑風僧：將這兩個騾夫交付與你，好生款待。——公子，隨洒家轉至後禪堂。

〔黑風僧拉安驥下〕

白臉狼：夥計，你聽見沒有？

黃傻狗：聽見甚麼？

白臉狼：大師傅把咱們交給二師傅了，叫他好好款待咱們，這"好生款待"，你懂不懂？

黃傻狗：是怎麼回事？

白臉狼：就是給咱們預備酒肉，大吃大喝。嘿，咱們問問去。

黃傻狗：對，咱們問問。

白臉狼、黃傻狗：二師傅，有酒有肉，您拿出來，我們哥倆好吃着喝着。

虎面僧：你二人要飲酒？

白臉狼、黃傻狗：哎，喝兩盅。

虎面僧：來，將他二人綁了！

黃傻狗：怎麼綁了？這是怎麼款待呀？

白臉狼：八成要殺咱們，咱們快央告央告吧！

白臉狼、黃傻狗：二師傅，您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您饒了我們哥倆吧！

虎面僧：這是你們自投羅網，怨着誰來？

白臉狼、黃傻狗：二師傅，您要殺，殺客人；別殺我們趕脚的。往後我們有了好買賣還往您這兒馱呢。二師傅，您饒了我們吧！

虎面僧：看你二人說得可憐，不殺你們就是。

白臉狼：這一央告不殺啦！

虎面僧：來呀，綁至後面破腹挖心！

白臉狼 黃傻狗：嘍呦！

〔同下〕

第 六 場

〔何玉鳳上〕

何玉鳳：且住！他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趕，趕到此處，爲何不見了哪？來此已是能仁寺，能仁寺。哎呀且住！聞聽人言能仁寺內慣出兇僧，公子若投在廟內，只恐性命難保。待我將驢兒拴在廟後，越牆而過，看個動靜便了！

〔何玉鳳下〕

第 七 場

〔三兒、黑風僧、安驥“小開門”上〕

黑風僧：請坐。

安　驥：告坐。

黑風僧：請問施主：從哪道而來？要往哪裏去？

安　驥：小生從京中來，要往淮陽去。

黑風僧：想必還不曾用飯。

安　驥：途中用過了。

黑風僧：旣然用過飯了，我這裏有現成的美酒，要敬你幾杯。

安　驥：小生不會飲酒。

黑風僧：哪有不會飲酒的道理。——三兒看酒來。——來來來，你吃上幾杯。

安　驥：小生當眞不會飲酒。

黑風僧：如此洒家就要強讓了。

〔安驥推杯〕

黑風僧：來，將這小奴才綁了！

〔三兒綁住安驥〕

黑風僧：小奴才！洒家念你是送上門來的買賣，不忍破腹挖心，才用藥酒將你毒死，與你留個全屍。這也是我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誰想你執意不飲，反將洒家的酒打落塵埃，這是你自招其禍。——三兒，看戒刀伺候！

〔何玉鳳上，上高〕

黑風僧：（唱西皮散板）

自作自受休埋怨，

閻王殿前再訴冤。

看過鋼刀與水碗，

綁出殿去！

明年今日是兒的一週年。

〔何玉鳳用彈打死黑風僧〕

三　兒：師傅，殺呀！呦，腦袋上一個大窟窿，待我報與二師傅知道。

〔何玉鳳又打死三兒，跳下，用刀斷縛〕

何玉鳳：公子醒醒！

安　驥：（唱西皮倒板）

霎時嚇得魂魄散。

哎呀！

（唱散板）

只見娘行站面前。

你是廟中菩薩顯聖，搭救於我麼？

何玉鳳：菩薩哪兒有那麼大工夫救你呀。你抬起頭來，仔細瞧瞧我是誰！

安　驥：哦，你不是悅來店中相遇的那位女英雄麼？

何玉鳳：還沒吓糊塗。

安　驥：你怎麼知道我在此有難哪？

何玉鳳：你不該不聽我的言語，跟兩個騾夫登程，不是我

趕來救你，你這會兒早就沒了命啦。此地不是講話之所，你起來，咱們上禪堂裏說去。

安　驥：我兩腿酸軟，站不起來了。

何玉鳳：待我來攙……你扶着我這張彈弓起來吧。

安　驥：有勞了。（同進，梆響）更夫來了。

〔更夫上〕

更　夫：呦，大師傅腦袋上怎麼直流血呀？想必是叫人暗算了，待我報與二師傅知道。（下）

安　驥：女英雄，看他前去送信，倘若兇僧前來，如何是好？

何玉鳳：不要緊的。你好好看着我這張彈弓，還有黃金三百兩，緊緊摟抱在懷。少時動起手來，不用害怕，我就此打仗去了！（下）

安　驥：（關門）好險哪！

〔安驥下〕

第　八　場

〔虎面僧上〕

虎面僧：（念）驟夫把命喪，打坐在禪堂。

〔更夫上〕

更　夫：回稟二師傅：大師傅叫人暗算了。

虎面僧：有這等事？待我看來。

〔更夫下。虎面僧出門，何玉鳳上，遇虎面僧，追下。虎面僧再上〕

虎面僧：徒弟們哪裏？

〔四小僧上〕

衆　：何事？

虎面僧：拿刺客！

〔何玉鳳上，開打，何殺死衆僧、更夫及虎面僧〕

張樂世：（內）救人哪！

何玉鳳：聽鐘內有呼救之聲，待我將他救了出來。

〔何玉鳳下，又上；張樂世、車夫隨上〕

何玉鳳：你二人因何被扣鐘下了呢？

張樂世：小老兒名叫張樂世，從淮陽同定我家媽媽、女兒往京中去，行至此間，被兇僧搶進廟來。也不知我那媽媽、女兒怎麼樣了？（哭）

何玉鳳：好和尚，好和尚，還敢掠搶民女哪！你們不必害怕，車夫尋找車輛，老頭兒隨我來。

〔分下〕

第　九　場

〔賽西施上〕

賽西施：（念）生成花容月貌，長就玉膚冰肌，
　　杏眼桃腮令人迷，陪伴和尚得意。

我賽西施。自從來到這廟裏頭，我們大師傅待我甭提够多好啦！剛才大師傅又搶來一個女子，叫我勸解勸解，不免把她叫出來開開心。——我說那個小妞兒，別哭了，到外屋來涼快涼快吧！

〔張金鳳、張媽媽上〕

張金鳳：（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可嘆全家遭不幸，
中途路上遇兇僧。

（哭）喂呀！

賽西施：得了，別哭啦！你也得往開了想。你要是不答應大師傅的親事，他一生氣把你給殺了，再想活可就活不了啦。再一說，當個和尚大奶奶也不錯呀！

張金鳳：誰似你惜命忘恥之輩！

賽西施：我勸你可是為你好。你瞧我，有多麼享福哇！

張金鳳：無恥的賤婢！你近前來，有話對你言講。

賽西施：有甚麼話呀？

張金鳳：（打賽西施嘴巴）好賤人哪！

（唱西皮散板）

似你忘恥無人性，

有何臉面世間存！

賽西施：（接唱）丫頭片子眞可恨，

好言勸你反傷人！

打你不如下口咬。

〔賽西施咬張金鳳，張哭。何玉鳳、張樂世上〕

賽西施：（接唱）賽西施好比那夜叉精。

何玉鳳：這是甚麼東西叫喚哪？嘿，開門來！

賽西施：呦，外邊怎麼又有小娘們叫門哪？我說你是哪兒來的？

何玉鳳：我是大師傅叫我來勸一個女子的。

賽西施：這麼一說不是外人了，等着我給你開門。這兒是地窨子，你打馬道下來吧。

何玉鳳：（對張樂世）你在這兒等着。（進門）姑娘在哪兒哪？姑娘在哪兒哪？（與張金鳳對看）

何玉鳳 張金鳳：（同）啊，她怎麼長得像我呀？

賽西施：眞格的，我們仨人怎麼一個模樣啊！

何玉鳳：我說這一女子，你旣被大師傅搶來，就該答應他的親事才是呀。

賽西施：着哇！

張金鳳：我看你倒像個好人模樣，怎麼也與那賤人一樣講話？

賽西施：賤人賣多少錢一斤哪？

何玉鳳：你要是不答應，大師傅脾氣可不好，動不動就拿刀宰人哪。

賽西施：對啦！

張金鳳：我情願一死也是不從！近前來，有話對你言講。

賽西施：留神她可會抓人。

何玉鳳：你說甚麼？（捉住張金鳳手腕）姑娘，你還想跟我動勁兒呀，你是“個兒”嗎？

賽西施：就會欺負我呀？

張金鳳：（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賤人廉恥俱喪盡，

姑娘豈是下賤人！

賽西施：我瞧這事在這兒完不了，非見大師傅去不可！

何玉鳳：嗯，這一女子你這麼厲害，敢跟我去見大師傅嗎？

張金鳳：有何不敢！

賽西施：走，見大師傅去！

〔同出門〕

何玉鳳：（拉張金鳳與張樂世碰面）你瞧這是誰？

〔張金鳳、張樂世對哭〕

賽西施：走開這兒吧！還沒拜堂哪，就跑這兒認親來了。眞沒規矩！

何玉鳳：喝，簡直是個大老妖。喂，我瞧你說話這麼美不唧兒的，你是個甚麼東西呀？

賽西施：人嘛，甚麼東西？你旣然跟我們大師傅認識，會不知道我是誰？

何玉鳳：沒聽說過。

賽西施：我叫賽西施。

何玉鳳：甚麼？

賽西施：賽西施。

何玉鳳：哦，你叫賽鷄屎呀？

賽西施：那多臭哇。我叫賽一西一施。

何玉鳳：你叫賽西施呀？

賽西施：皆因我長得有西子、王嬙之貌……

何玉鳳：你眞不害臊！

賽西施：故此大夥兒都管我叫賽西施。你知道啦？

何玉鳳：不用說，你是這廟裏頭的一個紅人兒啦？

賽西施：我呀，是這廟裏頭上上下下、裏裏外外、說一不二、和尙原配的大奶奶。
何玉鳳：眞不害臊！
賽西施：一點兒不含糊！
何玉鳳：剛才你說甚麼要見大師傅去？
賽西施：那是，總得去見大師傅。
何玉鳳：不見行不行？
賽西施：不見可不行！
何玉鳳：我瞧你行不行！（殺死賽西施）
張金鳳：殺得好，殺得好！
張樂世、張媽媽：只怕殺出禍來了。
何玉鳳：這一廟的兇僧都被我斬盡殺絕了。
張樂世：哎呀兒啊，爲父也是這位女英雄救出來的。
張金鳳：原來如此。——恩人請上受我全家一拜！
（唱西皮搖板）
原來救我全家命，
錯把好人當惡人。
何玉鳳：（接唱）大家禪堂來坐定，
一一從頭說分明。
那一女子，家住哪裏？姓甚名誰？對我一表。
張金鳳：恩人容禀！
（唱二六）
恩人若問容我禀：
姓張名金鳳淮陽人，
年景荒旱難度命，
一家三口去投親，
誰想中途遭不幸，
行至廟前遇兇僧。
多蒙恩人救性命，
來生結草當報恩！
何玉鳳：呀！
（唱西皮搖板）
聽她言不由我心中憐憫。
二位老人家！
但不知在家中許配何人？
張樂世：（接唱）我二老乏子嗣無人照應，
張媽媽：（接唱）因此上我女兒未結婚姻。
何玉鳳：（接唱）我愛你美容貌頗有烈性，
我與你拜姐妹你可應承？
張金鳳：（接唱）大恩人若不嫌我便從命。
何玉鳳：（接唱）序長幼我今年一十九齡。
張金鳳：（接唱）張金鳳今生長一十八歲。
何玉鳳：那麼我倒爲長啦。——二老請上，受我姐妹一拜。
（接唱）我爲姐你爲妹同拜雙親。
叫二老與賢妹急忙隨定，
後禪堂還有個落難的書生。
〔同下〕

第 十 場

〔安驥上〕
安　驥：（唱西皮搖板）
我在房中神不定，
不知可能滅兇僧？
〔何玉鳳、張金鳳、張樂世、張媽媽上〕
何玉鳳：（接唱）手拉賢妹把禪堂來進。
公子開門來！
安　驥：是哪一個？
何玉鳳：是我。
安　驥：你是哪一個？
何玉鳳：呦，怎麼一會兒的工夫，連我的語聲都聽不出來啦？

安　驥：哎呀，恩人來了，待我開門。

〔同進，安驥、張金鳳對看〕

何玉鳳：（接唱）公子過來把禮行。

公子過來，見過張家伯父、伯母。

安　驥：哦是是是。——啊張家伯父、伯母，晚生有禮了。

張樂世媽媽：哎呀，我們還禮了。

何玉鳳：公子再過來，見過張家小姐。

安　驥：張家小姐，小生這廂有禮。

何玉鳳：妹妹别害臊，過去見個禮，這有甚麽呀！

張金鳳：還禮。

安　驥：啊恩人，一廟的兇僧往哪裏去了？

何玉鳳：這一廟的兇僧都被我斬盡殺絕啦。

安　驥：殺得好，殺得好！嗯……他們是哪裏來的？

何玉鳳：你問他們哪，是我從地窨子裏救出來的。

安　驥：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何玉鳳：（看安驥及張金鳳，尋思）你們大家各自收拾行李，趲路要緊；我哪，還有我的事哪，我要告辭啦！

衆　：（攔住）還求恩人安置我們才好！

何玉鳳：怎麽着，還要我安置你們嗎？可是這麽着，你們都能聽我的話嗎？

衆　：俱聽恩人的言語。

何玉鳳：既然如此，有話大家坐下說。想你們一個要往淮陽救父，一家要往京城投親，都要我安置你們，可我一個人怎麽能照應你們兩家哪？

張樂世媽媽：唉！

張金鳳：唉！

安　驥：唉！

何玉鳳：二位老人家，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張樂世媽媽：恩人有何金言？只管吩咐就是。

何玉鳳：事到如今，我倒有個兩全其美的主意：我意欲將我義妹張金鳳許配那安公子，你們兩家合爲一家，同往淮陽，彼此也好有個照應。不知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呢？

張樂世媽媽：我二老應允了。

何玉鳳：二位老人家答應了？我先謝謝伯父，再謝謝伯母。

張樂世媽媽：不敢。

何玉鳳：沒想到，三言兩語的，這碗冬瓜湯就算喝上啦。老人家答應了，還不知道我妹妹她願意不願意哪，得問問本人要緊。——妹妹，姐姐我做大媒，將你許配那安公子爲婚，你願意不願意呀？（張金鳳不語）這有甚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人間大道理，你害甚麽臊哇！快告訴姐姐我，願意不願意？——可也是呀，人家這麽大的姑娘，那兒好意思說我願意哪！——你不是不說話嗎，我有不說話的主意，姐姐的高主意多着哪。這兒有碗水，我在桌上寫一個“願意”，寫一個“不願意”。你要是願意就把“不願意”擦了去；要是不願意就把“願意”擦了去。來，來呀！（拉張金鳳擦字）呦，瞧你多壞呀！哪一樣也沒依着我，單把個“不”字給擦了去了，淨剩下“願意、願意”啦。——我妹妹也願意了，還得問問他願意不願意哪。哎，好難當的大媒呀。喝，好精神，這麽熱鬧他會睡着啦。——嗨，醒醒啊！

安　驥：啊，恩人。

何玉鳳：剛才我說的話你都聽見沒有？

安　驥：哎呀，我是一句也不曾聽見哪。

何玉鳳：找着叫我費話。聽我告訴你：我做大媒，將我義妹張金鳳許配與你，你們兩家合爲一家，同往淮陽，一路上也好有個照應。人家老的、小的都願意了，我想你也料然沒有甚麽推辭的了吧？

安　驥：想這婚姻大事，必須稟知父母，方可成全。此時要我應允，實實不敢從命。

何玉鳳：事到如今，再要等稟知父母，可就來不及了不是？你也該從權一二啊。

安　驥：小生不敢從命。

何玉鳳：你瞧人家一家子都答應了，你要是不答應，我這臉上多下不來呀？

安　驥：我父家教甚嚴，倘若怪罪下來，哪個擔待？

何玉鳳：聽你這話碴兒，是不能答應啊？

安　驥：此刻我不敢從命。

何玉鳳：眞格的，我救了你會子，你連這麼個臉都不給我嗎？

安　驥：不……不敢從命。

何玉鳳：哼，我怎麼救得你，還怎麼把你殺了吧！

〔何玉鳳假意橫刀，衆環跪攔住〕

安　驥：我……答應了。

何玉鳳：妹妹，別着急，我跟他鬧着玩哪。——二位老人家請起，——妹妹起來，——我說嗨，你也起來！公子，我交給你的黃金呢？

安　驥：（取包裹）黃金在此。

何玉鳳：這是黃金三百兩，公子帶去爲你父打點前程，餘下的就給我妹妹作爲妝奩之用。——姐姐我就不給你買甚麼啦。

安　驥、張金鳳：多謝恩人／姐姐！

何玉鳳：不用謝了。過門之後，好不好的，可別瞞怨我這大妹呀。——老人家尋找車夫。——公子尋找你的騾夫，準備起程吧。

〔張樂世下〕

安　驥：是。騾夫，騾夫！哎呀，吓煞我也！吓煞我也！兩個騾夫不知被何人挖心而死，胸前兩個大窟窿，哎呀，可憐得很哪！

何玉鳳：眞是個書呆子！那兩個騾夫定計要暗害你的性命，好霸佔你的銀子，這些個事情你都知道嗎？

安　驥：如此說來，他們該死！該萬死！

〔張樂世、車夫上〕

張樂世：車輛到。

何玉鳳：將行李、包裹搭在車上。

〔安驥、張樂世搭行李〕

何玉鳳：你們的事都辦完了，我的事可辦不成啦。

衆　　：何事辦不成了？

何玉鳳：無有筆硯，也是枉然。

安　驥：要筆硯？小生帶來了。

何玉鳳：眞是念書的人，走道還帶着筆硯哪，借來一用。

安　驥：筆硯在此。

何玉鳳：放在桌上。

安　驥：要它何用？

何玉鳳：好漢作事好漢當，豈肯連累旁人遭禍殃。在此廟內呵！

〔在壁上題詩，"三槍"〕①

衆　　：眞乃文武全才！——請問恩人尊姓大名，日後也好答報。

何玉鳳：我乃埋名隱姓之人，有知道我的都叫我十三妹。我住的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絕非望報之人。趁此時天色未明，你們開了廟門，急速趲路去吧。

---

① 王瑤卿先生另種唱法，此處唱"新水令"：

貪嗔癡愛四重關，
這闍黎重重都犯。
他殺人汚佛地；
我救苦下雲端，
剷惡除奸。
覓我時和你雲端相見。

衆　　：恩人請上，受我等一拜。
何玉鳳：不用拜啦。
張樂世：（唱西皮搖板）
　　　　感謝救我全家命。
張媽媽：（接唱）再謝與女配爲婚。
安　驥：（接唱）贈金救父感恩不盡。
〔同出門，分別上騾、上車〕
張金鳳：（接唱）難捨姐妹兩離分。
〔安驥、張樂世、張媽媽、張金鳳、車夫下〕
何玉鳳：看他們已去，我不免關了廟門，越牆而過便了。
〔何玉鳳下〕

第 十 一 場①

〔安驥、張樂世、張媽媽、張金鳳、車夫上〕
安　驥：離了能仁寺。
衆　　：一路奔淮陽。
何玉鳳：（內）你們慢走！
衆　　：恩人來了。
〔何玉鳳上〕
安　驥：恩人還有何吩咐？
何玉鳳：我恐怕前途再有人劫奪你們，這有彈弓一張，帶在身旁，他們見了我這張弓，不但不敢劫奪你們，還要護送一程哪。
衆　　：多謝恩人。
安　驥：此弓在哪裏奉還？
何玉鳳：就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村，有位鄧九公家中交還便了。
安　驥：鄧九公……哎呀糟了！糟了！我的硯台落在廟內了。
何玉鳳：咳，一塊硯台算得了甚麼，致於這麼着急嗎？
安　驥：那是傳家之寶，上有我父名諱，倘被官兵抄去，那還了得！
何玉鳳：旣然如此，你只管放心趲路，少時我回廟取硯，寄在鄧九公家中，日後憑弓取硯，憑硯交弓。你們急速趲路去吧！
衆　　：告辭了。
安驥、張金鳳：恩人！義姐！罷！
〔安驥、張樂世、張媽媽、張金鳳、車夫下〕
何玉鳳：看他們已去，待我入廟取硯便了。
〔何玉鳳下〕

——“能仁寺”劇終——

① 如不連演“青雲山”，則此場可以不上。

搜　孤　救　孤

前　　記

“搜孤救孤”是中國有名的民間傳說；元朝紀君祥就作有“趙氏孤兒大報仇”雜劇。

戰國晉景公時，屠岸賈當權，誣殺了趙朔一家三百餘口，祇有趙妻莊姬以景公妹妹的身份，逃回皇宮。

莊姬進宮後，生了一子，當時稱爲趙氏孤兒；屠岸賈爲了除去後患，派人進宮搜查，但孤兒已被程嬰救出了。屠岸賈懸賞搜求：如果十天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不然，就要將晉國的所有與孤兒同歲的嬰兒盡行殺戮。

程嬰與公孫杵臼定計救護趙氏孤兒，程嬰自願將他的獨生子，替換孤兒，交給公孫杵臼藏在首陽山下，由程嬰投案告發。以後，公孫杵臼與程嬰之子同爲屠岸賈所害，趙氏孤兒得以保全。

本劇係根據余叔岩的演出本，由本院編輯處吳少岳進行整理，在整理過程中徵求了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貫大元先生的意見，最後，由鮑吉祥先生加以校正。

整理本主要改動了兩點：一、原本當程嬰與公孫杵臼定計時，程向公孫說："只要有一人捨命，一人捨子，就可以救得孤兒……"似有蓄意要使公孫捨命的企圖；現依元曲描寫的情節，略加修改，以突出二人的正義感。二、原本中，寫公孫杵臼對程嬰不够信任，被綁赴法場時，亦有抱怨的心情表現，前後性格不統一；現亦作適當修改。此外，對個別詞句也略加潤飾。

第　一　場

〔公孫杵臼上〕

公　孫：（念引）趙屠結寃仇，不知何日得罷休！①

老漢公孫杵臼，曾爲趙家門客。可恨奸賊屠岸賈，進讒誣陷，屈殺趙家三百餘口，只剩莊姬一人逃進宮去。是她在宮中產生孤兒，屠賊聞知又復進宮搜孤，也不知搜出無有？天哪天！但願留得忠良之後，也好與趙家報仇雪恨哪！

（唱二黃原板）

屠賊作事心太狠，
誣殺趙家一滿門，
眼看得忠良無救應，
大事還要問程嬰。

程　嬰：（內）走哇！

（上唱二黃搖板）

適才屠賊傳一令，
要害晉國衆兒孫。

來此已是，公孫兄在家麼？

公　孫：是哪一個？

程　嬰：小弟來了。

公　孫：原來是程賢弟，請坐。

程　嬰：有座。唉！

公　孫：賢弟爲何長嘆？

程　嬰：晉國之中出了這驚天動地之事，難道說你還不知麼？

公　孫：甚麼驚天動地之事？

程　嬰：可恨那屠賊進宮搜孤，未曾搜得孤兒，因此出有榜文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若是無人獻出孤兒，要將晉國之中的嬰孩，與孤兒同庚者，俱要刀刀斬盡。

公　孫：啊，屠賊如此狠毒，不知賢弟有何計策，救得孤兒麼？

程　嬰：小弟來此，正要與公孫兄商議商議救孤之策。

公　孫：愚兄忙中無計。

程　嬰：怎麼你也是忙中無計麼？

公　孫：正是。

程　嬰：小弟倒有一計。

公　孫：賢弟有何妙計？

程　嬰：小弟有一子，與孤兒同庚，意欲將此子調換孤兒，將孤兒付與仁兄撫養；然後由你再到屠賊那裏出首，就說我隱藏孤兒不報。屠賊必然將我父子斬首，那時仁兄就好安心撫養孤兒。一來搭救

① 公孫念引後，有念四句詩的："屠賊專權霸朝綱，欺君蔑法似虎狠，趙家滿門俱遭喪，可嘆忠良無下場！"

了忠良之後；二來也保全了晉國之中嬰兒的性命。你道此計好是不好？

公　孫：此計麼，好便好；只是孤兒須得二十年後，方能報仇雪恨，賢弟你來看！愚兄偌大年紀，猶如風前之燭，這撫孤之事，唉！只怕不能擔承了！

程　嬰：哎呀！這，這，這就難了。

公　孫：賢弟不要心急，愚兄倒有一兩全之計。

程　嬰：公孫兄有何兩全之計？

公　孫：賢弟你旣捨得親生之子，難道愚兄就捨不得這一條老命麼？依我之見，不如你捨一子，我捨一命，搭救孤兒，方爲兩全。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程　嬰：這個……

公　孫：嘜，我意已决，賢弟不必多慮；但捨子之事，弟婦可曾知曉？

程　嬰：你那弟婦她還不曾知道呢。

公　孫：只怕弟婦她未必應允？

程　嬰：你那弟婦雖是女流，頗知大義，此事麼，諒她不能不允吧。

公　孫：好，賢弟回家商議要緊，愚兄隨後就到。

程　嬰：告辭了。

公　孫：請。

程　嬰：（唱二黄散板）

　　公孫兄只管放寬心，

　　捨子的事兒我擔承。（下）

公　孫：（唱二黄散板）

　　但願救得忠良後，

　　死在九泉把目瞑。

〔下〕

第　二　場

〔程妻上〕

程　妻：（念）只爲救孤身，夫妻常掛心。

〔程嬰上〕

程　嬰：（念）大事安排定，勸妻捨親生。

程　妻：官人。

程　嬰：娘子。唉！

程　妻：啊、官人，看屠賊如此胡爲，難道說就不怕報應了麼？

程　嬰：卑人也是這樣想，只是那屠賊又起下狠毒之心。

程　妻：又起了甚麼狠毒之心？

程　嬰：那賊出有賞格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不然要將這晉國之中的嬰孩，與孤兒同庚者，俱要刀刀斬盡。

程　妻：哎呀！如此說來，孤兒的性命就難保了。

程　嬰：我與公孫老爺定下一兩全之計，可以救得孤兒。

程　妻：何爲兩全之計？

程　嬰：若有一人捨命，一人捨子，就可以救得孤兒的性命。

程　妻：但不知何人捨命？

程　嬰：那公孫老爺他情願捨命哪。

程　妻：這捨子呢？

程　嬰：這捨子麼……啊娘子，想你我夫妻，身受趙家的大恩，事到如今，焉能坐觀成敗。我意欲捨去你我親生之子，將孤兒調換下來，撫養成人。一來不絕忠良之後；二來也保全了晉國中無數嬰兒的性命。你看此計可好。

程　妻：官人此言差矣，想你我夫妻年將半百，只此一子，豈肯與孤兒替死，此事萬萬不能。

程　嬰：唉，娘子啊！

（唱二黄原板）

　　娘子不必太烈性，

卑人言來你是聽:
趙屠二家有仇恨,
三百餘口命赴幽冥。
我與那公孫杵臼把計定,
他捨命來你我捨親生。
捨子搭救忠良後,
老天爺不絕我的後代根。
你今捨了親生子,
來年必定降麒麟。

程　妻:(接唱)官人說話理不順,
妾身言來聽分明:
你今將近五十整,
妾身也有四十春。
夫妻只生一個子,
若要捨子萬不能。

程　嬰:(接唱)千言萬語她不肯,
不捨嬌兒難救孤身。
無奈何我只得雙膝跪——
(轉散板)
哀求娘子捨親生。

程　妻:(接唱)你要跪來只管跪,
叫我捨子萬不能!

程　嬰:(接唱)不料你如此心腸狠,
難道你是個鐵石的心!①

程　妻:住了!
(接唱)有道是虎狼不食子,
你比那狼虎狠十分!

程　嬰:(接唱)倒不如程嬰死了罷……

程　妻:(接唱)或生或死任你行!

程　嬰:罷!
(接唱)手執鋼刀就要你的命!

程　妻:(接唱)用手關上小房門。
〔程妻下〕

程　嬰:這還了得!
〔公孫杵臼上〕

公　孫:(唱二黃搖板)
程嬰與我把計定,
不知他妻可應承。
賢弟,愚兄來了。

程　嬰:啊,公孫兄來了,請坐。

公　孫:有座。(坐主位)

程　嬰:(忽發覺)啊,啊!請來上坐。

公　孫:好,好,啊賢弟,弟婦可曾應允?

程　嬰:那賤人執意的不肯哪!

公　孫:你不道她頗知大義,怎麼如今她又不允哪?

程　嬰:啊,她,她不肯哪。

公　孫:請將出來,待愚兄相勸。

程　嬰:賤人與我走了出來!

程　妻:(上)何事?

程　嬰:公孫老爺來了,有話對你講啊。

程　妻:知道了。(開門)公孫兄萬福。

公　孫:弟妹少禮。

程　妻:公孫兄到此何事?

公　孫:弟妹,聽從你丈夫之言,捨却親生之子,搭救忠良之後。今朝捨了親生子,來年必定降麒麟。
(唱二黃原板)
我與你夫把計定,
我捨老命你捨親生。
捨子搭救忠良後,

① 原詞是"人道婦人心腸狠,狠毒毒不過婦人心。"

趙家代代不忘你的恩。

程 妻:(接唱)公孫兄說話理雖順,

弟婦言來聽分明,

別的事兒我從命,

要我捨子萬不能。

公 孫:(唱散板)

老漢薄面情要准。

程 妻:(接唱)豈能捨子救他人。

程 嬰:唉!

(接唱)看起來你是個不賢婦!

程 妻:(接唱)難道捨子是賢婦人?

程 嬰:(接唱)手執鋼刀項上刎!

公 孫:(接唱)賢弟息怒且稍停。

走上前來把話論,

死了丈夫你靠何人?

程 妻:多口!

公 孫:哎呀!

(接唱)沒奈何上前來跪定!

程 嬰:啊,跪不得!

公 孫:(接唱)哀求弟婦捨親生。

程 妻:(接唱)一見此情心難忍,

低下頭來暗思忖,

公孫兄且請起、夫莫跪,

情願捨子救孤身。

公 孫:好啊!

(接唱)弟婦捨了親生子,

萬代千秋標美名。

程 嬰:(接唱)多謝娘子開了恩,

母子快快兩離分。

程 妻:哎呀!

(接唱)一句話兒錯出唇,

把嬌兒送入枉死城!

懷抱嬌兒心難忍……

〔“掃頭”,程嬰搶子交付公孫。公孫下,程嬰拉程妻下〕

第 三 場

〔四校尉、屠岸賈上〕

屠岸賈:(念)要去心頭恨,斬草必除根!

老夫屠岸賈。前番進宮搜孤,未曾搜出,因此出下賞格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若是無人獻出孤兒,要將晉國中與孤兒同庚者,斬盡殺絕。如今限期已滿。——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伺候了!

〔程嬰上〕

程 嬰:來此已是,待我擊鼓!(擊鼓)

校 尉:外面有人擊鼓!

屠岸賈:抓了進來!

程 嬰:報,擊鼓人告進!——參見大人!

屠岸賈:嘟!你為何擅擊老夫的堂鼓?

程 嬰:小人有機密大事稟報。

屠岸賈:甚麼機密大事?

程 嬰:這……耳目甚衆。

屠岸賈:兩旁俱是老夫的心腹,但講何妨。

程 嬰:大人前番搜孤可曾搜出?

屠岸賈:不曾搜出。

程 嬰:孤兒在……

屠岸賈:啊!今在何處?

程 嬰:現在首陽山公孫杵臼的家中。

屠岸賈: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將公孫杵臼抓來見我！

〔二校尉下〕

屠岸賈：他隱藏孤兒不報，你是怎的知道？

程　嬰：小人與公孫杵臼俱是趙家的門客，又與他有八拜之交，是他隱藏孤兒不報，小人勸他獻出，他執意的不肯，反倒辱駡小人。因大人有賞格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況且大人有言在先，知情不舉者罪加一等，爲此小人特地前來禀知大人。

屠岸賈：可是實情？

程　嬰：句句實情。

屠岸賈：唔，你叫甚麽名字？

程　嬰：小人名叫程嬰。

屠岸賈：程嬰！

程　嬰：在。

屠岸賈：起過一旁！

程　嬰：謝大人！

〔二校尉帶公孫杵臼上〕

公　孫：參見大人。

屠岸賈：嘟！膽大的老狗，隱藏孤兒不報，該當何罪？

公　孫：小人隱藏孤兒是何人得見？

屠岸賈：你來看——（指程嬰）

公　孫：哎呀大人哪！他名叫程嬰，與小人素有仇恨，他是誣告小人。

屠岸賈：怎麽講？

公　孫：誣告小人。

屠岸賈：住口！

（唱二黃散板）

老狗說話太欺心，

知法犯法爲何情，

隱藏孤兒你不報，

論王法就該問斬刑！

公　孫：大人！

（接唱）白虎大堂一聲禀，

尊聲大人聽詳情：

這是程嬰誣告我，

有甚麽孤兒獻大人。

屠岸賈：呸！

（接唱）老狗再三不招認，

不由老夫怒氣生。

人來與爺亂棍打！

〔四校尉打公孫〕

公　孫：（接唱）縱然打死我也不招承。

屠岸賈：（接唱）回頭便對程嬰論：

我今賜你鞭一根，

一邊打來一邊問，

看他招承不招承。

程　嬰：遵命！

（唱二黃倒板）

白虎大堂奉了命。

屠岸賈：程嬰！你與我着實的——打！

程　嬰：（接唱碰板）

都只爲救孤兒捨親生，連累了年邁蒼蒼受苦刑，眼見得兩離分！

（接唱原板）

我與他人定巧計，

到如今連累他受苦刑。

開言便對公孫兄論，

小弟言來你是聽，

你若是再三的不肯招認，

大人的王法不容情。
手執皮鞭將你打!(打公孫)

公　孫：好程嬰哪……

程　嬰：(接唱散板)
你,你,你切莫要胡言攀扯好人。

公　孫：賊啊!
(唱二黃散板)
開言大罵小程嬰,
苦苦害我爲何情,
我今一死不要緊,
賊呀,賊!
陰曹地府勾你的魂!

程　嬰：(接唱)公孫杵臼不招認,
首陽山前去搜尋。

屠岸賈：校尉的!將老狗帶在轎後,打道首陽山!

校　尉：啊!——來此已是首陽山。

屠岸賈：兩廂搜來!
〔四校尉分入搜索,抱嬰兒上〕

校　尉：夾壁牆內有一嬰孩。

屠岸賈：起過了!——老狗,你說孤兒不在,這夾壁牆內的嬰孩,是哪裏來的?

公　孫：好賊子!
(唱二黃散板)
奸賊做事心太狠,
苦害趙家爲何情!
也罷!
拚着老命我把孤兒搶!
〔公孫搶孤兒,被屠岸賈踢倒〕

屠岸賈：(接唱)一足踏你在埃塵。
人來與爺忙上捆。
〔校尉捆綁公孫〕

程　嬰：(接唱)這是你飛蛾投火自燒身。

屠岸賈：將老狗與孤兒押了下去!
〔校尉押公孫下〕

程　嬰：小人討祭。

屠岸賈：嗯,因何討祭?

程　嬰：小人與他有八拜之交,若不祭奠,只恐旁人道我不義。

屠岸賈：就容你一祭。

程　嬰：謝大人。
(唱二黃散板)
雖然杯酒尋常意,
略表當年結拜情。
〔程嬰下〕

屠岸賈：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打道法場!
〔衆同下〕

第四場

公　孫：(內唱二黃倒板)
爲救孤兒不惜命。
〔刀斧手押公孫上〕

公　孫：(接唱碰板)
可憐我年邁蒼蒼受苦刑。
(唱原板)
爲孤兒與程嬰把計定,
他捨子來我捨殘生。
含悲忍淚法場進,
咬定牙關等時辰。
〔程嬰上〕

程　嬰：（唱二黃搖板）

邁步兒來在法場中，

只見孤兒與公孫兄。

公孫兄，趙公子，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休怨我程嬰哪！（哭）

（唱碰板三眼）

躬身下拜禮恭敬，

眼望孤兒淚淋淋。

法場上看的人都來叫罵，

一個個罵的是我程嬰，是一個無義之人。

（轉唱原板）

貪享榮華受富貴，

斷送了忠良的後代根。

這是我好意反成惡意，

滿懷心腹事向誰云！

公　孫：（接唱）法場上綁得我昏迷不醒，

抬頭只見小程嬰，

你不該賣主求富貴，

你不該貪賞圖千金。

我今一死不打緊，

撫孤之事你要小心。

程　嬰：（接唱）公孫兄說話須謹慎，

洩漏了機關大事難成。

先前撫孤是你我，

到如今知心還有何人；

你為忠良喪了性命，

可嘆我程嬰絕了後根。

無奈何燒錢把酒奠，

我那親——啊……我的兒啊！（哭）

〔牌子，祭奠〕

（接唱散板）

但願你靈魂早超生。

〔四校尉引屠岸賈上〕

屠岸賈：可曾祭奠完畢？

程　嬰：祭奠已畢。

屠岸賈：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將孤兒與老狗一齊開刀！

〔校尉押公孫下，校尉上〕

校　尉：斬首已畢。

屠岸賈：起過了。——程嬰，程嬰！

程　嬰：啊，啊，大人！

屠岸賈：啊？你為何在背地落淚？

程　嬰：小人方才也曾稟過大人了，小人與公孫杵臼俱是趙家的門客，舊有八拜之交，是他隱藏孤兒不報，到如今只落得身首異處，故而落淚。

屠岸賈：嗯，這就是了。——來，與程嬰看賞。

程　嬰：且慢，小人不願領賞。

屠岸賈：願者何來？

程　嬰：小人有一子與孤兒同庚，惟恐旁人暗害我子的性命，求大人另眼看待。

屠岸賈：將你子抱來老夫跟前，料然無事。

程　嬰：謝大人！

（唱二黃散板）

背轉身來笑吟吟，

奸賊中了我的巧計行。

屠岸賈：（接唱）老夫仇人俱殺盡，

這才是斬草又除根。

〔程嬰抱孤兒上〕

程　嬰：（唱二黃散板）

袖內機關安排定，

日後長大要殺仇人。

屠岸賈：（接過孤兒、笑）哈哈哈……

（唱二黃散板）

天庭飽滿地閣圓，

兩耳垂肩相非凡；

老夫膝下無有後，

兒啊！哈哈哈！

你就是我養老送終的男。

程嬰！

程　嬰：有。

屠岸賈：將此子認在老夫名下，作一義子；你夫妻就在府中，吃一碗安樂茶飯，料無人敢來加害於你。

程　嬰：謝大人！

屠岸賈：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打道回府。

〔衆同下〕

——劇　終——

打　漁　殺　家

前　　記

“打漁殺家”一名“慶頂珠”。描寫年紀衰邁的老英雄蕭恩帶着他的女兒桂英在江邊打魚爲生，因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欠下了惡霸丁子燮的漁稅銀子。一日，丁府派人前來催討漁稅，恰好被蕭恩的好友倪榮、李俊遇到，二人甚爲不平，把丁府惡奴頂撞回去。丁子燮聞報大怒，便派了打手到蕭恩家强索漁稅。蕭恩忍無可忍，怒將來人打跑。他料到丁府必不甘休，就先到官府報案。豈知官紳勾結，贓官呂子秋不問是非曲直，反將蕭恩打了四十大板，並命他連夜過江到丁府賠罪。蕭恩至此憤恨已極，帶着女兒以獻珠賠罪爲名，進入丁府，殺死了丁子燮全家。

原本在結尾寫蕭恩父女到丁府怒罵一陣之後，蕭說“有好心獻上”，並藉“耳目甚衆”爲辭，暗示丁子燮屏退左右，丁居然也就這樣做了；看來不甚合理。爲此整理本删去了怒罵一節；這樣，同時也可以使戲更加精鍊一些。其他則只是對個別不太貼切的詞句，稍加更動。

這個本子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與本院編輯處朱嘉家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的地方並徵得了周信芳、馬連良、譚富英等先生的同意。

第　一　場

〔李俊、倪榮同上〕

李　俊：（念）拳打南山豹。

倪　榮：（念）足踢北海蛟。

李　俊：俺，混江龍李俊。

倪　榮：咱，捲毛虎倪榮。

李　俊：賢弟請了。

倪　榮：大哥請了。

李　俊：今日閒暇無事，你我弟兄去到江邊遊玩一番。意下如何？

倪　榮：請哪！

李　俊：（唱西皮搖板）

憶昔當年威名大。

倪　榮：（接唱）弟兄武藝果不差。

李　俊：（接唱）蟒袍玉帶不願掛。

倪　榮：（接唱）流落江湖訪豪家。

〔李俊、倪榮同下〕

第 二 場

桂　英：（內唱西皮倒板）

搖動船兒似箭發。

蕭　恩：（內）開船哪！

〔蕭恩、桂英同搖船上〕

桂　英：（唱快板）

江水照得兩眼花，
靑山綠水難描畫，
父女打魚作生涯。

蕭　恩：兒啊！

（唱搖板）

父女打魚在江下，
家貧哪怕人笑咱！
穩住篷索父把網撒。①

〔撒網，提網，接唱〕

年紀衰邁氣力不佳。

桂　英：爹爹年邁，這河下生意不做也罷。

蕭　恩：兒啊，本當不做這河下的生意，怎奈囊中無鈔，你我父女怎生度日呀！

桂　英：（哭）喂呀！

蕭　恩：兒啊，不要啼哭！今日天氣炎熱，你我父女將船搖在柳蔭之下，涼爽涼爽！

桂　英：遵命。

〔蕭恩與桂英搖船，小圓場。蕭恩跳下，繫纜，上船〕

蕭　恩：兒啊，將鮮魚做熟，爲父要飲酒。

桂　英：遵命。

李　俊
倪　榮：（內）走哇！

〔李俊、倪榮同上〕

李　俊：（唱西皮搖板）

閒來無事江邊遊。

倪　榮：（接唱）波浪滔滔往東流。

李　俊：（接唱）手搭涼篷用目瞅。

倪　榮：（接唱）柳蔭之下一小舟。

李　俊：啊賢弟，看那小舟之上，好像是蕭兄模樣，你我冒叫一聲。

倪　榮：冒叫一聲。

李　俊：那旁敢是蕭兄？

桂　英：啊爹爹，岸上有人喚你。

蕭　恩：哦！有人喚我，是哪一位？（望）——哦，原來是李賢弟！

李　俊：正是小弟。

蕭　恩：莫非要到舟中一敍？

李　俊：正是來看望蕭兄。

蕭　恩：待我與你搭了扶手。

〔蕭恩搭跳，李俊、倪榮上船〕

蕭　恩：啊，此位是？

李　俊：乃是捲毛虎倪榮。——賢弟，見過蕭兄！

倪　榮：蕭兄，這廂有禮了！

蕭　恩：（以手相攙，二人較力）這做甚麼？

倪　榮：試試你的膂力如何？

蕭　恩：哎呀！老了，不中用了哇！（笑）哈哈哈……

倪　榮：老英雄！

① 或作："桂英兒掌穩舵父把網撒"。

蕭　恩：誇奬了。——兒啊，出艙來見過二位叔父。

桂　英：是。——參見二位叔父。

倪　榮：這是何人？

蕭　恩：小女桂英。

李　俊：多大年紀？

蕭　恩：一十六歲。

倪　榮
李　俊：可曾許配人家？

蕭　恩：有了人家了。

倪　榮：但不知是哪一家？

蕭　恩：花榮賢弟之子，名喚花逢春。

李　俊：倒也門當戶對。

倪　榮：門當戶對。

蕭　恩：啊二位賢弟，愚兄今日打了幾尾鮮魚，船中有的是酒，你我弟兄暢飲一回。

李　俊
倪　榮：到此就要叨擾。

蕭　恩：自己弟兄何出此言。——兒啊，看酒來！

桂　英：是。

〔桂英取酒具放好，三人席地而坐〕

蕭　恩：我們就在船頭暢飲吧。——啊，二位賢弟，愚兄做這河下的生意，忌的是乾旱二字……

李　俊
倪　榮：有人提起乾旱二字呢？

蕭　恩：不敢說罰，敬酒三杯。

李　俊：你要記下了。

倪　榮：記下了。

蕭　恩：請！

李　俊：飲！

倪　榮：乾！

蕭　恩
李　俊：哈哈，你犯了我們的酒令了。罰你三杯！

〔葛先生上〕

葛先生：（唱西皮搖板）

來在江邊用目戞，

船上坐着一枝花。

哎呀，看船上有一絕色女子，待我來偷覷偷覷。

倪　榮：蕭兄，岸上有人。

蕭　恩：哦！待我看來。（下船）哎，做甚麼的？

葛先生：啊啊啊，乃是問路的。

蕭　恩：問的是哪一家？

葛先生：問的是丁府。

蕭　恩：哦，丁府！你來看：就在前面，鶴脊門樓，八字粉牆，那就是丁府。——啊！聽見無有？

葛先生：哦哦，有勞了，有勞了！（下）

蕭　恩：狗頭狗腦，定不是好人！（上船）

李　俊：做甚麼的？

蕭　恩：問路的。

倪　榮：哪裏是問路的，分明是覷……

李　俊：嗯，諒他也不敢。

蕭　恩：諒他也不敢。

倪　榮：是啊！諒他也不敢。

蕭　恩：再飲幾杯。

李　俊
倪　榮：酒已够了。

〔蕭恩收拾酒具〕

〔丁郎上〕

丁　郎：離了家下，來到河下。哪隻是蕭恩的船哪？——蕭恩哪，蕭恩！

李　俊：啊蕭兄，岸上有人喚你。

蕭　恩：哦，有人喚我。（一望，下船）哦，原來是丁郎哥，到此何事？

丁　郎：催討漁稅銀子來啦！

蕭　恩：噯，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錢，送上府去就是。

丁　郎：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是，有了錢可想着給我們送去，別讓我們一趟一趟的白跑，跑壞了鞋還得自個兒掏錢買。

蕭　恩：難爲你了。

〔蕭恩上船〕

李　俊：做甚麼的？

蕭　恩：催討漁稅的。

李　俊：待我來問他幾句。

蕭　恩：不要與他致氣。

李　俊：曉得了。——呔！回來！

丁　郎：喝，出來擋橫兒的啦。——回來啦，你有甚麼說的？

李　俊：我來問你：你前來做甚？

丁　郎：奉了我家員外爺之命，前來催討漁稅銀子。

李　俊：我來問你：這漁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　郎：沒有。

李　俊：戶部公文？

丁　郎：也沒有。

李　俊：憑着何來？

丁　郎：乃是本縣的太爺當堂所斷。

李　俊：敢是那呂子秋？

丁　郎：要你叫太爺！

李　俊：你回去對他們言講：從今以後，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　郎：要是不免呢？

李　俊：如若不免，在大街之上，撞着於俺，有些個不便哪！

丁　郎：喝，口氣不小哇！你這麼橫，你叫甚麼名字？

李　俊：混江龍李俊。

丁　郎：混江龍李俊就是你呀！

李　俊：不錯！你要怎樣？

蕭　恩：（勸阻）不要與他致氣呀。

丁　郎：你接着我的吧！

李　俊：哼！

倪　榮：呔！滾回來！

蕭　恩：你又做甚麼？

倪　榮：待我也來囑咐他幾句。

蕭　恩：放他走了吧！

丁　郎：喝，這個嗓門更大。——回來啦，有甚麼事？

倪　榮：我來問你：這漁稅銀子，可有聖上的旨意？

丁　郎：沒有。

倪　榮：戶部的公文？

丁　郎：也沒有。

倪　榮：憑着何來？

丁　郎：本縣太爺當堂所斷。

倪　榮：敢是那呂子秋？

丁　郎：要你叫太爺！

倪　榮：你回去對他言講：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　郎：要是不免？

倪　榮：大街之上，撞着於俺，俺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睛，泡燒酒喝！

丁　郎：喝，你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說這樣的大話，你叫甚麼名字？

倪　榮：捲毛虎倪榮。

丁　郎：捲毛虎倪榮就是你呀！我找你可不是一天了。

倪　榮：你要怎樣？

蕭　恩：賢弟，不要生事啊！（對丁郎）去吧！

丁　郎：你要打？別忙，等我摘了帽子，脫了衣裳。——蕭恩你拉住了他……

蕭　恩：你要怎麼樣？

倪　榮：蕭兄休得攔阻！

丁　郎：你把他拉住了，我好跑哇！（跑下）

李俊 倪榮：蕭兄爲何這等懦弱？

蕭　恩：他們的人多。

李俊 倪榮：你我弟兄人也不少。

蕭　恩：他們的勢力大呀！

李俊 倪榮：欺壓你我弟兄不成！

蕭　恩：這就難講話了。

李俊 倪榮：這河下生意，不做也罷。

蕭　恩：唉！本當不做這河下生意，怎奈囊中……哎，慚愧！

李　俊：小弟送銀十兩。

倪　榮：小弟送白米十石。

蕭　恩：多謝二位賢弟！

李俊 倪榮：告辭了！

李　俊：（唱搖板）

辭別蕭兄把船下。

〔蕭恩搭跳，李俊、倪榮下船〕

倪　榮：（接唱）紋銀白米送到家。

李俊 倪榮：請！

蕭　恩：請！

〔李俊、倪榮下〕

蕭　恩：（下船）二位賢弟慢走，愚兄不能遠送了。——這才是好朋友！（笑）哈哈……

桂　英：爹爹，二位叔父去遠了。爹爹上船來吧！

蕭　恩：哦！（上船）

桂　英：啊爹爹，方才這二位叔父，是甚等樣人？

蕭　恩：兒問的是他？

桂　英：正是。

蕭　恩：兒啊！

（唱西皮搖板）

他本是江湖二豪俠，

李俊倪榮就是他；

蟒袍玉帶不願掛，

弟兄雙雙走天涯。

桂　英：（接唱）昔日子期訪伯牙，

爹爹交友也不差。

知心人說不盡知心話。

蕭　恩：（接唱）猛抬頭見紅日墜落西下。

兒啊，天時不早，我們回去了吧！

桂　英：遵命。

〔蕭恩下船解纜，上船〕

蕭　恩：正是：父女打魚在江下。

桂　英：家貧哪怕人笑咱。

蕭　恩：看看不覺紅日落。

桂　英：一輪明月照蘆花。

〔蕭恩、桂英同搖船下〕

第　三　場

〔丁員外、葛先生同上〕

丁員外：（念）家有千石糧。

葛先生：（念）前倉堆後倉。

丁員外：丁郎兒前去催討漁稅銀子，爲何還不見回來？

葛先生：想必來也。

〔丁郎上〕

丁　郎：離了河下，來到家下；說來說去，還是這兩句話。——參見員外爺。

丁員外：罷了。命你催討漁稅銀子，怎麼樣了？

丁　郎：蕭恩說得好：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給咱們爺們送上府來。

丁員外：話倒是兩句好話。

丁　郎：是好話不是？我剛要走，出來一個擋横兒的，他把我又叫回去啦。
丁員外：講些甚麼？
丁　郎：他問我是幹甚麼的？
丁員外：催討漁稅銀子。
丁　郎："這漁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員外：無有。
丁　郎："戶部公文？"
丁員外：也無有。
丁　郎："憑着何來？"
丁員外：本縣太爺當堂所斷。
丁　郎："敢是那呂子秋？"
丁員外、葛先生：嘜，要叫太爺！
丁　郎：是他說的。他說了："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員外：如若不免？
丁　郎：如若不免，大街之上，要是撞着您哪，可有點不便！
丁員外：他叫甚麼名字？
丁　郎：他叫甚麼"混世蟲"啊！
葛先生：敢莫是混江龍？
丁　郎：不錯，就是他。
丁員外：記下了！
葛先生：是。
丁　郎：我剛要走，又出來一個，腦袋長的跟花鷄蛋似的，他說："呔！滾回來！"
丁員外：你可曾滾了回去呀？
丁　郎：您這是怎麼啦！我吃着您的，喝着您的，我要是滾回去，不就弱了咱們爺兒們的銳氣了嗎！
葛先生：你是怎麼回去的？
丁　郎：我呀，我爬回去的。
丁員外：嘿！他講些甚麼？
丁　郎：他還是那一套；他說："這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員外：如若不免？
丁　郎：大街之上，要是撞着您，他要剝您的皮，抽您的筋，挖您的眼睛，泡燒酒喝！
丁員外：他叫甚麼名字？
丁　郎：他叫甚麼"烤白薯"啊！
葛先生：敢莫是捲毛虎？
丁　郎：不錯，就是這小子。
丁員外：你下面歇息去吧！
丁　郎：是。（下）
丁員外：來，搭轎！
葛先生：搭轎何往？
丁員外：親自催討。
葛先生：些須小事，待小人代勞。
丁員外：全仗先生。（下）
葛先生：有請教師爺！
〔四徒弟同上〕
四徒弟：葛先生，甚麼事呀？
葛先生：你家師父呢？
四徒弟：在後頭練功夫哪。
葛先生：請了出來，有話言講。
四徒弟：是啦。——有請師父！
〔大教師上〕
大教師：（念）好吃好喝又好攪，聽說打架我先跑。——徒弟們，甚麼事呀？
四徒弟：葛先生有請。
大教師：啊，葛先生。
葛先生：啊啊，教師爺。
大教師：罷啦！你把我們爺兒幾個掇弄出來，有甚麼事呀？

葛先生：哎，請了出來。

大教師：不錯，請了出來。有甚麼事呀？

葛先生：員外命丁郎兒前去催討漁稅銀子，被蕭恩羞辱了一場。我想此事，非教師爺辛苦一趟不可。

大教師：這倒算不了甚麼！可有一節——

葛先生：哪一節？

大教師：我們爺兒們來的時候，講的是看家護院，這催討漁稅銀子，我們管不着。

葛先生：祇此一次，下不爲例。

大教師：可就是這一回。——徒弟們，走着！

葛先生：今日天色已晚，明日一早再去不遲。

大教師：得，就這麼辦啦。

〔葛先生下〕

大教師：徒弟們，今兒晚上加點夜功，吃得飽飽的，練得棒棒的，明天早晨跟師父過江討漁稅去！①

四徒弟：是啦！

〔大教師率四徒弟下〕

第　四　場

〔蕭恩上〕

蕭　恩：（唱西皮快三眼）

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臥，
稼場鷄驚醒了夢裏南柯。
二賢弟在河下相勸於我，
他叫我把打魚的事一旦丢却。
我本當不打魚關門閒坐，
怎奈我家貧窮無計奈何！
清早起開柴扉烏鴉叫過——
飛過去叫過來却是爲何？
將身兒來至在草堂內坐，
桂英兒捧茶來爲父解渴！

〔桂英端茶上〕

桂　英：（唱西皮搖板）

遭不幸我的母早已亡過，
撇下了父女們苦受奔波。
清晨起老爹爹呼喚於我，
我這裏捧香茶與父解渴。

爹爹用茶！

〔蕭恩喝茶，放杯，桂英將茶具放下〕

蕭　恩：爲父也曾對你講過，不叫兒漁家打扮，怎麼還是漁家打扮哪？

桂　英：孩兒生在漁家，長在漁船；不叫孩兒漁家打扮，要孩兒怎樣的打扮？

蕭　恩：嗯！不遵父言，就爲不孝！

桂　英：爹爹不必生氣，孩兒改過就是。

蕭　恩：這便才是。

〔桂英與蕭恩搥背。四徒弟、大教師上〕

大教師：走着走着！

四徒弟：別走啦，到啦。

大教師：別倒哇！留着喂狗吧！

四徒弟：到了蕭恩的家啦。

大教師：怎麼，到了蕭恩的家啦？等我瞧瞧去。（看）回去吧，回去吧！

四徒弟：怎麼啦？

大教師：蕭恩沒在家。

四徒弟：您怎麼知道沒在家？

大教師：關着門哪。

四徒弟：關着門，是在家；鎖着門才是不在家哪。

大教師：我再看看。——回去吧！我說沒在家，他就是沒

---

① 教師爺等人到蕭家去在原本中是夜晚，僅僅一江之隔，而到了蕭家却是早晨，在時間上不太符合，整理本略加修改。

在家。

四徒弟：又怎麼啦？

大教師：晒着網哪。

四徒弟：晒着網才是在家哪！

大教師：那麼就叫門去吧！

四徒弟：師父沒教過。

大教師：這還用教？

四徒弟：還是瞧您的吧！

大教師：怎麼，還是瞧我的？好，你們瞧着點！

四徒弟：瞧着點。

大教師：（小聲地）蕭恩，蕭恩！

四徒弟：您大點聲呀！

大教師：大點聲，不叫他聽見了嗎？

四徒弟：為的是叫他聽見哪！

大教師：哦，為的是叫他聽見？等我脫了衣裳。（脫衣）我要叫啦。

四徒弟：您叫吧！

大教師：你們瞧着點，這是能耐本事，學會了吃遍天下。叫門得有叫門的架式，這叫做“攔門式”。蕭恩不出來便罷，他要是一出來，我這上頭一拳，底下一脚，他就得爬下。有道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呔！蕭恩哪！——瞧見沒有，就得這架子。

四徒弟：好架子！

〔桂英欲開門，被蕭恩攔住，桂英下〕

蕭　恩：（開門）是哪個？（將大教師打倒）

大教師：哎，誰沒事兒往這兒扔西瓜皮？把我滑了一個大跟頭！

四徒弟：蕭恩出來啦！

大教師：怎麼着，蕭恩出來啦？（看）哦！是個糟老頭子。

四徒弟：人家問是誰哪。

大教師：是我，是我，是俺兒我！

蕭　恩：你們是哪裏來的？

大教師：連我們你都不認識，可算你瞎了眼啦！我們就是丁府上來的。

蕭　恩：哦，莫非你就是丁府上的教師爺？

大教師：罷啦，罷啦！

蕭　恩：哼！

大教師：喝，會倆下子！

四徒弟：怎麼樣啦？

大教師：不要緊，不要緊。

蕭　恩：做甚麼來了？

大教師：請安來啦，問好來啦，外帶着有點兒事，催討漁稅銀子來啦！

蕭　恩：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錢，送上府去。何必你來！

大教師：喝，會點穴。——徒弟們，可留點神哪！

四徒弟：是啦。

大教師：我說蕭恩哪，你說甚麼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送上府去。這兩句話，別人來啦，三言兩語，叫你打發回去啦；今天教師爺我來啦，任憑你怎麼說，不管你怎麼說，說了半天，那算你白說，還得給我拿漁稅銀子來！

蕭　恩：旁人來了無有，教師爺你來了麼？

大教師：你乖乖兒的給銀子。

蕭　恩：（冷笑）嘿嘿！越發的無有了！

大教師：真乾哪！跟他說好的是不成，我說徒弟們！

四徒弟：師父。

大教師：帶着哪沒有？

四徒弟：帶着哪。

大教師：拿來！
四徒弟：給您。（遞鎖鍊）
大教師：這個老頭兒够扎手的！你們可瞧着點兒，我一鎖上他，你們拉着就走。
四徒弟：是啦。
大教師：我說蕭恩哪，跟你要錢你沒有，你瞧這是甚麼？
蕭　恩：（看教師手中的鎖鍊）朝廷王法，要它何用？
大教師：這是你姥姥怕你長不大，給你打的百家鎖！
蕭　恩：哼！（打落鎖鍊，踏在脚下）
大教師：哎喲，哎喲！
四徒弟：怎麼樣，砸了脚啦？
大教師：沒砸着。過去檢過來！
四徒弟：師父沒敎過。
大教師：這還用敎？眞是飯桶！過去檢過來不就得了嗎？
四徒弟：瞧師父的吧！
大教師：還得瞧我的！
四徒弟：瞧您的。
大教師：得，瞧我的就瞧我的。——我說蕭恩哪，你瞧見過稀稀罕兒沒有？一個家雀兒倆腦袋！在那兒哪！（推蕭恩，拾鎖鍊）在這兒哪！
蕭　恩：（有意地讓開）哼！
大教師：這叫做有力使力，無力使智。徒弟們，鎖上可拉着就走！
四徒弟：沒錯兒！
大教師：蕭恩哪，有了漁稅銀子便罷；如其不然，今兒個敎師爺我要鎖你！
蕭　恩：朝廷王法，你們不能鎖！
大教師：我一定要鎖！
蕭　恩：你們不能鎖！
大教師：我一定要鎖！
蕭　恩：你就鎖，鎖，鎖！
〔大敎師以鎖鍊套蕭恩，反被蕭恩套住脖子〕
四徒弟：拉着走！走！
大教師：得啦！鎖上蕭恩你們拉着走；鎖上我，你們也拉着走？
四徒弟：喲！我們拉錯啦。
大教師：你們瞧瞧，禿了一塊皮。這是怎麼說的！
四徒弟：這回我們看清楚了再拉。
大教師：我看這個老頭子有點扎手，動硬的不行，咱們跟他動軟的吧！
四徒弟：對，跟他動軟的。
大教師：（強笑）哈哈……我說蕭老頭兒，沒您不聖明的！我們爺兒幾個奉命前來催討漁稅銀子，這就叫“上命差遣概不由己。”這麼辦，甭管有銀子沒銀子，您跟我們過趟江，見見我們員外爺；給不給在您，要不要在他，就沒有我們爺兒幾個的事啦。您瞧怎麼樣？
蕭　恩：話麼，倒是兩句好話。可惜呀，可惜！
大教師：可惜甚麼？
蕭　恩：你二大爺沒有工夫。
大教師：喝，他跟我們爺兒們倒論上啦！
四徒弟：這就叫軟硬不吃。乾脆咱們還是跟他講打！
大教師：講打？你們預備好了沒有？
四徒弟：預備好啦。
大教師：好，咱們講打！
四徒弟：打！
大教師：我說蕭恩哪，跟你要錢你沒有；叫你過江你不去。瞧見沒有？敎師爺帶的人多，我們要講打！
蕭　恩：要講打？
大教師：要講打！

蕭　恩：（笑）哈哈哈……老漢幼年間，聽說打架如同小孩穿新鞋，過新年的一般。如今哪，老了，打不動了哇！

大教師：你還是甭賣派，教師爺我不聽這一套，我一定要打！

蕭　恩：娃娃，當眞要打？

大教師：當眞要打。

蕭　恩：果然要打？

大教師：果然要打。

蕭　恩：好！待老漢將衣帽放在家中，找個寬闊之地，打個樣兒你們看看。來，來，來呀！

大教師：徒弟們，打呀！

四徒弟：打！

蕭　恩：（唱西皮倒板）

聽一言氣得我七竅冒火！

〔蕭恩打四徒弟，大教師接拳架住〕

大教師：聽一言氣得你七竅冒火；教師爺我要打你個八處生煙！

蕭　恩：（打大教師，接唱搖板）

不由得年邁人咬碎牙窩，

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我。

〔蕭恩打四徒弟，大教師接拳架住〕

大教師：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你；教師爺我也不是沒名少姓的——我叫左銅錘！

蕭　恩：（打大教師，接唱）

大戰場小戰場見過許多，

我好比出山虎獨自一個。

〔蕭恩打四徒弟，大教師接拳架住〕

大教師：你好比出山虎獨自一個；教師爺我好比那打獵的，專打你這個出山虎！

蕭　恩：（打大教師，接唱）

何懼你看家犬一羣一窩。

你本是奴下奴敢來欺我！（打大教師嘴巴）

大教師：打呀，打呀！

四徒弟：別打啦！

大教師：怎麼着？有朋友出來“了”啦嗎？

四徒弟：人家罵下來啦。

大教師：罵甚麼？

四徒弟：罵您是奴下奴，沒有我們的事。

大教師：罵我一個人，沒你們的事？咱們可是一塊兒來的！

四徒弟：沒我們甚麼事。

大教師：等我問問他去。——蕭恩，你罵我們是奴下奴？不錯，我們是丁府之奴，可不是你蕭家之奴。這麼辦，你要是禁得住教師爺三“羊頭”，漁稅銀子不要啦，帶着徒弟們揚長一走，你瞧怎麼樣？

蕭　恩：慢說三“羊頭”，就是你三狗頭，你二大爺何懼！

大教師：人頭怎麼變了狗頭啦。——蕭恩，你哪兒有功夫？

蕭　恩：（拍腹）……

大教師：你站住了吧！

〔大教師向蕭恩三撞。蕭恩領起，打四徒弟下，截住大教師〕

大教師：（跪下）得啦，二大爺，徒弟們您都打發走啦，就剩我一個人啦，您也把我放過去吧！

蕭　恩：慢來，慢來，你是丁府上的教師爺呀！

大教師：得啦，二大爺，您別罵人啦。

蕭　恩：大大的有名哪！

大教師：唉！有甚麼名啊！不過是“馬杓上的蒼蠅”——混飯吃。

蕭　恩：老漢要領教領教。

大教師：我就是這個能耐，您放我過去得啦！

蕭　恩：一定要領教！

大教師：聽我告訴你：沒有個“三脚毛”“四門斗”的，也不敢出來當教師爺，練兩手你瞧瞧。您瞧這個！①

蕭　恩：這叫甚麼？

大教師：這叫扁擔。

蕭　恩：不好。

大教師：不好，您再瞧這個！

蕭　恩：這叫甚麼？

大教師：擔扁。

蕭　恩：不好。

大教師：不好？……沒有好的啦。得啦，二大爺，您放我過去吧！②

蕭　恩：放你過去却也不難；你撞了老漢三“羊頭”，若禁得住我三拳頭，就放你過去。

大教師：好，你等等，等我運運氣。

蕭　恩：怎麼，你還會運氣？

大教師：甚麼話哪！打人得會打，挨打也得會挨呀。

蕭　恩：好：運來，運來！

〔大教師運氣〕

蕭　恩：哪裏有功夫？（用手戳教師）

大教師：您別戳呀！戳洩了氣啦！還得重來。（運氣）……

蕭　恩：運好了？站穩了哇！

〔蕭恩打大教師三拳，二人架住。桂英持竹板上，打大教師〕

大教師：好，你們倆打一個兒呀！接着我的吧！（逃下）

桂　英：啊爹爹，孩兒打得可好？

蕭　恩：打得好！只是我們打出禍來了。

桂　英：這便如何是好？

蕭　恩：取爲父衣帽過來，待爲父趕至縣衙，搶他一個原告。

桂　英：（取衣帽）爹爹年邁，不去也罷。

蕭　恩：小孩子家懂得甚麼，爲父去了！（出門）看守門戶！

桂　英：是。

〔蕭恩、桂英兩邊分下〕

第　五　場

〔四徒弟、大教師同上〕

大教師：打呀！

---

① 此處原有大教師念大十八般武藝，小十八般兵器，軟硬功夫一節，近時演出多已略去。這一節在舞台上很有諷刺效果；但處理不好，往往容易喧賓奪主。如果在導演時能够解決這個問題，此節也可保留。今將原詞附後：

大教師：聽我告訴你：沒有個“三脚毛”“四門斗”的，也不敢出來當教師爺。我練過大十八般武藝，小十八般兵器，拳脚式，軟硬的眞功夫。

蕭　恩：何謂大十八般武藝？

大教師：大十八般武藝我練的是：刀槍劍戟，斧鉞鈎叉，鏜棍槊棒，鞭鐧錘抓，拐子流星，這都算不了甚麼！

蕭　恩：何謂小十八般兵器？

大教師：小十八般兵器我練的是：手撑子、手攙子、攔馬橛、虎頭鈎、雙手帶、二人奪、鐵尺、桿棒、梢子棍、金鏢、銀鏢、毒藥鏢、弩弓、袖箭、五色飛蝗石，能打百步之外，百發百中，這也算不了甚麼！

蕭　恩：何謂軟硬的眞功夫？

大教師：我練過大洪拳、小洪拳、拳脚講、拳脚熟、招打快，遠的長錘，近的短打，挨揣擠靠，縮小棉軟功，死中求活，烏龍攪，嘎雜子，這都是我練的；上練油錘貫頂，下練鐵襠，蛤蟆氣、金鐘罩、鐵布衫、達摩老祖易筋經，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我的胳膊，您瞧瞧，越練越細。

蕭　恩：哼！太囉嗦了！

大教師：我還告訴您：淨說不練是嘴把式；淨練不說是傻把式。練兩下兒您瞧瞧。——就地畫一個圈兒，要在圈兒裏打×個旋風脚，不講出圈兒。練兩下兒您瞧瞧。上眼罷！您瞧這個！

② 此處大教師練功夫原有做茶壺的動作，表演和念白都很庸俗，兹删去。

四徒弟：都打壞啦，還打哪？

大教師：來，來，來！快攙着我點兒！

四徒弟：幹嘛還用攙着？

大教師：攙着點兒，回頭有便宜。

四徒弟：有便宜？好，攙着攙着。

大教師：找葛先生去！

〔葛先生暗上〕

葛先生：啊，教師爺回來了。辛苦了，有累了！銀子可要來了？

大教師：我讓人給揍了！銀子倒沒有要來，我們爺兒幾個都讓蕭恩給打回來啦。

葛先生：教師爺不必動怒，明日將他送在有司衙門，打他幾十板子，與教師爺出出氣，也就是了。

大教師：你早幹甚麼來着？

葛先生：教師爺後面將養去吧！

大教師：走，徒弟們，跟師父養傷去！

〔四徒弟攙大教師下。葛先生下〕

第 六 場

〔桂英上〕

桂　英：（唱西皮快三眼）

　　老爹爹到縣衙前去出首，

〔內打板子聲，喊"一十"〕

　　倒叫我桂英兒掛在心頭；

〔內打聲，喊"二十"〕

　　將身兒坐至在草堂等候，

〔內打聲，喊"三十"〕

　　等候了爹爹回細問情由。

〔幕後打聲，喊："四十"，"連夜過府賠禮，攆下堂去！"〕

〔蕭恩上〕

蕭　恩：好賊子！

（唱西皮散板）

　　可恨那呂子秋爲官不正，

　　仗勢力欺壓我貧窮的良民！

　　上公堂他那裏一言不問，

　　責打我四十板就趕出了頭門。

　　無奈何咬牙關忙往家奔——

　　桂英兒與爲父快來開門！

桂　英：（開門，攙扶蕭恩）爹爹爲何這等模樣？

蕭　恩：哎呀兒啊！爲父上得公堂，那贓官一言不問，就將爲父重責了四十！

桂　英：好賊子！

（唱散板）

　　罵一聲賊子眞可恨，

　　欺壓爹爹爲何情！

爹爹你受屈了！（哭）

蕭　恩：這還不算受屈呀！

桂　英：啊，怎樣才算受屈呢？

蕭　恩：那贓官言道，叫爲父連夜過江與那賊前去賠禮，那才算受屈呢。

桂　英：爹爹，你是去也不去？

蕭　恩：嘜——呀！說甚麼去與不去？爲父恨不得今晚肋生雙翅，飛過江去，我要殺……

桂　英：禁聲！

〔蕭恩、桂英雙望門，蕭命桂英關門〕

桂　英：爹爹，殺甚麼？

蕭　恩：殺他的滿門！

桂　英：爹爹呀！他家勢力浩大，爹爹你，你……還是忍耐了吧！

蕭　恩：休得多口，取爲父衣服戒刀過來！

桂　英：爹爹！不去也罷！

蕭　恩：兒就不要管了哇！
桂　英：（捧衣服戒刀）還是不去的好！
蕭　恩：嘜，拿了過來！兒在家好好看守門戶，爲父去了。
桂　英：爹爹請轉！
蕭　恩：做甚麼？
桂　英：孩兒也要跟隨前去。
蕭　恩：爲父前去殺人，你去做甚哪！
桂　英：爹爹殺人，孩兒站在一旁，與爹爹壯壯膽量，也是好的。
蕭　恩：哦，我兒有此膽量？
桂　英：有此膽量。
蕭　恩：好，將你婆家的聘禮慶頂珠、衣服、戒刀一齊收拾好了！
桂　英：是。（取衣、刀）
蕭　恩：（自言自語）嗯，一同前去麼，也好！
桂　英：收拾好了。
蕭　恩：我們走哇！
桂　英：（迴顧）爹爹請轉！
蕭　恩：做甚麼？
桂　英：這門還未曾關呢。
蕭　恩：這門麼？——關也罷，不關也罷！
桂　英：（又迴顧）爹爹請轉！
蕭　恩：又做甚麼？
桂　英：家中還有許多動用的傢具呢。
蕭　恩：嘜，門都不關，還要甚麼動用的傢具呀！唉！不省事的冤家呀！（哭）
桂　英：（哭）喂呀！
〔蕭恩、桂英緩行〕
蕭　恩：不要哭，我們走哇！兒啊，到了那裏，要看爲父的眼色行事！
桂　英：是。
蕭　恩：千萬不要莽撞啊！
桂　英：是。
〔到江岸，蕭恩扶桂英上船；扔衣物，解纜，跳上船〕
蕭　恩：兒啊，黑夜行船，比不得白天；兒要掌穩了舵！
桂　英：遵命！
蕭　恩：（唱快板）
這件事不由我心中冒火，①
今夜晚過江去將他殺却。
恨不得插雙翅越江而過——
〔桂英鬆索落篷〕
蕭　恩：啊？
（接唱）我的兒爲甚麼撤了篷索？
桂　英：爹爹，此去殺人是眞是假？
蕭　恩：嘜！這殺人哪有甚麼假的呀！
桂　英：如此，孩兒心中有些害怕，我不去了。
蕭　恩：怎麼？你，你不去了？呀呀呸！在家的時節，不叫兒跟隨前來，兒是一定的要跟隨前來；如今船行半江之中，兒又不去了！也罷！待爲父撥轉船頭，送兒回去！
〔蕭恩撥船，桂英反撥〕
桂　英：孩兒捨不得爹爹！
蕭　恩：（唱"哭頭"）
啊……桂英哪，我的兒啊！

---

① 此段唱詞或作："惱恨那呂子秋行事不正，他不該倚勢力欺壓良民。船行在半江中因何不動，桂英兒因何故撤了篷繩？"（周信芳先生詞）。或作："惱恨那呂子秋行事可惡，恨不得插雙翅飛過江河，船行在半江中兒要掌穩了舵，我的兒爲甚麼撤了篷索？"（馬連良先生詞）。或作："惱恨那狗奸賊行事太惡，心兒內一陣陣咬碎牙齶，恨不得生雙翅江邊飛過，我的兒因何故撤了篷索？"（譚富英先生詞）。

〔搖船圓場。蕭恩跳下，繫船；桂英將衣物扔下船，跳下〕

蕭　恩：兒啊，在此處下船，少時還要在此處上船。兒要記下了！

桂　英：是。

蕭　恩：慶頂珠可帶在身旁？

桂　英：現在身旁，要它何用？

蕭　恩：到了那裏，倘有不測，兒打水路逃往花家去吧！

桂　英：爹爹你呢？

蕭　恩：爲父的麼？兒就不用管了啊！

桂　英：（哭）喂呀！

蕭　恩：兒啊，不要啼哭，到了那裏，看爲父眼色行事，叫兒罵，兒就罵。

桂　英：是。

蕭　恩：叫兒殺，兒就殺。

桂　英：是。

蕭　恩：來此已是。

〔蕭恩、桂英披衣服〕

蕭　恩：門上有人麼？

〔大教師上，口裏哼着小調〕

大教師：誰呀？（開門）喲，二大爺，您太難啦！怎麼打到門上來啦？

蕭　恩：過府賠罪來了。

大教師：賠罪來啦？你敢不來嗎！

蕭　恩：啊？

大教師：你往後點兒站，我好給您回一聲啊。（見蕭不動，指桂英）那是誰呀！

〔蕭恩遮桂英〕

大教師：（進門）有請員外爺！

〔丁員外、葛先生同上〕

丁員外：何事？

大教師：蕭恩過府賠罪來啦。

丁員外：傳家丁們走上！

大教師：家丁們走上！

〔四徒弟上〕

丁員外：叫他進來！

大教師：咋！——蕭恩，員外傳你哪！

蕭　恩：兒啊，放大了膽，隨爲父的來呀！——請了！

丁員外：嘟！膽大蕭恩，抗稅不交，將我府中家人打壞；如今還是這等大模大樣，其情可惱！——左右，與我拿下了！

衆　　：啊！

蕭　恩：且慢！我父女有好心獻上。

丁員外：有甚麼好心？

蕭　恩：日前打魚得來一宗寶貝，特來獻上。

丁員外：甚麼寶貝？

蕭　恩：這……耳目甚衆。

丁員外：你們退下了！

〔大教師與四徒弟下〕

丁員外：甚麼寶貝？

蕭　恩：慶頂珠。

丁員外：哦，慶頂珠，好寶貝！

葛先生：好寶貝呀！

丁員外：呈上來，待我一觀。

蕭　恩：（示意）兒啊，獻寶啊！

丁員外：快些取來！

蕭　恩：看刀！

〔蕭恩、桂英拔刀，殺死丁員外、葛先生〕

蕭　恩：兒啊！放大了膽，隨爲父的殺！

桂　英：遵命！

〔蕭恩下。四徒弟上，與桂英起打，四徒弟敗下。大教師

上，起打，桂英敗下。蕭恩上，接打；大教師敗下。二徒弟上，與蕭恩起打，敗下。大教師上，接打。桂英上，蕭恩、桂英殺死大教師。同下〕

——劇　終——

岳　母　刺　字

前　　記

“岳母刺字”是一個流傳很廣的民間故事。岳飛的母親是我國古代著名的一位英雄母親。原在前線抗金的岳飛，當宗澤元帥死後，不滿意朝廷派來接任的杜充，乃私自回家。結果岳母將他訓斥一頓，要他回營繼續殺敵；並在岳飛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字，以堅定岳飛的心志。岳飛後來終於成了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京劇中，這個戲的原本有好幾種，情節並不一樣，但均不流行，內容都很粗糙。這次整理的本子，基本上是根據“交印刺字”的情節，並參考了河北梆子和川戲“岳母刺字”而重新改編的。改編本對人物的描寫，除了在劇本的文字上加工以外，並企圖盡量地選用“老旦”一行原來的各種唱法，來更好地幫助刻劃岳母。

本劇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金泉，和本院編輯處范鈞宏、吳少岳集體改編，並由范、吳兩同志執筆寫定的。

第　一　場

〔岳飛上〕

岳　飛：唉！

（唱二黃散板）

滿懷憂憤出營門，

恨男兒有志莫能伸！

俺，岳飛。只因金兵犯境，是俺投効宗澤元帥帳下爲將，官居統制。幸蒙元帥見重，言聽計從，方期收復河山，直搗黃龍，不幸元帥爲國憂憤，竟自嘔血而死！元帥死後，朝廷派杜充接任，不想此人剛愎自用，不納忠言，是俺有志難酬，中心悒鬱！想大丈夫旣不能標名於凌煙閣上，倒不如歸於林下侍奉老母，也落得個孝親之名於後世也。（唱二黃散板）

心中只把杜充恨，

全無忠義報國心。

宗元帥遺命成泡影，

倒不如回家侍奉娘親。（下）

第　二　場

〔岳母上〕

岳　母：（念引）兩鬢蒼然，願得見，光復江山。

（念詩）憶昔洪濤灌湯陰，夫君不幸命捐生；

有兒報國全忠孝，未負劬勞一片心。

老身姚氏。世居湯陰，只因當年洪水爲災，夫君喪命，我與岳飛孩兒，幸得不死。是我孤燈獨守，將他教養成人；又蒙周侗老師，傳授兵法武藝。且喜他文武兼全，今在宗澤元帥帳下爲將，抗金殺敵，屢建奇功，甚得宗老元帥見重。吾兒壯志得酬，好不教人欣喜。正是：

有兒能報國，教子喜成名！

（唱二黃慢板）

想當年守孤燈將兒教訓，

幸喜他懷忠義奮志鵬程；

但願他滅賊寇山河重整，

迎二聖轉還朝共享太平。

〔李氏捧茶上〕

李　氏：（唱二黃搖板）

我夫君爲國家勤勞効命，

爲妻子奉高堂定省晨昏。

婆婆請茶！

岳　母：一旁坐下。

李　氏：媳婦告坐。啊婆婆，這幾日未得鵬舉家報，不知是何緣故？

岳　母：想是軍中事忙，無暇修書。媳婦不必惦念。

李　氏：是。啊婆婆，金兵如此猖獗，不知何日才得太平？

岳　母：金兵雖然猖獗，且喜宗老元帥執掌兵權，將士用命，鵬舉兒隨營參贊，言聽計從，光復河山，爲期想已不遠。有日我兒奏凱回程，闔家團聚，這天倫之樂，我却不能輕輕的放過去喲！（微笑）

（唱二黃搖板）

爲娘我雖然是風燭晚景，

我還要聽凱歌樂享太平。

岳　飛：（內）馬來！

（上唱二黃散板）

宗元帥爲國家嘔血喪命，

又誰知朝廷中選用非人。

來至在自家門忙下鞍鐙——

母親！

岳　母：（驚喜）我兒回來了！一路勞頓——啊媳婦，快快與你丈夫看座。

岳　飛：謝母親！——娘子！

李　氏：官人！

岳　飛：（接唱）展愁眉放笑臉問母安寧。

母親近日身體安否？

岳　母：爲娘倒還康健，兒啊，你可好啊！

岳　飛：孩兒身體甚好，多勞母親罣念。

岳　母：啊，兒啊，你是順道至此，還是特地回家呢？

岳　飛：這……兒是特地回家。

岳　母：此時軍務甚忙，特地回家爲了何事？

岳　飛：只因孩兒久離膝下，思念母親，故爾回家探望。

岳　母：嗯……昔日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兒旣以身許國，就該公而忘私，爲何反以爲娘爲念呢？

岳　飛：（起立）孩兒不肖，母親恕罪！

岳　母：兒且坐下。

岳　飛：遵命。（落座）

岳　母：兒啊，你旣從大營而來，不知此時金兵情勢如何？

岳　飛：兩河義師到處響應，我軍嚴陣以待，金兵不敢渡河。

岳　母：哦，金兵不敢渡河。

岳　飛：正是。

岳　母：啊，媳婦，方才爲娘言道，光復河山爲期想已不遠，你看如何！

李　氏：婆婆所見不差。

岳　母：（笑）哈哈哈……宗老元帥忠心爲國，實實令人可敬。——兒啊，你回得營去，在宗老元帥麾下，必須要盡心盡力，赴湯蹈火也不可退後喲！

（唱二黃搖板）

有忠良作砥柱令人歡慶，

喜的是禦金兵天下一心。

岳　飛：呀！

(唱二黃散板)

老娘親他那裏滿懷高興,
又誰知軍營中主帥非人,
想起了宗元帥心酸難忍!(行絃)

岳 母: 兒啊,爲娘提起宗老元帥,你爲何暗中落淚?
岳 飛: 這個……
岳 母: 有甚麼心事,就該對爲娘說明才是。
李 氏: 是呀,相公有甚麼心事,就該對母親說明才是。
岳 飛: 罷!
(接唱)到此時我祇得把話說明。
哎呀母親哪! 那宗老元帥爲國憂憤, 染病在床, 臨終之時,三呼"渡河",嘔血而死!
岳 母: 哦!宗老元帥他,他……死了麼?
岳 飛: 正是。
岳 母: (長嘆)唉!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唉! 淚滿襟啊!(起立)
(唱二黃散板)

宗元帥爲國家憂憤喪命,
不由我年邁人珠淚雙淋!
似這等忠良將令人欽敬,
匡社稷保疆土何人繼承?(落座)

兒啊,宗老元帥身死,不知朝廷派何人繼任?
岳 飛: 朝廷已派杜充接任。
岳 母: 那杜充元帥爲人如何?
岳 飛: 那杜充剛愎自用, 無智無才, 孩兒屢次請命殺敵,他不但不允,反將孩兒置於閒散之地。
岳 母: 兒啊,想是他初到任所, 人地生疏, 對兒有不週之處,也是有的。
岳 飛: 哎呀母親哪!想孩兒幼讀兵書, 精通武藝, 指望建功立業,報國盡忠, 不想如今所事非人, 有志難酬。爲此有意暫歸林下,侍奉母親,以盡爲子之道。孩兒不告而行,還望母親恕罪。
岳 母: 哦!兒要回家奉母行孝麼?
岳 飛: 是。
岳 母: 我兒你此言差矣! 自古道君辱臣死, 親玷子亡。如今二聖蒙塵, 國家危急, 兒既已出仕朝廷,就該捨命勤王,以身報國。今乃以杜充一人之故, 灰心墮志,躊躇不前,難道這就是你周老恩師的訓誨?宗老元帥的遺言? 忠孝本無二道,你既不能盡忠,却又怎的盡孝? 兒啊!你,你,你辜負爲娘一片苦心哪!
(唱二黃原板)

鵬舉兒聽爲娘把話來論,
休忘了爲娘我教養苦心,
兒應當秉忠心爲國効命,
莫等閒辜負了年少光陰。
那杜充雖無知兒且耐性,
常言道大丈夫權衡輕重、能屈能伸,方不愧有爲之人。

岳 飛: (接唱)兒指望搗黃龍開懷痛飲,
又誰知那杜充一意孤行。
兒空懷報國志無法効命,
倒不如侍奉娘親終老山林。
岳 母: (接唱)兒說道志難酬無從効命,
豈不知小不忍大謀難成。
既然是有志向黃龍痛飲,
怎能够爲一人墮志灰心, 全不想一髮千鈞!
我的兒要分明國仇私恨,
兒啊!

（接唱散板）

公與私國與家兒要分清。

岳　飛：呀！（起立）

（唱二黃散板）

老娘親嚴教訓大義凜凜，

怎能够爲一人墮志灰心，

從遺命遵母訓我心志拿定。

娘子！

奉高堂教兒女你要多多費心。

李　氏：相公啊！

（接唱）尊相公免叮嚀寬心放定，

家中事有爲妻一力擔承。

岳　飛：好啊！

（接唱）娘子賢德實可敬，

奉親教子你擔承。

辭別老母出家門——

岳　母：我兒轉來！

岳　飛：（接唱）母親有話請叮嚀。

母親還有何言語囑咐孩兒？

岳　母：兒啊，急急忙忙意欲何往？

岳　飛：孩兒聽得母親一番教訓，深知歸家非是，故爾急想回營。

岳　母：兒旣已知過，又何必如此性急，爲娘還有言語囑咐。

岳　飛：母親請講。

岳　母：我兒此去，必多險阻，如今刀兵四起，心志若不堅如鐵石，焉能爲國盡忠，名標青史。爲娘風燭殘年，焉能跟兒一世，因此有意在兒背上刺字，使兒永記娘言，這一生一世長懷報國之心，爲娘縱死，也含笑九泉了。

岳　飛：孩兒情願受教。

岳　母：好！媳婦看筆硯伺候。

李　氏：是。

岳　母：（唱西皮倒板）

叫鵬舉站草堂聽娘言講！

（接唱慢板）

好男兒理應當天下名揚。

想爲娘二十載教兒成長，

惟望兒懷大志扶保家邦；

逢亂世顯忠臣代有名將，

大丈夫立功業來日方長。

怕的是我的兒難堅志向，

刺四字作垂訓永記在心旁。

叫媳婦取筆硯，兒寬衣跪在堂上——

岳　飛：是。

岳　母：（接唱原板）

提羊毫撫兒背仔細端詳。

勵節操秉精忠作人榜樣，

勤王命誓報國方爲棟樑。

我這裏將四字書寫停當——

〔岳母取金簪，手震，遲疑〕

岳　母：（接唱搖板）

持金簪不由我手顫心慌。

血肉軀原本是娘生娘養，

爲娘的怎忍得將兒的膚髮傷！

無奈何咬牙關把字刺上——

〔岳母刺字，岳飛身軀微震〕

岳　母：兒啊，莫非刺重了麽？

岳　飛：這……母親還未曾刺下，怎說重了；母親不必憂慮，就請速速賜訓。

岳　母:（接唱快板）

含悲忍淚狠心腸，
一筆一劃刺背上，
刺在兒身娘心傷，
我的兒忍痛無話講，
點點血墨染衣裳。
刺罷四字我的心神恍……

李　氏: 婆婆，仔細了!

〔岳母向李氏索手帛，拭岳飛背後，諦視、點頭微笑，旋拭淚〕

岳　母:（接唱搖板）

精忠報國語重心長。

岳　飛: 母親爲兒刺字，多有勞累。

岳　母: 我兒你也多受痛楚了。

岳　飛: 請問母親刺訓何字?

岳　母: 精忠報國。

岳　飛: 哦，精忠報國!

岳　母: 正是。

岳　飛: 謝母親!

（念）母親刺訓在堂前，
針針字字記心間，
從今殺敵無他念，
精忠報國標凌壓。

（起立，唱快板）

母親教訓記心上，
男兒立志在疆場，
誓把那金人俱掃蕩，
我定要迎回二聖重整家邦，
奏凱歸，山河壯，
天下承平樂安康。
精忠報國永不忘，
落得個凌壓閣上萬載名揚!

〔岳飛拜岳母〕

岳　母:（笑）哈哈哈!

（接唱搖板）

我的兒說此話眞有志量，
好男兒當奮勉爲國爭光。

兒啊，今日天色已晚，闔家團聚一宵，明日再回大營。

岳　飛: 遵命。

岳　母: 媳婦，後堂安排酒飯，闔家歡敍。正是:

今日刺字在草堂。

岳　飛: 精忠報國記心旁。

李　氏: 刻骨銘心遵母訓。

岳　飛: 不滅金人不還鄉!

岳　母: 好個不滅金人不還鄉!鵬擧，媳婦，來呀!（笑）哈哈哈!

〔同下〕

——劇　終——

轅　門　射　戟

前　記

"轅門射戟"的故事，取自"三國演義"。敍袁術在淮南欲進取呂布所佔據的徐州，但因劉備屯駐小沛，恐劉備和呂

布聯合起來對抗，於是派大將紀靈先去攻打小沛，並預先帶了厚禮送給呂布。這時，劉備也寫信求助於呂布。處在舉足重輕地位的呂布，却已看破了袁術的野心，於是一面收了禮物，一面却在徐州設下酒筵，分別下書請紀靈和劉備赴宴。席間，呂布說明要爲他兩家解和，並且施展本領箭射畫戟，威脅紀靈不得不收兵覆命。於是袁劉的戰爭，遂暫時中止。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葉盛蘭整理的。因原劇本比較完整，整理時祇對個別詞句，作了若干修正。

第一場

〔四兵士、中軍、呂布上〕

呂　布：(念引)轅門站立三千將，統領貔貅百萬郎。
(念詩)自幼生來蓋世奇，手使方天畫桿戟；
虎牢關前曾交戰，戰敗桃園三結義。
俺，姓呂名布字奉先。昔日在丁原帳下爲將，因他不仁，被俺斬首。後投董卓，可恨老賊，霸佔俺愛妻貂蟬，被俺戟刺當心而死。且喜得了徐州。今日身坐虎帳，不知有何軍情？——來！伺候了。

衆　：啊。

〔下書人甲上〕

甲　：(念)奉了將軍令，送禮到轅門。來此已是。——門上有人麽？

中　軍：做甚麽的？

甲　：煩勞通稟，下書人求見。

中　軍：候着。——啓稟溫侯，下書人求見。

呂　布：傳！

中　軍：是。——下書人進帳。

甲　：遵命。——參見溫侯。

呂　布：罷了。你奉何人所差？

甲　：奉紀將軍所差，現有禮單在此。

呂　布：呈上來。(看信)下面去用酒飯。

甲　：是。(下)

〔下書人乙上〕

乙　：(念)奉了使君命，前來下書文。來此已是轅門。——門上哪位在？

中　軍：甚麽人？

乙　：煩勞通稟，下書人求見。

中　軍：候着。——啓溫侯，下書人求見。

呂　布：傳！

中　軍：下書人，溫侯傳，小心了。

乙　：是是！——與溫侯叩頭。

呂　布：罷了。你奉何人所差？

乙　：奉了劉使君之命，前來下書。

呂　布：呈上來。下面伺候。

乙　：是。(下)

呂　布：劉使君有書信到來，待我拆開一觀。(牌子，看信)唔呼呀！原來那劉備請我拔刀相助；只是紀靈又送來這份厚禮，這便怎麽處？哦，有了。待我修書二封，請他兩家到此，與他兩下解和。——來，濃墨伺候。
(唱西皮二六)
看過了花箋紙二張，
手提着羊毫寫幾行；
一封拜上紀靈將，
一封拜上劉關張；
亦非是待客葡萄釀，
軍中大事共商量。
二封書信忙修上。

〔下書人甲、乙分上〕

呂　布：（接唱搖板）

明日午時候駕光。

〔下書人甲接書下〕

呂　布：（接唱快板）

回去你對使君講，

叫他只管放心腸；

明日淸晨早光降，

請過營來共商量。

〔下書人乙接書下〕

呂　布：（接唱小倒板）

憶昔當年戰疆場，

（接唱快板）

衆諸侯見某心膽慌；

丁原不仁被俺斬，

戟刺當胸董卓亡；

虎牢關，打一仗，

殺敗桃園劉關張；

一人能敵千員將，

〔四兵士、中軍下〕

呂　布：（接唱散板）

誰不聞名心膽慌。

〔呂布下〕

第　二　場

〔四兵士、紀靈上〕

紀　靈：（唱西皮搖板）

奉命奪沛擺戰場，

（接唱快板）

好似蛟龍下長江。

三軍與我往前闖，

（接唱搖板）

休要放走劉關張。

〔四兵士、紀靈下〕

第　三　場

〔劉備、張飛同上〕

劉　備：（念）離了小沛地，

張　飛：（念）來到呂布營。

劉　備：待我上前。

張　飛：大哥哪裏去？

劉　備：上前投帖。

張　飛：投帖乃是小事，待小弟上前。

劉　備：你不會講話。

張　飛：我連話都不會講啦。——呔！有人麽？滾出一個來！

〔中軍上〕

中　軍：甚麽人？

張　飛：呂布娃娃，可曾升帳？

中　軍：他升帳不升帳，與你甚麽相干？

張　飛：俺弟兄到此，叫他出來迎接。

中　軍：這是甚麽話？

張　飛：你不通報。呸！着打！

劉　備：啊，你不會講話。

張　飛：他不與我通報。

劉　備：你站遠些。——煩勞通稟，劉備求見。

中　軍：候着。

張　飛：快去，快去。

劉　備：不要莽撞。

中　軍：有請溫侯。

〔八兵士、呂布上〕

呂　布：（念）轅門鼓角聲高，兩旁站立英豪。何事？

中　軍：劉使君求見。

呂　布：有請。

中　軍：有請。

劉　備：啊溫侯！

呂　布：啊使君！

劉備、呂布：（同笑）哈哈哈！

呂　布：使君請！

劉　備：請！

〔呂布、張飛二人對視，張不服〕

劉　備：溫侯相邀，有何見教？

呂　布：想紀靈此番奪取小沛，兵多將廣，非使君所敵；今日特來與你二家解和。

張　飛：啊？

〔劉備示意制止張飛〕

張　飛：嘿！

劉　備：啊溫侯，但不知是怎樣的解和？

呂　布：等紀靈到此，自有定奪。

劉　備：啊！

內　：紀將軍到！

中　軍：紀將軍到！

呂　布：有請。

劉　備：告辭。

呂　布：不妨，有俺擔代。

〔呂布出迎，四兵士、紀靈上〕

紀　靈：啊溫侯！

呂　布：啊將軍！

紀靈、呂布：（同笑）啊哈哈哈……

呂　布：請！

紀　靈：請！

〔呂布、紀靈同進營，紀靈望見劉備與張飛〕

紀　靈：告辭。

呂　布：且慢，為何去心太急？

紀　靈：這……營中有事。

呂　布：啊！營中有事，你就不該來。

紀　靈：溫侯敢是欺俺？

呂　布：非也。不過與你二家解和。不必多疑，請坐。

紀　靈：有座。但不知怎樣的解法？

呂　布：宴罷之後，再為定奪。——劉使君見過紀將軍。

劉　備：啊，紀將軍。

紀　靈：哪個與你見禮！

呂　布：宴罷之後，自有道理。——來！將筵擺下。

（唱西皮倒板）

帳下今日設瓊漿，

請！

（接唱原板）

只為解和免爭強。

紀　靈：（含怒）嘿！

呂　布：（接唱）怒氣不息紀靈將，

劉　備：（嘆息）唉！

呂　布：（接唱）那一旁悶壞了桃園的劉與張。

停杯不飲暗思量，

將軍！

還望將軍免動刀槍。

紀　靈：（唱搖板）

坐在席前把話講，

尊聲溫侯聽端詳：

不看溫侯金面上，

頃刻之間擺戰場。

張　飛：（唱散板）

紀靈說話太猖狂，

把俺弟兄當平常；
人馬扯在校場上，
你敢與爺動刀槍。
〔紀靈、張飛，相對怒視〕
紀　靈：哼！
張　飛：哼！
劉　備：三弟不要莽撞！
紀　靈：哼！
張　飛：哼！
〔呂布離席，將二人攔住〕
呂　布：將軍！
(唱西皮搖板)
將軍休要逞剛強，
(接唱二六)
剛強怎比楚霸王；
霸王強來烏江喪，
那韓信強來他喪未央。
這都是前朝的剛強將，
哪一個剛強又有下場？
征戰哪有息戰好，
退後一步又何妨？
張　飛：哼！
呂　布：(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人來看過葡萄釀，
我與你兩家解和飲瓊漿。
紀將軍前來飲酒。
紀　靈：俺的酒已够了。
呂　布：哦，酒够了！
紀　靈：够了。
呂　布：(笑)哈哈哈……(向劉備)使君前來飲酒。
劉　備：備的量小，吃不得了。
呂　布：啊，吃不得了？
劉　備：吃不得了。
呂布、劉備：(同笑)啊哈哈哈……
呂　布：(唱西皮快板)
哪裏是腹中無酒量，
分明有事在心旁；
一個好似出山虎，
一個好比奎木狼。
二人相爭陣頭上，
狼不受傷虎必遭殃。
方天戟搭至在轅門上。
〔二旗牌抬戟上〕
呂　布：抬到轅門！
〔二旗牌抬戟下〕
呂　布：(接唱)再與二公做商量：
某家有個憑天講，
將軍使君聽端詳；
你我同到轅門上，
方天畫戟插在中央。
我若是射在畫戟上，
兩下收兵罷刀槍；
我若是射不中畫戟上，
但憑兩家擺戰場。
三人攜手同路往——
〔衆兵士、張飛、中軍下〕
呂　布：(接唱散板)
論甚麼剛來爭的甚麼強？
〔呂布、劉備、張飛、紀靈同下〕

〔吹打，二旗牌抬畫戟上，放在中場，下〕

呂　布：（內唱西皮倒板）

威風凛凛出虎帳，

〔衆同上〕

呂　布：（接唱快板）

大隊人馬列兩旁，

這一旁站定紀靈將，

那一旁又站劉與張；

一個個出神把我望，

看我射戟似穿楊。

弓來。

（接唱搖板）

開弓便把雕翎放，

〔射中畫戟〕

（笑）啊哈哈哈……

（接唱）這一箭射去了一場禍殃。

紀　靈：呀！

（唱西皮搖板）

他一箭射在畫戟上，

倒叫紀靈無主張。

呂　布：紀將軍，還有何話講？

紀　靈：只是難以回覆我主！

呂　布：無妨，待俺修下書信，回覆你主便了。

紀　靈：但憑溫侯。

呂　布：（唱西皮搖板）

箭射畫戟世間稀，

誰人與我比高低。

虎帳內提起羊毫筆，

轉過虎帳！

（接唱快板）

字字行行寫端的：

上寫紀靈奪小沛，

我與兩家來解圍；

從今後各守疆土地，

免得二家爭是非。

一封書信忙修起，

煩勞將軍轉帶回。

紀　靈：（唱西皮搖板）

紀靈接書面帶愧，

背轉身來把胸搥。

向前施過分別禮——

〔四兵士帶馬下〕

紀　靈：（接唱）奉命來奪小沛空走一回。

〔紀靈下〕

呂　布：（唱西皮搖板）

紀靈上馬臉帶愧，

劉　備：（笑）啊哈哈哈……

呂　布：（接唱）劉備一旁笑微微。

轉身便對使君啓，

呂布言來聽端的：

今日之事只爲你，

莫忘了轅門射畫戟。

劉　備：溫侯！

（接唱）溫侯多仁又多義，

誰能轅門射畫戟。

辭別溫侯跨坐騎——

〔劉備下〕

張　飛：呔！

（唱西皮搖板）

任殺任砍誰怕誰？

〔張飛下〕

呂　布：（冷笑）哼哼哼！

（唱西皮搖板）

張飛說話不知禮，（轉快板）

氣得呂布怒不息；

不是俺今日射畫戟，

他弟兄難逃目下危。

吩咐兒郎忙掩隊——

〔八兵士下〕

從今後不管閒是非。

〔呂布下〕

——劇　終——

林　冲　夜　奔

前　記

“林冲夜奔”是崑曲“寶劍記”中的一齣。描寫林冲因遭高俅陷害，全家被殺，憤而投奔梁山。原本全齣只一場戲，後來由京劇演員增加了徐寧、王倫、杜遷、宋萬等角色，並改變了場子。

此本是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茹富蘭根據他的演出本整理的。主要刪掉了伽藍神托夢的情節；此外，對個別詞句也略有修改。

第　一　場

林　冲：（內）啊哈！

〔上唱“點絳唇”〕

數盡更籌，

聽殘銀漏。

逃秦寇，

哎好、好叫俺有國難投。

哪搭兒相求救？

（念詩）欲送登高千里目，愁雲低鎖衡陽路。

魚書不至雁無憑，今番空作悲秋賦。

回首西山日又斜，天涯孤客眞難度。

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俺，林冲。一時憤怒，拔劍殺死高家奸細二賊，官家拿俺甚緊。多蒙柴大官人，贈俺書信一封，薦往梁山。日間不敢行走，我只得黑夜而行。呀！看前面黑洞洞有戶人家，待俺急行幾步看來。哦呵呀！我當是戶人家，原來是座古廟。雪光之下，照見匾額，待俺看來：白一雲一庵。看廟門半掩半開，待俺挨身而進。（兩望）且喜廟中無人，一路行來，身子有些困倦，不免關了廟門，在此打睡片時，起來再行。正是：

一覺放開心定穩，夢魂千里到陽臺。

〔起三更〕

哎呀且住！朦朧之間，聽得已交三鼓，俺不免開了廟門，甩開大步，直奔梁山走遭也。

（唱“新水令”）

按龍泉血淚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專心投水滸，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
顧不得忠和孝。
(接唱“駐馬聽”)
良夜迢迢，
良夜迢迢，
投宿休將門戶敲。
遥瞻殘月，
暗度重關，
我急、急走荒郊。
俺的身輕不憚這路途遥，
我心忙又恐人驚覺，
也吓、吓得俺魄散魂銷。
紅塵中誤了俺五陵年少！(下)

第　二　場

〔徐寧上，“起霸”〕

徐　寧：(念詩)志氣凌雲貫九州，金槍一抖神鬼愁。
我今奉了太尉命，追趕林冲豹子頭。
〔衆兵士上〕
俺，金槍手徐寧。只因林冲火焚草料場，殺死陸虞候，今奉太尉之命，帶領人馬，追趕林冲。——軍士們！追趕林冲去者！(同下)

第　三　場

〔林冲上〕

林　冲：(念)英雄藏寶劍，未除奸佞頭。
想俺林冲當日在那八十萬軍中呵！
(唱“折桂令”)
實指望封侯萬里班超，
生逼做叛國黄巾，
做了背主黄巢。
恰便似脫鞲蒼鷹，離籠狡兔，折網騰蛟。
救國難誰誅(少)正卯？
掌刑罰難得皋陶。
只這鬢髮蕭蕭，
行李蕭條。
此一去博得個斗轉天迴，
高俅！
管教你海沸山搖。(下)

第　四　場

〔衆嘍兵、杜遷、宋萬、王倫上〕

王　倫：(唱“江兒水”)
同盟義氣好，
三人共結交，
梁山好漢逞英豪，
每日操演甚雄驍，
患難弟兄似同胞。
俺，白衣秀士王倫。自到梁山落草，倒也豐衣足食。今有柴大官人來了書信一封，舉薦林冲上山入夥，有心不納，又恐違了柴大官人金面。——杜遷、宋萬二位賢弟聽令！
杜　遷
宋　萬：在。
王　倫：命你二人迎接林冲上山，不得有誤。
杜　遷
宋　萬：遵命。——帶馬！(下)
王　倫：且等林冲上山呵。
(唱“江兒水合頭”)
且待林冲來到，
試看他強與弱，
然後我再做計較。
〔同下〕

第 五 場

〔林冲上〕

林　冲：（唱“雁兒落”帶“得勝令”）

望家鄉去路遙，
想母妻將誰靠？
俺這裏吉凶未可知；
哦呵他、他那裏生死應難料。
呀！吓得俺汗津津身上似湯澆，
急煎煎心內熱油熬。
幼妻室今何在？
老萱堂恐喪了！
劬勞，
父母的恩難報。
悲號，罷！
嘆英雄氣怎消，
嘆英雄氣怎消！（下）

第 六 場

〔衆兵士、徐寧上〕

徐　寧：前道爲何不行？
衆　：來到黃河渡口。
徐　寧：緊緊追趕！（同下）

第 七 場

〔林冲上〕

林　冲：（唱“沽美酒”帶“太平令”）

懷揣着雪刃刀，
懷揣着雪刃刀，
行一步，哭嚎啕，
急走羊腸恨路遙。
天哪，天！
哎怎、怎得個明星下照。
昏慘慘雲迷霧罩，
疎剌剌風吹葉落；
震山林聲聲虎嘯，
繞溪澗哀哀猿叫；
俺呵！
吓得俺魄散魂銷。
似龍駒奔槽，
哎百、百忙裏走不出山前古道。（下）

第 八 場

〔衆嘍兵、杜遷、宋萬上〕

杜　遷
宋　萬：（同）俺——
杜　遷：摸着天杜遷。
宋　萬：雲裏金剛宋萬。
杜　遷：奉了王大哥之命，迎接林冲上山。——衆好漢！迎接林冲去者！（同下）

第 九 場

〔林冲上〕

林　冲：（唱“收江南”）

呀！又只見烏鴉陣陣起松梢，
數聲殘角斷漁樵，
忙投村店伴寂寥。
想親闈夢杳，
想親闈夢杳，
這的是空隨風雨度良宵。

〔衆兵士、徐寧上〕

徐　寧：林冲哪裏走！
林　冲：徐將軍！可恨朝中奸佞弄權，陷害於俺，俺林冲實不得已。望將軍念在舊日之情，必須要諒情一二。
徐　寧：林冲！你火焚草料場，殺死陸虞候，俺今奉太尉

之命，前來拿你。休走，看槍！

林　冲：徐將軍！再三逼迫，林冲無禮了！

〔開打，林冲敗下，徐寧追下。衆嘍兵、杜遷、宋萬上〕

杜　遷：且住！那旁喊殺之聲，你我下馬登高一望。

〔林冲、徐寧上，開打，林敗下，徐追下〕

杜　遷：賢弟！看前面敗的定是林冲，後面官兵緊緊追趕。此時不救，等待何時？——衆好漢！迎上前去！

〔林冲、徐寧上，杜遷、宋萬加入開打，徐敗下〕

林　冲：有勞列位搭救。

杜　遷
宋　萬：豈敢。壯士敢是林武師麼？

林　冲：正是。請問二位尊姓大名？

杜　遷：在下杜遷。

宋　萬：在下宋萬。

杜　遷
宋　萬：奉王倫大哥之命，特來迎接壯士上山。

林　冲：有勞了。列位請！

（唱“煞尾”）

一宵兒奔走荒郊，

窮性命掙得一條，

到梁山請得兵來，

高俅哇，賊！

誓把你奸臣掃！

〔同下〕

——劇　終——

彩樓配、三擊掌、平貴別窰、母女會

前　　記

“彩樓配”、“三擊掌”、“平貴別窰”、“母女會”是全部“王寶釧”（又名“紅鬃烈馬”）中的四齣。

王寶釧是丞相王允的第三個女兒，她愛上了花郎薛平貴。當她奉旨在二月二日“拋球選婿”的時候，故意將彩球拋給了薛平貴。她倆的婚姻，遭到王允的堅決反對。王寶釧指責父親嫌貧愛富，不守信義。最後，她毅然地脫下“日月龍鳳襖”、“山河地理裙”，同父親三擊掌，離開了相府，到寒窰去和薛平貴結婚。

薛平貴降服了紅鬃烈馬，唐王封他爲“後軍督府”，王允却故意將他改爲“馬前先行”，並派他遠征西涼，這一對新婚不久的夫婦，不得不暫時忍痛地分別了。

從薛平貴出征以後，王寶釧苦守寒窰。王允以各種方法，甚至說薛平貴戰死在西涼，逼女兒改嫁。堅貞不屈的王寶釧，對薛平貴的愛情並沒有絲毫改變，但因生活很貧困，加之思念平貴，終於生了病。她母親前來探望，見寶釧的憔悴形容以及寒窰裏的窮苦光景，勸她一同回家，再享受從前丞相女兒的豪華生活。儘管寶釧很愛她的母親，並沒有因此接受母親的勸告；她把母親誆出門去，將窰門緊閉，堅決不回相府。

“彩樓配”、“三擊掌”、“母女會”是根據王瑤卿先生的演出本，由北京戲曲實驗學校程玉菁、章小山、于玉蘅、常少亭，中國京劇團演員李金泉與本院編輯處田沁、呂瑞明共同進行整理的；“平貴別窰”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洪春、雲燕銘與呂瑞明共同整理的。

修改要點：舊“彩樓配”中，王寶釧夜夢紅星，見薛平貴有富貴之相，由於月老的撮合，二人才得到結合。這些帶有迷信宿命論色彩的情節，在整理中已加以修改。其他三齣因原本就很完整，整理時，僅對個別詞句略加修正。

彩　樓　配

第　一　場

〔薛平貴上〕

薛平貴：（唱西皮搖板）

何日得遂凌雲志，

豪傑空懷報國心。

俺，薛平貴，長安人氏。只因父母雙亡，流落外鄉。是我聞得蘇元帥招募兵將，因此沿途乞討，回到此地，意欲去往大營投軍，怎奈天氣寒冷，腹中又飢餓得緊，眼看支持不住。唉！天哪，天！眞眞困煞人也！

（唱西皮搖板）

貧困交加實難忍，

只爲飢寒逼煞人。（下）

第　二　場

〔王寶釧上〕

王寶釧：（念引）孝子是王祥，烈女是孟姜。

（念詩）深閨獨處整紅妝，承歡膝下慰高堂。

五色絨線彩球繡，二月二日選佳郎。

〔丫環暗上〕

王寶釧：我，王寶釧。爹爹王允，官居當朝首相；母親陳氏，生我姐妹三人：大姐金釧許配蘇龍，二姐銀釧許配魏虎，只我尙未婚配。只因那年母親染病，我在床前侍奉湯藥，直到三載，母親病體痊癒，正宮娘娘見喜，賜我五色絨線，繡成彩球，定於二月二日高搭彩樓，抛球招贅。但願得配如意郎君，方爲終身之幸。今當正月，大雪初晴，園中梅花盛開，正好前去觀賞。——丫環，引路花園。

（唱西皮慢板）

銀光耀目雪初晴，

新春天氣也宜人。

幾處樓臺如畫境，

無邊玉宇淨無塵。

叫丫環帶路花園進——

滿樹梅花吐芳芬。

丫　環：三姑娘，您瞧今年的梅花開得多好哇。

王寶釧：果然開得茂盛。

丫　環：我去給您掐一枝去。

王寶釧：我在亭中等你。

〔薛平貴上〕

薛平貴：（唱西皮搖板）

腹中飢餓身寒冷，

頭暈目眩難支撐，

霎時只覺站立不穩……（倒地）

〔丫環折梅送給王寶釧〕

王寶釧：啊丫環，閒坐在此，想個甚麼主意玩耍？

丫　環：我拿棋盤去，跟您下棋吧。

王寶釧：不好。

丫　環：咱們打鞦韆玩吧。

王寶釧：也不好。

丫　環：要不然……咱們上花園外邊看看雪景去好不好？

王寶釧：（願意但又遲疑）相爺可在府中？

丫　環：老爺上朝去了。

王寶釧：如此開了花園門。

丫　環：（開門）呦，這是誰倒臥在雪地上啦！——小姐，門外有個倒臥。

王寶釧：待我前去看來。——哎呀且住！看此人面目淸秀，儀表非凡，因何落魄至此？——丫環，快將此人喚醒。

丫　環：花郎醒來，花郎醒來！

薛平貴：（醒來驚起）原來是位大姐！

丫　環：這是相府的花園門口，你怎麼倒臥在這兒了呢？

薛平貴：是我行至此處，忽覺頭暈目眩，竟自倒臥在此。有勞大姐將我喚醒，當面謝過。

丫　環：你別謝我；快謝謝我們小姐去吧。

薛平貴：多謝小姐！

王寶釧：罷了。——丫環，將這花郎帶進花園，我要周濟於他。

丫　環：我們小姐要周濟你哪，跟我進來吧。

薛平貴：這……哦！

王寶釧：啊，那一花郎，你姓甚名誰，家住哪裏，因何落到這般光景？

薛平貴：難人薛平貴，乃長安人氏。自幼曾讀詩書，略通武藝。只因父母雙亡，一貧如洗，意欲投軍報効，也好有個出頭之日，不想飢寒交迫，倒臥在此。唉！眞眞愧煞人也。

（唱流水）

難人祖居長安境，
自幼曾學武和文。
父母下世家計緊，
流落他鄉受苦情。
男兒報國當發奮，
因此立志去投軍。

王寶釧：呀！

（唱流水）

聽他言來自思忖，
他分明是個有志的人。
拋球選婿事不穩，
不如與他訂婚姻。
彩樓之事對他論……

呀！

（接唱搖板）

又恐丫環一旁聽。

那一花郎，你可曾用飯？

薛平貴：這個……唉！

王寶釧：丫環，看他甚是可憐，你去取些銀米前來。

丫　環：是啦。（下）

王寶釧：方才聽你之言，父母雙亡，你可有……

薛平貴：有甚麼？

王寶釧：可有妻室否？

薛平貴：想我一貧如洗，怎能娶妻呀。

王寶釧：我有一言不好啓齒。

薛平貴：小姐有話但講何妨。

王寶釧：唉，我對你實說了吧：我家為我終身之事，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拋球招贅。不知你……可願去否？

薛平貴：蒙小姐如此見愛，眞乃出於望外，只是我乃落魄之人，小姐你是千金之體，如何使得？

王寶釧：我旣以終身相託，你、你就不必遲疑了。

薛平貴：相府招贅，接彩之人必然是王孫公子，只恐平貴無份哪。

王寶釧：不妨，到了那日，你早些前去，站在彩樓近前，我自有道理。

薛平貴：必當緊記。

王寶釧：（唱流水）

二月二日事有準，
我的言語要記明，
莫道姻緣無有份，
萬事只怕有心人。

丫　環：（上）三姑娘，銀米在此。

王寶釧：付與花郎，叫他去吧。

丫　環：給你，你去吧。

薛平貴：多謝小姐！

（唱西皮搖板）

辭別小姐出園門——

王寶釧：喚他轉來！

丫　環：花郎回來，小姐叫你哪。

薛平貴：（接唱）小姐有話請說明。

王寶釧：（接唱）二月二日勿失信，

莫做薄情無義人。

薛平貴：（接唱）小姐不必細叮嚀，

平貴豈是無義人。（下）

王寶釧：回房去吧。

（唱搖板）

心中暗把天祝定，

早與平貴配良姻。

〔丫環、王寶釧同下〕

第　三　場

〔接彩人甲、乙、丙、丁同上〕

甲　：（念）春遊芳草地，

乙　：（念）夏賞綠荷池，

丙　：（念）秋飲菊花酒，

丁　：（念）冬吟白雪詩。

甲　：請了。

衆　：請了。

甲　：今當二月二日，王相府彩樓招婿，你我一同前往。

〔衆圓場，薛平貴隨上；門官迎上〕

門　官：你們可是接彩的？

衆　：正是接彩的。

門　官：請進。

〔甲、乙、丙進門下；門官將丁及薛平貴攔住〕

門　官：幹甚麼的？

丁、薛平貴：（同）接彩的。

門　官：（向薛）花郎也配接彩！不能進去。

丁　：對了，你不能進去，我進去。

門　官：你年紀太大了，接不得彩了。

丁　：你這個人可眞是少見多怪，昔日姜太公八十而娶，我比他還小得多哪。

門　官：那也不准你進去。

丁　：眞不讓我進去？我這人可有個怪脾氣，要是不讓我進去，我非進去不可！

門　官：要是讓你進去呢？

丁　：那我倒不進去啦。

門　官：我來試驗試驗。我不讓你進去！

〔薛平貴乘機進門下〕

丁　：我偏要進去！

門　官：我讓你進去了。

丁　：（進門）謝謝您啦！（下）

門　官：叫他矇進去了。——遠遠望見三姑娘來也。（下）

王寶釧：（內唱西皮倒板）

梳妝打扮出繡房。

〔丫環執彩球引王寶釧上〕

王寶釧：（唱慢板）

在前堂辭別了二老爹娘。

但願能遂心內想，

彩球打中平貴郎。

叫丫環帶路彩樓上。

〔丫環、王寶釧上樓；接彩人、薛平貴上〕

王寶釧：（接唱慢板）

手扶着欄杆(轉二六)看端詳:
也有王孫公子樣,
也有那士農工商站立在兩旁。
老少人兒紛紛嚷,
倒叫我含羞帶愧心內慌。
低下頭來用目望……
(接唱快板)
覷不見平貴在哪廂?
花園贈金對他講,
難道說他是負義郎!
彩球不打回府往……

衆 : 不要回去!
王寶釧: 呀!
(接唱快板)
回府去怎見二爹娘?
左難右難無計想,
驀地裏見他站在樓旁。
看彩球!
(接唱搖板)
假意東拋反西向。
〔王寶釧舉起彩球向遠處虛擲,却悄悄地拋與薛平貴〕
接彩人: (同)在這兒哪!在這兒哪!
薛平貴: (舉球)在這裏呀!(下)
接彩人: (同)唉!
(接唱搖板)
彩球打中討飯郎。(同下)
王寶釧: 呀!
(唱快板)
耳邊廂聽得人喧嚷:
彩球打中討飯郎。
想必就是薛平貴,
不由寶釧意徬徨。
丫環帶路回府往,
〔下樓,丫環下〕
(接唱散板)
回府去稟告二老爹娘。(下)

——劇 終——

三 擊 掌

第 一 場

〔王允上〕
王 允: (念引)調和鼎鼐,位列三台。
〔二院子上〕
王 允: (念詩)金殿伴至尊,文武獻慇懃;
膝下無有子,富貴等浮雲。
老夫,王允。在唐室駕前爲臣,官居首相。膝下無兒,所生三女:長女金釧,許配蘇龍;次女銀釧;許配魏虎;惟有三女寶釧尙未婚配。只因夫人染病在床,寶釧侍奉不離左右,且喜夫人病癒。是老夫奏明聖上,聖上見喜,賜我兒日月龍鳳襖,山河地理裙;後宮娘娘聞知,又賜我兒五色絨線,繡成彩球;擇定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拋球招贅。唉!不想我兒打中花郎平貴。想老夫乃當朝首相,豈肯與花郎結親?今日下朝觀見新科狀元才貌雙全,我意欲將這門親事打退,將我兒許配狀元爲妻,不知我兒心意如何?——家院!
家 院: 有。
王 允: 後堂傳話,三姑娘出堂。
家 院: 後堂傳話,請三姑娘出堂。

〔四丫環、王寶釧上〕

王寶釧：（念引）正宮賜絨線，拋球配良緣。
爹爹萬福。

王　允：罷了，一旁坐下。

王寶釧：告坐。喚女兒出堂，有何訓教？

王　允：恭喜我兒，賀喜我兒！

王寶釧：女兒喜從何來呢？

王　允：我兒拋球招贅，可知打中哪家王孫公子？

王寶釧：女兒不知打中哪家王孫公子。

王　允：什麼王孫公子，就是那花郎平貴。

王寶釧：花郎平貴……

王　允：正是。

王寶釧：女兒命該如此。

王　允：兒啊，爲父今日早朝，覩見新科狀元才貌雙全，我意欲將這門親事打退，將我兒許配狀元爲妻，不知我兒意下如何？

王寶釧：爹爹在上，女兒先告不孝之罪。

王　允：有話坐下講。

王寶釧：啓稟爹爹：只因那年母親染病在床，女兒每日在床前侍奉湯藥，直到三載，母親病體痊癒。後宮娘娘見喜，賜兒五色絨線，繡成彩球，擇定二月二日，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拋球招贅。打貧隨貧，打富隨富；慢說是打着花郎平貴，就是打着一塊頑石，女兒也要抱……

王　允：抱什麼？

王寶釧：抱它三載，以表溫暖之情。

王　允：噯！想那彩球乃是玩物，拋球招贅，猶如兒戲一般，難道說把我兒的親事就定死在花郎身上不成？

王寶釧：啊爹爹，昔日孔夫子，絕糧陳蔡間；太公避紂亂，磻溪垂釣竿。二大古人尙且如此，何況那平貴乎？女兒一言旣出，駟馬難追。——丫環！打座向前！

王　允：啊？爲父與你講話，爲何背過臉去，敢是與爲父致氣不成？

王寶釧：女兒怎敢與爹爹致氣，怎奈婚姻已定，是萬難更改！

王　允：你待怎講？

王寶釧：難以更改！

王　允：兒就該掌嘴！

王寶釧：（哭）喂呀！

王　允：（唱西皮原板）
小奴才說此話全不思想，
只氣得年邁人怒滿胸膛。
兒大姐配蘇龍戶部執掌，
你二姐配魏虎兵部侍郎，
惟有兒失訓教性情倔強，
千金體配花郎怎度時光！

王寶釧：（唱西皮慢板）
老爹爹請息怒容兒細講：
兒命苦怎配得狀元才郎；
父道那薛平貴是花郎模樣，
落魄人得了志比父還強。

王　允：（唱西皮原板）
薛平貴生來命不濟，
每日裏在街頭討飯充飢，
破衣襤衫遮不住身體，
遮住了肩頭就露出了踝膝。

王寶釧：（接唱原板）
昔日裏有一個孟姜女，

曾與那范郎送寒衣，
哭倒了長城有數萬里，
至今留名在萬古題。

王　允：（接唱原板）
我的兒本是丞相女，（轉快板）
就該配濟世安邦定國臣。

王寶釧：（接唱快板）
張良、韓信與蘇秦，
俱都是安邦定國臣；
韓信乞食於漂母，
登台拜帥第一人；
商鞅不中蘇季子，
在六國封相人上人。

王　允：（接唱）登台拜帥是韓信，
未央宮斬的什麼人？

王寶釧：（接唱）未央宮斬的是韓信，
難道說文官就不喪身？

王　允：（接唱）小奴才眞個不孝順，
仙姬女配的什麼人？

王寶釧：（接唱）仙姬女配的是董永，
大孝之人也受貧。

王　允：（接唱）奴才說話言語擰，
句句頂得父心疼。

王寶釧：（接唱）非是孩兒言語擰，
爹爹爲何你要退婚？

王　允：（接唱）要退要退偏要退！

王寶釧：（接唱）不能不能是萬不能！

王　允：（接唱）你若不把親事退，
兩件寶衣脫下身！

王寶釧：請問爹爹，這兩件寶衣是從何而來的？

王　允：乃是聖上賜與爲父的。

王寶釧：聖上賜與爹爹所爲何用？

王　允：不過是念在君臣之義。

王寶釧：却又來！聖上倒有君臣之義，難道爹爹你……就無有父女之情了麼？

王　允：只要我兒將這門親事打退，慢說這兩件寶衣，就是府下的金銀，也任兒搬取。

王寶釧：兒不要了！

王　允：哼！

王寶釧：（唱西皮散板）
先脫日月龍鳳襖，
後解山河地理裙，
兩件寶衣齊脫下。

〔脫衣〕

家院甲：啊相爺，保重身體要緊，不要與三姑娘致氣了。

王　允：哼！不用你管。

家院乙：啊相爺，不要與三姑娘致氣了。

王　允：哼！不用你管。

王寶釧：（哭）喂呀！
（接唱）交與了嫌貧愛富的人。
〔扔衣與王允，王允扔回。寶釧將衣扔與丫環〕

王寶釧：（接唱）前堂不與父爭論——

王　允：哪裏去？

王寶釧：（接唱）後堂去見兒的老娘親。

王　允：住了！前堂無有兒的父，後堂焉有兒的母。——家院，丫環，哪個帶你三姑娘去往後堂，打斷爾的狗腿！

王寶釧：兒不去了！
（唱西皮散板）
老爹爹你把心死了！

王　允：怎見得爲父把心死了？

王寶釧：想大姐出嫁也有奩妝，二姐出嫁也有陪房，女兒今日出嫁，這兩件寶衣都不叫兒穿去，又不叫兒拜別母親，豈不是把心死了麼？

王　允：爲父方才言過，只要我兒將這門親事打退，慢說是兩件寶衣，就是府下的金銀，任兒搬取，爲父决不心疼。

王寶釧：兒不要了！

(接唱)全不怕笑你無信人！

王　允：嘁！笑女不笑父。

王寶釧：笑父不笑女。

王　允：笑爲父何來？

王寶釧：笑爹爹嫌貧愛富。

王　允：爲父嫌貧愛富，我爲的是哪一個？

王寶釧：女兒不知。

王　允：就爲的是你這小奴才！

王寶釧：女兒之事，何勞爹爹掛念，你……與我坐定了！

(唱快板)

手摸着胸膛想一想，

膝下還有什麼人？

王　允：(接唱)膝下無兒怨我的命，

女兒家養不得老來也送不得終！

王寶釧：(接唱)若是母親百年後，

女兒是披蔴帶孝人。

王　允：(接唱)倘若爲父下世去，

不用寶釧哭半聲！

王寶釧：(接唱)倘若是爹爹身亡故，

寶釧不來哭半聲！

王　允：(接唱)父死不把三女見。

王寶釧：(接唱)女死不見老爹尊。

王　允：(接唱)日後誰把誰來見？

王寶釧：(接唱)用手挖去兒雙睛！

王　允：爲父不信哪！

王寶釧：(唱西皮散板)

父不信與兒三擊掌！

王　允：(接唱)活活氣壞年邁人。

無奈何與兒三擊掌——

〔兩人欲擊掌，家院、丫環相攔。又欲擊，又相攔。兩人三擊掌，王允踹寶釧跌地〕

王　允：哼！轟了出去！

王寶釧：(哭)喂呀！

(接唱西皮散板)

一霎時失了父女情。

(唱二六)

實可恨爹爹作事心太狠，

竟將我親女趕出了府門。

可嘆老娘疼兒甚，

現在後堂無所聞，

眼望後堂深施禮，(哭頭)喂呀，兒的娘啊！

(接唱散板)

一朝斷腸兩離分。

悲悲切切出府門——

衆丫環：三姑娘！

王寶釧：呀！

(接唱)又聽丫環喚一聲。

你們前來作甚？

衆丫環：我們捨不得三姑娘啊……(哭)

王寶釧：哦！你們捨不得三姑娘，三姑娘焉能捨得你們。去到後堂，稟知我那賢德的母親，就說你三姑娘往寒窰去了！

（唱快板）

去到後堂忙告禀，

禀知賢德的老娘親，

囑咐你的言語要牢牢記緊！

〔衆丫環下〕

（接唱搖板）

此一去不回相府的門。

母親，親娘！（哭）喂呀！母親哪……罷！（下）

家院甲：三姑娘往寒窰去了。

王　允：不要趕她！

（唱西皮搖板）

寶釧生來性倔強，

氣壞老夫痛斷腸。

這樣奴才難教養，

〔衆家院下〕

一旦無情奔他鄉。（下）

——劇　終——

平　貴　別　窰

第　一　場

〔王寶釧上〕

王寶釧：（念引）身居寒窰，終日裏愁鎖眉梢。

（念詩）思念萱堂淚滔滔，爹爹枉自伴當朝；

嫌貧愛富世間少，父女恩情一旦拋。

我，王寶釧。我父王允，唐室爲臣，官居首相，膝下無兒，所生我姐妹三人；大姐金釧許配蘇龍，二姐銀釧配夫魏虎。只因母親身染重病，是我每日在床前侍奉湯藥，直到三載，我母病體痊癒。後宮娘娘聞知此事，親賜五色絨線，繡成一球，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拋球招贅，打中薛郎平貴。我父嫌貧愛富，叫我退去平貴婚姻，改配新科狀元趙宣。是我不允，與爹爹三擊掌，誓死不回相府，與薛郎來在寒窰，苦度光陰。自離相府，每日思念母親，也不知我母身體是否安泰？思想起來，好不悶煞人也！

（唱二黃慢板）

王寶釧思萱親傷心淚掉，

老爹爹枉爲了一品當朝，

嫌貧寒愛富貴世間稀少，

他把那父女情一旦相拋。（出窰，望）

薛郎他雖貧寒志量非小，

去投軍我料想定顯英豪，

將身兒回寒窰將門閉了，

候薛郎投効歸細問根苗。（下）

第　二　場

〔薛平貴上，“起霸”〕

薛平貴：（念）頭戴金盔一點紅，身披鎧甲扣玲瓏；

自從降了紅鬃馬，唐王駕前立大功。

俺，薛平貴。只因降了紅鬃烈馬，唐王見喜，將俺封爲後軍督府。西涼下國打來連環戰表，要奪我主江山社稷。可恨王允老賊，上殿奏本，保蘇龍、魏虎以爲正副元帥；將俺後軍督府改爲馬前先行。爲此全身披掛，回至寒窰，辭別三姐。天哪，天！困煞俺英雄也！

（唱西皮倒板）

惱恨王允太不仁，

（上馬，接唱原板）

屢害平貴所爲何情？

催馬加鞭往前進——

（下馬，接唱搖板）

叫聲三姐快開窰門。

王寶釧：(內)來了！

(上唱西皮搖板)

忽聽門外有人喚，

想是薛郎回窰前。

開開窰門用目看——

薛郎！

薛平貴：三姐！(進窰)

王寶釧：呀！(接唱)

薛郎怎得榮耀還？

薛郎，回來了。

薛平貴：回來了。

王寶釧：你哪裏來得這身榮耀？

薛平貴：只因降了紅鬃烈馬，唐王見喜，將俺封爲後軍督府……

王寶釧：哦，如此說來，你作了官了？

薛平貴：作了官了。

王寶釧：待我謝天謝地。

薛平貴：且慢！慢謝天地，其中有變！

王寶釧：此話從何而起？

薛平貴：三姐！只因西涼下國，打來連環戰表，要奪我主江山社稷。可恨你父上殿奏本，保蘇龍、魏虎以爲正副元帥，將俺後軍督府改爲馬前先行。爲此全身披掛，回至寒窰，辭別三姐，我就要啓程了！

王寶釧：你待怎講？

薛平貴：就要啓程了！

王寶釧：哎呀！(暈倒)

薛平貴：三姐醒來！

王寶釧：(唱西皮倒板)

聽一言吓得我魂魄飄洒！

王寶釧：薛郎！我夫！夫哇！
薛平貴：三姐！我妻！妻呀！

王寶釧：(接唱原板)

不由人一陣陣淚流如麻。

父好比秦趙高指鹿爲馬，

父好比漢蕭何自造律法。

薛平貴：(接唱原板)

說甚麼秦趙高指鹿爲馬，

講甚麼漢蕭何自造律法。

你的父與平貴寃仇結下，

害得我夫妻們各奔天涯。

王寶釧：(接唱原板)

手指着相府高聲(轉二六)叫駡，

爹爹作事理太差。

好端端鴛鴦遭棒打，(哭頭)狠心的爹爹呀！

(接唱搖板)

你去後爲妻我怎度生涯？

薛平貴：三姐！

(唱快板)

三姐不必淚雙流，

平貴言來聽從頭：

乾柴十擔米八斗，

你在寒窰苦度春秋，

守得住來將我守，(哭頭)王三姐呀！

難度光陰你將我丢！

王寶釧：(接唱快板)

薛郎說話沒來由，

爲妻言來聽從頭：

十擔乾柴米八斗，

留在寒窰度春秋，

夫妻恩深情義厚，
餓死在寒窰也不回頭！

薛平貴：好哇！
（唱西皮散板）
三姐情義世少有，
倒教平貴臉含羞。
〔中軍上〕

中　軍：平貴聽令！

薛平貴：在！
〔平貴出窰〕

中　軍：元帥初點大卯，不可違誤卯期，速到校場聽點！

薛平貴：得令！

中　軍：將軍不下馬。

薛平貴：各自奔前程。
〔中軍下，平貴進窰〕

王寶釧：薛郎，外面何人到此？

薛平貴：中軍到此。

王寶釧：到此何事？

薛平貴：三姐！中軍到此傳令：元帥初點大卯，不可違誤卯期。一卯不到一綑四十；二卯不到兩綑八十；三卯不到人頭落地。軍務緊急，我就要啓程了！

王寶釧：薛郎你……這就要走麼？

薛平貴：軍務要緊哪！

王寶釧：你有甚麼言語，囑咐為妻幾句吧！

薛平貴：唉！此時我心如刀割，縱有滿腹的言語，一時也講不出來了。

王寶釧：薛郎啊！你今此去，不定三年五載，才得回來，撇下為妻何以度日呀！

薛平貴：三姐！方才言得明白，寒窰現有乾柴十擔，老米八斗，你在寒窰苦度貧寒……

王寶釧：若是不够呢？

薛平貴：若是不够，你……回轉相府去吧！

王寶釧：薛郎啊！你可記得我在相府與我爹爹三擊掌，縱然餓死在寒窰，也是不回去的了哇……（哭）

薛平貴：好哇！三姐心如鐵石，令人可敬。為丈夫此番出征，不定三年五載，才得回來，你在這窰前、窰後、窰左、窰右，與人家漿漿洗洗、縫縫連連，耐等為丈夫回來，我是一家一家的登門叩謝。話已講明，我就要啓程了！

王寶釧：薛郎當眞要走？

薛平貴：當眞要走。

王寶釧：果然要走？

薛平貴：軍務緊急呀！

王寶釧：待為妻送你一程。

薛平貴：外面風大，不送也罷。

王寶釧：我一定要送。

薛平貴：如此有勞了！
〔出窰門，薛平貴頭碰門上〕

王寶釧：碰着了？

薛平貴：不妨事。
〔出窰，薛平貴牽馬〕

王寶釧：（唱西皮原板）
王寶釧送薛郎心酸難忍，

薛平貴：（接唱）頃刻間夫妻們就要離分。

王寶釧：（接唱）但願得此一去旗開得勝。

薛平貴：（接唱）自有那探馬兒來報信音。

王寶釧：（接唱）一路上必須要保重謹愼。

薛平貴：（接唱）你在這寒窰內苦度光陰。

王寶釧：（接唱）送薛郎送至在三岔路口。（哭頭）喂呀：我的夫啊！

薛平貴：（唱快板）

叫人難捨又難分。

王寶釧：（接唱）從空降下無情劍。

薛平貴：（接唱）斬斷人間夫妻情。

王寶釧：（接唱）流淚眼觀流淚眼。

薛平貴：（接唱）斷腸人送斷腸人。

王寶釧：（接唱）寶釧捨不得薛平貴。

薛平貴：（接唱）平貴難捨妻寶釧。

王寶釧、薛平貴：（同唱哭頭）夫妻們只哭得淚如雨傾，我的——（二人相望）夫/妻呀！

〔號砲三聲〕

薛平貴：哎呀！

（唱西皮散板）

又聽號砲響連聲，

不辭三姐跨金鐙。

〔王寶釧扯住薛平貴，走圓場〕

王寶釧：（接唱散板）

扯住薛郎不放行，

你要走來將我帶！

薛平貴：（接唱）你苦苦的拉我爲何來？

王寶釧：（接唱）你去不定三五載，

你把爲妻怎安排？

薛平貴：（接唱）你回寒窰且忍耐，

我到軍前再作安排。

此時間顧不得夫妻恩愛！（"掃頭"）

〔王寶釧扯住薛平貴，薛推王，王倒地。薛拉馬欲行，見狀復回，攙起王。薛上馬，王追、扯韁繩，薛拔劍斬斷韁繩，王復跌倒〕

薛平貴：三姐！你要保重了！（下）

王寶釧：（立起，望）薛郎，我夫！（哭頭）啊……我的夫啊！

（唱西皮散板）

劍斷韁繩人不在，

夫妻生生兩分開。

含悲忍淚將窰門帶，（回窰，關門）

苦守寒窰望夫來。（下）

——劇　終——

母　女　會

〔丫環、陳氏上〕

陳　氏：（念引）兩鬢如霜，承誥命，身宿華堂。

（念詩）可嘆相爺不公平，三個女兒兩看承。

雖然身居在相府，思想姣兒不安寧。

老身陳氏。配夫王允，官居首相。膝下無兒，所生三女：長女金釧許配蘇龍；次女銀釧許配魏虎；三女寶釧彩樓招贅，打中花郎平貴。我家相爺嫌他貧寒，定要退婚，三女執意不肯，因此父女失和。可嘆她性情高傲，搬往城南寒窰居住。如今聞得平貴命喪西涼，我也曾命家院前去探望三女，未見回報。——丫環！

丫　環：有。

陳　氏：伺候了。

家　院：（上念）有事來通報，無事不亂言。——參見老夫人。

陳　氏：罷了。命你探望三姑娘，怎麼樣了？

家　院：三姑娘在寒窰身染重病。

陳　氏：你待怎講？

家　院：三姑娘身染重病。

陳　氏：唉！兒啊！

（唱西皮散板）

忽聽家院報一聲，

寶釧姣兒病纏身。
眼望寒窰珠淚滾，（哭頭）我的兒啊！
怎不叫娘痛傷心。

家　院：老夫人不必悲傷，何不去到城南探望三姑娘。
陳　氏：如此家院、丫環！
家　院
丫　環：有。
陳　氏：多帶銀米裙衫，探望你家三姑娘。吩咐車輛伺候。
家　院：車輛走上。
〔車夫上，陳氏上車〕
陳　氏：（唱西皮慢板）
思想起當年事心中悔恨，
大不該叫女兒彩樓招親。
聞聽得薛平貴西涼喪命，
寒窰內拋下了我兒千金。
叫家院你與我前把路引，
見寶釧母女們敍敍衷情。
家　院：來此已是寒窰。
陳　氏：前去叫門。
〔陳氏下車，車夫下〕
家　院：是。——三姑娘開門來！
王寶釧：（內）來了。
（上唱西皮搖板）
耳邊廂又聽得有人聲，
想必是左右鄰來看我身。
想薛郎想得我身染重病，
這幾日未起床思念夫君。
家　院：三姑娘開門來，老夫人來了。
王寶釧：呀！
（接唱）聽說是我的母在窰外立等，
這光景怎見得兒的老娘親。（開門，出窰）
母親在哪裏？母親在……
王寶釧：母親，親娘，喂呀母親哪！
陳　氏：寶釧，姣兒，兒啊！
陳　氏：（唱西皮倒板）
一見姣兒珠淚滾。
陳　氏：寶釧，姣兒，兒啊！
王寶釧：母親，親娘，喂呀娘啊！
陳　氏：（接唱流水）
手拉三姐站窰門。
兒在相府多由性，
使女丫環陪伴兒的身。
閒來繡樓描花錦，
悶來花園散散兒的心。
兒從前容顏多端正，
到如今你頭上無釵、身上無衣、面黃肌瘦、臉帶病形。
千般苦處都受盡，
叫娘心疼不心疼！
王寶釧：母親！
（唱二六）
老娘親不必兩淚淋，
女兒言來聽分明：
老爹爹在朝官一品，
生下我姐妹共三人。
大姐二姐遵父命，
許配居官爲宦人；
女兒匹配花郎漢，
平貴雖窮趁兒的心。
世人都想爲官宦，
誰是那耕田種地的人！
陳　氏：（接唱快板）
背地裏只把相國恨，

一樣女兒兩樣看承。
回頭再對寶釧論：
爲娘常把我兒掛在心。
今日母女重相會，
好似枯木又逢春。

王寶釧：母親請上，待女兒拜見。

陳　氏：我兒不必拜了。

王寶釧：女兒久離膝下，少奉甘旨，恕女兒不孝之罪。

陳　氏：不必拜了。——家院、丫環，見過三姑娘。

家　院
丫　環：參見三姑娘。

王寶釧：罷了。——啊母親，不在相府，來此寒窰作甚？

陳　氏：適才家院報道：我兒身染重病。但不知你的病症從何而起？

王寶釧：再不要提起。只因那日魏虎回朝，打此寒窰經過，他說薛郎命喪西涼，女兒聞聽，痛哭不止。爹爹又命人前來，要接兒回去另行改嫁，因此身得重病。今見母親，兒的病體，哎呀，好了一半了哇……（哭）

陳　氏：啊，我把你這老天殺的！爲何時常逼我女兒改嫁！——爲娘回得府去，定不與他甘休！

王寶釧：啊母親，不要爲了女兒之事，傷了你二老的和氣才好。

陳　氏：看在我兒面上，爲娘不與他吵鬧就是。

王寶釧：多謝母親。

陳　氏：兒呀，爲娘要進得窰去，看看我兒的光景如何。

王寶釧：這個……寒窰窄小，不看也罷。

陳　氏：唉！我兒住得，難道爲娘就看也看不得麼？

王寶釧：如此待女兒打掃打掃。

陳　氏：何必打掃，與爲娘帶路進窰。（同進）兒啊！
（唱西皮散板）
畫閣雕樑兒不住，
破瓦寒窰怎把身存？
〔家院端飯與陳氏看〕

陳　氏：哎呀！
（接唱）珍饈美味兒不用，
粗茶淡飯怎度光陰？

王寶釧：母親，親娘，喂呀母親哪！
陳　氏：我兒，寶釧，兒啊！

陳　氏：（唱哭頭）
我哭、哭一聲寶釧我的兒啊！

王寶釧：（接唱）我叫、叫一聲痛兒的老娘親！

陳　氏：（唱散板）
想當初在相府何等光景，
到如今住寒窰娘好心疼！

王寶釧：（接唱）只當兒三朝喪了命，
老娘親何必你你你……掛在心！

陳　氏：（接唱）我的兒隨爲娘把相府來進，
隨娘坐來伴娘行。

王寶釧：（接唱）二堂與父三擊掌，
凍餓死在寒窰也不回相府的門！

陳　氏：（接唱哭頭）
寶釧兒！

王寶釧：（接唱）老娘親！

王寶釧
陳　氏：（同唱）啊……兒的娘（王寶釧）／我的兒（陳氏）啊！

王寶釧：（唱西皮小倒板）
老娘親請上容兒拜稟。
（接唱慢板）
母女們在寒窰敍一敍苦情。
爲母病奉湯藥三年整，
蒙正宮賜絨線拋彩結親。
彩樓前打着薛平貴，

老爹爹一見怒氣生。
前門趕走(轉二六)薛平貴,
後門又趕女兒身,
夫妻雙雙無投奔,
在破瓦寒窰把身存。
薛郎投軍征西去,
兒願守寒窰等他回程。
老娘回府替兒禀,
從今後不用父操心。

陳　氏:(接唱快板)
我兒不必太傷心,
爲娘言來聽分明:
休與你父來爭論,
休要牽掛平貴身。
兒隨爲娘相府進,
隨娘坐來伴娘行。
倘若你父來談論,
爲娘把性命與他拚。
倘若爲娘下世去,
兒就是披蔴帶孝的人。

王寶釧:(接唱快板)
老娘親不必痛傷心,
女兒言來聽分明:
倘若老娘百年後,
兒就是披蔴帶孝的人;
倘若是爹爹身亡故,
女兒不去哭半聲。
非是女兒不孝敬,
他把兒夫妻不當人。
寶釧心志早已定,
貧困至死也不回相府的門!

陳　氏:(接唱搖板)
我兒立志心拿穩,
但願不負苦心人。
家院、丫環,將銀米裙衫交與你三姑娘。

王寶釧:啊母親,相府之物,女兒不用,叫他們帶了回去吧。

陳　氏:兒啊,難道你就辜負爲娘一片心意麽?

王寶釧:女兒收下就是。

陳　氏:這便才是。——家院、丫環,你們暫且回去,我在寒窰陪伴你三姑娘住上幾日。

王寶釧:啊母親,寒窰骯髒得很,母親焉能住得?

陳　氏:我兒住得,難道爲娘就住不得麽?

王寶釧:哎呀且住!我母親不回相府,這這這便怎麽處?……我自有道理。——啊母親,女兒今日也要同母親回相府去了。

陳　氏:我兒願回相府了麽?這便才是。——家院、丫環,前面帶路。

〔王寶釧開門,家院、丫環、陳氏出窰,王急閉窰門。車夫上〕

陳　氏:哎呀兒啊!你怎麽將窰門關閉了?

王寶釧:母親哪!二堂與父三擊掌,凍餓死在寒窰,哎呀,也是不回去的了哇……(哭)

陳　氏:兒啊!
(唱西皮散板)
寶釧兒拋爲娘心腸太狠。

王寶釧:(接唱)兒在寒窰送娘親。

陳　氏:(接唱)娘哭兒來痛難忍。

王寶釧:(接唱)女哭娘來淚滿襟。

陳　氏:(接唱哭頭)

寶釧兒！

王寶釧：（接唱）老娘親！

王寶釧
陳　氏：（同唱）啊……兒的娘
我的兒啊！

母親，親娘，喂呀！
寶釧，姣兒，兒啊！罷！

〔王寶釧下。陳氏上車，家院、丫環、陳氏、車夫同下〕

——劇　終——

三　岔　口

前　記

"三岔口"描寫一個見義勇爲的旅店主人劉利華，爲了救護被奸臣迫害而發配的焦贊，與暗地保護焦贊的楊延昭部將任堂惠發生誤會，在深夜中搏鬥起來。正當難解難分的時候，劉的老婆已把焦贊救出，大家相見，解釋誤會，同奔三關。

原本把劉利華夫妻處理爲"開黑店"的匪徒，最後被任、焦殺死。整理本則改爲前述的情節，因而劉利華夫妻的性格就有了根本的改變。又原本第一場係上解差到監中提出焦贊發配，但焦贊究竟爲甚麼發配並未交代清楚，而且在演出形式上也與武松打店有些雷同。整理本已針對這一缺點，加以修改。

本劇係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葉盛章，與本院編輯處范鈞宏共同進行整理的。目前京劇團在國內外經常演出的就是這個劇本。

第　一　場

焦　贊：（內）趲行哪！

〔解差甲、乙，焦贊上〕

焦　贊：（念"撲燈蛾"）

惱恨奸賊太猖狂，太猖狂！

私通北國害忠良，

要拆毀楊家天波府，

俺焦贊一怒去汴梁，

殺死奸賊謝金吾，

王欽若起了歹心腸，

他要楊家盡抵命，

保本多虧八賢王，

將俺發配沙門往，

披枷、帶鎖，惱胸膛！

〔手臂一揮，解差甲跌倒〕

解差甲：嘿！我說焦贊哪，你這是怎麼啦？

焦　贊：將這刑具與俺摘了下去！

解差甲：這是朝廷王法，不能摘。

焦　贊：你摘是不摘？

解差甲：不能摘。

焦　贊：呸，着打！

解差甲：得得，二爺，您別生氣，我給您個"瞞上不瞞下"。來來來，我給您摘下來。（摘手銬）您鬆快多了吧？

焦　贊：嗯！來，戴上！

解差甲：您瞧這是甚麼脾氣！剛摘下來，又要戴上？

解差乙：你趕緊給他戴上。

解差甲：來來來，我給您戴上。

焦　贊：哼！叫你自己戴上！

解差甲：啊?!二爺，我又沒犯法，哪兒能戴這個?
焦　贊：你戴是不戴?
解差甲：這……不能戴。
焦　贊：呸，着打!
解差乙：二爺叫你戴，你就戴上得了吧!
〔焦贊給甲戴手銬〕
解差甲：二爺，您瞧這走到街上多不是樣兒!
焦　贊：這還有個名堂。
解差甲：這叫甚麼?
焦　贊：這叫做：解差常把犯人害，自做自受倒發解。
解差甲：唉!
焦　贊：趲行者!
解差乙：是。
〔同下〕

第　二　場

〔任堂惠上，"走邊"〕
任堂惠：（念詩）披星戴月不辭勞，只爲當年舊故交；
焦贊發配沙門島，暗地保護走一遭。
俺，任堂惠。只因焦二哥將奸賊王欽若的門婿殺死，發配沙門海島。是俺喬裝改扮，暗地保護焦二哥。看，天時不早，就此趲行者。（下）

第　三　場

〔劉利華上〕
劉利華：（念"撲燈蛾"）
夫妻雙雙開店房，開店房，
接待旅客日夜忙；
忠臣孝子我敬仰，
贓官惡棍命必亡，命必亡。
我，劉利華。自幼愛習拳棒，在這三岔路口，開了一座小小的店房。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將老婆喚出，把幌兒掛起。——老婆，老婆，老婆走出來!
劉　妻：（內）來啦。
（上念）夫妻開草店，慣打抱不平。——甚麼事啊?大郎!
劉利華：今日天氣晴和，將幌兒掛起。
劉　妻：就依大郎。
劉利華：（唱"耍孩兒"）
三岔口開店房，
接旅客日夜忙。
〔劉利華下。焦贊、二解差同上〕
解差乙：二爺，天不早了，咱們該打店了。
焦　贊：前去打店。
解差甲：二爺，您倒是把這個給我摘下來呀!
焦　贊：嘜，這是朝廷王法，不能摘。
解差甲：有嘚，這句話在這兒等着我哪!
解差乙：二爺，伺候您一道兒，給他摘下來得啦!
焦　贊：看在你的份上，我也給你個"瞞上不瞞下"，與他摘下來。——前去打店。
解差甲：媽呀!　這哪是我解着他，　簡直是他解着我啦!——（見劉妻）借問一聲，哪兒有店呀?
劉　妻：哎，你出門就沒帶着眼睛嗎?
解差甲：八成兒有一對。
劉　妻：沒看見?這不是店嗎?
焦　贊：店主婆請了!
劉　妻：請了。
焦　贊：可有上房?
劉　妻：有，隨我來。
焦　贊：一同進店!
〔焦贊，解差甲、乙同進〕
劉　妻：用些甚麼?

焦　贊：明燈兩盞。

解差甲：要兩盞燈幹甚麼？

焦　贊：兩處安歇。

解差甲：嘿，那可不行！别的由着你，睡的地方可由不了你！一處安歇，一處安歇！

焦　贊：哼！兩處安歇！

解差乙：噯，夥計，甚麼一處兩處的，兩處就兩處吧。你怎麼這麼死心眼兒呀！

解差甲：得，得，兩處，兩處。

焦　贊：哼！

劉　妻：（取兩盞燈）如此客官請！

〔劉妻引路，開門，焦贊持燈進入，下〕

解差甲：我說夥計，這個氣我簡直受不了啦！

解差乙：依我看……

解差甲：依你便怎麼樣？

解差乙：依我啊！（向甲耳語）

解差甲：對對對！咱們先睡覺。——店婆子，店婆子！

劉　妻：（原在外偷聽，聞聲進入）在這兒哪。

解差甲：我說，你怎麼淨顧着那個黑大個兒，不管我們了？

劉　妻：（有意識地）那個黑大個兒好横啊！

解差乙：焦二虎嘛，不横！

劉　妻：哦，焦二虎……

解差甲：啊，怎麼啦？

劉　妻：怪不得他那麼横哪。

解差甲：哼，他横，我看他横到幾時！

解差乙：（暗止之）——店婆子，我們在哪兒睡呀？

劉　妻：隨我來！

〔劉妻引路，開門，解差甲、乙進門〕

劉　妻：喂，小心火燭！

解差甲乙：（輕薄地）不用你老操心。（下）

劉　妻：哎呀且住！聞聽人言：三關上將焦贊殺死奸黨，充軍發配。適才聽解差言道，那黑臉大漢姓焦，莫非他就是焦二爺嗎？我看那兩個解差，鬼鬼祟祟的，定然不懷好意。有啦，我不免告知大郎，問明情由，見機而行便了！（下）

第四場

〔任堂惠上〕

任堂惠：且住！他在前面走，俺在後面趕，趕到此處，爲何不見焦二哥？來此已是三岔口。且住！此處有一店房，想是他們住在此店，待俺問個明白。——店家，呔，店家！

〔劉利華上〕

劉利華：住店的嗎？

任堂惠：正是。我且問你，有兩個解差，解押一個黑臉大漢，可住在此處？

劉利華：那個黑……嗯，沒有。

任堂惠：可有清淨的房屋？

劉利華：有，您請吧。

任堂惠：帶路！（同進門）店家，店家，店家！

劉利華：來啦。用些甚麼？

任堂惠：明燈一盞。

劉利華：是啦。——燈到。

任堂惠：放下。

劉利華：拿過去！

任堂惠：天時不早，各討方便。

劉利華：是啦。

任堂惠：請便！

劉利華：走着哪。

任堂惠：做甚麼？

劉利華：擦擦。（擦桌子）

任堂惠：你與我走！

劉利華：是啦。

任堂惠：去！

劉利華：走啦。（出門，旋又轉回）

任堂惠：轉來做甚？

劉利華：忘了囑咐你一句話，要小心點……

任堂惠：小心甚麼？

劉利華：小心這燈頭火！（下）

任堂惠：且住！看那店家鬼鬼祟祟，甚是可疑，二哥的去向他必知曉。也罷，俺今晚就在此處查看動靜便了！（巡視後，假睡）

〔劉利華上，正要撥門，劉妻上〕

劉　妻：這小子扎手，我來幫你吧？

劉利華：不用，你去料理那兩個解差，我對付這個。

劉　妻：對，你我分頭動起手來！（下）

〔劉利華撥門，進門，摸索；任堂惠驚覺，搏鬥；正在難解難分時，焦贊、劉妻同上，黑暗中任堂惠與焦贊，劉利華與劉妻互相扭打〕

任堂惠：甚麼人？

劉利華：（同時）誰？

焦　贊：焦贊。甚麼人？

劉　妻：（同時）當家的，是我。

任堂惠：任堂惠在此。

〔劉利華急取燈〕

焦　贊：賢弟因何到此？

任堂惠：暗地保護二哥來了。

劉利華：好，鬧了半天，白打了一宵。

任堂惠：請問尊姓大名？

劉利華：在下劉利華，這是我的老婆。方才不知，以為您是來害焦二爺的哪！哎呀，冒犯！冒犯！

任堂惠：豈敢。你夫妻如此仗義，眞乃難得！（看衆）啊，劉仁兄，解差何在？

劉　妻：早叫我給殺了。

任堂惠：殺的好！殺死解差，你夫妻在此多有不便。

焦　贊：何不同到三關？

劉利華：二位言之有理，後店一敍。

任堂惠
焦　贊：請！

〔同下〕

——劇　終——

通　天　犀

前　記

"通天犀"出於崑曲。描寫英雄青面虎許世英不記前仇搭救十一郎的故事。十一郎在白水灘一時粗心，誤助官兵打敗了青面虎。誰料官府陷害，十一郎反而因此致禍；同時，他的主人程老學也被問罪發配。程老學在起解途中，正好遇到許世英的妹妹許佩珠下山。佩珠殺死解差，把程老學帶到山寨。許世英在詢問程的犯罪情由時，得知十一郎已被問成死罪，即將處決。許世英一聞此訊，義憤塡胸，當即改扮下山，劫了法場，把十一郎救回山寨。

本劇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景榮慶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整理的，除在文字上略加修潤外，並無其他更動。

第一場

〔四嘍兵、青面虎上〕

青面虎：（唱"點絳唇"）

佔據山崗，自立爲王，雄心壯……

小嘍兵：（急上）二寨主回山。（下）

青面虎：嘍囉的！

衆　：有。

青面虎：二寨主回山，你與我請，請，請！

衆　：有請！

〔許佩珠上〕

許佩珠：哥哥！

青面虎：賢妹！——嘍囉的！

衆　：有。

青面虎：二寨主回山，必須要這一旁殺牛，那一旁宰羊，與你二寨主迎風撣塵。

許佩珠：哥哥不用了。

青面虎：嘍囉的！

衆　：有。

青面虎：二寨主說罷就罷，說罷就罷，罷，罷，罷！

衆　：罷！

青面虎：賢妹下山多受辛苦。

許佩珠：豈敢。

青面虎：查訪英雄好漢怎麼樣了？

許佩珠：小妹下山不曾訪着英雄好漢，遇見兩個解差押着一個老頭兒，是我將解差殺死，將老頭兒帶上山來，任憑哥哥發落。

青面虎：有這等事，賢妹請至後面歇息。

〔許佩珠下〕

青面虎：嘍囉的，方才二寨主言說有一個老頭兒，可有？

衆　：有！

青面虎：可有？

衆　：有！

青面虎：嘍囉的，將那老頭兒與我帶——

衆　：帶。

青面虎：與我帶——

衆　：帶。

青面虎：帶，帶，帶上來！

〔小嘍兵押程老學上〕

青面虎：吼吼吼！——呔！這一老頭兒家住哪裏，姓甚名誰？與我說，嗨，與我講上來！

程老學：爺爺容禀！

（唱"泣顏回"）

開言淚婆娑，

尊一聲大王聽我說。

青面虎：呔！這一老頭兒，你要與我——講上來！

程老學：容禀！

（接唱）五柳村中度生活，

小老兒名叫程老學。

青面虎：慢着說，慢着說！——嘍囉的！

衆　：有。

青面虎：方才老頭兒言道，他叫甚麼程，程，程——

衆　：程老學。

青面虎：着，好個響亮名兒！

衆　：響亮名兒。

青面虎：將這名兒記下！

衆　：記下。

青面虎：怎說，記下了？

衆　：記下了。

青面虎：呔！老頭兒，你要與我說呀！嗨，講上來！

程老學：爺爺容禀！

（接唱）家人拜壽山前過，
不幸起風波。
青面虎：那一老頭兒，你要與我說！
程老學：容禀！
（接唱）十一郎闖下大禍，
連累老漢受折磨。
青面虎：慢着說，慢着說！——嘍囉的！
衆　：有。
青面虎：方才老頭兒言道，他有一家人叫甚麼十，十，十——
衆　：十一郎。
青面虎：着，好個響亮名兒！
衆　：響亮名兒。
青面虎：將這名兒記下！
衆　：記下。
青面虎：記下了？
衆　：記下了。
青面虎：呔！這一老頭兒，你將這一往情由，再講上一遍。
程老學：小老兒名叫程老學，有個家人名喚十一郎。是他去往綠林莊探親拜壽，行至中途，打敗官兵，放走賊寇。府台言道，家人犯罪，罪歸家主。
青面虎：慢着說，慢着說！那十一郎闖下大禍。如今那十一郎他在何處？
程老學：那十一郎聞得小老兒在監中受罪，是他趕到公堂自首。
青面虎：慢着說，慢着說！那十一郎去往公堂自首。如今將他問成了何罪？
程老學：待等八月中秋，就是這樣一刀兩斷！
青面虎：哇呀呀！哇呀呀！
（唱西皮快板）
聞言不由心頭惱，
一腔怒氣似火燒，
恨贓官，忒兇暴，
眼見得好漢英雄吃一刀，
本大王換了靴衣帽，
下山搭救小英豪。
這一老頭兒，我有意將你留在山寨，抄寫文墨，做個代筆的先生。你意如何？
程老學：若能將小老兒留在山寨，感恩匪淺。
青面虎：咦！他倒依從下來！
衆　：依從下了！
青面虎：大大有造化！
衆　：有造化！
青面虎：下面更衣去罷！
程老學：謝大王。
〔程老學下。許佩珠上〕
許佩珠：哥哥，將那老頭兒怎樣發落？
青面虎：我將他留在山寨，抄寫文墨，做個代筆的先生。
許佩珠：可曾問過他人名姓？
青面虎：方才問過，他叫甚麼程——程，程，程？
衆　：程老學。
青面虎：着。他還有一個家人，叫甚麼十——十，十，十？
衆　：十一郎。
青面虎：着哇！但不知這十一郎是怎樣一個人？
許佩珠：哥哥，難道你就忘懷了？
青面虎：忘懷甚麼？
許佩珠：前者大戰白水灘，兄長身後被他打了一棍，就是此人。
青面虎：唔呼呀！前者大戰白水灘，爲兄身後是這樣咣嚓，就是一棍。就是此人麼？

許佩珠：正是。
青面虎：嘿，好漢子！好漢子！賢妹，旣有這樣英雄好漢，爲兄就該搭救於他。
許佩珠：哥哥不記前仇，眞乃英雄也！不知怎樣前去？
青面虎：我自要改扮前去。賢妹請！
〔青面虎下〕
許佩珠：且住，哥哥下山，恐有不測；不免帶領嘍兵暗中保護。——衆嘍兵，聽我一令！
（唱西皮倒板）
許佩珠在大堂忙傳一令。
（接唱流水）
叫一聲衆嘍兵細聽分明：
大王爺下山去救人性命，
命爾等做接應緊緊隨行，
此一去必須要小心謹愼。
青面虎：（內）嗯哼！
許佩珠：（接唱）耳邊厢又聽見脚步聲音。
〔青面虎上〕
青面虎：（唱西皮流水）
頃刻之間把衣換，
好似天神降下凡。
甩開大步到前山，
大叫賢妹仔細觀。
許佩珠：兄長改扮雖好，只是不可大意。
青面虎：賢妹！
（唱散板）
賢妹休把兄小量，
愚兄下山料無妨。
請！
〔青面虎下〕
許佩珠：衆嘍兵！
衆　：有。
許佩珠：帶馬下山！
衆　：啊。
〔牌子，衆同下〕

第二場

〔青面虎上，“走邊”〕
青面虎：（念）英雄生來志量高，腰中常掛鑌鐵刀；
大喝一聲驚神鬼，今日下山救英豪。
許世英。只爲搭救十一郎，下得山來，俺不免總鎭衙門走走！（圓場）來此已是總鎭衙門。裏面爲何這樣靜悄悄的？嗨！看天時尙早，俺不免尋一酒館，沽飲幾杯。（圓場）來此已是。——酒保！
酒　保：（內）來了，來了。
〔酒保跑上，被青面虎迎面撞倒〕
酒　保：好個愣二大爺。——您是幹嘛的？
青面虎：我是喝酒的。
酒　保：我們這兒不賣酒啦。
青面虎：爲甚麼不賣？
酒　保：我們這兒今天要殺人啦。
青面虎：殺的是誰？
酒　保：這小子眞愣！待我矇矇他。——要殺的是五六郎。
青面虎：酒保，這五六，八成兒是十一郎罷！
酒　保：哎喲我的爹，您眞矇着啦！
青面虎：酒保，他殺他的人，咱喝咱的酒；我也不生事，我也不闖禍，咱是一個老實人。
酒　保：您幸虧老實，要是不老實，我這屁股就墩兩半兒啦！您吃您的酒，他殺他的人對不對？
青面虎：正是。
酒　保：我還是不賣。

青面虎：當眞不賣？
酒　保：不賣。
青面虎：果然不賣？
酒　保：不賣。
青面虎：你不賣嗎？（舉手欲打）
酒　保：您別動橫的，咱們有商量。
青面虎：哪裏潔淨？
酒　保：樓上潔淨。
青面虎：帶路！
酒　保：跟我來。
〔二人上樓〕
青面虎：抱酒來！
酒　保：您坐下。
青面虎：你抱酒去罷。
酒　保：酒到。
青面虎：酒保，杯小不可量。
酒　保：有大杯，大罎。
青面虎：你與我取來。（扔酒具）
酒　保：您別扔。——酒到。
青面虎：打去泥頭。
酒　保：乒，乓，噗哧。（吹泥土）
青面虎：喲！（揉眼）
酒　保：光棍眼裏不揉沙子。
青面虎：王八日的！斟上！
酒　保：不招您生氣，我給您斟上。（倒酒）頓，頓，頓，……
青面虎：滿了。
酒　保：您喝罷！
青面虎：（飲酒）嘟，嘟，……眞乃是好酒。
酒　保：七八十年的老陳紹。
青面虎：斟上！
酒　保：又來了！（倒酒）頓，頓，……
青面虎：滿了，都洒了。
酒　保：我看您怎麼喝？（見青面虎用鬍鬚沾酒）呵，一點兒不蹧蹋。
青面虎：（飲酒）嘟，嘟，……眞乃是好酒。
酒　保：本來不錯。
青面虎：斟上！
酒　保：頓，頓，……
青面虎：拿過來！（奪罎，飲酒）嘿，眞乃是好酒，吃了個受用。
酒　保：（在下方用嘴接酒）您受用啦，我也差不多啦。
青面虎：酒保，我問你，殺人在哪廂？
酒　保：您問砂仁兒呀，上藥舖裏買。
青面虎：嗨！
〔青面虎抬手誤撞着酒保的下巴〕
酒　保：沒問成砂仁兒，我這兒丟了個豆蔻。
青面虎：我問你，是殺人的法場。
酒　保：您問殺人的法場呀，就在我這樓前面。
青面虎：酒保，你把這個樓窗支開，我看個花紅熱鬧，使得使不得？
酒　保：殺人有甚麼瞧頭兒！您又沒瞧見過，待會兒一害怕，您再嚷，那就壞了！
青面虎：誰嚷來着？
酒　保：不是，我怕您嚷！
青面虎：誰嚷來着？
酒　保：我怕您嚷！
青面虎：（大聲地）我沒嚷啊！
酒　保：您還沒嚷哪，樓都快塌啦！
青面虎：你支開罷！
酒　保：您等着，我給您支開。——支樓窗啦！——哎喲，

捽着了我啦。

青面虎：（示意酒保出去）噓——

酒　保：叫我轉一彎兒？

青面虎：噓——

酒　保：我再轉一彎兒。

〔青面虎向酒保招手〕

酒　保：怎麼，要跟我說話？您說呀！

青面虎：你滾下去吧！

〔青面虎踢酒保下〕

〔吹打，四兵士、監斬官上〕

監斬官：來，將十一郎綁上來！

〔二劊子手綁十一郎上〕

監斬官：將他綁好。

十一郎：天哪，天！

〔四小嘍兵、許佩珠暗上〕

十一郎：想俺十一郎……

青面虎：（自語）好漢子！

十一郎：死得好不瞑目也！

青面虎：（自語）不要緊，都有我哪！

監斬官：時辰已到，開刀！

〔青面虎跳下樓，開打，衆敗下，青面虎等救十一郎下〕

〔四兵士、栢達上，過場下〕

〔四小嘍兵、許佩珠、青面虎、十一郎上〕

十一郎：多謝恩公搭救！

青面虎：豈敢。

十一郎：看恩公好生面熟，好像在……

青面虎：你在白水灘打了我一槓子，你都忘了嗎？

十一郎：這個……

青面虎：甚麼這個那個的，官兵來了，咱們殺吧！

十一郎：殺！

〔四兵士、栢達上，開打。殺栢達死〕

青面虎：好漢子，跟我上山罷！

〔衆同下〕

——劇　終——

宇　宙　鋒

前　記

"宇宙鋒"是秦二世胡亥賜給大臣匡洪的一把寶劍。匡洪之子匡扶娶了權臣趙高的女兒。其後，趙高因匡家並不趨附他的權勢，懷恨在心，設計命人盜取宇宙鋒行刺胡亥，並嫁禍於匡洪；匡氏因此全家繫獄。只有匡扶在趙女的幫助下得以逃亡。此後，趙女回到父家居住。某日，胡亥夜訪趙府，窺見趙女貌美，欲納爲妃，命趙高次日送女入宮。趙女矢志不從，在啞丫環指點下，碎衣毁容，假作瘋癲。次日，到了金殿，嬉笑怒駡，臨難不懼，胡亥見狀，以爲眞瘋，趙女遂得倖免。

這個劇目目前在舞台最流行的是裝瘋一折，故又名"金殿裝瘋"。整理本經梅蘭芳先生仔細訂正。

第　一　場

〔趙高上〕

趙　高：（念引）月影照紗窗，梅花映粉牆。

（念詩）人道老夫奸，我看世人偏；

爲人少機變，富貴怎雙全。

〔門官暗上〕

老夫，趙高。二世駕前爲臣，官居首相。在朝與同官匡洪素有仇恨，雖爲兒女姻親，終日寃家做對。前者，聖上恩賜匡洪寶劍一口，名曰“宇宙鋒”。是我心生一計，差人盜取到手，刺王殺駕，陷害他的滿門。聞聽人言，那日搜圍匡府，他子匡扶喬裝逃走，家丁趙忠冒名喪命；我那女兒當着校尉人等，哭了趙忠一聲丈夫，不知可有此事。不免將女兒喚出，問個明白。——來！

門　官：有。

趙　高：小姐出堂。

門　官：遵命。——後堂傳話，請小姐出堂。

〔趙女上，啞丫環隨上〕

趙　女：（念引）杜鵑枝頭泣，血淚暗悲啼。

爹爹萬福。

趙　高：罷了，一旁坐下。

趙　女：告坐。啊，爹爹，喚兒出堂，有何吩咐？

趙　高：適才爲父下得朝來，聞聽人言，道我兒叫那家人趙忠一聲丈夫。不知可有此事？

趙　女：爹爹此言差矣，兒親眼見夫被校尉殺死；想那趙忠，他是甚等樣人，女兒豈能叫他一聲丈夫。並無此事。

趙　高：原來如此。也罷，待爲父與我兒燈下修本，奏免匡家之罪也就是了。

趙　女：此乃爹爹恩德。——啞奴，滌墨伺候！

〔啞丫環磨墨〕

趙　女：（唱西皮原板）

老爹爹發恩德將本修上，

明早朝上金殿面奏吾皇；

倘若是有道君皇恩浩蕩，

觀此本免了兒一門禍殃。

二　世：（內）擺駕！

〔太監引秦二世上〕

（唱西皮搖板）

燈和月正交輝長街步過，

猛抬頭又只見相府巍峨。

門　官：門官接駕。

二　世：平身。相國可在府中？

門　官：現在書房修本，待門官通報。

二　世：不用通報，退下。

門　官：領旨。（下）

二　世：內侍，掩燈而進！

（唱西皮搖板）

內侍掩燈相府進，

燈光之下一美人。

〔趙高示意，啞丫環、趙女暗下〕

趙　高：臣趙高見駕，吾皇萬歲。

二　世：卿家平身。

趙　高：萬萬歲。

二　世：賜座。

趙　高：謝座。

二　世：卿家在此做甚？

趙　高：在此修本。

二　世：呈上來，待寡人觀看。

趙　高：是。

二　世：原來是爲匡家之事，寡人一概不究。

趙　高：我主眞乃有道明君。

二　世：適才燈光之下，見一女子，她是何人？

趙　高：乃老臣之女，匡扶之妻。

二　世：我想匡扶已死，豈不有誤此女終身；寡人有意將她宣進宮去，同掌山河。不知卿家意下如何？

趙　高：明日早朝送進宮去。
二　世：如此，卿家聽封。
趙　高：臣。
二　世：封你爲掌朝太師。
趙　高：謝主龍恩。
二　世：內侍，擺駕回宮！
　　（唱西皮搖板）
　　　　內侍擺駕回宮庭，
　　　　明日早朝會美人。
　　〔太監引秦二世下。啞丫環、趙女暗上〕
趙　高：兒啊，坐下，坐下！哈哈哈……
趙　女：啊爹爹，適才聖駕到此所爲何事？
趙　高：適才萬歲到此，看了爲父的本章言道：匡家之事，一概不究。
趙　女：眞乃有道明君。
趙　高：着哇！有道明君。恭喜我兒，賀喜我兒。
趙　女：啊，女兒喜從何來？
趙　高：適才萬歲在燈光之下覩見我兒，有意宣進宮去，同掌山河。豈不是一喜！
趙　女：爹爹你……你是怎樣的回覆聖旨呢？
趙　高：明日早朝送進宮去。①
趙　女：爹爹呀！想你身爲當朝首相，位列三台，連這羞惡之心，你……都無有了麼？
　　（唱西皮散板）
　　　　老爹爹在朝中官高爵顯，
　　　　却爲何貪富貴不顧羞慚！
趙　高：兒啊，難道你不遵父命？
趙　女：爹爹呀！有道是先嫁由父母，後嫁由自身；此事只怕就由不得你了！
趙　高：哼！怎麼由不得我！
趙　女：（唱西皮散板）
　　　　想當初嫁兒身已從父願，
　　　　到如今還叫兒列屋爭姸！
趙　高：兒啊，難道你敢違抗聖旨？
趙　女：爹爹呀！慢說是聖旨，就是鋼刀，將女兒的頭斬了下來，也是斷斷不能依從的呀！
　　（唱西皮散板）
　　　　見此情我這裏不敢怠慢，
　　　　必須要定巧計才得安然。
　　〔啞丫環示意裝瘋〕
趙　女：呀！
　　（接唱）見啞奴她教我把烏雲扯亂。
　　〔趙女下。啞丫環做手勢埋怨趙高。趙女披衣上〕
趙　女：（哭）喂呀……！
　　（接唱）抓花容脫繡鞋扯破了衣衫。
趙　高：兒啊，你敢是瘋了麼？
趙　女：呀！
　　（接唱）聽說瘋我只得隨機應變，
　　　　倒臥在塵埃地就信口胡言。
趙　高：攙了起來。——兒啊，起來，起來。兒啊，你當眞瘋了麼？
趙　女：啊？
趙　高：當眞的瘋了麼？
趙　女：（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我要上天，我要上天，我要上天！
趙　高：哎呀兒啊！天高無路上不去。
趙　女：啊，上不去？
趙　高：上不去。

① 此處有的演出本尙有"趙女：你待怎講？"及"趙高：送進宮去。"兩句對白，附錄以供參用。

趙　女：啊，啊哈哈哈哈！我要入地，我要入地，我要入地！
趙　高：哎呀兒啊！地厚無門也下不去。
趙　女：啊，下不去？
趙　高：下不去。
趙　女：啊，啊哈哈哈哈！——啊，爹爹，你是我的……
趙　高：甚麼？
趙　女：兒啊！
趙　高：呸！
趙　女：（唱反二黃正板）
　　我這裏假意兒懶睜杏眼，
　　搖搖擺擺擺搖扭揑向前。
　　我只得把官人……
哎呀，我官人來了。——官人在哪裏？——哎呀，官人哪！
　　一聲來喚，一聲來喚，我的夫哇！
官人，這裏來！
　　隨我到紅羅帳倒鳳顛鸞。
趙　高：呸！①
趙　女：打鬼，打鬼！
趙　高：兒啊，此乃太湖山石。②
趙　女：（接唱）那邊廂又來了牛頭馬面。
請了！
　　玉皇爺駕瑞彩接我上天。
啊，哈哈哈……
趙　高：攙了回去！
〔啞丫環扶趙女下〕
趙　高：嘿！不想她忽然得了瘋癲之症，待我將此事啓奏萬歲。唉，好晦氣也！
〔趙高下〕

第　二　場

〔牌子，四小太監、二大太監、秦二世上〕
二　世：（念引）鳳閣龍樓，萬古千秋。
〔四朝臣上〕
四朝臣：臣等見駕，吾皇萬歲！
二　世：衆卿平身。
四朝臣：萬萬歲！
〔趙高上〕
趙　高：臣趙高見駕，吾皇萬歲！
二　世：平身。
趙　高：萬萬歲！
二　世：卿女可曾帶上金殿？
趙　高：臣啓萬歲，臣女昨晚偶得瘋癲之症，請主定奪。
二　世：昨晚燈光之下還是好人，怎麼得了瘋症？
趙　高：有道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二　世：賜她龍車鳳輦，帶上金殿，寡人觀看。
趙　高：領旨。
〔趙高下〕
二　世：御林軍走上。
大太監：御林軍進殿哪！
〔四御林軍上〕
大太監：殿角侍候。
〔趙高、啞丫環、趙女上〕
趙　女：（唱西皮散板）
　　低着頭下了這龍車鳳輦，
　　行一步來至在玉石階前。
〔啞丫環示意在殿外等候，趙女點頭，啞丫環下〕
趙　女：（接唱）到如今顧不得拋頭露面。

① 此處有的演出本中，趙女還有唱詞“猛然間又只見天昏地暗，許多的怨魂鬼站立面前。”兩句，附錄以供參用。
② 此處在演出中如增加“趙女：哦，太湖山石喲。——來了，來了哇！”及“趙高：來了甚麼？”兩句對白亦可。

趙　高：兒啊，隨我上殿。

趙　女：(冷笑)哈哈……

趙　高：哎呀，壞了，壞了！

趙　女：(接唱)且看這無道君怎把旨傳。

趙　高：兒啊，上面就是萬歲，上前見駕。

趙　女：我曉得。——喲，上面坐的敢莫是皇帝老官麼？恭喜你萬福，賀喜你發財呀！

二　世：嗯！見了寡人因何不跪？

趙　女：有道是，這大人不下位，我生員麼，喏喏喏，是不跪的喲！

二　世：果然瘋癲，倒叫寡人好笑哇，哈哈哈哈！

趙　女：我也好笑哇，哈哈哈哈！

二　世：嗯！寡人笑你瘋癲，你笑寡人何來？

趙　女：你笑得我瘋癲，我就笑得你這荒淫無道！

二　世：怎見得寡人無道？

衆朝臣：吾主乃有道明君。

趙　女：列位大人，老哥，你等聽了！想先皇當年，東封泰岱，西建咸陽，南修五嶺，北造萬里長城；指望江山萬代，永保平安，不想你這昏王荒淫無道，不理朝綱。我想這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你一人之天下，似你這樣寵信奸佞，沈迷酒色；這江山，你家未必坐得長久喲！

(唱西皮散板)

這昏王失仁義民心大變，

聽讒言害忠良敗壞了江山。

二　世：眞乃瘋話，哪裏容得。——左右，刀門架起！

趙　女：呔！我把你們這些狐假虎威的強盜，狗仗人勢的奴才！我乃玉皇之女，法力無邊，豈容你們這等大膽，放肆！還不與我退下了！

(唱西皮散板)

怒冲冲我把這雲鬢扯亂，

只氣得牙關兒咬破舌尖，

我手中有兵刃定決一死戰，

將這些衆狂徒就斬首在馬前。

二　世：再若瘋癲，斬頭來見。

趙　女：哦喲喲，我也不知道這皇帝老官有多大的臉面，動不動就要斬頭來見。你要曉得，一個人的頭斬了下來，是還能長得上的。

趙　高：噯，一個人的頭斬了下來，是長不上了。

趙　女：哦，長不上了？

趙　高：長不上了。

趙　女：(唱"哭頭")

啊……老爹爹，我的兒啊！

趙　高：哎呀，又來了！

趙　女：(唱西皮散板)

這一番在金殿裝瘋弄險，

二　世：趕下殿去。

〔啞丫環迎上〕

趙　女：(接唱)但不知何日裏夫妻重圓。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啞丫環扶趙女下〕

趙　高：老臣領罪。

二　世：罰俸三月。

趙　高：謝主龍恩。

二　世：退班！

〔衆分下〕

——劇　終——

激　權　激　瑜

前　　記

“激權激瑜”是三國演義中的一段故事。

東漢末，羣雄並起。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削平了北方羣雄。劉備敗走江夏。操親率馬、步、水軍八十三萬，沿長江下寨，以威脅東吳的孫權。吳文官張昭等主張降曹以自保，而武將黃蓋等則堅決主戰；權不能自決，遣魯肅往江夏探聽曹軍虛實。肅邀劉備之軍師諸葛亮來見孫權。亮欲藉江東之力抗曹，先用言語激動孫權，又向吳水軍都督周瑜假說曹操欲得大喬、小喬（大喬爲孫權之嫂，二喬爲周瑜之妻），並將操子曹植所作銅雀台賦中“連二橋於東南兮，若長空之蝃蝀”二句改爲“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引以爲證。瑜本主戰者，聞言益怒，乃向權力陳曹軍此來多犯兵家之忌，雖多必敗，以解權之疑懼。權拔佩劍砍斷桌案一角以示決心，立拜瑜爲帥，率衆破曹。

本劇是蕭長華先生根據他所藏的三慶班本整理的。蕭先生在富（喜）連成科班教學時曾對舊本有所增删、潤色，現又重新加以修訂。整理時也吸取了姜妙香先生的意見，並由本院編輯處田淞協助進行。

第　一　場

〔衆軍上、中軍、周瑜上〕

周　瑜：（念引）水師如潮湧，統領貔貅百萬軍。

（念詩）三略六韜腹內存，職授元戎督水軍；

掃蕩中原歸吾主，方顯奇謀立功勳。

本督，姓周名瑜字公瑾，乃舒城人氏。幼習兵機，飽藏經綸，在吳侯駕前爲臣，官拜水軍都督，在鄱陽湖操練水軍。聞得曹操欲奪江南，兵至漢上，不免急速回轉柴桑，以防緊急。——中軍，傳令下去，命凌統帶兵三千在此駐守，所餘全部人馬回轉柴桑！

中　軍：遵命。——下面聽者：都督有令，命凌統帶兵三千在此駐守，所餘全部人馬回轉柴桑！

衆　：啊。

〔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四太監、孫權上〕

孫　權：（念引）虎踞東吳，承霸業，恨賊侵吾。

（念詩）碧睛紫髯貌魁梧，獨霸江東立帝都；

殺却曹瞞遂孤意，方顯男兒大丈夫。

孤，姓孫名權字仲謀。承父兄之基業，執掌江東六郡八十一州。可恨曹操統領雄兵直抵漢上，有吞江南之意，寫來檄文，邀孤會獵於江夏。也曾命魯肅去往江夏探聽虛實，怎麼還不見回音？正是：

文降武戰意不定，未決妙計破曹兵。

魯　肅：（內）嗯哼！

（上念）探聽江夏事，報與吳侯知。

臣魯肅參見主公千歲。

孫　權：罷了。

魯　肅：千千歲。

孫　權：探聽江夏虛實如何？

魯　肅：臣往江夏探聽虛實，有一人謀深計廣，引來見主。

孫　權：甚麼人？
魯　肅：乃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主公一問便知虛實。
孫　權：敢是臥龍先生？
魯　肅：正是。
孫　權：宣來一見。
魯　肅：有請諸葛先生。
〔諸葛亮上〕
諸葛亮：(念)全憑三寸舌，打動霸業人。
魯　肅：先生，吳侯有請。
諸葛亮：有勞引山人相見。
魯　肅：先生見了我主，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啊。
諸葛亮：是是是，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誤。
魯　肅：請。
諸葛亮：臣諸葛亮參見吳侯千歲。
孫　權：先生少禮，請坐。
諸葛亮：謝座。
孫　權：(對魯肅)坐下。
魯　肅：謝座。
孫　權：常聞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
諸葛亮：亮不才無學，有辱明問。
孫　權：足下近在新野輔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
諸葛亮：我主劉豫州兵微將寡，新野縣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
孫　權：曹兵共有多少？
諸葛亮：唔……(魯肅向諸葛亮示意)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哪。
魯　肅：(出乎意料)啊？
孫　權：莫非是詐乎？
諸葛亮：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收荆州之兵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餘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耳！
魯　肅：(對諸葛亮作不滿狀)嗯……
孫　權：那曹操部下戰將共有多少？
諸葛亮：足智多謀之士，車載斗量；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千員。
孫　權：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之意乎？
諸葛亮：他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而待圖何地？
孫　權：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爲我一決。
諸葛亮：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
孫　權：願聞高論。
諸葛亮：今曹操新破荆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原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
魯　肅：(極爲失望)
孫　權：這個……
諸葛亮：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孫　權：誠如君言，你主劉豫州他何不降曹？
魯　肅：是呀！
諸葛亮：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
孫　權：(怒不可遏，作色而起)噫！(下)
〔四太監隨下〕
魯　肅：哎，先生你何故出此言語？幸是吳侯寬洪大度，

不即面責。先生之言，藐視吾主甚矣。

諸葛亮：哈哈哈……大夫，你主何如此不能容物耶？

魯　肅：怎麽？

諸葛亮：我自有破曹之計，他不問我，我何必言說；怎麽反責我藐視於他？

魯　肅：哎呀呀，你還要如此的做作。

諸葛亮：我觀曹操百萬之衆，猶如一羣螻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爲齏粉矣。

魯　肅：你果有良策，我便請主公求教。

諸葛亮：任憑……

魯　肅：有請主公。

〔孫權上〕

孫　權：何事？

魯　肅：主公爲何退入？

孫　權：孔明欺我忒甚。

魯　肅：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

孫　權：唔呼呀，原來孔明實有良策，故以言詞激我也。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啊先生，孤適來冒瀆尊顏，幸勿見罪。

諸葛亮：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

孫　權：豈敢，豈敢。請先生後堂敍話。

諸葛亮：請。

〔衆"圓場"，四太監上獻茶〕

孫　權：請問先生，有何良策，早要指教於我。

諸葛亮：我看將軍內懷疑忌，意有未決，恐懼曹操勢大，不敢抗拒耳。

孫　權：哎呀先生！非孤膽怯，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劉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你主劉豫州與孤尙在。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你主劉豫州莫與擋曹賊；然你主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

諸葛亮：我主雖然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雖然勢大，但北軍不習水戰，且荊州士民附曹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與我主協力同心，破曹操必矣。曹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唯將軍裁之。

孫　權：哈哈哈……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煩先生助孤一臂之力。

諸葛亮：願爲參謀效用。

孫　權：子敬，請孔明先生於館驛歇息。

魯　肅：遵命。

諸葛亮：告別。

孫　權：請。

魯　肅：哎先生，我再三囑咐於你，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你怎麽反倒多說出來了？

諸葛亮：（啞笑）咳！你主內懷疑忌，意有未決，憂思寡不敵衆，故而言之。你可知那遣將不如激將啊。

魯　肅：哦！勞駕。請館驛歇息去吧。

諸葛亮：哈哈哈……

〔諸葛亮、魯肅下〕

〔張昭、步騭、薛琮、陸績上〕

衆文官：（同唱西皮搖板）

諸葛亮勸主公與曹會戰，

若中他奸計謀恐惹禍端。

臣等見駕，吳侯千歲。

孫　權：罷了。

衆文官：千千歲。

孫　權：有何事議？

張　昭：聞得主公要興兵與曹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如何？

孫　權：哦……

張　昭：昔日曹操兵微將寡，尚能滅却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豈可輕敵！主公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謂負薪救火也。

步　隲：劉備因爲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爲其所用乎？

孫　權：且自消停，容孤思之。退班！

〔分下〕

第　三　場

吳國太：（內唱西皮倒板）

恨曹瞞下江南平吞江漢。

（宮女引上唱原板）

挾天子令諸侯作惡多端。
劉玄德攜民渡江遭塗炭，
最可嘆三縣民血染黃泉。
那劉備投襄陽欲脫兵燹，（轉快板）
又誰知劉表已死蔡氏不賢，
蔡瑁、張允把心腸變，
荆襄九郡獻曹瞞。
那曹賊得荆襄威勢大顯，
蔡氏母子被刀殘。
艨艟戰艦兵百萬，
水陸並進下江南。
看起來我東吳已在危險，
爲疆土晝夜裏哪得安然！

孫　權：（內）擺駕！

（上唱搖板）

文要降武要戰不同一念，
清宸宮見母后細訴根源。

兒臣見駕，母后千歲。

吳國太：平身。

孫　權：千千歲。

吳國太：賜座。

孫　權：謝座。

吳國太：進宮何事？

孫　權：啓稟母后，今曹操統領雄兵百萬，屯於漢上，有窺江南之意。

吳國太：吾兒意欲若何？

孫　權：欲待戰者，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因此兒臣猶豫未決，請示母后定奪。

吳國太：哎，兒啊，何不記得吾姊臨終之語乎？

孫　權：這……

吳國太：先姊遺命云："兒兄長孫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難道吾兒你就忘懷了？

孫　權：哎呀，不是母后提起，兒臣險些誤了大事。待兒臣急召周瑜回朝，商議破敵之策。

吳國太：好哇！兒父兄之基業皆在兒一人身上了，事再不可遲延。

孫　權：遵命。正是：如醉方醒似夢覺，孫權决意不降曹。（下）

吳國太：唉！

（唱搖板）

但願得出良將脫却此難，

〔宮女下〕

天佑我東吳民滅却曹瞞。（下）

第　四　場

周　瑜：(內)催軍！

〔衆軍士、中軍、周瑜上，魯肅迎上〕

魯　肅：魯肅迎接都督。

周　瑜：人馬列開！——瑜有何德能，敢勞大夫相迎。

魯　肅：奉主公之命，請都督回朝議事。

周　瑜：你我回府再議。

魯　肅：請。

〔"一翻兩翻"，衆軍士、中軍下〕

周　瑜：請坐。

魯　肅：有座。

周　瑜：有勞大夫遠接。

魯　肅：都督爲國不惜勞倦，肅焉敢輕慢。

周　瑜：豈敢！今曹操大軍屯於漢上，吳侯可有主見？

魯　肅：唉！我國文臣要降，武將欲戰，議論紛紛不一；吳侯猶豫不決，並無主見。

周　瑜：哼，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自爲謀生之計耳。子敬勿憂，瑜自有主張。

魯　肅：所以呀，吳侯命肅去往江夏探聽虛實，我搬來了諸葛孔明，爲此請都督回朝，共議大事。

周　瑜：哦，諸葛亮來了？

魯　肅：正是。

周　瑜：他現在哪裏？

魯　肅：現在館驛。

周　瑜：速速請來相見。

魯　肅：遵命。(下)

〔中軍上〕

中　軍：啓都督，張昭、步隲等請見。

周　瑜：有請。

中　軍：有請。

〔張昭、步隲、薛琮、陸績上〕

衆文官：都督。

周　瑜：先生等請坐。

衆文官：有座。都督鄱陽湖訓練水軍，多有辛苦。

周　瑜：爲國勤勞，何言辛苦。

張　昭：啊都督，可知江東之利害否？

周　瑜：未知也。

張　昭：曹操擁百萬之衆，屯於漢上，昨傳檄文在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尚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請降，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吳侯，子敬却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

周　瑜：公等之見皆同否？

步　隲：所議皆同。

周　瑜：(敷衍)唔，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

張　昭：我等告退。

周　瑜：請。

衆文官：正是：喜公瑾有降曹之意，笑孔明他枉費心機。

〔張昭、步隲、薛琮、陸績下〕

衆武將：(內)走哇！

〔黃蓋、甘寧、韓當、周泰上〕

衆武將：(念)文武降戰不一，晉見都督便知。——有人麼？

中　軍：甚麼人？

衆武將：武將等請見都督。

中　軍：候着。——啓都督，黃蓋等求見。

周　瑜：有請。

中　軍：有請。(下)

衆武將：啊。——參見都督。

周　瑜：列位將軍少禮，請坐。

衆武將：謝座。啊都督，可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
周　瑜：哦？未知也！
衆武將：我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以來，大小數百戰，方才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眞可惜可恥之事，我等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我等願效死戰！
周　瑜：衆位將軍所見皆同否？
黃　蓋：就將吾頭割下，也誓不降曹。
衆武將：我等皆不願降曹。
周　瑜：好！我正欲與曹操決一死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奪。
衆武將：我等告退。
周　瑜：請。
衆武將：爲將何惜命，捐軀報國恩。

〔黃蓋、甘寧、韓當、周泰下〕

〔中軍上〕

中　軍：諸葛先生到。
周　瑜：有請。
中　軍：有請諸葛先生。

〔魯肅、諸葛亮上〕

周　瑜：啊，臥龍先生！
諸葛亮：周都督！
周　瑜：先生請坐。
諸葛亮：有座。
周　瑜：久聞先生高名，今幸相見，瑜願領大教。
諸葛亮：亮不才無學，有辱都督明問。
周　瑜：豈敢！（沉默）
魯　肅：（着急）啊，都督，今曹操驅兵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一決，聽於將軍，都督之意如何？
周　瑜：（故意地）曹操以天子爲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安。我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請降。（向魯肅示意）
魯　肅：哎，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況孫伯符遺言，外事付託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體，爲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之議也？
周　瑜：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兵戈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
魯　肅：不然，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我東吳之險固，那曹操他未必便能得志啊。
周　瑜：（見魯肅不解己意，頗覺快然）唉！
諸葛亮：（冷笑）呵呵……哈哈……
周　瑜：先生何故哂笑？
諸葛亮：亮不笑別人，笑的是子敬他不識時務耳。
魯　肅：啊先生，你怎麼反笑我不識時務？
諸葛亮：公瑾主意欲降曹操，甚爲合理；你不明道理，豈不可笑？
周　瑜：是啊，孔明先生乃識時務之士，必與我有同心。
魯　肅：哎哎哎，孔明，怎麼，你也如何說此啊？
諸葛亮：你想啊，曹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日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曹所滅，天下無人矣。獨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都督決計降曹，甚好哇。喏，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
魯　肅：啊？你叫我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
諸葛亮：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用親自渡江；只須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曹操若得此二人，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旂而退矣。
周　瑜：哦，用哪二人可退曹兵？

諸葛亮：江東去此二人，猶如大木林中飄落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曹操得之必大喜而去。

周　瑜：果用哪二人？

諸葛亮：亮居隆中時，即聞曹操於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銅雀台，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魯肅擺手示意，諸葛亮不理）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台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他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其實為此二女。啊都督，你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那曹操。他得此二女，必然是稱心滿意，一定班師回去了。此乃范蠡獻西施之計也。啊都督……

周　瑜：（勉強支應）啊……

諸葛亮：何不速速為之？

周　瑜：（怒）啊？曹操欲得二喬，有何證驗？

魯　肅：是啊，有何證驗？

諸葛亮：有哇。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台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為天子，誓取二喬。

周　瑜：此賦先生可記否？

諸葛亮：我愛其文華美，嘗竊記之。

周　瑜：試請一誦。

諸葛亮：是。那銅雀台賦云："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立雙台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此句呀，就應在那二喬的身上啊！

周　瑜：（怒極）啊！這老賊欺我太甚！

（唱"緊風入松"）

聞言怒火三千丈，

奸賊竟敢猖狂！

曹操哇，曹操！我不殺你，誓不為人也！

諸葛亮：啊都督，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都督何惜民間二女乎？

周　瑜：哎，先生有所不知，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

諸葛亮：（佯作吃驚）啊？

周　瑜：小喬乃瑜之妻也。

諸葛亮：哎呀，亮實不知，失口亂言，罪該萬死！

周　瑜：哎，不知者不怪罪。

諸葛亮：該死，該死！

周　瑜：曹操哇，曹操，我與你誓不兩立也！

諸葛亮：都督，事須三思，免致後悔呀！

周　瑜：唉，吾承孫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曹之理？適才所言，故相試耳。

諸葛亮：哎喲，我哪裏知道哇！

周　瑜：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先生助我一臂之力，共破曹操。

諸葛亮：若蒙不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供聽驅策。

周　瑜：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先生請至館驛。

諸葛亮：告辭。

周　瑜：奉送。

〔魯肅指諸葛亮，諸葛亮啞然失笑；下〕

周　瑜：啊子敬，孔明見主公可講些甚麼？

魯　肅：他道主公內懷疑忌，意有未決等語。

周　瑜：哦，他既料主公心事，其計謀高過於我。

魯　肅：嗯，他非等閒之輩呀。

周　瑜：哼！此人若不早殺，乃江東之患也。
魯　肅：啊都督，不可啊！曹兵未破，先殺賢才，乃是自去其助也。
周　瑜：此人助劉備，日久必爲江東後患。
魯　肅：不可，恐人談論哪。
周　瑜：不要你管，我自有妙計殺他。
魯　肅：哎哎哎，差矣。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其招孔明來降，同事東吳，豈不美哉？
周　瑜：唔，此言甚善，就請諸葛瑾先生來見。
魯　肅：去請諸葛瑾來見。
中　軍：啊。（下）
周　瑜：子敬請坐。
魯　肅：有座。
周　瑜：衆文武與主公怎樣議論？
魯　肅：哎，都督請聽！
（唱西皮倒板）
我東吳看看遭危險。
（接唱原板）
尊一聲周都督聽魯肅細說一番：
那曹操得荆襄兵屯江漢，
水陸並進下江南。
寫來了檄文藏奸險，
吳侯一見心膽寒。
張昭、步隲等見識淺，（轉流水）
文武議論不一般。
幸得太后有主見，
想起了孫伯符他有遺言，
內事不决問張昭，
外事不决向都督言。
那曹操龍驤虎視吞江漢，
因此召都督回朝班。
軍國大事不可緩，
決意須在頃刻間。
我東吳文要降、武欲戰，
還望都督定江南。
周　瑜：哦！
（唱搖板）
子敬休得發長嘆，
周瑜自有巧機關。
〔中軍上〕
中　軍：諸葛瑾先生請到。
周　瑜：有請。
中　軍：有請。
〔諸葛瑾上〕
諸葛瑾：（念）舍弟離江漢，獨自到江南。我料他心意，借力破曹瞞。——都督。
周　瑜：先生。
諸葛瑾：大夫。
魯　肅：先生。
周　瑜：請坐。
諸葛瑾：謝座。
周　瑜：今當兩軍相敵之際。先生自當出頭；何故不理？
諸葛瑾：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東吳共伐曹操。今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專候都督來决此事。
周　瑜：來日見主公自有主張。啊先生，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孔明棄劉備而事東吳，則主公既得良輔，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豈不美哉？
諸葛瑾：瑾自至江東，愧無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效勞。

周　瑜：先生辛卽一行。
諸葛瑾：告辭。
周　瑜：請。
諸葛瑾：卽時投驛亭，去說同胞人。（下）
周　瑜：但願說得孔明來降，去我周瑜一樁心事。
魯　肅：唔，那何愁天下不歸吳侯矣。
周　瑜：大夫，今夜已晚，請回安歇，明早一同請見主公。
魯　肅：告退。
〔分下〕

第　五　場

諸葛亮：（內唱西皮倒板）
諸葛亮在館驛牙關笑破，
（上）哈哈哈……
（接唱流水）
笑只笑這東吳露出手脚。
最可笑魯子敬平生長者，
最可笑張昭、步隲無才無學，
最可笑孫仲謀枉把江東坐，
遇事則迷猶豫未决。
諸葛亮激孫權將他疑心說破，
激周瑜費了我許多唇舌，
銅雀台攬二喬是我諸葛移禍，
最可笑小周郞氣悶在心窩。
用言語激得他反來求我，
使他南北相爭動干戈。
不用兵馬將曹破，
妙計誰似我諸葛。
獨一人下江東是機會凑我，
（轉搖板）
於中取事唾手得。
〔諸葛瑾上〕
諸葛瑾：（唱搖板）
同胞弟到江東未得會過，
作說客猶恐怕枉費唇舌。
賢弟哪裏？
諸葛亮：兄啊！（哭拜）
諸葛瑾：請坐。
諸葛亮：告坐。
諸葛瑾：賢弟旣到江東，爲何不先見我？
諸葛亮：弟旣事劉豫州，理應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
諸葛瑾：賢弟知道伯夷、叔齊乎？
諸葛亮：（自白）這必是周郞教來說我。——夷、齊古之聖賢也。
諸葛瑾：夷、齊雖餓死首陽山下，弟兄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旦暮相聚，視夷、齊之爲人能無愧乎？
（唱搖板）
雖餓死首陽山未曾離隔，
手足情可算得世上罕絕，
我在此望賢弟年月盼過，
我和你重聚首情義相合。
諸葛亮：（接唱）弟與兄手足情焉能忘却，
一心要扶漢室弟志難奪。
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弟與兄皆是漢人，今劉皇叔亦漢室之胄，兄若能棄江東，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上不愧爲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不知兄以爲如何？
諸葛瑾：呀！
（唱搖板）

奉命來順說他反來說我，
這件事倒叫我無計奈何。
在驛亭辭賢弟暫且退却，
回覆那周公瑾再爲定奪。（下）

諸葛亮：唉！
（唱搖板）
到此時說不得弟兄難捨，
輔豫州圖霸業豈肯背約。
我兄長作說客無言默默，
他今來想必是受人囑託。（下）

第六場

〔四太監、孫權上〕

孫　權：（唱西皮搖板）
孤昨日降和戰猶豫未決，
我東吳文職官無才無學。
進宮內見母后如夢方覺，
召周瑜回朝轉商量一切。

〔張昭、步隲、薛琮、陸績上〕

衆文官：臣等參見吳侯千歲。
孫　權：平身。
衆文官：千千歲。主公可曾思之？
孫　權：孤有心決戰，恐寡不敵衆；意欲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待等周瑜回朝，再作良圖。
魯　肅：（內）候着。
（上念）孔明用智激吾主，引得周郎立戰功。——啓主公，周瑜回朝。
孫　權：宣來見孤。
魯　肅：遵命。——吳侯有旨，周公瑾進見。
周　瑜：（內）領旨。
（上念）胸中預定三分計，要滅曹兵顯才能。——臣周瑜參見主公千歲。
孫　權：罷了。
周　瑜：千千歲。
孫　權：賜座。
周　瑜：謝座。啓主公，聞得曹操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如何？
孫　權：曹操寫來檄文，公瑾你看。
周　瑜：待瑜看來。（看畢）哼！這老賊欺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也！主公可與衆文武商議否？
孫　權：我國文臣要降，武將欲戰，孤難以自主。依卿當作何計較？
周　瑜：哦？誰勸主公降？
孫　權：張昭、步隲等。
周　瑜：哦！（向張等）請問先生，勸主上降曹何意也？
張　昭：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名，近又得荆襄，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抗拒者乃長江耳；今曹操艨艟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待圖後計。
周　瑜：哼，此乃迂儒之論也！
魯　肅：駡得好！
周　瑜：啓主公，文臣勸降者，乃各自爲己之計。我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豈可一旦廢棄。
孫　權：如此計將安出？
周　瑜：曹操託名漢相，實爲漢賊。主公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基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也！且曹操此來，多犯兵家之忌。
孫　權：怎麼？
周　瑜：他西涼未平，馬騰、韓遂爲其後患，乃一忌也。
孫　權：哦……

周　瑜：北軍不熟水戰，乃二忌也。
孫　權：嗯……
周　瑜：又時值隆冬，馬無藁草，乃三忌也。
孫　權：是的！
周　瑜：中原士卒遠涉江湖而來，不服水土，多生疾病，乃四忌也。
孫　權：不錯！
周　瑜：今曹兵犯此數忌，他軍雖多，何足懼哉！吾主擒曹正在今日也。
（唱西皮搖板）
那曹賊下江南多犯忌戒，
若交鋒管叫他全軍滅絕。
孫　權：哈哈哈……
（接唱）周公瑾可算得第一英傑，
不殺那曹孟德誓不休歇。
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乃天以卿授我也。就命卿掛帥，程普副職，子敬爲贊軍校尉，統領傾國人馬，定期破曹！
周　瑜：臣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主公狐疑不定，爲臣枉費周折也。
孫　權：哎呀，公瑾此言足釋孤疑。張昭等無謀，大失孤望；獨卿和子敬與孤同心耳。罷！從今若有人再言降曹者，噫！（拔劍砍案斷隅）照此案同行。此劍公瑾佩帶，如文武將官不聽號令者，以此劍誅之！
周　瑜：謝主公！
孫　權：退班！（下）
〔四太監隨下〕
魯　肅：公瑾得此重任，乃江東之幸也。
周　瑜：尙望大夫指敎。
魯　肅：哎呀不敢，聽候都督示下。
周　瑜：嘟，文武百官聽者！
〔黃蓋、甘寧、韓當、周泰、衆軍士上〕
周　瑜：吾奉主公之命，率兵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帳下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按五十四斬施行！——哈哈，哼哼，啊哈哈哈……（下）
〔魯肅揚眉吐氣地走下；衆隨下〕

——劇　終——

思　凡

前　記

"思凡"原是"目蓮救母勸善戲文"中的一節故事。描寫年青的尼姑色空，不甘空門寂苦，嚮往人間美滿生活，終於把袈裟扯破，逃下山來。

本劇係崑曲演員韓世昌整理的。整理本僅在個別字句上作了訂正。

〔色空上〕
色　空：（唱"誦子"）
昔日有個目蓮僧，
救母親臨地獄門。

借問靈山多少路?
有十萬八千有餘零。
南無佛,阿彌陀佛!
(念詩)削髮爲尼實可憐,禪燈一盞伴奴眠,
光陰易過催人老,辜負青春美少年!
小尼趙氏,法名色空。自幼在仙桃庵內出家,終日燒香念佛,到晚來孤枕獨眠,好淒涼人也!
(唱"山坡羊")
小尼姑年方二八,
正青春被師父削去了頭髮。
每日裏在佛殿上燒香換水,
見幾個子弟們遊戲在山門下,
他把眼兒瞧着咱,
咱把眼兒覷着他,
他與咱,
咱共他,
兩下裏多牽掛。
寃家!
怎能够成就了姻緣,
就死在閻王殿前,
由他把那碓來舂、
鋸來解、
把磨來挨、
放在油鍋裏去煠,
哎呀由他!
只見那活人受罪,
哪曾見死鬼帶枷?
哎呀由他!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

想我在此出家,原非本心哪!
(唱"採茶歌")
只因俺父好看經,
俺娘親愛念佛,
暮禮朝參,
每日裏在佛殿上燒香供佛;
生下我來疾病多,
因此上把奴家捨入在空門爲尼寄活。
與人家追薦亡靈,
不住口的念着彌陀。
只聽得鐃聲法號,
不住手的擊磬搖鈴,
擊磬搖鈴,
擂鼓吹螺,
平白的與那地府陰司做功課。
多心經都念過,
孔雀經參不破,
惟有蓮經七卷是最難學,
咱師父在眠裏夢裏都教過。
念幾聲南無佛哆呾哆薩摩訶的般若波羅。
念幾聲彌陀,
咻!恨一聲媒婆;
念幾聲娑婆訶,
哎叫、叫一聲沒奈何;
念幾聲哆呾哆,
唉,怎知我感嘆還多!
越思越想,反添愁悶,不免到迴廊下散步一回,多少是好。
(接唱)遶迴廊散悶則個,

遶迴廊散悶則個。

來此已是大雄寶殿，看那兩旁的羅漢塑得來好莊嚴也！

（唱“哭皇天”）

又只見那兩旁羅漢塑得來有些傻角：
一個兒抱膝舒懷，
口兒裏念着我；
一個兒手托香腮，
心兒裏想着我；
一個兒眼倦開，
朦朧的覷着我；
惟有布袋羅漢笑呵呵，
他笑我時光錯、光陰過，
有誰人，有誰人肯娶我這年老婆婆？
降龍的惱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長眉大仙愁着我，
說我老來時有甚麼結果！

（接唱“香雪燈”）

佛前燈做不得洞房花燭，
香積廚做不得玳筵東閣，
鐘鼓樓做不得望夫台，
草蒲團做不得芙蓉，芙蓉軟褥。
我本是女嬌娥，唉！
又不是男兒漢，
為何腰繫黃縧，
身穿直裰？
見人家夫妻們灑落，
一對對著錦穿羅。
哎呀天啊！
不由人心熱如火！
不由人心熱如火！

今日師父、師兄都不在庵中，不免脫了袈裟，逃下山去，倘有機緣，也未可知。有理呀，有理！

（唱“風吹荷葉煞”）

我把袈裟扯破，
埋了藏經，
棄了木魚，
丢了鐃鈸。
學不得羅刹女去降魔，
學不得南海水月觀音座。
夜深沉獨自臥，
起來時獨自坐，
有誰人孤悽似我？
咳！似這等削髮緣何？
恨只恨說謊的僧和俗，
哪裏有天下園林樹木佛，
哪裏有枝枝葉葉光明佛，
哪裏有江河兩岸流沙佛，
哪裏有八萬四千彌陀佛。
從今後把鐘樓佛殿遠離却，
下山去尋一個年少哥哥。
憑他打我、罵我、說我、笑我，
一心不願成佛，
不念彌陀般若波羅。

好了，且喜被我逃下山來了。

（唱“尾聲”）

但願生下一個小孩兒，
却不道是快活煞了我！

〔色空下〕

——劇　終——

陽　平　關

前　記

“陽平關”取材於“三國演義”，和“定軍山”故事是銜接着的；但也經常單獨演出。

黃忠斬了夏侯淵以後，劉備爲他設筵慶功。忽報曹操率領重兵至陽平關報仇，因糧草不足，把米倉山存糧移屯北山。諸葛亮聞報，意欲先斷曹兵糧道。黃忠討令；趙雲因恐他連日臨陣勞倦，擬替他一行。黃忠不聽，仍請令前去；果然在燒糧之後，曹軍湧至，被困垓心。幸得諸葛亮事前派遣的趙雲援軍到來，才得突圍而出。

整理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葉盛長、茹元俊、景榮慶和本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進行的。主要的改動有以下兩點：(一)原本曹操聞夏侯淵陣亡後，曾引用當年管輅占卜所謂“定軍之南，傷折一股”的讖詞，因有宿命論的意味，故刪改。(二)過去演出有一些不嚴肅的舞台形象(如趙雲刺死焦炳、慕容烈，二人死後“出殃”)，茲刪去。

第　一　場

〔徐晃、王平、曹洪、許褚、焦炳、慕容烈上，“起霸”〕

六　將：(分唱“點絳脣”)

細柳營開，旌旗曜彩，英雄槪，文武全才，

管取孫劉敗。

徐　晃：俺徐晃。

王　平：王平。

曹　洪：曹洪。

許　褚：許褚。

焦　炳：焦炳。

慕容烈：慕容烈。

徐　晃：列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徐　晃：魏王自得軍報，張郃攻打葭萌關不利，劉備直犯漢中，爲此親統大軍，來決雌雄；前有手書命夏侯淵開兵示武，尙無回報。好生懷念也。

衆　　：且待魏王升帳，你我請兵前往相助便了。

徐　晃：言之極是，你我兩廂伺候。

〔八魏軍引曹操上〕

曹　操：(念引)隻手獨擎天，奇勳已早建；

虛名扶漢祚，時勢魏將遷。

衆　　：參見魏王。

曹　操：列位將軍少禮。

衆　　：啊。

曹　操：(念詩)三台入虎帳，九列冠朝纓。

今朝僭鑾輿，不日九五登。

孤，魏王曹。①赫耀天下，位加九錫。諸鎭俱已服順，孫劉尙未翦除。近聞漢中被侵，爲此親臨南鄭；前着夏侯淵在定軍開兵示武，此時未聞回報，好生猶疑也。

徐　晃：魏王旣慮夏侯將軍無有回報，何不再遣別將前去助守。

曹　操：且自稍停，容孤思之。

---

① 原詞“魏王曹”句下，尙有“假義舉於陳留，會諸侯於董後；明爲伊尹之作用，暗如后羿之圖謀；視天子如木偶，藐羣雄如草芥……”數語；不甚合於曹操自述口吻，故刪去。

報　子：（內）報——（上）報，探子告進。——參見魏王，今有定軍山失守，夏侯將軍被黃忠刀劈馬下！

衆　：啊！

曹　操：那老賊怎樣斬孤的夏侯將軍？你、你、你起來講！

報　子：魏王容禀：

曹　操：講！

報　子：（念）夏侯自得軍令，仗威便欲提兵；

張郃苦諫不肯聽，獨自領兵逞勝。

彼軍射傷我將，我軍追趕不停，

門旗閃出黃漢升，嘩啦啦人頭瓜滾！

〔“三槍”牌子，衆𨃚報子下〕

曹　操：哎呀！（暈倒）

衆　：魏王醒來！

曹　操：（唱西皮倒板）

聽凶報痛得孤二目呆瞪。

淵弟，妙才，淵弟呀！

（接唱散板）

一旦間使得孤足折手分！

劉備呀，大耳賊！

（接唱）眼望西蜀咬牙恨，

指着大耳駡幾聲；

孤一怒將你踏虀粉，

看是誰強哪個能！

徐　晃：魏王且免悲憤，何不親率大兵，奪轉定軍山，拿住劉備、黃忠，爲夏侯將軍報仇。

曹　操：如此命汝爲前部，諸將副之；即日拔寨，大張鑾輿，人馬速往定軍進發。

徐　晃：得令。——令出。下面聽者：魏王有令，大隊人馬，往定軍進發！

衆　：啊！

徐　晃：傳令已畢。

曹　操：吩咐帶馬！

〔衆上馬，“泣顏回”牌子，同下〕

第二場

〔“風入松”牌子，張郃、杜襲上〕

張　郃：俺，張郃。

杜　襲：杜襲。

張　郃：將軍請了。

杜　襲：請了。

張　郃：前番定軍失守，夏侯將軍喪命；已命飛騎，報與魏王。今日魏王大兵至此，你我到魏王台前請罪便了！

杜　襲：遠遠望見魏王來也。

〔八魏兵、徐晃、王平、曹洪、許褚、焦炳、慕容烈、曹操上〕

張　郃
杜　襲：（同）參見魏王。死罪呀，死罪。

曹　操：此乃吾弟不納忠言，與你二人無干。起來。

張　郃
杜　襲：（同）謝魏王。

曹　操：孤今帶兵，實爲夏侯將軍報仇。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屯積北山脚下。喘息定了，再看虛實而動。聽孤號令！

（唱西皮搖板）

口傳將令淚猶傾。（轉流水）

尊一聲股肱衆將軍：

孤自從起兵陳留郡，

都只爲逆臣董卓目無君；

東蕩西除親臨陣，

南征北剿自勞形；

甘苦辛勞不辭任，

掃得羣雄似晨星；

只剩孫劉未歸順，

看來也在孤的手掌心。
只要爾等奮勇進，
諒他插翅難飛騰。
今晚暫且各自安頓，

〔衆兵將下〕

曹　操：（接唱搖板）
選擇黃道一戰功成。（下）

第　三　場

〔四蜀兵、張著、諸葛亮、劉備、趙雲、孟達、劉封上〕

劉　備：（念引）非孤勞形，怎敢辭戎馬辛勤。
諸葛亮：（念引）鼎足三分，西蜀穩定。
趙　雲：（念引）唯願取，
衆　　：（同念）四海安寧。
劉　備：軍師、衆卿請坐。
衆　　：告坐。
劉　備：（念詩）揚眉掀髯笑顏開，喜得將軍斬將來。
諸葛亮：（念詩）今日同飲功臣筵，
趙　雲：（念詩）我軍齊唱凱歌回。
劉　備：賴先生妙算，漢升智勇，果然拔取定軍山；爲此大帳擺筵，慶賀功臣。黃老將軍爲何還不見到來？
報　子：（上）黃老將軍離營不遠！
劉　備：吩咐擺隊相迎。
報　子：擺隊相迎。（下）

〔吹打，衆同下〕

第　四　場

〔四蜀兵、大纛手、黃忠上〕

黃　忠：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衆同下〕

第　五　場

〔四蜀兵、孟達、劉封、張著、趙雲、諸葛亮、劉備上；四蜀兵、大纛手、黃忠上〕

〔黃忠下馬，諸葛亮敬酒，黃忠拜領，衆同下〕

第　六　場

〔四蜀兵、孟達、劉封、張著、趙雲、黃忠、諸葛亮、劉備上〕

黃　忠：老臣奉命，已斬了那夏侯淵，特來繳令。
劉　備：老將軍之功也。老將軍聽封！
黃　忠：臣。
劉　備：加封卿爲征西大將軍之爵。
黃　忠：謝主隆恩。
劉　備：看筵來，待孤把盞。
黃　忠：這就不敢！
劉　備：我兒代敬。
劉　封：是。
黃　忠：折殺老臣！（同坐）
劉　備：衆卿請。
衆　　：主公請。

〔“小江兒水”牌子，衆同飲後離席，接“江兒水合頭”〕

〔報子上〕

報　子：今有曹操親領大兵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仇，命張郃將米倉山糧草，搬運北山脚下，特來報知。
諸葛亮：再探！
報　子：啊！（下）
諸葛亮：衆位將軍！
衆　　：軍師。
諸葛亮：曹操自領大兵，要與夏侯淵報仇；恐糧草不足，故而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銳氣自墮。誰能當此重任？
黃　忠：黃忠願往。
趙　雲：且慢！老將軍連日鞍馬勞倦，待俺趙雲走走。
黃　忠：食君之祿，當報君恩，何言勞倦二字？

趙　雲：不是啊！適聞守糧者，乃驍將張郃。夏侯淵雖是元帥，被將軍所斬，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之能。此番趙某前往，斬那張郃頭來，勝夏侯淵十倍也！

黃　忠：趙將軍！想那夏侯淵乃曹營上將，尚且被某刀劈馬下，何況張郃乃手下敗將！此去斬他的首級，豈不是易如反掌！

趙　雲：嚶，軍家哪有常勝之理？

黃　忠：哦！

（唱二六）

說甚麼軍家無常勝，

仔細看看黃漢升。

一馬兒踏奔曹營境，

恰好似猛虎鬭羊羣。

老夫今年七十整，

還要抖一抖我的老精神。

殺得他馬前來歸順，

看一看老兒能不能？

趙　雲：哦！

（唱搖板）

此事趙雲當退任。

黃　忠：着哇！

（接唱搖板）

你讓我黃忠戰幾春。

躬身施禮忙請令，

差池敢當軍令行。

〔四蜀兵暗上〕

諸葛亮：（唱搖板）

子龍之言誠謹慎，

此去還須多小心。

黃　忠：得令！

（接唱搖板）

黃忠越老越好勝。

馬來！

〔上馬、四蜀兵下〕

趙　雲：小心了！

黃　忠：（接唱）他越激我越氣偏要行。（下）

趙　雲：哈哈哈！

（唱搖板）

老將從來太烈性，

不去助戰功難成！

諸葛亮：（唱搖板）

張著近前聽將令：

輔佐黃忠見機行。

張　著：得令。（下）

諸葛亮：（唱搖板）

趙雲近前聽將令：

準備救應黃漢升。

趙　雲：得令。

（接唱）軍師妙算眞安穩，

調度不差半毫分。（下）

諸葛亮：（唱搖板）

劉封孟達聽將令：

三千人馬作疑兵；

再命嚴顏閻中等，

翼徳魏延漢中行。

劉　封
孟　達：（同）得令。（下）

諸葛亮：（唱搖板）

臣與主公聽好信。

劉　備：（接唱）有先生何愁不太平。

〔同下〕

第七場

黄　忠：(內唱西皮倒板)

我非人前誇老硬！

〔四蜀兵、黄忠上〕

黄　忠：(接唱快板)

也曾一戰取定軍。
趙國廉頗八十整，
日餐斗米肉十斤；
老夫今年七十整，
我與廉頗不差毫分。
哪怕他人馬如潮湧，
哪怕他將士似風雲；
殺得他人頭如瓜滾，
殺得他屍橫遍野馬難行。
揚揚得意往前進——

張　著：(內)老將軍慢走！

黄　忠：啊！

(接唱)張著趕來必有因。

〔張著上〕

張　著：啊，老將軍！

黄　忠：啊？敢是軍師料我不能取勝，命你着我回去不成？

張　著：非也！軍師料老將軍此去必然成功，但恐獨力難支，故命我前來聽候驅策。

黄　忠：哈哈哈！軍師可謂知我也。

張　著：話雖如此，曹兵甚衆，將軍若恃力戰，决難成功；必得一計，方能劫他糧草。

黄　忠：某斬夏侯淵，張郃已經喪膽。我欲今晚三更時分，飽餐戰飯；四更時分，悄至北山，放火燒他糧草；張郃必來救火，那時就而斬之，豈不妙哉？

張　著：老將軍眞妙計也。

黄　忠：衆將官，安排去者！

〔同下〕

第八場

〔更夫甲、乙敲梆上〕

更夫甲乙：(同念)糧草本是軍中寶，倘有差池命難逃！

更夫甲：夥計請了。

更夫乙：請了。

更夫甲：連日將米倉山糧草搬至北山脚下，鬧得人困馬乏，好不煩惱！

更夫乙：我看還是巡更要緊。

更夫甲：正是：巡更事要緊，

更夫乙：無奈眼難睜！(下)

〔黄忠、張著、四蜀兵上，四更〕

衆　：來到北山脚下。

黄　忠：放火！

〔放火，四魏兵分上，救火，下。杜襲、張郃上，開打；張著、杜襲下；張郃敗下，黄忠追下〕

第九場

〔四魏兵、徐晃、王平上，杜襲、張郃報信；衆同下〕

〔四蜀兵、趙雲上，過場下〕

第十場

曹　操：(內唱西皮倒板)

北山脚下火燄飄。

〔四魏兵、曹操上〕

(接唱流水)

滿營將士逞英豪。
偶遇高阜且登眺。

〔下馬，四魏兵下，曹操上山〕

(接唱摇板)

站立山頭把令旗摇。

〔黃忠上，徐晃、王平、曹洪、許褚上，開打；張郃、杜襲上，再開打〕

黃　忠：來呀！

〔黃忠下，衆追下〕

〔慕容烈上；四蜀兵、趙雲上〕

趙　雲：蜀兵何在？

慕容烈：困在垓心。

趙　雲：看槍！

〔慕容烈落馬，趙雲下，衆隨下〕

慕容烈：追！

〔慕容烈下〕

曹　操：呸！

（唱西皮散板）

只殺得紅日無光曜，
只殺得地動山又搖，
只殺得戰馬聲咆哮，
只殺得衆將血染袍。
蜀兵猶入馬陵道，
量他插翅也難逃。

〔黃忠上，徐晃等六將上，開打〕

黃　忠：來呀！

〔黃忠下，衆追下〕

〔焦炳上；四蜀兵、趙雲上〕

趙　雲：蜀兵何在？

焦　炳：困在垓心。

趙　雲：看槍！

〔焦炳落馬，趙雲下，衆隨下〕

焦　炳：追！

〔焦炳下〕

曹　操：呸！

（唱散板）

黃忠老兒武藝好，
越殺越勇殺氣高。
孤在山頭傳令號，
休要放走老兒曹。

黃　忠：（內唱西皮倒板）

我越殺越勇精神好。

〔黃忠上，徐晃等六將追上，開打，架住〕

黃　忠：哎呀！

（接唱快板）

怎奈曹兵似湧潮！
我在帳中不服老，
藐視曹兵若蓬蒿。
不料今日遭圈套——

徐　晃：殺！

〔趙雲、四蜀兵上〕

趙　雲：（接唱散板）

大鵬飛騰下九霄。①

黃　忠：趙將軍殺！

〔四蜀兵擁黃忠下，趙雲挑開，開打；徐晃等六將敗下，趙雲下〕

曹　操：（向遠處凝視，令旗失手落山下）哎呀！

（唱散板）

看看猛虎將擒到，
何方又來一條蛟？
白盔白甲白旗號，
莫不是常山的趙子龍他又來了！

〔徐晃等六將率衆魏兵上〕

徐　晃：啓魏王：北山糧草燒燬一半；黃忠被困垓心，指

① 此句或不唱。

望將他拿下，不想來了趙子龍將他救去，反傷我兵無數；衆軍不敢追趕，請令定奪。

曹　操：啊！那白袍將官果然是常山的趙子龍？

衆　　：正是。

曹　操：這廝長坂威風尙在！衆將官，隨孤緊緊追趕！

〔下山，四魏兵上，曹操上馬，衆同下〕

——劇　終——

清　風　寨

前　記

"淸風寨"是水滸傳說中的一段故事。

梁山好漢李逵、燕靑下山打探，在張志善家投宿，見張志善愁容滿面，問起情由，才知道淸風寨上盜匪劉通、劉宏要强搶張女上山成親。李逵、燕靑見義勇爲，由李逵喬扮新娘，燕靑扮做新娘之弟，混上淸風寨，殺死劉通、劉宏。

這劇本是侯喜瑞先生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共同整理的。並由高登甲先生幫助。

第　一　場

〔四嘍兵、小頭目、劉通上〕

劉　通：（"快點絳"）

（念詩）不種桑麻不種田，弟兄獨霸在高山，

有人打從山前過，必須留下買路錢。

俺，淸風寨大寨主劉通。弟兄二人霸佔淸風寨，倒也逍遙自在。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下山作幾件好買賣。——嘍囉的！

衆　　：啊！

劉　通：帶馬下山。

〔同下〕

第　二　場

〔張志善上〕

張志善：（念引）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家院暗上）

（念詩）人生在世幾度春，轉眼巳是白髮人；

老來無兒女爲貴，膝下承歡度光陰。

老漢張志善。不幸妻室亡故，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尙未婚配。今當淸明佳節，不免將女兒喚出，一同上墳插柳。——家院，祭禮可齊？

家　院：俱巳齊備。

張志善：請小姐出堂。

家　院：遵命。——有請小姐出堂。

〔丫環、張女上〕

張　女：（念）忽聽爹爹喚，向前問根源。

參見爹爹。

張志善：罷了，一旁坐下。

張　女：喚女兒出來，有何訓教？

張志善：今乃淸明佳節，隨同爲父上墳插柳，可願前往？

張　女：女兒願往。

張志善：家院，喚車輛伺候。

家　院：是，車輛走上。

〔車夫上〕

〔張女上車〕

張　女：（唱西皮搖板）

桃紅柳綠到清明，
家家戶戶上墳塋。
家院帶路往前進，
上墳插柳走一程。
〔同下〕

第　三　場

燕青、李逵：(內)走哇！
〔燕青、李逵上〕
燕　青：(唱西皮搖板)
　　寨中奉了大哥命。
李　逵：(接唱)山下打探要小心。
燕　青：俺，浪子燕青。
李　逵：咱，黑旋風李逵。
燕　青：李二哥請了。
李　逵：請了。
燕　青：奉了大哥之命，山下打探。如今公務已畢，不免回山交令。
李　逵：請哪！
燕　青：(唱西皮搖板)
　　甩開大步朝前進。(下)
李　逵：(接唱)黑旋風李逵緊隨跟。(下)

第　四　場

〔家院、丫環、張志善、張女、車夫上〕
張　女：(唱西皮搖板)
　　來到墳塋停車輪。
〔四嘍兵、小頭目、劉通暗上〕
張　女：(接唱)雙膝跪地放悲聲，
　　哭一聲去世的娘難得見，(哭頭)兒的娘啊！
　　怎不叫人痛傷情！
張志善：你我父女回去了吧。
〔張志善、張女、車夫、丫環、家院下〕
劉　通：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向小頭目)來！速去打探這是誰家的女子？
小頭目：遵命。(下)
劉　通：嘍囉的！帶馬回山。
〔同下〕

第　五　場

〔劉宏上〕
劉　宏：(念)大哥下山寨，未見轉回來。
〔四嘍兵、劉通上〕
劉　宏：大哥回來啦！
劉　通：回來了。(笑)哈哈哈！
劉　宏：大哥因何發笑？
劉　通：適才下山，見一絕色女子，十分美貌；心中歡喜，故而發笑。
劉　宏：但不知是誰家的女子？
劉　通：已派小頭目打探去了。
〔小頭目上〕
小頭目：啓稟大王，那一女子乃前村張家的小姐。
劉　通：這就是了。賢弟，愚兄有意娶那女子作個壓寨夫人，只是不能到手，也是枉然。
劉　宏：大哥備下花紅彩禮，待小弟前去提親。
劉　通：好，就命他（指小頭目）頭前帶路，賢弟前去提親。正是：
　　花紅彩禮交與你。(下)
劉　宏：保管大哥會佳期。——走着，走着。
〔四嘍兵、小頭目、劉宏圓場〕
小頭目：來此已是。
劉　宏：待我叫門。嗨！開門來！

〔家院上〕

家　院：作甚麼的？

劉　宏：對你們員外說：淸風寨二大王要見。

家　院：有請員外。

〔張志善上〕

張志善：何事？

家　院：淸風寨二大王要見。

張志善：（驚恐）啊！說我不在家中。（欲下）

家　院：員外，還是相見的才是。

張志善：唉！說我出迎。

家　院：員外出迎。

劉　宏：啊，員外。

張志善：二大王，請到裏面。（進內，入座）大王到此，必有所爲。

劉　宏：員外可有個女兒嗎？

張志善：不錯，有一女兒。

劉　宏：奉了我家大哥之命，前來提親；將你女兒，許配我大哥做一壓寨夫人，員外料無推辭啦吧！

張志善：這個……小女已然有了人家，此事不能從命。

劉　宏：甚麼有人家沒有人家！把花紅彩禮給你留下，三日後前來抬親。

張志善：此事萬萬使不得。（攔）

劉　宏：（推張）給臉不兜着！

〔劉宏等同下〕

張志善：唉！正是：

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這是哪裏說起！

〔家院扶張志善下〕

第　六　場

燕　青、李　逵：（內）走哇！

〔燕青、李逵上〕

燕　青：（唱西皮搖板）

行了一程又一程。

李　逵：（接唱）家家戶戶掌上燈。

燕　青：李二哥，你看天色已晚，你我弟兄往哪裏安身？

李　逵：燕小哥，你抬頭觀看，前面黑洞洞的，必有人家，你我趕到那裏投宿便了。

燕　青：言之有理。

燕　青、李　逵：（同）請哪！

燕　青：（唱西皮搖板）

叫聲二哥忙隨定。

〔同走圓場〕

李　逵；（接唱）不覺來到這小莊村。

燕　青：來此已是。

李　逵：待我叫門去。

燕　青：你不會講話。

李　逵：兄弟，如今晚兒我會說話啦。

燕　青：你好話多講。

李　逵：你交給我啦，沒有錯。這麼大的個兒，我連個門都不會叫。（瞧門）瞧！這麼早把這個門就關上啦。——呔！有腿的給我走出個來。

〔家院上〕

家　院：作甚麼的？

李　逵：我們哥兒倆走在這兒，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沒甚麼說的，在你們這兒，我睡一宿覺。

家　院：這是甚麼講話。

李　逵：我睡覺！（要打）

燕　青：（攔）嗳！這是甚麼講話。（向家院）原來是位都管哥。我們二人行到此間，前不着村，後不着店，要在寶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

家　院：請少待，待我稟明員外。——有請員外。

〔張志善上〕

張志善：何事？

家　院：門外來了二人投宿。

張志善：說我有心事在懷，叫他們旁處投宿去吧。

家　院：是。

〔以下李逵與燕青對話，是在家院與張志善說話的同時〕

李　逵：他出來，他怎麽又進去了？

燕　青：他回稟他的家主。

李　逵：他有主兒，咱們哥兒倆今兒可沒有主兒啦。

家　院：（出門）我家員外有心事在懷，叫你們別處投宿去吧！

李　逵：呔！叫睡也要睡，不叫睡也要睡，在你們這兒，我睡定啦！

燕　青：（攔）這是甚麽講話！

李　逵：沒有地方睡覺，我着急。

燕　青：煩勞通禀，我弟兄有一席之地即可安身。

家　院：請少待。——啊員外，他二人言道：有一席之地，即可安身。

張志善：好，說我出迎。

家　院：員外出迎。

〔以下李逵與燕青對話，仍是在家院與張志善說話的同時〕

李　逵：燕兄弟，他怎麽又進去啦？

燕　青：他回稟他的家主。

李　逵：睡宿覺這麽麻煩，我眞急啦。我要打——

張志善：（出門）啊二位！

燕　青：員外！

張志善：二位請進！

〔燕青、李逵進內〕

燕　青：請問員外上姓高名？

張志善：小老兒張志善。

燕青、李逵：（同）張員外，失敬了。

張志善：豈敢！請問二位尊姓大名？

燕　青：在下蕭乙。

李　逵：我姓李……

燕　青：他叫李二。

李　逵：不錯，賣豆兒的小二哥，就是我。

張志善：二位可曾用過酒飯？

李　逵：這飯……

燕　青：（攔）前面用過了。

李　逵：他愣說在頭裏吃啦。我這老肚有點委屈！嗳，都管哥，飯，我們在頭裏吃過啦，你們這兒有酒沒有？弄點來，我叨擾叨擾。

張志善：看酒伺候。

〔家院擺酒〕

燕青、李逵：（同）叨擾了！

燕　青：（唱西皮搖板）

弟兄二人飲瓊漿。

李　逵：（接唱）多吃幾杯又何妨。

燕　青：（接唱）猛然抬頭用目望。

〔張志善嘆氣〕

李　逵：（摔杯）嗨！

（接唱）咳聲嘆氣爲哪樁？

呔！我弟兄二人在此飲酒，你那裏咳聲嘆氣，是何道理？

張志善：壯士不要如此，小老兒有心事在懷。

李　逵：怎麽着，你有心事？好，你慢慢的告訴他說；你說你的，我喝我的，你慢慢說，我慢慢喝。你說吧！

張志善：二位有所不知，只因清風寨有二家大王，要將我的女兒搶上山去，作個壓寨夫人。

李　逵：吼吼吼，哇呀呀！燕小哥！此地出了這等惡霸，待我打死這個囚抓的！
燕　青：你又來多事！
李　逵：我不言語。
燕　青：啊員外，我弟兄二人在哪裏安歇？
張志善：家院，請二位到書房安歇。（下）
家　院：隨我來。
〔圓場，進內〕
燕　青：都管哥請便。
〔家院下〕
燕　青：李二哥請坐。——啊李二哥你可曾聽見？
李　逵：聽見甚麼？
燕　青：員外言道，此地出了惡霸，要將員外之女搶上山去，作一個壓寨的夫人。想條妙計搭救他女兒才是。
李　逵：剛才你嫌我多事；我，沒有主意。
燕　青：你吃了人家的酒，就該與人家分憂解愁。
李　逵：嗳，燕兄弟，酒，我是喝啦；菜，我是吃啦；你要主意，一點兒沒有。
燕　青：小弟倒有一計在此。
李　逵：你有什麼主意？
燕　青：你我二人，一個扮作新人，一個扮作新人之弟，混上山去，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李　逵：兄弟，你這個主意不錯，咱們就這麼辦啦。誰扮新人？
燕　青：這新人麼？自然是二哥你扮。
李　逵：哎，咋咋咋！兄弟，你瞧二哥，挺長的鬍子，漆黑的腦殼，我怎麼像個新人？我看兄弟你年紀輕臉又白，還是你把新娘子扮起來。
燕　青：你扮上就像了。
李　逵：我不能扮。
燕　青：你當眞不扮？
李　逵：我不扮。
燕　青：呸！（舉拳）
李　逵：你等等，你打完了我，我還扮不扮？
燕　青：打完了你，還叫你扮！
李　逵：我怎麼那麼賤骨頭呢？那麼着，我就扮新人。
燕　青：你走過來！
李　逵：唉！我這一道兒，淨受他的窩囊氣。
燕　青：有請員外。
〔張志善上〕
張志善：何事？
燕　青：我二人意欲搭救你家小姐，不知意下如何？
張志善：倘能如此，小老兒感恩非淺。但不知有何妙計？
燕　青：少時自然明白。請借鳳冠霞帔一用。
張志善：丫環快來！
〔丫環上〕
丫　環：來啦，來啦。什麼事情？
張志善：見過壯士，聽候吩咐。（下）
丫　環：參見壯士。
燕　青：丫環姐，借你家小姐鳳冠霞帔一用。
丫　環：你這兒等着，我給你取去。
〔丫環取衣〕
燕　青：啊李二哥，你扮新人。
李　逵：好啦，我脫這個，穿那個。（脫衣）
〔丫環取出衣服〕
李　逵：這是甚麼？
丫　環：這是裙兒。
李　逵：這叫裙兒，來來來，穿上。
丫　環：嗳，這是繫的。

李　逵：繫的？好，你給我繫上。(繫裙)還有什麼？你拿去。
丫　環：給你這個。
李　逵：這是甚麼？
丫　環：這是衫兒。
李　逵：哦，裙兒他妹妹衫兒。你給我繫在後頭。
丫　環：噯，這是穿的。
李　逵：好，那麼我把它穿上。(穿衫)還有甚麼？你去拿去。穿這個多彆扭！
丫　環：給你這個。
李　逵：這叫甚麼？
丫　環：這叫鳳兒。
李　逵：哦，衫兒他妹妹鳳兒。不用說這個是戴的。勞你駕，你給我戴上。
〔戴冠，轉身向燕青〕
李　逵：矇兒——嘿，燕兄弟你瞧哥哥我扮的像不像？
燕　青：扮的倒像。
李　逵：叫你就寃苦了我啦！
燕　青：李二哥，可會婦人家行走？
李　逵：那個，咱們會。你走開這兒！婦人家行走，必須要這樣走。(走)
燕　青：不像。丫環姐，教導於他。
丫　環：你瞧着點：我們小姐出得門來，要這麼一擺，要這麼二擺，還有這麼一捂；一叉腰，要走一個跳三步。
李　逵：行啦，行啦。我學學：你們小姐出得門來，要這麼一擺，要這麼二擺，這是二百啦；還有這麼一捂，這叫二百五。一叉這個腰，來啦！要走一個跳三步。哎呦，我岔了氣啦。
燕　青：有請員外。
李　逵：噯，兄弟！你請員外幹嘛？你瞧我人不人、鬼不鬼的，這夠多"寒蠢"！
〔丫環下，張志善上〕
李　逵：(見張，遮面)哎呀，咋、咋、咋……
張志善：因何這樣打扮？
燕　青：我二人，一人扮作新人，一人扮作新人之弟，混上山去，殺他一個措手不及，也好搭救你家小姐。
張志善：多謝二位壯士。(下)
燕　青：正是：
安排打虎牢籠套。(下)
李　逵：準備金鈎釣海鰲。(下)

第　七　場

〔吹打，四嘍兵、轎夫、小頭目、劉宏上〕
劉　宏：叫門去！就說花轎到啦。
小頭目：開門來！花轎到啦。
張志善：(上)請少待！(向內)兒啊，你收拾收拾上轎去吧！
〔丫環攙李逵上〕
李　逵：(哭)喂呀！
〔李逵向張志善拜別，上轎，與四嘍兵、小頭目、轎夫同下〕
〔劉宏與燕青相見〕
劉　宏：這是誰啊？
張志善：新人之弟。
劉　宏：好，山寨一敍。
〔劉宏、燕青同下。張志善、丫環關門下〕

第　八　場

〔劉通上〕
劉　通：(念)花轎亮堂堂，打扮作新郎。
〔劉宏上〕
劉　宏：花轎到。
劉　通：搭上堂來。

劉　宏：搭上堂來。

〔四嘍兵、小頭目、轎夫、李逵、燕青上〕

〔李逵下轎，四嘍兵、轎夫下〕

劉　宏：贊禮上來。

小頭目：是。

今日喜相逢，鵲橋渡雙星；

好的配好的，蒼蠅配臭蟲。

劉　通：嗳！美女配英雄。

小頭目：美女配英雄。先拜天地，後拜高堂，夫妻交拜，攙入洞房。

〔劉通、燕青會面〕

劉　通：這是何人？

劉　宏：新人之弟。

劉　通：後寨飲酒。

劉　宏：走，喝酒去。

〔劉宏、燕青下〕

李　逵：（哭）喂呀！

劉　通：美人兒，爲何啼哭？

李　逵：我們想啊……

劉　通：想哪一個？

李　逵：我想我姥姥。

劉　通：也罷！明日接上山來，同享榮華富貴。

李　逵：（哭）喂呀！

劉　通：來，掌燈洞房。

〔劉通與小頭目同下〕

李　逵：（學女人走，掀蓋頭，看）我打死這些囚抓的！（哭）喂呀！（下）

第　九　場

〔小頭目掌燈，劉通、李逵上〕

劉　通：噓，出去。

小頭目：叫我出去？

劉　通：叫你出去。

小頭目：嗳，我出去。

劉　通：待我關了房門。

〔關門，李逵吹燈〕

劉　通：美人爲何將燈熄滅？

李　逵：奴家是"雀蒙眼"，我怕見燈光。

劉　通：好，不要。美人，脫衣裳安歇吧！

李　逵：別忙，我慢慢脫。（脫衣）

劉　通：睡覺啊！

李　逵：等一等，我們這兒有個鄉風。

劉　通：甚麽鄉風？

李　逵：入洞房的時候，要打三拳，踢一脚。

劉　通：這爲着何來？

李　逵：爲的是後來兒女們多。

劉　通：也罷！看在兒女的份上，你就打三拳。

李　逵：你在哪兒哪？

劉　通：在這兒哪。

李　逵：你可站住了，我可要打啦。

劉　通：你打吧！

李　逵：呸！（打三拳）

劉　通：哎呀！美人，你好大的拳頭。

李　逵：奴家乃是千金之體，打下去就有千斤之重，這叫千斤錘兒。

劉　通：睡覺吧！

李　逵：嗳，還沒踢哪。

劉　通：打了，就不用踢了。

李　逵：淨打不踢，趕明兒淨養活姑娘，不養活小子。

劉　通：好，看在小子的份上，你就踢我一脚。

李　逵：你在哪兒哪？

劉　通：在這兒哪。
李　逵：你可站住了，我可要踢啦。
劉　通：你踢吧。
李　逵：嗨！
〔李逵踢倒劉通〕
劉　通：哎呀！美人兒你這一脚可把我給踹着啦！
李　逵：奴家我還沒捨得踹哪。
劉　通：嘿！到底是你疼我。美人兒，睡覺吧。
李　逵：好，睡覺吧。
劉　通：你在哪裏？
李　逵：在這裏。
〔劉通摸着李逵鬍鬚〕
劉　通：啊！甚麼人？
李　逵：你李二大爺。着打吧！
〔開打，對拳，劉通敗下，李逵追下〕

第十場

〔劉宏扶燕青上〕
劉　宏：少喝點好不好！
〔內鼓聲，雙望〕
劉　宏：甚麼人？
燕　青：梁山好漢。
劉　宏：哎喲，媽呀！
〔開打，對拳，劉宏敗下，燕青追下〕

第十一場

〔劉通、劉宏上〕
劉通 劉宏：嘍囉的！
〔四嘍兵分上〕
劉通 劉宏：拿奸細！
〔李逵、燕青上〕
〔開打，殺死四嘍兵，李逵殺死劉宏，燕青殺死劉通〕
李逵 燕青：（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同下）

——劇　終——

二　堂　捨　子

前　記

“二堂捨子”（又名“二堂放子”）是神話傳說“寶蓮燈”（“劈山救母”）故事裏的一節，在京劇舞台上，多年來一直是作爲一個獨立劇目流行着。

相傳羅州知州劉彥昌曾與華山三聖母結親，生子沉香。三聖母被二郎神押在華山之下。劉彥昌在京都得中狀元時，娶王桂英爲妻，生子秋兒。沉香、秋兒弟兄同在學中讀書，失手打死吿老太師秦燦之子秦官保，回家後各以傷人自承。王桂英雖然更疼愛自己親生的秋兒，但最後還是忍痛捨棄秋兒，放走沉香。沉香出走之後，終於劈山救母。

這個劇本是由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貫大元、程玉菁、于玉蘅與本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整理的。

〔劉彥昌上〕
劉彥昌：（念）身爲羅州正印，與民判斷寃情。①
〔沉香、秋兒上〕
沉香 秋兒：（同）爹爹呀……

① 原詞爲：“烏鴉喜鵲同噪，吉凶事全然不曉。”出於劉彥昌當時很平靜的心情，未免突然，而且予人以“先兆”的感覺；故改。

劉彥昌: 嗯…… 想是你這兩個奴才在南學不用心攻讀,被先生責打。回得家來,爲父也要打!

沉香、秋兒: (同)哎呀爹爹呀! 孩兒在學中,一時失手,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劉彥昌: 你待怎講?

沉香、秋兒: 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劉彥昌: 哎呀!(暈倒)

沉香、秋兒: 爹爹醒來!

劉彥昌: (唱二黄倒板)

聽說是二姣兒打傷人!

沉香!秋兒!唉,兒啊!

沉香、秋兒: (同時)爹爹!我父!唉,爹爹呀!

劉彥昌: (接唱散板)

冷水澆頭懷抱冰!

開言便把沉香問:

哪個奴才打死人?

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沉　香: 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是你打死的?好,近前來,好奴才!(打)

(唱散板)

罵聲無知小沉香,

敢在學中把人傷!

手拉姣兒秦府往,

秋　兒: 啊爹爹哪裏去?

劉彥昌: 唉!

(接唱)去到秦府把命償。

秋　兒: 啊爹爹,秦府官保乃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怎麽?是你打死的?近前來,好奴才!(打)

(唱散板)

罵聲秋兒小畜生,

敢在學中打死人!

手拉姣兒出府門,

沉　香: 爹爹哪裏去?

劉彥昌: 唉!

(接唱)秦府去送抵命的人。

沉　香: 啊爹爹,秦府官保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哦!是你打死的?

秋　兒: 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哦!是你打死的?

沉香、秋兒: (同)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唉!我看你二人,分明是兄不攀弟,弟不攀兄;我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沉香、秋兒: 哪一輩古人?

劉彥昌: 你二人席地而坐,聽爲父的道來。

沉香、秋兒: 是。(同坐)

劉彥昌: 伯夷叔齊二大賢,弟兄推位讓江山。弟讓兄來兄不肯,兄推弟來弟不擔。首陽山前凍餓死——沉香,秋兒,要學古人難上難!

(唱二黄快三眼)

昔日裏有個孤竹君,

伯夷叔齊二大賢人。

都只爲孤竹君身染重病,

傳口詔命次子繼位爲君。

那叔齊分長幼不肯應允,

那伯夷遵父命也不能擔承;

弟讓兄來兄不肯應允,

兄推弟來兩不能擔承。

那伯夷出午門無有踪影,

那叔齊也出了後宰門;

首陽山前凍餓死,

留得美名萬古存。
為父的怎比得孤竹君，
二姣兒也難比那兩個賢人。
慢說是打死了秦府官保，
就是那庶民子也不能擔承。
（轉原板）
我本當帶沉香秦府償命，秦府償……命，
我的兒啊！
想起了三聖母送我紅燈。
我本當帶秋兒秦府償命，秦府償……命，
我的兒啊！
後堂內還有那王氏桂英。
左難右難難壞了我……
（接唱散板）
後堂內請出兒的娘親。

沉香
秋兒：有請母親。

王桂英：（內唱二黃倒板）
二姣兒在前堂一聲請。①
（上，接唱迴龍）
後堂內來了我王桂英。
（轉慢板）
站立在屏風後側耳聽。

劉彥昌：看你這兩個奴才怎生得了哇！
〔與沉香、秋兒同哭〕

王桂英：（接唱）他父子因何故大放悲聲？
老爺，妾身來了。

劉彥昌：你、你來得好哇！

王桂英：（接唱快三眼）
莫不是二奴才不聽教訓？
有道是子不教不能够成人。

劉彥昌：唉！不是的。

王桂英：（接唱）莫不是羅州正堂嫌官小？
少不得在那品級台上步步高陞。

劉彥昌：事到如今，還說甚麼官大官小！也不是的。

王桂英：（接唱）這不是來那不是……

劉彥昌：我看你這兩個奴才怎生得了啊！

王桂英：（接唱散板）
莫不是二奴才打傷人？

劉彥昌：哎呀夫人哪！一場禍事未了，怎麼又是一場禍事？

王桂英：此話從何說起？

劉彥昌：兩個奴才在學中，竟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王桂英：怎麼講？

劉彥昌：將秦府官保打死了！

王桂英：哎呀！（暈倒）

劉彥昌：夫人醒來！

王桂英：（唱二黃倒板）
聽說是二姣兒打傷人！
沉香，秋兒！喂呀兒呀！（哭）
（接唱散板）
悠悠頭上走三魂。
回頭便把老爺問：
老爺！
哪個奴才打死人？
老爺，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劉彥昌：下官問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王桂英：既是沉香將人打死，老爺就該帶沉香前去抵命。

劉彥昌：我還問過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

① 另一種唱法為：
劉彥昌：左難右難難壞了我。
王桂英：（上，接唱）後堂內來了我王桂英。

王桂英：這秋兒麼？……

劉彥昌：正是。

王桂英：啊老爺，但不知打死秦府幾個兒子啊？

劉彥昌：打死一個兒子。

王桂英：却又來！難道說叫我兩個孩兒前去抵命不成？

劉彥昌：是啊！下官正爲此事爲難。

王桂英：不是妾身誇口，此事不問便罷；……

劉彥昌：夫人若問呢？

王桂英：定要問一個清楚明白。

劉彥昌：好哇！夫人乃丞相之女，喏喏喏我狀元之妻，胸中必有高見。來來來，下官這裏有家法在此，夫人與我問一個，打一個；打一個，問一個。下官我就拜託了！——我看你這兩個奴才，怎生得了啊！（下）

王桂英：呀！

（唱散板）

老爺家法付我手，

二堂難壞王桂英！

走向前來（把）沉香問：

兒啊！

哪個奴才打死人？

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沉　香：是孩兒打死的。

王桂英：打死人可要抵命？

沉　香：情願抵命。

王桂英：可捨得一雙爹娘？

沉　香：難以割捨。

王桂英：兒自己的狗命？

沉　香：唉！命該如此！

王桂英：好奴才，着打！（打）

〔劉彥昌暗上〕

劉彥昌：啊夫人，你打的是哪一個？

王桂英：沉香。

劉彥昌：好哇！他乃是少娘無母的孩兒，夫人你要與我着實的打！——唉，兒啊！（下）

王桂英：呀！

（唱散板）

舉手打了沉香子，

老爺一旁發恨聲。

撇下沉香我不問，

再把秋兒問一聲。

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秋　兒：是孩兒打死的。

王桂英：打死人可要抵命？

秋　兒：情願抵命。

王桂英：可捨得一雙爹娘？

秋　兒：難以割捨。

王桂英：兒自己的性命？

秋　兒：命該如此。

王桂英：嗯！兒若有此事，爲娘就要打！

〔欲打，秋兒哭〕

王桂英／秋　兒：喂呀！（同）兒啊！／母親哪！（同哭）

〔劉彥昌上〕

劉彥昌：啊夫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王桂英：怎見得是妾身的不是呢？

劉彥昌：方才你打了沉香，如今就該打秋兒；如今不打秋兒，方才也不該打沉香。看將起來，做母親的就是兩樣的心腸啊！——沉香，我兒！唉，兒啊！

王桂英：呀！

（唱散板）

老爺一旁把話論，
句句說我是兩樣心。

也罷！

硬着心腸將兒打——(打)

打了！

劉彥昌：甚麼？

王桂英：打了！

劉彥昌：你打遲了哇！

王桂英：喂呀！兒啊……

(接唱)打在兒身痛娘的心！

劉彥昌：夫人可曾問個明白？

王桂英：妾身問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老爺就該帶沉香前去抵命。

劉彥昌：夫人可曾問過秋兒？

王桂英：這秋兒麽……

劉彥昌：正是。

王桂英：他、他、他也說是將人打死……(哭)

劉彥昌：好一個他也說是將人打死！夫人，我把你好有一比。

王桂英：比作何來？

劉彥昌：一盆漿糊。

王桂英：此話怎講？

劉彥昌：夫人你糊塗得緊哪！

王桂英：老爺呀！你身爲羅州正印，上與朝廷辦事，下與萬民分憂；連自己這兩個孩兒都審問不得明白，反來埋怨妾身不成？

劉彥昌：哎呀夫人哪！想下官身爲羅州正印，上與朝廷辦事，下與萬民分憂。百姓不犯在下官手內便罷，若是犯在下官手內，輕者板子打，重者夾棍夾。如今這兩個奴才犯在下官手內，有板子，叫我打在哪個的身上？有夾棍，夾在哪個的腿上？有道是淸官難斷家務事！

王桂英：我有手難打自親生！

劉彥昌：夫人你好一張利口！

王桂英：老爺也不差！

劉彥昌：我不用你審！

王桂英：哪個要審！

劉彥昌：我不用你問！

王桂英：哪個要問！

劉彥昌 王桂英：(同哭)沉香！秋兒！我兒！唉，兒啊！

劉彥昌：爲了兩個奴才，不要傷了我二老的和氣。——夫人請過來。

王桂英：老爺何事？

劉彥昌：下官有一拙見在此。

王桂英：有何高見？

劉彥昌：夫人去問沉香，下官去問秋兒，兩下一對，也就明白了。

劉彥昌 王桂英：(同)請啊！

劉彥昌 王桂英：(同)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秋兒 沉香：(同)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 王桂英：(同)打死人可要抵命？

秋兒 沉香：(同)情願抵命。

劉彥昌 王桂英：(同)可捨得一雙爹娘？

秋兒 沉香：(同)難以割捨。

劉彥昌 王桂英：(同)兒自己的狗命？

秋兒 沉香：(同)命該如此。

劉彥昌 王桂英：(同)着哇，好漢作事好漢當，豈肯連累二爹娘。

我這才明白了，我這才………明白了！

劉彥昌：夫人明白何來？
王桂英：老爺明白何來？
劉彥昌：下官問到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打死的，不與他哥哥相干。
王桂英：這就不對了。
劉彥昌：怎麼不對？
王桂英：妾身問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不與他兄弟相干哪。
劉彥昌：哎呀，如此說來，一樣。
王桂英：哪個又是兩樣？
劉彥昌：哎呀，還是不得明白！
王桂英：老爺請過來。
劉彥昌：夫人何事？
王桂英：妾身倒有一拙見在此。
劉彥昌：夫人有何高見？
王桂英：妾身去問秋兒，老爺去問沉香，兩下一對，也就明白了。
劉彥昌：好，夫人請！
王桂英：請！——兒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劉彥昌竊聽）
秋　兒：孩兒打死的。
王桂英：嗯！是你也該推在他——
劉彥昌：啊，夫人，你這是做甚麼？
王桂英：未曾做甚。
劉彥昌：你看這上？
王桂英：青天。
劉彥昌：這下？
王桂英：覆土。
劉彥昌：你我作父母的呢？
王桂英：良心二字。
劉彥昌：好啊，旣知良心二字，夫人你可不要偏心哪！
王桂英：老爺不要多疑。
劉彥昌、王桂英：（同）請！——兒啊，秦府官保，到底是何人打死的？
沉香、秋兒：（同）是孩兒打死的。
劉彥昌、王桂英：（同）嗯……我諒你也不敢！我這才明白了，我這才明白了！………
王桂英：老爺明白何來？
劉彥昌：夫人明白何來？
王桂英：妾身問到秋兒，秋兒言道：秦府官保，是他哥哥打死的；他站在一旁，連手也未曾動啊！
劉彥昌：這就不對了。下官問過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兄弟打死的，他站在一旁，都都都嚇傻了哇！
王桂英：我想此事麼，一定是沉香！
劉彥昌：一定是秋兒！
王桂英：一定是沉香！
劉彥昌：哎！我想此事，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兒；是我劉彥昌私自出衙，將人打死。家院搭轎！
王桂英：哪裏去？
劉彥昌：去到秦府，替你兩個兒子償命哪！
王桂英：老爺呀！想秦府官保，並非是兩個奴才打死的，乃是我王桂英私自出衙，將人打死。丫環搭轎！
劉彥昌：夫人哪裏去？
王桂英：去到秦府，替你那兒子前去抵命啊！
劉彥昌：夫人，你言來語去，下官倒明白了。
王桂英：明白何來？
劉彥昌：此事若是沉香將人打死，就該帶沉香前去抵命。
王桂英：若是秋兒呢？
劉彥昌：也叫沉香前去抵命。

王桂英：却是為何？

劉彥昌：夫人你想啊！那秋兒在外面闖下禍來，回到家來，叫道一聲父，有下官與他作主；叫道一聲娘，有夫人替他擔待。想那沉香，下得學來，叫道一聲父，下官眼巴巴不能與他作主；叫道一聲娘，啊夫人，他的娘你是曉得的。看將起來，還是叫我那少娘無母的孩兒前去償命啊！（哭叫）沉香，我兒，唉！兒啊！

王桂英：（撲向沉香）喂呀，兒啊！

劉彥昌：嘍，你的兒子在那廂啊！

王桂英：（撲向秋兒）唉，兒啊！（哭）

劉彥昌：（唱散板）

到如今還須兒償命，
她自己養的自己疼。
手拉姣兒出府門——

王桂英：哪裏去？

劉彥昌：（接唱）秦府去送抵命的人！

王桂英：啊老爺，難道忘了三聖母送紅燈之事麼？

劉彥昌：唉！不提起三聖母送紅燈還則罷了；提起三聖母送紅燈，叫我好恨！

王桂英：恨着妾身不成麼？

劉彥昌：焉敢恨着夫人。想當年我夫妻路過芒碭山，被蟒蛇吞吃腹內也就是了，偏偏三聖母又送的甚麼紅燈，生下這個奴才，如今才有此大禍！

王桂英：老爺，此乃是洪福。

劉彥昌：啊？

王桂英：此乃洪福啊！

劉彥昌：哦！洪福啊？你既知道是洪福，你那心中就要放明白些呀！

王桂英：老爺呀！你言來語去，我倒明白了！

劉彥昌：夫人明白何來？

王桂英：若是秋兒將人打死，就讓秋兒前去抵命。

劉彥昌：若是沉香呢？

王桂英：（指秋兒）少不得也叫這個奴才前去抵命！

劉彥昌：夫人你要醒來說話。

王桂英：不曾睡着。

劉彥昌：我看你句句都是夢話。

王桂英：句句實言。

劉彥昌：我却不信。

王桂英：我敢對……

劉彥昌：我就跪……下了！（拉沉香同跪）兒啊，你母親放了你了！快快叩頭吧！

王桂英：呀！
（唱二黃散板）

一句話兒錯出唇，
把姣兒送到了枉死城。
手拉秋兒後堂進——

劉彥昌：啊夫人，下官這裏跪久了！

王桂英：呀！（接唱）

二堂跪壞我夫君。
走上前來忙跪定，
尊聲過往衆神靈：
我若捨子有假意，
三尺白綾喪殘生！

劉彥昌：（接唱）多謝夫人開了恩！
〔四秦府校尉分上，下〕

王桂英：（接唱）哪裏的人馬鬧喧聲？
老爺呀！何處人馬吶喊？

劉彥昌：想必是秦府的家丁。

王桂英：你我的兒子呢？

劉彦昌：後花園逃走。

劉彦昌 王桂英：（同）隨我來！

〔劉彦昌拉沉香，王桂英拉秋兒，圓場；沉香下〕

王桂英：老爺，沉香呢？

劉彦昌：逃走了。

王桂英：叫他轉來。

劉彦昌：去遠了。

王桂英：我還有話對他言講。

劉彦昌：沉香轉來，你母親有話對你言講。

沉　香：（上）母親有何吩咐？

王桂英：兒啊！爲娘今日放你逃走，見了你那生身的母親，將爲娘捨子之事，對他言講；等到爲娘百年之後，兒拿一陌紙錢，到我墳前焚化，也不枉爲娘今日捨子一場！話已講完，來也在你，這不來……（哭）也在你了！

〔拉秋兒下〕

劉彦昌：兒啊！記下了！

（唱二黄散板）

從空降下無情劍，

沉香！我兒！唉，兒啊！

斬斷父子兩離分！

那王桂英不是兒的親生母，①

華山聖母是兒的娘親。

沉　香：有何爲證？

劉彦昌：（接唱）我兒若是不肯信，

現有血書作證憑。

沉　香：（接唱）一見血書果是眞，

怎不叫人兩淚淋！

回頭便把母親請。

〔王桂英、秋兒上〕

王桂英：（接唱）姣兒爲何你不逃生？

沉　香：（接唱）辭別母親出府門——

哎呀！

只怕難出羅州城！

劉彦昌：（接唱）羅州生來羅州養，

哪個不認得小沉香。

抓把灰土將臉蓋上——（掃一句）

〔沉香下，劉彦昌暈倒〕

王桂英：老爺醒來！

劉彦昌：（唱二黄倒板）

花園內逃出了沉香子。

啊夫人，沉香呢？

王桂英：去遠了！

劉彦昌：啊！逃走了！

（接唱）好似鋼刀刺我心！

王桂英 秋　兒：喂呀！

劉彦昌：（接唱）他母子只哭得如酒醉，

鐵石人兒也淚淋！

也罷！

一根繩索將兒套定。

王桂英：哪裏去？

---

① 原本作：

劉彦昌：（唱）那王桂英她不是兒的親……

啊，丫環打茶伺候。（拉沉香回顧）

沉　香：親甚麼？

劉彦昌：（接唱）親生母！

華山聖母是兒的娘親。

沉　香：孩兒不信。

劉彦昌：（接唱）我兒若是不肯信，

現有血書作證憑。

按：前面王桂英既已對沉香說明非其生母，此處劉彦昌似無再作此張致必要；故加以修正。

劉彥昌：(接唱)去到秦府把命拚！
王桂英：你的兒子逃走，叫我的兒子前去抵命，此事萬萬不能！
劉彥昌：方才二堂盟過誓，你都忘懷了？
王桂英：那是一句戲言哪！
劉彥昌：我勸你放手的好！
王桂英：我不放手！
劉彥昌：你不放手，我就要……
王桂英：要怎樣？
劉彥昌：絕情！
〔劉踢倒王桂英，推秋兒下；劉迴顧，焦急，拍王桂英肩，拉下〕

——劇　終——

瓦　口　關

前　記

“瓦口關”故事出於三國演義。張飛討令攻取瓦口關，劉備和諸葛亮怕他酗酒誤事，命他戒酒。把守瓦口關的魏將張郃戰不過張飛，乃堅守不出。張飛使軍士辱罵，並終日聚飲以示輕敵。張郃終不出戰。張飛的部下將他違令飲酒的情形密報諸葛亮。諸葛亮測知其意，反命大將魏延押送美酒給張飛。張飛得到魏延的援軍，乃定計命部下假作怨恨離心，以誘張郃。張郃果然中計，率兵偷襲，大敗。這時劉備、諸葛亮親率大軍已到關前，乘虛佔領瓦口關。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袁世海和本院編輯處朱慕家共同整理的；並經郝壽臣先生訂正。原本基礎較好，整理時只就個別細節略爲修改。

第　一　場

〔四蜀軍引劉備、孔明上〕
劉　備：(念引)桃園結義聚英雄，協力同心。
孔　明：(念引)運用機謀曉兵法，扶保漢家。
劉　備：(念詩)家住在大樹樓桑，請諸葛三顧山崗。
孔　明：(念詩)學孫武排兵佈陣，滅孫曹重整家邦。
劉　備：劉備。三顧茅廬，聘請諸葛先生，重整漢室基業。——啊先生，孤有意奪取瓦口關，以通北伐道路，先生有何妙計？
孔　明：何不派三將軍前往？
劉　備：我三弟雖勇，只是他性情剛暴，好酒貪杯，恐難勝任。
孔　明：山人自有安排。——來，三將軍進帳！
蜀　軍：三將軍進帳！
張　飛：(內白)來也。
(上念)豹頭環眼鬚似鋼，大吼一聲斷橋樑。
參見大哥。
劉　備：罷了！見過先生。
張　飛：先生！
孔　明：三將軍請坐。
張　飛：謝座。喚小弟進帳，有何軍情議論？
劉　備：先生有差。
張　飛：先生有何差遣？
孔　明：主公意欲奪取瓦口關。想那瓦口關守將張郃，乃

有名戰將;因此命三將軍去到夏口,調四將軍回營,大戰張郃。

張　飛:先生哪! 旣要奪取瓦口關,何勞四將軍回營;賜某一支將令,願生擒張郃入帳!

孔　明:想那張郃乃曹營有名上將,三將軍恐非他人對手!

張　飛:先生哪! 咱老張出師以來,在虎牢關戰呂布,槍挑賊的紫金冠;在當陽橋前,單人獨騎,喝退曹兵百萬。何況那張郃匹夫!

劉　備:三弟,想那張郃不好飲酒,三弟最愛飲酒,猶恐誤了軍情大事。

孔　明:着哇!

張　飛:哦哦是了,聽你們之言,恐咱飲酒誤了軍情。

劉　備:正是。

張　飛:也罷!今當大哥、先生面前,把這個酒……

劉　備 孔　明:(同)怎麼樣?

張　飛:我就戒了它。

劉　備:哦,三弟要戒酒?來,看酒來,看酒來!

張　飛:啊,這是何意呢?

劉　備:與三弟戒酒。

張　飛:嘿,上了他們的當了。

劉　備:三弟呀!

(唱西皮搖板)

手挽手兒把話論,
愚兄言來聽分明;
今日開懷來暢飲,
戒酒之事要謹記在心。

張　飛:大哥!

(接唱)接過兄長酒一樽,
戒酒之事記在心;
回頭再對大哥論,
奪取瓦口定把功成。

孔　明:范疆、張達進帳!

蜀　軍:范疆、張達進帳!

范　疆 張　達:(內白)來也。

(上念)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參見主公。

劉　備:見過軍師!

范　疆 張　達:參見軍師,有何差遣?

孔　明:三將軍帶兵奪取瓦口關,奉令戒酒,命你二人跟隨前去;倘若私自飲酒,拿你二人治罪!

范　疆 張　達:得令。

張　飛:哎呀,先生! 你忒以的小心了!

孔　明:山人不得不小心。

張　飛:大哥、先生請至後帳!

劉　備:三弟多加小心!

張　飛:弟知道了。

〔劉備、孔明下〕

張　飛:軍士們走上!

〔四馬童、四蜀軍上〕

衆　:參見三將軍!

張　飛:站下!咱老張奉命奪取瓦口關,衆將必須奮勇當先;聽咱一令!

(唱西皮搖板)

鋼鞭蛇矛威名顯,
三軍在後已在先。
鼓打三通催前站。

〔脫袍、持矛上馬〕

此番定取瓦口關。

〔衆同下〕

第　二　場

〔八魏軍引張郃上〕

張　郃：（唱“點絳唇”）

河北名將，扶保魏王；韜略廣，力戰疆場，

要把狼煙掃蕩。

（念詩）瓦口關前旌旗飄，英雄志氣比天高；

有日卸甲朝金闕，不動掌中七寶刀。

某，張郃。奉曹洪元帥之命，前來護守東川。昨日馬超遣部將兵出葭萌關，被某戰敗。今聞巴西守將張飛，兵屯下汴地方，欲來取關；此事不可大意，且聽探馬一報。

〔報子上〕

報　子：報——啓稟將軍：今有張飛帶領人馬前來取關。

張　郃：再探！

〔報子下〕

張　郃：且住！張飛前來取關，豈肯容他猖狂！——衆將官，帶馬殺！

〔四蜀軍、四馬童、張飛上，會陣〕

張　飛：馬前來的，可是張郃？

張　郃：然。

張　飛：張郃，咱的兒啊！既知三爹爹興兵到此，就該獻關投降；如若不然，矛下作鬼！

張　郃：張飛！俺奉魏王鈞命，鎮守瓦口關；爾有多大本領，敢來取關？

張　飛：若問俺的本領，爾且穩坐雕鞍，聽俺道來！

（唱快板）

勒住絲繮把話講，

張郃小兒聽端詳：

鞭打督郵驚奸黨，

虎牢關前把名揚，

長坂坡獨把曹賊擋，

大吼一聲斷橋樑；

勸你早把瓦口讓，

少若遲延槍下亡！

張　郃：（唱搖板）

老爺河北稱名將，

東戰西殺扶魏王；

今日相逢戰場上，

快快下馬來投降！

張　飛：（接唱）勝敗不知胡亂講，

會戰三合看誰強！

〔雙方軍士分下；張飛、張郃起打，張郃敗下；張飛追下〕

第　三　場

〔衆魏軍、張郃上〕

張　郃：哎呀且住！張飛殺法驍勇。——衆將官！兵退岩渠山！（同下）

〔四蜀軍、四馬童、范疆、張達、張飛上〕

蜀　軍：來到岩渠山。

張　飛：向前攻打！

蜀　軍：（遠望）免戰高懸。

張　飛：呔！張郃！先前怎樣誇口，如今被你三爹爹殺得縮頭不出，令人好笑！（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三軍的！暫且回營歇息，少時再來攻打！

〔衆同下。衆魏軍、張郃上，張郃上城〕

張　郃：（唱散板）

只說張飛性鹵莽，

誰知英勇非尋常。

且住！雖然懸起免戰牌，張飛退去，少刻必來罵陣。——衆將官！俺如今只要緊守山寨，多置滾木擂石，坐守不戰；每日大吹大打，山頭飲酒作樂，以勞其兵。候他糧盡，自然退却，那時下山追

殺，張飛縱勇，量他難逃此妙計也！

（唱散板）

停兵不戰高山上，

多加小心只謹防；

吹打飲酒且歡暢，

候他退兵自有主張。

〔四蜀軍、四馬童、范疆、張達、張飛上〕

張　飛：（唱散板）

適才一戰賊膽喪，

勇比軍中楚霸王。

歇息再把山頭搶——

張　郃：衆將官飲酒哇！哈哈哈！

張　飛：啊？

（接唱）又見張郃飲猖狂。

呔！張郃！爾自稱英雄，今日爲何不敢出戰？

張　郃：衆將官，飲酒哇！哈哈哈！

張　飛：哎呀，好欺我也！

（唱搖板）

曹操奸雄枉用將，

這裝聾作啞酒飯囊；

張爺說來兒細想，

那縮頭的龜兒比你強！

張　郃：衆將官！張飛乃一勇之夫，倘來討戰，不必理他。我們還是飲酒哇！哈哈哈！

張　飛：這廝可惡已極！本當搶上攻打，又恐他滾木擂石打將下來，這便怎麽處？有了。——三軍的！你們可有會罵的？

二蜀軍：有會罵的。

張　飛：好，向前罵來！

蜀軍甲：得令。——呔！張郃！退到山上，戰又不戰，降又不降，眞乃匹夫之輩！

張　飛：盡力叫罵那廝！

蜀軍乙：嗨嗨嗨，你罵的不好，聽我來罵。——張郃！我把你這王八羔子！你乃袁紹手下之將，背主降曹；曹操乃是國賊，你就是賊奴。哪裏比得上我家三將軍，在涿州殺猪賣肉起手……

張　飛：噯，桃園結義起手。

蜀軍乙：說好的？

張　飛：說好的！

蜀軍乙：桃園結義起手，是幾時怕過人的！你旣怕戰，就該早降；如若不然，怒惱我家三將軍，催動坐下烏騅，手提丈八蛇矛，殺上山去，將你擒住，腦袋上給你打個眼，再按個捻，拿你當個炮仗。

張　飛：哈哈哈！罵得好！罵得爽快呀！

張　郃：這廝罵得可惡。衆將官！我們也罵。——呔！張飛聽者：你說你不怕人，爲何拋徐州、敗當陽、逃奔夏口？如今得了這區區西川之地，便自稱大；須曉得俺今不戰，自有妙計破你巴西。勸你早早退兵，免作刀頭之鬼！

張　飛：吼吼吼，哇呀呀……

（唱散板）

張郃無能空狂妄，

縮頭不出氣老張。

眉頭一皺心暗想——

（尋思）有了！

（接唱）猛然一計上心旁。

三軍暫且回營帳！

俺也去飲酒醉顚狂。

〔衆同下〕

張　郃：（唱散板）

張飛不能將山上，
暫且消停再商量。

（笑）哈哈哈！張飛果然退去。——衆將官！多備滾木擂石，小心把守山寨；打聽張飛撤兵，即便追殺也！

（唱散板）

衆軍暫且回營帳，
嚴加巡守謹提防。

〔衆同下〕

第四場

〔四蜀軍、四馬童、范疆、張達、張飛上〕

張　飛：且住！想那張郃，乃曹營有名上將，被俺殺得不敢出戰。——三軍的，你們殺得可爽快？
蜀　軍：殺得爽快！
張　飛：殺得可高興？
蜀　軍：殺得高興。
張　飛：好，好，好。看酒來，看酒來！
范疆 張達：且慢，臨行之時，軍師言道，不准三將軍私自飲酒，如若私自飲酒，拿我二人治罪。
張　飛：嘍——呀！別的酒不准飲，今戰敗張郃，打了勝仗，難道這得勝酒也不准飲嗎？
范疆 張達：只恐軍師降罪。
張　飛：軍師降罪有俺擔待，你們只管的吃酒！看酒來，看酒來！
衆蜀軍：請哪！飲哪！乾哪！
張　飛：嗳，三軍的，不是這樣飲法！
衆蜀軍：要怎樣的飲法呢？
張　飛：必須三個一圍，五個一堆，划拳行令，吃一個爽快。
衆蜀軍：好，好，好。（划拳，大笑，牌子）
張　飛：三軍的，你們哪個划得好？
蜀軍甲：我划得好。
張　飛：與咱老子划上幾拳。（划拳，蜀軍甲輸拳喝酒）你這個毬囊的搶酒哇！（牌子，飲酒）三軍的！你們吃得可爽快？
衆蜀軍：吃得爽快。
張　飛：吃得可高興？
衆蜀軍：吃得高興。
張　飛：好哇！將酒擺在各營的帳中，我們吃一個大天明啊！

（唱流水）

戰勝了小張郃十分爽快，
他退在岩渠山死不下來；
令軍卒飲美酒將我氣壞，
俺這裏也飲酒舒暢心懷。
叫三軍將美酒後營設擺，
吃一個大天明再將計安排。

〔衆同下〕

第五場

〔四蜀軍引劉備、孔明上〕

劉　備：（唱流水）

可恨曹賊行奸佞，
上欺天子下壓臣。
回頭便對先生論，
三弟可能把功成？

孔　明：（唱搖板）

主公但把心放定，
不日定奪瓦口城。

〔旗牌上〕

旗　牌：來此已是大營。門上哪位聽事？
蜀　軍：做什麽的？

旗　牌：奉了范疆、張達所差，前來報知軍情。
蜀　軍：候着。——啓主公：今有范疆、張達差人前來報知軍情。
孔　明：傳他進帳！
蜀　軍：軍師傳你，小心了！
旗　牌：參見主公。
劉　備：見過軍師！
旗　牌：參見軍師。
孔　明：奉何人所差，所報何事？
旗　牌：奉范、張二位將軍所差，今有三將軍私自飲酒，不敢隱瞞，特來報知。
孔　明：知道了，下面歇息去罷！
旗　牌：謝軍師！（下）
劉　備：先生，我三弟竟自飲酒，恐誤軍中大事，先生必須早作準備。
孔　明：原要他飲酒，只恐他軍前無有好酒。——來，魏延進帳！
蜀　軍：魏延進帳！
魏　延：（內）來也！
（上念）智爲軍中膽，勇憑斬將刀。
參見主公。
劉　備：見過軍師！
魏　延：參見軍師。有何將令？
孔　明：命你解押美酒五十罎，去到三將軍營中，就說山人特送美酒與他消愁解悶，不得有誤！
魏　延：得令。——帳中領將令，賜酒壯軍威。（下）
劉　備：啊，先生，明知我三弟飲酒誤事，爲何反命魏延送酒與他，是何原故呢？
孔　明：哈哈，主公與翼德作了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爲人麼？他雖然性情剛強，前者收川之時，義釋嚴顏，並非一勇之夫也。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如今終日飲酒，此非貪杯，乃敗張郃之計也。
劉　備：先生之言雖是，但不可大意！
孔　明：主公但放寬心，山人自有主張。——來，黃忠、嚴顏進帳！
蜀　軍：黃忠、嚴顏進帳！
黃　忠
嚴　顏：（內）來也！
（上念）老將威名大，協力保邦家。——參見主公。
劉　備：見過軍師！
黃　忠
嚴　顏：參見軍師，有何將令？
孔　明：今夜主公奪取瓦口關，命你二人保駕前往！
黃　忠
嚴　顏：得令。
劉　備：帶馬！
（唱搖板）
君臣一同上馬行，
今夜定奪瓦口城。
〔衆同下〕

第　六　場

張　飛：（內唱西皮倒板）
怒氣冲霄三千丈，
〔四蜀軍、四馬童、范疆、張達、張飛上〕
張　飛：（唱流水）
恨張郃不戰又不降；
五十餘日拚酒量，
怎奈賊咬定牙關，緊守不戰，辱罵不出，他不受誆。
悶懨懨坐在中軍帳——
思想妙計動刀槍。
〔報子上〕
報　子：啓稟三將軍，魏將軍到！

張　飛：快快有請哪！

〔蜀軍搭酒過場，魏延上〕

魏　延：三將軍！

張　飛：魏將軍！請坐！——不知將軍駕到，有失遠迎，當面恕罪！

魏　延：豈敢，來得魯莽，三將軍海涵！

張　飛：將軍到此，有何貴幹？

魏　延：奉了軍師將令，押解五十罈美酒，與三將軍消愁解悶。

張　飛：嗜嗜嗜，哎呀先生，你好壞呀！明知老張私自飲酒，你不怪罪，反遣魏將軍送來數十罈美酒，與咱消愁解悶，這是甚麼原故，這是甚麼道理？這……是啥道理呢？（想）哦哦哦，咱老張明白了。——將軍一路而來，多受風塵！

魏　延：爲國勤勞，何言辛苦！

張　飛：將軍旣來，可帶領一支人馬埋伏瓦口關東南角下；但見軍中紅旗高飄，急急殺出，擒拿張郃，不得有誤！

魏　延：得令。（下）

張　飛：范疆、張達聽令！命你二人詐降那張郃，就說咱好酒貪杯不理軍情，特來投降帳下。他若不信，引他城樓一觀，俺自有妙計誆他。須要小心！

范　疆
張　達：得令。（下）

張　飛：三軍的！你們挑選一百名精細的兵卒，去到瓦口關前高聲言道，就說咱每日醺醺大醉，鞭打士卒，賞罰不明，無有出頭之日，不如大家散去了吧！

蜀　軍：好，散了，散了！

張　飛：回來！回來！咱老子這是計呀，乃是假意散去。不可走漏消息，違令者斬！

蜀　軍：得令！

張　飛：三軍的！你們用數罈涼水，以水代酒，假意飲醉，一對一對相撲爲戲。俺自有妙計擒那張郃。

蜀　軍：三將軍是怎樣的擒他呢？

張　飛：着哇！張郃若來，我是怎樣的拿他呢？哦，有了！——三軍的，我有了計了。我們營中可有能工巧匠無有？

蜀　軍：有一賀成功。

張　飛：喚他進帳！

蜀　軍：賀成功進帳！

〔賀成功上〕

賀成功：（念）我作匠人手工能，描龍畫鳳點人形。——參見三將軍。

張　飛：罷了。你叫甚麼名字？

賀成功：我叫賀成功。

張　飛：你叫啥？

賀成功：賀成功。

張　飛：咱的兒呀！噂，叫應了！咱老張一定成功。照咱老張的模樣，紮成一人，坐在帳中眉眼自動，還要自斟自飲，你可會做？

賀成功：照您這樣我做得來。

張　飛：幾時做成？

賀成功：說得就得。

張　飛：快些做來！

賀成功：咋。（下）

張　飛：三軍的！咱老張用計，你們不可走漏風聲；聽我令下！

（唱散板）

傳將令衆三軍仔細思量，
假意兒飲酒醉來把他誆；
小張郃他若來必定上當，

奪取了瓦口關扶保兄王。

〔賀成功上〕

賀成功：啓三將軍，造成了。

張　飛：搭上來！

〔搭上假張飛〕

張　飛：待咱看來。嘿！爲何這樣黑啾啾的？

賀成功：還沒開光哪。

張　飛：快些開來！

賀成功：咋，開光啦！三將軍請看。

張　飛：閃開了！（兩看）果然不錯。——賀成功，只是眉眼怎麽不能自動？

賀成功：有個銷器。

張　飛：在哪裏？

賀成功：耳朵上。

張　飛：你且演來！

賀成功：您瞧着。

張　飛：他怎樣自斟自飲呢！

賀成功：您拿根棍一捅他腰眼，他就能自斟自飲。

張　飛：拿我的鞭頭子來！

賀成功：您的鞭頭子我拿不動。

張　飛：拿着吧！

賀成功：哎喲！

張　飛：怎麽樣了？

賀成功：沒砸着。您看着！

張　飛：哈哈哈！待俺試驗。哈哈，果然不錯。——來！賞賀成功五兩銀子，不可走漏消息！

賀成功：多謝三將軍。（下）

張　飛：三軍的！將此麥人搭在後帳，張郃若來，定中老張之計也！

（唱流水）

正在營中無計行，

魏將軍押酒來大營。

咱思量造個假人把計定，

偏偏的營中有個巧匠他叫甚麽賀成功。

此人生來有本領，

他造得與老張天生一般眞眞的好威風；

自斟自飲眉眼俱活動，

到三更設空營，我定要生擒張郃小兒立奇功。

三軍候令齊出動，

管叫他難逃我的巧計牢籠！

〔衆同下〕

第七場

〔衆魏軍、張郃上〕

張　郃：（唱西皮搖板）

身在曹營爲大將，

豈能輕率無主張。

〔報子上〕

報　子：拿住奸細。

張　郃：綁上來！

范　疆
張　達：（上）參見將軍。

張　郃：嘟！你二人可是張飛營中的奸細？

范　疆
張　達：不是、不是！只因張飛好酒貪杯，不理軍情，鞭打士卒，賞罰不明；我們在他帳中無有出頭之日，特來投降帳下，望將軍收錄。

張　郃：好，將他二人綁至城樓一觀。帶馬！

〔上城。衆蜀軍上〕

蜀軍甲：衆位請了！可恨張飛好酒貪杯，不理軍情，賞罰不明；我們在他帳中，無有出頭之日，大家散了罷！

〔衆同下〕

張　郃：(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回營！——來，與他二人鬆綁！

〔衆與范、張鬆綁〕

張　郃：張飛營中混亂，正好襲取。——衆將官！今夜飽餐戰飯，隨我偸營劫寨去者！

〔衆同下〕

第 八 場

〔起鼓，四馬童、張飛搭假人上。衆魏軍、范疆、張達、張郃上〕

張　郃：(向假人)張飛！死在眼前，你還不知。——看槍！

張　飛：(一躍而出)張郃！咱的兒啊！中了你三爹爹的計了！

〔起打，張郃敗下〕

第 九 場

〔四蜀軍、魏延上〕

魏　延：某，魏延。奉了三將軍之命，埋伏瓦口關西南角下，截殺張郃。就此前往！(下)

〔張郃上，張飛追上，起打；魏延上，助戰，張郃敗下〕

魏　延：跑了！

張　飛：追！

〔同追下〕

第 十 場

〔四蜀軍、黃忠、嚴顏、劉備、孔明上〕

蜀　軍：來到瓦口關！

孔　明：二位老將，上前叫城！

黃忠、嚴顏：呔！城上兒郎聽者：元帥回來，快快開城！

〔開城，衆同進城。四魏軍、張郃敗上〕

張　郃：且住！中了張飛疑兵之計，有此一敗，退回關去再作道理。——呔！城上兒郎聽者：主帥回來，快快開城！

孔　明：張郃來了，——二位老將，開城殺！

〔黃忠、嚴顏出城，起打，張郃敗下，二將進城。四馬童、張飛上〕

張　飛：張郃哪裏去了？

馬　童：望風而逃。

張　飛：不必追趕，兵取瓦口關！——呔！城上兒郎聽者：你家主帥被咱殺敗，快快開城獻關，爾等一概免罪！

孔　明：城下來的敢是三將軍？

張　飛：啊，城上答話，如此耳熟，好像我家先生；他怎麼來到此地？待我冒叫一聲。——城上答話者，可是諸葛先生？

孔　明：正是山人。

張　飛：先生，你倒先來了。

孔　明：等候多時了！

張　飛：你快快的開城吧！

〔衆進城，下〕

第 十 一 場

〔四蜀軍、黃忠、嚴顏、劉備、孔明、四馬童、張飛上〕

劉　備：三弟成功，可喜可賀！

張　飛：一來大哥洪福，二來先生妙算，小弟何功之有！啊先生，咱老張謝謝你了！

孔　明：謝山人何來？

張　飛：謝謝你的美酒。若不是魏將軍押酒前來，咱老張安能有計，這瓦口關怎能唾手而得！

孔　明：這是三將軍之功。

劉　備：後帳擺筵，與三弟賀功！

張　飛：謝主公！

〔衆同下〕

——劇　終——

楊　排　風

前　記

“楊排風”包括“打孟良”、“打焦贊”、“打韓昌”三折，是楊家將傳說中的一段故事。

楊排風是天波府中一個燒火的小丫環，她有一身本領，但始終未得機會顯露身手。當楊宗保被遼邦韓昌擄去，楊延昭派孟良到天波府搬兵求救的時候，楊排風應聲而出，願去大戰韓昌。孟良很輕視她，二人動手比武，結果楊排風打敗了孟良，二人同到三關去見楊延昭。

焦贊見孟良搬來了楊排風，不知底細，心中同樣不服；比試之後，才肯低頭服輸。楊延昭遂出兵；排風打敗了韓昌，終將宗保救回。

整理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金鴻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進行的。原本寫孟良搬兵是爲了救回楊宗保，最後楊排風雖戰敗韓昌，但宗保是否被救回，並未說明；劇情不够完整。整理本中添上了這一情節。此外，對個別詞句，也略有修潤。

第　一　場

孟　良：（內）馬來！

（上念）遵奉元帥令號，晝夜不辭辛勞，

腰中板斧放光毫，坐騎奔馳咆哮。

咱，孟良。只因隨定小本官，出關祭奠老元戎，不想焦贊放了一炮，驚動遼邦韓昌，將小本官擒去。因此，俺星夜去往天波楊府搬兵求救。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　二　場

〔佘太君上〕

佘太君：（念引）楊家爲國秉忠心，血戰沙場費辛勤。

〔楊洪暗上〕

老身佘氏太君。配夫楊繼業，官拜令公之位；只因保定宋王雙龍赴會，不幸爲國盡忠。是我有八個孩兒，倒有四子戰死沙場，三子不知去向；如今祇剩下六郎一人，鎭守三關；這幾日並無音訊到來，叫我放心不下。正是：

身坐天波府，晝夜念三關。

孟　良：（內）馬來！

（上念）千里路途遠，搬兵去救援。

來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楊　洪：甚麼人？——原來是孟二爺。

孟　良：罷了。太君可在堂上？

楊　洪：現在堂上。

孟　良：說俺孟良要見。

楊　洪：啓稟太君，孟二爺要見。

佘太君：喚他進來。

楊　洪：遵命。——孟二爺，太君喚你。

孟　良：帶路。——太君在上，孟良叩頭。

佘太君：罷了，一旁坐下。

孟　良：謝座。

佘太君：啊，孟良，不在三關侍奉元帥，到此何事？

孟　良：太君，大事不好了！
佘太君：何事驚慌？
孟　良：只因隨定小本官，出關祭奠老元戎，不想焦贊放了一炮，驚動遼邦韓昌，將小本官擒去。
佘太君：怎麽講？
孟　良：將小本官擒去了。
佘太君：哎呀不好了！
（唱西皮散板）
聽說宗保被賊擒，
不由老身痛傷心。
（哭）孫兒啊！
孟　良：太君不必驚慌，宋王爺賜你楊家聚將鼓、調將台，何不前去叫將？
佘太君：不是你提起，我倒忘懷了。——楊洪，同定你家孟二爺急速前去叫將，若有人應聲，速報我知。
孟　良：太君請至後面。
〔太君下〕
孟　良：楊洪帶路。
（唱西皮散板）
太君堂上傳令號，
孟良將台叫英豪。
楊洪帶路前引道，（上台）
男女衆將聽根苗：
何人前來把令討，
搭救宗保轉回朝。
呔，天波楊府男女衆將聽者：今有小本官上墳插柳，被遼邦韓昌一馬擄去，若有能人搭救小本官還朝，高官得作，駿馬任騎。
楊排風：（內）我願去！
楊　洪：回禀孟二爺，有人應聲！
孟　良：喚應聲之人走上。
楊　洪：應聲之人走上。
楊排風：（內）來了。
〔楊排風上，孟良下台，看排風〕
孟　良：（笑）哈哈哈！我道何人，原來是一個黃毛丫頭。
楊排風：簡直是目中無人！
孟　良：啊？說此大話，你敢隨我去見太君？
楊排風：請！
孟　良：有請太君。
〔佘太君上〕
佘太君：啊，孟良，適才將台叫將，何人應聲？
孟　良：就是她應了一聲。
楊排風：太君，正是我應聲。
佘太君：原來是排風丫環。你應聲便怎麽樣啊？
楊排風：我要到兩軍陣前，擒那韓昌！
佘太君：想那韓昌乃番邦有名的上將，你小小年紀休要說此大話。
楊排風：太君哪！
（唱二六）
太君把我忒小量，
我自幼練就武藝強；
聽得二爺來調將，
去到三關擒韓昌；
爲救少爺把陣上，
排風願去戰遼邦。
佘太君：（唱搖板）
你說此話我不信，
空言怎能作證憑。
楊排風：（接唱）辭別太君後房進。

孟　良：哪裏去？
楊排風：（接唱）去取寶棍見太君。（下）
孟　良：（笑）哈哈哈！
（唱搖板）
看她年幼無本領，
再與太君說分明。
太君，我看排風，上馬無有拳頭大，下馬無有膝蓋高；慢說衝鋒打仗，就是襯刀背、墊馬蹄，也是不中用。
楊　洪：孟二爺，您敢跟她比武嗎？
孟　良：比武？比武就比武。
楊　洪：慢着，您若不勝她，便怎麼樣？
孟　良：我若不勝，願輸項上人頭。
楊　洪：人頭只有一個，要是輸了，吃飯的傢伙可就沒了。
孟　良：依你之見？
楊　洪：依我的主意，您要是不勝她，就給她磕頭賠禮。
孟　良：還要磕頭賠禮？嗐嗐嗐！好，咱們就這麼辦。
楊　洪：您等一會兒，排風就來了。
楊排風：（內唱西皮倒板）
威風凜凜顯奇能，
（上唱散板）
陣前定要把賊擒。
孟　良：排風，與你二爺花園比武。
〔孟良拉楊排風下〕
楊　洪：哎呀太君！那孟二爺與排風花園比武去了。
佘太君：快快攙扶老身前去，看看他們的勝負如何？
〔同下〕

第三場

〔"水底魚"，孟良、楊排風上〕
孟　良：來到花園，要怎樣的比武？
楊排風：二爺腰帶何物？
孟　良：一對板斧。
楊排風：你有板斧，我這兒有棍。
孟　良：好，看斧！
楊排風：二爺，頃刻分上下，
孟　良：立時見高低。
楊排風：二爺請！
〔孟良、楊排風比武，排風打掉孟良板斧〕
孟　良：哎呀！
（唱西皮散板）
今日搬兵到此地，
〔排風打孟良，孟摔倒，排風暗笑〕
孟　良：（接唱）不該逞強惹是非。
〔排風打孟良，孟又摔倒〕
孟　良：哎呀！
（接唱）火棍不住上面打，
兩脚不住下面踢，
左衝右撞難躲避，
膽大的丫頭把某欺！
〔排風打倒孟良。楊洪、太君上〕
佘太君：嘟！膽大排風，你家孟二爺乃是三關有名上將，被你打得這般光景，這還了得！
楊排風：太君，他沒有死。
佘太君：楊洪向前看來。
楊　洪：回稟太君，二爺衝我直翻白眼兒！
佘太君：哎呀，這便如何是好？
楊　洪：您別着急，一拍就好。
佘太君：快快扶起。
楊　洪：是啦。

〔楊洪扶孟良坐起,拍醒孟良,孟良站起〕

孟　良：排風是個好的!排風是個好的!

佘太君：啊,孟良,她可去得?

孟　良：太君您問的可是她?

楊排風：啊,二爺,我去得去不得?

孟　良：去得,去得。

佘太君：如此,孟良聽令：命你帶領楊排風去至三關,搭救小本官,不得有誤!

孟　良：遵命。

楊　洪：慢着,二爺,打賭的事情怎麼樣了?

孟　良：甚麼打賭?

楊　洪：您得給排風跪下賠禮呀!

〔排風點頭會意〕

孟　良：我不能跪。

楊　洪：排風,我們倆打賭,他輸了不跪……(示意排風打孟良)

楊排風：呸,着打!(欲打)

孟　良：嘿,你別打,我給你跪下就是了。——嘿!

楊　洪：您就跪下去吧!誰讓您打賭啦。

孟　良：去你娘的!(向前)排風!孟良這廂,跪……

楊　洪：二爺,給您墊子。

孟　良：與我滾了下去!

〔楊洪下〕

孟　良：啊,排風,我這廂,跪……下了。

楊排風：(攔住)哎喲,二爺,我跟您鬧着玩哪。

孟　良：嘿!

佘太君：啊,排風,得罪你家二爺,還不向前賠禮!

楊排風：遵命。——得罪二爺,與二爺賠禮。

孟　良：不消!

楊排風：不消就不消。(假意欲踢孟良)

孟　良：嘿!又來了!(下)

佘太君：啊,排風,此番到了三關,見了你家元帥,認上一門乾親;元帥若問,就說老身身體康健。我有一言你且聽了!

(唱西皮原板)

坐在花園把話論,

〔孟良換衣上〕

叫聲排風聽分明:

隨定孟良三關進,

大戰韓昌要小心。

〔排風下,披斗篷上〕

啊,孟良,此番前去,一路之上要好好照看排風。

孟　良：遵命。

佘太君：你們上馬去罷。

孟　良：太君請至後面。

〔佘太君下。孟良、排風出門〕

楊排風：二爺,方才咱爺倆個比武的時候,是您的武藝好哇?還是我的武藝好呢?

孟　良：自然是你的好哇。

楊排風：怎麼呢?

孟　良：你好比那猴兒騎駱駝……

楊排風：此話怎麼講呢?

孟　良：你呀,高過去啦。

楊排風：高過去啦。哦,這麼說還是我的武藝好。

孟　良：你的武藝好。

楊排風：那你得給我帶馬。

孟　良：啊,怎麼?俺乃三關有名的上將,叫我給你帶馬?

楊排風：啊,給我帶馬!

孟　良：不能帶!

楊排風：你帶是不帶?

孟　良：不能帶！
楊排風：呸，着打！
孟　良：好，我就給你帶馬！
〔二人上馬〕
孟　良：（唱西皮搖板）
坐在馬上把話論，
怕你此去功難成。
楊排風：（接唱流水）
二爺不必掛在心，
我有一言說分明：
任那韓昌如虎性，
排風自有擒虎能。
緊緊加鞭往前進——
〔"掃頭"，二人趟馬〕
孟　良：排風，與你二爺並馬而行。
〔同下〕

第　四　場

〔四宋兵引楊延昭上〕
楊延昭：（念引）鎮守三關，秉忠心，掃蕩狼煙。
（念詩）祖居磁州有家園，楊家世代保江山。
宗保掃墓去插柳，韓昌擄去未回還。
本帥楊延昭。宋室駕前爲臣，鎮守三關一帶。只因宗保孩兒上墳插柳，不想焦贊放了一炮，驚動遼邦韓昌，將我兒一馬擄去。是這三關二十四員上將，俱不是那韓昌的對手。我也曾命孟良回朝搬兵，一面命焦贊打聽韓昌的下落，未曾回報。——站堂軍！
四宋兵：有。
楊延昭：伺候了。
四宋兵：啊。
孟　良：（內）走哇！
（上念）搬得排風到，回營把令交。——孟良告進！參見元帥，末將交令。
楊延昭：收令。賢弟少禮，請坐。
孟　良：謝元帥。
楊延昭：啊，賢弟，回朝搬兵，太君可好？
孟　良：太君好。問候元帥你好？
楊延昭：愚兄有何德能，敢勞太君一問。
孟　良：當得一問。
楊延昭：賢弟回朝搬兵，兵搬多少？大將幾員？
孟　良：天波楊府，男女兵將俱都不曾搬來，却搬來一個燒火的丫頭，名叫排風。
楊延昭：啊，排風。
孟　良：正是。
楊延昭：轉堂！
孟　良：轉堂！
〔四宋兵下〕
楊延昭：喚排風進見！
孟　良：遵命。——元帥有令，排風進見！
楊排風：（內唱南梆子倒板）
忽聽帳中一聲喚，
（上唱南梆子）
離了那天波府來到三關；
一路上冒風塵途程遙遠，
見了那元帥問金安。
參見二爺！
孟　良：罷了。
楊排風：謝二爺。
孟　良：啊，排風，上面坐的就是我家元帥，你要向前見禮。

楊排風：是啦。——排風與元帥叩頭。

楊延昭：罷了。

楊排風：多謝元帥。

楊延昭：啊，排風，你是侍奉哪房的丫環？

楊排風：喲，我瞧您不老哇，說話怎麽這麽"喇哩喇糊"的呀！

楊延昭：怎見得？

楊排風：您忘了，那年您回到天波府與太君請安，還是我給您打了一杯茶，難道說您把我給忘了嗎？

楊延昭：原來你是侍奉太君的丫環。

楊排風：不錯，我就是侍奉太君的丫環楊排風。

楊延昭：不在天波楊府侍奉太君，到這三關做甚？

楊排風：您要問我不在天波楊府侍奉太君，來到三關哪？您瞧哇，就是那位老爺子他哪……

楊延昭：他便怎麽樣？

楊排風：他老人家回朝搬兵去了，站在將台之上，就是這麽一路的喧嚷……

楊延昭：嚷些甚麽？

楊排風：您聽我照樣的學來："哦呵呀呔！天波楊府男女衆將聽者：今有小本官上墳插柳，被韓昌一馬擄去；若有能人救得小本官還朝，高官得作，駿馬任騎。"(笑)哈哈哈哈！您猜怎麽着，嚷了這麽多半天，並無一人應聲。

楊延昭：無人應聲便怎麽樣啊？

楊排風：我就應了一聲啊。二爺把這話可就告訴了太君啦。

楊延昭：太君便怎麽樣？

楊排風：太君把我叫到跟前，可就問我啦。

楊延昭：問些甚麽？

楊排風：我還給您照樣的學來："排風，你二爺上台叫將，可是你應聲？"我說："不錯，是我應聲啊！""你應聲便怎麽樣啊？"我說："太君，此處無有元帥將令，若有元帥將令，去到兩軍陣前，把那韓昌手到而擒來。"太君可又說了……

楊延昭：又講些甚麽？

楊排風：她說："孟良啊，孟良，我的兒呀！"

孟　良：嘿，這是怎麽的講話！

楊排風：我學太君講話哪。

楊延昭：(笑)哈哈……後來便怎麽樣？

楊排風：起程的時候，太君命他把我帶到三關，認上一門乾親。眞個的，我管您叫甚麽呀？

孟　良：你叫元帥乾爹。

楊排風：叫乾爹。——您聽着：乾爹，乾爹，您好長的鬍子。

孟　良：哎，放老實些。

楊排風：我不說你，你倒說起我們來啦！

孟　良：你說我何來？

楊排風：太君命你把我帶到三關，一路之上，你打得那馬就是這樣機登登、格登登，把我的脚都磨紅了。

楊延昭：如此說來，辛苦你了。

楊排風：好說您哪！這沒甚麽。

楊延昭：此番來到三關與那韓昌交戰，你有何本領？

楊排風：您要問我的武藝呀？如此乾爹聽了：

(念數板)

雖是女流膽氣豪，膽氣豪！

出兵擺陣我知曉，

孟　良：你未必！

楊排風：(接念)你休要，道我排風誇口高，

上陣不用槍，不用刀，全憑靑龍棍一條。

跨下，跨下一騎走戰馬，

賊寇一見魂魄消。

拳打南山豹，足踢北海蛟！
休道排風年紀小，
保定江山社稷牢。

孟　良：下面歇息！
〔排風下〕

焦　贊：（內）馬來！
〔四宋兵、焦贊上〕

焦　贊：（念）烏騅馬來往交戰，打將鞭保主江山。
〔四宋兵下〕

焦　贊：報，焦贊告進！——參見元帥，末將交令。

楊延昭：收令。啊，賢弟，打聽韓昌下落怎麼樣了？

焦　贊：那韓昌在關外養馬，歇兵三日，要與元帥決一死戰。

楊延昭：賢弟一路勞乏，帳外歇息。

焦　贊：多謝元帥。（出門）

孟　良：賢弟！

焦　贊：二哥！

孟　良：回來了？

焦　贊：回來了！

孟　良
焦　贊：（同笑）啊，哈哈哈……

孟　良：請坐。

焦　贊：有座。二哥，回朝搬兵，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

孟　良：為國效勞，何言風霜二字。

焦　贊：二哥，回朝搬兵，太君可好？

孟　良：太君好，問候賢弟你好？

焦　贊：弟有何德能，敢勞太君一問。

孟　良：當得一問。

焦　贊：二哥，回朝搬兵，兵搬多少？大將幾員？

孟　良：天波楊府，男女兵將俱都不曾搬來，却搬來一個燒火的丫頭名叫排風。

焦　贊：啊，二哥，想這三關之上，二十四員上將，俱不是那韓昌的對手，你搬來一個燒火的丫頭，慢說是衝鋒打仗，就是襯刀背、墊馬蹄，也是不中用！

孟　良：賢弟，這燒火的丫頭，與一般大不相同；她的武藝自在你我弟兄之上，不在你我弟兄以下！

焦　贊：二哥，上得關來，將那丫頭，又誇又獎，長他人的銳氣，滅你我弟兄的威風，是何道理？

孟　良：賢弟，聽你之言，敢莫是不服？

焦　贊：本來的不服。

孟　良：好，好，好。少時叫你服了。——排風快來！
〔排風上〕

楊排風：來了，來了，二爺甚麼事？

孟　良：那旁坐的焦二爺，上前見過。

楊排風：是啦。——排風與二爺叩頭。

焦　贊：抬起頭來！

楊排風：多謝二爺。

焦　贊：喳喳喳——嘿，我當是怎樣一個排風，原來是一個黃毛的丫頭！

楊排風：喲，在天波楊府聞聽太君說，三關之上，有一位焦二爺，長得跟灶王老爺子一樣，今兒個一看，不像那灶王老爺子……

焦　贊：你二爺好似哪路天神？

楊排風：天神？哪兒配！好像那賣炭的二老闆。

焦　贊：嘿！蠢丫頭！上得關來，取笑你家二爺。吃咱一頓飽打！（欲打排風）

楊排風：（哭）喂呀呀……

孟　良：慢來，慢來，排風乃是太君差來的；元帥怪下罪來，哪個擔待？必須賠個笑臉。

焦　贊：賠個笑臉？閃開了！——排風，（笑）啊，哈哈哈！排風！適才你家二爺與你作耍，你且不要哭。

楊排風：(哭)喂呀……

焦　贊：你且住了哭。

楊排風：我們偏要哭。

焦　贊：要哭，與咱哭哇！

楊排風：不哭就不哭哇。(笑)哈哈哈……

焦　贊：(笑)啊，哈哈哈……排風，不在天波楊府，來到三關為了何事？

楊排風：二爺您問我呀！

焦　贊：嗯！

楊排風：與韓昌鏖戰來了。

焦　贊：呸，蠢丫頭！想這三關之上，二十四員上將，俱不是那韓昌的對手，你上馬無有拳頭大，下馬無有膝蓋高，慢說是衝鋒打仗，就是襯刀背、墊馬蹄，也是不中用！

楊排風：我說二爺，有道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眼前無有元帥的將令，若有元帥的將令，出得營去，取那韓昌首級好比囊中取物，手到而擒來！

焦　贊：這三關之上，你說是哪一員大將？

楊排風：不才就是我。

焦　贊：你麼……嗯，量不就！

楊排風：量得就！

焦　贊：量不就！

楊排風：量得就！

孟　良：(向排風)哦，下面歇息。

〔排風下〕

孟　良：啊，賢弟，聽你之言，你是當真的不服？

焦　贊：俺本來不服。

孟　良：你敢與那排風比武？

焦　贊：好，比武就比武。

孟　良：且慢！你若勝得過那排風，將愚兄責打四十軍棍，插箭遊營，落得衆將一場好笑。你看如何？

焦　贊：好，來呀！

孟　良：且慢，你若不勝呢？

焦　贊：這……也罷，弟若不勝那排風，將弟責打八十軍棍，插雙箭遊營，落得衆將一場好笑，你看如何？

孟　良：啊，慢來，慢來！元帥用兵之際，將你那兩腿打壞，那還了得！

焦　贊：依二哥之見呢？

孟　良：依我之見麼，與你一個便宜。

焦　贊：怎麼，便宜？有甚麼便宜？

孟　良：你若不勝那排風，必須與她磕頭賠禮。

焦　贊：二哥，軍營中打賭，可無有戲言？

孟　良：本來無有戲言。

焦　贊：你我擊掌？

楊延昭：啊，慢來，慢來！你二人打賭，愚兄作一保官如何？

焦　贊：嘿！這個保官倒也牢靠。

孟　良：原要你的保官。

焦　贊
孟　良：(同)好，請哪！(擊掌)

焦　贊：(唱西皮倒板)

　　寶帳裏面三擊掌，

(接唱流水)

　　打賭事兒記心旁。

　　辭別元帥出寶帳——

　　去與排風較量一場。(下)

孟　良：(笑)啊，哈哈哈！

(唱散板)

　　一見焦贊出寶帳，

　　再對排風說端詳：

〔排風暗上〕

　　你二人比武教場上，

打敗了焦二爺有某承當。

楊排風：二爺呀！

（唱流水）

二爺但把寬心放，

排風言來聽端詳：

此一番比武教場上，

見機而行有主張。

辭別元帥出寶帳——

倘若是有失手二爺承當。（下）

孟　良：去你的，都有我哪！——（笑）啊，哈哈哈！元帥，你我去到教場，看他二人比武如何？

楊延昭：賢弟先請，愚兄隨後。

孟　良：遵命！

（唱散板）

焦贊把人忒小量，

怎知排風武藝強。

暫別元帥去到教場——

我料那焦贊也要遭殃。（下）

〔四宋兵暗上〕

楊延昭：帶馬！

（唱原板）

孟良回朝搬兵將，

排風到此戰韓昌；

焦贊不忿要較量，

不知誰勝哪個強？

人來帶過馬絲韁——

教場之上看端詳。

〔四宋兵、楊延昭下〕

第　五　場

〔楊排風、焦贊上〕

焦　贊：排風，與你二爺走，走，走！（圓場）排風，來到教場，與你二爺扎槍？

楊排風：不好。

焦　贊：攀刀？

楊排風：不好。

焦　贊：打拳？

楊排風：也不好。

焦　贊：你我二人怎樣的較量？

楊排風：你我二人比棍吧，

焦　贊：此處無有。

楊排風：此處就有。

焦　贊：取來！

楊排風：你等着。

焦　贊：取來！

楊排風：等着。

焦　贊：取來！

〔楊排風下，取棍上〕

楊排風：二爺請看！

焦　贊：這一條棍，怎樣的較量？

楊排風：還有一條。

焦　贊：取來！

楊排風：你等着。

焦　贊：取來！

楊排風：等着。

〔排風下，取棍上〕

楊排風：二爺請看！

焦　贊：閃開了！——不輕不重，剛剛稱手。

楊排風：與二爺叩頭！

焦　贊：施禮爲何？

楊排風：我們怕失了手，打着二爺，莫要見怪！

焦　贊：嗟嗟嗟！嘿，想你二爺這條漢子，身上哪些兒經不起你打？你就與我打，打，打！

楊排風：當場不讓步，

焦　贊：舉手不留情。

楊排風：二爺請！

〔"耍孩兒"牌子，二人對打，楊排風佯敗下〕

焦　贊：且住！二哥上得關來，將那楊排風誇了又誇，奬了又奬，如今只戰了三兩回合她就敗了下去，我說孟良啊孟良，你上了我老焦的當啦！——呔，排風慢走，你二爺趕你來了！（下）

第六場

〔孟良上〕

孟　良：哎呀且住！看排風來到教場，只戰了三兩回合，她就敗了下去，分明是那排風不敢下手。哦呵有了，我不免假傳一令。——排風聽者：元帥有令，將那焦贊與我着實的打打打！——誰讓他瞧不起人呢！

〔孟良下〕

第七場

〔楊排風上，"耍孩兒"牌子，焦贊上，二人對打，排風將焦贊打倒。孟良、楊延昭追上阻攔，焦贊起立，排風又將焦贊打倒〕

楊延昭：（向排風）嘟，大膽！

孟　良：大膽！

楊延昭：放肆！

孟　良：放肆！

楊延昭：這還了得！

〔孟良、排風會意暗笑〕

楊延昭：啊，賢弟，將他攙了起來。

孟　良：好，攙了起來。

〔孟良扶起焦贊〕

楊延昭：賢弟，你問他服也不服？

孟　良：賢弟，元帥問你服也不服？

焦　贊：哎呀元帥呀！排風來到教場，將弟打得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排風是個好的！（對孟良）排風是個好的！排風是個好的！

孟　良：本來的不錯。

〔焦贊蹲下〕

孟　良：嘿，那個碴他倒不提啦！——啊，元帥，還有打賭之事呢。

楊延昭：是啊，賢弟問來。

孟　良：好，我去問問他去。——啊，賢弟，打賭之事，怎麼樣了？

焦　贊：（不理孟良）哎呀元帥，那排風若出得營去，與那韓昌交戰，取那韓昌首級猶如探囊取物一般。看起來，宋室江山當興啊！（笑）哈哈哈！

孟　良：賢弟，問你這打賭之事怎麼樣了？

焦　贊：甚麼打賭？又打賭了！

孟　良：元帥，他不認賬。

楊延昭：啊，待愚兄向前。——啊，賢弟，你二人打賭，還是愚兄我的保官呢！

焦　贊：嘿嘿，你這個保官可就把我給保壞啦！

孟　良：來來來！磕頭賠禮。

焦　贊：與哪個磕頭賠禮？

孟　良：與那排風磕頭賠禮。

焦　贊：哎，俺乃三關有名的上將，怎好與那丫頭賠禮。二哥，你替了我吧！

孟　良：愚兄在天波楊府的時節，我呀，早偏過你了。

焦　贊：嘿，我呀，上了你的當了。

孟　良：你跪不跪吧？

焦　贊：不能跪！

孟　良：排風，他可不跪。（示意打焦贊）

楊排風：着打！

焦　贊：慢來慢來，跪下也就是了。——排風，我這廂跪下了！（跪）

楊排風：（攔住）二爺，這我可擔待不起呀！

焦　贊：哎呀，這，嗒嗒嗒！

楊排風：得罪二爺，與二爺賠禮。

焦　贊：不消！

楊排風：（學焦贊語）不消！

楊延昭：（笑）哈哈哈——焦、孟二將聽令！命你二人打掃將台，教場聽點！

〔楊延昭、孟良下。排風攔住焦贊〕

楊排風：二爺，您是個好的！

焦　贊：本來的不錯。

楊排風：（伸出小拇指）在這兒呢！（急跑下）

焦　贊：嘿！（下）

第　八　場

〔四遼兵引耶律休哥上，"點絳唇"，上高台〕

耶律休哥：（念詩）威風浩蕩旌旗飄，帳下兒郎殺氣高；

一心要把宋室掃，活捉三關楊延昭。

某，耶律休哥是也。奉了太后之命，與韓昌合兵一處，奪取三關。——兒郎的，韓駙馬營中去者！

四遼兵：啊！

〔衆同下〕

第　九　場

〔四遼兵、韓昌上〕

韓　昌：（唱西皮搖板）

遼宋交兵擺戰場，

擒來宗保小兒郎。

將身且坐牛皮帳，

且聽探馬報端詳。

報　子：（上）元帥到！

韓　昌：有請。

〔四遼兵、耶律休哥上〕

韓　昌：元帥！

耶律休哥：駙馬！

韓　昌
耶律休哥：（同笑）啊哈哈哈！

韓　昌：請坐。元帥到此為了何事？

耶律休哥：奉了太后旨意，帶領人馬，奪取三關。你我將人馬合在一處，何愁那宋軍不滅！

韓　昌：好，事不宜遲，就此出戰。——兒郎的，殺！

〔衆同下〕

第　十　場

〔岳勝、陳琳、柴幹、任堂惠分上，"起霸"，"點絳唇"〕

衆　：（同）俺——

岳　勝：岳勝。

陳　琳：陳琳。

柴　幹：柴幹。

任堂惠：任堂惠。

岳　勝：衆位將軍請了！

衆　：（同）請了。

岳　勝：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四宋兵、馬童、孟良、焦贊、楊延昭上。"點絳唇"，楊上高台〕

四宋將：參見元帥！

楊延昭：衆位將軍少禮！

四宋將：啊！

楊延昭：（念詩）身坐寶帳威凜凜，殺氣衝天鬼神驚；

將令一出山搖動，扶保宋室錦乾坤。

本帥楊延昭。只因我兒宗保，上墳插柳，被遼邦韓昌一馬擄去。我命孟良，回朝搬兵，搬來女將名喚排風，可以勝過韓昌。——來！

衆　：有。

楊延昭：喚排風進帳！

衆　：排風進帳！

〔四女兵、楊排風上〕

楊排風：參見父帥！

楊延昭：罷了。排風，你此番出兵，是前隊截殺，還是後隊接應？

楊排風：此番出兵，我也不管甚麼前隊截殺，後隊接應；只用飛虎旗一隊，殺那遼將一乾二淨。

焦　贊：排風，你若不勝呢？

楊排風：你敢跟我打賭嗎？

焦　贊：好。

孟　良：你又來打賭？

焦　贊：我呀，歇了吧。

楊延昭：排風聽令！命你後隊接殺不得有誤！

楊排風：得令。——帶馬！

〔四女兵帶馬，同下〕

楊延昭：衆將官，帶馬陣前去者！

〔"小泣顏回"牌子，衆同下〕

第十一場

〔衆遼兵、韓昌、耶律休哥上；宋兵將、楊延昭上；會陣〕

楊延昭：來的敢是韓昌？

韓　昌：然！

楊延昭：韓昌！快將我兒宗保放出，如若不然，槍下做鬼！

韓　昌：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雙方兵士分下。楊、韓二人起打，雙收下。衆大開打下。岳勝、韓昌上，起打，韓昌敗下，岳勝追下。四女兵、排風上，趟馬過場，下。楊延昭、韓昌上，起打，楊延昭敗下，韓昌追下〕

第十二場

〔四女兵、楊排風上，迎接宋兵將、楊延昭等；楊延昭等下。韓昌、耶律休哥等追上，排風接殺，起打，遼兵敗下，排風追下。衆遼兵將帶楊宗保上，移營。排風等迎上，搶回宗保，將衆遼兵將戰敗。宋兵將、楊延昭上〕

楊排風：啓稟父帥，韓昌大敗而逃，我把小本官救回來了。

楊宗保：（哭）哎呀父帥呀！

楊延昭：此乃排風之功。——衆將官，收兵回營哪！

衆　：啊！

〔衆同下〕

——劇　終——



八大錘

前　記

"八大錘"又名"斷臂說書"，取材於"精忠說岳演義"。

金兀朮侵宋，岳飛率軍迎拒於朱仙鎮。兀朮不得逞，乃調其義子陸文龍前來助戰。

陸文龍原是潞安州節度使陸登之子。十六年前，兀朮攻破潞安，陸登夫婦死難，兀朮把抱在乳娘懷中的陸文龍擄回撫養，並認爲義子。

陸文龍，少年英俊，陣前驍勇無敵。岳飛派岳雲等四個使用雙錘的大將，和文龍車輪大戰，均被文龍擊敗。宋營參軍王佐素知陸文龍的身世，向岳飛獻計，擬詐降金營說文龍歸宋，岳飛持重勸阻。王佐回到自己帳中，終夜籌思；翻閱史書，忽見"要離刺慶忌"故事，觸動靈機，於是自斷左臂，詐降兀朮。兀朮見狀，深信不疑，將他收留。王佐遂乘機向陸文龍的乳娘道出來意；並藉着說書的機會，旁敲側擊，打動陸文龍。在乳娘的幫助下，陸文龍終於明白了自己的國仇家恨，幫助宋軍，打敗了兀朮，重返故國。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葉盛蘭、李盛藻、王玉敏與本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了以下兩點：一、原本王佐與乳娘道明鄉親後，乳娘即說出流落金邦的經過，並深以陸文龍"認仇作父"爲恨，而王佐亦立即道破自己的來意。這樣描寫未免簡略，整理本在此處略加充實。二、原本陸文龍在歸宋途中，槍刺兀朮，兀朮"眞龍出現"，文龍又感念"十六年養育之恩"，遂放兀朮逃走。整理本修改了這一情節。

第　一　場

〔四軍士押糧車，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上〕

嚴正芳：車夫們，趲行者！

〔"粉孩兒"牌子，圓場〕

嚴正芳：俺，嚴正芳。

何元慶：何元慶。

岳　雲：岳雲。

狄　雷：狄雷。

嚴正芳：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嚴正芳：你我奉了元帥將令，催押糧草，去往朱仙鎭前聽用；且喜糧草俱已催齊，不免回營交令。衆位將軍請來傳令。

衆　：你我一同傳令。

四　將：（同）衆將官，速速趲行！

衆　：啊！

〔牌子，衆同下〕

第　二　場

〔四金兵、四金將、兀朮上〕

兀　朮：（唱"點絳唇"）

將士英雄，軍威壓衆；兵將勇，戰馬如龍，令出山搖動。

〔上高台，念詩〕

屢次興兵奪宋朝，身經百戰費辛勞；
一心要把中原掃，一統山河歸吾朝。

孤，大金邦四太子、昌平王、完顏宗弼，皇號兀朮。奉了老王之命，帶領三川六國人馬，奪取宋室天下。怎奈岳飛用兵如神，屢次交鋒，不能取勝。也曾命人回國，搬取吾兒陸文龍前來助戰，未見到來。——列位平章。

四金將：狼主。

兀　朮：今日交鋒，非比尋常，必須要人人奮勇，個個當先；進前者賞，後退者，插箭遊營！

衆　：啊！

〔報子上〕

報　子：啓狼主，岳飛領兵已至朱仙鎭。

兀　朮：再探！

報　子：啊。（下）

兀　朮：兒郞的，殺！

〔上馬，衆同下〕

第　三　場

〔陸文龍上〕

陸文龍：(念引)胸藏虎豹韜，英名幾時標。
(念詩)中原成逐鹿，山河風雨飄；
金戈征塵滾，壯志吞南朝。
俺，陸文龍。父王兀朮。俺雖生長北國，最喜南朝打扮。我父王奪取中原，每未成功；而今屯兵朱仙鎮，不知勝負如何？正是：
但願蒼天遂我願，滅却宋朝方稱心。
〔旗牌上〕

旗　牌：(念)奉了老王命，搬請智勇人。——殿下在上，小將有禮。

陸文龍：罷了。我父王兵紮朱仙鎮，勝負如何？

旗　牌：啓稟殿下，宋將十分驍勇，奉了狼主之命，特請殿下前去助戰。

陸文龍：既然如此，待我稟知乳娘，一同前往。正是：

旗　牌：全憑殿下雙槍勇，

陸文龍：哪怕宋軍百萬強！
〔陸文龍下，旗牌隨下〕

第　四　場

〔牌子，四宋軍、岳飛上〕

岳　飛：(念)統領貔貅將，對壘到疆場。
本帥姓岳名飛字鵬舉。可恨金人屢犯中原，本帥統領雄兵，與他交戰。如今屯紮朱仙鎮上，那兀朮又統兵前來，必要殺他個片甲不歸，方消我恨！
〔報子上〕

報　子：金兵討戰！

岳　飛：再探！
〔報子下〕

岳　飛：衆將官，迎敵者！
〔四金兵、四金將引兀朮上，會陣〕

岳　飛：馬前來的敢是兀朮？

兀　朮：然。

岳　飛：兀朮！爾進犯我朝，屢敗不退，今又興兵前來，俺恨不得食爾之肉。休走，看槍！

兀　朮：岳元帥！你國二聖被孤家擄回我國，每日坐井觀天，好不笑煞人也！

岳　飛：一派胡言，看槍！

兀　朮：岳元帥！你自不量力，孤家無禮了。
〔起打，兀朮敗下，岳飛追下〕
〔四金將上，岳飛再上，起打；兀朮上，岳飛敗下；兀朮、金兵追下〕

第　五　場

陸文龍：(內唱西皮倒板)
奉命助戰兼程往，
〔旗牌背雙槍，乳娘、車夫、陸文龍上〕

陸文龍：(接唱流水)
披星戴月奔疆場。
吩咐車輛往前闖——
〔旗牌、車夫、乳娘同下〕

陸文龍：(接唱搖板)
滅却宋軍保父王。(同下)

第　六　場

〔四宋軍、岳飛上。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上〕

四　將：參見元帥，末將等交令。

岳　飛：罷了。糧草可曾催齊？

四　將：糧草催齊，元帥查點。

岳　飛：不必查點，衆位將軍之功也。

四　將：可曾與那賊見過陣來？

岳　飛：見過一陣，大敗而回。

四　將：末將等抵擋一陣。

岳　飛：須要小心！

四　將：得令，帶馬！

〔岳飛下，嚴正芳等上馬。四金兵、兀朮上，起打；兀朮敗下。四金將上，起打；四金將敗下。嚴正芳等追下〕

第　七　場

〔四金兵、四金將、兀朮敗上。旗牌上〕

旗　牌：啓狼主，乳娘到。

兀　朮：喚她進來！

旗　牌：喚乳娘！（下）

〔乳娘上〕

乳　娘：（念）想起潞安甚可傷，老爺夫人雙雙亡。——參見狼主。

兀　朮：一路勞乏，後面歇息去吧！

乳　娘：多謝狼主。（下）

旗　牌：（上）殿下到。

兀　朮：喚他進來！

旗　牌：有請殿下！（下）

〔陸文龍上〕

陸文龍：（唱西皮搖板）

雙槍能敵千員將，

見了父王問安康。

父王在上，兒臣打躬。

兀　朮：一旁坐下。

陸文龍：謝座。

報　子：（上）報！岳飛討戰。

兀　朮：再探！

〔報子下〕

兀　朮：啊！這姓岳的，他、他又殺來了！

陸文龍：啓父王，旣是岳飛討戰，待兒臣出馬生擒岳飛入帳。

兀　朮：吾兒有此膽量？

陸文龍：有此膽量。

兀　朮：好。——兒郎的！殿下出馬，爾等鞍前馬後，多加小心。

衆　　：啊！

〔兀朮、四金將同下〕

陸文龍：兒郎的！殺上前去！

〔上馬，四宋軍、岳飛上，起打；岳飛敗下，陸文龍追下〕

第　八　場

〔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上〕

四　將：（念）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

〔四宋軍、岳飛敗上〕

四　將：參見元帥，勝負如何？

岳　飛：番營出了一員小將，十分驍勇，難以取勝！

四　將：待我等出馬，會他一陣。

岳　飛：爾等出馬，用車輪戰法擒他，本帥大兵隨後。（下，四宋軍隨下）

四　將：得令。（下）

〔陸文龍上，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先後上，車輪戰後，四將齊上，合戰，同敗下。岳飛上，敗下。四金兵過場下，陸文龍追下〕

第　九　場

〔四宋軍、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岳飛上，過場下；四金兵、陸文龍追上。宋軍搖旗免戰〕

陸文龍：（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兒郎的，團團圍住了！

〔同下〕

第　十　場

〔王佐上〕

王　佐：（念）要爲天下奇男子，須立人間未有功。

〔四宋軍、岳飛上，王佐迎出；岳飛、王佐同入座〕

報　子：(上)陸文龍討戰！

岳　飛：再探！將免戰牌懸掛營門！

報　子：得令。(下)

岳　飛：唉！想俺岳飛，累次與金人交戰，未嘗有此大敗；今日被陸文龍連敗數員上將，恨煞我也！

王　佐：啊，元帥，那陸文龍，莫非是當年潞安州節度使陸登之子麼？

岳　飛：正是此子。

王　佐：聞得他父母，命喪金人之手，如今爲何反助仇人？

岳　飛：想當年潞安州城破之時，此子未滿三月，就被擄入番邦，他焉能知曉。

王　佐：哦，待我去至番營，詐降兀朮，順說那陸文龍歸宋。大哥意下如何？

岳　飛：賢弟，此事不可造次，畫虎不成反類犬。你料理軍務去吧！

王　佐：是是是，告退。(下)

岳　飛：衆將官，小心防守！

〔衆同下〕

第十一場

〔起更〕

王　佐：(內唱二黃倒板)

聽譙樓打初更玉兔東上。

〔二旗牌提燈引王佐上〕

王　佐：(接唱迴龍)

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王恩，晝夜奔忙。

(唱原板)

想當年在洞庭逍遙放蕩，

到如今食君祿未報宋王。

岳大哥他待我手足一樣，

俺王佐無功勞怎受榮光。

今夜晚思一計番營去闖，

留一個美名兒萬載傳揚。

想俺王佐有何妙計混進番營，順說那陸文龍……①

(二更，接唱原板)

怎能够思巧計番營來進，

前後話對文龍細說衷情。

前又思後又想無有計定——(入座，二旗牌下)

倒不如上公案觀看古今。(看書)

漢室衞律、蘇武，一個降順北國；一個打入羊羣，執意不降，每日食氈飲雪，忠心不改。眞是忠佞各別了！

(三更，接唱原板)

漢室中衞律聲名不正，

怎比得那蘇武一片丹心。

飢食氈渴飲雪忠心耿耿，

似這等忠良臣能有幾人。(換書)

“東周列國”，倒要看看。(看書)“要離斷臂刺慶忌”，“要離斷臂刺慶忌”。哎呀且住！想那要離斷臂，刺死公子慶忌，乃是大丈夫所爲；俺王佐何不學他一學，以報岳大哥知遇之恩也。

(修書，四更，唱二黃散板)

那要離刺慶忌頗有志量，

留下了美名兒萬古傳揚。

俺王佐學要離番營去闖，(脫外衣，取劍)

① 或作：“想俺王佐，自投宋以來，寸功未立，怎能思得一計，混入番營，順說那陸文龍來降，豈不是大功一場，名垂千古？”

顧不得生和死天作主張。

〔斷臂,倒地。五更,二旗牌上〕

二旗牌：王將軍醒來!

王　佐：(唱二黃倒板)

一霎時只覺得疼痛難忍!

〔坐起,撫斷臂,疼痛〕

王　佐：(接唱散板)

爲國家斷了臂詐降番營。

二旗牌：將軍爲何如此?

王　佐：爾等不要聲張,來來來,這裏有書信一封,呈與元帥,有人問你老爺,就說另有公幹。

二旗牌：是。(欲行)

王　佐：轉來!此乃機密大事,不可走露風聲,違令者斬!

二旗牌：遵命。(下)

王　佐：看天色已明,投奔番營去者。(下)

第十二場

〔二旗牌上〕

二旗牌：有請元帥。

〔岳飛上〕

岳　飛：(念)籌思無良計,悶坐在大營。——何事?

二旗牌：王將軍有書信一封,元帥請看。

岳　飛：呈上來。(牌子,看信)傳王貴、鄭環進帳!①

〔王貴、鄭環上〕

王　貴
鄭　環：參見元帥,有何吩咐?

岳　飛：命你二人巡營瞭哨,等待王佐將軍的消息,不得有誤。(下)

王　貴
鄭　環：得令。(下)

第十三場

〔四金兵、陸文龍、兀朮上〕

兀　朮：(念)興兵攻宋室,

陸文龍：(念)一戰建奇功。

〔金兵甲上〕

金兵甲：啓狼主,拿住宋營奸細。

兀　朮：啊!押進帳來!

金兵甲：啊。

〔金兵甲、乙押王佐上〕

王　佐：叩見狼主。

兀　朮：嘟!膽大奸細,敢來窺探軍情,推出斬了!

王　佐：留頭講話。

陸文龍：是啊,父王,要讓他留頭講話呀。

兀　朮：好,講!

王　佐：難臣王佐,乃岳飛帳下隨營參軍。只因昨日岳飛被狼主殺得大敗,閉營不戰,是我勸他歸順狼主,他是執意的不降。當時將難臣左臂砍去,高聲大罵,定要掃盡金酋,迎請二聖還朝,那時再將難臣斬首。哎呀狼主啊!想我死是死不了,活是活受罪,望求狼主收留草命哪!(哭)

兀　朮：孤家不信你的謊言!

王　佐：狼主不信,狼主請看!(指斷臂)

兀　朮：岳飛啊岳飛,降與不降但憑於你,爲何下此毒手?——啊王佐,你爲孤家吃了苦了,孤家收留於你就是。

王　佐：謝狼主!

兀　朮：你如今已是我國的人了,必須要改個名兒才是。

陸文龍：是啊,必須與他起個名字才是。

兀　朮：哎呀,他叫……

王　佐：噯,苦哇!

兀　朮：有了,你爲孤家吃了苦,就叫"苦人兒"吧。

---

① 原本係傳湯懷。考之"說岳",湯懷自刎,在此段故事之前;現京劇"湯懷自刎"亦仍流行,爲避免前後倒置,故改爲王貴。

陸文龍：苦人兒麼？甚好。

王　佐：是是是。

兀　朮：苦人兒，從今以後，滿營之中，任你行走；有人問起，就將岳飛斷臂之事與他們說明。吩咐大小三軍，不可攔阻。孤命太醫與你調治膀臂，後營歇息去罷！

王　佐：多謝狼主！

〔王佐出，陸文龍撫其臂，王佐負痛，下〕

兀　朮：兒啊，爲父已命人搬取鐵浮圖、火砲，待等來時，攻打宋營，哪怕岳飛不滅！ 正是：

惱恨岳飛心毒狠，

陸文龍：軍中哪有斷臂刑！

兀　朮：兒啊，隨爲父來呀！（笑）哈哈哈！

〔衆同下〕

第　十　四　場

〔乳娘上〕

乳　娘：（唱二黃原板）

嘆老爺爲國家忠心喪命，

陸夫人尋自盡一命歸陰。

我心中只把那金人憤恨，

十六載寃仇事常掛在心。

老身薛氏，當年在潞安州陸登陸大老爺府中，曾爲乳娘。只因金兵打破潞安州，老爺爲國盡忠自刎而死，夫人也盡節而亡；是我懷抱不滿三月的公子，被金人擄到金邦。至今一十六載，寃仇未報，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

（唱二黃搖板）

血海寃仇不能報，

怎不叫人珠淚拋。

〔王佐上〕

王　佐：（唱搖板）

這幾天到番營未有巧遇，

怎能够見文龍細說端的。

來此已是陸文龍的營帳，待我偸覷偸覷。（看）

乳　娘：嘟，哪裏來的奸細！——來，與我拿下了。

王　佐：啊，老太太不要高聲，我本南朝殘廢人，狼主見我可憐，收留帳下，取名"苦人兒"，各營任我遊戲；今日閒暇，特到後帳，觀看寶帳虎威。啊，老太太，休得見怪！

乳　娘：哦，不錯，昨日聞聽殿下言道，有一南朝將官，名喚王佐，投順我國，改名苦人兒，就是你麼？

王　佐：是啊。

乳　娘：失敬了。

王　佐：豈敢、豈敢。聽老太太講話，不像此地人氏？

乳　娘：老身本不是此地人氏。

王　佐：哪裏人氏？

乳　娘：湖廣潭州人氏。

王　佐：怎麼？老太太是湖廣潭州人麼？

乳　娘：哦，聽你之言，你莫非也是湖廣潭州人氏麼？

王　佐：不錯，我也是湖廣潭州人哪。

乳　娘：如此說來，我們是鄉親哪。

王　佐：是啊，你我是鄉親哪。

乳　娘：這倒巧得緊！

王　佐：巧得緊！

乳　娘：正是：久旱逢甘雨，

王　佐：他鄉遇故知。（笑）哈哈哈……來來來，重見一禮。

乳　娘：重見一禮。

王　佐：啊，老太太，你因何流落在此啊？

乳　娘：這……（望）此地不是講話之所，請到裏面敍談。

〔同入內〕

王　佐：老太太因何至此啊？

乳　娘：再休提起！老身薛氏，十六年前，在潞安州陸登陸大老爺府中，曾爲乳娘。那年金兵大破潞安州，老爺盡忠，夫人盡節，撇下公子，未滿三月，就被狼主帶回金邦，故而至此。

王　佐：聽你之言，那陸大老爺還有後麼？

乳　娘：怎的無有哇！前幾日在兩軍陣前，槍挑數員宋將的，那就是陸公子啊。

王　佐：怎麼，在兩軍陣前，槍挑數員宋將，那就是陸公子？（試探性地）哎呀呀，眞眞是英雄蓋世啊！

乳　娘：唉！說甚麼英雄蓋世，可嘆我家公子，他就忘……（頓悟失言）

王　佐：啊，忘甚麼？

乳　娘：唉，你、你、你不問也罷！

王　佐：是是是。——哎呀且住！看這乳娘頗知大義，我想此事成功，就應在她的身上也。

（唱搖板）

聽她言來喜心上，

尊聲安人聽端詳：

爲公子斷去左臂膀，

捨死忘生到番邦。

乳　娘：如此說來，你是爲了我家公子，吃了苦了哇。

〔撫王佐膀臂，王佐疼痛顫抖〕

王　佐：（唱搖板）

這斷臂的情由莫聲張，

洩露機關禍難當。

少時公子回營帳，

全仗安人作主張。①

內　：殿下回營。

乳　娘：公子已回，快快躲避。（下）

王　佐：是是是。

〔急出帳，四金兵、陸文龍上。四金兵下〕

王　佐：參見千歲。

陸文龍：啊，苦人兒，這幾日未見，你往哪裏去了？

王　佐：這幾日那些王爺平章們，這個請我吃酒，那個叫我說評書，今日閒暇，特來與千歲請安。

陸文龍：哦，你還會說評書麼？

王　佐：一肚子的評書呢。

陸文龍：好，你且稍待。——有請乳娘。

〔乳娘上〕

乳　娘：殿下回來了！何事？

陸文龍：有個苦人兒，他會說評書。請乳娘一同聽書。

乳　娘：好好好，一同聽書。

王　佐：千歲，這是何人？

陸文龍：這就是乳娘太太。

王　佐：哦，這就是乳娘太太？

陸文龍：（向乳娘）這就是苦人兒。

王　佐：苦人兒與老太太請安。

乳　娘：罷了，你還會說評書麼？

王　佐：正是。

乳　娘：既然說書——啊，殿下，必須賜他一個座位，暖茶一壺才是。

陸文龍：原有他的座位。——苦人兒，你就坐下。

王　佐：千歲在此，哪有苦人兒的座位？

乳　娘：殿下賜座，你就坐下吧。

陸文龍：自己人不必客氣。

---

① 此段唱詞，或作：“這斷臂情由休要講，說了出來我的罪難當！待等公子回營帳，全仗太太作主張。我把他父母的寃仇細細講，言語打動他心腸；但願得文龍歸宋往，掃平了金人把仇償。”

王　佐：如此，謝座。——啊，老太太，苦人兒告坐。
乳　娘：殿下，請坐。
陸文龍：乳娘，你也坐下。
〔三人同坐〕
王　佐：請問殿下，喜聽文的，還是喜聽武的呢？
陸文龍：小王習武，自然是武的好。
乳　娘：是呀，武的好哇。
陸文龍：武的熱鬧。
王　佐：要聽忠的，還是奸的？
陸文龍：小王喜的是忠臣，恨的是奸黨！
乳　娘：是呀，我家殿下，喜的是忠臣，恨的是奸佞啊！
王　佐：哦，忠的好。如此待我講一段"驊騮思鄉"的故事聽聽可好？
陸文龍：哦，"驊騮思鄉"的故事，倒要聽上一聽。
乳　娘：要聽上一聽哪。
陸文龍：你且講來。
〔王佐咳嗽，拍醒木〕
陸文龍：（一驚）這是做甚麼？
王　佐：此乃是書頭。
乳　娘：這是說書的規矩呀。
陸文龍：這說評書還有規矩呀？
乳　娘：還有規矩呀。
王　佐：無有規矩就不成方圓了。
陸文龍：你慢慢講來。
王　佐：（念）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
　　七雄五霸亂春秋，頃刻興亡過首。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坵；
　　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鬥！
〔拍醒木〕
陸文龍：他怎麼又來了。
王　佐：殘詞念罷，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不說前唐後漢，古今興廢；單說的是南朝眞宗駕前一段故事。
陸文龍：哦，南朝的一段故事？倒要聽上一聽。
王　佐：朝中有一家忠良，名喚楊延昭。
陸文龍：哦，楊延昭，是個忠臣。
乳　娘：乃是大大的忠良。
王　佐：此人乃鎮守三關的元戎，北國累次犯境，被楊元帥殺得是望風而逃。北國蕭后，心生一計，勾通南朝一家奸佞，姓王名強字欽若。
陸文龍：哦，王欽若，是個大大的奸黨。
乳　娘：是個大大的奸佞啊！
王　佐：那日眞宗早朝，那王欽若要暗害楊家，上殿啓奏一本，言道：臣啓萬歲，北國有一騎好馬，此馬頭上有角，遍體生鱗，眼如日月，四蹄如煙，身長八尺；日行千里見日，夜走八百不明，名爲日月驌驦追風駒。
陸文龍：倒是一騎寶馬！
王　佐：我國若有能人將此馬盜回朝來，可算得國家之祥瑞也。宋王聞奏，問道：何人能將此馬盜回來呢？那王欽若奏道：要盜此馬，非三關楊元帥不可。——啊千歲，這就是奸佞暗害忠良之計呀！
陸文龍：哦！
王　佐：宋王聽信讒言，一時降下了旨意，命三關楊元帥去往北國盜馬。楊元帥接罷聖旨，回到帳中，是悶悶的不樂。他帳下有一員大將，姓孟名良字佩蒼。
陸文龍：哦，孟良！是員大將。
乳　娘：是員大將。
王　佐：進帳問起情由，討下將令，願往北國盜馬。——啊千歲，你可曉得那孟良的出身哪？

陸文龍：他是甚麽出身？
王　佐：他乃綠林出身，能通三川六國的言語，喬裝改扮了北國的模樣，他就一日連兩日，兩日連三日，混進了番營。噯，那北國之人就無人認得他是南朝的大將啊！且喜呀，不到一月之功，卽將此馬盜回來了。
陸文龍：哦，這大將眞乃好手段哪！
乳　娘：眞眞好手段！——後來呢？
王　佐：宋王一見此馬，十分的歡喜；賞賜孟良，加封楊元帥的官職。只是，可惜呀可惜！
陸文龍：可惜甚麽？
王　佐：可惜那驕寶馬，自到南朝，一連七日七夜，不食草料，眼望着北國大吼了三聲，就餓死了。
陸文龍：却是爲何？
王　佐：那馬牠是思鄉啊！
陸文龍：哦，那馬還會思鄉……
乳　娘：有道是良馬比君子，倶是一樣啊！
王　佐：還是老太太講得有理，良馬比君子，倶是一樣啊！
陸文龍：哦，是是。
王　佐：馬尙且思鄉，何況人乎？——啊，老太太，我看如今的人兒啊，反倒不如畜類了哇！
（唱搖板）
那馬倒有思鄉意，
如今的人兒不如牠！
陸文龍：好哇！（拍掌）
王　佐：完了。
陸文龍：往下講。
王　佐：無有了。
陸文龍：不好，不熱鬧。
王　佐：怎麽，還不熱鬧？
陸文龍：不熱鬧。
乳　娘：是呀，你要講一個熱鬧的故事。
王　佐：哎呀，還要聽熱鬧的？（想）有了，待苦人兒說一段四狼主大破潞安州的故事。
陸文龍：可是我父王大破潞安州的故事？
王　佐：正是我國四狼主大破潞安州的故事。
陸文龍：我們倒要聽上一聽。
乳　娘：倒要聽上一聽。
陸文龍：苦人兒，快快講來！
王　佐：慢來，慢來，這裏有畫圖一幅，懸掛起來，照圖言講。
陸文龍：好，懸掛起來。
〔掛圖。乳娘見圖欲哭，王佐急示意制止〕
王　佐：啊老太太，你看上面熱鬧不熱鬧？
乳　娘：（忍泣）熱鬧，熱鬧！
王　佐：這是我一隻手畫出來的，我畫的可好啊？
乳　娘：（悲哽地）是你一隻手畫的，難爲你了！好好好！
陸文龍：苦人兒，這畫圖之上，有許多兵將，還是宋軍，還是我國人馬？
王　佐：這上面麽，宋軍也有，我國人馬也有。
陸文龍：苦人兒，上面有一員大將，手持寶劍自刎，他是何人？
王　佐：這就是潞安州節度使，姓陸名登，人稱“小諸葛”。只因與我國交戰，不能取勝，我兵勢衆，攻破了城池，陸老先生就拔劍自刎，爲國盡忠而死。
陸文龍：哦，那旁有一婦人，懸樑自縊，她是何人？
王　佐：那是陸老夫人。見丈夫爲國盡忠，她也盡節了。
陸文龍：啊，苦人兒，看上面還有一員大將，好像我父王模樣，爲何與他人下拜？
王　佐：千歲若問上面那員大將，噯，本是我國四狼主；

見陸老先生爲國盡忠一死，令人可敬，故而在那裏拜了他一拜。
陸文龍：我父王拜得，小王我可拜得麽？
王　佐：千歲麽？可以；哦，正拜，正拜！
陸文龍：哦，拜得的？
乳　娘：你還要多拜幾拜呀！
陸文龍：陸老先生在上，受小王一拜。（拜）
王　佐：啊，陸老先生，千歲在這裏拜你呀！
陸文龍：啊，苦人兒，那陸老先生巳死，他爲何立屍不倒？
王　佐：那陸老先生，恐他後輩不肯與他報仇，故而立屍不倒。
陸文龍：哦，那陸老先生他還有後麽？
王　佐：怎的無有？有道是忠良不絕後哇。
乳　娘：是呀，忠良不絕後。
陸文龍：那旁有一婦人，懷抱一嬰孩，爲何在那裏啼哭啊？
王　佐：那乃是陸府乳娘，懷抱陸公子，未滿三月，見他一家死得可慘，故而在那裏啼哭啊。
〔乳娘哭出聲來〕
陸文龍：啊乳娘，你怎麽啼哭起來了？
乳　娘：我，我聽他一家死得可慘，故而傷心落淚。
陸文龍：哎呀呀，你這不是"聽評書落淚，替古人擔憂"嗎！
王　佐：着哇，你那不是替古人擔憂哪嗎？
乳　娘：怎麽？我替古人擔憂！——哎呀呀，我又替古人擔憂了。
陸文龍：眞乃是愚人！
王　佐：眞乃是愚人，愚人！
陸文龍：苦人兒，此子他還在麽？
王　佐：此子麽？尙在。
陸文龍：現在哪裏？
王　佐：被我國四狼主帶回我國撫養。
陸文龍：哦，今在我國撫養。此子他今年多大年紀了？
王　佐：若問他的年紀麽？（看乳娘）
乳　娘：（作手勢）……
王　佐：哦，哦，今年一十六歲了。
陸文龍：哦，一十六歲，哎呀，與小王同庚哪。
王　佐：怎麽，千歲也是一十六歲嗎？
陸文龍：正是。
王　佐：哎呀呀，這倒巧得很。
乳　娘：巧得很。
三　人：（同笑）啊哈哈哈！
陸文龍：苦人兒，此子可有本領？
王　佐：若問他的本領麽，他能力敵萬人！
陸文龍：哦！他、他、他能力敵萬人！（冷笑）嘿嘿……苦人兒，你說笑話了。
王　佐：怎麽？
陸文龍：他旣能力敵萬人，爲何不與他父母報仇？
王　佐：哼！不提起報仇二字還則罷了，提起這報仇二字，令人可恨！
陸文龍：啊，恨着何來？
王　佐：非但不與他父母報仇，他如今還認仇人爲父呢！
陸文龍：（想）啊，苦人兒！他叫甚麽名字？
王　佐：（含糊地）他叫陸文龍……
陸文龍：他叫甚麽名字？
王　佐：（仍含糊地）陸文龍……
陸文龍：哎，他到底叫甚麽名字？
王　佐：他、他、他叫陸文龍啊！
陸文龍：呀呀呸！膽大苦人兒，分明戲耍你王爺！快將此事說明便罷，如若不然，我便殺了你！
乳　娘：（急攔）哎呀殿下！這就是你全家被害的故事啊！
陸文龍：（摘圖）爹爹，母親，哎呀！（昏迷過去）

王佐、乳娘：殿下醒來！

陸文龍：（唱倒板）
聽一言來珠淚掉，
爹爹，母親，哎，爹娘啊！（哭）
（唱散板）
不由小王恨難消。
三尺龍泉出了鞘，（欲行）

王佐、乳娘：哪裏去？

陸文龍：（接唱）斬盡金兵歸宋朝。

王佐：公子啊！
（接唱）公子作事莫急躁，
快想良計回南朝。

陸文龍：哎呀恩公啊！那賊見岳元帥閉門不出，定於明日要用鐵浮圖攻打宋營，如何是好？

王佐：這有何難，待我修下書信，公子綁在箭頭，射入宋營，請岳元帥即刻移營。

陸文龍：好，待小侄磨墨。

王佐：待我寫來。（修書）

陸文龍：恩公、乳娘請上，受我一拜。（拜）

王佐：不必拜了。

陸文龍：（叫頭）爹爹！母親！我那親……
〔乳娘、王佐急掩陸文龍口〕

陸文龍：（強抑制住）罷！（下）

王佐：他明白了！

乳娘：是呀，他這才明白了。

王佐：他明白了，我殘廢了。
〔乳娘、王佐下〕

第十五場

〔王貴、鄭環上〕

王貴、鄭環：奉了元帥之命，巡營瞭哨。就此前往。
〔落下箭書〕

王貴：（拾箭書）這有箭書一封，速速報與元帥知道。——有請元帥。
〔四宋軍、岳飛上〕

岳飛：何事？

王貴：現有箭書一封，元帥請看。

岳飛：呈上來。（牌子，看信）衆將進帳！
〔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上〕

四將：參見元帥，有何吩咐？

岳飛：命你四人，各領三千人馬，按東西南北，四路埋伏，聽本帥信砲一響，一齊殺出，不得有誤！

四將：得令。（下）

岳飛：王貴、鄭環聽令！

王貴、鄭環：在。

岳飛：今晚大營虛張燈火，你二人左右策應，誘敵深入！

王貴、鄭環：得令。（下）

岳飛：衆將官，將大營移至鳳凰山去者！

衆：啊！
〔同下〕

第十六場

〔四金兵、四金將、陸文龍、兀朮上〕

兀朮：兒啊，今晚爲父要用鐵浮圖、火砲攻打宋營，我兒看守大營。

陸文龍：（不答）……

兀朮：這孩子——兒啊，今日砲擊宋營，命你看守大營，你聽見了沒有？

陸文龍：我知道啦！

兀朮：這孩子長了脾氣啦！——兒郎的，起兵前往！
〔上馬，衆兵將下。陸文龍怒視兀朮，兀朮回馬〕

兀朮：孩啊，孩啊！我看你是怎麼好！（下）

陸文龍：(一望)恩公、乳娘有請。
〔王佐、乳娘上〕
王　佐
乳　娘：怎麼樣了?
陸文龍：那賊帶兵出戰,趁此機會,請恩公與乳娘快快逃回宋營。
乳　娘：快快帶馬!我們得回南朝了!
〔陸文龍帶馬,乳娘上馬,下。陸請王佐上馬,王佐謝辭,陸文龍堅請上馬,王佐單臂欲上,不得力,陸抱之上馬。王佐下〕
陸文龍：待俺放起火來。(放火,上馬,下)

第十七場

〔牌子,四金兵、四金將、兀朮上〕
衆　：來到宋營。
兀　朮：架砲攻打!
衆　：宋營乃是空營。
兀　朮：啊!中了他人之計也!
報　子：(上)大營失火!
兀　朮：殿下呢?
報　子：不知去向。
兀　朮：去你娘的!
〔報子下〕
兀　朮：兒郎的,尋找殿下!
〔四宋軍引岳飛上,開打,兀朮等敗下,岳飛、四宋軍追下〕
〔四宋將、四金將上,對鎚,四金將敗下。兀朮上,開打,四宋將下〕
兀　朮：(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陸文龍上,刺兀朮,兀朮大驚,閃避,落馬,握陸槍頭〕
兀　朮：哎呀,兒啊!你怎麼殺起你"皇阿媽"來啦!
陸文龍：兀朮啊兀朮!十六年前,你這老賊攻破潞安州,害死我一雙爹娘,今日我定報此仇。看槍!
兀　朮：哎呀兒啊!難道你就不念這十六載養育之恩麼?
陸文龍：(抑止感情)呸!似這樣國仇家恨,不共戴天,還說甚麼養育之恩!休走,看槍!
兀　朮：哎呀!
〔陸文龍欲刺兀朮,四金將上,架槍,兀朮逃下。陸文龍與四金將開打,四金將敗下〕
〔四宋軍、嚴正芳等四將上,用鎚困住陸文龍,岳飛、王佐急上〕
王　佐：怎麼一家殺起一家來了!不要動手,此乃陸公子,啊,公子,見過岳元帥。
陸文龍：小侄歸降來遲,叔父恕罪。
岳　飛：公子歸國,其功非小。一同回營去者!
〔岳飛、王佐、陸文龍、宋將、宋軍等同下〕
——劇終——

千里走單騎

前記

"千里走單騎"包括"灞橋挑袍"、"過五關"、"古城會"三個劇目,取材於"三國演義"。描寫在曹營深受厚待的關羽,自斬顏良誅文醜得知劉備踪跡之後,決意辭曹尋兄。時曹操已洞知他的意圖,故意迴避不見。於是關羽掛印封金,留東

告辭，與二位嫂嫂離了許昌。曹操聞訊，知關羽志不可奪，率衆將趕去送行；追至灞陵橋，見關羽橫刀立馬於橋上，因道明來意，並贈錦袍以爲紀念。關羽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用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遂揚長而去。（灞橋挑袍）

關羽等一行離許昌，奔河北，一路經過了東嶺、洛陽、沂水、滎陽、黃河渡口等五處關隘，先後斬了孔秀、孟坦、韓福、卞喜、王植、秦琪等六員曹將，脫險而出。（過五關）

關羽等過了黃河渡口，行近古城，忽聞報曹將蔡陽率軍追來，要替他的外甥秦琪報仇。關羽急命馬童進古城向劉備、張飛報信。張飛因關羽久居曹營，恐此來有詐，遂拒絕收容。時蔡陽追兵已到，關羽斬蔡陽以自明。張飛乃釋疑，迎關入城。（古城會）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李洪春與本院編輯處范鈞宏、吳少岳共同整理的。整理時，除對少數詞句加以修改外，"訓弟"一場因歪曲人物，故予删去。

灞 橋 挑 袍

第 一 場

〔四兵士、中軍、袁紹上〕

袁　紹：（唱"點絳唇"）

將士英豪，兒郎虎豹，軍威浩，地動山搖，
要把羣雄掃！

（念詩）河北英雄志量高，四世三公姓字標；
羣雄各自爭疆土，百萬貔貅滅奸曹。

某，姓袁名紹字本初。可恨曹操，漢室專權，欺壓各路諸侯，妄自稱尊。是我興師進討，前者差大將顏良攻打白馬坡，被關羽刀劈落馬；又命文醜統領人馬，與顏良復仇，未知勝負？且聽探馬一報。

報　子：（上）啓主公，文醜被關羽刀劈馬下。

袁　紹：再探！

報　子：啊。（下）

袁　紹：且住，關羽連斬我營兩員上將，欺我太甚！待等劉備回營交令，將他斬首，以消此恨。——來，伺候了！

〔四兵士引劉備上〕

劉　備：（唱快板）

聽說文醜命喪了，
只恐禍事在今朝。
低頭不語寶帳到——
見機而行把禍消。

參見明公。

袁　紹：嘟！大膽劉備，你二弟雲長，傷我兩員大將，你必通謀。——來，將劉備綁了！

劉　備：且慢，明公請息雷霆之怒，備有言奉稟。

袁　紹：你還有何話講？

劉　備：明公啓稟：想備二弟今困曹營爲將，那曹操知備在公處，故使雲長誅殺顏、文二將；明公聞之，必將我斬首。雲長得知，定然實心助曹，攻打河北之軍。此乃曹操借公之手，殺備之頭，使公得不義之名，而助曹賊成功也。望明公詳細思之。

袁　紹：唔呼呀！不是使君明言，某險些中了曹操借刀之計，誤傷好人。使君請坐。

劉　備：謝座。

袁　紹：聞你桃園弟兄，誓同生死。使君何不招雲長前來，共圖大事。

劉　備：備早有此心，怎奈無心腹之人，前往許昌下書。

袁　紹：我命陳震前去，萬無一失。使君請回館驛修書。
劉　備：告辭。正是：不是劉備心機巧，險些項上吃一刀。（下）
袁　紹：陳震進帳！
中　軍：陳震進帳！
陳　震：（內）來也。
（上念）漢室君王弱，河北事諸侯。—— 參見主公。喚某進帳，有何將令？
袁　紹：命你去到館驛，聽候劉使君差遣。
陳　震：遵命。（下）
袁　紹：掩門！
〔同下〕

第　二　場

〔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散板）
劉備心中如刀絞，
鳥入牢籠怎脫逃！
文房四寶端正好——
（寫信，接唱）
手提羊毫珠淚拋。
你在曹營富貴好，
忘却桃園生死交，
書不盡言難細表。
〔陳震上〕
陳　震：（接唱）見了使君問根苗。
參見使君，有何差遣？
劉　備：這有書信一封，煩先生改裝，去至許昌我二弟那裏，就說備別了二弟，猶如失火望水一般，叫他速離許昌，前來相會。先生請上，受備一拜。
（唱搖板）
但願雲長早來到，
不枉將軍費勤勞。
陳　震：（接唱）使君但把心放了，
此事陳震當効勞。（下）
劉　備：（接唱）只盼二弟早來到，
重整漢室滅奸曹。（下）

第　三　場

〔四兵士、郭嘉、程昱、二旗牌、曹操上〕
曹　操：（唱西皮搖板）
老夫洪福齊天降，
（轉流水）
顏良、文醜喪疆場。
劉辟、龔都賊反上，
關羽領兵滅強梁。
但願得早把凱歌唱，
且聽探馬報端詳。
報　子：（上）啓丞相，關將軍得勝回營。
曹　操：擺隊相迎！
報　子：擺隊相迎！（下）
〔牌子，衆擺隊下，曹操下〕

第　四　場

〔牌子，四兵士、許褚、張遼、于禁、曹仁、一小校、一老軍、馬童引關羽上〕
關　羽：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下）

第　五　場

〔四兵士、郭嘉、程昱、二旗牌、曹操迎上〕
〔四兵士、許褚、張遼、于禁、曹仁、一小校、一老軍、馬童、關羽上，下馬〕
曹　操：二將軍，辛苦了。
關　羽：理當効勞。

曹　操：二將軍請。

關　羽：不敢，丞相請。

曹　操：如此你我挽手而行。

關　羽：關某斗膽了。（同笑，衆同下）

〔衆再上，曹、關入座〕

曹　操：恭喜二將軍，一戰成功，眞神勇也。

關　羽：豈敢，仗天子洪福，丞相虎威，羽何功之有！

曹　操：備得有酒，與將軍接風。

關　羽：還要到二嫂台前問安，改日奉陪，告辭了。帶馬！

〔關上馬，與軍士、馬童等同下〕

于　禁：啓禀丞相，近聞劉備在河北袁紹處，關羽聞之，恐生去心，丞相不可不防。

曹　操：哦，那劉備現在袁紹處麼。（想）文遠！

張　遼：在。

曹　操：命你去至關羽那裏，探聽他的去心如何，不得有誤！

張　遼：得令。（下）

曹　操：（唱散板）

好個美髯關雲長，

智勇雙全非尋常；

累立功勳某的軍威壯，

只恐他在曹營難得久長！

〔衆同下〕

第　六　場

〔甘夫人、糜夫人上〕

甘夫人：（唱西皮散板）

姐妹如同入羅網。

糜夫人：（接唱）思想皇叔掛心腸。

〔小校、老軍、馬童、關羽上〕

關　羽：（唱西皮散板）

汝南城外打一仗，

劉辟、龔都敗疆場。

〔小校、老軍、馬童下〕

關　羽：參見二位嫂嫂。

甘糜夫人：罷了。

關　羽：謝嫂嫂。

甘糜夫人：二弟，幾日未曾進內，有何公幹？

關　羽：弟奉丞相將令，攻破汝南，少在台前問安；二位嫂嫂可安泰否？

甘糜夫人：倒也安泰。啊，二弟，連日出兵在外，可知你大哥的下落？

關　羽：這……弟久思兄長，累次出兵探聽大哥下落，未得音信。

甘糜夫人：連日辛苦，歇息去吧。

關　羽：謝嫂嫂。（下）

甘夫人：賢妹，聽二弟之言，皇叔一定不在人世了。

糜夫人：是啊，定然亡故了。喂呀，皇叔啊！（哭）

甘糜夫人：（唱散板）

自從徐州遭失散，

不知皇叔在哪廂？

想是不幸黃泉往，皇叔啊！

〔老軍暗上〕

老　軍：（接唱）二位主母莫悲傷。

二位主母休得悲傷，大主人還在。

甘糜夫人：何人答話？

老　軍：舊日隨降老軍。

甘糜夫人：進內講話。

老　軍：是。——參見二位主母。

甘糜夫人：罷了。老軍，大主人之事，你因何知曉，快些講來！

老　軍：只因跟隨二將軍攻破汝南，在陣前有人說道，大主人現在河北袁紹軍中，故而知曉。

甘糜夫人：快快請你家二爺前來。

老　軍：是。——有請二爺！（下）

〔關羽上〕

關　羽：（念）棲身暫居在曹營，思兄想弟淚沾襟！
參見嫂嫂。

甘糜夫人：嗯——你在汝南陣前，得着你大哥的信息，爲何不稟報嫂嫂知道？難道你受曹操新恩，忘却桃園舊義不成麽？

關　羽：二嫂請息怒！弟奉丞相將令，攻打汝南，在陣前得遇孫乾將軍，道某大哥已在河北袁紹軍中，此事未辨眞假，恐其有詐，故未敢明言。弟雖受曹丞相新恩，焉能忘却某大哥的舊義！

甘糜夫人：原來如此。

〔馬童上〕

馬　童：張將軍求見。

關　羽：嫂嫂請至後面。

〔甘夫人、糜夫人下〕

關　羽：有請。

馬　童：有請。（下）

〔牌子，張遼上〕

張　遼：關兄。

關　羽：文遠，請坐。

張　遼：有座。哈哈哈！

關　羽：文遠爲何這等歡躍？

張　遼：恭喜關兄，賀喜關兄！

關　羽：喜從何來？

張　遼：兄攻破汝南，陣前得着玄德兄音信，豈不是一喜？

關　羽：故主雖有音信，未會其面，何喜之有？

張　遼：兄與玄德交，比弟與兄交如何？

關　羽：文遠此言差矣。吾與兄乃朋友之交也；吾與玄德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也。豈能共論乎？

張　遼：令兄果在河北袁紹軍中，兄可往從否？

關　羽：昔日之言，安肯背之。

張　遼：大丈夫要來明去白。

關　羽：就煩文遠代稟丞相，說關某不日尋兄去矣。

張　遼：這……弟告辭了。（下）

〔馬童上〕

馬　童：啓爺，故友相訪。

關　羽：啊？某在曹營數載，哪裏來的故友相訪？——有請！

馬　童：有請！

〔陳震上〕

陳　震：將軍在哪裏？

關　羽：故友在……不相認。

陳　震：本來不相認。

關　羽：請坐。——請問公乃何人也？

陳　震：我乃南陽陳震，在袁紹帳中以爲從事，我奉劉……

關　羽：禁聲！——退下！

〔馬童下〕

關　羽：劉甚麽？

陳　震：吾奉劉使君之命，前來下書。

關　羽：書信安在？

陳　震：將軍請看。

關　羽：請至迎賓館。

陳　震：請！（下）

關　羽：某大哥有書信到來，待吾拆書一觀。——大哥，弟有罪了。（看信）“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

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死待來命，死待來命。"（哭）大哥！非弟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俺豈肯貪圖富貴而背盟誓乎？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覩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三吁而流涕也。大哥使人下書，待俺稟明嫂嫂知道。——有請嫂嫂。

〔甘夫人、糜夫人上〕

甘糜夫人：何事？

關　羽：兄長有書前來，嫂嫂請看。

〔牌子，甘、糜夫人看信〕

甘糜夫人：何人前來下書？

關　羽：陳震前來。

甘糜夫人：喚他前來。

關　羽：是。——有請陳震兄。

〔陳震上〕

關　羽：見過二位夫人。

陳　震：參見二位夫人。

甘糜夫人：罷了。劉皇叔現在何處？

陳　震：河北袁紹軍中。

甘糜夫人：可安泰否？

陳　震：二位夫人容稟：千不該，萬不是，乃二將軍之錯；在白馬坡前，斬了顏良，袁紹聞報，立時要將劉使君斬首……

甘糜夫人：喂呀……（哭）

陳　震：還在呀！

關　羽：你快些講來！

陳　震：好個使君，花言巧語，將袁紹哄過。袁紹又命文醜前去延津，又被二將軍所誅；那袁紹大怒，就將使君綁出轅門……

甘糜夫人：喂呀……（哭）

陳　震：不必驚慌，還有下文呢。

關　羽：陳震兄，你快快講來！

陳　震：使君復又折辯，袁紹方罷；因此使我前來下書。哎呀將軍哪，你速速離了曹營，與使君相見，才是正理。

關　羽：想人生天地間，無始終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容某辭曹尋兄。

陳　震：倘曹操不允，如之奈何？

關　羽：吾寧死，豈肯留於此地！

陳　震：公速回稟，免得使君懸望。

〔馬童暗上〕

關　羽：待某修書。——關某呵！（牌子，修書）煩公轉達吾兄長，關某不死必去，不去必死！

陳　震：告辭了。（出門，又折回）啊二將軍，使君望公，猶如失火望水一般，要速速前去。

關　羽：知道了。

〔陳震下〕

甘糜夫人：二弟，今得實信，就該辭曹尋兄才是。

關　羽：二嫂請至後面，待弟去到相府辭曹。

甘糜夫人：這便才是。（下）

關　羽：馬童，帶馬相府去者！（下）

第　七　場

〔四軍士、旗牌、郭嘉、程昱、曹操上〕

曹　操：（唱西皮搖板）

　　襲徐州奪下邳聲威大震，

（轉唱流水）

　　張文遠說雲長投降吾營。

　　贈錦袍賜戰馬恩厚恭敬，

　　上馬金下馬銀美女十名。

破汝南在陣前他聞知兄信，
因此上命張遼探聽眞情。
十二載待關羽我的心神用盡，
爲的是買動他扶我的眞心。

〔張遼上〕

張　遼：（唱搖板）
關雲長不忘舊仁義可敬，
回營來忙報與丞相知情。
啓稟丞相，雲長命末將轉稟丞相，毋失前約。他去心已决矣。

曹　操：哦！雲長叫老夫毋食前言，不日尋兄去矣。唉，想雲長自進吾營，老夫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獻金，下馬獻銀，贈袍賜馬，奉送美女十名；累贈之物，不計其數，待他十分恩厚。只求他眞心襄助老夫，如今聞得劉備音信，就要棄我而去。唉，雲長啊雲長，你於心何忍！

張　遼：丞相休得自嘆，早設留他之策。

曹　操：老夫自有留他之法，文遠附耳上來。（向張遼耳語）

張　遼：遵命。（下）

曹　操：溶墨伺候！（牌子）旗牌過來，將此迴避牌懸掛府門，關羽到此，說老夫有公務在身，一概免參免見。若是洩漏機關，打斷你的兩腿。掩門！

〔曹操下，郭嘉、程昱等同下〕

〔馬童、關羽上〕

關　羽：（唱流水）
大哥使人下書到，
爲此連夜來辭曹。
勒住馬頭用目瞧，
靜靜悄悄爲哪條？

旗　牌：參見二將軍。

關　羽：罷了。煩勞通稟一聲，關某有事，求見丞相。

旗　牌：丞相有命：公務在身，一概免見。現有迴避牌，將軍請看。

關　羽：有勞了。

〔旗牌下〕

關　羽：唉，來的不湊巧，丞相有公務在身。不免暫且回府，候丞相公務完畢，再來辭行。帶馬回府！

〔圓場，下馬，老軍上〕

關　羽：老軍，收拾行囊，準備早晚起程。

老　軍：遵命。（下）

〔起初更〕

關　羽：天交初鼓，丞相公務一定完畢，待某再去辭行。——馬童帶馬！

馬　童：啊。

〔圓場，旗牌上〕

旗　牌：二將軍。

關　羽：丞相公務，可曾完畢？

旗　牌：未曾完畢，一概免見。

關　羽：關某有要事求見，煩勞通稟。

旗　牌：迴避牌在此，不能通報。

關　羽：啊！不與俺通報，待俺自進！

旗　牌：嘟，大膽，放肆！還不下站！（下）

關　羽：且住，我連辭曹公，“迴避”高掛，不能相見，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去到張遼營中，說明辭曹之事。——馬童，張遼營中去者。

馬　童：啊。

〔關羽、馬童下，又上〕

關　羽：且住，想俺連辭曹公，“迴避”高掛，去至張遼營中，他又推病不見，莫非不容關某去乎？待俺稟

知二位皇嫂知道。——有請嫂嫂。

〔甘夫人、糜夫人上〕

甘糜夫人：二弟，辭曹一事如何？

關　羽：小弟連辭曹公，"迴避"高掛；去至張遼營中，又道染病在床，定是不容去矣。

甘糜夫人：難道吾姐妹困死曹營不成！（哭）

關　羽：二嫂休得悲痛，待小弟封金掛印，寫柬辭曹；嫂嫂收拾行囊，明日起程。

甘糜夫人：這便才是。（下）

關　羽：準備車輛，明日伺候起程。

老　軍：遵命。（下）

關　羽：馬童，將曹公所賜之物，擺列兩廂，一一封好。

馬　童：啊！（牌子，封金）

關　羽：待某寫柬辭曹。

（唱吹腔）

提羊毫我這裏忙修小柬，
一樁樁一件件細寫根源。
辭公數次未相見，
因此上掛印封金尋兄踐前言。

印信在此，懸掛中堂。（掛印）

（唱吹腔）

將印信懸掛中堂之上，
大丈夫作一事須與日月同光。

〔馬童、老軍、小校、二車夫、甘夫人、糜夫人上〕

關　羽：老軍，這有書信一封，送至丞相府中，然後速出北門，追趕你爺。

老　軍：遵命。（下）

關　羽：曹公之物，不可攜帶絲毫；舊日軍卒，隨吾同行。車輛可齊？

馬　童：俱已齊備。

關　羽：請二嫂登車。馬童帶馬！

〔同下〕

第　八　場

〔四軍士、守城官上〕

守城官：許昌守城官是也。奉丞相之命把守北門。——來，打道上關！

〔馬童、小校、二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關羽上〕

守城官：參見二將軍。

關　羽：罷了。

守城官：將軍何往？

關　羽：奉丞相之命，另有公幹。

守城官：可有文憑路引？

關　羽：這——無有。

守城官：無有，不能過去。

關　羽：你敢攔阻關某乎？

守城官：這個……

關　羽：出關！

〔關羽等同下〕

守城官：哎呀且住！關羽帶領舊日軍卒出關去了，待俺報與丞相知道。（下）

第　九　場

〔四軍士、郭嘉、程昱、曹操上〕

曹　操：（念）轅門戰鼓響，將士列兩旁。

〔張遼上〕

張　遼：參見丞相。

曹　操：罷了，張將軍進帳何事？

張　遼：雲長可曾至此求見丞相？

曹　操：雲長連辭老夫數次，迴避牌懸掛，不容相見，諒他無法去矣。

〔老軍上〕

老　軍：哪位聽事？

軍　士：何事？

老　軍：下書人求見。

軍　士：候着。——下書人求見。

曹　操：傳。

軍　士：是。——傳你，小心了。

老　軍：與丞相叩頭，書信呈上。

曹　操：奉何人所差？

老　軍：關將軍所差。

曹　操：外廂伺候。

老　軍：是。（下）

曹　操：雲長書信到來，老夫一觀。（牌子）嘿嘿，觀此書信，雲長去矣。

〔守城官上〕

守城官：啓稟丞相，關雲長帶了家小，出關去了。

曹　操：啊！爾敢私自放他出關！——來，斬了！

守城官：哎呀丞相！想那關雲長斬顏良誅文醜，英勇無敵，小官焉能攔擋。望丞相開恩！

曹　操：可也是啊，那關羽英雄非常，汝等如何攔阻；與你無干，去吧。

守城官：謝丞相。（下）

〔衆將上〕

衆　將：丞相，關羽掛印封金而去，待末將等將他趕回。

曹　操：且慢，想那關羽，不忘故主，來明去白，眞大丈夫也。汝等皆應效之。

程　昱：丞相待關羽甚厚，今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望丞想思之。

曹　操：先生所言雖是，奈吾昔日已許之，豈可失信於彼。各爲其主，且毋追也。那雲長掛印封金，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想他此去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文遠，可先去請住雲長，待老夫親自與他送行。快去！

張　遼：得令。（下）

曹　操：二位先生，準備路費、美酒、大紅戰袍，贈與雲長，使爲後日紀念。衆將不許暗帶軍器，隨吾與雲長送行，違令者斬。帶馬追趕雲長去者！

〔衆軍士、衆將、曹操下〕

郭　嘉：先生，丞相要與關羽送行，何不在酒內暗下毒藥，滅却關羽。

程　昱：此計甚好。

郭　嘉：正是：暗中施毒計。

程　昱：諒他難解知。

〔同下〕

第　十　場

〔老軍、小校、二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馬童、關羽上，過場下〕

〔張遼上，過場下〕

〔四軍士、衆將、郭嘉、程昱、曹操上，過場下〕

第　十　一　場

〔老軍、小校、馬童、二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關羽上〕

關　羽：且住，看後面塵塵四起，定是曹軍追趕前來。——馬童，車輛過橋，望大路緊行；你爺獨站灞陵橋。

〔甘夫人、糜夫人等過橋下〕

〔張遼上〕

張　遼：關兄請轉！

關　羽：文遠莫非追趕關某回去乎？

張　遼：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關兄略等一時，

別無他意。

關　羽：好啊！便是丞相鐵騎到來，某願决一死戰！

張　遼：關兄休疑，丞相來也。

〔四軍士、衆將、郭嘉、程昱、曹操上〕

曹　操：二將軍請轉！

關　羽：唔呼呀！原來是丞相。恕關某馬上不能全禮；打躬！

曹　操：公爲何不辭而別？

關　羽：你此言差矣，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造府，不得相見，故掛印封金，拜書告辭；還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爲幸。何言關某不辭而別？

曹　操：不不不是啊，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前途乏用，特具路費相送。來來來，這有黃金一盤，將軍收納，以做路費。

關　羽：屢蒙恩賜，尙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軍士。

曹　操：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

關　羽：區區微勞，何足掛齒。

曹　操：哈哈哈……雲長眞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特備水酒，聊表寸心。

關　羽：某愧領了！

(唱西皮搖板)

在灞陵橋與丞相某就拱拱手。

(轉唱流水)

衆將官一個個勒馬站橋頭。

曹丞相雖待我恩義厚，

吾豈肯把桃園義氣一筆勾。

曹孟德雙手捧上香醪酒，

張文遠在一旁暗地皺眉頭。

我本當飲了這斗酒，

又恐怕酒內暗藏奸謀；

我本當下橋與他們來爭鬥，

又恐怕難過這灞橋頭，前後擔憂。

(轉唱搖板)

叫馬童看過了這香醪酒，

猛然一計上心頭。

丞相，某在公處累立奇功，這靑龍寶刀曾助一臂之力。今日恩賜美酒，一祭寶刀。

曹　操：任憑將軍。

關　羽：(祭刀)呀！

(唱快板)

靑龍偃月火光冒，①

不由關某怒眉梢！

任爾奸來任爾巧，

難逃我靑龍偃月刀。

曹　操：呀！

(唱流水)

霎時一陣紅光冒，

嚇得老夫魂魄消！

你們哪一個大膽生計巧，

回營查出定不饒。

羞得老夫無話表，……

將軍哪！

(接唱搖板)

灞陵橋贈送你這大紅袍。

關　羽：(唱搖板)

人言曹操多奸巧，

他還念當初的舊故交。

---

① 按，許多戲曲中都有這樣的傳說：凡是毒酒被潑傾，就會冒出火光。

叫馬童看過了爺的青龍刀，

灞陵橋刀挑這大紅袍。

丞相，蒙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獻金，下馬獻銀；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未盡之功，容日答報。關某告辭了！（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請！（下）

許　褚：此人無禮太甚，待俺擒之。

曹　操：那雲長一人一騎，吾等數十餘騎，他安得不疑；休得多言，帶馬回營！

衆　：啊！

〔同下〕

——“灞橋挑袍”劇終——

過　五　關

第　一　場

〔四嘍兵、杜遠上〕

杜　遠：（快“點絳唇”，上高台）

（念詩）佔山稱霸自爲王，打家劫舍逞剛強，

不怕王法無拘束，最喜美貌女嬌娘。

俺，杜遠。曾命嘍兵下山打探買賣，未見回報。

探　子：（上）山下有兩輪車輛打此經過。

杜　遠：知道了。

〔探子下〕

杜　遠：吠，衆嘍兵，一同下山去者！

〔衆同下〕

第　二　場

〔小校、老軍、二車夫、甘夫人、糜夫人上〕

甘糜夫人：（唱西皮散板）

二弟義氣實可欽，

掛印封金離曹營。

耳邊聽得人聲震——

〔四嘍兵、杜遠上〕

杜　遠：（接唱）快搶車輛回山林。

〔杜遠與嘍兵擄小校、老軍、甘夫人、糜夫人、車夫等同下〕

第　三　場

〔廖化上〕

廖　化：（念）英雄埋沒在風塵，流落荒山暫棲身。

〔杜遠、嘍兵押小校、老軍、甘夫人、糜夫人上〕

廖　化：大哥下山，搶得甚麼好買賣？

杜　遠：搶來兩個婦女，正好與你我做個壓寨夫人。

廖　化：不可胡言，待我看來。——請問二位夫人，何人寶眷？

甘糜夫人：我姐妹二人，乃劉玄德家眷。二弟關雲長在灞陵橋與曹丞相相談，車輛先行，被你等搶來。快快把我們放下山去！

廖　化：原來是劉使君寶眷。——啊，杜遠兄，此乃劉使君寶眷，快快送下山去，才是正理。

杜　遠：住了！大丈夫要劫劫皇槓，要搶搶娘娘！

廖　化：近前來。

杜　遠：有何話講？

廖　化：看劍！（殺死杜遠）嘍兵緊守山寨！

嘍　兵：啊！（下）

廖　化：二位夫人休得驚怕，隨俺下山，尋找關將軍去者。

〔同下〕

第　四　場

〔馬童、關羽上〕

關　羽：（念）適才餞別灞陵橋，曹操贈某大紅袍。

適才在灞陵橋，曹公與某餞行，二嫂車輛過橋前行，俺趕行至此，爲何不見？——馬童，速速打聽

二位主母下落！

馬　童：遵命！（下）

關　羽：且住，某在灞陵橋與曹公稍談幾句，二嫂車輛前行，此處不見踪影，其中定有緣故。

馬　童：（上）二位主母車輛，並無踪影。

關　羽：灞陵橋左右再去打探！

馬　童：遵命。（下）

關　羽：哎呀且住！想俺大哥，將二位皇嫂重任，付予關某，若有差池，乃關某之罪也。

馬　童：（上）啓稟二爺，大事不好了！

關　羽：何事驚慌？

馬　童：此地土人言道，二位主母車輛，被一夥強盜搶了去了。

關　羽：怎麼講？

馬　童：二位主母車輛，被一夥強盜搶去了。

關　羽：哎呀！

（唱西皮散板）

聽說車輛被賊搶，

倒叫關羽無主張。

有何面目見兄長？①

〔廖化上〕

廖　化：二將軍！

（接唱）尊聲將軍莫驚慌。

二將軍休得驚慌，二位夫人現在此地。

關　羽：請下山敍話。

廖　化：（下山）參見二將軍。

關　羽：請問將軍尊姓大名？

廖　化：在下姓廖名化。只因伙伴杜遠，將二位夫人車輛搶上山去，是他不納良言，我已將他殺死，特來稟報二將軍知道。

關　羽：車輛何在？

廖　化：現在山下。

關　羽：快快請來！

廖　化：有請二位夫人！

〔甘夫人、糜夫人、二車夫上，小校、老軍同上〕

甘糜夫人：（哭）二弟呀！

關　羽：二嫂受驚，弟之罪也。

甘糜夫人：二弟何出此言。若不是這位將軍相救，險遭不測！

關　羽：蒙將軍相救之恩，關某這裏謝過。

廖　化：豈敢！末將情願跟隨將軍，侍奉鞍前馬後。

關　羽：二嫂同行，一路多有不便，你我後會有期。

廖　化：末將告辭了。（下）

關　羽：請二嫂登車。——馬童，帶馬！

〔衆同下〕

第　五　場

〔胡華上〕

胡　華：（念引）歸隱茅廬，終日裏，閒散江湖。

（念詩）桓靈無道寵張讓，煙塵四起各一方，

冷眼看破君王意，告職歸林隱村莊。

老漢胡華，昔在桓靈帝時，曾爲議事，如今致仕歸鄉。小兒胡班，在滎陽王植部下爲從事。看紅日西墜，不免去到莊外遊玩一番便了。

（唱西皮原板）

可嘆炎漢錦乾坤，

信用常侍十奸臣。

生靈塗炭民遭困，

狼煙四起不太平。

〔小校、老軍、二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馬童、關羽上〕

---

① 原本作“不如自刎一命喪”。在關羽尚未得知二嫂確實下落之時，輕易一死，不大合乎情理。故改動。

關　羽：（唱散板）

天色昏暗路難奔，

見一老丈在莊門。

老丈請了。

胡　華：請了。來的敢是關雲長將軍？

關　羽：正是。老丈何以知我？

胡　華：將軍斬顏良、誅文醜，威名遠震。冒叫一聲，將軍恕罪。

關　羽：豈敢。

胡　華：將軍施禮爲何？

關　羽：天色已晚，借宿一宵，明日早行。

胡　華：貴客臨門，請到舍下奉茶。

關　羽：還有二位皇嫂。

胡　華：請至後院，老妻奉陪。

關　羽：二嫂請進。

〔二車夫、甘夫人、糜夫人、小校、老軍、馬童同下〕

胡　華：將軍今欲何往？

關　羽：辭曹歸漢，河北尋兄。

胡　華：將軍河北尋兄，定從滎陽經過。小兒胡班現在王植部下爲將，小老兒有心修書一封，煩將軍至滎陽交與小兒，不知將軍意下如何？

關　羽：當得効勞。

胡　華：好，待我修書。（寫信）拜煩將軍面交小兒。

關　羽：某記下了。

胡　華：後面備酒，與將軍同飲。正是：

將軍英名人欽敬。

關　羽：一介勇夫有何能。（同下）

第六場

〔四兵士、孔秀上〕

孔　秀：奉了丞相令，鎭守東嶺關。

俺，孔秀。奉了丞相之命，鎭守東嶺關。——衆將官，帶路上關！

〔甘夫人、糜夫人、車夫、小校、老軍、馬童、關羽上〕

關　羽：（唱流水）

昨夜晚借宿胡家莊，

老丈美意似孟嘗。

勒住絲韁用目望，

東嶺關緊閉甚嚴防。

開關！

孔　秀：何人叫關？

關　羽：關雲長在此。

孔　秀：二將軍到了，開關！——參見二將軍。

關　羽：罷了。

孔　秀：今欲何往？

關　羽：河北尋兄。

孔　秀：拿來！

關　羽：甚麽？

孔　秀：文憑路引。

關　羽：行時慌迫，未曾討得。

孔　秀：無有文憑路引，不能過關！

關　羽：啊？敢擋關某乎？

孔　秀：看鞭！

〔關羽殺死孔秀，出關，衆同下〕

第七場

〔四兵士、孟坦"急急風"上，帳外侍立〕

〔四兵士、韓福上〕

韓　福：（快"點絳唇"，入座）

孟　坦：參見太守。

韓　福：將軍少禮！

孟　坦：啊！

韓　福：（念詩）旌旗耀日月，令箭調三軍，
　　　　　　奉了丞相令，鎮守洛陽城。
　　　　本太守韓福。今乃操演之日，——衆將官，校場操演去者！
報　子：（上）報！啓禀太守，今有關羽，在東嶺關刀劈孔秀，特來報知。
韓　福：再探！
報　子：得令。（下）
韓　福：孟將軍，關羽過關斬將，將軍有何妙計以執關羽？
孟　坦：太守出關，與關羽講話，末將暗放冷箭，哪怕關羽不滅。
韓　福：此計甚好。——帶馬迎敵關羽去者！
　　　　〔衆同上關〕
　　　　〔小校、老軍、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馬童、關羽上〕
關　羽：開關！
韓　福：何人叫關？
關　羽：關雲長在此。
韓　福：二將軍到了，衆將開關！（出關）參見將軍。
關　羽：罷了。
韓　福：二將軍何往？
關　羽：辭曹歸漢，河北尋兄。
韓　福：拿來！
關　羽：甚麽？
韓　福：文憑路引。
關　羽：俺不受曹丞相節制，要甚麽文憑路引！
韓　福：無有文憑路引，休想過去！
關　羽：住口！你可知某在東嶺關誅孔秀之故？
韓　福：這個……
孟　坦：看箭！
　　　　〔孟坦放箭，關羽刀劈韓福、孟坦，過關，衆同下〕

第八場

〔四兵士引卞喜上〕
卞　喜：（唱西皮搖板）
　　　　　　奉命統軍威風盛，
　　　　　　鎮守沂水誰不尊。①
　　　　　　將令一出山搖震，
　　　　　　衝鋒對壘神鬼驚。
報　子：（上）報！啓禀太守，今有關羽在東嶺關刀劈孔秀，洛陽城斬韓福、孟坦落馬。
卞　喜：再探！
報　子：得令！（下）
卞　喜：且住！關羽過關斬將，看看來到沂水，此人英勇無敵，只可智取；我不免去到鎮國寺，與老和尚商議滅却關羽之計。——來，帶馬鎮國寺去者！
　　　　〔圓場，小和尚迎上〕
小和尚：迎接太守。
卞　喜：煩勞通禀，本太守求見你家師父。
小和尚：哎呀不敢不敢，罪過罪過。——有請師父。
普　淨：（上）靜守禪林修三寶，出家拜佛念經文。——何事？
小和尚：太守求見。
普　淨：說我出迎。
小和尚：我家師父出迎。
普　淨：太守在哪裏，太守……
卞　喜：禪師。
普　淨：請。（入内落座）太守在上，小僧有禮。
卞　喜：禪師少禮，請坐。
普　淨：謝座。太守貴駕來臨，有何見教？
卞　喜：只因關羽過關斬將，看看來到沂水，本太守要借

① 原本作汜水，今從三國演義。

寶刹一用。

普 淨: 要小刹何用?

卞 喜: 就在寺中設擺酒筵,請那關羽前來酒筵,兩旁設下刀斧手,本太守擲杯爲號,擒那關羽。此事萬勿推辭了。

普 淨: 太守此言差矣。想這鎮國寺乃清靜佛地,豈能作那殺人戰場?請太守另想別策。

卞 喜: 呔!若是走漏消息,定要你的老命!——來!帶馬迎接關羽去者!

〔卞喜等下〕

普 淨: 哎呀且住!我當卞喜借我寺院爲了何事,原來設下奸計,要害關羽性命。我想那關羽,乃當今英雄,國家有用之材;況且我二人俱是蒲東人氏,與他同鄉共里。想我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如今他來到這沂水關鎮國寺中有難,我豈可見死不救!哎呀這……有了,我不免等他到來,用言語打動於他。正是:

非是貧僧施惻隱,只爲擎天柱一根。(下)

第 九 場

〔小校、老軍、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馬童、關羽上〕

〔四兵士、卞喜迎上〕

卞 喜: 將軍!

關 羽: 太守!

〔衆同下〕

第 十 場

〔關羽、卞喜等同上〕

卞 喜: 二將軍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關 羽: 來得魯莽,太守海涵。

卞 喜: 我在鎮國寺設筵,二將軍請先行一步,我隨後就到。

關 羽: 我當先行。告辭了!

〔關羽等同下〕

卞 喜: 軍士們走上!

〔四兵士上〕

四兵士: 參見太守,有何吩咐?

卞 喜: 命你等埋伏鎮國寺,本太守擲杯爲號,一湧殺出,滅却關羽,不得有誤!

四兵士: 得令。(下)

卞 喜: 帶馬鎮國寺去者!

〔衆同下〕

第 十 一 場

〔四兵士上,過場,下〕

〔小校、老軍、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馬童、關羽上;普淨迎上〕

普 淨: 雲長公別來無恙?

關 羽: 我與禪師,素未識面,何以知我?

普 淨: 請問將軍,離故鄉幾載?

關 羽: 這……不覺二十餘載。

普 淨: 哈哈哈!這就怪不得了。小僧也是蒲東人氏,你我只隔一河,難道將軍你就忘懷了?

關 羽: 唔呼呀,原來是故友舊鄰,雲長失認了。

普 淨: 豈敢,請到禪堂待茶。

關 羽: 還有二位皇嫂車輛。

普 淨: 請到內禪堂。

〔甘夫人、糜夫人、二車夫、老軍、小校、馬童同下〕

關 羽: 請問師父上下?

普 淨: 小僧普淨。

關 羽: 原來是普淨禪師,關羽失敬了。

普 淨: 豈敢。

關 羽: 禪師因何至此?

普　淨：這鎭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寺院，貧僧雲遊至此，暫爲棲身之地。
關　羽：今日還要打擾寶刹。
普　淨：貴駕光臨，蓬蓽生輝，乃敝寺之幸也。
關　羽：豈敢。
普　淨：將軍少坐片時，小僧打杯茶來，與將軍解渴。
關　羽：有勞了。
普　淨：（念"撲燈蛾"）
　　聞得將軍到此遊，到此遊。（打手勢向關羽示意）
　　小僧特備茶恭候。
　　我本當說根由，
　　洩漏機關結寃仇，結寃仇。
關　羽：我與禪師初次相見，何言"寃仇"二字？
普　淨：不是呀，小僧有兩句言語，只是不敢言講。
關　羽：有何金言，當面賜教。
普　淨：說出來恐將軍你害怕。
關　羽：嗯，某屢經大敵，何懼兩句話耳。
普　淨：哎呀將軍！那卞喜請將軍飲宴，並非好意，兩旁俱有埋伏，少時酒席筵前，擲杯爲號，要害將軍性命！
關　羽：哦！卞喜這廝不仁，待關某將他除却！
普　淨：將軍若是造次，豈不連累小僧。
關　羽：聽禪師之言，難道罷了不成？
普　淨：不妨事，少時酒席筵前，將軍先發制人，勒住卞喜，一同出關，定然轉禍爲福。
關　羽：卞喜至此，禪師你要小心了。
普　淨：將軍你也要仔細了。
〔內喊聲〕
關　羽：卞喜來了。
普　淨：各討方便。請！（下）
關　羽：請！
〔四兵士、卞喜上〕
卞　喜：酒筵擺下。——二將軍請！
關　羽：請！
卞　喜：二將軍今欲何往？
關　羽：辭曹歸漢，河北尋兄。
卞　喜：拿來！
關　羽：甚麽？
卞　喜：文憑路引。
關　羽：俺不受曹丞相節制，要甚麽文憑路引？
卞　喜：你無有文憑路引，休想出關！
關　羽：住口！你可知某誅孔秀，斬韓福、孟坦之故？
卞　喜：他等俱是無能之輩，今日來到沂水關，你，你休想過去！（欲擲杯）
關　羽：看劍！
〔拉卞喜下，四兵士隨下，小校、老軍、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馬童上，過場，下〕
〔普淨上〕
普　淨：且住！看他兩下動起手來，那卞喜豈能與我甘休！這……小沙彌，收拾衣鉢戒牒，你們逃生去吧！（念"撲燈蛾"）
　　我拜，拜别佛聖尊，佛聖尊！
　　我吹，吹滅佛前燈；
　　收了鐃鈸磬，
　　我捲，捲了佛前經。
　　慌忙出廟門，
　　雲遊去偸生，雲遊去偸生。（下）

第　十　二　場

〔四兵士、卞喜上，關羽、甘夫人、糜夫人、車夫、馬童、小

校、老軍上，出關〕

關　羽：卞喜你可有奸詐？

卞　喜：並無奸詐。

關　羽：這些人馬？

卞　喜：護送二將軍的。

關　羽：嗯，某領謝了。

（唱西皮搖板）

沂水關前多叨擾，

你送我出關我送你還鄉。（劍斬卞喜）

四兵士：二將軍饒命！

關　羽：與你等無關，掩埋這賊屍首，你們逃命去吧！

四兵士：啊。（下）

關　羽：帶馬，滎陽去者！

〔衆同下〕

第　十　三　場

〔四兵士、王植上〕

王　植：（念）千軍列隊伍，萬馬紮營盤。

報　子：（上）報！啓太守，關羽過關斬將，特來報知。

王　植：再探！

報　子：得令。（下）

王　植：且住，關羽過關斬將，來到滎陽，我不免將他接進關來，設計滅却此人。——來，帶馬迎接關羽去者！

〔圓場，小校、老軍、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馬童、關羽上〕

關　羽：太守！

王　植：二將軍！

〔衆同下〕

第　十　四　場

〔關羽、王植等同上〕

王　植：二將軍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關　羽：來得魯莽，太守恕罪。

王　植：二將軍意欲何往？

關　羽：河北尋兄。

王　植：某家設備館驛，將軍鞍馬勞頓，請到館驛駐息；明日末將送將軍過關，也就是了。

關　羽：請！

王　植：請！

〔關羽等同下〕

王　植：喚胡班進帳！

兵　士：胡班進帳！

胡　班：（上念）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參見太守，有何吩咐？

王　植：命你準備乾柴引火之物，埋伏館驛，滅却關羽，不得違誤。

胡　班：得令。（下）

王　植：衆將官，各自準備器械。掩門！

〔衆同下〕

第　十　五　場

〔關羽等同上，進門；甘夫人、糜夫人、小校、老軍下〕

關　羽：心中煩悶，看書解悶。

（唱吹腔）

想起了誤中牢籠困土山，

張文遠順說暫從曹瞞。

掛印封金辭曹歸漢，

不知弟兄何日團圓？

〔胡班上〕

胡　班：哎呀且住，久聞關公英勇，只是耳聞，未曾目睹，待俺偷覷偷覷。——唔呼呀！赤面長髯，眞英雄也！

關　羽：外面有人，我去看來。（見胡班）看劍！

胡　班：巡營官胡班在此。

關　羽：胡班！——我來問你，許昌城外老丈胡華，是你甚麼人？

胡　班：乃是家父。

關　羽：令尊託我帶來書信一封，將軍你借月色看來。

胡　班：待我一觀。——哎呀，原來是我父之友，待我實說了吧。——哎呀二將軍大事不好了！

關　羽：何事驚慌？

胡　班：我家太守準備乾柴引火之物，要將二將軍燒死在館驛！

關　羽：搭救關某！

胡　班：天還未明，二將軍速速逃走了吧。

關　羽：多謝了。——馬童，速速啓程！

〔老軍、小校、二車夫、甘夫人、糜夫人上，過場下，關羽、馬童下〕

胡　班：待我放起火來！（放火，下）

第十六場

〔四兵士、王植"急急風"上〕

胡　班：（上）關羽逃走！

王　植：追！

〔四兵士、王植下〕

胡　班：且住，俺將大事洩露，王植定不甘休，不免逃回原郡避禍便了。（下）

第十七場

〔小校、老軍、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馬童上，過場下〕

〔關羽上，王植追上，關羽劈死王植。關羽下〕

第十八場

〔四兵士、四大刀手、秦琪"急急風"上〕

〔報子上，報信，秦琪揮軍追下〕

第十九場

〔小校、老軍、二車夫、甘夫人、糜夫人、馬童、關羽上〕

關　羽：且住！後面煙塵四起，定是曹兵追趕前來。——馬童，保護車輛，往大路前行；曹兵追趕，休得害怕，你爺獨擋曹兵！

〔甘夫人、糜夫人、馬童等下〕

〔秦琪率兵追上〕

秦　琪：呔，馬前來的敢是關羽？

關　羽：然！

秦　琪：關羽！你過關斬將，今日來在黃河渡口，遇見你秦老爺，休想過去！

關　羽：秦琪，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關敗下，秦追下〕

第二十場

〔關羽、馬童、甘夫人、糜夫人、老軍、小校同上〕

〔船夫搖船上〕

關　羽：渡我們過去。

船　夫：拿來。

關　羽：甚麼？

船　夫：文憑路引。

關　羽：無有文憑路引。

船　夫：不渡你過去。（下）

〔秦琪追上，關羽劈死秦琪〕

關　羽：馬童，將車輛打至松林，歇息歇息，再作道理。

〔衆同下〕

——"過五關"劇終——

古城會

第一場

〔探子上〕

探　子：俺曹營探子是也。只因關羽過關斬將，在黃河渡

口將秦琪刀劈落馬，不免報與蔡老將軍知道。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　二　場

〔八兵士、四將、蔡陽上〕

蔡　陽：（唱“點絳脣”）

師出朝堂，盔明甲亮，軍威壯，將勇兵強，要把煙塵掃蕩。

（念詩）年邁力剛強，刀馬世無雙；

中原爲上將，英名天下揚。

老夫蔡陽。只因劉辟、龔都汝南謀反，某奉曹丞相將令，統領人馬，二次攻打汝南。今乃黃道吉日，正好興師。——衆將官，兵發汝南！

〔探子上〕

探　子：今有關羽過關斬將，在黃河渡口，將少將軍秦琪刀劈落馬。

蔡　陽：再探！

探　子：得令。（下）

蔡　陽：不好了！（牌子）且住，關羽過關斬將，在黃河渡口將我外男秦琪刀劈落馬，豈可容他猖狂。——衆將官，人馬不奔汝南；追趕關羽去者！

衆　：啊。

〔同下〕

第　三　場

關　羽：（內唱西皮倒板）

離却曹營奔陽關，

〔“急急風”，甘夫人、糜夫人、二車夫、老軍、小校、馬童、關羽上〕

關　羽：（接唱原板）

日行夜宿哪得安。

過黃河斬秦琪路遇文遠，

一路來斬六將闖出五關。

馬　童：二爺一路勞乏，前面有一松林，大家歇息歇息再行。

關　羽：言得極是，馬童將車輛打入松林，歇息歇息再行。

馬　童：車夫們，打入松林。

〔衆同行，馬童暗下〕

關　羽：參見二位嫂嫂。

甘糜夫人：二弟少禮。

關　羽：謝嫂嫂。

甘糜夫人：二弟一路而來，過關斬將，多受辛苦。

關　羽：弟何足道哉！一路之上二嫂多受驚恐。

〔馬童上〕

馬　童：（報）啓稟二爺，今有蔡陽帶領人馬追趕前來，要與他外甥秦琪報仇。

甘糜夫人：喂呀……

（唱西皮散板）

聽說蔡陽發來兵，

只恐禍事要臨身。

關　羽：二嫂休要落淚，小弟在此，料無妨礙。請至松林後面。

〔二車夫、老軍、小校、甘夫人、糜夫人同下〕

關　羽：馬童！

馬　童：在。

關　羽：命你去到古城，打聽大爺可在？

馬　童：遵命。

關　羽：轉來！

馬　童：在。

關　羽：若遇三爺，你要小心了。

馬　童：知道了。（下）

關　羽：正是：不辭千里路，特來會弟兄。（下）

第四場

〔四兵士、張飛上〕

張　飛：（念詩）心中惱恨關雲長，保定二嫂下許昌，
忘却桃園三結義，眞心歸順曹奸相。
咱，姓張名飛字翼德。當年我弟兄在徐州失散，是咱老張暫住芒碭，奪了古城縣印，每日招軍買馬，聚草囤糧。可恨俺二哥歸順了曹操；有朝一日，我弟兄相見，定不與他甘休。——三軍的，適才教場操演，你等武藝越發的精壯了。準備羊羔美酒，我們大家痛飲。

〔馬童上〕

馬　童：離了松林地，來此是古城。——裏面哪位聽事？
兵　士：做甚麼的？
馬　童：煩勞通稟，關二爺馬童求見。
兵　士：候着。——啓稟三爺，有一馬童求見。
張　飛：叫他進來。
兵　士：裏面喚你，隨我進來。
馬　童：有勞了。——與三爺叩頭。
張　飛：你奉何人所差？
馬　童：關二爺所差。
張　飛：啊！敢是那紅臉的？
馬　童：正是我家二爺。
張　飛：轟了出去，轟了出去！
馬　童：且慢，小人有下情回稟。
張　飛：講！
馬　童：我家二爺保定二位主母，現在城外松林；我家二爺叫三爺出城迎接。
張　飛：住了！你家二爺無仁無義，忘却桃園盟誓，有始無終，眞心歸順奸雄；有何面目來會弟兄！若要相見，除非是臨陣交鋒。
馬　童：小人有下情回稟。
張　飛：講！
馬　童：三爺容稟：我家二爺，有仁有義，不忘桃園盟誓，有始有終，假意歸順曹公。千里迢迢來會弟兄，眼前講話有一人不通。……
張　飛：哪一人不通？
馬　童：就是三爺不通！
張　飛：怎麼講？
馬　童：三爺不通！
張　飛：咋咋咋，哇呀呀！

〔槍刺馬童，馬童下〕

張　飛：嘿！不是這廝兩腿快如風，我這一槍刺他前後皆通！——三軍的，帶馬！

〔衆同下〕

第五場

關　羽：（上念）曹營十二載，古城又相逢。

〔馬童上〕

馬　童：參見二爺。
關　羽：你家三爺可好？
馬　童：（氣哼哼地）好！
關　羽：他言講甚麼？
馬　童：二爺容稟：我家三爺言道，二爺無仁無義，忘却桃園盟誓，有始無終，眞心歸順奸雄；有何顏面來會弟兄！若要相見，除非是臨陣交鋒。
關　羽：難道你不知二爺的苦衷麼？
馬　童：小人怎的不知。
關　羽：你講些甚麼？
馬　童：小人言道：二爺有仁有義，不忘桃園盟誓，有始有終，假意歸順曹公。千里迢迢奉嫂尋兄；眼前講話有一人不通。我家三爺問道：是哪一個不

通? 小人斗膽言道: 就是三爺不通,怒惱我家三爺,提槍便刺!

關 羽: 難道你白白的等死不成?

馬 童: 哎呀二爺,那時小人一身忙似箭, 兩腿走如風,不是小人跑得猛, 險些被他一槍刺了個前後皆通!

關 羽: 嗯!(怒)我三弟還是這樣莽撞!——馬童!

馬 童: 在。

關 羽: 帶馬!

馬 童: 啊。

〔關羽"趟馬"下,馬童隨下〕

第 六 場

〔八兵士、四將、蔡陽上;過場,下〕

第 七 場

〔馬童、關羽上,四兵士、張飛上〕

張 飛: 看槍!

關 羽: 三弟爲何提槍便刺?

張 飛: 紅臉的呀紅臉的!你旣然歸順曹操,有何顏面來會弟兄?休走,看槍!

關 羽: 怎見得愚兄降曹?

張 飛: 紅臉的呀紅臉的! 誰人不知那曹操待你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獻金,下馬獻銀,還贈你美女十名; 你是何等的瀟洒,何等的快樂! 哪知你張三爺受盡千辛萬苦。你看槍罷!

關 羽: 三弟可知愚兄斬顏、文二將之故?

張 飛: 唉,不提斬顏良誅文醜,還則罷了, 提起斬顏良誅文醜,叫咱老張好惱好恨!

關 羽: 你恨着何來?

張 飛: 你且聽道: 當年我弟兄在徐州亂軍失散,大哥逃在河北袁紹軍中,暫爲棲身之地。那袁紹差遣大將顏良攻打白馬坡,被你刀劈落馬;你在延津又誅了文醜,那袁紹聞知, 要將俺大哥推出斬首。多虧大哥花言巧語,哄過袁紹,才得活命。你害得咱大哥有家難奔,有國難投,這不是你害的大哥嗎?看槍!

關 羽: 你當眞不認愚兄?

張 飛: 我不認你了。

關 羽: 你果然不認愚兄?

張 飛: 我早就跟你拔了香頭子啦!

關 羽: 三弟,桃園結義天下皆知; 若是弟兄厮殺,豈不被人恥笑! 你可打開古城,迎請二嫂進城,愚兄下得馬來,自刎頭落一死。

張 飛: 好哇!你自刎頭落一死,也免得你張三爺動手。

關 羽: 罷,罷,罷!

(唱西皮倒板)

勒馬停韁珠淚掉。

張 飛: 看槍!

關 羽: (接唱快二六)

青龍刀斜跨在馬鞍鞽。

曹孟德雖待我恩高義好,

上馬金下馬銀美酒紅袍,

官封到漢壽亭侯我的爵祿不小,

難道說大丈夫忘却了當年的舊故交?

今日裏在古城我們弟兄會了,

三兄弟全不念我們桃園結交。

罷罷罷,忍耐了,

弟兄恩義就一旦拋!

下得馬去把頭斫。①

① "斫"音"招"。

馬　童：不見大爺，死了無益。

張　飛：甚麼東西！

關　羽：（接唱）桃園失義在今朝。

〔起打，張飛被打下馬〕

張　飛：慢着慢着，自盤古以來，哪有哥哥殺兄弟的道理？

關　羽：起來！

張　飛：謝二哥。

關　羽：打開古城，迎請二嫂進城。

〔甘夫人、糜夫人、二車夫、老軍、小校同上，進城，下〕

張　飛：三軍的！馬來，馬來，馬來！

關　羽：嗯……

張　飛：二哥請來上馬。

關　羽：你我一同上馬。

張　飛：三軍的，馬來！

關　羽：馬童帶馬！

〔張飛急入城，關城門，上城樓〕

關　羽：三弟爲何將城門緊閉？

張　飛：紅臉的呀紅臉的！你降順了曹操，前來詐咱老張的古城，你道是與不是？

關　羽：何出此言？

張　飛：你看那廂的人馬是哪裏來的？

關　羽：（兩望）三弟！此乃蔡陽人馬，追趕前來，要與他外男秦琪報仇。三弟打開古城，愚兄進得城去，歇息歇息，好力斬蔡陽。

張　飛：噫，你的好計呀好計。你與那蔡陽，定下裏應外合之計；你在裏面殺，他在外面撞，要使咱老張瞻前不能顧後，好殺我個措手不及。咱老張雖然粗莽，我是粗中而有細，我不上你的當！

關　羽：難道你不念桃園結義……（哭）

張　飛：嘿！咱老張一生一世，就吃了這桃園的虧了。慢說咱老張是個軟心腸的人，縱然鐵打的心腸，被你這一哭，也就哭軟了。也罷，念你哀告的可憐，我助你三通戰鼓，十名小卒。這頭通鼓，緊扣連環；二通鼓，速跨雕鞍；這三通鼓，你要力斬蔡陽。你斬了蔡陽，咱老張好放你進城；你若斬不了蔡陽，紅臉的呀紅臉的，我一輩子也不開城。

關　羽：三弟，愚兄過關斬將，力竭精疲，還望三弟多賜人馬爲是。

張　飛：再若絮絮叨叨，就將滾木擂石打下！

馬　童：二爺，斬了蔡陽，再與三爺辯理。

關　羽：好，馬童，殺！

〔蔡陽率兵將上〕

蔡　陽：馬前來的敢是關羽？

關　羽：然！

蔡　陽：關羽！你過關斬將，黃河渡口，將我外男秦琪刀劈落馬，老夫今日要寃寃相報。你將首級留下，免得你蔡老爺動手。

關　羽：蔡陽！如此逼迫，恕關某無禮了。

〔開打，關羽敗下，蔡追下。起三通鼓，關羽上，蔡陽追上，開打，刀劈蔡陽。關羽下〕

張　飛：且住，俺二哥果然斬了蔡陽，待俺迎他入城相會便了。（下）

——"古城會"劇終——

臨　江　驛

前　記

京劇"臨江驛"(又名"瀟湘夜雨")是根據元曲"臨江驛瀟湘秋夜雨"所改編的。

張天覺因參奏權臣獲罪被貶,帶着女兒翠鸞,赴洪州上任。行至淮河附近,因遇風浪翻船,天覺及隨行人等被救上岸;張翠鸞逐流而去,被一老漁翁崔文遠所救,並認爲義女。文遠有侄崔通,上京趕考,順路與文遠告別,因此得與翠鸞會面,並與她定了親。

崔通赴考中了進士,負張翠鸞之盟,另娶了考官趙錢的女兒,授爲邵陽縣令。崔文遠和張翠鸞在家,也得着了崔通中試的消息,決意去尋他,將近邵陽,文遠舊病復發,只得停留店中養息,由翠鸞一人前去。翠鸞見了崔通,責其負心。崔通怵於趙家威勢,忘恩負義,堅不相認;並誣翠鸞爲逃奴,吊打之後,面上刺字,發配嶺南,又暗囑解差劉仁在途中害死翠鸞。劉仁知翠鸞被誣,不忍下手,行至瀟湘,遇大雨,遂投驛館避雨。翠鸞因冤屈難伸,棒傷痛楚,痛哭失聲,驚動了在館驛中睡眠的官員,命將翠鸞帶進問話,翠鸞驚慌失措,却不想這位官員是她的父親張天覺。——這時張天覺又被重用了。

張天覺聽到女兒訴出冤屈,大怒,立刻命翠鸞帶領校尉,去到邵陽報仇,他自已也隨後趕到,這時崔文遠也來到,得知經過,痛罵崔通。張天覺遂把崔通送往撫院治罪,帶了女兒一同進京。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團演員雲燕銘、李宗義、徐和才與本院編輯處景孤血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了下列幾點:

一、原本張天覺因不肯祭河神而遭覆舟之禍;"臨江驛"父女相逢是由土地夫婦傳聲。今删去。

二、原本崔通作陝西秦川縣令,因與瀟湘距離過遠,故將秦川改爲湖南邵陽。

三、原本崔文遠因患病,命張翠鸞獨身去尋崔通,自已却又隨後趕到。現改爲一同前去,將近邵陽,文遠病倒,遂由翠鸞先行。這樣比較合乎情理。

四、原本最後張翠鸞與崔通、趙氏妥協,"大團圓"收場,削弱了本劇的思想性。現已加以删改。

第一場

〔張天覺上〕

張天覺:(念引)國運倒顚,羣雄起,朝出權奸。

(念詩)一片心懸家國恨,兩條眉鎖廟堂憂;

只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張興暗上〕

老夫張商英,字天覺。幼登甲第,屢蒙遷擢,官拜諫議大夫之職。可恨我朝蔡京等,朋比爲奸,老夫屢諫,聖上不從,反將我貶往江寧監稅;今又蒙聖恩,起授洪州知州,即日上任。不免喚出女兒,一同前往。——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船隻可曾齊備?

張　興:俱已齊備。

張天覺:請你家小姐出堂。

張　興:有請小姐出堂。

張翠鸞：(上念)只爲爹爹常遭貶，何嘗一日得安然。——參見爹爹。
張天覺：罷了，一旁坐下。
張翠鸞：告坐。啊爹爹，喚女兒出堂，有何訓教？
張天覺：兒啊，爲父蒙聖恩，起授洪州知州；今乃上任之期，爲此將女兒喚出，一同赴任。
張翠鸞：爹爹連日受那風霜之苦，叫女兒心下何忍！
張天覺：爲父要作忠良，說甚麼辛苦二字；可嘆你母亡故甚早，撇下女兒，孤苦伶仃，無人照應，倒是爲父我連累你了。
張翠鸞：爹爹願作忠良，難道女兒就作不得孝女麼？
張天覺：(笑)哈哈哈哈，吾兒眞乃孝道女兒。後面更衣去罷！
〔張翠鸞下〕
張天覺：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吩咐衆人役走上。
張　興：人役們走上啊！
〔四軍士、車夫上〕
張天覺：帶馬登舟去者。
張　興：帶馬呀！
〔張天覺上馬；張翠鸞上，上車。衆走圓場，二船夫上，張天覺下馬，張翠鸞下車，同上船。車夫下〕
張天覺：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吩咐開船。
張　興：開船哪！
〔牌子，衆同下〕

第 二 場

崔文遠：(內白)好大風浪啊！
〔搖船上，唱"粉蝶兒"〕
一片汪洋，
白茫茫，一片汪洋，
大風狂，
湧起巨浪。
小老兒崔文遠。兄弟文達，不幸早年亡故。我有一個侄兒，名喚崔通，現在家鄉與人家司賬。老漢今日打魚而歸，又遇這樣狂風巨浪，倒要留心一二。
(接唱"粉蝶兒")
掌穩舵，神定休慌；
一葉舟，隨風前往。
〔搖船下〕

第 三 場

〔二船夫、四軍士、丫環、張翠鸞、張天覺、興兒同上〕
船夫甲：夥計，可起了暴風啦，怎麼辦哪？
船夫乙：咱們將船靠岸吧。叫管家一聲兒。
船夫甲：管家！
張　興：甚麼事？
船夫甲：我說管家，起了風浪，怕出危險，我們要將船靠岸啦。
張　興：待我回稟一聲兒去吧。——啓稟大人，船家說起了風浪怕出危險，要將船靠岸哪。
張天覺：待我看來。——雖有風浪諒無大險，你老爺上任要緊，吩咐船家，不可將船靠岸。
張翠鸞：且慢。啊爹爹，船家既然這樣言講，何不將船攏岸，明日再行，也不爲遲。
張天覺：女孩兒家，曉得甚麼。——興兒！
張　興：在。
張天覺：吩咐他們速速開船，將你老爺送到任上，我是自

有重賞。

張　興：是啦是啦。二位，我們大人上任要緊，快點兒開船，到那兒多給酒錢。

船夫甲：多給錢！夥計你瞧怎麼樣？

船夫乙：叫開，咱們就開吧。

船夫甲乙：（同）開船嘍！

〔開船。船翻，衆逐流而下〕

第　四　場

崔文遠：（內唱西皮倒板）

打魚歸又遇着狂風巨浪。

〔搖船上，幕內起救人聲〕

（接唱散板）

耳聽得救命聲近在那廂。

我這裏掌穩舵用目觀望——

〔張翠鸞逐水上，崔文遠救起翠鸞〕

崔文遠：（接唱）穿綾羅定是那官家女娘。

女子醒來！

張翠鸞：（唱搖板）

祇說一死魚腹葬，

七魄悠悠又還陽。

強睜二目來觀望——

崔文遠：小心了！

張翠鸞：（接唱）原來另是一船艙。

崔文遠：這一女子，看你不像貧戶人家之女，爲何失足落水呀？

張翠鸞：這位老丈，有所不知，我名張翠鸞，我父張天覺，在朝官拜諫議大夫之職，只因本參奸黨，聖上不允，反將我父降職貶往洪州；船行淮河渡口，我父不聽船夫之言，遭了危險，父女落水失散，不知我父生死存亡。（哭）喂呀爹爹呀……

崔文遠：小心了！

張翠鸞：（哭）喂呀……

崔文遠：唔呼呀，原來如此。——啊小姐，暫隨老夫回到家中，慢慢打聽你父下落，你意下如何？

張翠鸞：啊老丈，我看你乃打魚爲生之人，自給不足，若叫我隨你回去，我豈能寄食於你？

崔文遠：這又何妨啊。

張翠鸞：啊老丈，我有心拜在老丈名下，認爲義女，今後幫你打魚度日，不知老丈心意如何？

崔文遠：這如何使得！哎，使不得，使不得！

張翠鸞：義父請上，受女兒一拜。

崔文遠：這如何使得，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張翠鸞：（唱快板）

還望當作親生養，

但願爹爹福壽綿長。

崔文遠：（笑）哈哈哈！哎呀呀！我崔文遠也是有了女兒的人了哇。兒啊，你看風平浪靜，隨爲父的回去了罷。

張翠鸞：是。

崔文遠：兒要站穩了。（搖船）

張翠鸞：（唱快板）

多蒙將兒救船上，

不知親父在何方？

但願爹爹多尋訪，

父女們相逢我就答謝上蒼！

崔文遠：那時不要忘了義父我哇！

張翠鸞：（接唱）救命恩德豈能忘，

早晚侍奉也應當。

（哭）喂呀……

崔文遠：站穩了！

〔同下〕

第五場

〔"亂錘"，二船夫救張興、張天覺上〕

張興、船夫：哎呀，這下兒全濕啦。

張天覺：好大水呀！興兒，可曾將你家小姐打撈上來？

張　興：我不知道哇。

張天覺：哎呀呀，快去問來！

張　興：是啦，二位可曾將小姐打撈上來？

船　夫：打撈不及，順流而下啦。

張　興：啓稟大人，船家說打撈不及，大諒是順流而下啦。

張天覺：哎呀，不不不好了！

(唱西皮散板)

聽罷言來心慘傷，

倒叫老夫着了忙；

不知生死和去向，(哭)我的兒呀！

但願我女並未亡。

(哭)唉！兒啊……

船夫甲：大人，我們說這船不能開，您偏要開；你瞧見沒有，這船也翻啦，我們哥兒倆可怎麼辦哪？

船夫乙：是呀，這可怎麼辦哪？

張　興：不要緊的，等我們老爺到任之後，另賠你們一隻，也就是啦。

船夫甲：另賠我們一隻新的？多謝大人！

船夫乙：謝謝您哪！

張天覺：(哭)唉！兒啊……

張　興：哎，我說老爺，你儘哭也是枉然哪。依我之見，不如暫且赴任，到了任上，四處刷下告條，再尋訪小姐的下落，倘若蒼天保佑，父女相逢，也未可知。

張天覺：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唉！翠鸞我兒，你痛煞爲父的了哇……

張　興：我說船家，快快另備船隻，送我們老爺上任，是另有重賞。

二船夫：是啦。

張天覺：(哭)唉！兒啊……

張　興：您別哭啦，咱們上任要緊哪。

張天覺：(哭)唉！兒啊……

張　興：您上任吧。

〔衆同下〕

第六場

〔崔通上〕

崔　通：(念詩)黃卷青燈一寒儒，九經三史腹內儲，

他年金榜題名後，方知男兒要讀書。

小生，姓崔名通，字甸士，乃河南人氏。不幸父母雙亡，是我幼習舉業，今乃大比之年，意欲進京赴考；來此淮河，我有一伯父，名叫崔文遠，就在此地打魚爲生，不免順便探望一番。——來此已是，伯父在家麼？

〔崔文遠上〕

崔文遠：黃犬汪汪叫，何人叩柴扉。—— 是哪一位？(出門)

崔　通：伯父，小侄崔通在此。

崔文遠：啊慢來慢來。(見是崔通)是你呀！裏面講話。

崔　通：侄兒不敢先行。

崔文遠：哎呀呀，倒是你們讀書之人，多禮的很哪。好，隨我進來！——來，坐下。

崔　通：告坐。(同坐)

崔文遠：侄兒你可好哇？

崔　通：托伯父之福。你老人家可好麼？

崔文遠：我老是這個樣子。

崔　通：伯父年紀大了，就該搬了回去，如何定要分居呀？

崔文遠：哎，常言道好，願添一斗，不添一口哇。

崔　通：伯父說哪裏話來，想伯父與我爹爹乃是同胞弟兄，何出此言？待等侄兒得中回來，定將伯父接回家去。

崔文遠：好！待等侄兒得中回來，爲伯搬去就是。只顧講話，不曾吃茶，待我喚我女兒與你打茶來。

崔　通：啊伯父，你哪裏來得女兒呀？

崔文遠：哎，說也奇怪，那日爲伯打魚而歸，行在半江之中，偶遇狂風巨浪，只見上流飄來一個死屍，是我將她打撈上來，看她的氣息未斷，是她醒來言道：她名張翠鸞，她父張天覺，在朝官拜諫議大夫之職，只因本參奸黨，聖上不允，反將他父貶往洪州，父女上任，行在淮河，遭了凶險。是我救了她的性命，認爲義女。自到我家，每日隨我打魚度日，倒也十分賢德。少時將她喚出，你兄妹要見上一見哪。

崔　通：哦！原來如此呀。

崔文遠：待我喚她，待我喚她。——女兒！茶可曾燒熟？

張翠鸞：（內）燒熟了。

崔文遠：打茶來！

張翠鸞：（內）來了！（托杯盤上）

（唱西皮搖板）

未卜那老嚴親性命存否，

思親父無音信舉目生愁；

蒙義父再造恩情深義厚，

崔文遠：女兒打茶來！

張翠鸞：（接唱）我祇得換笑臉展放眉頭。

爹爹用茶。

〔崔文遠、崔通同起座〕

崔文遠：侄兒請來用茶。

崔　通：伯父請用吧。

崔文遠：遠來是客呀。

張翠鸞：待兒再取一杯。

崔文遠：不用了，不用了。兒啊，我時常對你講的崔通哥哥，就是他。上前見個禮兒呀。——哎，侄兒，這就是你翠鸞妹妹，上前見個禮兒。

張翠鸞：哥哥萬福。

崔　通：愚兄還禮。

〔崔通因注視張翠鸞，將茶倒在崔文遠手上〕

崔文遠：嘿嘿！

張翠鸞：燙着了無有？

崔文遠：坐下坐下。只顧講話，包袱還未曾放下，來來來，放下放下！

〔張翠鸞下，取兩杯茶，再上〕

張翠鸞：爹爹、哥哥用茶。

崔　通：（接茶）罪過哇罪過！啊，賢妹，恕愚兄少來拜識。

張翠鸞：豈敢，哥哥可好？

崔　通：托賢妹之福。愚兄今日一來求取功名，二來探望伯父，不想有緣，得見賢妹；但今日一別，不知何日才得相見也。

張翠鸞：這……

崔　通：啊……

崔文遠：哽……

張翠鸞：咦……

崔　通：啊，哈哈哈！

張翠鸞：呀！

（唱流水）

只見他潘安貌容顏俊秀，

只見他書卷氣性情溫柔，
戴方巾穿藍衫把鸞鴦帶扣，
上下無有不風流。
心中事，難出口，
不語無言我臉帶含羞。

崔文遠：呀！
(唱流水)
見一個目含情趨前退後，
見一個默無言臉帶含羞。
罷罷罷好姻緣待我成就，
也免得被瞞怨作事不週。
啊，侄兒。

崔　通：伯父。

崔文遠：你可曾定下妻室？

崔　通：侄兒不曾定親哪。

崔文遠：好，今日爲伯爲媒，將我義女許配於你。意下如何？
〔翠鸞含羞欲走〕

崔文遠：嗳，不要跑哇！不要害羞哇！兒啊，肯與不肯，要你說上一句，免得日後埋怨爲父的不是呀。啊，講啊！講啊！

張翠鸞：啊，爹爹，你救了兒的性命，兒感恩不盡，又替女兒提的甚麼親哪。

崔文遠：有道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啊，女兒，你看我侄兒，滿腹經綸，人才出衆，今日配成佳偶，豈不是一樁喜事呀！(笑)哈哈哈！

張翠鸞：喂呀……(哭)

崔文遠：我這裏笑，她倒哭起來了。

張翠鸞：(哭)爹爹呀！
(唱搖板)
親父生死無音信，
怎敢私自配婚姻。

崔文遠：哦，你說無有父命，不敢私自定婚，難道我作義父的就作不了你的主麼？

張翠鸞：這個……

崔　通：是呀，倒是無有媒人哪。

崔文遠：古人以紅葉爲媒，今日我的主婚人，就以魚網爲媒。你二人對着魚網一拜，也就是了。啊，拜呀！你二人要拜呀！拜呀！
〔崔文遠拉翠鸞〕

崔　通：(唱搖板)
先拜魚網爲媒媾，
〔崔文遠再拉崔通，崔通與翠鸞同拜〕

崔　通：(接唱)再拜伯父主婚謀；
今日良緣事成就。

崔文遠：侄兒，你二人重見一禮，日後也好講話呀。——啊女兒，你二人重見一禮，日後也好講話呀！

崔　通：啊，賢妹，愚兄這廂有禮了。

崔文遠：(向張翠鸞)嗳，你要還上一禮呀！

崔　通：愚兄有禮。

崔文遠：(向張翠鸞)還上一禮！

崔　通：喏喏喏，愚兄這廂有禮了！

崔文遠：(向張翠鸞)嗳，有道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拉翠鸞還禮、用女聲念)還禮還禮！(笑)哈哈哈！
(接唱搖板)
但願你夫妻到白頭。
啊，侄兒，本待與你二人完聚婚事，祇是古人有云："先功名而後妻室"。等侄兒得中回來，再完成花燭，也還不遲。

崔　通：這……

張翠鸞：男兒志氣，原要如此。
崔文遠：好，但不知你何日起程？
崔　通：侄兒功名心切，伯父所言，正合我意，侄兒即刻就要起程。
崔文遠：你這就要走嗎？
崔　通：正是。
崔文遠：有甚麼言語，囑咐她幾句呀。——啊，女兒，你哥哥要走了，有甚麼言語，與他說上幾句呀。
張翠鸞：是。
崔文遠：去呀去呀！——哎呀呀，我也老糊塗了哇，有我在此，她二人怎能講話。——侄兒，你二人在此講話，我到後面與你準備乾糧去。（下）
崔　通：啊，賢妹，你看天已不早，愚兄要告辭了，你有甚麼言語囑咐與我嗎？
張翠鸞：哥哥此去，文章得意，魚跳龍門，得中回來，休要忘了我的思念。
崔　通：哎呀呀，焉敢忘却。
張翠鸞：怕你口不應心，負了我這孤苦伶仃的人……哪……啊（哭）
崔　通：哎呀賢妹，我若忘了你，喏，叫我天不蓋，地不載，喏喏喏，日月不照臨！
張翠鸞：言重了！
崔文遠：（上）侄兒，言重了。（崔通、翠鸞羞澀）這有水酒，祭祭祖先再走吧。
〔崔文遠遞杯與崔通，崔通接杯，叩首〕
崔　通：（唱搖板）
敬求祖先多保佑，
錦衣榮歸占鰲頭。
崔文遠：（唱搖板）
女兒也敬一斗酒，
夫妻名份你莫害羞。
啊女兒，你哥哥要走了，你要敬他一杯酒哇。
張翠鸞：遵命。
（唱二六）
聞言不由我淚難收。
崔文遠：去呀！去呀！
張翠鸞：（接唱迴龍腔）
叫我怎開口……
崔文遠：這有甚麼不好開口，過去叫他一聲哥哥，哎，或是一聲丈夫，都是可以的嘛！去呀！哦去呀！
張翠鸞：是！
（接唱二六）
含羞啓齒又低頭，
但願你金榜占魁首，
但願得洞房春（崔文遠故意作嗽，翠鸞羞澀）早結鸞儔。
切莫要見新忘了舊，
休叫我倚柴門望斷歸舟。
崔　通：正是：自古嫦娥愛少年，哪怕蟾宮不許攀。
崔文遠：但願此去鰲頭占，
張翠鸞：明春專望錦衣還。
崔文遠：好一個專望錦衣還。
崔　通：伯父，侄兒我要走了。
崔文遠：走罷。
崔　通：啊，伯父，侄兒要拜別了。
崔文遠：你去罷。
崔　通：伯父保重要緊。
〔同出門，崔通凝視翠鸞，轉身，翠鸞哭〕
崔文遠：進來罷。（進門看見包袱）啊，侄兒轉來！侄兒轉來！

張翠鸞：啊，哥哥轉來！哥哥轉來！爹爹喚你。

崔　通：伯父喚我。——伯父何事？

崔文遠：把包袱忘了。

〔二人互碰〕

崔　通：哎呀碰着了？

崔文遠：昏頭搭腦哇！

張翠鸞：啊哥哥，你進京必須時常寄個信兒回來，也免得義父掛念。

崔文遠：哎哎哎，是呀！也免得我掛念哪！

崔　通：侄兒記下了。

崔文遠：去罷。哎哎哎，好，去罷！

〔崔通下〕

崔文遠：（見翠鸞追望）女兒！

張翠鸞：爹爹！

崔文遠：你哥哥去遠了哇！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見翠鸞仍在追望）哎，女兒！

張翠鸞：啊，爹爹。

崔文遠：你哥哥去遠了哇！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

張翠鸞：來了。

崔文遠：哎，進來罷！（見翠鸞仍然戀戀不捨地凝望）女兒！

張翠鸞：爹爹！

崔文遠：你哥哥去遠了！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下）

張翠鸞：曉得了。（哭）喂呀……（閉門，下）

第七場

〔牌子，四軍士引趙錢上，趙下轎，進門，入座〕

趙　錢：（念詩）倚仗權官是內親，也收桃李占芳春；

雖然有女承歡笑，其奈無兒悶煞人。

老夫，趙錢。只因我與吏部尚書章惇，乃是內親，因此放我今科主考。老夫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尚未婚配。我看新科進士崔通，人才出衆，品貌雙全，我有心將我女兒招贅於他，等他到來，當面議婚便了。

內　：衆位門生到！

〔院子上〕

院　子：衆位門生到。

趙　錢：有請！

院　子：遵命。——有請！

〔崔通、三鼎甲同上〕

崔通、三鼎甲：恩師在上，門生等大禮參拜。

趙　錢：衆位賢契免禮。——我看你等，相貌軒昂，文章出奇，將來必有重用。

崔通、三鼎甲：皆賴恩師提拔。

趙　錢：啊崔賢契。

崔　通：恩師。

趙　錢：我有一小女，年方一十八歲，有意招贅於你，不知賢契意下如何？

崔　通：（背白）哎呀！我是有了妻子的人了，豈可停妻再娶？此事麼，斷斷的使不得。

趙　錢：啊崔賢契，到底你意下如何？難道我女還配不得你麼！

崔　通：我想此事不允，功名難保，也罷，待我從權了吧。

（向趙錢）啊岳父大人請上，受小婿大禮參拜。

趙　錢：賢婿不必拜了！（笑）啊哈哈哈！你就住在老夫的府中，待我擇一良辰，與你二人完成花燭。——諸位賢契！

衆　：恩師。

趙　錢：請到後面吃杯喜酒來呀！（笑）哈哈哈！

〔衆同下〕

第　八　場

張翠鸞：（上唱西皮搖板）

崔郎蟾宮折桂枝，
忘了當年發愿時；
難道負心竟至此，
獨坐草堂自尋思。

自從那年翻船落水，多蒙義父救了性命，又許配崔郎爲妻，誰想他一去三載未歸；聞得人言，他已中了進士，實授邵陽縣令，爲此與爹爹說定，同去尋他，只是爹爹大病初愈，還怕行路有些不便。唉！張翠鸞張翠鸞，你你你眞乃不幸也。

（唱搖板）

三載未曾來半紙，
空勞牽掛一場癡。

崔文遠：（上唱搖板）

崔通上京去赴試，
至今無信有差池。

兒啊，爲父已然將行李收拾好了，我們一同上路哇。

張翠鸞：爹爹病未痊愈，怎能與孩兒一同前去？

崔文遠：不妨不妨，爲父病體已然好了，不過是無力而已，我們慢慢行走，料無大礙。若是叫你一人前去，道路遙遠，孤女獨行，爲父我怎能放心得下呀。

張翠鸞：這，我父女一同前去，撇下門戶何人照管？

崔文遠：我已然託咐好了左右鄰居，在我們去後，自然有人照管。啊，兒啊，看今日天氣晴和，我們收拾收拾，就此上路去罷。

張翠鸞：這……

崔文遠：哎，不用猶豫了，不用猶豫了。你看哪，我連盤費都借來了，我們就此上路去罷！

張翠鸞：兒遵命。（拿雨傘、包裹）

（唱搖板）

同定爹爹邵陽去。

崔文遠：（接唱）但願早成連理枝。

來，我們一同走吧，一同走吧，哎走哇！

〔同下〕

第　九　場

〔牌子，四軍士、王弘上〕

王　弘：下官，王弘。只因張天覺，自到洪州不久，即蒙聖恩，升爲天下提刑廉訪使，巡查各道，現在嶺南。今奉聖命調他回京，另有重任。——左右，嶺南去者！

〔牌子，衆同下〕

第　十　場

李小二：（上念）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在下，李小二。在這湘鄉郊外，開了一座小店兒，看今兒個天氣晴和，店裏頭也沒有多少事兒，我到外頭瞧瞧去。

崔文遠
張翠鸞：（內）走哇！（同上）

崔文遠：（唱西皮散板）

父女們奔邵陽緊把路趲。

張翠鸞：（接唱）五更起戴月行露宿風餐。

崔文遠：（接唱）年邁人也顧不得身體勞倦。

張翠鸞：（接唱）老爹爹正逢着大病初痊。

崔文遠：（接唱）猛然間眼昏花四肢癱軟。（倒地）

張翠鸞：啊爹爹！爹爹！喂呀！

（接唱）這都是爲孩兒受此顚連。

（哭叫）爹爹！爹爹！喂呀爹爹呀……

李小二：我瞧這老頭兒，八成兒是有病吧？帶着病的人，你讓他這麼趕路哪兒行啊！我瞧瞧病的怎麼樣啦。（用手摸撫崔文遠頭部，崔呻吟）還好，不要緊的，可是先別走道兒啦，快上我這店裏來歇歇腿兒吧。（上前攙起崔文遠）

張翠鸞：有勞店家攙扶。

李小二：沒什麼，沒什麼。（攙崔文遠入座）來，我給這位老大爺拿點兒薑湯去。（取薑湯上）您先喝點兒定定神。

〔張翠鸞以薑湯與崔文遠飲〕

崔文遠：哎呀呀，有勞店大哥！

李小二：怎麼着，您不要緊的了？

崔文遠：我死是死不了，只恐一時也走不了。

張翠鸞：（哭）喂呀……

李小二：您走不了不要緊，我們這兒是店，住個一年半載的都沒關係。

崔文遠：啊店大哥，此處是什麼所在，離邵陽縣還有多遠？

李小二：這兒是湘鄉縣的地方兒，離邵陽還有一百多里路哪。

張翠鸞：（哭）喂呀……

李小二：這位姑娘別哭，天災病孽事所難免，這也不要緊的，你們這兒先歇歇兒，我再去給你們燒點水去。（下）

崔文遠：哎呀兒啊！只望將兒送至邵陽，使你夫妻相會，不想爲父舊病復發，又難以行走。想此處離邵陽不過一百餘里，依爲父之見，不如兒先去邵陽，夫妻相認，然後再來派人接我。如其不然，父女同宿旅店，我們帶的盤費無多，到那時候，只恐你我父女就要雙雙困在此地了。

張翠鸞：哎呀爹爹呀！你乃有病之人，孩兒怎忍拋你一人在此！

崔文遠：嗳呀！說什麼拋我在此，看那店家倒也良善，有他照應於我，料也無妨，你先去到邵陽縣衙，見着崔通，叫他派人前來接我，乃是兩全之道；你若固執不去，一旦盤費花盡，困在此地，舉目無親，你我父女如何是好。兒啊，你、你、你再不要固執了哇……（哭）

（唱散板）

我今病臥在此店，

必須設法兩周全；

我兒先到邵陽縣，

免得一同受顚連。

張翠鸞：呀！

（唱散板）

聽罷爹爹講一遍，

倒叫翠鸞兩爲難。

有心先去邵陽縣，

難捨爹爹病纏綿；

有心不去邵陽縣，

父女同困也徒然。

罷！

請出店家講當面，

店大哥快來！

(接唱)再把好言說一番。
店大哥快來!店大哥快來!

李小二:(上)哎,您叫我什麼事情呀?

張翠鸞:我名張翠鸞,這是我義父崔文遠,我父女二人,前去邵陽投親,不想行至此處,爹爹身染重病,我只得一人先去邵陽,投親之後,再來接他。還望店大哥在我去後多多照應我那義父,等我投親回來,自有重謝。

李小二:哎,哎,你往邵陽投親去,您這位親戚是幹什麼的呀?

張翠鸞:乃是現任邵陽縣令。

李小二:呦,這末一說你們都是官親哪,沒錯兒沒錯兒,這位老頭兒的病,我找人給瞧就是了,您放心吧。

張翠鸞:啊爹爹,如此女兒就要前去了。

崔文遠:乘着天色尚早,你自管前去吧。

張翠鸞:爹爹呀!
(唱散板)
無奈何把爹爹暫時拋閃,
還望你耐心等切莫愁煩。
啊店大哥,我將爹爹託咐於你,千萬多加照應,我日後自有重謝,自有重謝!

李小二:是啦,是啦,您放心吧,全交給我啦。

張翠鸞:這有散碎銀兩在此,爹爹慢慢調治病體,不可急躁,兒去到邵陽就來。正是:
孤身急奔邵陽縣,但願爹爹早平安。(下)

崔文遠:女兒慢些走,慢些走,(哭)哎,兒呀!

李小二:哎喲,我的老爺子,您別在這兒呆着啦,風大,留神閃着。快跟我到後頭歇歇去啵!(攙崔文遠下)

第十一場

〔丫環、家院、趙女、崔通同上〕

崔　通:(念)金榜題名是崔通,

趙　女:(念)郎才女貌巧相逢;

崔　通:(念)邵陽小縣無積蓄,

趙　女:(念)保你作個富家翁。

崔　通:啊夫人,何以保我作富家翁呢?

趙　女:你瞧,你忙甚麼的,有話咱們坐下說呀。

崔　通:夫人請坐。

趙　女:坐着坐着。

崔　通:夫人慢慢請講。

趙　女:你想啊,我爹雖然是死啦,還有我姨父章惇在朝當權哪,仗着他的勢力,你還發愁陞官嗎?再一說呀,就是上司台前,還要讓你三分,只要你好好兒的幹,怎麼不能成個富家翁哪!

崔　通:哎呀呀,夫人說得有理。——丫環,好好的伺候夫人才是呀。

趙　女:得啦得啦,你別巴結我啦。我告訴你,我有錢有勢,可就是一樣兒……

崔　通:哪一件?

趙　女:就是不准你在外頭討小老婆,你若是在外頭討小老婆,那我可不答應!

崔　通:下官就是有天大的膽,我也不敢哪。

張翠鸞:(內白)走哇!
(上唱西皮散板)
不辭跋涉路途遠,
未知可能見夫男?
來此已是邵陽縣衙,待我向前。——門上哪位聽事?

家　院:(出門)這一女子,你是作甚麼的?

張翠鸞:我來問你,你家老爺可是河南人氏?

家　院：正是河南人氏。
張翠鸞：姓崔名通字甸士麼？
家　院：正是我家老爺。
張翠鸞：你往裏通報，就說夫人到。
家　院：我家老爺有了夫人了。
張翠鸞：（驚）哎呀，你家老爺他、他、他有了夫人了！
家　院：正是。
張翠鸞：你、你、你往裏通報，就說張翠鸞夫人到。
家　院：稍等片時，待我與你通稟。
張翠鸞：正是：一朝爲縣令，便懷薄倖心！（下）
家　院：啓稟老爺，夫人到。
趙　女：嗨嗨嗨！我說你怎麼啦，吃飽了撐的！夫人不是在這兒哪嗎！
崔　通：是呀，夫人在這裏呀。
家　院：張翠鸞夫人到。
趙　女：啊？誰？張翠鸞？
家　院：正是。
趙　女：（對崔通）嘿！張翠鸞是誰呀？啊？她是誰呀？
崔　通：我實對你說了罷，她是我的原配呀。
趙　女：怎麼着！你有了原配啦嗎！那爲甚麼還要停妻再娶哪？
崔　通：夫人哪裏知道，乃是我伯父强配與我的呀。
趙　女：哦，你伯父强配與你的？
崔　通：正是。
趙　女：我再問問你，你們倆成了親沒有哪？
崔　通：哪個與她成過親來，不過是一句話而已呀。
趙　女：哦，沒成親哪。那你打算着怎麼辦哪？
崔　通：夫人，這一女子，實在孤苦，莫若將她收下，作個有名無實的夫人，你意下如何？
趙　女：呸！她作個有名無實的夫人，那我算找誰的呀！哦，我知道啦，我爹剛死，你就在外頭討小老婆欺負我，對不對呀？我告訴你說，我有錢有勢，難道說非跟你不成嗎？可是一樣兒，咱們得去找我姨父說嗒說嗒，少不得告你一個設計騙婚，叫你人財兩空，還得罷官治罪。走走走走，找我姨父說理去！
崔　通：慢來慢來！夫人不要如此，依你之見呢？
趙　女：依我之見哪，先把她叫進來，吊打一頓，出出我這口氣再說！
崔　通：慢來，她無有罪名哪！
趙　女：怎麼着，她無有罪名？……
崔　通：是呀。
趙　女：哦，你就說她是咱們家的逃奴，偷盜咱們家的金壺玉盞，這不就是她的罪名嗎？
崔　通：哎呀呀，這樣罪名，只怕難遮衆目吧？
趙　女：甚麼，難遮衆目？我知道啦，你那個心眼兒裏，有點兒捨不得她，對不對呀？這也不要緊的，走走走，咱們還是找我姨夫說嗒說嗒去。走走走！
崔　通：哎呀，夫人不要生氣，依你就是。
趙　女：這不結啦嗎！
崔　通：家院，將那女子帶進來！
家　院：那一女子快來。
張翠鸞：（上念）可恨負心崔甸士，忘却當年發願時。——可曾通稟？
家　院：老爺喚你。
張翠鸞：帶路！
家　院：隨我進來。
張翠鸞：崔通在哪裏？崔通在？——（進入）崔通，你好負心！你、你、你、你好薄倖……哪……啊……（哭）

趙　女：（向崔通）嘿！你別楞着呀，她是誰呀？嘿！她是誰呀？

崔　通：她、她、她、她是我家的使女，偷盜金壺玉盞，一向不知她在何處；今日又來冒認丈夫，莫非她、她、她、她瘋了麼？

趙　女：（向翠鸞）哈哈！你這是飛蛾投火，自來送死呀！——來呀！

家　院：有。

趙　女：先把她給我吊起來！

〔家院欲動手，翠鸞打家院嘴巴〕

張翠鸞：崔通！薄情郎啊！是我蒙義父相救，才遇你這薄情的寃家，義父主婚，將我終身許配於你，實指望你名登金榜，衣錦歸鄉，與你夫唱婦隨，琴瑟調和，誰想你停妻再娶，背信毀約，喪盡天良，一至於此！眞乃名教中之罪人，衣冠中之禽獸，人之無良，與禽獸何異也！

（唱散板）

曾記當年盟誓願，

你若虧心上有天。

趙　女：呦！這是誰呀？在我這邵陽縣，這麼又哭又鬧的！

張翠鸞：你是甚麼人，在此舞口弄舌？

趙　女：怎麼着？你連我都不認得！哼，告訴告訴你吧，我就是這邵陽縣的夫人嘛。

張翠鸞：你是夫人！好賤人！（打趙女）

趙　女：哎呦！好哇你！（對崔通）她打了我！（對張翠鸞）反不了你呀！

張翠鸞：（唱散板）

你將我鳳友鸞交佔，

無廉無恥你下賤不堪！

趙　女：甚麼？你說我霸佔了你的丈夫！好，你要是有婚書八字帖兒呀，拿出來瞧瞧，太太我是有志氣的，馬上就讓；要是沒有哇，哼哼！我可要打你一個冒認官親！

張翠鸞：住了！此事乃義父主婚，是他的伯父；況且，我二人情義相投，要的甚麼庚帖！

趙　女：呦，聽你這末說，你是沒有哇，那我可要對不起你啦。——來呀！把她給我吊起來！

〔家院吊起張翠鸞，趙女用鞭打〕

張翠鸞：好賤人！

〔趙女再用鞭打〕

張翠鸞：好賤人！

〔趙女再用鞭打〕

張翠鸞：好賤人！好賤人！

趙　女：哈哈！你這是鬥氣兒呀！我越打，你越駡，看是我打的疼，還是你駡的疼！

（唱西皮散板）

今日叫你筋骨斷，

嚐嚐手中無情鞭。

（對崔通）去！給我打，把她給我打死！

崔　通：（唱散板）

死在頭上還強辯，

伶牙俐齒也枉然。

皮鞭之下除後患——

張翠鸞：（哭）喂呀！

（接唱）狠心寃家理不端。

皮鞭落下如雨……點，（哭頭）寃家呀！

他年定要報此寃。

崔　通：（唱散板）

霎時叫你筋骨斷。

趙　女：（接唱）走上前來忙阻攔。

〔趙女使眼色〕

崔 通：來，將她帶了下去。

〔家院帶張翠鸞下〕

崔 通：夫人因何攔阻？

趙 女：咱們別打她啦，要是把他打死在咱們這兒，傳出去多不好聽啊。

崔 通：依夫人之見呢？

趙 女：依我之見哪，把她面上刺字，發往嶺南，再叫人在半道兒上把她給害死，不就斬草除根了嗎。

崔 通：就依夫人。

趙 女：這不結了嗎，可氣壞了我啦。

崔 通：夫人不要生氣，請到後面歇息去罷。

趙 女：丫頭，我的人蔘湯熬好啦嗎？

丫 環：早就給您熬好啦。

趙 女：我要到後頭歇着去啦。

崔 通：歇息去罷。——丫環，好生伺候夫人。

趙 女：可氣着了我啦。——丫頭，攙我來。

〔丫環攙趙女下〕

崔 通：喚人役們走上！

家 院：人役們走上！（下）

〔四衙役上〕

崔 通：來！升堂！——喚劉仁來見。

〔劉仁上〕

劉 仁：（念）忽聽喚劉仁，想必有公文。——參見太爺！

崔 通：罷了。

劉 仁：有何吩咐？

崔 通：今有我家逃奴張翠鸞，偷盜金壺玉盞，已經拿住，將她發往嶺南，命你以爲長解。附耳上來！

劉 仁：是，是，是。

崔 通：來，帶女犯！

劉 仁：帶女犯！

〔一衙役下，帶張翠鸞上〕

崔 通：將她面上刺逃奴二字。

劉 仁：是。

〔刺字，翠鸞哭〕

崔 通：發往嶺南，早早（作手勢，暗示殺狀）送到。

劉 仁：是。

崔 通：退堂！

〔崔通、四衙役下，劉仁將翠鸞上鎖〕

劉 仁：走！走！走！

〔拉翠鸞跑圓場〕

張翠鸞：（哭）喂呀！（跌坐，爬起）

劉 仁：嘿！你倒是快走哇！

張翠鸞：是。

劉 仁：走！走！

〔同下〕

第 十 二 場

張天覺：（內唱西皮倒板）

馳驛江湖一老臣。

〔四軍士、四校尉、張興、張天覺上〕

張天覺：（接唱搖板）

一路哪顧苦和辛。

翠鸞三載無音信，

怎不叫我痛傷情，

想至此間心難忍，（雨聲）

秋雨淋淋愁煞人！

老夫張天覺。自到洪州不久，即蒙聖恩升爲天下提刑廉訪使，今當嶺南察吏而回，奉調進京，行至蕭湘，不想天降大雨，眞眞悶煞人也。

張 興：啓稟大人，這雨是越下越大，咱們找個地方避避

雨去呀。

張天覺：前面甚麼所在？

張　興：乃是臨江驛。

張天覺：傳諭下去，臨江驛歇馬。

張　興：臨江驛歇馬呀！

〔衆行圓場，驛丞官上〕

驛丞官：參見大人。

張天覺：罷了。——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吩咐衆人役下面歇息。

張　興：是。——人役們兩廂退下呀！

〔四軍士、四校尉分下〕

張天覺：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傳話出去：老夫鞍馬勞頓，在此歇息，不許閑人吵鬧喧嘩，若是喧嘩，打折爾的狗腿！

張　興：是。

張天覺：正是：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唉！（下）

張　興：驛丞官兒哪？

驛丞官：有。

張　興：大人一路勞乏，在此歇馬，不准高聲喧嘩，若是高聲喧嘩，打折爾的狗腿！（下）

驛丞官：下面聽着：今有大人在此歇馬，不許高聲喧嘩，若要高聲喧嘩，打折你們的狗腿！（下）

第十三場

張翠鸞：（內唱二黃倒板）

秋雨淋路泥濘身體寒冷。

〔張翠鸞上，劉仁趕上，翠鸞跌倒〕

劉　仁：呀呔！把你發配嶺南，下這麼大的雨，你這麼一步兒一步兒的蹭，這得多階才到哇！呸！我打死你！（舉棍欲打）

張翠鸞：喂呀……啊……

（接唱散板）

你、你、你、你因何全無有惻隱之心！

劉　仁：起來走！

張翠鸞：（起來，走着）

（接唱）渾身的棒瘡發實難支撑。（又滑倒）

劉　仁：嘿！有嘚！讓你快走嘛，平地你摔跟頭玩兒；你這是誠心哪你！我打死你！

張翠鸞：哎呀解差哥，這裏滑得很哪。

劉　仁：胡說！人家走不滑，怎麼你走就滑，這是怎麼回事？

張翠鸞：解差哥，你來試試看。

劉　仁：有嘚！跟我要價兒還價兒。起來走！（翠鸞爬起）人家走，不滑，怎麼你走就滑？我就不信它滑！（試行，亦被滑倒）

張翠鸞：如何？

劉　仁：何如！（爬起）這邊兒滑，你不會走那邊兒嗎？

張翠鸞：（哭）喂呀……啊……

（接唱二黃散板）

走一步又一步哪得消停。

劉　仁：這是你偷人東西的報應！

張翠鸞：解差哥哇！

（唱散板）

非是我偷去了金銀物品，

這都是崔甸士他借刀殺人。

劉　仁：甚麼？你說我們老爺借刀殺人，屈賴了你啦是不是？

張翠鸞：正是。

劉　仁：他怎麼不屈賴別人，單屈賴你哪！別跟我弄這

套。走！

張翠鸞：你哪裏曉得呀！

（唱二黃散板）

毀盟約另婚娶心腸毒狠，

似這等寃屈事向誰去明。啊……解差哥呀！

劉　仁：哎，聽你這個話，你跟我們老爺是原配夫妻呀！這就不對啦；旣然是原配的夫妻，爲甚麼還叫我在半道兒上把你給……（急掩口，背白）差點兒全說出來。哎呀，老爺呀老爺，這可就是你的不是啦，旣然家裏頭有原配，爲什麼還要停妻再娶哪！她旣找上門來，就該認下才是，爲甚麼把她面上刺字發往嶺南，還叫我在半道兒上把她給害嘍？我雖然是公門中的人，也犯不上作這樣兒缺德的事情啊！可是我不殺她，我也救不了她，這可怎麼辦哪？有啦，我瞧她被打得這個樣兒，也活不了多少日子，我跟她慢慢兒的走着，哪天到了哪天算，我就是這個主意。（對張翠鸞）你別哭，我也不打你啦，前邊兒就是臨江驛，咱們到那兒找個地方兒避避雨去好不好？來來來，你扶着我這根棍兒。

張翠鸞：多謝解差哥！

劉　仁：哎，沒甚麼，沒甚麼，來！扶着我這根棍兒走。

張翠鸞：（唱散板）

聽說是有住處勉強前進，

好容易來到了臨江驛門。

〔圓場。拉幕，張天覺與張興睡在上面〕

劉　仁：有人嗎？哪位老爺該班兒您哪？

驛丞官：誰呀？天剛黑就有人叫門？

劉　仁：（笑）哈哈，老爺！

驛丞官：幹甚麼的？

劉　仁：是，我們是走路的。我押着個女犯人，您瞧，下這麼大雨，天也黑啦，簡直走不了啦。老爺，跟您這兒避避雨得啦。

驛丞官：哦，投宿的。不成！

劉　仁：別價，老爺！又是個女犯，外頭下這麼大的雨，實在走不了啦。老爺！您行行好得啦。

驛丞官：唉，你不知道，今有大人在此歇馬。

劉　仁：是！

驛丞官：裏邊兒沒地方兒。不成，不成，不成……

劉　仁：老爺老爺！我們有個避雨的地方兒就成，雨一住，天一亮就走。老爺，老爺！

（笑）哈哈哈哈。

驛丞官：瞧你這個人怪可憐的。

劉　仁：沒法子。

驛丞官：可是裏頭沒地方兒呀。

劉　仁：有個地方兒就成，有個地方兒就成。老爺！

驛丞官：乾脆這末辦，你們在門道裏呆一晚上得啦。

劉　仁：成！成！

驛丞官：可是這末着，不許嚷！

劉　仁：不嚷！不嚷！哪兒能給您招事呀！您歇着去吧，歇着去吧。

〔驛丞官下〕

劉　仁：（向張翠鸞）嘿嘿嘿，進來，進來！聽我告訴你，我央告這位老爺半天，才讓咱們進來。咱們就在這門道裏避雨，你那邊兒，我這邊兒，可是這麼着，千萬不許哭不許嚷。聽見了沒有哇？

張翠鸞：是。（同進入）

劉　仁：哎！怎麼趕上這末大的雨，唉！（打哈欠）乾糧哪兒去啦？（在懷中找）在這兒哪。（取出小餅自吃）

張翠鸞：（哭，抽咽）

劉　仁：嘿！我不讓你哭，別哭哇！（尋思）哦！你餓了吧？來吧，我這兒還有一個。（掏出小餅，欲遞又拿回）可是這麼着，吃完了就睡，不許哭，不許嚷。聽見沒有？

〔張翠鸞接過小餅欲吃，悲哽不能下咽〕

劉　仁：怎麼啦？不吃啊！嘿，不吃可也不許哭不許嚷。睡覺吧。（接餅自吃）該着，還是我的事兒。

〔張翠鸞接雨水而飲，劉仁打飽膈兒，亦接雨水自飲〕

劉　仁：睡覺吧。

張翠鸞：是。

劉　仁：哈！哎呦！（伸懶腰，入睡）

張天覺：翠鸞女兒，你想死爲父了哇……（悲哽）

張翠鸞：爹爹！爹爹！你在哪裏呀！

（唱二黃原板）

冒風雨忍飢餓強把路趲，
棒瘡發筋骨痛怎能成眠；
這淚珠似雨流難以合眼，
張翠鸞度一日如度一年。

張天覺：（接唱原板）

耳聽得哀哭聲甚是悲慘，（醒）
是何人攪我的夢裏團圓？

老夫正是睡夢之間，何人攪了我的好夢啊？——興兒醒來！

張　興：（醒）哎！

張天覺：興兒，興兒，外面何人啼哭哇？

張　興：我不知道哇。

張天覺：快去看來！

張　興：哎，哎，這是誰嚷哪！我告訴驛丞官兒啦！不行，我還得囑咐囑咐他。——驛丞官兒！驛丞官兒！

〔驛丞官應聲上〕

張　興：哪兒哪？

驛丞官：這兒哪。

張　興：驛丞官兒，過來過來！我告訴你沒有，別大聲兒說話，大人在此歇馬，怎麼還有人嚷哪？

驛丞官：沒人嚷啊。

張　興：沒人嚷啊，裏頭可聽見啦，瞧瞧去！聽見沒有！告訴他們可別嚷啦，再聽見我可受不了。

驛丞官：是啦。誰在這兒嚷嚷哪！哎，八成兒是門道裏那個。我瞧瞧！——嘿嘿嘿！起來！起來！

劉　仁：誰呀？誰呀？——哦，老爺呀！

驛丞官：告訴你了沒有，不叫你嚷，你嚷什麼呀你！

劉　仁：沒嚷。

驛丞官：大人都知道啦。

劉　仁：是呀！我給您瞧瞧去，您歇着去吧。

〔驛丞官下〕

劉　仁：我都睡着啦，誰嚷哪？（看張翠鸞）嘿！有嘚！她還沒睡哪，甭說是她。（趨前）嘿！不讓你嚷不讓你嚷的，你嚷什麼呀！

張翠鸞：我未曾啼哭哇。

劉　仁：你沒哭？裏頭都聽見啦！

張翠鸞：我實實未曾啼哭，未曾喊叫哇。

劉　仁：你再說你沒嚷！

張翠鸞：解差哥我未曾喊叫。

劉　仁：你再說！（欲打）

張翠鸞：（大聲喊）哎呀解差哥呀……

劉　仁：（急攔止）哎哎哎哎！大人問了半天，你一哭，讓裏頭知道啦，又得轟咱們走。睡覺吧！睡覺吧！

張翠鸞：是。

劉　仁：這都是哪兒的事情！

〔三更，劉再入睡〕

張天覺：女兒！你在哪裏呀！

張翠鸞：爹爹！你在哪裏呀！

（唱原板）

淚似湘江水涓涓，
吞聲暗泣想慈顏，
今生若見爹爹一面，
縱死黃泉也心甘。

張天覺：（接唱）父女相逢稱心願，
恰好似我女兒近在身邊。
又是何人擾了我的好夢啊？興兒！興兒！（打興兒）

張　興：哎呦！

張天覺：外面又是何人啼哭哇？

張　興：我不知道哇。

張天覺：快去看來！

張　興：這是誰嚷來着？這是……眞打着啦。——沒人嚷啊！還得問問驛丞官兒。——驛丞官兒！驛丞官兒！

驛丞官：（摸着上）在哪兒哪？

張　興：誰呀？

驛丞官：我呀（張興打驛丞官一個嘴巴）哎，怎麼還打人哪？

張　興：打人？可你怎麼記吃不記打呀！我告你別嚷別嚷的，怎麼還有人嚷啊？還不快瞧瞧去！

驛丞官：我瞧瞧去，我瞧瞧去。

張　興：再說沒嚷不像話，我這兒（捂臉）挨了一個啦。

驛丞官：沒嚷啊！哦，不用說是鬥道那個吧？我瞧瞧去。

〔劉仁打呼，驛丞官打劉仁一個嘴巴〕

劉　仁：（驚醒）哎呦！剛才誰打我來着！（見驛丞官）哎！老爺！

驛丞官：告訴你沒有，別嚷別嚷的！你這一嚷沒關係，我都挨了一個啦。

劉　仁：我這不也挨了一個啦嗎！

驛丞官：嘿！別嚷啦。

劉　仁：是。我給您瞧瞧去。

驛丞官：大人問下來啦，我都擔待不起啦。瞧瞧去！（下）

劉　仁：是。哎呀！這下子眞打着啦。誰呀？（看翠鸞）嘿！有嘚！她還沒睡哪。不用說，還是她！（趨前）嘿！不讓你嚷，你嚷什麼呀？

張翠鸞：哎呀解差哥！我未曾啼哭，未曾喊叫哇。

劉　仁：你沒嚷裏頭就知道啦！都打了我一個嘴巴啦。

張翠鸞：我實實未曾喊叫哇。

劉　仁：再說你沒嚷！（欲打）

張翠鸞：（怕極，大聲地）哎呀解差哥呀！

劉　仁：（急攔）哎哎……（背白）這玩藝兒！我要是一打她，她這麼一嚷，裏頭知道啦，出來還是打我呀。（對張翠鸞）得啦，再熬會兒天亮啦，咱們就走啦。睡吧！（再睡）

張翠鸞：若有親父，他們誰敢這樣欺負於我！喂呀爹（急掩口）……爹呀……啊……

（唱散板）

哭一聲老爹爹難得……見……爹爹呀…

張天覺：（接唱）這聲音我越聽越在耳邊。
興兒！呸！（欲打，興兒驚醒，躲閃）外面到底何人啼哭哇？

張　興：我哪兒知道啊！

張天覺：快去看來！

張　興：到了兒誰哭哪？驛丞官兒在哪兒哪？

〔驛丞官上〕

驛丞官：在這兒哪。

張　興：過來過來！這回再說沒人哭，可不像話啦，大人都聽見啦，快瞧瞧去！走！

驛丞官：不用說，還是鬥道那個。（踢劉仁）嘿！起來起來！

劉　仁：哎，起來啦，起來啦。老爺！

驛丞官：嘿！這回再說沒人嚷，可不像話啦，大人都聽見啦，快說實話。

劉　仁：嗻！哪兒呀，我解着那個女犯，被打得棒瘡疼痛，在那兒哭哪。

驛丞官：有這事你怎麼不早說呀？

劉　仁：早說，那嘴巴不就挨不上了嗎！

驛丞官：我給你言語一聲兒去。

張　興：問了沒有，怎麼回事？

驛丞官：有一解差押着女犯，被他們打得棒瘡疼痛，在那兒哭哪。

張　興：候着。——啓稟大人：外頭有一個解差，押着女犯，被打得棒瘡疼痛，在那兒哭哪。

張天覺：好，傳話出去，將那女子帶了進來，老夫我要親自問話。

張　興：是。——驛丞官兒！

驛丞官：有。

張　興：大人吩咐下來，把那一女犯帶進來，大人要親自問話哪。

驛丞官：是。

張　興：快着！

驛丞官：（向劉仁）得，這就不嚷了吧！大人叫你們進去回話。回答好來，還則罷了，要是回答不好哇，留神你的腦袋！回話去！

劉　仁：是。哎呀，這是哪兒的事情！——嘿！有嗨！攪了一宿（讀朽），她倒睡着啦。（大聲向翠鸞）哈哈！

張翠鸞：哎呀！我未曾喊叫哇。

劉　仁：甭弄這套，大人聽見啦，等着裏頭回話哪。告訴你說，回答好了還則罷了，回答不好，避（讀備）不住咱們倆人腦袋就得分家。

張翠鸞：解差哥，但願早死，也免得受罪呀。

劉　仁：可你倒說了個“得”呀！你死啦是被崔通害的，我陪着你死，寃不寃哪。——報！女犯告進。（同進入）女犯當面，當堂有刑。

張天覺：將刑具撤掉。（撤刑）那一女犯！

張翠鸞：有。

張天覺：見了老夫爲何不抬起頭來？

張翠鸞：有罪不敢抬頭。

張天覺：無妨！恕你無罪。

張翠鸞：謝大人。（互望）

張天覺：啊！

張翠鸞：啊啊你是爹爹？

張天覺：你是女兒？

張翠鸞：哎呀爹爹呀！

張天覺：兒啊！（互相抱哭）

（唱散板）

只說父女難相見，

誰知今日又團圓。

這三載不見，你、你、你往哪裏去了？

張翠鸞：爹爹呀！自從淮河翻船之後，多蒙崔老丈相救，認爲義女。他有一侄兒，名喚崔通，我義父主婚，將我許配於他。是他進京赴考得中進士，不想他停妻再娶，不認於我還則罷了，反說我是他家的逃奴，將兒百般拷打，面上刺字，發配嶺南，行至此處，幸得與爹爹相見。哎呀爹爹呀！快快與兒報仇罷。①

---

① 此處或用“急三槍”牌子，代替敍述。

張天覺：好賊！
（唱散板）
聽罷言來怒氣生，
停妻再娶敗人倫。
不要如此，爲父與你報仇雪恨就是。
張翠鸞：是。
張天覺：我來問你，這一解子，他一路待你如何？
張翠鸞：他麼……
劉　仁：（急跪，以鎖自套於頸）哎哎小姐，我可是個好人。甭說別的，就是我們太爺叫我在半道兒上把您給害嘍，我都沒肯那麼辦；再一說，您可別忘了吃小餅兒呀。
張翠鸞：還好。
張天覺：起過一旁。
劉　仁：謝大人。
張天覺：爲父與你出氣就是。——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吩咐衆校尉走上。
張　興：是。——校尉走上啊！
〔四校尉上〕
四校尉：參見大人，有何吩咐？
張天覺：命你等去至邵陽縣，將那縣令崔通，抓來見我！
張翠鸞：且慢！爹爹，兒要親去拿他。
張天覺：好！我兒親去也好，可坐了爲父大轎前往。
張翠鸞：遵命。
張天覺：解子！
劉　仁：有。
張天覺：前面引路！
劉　仁：是。
張天覺：去吧。
〔轎夫上，張翠鸞上轎，劉仁前引，率四校尉下〕
張天覺：崔通不仁，竟將我女刺字發配，眞眞的令人可恨哪。（沉思）哎呀且住！只恐女兒前去，崔通不服，此事必須老夫親自拿他。——吩咐人役走上！
〔四軍士分上〕
張天覺：帶馬邵陽縣去者！
〔衆同下〕

第十四場

崔文遠：（內白）好大雨呀！
（上唱西皮散板）
心中只把崔通怨，
一去三載不回還。
病體已痊心懸念，
去到邵陽尋翠鸞。
顧不得冒風雨忙往前趲——
〔“掃頭”下〕

第十五場

〔崔通、趙女同上〕
崔　通：（念）翠鸞發配嶺南道。
趙　女：（念）斬草除根多麼好。
崔　通：（念）從此夫妻免吵鬧。
〔“急急風”四校尉、劉仁、張翠鸞上〕
張翠鸞：（念）報仇雪恨在今朝。（進門，打崔通嘴巴）綁起來！
〔四校尉分綁崔通、趙女〕
崔　通：你是何方人役，擅敢闖入縣衙，毆辱本官，是何道理？
張翠鸞：崔通啊，賊子！你喪盡天良，設計害我，不想中途遇着我家爹爹，奉調進京，命我前來捉拿於你。——左右，看皮鞭伺候！（打趙女、崔通）

（唱西皮散板）

先罵潑婦太兇悍。（打趙女）

忘恩負義怎爲官！（打崔通）

崔　通：（唱散板）

這是丈夫失檢點，

念在夫妻饒這番。

張翠鸞：（唱散板）

不提夫妻還猶可，

提起夫妻我心更酸！

看在夫妻將你打，（打）

活活打死負心的男！

趙　女：（唱散板）

自古無有全家犯，

丈夫犯罪與我何干？

張翠鸞：（唱散板）

嶺南發配路途遠，

誣我盜銀你罪欺天。

王法條條當重辦！

〔四軍士、張興、張天覺上〕

張天覺：（接唱）代天巡狩法森嚴。

崔通今在何處？

張翠鸞：吊在廊下。

張天覺：校尉，與我押了上來！

〔崔通與趙女同跪〕

張天覺：大膽崔通，爲何停妻再娶？

崔　通：（指趙女）她父言道，不允親事不許我作官哪。

張天覺：你爲何誣良爲盜，將我女兒刺字發配，又命劉仁中途殺害，是何道理？

崔　通：此乃小婿一時之過，望求岳父大人開恩，饒恕了吧！

張天覺：呀呀呸！似你這等忘恩負義之人，眞眞可惡。——左右，將他衣冠剝了！

崔文遠：（內）走哇！

（上）來此已是邵陽縣，門上哪位聽事？

張　興：老頭兒找誰的？

崔文遠：煩勞通禀，崔文遠要見邵陽縣。

張　興：候着——啓禀大人，有一崔文遠要見邵陽縣。

張翠鸞：啊爹爹，是兒那救命的義父到了。

張天覺：快快有請。

張　興：有請啊。

〔崔文遠進入〕

張翠鸞：（見崔）喂呀爹爹呀……啊……（向張天覺）這是兒義父。（向崔文遠）這是我家爹爹。

張天覺：啊親翁請坐。

崔　通：啊，伯父來了，快快救一救你侄兒吧。

崔文遠：你不是我侄兒崔通麼？

崔　通：正是侄兒。

崔文遠：你身犯何罪，我是個平民百姓，焉能救你呀！（發現趙女）啊啊這是何人？

崔　通：此乃試官之女，許我爲妻的呀。

崔文遠：啊，侄兒你是有妻子的人哪！

崔　通：她父言道，不允親事不許我作官，故而我娶了她。等我妻子到來，她叫我毒打於她，又叫我將她發配嶺南，不想遇見她父，如今要將侄兒斬首。伯父，你快快講個人情吧。

崔文遠：崔通啊，小奴才！千不是萬不是，乃是我的不是。不該將我義女，許配與你。只因你進京赴考，一去三載不歸，是我二人尋找於你，不想我病在中途，只得命她一人前來。夫妻見面就該相認，怎麼，你非但不認，反而將她毒打，發往嶺南。你的

良心何在?天理何存? 幸而你作了個知縣,自己的妻子你都不認了,你若是作了宰相,連祖宗你也不認了哇!你這樣忘恩負義的奴才,還有何臉面活在世上,我救你何來!——大人,不要留他,快快將他治罪,快快將他治罪呀!——兒啊!你、你、你、你受了苦了哇……

趙 女:哎喲!我說這位老爺子,實指望您來了給我們講個人情,您怎麽反倒給加了鹽兒啦哪!難道您就不替您侄子想想, 也不怕崔氏門中絕了後嗎?——我說這個張大人,您可也得替您姑娘想想,您要一定把崔通治罪, 難道說眞叫您姑娘另行改嫁去嗎?

張天覺:這個?……兒啊, 如今不難將崔通治罪, 只是你的終身……

張翠鸞:爹爹,兒就是終身獨守,削髮爲尼,也萬萬不能與那負心人和好!

趙 女:(悄拉崔通)我瞧你還是過去央告央告她(指張翠鸞)去吧。

崔 通:(下跪)哎呀小姐呀!想此事千不是萬不是乃是我的不是,如今悔之不及,望求小姐開恩饒恕,夫妻重聚,偕老百年。若是再犯,任憑小姐重重治罪。請小姐饒恕了罷!饒恕了罷!

張翠鸞:哼哼!說甚麽不敢再犯,此事若非劉仁仗義,難道我張翠鸞還有兩條性命不成!

崔 通:這個……

張翠鸞:喂呀,爹爹與孩兒作主呀……

張天覺:好!爲父與你作主就是。——與兒溶墨伺候。("急三槍"牌子)——劉仁過來,這裏有公文一道,命你隨同校尉,將他二人解往湖南撫台衙門,暫行看押,待老夫奏明聖上,再行發落。押下去!

劉 仁:嗻,是。(向崔通、趙女)老爺、夫人,跟我走吧。

崔 通
趙 女:唉!

〔劉仁與四校尉押崔通、趙女下〕

張天覺:親翁,今日在此暫宿一宵,明日我們一同進京就是。

崔文遠:怎麽,我還要前去嗎?

張天覺:盤桓幾日。

崔文遠:今日你父女重逢,老漢已然放心,我呀,我要回淮河去了。

張翠鸞:爹爹說哪裏話來,女兒棒瘡未愈,你就忍心撇我而去麽?也罷!爹爹若是不去,女兒也就不去了。

崔文遠:女兒不必如此,爲父暫時陪伴於你一同進京就是。

張天覺:大家暫且在此歇息一宵,明日一同進京便了。正是:

惱恨崔通太不堪。

崔文遠:喪盡天良無義男。

張翠鸞:中途幸遇爹爹面。

崔文遠:花落重開又團圓。

張天覺:好一個花落重開又團圓!——親翁、女兒,隨我來呀!

張翠鸞:(痛楚地)哎呦,哎呦!

張天覺
崔文遠:(兩邊攙扶)看仔細!(同下)

——劇 終——

岳　家　莊

前　記

"岳家莊"是演義小說"精忠岳傳"的一段故事。描寫岳飛之子岳雲幼時在家瞞着母親，練習武藝。一天，金兵突來襲擊岳家莊，岳雲的祖母與母親束手無策；岳雲與其姊銀瓶帶領家丁出莊拒敵，大敗金兵，並生擒金將，全莊得保無恙。

這個戲，是由姜妙香先生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整理的。

第一場

〔岳雲上〕

岳　雲：(念引)武藝習就，何日裏，掃滅金酋。

(念詩)少年英雄志未酬，凌雲氣概貫斗牛；

聞鷄起舞顯身手，不滅金人誓不休。

〔岳安暗上〕

俺，岳雲，乃河南湯陰縣人氏。父字鵬舉，宋室爲臣，奉旨前去剿滅金人，未見捷報。是我自幼愛習武藝，練就白銀錘一對，能擋萬軍。(暗笑)好笑我母親，教我棄武習文，攻讀詩書；我想爲人子者，自當隨父建功立業，才是正理。爲此每日瞞着祖母、娘親，暗地演習錘法，日後也好幫助爹爹掃滅金酋。——岳安。

岳　安：有。

岳　雲：我在此練習武藝，休叫我祖母與娘親知道。

岳　安：是啦。

岳　雲：取銀錘過來。

岳　安：是啦。(取錘，拿不動)回少爺的話，它拿我不動。

岳　雲：敢是你拿它不動？

岳　安：不錯，我拿它不動。

岳　雲：閃開了！

〔岳安暗下〕

岳　雲：(唱西皮散板)

每日裏習武藝心中歡欣，

練就了白銀錘力敵萬人。

非是我背地裏違抗母命，

將門子當隨父建立功勳。(舞錘)

上一錘，上一錘只打得山崩地震，

下一錘，下一錘只打得鬼哭神驚。

懷揣着報國志要把江山保定。

(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丫環，岳夫人，銀瓶上〕

岳夫人：嗯！

(接唱)膽大的小奴才違抗娘親！

啊？

〔岳雲跪下〕

岳夫人：大膽奴才，爲娘怎樣囑咐於你，教兒棄武習文，誰想奴才不聽爲娘教訓。——丫環。

丫　環：有。

岳夫人：看家法伺候！

丫　環：是。

岳夫人：好奴才！(打岳雲)

岳　雲：母親哪！
（唱西皮散板）
我的父爲元帥軍威遠震，
統率着兵和將抗擊金人。
望母親容孩兒習學公瑾，哎呀母親哪！
燒赤壁保東吳得享安寧。
（哭）啊……啊……
岳夫人：哇！
（接唱）孔聖人在齋國不對問陣，
孟子曰善戰者要服上刑；
把聖賢金石言全然不省！
〔岳夫人打岳雲，岳雲哭〕
銀　瓶：（接唱）銀瓶女跪塵埃哀告娘親：
我兄弟有大志要從輕責問。母親哪！
岳夫人：起來。
〔岳雲哭下。岳母上〕
岳　母：（接唱）年邁人聞悲聲坐臥不寧。
岳夫人：婆婆萬福。
岳　母：罷了，一旁坐下。
岳夫人：謝座。
〔岳雲換衣上〕
銀　瓶：參見祖母。
岳　母：罷了。
岳　雲：啊，祖母在上，孫兒拜揖……（哭泣）
岳　母：啊，媳婦，爲何將岳雲打得這般光景？
岳夫人：只因奴才不聽媳婦訓教，故爾責打。
岳　母：原來如此。——孫兒，你不聽教訓，應當責打。
岳　雲：祖母，孫兒乃將門之子，自當隨父殺賊立功，才是正理；倘若坐食君祿，豈不被天下人恥笑？
岳夫人：嗯，又來多口！
岳　母：從今以後，棄武習文，方是正道。我有幾句言語，你且聽了！
岳　雲：請祖母訓教。
岳　母：（唱西皮原板）
食君祿當爲國把社稷平定，
怎奈是我孫兒幼小年輕；
從今後還須要讀書上進，
也不枉爲祖母教訓慇勤。
岳　雲：孫兒遵命。
岳　安：（上）報，牛二爺到。
岳　母：有請。——孫兒前去迎接。
岳　雲：遵命。
岳　安：有請牛二爺。（下）
牛　皋：（內）馬來。
（上念）戰馬踏破金邦地，斬將擒王立大功。
岳　雲：啊，牛叔父！
牛　皋：啊，岳雲！（下馬，笑）哈哈哈……幾載不見，你倒長成人了。
岳　雲：叔父誇獎了。
牛　皋：你祖母、娘親呢？
岳　雲：現在堂上。
牛　皋：往裏去傳，就說你牛叔父到了。
岳　雲：遵命。——啊，祖母，牛叔父來了。——啊，母親，牛叔父來了。
岳　母
岳夫人：快快有請。
岳　雲：有請牛叔父。
牛　皋：前面帶路。——伯母在哪裏？伯母在……伯母在上，侄兒大禮參拜。
岳　母：牛皋，遠路而來，只行常禮。一旁坐下。
牛　皋：謝座。

岳夫人：啊，二叔。

牛　皐：嗨，咱牛皐到此，乃是客位，連杯茶都不曾吃，你坐在一旁，這麼二叔、二叔的，這是個啥道理？

岳夫人
岳　雲：丫環，看茶來。

牛　皐：慢來，慢來，適才在前面飲馬的時節，我在馬槽上喝了一氣涼水。不用了。

岳夫人：不用了。

岳　母：聖上駕安？

牛　皐：聖上安泰。

岳夫人：元帥可好？

岳　雲
銀　瓶：（同時）我爹爹可好？

牛　皐：元帥好，就是咱牛皐也好。

岳夫人：為嫂的還未曾問到你呢！

牛　皐：嫂嫂問過元帥，少不得就要問咱牛皐；一塊兒說了，省得您費事啦。

岳夫人：（向岳雲）兒啊，你牛叔父如今是會講話了。

岳　雲：是啊，會講話了。

牛　皐：咱不但會講話，而且，還認識幾個"黑道道兒"。

岳　雲：哦，（向牛皐）噓……叔父這裏來。

牛　皐：做甚麼？

岳　雲：叔父敢莫是認識字了麼？

牛　皐：認識字了。

岳　雲：但不知認識哪幾個？

牛　皐：待我告訴你說：你爹爹姓岳的那個"岳"字。

岳　雲：哦，岳字。一個。

牛　皐：咱牛皐的這個"牛"字。

岳　雲：兩個。

牛　皐：我是把它認準了。

岳　雲：還有哪個？

牛　皐：兩個還少嗎？

岳　雲：哦！叔父只認識這兩個字，就在人前誇口，倒叫侄兒好笑哇！哈哈哈……

牛　皐：嗨！大人在此講話，小孩子在一旁張口搭言，好無有規矩啊！

岳夫人：岳雲，還不向前賠禮。

岳　雲：侄兒賠禮，侄兒賠禮。

牛　皐：慢來，慢來，我在營中被你爸爸"訾搭"慣了。誰來怪你，我的傻小子！

岳　雲：您吓着了我啦。

岳　母：牛皐，不在牛頭山前侍奉元帥，回來做甚？

牛　皐：奉了元帥將令，催押糧草。有平安家書一封，伯母收下。

岳　母：待我收下。——岳雲，準備酒筵，與你牛叔父洗塵。

牛　皐：且慢！軍務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岳　母：你既有軍務在身，就不強留。——岳雲，送過你牛叔父。

岳　雲：遵命。

衆　：（同）正是：

岳　母：（念）兒行千里母擔憂。（下）

岳夫人
銀　瓶：（念）干戈不知幾時休！
〔同下，丫環隨下〕

牛　皐：（念）元帥自有回朝日。

岳　雲：（念）準備吳鉤斬金酋。

牛　皐：好大的口氣！

岳　雲：送叔父。

牛　皐：啊，岳雲，回來，回來！

岳　雲：叔父何事？

牛　皐：我看你臉帶淚痕，莫非是挨了打了麼？

岳　雲：侄兒不曾挨打。

牛　皐：你的眼淚還沒擦乾哪。

岳　雲：這個……(擦眼淚)

牛　皐：現擦也來不及了。你若對爲叔的講了眞情實話，我帶你到牛頭山去玩耍。

岳　雲：哦！侄兒講了實話，叔父帶我到牛頭山去玩耍？

牛　皐：對啦。

岳　雲：(向內張望)啊，叔父，好笑我母親，因見我懶讀詩書，好習武藝，故爾責打。

牛　皐：我說你是挨了打了不是。

岳　雲：可不是嗎！

牛　皐：侄兒，我且問你，習文的好，還是習武的好？

岳　雲：自然是習武的好。

牛　皐：着哇，想你爹爹乃是天下都招討，領兵的大元帥，我兒若是習武，少不得你就是個小元帥了。

岳　雲：哦，小元帥？(笑)哈哈哈……

牛　皐：你瞧，說他胖，他就喘。——我來問你，練的是甚麼兵器？

岳　雲：白銀鎚一對。

牛　皐：有多重呢？

岳　雲：一百二。

牛　皐：敢莫是一對？

岳　雲：嗳，一柄哪！

牛　皐：這一對呢？

岳　雲：二百四。

牛　皐：嗳，小小年紀，焉能使得動二百四的銀鎚。爲叔的不信。

岳　雲：叔父不信，待侄兒取來你看哪！啊，叔父，可不要聲張啊！

牛　皐：我不嚷，快快拿來我看。——小小年紀使二百四的銀鎚，我却不信。

岳　雲：(取鎚，亮鎚)叔父請看。

牛　皐：(看鎚，驚訝)吼吼吼，哇呀……

岳　雲：嗨，別嚷啊！

牛　皐：我沒嚷啊！

岳　雲：還沒嚷哪！(放鎚)啊，叔父，帶我到牛頭山玩耍去呀！

牛　皐：且慢！我若帶你到牛頭山去玩耍，倘被你祖母、娘親知道，我豈不成了拐子手了嗎？

岳　雲：這便如何是好？

牛　皐：待我想來。(想，自語)哎呀且住！想岳雲小小孩童，縱有武藝，咱若是將他帶到兩軍陣前，倘有失閃，元帥台前，如何交代？這………有了，咱不免哄他一哄啊！——啊，侄兒，爲叔倒有一計在此。

岳　雲：叔父有何妙計？

牛　皐：侄兒暫在家中，好生練習武藝；待等爲叔押糧過此，侄兒緊緊跟隨；爲叔在前面走，我兒在後面趕，趕也趕到牛頭山前去了。

岳　雲：侄兒若是失迷路徑，如何是好？

牛　皐：傻小子，鼻子底下有嘴，你不會打聽嗎！

岳　雲：我爹爹若是降下罪來呢？

牛　皐：不妨事，有爲叔的擔待。

岳　雲：有叔父擔待？

牛　皐：不錯，有叔父擔待。

岳　雲：(笑)哈哈哈……侄兒要到牛頭山玩耍去了。請！

牛　皐：啊，侄兒轉來，侄兒轉來。

岳　雲：叔父何事呀？

牛　皐：侄兒，不見爲叔，千萬不可獨自一人前往。你要記下了！

岳　雲：侄兒曉得。請！(下)

牛　臯：(自語)嘿嘿，傻小子，你等着罷！①

〔牛臯上馬，下〕

第　二　場

〔四金兵、四金將、薛禮花豹、張兆奴，"風入松"牌子上〕

薛禮花豹
張兆奴：(同)俺——

薛禮花豹：薛禮花豹。

張兆奴：張兆奴。

薛禮花豹：請了。

張兆奴：請了。

薛禮花豹：奉了狼主之命，捉拿岳家滿門。——兒郎們！

衆　：有。

薛禮花豹
張兆奴：岳家莊去者！

衆　：啊。

〔牌子，衆同下〕

第　三　場

〔岳母上〕

岳　母：(唱西皮慢板)

我的兒爲國家奉命征勦，
保江山秉忠心不愧英豪；
但願得功成就把金酋滅了。

岳夫人：(上接唱)

做媳婦代子職不避辛勞；
夫報國妻奉親全忠盡孝。

銀　瓶：(上接唱)

但不知老爹爹何日回朝？

岳夫人：婆婆萬福。

岳　母：一旁坐下。

岳夫人：謝座。

銀　瓶：參見祖母、母親。

岳　母
岳夫人：罷了。

岳　母：啊，媳婦，孫兒往哪裏去了？

岳夫人：南學攻書去了。

岳　母：媳婦教子有方。

岳夫人：婆婆誇奬了。

岳　安：(上)報！金兵直奔我莊而來。

岳　母
岳夫人：再探！

岳　安：吼！(下)

岳　母：哎呀媳婦！金兵直奔我莊而來，如何是好？

岳夫人：且聽探報如何，再做計較。

岳　安：(上)報！金兵離我莊不遠。

岳　母
岳夫人：再探！

岳　安：吼！(下)

岳　母：哎呀媳婦啊！眼看金兵圍困我莊，這……這便如何是好？

岳夫人：婆婆啊！想我府下家丁，怎當金兵勢衆，不如逃走了罷。

岳　母：嗳！岳家一門忠孝，哪有貪生逃走之理？況且，岳雲又正在南學攻書，不知音信，也是枉然！

銀　瓶：祖母，母親！孫女兒也曾受過我父教訓，情願出莊去敵金兵。

岳　母：你乃閨閣幼女，如何去得？

銀　瓶：祖母啊！

(唱西皮散板)

兒雖是女流輩曾受父教，
要學那木蘭女建立功勞。

岳夫人：兒啊！

(接唱)我的兒雖受過你父訓教，
閨閣女怎能够執戟持矛？

---

① 原本牛臯與岳雲分別時，曾有八月十五帶赴牛頭山之約；但在戲中後一段，並無交代，全劇似欠完整；故略加改動。

岳　母：（接唱）臨陣上交鋒事豈可亂道，

兒怎比花木蘭去把兵交！

小岳雲在南學全然不曉，孫兒呀！

只恐怕岳家莊大禍難逃！

岳　雲：（內）走哇！

（上笑）哈哈哈……

（唱西皮散板）

書童報金酋賊興兵來到，

將門子顯威風就在今朝。

啊，祖母，母親，姐姐！

岳　母：孫兒回來了！

岳　雲：回來了。

岳　母：金兵圍困我莊，如何是好？

岳　雲：哦，孫兒正在南學攻書，聞得此信，急急趕回，與祖母商議退兵之策。

岳　母：小小年紀，有甚麼退兵之策？

岳　雲：祖母，孫兒習學武藝，練就白銀錘一對，能敵萬軍。

銀　瓶：兄弟有此膽量？

岳　雲：有此膽量。

銀　瓶：待爲姐幫助於你。

岳　雲：怎麼，你幫助我？好，多謝姐姐。

岳　母：你二人旣有此膽量，速到後堂披掛去罷。

岳　雲、銀　瓶：遵命。

岳　雲：（向岳夫人）媽呀，您瞧，我這個武藝用着了罷！

岳夫人：哼！披掛去罷。

岳　雲：姐姐，咱們打仗去嘍！

〔岳雲、銀瓶同下〕

岳　母：丫環，吩咐衆家丁二堂聽點！

丫　環：是啦。——呔，下面聽者，老夫人有令，衆家丁二堂聽點！

岳　母：（唱西皮倒板）

有老身在二堂忙傳令號。

〔四家丁上〕

四家丁：參見太夫人。

岳　母：站立兩廂！

（接唱原板）

叫一聲衆家丁細聽根苗：

此一番出莊去拒敵侵擾，

個個要逞威風爭立功勞。

〔岳雲、銀瓶披掛同上，辭別岳母、岳夫人，領四家丁下〕

岳　母：（唱搖板）

他二人上馬去我掛在心上。

岳夫人：（接唱）勸婆婆免憂慮且寬愁腸。

〔同下〕

第　四　場

〔四金兵、四金將、薛禮花豹、張兆奴上，圓場〕

〔四家丁、銀瓶、岳雲迎上〕

岳　雲：呔，馬前番賊，通名受死！

薛禮花豹：聽了！俺乃金邦大將薛禮花豹是也。

張兆奴：張兆奴是也。

薛禮花豹、張兆奴：小將留名。

岳　雲：聽者！俺乃岳元帥之子，你少爺岳雲是也。

薛禮花豹、張兆奴：那一個呢？

銀　瓶：銀瓶小姐是也。

岳　雲：你等前來做甚？

薛禮花豹、張兆奴：奉了狼主之命，捉拿爾等滿門家眷！

岳　雲：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起打。衆金兵將、衆家丁、張兆奴、銀瓶分下〕

〔薛禮花豹、岳雲會陣。薛敗下，岳雲追下〕

〔張兆奴、銀瓶上，會陣。張敗下，銀瓶追下〕

〔衆金兵將、衆家丁上，起打。衆分下〕

〔薛禮花豹、岳雲上。張兆奴、銀瓶上。起打。衆金兵將、衆家丁上。薛禮花豹、張兆奴被擒。衆金兵將逃下〕

岳　雲：回莊啊！

衆家丁：啊！

岳　雲：（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衆同下〕

——劇　終——

艷　陽　樓

前　記

“艷陽樓”是寫梁山泊後一代英雄人物除暴安良的故事。權臣高俅之子高登，倚仗父勢，横行鄉里，在廟會上把徐士英的妹妹搶走。徐士英情急追趕，路遇花逢春、呼延豹、秦仁等；這三個梁山泊後代人物，與徐原不相識，及至問明情由，激於義憤，夜間同入高府，救出徐妹，殺死高登。

這個劇本是演員孫毓堃、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耿明義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整理的。除個別詞句的修正外，主要的改動有以下三點：一、原本高登將徐妹搶回之後，上“張媽”；這一人物很不必要，今删去。二、删去原本高登妾“小可憐”私通賈斯文一場。三、原本花逢春等救出徐妹，徐妹又被神仙攝去。今亦删去此場。

第　一　場

〔花逢春上〕

花逢春：（念引）隱居莊村，懷俠義，慣打不平。

（念詩）少小英雄劍氣横，愛習拳棒武藝能；

蒼天若能遂我願，打盡人間抱不平。

俺，花逢春。我父花榮，昔日在梁山舉義，打富濟貧。可恨蔡京、童貫，御酒改爲藥酒，毒死梁山好漢；我母子逃在這南陽居住。是俺來在此地，結交兩個好友，一名呼延豹，一名秦仁，我弟兄倒也義氣相投。我也曾託他二人挑選良馬，未見到來。

〔呼延豹、秦仁上〕

呼延豹：（念）先人結拜忠義堂。

秦　仁：（念）如今弟兄又同窗。

呼延豹、秦　仁：（同）參見大哥。

花逢春：二位賢弟少禮，請坐。

呼延豹、秦　仁：（同）謝座。

花逢春：二位賢弟爲何來遲？

秦　仁：只因挑選良馬，故而來遲。

花逢春：原來如此。

呼延豹：大哥，今當三月三日蟠桃盛會，約請大哥前去逛會，不知大哥心意如何？

花逢春：正合我意。——帶馬伺候！

（唱西皮摇板）

三月三日桃花放，

〔同上馬〕

花逢春：（接唱）萬紫千紅馥馥香。

呼延豹：大哥！

(接唱)咱弟兄學桃園義氣不忘,

秦　仁:(接唱)兄顧弟弟顧兄萬載名揚。

花逢春:着哇!

三　人:(同唱)弟兄打馬往前闖——

〔呼延豹、秦仁同下〕

花逢春:(接唱)蟠桃會上散心腸。

〔花逢春下〕

第二場

〔徐母、徐佩珠上〕

徐　母:(念)先夫去世早,門前車馬稀。

〔徐祿暗上〕

徐佩珠:參見母親。

徐　母:我兒少禮,一旁坐下。

徐佩珠:告坐。

徐　母:兒啊,今當清明佳節,我也曾命你兄長,準備車輛,同去上墳。這般時候怎麼還不見到來?

徐佩珠:想必來也。

徐士英:(內)徐福帶路!

〔徐福、徐士英上〕

徐士英:(唱西皮搖板)

清明佳節把墳上,

見了母親說端詳。

孩兒參見母親。

徐　母:罷了,爲娘命你準備車輛,可曾齊備?

徐士英:車輛已然齊備。

徐　母:徐祿,隨帶祭禮,墳塋去者。

徐　祿:遵命。

徐　母:吩咐車輛伺候!

徐　祿:車輛伺候!

〔車夫上〕

徐　母:(唱西皮搖板)

三月三日正清明,

家家戶戶掃墳塋。

家院頭前把路引——

〔徐福、徐祿、徐士英同下〕

徐　母:(接唱)去到墳前祭先人。

〔徐母、徐佩珠、車夫同下〕

第三場

〔高登上〕

高　登:(唱"點絳唇")

膂力豪強,最愛姣娘;習拳棒,蓋世無雙,

誰敢把某擋。

〔八莊丁兩邊暗上〕

(念詩)壯大身軀貌堂堂,虎背熊腰力剛強;

懶讀詩書習拳棒,最愛艷花女姣娘。

某,高登。我父高俅,宋室爲臣,官居太尉。只因俺不讀詩書,愛習拳棒,我父恐俺在家生事闖禍,將俺寄居南陽。是俺來在此地,文武大小官員,鄉黨富戶,誰不趨奉。這且不言,今當三月三日,乃是蟠桃盛會,俺也曾命賈先生前去料理會場。不免喚出教師們隨同前往;一來逛會,二來選一寬闊之地,將拳棒演習一番。——來,喚教師們!

衆　:有請衆位教師!

四教師:(內)來也!

(上念)富貴門前客,拳棒武藝精。——參見公爺。

高　登:罷了,坐下。

四教師:謝座。將我等喚來,有何吩咐?

高　登:今當三月三日蟠桃盛會,請出衆位教師,一來前去逛會,二來選一寬闊之地,將拳棒演習一番。不知衆位教師心意如何?

四教師：我等奉陪。

高　登：好，吩咐備馬伺候！

四教師：備馬伺候！

高　登：（唱西皮搖板）

我父在朝爲首相，

亞似東京小宋王。

人來帶馬會場上，

〔衆帶馬，下，高登上馬〕

高　登：（接唱）順者昌來逆者亡。

〔趟馬〕

閃開了！

〔高登下〕

第四場

〔賈斯文上〕

賈斯文：（唱西皮搖板）

府中奉了大爺命，

彈壓會場走一程。

我，賈斯文。就在高登高府，當了一名代筆的先生。全憑我嘴好舌巧，吃的是珍羞美味，穿的是綾羅綢緞，可算得豐衣足食。今當蟠桃盛會，乃是我家大爺的會頭，奉命去到會場，一來料理善事，二來與大爺尋訪絕色女子。就此馬上加鞭！（唱西皮搖板）

催馬加鞭往前進，

去到會場看分明。

〔賈斯文下〕

第五場

〔呼延豹、秦仁、花逢春上〕

花逢春：（唱西皮搖板）

勒馬停鞭抬頭望——

賈斯文：（內）三位慢走！

呼延豹、秦仁：（同接唱）

那旁來了賈同窗。

〔賈斯文上〕

賈斯文：（唱西皮搖板）

催馬加鞭往前闖。

三　人：（同）賈先生！

賈斯文：（接唱）再與三位敍衷腸。

原來是三位學友。

三　人：（同）賈先生，這幾日不見，你往哪裏去了？

賈斯文：我現在高府。

三　人：（同）哪個高府？

賈斯文：就是當朝高太尉之子。

呼延豹、秦仁：（同）敢是那狗子高登！

花逢春：（攔住）噯！

賈斯文：二位，不要在背地裏罵人呀！

花逢春：啊，賈先生，想你我俱是堂堂英雄，爲何與高登那厮爲奴？

賈斯文：我是馬杓兒上的蒼蠅，混飯兒吃而已。三位，要有甚麽好事提拔提拔小弟，我是感恩不盡。

花逢春：賈先生今欲何往？

賈斯文：今當蟠桃盛會之期，乃是我家大爺的會頭，我前去料理料理會場。

花逢春：你我一同前往。

賈斯文：哎，慢着慢着！三位的馬快，我是隨後就到。

三　人：（同）哼！

花逢春：（唱西皮搖板）

哪有閑言對他講，

呼延豹、秦仁：（同接唱）

無知匹夫小兒郎。

〔花逢春、呼延豹、秦仁同下〕

賈斯文：唉！

（唱西皮搖板）

他三人把話一樣講，

罵得我賈斯文臉上無光。

〔賈斯文下〕

第六場

〔八莊丁、四教師、高登上〕

高　登：（唱西皮搖板）

逛罷盛會精神爽，

因何不見女嬌娘？

衆　：來在荒郊。

高　登：勒住了馬。——好一片寬闊之地，教師們！

四教師：有。

高　登：將拳棒演習上來！

四教師：遵命。

〔四教師演拳〕

四教師：演拳已畢。

高　登：起過了。——（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賈斯文上〕

賈斯文：大爺，您在這兒高樂哪！

高　登：賈先生，你從哪道而來？

賈斯文：我打會場來呀。

高　登：可有絕色女子？

賈斯文：您附耳上來。

高　登：咋咋咋！——馬來，馬來！

〔賈斯文引衆人下〕

第七場

〔徐福、徐祿、徐士英、徐母、徐佩珠、車夫上〕

徐　母：（唱西皮散板）

來在墳塋下車輪——

〔車夫下〕

徐　母：（接唱）點點珠淚透衣襟，

哭一聲去世夫多多保佑，我的夫哇！

保佑你子早成名。

徐士英：母親不必悲傷，待孩兒去到廟堂，一來與老母求壽，二來要散悶一回。

徐　母：兒要快去快回。

徐士英：遵命。——徐福，帶路！

（唱西皮搖板）

徐福帶路廟堂上，

祝告老母壽安康。

〔徐福、徐士英同下〕

徐　母：（接唱）在荒郊懶看那花花美景，

轉眼間俱都是舊土新墳。

〔賈斯文上〕

賈斯文：（唱西皮搖板）

來在墳塋用目望，

那旁有一美嬌娘。

老頭兒，請過來，我這兒有禮啦。

徐　祿：還禮。施禮爲何？

賈斯文：你們是幹甚麼的？

徐　祿：我們是上墳插柳的。

賈斯文：哦，上墳插柳的，那個小姑娘是你甚麼人？

徐　祿：乃是我家小姐，你問她做甚？

賈斯文：是你們家小姐，有人家兒沒有哇？

徐　祿：有人家，無人家，與你有甚麼相干！

賈斯文：要是沒有人家兒，我給她說一門親事，咱們倆喝這碗冬瓜湯，你瞧好不好？

徐　祿：放屁，還不與我滾開！

賈斯文：喝！你這個老梆子，眞叫倔。——有請大爺！

〔衆引高登上〕

高　登：（看見徐佩珠，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賈斯文：大爺，您瞧這個長得好不好？

高　登：果然不錯，前去提親。

賈斯文：您交給我罷。——老頭兒，請過來。

徐　祿：你怎麼又來了？

賈斯文：啊！這條道我走熟了嘛。老梆子，剛才我跟你提的那門親事，你看，這就是我們高登高大太爺。把你家小姐，許配我家大爺，馬上來，轎上娶，你們的光采，我們的體面。

徐　祿：近前來，着打！

賈斯文：哎喲！——大爺，他打了我啦！

高　登：與我搶！

〔衆搶徐佩珠下，徐母被踢倒〕

高　登：馬來！——好不識抬舉！

〔高登下。徐福、徐士英上〕

徐士英：母親，爲何這等模樣？

徐　母：哎呀兒啊！你妹子被那高登他……搶了去了！

徐士英：怎麼講？

徐　母：搶了去了！

徐士英：咋咋咋，哇呀……

（唱西皮散板）

罵一聲賊高登膽量不小，

搶去我同胞妹怎肯輕饒！

母親！待孩兒將他趕上！

徐　母：哎呀兒啊！你一人豈是他們的對手？

徐士英：母親！有道是：一人拚命，萬夫難擋。——徐福、徐祿，將老夫人送回家去，俺就此去也！

〔徐士英下。徐福、徐祿、徐母同下〕

第八場

〔呼延豹、秦仁、花逢春上，內喊聲〕

花逢春：何處人馬吶喊？你我閃躲一旁。

〔四莊丁、衆教師、徐佩珠、高登上，過場下。賈斯文上〕

賈斯文：（對三人）請了，請了！

〔賈斯文下〕

花逢春：且住！觀見高登馬上駝定一女，不知搶的誰家女子？

呼延豹、秦　仁：（同）待我二人將他趕上。

徐士英：（內）哪裏走？

花逢春：那旁有人來了。

〔徐士英上〕

徐士英：呔！還俺的妹子。

花逢春：嘜！哪個看見你的妹子。

徐士英：你們哪一個姓高？

三　人：（同）我們俱不姓高。

徐士英：得罪了。請問三位尊姓大名？

呼延豹：在下呼延豹。

秦　仁：在下秦仁。

花逢春：在下花逢春。

徐士英：原來是三位義士，失認了。

三　人：（同）豈敢，請問壯士上姓？

徐士英：在下徐士英，人稱青面虎。

花逢春：原來是徐公子，失認了。

徐士英：豈敢。再會了！

三　人：（同）公子慌裏慌張爲了何事？

徐士英：三位義士！可恨狗子高登，將俺小妹搶去，待俺將他趕上！

三　人：（同）且慢！公子一人前去，豈是那賊的對手？

徐士英：三位！有道是：一人拚命，萬夫難擋。三位不必阻

攔，俺就此去也！

三　人：（同）且慢！公子旣要前去，待我弟兄幫助於你。

徐士英：萍水相逢，怎好勞動？

三　人：（同）四海之內，皆爲朋友。

徐士英：如此告辭。

三　人：（同）哪裏去？

徐士英：先將俺老母送回家去。

三　人：（同）伯母可有尊价跟隨？

徐士英：現有兩個小价跟隨。

花逢春：旣有尊价跟隨，料然無事。此地離舍下不遠，大家用罷酒飯，今晚行事便了。

衆　：（同）請！

〔呼延豹、秦仁、花逢春下〕

徐士英：（兩望）好朋友！

〔徐士英下〕

第九場

〔八莊丁、四教師、徐佩珠、賈斯文、高登同上〕

高　登：來，將這一女子，送在艷陽樓上，好生勸解於她。

四莊丁：啊。

徐佩珠：（哭）喂呀……

〔四莊丁、徐佩珠下〕

賈斯文：大爺，今兒個這件事情，我給您辦得不錯罷！

高　登：嗯！

賈斯文：大家辛辛苦苦的，得喝您杯喜酒兒呀！

高　登：哦，賈先生要飮酒？

賈斯文：大家夥兒陪着您喝。

高　登：吩咐將酒宴擺在花廳，與賈先生、衆位教師同飮。正是：

好吃美酒長談笑，愛喜如花女多姣。

〔衆同下〕

第十場

〔花逢春、秦仁、徐士英、呼延豹分上"走邊"〕

四　人：（同唱"鬥鵪鶉"）

抱不平，陡起雄心，

恰相逢，義氣同盟。

因此上，黑夜徐行，

巧裝束，奔走風塵。

恨那賊，倚勢欺人，

好男兒，何惜一命。

徐士英：有勞三位義士協力同心；若能救出俺的妹子，俺徐士英死不忘恩也！（拜）

秦　仁：公子不必如此，大家抬頭觀看——

呼延豹：前面已是高府，你我弟兄越過牆去，將狗子高登殺死，方消俺胸中之氣。

花逢春 徐士英 秦仁：（同）言之有理。

四　人：（同）請哪！

（接唱）早救出，嬌怯怯的女娉婷，

管叫那，惡賊傷生；

要南陽，百姓欽敬。

〔同下〕

第十一場

〔二更夫上〕

更夫甲：（念）奉了大爺命，

更夫乙：（念）守夜去巡更。

更夫甲：夥計請了！

更夫乙：請了！

更夫甲：大爺命你我二人巡更守夜，看天時不早，你我交更要緊。

更夫乙：請！

〔二更夫下〕

第十二場

〔花逢春、徐士英、秦仁、呼延豹上〕

四　人：(同)呀！

(同唱"小桃紅")

閙他家，流言種種驕橫行，

阿附的侍臣，俱都是奸和佞；

閉賢路，好結黨，

視王法，全不在心。

可恨他，頑劣打掠，豺狼性。

高　登：(內)哼！

四　人：(同)那旁有人來了，你我閃躲一旁。

〔"小開門"，四莊丁執燈扶高登醉上〕

高　登：嘿，這賤婢執意不從，好不識抬舉！

(唱"金蕉葉")

惱得俺火似流星，

這賤婢言出顛狂，

不由人怒氣滿胸膛。

〔四莊丁、高登下〕

四　人：(同)且住！看高登酒醉，此乃是天助俺成功也！

(同唱"繡鴛鴦")

莫驚覺睡醒，

大家先救女佳人，

再斬賊屍骸兩離分。

〔內更鼓聲〕

(同)更夫來了，閃躲一旁。

〔二更夫上〕

更夫甲：夥計，你我要小心了。

更夫乙：大家小心。

〔四人分捉二更夫〕

四　人：(同)哪裏走！

二更夫：(同)爺爺饒命。

四　人：(同)我且問你，高登搶的女子今在何處？

二更夫：(同)現在艷陽樓上。

四　人：(同)領我們前去，饒你不死。

二更夫：(同)情願領爺爺前去。

四　人：(同)走！

〔走圓場〕

(同唱"聖藥王")

哦呵遶、遶迴廊曲曲台徑，

寃家對頭今宵把生死定；

命也該傾！

呀！

顯奇能步急身輕。

二更夫：(同)啊四位，這就是艷陽樓。

四　人：(同)逃命去罷！

二更夫：(同)多謝四位！

〔二更夫同下。四人用火摺子照亮，救徐佩珠出樓〕

花逢春：可是令妹？

徐士英：正是小妹。

花逢春：秦仁送回。速來接應。

秦　仁：遵命！

〔徐士英背徐佩珠，秦仁護送下〕

花逢春：賢弟，你我放起火來。

呼延豹：放起火來。

〔花逢春、呼延豹放火下。衆莊丁上，救火，過場下〕

〔花逢春、呼延豹上，二教師上，起打，二教師敗下〕

〔高登上，"一封書"起打，花逢春、呼延豹敗下〕

〔秦仁上，高登敗下〕

〔四莊丁上，與秦仁起打，四莊丁敗下〕

〔高登上，秦仁敗下〕

〔呼延豹上，高登敗下〕

〔四教師上，敗下〕

〔高登上，呼延豹敗下〕

〔徐士英上，高登敗下〕

〔四莊丁分上，敗下，徐士英追下〕

〔高登、花逢春雙上，起打，雙下〕

〔徐士英、秦仁、呼延豹、花逢春、四教師，起"連環"，分下〕

〔高登上，花逢春敗下〕

〔徐士英、秦仁上，高登敗下〕

〔四莊丁分上，同打下〕

〔高登上，花逢春、呼延豹上，起打，高登下，花、呼延追下〕

〔二教師持石鎖上，花逢春、呼延豹上，奪石鎖，二教師逃下〕

〔二教師持石鎖上，徐士英、秦仁上，奪石鎖，二教師逃下〕

〔高登持仙人擔上，花逢春等四人用石鎖將高登擊死〕

四　人：（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衆同下〕

——劇　終——

連　環　計

前　記

漢末，董卓獨攬大權，驕奢專橫，又收呂布爲義子，如虎添翼，百官震慄。司徒王允欲剪除之，苦無良計。府有歌姬貂蟬，見允日夜憂思，深爲感動，自願獻身除賊。王允乃定下連環之計，將貂蟬先許呂布，後獻董卓。董、呂二人，終因貂蟬反目成仇，自相殘殺。

本劇是中國京劇團的演出本，由演員葉盛蘭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共同整理的。另外，王瑤卿先生的"連環計"劇本，亦將另行整理。

第　一　場

〔二家將、張溫上〕

張　溫：（念）董卓專朝政，何日除讒臣！

老夫，張溫。可恨董卓老兒在朝專權，上欺天子，下壓羣臣；我與袁術修下書信，共滅國賊。今有老賊請我省台相會，不知爲了何事？——左右！打道省台！

二家將：啊！

〔同下〕

第　二　場

〔二家將、王允上〕

王　允：（唱西皮搖板）

董卓專權令人恨，

上欺天子害忠臣。

老夫，司徒王允。可恨董卓老賊，在朝專權，上欺天子，下害忠良；是我早有滅却國賊之心，怎奈

無機可乘。今日老賊有帖相約省台赴宴，不知爲了何事，只得隨班前往。——左右！省台去者！

（唱搖板）

人役帶路省台進，

〔圓場，張溫、李肅、黃琬、士孫瑞、李儒、董旻、董璜上〕

衆　：司徒大人！

王　允：（接唱）又見列公禮相迎。

列位大人，今欲何往？

張　溫：今有董太師約我等省台相會，不知爲了何事？

王　允：下官也正爲此事而來。

張　溫：如此一同前往。

衆　：請！

〔圓場，二家將下〕

王　允：太師還未見到來。

董　卓：（內）校尉的，打道省台！

〔牌子，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上〕

衆　：參見太師。

董　卓：列公倒先來了。

衆　：恭候太師多時了。

王　允：相約我等，不知爲了何事？

董　卓：只因我兒奉先在虎牢關前大戰一十八路諸侯，勞苦功高，又蒙列公相助，扶天子遷都至此。如今諸侯俱懷異心而散，正是無事之秋。備得酒筵，請列公同吾兒歡聚一番。

衆　：我等奉陪太師。

董　卓：酒筵擺下！

〔牌子，各入座〕

董　卓：請！

衆　：太師請！

〔牌子，飲酒〕

呂　布：（內）馬來呀！

〔四軍士、呂布上；下馬，入內〕

呂　布：參見相父。

董　卓：罷了。

呂　布：謝相父。——列位大人！

衆　：溫侯！

董　卓：我兒爲何來遲？

呂　布：這個……有機密大事回稟相父。

董　卓：你且講來。

呂　布：這……（遲疑）相父附耳上來。

〔呂布與董卓耳語〕

呂　布：還有書信一封，相父請看。

董　卓：拿來我看。（牌子，看信）將張溫拖下綁了，綁了！

〔校尉綁張溫〕

張　溫：爲何將我綁了？

董　卓：嘿嘿！自己所作之事，還敢裝呆？私通袁術，欲圖於我，哪裏容得！——奉先，斬！

〔呂布拔劍斬張溫〕

王　允：啊太師，但不知張溫身犯何罪，爲何將他斬首？

董　卓：張溫老兒私通袁術，欲圖於我；不是書信錯下在奉先之手，老夫的首級不出數日，就獻在他人手內。列公不必多疑。

王　允：但不知書信可容下官一看否？

董　卓：拿去看來！

王　允：（看信）嘿嘿！張溫啊張溫！太師待你不薄，你不該私通袁術，欲害太師。似你這樣無義之人，斬者無虧！

李　儒：張溫眞乃死有餘辜也！

董　卓：拿過來。——來，將張溫屍首拖了出去！

〔校尉搭張溫屍下〕

董　卓：列公，今日之宴要改爲人頭會。從今之後，順吾者昌，逆我者亡，若有與張溫同樣者，叫他死無葬身之地。——校尉的，順轎回！

衆　：送太師！

〔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下〕

〔四軍士、呂布下〕

〔李肅、黃琬、士孫瑞、李傕、董旻、董璜下〕

〔二家將暗上〕

王　允：好奸賊！

（唱西皮散板）

老賊作事心腸狠，

殘害忠良殺張溫。

忍着怒氣回府門——

思一良謀除佞臣。（同下）

第三場

〔貂蟬上〕

貂　蟬：（念引）守身如玉，怎能學，女中英奇。

（念詩）清夜難眠暗自吁，花陰月轉粉牆西，

欲知無限含情處，十二欄杆不語時。

我，貂蟬。自幼父母雙亡，落在王司徒府中，習學歌舞，充當歌姬。自幼也曾讀過詩書，頗知大義；因此，多蒙老爺寵愛，待如親生。這幾日見老爺愁眉不展，面帶憂容，莫非朝中有甚麼爲難之事；又不敢向前相問。看天已昏黑，東方明月將升，不免去到花園，對月祝告一番便了。

（唱西皮原板）

都只爲董卓賊獨把權攬，

挾天子令諸侯氣燄沖天。

這幾日見老爺愁容滿面，

定有那爲難事難對人言。

進花園跪塵埃（轉搖板）對月祝念，

願老爺國家事早遂心田。

〔王允上〕

王　允：（唱西皮散板）

轉過了荼蘼架牡丹池畔，

借月光信步兒來到花園。

貂　蟬：（嘆氣）唉！

王　允：啊？

（接唱）是何人在此間長吁短嘆？

哦！

原來是府中的歌姬貂蟬。

且住，我道何人，原來是府中的歌姬貂蟬，在此對月長嘆，不知是何原故？有了，待我嚇她一聲。——嘟，膽大貂蟬，黑夜之間爲何在此長嘆？

貂　蟬：呀！

（唱西皮搖板）

猛然間只聽得有人嚇喊，

見老爺發怒容站立花前。

起身軀我這裏把禮來見，

望老爺恕婢子冒犯尊顏。

原來是老爺在此，婢子不知，望乞寬恕。

王　允：貂蟬，黑夜之間，不去安寢，獨自一人在此長嘆，定有私情。

貂　蟬：啊，老爺且莫動怒，容婢子陳明肺腑之言。

王　允：好，起來！

貂　蟬：是。

王　允：講！

貂　蟬：是。——老爺呀！婢子近日見老爺愁眉不展，面帶憂容，想是朝中有甚麼難決之事；婢子又不敢動問，因此來在花園對月長嘆。

王　允：唉！朝中縱有大事，你一個女孩兒家也萬難辦到，快快回房歇息去罷！

貂　蟬：老爺！婢子雖是女流，頗知大義。想我貂蟬自幼多蒙老爺撫養，無以為報；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倘有用我之處，婢子萬死不辭！

王　允：（自語）哎呀且住！聽貂蟬之言，頗含忠烈之性。如今要滅國賊，莫非就應在此女身上？——啊，貂蟬，方才的言語可是眞的？

貂　蟬：焉有假意。

王　允：隨我去到暖閣，有話對你言講。

（唱西皮搖板）

手挽手與貂蟬暖閣來進，

不由我一陣陣淚洒衣襟；

為國家我只得屈膝跪定，

貂　蟬：啊老爺，快快請起。

王　允：（接唱）你快快搭救那無數生靈。

貂　蟬：老爺若有用我之處，就請吩咐。

王　允：哎呀貂蟬哪！百姓有倒懸之苦，我君臣有累卵之危，非你不能救也。

貂　蟬：但不知是怎樣救法呢？

王　允：只因董卓老賊在朝專權，上欺天子，下害忠良；他有一義子，名喚呂布，驍勇非常，兵權俱在他父子之手，看來定要篡逆。是我早有滅却國賊之心，怎奈無機可乘。想此二賊俱是酒色之徒，方才聽你的言語，我倒想起一連環之計。

貂　蟬：何為連環之計？

王　允：我有意將你拜在我的膝下認為義女，將你許嫁呂布，然後再獻於董卓。你在其中取事，使他父子成仇，國賊可滅。哎呀貂蟬哪！若能大功成就，你可算得是女中的豪傑也！

貂　蟬：婢子無不從命，如此爹爹請上受女兒一拜！

（唱西皮散板）

貂蟬施禮忙拜定，

父女同心滅賊臣。

王　允：（接唱）連環之計已議定，

回房歇息去罷！

貂　蟬：遵命！

（接唱）要學西施惑吳君。（下）

王　允：不想貂蟬有此丈夫氣概，乃漢室之幸也。我明日用金珠嵌成金冠一頂，差人送與那呂布。想他乃是貪利之徒，必定收下，親自前來謝我；那時節留他府中小宴，見機行事便了。正是：

安排香餌絲綸釣，管教魚兒自上鈎。（笑）哈哈哈……（下）

第　四　場

〔四軍士、二旗牌、呂布上〕

呂　布：（念引）勇冠三軍，威名震，整頓乾坤。

〔家院甲上，家院乙、丙搭金冠上〕

家院甲：來此已是。——門上哪位聽事？

旗牌甲：什麼人？

家院甲：煩勞通禀，王大人差人求見。

旗牌甲：候着。——啓溫侯，今有王司徒差人前來求見溫侯。

呂　布：傳！

旗牌甲：是。——溫侯傳，小心了！

家院甲：是，

〔搭金冠進內〕

家院甲：叩見溫侯。

呂　布：罷了，到此作甚？

家院甲：奉了王大人之命，送來紫金冠一頂；有書信一

封，溫侯請看。

呂　布：呈上來。——待我拆開觀看。

〔牌子，看信〕

唔呼呀！果然寶冠一頂。(笑)哈哈哈……收下就是。下面領賞。

家院甲：謝溫侯。

〔家院甲、乙、丙下〕

呂　布：哎呀且住，王司徒眞乃趣人也；知俺在虎牢關失了金冠一頂，故做寶冠相送與我。哎呀，想他如此厚意，倒要親自謝他一謝。——左右！打道司徒府去者！

〔牌子，圓場，家院迎上〕

家　院：有請大人！

王　允：(上)何事？

家　院：溫侯到。

王　允：說我出迎。

家　院：大人出迎。

王　允：啊溫侯！

呂　布：啊大人！

王　允
呂　布：(同笑)啊哈哈哈……

〔進內，四軍士下〕

王　允：不知溫侯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呂　布：哎呀，豈敢！蒙賜金冠，壯我威容，當面謝過。

王　允：豈敢，微物拜瀆，何勞致謝。曹、劉兵敗，皆溫侯之力也。

呂　布：哎呀惶恐啊，惶恐！

王　允：溫侯駕臨，蓬蓽生輝，備得酒筵，待下官把盞。

呂　布：怎麽，到此就要叨擾？

王　允：看筵。

〔牌子，定席，入座，同飲〕

王　允：啊溫侯！

呂　布：大人！

王　允：下官命人送去金冠，不知溫侯可中意否？

呂　布：哎呀，不是大人提起，我倒忘懷了。但不知金冠是何良工巧匠所做？

王　允：並非良工巧匠，乃是小女親手所做的呀。

呂　布：怎麽，是令嬡親手製做的？

王　允：正是。

呂　布：哎呀……世上有這樣聰明小姐！哦，小將有意請小姐出堂，當面拜謝，不知大人你意下如何？

王　允：這……

呂　布：哎呀，我冒昧了。

王　允：啊溫侯，我們乃是通家之好，見見又待何妨。——家院，有請小姐出堂。

家　院：請小姐出堂。(下)

〔貂蟬上〕

貂　蟬：(唱西皮搖板)

整妝移步出蘭房，
懷揣香餌到華堂。
含羞不語嬌怯樣，
深施一禮站一旁。

呂　布：(接唱)舉目不禁神魂蕩，
雲鬢花顏一紅妝。

啊大人，這位小姐敢莫就是令嬡？

王　允：正是小女。——兒啊，這就是你素日敬慕的呂溫侯，向前拜見哪！

貂　蟬：是。——溫侯在上，奴家萬福。

呂　布：不敢，小將有禮。——啊大人！

王　允：溫侯！

呂　布：何不請小姐入席同飲哪！

王　允：是呀！——兒啊，快快與溫侯把盞。

呂　布：不敢勞動，不敢勞動！（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深感司徒情義大，

又蒙小姐美意佳。

忙將斗酒來飲下，

〔呂布呆視貂蟬〕

王　允：溫侯請酒，溫侯請酒！

呂　布：哦，請哪！

（接唱）神思昏昏心如麻。

貂　蟬：溫侯啊！

（接唱）溫侯威名揚天下，

閨中聞聽常羨誇。

滿腹情思難講話，

〔呂布、貂蟬相對注視〕

王　允：溫侯請酒！

呂　布：請哪！（笑）哈哈哈……

貂　蟬：（接唱）兩腮紅暈無話答。

〔家院上〕

家　院：啓大人，朝房有事，請大人即刻前去。

王　允：知道了。

〔家院下〕

王　允：唉！正在與溫侯飲酒，不想朝中有事；如若前去，又無人陪伴溫侯。哎呀，這倒兩難了。

呂　布：啊大人，旣然朝房有事，小將暫且告退，改日再來請教。

王　允：哪有不歡而散的道理呀。有了，就命小女在此陪伴溫侯飲酒。

呂　布：啊，小姐在此，使不得吧？

王　允：噯，我們乃是通家之好。——兒啊！你就在此陪伴溫侯飲酒，我去去就回。

〔貂蟬故作羞澀，欲行〕

王　允：兒啊，你何必這樣小家之氣！我與溫侯乃是通家之好，在此陪伴何妨。爲父去去就來。（欲行，復回）啊，兒啊，爲父在朝全仗溫侯，我兒要好好陪伴。

呂　布：啊大人，你去去就來呀！

貂　蟬：啊爹爹，要快些回來。（作手勢）

王　允：（會意）知道了。

〔王允下〕

呂　布：小姐請坐。

貂　蟬：溫侯請坐。

呂　布：請問小姐芳名？

貂　蟬：小字貂蟬。

呂　布：青春幾何？

貂　蟬：虛度一十八歲。

呂　布：可曾適人否？

貂　蟬：這……尙未。

呂　布：哎呀，青春麗質，怎麽錯過佳期。

貂　蟬：易經有云"遲歸終吉"。

呂　布：小姐旣知"遲歸終吉"，你可知詩經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貂　蟬：唉，只是未遇英雄耳！

呂　布：英雄麽？小姐，想俺呂布自出世以來，赤兔馬踏平天下，畫桿戟震動乾坤；俺呂布可算英雄麽？

貂　蟬：將軍麽？

呂　布：嗯……

貂　蟬：可算萬將無敵，天下第一英雄也。

呂　布：小姐旣知布是英雄，你就該許……

貂　蟬：許什麽？

呂　布：許字啊！

貂　蟬：將軍乃當世英雄，承蒙不棄，無不樂從；惟願將軍勿使我有白頭之嘆而已。

呂　布：哎呀！旣蒙小姐見允，俺焉能負盟；呂布之心情願對天一表。蒼天哪！

（唱西皮搖板）

你我今日結朱陳，

空中過往有神靈，

呂布若負貂蟬女，

罷！

死在千軍萬馬營。

〔王允暗上，偸聽〕

貂　蟬：溫侯啊！

（接唱）蒙君多情我心領，

呂　布：小姐！

貂　蟬：溫侯！

呂　布：（笑）啊哈哈哈……

呂　布
貂　蟬：（同唱）誓願白首不負盟。

〔王允闖入〕

王　允：嘟！這還了得，還不下去！

〔趕貂蟬下，呂布驚惶無措〕

王　允：嚘！我好意請你過府飲酒，又命小女出堂陪伴，怎麼你竟調戲我的女兒，是何道理呀？

呂　布：這個……

王　允：哦，溫侯莫非吃醉了？

呂　布：（裝醉，嘔吐）哦，喔……

王　允：果然吃醉了。

呂　布：我今醉矣。

王　允：啊溫侯，莫非有喜愛小女之心麼？

呂　布：哎呀，令嬡美人也！（嘔吐）

王　允：下官有意將小女配與溫侯爲妻如何？

呂　布：大人此話當眞哪？

王　允：當眞。

呂　布：好，如此岳父大人請上，受小婿一拜！

〔急跪拜，王允攙起〕

呂　布：但不知吉期約在何時啊？

王　允：這吉期麼？今日十三……

呂　布：哦，就是今日吧！

王　允：嗯，來不及了。明天十四……

呂　布：明日可好？

王　允：明日是個月忌日。

呂　布：月忌也無妨啊！

王　允：嚘，使不得，使不得！

呂　布：幾時呢？

王　允：後天十五……

呂　布：十五日？

王　允：十五是個單日期。

呂　布：你看這倒難了。幾時啊？

王　允：嗳，準定十六日，送小女過府成親如何？

呂　布：十六日？

王　允：十六日。

呂　布：一定？

王　允：一定。

呂　布：有準？

王　允：有準。

呂　布
王　允：（同笑）啊哈哈哈……

呂　布：告辭了！

〔四軍士上，牌子，呂布、四軍士同下〕

王　允：家院快來！

〔家院上〕

王　允：拿我名帖，去請太師過府飲宴。

家　院：遵命。

王　允：轉來！對太師言講：酒席筵前有要事相商，還有歌姬奉舞。快去、快去！

家　院：是。（下）

王　允：正是：今日定下計連環，父子成仇頃刻間。（下）

第　五　場

〔牌子，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上，下轎〕

董　卓：老夫自殺張溫之後，心中悶悶不樂。前者着人去到郿塢，廣徵美女，聞報選齊，因此到那裏住了幾日。方才回朝，與萬歲交談了許久，如今回府休息。——左右，伺候了！

〔門官執帖上〕

門　官：啓稟太師，王司徒請太師過府飲宴，柬帖呈上。

董　卓：拿來我看。（看帖）老夫方才回來，身體疲倦，回謝他吧！

門　官：啊太師，來人言道，有要事相商，席前還有歌姬奉舞。

董　卓：哦，如此回他即刻就到。

門　官：是。（下）

董　卓：（笑）哈哈哈……司徒趣人也。聞得奉先近日與他過從甚密，老夫若得此人，不難身登九五。——左右，打道司徒府。

〔牌子，圓場；家院迎上，請王允上〕

家　院：董太師駕到。

王　允：鼓樂相迎。

〔吹打，出迎〕

王　允：太師！

董　卓：司徒！（笑）哈哈哈……

〔進內，四軍士下〕

王　允：太師在上，下官大禮參拜。

董　卓：生受你了。

王　允：太師降臨，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董　卓：多蒙司徒相召，輕造潭府，望乞海涵。

王　允：豈敢，今當下官賤辰，特備酒筵與太師痛飲。

董　卓：這，擺下就是。

王　允：將筵擺下。

〔設筵，入座。四校尉、家院下〕

王　允：太師請！

董　卓：請！

〔牌子，飲酒〕

董　卓：啊，司徒，有何要事相商？

王　允：（外窺，低聲）太師英名揚於天下，仁德佈於四方，何不早登九五，以安人心天意。

董　卓：哎呀呀！老夫功微德薄，怎敢爲君哪？

王　允：太師此言差矣。

董　卓：何差？

王　允：想這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太師有何不可？

董　卓：好好好！老夫得了天下，少不得要封你開國元勳。

王　允：謝主龍恩。

董　卓：平身。尙早哇！（笑）哈哈哈……

王　允：太師請！

〔牌子，飲酒，家院暗上〕

王　允：歌姬們走上。

家　院：歌姬們走上。（下）

〔四歌姬、貂蟬上〕

貂　蟬：（唱西皮搖板）

　　畫堂結綵紅燈映，
　　恰似君王宴宮庭。

王　允：見過太師！
衆　　：叩見太師。
董　卓：罷了。
王　允：歌舞上來！
衆　　：遵命。
貂　蟬：（唱南梆子，起舞）
　　領羣芳齊獻舞席前立定，
　　似嫦娥離月府降下凡塵；
　　兩旁裏陪襯着佳人紅粉，
　　故意兒爭獻媚眉眼傳情；
　　似蝴蝶穿花叢飛翔隱隱，
　　又好似蓮池畔出水的蜻蜓；
　　弄花枝拂翠袖席前舞定——
〔齊舞〕
貂　蟬：（接唱搖板）
　　假作那嬌羞態俯首弄裙。
董　卓：（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衆美女一個個體態輕盈，
　　引得我老年人起下了少年的心。
　　歌姬中爲首的又美又俊，
　　轉面來問司徒她叫何名？
王　允：她叫貂蟬。
董　卓：哦，貂蟬，這個名字響亮得很哪！
王　允：啊，貂蟬過來，叩見太師。
貂　蟬：是。——與太師叩頭。
董　卓：哎呀，罷了。（笑）哈哈哈……貂蟬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貂　蟬：一十八歲了。
董　卓：哦，一十八歲了。
貂　蟬：正是。
董　卓：哎呀，司徒，巧得很，她十八歲，老夫我……
王　允：太師呢？
董　卓：五十八歲了。（笑）哈哈哈……風姿絕世，眞乃神仙界中人物也。嘿嘿，司徒，你可知老夫的心事啊？
王　允：太師有何心事？
董　卓：哎，老夫府中儘有扛不動的金銀山，却無可人意的解語花呀！
王　允：太師此言，下官倒明白了。
董　卓：明白何來？
王　允：太師莫非喜愛此女？
董　卓：哈哈哈……司徒眞趣人也。
王　允：下官有意將此女獻於太師，朝夕侍奉如何？
董　卓：哎，司徒，你此話當眞？
王　允：當眞。
董　卓：是實？
王　允：是實。
董　卓：老夫多謝了，哎呀，多謝了。（笑）哈哈哈……
王　允：擇一良辰將此女送上府去。
董　卓：哎，今日就是良辰吉日。
王　允：哦，哦！
董　卓：叫貂蟬速速更衣，隨老夫同車而歸。
王　允：是，是。——啊，貂蟬快去更衣！
〔四歌姬、貂蟬下〕
董　卓
王　允：（同笑）哈哈哈……
〔吹打，四軍士、四校尉、車夫上，丫環攙貂蟬上，上車〕
王　允：啊，貂蟬，好好侍奉太師。
董　卓：司徒，改日再造府親謝。告辭了。
〔王允下，董卓、貂蟬等同下〕

第六場

〔二軍士提燈引呂布上〕

呂　布：（念）藍橋已過銀河阻，叫人心中費躊躕。

唉！王司徒將貂蟬許配於我，聞得又送與太師；如此相戲，倒要與他理論。——左右，司徒府去者！

〔圓場，家院上〕

家　院：有請大人。

〔王允上〕

王　允：何事？

家　院：溫侯到。

王　允：說我出迎。

家　院：大人出迎。（下）

王　允：啊，溫侯！

〔呂布怒視王允，入內〕

王　允：啊，溫侯，怒氣不息爲着誰來？

呂　布：王司徒！你將你女許配於我，你怎麽又送與太師？你出乎反乎，王司徒！莫非你視我寶劍不利麽？

王　允：溫侯息怒，請坐下講話。

呂　布：哼，看你講些甚麽！

王　允：下官在朝房遇着太師，問到下官："啊，司徒大人，你有一女名喚貂蟬，許與奉先了麽？"下官不敢隱瞞，以實相告；午後，太師就到舍下來了。酒席筵前，下官叫小女出堂拜見公公。太師一見，十分的歡喜道："此女貌美，正配我兒奉先，待我帶回府去，與他二人完婚。"你不問青紅皂白，進得府來就是這樣的待我，眞眞的豈有啊，嘿嘿，此理！

呂　布：哎呀，若不問個明白，險些自誤。司徒大人少坐一時，待我回去，看個明白，再做道理。告辭了。——帶馬。（上馬）

王　允：送溫侯。

〔二軍士、呂布下〕

王　允：嘿嘿，這一下呀，可就熱鬧了。

〔王允下〕

第七場

〔貂蟬上〕

貂　蟬：（唱西皮慢板）

捨身只爲除國害，
連環之計巧安排；
董卓老兒他不解，
呂布爲何不見來？
閑對菱花修眉黛——

〔呂布暗上，偷覷〕

貂　蟬：（接唱搖板）

窗外一人暗徘徊。

呂　布：嗯哼！

〔二人做手勢〕

董　卓：（內）貂蟬，攙我來。

〔呂布驚，急下。貂蟬下〕

第八場

〔李儒上〕

李　儒：（唱西皮搖板）

太師旣要圖大業，
不該又將女色貪。

下官，李儒，乃董太師之婿。前聞王司徒送了太師一妾，名叫貂蟬。太師一連三日未曾入朝，恐怕太師因美色而誤了自己的大事，不免到相府見機相勸一番便了。

（唱搖板）

相府去把太師見，

要用苦口勸一番。（下）

第九場

〔貂蟬上〕

貂　蟬：（唱西皮原板）

丁香舌吐青鋒劍，

要與漢家除佞奸。

梳妝已畢繡閣轉，

假獻慇懃立床前。

啊，太師，天不早了，該起床了。

〔貂蟬掛起繡帳〕

董　卓：哎呀呀，老夫昨晚醺醺大醉，以致貪睡未起，原來美人早已梳妝完畢了。

貂　蟬：伺候太師更衣。

董　卓：攙我下床。

〔貂蟬攙董卓出帳〕

董　卓：貂蟬，似你這樣閉月羞花之貌，侍奉老夫，甚慰吾心；只顧朝歡暮樂，數日不曾上朝了。

貂　蟬：太師，不要上朝才好。

董　卓：却是爲何？

貂　蟬：昨日太師正在午睡之時，窗外有一頭戴金冠之人，不住偷看妾身，此人定然不懷好意。

董　卓：哦，有這等事！想是呂布這個奴才。啊，貂蟬，那呂布是個酒色之徒，再若來時，須要躲避才是。

〔呂布上，入內〕

呂　布：呂布參……

董　卓：迴避了！

〔董卓急將貂蟬掩入帳內〕

董　卓：兒啊，闕前有事無事？

呂　布：無事。

〔貂蟬自帳內向呂布作手勢，呂布張望〕

董　卓：你我雖是父子，以後見面之時，須要通報一聲。這臥房之中，不可隨便出入才是規矩。聖上有旨宣爲父今日入朝，吾兒保護爲父前往。下面更衣去罷！更衣去罷！

〔呂布未聞董語，董回頭見呂呆視帳內〕

董　卓：嘟！大膽的小畜生，如此無禮，戲吾愛姬；不念父子之情，定要問罪。快快與我滾了出去！

呂　布：遵命。（下）

董　卓：唉，眞眞的豈有此理！

〔貂蟬自帳內出來〕

貂　蟬：哎呀太師呀，妾在帳後，觀看呂布兩眼不住往帳內偷看妾身。太師平日待他十分恩厚，不想生此不良之心，果然不出妾身所料，日後須要多加防範，如若不然，妾必被他所算。太師作主哇！（哭）

董　卓：不必啼哭，待等機會抓個錯處，將他攆了出去，也就是了。唉，坐下，坐下。

〔丫環上〕

丫　環：啓禀太師，李姑老爺到。

董　卓：（向貂蟬）迴避了。

〔貂蟬下〕

董　卓：叫他進來。

丫　環：有請李姑老爺。（下）

〔李儒上〕

李　儒：（內）嗯哼！

（上念）只爲謀大事，打動太師心。——參見太師。

董　卓：賢婿到了，請坐。

李　儒：謝座。

董　卓：到此何事？

李　儒：特來問安。

董　卓：有勞賢婿動問。老夫就要上朝面君，不留你多談，回府去罷！唉！

李　儒：啊，太師，爲何長嘆哪？

董　卓：我就對你實講了吧：可恨呂布這個奴才，調戲我的愛姬貂蟬。哎呀！氣死人了！

李　儒：哦，原來爲此呀！啊太師，爲了一個女子，不要傷了你父子的和氣呀！

董　卓：這個，賢婿之言倒也有理，只是方才老夫，一怒之下將他逐出，如何是好？

李　儒：不妨，不妨，那呂布最貪小利，何不備上一份厚禮，小婿與他送去，再用言語安慰於他，管保無事。

董　卓：如此甚好，就煩賢婿備下金帛，對那呂布去講，老夫方才起來，精神有些恍惚，叫他莫要掛懷的才好。

李　儒：是，是。告退。

董　卓：去吧！

〔李儒下〕

董　卓：待老夫後面更換朝服，準備上朝便了。（下）

第　十　場

〔呂布執戟上〕

呂　布：（唱西皮散板）

心中只把老賊恨，

霸佔我妻滅人倫。

不想貂蟬果被老賊強佔！且喜老賊今日上朝去了，是俺偷空回來，不免尋找貂蟬便了。

（接唱散板）

如若不能遂人願，

枉在人間走一番。

且尋貂蟬去會面——

〔圓場，貂蟬上〕

貂　蟬：（接唱）只見溫侯立堂前。

溫侯，好難得見你面！此處不是交談之地，且到鳳儀亭等我，我隨後就來。速速前去要緊。

呂　布：如此，俺先去等你便了。——正是：

潛身且入花叢去，等候玉人下瑤台。（下）

貂　蟬：且住！看呂布已去，我不免去到鳳儀亭中，用花言巧語矇哄於他，甘心爲我驅使，國賊可除矣！

（唱散板）

拂柳分花將園進，

救國難顧我女兒身。（下）

第　十　一　場

董　卓：（內）請駕回宮。

〔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上〕

董　卓：左右，可曾看見那呂布？

衆　：回府去了。

董　卓：啊，回府去了！打道回府！

〔衆同下〕

第　十　二　場

〔呂布上〕

呂　布：（唱西皮散板）

邁步且把花園進，

只見貂蟬到來臨。

〔貂蟬上〕

貂　蟬：（唱散板）

故作神慌將園進，

溫侯面前訴苦情。

溫侯啊！我父將我許配於你，只望是美滿姻緣，誰想太師將我強納爲妾，今日得與郎君一訴肺

腑，哎呀，妾死也得甘心無恨的了哇……（哭）

呂　布：小姐，你的心事我早已明白，並非有意失節，乃被老賊所佔；俺呂布絕不忘你的深情。

貂　蟬：溫侯！妾已被老賊所汚，恨不即死，只因未與郎君一訣，故此才忍辱偷生。幸得今日與君相見，將我心事表明；我乃失節之人，不堪侍奉郎君，惟有一死，以明妾志。君前途珍重，勿以妾身爲念。

呂　布：小姐！俺呂布若不與小姐成親，非蓋世英雄也！小姐不必悲傷，待我思得良計，你我自有團圓之日。今日老賊上朝去了，是俺偷空回來；若在此久待，恐被老賊見疑。小姐保重，俺就此去也！

貂　蟬：郎君！看你這樣懼怕老賊，如狼畏虎，恐你我今生永不能團圓了。也罷！我不免投魚池一死……

呂　布：啊！

貂　蟬：以了我之癡情也！

（唱西皮搖板）

偌大英雄無血性，

投池一死了殘生！（欲投池）

呂　布：（放戟，攔抱）小姐不可輕生哪！使不得！

董　卓：（內）貂蟬！貂蟬！

〔在呂布攔抱、貂蟬掙扎時，董卓上〕

董　卓：貂蟬！——嘟，嘟，嘟！……

貂　蟬：（哭）喂呀！（下）

董　卓：啊？你是呂布啊？

呂　布：是呂布！

董　卓：爾不隨我同路而回，來在鳳儀亭上，調戲貂蟬，你，你，你是何道理？

呂　布：啊！這……你……問俺作甚？

董　卓：好奴才！近前來，有話對你言講。

呂　布：做甚麼？

〔呂布向前，董卓打呂布〕

董　卓：好奴才！

（念"撲燈蛾"）

罵聲呂布小畜生，小畜生！

戲我愛姬滅人倫，滅人倫！

怒氣冲天難消恨，

〔拾戟，接念〕

方天畫戟要爾喪殘生！

呂　布：你敢！

董　卓：小奴才！

〔刺呂，呂踢倒董卓，跑下〕

董　卓：好奴才，你往哪裏走，你往哪裏走！哎呀，反了，反了！（追下）

第十三場

〔李儒急上〕

李　儒：哎呀呀！不知爲了何事，太師與奉先爭鬥起來，待我趕上前去，解勸便了！（下）

第十四場

〔呂布上〕

董　卓：（內）哪裏走！

〔追上，奪戟；李儒上，攔住〕

呂　布：放手！

〔踢倒董卓，奪戟在手，欲刺董〕

李　儒：（攔）哎呀，不可，不可！

呂　布：饒你！（下）

〔李儒扶起董卓，董揪李毆打〕

董　卓：好奴才，好奴才！

李　儒：不要打，是我。

董　卓：打的就是你！

李　儒：我是李儒。
董　卓：啊，李儒？
李　儒：哎呀呀！
董　卓：哎呀呀，把老夫我打昏了。攙扶我到書房，有話對你言講。
李　儒：喲喝，把我打壞了！
〔攙董卓，圓場，進書房〕
李　儒：爲了何事，與奉先爭鬥起來？
董　卓：待我慢慢對你言講。
李　儒：太師請講。
董　卓：可恨呂布這個奴才，調戲貂蟬；誓必殺之，方消我恨！
李　儒：啊，太師，爲了小事，不要就誤了大事。
董　卓：啊！此事還小嗎？嗳，荒唐、荒唐！
李　儒：嗳，那呂布既愛貂蟬，何不將貂蟬送與那呂布，也就完了。
董　卓：啊！你的老婆怎不送與那呂布啊？
李　儒：啊，岳父！
董　卓：嘿！你把老夫我氣昏了哇！
李　儒：想你老人家，久已存心欲圖大事，全仗奉先輔佐。今爲一女子，激惱於他，只恐大事難圖矣。小不忍則亂大謀，還望太師息怒三思。
董　卓：嗯，依你之見？
李　儒：依小婿之見，莫如趁此將貂蟬賜與呂布，那呂布感太師大恩，必然以死相報，大事可成矣！
董　卓：這個……你且回去，容我思之。
李　儒：是是。小婿肺腑之言，太師三思。（下）
董　卓：貂蟬快來！
〔貂蟬上〕
貂　蟬：（唱西皮搖板）
屛風後聽李儒一番議論，
裝愁容拭淚眼再騙賊臣。
（哭）喂呀，太師呀……
董　卓：你這個賤人，怎樣私通那呂布，還不從實講來！
貂　蟬：哎呀太師呀！妾因太師上朝，一人在房甚是寂寞，去到鳳儀亭中散步，忽見呂布走入園來，與我講話……
董　卓：你見他到來，就該躲避的才是。
貂　蟬：是呀，妾身前者已看出此人行爲不正，一見他來，趕快躲避。不想那呂布滿臉笑容，將我攔住，他言道："我乃太師之子，何用迴避？"一手將我扯住……
董　卓：怎麼樣啊？
貂　蟬：欲行無禮。
董　卓：可恨的小奴才！後來便怎麼樣啊？
貂　蟬：妾身見此情景不對，他又是個武夫，恐怕難逃賊手，甩開衣衫，欲投池自盡，不想被他抱住……
董　卓：啊，又怎麼樣啊？
貂　蟬：正在難解難分時節，恰巧太師走進園來，救了妾命；不想反說我與呂布私通，喂呀，眞眞寃枉死妾身了哇……（哭）
董　卓：啊，貂蟬，那呂布既然愛你，我就將你許配那呂布；你二人年庚相對，郎才女貌，勝比老夫多矣。
貂　蟬：太師呀！太師因此小節，疑惑妾身。也罷！不如死在太師面前，以報恩情便了！
（唱西皮散板）
床間扯下靑鋒劍，（摘劍）
玉碎香消報恩情。
〔貂蟬假意自刎，董卓奪劍〕
董　卓：使不得！嗳，這還了得！

貂　蟬：(哭)喂呀，太師呀……

董　卓：不要啼哭，方才之事，乃是相戲耳。如此看來，那李儒之言，不能依他。

貂　蟬：李儒？哦，明白了。想那李儒與呂布十分交厚，才勸太師將我配那呂布。李儒呀李儒！你只顧朋友之情，連太師的臉面都不顧了。我恨不得食爾之肉，方消我心頭之恨哪！(哭)

董　卓：你又來了！不要啼哭，方才之言，不要掛懷的才好。

貂　蟬：依妾之見，此處不可久居，恐被呂布、李儒所算。

董　卓：不妨事，明日你我去到郿塢居住，命李傕、郭汜保駕前往，可保無事。後面備酒與美人壓驚，隨我來呀！(笑)哈哈哈……

〔拉貂蟬同下〕

第十五場

〔黃琬、士孫瑞、李肅、王允、董旻、董璜上〕

王　允：列位大人請了。

衆　：請了。

王　允：太師駕轉郿塢，你我前去送行。

衆　：請。(同下)

第十六場

〔呂布上，登高，張望〕

〔吹打，四軍士、四校尉、黃琬、士孫瑞、李肅、董旻、董璜、董卓、丫環過場下〕

〔貂蟬乘車上，呂布與貂蟬作手勢，貂蟬示意殺董，下〕

〔呂布追望，王允上〕

王　允：啊，溫侯！溫侯不隨太師駕轉郿塢，爲何一人在此長嘆？

呂　布：唉！爲你女貂蟬耳。

王　允：你二人還不曾完婚麼？

呂　布：哎呀……老賊已納爲己妾了哇！

王　允：有這等事？請至舍下一敍。

〔圓場，家院迎上〕

家　院：大人回來了。

王　允：下面伺候。

〔家院下〕

王　允：啊，溫侯，可曾見着小女？

呂　布：大人哪！

(唱西皮散板)

令嬡深情實可敬，

老賊不該亂胡行。

王　允：哦！

(接唱)太師作事行不正，

父納子媳滅人倫。

太師做出此事，豈不被天下人恥笑！並非恥笑太師，笑的下官與溫侯耳。想下官年邁無用，不足爲道；可惜溫侯乃英雄蓋世，受此奇辱，豈不令人可恨麼？

呂　布：這……

王　允：哎呀，下官失言了。

呂　布：唉！我意欲殺却老賊，怎奈與他有父子之情，又恐怕旁人恥笑。

王　允：溫侯，此言差矣。想溫侯姓呂，太師姓董，有甚麼父子之情？他若有父子之情，還不能納你妻爲妾呢！

呂　布：這這這……哎！我定要殺却老賊，以雪我恥。大人，有何計教我？

王　允：必須差一心腹之人，去往郿塢，假傳天子命詔，將老賊誆進朝來，我等一齊誅之。

呂　布：此計甚好，想李肅因久不遷其官，恨老賊久矣。

就命他前去，大功必成。

王　允：家院。

〔家院上〕

家　院：有。

王　允：去請李大人到此，有要事相商。

家　院：是。（下）

呂　布：李肅到來，待俺用言語打動於他。

王　允：全仗溫侯。

〔李肅上〕

李　肅：參見溫侯、司徒大人。

王　允：李大人請坐。

李　肅：呼喚下官有何見教？

呂　布：只因董卓專權亂國，欲命仁兄假傳天子命詔，去到郿塢，將那老賊誆進朝來，吾等將他誅之，同保漢室江山，不知仁兄可願前往？

李　肅：下官有此心久矣，恨無同心之人，溫侯與司徒大人既有此意，正符萬民所望，願照計而行。

呂　布：好，速速行之，不得遲誤。

李　肅：遵命。

衆　：正是：

李　肅：明日假傳天子詔。（下）

王　允：殺却老賊保漢朝。

呂　布：誓報老賊奪妻恨。（下）

王　允：嘿嘿！管教他父子動槍刀。（笑）哈哈哈……（下）

第十七場

〔四軍士、四校尉、董卓上〕

董　卓：（唱西皮搖板）

美人花卉助清興，

貂蟬色藝世無倫。

〔李肅上〕

李　肅：（念）假傳天子詔，來誆叛逆臣。——參見太師。

董　卓：罷了，到此何事？

李　肅：今有天子密詔，太師拜讀。

董　卓：拿來我看。（看旨）啊，天子因何有此詔旨？

李　肅：只因天子病癒之後，自覺才力不足，願讓有德者居之；與衆臣商議，情願禪位與太師。

董　卓：老夫功微德薄，怎敢爲君。

李　肅：太師忒謙了。昔日堯禪舜，舜禪禹，不過此也。

董　卓：聖上雖有此詔，司徒等他們心意可服？

李　肅：司徒等聞得此詔，已着人建造受禪台去矣。

董　卓：好好好，你且下面候信，隨我一同入朝。

李　肅：遵命。（暗笑下）

董　卓：（笑）哈哈哈……哎呀妙啊！此舉甚合我意。前者司徒在我面前，倍加親近，又將貂蟬送我，說了許多心腹之言，果應受禪，如今方遂老夫心願也。——左右！

衆　：有。

董　卓：命李傕、郭汜守住郿塢；親隨、跟役隨老夫擺駕受禪台。

衆　：啊。（同下）

第十八場

〔王允、黃琬、士孫瑞持劍上，過場下〕

〔牌子，四軍士、四校尉、李肅、董卓上〕

李　肅：啓太師：已到禁門，待下官陪同太師面君之後，再登受禪台，受諸臣朝賀。

董　卓：如此爾等門外伺候。

〔四軍士、四校尉下〕

董　卓：前面引路。

李　肅：遵命。

〔王允、黃琬、士孫瑞持劍上〕

董　卓：司徒，哎呀呀，你們倒先來了。

王　允：（揚劍）董卓，老賊！

董　卓：啊？

王　允：你這賊上欺天子、下害羣臣，恨不得食爾之肉、飲爾之血。休走，看劍！

董　卓：哎呀，奉先何在？

〔呂布急上〕

呂　布：奉詔討賊！

〔呂布刺死董卓〕

呂　布：大人朝房等候，俺尋找他的餘黨去也！（下）

〔衆同下〕

——劇　終——

審　頭　刺　湯

前　　記

明嘉靖時，陸炳奉旨審問由戚繼光監斬的莫懷古人頭一案，權臣嚴世蕃派心腹湯勤會審。陸炳想把人頭斷成眞的，以了結此案；但湯勤却一口咬定是假。在審案的過程中，陸炳發現湯勤早有霸佔莫妾雪艷的企圖，他爲了開脫戚繼光並替莫懷古報仇，便假意將雪艷斷與湯勤爲妾。湯旣如願，於是承認人頭是眞。花燭之夕，雪艷刺死湯勤，然後自刎而死。

此劇是由本院編輯處田淞根據王瑤卿、蕭長華先生的演出本，並參考馬連良、雷喜福先生的演出本整理的；整理後經蕭長華先生校訂。

第　一　場

〔四站堂軍、四刀斧手、門子、陸炳上〕

陸　炳：（念引）奉命審人頭，王法森嚴鬼神愁。①

（念詩）惱恨嚴賊太猖狂，欺君罔上似虎狼，

許多奸侫成一黨，每日在朝害忠良。

老夫，陸炳。嘉靖駕前爲臣，官拜錦衣衞正堂。今日奉了萬歲旨意，審問莫懷古的人頭。想此事分明是嚴府與忠良做對。老夫若是斷成假的，不知要連累多少好人在內；若斷成是眞，那嚴府必不干休。此事叫老夫爲難得緊！

內　：湯老爺到。

門　子：湯老爺到。

陸　炳：哦湯勤……我想湯勤乃嚴府的耳目，他到此，老夫倒要留心一二。——來，傳話出去，說老夫有王命在身，不能二堂敍話，請湯老爺大堂相見。

門　子：有請湯老爺。

湯　勤：（內）嗯哼！

（上念）只爲雪艷美佳人，費盡三茅七孔心；

若得她心合我意，人頭是假也是眞。

報，湯勤告進。——小官湯勤參見老大人。

陸　炳：啊？湯老爺敢是拿老夫的弊病來了嗎？

湯　勤：小官告辭。

陸　炳：轉來，爲何去心忒急？

湯　勤：不是啊，小官上得堂來一言未發，怎說拿老大人弊病？這弊病二字，啫啫啫，小官吃吃……罪不

① 或念：“麟袍飈金，印懸肘，不羨文章山斗。”

起呀！
陸　炳：老夫乃是一句戲言哪。
湯　勤：戲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
陸　炳：湯老爺過衙必有所爲？
湯　勤：奉嚴爺之命，前來會審人頭。
陸　炳：哦，湯老爺是會審人頭的麽？來來來，請來上坐。
湯　勤：此乃朝廷法堂，小官不敢坐。
陸　炳：怎麽，你也曉得還是朝廷的法堂？
湯　勤：朝廷法堂，怎麽不知。
陸　炳：如此旁設一座。
湯　勤：謝座。
陸　炳：湯老爺若不過衙，老夫還要具帖相請。
湯　勤：小官是呼喚即至。
陸　炳：少時審問，若有不到之處，還望湯老爺指教哇。
湯　勤：老大人忒謙了。
陸　炳：帶人犯！
門　子：帶人犯！
〔張龍、戚繼光、雪艷、郭義上〕
門　子：（點名）張龍。
張　龍：有。
門　子：郭義。
郭　義：有。
門　子：戚繼光。
戚繼光：有。
門　子：雪艷。
雪　艷：有。
陸　炳：戚繼光、雪艷下去；張龍、郭義往上跪！
〔戚繼光、雪艷下〕
陸　炳：張龍、郭義，莫懷古夫婦是薊州官兵拿獲，還是你們拿獲的？
張龍 郭義：乃是小人們拿獲的。
陸　炳：在甚麽地方？
張龍 郭義：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陸　炳：甚麽時候？
張龍 郭義：黃昏時候。
陸　炳：黃昏時候怎樣進城？
張龍 郭義：叫開城門，劈了栅子，擊動戚大人的堂鼓，才見戚大人。
陸　炳：戚大人怎樣吩咐？
張龍 郭義：戚大人言道：此事大了，必須兩家擔待。
陸　炳：何爲兩家擔待？
張龍 郭義：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我等併鎖在一處，裏面有燈，外面有人；等到五更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回覆嚴爺。
陸　炳：可是實情？
張龍 郭義：句句實情。
陸　炳：下去！
張龍 郭義：是。（下）
陸　炳：帶雪艷！
門　子：帶雪艷！
〔雪艷上〕
雪　艷：叩見大人。
陸　炳：雪艷。
雪　艷：有。
陸　炳：你夫婦被何人拿獲？
雪　艷：嚴府校尉拿獲的。
陸　炳：在甚麽地方？
雪　艷：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陸　炳：甚麽時候？
雪　艷：黃昏時候。

陸　炳：怎樣進城？

雪　艷：叫開城門，勞了栅子，擊動戚大人的堂鼓，才見戚大人。

陸　炳：戚大人怎樣吩咐？

雪　艷：戚大人言道：此事大了，必須兩家擔待。

陸　炳：何爲兩家擔待？

雪　艷：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我等併鎖在一處，裏面有燈，外面有人；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才回覆嚴爺的。

陸　炳：可是實情？

雪　艷：句句實情。

陸　炳：下去！

雪　艷：是。——唉！（下）

陸　炳：啊湯老爺，湯老爺！（湯勤正注視雪艷，未聽見）啊，湯老爺！

湯　勤：（驚覺）啊……老大人！有何話講？

陸　炳：我想戚繼光身爲八台總鎮，雖然犯法於朝廷，不曾犯法於你我，我有心賜他一矮座，不知湯老爺意下如何？

湯　勤：老大人開恩，倒是原有他的座位。

陸　炳：原有他的座位？——帶戚繼光！

門　子：帶戚繼光！

〔戚繼光上〕

戚繼光：參見大人。

陸　炳：戚繼光，湯老爺賜你一矮座，還不謝過。

戚繼光：多謝湯老爺。

湯　勤：大人請坐。

陸　炳：戚繼光。

戚繼光：大人。

陸　炳：莫懷古夫婦是何人拿獲的？

戚繼光：嚴府校尉拿獲。

陸　炳：在甚麼地方？

戚繼光：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陸　炳：甚麼時候？

戚繼光：黃昏時候。

陸　炳：怎樣進城？

戚繼光：叫開城門，勞了栅子，擊動犯官的堂鼓，才見犯官。

陸　炳：你是怎樣吩咐？

戚繼光：犯官言道：此事大了，必須兩家擔待。

陸　炳：何爲兩家擔待？

戚繼光：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他四人併鎖在一處，裏面有燈，外面有人；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回覆嚴爺。

陸　炳：可是實情？

戚繼光：句句實情。

陸　炳：下去！

戚繼光：是。（下）

陸　炳：啊湯老爺。

湯　勤：大人。

陸　炳：我想這個人頭是眞的了。

湯　勤：怎見得是眞的？

陸　炳：他四人上得堂來，口供一樣，豈不是眞的了？

湯　勤：哦，大人說他們四人上得堂來，口供相同，人頭就是眞的了？——假的！

陸　炳：怎麼？

湯　勤：他們一路而來，同宿旅店，串通好了的口供，矇哄老大人的。

陸　炳：哦，他們串通好了的口供，矇哄老夫？

湯　勤：正是。

陸　炳：這也疑得是。——也罷，老夫倒有個拙見在此。①

湯　勤：有何高見？

陸　炳：日前斬了幾個人頭，不曾示衆，今日擺在堂口，連莫懷古的人頭也擺在其內；叫那雪艷上前相認，認眞便眞，認假便假。你看如何？

湯　勤：但憑老大人。

陸　炳：人頭擺在堂口。

〔刀斧手擺木桶〕②

陸　炳：莫懷古的人頭也擺在其內。

〔刀斧手又擺一木桶〕

陸　炳：帶雪艷！

〔雪艷上〕

陸　炳：雪艷。

雪　艷：有。

陸　炳：老夫道人頭是眞，湯老爺道人頭是假。老夫前日斬了幾個人頭，不曾示衆，將人頭擺在堂口，你丈夫的人頭也擺在其內。你上前相認，認眞便眞，認假便假。哪個是你丈夫莫懷古的人頭，（暗指）抱來見我！

雪　艷：遵命！

（唱二黄散板）

陸大人坐在法堂上，

吩咐雪艷女娘行。

下得公堂來觀望，

只見人頭列兩旁。

那邊廂好似夫模樣，

哎呀！

他、他……人頭爲何面皮黃？

這廂不是到那廂，

（哭）喂呀！

懷抱人頭跪公堂。

陸　炳：可是你丈夫的人頭？

雪　艷：正是。

陸　炳：下去！

雪　艷：是。——（哭）喂呀！（下）

陸　炳：人頭撤下堂口。

〔刀斧手撤木桶〕

陸　炳：湯老爺，湯老爺！

湯　勤：大人。

陸　炳：我想這個人頭一定是眞的了。

湯　勤：怎麽又是眞的了？

陸　炳：那雪艷上得堂來，不顧骯髒，抱住他丈夫的人頭痛哭，豈不是眞的了？

湯　勤：老大人說那雪艷上得堂來，不顧骯髒，抱着那顆人頭痛哭，就是眞的呀？

陸　炳：正是。

湯　勤：我把那雪艷好有一比。

陸　炳：比作何來？

湯　勤：貓兒哭老鼠。

陸　炳：此話怎講？

湯　勤：假慈悲。

陸　炳：哦，她是假慈悲？（回顧左右，衆皆拭淚）湯老爺，你看我這兩旁的衙役們也落下淚來，他們也是假慈悲嗎？

湯　勤：他們也有一比。

陸　炳：又比作何來？

---

① 舊本作："……老夫有個憑天斷。"事實上辦法是使雪艷辨認，並非"憑天斷"，故改。

② 據蕭長華先生講，早年演此劇時係擺木桶，其形象較用紅布包成之人頭爲佳，且較合理。

湯　勤：聽評書落淚——替古人擔憂。

陸　炳：哦，他們是替古人擔憂？湯老爺，你怎麽不替古人擔憂呢！

湯　勤：大人說哪裏話來，我與那莫大老爺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他罪犯皇家，自作自受，我替他擔的甚麽憂！

陸　炳：你口口聲聲道這個人頭是假，難道莫懷古的人頭還有甚麽質對不成？

湯　勤：喲，大有質對。

陸　炳：有甚麽質對？講！

湯　勤：莫大老爺頭上有樣貴處：前有梅花顥，後有三台骨，那才是眞的呢。

陸　炳：哎，人死則變哪。

湯　勤：生就的骨頭，一輩子也不能改變的。

陸　炳：想這梅花顥生在面上，可以常常得見；三台骨長在腦後，你是怎樣得見呢？

湯　勤：哎呀，若提起此事，說來也就長了。

陸　炳：慢慢的講來。

湯　勤：當初小官不得地的時節，在錢塘賣字畫爲生，莫大老爺出門拜客而歸，路過我那畫棚，他見我那字是眞草隸篆，畫是水墨丹青，他乃讀書之人，有憐才之意，故而將我收留，到他家下以爲幕賓。後來他進京補官，又將我帶進京來。我們一路之上，同宿旅店，同盆淨臉，同架穿衣，同桌用飯，所以麽，看得是淸淸楚楚、明明白白的。

陸　炳：哦，原來如此。我來問你，那莫大老爺待你如何？

湯　勤：待小官恩重如山。

陸　炳：恩重如山？

湯　勤：厚而不薄，决不虧心哪。

陸　炳：哼，叫老夫好恨！

湯　勤：老大人敢莫恨着小官不成？

陸　炳：我焉能恨着湯老爺；我恨的是那去世的莫懷古，他大大的失了眼力！

湯　勤：啊，怎見得我那莫大老爺失了眼力？

陸　炳：想當年湯老爺不得地的時節，在錢塘賣字畫爲生，那莫大老爺拜客而歸，路過你的畫棚，見你的字是眞草隸篆，畫是水墨丹靑，故而起了憐才之心，將你帶進府去，以爲幕賓。縱然將你帶進府去，就不該將你帶進京來；縱然將你帶進京來，就不該將你薦與嚴府。如今你作了官，得了這經歷司，才有你這鐵板的干證。嘜——呀，這個人頭你說是眞也是眞，你說是假也是眞，老夫就是這樣落案了！

湯　勤：啊？就是這樣的落案哪？好好好，告辭！

陸　炳：哪裏去？

湯　勤：回覆嚴爺。

陸　炳：怎樣回覆？

湯　勤：我就說此案審得不淸不明，糊裏糊塗的就落了案了。

陸　炳：糊裏糊塗的落了案了？

湯　勤：你這不是馬馬虎虎嗎！

陸　炳：我來問你，那嚴爺他是狼？

湯　勤：不是狼。

陸　炳：是虎？

湯　勤：也不是虎。

陸　炳：吞吃我陸炳不成？

湯　勤：雖非狼虎，却有些虎狼之威！

陸　炳：怎麽講？

湯　勤：有虎狼之威呀！

陸　炳：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嘿……

湯　勤：老大人爲何發笑？

陸　炳：我笑你這兩句話是顚而又狂，尊而又大！

湯　勤：怎見得呀？

陸　炳：我方才問道那嚴爺可是狼？你說他不是狼；我又問道他可是虎？你又說道他不是虎。縱然是狼，我有打狼的漢子；縱然是虎，我有擒虎的英雄。想我陸炳乃是二甲進士出身，爲官以來，一不欺君，二不傲上，三不貪贓，四不賣法。我作官，作的是嘉靖皇上的官，又不曾作他嚴府的官，也不是他嚴府家人、走狗、使用的奴才！今奉天子令詔，審問莫懷古的人頭，你不過奉了嚴大人一句話，前來陪審而已。我與嚴大人一殿爲臣，你到此，我不過是看其上而敬其下，才賜了你一個座位。你就該坐在一旁，穩穩不動，辨別是非的才是；怎麼你一不耳聞，二不目睹，一口咬定人頭是假，眞假莫辨，是非不明，①眞個是狐假虎威，勢利的小人！你來在我這錦衣衞大堂，這樣擺來擺去，湯老爺，我又不買你的字畫呀！呵呵，眞乃無羞無恥，不知自愛。——左右，撤座！

湯　勤：哎呀，這老頭兒倒有些火性。弄了個沒趣！這這這……有了，這個老頭兒好奉承，待我奉承他幾句。——咦，啊，呵哈哈哈……啊老大人，小官不會吃酒，今早吃了幾杯水酒，言語冒昧，得罪了老大人，喏，小官這裏磕頭賠罪了。老大人不要動怒，小官是酒後失言哪！

陸　炳：湯老爺吃了酒了？

湯　勤：哎哎哎。

陸　炳：雖是酒後失言，這人命關天，非同兒戲呀！

湯　勤：下次改過。

陸　炳：下次改過了？坐下。

湯　勤：多謝老大人。

陸　炳：湯老爺，我想此事總要落案哪。

湯　勤：有道是"抄手問賊賊不招，用棒呼犬犬必逃。"此事不動大刑，諒他們不招。

陸　炳：聽湯老爺之言，敢莫叫老夫用刑？

湯　勤：大刑不動，恐其不招。

陸　炳：湯老爺，你看這上？

湯　勤：皇天。

陸　炳：下？

湯　勤：后土。

陸　炳：你我爲官者？

湯　勤：良心二字。

陸　炳：若無有良心呢？

湯　勤：若無良心麼……叫天狗吃了"他們"。

陸　炳：叫天狗吃了他們？

湯　勤：吃了"他們"。

陸　炳：想這無有良心之事，旁人作得來，我陸炳就作不出來麼？——來！

門　子：有。

陸　炳：帶張龍、郭義！

門　子：帶張龍、郭義！

〔張龍、郭義上〕

張龍
郭義：叩見大人。

陸　炳：嘟！你二人不過是奉了嚴大人一張批票，就是這樣遮天蓋地而來，拿一個人犯都不淸不明，不知誤了多少大事。——來，扯下去打！

張龍
郭義：湯老爺講情。

湯　勤：慢來，慢來。——啊老大人，他二人打不得呀。

---

① 舊本作："……又道人頭是眞，又道人頭是假，竟在當面反覆無常。……"與情況不合，故改。

陸　炳：啊？老夫連他二人都打不得了？

湯　勤：不是喲，他二人是牽連在內。

陸　炳：敢是與他二人講情？

湯　勤：不敢，老大人開恩。

陸　炳：張龍、郭義，四十板子記在你二人的腿上，人情送在湯老爺的臉上。還不謝過湯老爺。

張　龍
郭　義：多謝湯老爺。

湯　勤：謝過大人。

張　龍
郭　義：多謝大人。

湯　勤：（故意地）便宜爾等，下去！

〔張龍、郭義下〕

陸　炳：帶戚繼光！

〔戚繼光上〕

戚繼光：參見大人。

陸　炳：嘟！身爲八台總鎭，斬了個人頭不清不明。——來，大刑伺候！

內　　：黑詔到。

門　子：黑詔到。

陸　炳：下去！

〔戚繼光下〕

陸　炳：啊湯老爺，用刑事大，接詔事大？

湯　勤：自然接詔事大。

陸　炳：哦，接詔事大。湯老爺請至書房待茶。

湯　勤：小官告退。（下）

陸　炳：香案接詔。

〔四侍衞、押詔官上〕

押詔官：黑詔下。

陸　炳：萬歲！

押詔官：跪聽宣讀，詔曰：“今有一十八名江洋大盜，外有犯官三名，因刑部染病，命錦衣衞陸炳監斬。”詔書讀罷，望詔謝恩。

陸　炳：萬萬歲！——大人後堂留宴。

押詔官：朝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陸　炳：奉送。

〔四侍衞、押詔官下；湯勤上〕

湯　勤：老大人，方才黑詔到來，爲了何事？

陸　炳：適才黑詔到此，命老夫監斬幾名人犯。請問湯老爺，審頭事大，還是斬頭事大？

湯　勤：自然是斬頭事大。

陸　炳：哦，斬頭事大。

湯　勤：王命爲尊哪。

陸　炳：老夫前去監斬，有事相煩湯老爺。

湯　勤：老大人吩咐。

陸　炳：我意欲請湯老爺背審雪艷，意下如何？

湯　勤：怎麽，老大人命小官背審雪艷？小官情願代勞。

陸　炳：帶雪艷！

門　子：帶雪艷！

〔雪艷上〕

雪　艷：參見大人。

陸　炳：將她吊在廊下。

雪　艷：（哭）喂呀！

陸　炳：帶張龍、郭義！

門　子：帶張龍、郭義！

〔張龍、郭義上〕

陸　炳：命你二人看守雪艷，不許遠離，倘有差錯，打折爾的狗腿！

張　龍
郭　義：是。

陸　炳：帶戚繼光！

〔戚繼光上〕

陸　炳：適才黑詔到來，命老夫監斬幾名人犯。賜你小轎

一乘，跟隨老夫大轎之後，去到平則門外，斬幾個人頭與你見識見識。——外廂開道！

〔四站堂軍、四刀斧手、門子、陸炳、戚繼光下〕

湯　勤：陸炳監斬人頭去了，命我背審雪艷，哎，待我來背審背審……

張龍 郭義：嗯哼！

湯　勤：你二人方才受驚了。

張龍 郭義：有勞湯老爺講情。

湯　勤：老大人命我背審雪艷，你二人歇息去吧。

張龍 郭義：我二人在此看守雪艷，不敢遠離。

湯　勤：哎來來來，這裏有一茶之敬，你二人吃杯茶吧。

張龍 郭義：湯老爺的銀子，我們不敢要。

湯　勤：我送與你們，只管收下。

張龍 郭義：多謝湯老爺。

湯　勤：不值一謝。

張　龍：夥計。

郭　義：夥計。

張　龍：這個人頭分明是眞，也不知那個混帳東西偏說是假，害得我們票也銷不成。你在裏面訪，我在外面訪，訪着此人，也不打他，也不罵他，將他渾身衣服剝將下來，吊在柳樹梢上，颳東風往西擺，颳西風往東擺，擺來擺去，擺死這個混帳東西！湯老爺，你是個好人。我們飲酒去呀。

郭　義：飲酒去。

〔張龍、郭義下〕

湯　勤：哎呀呀，什麽東西！花了一錠銀子，買了他們一頓好罵呀。——啊雪娘子，陸大人監斬人頭去了，命我來背審於你。我看你是個聰明伶俐的婦人，你若猜得着我的心事，我說人頭是眞，它就是眞的了；你若猜不着我的心事，我說人頭是假，他一輩子也不能落案。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才好！

雪　艷：啊湯老爺，請退後一步。

湯　勤：是是是，你要快快的思忖。

雪　艷：哎呀且住！我看此賊居心不良，我不免用言語曚哄於他，若得機會，好與夫君報仇雪恨，我就是這個主意。——啊湯老爺，請過來呀！

湯　勤：雪娘子，怎麽說？

雪　艷：可記得那年在錢塘一同上船的時節，我險些失足落水，你過來扶了我一把……

湯　勤：哎不錯，你還記得？

雪　艷：那時我那心中……

湯　勤：怎麽樣啊？

雪　艷：早就有了你呀。

湯　勤：喂呀呀，怎麽，你在錢塘江上船的時節，險些失足落水，彼時我上前攙扶了你一把，那時你那心中就有了我了！如此說來，我那親……（內喝道聲）喂呀，不要亂七八糟的。（故裝鄭重）嗯哼！（下）

〔四站堂軍、四刀斧手、門子、陸炳上〕

陸　炳：（唱二黃散板）

　　大炮一聲人頭掉，
　　爲人休要犯律條。①

〔湯勤上〕

湯　勤：老大人城外監斬，多有辛苦！

陸　炳：爲國勤勞，何言辛苦！

湯　勤：但不知斬的都是什麽罪犯？

陸　炳：一十八名江洋大盜，外有犯官三名。

湯　勤：哦，還有犯官三名。都是甚麽案子？

① 或唱："大炮一響人頭落，爲人休犯律蕭何。"

陸　炳：頭一名，臨陣脫逃，該問他什麼罪名？
湯　勤：這，該當問斬。
陸　炳：斬首了。
湯　勤：斬者無虧。還有啊？
陸　炳：第二名，尅扣軍餉，該問他個什麼罪名？
湯　勤：哎呀，這也該問斬。
陸　炳：也斬了。
湯　勤：這第三名呢？
陸　炳：這第三名麼？……哦，乃是一員小官，當初不得地之時，被他恩主提拔起來；如今在大官面前搬弄是非，害死他恩主的性命。想這無有良心之人，該問他甚麼罪名？
湯　勤：哦……哎呀，這個案子倒是不要緊哪；不犯事便罷，若破了案，輕輕的打他幾十手簡子也就是了。
陸　炳：啊？輕輕的打他幾十手簡子也就是了嗎？哼！不犯在老夫手內便罷，若犯在老夫手內，定要將他碎屍萬段！
湯　勤：哎呀呀，忒重了。
陸　炳：舌劍殺人，可惡得很哪。
湯　勤：念他是初犯，看看他的下次。
陸　炳：已經施行，不消說了。——湯老爺，背審雪艷怎麼樣了？
湯　勤：雪艷？小官背審過了。
陸　炳：人頭呢？
湯　勤：人頭是眞的。
陸　炳：莫懷古的人頭？
湯　勤：是啊，眞的了。
陸　炳：哎呀呀，湯老爺，你上得堂來半日，就說了這麼一句有良心的話呀。
湯　勤：小官是最有良心的。
陸　炳：人頭是眞，老夫就要落案了。
湯　勤：只管落案。
陸　炳：張龍、郭義？
湯　勤：銷票無事。
陸　炳：戚繼光？
湯　勤：原任八台。
陸　炳：雪艷呢？
湯　勤：雪艷麼，任憑老大人發落。
陸　炳：將她發往錢塘。
湯　勤：錢塘路遠。
陸　炳：送至薊州。
湯　勤：薊州無人。
陸　炳：寄在老夫衙內。
湯　勤：啊？雪艷寄在老大人的衙內呀？人頭是假，還要背審背審！（下）
陸　炳：（離位）湯勤，賊！聽湯勤之言，分明是要霸佔雪艷。我若將雪艷斷與湯勤，滿朝文武必然道我無才；慢說是滿朝文武，就是我這兩旁的人役們，也是衆心難服；我若不將雪艷斷與湯勤，莫仁兄的寃仇何日得報，戚賢弟也不能原任八台，張龍、郭義不能銷票無事。哎呀這，這……
雪　艷：好個不明白的陸大人哪！（哭）
陸　炳：且住！老夫正在爲難之際，雪艷言道："好個不明白的陸大人！"莫非她有替夫報仇之意？——雪娘子啊，莫仁嫂！你若有心與我那莫仁兄報仇，拚着老夫這頂烏紗不要，也是與你擔待擔待！正是：
淸官暫把贓官作，聰明反作懵懂人。（入座）
〔湯勤上〕
湯　勤：老大人爲何背地沉吟？

陸　炳：非是老夫背地沉吟。將雪艷發往錢塘，錢塘路遠；送至薊州，薊州無人；寄在老夫衙內，出入又有些不便。

湯　勤：老大人的聲氣也不好聽哪。

陸　炳：也罷，就寄在湯老爺衙內如何？

湯　勤：老大人越發的糊塗了。

陸　炳：怎麼？

湯　勤：那雪艷又不是甚麼物件，今日寄在東，明日寄在西。老大人若辦哪，就辦它個水落石出啊。

陸　炳：請問湯老爺，你可有寶眷哪？

湯　勤：哦，這倒不曾有。

陸　炳：老夫爲媒，將雪艷斷與湯老爺爲妻，湯老爺意下如何？

湯　勤：怎麼？老大人作主，將雪艷斷與小官爲妻麼？哎呀呀老大人，你眞是小官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了。這裏與老大人磕頭致謝了。

陸　炳：哈哈哈……起來起來。這人頭呢？

湯　勤：人頭一定是眞的了。

陸　炳：是眞的了？老夫要落案了。

湯　勤：只管落案。

陸　炳：張龍、郭義？

湯　勤：那是銷票無事。

陸　炳：戚繼光？

湯　勤：原任八台。

陸　炳：嚴爺降罪呢？

湯　勤：有小官擔待。

陸　炳：原要你擔待。——帶張龍、郭義！

門　子：帶張龍、郭義！

〔張龍、郭義上〕

陸　炳：張龍、郭義，人頭是眞，你二人銷票無事。這有公文一角，回覆嚴爺去吧。

張　龍
郭　義：多謝大人！（下）

陸　炳：將雪艷放下來。

〔門子欲上前解縛〕

湯　勤：慢來，不用你們，男女授受不親。待我親自解下來。

雪　艷：（哭）喂呀！

湯　勤：哎呀，吃了苦了。過來，與老大人磕頭。

陸　炳：雪艷，老夫要將你發往錢塘，錢塘路遠；送至薊州，薊州又無人照管；寄在老夫衙內，猶恐出入不便。如今老夫倒有一兩全之計。

雪　艷：有何兩全之計？

陸　炳：老夫爲媒，將你斷與湯老爺爲妻。湯老爺比不得莫大老爺，湯老爺的性情不好，早晚你要小心（暗在扇上寫一"刺"字，以之示雪艷）伺候！

湯　勤：你要記下了。

雪　艷：謝大人！

（唱二黃散板）

　　陸大人此事斷得高，
　　猜透我心中計一條。
　　且等花燭時候到，（下堂）
賊子啊，賊子！
　　管叫賊子吃一刀！（下）

湯　勤：小官告辭了。

（唱二黃搖板）

　　辭別大人下公堂，
　　搖搖擺擺作新郎。（下）

陸　炳：（接唱搖板）

　　狗湯勤下堂喜洋洋，
　　怎知機關袖內藏。

吩咐左右忙退堂，

〔四站堂軍、四刀斧手下〕

陸　炳：（接唱）快請戚大人到二堂有話商量。

門　子：有請戚大人。

〔戚繼光上〕

戚繼光：（唱二黃搖板）

忽聽二堂一聲請，

見了大人問分明。

陸　炳：賢弟請坐。

戚繼光：有座。

陸　炳：恭喜賢弟，賀喜賢弟！

戚繼光：喜從何來？

陸　炳：官復原職，豈不是一喜！

戚繼光：那雪艷呢？

陸　炳：斷與湯勤了。

戚繼光：仁兄你好無才也！

陸　炳：賢弟呀！

（唱四平調）

賢弟你休道兄好無才，

怎知機關巧安排；

那狗湯勤、莫仁兄的寃仇在，

豈肯把事兩丟開！

賢弟你心事休掛懷，

三日後自有好音來。

戚繼光：（唱二黃搖板）

辭別仁兄出衙外，

靜候三日好音來。（下）

陸　炳：來。

門　子：有。

陸　炳：書吏們進見！

門　子：書吏們進見！

〔四衙役、書吏上〕

書　吏：參見大人，有何吩咐？

陸　炳：命你等今晚去至湯勤家中賀喜，將他用酒灌醉，附耳上來。（對書吏耳語）

書　吏：遵命。

陸　炳：妙計吩咐你，

書　吏：怎敢不遵行。

〔分下〕

第　二　場

雪　艷：（內唱二黃倒板）

譙樓上打罷了初更盡。

（上）老爺，夫君，喂呀夫哇！

（接唱迴龍）

脫却了素衣又換新！老爺呀！

（接唱慢板）

我心中只把那湯賊來恨，

害得我一家人兩下裏離分。

我夫君往湖北埋名隱姓，

一家大小發配充軍，

薊州堂爲老爺喪了性命，

多虧那忠義的小莫成。

今夜晚殺賊子我要報仇雪恨，

落得個青史名標（在）萬古存。

譙樓上鼓鼕鼕人聲寂靜，

等候了賊子到好把寃申。

〔差役、湯勤上〕

湯　勤：（唱二黃搖板）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①

差　役：來到牢門。

湯　勤：放屁！府門。前去叫門！

差　役：叫門也是我的事？

湯　勤：就會囊飯哪？

差　役：得，叫門就叫門。——開門來！

雪　艷：是哪個？

差　役：（向湯勤）人家問是誰哪。

湯　勤：湯老爺。

差　役：（向門內）湯老爺。

雪　艷：我不曉得甚麼湯老爺。

差　役：（向湯勤）人家不知道。

湯　勤：湯老爺就是湯裱褙湯老爺，再不開你就說是裱字畫的湯老爺，她就開了。

差　役：你早說呀。——湯老爺就是湯裱褙湯老爺，裱字畫的湯老爺。

雪　艷：我不曉得，我不開門。

差　役：（向湯勤）還是不開。

湯　勤：不開怎麼好？

差　役：我剛才給人家下銷②去了，這兒有把斧子，乾脆，我把牢門給劈開得啦！

湯　勤：哎，我這是喜事，你儘說喪話，可惡得緊！你去吧！

〔差役下〕

湯　勤：哎，自己叫門吧。——啊雪娘子，開門來！

雪　艷：又是哪個？

湯　勤：下官湯勤回來了。

雪　艷：哦，湯老爺來了，待我與你開門。

湯　勤：這便才是。（進門）

〔四衙役、書吏上〕

湯　勤：有人來了，你且迴避。

〔雪艷入帳內〕

書　吏：湯老爺，你大喜了！

湯　勤：哎，大喜了。

書　吏：我們與你送喜酒來了。

湯　勤：喜酒總要吃的。

書　吏：我們敬湯老爺三杯。

湯　勤：哎呀，不敢當啊。

書　吏：吃了頭杯酒，夫妻到白頭。

湯　勤：到白頭，好好好。（飲酒）

書　吏：吃了酒二杯，夫妻永和美。

湯　勤：說得好，說得好！（飲酒）

書　吏：吃了酒三盅，孟光配梁鴻。

湯　勤：好，再飲一杯。（飲酒）

書　吏：喝個長流水吧。（執壺灌湯勤）

湯　勤：吃不得了。（嘔吐）

書　吏：雪娘子，湯勤被我們灌醉了，報仇也在你，不報仇也在你，我們去了。

〔四衙役、書吏下〕

雪　艷：（出帳，關門）啊湯老爺，安歇了吧。

湯　勤：我要安歇了。

雪　艷：待我與你解衣。

---

① 蕭長華先生之另一種唱法爲：
（二黃原板）
　　金烏墜玉兎昇滿天星斗，
　　湯北希今夜晚喜在心頭。
　　莫老爺他待我恩高義厚，
　　都只爲雪娘子結下寃仇。
　　大不該一捧雪被我洩漏，
　　嚴大人帶校尉去把盃搜，
　　害得他一家人棄官逃走，我那莫老爺啊！
　　到如今薊州堂血泡人頭。

② 棺材釘蓋俗謂“下銷”。

湯　勤：有勞你了。

〔雪艷爲湯勤脫下官衣，扶湯入帳〕

湯　勤：你要來呀！

雪　艷：我就要來的。——湯老爺，湯老爺！——哎呀且住！湯賊已醉，此時不下手，等待何時！

（唱二黃散板）

一見湯賊已睡穩，

雪艷今日報夫君。

卸去釵環取利刃，（摘首飾，脫衣，持匕首）

管叫賊子赴幽冥。

湯老爺，湯老爺，好賊子！看刀！（刺入帳內）

湯　勤：哎呀！

〔湯勤出帳，與雪艷相撲，雪艷拔床頭所懸之劍將湯刺死〕

雪　艷：（念"撲燈蛾"）

賊子心太狠，不由人怒氣生。

你害我一家心何忍，雪艷今日把冤申。

且住，大仇已報，待我逃走了吧。——且慢，我若逃走，豈不連累陸大人！也罷！我不免拜謝陸大人助我報仇之恩，尋個自盡了吧！（哭拜，自刎）

〔幕落〕①

——劇　終——

① 舊本差役、書吏在對湯勤勸酒時都有一些打諢的詞句，因不合理，皆已刪去。舊本在湯勤回家後上一"報喪的"，雪艷自刎後再上四衙役及書吏，均與劇情無關，亦刪去。

水　簾　洞

前　記

"水簾洞"是"西遊記"中的故事。描寫神通廣大的孫悟空，在花果山、水簾洞操練兵將；他自己因爲缺乏趁手的兵器，就獨闖東海龍宮向老龍王借取。老龍王看到這個"不速之客"有些來歷，不敢拒絕，就拿出一些普通兵器來敷衍。孫悟空一一試過，都不合用，就向龍王提出要借"定海神針"。定海神針是龍宮的鎮海之寶，龍王當然捨不得，可是他認爲孫悟空反正拿不動，就慨然應允了。及至孫悟空取得神針，將它變爲金箍棒要弄起來，龍王就大爲着急，立刻反悔前言，並調動兵將，擒拿悟空。悟空英勇反抗，他的結拜兄弟牛魔王等也接應前來；經過一場戰鬥，悟空終將龍王打敗。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團演員張春華整理的。主要是刪略了一些穿插和唱詞，使情節比原劇精鍊，便於比較集中地通過舞蹈來表現孫悟空。中國京劇團在國內外演出的，就是這個本子。各地劇團如由於演員條件不同，仍可按原本演出。

第　一　場

孫悟空：（內）開山哪！

（唱"粉蝶兒"）

水洞英豪——

〔八小猴持旗引孫悟空上〕

孫悟空：（接唱）威凛凛，水洞英豪；

美猴王，菩提傳道。

俺這裏，弄神通，

變化奇巧。

滿山頭，星飛月繞。

〔上山，登椅〕

(念詩)雲高四望滿寒煙，寂寞蒼茫海氣連；

洞外落霞平鋪地，坡間星斗倒垂天。

俺美猴王是也。居住這花果山、水簾洞。三百年前也曾飄洋過海，去往西牛賀洲，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在菩提祖師台前，學得全身武藝，七十二般變化，觔斗神雲。是咱回到花果山，稱王作祖，驚動了七十二洞洞主，俱都尊俺爲王。又與牛魔王等結爲金蘭之好，我弟兄終日在洞外飲酒演拳。今日怎麼還不見他們到來？——小子們，伺候了。

〔小猴上〕

小　猴：牛魔王到。

孫悟空：哦！他們來了！小子們快快擺酒。——有請！

小　猴：有請。(下)

〔蛟魔王、鵬魔王、獅狔王、猳狨王，牛魔王上〕

牛魔王：賢弟！

孫悟空：大哥賢弟們！請坐飲酒。(同坐)啊牛大哥，往日來早，今日爲何來遲？

牛魔王：昨日飲酒過量，宿酒未醒，故而來遲。啊賢弟，何不乘着酒興，叫他們操演一回？

孫悟空：小子們，操演上來！

〔衆小猴演拳〕

牛魔王：哈哈哈！啊賢弟也演武一番，愚兄瞻仰。

孫悟空：好！小弟獻醜了。——小子們，抬刀伺候！

〔孫悟空摘盔，脫袍，舞刀〕

牛魔王：哈哈哈！賢弟，好刀法也。

孫悟空：唉！

牛魔王：賢弟爲何煩悶？

孫悟空：沒有我的趁手兵刃！

牛魔王：我聞得那東海龍君有許多兵器，何不借來一用。

孫悟空：我與那龍君素無來往，他焉肯借我。

牛魔王：他若不借，與他爭鬥起來，愚兄在海岸接應。

孫悟空：好，就依大哥。正是：

俺今要把兵器借，且向龍宮海底行。(下)

牛魔王：賢弟們！你我隨帶兵器，去到海岸接應便了。

〔衆同下〕

第　二　場

〔四水族上，舞水旗，下。蟹、蝦上，泅水〕

蝦、蟹：(念)水晶宮內把身藏，把身藏，

蝦：(念)弓背縮腰逞剛強。

蟹：(念)龍王赴宴未回轉，

蝦、蟹：(念)把守海島要緊防，把守海島要緊防。

〔四龍子、一龍女、龍王上〕

龍　王：(唱"步步嬌")

無際無邊，任西東，

捲起千層浪，

重疊如山峯；

波濤洶湧，

聲震長空。

帶領兒女們，蓬萊島宴罷歸來，一同回轉龍宮者！

衆：是。

龍　王：(接唱)棲憩海水中，

興雲作雨任翻騰。

〔蝦、蟹上〕

蝦、蟹：(同)迎接龍君。

龍　王：小心防守！

蝦、蟹：(同)啊！

〔龍王等下，蝦、蟹泅水下〕

第三場

〔孫悟空上〕

孫悟空：好大水！好大水！來此已是東海岸，待我闖進龍宮。

〔入水，蝦、蟹上阻；孫悟空計誘二人離開爪地，乘隙闖入；蝦、蟹追下〕

第四場

〔八龍子、一龍女、龍王上；孫悟空急上；蝦、蟹追上，欲阻止，被孫摔倒；孫蹲坐椅上〕

龍　王：（驚視）喂！這位大仙請了！你仙鄉何處？法號何名？

孫悟空：我乃天生大聖，美猴王在此！

龍　王：哦！孫大聖來了！——孫大聖來了，快快備筵伺候。

孫悟空：且慢！不消哇，不消！

（唱"雁兒落"）

你不必在筵前捧玉盃，
又何必翡翠樓上設珍味；
俺不用嵌珠桿建白旂，
也不用青鯊魚鞘鋸鋙利。

龍　王：既然如此，大聖作甚麼來了？

孫悟空：俺要向你借趁手的兵器。

龍　王：哦，借兵器來了！有的，有的。——過來，將兵器庫打開，將兵器抬了上來！快去！

〔蝦、蟹下，抬兵器上〕

龍　王：兵器來了，大聖請看。

孫悟空：（取槍舞弄）不趁手！（又取刀舞弄）忒輕了！還是不趁手。

龍　王：抬了下去！

〔蝦、蟹抬兵器下，又上〕

龍　王：無有了！無有了！

孫悟空：怎麼無有了？龍君！久聞你這龍宮海藏，有一鎮海之寶，叫甚麼？……這個？……哦，"定海神針"，可是有的？

龍　王：有的。你問它作甚？

孫悟空：拿來我用。

龍　王：嗳！定海神針，乃鎮海之寶，重有三萬六千斤，你怎麼拿得動呢？哈哈哈！

孫悟空：（自語）哦，這樣重的兵器，一定趁手了！——龍君！我來問你，我若拿得動此兵刃，你便如何？

龍　王：我就送與大聖。

孫悟空：多謝龍君！定海神針，今在何處？

龍　王：現在海島。

孫悟空：拿來我看。

龍　王：我們拿它不動，你自己去拿。

孫悟空：你可帶路海島。

龍　王：（對龍子）來，帶他前去！

龍　子：隨我來！

〔龍子引孫悟空下〕

龍　王：哈哈哈！

龍　女：爹爹，那定海神針乃鎮海之寶，焉能輕輕送與他人呢？

龍　王：小孩子家曉得甚麼！鎮海之寶焉能白白送他！想定海神針，重有三萬六千斤，我說送他，他是怎麼拿得動呢？猴頭上了為父的當了！哈哈哈！（進門，見蝦、蟹）嘟！你們這些無用的蠢材！怎麼教那猴頭進來！眞眞該死！

〔蝦、蟹跪倒謝罪。龍子急上，作手勢禀告孫悟空已取得神針〕

龍　王：（大驚）啊！（急出門）

〔孫悟空持棍上，龍王驚嚇縮回身，孫悟空舞棍，龍王驚覷，並向龍子暗示搬請其他三海龍王，安排兵將，分頭埋伏，準備暗算孫悟空等手勢〕

孫悟空：（舞畢）哈哈哈！好個粗重的兵器，被俺用縮小之法，將他變得是不輕不重，剛剛的趁手！哎呀好寶貝，好寶貝，好寶貝呀哈哈哈！（欲走）

龍　王：（急上前）哎呀大聖，大聖！鎮海之寶，亂動不得！快些放下！

孫悟空：噯！方才你已講過，我若拿得動，就送與我了！

龍　王：噯！哪有此事！快些放手！

孫悟空：豈可言而無信，你與我撒手！

龍　王：這還了得！與我拿下了！

〔蟹上前，被孫悟空踢倒；孫推開龍王；三龍王引衆龍子上，孫悟空扛棍跑下；衆龍子追下〕

龍　王：猴頭欺人忒甚！與我脫袍、拾刀，殺！

〔蟹、蝦拾刀，龍王取刀引衆追下〕

第五場

〔孫悟空得意地扛棍上，圓場；蛟魔王、獅狔王、四小猴、牛魔王等迎上〕

孫悟空：大哥，你們來了！來得正好，他們追來了！

牛魔王：閃開了！殺！

〔孫悟空下；蝦、蟹及衆龍子、龍女追上，開打；蛟魔王、獮狨王與龍王上，開打；孫悟空上，戰敗衆龍子、龍女、蝦、蟹，最後打敗龍王，摘取其盔，龍王等敗下〕

孫悟空：回山哪！

〔衆同下〕

——劇　終——

甘　露　寺

前　記

“甘露寺”是“三國演義”中的一段故事。孫權屢次向劉備索還荆州，未得結果，乃用周瑜之計，假託要將胞妹孫尙香許與劉備爲妻，用“美人計”將劉備誆過江來，藉此要挾。劉備與諸葛亮商議，諸葛亮派趙雲保護劉備前去。臨行時，交與趙雲三個“錦囊”，囑其遇到困難，隨時拆看。

劉備、趙雲過江，拆開第一個錦囊，是要劉去拜見東吳老臣喬玄。喬玄一向贊成孫劉和好，合兵禦曹；他去見孫權的母親吳國太，告知許親消息。吳國太傳來孫權詢問，才知底細，當下斥責孫權。喬玄乘機進言，請將孫尙香嫁與劉備。吳國太遂決定在甘露寺中，當面相親。屆時，喬玄在旁竭力贊揚劉備，吳國太遂招劉備爲婿。

周瑜見美人計失敗，遂又用聲色來羈縻劉備。劉備果然樂不思歸。趙雲拆開第二個錦囊，遂假報曹操發兵來奪荆襄，劉備情急，才決意回去；孫尙香也自願隨行。周瑜聞訊，撥派將追趕，魯肅勸阻，周瑜不聽，親自率兵急追。當追兵趕上劉備時，趙雲拆開第三個錦囊，按諸葛亮的安排，由孫尙香出面喝退追兵。及周瑜親自趕到時，諸葛亮已到江邊接應，預先埋伏的張飛也殺出來了。在張飛高喊“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聲中，周瑜無地自容，黯然退兵。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團的演出本。由演員李盛藻、李和曾、李宗義、高玉倩、江世玉、徐和才、景榮慶、趙炳嘯、夏韻龍、李金泉、曹韻淸，導演鄭亦秋等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整理。整理時，並參考了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印發的本子。

第一場

〔“吹打”。四軍士、趙雲、劉備上，船夫迎上，劉備等上船〕

劉　備：上得船來，好一派江景也！

（唱西皮原板）

漢劉備坐舟中心神不定，
分明是那東吳又把計生。
轉面來再對四弟論，
此一番過江去見機而行。

趙　雲：（唱搖板）

主公且把心放定，
爲臣能擋百萬兵。

船　夫：船到南徐。

趙　雲：啓主公，已到南徐。

劉　備：搭了扶手。

〔四軍士、趙雲、劉備下船，船夫暗下。呂範迎上〕

呂　範：迎接皇叔。

劉　備：館驛伺候。

呂　範：遵命。（下）

劉　備：四弟，臨行之時，先生可曾囑咐甚麼言語？

趙　雲：臨行之時，先生賜有錦囊，主公請看。

〔取錦囊遞與劉備〕

劉　備：待孤看來：“好姻緣，歹姻緣，莫把姻緣當等閒。君臣來到東吳地，必須過府謁喬玄。”

趙　雲：主公，這喬玄是何人也？

劉　備：此人乃大喬、小喬之父，孫策、周郎之岳丈，頗有見識。先生要孤去拜此人，必有關照。四弟，備份厚禮，隨我一同拜見喬太尉去者。

趙　雲：遵命。

〔衆同下〕

第二場

〔喬玄上〕

喬　玄：（念引）丹心鎭國，扶君王，社稷安康。

（念詩）天子從來重老臣，爲子孝親臣奉君，
皇圖永固民安樂，但願我主萬萬春。（喬福暗上）

老夫喬玄，字嵩山，乃江東人也。吳侯駕前爲臣，官居太尉。夫人姜氏，所生二女，長女大喬，配與孫策；次女小喬，許配周郎。這且不言，適才老夫朝罷歸來，見大街之上，懸燈結綵，衆百姓一個個交頭接耳，也不知道他們講些甚麼？——啊，老院！

喬　福：啊，相爺。

喬　玄：老夫要問你話呀。

喬　福：啊，相爺要吃茶？

喬　玄：嗳，老夫要與你講話呀。

喬　福：哦！相爺要講些什麼？

喬　玄：適才老夫朝罷而歸，見大街之上，懸燈結綵，衆百姓一個個交頭接耳，也不知他們講些什麼？

喬　福：哦，他們說的是孫劉兩家結親的話呀！

喬　玄：孫劉二家結親！怎麼老夫一些兒也不曉得呀？

喬　福：哎呀呀，此事鬧得滿城風雨，我東吳人人皆知；况且那劉皇叔已然過江來了，現在館驛居住，老相爺還不曾知道嗎？

喬　玄：既是劉皇叔過江，也該來拜老夫一拜呀。

喬　福：啊，想必是要來的。

喬　玄：你且外廂伺候！

喬　福：是。

〔趙雲上〕

趙　雲：（念）未參東吳主，先來拜相台。——來此已是，

門上哪位在？

喬　福：是哪位？

趙　雲：煩勞通稟，劉皇叔拜。

〔持名帖遞與喬福〕

喬　福：果然來了！請少待。

趙　雲：有勞了。

喬　福：（入內）啓稟太尉，劉皇叔拜。

喬　玄：動樂，有請。

喬　福：動樂，有請。

趙　雲：有請主公。

〔"吹打"。劉備上，喬玄出迎〕

喬　玄：啊，皇叔！

劉　備：太尉！

喬　玄：過江來了。

劉　備：備過江來了。

喬玄、劉備：（同笑）啊，哈哈哈……

喬　玄：請進。

劉　備：請。

〔劉備、喬玄同進門，趙雲、喬福隨入內〕

喬　玄：請坐。

劉　備：有座。

喬　玄：皇叔駕到，蓬蓽生輝，老朽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劉　備：豈敢！只因長江阻隔，備少來問候，太尉海涵。

喬　玄：豈敢！

劉　備：四弟，見過太尉。

趙　雲：是。——參見太尉。

喬　玄：罷了。——皇叔，此位是？

劉　備：四弟趙雲。

喬　玄：哦！這就是在長坂坡救過阿斗的子龍將軍麼？

劉　備：正是。

喬　玄：眞乃是一員虎將啊！

劉備、趙雲：太尉誇獎。

劉　備：太尉，我君臣過江，原爲兩家和好，還望太尉多多照應。

喬　玄：那個自然。

劉　備：四弟，看禮單過來。

趙　雲：是。

劉　備：啊，太尉，備這裏有一份薄禮，望祈太尉笑納。

喬　玄：且慢，皇叔的厚禮老朽實實的不敢收下。

劉　備：太尉莫非嫌輕嗎？

喬　玄：不，不，不敢收。

喬　福：唉，收下了罷。（收禮）

喬　玄：（向喬福）哎，多事啊！——如此當面謝過。

劉　備：備要告辭。

喬　玄：皇叔爲何去心太急？

劉　備：列位大人也要拜訪。

喬　玄：是啊，他們那裏也是要去的，只是老朽還未曾領教。

劉　備：太尉太謙了，改日拜訪。

喬　玄：奉送！

喬　福：送客！

〔"吹打"。劉備、趙雲同下〕

喬　玄：唉！

喬　福：老相爺爲何如此長嘆？

喬　玄：唉，你哪裏知道，如今孫劉兩家同心破曹，大功尙未成就，今皇叔過江招親，老夫不知，只恐有詐；若果如此，這破曹之事，大有妨礙。

喬　福：我是哪裏知道！

喬　玄：嗯，待老夫進宮面見國太，將此事撮合成就，縱然有詐，也叫他無計可施。——來，吩咐外廂打

道進宮!

喬　福: 外厢打道進宮!

〔四軍士分上;"六幺令"牌子,喬玄上轎,四軍士引下。喬福暗下〕

第 三 場

〔四宮女引吳國太上〕

吳國太: (念引)桑榆暮景,喜我兒,獨霸江東。

(念詩)夫喪子亡甚慘傷,垂老光陰似夕陽;

我兒執掌江東地,只求福壽與安康。

本后吳氏。配夫孫堅,不幸去世。哀家所生二子一女,長子孫策,中年下世;次子孫權,執掌江東六郡八十一州;幼女尚香,尚未婚配。正是:

女兒婚姻事,時刻掛心間。

〔喬玄上〕

喬　玄: (念)天上生瑞彩,人間配鸞凰。——來此已是,待我叩環。

宮　女: 何人叩環?

喬　玄: 喬玄求見。

宮　女: 候着。——啓國太,太尉求見。

吳國太: 宣他進宮。

宮　女: 太尉進宮。

喬　玄: 領旨。(進門)臣喬玄見駕,國太千歲!

吳國太: 太尉平身。

喬　玄: 千千歲!

吳國太: 賜座。

喬　玄: 謝座。——恭喜太后,賀喜太后!

吳國太: 本后喜從何來呀?

喬　玄: 太后將郡主招贅劉備,豈不是一喜嗎?

吳國太: 有這等事?怎麽本后一些兒也不曉得呀!

喬　玄: 太后不知,是哪個的主意呀?

吳國太: 是啊,是何人的主意呢?

喬　玄: 想必是二千歲的主意罷。

吳國太: 如此宣他進宮!

喬　玄: 領旨。——國太有旨,二千歲進宮!

孫　權: (內)領旨。

(上念)忽聽母后宣, 進宮問金安。——兒臣見駕,母后千歲!

吳國太: 平身。

孫　權: 千千歲!

吳國太: 賜座。

孫　權: 謝座。

喬　玄: 參見千歲。

孫　權: 太尉請坐。

喬　玄: 謝座。

孫　權: 啊,母后,宣兒臣進宮,有何教訓?

吳國太: 我來問你,孫劉兩家結親,可是你的主意?

孫　權: 這……兒臣不知。

吳國太: 哼,還敢欺瞞爲娘不成!

孫　權: 母親既然知道,兒臣不敢隱瞞:只因劉備借去荊州,久討不還,我與周瑜定下美人之計, 誆他過江招親,將他囚死東吳,那荊州豈不唾手而得。

吳國太: 我兒此言差矣! 兒既爲荊州一事, 就該遞下戰書,他那裏出兵,你這裏調將,奪回荊州,豈不揚名天下。怎麽將胞妹做爲美人之計,縱然奪回荊州,豈不被天下人恥笑! 似兒這等敗壞綱常,寡廉鮮恥,怎不氣……煞爲娘也!(氣暈)

喬　玄: 啊,千歲,若用此計,豈不被天下人恥笑啊!

孫　權: 你又來多口!

喬　玄: 反道我多口!

孫　權 喬　玄: (同時)母/太后醒來!

吳國太：（唱西皮倒板）

一言怒惱吳太后！

喬　玄：啊，千歲，此計欠通啊，欠通！

孫　權：嘿！

吳國太：（接唱西皮原板）

霎時間只氣得冷汗流。

既爲那荆州爭疆土，

理應當與文武聚議良謀，

出兵與他來爭鬥，

爲甚麽將胞妹當做釣鈎！

孫　權：母后！

（接唱原板）

母親訓教兒當受，

對面不敢强抬頭；

兒殺劉備心已久，

千方百計爲荆州。

孫權臉上雙眉皺，

不殺那大耳賊誓不休！

喬　玄：千歲！

（接唱原板）

勸千歲殺字休出口，

老臣啓主說從頭：

劉備本是靖王後，

漢帝玄孫一脈留。

他有個二弟（轉流水）漢壽亭侯，

“青龍偃月”神鬼皆愁；

白馬坡前誅文醜，

在古城曾斬過老蔡陽的頭。

他三弟翼德威風有，

丈八蛇矛慣取咽喉，

鞭打督郵他氣冲牛斗，

虎牢關前戰溫侯；

當陽橋前一聲吼，

喝斷了橋樑水倒流。

他四弟子龍常山將，

蓋世英名貫九州；

長坂坡，救阿斗，

殺得曹兵個個愁。

這一班虎將哪國有？

還有諸葛用計謀。

你殺劉備不要緊，

他弟兄聞知怎肯罷休！

若是興兵來爭鬥，

東吳哪個敢出頭！

我扭轉回身奏太后，

將計就計結鸞儔。

啊，太后，想那劉備乃漢室宗親，可以配得郡主。

孫　權：那劉備乃織蓆販履之徒，怎稱得我東吳之婿。配不得！

喬　玄：配得的！

吳國太：你二人不必爭論，明日打掃甘露寺，待本后面相就是。

喬　玄：太后若相得上？

吳國太：就招他爲婿。

孫　權：母后若相不上呢？

吳國太：但憑爾等所爲。出宮去吧！

孫　權：兒臣告退。——嘿！（下）

喬　玄：啊，太后，那劉備乃是英雄之相，太后不相也罷。

吳國太：本后心事已定，不必多奏，出宮去罷！

喬　玄：領旨。

〔吳國太等下。喬玄出宮下〕

第四場

〔四太監引孫權上〕

孫　權：且住！母后傳下旨意，明日在甘露寺中面相劉備，倘若相上豈不是弄假成真！這……嗯，——內侍，宣呂範進宮！

太　監：呂範進宮！

呂　範：（內）領旨。

（上念）忽聽吳侯宣，進宮把駕參。——呂範見駕，吳侯千歲！

孫　權：平身。

呂　範：千千歲！宣臣進宮，有何國事議論？

孫　權：只因國太傳下旨意，明日在甘露寺面相劉備，倘若相上，豈不是弄假成真！宣你進宮想一良策。

呂　範：這有何難，千歲可命賈化埋伏甘露寺外，酒席筵前，殺他個措手不及。

孫　權：此計甚好。就命卿家分派他們。

呂　範：領旨。

孫　權：正是：妙計安排好，

呂　範：準備釣海鰲。

〔孫權、呂範、四太監同下〕

第五場

〔"六么令"牌子。四軍士、喬玄上；喬福迎上〕

喬　福：相爺回來了。

〔喬玄下轎、進內；四軍士暗下〕

喬　玄：唉！太后傳下旨意，明日要在甘露寺面相皇叔，太后若相他不上，豈不被周郎所害；孫劉失和，兩敗俱傷！這……有了。——喬福過來。

喬　福：老相爺何事呀？

喬　玄：命你去到館驛，對皇叔言講，太后明日在甘露寺相親，叫皇叔莫要擔驚害怕。

喬　福：是，是。

喬　玄：回來！回來！再叫那趙將軍內穿鎧甲，外罩袍服，作一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記下了。

喬　福：唔，知道了。

〔喬玄下〕

喬　福：啊？（想）哦，防而不備，備而不防。（下）

第六場

〔趙雲、劉備同上〕

劉　備：（念）來到東吳地，

趙　雲：（念）晝夜費心機。

劉　備：外廂伺候了。

趙　雲：遵命。

喬　福：（上念）離了喬府地，來此是館驛。——啊，趙將軍請了。

趙　雲：做什麼的？

喬　福：煩勞通稟，就說喬府管家求見。

趙　雲：候着。

喬　福：是。

趙　雲：啓主公，喬府管家求見。

劉　備：叫他進來。

趙　雲：是。——主公喚你進去。

喬　福：有勞了。——喬府管家與皇叔叩頭。

劉　備：罷了，起來。

喬　福：謝皇叔。

劉　備：到此何事？

喬　福：我家相爺言道：太后明日在甘露寺，要親自面相皇叔。

劉　備：這……

喬　福：皇叔不要擔心，有我家相爺做主，料然無事。

劉　備：好！——四弟，看賞。

〔趙雲付銀一錠〕

喬　福：多謝皇叔！——（笑）咦哈哈哈……倒是荊州來的，眞大方啊！幾句話就是一錠銀子。……我把那兩句話說與皇叔，少不得又是一錠。——啊，皇叔，我家相爺言道：明日席前，命那保駕將軍內穿鎧甲，外罩袍服，作一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

劉　備：多謝太尉關懷。——四弟，再看賞。

〔趙雲又付銀〕

喬　福：哎呀呀，好大方啊！果然又是一錠。（笑）哈哈哈……（看趙雲）有了，我不免將這兩句話，再對那位趙將軍去講，少不得又是一錠。——啊，將軍，明日甘露寺可是將軍保駕？

趙　雲：正是。

喬　福：我家相爺言道：明日席前，請將軍內穿鎧甲，外罩袍服，做一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

趙　雲：哦，曉得。

喬　福：防而不備，備而不防……

趙　雲：知道了。

喬　福：防而不備，備而不防……

趙　雲：哼，太囉嗦了！

喬　福：這個人不是荊州來的，他不大方啊！（下）

劉　備：四弟，難得太尉如此關懷，明日席前須要小心！

趙　雲：遵命。

劉　備：（唱西皮搖板）

多蒙太尉恩高大，
此恩日後當報答。
甘露寺內恐有詐，
你我君臣要防備他。

〔劉備、趙雲同下〕

第七場

〔“出隊子”牌子轉“吹打”。四太監、四宮女、喬玄、吳國太、車夫同上。國太下車，車夫暗下〕

吳國太：太尉，爲何不見皇叔到來？

喬　玄：催帖已去，想必來也。

趙　雲：（內）劉皇叔到。

喬　玄：啓太后，劉皇叔到。

吳國太：有請。

喬　玄：有請。

〔“吹打”。趙雲、劉備同上，喬玄迎接〕

喬　玄：皇叔！

劉　備：太尉！

喬　玄：上面坐的就是太后，見了就拜呀。

劉　備：太后請上，待兒臣大禮參拜。

吳國太：且慢，你乃漢室宗親，本后焉敢受你一拜。

喬　玄：太后，新姑老爺過門，總是要拜的。——皇叔拜過。（笑）哈哈哈……

吳國太：如此，老身生受你了！

〔劉備跪拜，起立〕

劉　備：四弟，過來見過太后。

趙　雲：參見太后。

吳國太：賜酒一席，西廊去飲。

趙　雲：謝太后。（下）

劉　備：啊，太尉，爲何二千歲……

喬　玄：現在殿外。

吳國太：宣他進佛殿。

喬　玄：領旨。——太后有旨，二千歲上佛殿！

孫　權：（內）領旨。

（上念）忽聽母后宣，上殿把駕參。——兒臣參見

母后。

吳國太：罷了！見過皇叔。

孫　權：（向劉備拱手，意似不屑）皇叔！

劉　備：吳侯！

孫　權：嘿！

吳國太：久聞皇叔乃漢室苗裔，老身未曾領教，請道其詳。

劉　備：太后不嫌耳煩，容兒臣細表一番。

（唱西皮倒板）

太后打坐在佛殿，

（接唱原板）

細聽劉備表敍家園：

我祖高皇興炎漢。

喬　玄：啊，太后，可知皇叔的根基？

吳國太：本后不知。

喬　玄：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陛下之玄孫，荊襄王劉表之堂弟，當今獻帝之皇叔。喏喏喏，太后請看，生得是龍眉鳳目，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眞乃是帝王的根本！（笑）哈哈哈……

孫　權：他是帝王根本？

喬　玄：啊，帝王根本。

孫　權：與你什麽相干！

喬　玄：我說說也無關緊要哇！

孫　權：多口！

喬　玄：嘿嘿！你也多口！

劉　備：（接唱）弟兄結義在桃園，

結拜二弟關美髯。

喬　玄：啊，太后，關美髯，太后可曉得？

吳國太：本后不知。

喬　玄：此人姓關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乃皇叔結拜二弟。弟兄桃園結義以來，在徐州失散，萬般無奈，暫歸曹營。那曹操待他十分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美女十名，俱不肯受。後來，聞得皇叔麽，有了下落，彼時掛印封金，在灞橋挑袍，過五關，斬六將，古城相會。這位將軍他的義氣不小哇！

孫　權：他的義氣不小？

喬　玄：啊，義氣不小。

孫　權：可是你親眼得見？

喬　玄：雖不是我親眼得見，誰人不知，是哪一個不曉哇！

孫　權：眞眞的嘮叨哇！

喬　玄：啊！這也不算我嘮叨！

劉　備：（接唱）保定皇嫂過五關，

刀劈秦琪黄河岸。

范陽翼德居爲三，

喬　玄：啊，太后，張翼德，太后可曉得？

吳國太：本后不知。

喬　玄：此人姓張名飛字翼德，涿州范陽人也；乃皇叔結拜的三弟。這位將軍，在當陽橋前大吼一聲，嚇得曹操撤去靑龍傘，跌死夏侯傑，這位將軍好威風啊，好煞氣！

孫　權：他的好威風，好煞氣？

喬　玄：好威風，好煞氣！

孫　權：你呀！養養你的老精神吧！

喬　玄：哦，是，是，是！

劉　備：（接唱）虎牢關前呂布戰，

大吼一聲退曹瞞。

四弟子龍渾身膽，

喬　玄：啊，太后，趙子龍，太后可曉得？

吳國太：本后不知。

喬　玄：此人姓趙名雲字子龍，乃眞定常山人氏。這位將軍在長坂坡前與曹兵交戰，殺得曹兵，是七進七出！

孫　權：嘜！三進三出！

喬　玄：不，不，不，七進七出！

孫　權：哼！三進三出！

喬　玄：七出七進，是七進七出啊！

孫　權：也不怕拌壞了你那老嘴！

喬　玄：哼，本來是七進七出啊！

劉　備：（接唱）長坂坡前救兒還。

　　三請軍師諸葛亮，

喬　玄：啊，太后，諸葛亮，太后可曉得？

吳國太：本后不知。

喬　玄：此人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皇叔三顧茅廬，纔得下山。這位先生在南屛山祭借東風，燒退曹兵八十三萬，風助火，火助風，好燒哇！好燒！

孫　權：諸葛亮的火大，燒得你在此胡說八道！

劉　備：（接唱）先生妙計非等閒。

　　我本中山靖王後，

（接唱搖板）

　　現有歷代宗譜傳。

呂　範：（上）請千歲標發本章。

孫　權：知道了。

〔呂範下〕

孫　權：啓母后，兒臣要標發本章去了。

吳國太：你且退下。

孫　權：兒臣告退。（下）

喬　玄：啓太后，筵齊。

吳國太：將筵擺下，本后把盞。

劉　備：兒臣不敢。

吳國太：太尉代敬。

喬　玄：老臣遵命。

〔"傍妝台"牌子。吳國太入席，喬玄、劉備揖讓入席〕

吳國太：皇叔請！

劉　備：太后請！

吳國太：（唱西皮原板）

　　甘露寺內擺酒席，

　　觀看劉備相貌奇。

　　看來可稱我門婿，

　　擇選良辰會佳期。

喬　玄：老臣領旨。

孫　權：（內唱西皮倒板）

　　人馬紮在甘露寺，

〔四軍士、賈化引孫權上〕

孫　權：（接唱快板）

　　刀槍劍戟擺得齊。

　　安排打虎牢籠計，

　　準備金鈎釣鰲魚。

　　手把寺門用目覷——

（接唱）大耳劉備坐首席，

　　那旁坐定喬太尉，

　　只見母后笑嘻嘻。

　　本當傳令殺進去，

賈　化：（喊）殺！

孫　權：殺不得！

（接唱快板）

　　只恐母后她不依。

叫賈化，

賈　化：在呀！

孫　權：將人馬……

賈　化：嗯……
孫　權：（接唱散板）
　　　　暫退一箭地！
賈　化：嘿！
　　　　〔四軍士、賈化同下〕
孫　權：（接唱）少時殺他也不遲。（下）
趙　雲：（暗上）啊？
　　　　（唱西皮散板）
　　　　趙雲抬頭用目覷，
　　　　刀槍劍戟擺得齊。
　　　　轉面再對主公啓，
　　　　主公啊！
　　　　甘露寺外有奸細。
劉　備：啊？哎呀！
　　　　（唱西皮散板）
　　　　聽說一聲有奸細，
　　　　嚇得劉備魂魄飛。
　　　　甘露寺外刀兵起，太后哇！（跪）
　　　　不殺兒臣是殺誰？
吳國太：（唱西皮散板）
　　　　聞言怒從心上起，
　　　　哪個敢把我的愛婿欺！
　　　　太尉！甘露寺外埋伏，是何人的主意？
喬　玄：想必又是二千歲的主意罷！
吳國太：宣他進佛殿！
喬　玄：二千歲上佛殿！
孫　權：（內）領旨。
　　　　（上）參見母后。
吳國太：我且問你，甘露寺外埋伏，可是你的主意呀？
孫　權：兒臣不知，須問呂範。
吳國太：宣他上殿！
孫　權：呂範上佛殿！（下）
呂　範：（內）領旨。
　　　　（上）參見太后。
吳國太：甘露寺外埋伏，可是你的主意？
呂　範：此乃是賈化……
吳國太：哦，原來是句假話。
喬　玄：太后不知，我東吳有一員大將，名叫賈化。
吳國太：宣賈化！
呂　範：賈化上殿！
賈　化：（內）領旨。
　　　　（上）自幼生來膽子大，一心要把劉備殺。——何事？
呂　範：太后宣你，放下兵器。（下）
賈　化：待我前去。（卸刀劍，進門，跪拜）賈化與太后叩頭。
吳國太：嘟！甘露寺外埋伏，可是你的主意？
賈　化：啓稟國太，賈化奉命辦事，詳情一概不知。
吳國太：全身披掛還說不知。——來，推出斬了！
喬　玄：皇叔講情。
劉　備：啓太后，將此人斬首，於兒臣花燭不利。
吳國太：他設計害你，怎麽反倒與他講情？
劉　備：太后開恩。
喬　玄：太后，新姑老爺講情，總是要准的啊！
吳國太：（向賈化）還不謝過皇叔！
賈　化：多謝新姑老爺！（起立）嘿！（下）
劉　備：兒臣告辭。
吳國太：太尉代送。
喬　玄：是。
　　　　〔“吹打”。喬玄送劉備，劉備、趙雲同下〕

喬　玄：太后，劉備相貌如何？

吳國太：果然不差。將皇叔送至東閣樓上，成其百年佳偶。——擺駕回宮！

喬　玄：擺駕！

〔車夫暗上，吳國太乘車與四宮女下。四軍士暗上，與喬玄帶馬，同下〕

第　八　場

〔四宮女引孫尙香上〕

孫尙香：（唱西皮慢板）

昔日梁鴻配孟光，

今朝淑女配天潢。①

暗地堪笑我兄長，

安排毒計害劉王。

月老本是喬國丈，

縱有大事諒無妨。

我，孫尙香。自幼不喜女紅，愛習兵戈，常以武事爲樂。我兄孫權，坐鎭江東，承父兄基業，執掌東吳六郡八十一州。這且不言，只因我兄與周郎定下美人之計，將皇叔誆過江來，不想弄假成眞，母后做主，將我許配劉皇叔爲偶。今乃良辰吉日，笙歌皆奏，刀槍森嚴，好不壯觀人也！

（唱搖板）

耳旁聽得笙歌響，

想是皇叔入洞房。

〔趙雲、劉備同上〕

劉　備：（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來在宮門用目望，

刀槍劍戟列兩旁。

回頭便對四弟講，

快保孤王回荆襄。

趙　雲：（接唱）今日喜事從天降，

爲臣保駕料無妨。

劉　備：（接唱）分明擺下殺人場，

反把好言哄孤王。

手拉四弟宮門往，

趙　雲：哪裏去？

劉　備：（接唱）你保孤王入洞房。

趙　雲：（接唱）送駕來至宮門上，

且候年終回荆襄。

那旁有人來了。

劉　備：在哪裏？

〔趙雲推劉備入宮，趙雲下〕

劉　備：四弟轉來。——唉！

（唱搖板）

人言四弟有膽量，

今日看來也平常。

大膽且把宮門闖，

龍潭虎穴走一場。

〔四宮女跪迎劉備〕

四宮女：迎接皇叔。

劉　備：罷了！兩旁爲何擺列刀槍？

四宮女：此乃郡主所喜之物。

劉　備：撤去刀槍，方可進宮。

四宮女：是——啓郡主，皇叔言道，撤去刀槍，方可進宮。

---

① 原本作“今朝仙女會襄王”，比擬不恰當，故依王瑤卿先生詞訂正。

孫尙香：厮殺半生，何懼刀槍！吩咐撤去！

〔四宮女撤刀槍〕

孫尙香：有請皇叔。

四宮女：有請皇叔。

〔劉備進門〕

劉　備
孫尙香：啊，郡主/皇叔請！（同坐）

劉　備：啊，郡主，備飄泊半生，四海爲家，今日得配佳偶，三生有幸！只是令兄孫權每每設計害我，還望郡主多多照應。

孫尙香：皇叔但放寬心，有母后做主，料無妨礙。

劉　備：多謝郡主。

宮　女：請皇叔安歇。

劉　備：正是：

今日東吳龍鳳配。

孫尙香：千里姻緣一線牽。

劉　備：（笑）哈哈哈……

〔劉備、孫尙香下，四宮女隨下〕

第九場

〔四軍士、張飛上〕

張　飛：（念引）異姓同胞，扶漢室，剿滅孫曹。

（念詩）英雄秉性剛，威名震當陽，

漢室無敵將，一聲斷橋樑。

某，姓張名飛字翼德。弟兄桃園結義以來，名揚天下，輔助炎漢，坐鎭荆襄。那東吳只爲荆州之事，定下美人之計，誆俺大哥過江招親。且喜婚姻成就，先生有言在先，年終駕歸，至今日期已到，並無音信，是俺放心不下，不免進帳問過先生，也免得俺老張掛心哪！——三軍的，備馬伺候！

（唱西皮流水）

當陽獨把曹兵擋，

翼德威名天下揚。

弟兄結義掃奸黨，

扶保大哥坐荆襄。

天下的煙塵某就俱掃蕩。

馬來！

〔張飛上馬，四軍士下〕

張　飛：（接唱搖板）

炎漢帝業永遐昌。（下）

第十場

〔二琴童、諸葛亮同上〕

諸葛亮：（唱西皮原板）

任憑周郎智謀廣，

山人心中有主張，

主公招親東吳往，

年終必定轉回鄉。

〔四軍士、張飛同上〕

張　飛：（唱流水）

夢寐憂思我兄長，

年終不見轉回鄉，

先生之言也有謊。

〔張飛下馬，四軍士暗下。諸葛亮撫琴〕

張　飛：呀！

（接唱流水）

琴音激怒某心腸，

不待通報我就實帳闖。（進帳）

先生哪！

（接唱搖板）

你快樂逍遙駕安康！

諸葛亮：託三將軍之福。

張　飛：啊！

（接唱搖板）

兄長之事他不講，

暫將惡氣抛一旁。（坐）

諸葛亮：三將軍進帳何事？

張　飛：我且問你，俺大哥過江招親，你先前言道，幾時回來？

諸葛亮：年終駕歸。

張　飛：如今是甚麼日期？

諸葛亮：臘月之中。

張　飛：俺大哥呢？

諸葛亮：尚在東吳。

張　飛：爲何不見回轉？

諸葛亮：日期未到啊。

張　飛：先生哪！

（唱快板）

三雄倂立刀兵攘，

天下黎民受災殃。

徐庶道你韜略廣，

特請先生下山崗。

頭次火攻燒博望，

果然妙算非尋常。

孫權不把荆州讓，

用美人之計將兄誑，

看看年終無音響，

不見龍駕轉還鄉！

諸葛亮：三將軍啊！

（唱搖板）

將軍但把心寬放，

主公跨鳳自呈祥；

夫行自有妻同往，

常言好事不在忙。

張　飛：先生料定大哥同俺嫂嫂一路而歸？

諸葛亮：一路而歸。

張　飛：好先生哪！

（唱快板）

只爲荆州屢不讓，

誆俺大哥過長江，

周郎帳下人馬廣，

未必輕放某的大兄王！

諸葛亮：（接唱搖板）

你道周郎能調將，

依我看來也平常；

他命在我手中掌，

臨難方知我陰陽。

張　飛：先生，俺大哥平安無事而歸？

諸葛亮：平安無事而歸。

張　飛：無兵阻攔？

諸葛亮：雖有兵將，也難阻擋。

張　飛：旣是如此，就該差俺老張一差。

諸葛亮：三將軍要去？

張　飛：嗳，咱豈能呆而不理。

諸葛亮：如此，三將軍聽令！

張　飛：在。

諸葛亮：命你駕舟沿江接駕，不得有誤！

張　飛：得令。

〔四軍士暗上〕

張　飛：（唱流水）

跨江登舟多雄壯，

鋼鞭蛇矛帶在身旁。

吳兵若追某的大兄長，

馬來！

〔張飛上馬，四軍士下〕

張　飛：（接唱搖板）

殺他個攪海與翻江。（下）

諸葛亮：（唱搖板）

待我扮做漁夫樣，

江邊接駕回荆襄。

〔琴童、諸葛亮同下〕

第十一場

〔趙雲上，"起霸"〕

趙　雲：（念詩）虎威常山將，英名非自狂；

保主臨險地，赤膽扶劉王。

俺，趙雲。奉了軍師之命，保主東吳招親。臨行之時先生已許年終回鄉；今已年終，不免進宮請主公回轉荆州便了。正是：

洛陽景雖美，不是久居家。

（唱西皮搖板）

昔在袁紹軍帳下，

後歸北鄙掌生殺；①

"八門金鎖"人驚怕，②

子龍將軍誰不誇。

〔趙雲下〕

第十二場

〔二宮女引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原板）

深宮無處不飛花，

半生戎馬配嬌娃；

朝歡暮樂無牽掛，

耳聽笙歌鬧喧嘩。

趙　雲：（上唱搖板）

宮門不敢跨戰馬，

君臣之禮豈能差。

來此已是，待我叩環。

宮　女：何人叩環？

趙　雲：煩勞通禀，趙雲求見。

宮　女：候着。——啓禀皇叔，趙雲求見。

劉　備：宣他進宮。

宮　女：領旨。——趙雲進宮。

趙　雲：領旨。——參見主公。

劉　備：罷了。四弟你還不曾去麼？

趙　雲：主公不曾吩咐，叫爲臣哪裏去？

劉　備：回荆州去呀。

趙　雲：主公在此，臣焉敢回去。

劉　備：你回去對我那二弟、三弟、先生言講，就說孤在此處好，好，好！孤是不回去了。（笑）哈哈哈……

趙　雲：主公若不回去，軍國大事何人料理？

劉　備：軍國大事，自有先生料理。

趙　雲：主公還是回去的好！

劉　備：噯，再要多言，孤就不耐煩了！

趙　雲：唉！

劉　備：哦！我倒明白了，想是你一人煩悶。無妨事，孤這裏有的是宮娥綵女，叫她們彈唱彈唱，與你消愁解悶，你看如何？

趙　雲：唉，主公啊！

（唱西皮散板）

久在此地恐有詐。

劉　備：唉，不要絮叨了！出宮去罷！

---

① 趙雲曾在北平太守公孫瓚處爲將，故曰"後歸北鄙"。

② 趙雲曾破過"八門金鎖陣"。

〔二宮女暗下〕

趙　雲：(接唱)禍到臨頭方知差。

(出門)且住，主公不肯回轉荆州，如何是好？這……有了！臨行之時，先生賜俺錦囊三封，頭封已曾看過，待俺打開二封觀看。(取錦囊)"主到東吳地，迷戀不還鄉，進宮報一信，曹操奪荆襄。"(笑)啊哈哈哈……咦，先生眞妙人也！——啓主公，大事不好了！

劉　備：何事驚慌？

趙　雲：先生差人前來報道，那曹操帶領人馬，奪取荆州，要報當年赤壁之仇！

劉　備：哎呀！不，不，不好了！

(唱西皮散板)

聽說曹操發人馬，
孤王心中亂如麻。
四弟說話意非假，
快想良謀救孤家。

四弟呀！倘若荆州有失，桃園弟兄往哪裏安身？

趙　雲：事到如今，並無別計，不如你我君臣悄悄逃走，回到荆州再做道理。

劉　備：本當逃走，只是捨不得郡主呀！

趙　雲：若被郡主知道，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劉　備：好，備馬伺候。

趙　雲：領旨。(下)

劉　備：郡主，我劉備要逃走了！

(唱西皮散板)

本當在此多瀟灑，
失却荆州無有家！
臨別難說知心話，

〔二宮女、孫尙香暗上，偸聽〕

劉　備：(接唱)千言萬語我瞞過她。

孫尙香：啊，皇叔……

孫尙香
劉　備：(同)請坐。

孫尙香：啊，皇叔，爲何落淚？

劉　備：今當年終，先祖墳塋無人祭掃，故而落淚。

孫尙香：我來問你，適才趙雲進宮何事？

劉　備：這……

孫尙香：啊？欲言不言，是何道理！

劉　備：哎呀郡主啊！適才先生差人來報，只因曹操帶領人馬奪取荆州，要報當年赤壁之仇，倘若荆州有失，桃園弟兄哪裏安身！本當悄悄地逃走，怎奈捨不得郡主！

孫尙香：哪裏是曹操發來人馬，分明是你思念荆州。也罷！皇叔旣以國事爲重，待我禀知母后，與你同行便了。

劉　備：郡主是眞心？

孫尙香：焉有假意。

劉　備：如此請上受我一拜！

(唱西皮散板)

令兄若是行強霸，
郡主好言答對他。

孫尙香：皇叔啊！

(接唱散板)

男已完婚女已嫁，
他有言來我有答。
暫將愁眉且放下，
登山涉水(要)走天涯。

〔二宮女、孫尙香下〕

劉　備：(笑)哈哈哈……

(唱西皮散板)

郡主進宮辭母駕，

準備起程等候她。

〔劉備下〕

第 十 三 場

吳國太：（內唱西皮倒板）

堪嘆光陰難回轉，

〔四宮女引吳國太上〕

（接唱原板）

白髮蒼蒼兩鬢斑。

長子孫策壽命短，

次子孫權掌兵權，

尙香招婿無掛念，

（轉搖板）

養老宮中樂安然。

〔二宮女、孫尙香上〕

孫尙香：（唱西皮搖板）

腮邊有淚眉難展，

低頭見母話難言，

跌跪塵埃袖遮面。（跪拜）

吳國太：平身。

（接唱）問一聲玄德可安然？

孫尙香：（起立）皇叔問母金安。

吳國太：兒一旁坐下。

孫尙香：謝母后。

吳國太：兒啊，進宮何事？

孫尙香：兒一來與母后問安，二來有事稟知母后。

吳國太：我兒講來。

孫尙香：只因行將年終，貴人思想先祖墳塋，無人祭掃，意欲隨同女兒去至江邊遙祭先祖，特來辭別母后。

吳國太：江邊祭祖，不過一時就回，不必報我知道，兒就去罷。

孫尙香：兒遵命。（轉身，拭淚）

吳國太：我兒轉來。

孫尙香：母后何事？

吳國太：兒啊，暗地落淚，是何緣故？

孫尙香：這個……母后哇！適才趙雲進宮報道，曹操帶領人馬，奪取荆州，要報當年赤壁之仇。倘若荆襄有失，桃園弟兄就無處安身，爲此，女兒辭別母后，要同皇叔回去了。

吳國太：哦！兒要與皇叔回去了麼？

孫尙香：母后開恩！

吳國太：尙香！我兒！兒啊！
孫尙香：母后！老娘！娘啊！

吳國太：（唱西皮散板）

我哭，哭一聲尙香兒！

孫尙香：（接唱）我叫，叫一聲老娘親！

吳國太：（接唱）兒此去何日裏才得相見！

孫尙香：（接唱）難捨母后這樣的老年！

吳國太：（接唱）尙香兒！

孫尙香：（接唱）老娘親！

吳國太 孫尙香：（同唱）啊……我的兒啊！兒的娘啊！

孫尙香：（接唱搖板）

含悲別母出宮院。

吳國太：兒啊，轉來！

孫尙香：（接唱）母后有何教兒的言？

吳國太：兒此番前去，必須路過柴桑，那周郎焉能放你夫妻過去？

孫尙香：這個……

吳國太：不妨，爲娘賜你上方寶劍一口，中途有人攔阻，即便斬之，爲娘與你做主。你……去罷！

孫尙香：多謝母后！

（唱西皮散板）

軍令不勝三尺劍，

〔二宮女下〕

孫尙香：（接唱）兄命哪有母命嚴。

孫尙香 吳國太：（同）母后！老娘！娘啊！ 尙香！我兒！兒啊！（哭）罷！

〔孫尙香下〕

吳國太：（唱散板）

但願途中無凶險，

滿斗焚香謝蒼天。

〔四宮女、吳國太下〕

第十四場

〔趙雲、劉備同上〕

劉　備：（唱西皮散板）

郡主進宮辭太后，

許久不見轉回頭，

四弟備馬宮門候，

等候郡主回荆州。

〔二宮女、孫尙香上〕

孫尙香：（唱散板）

龍離沙灘鳳隨走。

趙　雲：參見郡主。

孫尙香：平身。

（接唱）見了貴人說從頭。

劉　備：郡主回來了！

孫尙香：回來了。

劉　備：太后講些甚麼？

孫尙香：母后放我隨行，臨行言道：此去路過柴桑關，乃周瑜把守，恐有不测。母后賜我上方寶劍一口，倘有攔阻，任憑你我夫妻所爲。

劉　備：多蒙太后如此恩德，就請郡主改裝。——四弟，快快備馬！

趙　雲：領旨。

〔趙雲牽馬。車夫暗上。孫尙香改換行裝。二宮女下〕

劉　備：（唱西皮散板）

四弟帶馬隨孤走。

〔劉備上馬，孫尙香上車，劉備、孫尙香同下〕

趙　雲：（接唱）先生幸把錦囊留。（下）

第十五場

〔"大開門"牌子，四軍士、周瑜上〕

周　瑜：（唱"點絳唇"）

執掌兵符，關當要路，張威武，扶保東吳，

誰敢柴桑渡。

（念詩）黄金印國寶，爲將須英豪；

休笑青年貌，勢壓劉與曹。

本督，姓周名瑜字公瑾。廬州舒城人氏，在吳侯駕前爲臣，官拜水軍都督，統領大兵，威鎭柴桑。可恨劉備，借我荆州不還，是我與吳侯定下美人之計，誆哄劉備過江招親，不想弄假成眞，太后做主，將郡主招贅劉備。是我又生一計，宮中廣種花木，教伎歌舞，使劉備失志，不思回轉荆州，老死東吳；關、張心散，荆襄豈不唾手而得。劉備呀劉備，你中吾之計也！

〔丁奉、徐盛、蔣欽、周泰等四將同上〕

四　將：啓都督，今有劉備帶領郡主逃回荆州去了。

周　瑜：哦！那劉備他逃走了麼？

四　將：正是。

周　瑜：急速點動人馬，追趕劉備去者！

四　將：啊。

魯　肅：（內）且慢哪！

（上唱西皮散板）

明明知道劉備走，
都督苦苦做對頭；
凡事若不早料就，
事後方知失計謀。
邁步且進寶帳口，（進帳）
見了都督說從頭。

都督！那劉備帶領郡主同回荆州，乃是正理，你為何要將他趕回，是何意也？

周　瑜：將他趕回，囚死東吳！

魯　肅：哎呀，使不得呀，使不得！

周　瑜：怎麼使不得？

魯　肅：那劉備他是嬌客呀！

周　瑜：哼，甚麼嬌客！

魯　肅：哈哈，難為你呀！定下美人之計，誆哄劉備過江招親，誰想弄假成眞，太后做主，將郡主招贅劉備。想那劉備乃是我東吳的姑老爺，他豈不是嬌客嗎？

周　瑜：好容易將他誆過江來，難道說就輕輕將他放回不成？

魯　肅：不難，不難，只要都督多辦上幾個美人，慢說劉備，就是那張飛，他也要來的呀！

周　瑜：嗯，我定要他趕回，囚死東吳！

魯　肅：太后未必依你。

周　瑜：有吳侯做主。

魯　肅：荆州興兵前來？

周　瑜：本督抵擋。

魯　肅：我怕呀！

周　瑜：你怕甚麼？

魯　肅：那孔明的計，是厲害的呀！

周　瑜：（笑）哈哈哈……魯大夫，你也太怕那孔明了哇！他主劉備已然被我囚在東吳，那孔明他……他還有甚麼詭計？

魯　肅：都督，難道你就忘懷了嗎？

周　瑜：忘懷甚麼？

魯　肅：想當年赤壁鏖兵，火燒戰船；都督命那孔明往南屏山祭借東風，然後，差了丁奉、徐盛前去刺殺，倘且被他逃走。都督又命丁奉、徐盛駕舟追趕，被趙雲箭射篷索，他二人回營覆命，惹得都督一場好氣，那不是孔明的計嗎？

周　瑜：哎呀，這……氣死我也！

魯　肅：都督不要生氣，這生氣的日子呀，還在後頭呢！

周　瑜：啊，大夫！

魯　肅：都督！

周　瑜：你不要管我的閒事呀！

魯　肅：哪個管你的閒事，無非是我交朋友熱心，勸你幾句呀！

周　瑜：哎呀，老兄！

魯　肅：不敢，不敢！少弟，少弟！

周　瑜：你是個老實人哪！

魯　肅：是啊，我是老實人，說的是老實話呀！

周　瑜：哎呀，魯大夫吃醉了酒了。——來，攙了出去！

魯　肅：哦，是是是！（躬揖出門）嘿嘿！反道我吃醉了。正是：

今日不聽我言語，中計敗陣後悔遲！（下）

周　瑜：四將聽令！

四　將：在。

周　瑜：阻止劉備，不得有誤！

四　將：啊。（同下）

周　瑜：衆將官！

衆　　：有。
周　瑜：起兵前往！
衆　　：啊。
〔四軍士、周瑜下〕

第十六場

〔趙雲、劉備、孫尙香、車夫同上〕

劉　備：（唱西皮散板）
催馬加鞭莫遲慢，
怕有吳兵追趕還。
哎呀四弟呀！後面追兵甚緊，如何是好？
趙　雲：主公不必驚慌，臨行之時，先生賜俺錦囊三封，已經拆過二封，現有第三封，主公請看。
劉　備：待孤看來："建安十五春，元旦即回程；若遇伏兵起，須激孫夫人。"好先生！——郡主，後面追兵甚緊，如何是好？
孫尙香：皇叔但放寬心，追兵到來，有我擔當。
劉　備：全仗郡主。
〔丁奉、徐盛、蔣欽、周泰同上〕
四　將：呔，劉備哪裏走！
孫尙香：嗯！
四　將：郡主在此，下馬見過。（下馬）參見郡主。
孫尙香：免！
劉　備：免！
孫尙香：丁奉、徐盛、蔣欽、周泰，你等到此做甚？
四　將：奉了吳侯之命，請皇叔與郡主回去。
孫尙香：嘟！我奉母后之命，隨同皇叔，回轉荆州，爾是甚等樣人，敢來攔阻。——趙雲，看母后寶劍與我誅之！
趙　雲：（拔劍出鞘）領旨呀！
（唱西皮散板）
諒爾兵多也不敢戰，
猛虎何懼犬阻攔！
主公車駕且前趲。
〔孫尙香、車夫同下〕
劉　備：（接唱散板）
你姑老爺要走（哇）你們誰敢攔？
走了哇！（下）
趙　雲：（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下）
四　將：回覆都督去者。嘿！（同下）

第十七場

〔四軍士、周瑜上。丁奉、徐盛、蔣欽、周泰上，與周瑜會面，報信〕

周　瑜：追！
〔衆同下〕

第十八場

劉　備：（內唱西皮倒板）
心急馬慢途程遠。
〔趙雲、劉備、孫尙香、車夫同上〕
孫尙香：（唱快板）
飛馬越過柴桑關。
此去哪怕路途遠，
妻隨夫行理當然。
母后賜我上方劍，
哪怕周郎追趕還。
不分晝夜往前趲。
〔劉備、孫尙香、車夫同下〕
趙　雲：（接唱散板）
保定主公把家還。（下）

第十九場

〔四軍士、丁奉、徐盛、蔣欽、周泰、周瑜同上。過場下〕

第二十場

〔劉備、孫尙香、趙雲、車夫同上〕

劉　備：（唱西皮散板）

緊緊加鞭往前趲，

只怕難過柴桑關。

〔四軍士、丁奉、徐盛、蔣欽、周泰、周瑜同追上〕

周　瑜：呔！劉備哪裏走！

孫尙香：嗯！周瑜你趕來做甚？

周　瑜：奉了吳侯之命，請皇叔與郡主回去，有要事相商。

孫尙香：住了！哪裏是教我等回去，分明是定計要害皇叔。我奉母后之命，同皇叔回轉荆州，乃是正理，你竟敢攔阻鳳駕。——趙雲，看母后寶劍，與我斬！

趙　雲：領旨！

（唱小倒板）

子龍渾身俱是膽，

（接唱快板）

英雄祖居在常山；

勸爾息鼓免交戰，

不然教你片甲難還！

周　瑜：住了！

（接唱散板）

本帥鎭守柴桑關，

要回荆州難上難！

孫尙香：（接唱）趙雲仗劍將他斬！

〔"掃頭"。趙雲、周瑜架住。孫尙香、車夫、劉備同下〕

趙　雲：（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下）

周　瑜：且住！本當將劉備斬首，怎奈有太后的寶劍。這……嗳——呀！諒他縱生雙翅，也難飛過江去。——衆將官，緊緊追趕！

衆　：啊。

〔衆同下〕

第二十一場

〔四軍士引張飛上〕

張　飛：（念詩）草笠芒鞋漁父裝，豹頭環眼氣軒昂；

胯下烏騅千里馬，丈八蛇矛世無雙。

俺，漢將張飛。奉了軍師將令，帶領三千人馬沿江接駕。——呔，三軍的！

衆　：啊。

張　飛：馬來，馬來，馬來呀！

〔衆同下〕

第二十二場

〔趙雲、劉備、孫尙香、車夫同上〕

劉　備：（唱西皮散板）

離却柴桑往前闖，

後有追兵前有江。

哎呀四弟呀！前有大江，後有追兵，這便如何是好？

趙　雲：主公不必驚慌，待臣看來——

諸葛亮：（內）打魚喲！

趙　雲：主公，那旁有一漁船。

劉　備：快快叫他過來！

趙　雲：呔，漁船搖過來！

諸葛亮：（內）來了！

〔諸葛亮、船夫同上〕

諸葛亮：（唱西皮搖板）

江岸埋伏兵和將，

迎接主公回荆襄。

劉　備：快快搭了扶手。

〔劉備欲上船〕

孫尙香：嗯！（攔住劉備）
劉　備：請郡主登舟。
〔孫尙香、劉備、趙雲、車夫相繼上船〕
諸葛亮：臣諸葛亮接駕。
劉　備：哎呀先生！你弄得好險哪！
諸葛亮：險中有喜。
張　飛：（內）催舟！
〔四軍士、張飛上〕
張　飛：（唱西皮散板）
海水滔滔翻波浪。
劉　備：三弟！
張　飛：吼，吼，吼，大哥！
（接唱）抬頭只見大兄王。（過船）
恭喜新郎官，賀喜新郎官！要接的人兒全來了哇！（笑）哈哈哈……——啊，先生，我服了你了。
諸葛亮：服我何來？
張　飛：服你好陰陽，好八卦。——啊，四弟，我也服了你了。
趙　雲：服弟何來？
張　飛：我服你好大的膽量，保得去，保得歸。
劉　備：三弟，向前見過你新嫂嫂。
張　飛：吼，吼，吼，小弟張飛參見新嫂嫂。
孫尙香：三弟少禮。
張　飛：咦！（學尙香語）三弟少禮。——吼，吼，吼！
〔擂鼓〕
劉　備：耳聽人聲吶喊，想是周郎追兵。
諸葛亮：主公不必驚慌，山人自有安排。——三將軍聽令！
張　飛：在。
諸葛亮：命你帶領本部人馬，抵擋一陣；周郎到此，站在高坡之上，高聲喊叫：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張　飛：吼，吼，吼，得令！
〔張飛過船與四軍士同下〕
諸葛亮：請主公駕回荊州。
劉　備：催舟！
〔劉備、孫尙香、趙雲、車夫、諸葛亮、船夫同下〕

第二十三場

〔四軍士、四將、周瑜“急急風”上，尋敵踪跡，遠望〕
張　飛：（內）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周瑜揮軍繞行，再尋敵踪，遠望〕
張　飛：（內）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四軍士、張飛上，會陣，起打。周等敗下，張等追下〕
〔四軍士、四將、周瑜上〕
周　瑜：且住！實指望定下美人之計，大事可成，不想反被他人恥笑，好不氣煞本督也！
〔四軍士、張飛上〕
張　飛：周郎！咱大哥多謝你的美人了！
〔周瑜聞言氣極，衆將等攙下〕
四軍士：周郎已退。
張　飛：回覆軍師去者！
四軍士：啊。
〔衆同下〕

——劇　終——

拾 玉 鐲

前 記

少女孫玉姣在門外刺繡，正遇青年傅朋路過，二人相見，彼此愛慕，傅朋故意遺下玉鐲一隻，以爲表記。孫玉姣拾鐲時，被她的鄰居劉婆看見，劉婆就到了孫家，開了一點玩笑，然後表示願爲傅、孫二人成全親事。

此劇原是京劇"法門寺"中的一齣，以其表演藝術上的特殊成就而獨立出來。這次主要改動了劉婆的身份性格。劉婆原是媒婆，現改成了一個善良風趣的老媽媽。在表演提示上和個別詞句上也有所修改。

劇本是由蕭長華先生與本院編輯處田淞共同整理的。

〔孫玉姣上〕

孫玉姣：(念引)愁鎖雙眉頭，終日裏，悶悶悠悠。
(念詩)閒中習刺繡，寂寞因春愁；
心事難出口，見人面帶羞。
我，孫玉姣。不幸爹爹去世，母女二人飼養雄雞爲生。母親好善，今早往普陀寺聽經去了。家中剩我一人，心中煩悶，不免針黹散悶便了。
〔取針線笸籮，穿針引線，刺繡手帕〕
(唱南梆子)
孫玉姣坐草堂悶悶不樂，
女兒家爲什麼愁慮偏多？
閒無事獨自裏針黹繡作。
〔雞叫，孫忽然想起尚未餵雞，出屋門，開柵欄門，轟雞至大門外，餵雞；然後搬椅子到門外，繼續做活〕
(接唱)門兒外好春光日暖風和。
〔傅朋上〕

傅 朋：(接唱)散步兒打從這孫家門過。
〔傅朋、孫玉姣對望，孫失神扎手〕

傅 朋：(接唱)見一個美大姐貌似嫦娥。
哎呀且住！看那旁有位大姐，生得十分美貌。此處乃是孫媽媽的門首，想必她就是孫媽媽之女。本當與她交言，怎奈不好啓齒，這……便怎麼處？(想)有了，聞得她家慣養雄雞，不免假意買雞，也好與她交言。——啊大姐，小生有禮了。

孫玉姣：還禮。

傅 朋：請問大姐，此處可是孫媽媽的府上麼？

孫玉姣：正是。君子高姓，爲何問起家母？

傅 朋：口稱家母，莫非是孫大姐？

孫玉姣：不敢。

傅 朋：小生傅朋，就在後街居住，聞得你家慣養雄雞，特來買雞一用。

孫玉姣：雄雞倒有，只是我母親不在家中，使我難做交易。

傅 朋：哦，既然令堂不在家中，我只好往別處去買。

孫玉姣：是啊，往別家去買吧。

傅 朋：如此，我告辭了！

孫玉姣：不送了！

傅 朋：告辭！

孫玉姣：慢請吧！

傅 朋：我告辭了！

孫玉姣：(羞笑不語)

傅　朋：(唱南梆子)

　　　　我與她雖同鄉未曾會過，
　　　　怎能够與此女結成絲蘿。

〔孫玉姣搬椅欲進門，傅朋發覺自己適立在門口，急讓開路；孫進門，關門。傅不捨離去，孫又開門，對望，孫羞，急掩門〕

傅　朋：(笑)哈哈哈……

(接唱)只見她眉目間傳情於我，
　　　　猛然間想起了袖中玉鐲。

哎呀且住！看這大姐倒也有意於我，我母親贈我玉鐲一對，不免留下一隻；她若拾去，這婚姻可成也！

(接唱)展衣袖故意兒玉鐲失落。

〔傅朋放鐲於地，想，敲一下門，下〕

〔孫玉姣開門望看，四下無人，忽然踏着玉鐲，尋思，欲拾又止，數度猶豫，進門後復回頭看玉鐲，終拾起〕

〔劉婆、傅朋分上；劉婆在遠處窺視〕

傅　朋：大姐！

〔孫玉姣急放鐲於地，羞，跑進門內，關門〕

〔劉婆、傅朋分下〕

〔孫玉姣又開門，兩邊望看，踢動鐲子使之靠近門口，然後故意遺落手帕蓋上，拾鐲，戴在臂上〕

傅　朋：(上)大姐！

〔劉婆暗上，窺視〕

孫玉姣：拿了去，拿了去！

傅　朋：送與大姐！

(接唱)回家去稟母親央媒說合。

孫玉姣：拿了去！我不要！

傅　朋：送與大姐！

〔傅朋、劉婆分下〕

孫玉姣：你拿了去吧！(見傅朋已去，進門，欲關門，想起雞尙在門外，又出來將雞轟回，關好門，欣賞鐲子)好東西，好東西呀！

〔孫玉姣下；劉婆上〕

劉　婆：妙哇！

(唱西皮搖板)

　　　　他二人傳情事被我看破，
　　　　這內中缺少個人來說合。

我，劉婆。剛才看見傅朋和孫玉姣眉目傳情；傅朋哪，又弄了這麼一隻鐲子，丟在孫玉姣門口啦。他們倆人倒是彼此有意，可惜"中間無人事不成"啊。玉姣那個姑娘也跟我挺好的，就是她媽媽糊裏糊塗的，也不給閨女張羅個主兒，這件事情偏偏又叫我給撞上了，我要是不管，怪對不起姑娘的。哎，都是這邊溜的老街坊，我閒着也是閒着，不免前去給他們倆人成全這檔子好事，有何不可！啊哈哈哈……呦，酸了我的牙了！

(唱原板)

　　　　孫玉姣拾玉鐲我已親見，
　　　　思想起好叫我笑破牙關。
　　　　似這等好姻緣我焉能不管，
　　　　來到了她家門首手叩門環。

開門哪！

〔劉婆敲門，孫玉姣上〕

孫玉姣：是哪個？

劉　婆：聽了！

(接唱)我是那姓劉的人將你來看。

孫玉姣：哦，劉媽媽來了！待我與你開門。

劉　婆：好孩子，快開！

孫玉姣：哦！(藏鐲)

劉　婆：開門哪，快着呀！你幹什麼呢？

孫玉姣：是，來了！（將鐲藏在右臂袖中，開門）媽媽在哪裏？

劉　婆：我在這兒哪！

孫玉姣：媽媽請到裏面坐。

劉　婆：走哇！

孫玉姣：請哪！

劉　婆：走着！（進門，尋鐲。孫玉姣進門）

孫玉姣：媽媽你看些什麼？

劉　婆：（假做四下觀望）姑娘啊！
（接唱）問一聲你母親可在家園？

孫玉姣：往普陀寺聽經去了。

劉　婆：怎麼着，這個老婆子又到普陀寺聽經去了？姑娘啊！
（接唱）留下了你一人有誰來陪伴？

孫玉姣：也是女兒命該如此！（假哭）

劉　婆：（接唱）這句話問得她珠淚不乾。

孫玉姣：媽媽請坐。

劉　婆：坐着。

孫玉姣：媽媽好？

劉　婆：我好；姑娘你好哇？

孫玉姣：我也好。

劉　婆：眞格的，你媽上哪兒去了？①

孫玉姣：方才說過，往普陀寺聽經去了。

劉　婆：怎麼着，又上普陀寺聽經去了？唉，可怎麼好，這老婆子好聽經，愛念佛，家裏頭留這麼個大姑娘，她也放心！嘖嘖……呦！姑娘梳的好頭哇！誰給你梳的？是你媽給你梳的吧？

孫玉姣：我自己梳的，可好哇？

劉　婆：怎麼着，自己梳的？我們姑娘自己會梳頭了，我可得瞧瞧。

孫玉姣：梳得不好。

劉　婆：挺好的，挺光溜的！

孫玉姣：不好。

劉　婆：（突然）呦！你瞧這朵花怎麼戴歪了？

孫玉姣：在哪裏？（以左手整頭）

劉　婆：那邊！

孫玉姣：（急以右手整頭，露出鐲子）

劉　婆：露了白了！

---

① 中國京劇團在此處表演上加以豐富，與蕭長華先生本略有不同，茲錄下以供參考：

劉　婆：啊，姑娘，媽媽走得怪渴的，你給我倒碗茶來喝呀。

孫玉姣：媽媽稍待。
〔孫下。劉尋鐲子。孫捧茶上，很不自然地縮着右臂〕

孫玉姣：媽媽請茶。

劉　婆：謝謝姑娘。（飲茶）呦，姑娘梳的好頭哇！誰給你梳的？不用說是你媽給你梳的。

孫玉姣：我自己梳的。

劉　婆：怎麼着，自己梳的？自己會梳頭了，我可得瞧瞧。梳的挺好，挺光溜的。

孫玉姣：不好。

劉　婆：挺好嘛。呦！你瞧這朵花怎麼戴的？都快掉了！

孫玉姣：在哪裏？

劉　婆：在這兒哪！

孫玉姣：（以左手整花）

劉　婆：（失望，故意另找話說）眞格的，你媽上哪兒去了？

孫玉姣：方才說過，往普陀寺聽經去了。

劉　婆：怎麼着，又上普陀寺聽經去了！這老婆子淨去聽經念佛，家裏剩下這麼個大姑娘她也放心。（忽然）哎，你頭上怎麼一個蟲兒呀！

孫玉姣：啊！（急用右手摸，露出玉鐲）

劉　婆：露了白嘍！——姑娘，你一抬手，胳臂腕兒上露出那麼一個雪白的東西，那是什麼呀？（以下接孫玉姣白："乃是一隻玉鐲。"……）

孫玉姣：（急藏右手）

劉　婆：啊姑娘，你剛才那麼一鑿頭，胳臂上露出了那麼一個雪白的東西，那是甚麼呀？

孫玉姣：（伸左臂）沒有甚麼。

劉　婆：擰了，我說的是那隻。

孫玉姣：媽媽問的是這個麼？

劉　婆：啊！那是甚麼？

孫玉姣：乃是一隻玉鐲。

劉　婆：玉鐲子？你瞧媽媽活了這麼大，沒看見過玉鐲子是甚麼樣。摘下來，給媽媽我瞧瞧！

孫玉姣：不看也罷。

劉　婆：我開開眼。

孫玉姣：沒有甚麼好看的。

劉　婆：喝！誰還瞧掉了你一塊嗎？我又不要你的。

孫玉姣：媽媽當眞要看？

劉　婆：啊啊，我開開眼。

孫玉姣：待我取下來。（摘鐲，故作摘不下來）

劉　婆：慢着點，口緊，可別掰了！（孫摘下鐲子）喝，可不容易，摘下來了。（假做沒接着）哎呦！

孫玉姣：（驚）媽媽小心些呀！

劉　婆：不礙的，砸不了你的心尖子！（欲出屋門）

孫玉姣：哪裏去？

劉　婆：我到院裏瞧瞧去。

孫玉姣：我跟隨媽媽前去。

劉　婆：呦！你瞧你這小心眼勁兒的！街門還關着呢，我跑不了！（看鐲）

孫玉姣：媽媽，可好哇？

劉　婆：好，好！（還鐲）戴好了吧！姑娘，可不是媽媽我不開眼，媽媽我常上你們家來，跟你媽一塊兒談心說話，姑娘你桌上桌下斟茶倒水的伺候我們老姐兒倆，我怎麼沒瞧見過姑娘戴這隻鐲子？眞格的，這隻鐲子是打哪兒來的？說給媽媽我聽聽。

孫玉姣：（猶豫）媽媽要問此鐲的來歷麼？

劉　婆：啊啊！

孫玉姣：待女兒說與媽媽聽。

劉　婆：對了，說給媽媽我聽聽。

孫玉姣：（考慮）是我在門首習針黹……

劉　婆：怎麼着，你在門口做活來着？

孫玉姣：無意兒拾來的。

劉　婆：無心中揀來的？

孫玉姣：正是。

劉　婆：媽媽我成天長在街上，我怎麼就揀不着哇？

孫玉姣：你沒有那個時氣！

劉　婆：我哪兒比得了你呀！哈哈哈……（綳臉）不對！

孫玉姣：是哪裏來的呢？

劉　婆：怕是有個年青的君子送給你的。

孫玉姣：住了！想這樣好東西，哪個白白的送我不成？難道你看見了麼？

劉　婆：沒看見我還不說哪！

孫玉姣：如此，你與我說！我母親不在家中，與我女孩兒家胡言亂語，（端椅）眞道豈有此理！（摔椅）

劉　婆：有的！好孩子，媽媽好心好意來看你，你倒摔打起來了。有你摔的，沒我摔的？媽媽我也會摔！（假摔椅）姑娘啊！

（唱原板）

那人兒與你家相隔不遠。

孫玉姣：他是哪個？

劉　婆：我知道呀！

孫玉姣：你與我講！

劉　婆：你聽着吧！

(接唱)他名兒叫傅朋青春少年。

是個小白臉兒!

孫玉姣: 我不曉得。

劉 婆: 你聽着!

(接唱)假意兒買雄雞你那裏穿針引線。

對不對?

孫玉姣: 哪有此事?

劉 婆: 怎麼,沒有?

孫玉姣: 沒有,沒有!

劉 婆: 你聽着吧!

(接唱)故意兒將玉鐲失落在門前。

是這麼回事不是?瞞到我這兒來啦!

(接唱)我在那大樹後親眼看見。

孫玉姣: 你看見什麼了?

劉 婆: 我全都看見了。不信,我照樣學給你瞧瞧。要說在院裏頭,我沒瞧見;就說這一開門,你看你那個樣兒!(學孫開門)接着門縫我先瞧瞧,左一瞧,右一瞧,四下裏沒人。是誰打門呢?是藏起來了?我到那邊瞧瞧去。(學孫踏鐲)呦,呦,呦,我的媽呀!這是什麼東西格了我的脚了?一隻玉鐲子!是打哪兒來的?我明白了,是那個君子臨走的時候送給我的。這,啊,啊,哈哈哈……這個鐲子可愛死我了,旣是送給我的,我揀起來。呦,怪害臊的,我們不要,我們家去。(學孫回頭望鐲)我爲什麼不要哇?四外一看,沒人。嗳,我揀起來吧!(學孫拾鐲)剛戴在胳臂上,人家本主來了。"啊,大姐!""拿了去!我不要!"是這樣不是?姑娘啊!

(接唱)還不將眞情話對我實言!

好孩子!跟我使這一套,還瞞得了我!趁早給我說實話!

〔孫玉姣用手絹打玉鐲〕

劉 婆: 你打它幹什麼?別揀好不好!

孫玉姣: 啊,媽媽!

劉 婆: 甭理我!

孫玉姣: (暗恨,但無可奈何)喂呀,媽媽呀!(哭,跪下)

劉 婆: 剛才媽媽學的像不像?

〔孫玉姣不語〕

劉 婆: 這麼辦吧,咱們搖頭不算點頭算。

〔孫玉姣搖頭〕

劉 婆: 啊?

〔孫玉姣點頭〕

劉 婆: "老羊燈"①跟我點起頭來了。得了,起來吧!

孫玉姣: 媽媽無有氣了?

劉 婆: 我哪兒那麼大氣呀!

孫玉姣: 多謝媽媽!(站起)

劉 婆: 嗯!

〔孫玉姣又跪〕

劉 婆: (攙起孫玉姣)哎呀,寶貝呀!別害怕,媽媽我跟你鬧着玩哪!

孫玉姣: 媽媽請坐。

劉 婆: 坐着。你早跟我說好不好?省得叫我費這個事。你放心吧,你們這檔子事全包在媽媽我的身上了。

孫玉姣: (急忙)多謝媽媽!

劉 婆: 哎呦哎呦!(羞孫)他給了你這隻鐲子,你有什麼心愛的東西,拿出來交給媽媽我給他送去,叫他到你們家來提親,你們這件事情不就成了嗎?

孫玉姣: 我家貧寒,哪有什麼稀罕的東西送與他呀?

① "老羊燈"爲北京兒童玩具,牽行時,不住點頭。

劉　婆：是啊，貧寒人家，哪有什麼稀罕東西。姑娘，剛才你們在門口兒見面的時候，你繡的那是什麼呀？

孫玉姣：乃是一方手帕。

劉　婆：（拿起手帕）繡得眞細呀！就拿這個送給他就挺好。

孫玉姣：就依媽媽。

劉　婆：哎，就這麼辦罷！我走了。

孫玉姣：媽媽此去，幾天回音哪？

劉　婆：幾天給你回信呀？這麼辦，半個月吧。

孫玉姣：多了。

劉　婆：七天。

孫玉姣：還多。

劉　婆：還多？乾脆三天！

孫玉姣：哦，三天麼？

劉　婆：你還等得及等不及呀？

孫玉姣：媽媽去吧！

劉　婆：我走了。

孫玉姣：正是：媽媽此去要謹言。

劉　婆：不必叮嚀再而三。

孫玉姣：但願媽媽早回轉。

劉　婆：管叫結成並蒂蓮。

〔劉婆出門，孫玉姣欲關門〕

孫玉姣：媽媽此去幾天回音哪？

劉　婆：三天哪！

孫玉姣：哦，三天！

劉　婆：我走了，好好地看着家！

孫玉姣：（關門又開）媽媽……

劉　婆：三天！

〔同笑。劉婆下，孫玉姣關門下〕

——劇　終——

單　刀　會

前　記

"單刀會"原是我國六百多年以前的偉大劇作家關漢卿的名著。描寫三國時東吳水軍都督魯肅向西蜀討取荆州，邀請坐鎮荆州的蜀大將關羽過江飲宴，設下伏兵，企圖在席上迫使關羽就範。關羽看穿魯肅的用意，泰然攜其青龍偃月刀，僅帶着周倉及隨從數人，到東吳赴會。席間，關羽歷述自己生平的武功，並拒絕了魯肅的要求。東吳諸將欲當場動武，關羽一手執劍，一手抓住魯肅，向江邊且行且走，東吳諸將又被周倉用刀架住，關羽、周倉等終於上了原船。關羽事先佈置的伏軍，也趕來接應。魯肅祇得無可奈何地回去。

這個本子是京劇界中比較流行的；內容及詞句上較關漢卿原著已有一些改動。（崑曲"訓子""刀會"二齣基本上還是關的原作，但目前已不甚流行。）整理工作是由演員白家麟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進行的。除了個別詞句的潤飾以外，沒有其他改動。

第　一　場

〔"大開門"牌子。四兵士、四馬夫、大纛手、伊籍、馬良、王甫、趙累、關羽上〕

關　羽：（念引）綠袍金甲，鎭華夏。

〔"急急風",關平、周倉分上〕

關　羽：(接念)秉定忠心，扶保漢家。

衆　：參見君侯。

關　羽：站立兩廂！

衆　：啊。

關　羽：(念詩)赤兔馬快似閃電，青龍刀遮日光寒；
守荆州威鎮華夏，保大哥駕坐西川。
某，關羽。大哥坐鎮西川，三弟閬中爲將，某奉兄命鎮守荆州一帶。前者，諸葛瑾入川，催討荆州，我家大哥願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交還東吳；只因關某不允，將諸葛瑾羞辱一場。我想孫權必不甘休，爲此，整頓人馬準備禦敵。——站堂軍。

衆　：有。

關　羽：伺候了。

衆　：啊。

〔黄文上〕

黄　文：(念)離了東吳地，來此是荆州。——門上何人聽事？

周　倉：做甚麼的？

黄　文：我名黄文，奉東吳魯肅魯都督所差，前來下書。

周　倉：候着。——啓禀君侯，東吳魯肅差黄文前來下書。

關　羽：命他報門而進。

周　倉：遵命。——黄文，你可有夾帶？

黄　文：無有。

周　倉：我要搜。

黄　文：將軍請搜。

〔周倉搜檢黄文〕

周　倉：呔！黄文，君侯命你報門而進；你與我仔細了！你與我打點了！

黄　文：黄文造進。——與君侯叩頭。

關　羽：奉何人所差？

黄　文：奉魯肅魯都督所差。

關　羽：到此做甚？

黄　文：前來下書。

關　羽：呈上來。帳下伺候。

黄　文：是。(下)

關　羽：魯肅有書信到來，待某拆書一觀。(牌子，看信)喚下書人。

衆　：下書人走上。

黄　文：(上)參見君侯。

關　羽：命你轉報子敬，就說關某五月十三日過江赴會。出帳去罷。

衆　：出去！

黄　文：是，是。(下)

關　平：父王，書信上面是何言語？

關　羽：我兒哪裏知道，那魯肅約爲父過江赴會，此必諸葛瑾回報孫權，故命魯肅兵屯陸口，正爲索討荆州之計爾。①

關　平：這……父王去是不去？

關　羽：爲父若不前去，豈不被東吳人恥笑？

關　平：啓禀父王，想皇伯將荆州九郡託與父王掌管，倚如泰山；父王捨萬金之軀，身臨險地，倘若席間有差，豈不負了皇伯所託重任。

關　羽：嗯！孺子竟敢多言！爲父在千槍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往來如走無人之境，豈懼江東羣鼠爾！

衆　：少將軍乃是正論，我與東吳素有舊仇，君侯不可不防。

---

① "爾"(或"耳")字，在戲曲念白中，經常被用爲語助詞。有時在語法上並不恰當，但對於音節及表情却有很大的幫助。本劇中的幾個"爾"字，即是如此；故予以保留。

關　羽：(想)某自有差派。
衆　　：就請差派我等。
關　羽：周倉。
周　倉：在。
關　羽：準備大船一隻，挑選關西大漢二十名，手提青龍刀，隨關某單刀赴會。
周　倉：吼，吼，吼，得令。(下)
關　羽：關平聽令。
關　平：在。
關　羽：準備戰船二十隻，軍卒三千名，扮做商賈模樣，埋伏陸口對岸江上，見爲父紅旗一擺，兒便過得江去，迎接爲父。
關　平：得令。(下)
關　羽：伊籍、馬良。
伊　籍
馬　良：在。
關　羽：鎭守荆州，須要小心。
伊　籍
馬　良：得令。(同下)
關　羽：王甫、趙累。
王　甫
趙　累：在。
關　羽：巡營瞭哨。
王　甫
趙　累：得令。
關　羽：其餘將官各守汛地。掩門。
衆　　：啊。
〔衆同下〕

第　二　場

〔呂蒙等四將上〕
呂　蒙：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呂　蒙：我等奉命兵紮陸口，魯都督請關羽過江赴會，命我等埋伏，以摔杯爲號，一齊殺出。你我埋伏去者。
衆　　：請。
〔衆同下〕

第　三　場

〔周倉上，"起霸"〕
周　倉：(念詩)志氣凌雲貫九霄，周倉今日逞英豪；
　　君侯東吳去赴會，全憑青龍偃月刀。
某，周倉。君侯過江赴宴，奉命安排舟船，江邊去者。
〔圓場。二船夫上〕
二船夫：參見周將軍。
周　倉：船隻可曾預備？
二船夫：預備好了。
周　倉：候着。(望)一言未盡，君侯來也。
〔"香柳娘"牌子，四兵士、伊籍、馬良、王甫、趙累、四馬夫、大纛手、關羽上〕
衆　　：送君侯。
關　羽：好生防守。
衆　　：啊。
〔四兵士、四馬夫、大纛手、伊籍、馬良、王甫、趙累同下。周倉、關羽上船〕
關　羽：吩咐水手開船。
周　倉：吼，吼，吼！——水手們，開船！
二船夫：啊！
〔水聲，開船〕
周　倉：啓君侯，吩咐已畢。
關　羽：站立一旁。
(唱"新水令")
　　大江東去浪千叠，
　　趁西風小舟一葉；

才離了九重寶帳，

探千丈龍潭虎穴。

〔水聲〕

周　倉：哇呀呀……

關　羽：（望）甚麼響亮？

周　倉：波浪滔天。

關　羽：搭座船頭。

周　倉：啊。

關　羽：（望）唔呼呀！看長江之上，巨浪千叠，好一派江景也！

（唱"喜遷鶯"）

觀江水滔滔浪騰，

波浪中隱隱伏兵，

俺驚也麼驚，

憑着俺青龍偃月敵萬兵。

周　倉：（望）啓君侯，來到東吳。

關　羽：（接唱"刮地風"）

嗳呀……嗳！

觀東吳縹緲緲旌旗繞，

恰便似虎入龍潭何計較！

嗚鑼吶喊！

〔衆嗚鑼〕

周　倉：呔！東吳的兒郎聽眞：荆州王前來赴會，爾等還不快快迎接！

〔衆同下〕

第　四　場

〔四兵士、魯肅上〕

魯　肅：（念）水軍當大任，爲國秉忠誠。

〔黃文上〕

黃　文：啓都督，關羽船臨江邊。

魯　肅：擺隊相迎。

〔"傍妝台"牌子。衆同下〕

第　五　場

〔呂蒙等四將上，過場下〕

第　六　場

〔雙方船夫分上。周倉、黃文分上，對望〕

周　倉：請君侯。

黃　文：請都督。

〔關羽、魯肅分上。魯肅跳過船去〕

魯　肅：君侯！

關　羽：大夫！

魯　肅：過江來了！

關　羽：過江來了！

魯　肅：久違了。

關羽 魯肅：（同笑）啊，哈哈哈……

魯　肅：君侯請來登舟。

關　羽：大夫前行。

魯　肅：君侯到此是客，還是君侯請。

關　羽：不敢，大夫前行。

魯　肅：你我挽手而行。

〔二人過船，周倉隨後，魯肅回望周倉，暗驚，衆同下〕

〔黃文、周倉、魯肅、關羽上。關、魯入座〕

魯　肅：君侯屈高就下，降尊臨卑，貴足踏賤地，使東吳榮幸之至。

關　羽：豈敢！大夫榮任水陸都督，關某未曾親來一賀，大夫恕罪。

魯　肅：惶恐，惶恐！肅本無德無才，蒙公瑾臨終保薦，吳侯授以大任。自受命以來，枕席不安，誠恐有負所託，肅不過是權當此任而已。

關　羽：大材終堪大用。

魯　肅：君侯過獎了。

關　羽：大夫忒謙了。

魯　肅：君侯，你我在哪裏一別，直至如今？

關　羽：（想）在臨江會一別，直至如今。

魯　肅：不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君侯你倒不見老，我倒蒼白了。

關　羽：彼此。

魯　肅：一樣。

關　羽
魯　肅：（同笑）啊，哈哈哈……

關　羽：錦帖相邀，有何見諭？

魯　肅：孫劉結聯唇齒之好，使曹操不敢正視東南；今在這臨江亭設擺菲筵，聊表敬意。

關　羽：關某有何德能，怎敢勞動大夫張筵。

黃　文：筵齊。

魯　肅：看酒來，待某把盞。

關　羽：不敢，擺下就是。

〔"傍妝台"牌子。魯肅敬酒；關羽謝酒〕

關　羽：看酒來，我與大夫把盞。

魯　肅：這就不敢。

關　羽：當得的。

魯　肅：不敢。

關　羽
魯　肅：（同笑）啊，哈哈哈……（同入座）

黃　文：上筵。

周　倉：（搜索各處，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魯肅見狀驚呆〕

關　羽：大夫請，大夫請，嘜，大夫請！

魯　肅：（覺醒，急應）啊啊，君侯，君侯請！

關　羽：（唱"脫布衫"接"叨叨令"）

銀台上輝煌的豐筵錦，
望江心縹縹緲緲的波濤滾，
看他面色赧然戰兢兢，
這的是笑得來也麼哥！

請！

這的是惱得來也麼哥！

魯　肅：聞得君侯斬顏良、誅文醜，屢建奇功；肅只得耳聞，未曾目睹。今日請君侯言講一番，肅洗耳恭聽。

關　羽：俺關某所做之事，聽者倒也驚人，眼見甚是平常；大夫不嫌絮煩，暫離殘席，容關某奉陳。

魯　肅：黃文搭座來。

黃　文：遵命。

〔二人離席外坐〕

魯　肅：君侯請講。

關　羽：大夫聽道：漢室傾頹，國運衰微，十常侍亂於宮中，衆諸侯紛爭邊外，董卓專權，欺君罔上。關某在汜水關下斬了華雄，虎牢關前三戰呂布。平滅董卓之後，我大哥被當今天子認為帝胄。誰想又遭曹操之亂，我弟兄逃出許昌，賺城斬了車胄，佔了徐州，招軍養馬，預備重整漢室基業。那曹操親統人馬，前來攻打。我大哥鎮守徐州，三弟鎮守小沛，關某保定二嫂分鎮下邳，以為犄角之勢。探馬報道：徐州、小沛相繼而失；關某中了夏侯惇誘敵之計，被困在土山之上，遠望下邳火起，只道二嫂遇害，欲待拔劍自刎，山下來了張遼，順說關某。某也曾約過三事：第一件，只降漢帝，不降曹操；第二件，我二位嫂嫂要食皇叔的俸祿，上下人等，不准到門；第三件，若知我兄下落，不拘千里萬里，水火之中，定當辭去。自進曹營以來，那曹操十分厚待於某，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馬贈金，下馬贈銀；又贈美女十名，侍奉

我二位嫂嫂。到後來，河北袁紹差大將顏良，攻取白馬坡，曹操請某觀敵掠陣，衆將不是顏良對手，關某匹馬單刀，我就衝下土山……

魯 肅：君侯便怎麼樣？

關 羽：那時節，關某勒馬提刀……

魯 肅：君侯可慌？

關 羽：不慌。

魯 肅：可忙？

關 羽：一些兒不忙。關某的青龍刀下，就斬了顏良；延津渡口，又誅文醜。表封漢壽亭侯。此乃關某些許的功勞，何勞大夫謬讚爾！

魯 肅：君侯立蓋世之功，使賊聞名喪膽，令人欽佩。

關 羽：大夫過獎。

魯 肅
關 羽：（同笑）啊，哈哈哈……（同返席）

魯 肅：君侯馬到成功，斬顏良、誅文醜，立功於國。肅當敬一大杯。

〔呂蒙等四將急上，見魯肅舉杯，欲殺入，魯肅急出帳制止〕

魯 肅：還早，還早！

〔衆下，魯肅返席〕

周 倉：（兩望）啓君侯，東吳有詐。

關 羽：嗯！關某出世以來，未遇過三合之戰將，豈懼江東之詐爾！

魯 肅：啊，君侯，曹操既待君侯不薄，又爲何封金掛印，寫柬辭曹？請道其詳。

關 羽：待關某再講一番。

〔二人同出座〕

魯 肅：君侯請講。

關 羽：大夫聽者：那日關某悶坐在館驛之中，忽來陳震下書，方知我家大哥在河北袁紹軍中；那時節，關某肝腸寸斷，急往相府辭曹。那曹操府門以外掛了迴避牌，張遼又託病不出。關某情急無奈，才封金掛印，寫柬辭曹，保定我二嫂闖出許昌北門，耳聽後面，嘩喇喇……人聲吶喊……

魯 肅：來者何人？

關 羽：大將張遼。

魯 肅：趕來做甚？

關 羽：是他言道，曹操親自與某餞行；因此，關某勒馬立於灞陵橋上，遠遠望見那曹操帶領衆將前來，贈某美酒、紅袍。這酒祭了關某的刀；這刀，刀挑大紅袍。本當下馬致謝，誠恐中了他人之計；因此，打馬過了灞陵橋！

（唱“四塊玉”）

他他他，曹兵膽戰驚，
哪個大膽敢前進！
那時某虎揚雄威嚇掉賊魂；
那曹兵個個往後退，
行過了灞陵橋我才放心。

〔周倉横刀〕

魯 肅：甚麼響亮？

關 羽：關某的刀響。

魯 肅：主何吉凶？

關 羽：不過是殺人而已。

魯 肅：刀響幾次？

關 羽：刀響三次。

魯 肅：第一次？

關 羽：温酒斬華雄。

魯 肅：第二次？

關 羽：斬顏良、誅文醜。

魯 肅：第三次？

關　羽：這第三次？恐怕應在大夫你的頭上！

魯　肅：（驚）君侯，言重了。

關　羽：關某失言了，失言了。

〔同返席〕

魯　肅：方才聽君侯之言，令人毛髮悚然！貴弟兄桃園結義，誓同生死，雖黃童白叟，牧子漁樵，人人皆知。君侯立奇功，安黎庶，乃爲仁也；身在曹營，不屈大節，乃爲義也；在許昌一日三次問嫂金安，乃爲禮也；斬顏良、誅文醜，乃爲智也；此乃仁、義、禮、智，惜乎，惜乎！單單缺少一個信字。

關　羽：俺關某出世以來，忠不顧死，義不負心，何嘗失信於人？

魯　肅：想令兄玄德公，借我荆州，我是屢次命人催討；玄德公言道：得了西川，交還荆州。如今，東西二川已得，我主命諸葛瑾入川催討荆州，玄德公願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交還東吳；惟君侯不允，信字安在？

關　羽：此乃我家大哥所做，與關某何干？

魯　肅：噯！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君侯即皇叔，爲何互相推託，是何理也？

關　羽：這個……

周　倉：呔！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居之，無德失之；這荆州難道說是東吳舊有的麼？

關　羽：嗯！我與大夫談論國家大事，汝是甚等樣人，竟敢多口！下站，退後！——啊，大夫，你是請某吃酒，還是催討荆州？

魯　肅：這酒也要飲，荆州也要討！

關　羽：大膽！（以酒潑魯肅，離席）魯肅！在酒席筵前提起國家大事，豈有此理！

魯　肅：我勸你寫下退還文約便罷，如若不然，我就要……

關　羽：你要怎樣？

魯　肅：我也敢……

關　羽：你敢怎樣？

魯　肅：哼哼……

關　羽：哼哼……

魯　肅：哼！

關　羽：哼！

魯　肅：哼！

關　羽：哼哼……

魯　肅：唉！我魯肅爲難哪！

關　羽：嚄——呀！事已至此，還有何難哉？

魯　肅：君侯，你來看……這沿江一帶，俱是我東吳的兵將；慢說你是一人，你就是一隻猛虎，也難闖過江去。

關　羽：諒不就。

魯　肅：諒得就。

關　羽：諒不就！

魯　肅：哪有閒言。失陪了！

〔魯肅欲取杯，關羽抓住魯手，魯肅奪手而出〕

魯　肅：衆將走上！

〔關羽與周倉耳語，周倉會意。呂蒙等四將上，周倉上前擋住。關羽捉住魯肅手，拔劍示威〕

關　羽：大夫，你莫非有詐？

魯　肅：不……不敢有詐。

關　羽：你抬頭觀看——這些將士何用？

魯　肅：他們是護送君侯你登舟的。

關　羽：哦，是護送關某登舟的？多謝大夫盛情！今日關某酒醉，煩勞大夫相送，來日在荆州還席。關某告辭了！

（唱"煞尾"）

江邊飲宴多叨擾，

孫劉本是舊故交，

若不是子敬情好，

俺怎肯將你輕饒！

〔關羽拉魯肅下，周倉擋住四將退下〕

第七場

〔二船夫、四馬夫、關平執弓箭上，過場下〕

第八場

〔周倉、二船夫、四馬夫，關平迎上；周倉上船，回望。關羽拉魯肅上，呂蒙等四將隨上。圓場，關羽上跳板，推魯肅後退，魯肅驚臥江邊，四將救起。關羽乘機上船，撥去跳板〕

關　羽：開船！

〔關平拉弓示威，關羽等同下〕

四　將：都督怎麼樣了？都督怎麼樣了？

魯　肅：無妨事，關羽呢？

四　將：乘舟逃走了。速速追趕。

魯　肅：唉，回去罷！

〔衆同下〕

——劇　終——

戰　太　平

前　記

"戰太平"的故事，取材於"明史"和李東陽"花將軍歌"。描寫元末花雲輔佐朱元璋之侄朱文遜駐守太平。陳友諒進襲，花雲奮勇抵禦，但因采石磯守將乏人，被陳暗襲破城。花雲擬突圍，而朱文遜貪戀家眷，貽誤時機，與花雲同被擒獲。陳逼降，朱屈膝被殺。花雲堅決不降，並在法場上掙斷綁繩，力殺多人；卒因中箭傷重，自刎而死。

這個整理本，是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和本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整理的。

第一場

〔郜氏（抱小兒）、孫氏上〕①

郜　氏：夫受皇家爵，

孫　氏：妻沾雨露恩。

花　雲：（內）回府！

〔四軍士、花安、花雲上；花雲下馬，四軍士下〕

花　雲：可惱！

郜孫　氏：老爺今日回府，爲何這等煩惱？

花　雲：夫人有所不知，只因陳友諒帶兵奪取太平城，千歲命我回府披掛，埋伏閘子口，只是采石磯頭缺一能將，故爾煩惱。

郜　氏：食王爵祿，當報王恩；老爺請至將房披掛，待妾身等點動人馬。

花　雲：有勞夫人。——正是：

青龍背上屯軍馬，

郜孫　氏：白虎當頭休紮營。

〔花雲下〕

郜孫　氏：花安過來：傳我將令，吩咐大小三軍齊至二堂聽點！

花　安：得令！——下面聽者：夫人有令，吩咐大小三軍

齊至二堂聽點!

郜孫 氏:(唱二黄倒板)

在二堂替夫君忙傳將令。

〔四軍士上〕

四軍士:參見夫人。

郜孫 氏:站立兩廂!

四軍士:啊。

孫 氏:(接唱迴龍)

叫一聲衆三軍細聽分明。

郜 氏:(接唱快三眼)

都只爲陳友諒興兵犯境,

孫 氏:(接唱)千歲爺命將軍帶兵出征。

郜 氏:(接唱)向前者一個個俱有封賡,

孫 氏:(接唱)退後者一個個插箭遊營。

郜 氏:(接唱)耳邊廂又聽得鎧甲聲震,

孫 氏:(接唱)想必是我老爺披掛來臨。

花 雲:(內唱二黄倒板)

頭戴着紫金盔齊眉蓋頂。

〔花雲上,"起霸"〕

(接唱散板)

爲大將臨陣時哪顧得殘生!

撩鎧甲且把二堂進——

有勞夫人點雄兵。

郜 氏:花安看酒!

(唱散板)

花安看過酒一樽。

孫 氏:(接唱)我與老爺來餞行。

花 雲:(接酒、唱散板)

接過夫人得勝飲,

背轉身來祭神靈。

辭別夫人足踏鐙——

〔上馬,四軍士、花安下〕

花 雲:(接唱)但願此去掃蕩麼塵。(下)

郜 氏:(唱散板)

老爺上馬威風凛,

孫 氏:(接唱)但願此去退賊兵。(同下)

第 二 場

〔雙方軍士、陳友傑、花雲分上會陣〕

花 雲:(唱二黄散板)

一見賊子怒氣發,

不由老爺咬銀牙;

我主洪福齊天大,

把爾比做井底蛙!

陳友傑:住了!

(唱散板)

勸你早把太平讓,

少若延遲槍下亡!

〔起打,雙方軍士下;花雲、陳友傑開打;陳友傑敗下,花雲追下〕

第 三 場

〔四軍士、陳英豹上〕

陳英豹:俺,陳英豹。元帥出兵未歸,在此伺候。

〔四軍士、陳友傑上〕

陳英豹:參見元帥,勝負如何?

陳友傑:大敗而回。

陳英豹:前面甚麽所在?

---

① 原本原有第一場"金殿",有朱文遜聞報,宣上花雲出兵的情節;但主要對話已於第二場花雲回府口中介紹,對於人物、劇情無甚幫助,反削弱第二場的氣氛,且一般演出多已不上,故删去。

陳友傑：乃是釆石磯頭。

陳英豹：當初朱元璋怎樣破得？

陳友傑：乃是常遇春藏身桅杆斗內，趁水漲之時搶上磯頭呵——！（“急三槍”牌子）①

陳英豹：既然如此，何不學他一學？

陳友傑：好，先行聽令：命你準備戰船，不得有誤！

陳英豹：得令。（下）

陳友傑：衆將官，釆石磯去者！

〔衆同下〕

第四場

〔四軍士、王淵上〕

王　淵：俺，王淵。奉了千歲之命，把守釆石磯頭。——衆將官，就此前往！

〔王淵上山。陳英豹、一水手搖船上；陳英豹攻打磯頭，不勝，下，水手隨下。陳友傑、一水手搖船上；陳友傑攻磯頭，一次不成，第二次扯住王淵槍頭，乘勢登磯頭。王淵、陳友傑拉槍下。陳英豹等上，繼續登磯頭，下〕

第五場

〔王淵、陳友傑拉槍同上，起打；陳英豹上助戰，殺死王淵〕

陳英豹：得了釆石磯頭。

陳友傑：迎接主公進城。

〔吹打，四軍士、張定邊、陳友諒上〕

陳友諒：哈哈哈……

〔陳友諒等入城，下〕

陳友傑：先行聽令：就說大元帥陳友傑，保定北漢王得了釆石磯頭，教那不怕死的花雲前來鏖戰！

陳英豹：得令。——下面聽者：今有大元帥陳友傑，保定北漢王得了釆石磯頭，教那不怕死的花雲前來鏖戰！

花　雲：（內）俺來也！

〔花雲上，起打，雙收下〕

第六場

〔朱文遜、花雲分上〕

朱文遜：哎呀卿家呀！那賊兵猶如潮水一般，如何是好？

花　雲：千歲但放寬心，殺出重圍，金陵求救。

朱文遜：卿家，小王還有家眷呢！

花　雲：哎呀千歲呀！事到如今，還顧得甚麼家眷哪？

朱文遜：嘟！你爲臣的無有家眷，難道我這爲君的就無有家眷不成！我要保護家眷去了！（下）

花　雲：（一望，氣急而抖）嘜——呀！想他爲君的有家眷，難道俺這爲臣的就無有家眷了嗎！——待俺也回去保護家眷去者！（下）

第七場

〔郜氏、孫氏上〕

郜　氏：老爺去出兵，

孫　氏：未見轉回程。

花　安：（上）爹爹回府。

〔花雲上，下馬，花安接馬，孫氏等攙花雲坐，花安關門。四敵軍兩邊上，過場下。花安開門瞭望，朱文遜上〕

花　安：參見千歲。

朱文遜：花安，你家爹爹可在裏面？

花　安：現在裏面。

朱文遜：對你爹爹去說，大砲一響，吓死皇老太太，姜氏夫人墜樓而死；教你爹爹快快出馬。（下）

花　安：啓禀爹爹：適才千歲言道，大砲一響，吓死皇老太太，姜氏夫人墜樓而死；教爹爹快快出馬！

① 原詞爲：“你且聽道”，下即接“急三槍”牌子。京劇中本有此程式，但多在前場已有敍述，避免重複而用。此處若取此法，於“奪磯”關鍵，反不明晰，故爲補出。

花　雲：（一驚，暈倒）
郜孫　氏：喂呀……
〔花安關門。四敵軍兩邊上，過場下。花安開門瞭望，朱文遜上〕
花　安：參見千歲。
朱文遜：你爹爹可曾出馬？
花　安：尙未出馬。
朱文遜：哦哦是了！想是你家爹爹有降順北漢王之意。這有寶劍一口，教他將小王龍頭割下，降順那北漢王去罷！
〔朱文遜拔寶劍，擲地，下〕
花　安：（接劍）哎呀爹爹呀！千歲言道：爹爹有降順北漢王之意，這有寶劍一口，將千歲龍頭割下，降順那北漢王去罷！
花　雲：（又一驚，復暈倒）
郜孫　氏：喂呀！——老爺醒來！
花　雲：（唱西皮倒板）
　　號砲一響驚天地！
郜孫　氏：喂呀……
花　雲：（接唱散板）
　　就是雀鳥也難飛！
　　叫花安與父帶坐驥——
郜孫　氏：喂呀……
花　雲：（接唱）捨不得妻兒兩分離。
　　大夫人請上受一禮，
　　下官言來聽端的：
　　孫氏姣兒託付你，
　　這是花家一脈息！
　　含悲忍淚跨坐驥——
　　落一個青史名標萬古題。（下）
郜　氏：（接唱）花安隨後去探信，
孫　氏：（接唱）快到陣前看分明。
〔郜氏、孫氏與花安分下〕

第八場

〔朱文遜、花雲兩邊上〕
花　雲：千歲，你保得好家眷！
朱文遜：事到如今，埋怨小王，也是枉然！
花　雲：隨臣馬後，殺出重圍。
陳英豹：（內）哪裏走！
〔陳英豹、陳友傑上，起打；朱文遜下，陳英豹追下；花雲與陳友傑起打，陳友傑敗下，花雲追下〕

第九場

〔朱文遜上，四軍士、陳英豹上，起打；朱文遜被擒下〕
〔四軍士、陳友傑上〕
陳友傑：絆馬索伺候！
〔花雲上，起打，落馬被擒。花安暗上窺探〕
陳友傑：綁回去！
〔四軍士、陳友傑押花雲下〕
花　安：哎呀且住！千歲與我爹爹俱被賊人擒去，我不免速速報與母親知道便了！（圓場）有請母親！
〔郜氏、孫氏上〕
郜孫　氏：何事？
花　安：千歲與我家爹爹俱被賊兵擒了去了！
郜孫　氏：喂呀……
郜　氏：（唱散板）
　　聽說老爺被賊擒，
　　怎不教人兩淚淋！
兒啊！你爹爹既然被擒，你必須想個計策，搭救爲娘才是！
花　安：母親哪！太平年間你是我的母親，我是你的兒

子；這離亂年間，誰是誰的母親，誰是誰的兒子？有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咦嘻嘻，哎呀呀，我顧不得你們了！（下）

郜孫 氏：喂呀……

郜 氏：（唱散板）

畢竟他非親生子，①

大難來時變了心！

賢妹隨我花園進——

〔把小兒交付孫氏〕

這是花家後代根。

將身且上葵花井——（掃一句）

〔郜氏投井〕

孫 氏：（唱散板）

一見姐姐喪了命，

怎不教人痛傷情！

本當一同把命盡，（孩子哭）

呀！

還有花家後代根！

且住！我若一死，姣兒無人撫養！有了，我不免扮作瘋婆模樣，去至金陵，搬取救兵，也好與我老爺報仇。嗯，就是這個主意。待我改扮起來。（改扮）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下）

第 十 場

〔二刀斧手押朱文遜上〕

朱文遜：唉！

（唱西皮搖板）

太平城內失了計，

鳳凰又被烏鴉欺；

眼望金陵把叔父叫，

兒死陰曹有誰知！

〔同下〕

第 十 一 場

花 雲：（內唱西皮倒板）

嘆英雄失勢入羅網！

〔二刀斧手押花雲上〕

花 雲：（接唱原板）

大將難免陣頭亡！

我主爺遣將不思量，②

劉伯溫八卦也平常；

早知道采石磯被賊搶，

你就該差能將前來提防。

將身兒來在大街上——

孫 氏：（內）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花 雲：（接唱搖板）

那旁來了瘋婆娘！

〔孫氏抱小兒急上〕

孫 氏：（唱散板）

急急走來急急行，

去到金陵搬救兵。

不顧性命往前進——

〔花雲踢倒孫氏〕

花 雲：（接唱散板）

這一足踏得你倒埃塵。

你是誰家瘋魔女？——

（轉唱快板）

懷中抱定小姣生，

---

① 按劇情花安係花雲義子，但在諸人台詞中，均未敍明，故於此就原詞略加補正。

② 原詞爲：“我主爺洪福齊天降”，與下句“劉伯溫八卦也平常”句，不相連貫，故改。

明明認得孫氏女，
假裝瘋魔見夫君。
你若念在夫妻義，
去到金陵搬救兵；
你若不念夫妻義，
千萬莫丢小姣生。
使個眼色快逃走——

孫　氏：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抱小兒急下〕

花　雲：（唱搖板）
大街去了孫氏女……我的妻呀！
夫妻們相逢萬不能！
〔二刀斧手押花雲下〕

第　十　二　場

〔吹打，四軍士、陳友傑、張定邊、陳友諒上，陳友諒入座〕
〔陳英豹上〕

陳英豹：花雲君臣被擒。
陳友諒：押進帳來！
陳英豹：押進帳來！（下）
〔二刀斧手押朱文遜、花雲上〕

朱文遜：（唱西皮搖板）
龍臥沙灘難翻爪。

花　雲：（接唱）虎落平陽怎脫逃。
朱文遜：啊卿家，此番進得帳去，是叫罵的是呢，還是哀求的是？
花　雲：哎！自然是叫罵的好。
朱文遜：還是哀求的好。
花　雲：叫罵的好。
朱文遜：哀求的好。
花　雲：千歲！
（唱流水）
千歲爺休說懦弱話，
非是爲臣把君壓；
進得帳，把賊罵，
拚着一死染黃沙。
縱然將我們頭割下，
落一個罵賊的名兒揚天涯。

朱文遜：（唱散板）
卿家休說剛強話，
猶恐剛強染黃沙。
進得帳來忙跪下，

花　雲：（拉住朱文遜）啊千歲，還是叫罵的好。
朱文遜：哀求的是。
花　雲：叫罵的好！
朱文遜：哀求的好！
花　雲：哎，懦弱無剛！
〔花雲、朱文遜同進帳；朱文遜跪下〕

朱文遜：（接唱）情願歸降慢斬殺。
陳友諒：（唱流水）
戰鼓不住咚咚催，
大元帥擒來兩個賊；
一個站立一個跪，
跪的是何人，站的是誰？

朱文遜：（唱搖板）
跪的是小王朱文遜。

花　雲：（接唱）站的是你老爺叫花雲。
陳友諒：（接唱）從前作事悔不悔，
事到臨頭埋怨誰！
下跪何人？
朱文遜：朱文遜。

陳友諒：朱文遜！
朱文遜：有。
陳友諒：你叔王駕前有幾個侄男？
朱文遜：就是小王一人。
陳友諒：待你如何？
朱文遜：待小王恩重如山。
陳友諒：哼！旣然恩重如山，被孤擒住，就要歸降；似你這等貪生怕死之人，要爾何用！——來！推出斬了！
朱文遜：卿家！
花　雲：千歲！
〔二刀斧手押朱文遜下；鼓擊，花雲兩望；二刀斧手上，花雲踢刀斧手〕
花　雲：哎呀！
（唱散板）
嘩喇喇大砲一聲響，
血淋淋的人頭滾一旁。
先前怎樣對你講，
一心要降北漢王！
那賊焉有容人量，
頃刻之間一命亡！
怒氣不息打進帳——
（接唱快板）
大罵賊子北漢王：
旣是興兵來打仗，
一來一往動刀槍；
暗地傷人非能將，
你是個人面獸心腸！
陳友諒：哈哈哈！
（唱搖板）
花雲果然心膽壯，
不由孤王喜非常！
下得位來把話講，
花雲將軍聽端詳。
花將軍！
花　雲：賊友諒！
陳友諒：噯！花將軍，想你主兵微將寡，怎比孤家猛將如雲。①依孤相勸，歸順孤王，定是封侯之位；若執意不肯，一刀將你斬首，家中還有妻兒老小，依靠何人？花將軍你要再思啊再想！
張定邊：着啊，我主乃是有道的明君，你要再思啊再想！
花　雲：嗯……
（唱流水）
陳友諒下位好言講，
背轉身來自思量：
我若是降順賊友諒，
留得罵名天下揚；
我若是不降賊友諒，
頃刻之間一命亡。
罷罷罷，豈肯把氣節喪……②
張定邊：歸順的好！
花　雲：噯呀！
（接唱）你老爺願死不願降！

---

① 原詞為："想你主乃放牛牧童出身，怎比孤兩榜進士出身。"考之史傳，陳友諒係漁家子，並非出身科第；且"出身"問題，與勸降並無甚大關聯，故為改易。

② 這一段唱詞，主要是描寫花雲在敵人威脅利誘下，所表現的思潮起伏；前幾句詞意很好，但原本中有"罷罷罷屈膝跪寶帳"一句，似乎已有降意，下接"你老爺願死不願降"，表示重下決心。但事實上花雲始終未降，在描寫他的時候，就不必寫出他有敵前屈膝的想法。原本所以要這樣寫，不過是作為一種藝術上的烘托；但因此而損壞了花雲的英雄性格，也就等於歪曲的描寫了，故略加改動。

陳友傑：住了！

（唱散板）

花雲說話太張狂，

惡言惡語罵兄王。

吩咐兩旁刀斧手，

斬他首級掛營房！

〔刀斧手押花雲下〕

張定邊：刀下留人。

陳友諒：花將軍還是歸順的好……啊？花雲往哪裏去了？

陳友傑：辱罵兄王，被臣弟將他斬首。

陳友諒：呸！他罵的是孤王，與你有甚麼相干？

陳友傑：嘿！

張定邊：臣還保得在。

陳友諒：花雲執意不肯歸順，如何是好？

張定邊：爲臣有計獻上。

陳友諒：有何妙計？

張定邊：主公在校場之上，立一高竿，將花雲綁在高竿之上，主公手持弓箭，只可開弓，不可放箭；想爲大將者，不怕殺，只怕吓，吓他這麼一吓麼，他也就歸降了。

陳友諒：此計甚好，帶馬伺候！

（唱快板）

花雲可算將魁首，

孤王愛將不計仇；

人來帶馬法場口——

順說花雲把孤投。

〔衆同下〕

第十三場

花　雲：（內唱西皮倒板）

蓋世英雄遭毒手！

〔二刀斧手押花雲上〕

花　雲：（接唱快板）

好一似鰲魚吞了鈎！

將身且向法標走——

（上高台，接唱）

爲國捐軀把名留。①

〔四軍士、陳友傑、張定邊、陳友諒上〕

陳友諒：（唱西皮搖板）

來在校場用目瞧，

（接唱快板）

花雲將軍聽從頭：

你若眞心把孤投，

不封王位定封侯。

花　雲：呸！

（接唱快板）

聞言怒發冲牛斗，

大罵友諒聽從頭：

老爺歸降不能够，

豈與奸賊做馬牛！

陳友諒：（接唱快板）

花雲不必逞剛強，

剛強怎比楚霸王。

你若眞心把孤降，

孤封你一字並肩王。

花　雲：呸！

（接唱快板）

聞言怒髮三千丈，

大罵友諒聽端詳：

① 原詞爲："爲國忠良下場頭！"有低沉情緒，亦有損於本劇主題，故改。

若要老爺來歸降，

賊呀！賊！

除非是紅日出西方！

陳友諒：呸！

（唱散板）

花雲說話太張狂，

惡言惡語罵孤王；

開弓便把雕翎放——（搳一句）

〔花雲掙脫綁繩，奪刀，跳下；陳友諒等急逃下；花雲打陳友傑，陳敗下；花雲追下〕

第十四場

〔四弓箭手、陳友傑上〕

陳友傑：弓箭伺候！

〔花雲上，開打；衆放箭，花雲中箭下〕

弓箭手：花雲中箭而逃。

陳友傑：緊緊追趕！

〔衆同下〕

第十五場

〔鼓犀，花雲帶箭上〕

花　雲：殺敗了哇，殺敗了！不想誤入羅網，身帶箭傷，大料我命休矣！——（"風入松"牌子）

陳英豹：（內）哪裏走！

〔陳英豹上，起打；花雲殺死陳英豹〕

花　雲：聖上啊，聖上！臣力已盡，不能保全社稷了。——且住！不免拜別我主，自刎疆場！

〔牌子，拜，跌倒，拔箭，自刎〕

〔四軍士、陳友諒上〕

四軍士：花雲自刎疆場。

陳友諒：唔呼呀！可惜一員虎將，不肯歸順，自刎疆場！馬上受孤一拜。——搭了下去。——衆將官，花雲屍首，不可損壞；歇兵三日，兵發金陵！

〔尾犀，同下〕

——劇　終——

審潘洪

前記

宋將楊繼業，忠勇抗敵，因被主帥潘洪陷害，致糧盡援絕，碰死於李陵碑。其子延昭，進京告下御狀。此案初由劉御史審問，因受潘妃（潘洪之女）賄賂，被八王趙德芳勘破，用金鐧打死。宋王又調寇準進京覆審。寇準時爲縣令，聞金牌急調，甚爲疑懼，終宵不能成寐。陛見時，被擢陞爲御史。潘妃又往行賄，寇準堅辭不受，並告知趙德芳。

開審時，潘洪甚爲傲慢，且供詞狡賴，堅不吐實。寇準乃佯言開脫其罪，另與趙德芳密議，設酒勸醉潘洪，假設陰曹，黄夜提審，誘以甘言，潘始實供，案情遂大白。

此本係楊寶森根據其演出本與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合作，共同在詞句上進行了必要的修潤。

第一場

〔金牌校尉上〕

校　尉：（念）人行千里路，馬走萬重山。

俺，金牌校尉是也。奉了聖上旨意，去往霞谷縣

提調寇準，連夜進京。看天時不早，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 二 場

〔四衙役引寇準上〕

寇　準：（念引）作清官民之父母，積功德留與兒孫。
（念詩）讀詩書智廣才高，中進士青史名標，
三杯御酒加封號，被權臣一本參掉。
下官寇準，陝西華州人氏。蒙聖恩得中一甲一名，不想被權臣參掉。是我在吏部効力三載，蒙八千歲提拔，才得職授霞谷縣正堂。自到任以來，黎民倒也好訓。今當三六九日，放告之期，——左右，

衆　：有。

寇　準：將放告牌抬出！

校　尉：（內）金牌下！

衆　：金牌下。

寇　準：有請。

〔金牌校尉上〕

校　尉：金牌下！

寇　準：（跪）萬歲！

校　尉：跪聽宣召：聖上有旨，提調寇準連夜進京，不得有誤！

寇　準：萬萬歲！

校　尉：金牌如火速！（下）

寇　準：即刻便登程。——轉堂。

〔衙役下，院子上〕

寇　準：有請夫人。

院　子：有請夫人。

〔丫鬟、寇夫人上〕

寇夫人：（念）夫受皇家祿，妻沾雨露恩。——老爺。

寇　準：夫人，請坐。

寇夫人：有座。——啊老爺，適才金牌到此，爲了何事？

寇　準：金牌調我連夜進京，不知爲了何事。

寇夫人：想是老爺爲官清正，聖上與你加官授爵。

寇　準：但願如此。

寇夫人：不知老爺幾時起程？

寇　準：即刻起程。

寇夫人：老爺請至後面更衣，待我吩咐人役備馬伺候。

寇　準：有勞夫人。（下）

寇夫人：（向院子）吩咐馬牌備馬伺候。

院　子：馬牌走上。

〔馬牌上〕

馬　牌：甚麼事呀？

院　子：老爺即刻進京，夫人命你備馬伺候。

馬　牌：是啦。（下）

〔寇準更衣上〕

寇夫人：丫鬟，看酒。

丫　鬟：是。

寇夫人：（唱二黃原板）
叫丫鬟看過酒一樽，
我與老爺來餞行。
此一番老爺把京進，
但願得加官進祿步步高陞。

〔馬牌上〕

寇　準：（接唱原板）
接過了夫人酒一樽，
背轉身來謝神靈。
轉面來再與夫人論，
下官言來你是聽：
高堂老母多孝順，

早晚侍奉要殷勤。
辭別了夫人足踏鐙——
(接唱二黃搖板)
披星戴月奔都城。
〔馬牌、院子、寇準下〕
寇夫人：(接唱)一見老爺跨鞍鐙，
但願他此去早回程。
〔丫鬟同下〕

第 三 場

〔馬牌、院子、寇準上〕
寇　準：(唱二黃搖板)
馬蹄踏遍路旁草，
不覺來至館驛中。
馬　牌：嗨！有人嗎？出來一個！
〔驛丞上〕
驛　丞：幹甚麼的？
馬　牌：喝！不認得我呀？說出來吓破了你的苦膽。
驛　丞：喲喝！你是幹甚麼的呀？
馬　牌：我們老爺姓寇名準，陝西人氏，現爲霞谷縣的正堂。我是霞谷縣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總葫蘆庫”的這麼一個……
驛　丞：甚麼呀？
馬　牌：馬牌子。
驛　丞：喝！馬牌子。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
馬　牌：你是幹甚麼的呀？
驛　丞：我是這兒的驛丞官兒，專管你們這馬牌子。——來呀，拿張草紙，把這小子給我捏出去！
馬　牌：哎呀，上司老爺！
驛　丞：混賬！
馬　牌：老爺！
驛　丞：你給我滾下去罷！
〔馬牌下〕
驛　丞：參見老爺。
寇　準：罷了。
驛　丞：用些甚麼？
寇　準：前途俱已用過；今晚小心更鼓。
驛　丞：是。——人役們，小心更鼓啊。(下)
寇　準：家院，四更時分，冠帶伺候。
院　子：是。(下)
寇　準：想我寇準，職授霞谷縣令，爲官以來，上不負君，下不虧民。聖上金牌調我連夜進京，不知爲了何事？今晚獨宿館驛，好不愁悶人也！
〔起初更〕
寇　準：(唱二黃慢板)
一輪明月早東升，
想起了高堂上老娘親；
伴君猶如羊伴虎，
盡得忠來難把孝行！
〔起二更〕
(唱原板)
移星換斗二更盡，
坐不安來睡不寧；
霞谷縣並不曾虧負百姓，
金牌調我所爲何情？
〔起三更〕
(接唱)聽譙樓打罷了三更時分，
一輪明月照街心。
有寇準獨宿館驛心中愁悶，
想起了在衙內審理民情：
早堂接狀早堂審，

午堂接狀審得清；
到晚來接下無頭狀，
一盞紅燈審到了天明。
〔看書，院子捧茶上〕
院　子：老爺用茶。
〔寇準用茶，起四更〕
寇　準：（接唱）耳邊廂又聽得四更盡，
家院與爺改換衣巾。
〔院子、寇準下；驛丞上，照料室內外〕①
驛　丞：人役們，小心更鼓啊！（下）
〔院子捧笏，寇準更衣上〕
寇　準：（接唱原板）
轉面來再把家院叫，
老爺言來你是聽：
我命你回衙報一信，
一路上急走莫少停。
倘若是太夫人將你來問，
你就說你老爺不久回程；
倘若是少夫人將你來問，
你就說你老爺進都城、一步一步往上陞，
切莫要掛心。
院　子：遵命。（下）
〔寇準捧笏出館驛；起五更〕
寇　準：（接唱）朝臣待漏五更冷，
鐵甲將軍夜渡津。
東華門本是文官走，
西華門本是武將行；
有寇準打從東華門進——
內　：（笑）哈哈哈……
寇　準：（接唱）又聽得文武發笑聲。
他笑我寇準官職小，
七品縣令怎見當今！
有才不在官大小，
無才枉受爵祿恩。
撩袍端帶把龍廷進——
（接唱搖板）
三呼萬歲臣見君。
臣，寇準見駕，吾皇萬歲！
宋　王：（內）卿家進京來了？
寇　準：調臣進京，爲了何事？
宋　王：（內）調卿進京，只爲潘楊二家之事，命卿審問。
寇　準：臣啓萬歲：潘楊兩家，一家是當朝太師，一家是皇家郡馬；臣官卑職小，難以審問。
宋　王：（內）不妨。就封卿爲西台御史，外賜聖旨一道，審明回奏，領旨下殿。
寇　準：謝主龍恩。
〔太監捧旨上，將旨交與寇準，下〕
寇　準：捧旨下龍廷。
〔太監、趙德芳上〕
太　監：咋！賢爺在此啊！
寇　準：叩見八賢君。——恕臣有王命在身，不能全禮，賢爺千歲！
趙德芳：卿家進京來了？
寇　準：進京來了。
趙德芳：我叔王調你進京，爲了何事？
寇　準：調臣進京，審問潘楊兩家之事。
趙德芳：他兩家，一家是當朝太師，一家是皇家郡馬，卿

① 原本寇準當場換衣帽，因取消檢場，故改作寇準下，上驛丞，用以調劑時間。（此係按照楊寶森演出本處理，各地劇團，不妨活用。）

家七品縣令，如何問得？

寇　準：蒙聖恩，七品縣令陞爲西台御史。

趙德芳：卿家陞官，可喜可賀。

寇　準：千歲提拔。

趙德芳：卿家可知前任劉御史之故？

寇　準：臣却不知。

趙德芳：只因他審問潘楊二家之事，審的不清不白，被本御金鐧打死。

寇　準：（一驚）有這等事！待臣回覆聖命。

趙德芳：且慢，卿家只管大膽審問，倘有爲難之處，到我南清宮領教就是。

寇　準：多謝千歲。

（唱二黃搖板）

八賢爺作了主大膽審問，

哪怕那賊潘洪國戚皇親。（下）

趙德芳：（接唱搖板）

好一個忠心小寇準，

七品縣令審皇親。

但願潘洪早招認，

免得本御掛在心。

內侍帶路後宮進，

懲奸除佞仗賢臣。

〔太監同下〕

第　四　場

〔四衙役、二皂隸、一班頭、寇準上〕

寇　準：（唱二黃散板）

金殿領了萬歲命，

西台御史審皇親。

〔吹打，供奉聖旨，叩拜〕

內　：公公到！

班　頭：公公到。

寇　準：有請。

〔太監上〕

太　監：（念）手托千金體，來到御史門。——寇老先兒在哪兒哪？

寇　準：公公！

太　監：恭喜寇老先兒，賀喜寇老先兒！

寇　準：喜從何來？

太　監：七品縣令，陞爲西台御史，豈不是一喜嗎？

寇　準：公公提拔。

太　監：咱家提拔不到。——啊，寇老先兒，潘楊二家之事，是在貴衙審問麼？

寇　準：在敝衙審問。

太　監：後宮潘娘娘，有份禮單，拿去瞧瞧！（遞禮單）

寇　準：（看禮單，尋思）好一份厚禮。——啊，公公，此禮爲何？

太　監：少時審問太師，要你諒情一二。

寇　準：王法森嚴，必須按律而斷。

太　監：皧，甚麼律條不律條的，把禮單收下罷！

寇　準：無功不受祿。

太　監：皧，受祿必有功。你還是收下的好。

寇　準：不敢收。

太　監：咋！後宮潘娘娘，有話囑咐於你：只要太師在，不要太師壞。你要動他一根毫毛兒，哥哥兒！你這頂烏紗，可就戴不住啦！正是：暫離西台地。（擲禮單於地，怒下）

寇　準：王法不徇情！——且住！正要升堂理事，後宮潘娘娘送來一份厚禮，與老賊講情。我若收了此禮，豈不學了前任劉御史；我若不收此禮，後宮娘娘降罪，如何是好？哎呀，這這這……（尋思）

　　　有了！下殿之時，八千歲言道，若有爲難之處，可至南清宮領教。——左右！
衆　：有。
寇　準：打道南清宮！
　　　〔衆同下〕

第五場

　　　〔太監引趙德芳上〕
趙德芳：（唱二黃散板）
　　　　獨坐宮中心煩悶，
　　　　等候寇準問分明。
　　　〔寇準上〕
寇　準：（唱二黃散板）
　　　　急忙忙來在宮闈境，
　　　　心有疑難問聖明。
　　　來此宮門，待我叩環。
太　監：何人叩環？
寇　準：煩勞通禀，寇準求見。
太　監：候着。——啓千歲，寇準求見。
趙德芳：宣他進宮。
太　監：寇準進宮啊！
寇　準：領旨。——臣寇準見駕，賢爺千歲！
趙德芳：平身，賜座。
寇　準：謝座。
趙德芳：卿家審問潘楊之事如何？
寇　準：臣正要升堂理事，後宮潘娘娘送來一份厚禮；現有禮單在此，賢爺請看。（遞禮單）
趙德芳：（看禮單）好一份厚禮，卿家就該收下才是。
寇　準：臣若收了此禮，豈不學了前任劉御史之故！
趙德芳：卿家只管收下，有本御作主。
寇　準：（尋思）這……也罷，就暫寄南清宮，候事完畢，再做定奪。
趙德芳：好，就暫存南清宮，事畢之後，再來領取。——哎呀，慚愧呀，慚愧！
寇　準：千歲何出此言？
趙德芳：卿家有所不知，我想那潘老太師犯罪，就有後宮潘娘娘送與卿家一份厚禮；那楊郡馬與本御雖是一門內親，只是並無厚禮送與卿家，豈不慚愧！
寇　準：哎呀！（跪）臣必須按律而斷。
趙德芳：卿家請起。
寇　準：謝千歲。
趙德芳：卿家此番前來，是乘騎，還是坐轎？
寇　準：臣是步行而來。
趙德芳：哎呀，爲了我叔王江山，豈不累壞了卿家！現有我叔王賜我的"白龍御馬"，如今就送與卿家乘騎。
寇　準：謝千歲。
趙德芳：內侍，與寇卿帶馬。
太　監：咋。——寇老先兒，上馬呀！
　　　〔太監與寇準帶馬，起"小拉子"〕
寇　準：千歲在此，有些不便，將馬往下帶！
太　監：咄，咄，咄——
趙德芳：嘜，將馬往上帶！
太　監：嗒，嗒，嗒——
寇　準：方才言過，賢爺在此，有些不便。往下帶，往下帶！
太　監：咄，咄，咄——
趙德芳：嘟！
　　　（唱二黃散板）
　　　　內侍帶馬不中用，
　　　　孤王親自帶"白龍"。
　　　〔親與寇準帶馬〕

寇　準：（吃驚）哎呀！（跪）
（接唱）自盤古哪有君與臣帶馬！
趙德芳：（接唱）本御帶馬表寸心。
寇　準：（接唱）臣大膽謝千歲忙跨金鐙——
得意洋洋發笑聲。
（笑）哈哈哈……
太　監：咋！這是甚麼地方，大驚小怪的！
〔寇準下〕
趙德芳：（接唱散板）
一見寇準上馬行，
且坐宮中等信音。
〔太監同下〕

第　六　場

〔四衙役、二皂隸、一班頭、寇準上〕
寇　準：（唱二黃散板）
御史衙前下金鐙——
欽奉聖命審奸臣。
來！
班　頭：有。
寇　準：升堂！（吹打，入座）今日升堂理事，五刑俱要齊備。
班　頭：俱已齊備。
寇　準：潘洪到此，叫他報門而進！
班　頭：是。
〔潘洪上〕
潘　洪：（念）從前做事錯，如今後悔遲！
衆　：（喊堂威）哦……
潘　洪：唔呼呀！小小的御史衙門，倒有些個威風殺氣。
班　頭：哼，衙門雖小，倒有這麼個勁兒啦、味兒啦的。
潘　洪：來！
班　頭：叫誰哪？
潘　洪：過來！
班　頭：八成兒是叫我哪！——啊，來啦，幹甚麼呀？
潘　洪：與老夫報門。
班　頭：喝！報門也是我們的事兒呀？
潘　洪：哼，與我報門！
班　頭：好，報門就報門。——報，犯官告進。
潘　洪：賤，要叫太師。
班　頭：要叫犯官！
潘　洪：哼！太師！
班　頭：啊？當初你在雁門關，身爲兵馬大元帥的時候，似乎我這樣兒的，叫你一聲太師爺，你連眼皮也不抬呀。如今你犯了罪啦，有道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沒甚麼說的，你將就着點兒吧——犯官！
潘　洪：哼！還是要叫太師。
班　頭：啊，還是犯官。
潘　洪：太師！
班　頭：犯官！
潘　洪：呸！我打死你這奴才！
班　頭：喲嗬，太師就太師，你着甚麼急呀？——報，太師……犯官告進。
潘　洪：哼！（進門）我道是誰，原來是小寇兒。請了，請了！
寇　準：潘洪，見了本御史，爲何不跪？
潘　洪：見了你若是下跪，見了當今萬歲，老夫還要匍匐金階不成？
寇　準：（冷笑）呵呵呵……你欺我官卑職小？——來，請過聖命！
〔吹打，請旨，寇準旁坐，潘洪跪〕
潘　洪：臣潘洪見駕，吾皇萬歲！

班　頭：當堂有刑，

寇　準：鬆刑。

〔衙役與潘洪鬆綁〕

寇　準：潘洪！

潘　洪：臣。

寇　準：聖旨在上，本御史在此，你怎樣私通北國，苦害楊家？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講！

潘　洪：臣啓萬歲：老臣鎮守雁門關，白日與胡兒交戰，晚來與我主擔憂；那楊六郎回得京來，乃是誣告老臣。

寇　準：怎麼講？

潘　洪：誣告老臣。

寇　準：潘洪！

潘　洪：臣。

寇　準：你這賣國的奸賊！

班　頭：（譏諷潘洪）哦……

寇　準：想你身爲當朝太師，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你是何等的榮耀哇！誰想你這老賊貪心不足，縱容你子潘豹，在天齊廟前，擺下百日擂台，要將天下的英雄，一網打盡，你這老賊也好揚名天下。也是那楊老將軍，他的家規不嚴，那楊七將軍，私出府門，行至在天齊廟前，見你子潘豹在擂台之上，是洋洋得意；那楊七將軍性如烈火，上得擂台，三拳兩足，將你子潘豹打死。——你這老賊，就與那楊老將軍，抓袍擄帶，面見當今。好一個有道的明君，不忍加罪，反與你兩家解和。誰想你這老賊，懷恨在心，修書一封，下到北國胡兒那裏，叫他們打來了連環戰表。你這老賊，在金殿之上，掛了帥印，單單要那楊老將軍，以爲前站先行。那楊老將軍上殿連辭數本，萬歲不准；無奈又在金殿之上，討一名保官，聖上就命呼延老將軍做了楊家的保官。你這老賊也要討一名保官，想這滿朝文武，誰來保你！偏偏那賀朝進與你這老賊同黨，他就做了你的保官，你二人正好狼狽爲奸。——那楊老將軍見事不祥，只得去到瓦橋三關，調他六子回營，共滅胡兒。你這老賊兵到雁門，升帳點卯。天氣炎熱，誤了你的卯期，可也是有之啊。怎麼，你這老賊，就要將他斬首！那呼延老將軍，進帳講情，你這老賊假意准情；又命人報道，營中缺糧。想你作元帥的，豈不知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怎麼會營中缺糧啊？你就偏命那呼延老將軍，催解糧草。想那呼延老將軍乃是他楊家的保官，豈能替你這老賊前去催糧？本當不允，又恐違背你的將令。那呼延老將軍出得大營，大笑了三聲，就氣暈而死！——那楊老將軍見呼延老將軍一死，猶如斷了他楊家的命脈一般，就帶了他六子，怒出大營，不聽你的調遣。你這老賊就命白牌請過了上方寶劍，追趕他父子回營。那楊七將軍性如烈火，打碎了白牌，扭斷了令箭。那楊老將軍可是知罪的臣子，就命他六子回營請罪。你也不管他是皇家的郡馬，就一綑四十！——黃道日期，你不准他父子出兵，黑道日期，反命他父子出馬，偏偏他父子又得勝而歸。你就該大開城門，迎接他父子進城，才是你作元帥的道理。怎麼，你反命那賀朝進帶領五百名雁翎刀手，把守在雁門關，對那楊老將軍言道：必須將北國胡兒，斬盡殺絕，方許進城。想那北國胡兒，猶如潮水一般，一時焉能斬得盡、殺得絕！他父子萬般無奈，就殺一陣、敗一陣、敗一陣、殺一陣，敗至在兩狼山下！——他父子被困

在兩狼山，那楊老將軍就命那楊七將軍回轉雁門，搬兵求救。不想你這老賊，想起了打子仇恨，將他誆下馬來，用酒灌醉，綁在花標柱上，射了他一百單三箭，將他射死。——你這打子的仇恨，也就報了，怎麼還是按兵不動呢？那楊老將軍，只爲放心不下，又命楊六將軍，殺出重圍，探聽下落。那楊老將軍被困在兩狼山，盼兵兵不到，望子子不歸，白日受飢餓，夜晚被風吹，萬般無奈，就碰死在李陵碑下！——那楊六將軍聞得他父已死，進京告下御狀；聖上命前任劉御史審問你這老賊，審得是不清不明，被八千歲金鐧打死；萬歲又發金牌，連夜調本御史進京，審問你這老賊。你這老賊爲臣不能盡忠，爲子不能盡孝；似你這樣不忠不孝，賣國欺君，國法豈能容得！①

（唱二黃散板）

老賊不信抬頭看，

本御史不比前任官。

來！

衆　：有。

寇準：打！

衆　：啊。

潘洪：老夫乃皇親國戚，哪個敢打？

寇準：呸！

（唱二黃散板）

說甚麼皇親國戚我不敢打，

我打的是謀朝賣國的臣。

衆　：（打潘洪）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潘洪：唉！

（唱二黃倒板）

上堂來打了我四十大板。

班頭：（拿夾棍擲地上）大刑到！

潘洪：這作甚麼？

班頭：這是伺候太師爺您的。

潘洪：不用！

班頭：不用？少時就得用。

潘洪：哼！往下拿！

班頭：往下拿？我這個脾氣兒上來啦，我偏往上拿！

潘洪：敢與老夫結扣？

班頭：不够？我補"軋餄餎"呀。②

潘洪：唉！

班頭：矮啦？矮啦、墊塊磚兒呀。

潘洪：罷了哇，罷了！

班頭：大啦？這還是小三號兒的哪。說好的罷，潘老大呀！

潘洪：唉……

（唱二黃原板）

只打得兩腿鮮血淋。

咬定了牙關不招認，

看他把我怎樣行！

寇準：潘洪，萬歲在那裏問你，你是怎樣私通北國，苦害楊家？速速招來！

潘洪：無有甚麼招的！

寇準：呸！

（唱二黃散板）

人來與爺看夾棍，

---

① 本段念白、詞句過長，其中自"你這老賊兵到雁門……"至"……一綑四十"一節，有時因爲連演"楊家將"全劇的關係，省略不念。

② "軋餄餎"原爲北方軋製的一種麵食，又爲施刑的一種名稱。

看他招承不招承。

班　頭：夾起來！

〔用夾棍刑〕

寇　準：問他有招無招？

班　頭：招不招？

潘　洪：無有甚麼招的！

班　頭：不招。

寇　準：收！

潘　洪：唉……

班　頭：太師暈刑！

寇　準：鬆刑。

班　頭：是。(鬆刑)

寇　準：潘洪！

潘　洪：臣。

寇　準：萬歲又在那裏問你，你是怎樣苦害楊家，按兵不動，誰與同謀？

潘　洪：若問通謀之人，有你在內！

寇　準：呀呀呸！

(唱二黃散板)

人來看過紅鐵鍊，

看他承招不承招！

〔用銅鍊刑，潘洪暈倒〕

班　頭：太師爺氣絕啦！

寇　準：哎呀！(下位摸潘洪) 且住！五刑用過，老賊並無半點口供，竟爾氣絕身亡，這這這……

班　頭：回禀老爺的話，人不動心，死不了；一口涼水就好。

寇　準：快些取來。

班　頭：是。

〔下，取涼水上，噴潘洪〕

潘　洪：唔……

班　頭：太師爺放了個屁。

寇　準：哼！

班　頭：不是，嘆了口氣。

潘　洪：(唱二黃原板)

昏昏沉沉陰曹府進，

飄飄渺渺又還魂。

猛然間睜開了昏花眼，

我面前站定了對頭人。——

手摸胸膛想一想，

後宮是我的甚麼人？

有朝進西宮奏一本，

管教你小寇兒活不成！

寇　準：啊，太師，不必如此，待下官將此事，推在楊郡馬的身上，與太師無干就是。

潘　洪：但憑於你。

寇　準：攙了下去。

〔皂隸等攙潘洪下〕

寇　準：哎呀且住！五刑用盡，老賊並無半點口供，不免再去南清宮商議。——來！

衆　：有。

寇　準：帶馬南清宮去者！

〔衆同下〕

第　七　場①

〔禁卒上〕

禁　卒：我，禁卒的便是。只因我家老爺，審問潘洪，五刑用盡，並無半點口供。是我家老爺去至南清宮，

① 有的演出，在第六場之後尚有寇準與趙德芳在南清宮定計、禁卒召妓用酒灌醉潘洪等場子，結構比較繁冗，故從楊寶森演出本。

與八千歲定下一計，備辦酒席，將老賊灌醉；假設陰曹，誆哄老賊的口供。命我去至監中提調老賊，時候不早啦，就此走走。（下）

第八場

〔"急急風"，衆衙役扮鬼卒、牛頭、馬面，寇準扮判官，趙德芳扮閻君上〕①

趙德芳：衆鬼卒，將潘洪押上"森羅"！

〔衆拉潘洪上、潘洪跪〕

趙德芳：嘟！膽大潘洪，你在陽間怎樣私通北國，苦害楊家？從實招來！你若招了實供，放你還陽，日後還有一朝人王帝主；你若不招，將你叉入油鼎，永無復生之日。想這冤仇宜解不宜結，還不與我速速招來！

潘　洪：哎呀且住！看這大鬼小鬼，牛頭馬面，定是陰曹地府，莫非我死了不成？方才閻君言道，冤仇宜解不宜結；我若招了，放我還陽，日後還有一朝人王帝主；我若不招，就將我叉入油鼎，永無復生之日。唉！招了罷，招了罷！

（唱二黃倒板）

潘仁美跪殿角一言告禀，

（接唱迴龍）

尊一聲閻君爺細聽詳情。

趙德芳：慢慢講來！

〔寇準用雙手錄供〕

潘　洪：（接唱原板）

昔日裏設下了天齊大會，
我的兒小潘豹擺擂揚名。
楊七郎逞英雄吾兒喪命，
因此上打子仇懷恨在心。
勾結了蕭銀宗打來戰表，
要奪取我主爺錦繡龍廷。
在金殿本是我討下帥印，
命楊家父子們以爲先行。
兩狼山打一仗他父子被困，
楊繼業命七郎回營搬兵。
我一見小畜生想起了打子仇恨，
因此上將七郎亂箭穿身。
剩下了楊六郎逃回本郡，
八賢君扶助他面奏當今。
我心中只惱恨仇人三個……

趙德芳：第一個仇人？

潘　洪：（唱二黃散板）

第一個恨的是那八賢君。

趙德芳：第二個仇人？

潘　洪：（接唱）第二個恨的是那御史寇準。

趙德芳：這第三個？

潘　洪：（接唱）第三個恨的是六郎仇人。

害楊家都只爲打子的仇恨，
因此上官報私仇滅他的滿門。
望閻君開大恩放我回轉，
從今後回陽間改學好人。

趙德芳：叫他畫供！

衆　：畫供！

潘　洪：供招是實。

〔潘洪在招狀上畫供〕

趙德芳：撤去"森羅"。

〔衆皆換下鬼臉，太監暗上〕

潘　洪：啊？

趙德芳：嘟！大膽潘洪，竟敢私通北國，苦害楊家，如今有

① 此場假設陰曹，在演出時，應注意舞台形象，勿使過於恐怖。

了你的供狀，還敢抵賴麼？

潘　洪：你們假設陰曹，誆哄老夫，是何道理？

趙德芳：現有你的供狀在此。

潘　洪：拿來我看。

趙德芳：拿去看來！

〔潘洪接狀，急撕碎，吞吃〕

趙德芳：哼！押了下去！

〔皂隸押潘洪下〕

趙德芳：（向寇準）哎呀卿家呀！這張招狀，被那老賊吞吃腹內，如何是好？

寇　準：千歲不必驚慌，爲臣這裏還有一張。

趙德芳：卿家眞乃高才，隨我一同上殿啓奏便了。

〔二人互拜，衆同下〕

——劇　終——

二　進　宮

前　記

明穆宗死後，太子年幼，李艷妃垂簾聽政。其父李良，蒙蔽李妃，企圖篡位，定國王徐延昭、兵部侍郎楊波，於龍鳳閣嚴詞諫阻，李妃執迷不聽，君臣爭辯甚劇，不歡而散。

李良封鎖了昭陽院，使內外隔絕，篡位之跡已明。徐、楊二人於探皇靈後，二次進宮進諫。此時李妃已悔悟，遂以國事相託。後楊波發動人馬，卒斬李良。

"二進宮"是全部"龍鳳閣"劇中的一折，唱腔有特殊成就。此本現由楊寶森與中國京劇團演員雪艷琴、王泉奎和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共同作了一些詞句上的修潤。

李艷妃：（內）唉！先王啊……

〔宮女、徐小姐、李艷妃上〕

李艷妃：（唱二黃慢板）

自那日與徐楊決裂以後，
看一看不覺是八月中秋。
先王爺晏了駕太子年幼，
太師爺起下了篡位奸謀。
他那裏父女情全然無有，
竟把我孤兒寡母當作了馬牛。
徐小姐把守在宮門口，
怕的是太師爺來把宮搜。

徐延昭：（內）大人請！

楊　波：（內）千歲請！

〔徐延昭、楊波、楊公子同上〕

徐延昭：（唱二黃搖板）

探罷皇靈到昭陽。

楊　波：（接唱）宮門上鎖是賊李良。

徐延昭：（接唱）銅鎚付與大人掌。

〔楊波接鎚，交付楊公子〕

楊　波：（接唱）擊開宮門見皇娘。

楊公子：遵命。

（接唱）銅鎚一舉雙環斷。

徐小姐：（接唱）何人大膽闖昭陽？

徐延昭、楊　波：（同）我兒休要動手，此乃楊四公子、徐小姐，向前見禮。

楊公子：小將有禮。
徐小姐：還禮。
〔楊公子下〕
徐延昭：我兒啓奏國太，就說徐楊二家宮門候旨求見。
徐小姐：（進內）啓稟國太，徐楊二家宮門候旨求見。
李艷妃：宣他二人進宮！
徐小姐：國太有旨，徐楊二家進宮！
徐延昭：領旨。——大人！
楊　波：千歲！
徐延昭：此番進宮，將保國之事，啓奏國太。
楊　波：全仗千歲。
徐延昭：大人請！
楊　波：千歲請！
（唱二黃慢板）
千歲爺進寒宮休要慌忙，
站宮門聽學生細說比方。
昔日裏楚漢兩爭強，
鴻門設宴要害漢王。
張子房背寶劍把韓信來訪，
九里山前擺下戰場。
逼得個楚項羽烏江命喪，
到後來封韓信三齊王。
他朝中有一個蕭何丞相，
後宮院有一位呂后娘娘。
他君臣擺下了天羅地網，
三宣韓信命喪未央。
九月十三雪霜降，
蓋世的忠良不能久長。
千歲爺進寒宮學生不往，
〔徐延昭夾白：怕着何來？〕
怕的是辜負了十年寒窗、九載遨遊、八月科場、七篇文章，才落得個兵部侍郎，怕只怕無有下場！
徐延昭：大人！
（唱原板）
說甚麼學韓信命喪未央，
站宮門聽老夫改說一樁。
先皇爺怎比得漢高皇上，
龍國太怎比得呂后皇娘，
李良賊怎比得蕭何丞相，
大人怎比三齊王。
這寒宮權當做鴻門宴上，
有老夫比樊噲、懷抱銅錘、保駕身旁，料也無妨。
楊　波：（接唱）我好比魚兒闖過了千層羅網，
受了些驚怕，着了些慌忙。
徐延昭：（接唱）只要你忠心把國掌，
老夫保你滿門無傷。
楊　波：（接唱）千歲爺保學生滿門無傷，
捨死忘生闖進昭陽。
徐延昭：（接唱）前面走的開國將。
楊　波：（接唱）後面跟隨兵部楊侍郎。
徐延昭：（接唱）站立在宮門朝內望——
〔李艷妃哭：先王啊……〕
楊　波：（接唱）又只見龍國太懷抱太子、兩淚汪汪、口口聲聲哭的是先王！
徐延昭：（接唱）龍國太哭的是江山難掌。
楊　波：（接唱）擺一擺手兒切莫要承當。
徐延昭：（接唱）進宮去休行那君臣大禮。
楊　波：（接唱）學一個文站東，

徐延昭：（接唱）武列西，
徐延昭 楊　波：（同唱）各自分班站立在兩廂。
李艷妃：先王啊！
（唱慢板）
李艷妃坐昭陽前思後想，
想起了朝中事無有主張。
耳邊廂又聽得朝靴底響，
想必是徐、楊進了昭陽。
有幾句話兒我不好言講，
我只得懷抱太子、兩淚汪汪、口口聲聲哭的是先王！
徐延昭：（唱原板）
懷抱着幼主爺江山執掌。
楊　波：（接唱）爲甚麼恨天怨地，假帶愁腸所爲哪樁？
李艷妃：（接唱）並非是哀家假帶愁腸，
都只爲我朝中不得安康。
楊　波：（接唱）我朝中有甚麼禍從天降？
徐延昭：（接唱）你就該請太師進宮來、父女們商量又待何妨？
李艷妃：（接唱）太師爺心腸如同王莽，
他要奪我皇兒錦繡家邦。
徐延昭：（接唱）太師爺娘娘的父，他本是皇親國丈。
楊　波：（接唱）未必他一旦無情，起下了篡位的心腸？太師爺忠良！
李艷妃：（接唱）你道他無有篡位的心腸，
封鎖昭陽爲的是哪樁？
楊　波：（接唱）臣七月十三也曾把三本奏上，國太偏偏要讓。
徐延昭：（接唱）你言道：大明朝、有事無事、不用徐楊二奸黨，趕出朝房，龍國太自立爲王。
李艷妃：（接唱）先前的話兒休要講，
不看哀家看在先王。
徐皇兄保幼主登龍位上，
我封你一字並肩王。
徐延昭：（接唱）老臣我年邁難把國掌，
要保朝還是那兵部侍郎。
李艷妃：（接唱）徐皇兄年紀邁難把國掌，
轉面來叫一聲兵部侍郎：
你保幼主登龍位上，
你的美名萬古揚。
楊　波：（接唱）吓得臣低頭不敢望，
戰戰兢兢啓奏皇娘：
臣昨晚修下了辭王本，
今日裏進宮來辭別皇娘，
望國太開恩將臣放，
放臣還鄉落得個安康。
李艷妃：（接唱）他二人把話一樣講，
倒教哀家無有主張，
無奈何懷抱太子跪在昭陽。
徐延昭：（接唱）吓壞了定國王！
楊　波：（接唱）兵部侍郎！
徐延昭：（接唱）自從盤古立帝邦，
楊　波：（接唱）君跪臣來臣怎敢當！
李艷妃：（接唱）非是哀家來跪你，
跪的是我皇兒錦繡家邦。
徐延昭：（接唱）錦家邦來錦家邦，
楊　波：（接唱）臣有一本啓奏皇娘。
徐延昭：（接唱）昔日裏有一個李文、李廣，
楊　波：（接唱）弟兄雙雙扶保朝綱；
徐延昭：（接唱）李文北門帶箭喪，

楊　波：（接唱）伴駕山前又收李剛。
徐延昭：（接唱）收了一將損傷一將，
楊　波：（接唱）一將倒比一將強。
徐延昭：（接唱）到後來保太子登龍位上，
楊　波：（接唱）反把那李廣斬首在法場。
徐延昭：（接唱）這都是前朝的忠臣良將，
楊　波：（接唱）哪一個忠良又有下場！
李艷妃：（接唱）有下場來無下場，
細聽哀家說個比方：
昔日裏有個潘老丞相，
李氏夫人替了皇娘，
紫竹林內生太子，
他的名兒萬古揚。
徐延昭：（接唱）困龍思想長江浪，
楊　波：（接唱）虎落平陽想奔山崗。
徐延昭：（接唱）國太思來國太想，
楊　波：（接唱）誰是忠良哪個是奸黨？
李艷妃：（接唱）忠良本是徐、楊將，
奸黨本是我父李良。
二卿不把國來掌，
哀家跪死在昭陽！
徐延昭：（唱搖板）
銅鎚一舉娘娘請上。
楊　波：（接唱）楊波攙起定國王。
徐延昭：（接唱）回頭來奏一道太平表章，
老楊波搬來了衆家兒郎。
李艷妃：呀！
（接唱）聽說是楊波搬兵到，
不由哀家喜眉梢。
太子交與徐小姐抱——
徐小姐：（接唱）雙手付與老年高。
徐延昭：（接唱）用手接過大明後，
大人！
楊　波：千歲！
徐延昭：（接唱）你保幼主坐龍樓。
楊　波：（接唱）用手接過龍一條，
兩眼睜睜把臣瞧。
低下頭來生計巧……
千歲！
渾身上下似水澆，難以保朝。
徐延昭：（接唱）大人不必生計巧，
你的心事某猜着，
莫不是保幼主嫌官小……
是與不是？
楊　波：這個……
徐延昭、楊　波：（同笑）哈哈哈……
徐延昭：國太！
（接唱）加封楊波好保朝。
李艷妃：楊波聽封！
楊　波：臣。
李艷妃：（唱搖板）
我封你七歲孩童戴紗帽，
九歲女兒進皇朝，
封你太子太保多榮耀，①
子子孫孫爵祿高。
〔李艷妃、徐小姐、宮女同下〕
楊　波：（接唱）叩罷頭來謝龍恩。
徐延昭：（接唱）徐延昭代駕且平身。

① 原詞是“封你太子和太保”，“太子太保”是一完整名詞；加一“和”字，便不妥當。故改。

楊　波：（接唱）一文，
徐延昭：（接唱）一武，
徐延昭 楊　波：（同接唱）
　　出宮門。
楊　波：（接唱）仗着太子叫皇兄，
　　大明江山還仗你。
徐延昭：（接唱）保國家全仗你楊家父子兵。
〔同下〕　　——劇　終——

五　台　山

前　記

"五台山"又名"五台會兄"，是"楊家將"傳說中的一節。

六郎楊延昭到北國昊天塔盜取了他父親令公的遺骨，兼程而歸。行至五台山，夜宿古廟中，遇見了在沙灘赴會時看破朝廷權奸用事憤而削髮出家的五郎延德。因闊別日久，彼此不敢貿然相認；幾經盤詢，始知是弟兄相遇。悲痛未已，北國追兵已臨山下。五郎延德持杖下山，戰退追兵，弟兄二人遂揮淚而別。

本劇是一個流傳較廣的傳統劇目，各劇種中多有這一節目。並且有的劇本對人物性格、思想、感情，都作了很細緻、生動的刻劃與描寫。如川劇就是其中很好的一個。而在京劇中，基本情節雖然相同，但在這一方面的描述，却比較簡略、粗糙，這也是本劇在近年京劇舞台上已不太流行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進行整理時，針對以上缺點，參考了地方劇本，適當地吸取了川劇、湘劇的優點，特別是在"兄弟初見"，"六郎盤兄"等情節上，都作了一些補充和改動。

本劇的整理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趙文奎、楊少龍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何異旭共同進行的。

〔楊延昭上〕
楊延昭：休趕哪，休趕！
（唱二黃散板）
　　打開玉籠飛彩鳳，
　　掙斷金鎖走蛟龍。
俺，六郎延昭。奉了母親之命，去到北國昊天塔，搬請爹爹骸骨。且喜骸骨到手，不想又被遼兵趕來；是俺殺退追兵，行至此處，看天色不早，前面有一古廟，不免前去借宿一宵便了。
（唱散板）
　　催馬加鞭往前進——
　　不覺來到古廟門。
來此已是古廟。（下馬）師父有麽？
老　僧：（內）嗯哼！
（上念）掃地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是哪一位？（開門）
楊延昭：師父！
老　僧：原來是位壯士，到此何事？
楊延昭：俺乃行路之人，行在此處，天色已晚，意欲在寶剎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求師父方便方便！
老　僧：請問壯士，從哪道而來？要往何方而去？
楊延昭：從北國而來，要往南朝而去。
老　僧：原來如此。出家之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來來來，待老僧與壯士牽馬。
楊延昭：這就不敢。
〔拉馬，進內〕

老　僧：壯士可用些齋飯？

楊延昭：前面用過了。請借明燈一盞。

老　僧：請少待。（取燈）燈到。——啊壯士，我有一徒兒性情不好，少時回來你要留心一二。

楊延昭：有勞了。師父請便。

老　僧：貧僧失陪了。（下）

楊延昭：看師父已去，不免取出爹爹骸骨一觀便了。（取包裹）令公！我父！爹爹呀！

（唱二黃散板）

一見骸骨兩淚淋，

怎不叫兒痛傷情。

哭一聲老爹爹，啊……老爹爹呀！

可嘆你爲國家命喪番營。

看天色不早，待我安歇了罷。

〔收好包裹，搜殿，關門，睡〕

楊延德：（內）好酒！

（唱二黃倒板）

五台山出了家當了和尙。

（醉上，接唱散板）

天波府拋却了年邁萱堂。

（念詩）脫去蟒袍換袈裟，金刀割去頂上髮；

不願在朝陪王駕，五台山上出了家。

洒家，五郎延德。適才在山下赴牛羊大會去了，那些個施主們取來大罎的酒，這個敬俺一杯，那個敬俺一盞，不覺吃得這般醺醺大醉。看天色不早，猶恐師父懸望，不免回山便了！

（唱二黃散板）

憶昔當年幽州鬪，

楊家死的好慘傷。

冷眼看破君王面，

棄官削髮換僧裝。

層層疊疊山崗上——

啊！

只見紅日落西方。

看山門緊閉，待我向前叫門。——開門來，嚅！開門來！

〔老僧上〕

老　僧：外面喧嘩，想是徒兒回來了。

楊延德：爲何這樣慢騰騰的，待俺打了進去……

〔老僧開門，扶延德入內〕

楊延德：（看）哎呀呀，我道是誰，原來是師父！

老　僧：啊，徒兒，哪裏吃得這樣醺醺大醉？

楊延德：師父哪裏知道，適才弟子下山，那些個施主們取來大罎的酒，這個敬俺一杯，那個敬俺一盞，不覺吃得這般……（吐）喔……我有偏師父了。

老　僧：你我乃是出家之人，下次不可。

楊延德：弟子記下了。

老　僧：來來來，隨爲師禪堂打坐。

楊延德：弟子遵命。（欲下）

〔馬嘶〕

楊延德：啊，師父，淸靜的禪院，緣何有這馬嘶之聲？

老　僧：徒兒哪裏知道，有一壯士從北國而來，往南朝而去，天色已晚，在此借宿一宵。

楊延德：哦，北國而來，往南朝而去？——啊師父，你可曾盤問於他？

老　僧：今晚借宿一宵，明日即行，盤他作甚？

楊延德：嘜！恐他來路不明，待弟子盤他一盤。

老　僧：他明早即行，你不要生事。

楊延德：弟子不敢生事。

老　僧：你不要闖禍。

楊延德：弟子不敢闖禍。

老　僧：依爲師的看來，還是不去的好。

楊延德：嘜！

〔甩袖幾乎碰倒老僧〕

老　僧：哎呀呀！眞眞的莽撞！（下）

楊延德：阿彌陀佛！（笑）哈哈哈……咱家師父乃是個好人。待我大殿走走。——來此已是伽藍殿，待我進入。（進內看）好一個高大的漢子！——壯士醒來，壯士醒來！——行路之人睡着了，待我那廂去喚。——壯士醒來，嘚，壯士醒來！

〔楊延昭驚醒拔劍〕

楊延昭：看劍！

〔楊延德架住〕

楊延德：哪道而來？

楊延昭：來道而來。

楊延德：哪道而去？

楊延昭：去道而去。

楊延德：住了！

（唱二黃散板）

酒家好言來詢問，

持劍行兇忒欺人！

掃地我不傷螻蟻命，

楊延昭：哦，如此說來師父是個好人？

楊延德：阿彌陀佛！

（接唱）出家人無歹意切莫疑心。

楊延昭：哦！

（接唱）這是我睡矇矓不能相認，

望師父須念我是遠路行人。

楊延德：聽壯士講話，不是此地人氏。

楊延昭：原本不是此地人氏。

楊延德：哪裏人氏？

楊延昭：大宋朝京城人氏。

楊延德：哦，你是京城人氏？酒家我也是京城人氏。

楊延昭：師父也是京城人氏？如此說來，你我是鄉里呀！

楊延德：是鄉里。

楊延昭德：（同笑）啊哈哈哈……

〔彼此對看〕

楊延德昭：（同白語）哎呀且住，看這壯士師父有些面熟，好像在哪裏會過？（想）嗯，不要莽撞，待我盤他一盤。

楊延昭：（搶先）啊師父，你既是京城人氏，我就要盤你。

楊延德：這……

楊延昭：我就要問你。

楊延德：（自語）嘿嘿！我正要盤他，他倒盤起酒家來了。——你盤酒家何來？

楊延昭：京城之中有個天波楊府，師父可知？

楊延德：不提起天波楊府，還則罷了；提起了天波楊府，酒家的酒，去了一大半了……

（唱二黃倒板）

大宋朝有一個天波楊府，

楊延昭：師父請講。

楊延德：（接唱迴龍）

楊家將俱都是保國忠良。

楊延昭：我來問你，那楊家祖居何處？一一講來。

楊延德：壯士聽了！

（接唱原板）

那楊家住在磁州山後，

火塘寨上有家鄉。

楊延昭：那老令公？

楊延德：（接唱）老令公在朝中官高極品。

楊延昭：夫人姓字名誰？
楊延德：（接唱）佘氏太君教子名揚。
楊延昭：老太君生下幾男幾女？
楊延德：壯士聽了！
（接唱）老太君生下了七男二女。
楊延昭：這就不對了，分明是八男二女，怎說是七男二女？
楊延德：壯士聽了！
（接唱）內有個義子小八郎。
楊延昭：我來問你，楊大郎往哪裏去了？
楊延德：大郎？壯士聽了！
（接唱）楊大郎替宋主長槍命喪，長槍命喪……
好淡哥！
楊延昭：二郎？
楊延德：（接唱）楊二郎短劍下一命身亡。
楊延昭：三郎？
楊延德：（接唱）楊三郎被馬踏屍如泥醬。
楊延昭：四郎哪裏去了？
楊延德：（接唱）楊四郎失落在番邦。
楊延昭：如今我要從小問大。
楊延德：你問哪一個？
楊延昭：八郎呢？
楊延德：壯士聽了！
（接唱）八郎隨同幽州鬬，
失落番邦音信渺茫。
楊延昭：七郎哪裏去了？
楊延德：七郎麼……
楊延德昭：（同時自語）唉！七好兄弟呀……
楊延昭：啊師父，爲何面帶淚痕哪？
楊延德：我自有我的心事。
楊延昭：七郎怎麼樣啊？
楊延德：（接唱）提起了楊七郎淚如雨降！
（自語）七兄弟呀……
楊延昭：他到底怎麼樣了？
楊延德：唉！
（接唱）嘆七郎、死得苦，被潘洪、用計誆，亂箭穿身甚慘傷！提起此事，好教人痛斷肝腸！
楊延昭：唉！說的不錯。那六郎呢？
楊延德：六郎？壯士啊！
（唱散板）
弟兄惟有六郎在，
還在三關受風霜。
楊延昭：師父說得是。那五郎你可曉得？
楊延德：壯士問的是那五郎麼？不曾會過。
楊延昭：嗳，楊家七將你都知道，怎麼就不曉得那五郎呢？
楊延德：五郎他……他死了罷！
楊延昭：啊！（想）師父貴姓？
楊延德：我姓和。
楊延昭：法號？
楊延德：和尙。
楊延昭：我問你的俗姓。
楊延德：我姓僧。
楊延昭：師父不必見疑，我是好人。
楊延德：我要重見一禮。
楊延昭：剛才見過禮的。
楊延德：洒家帶了酒，定要恭敬，阿彌陀佛！
楊延昭：還禮。（延德乘機拔去延昭佩劍）師父爲何拔去我的寶劍？
楊延德：有話敘談，何必帶劍。我與你放在那廂也就是了。（放劍）重見一禮。
楊延昭：你的禮也忒多了。

楊延德：禮多人不怪。(又乘機摸六郎身上有無兵器）壯士！你是個好人啊！
(接唱)你要問洒家的名和姓，
我就是延德楊五郎。
楊延昭：哦！
(接唱)果然他是五兄長，
怎不叫人痛悲傷！
撩衣忙跪佛殿上——
楊延德：(接唱)壯士跪我爲哪樁？
楊延昭：(接唱)五哥不必多言講，
弟就是鎭守三關的楊六郎。
楊延德：哦，你是六弟？
楊延昭：正是。
楊延德：延昭？
楊延昭：正是。
楊延德：唉！賢弟呀……(哭)
(唱散板)
憶昔分別俱少壯，
如今你鬚髯飄胸膛。
手拉賢弟禪堂上——
楊延昭：(接唱)弟兄對坐敍衷腸。
楊延德：六弟不在天波楊府侍奉高堂，到此何事？
楊延昭：奉了母親之命，去到北國昊天塔，搬請爹爹骸骨。
楊延德：骸骨可曾到手？
楊延昭：骸骨在此，五哥請看。
楊延德：唉！爹爹呀！
(唱散板)
一見骸骨兩淚淋，
好似鋼刀刺在心。
實可嘆老爹爹爲國喪命！
〔擂鼓〕
楊延德：啊！
(接唱)又聽山下吶喊聲。
回頭便把賢弟問，
六弟帶來多少兵？
楊延昭：(接唱)小弟並未帶兵將，
想是韓昌發來兵。
楊延德：(接唱)六弟且在禪堂等，
愚兄下山擋賊兵。
〔楊延昭下；楊延德持棍出山門；四遼兵、遼將上，起打；遼將等敗下〕
楊延德：好賊子！
(唱散板)
楊家與你何仇恨，
苦苦追趕爲何情！
邁步且把山門進——
〔楊延昭上〕
楊延昭：(接唱)五哥可曾退賊兵？
楊延德：賊兵已退，就在寺中寬住幾日。
楊延昭：猶恐老母懸望。不敢久留。
楊延德：唉！如此弟兄洒淚而別！
(唱散板)
洒淚別弟痛難忍。
楊延昭：(接唱)實難割捨同胞情。
楊延德：六弟此番回到天波楊府，多多拜上你我那疼兒的老娘，就說愚兄遠離膝下，不能在老娘面前盡孝了！
楊延昭：啊五哥，何不回家見母一面，再來修行也還不遲。
楊延德：哎呀六弟呀！有道是：出家容易回家難。請上受愚兄一拜！

〔二人同拜，延昭上馬〕

楊延德、昭：（同時）六弟、五哥，延昭、兄長，唉！賢弟、五哥啊……

楊延昭：罷！（下）

楊延德：六弟！延昭！

（唱"哭頭"）

啊……賢弟啊！

（接唱散板）

一見六弟下山林，

怎不教人痛傷心。

邁步且把山門進，

拋却凡念苦修行。（下）

——劇　終——

除　三　害

前　記

晉代義興（今江蘇宜興）人周處，性情粗豪，膂力過人，酗酒之後，每多暴行。鄉鄰們把他和當地的猛虎、惡蛟並列一起，稱爲三害。

一天，周處又在滋審惹禍。老審戶聯合鄉鄰準備到官府告狀，在路上遇見了父老時吉。時吉是周處父親生前好友，他不忍見故人之子遭受滅身之禍，並知周處亦尙有可爲，就把鄉鄰們勸阻回去。——他想藉此事件教育周處，使其改過自新。

時吉路遇周處，故作不識，以虎、蛟爲襯，痛數其罪。周處聞言震驚，奮不顧身，進山射死猛虎後，又去長橋鬥蛟。

周處三日不歸，當地百姓認爲他已與惡蛟同歸於盡。被害之家，置酒稱慶。適周處斬蛟生還，見狀，始而憤懣，繼而自覺，悔恨交集，擬以死謝罪鄉里。時吉趕來，加以開導。周處立志重新作人，遂入吳求學。

按"除三害"是全部"應天球"中的一折。本院編輯處與中國京劇團曾按照"小改"的原則整理了這個劇目，實驗後，並編輯出版。整理本雖較原本提高一步，但仍存在一些缺點：

一、周處的轉變，完全由於太守王濬的說服力量，在全劇發展中，顯示不出羣衆的正面作用，因之主題思想色彩不够鮮明；

二、周處斬蛟之前，百姓們即與他盡釋前嫌，並在岸上鳴鑼助威，後半節缺乏新的矛盾，不免有草草終場之感。

針對以上缺點，又在整理本的基礎上進行改編。改編時參考了"晉書周處傳"及"曲海總目提要"所載"雙瑞記"故事（時吉這一人物，即見於"雙瑞記"）經過中國京劇團演員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駱洪年及本院編輯處范鈞宏、吳少岳集體討論。由范、吳兩位同志執筆寫定。

第　一　場

周　處：（內）好酒哇！

（上唱西皮散板）

腰纏錦帶嵌珠光，

叱咤風雲氣自昂；

醉裏猶嫌天地窄，

任他兩眼笑豪強。

唉！父母亡故之後，落魄義興，且喜膂力過人，茶

樓酒肆任俺瀟灑，倒也快樂。這幾日手中無錢，不免尋找各行商討取便了！

(唱散板)

憑俺膂力非自狂，

神弓寶劍世無雙。

酒　販：(內)賣酒啊！

周　處：(接唱)耳聽賣酒心歡暢，

再飲幾杯又何妨！

〔酒販挑酒担上，走過〕

周　處：呔！回來！

酒　販：(陪笑)哦，哦，原來是周大爺，周大爺……

周　處：見了你周大爺，揚長而去嗎？

酒　販：沒有，沒有，沒瞧見您。

周　處：輕慢你周大爺？

酒　販：不敢，不敢。

周　處：哼！你周大爺要吃酒！

酒　販：噯，是啦，是啦。(放下担子)周大爺，來，我給您斟上，給您斟上，(取酒遞上)

周　處：嗯！(飲酒)

酒　販：(隨口搭訕)周大爺，你喝這個酒，好罷？

周　處：嗯。

酒　販：次酒哪能給您喝呀！

周　處：酒來！

酒　販：是，是。(倒酒)

周　處：(再飲)……

酒　販：(似是自言自語)唉！買賣不好做，這兩天一直沒賣錢。

周　處：唔。

酒　販：我打算……跟您借倆錢……

周　處：啊！莫非與你周大爺要酒錢？

酒　販：(陪笑)周大爺，今天這個酒算是我孝敬您啦……

周　處：嗯！

酒　販：可是，沒有您不聖明的，這些日子買賣不好，我求您賞個臉，把過去的酒錢，多少不拘先摘借我點，也好……

周　處：你住了！你周大爺吃你的酒，乃是賞你的臉面，怎麼反在此絮絮叨叨，眞眞不知好歹！

酒　販：(忍氣吞聲)好好好，我走，我走！(挑担跑下)

周　處：哼！這廝眞乃自討無趣。待俺到窰行走走！

(唱散板)

酒過千杯難盡量，

話多半句惱心旁。

來此已是窰行。——有人麼？呔！有人麼？滾出一個來！

〔老窰戶，窰戶甲、乙同上〕

老窰戶：(念)忽聽有人叫，想是賴爺到；

窰戶甲：(念)捺着跟他吵，

窰戶乙：(念)免得再來要。

周　處：嗯哼！

老窰戶：你看那周處，氣勢洶洶，還是與他銀子，教他去罷。

窰戶甲：我說爹呀！咱們還給他？看他可有點兒"吃慣了嘴兒，跑慣了腿兒。"……

窰戶乙：咱們這回要是不給他，下回他就不來啦。

老窰戶：你們不要莽撞，待我向前。——周大爺，我們有禮了。

周　處：哼！誰不認識周大爺，要你們這樣文謅謅的！

老窰戶：周大爺，有道是禮多人不怪呀。

周　處：哼！

老窰戶：周大爺到此何事？

周　處：啊，俺今到此，你們故作不知，還不拿銀子來！
老窰戶：周大爺，這幾日天氣不好，未曾開窰，生意冷淡，改日有了銀錢，與大爺送上府去就是。
周　處：哼，還是這樣支吾，敢是輕慢你大爺不成！
窰戶甲：周大爺，常言說的好，家有萬貫，還有個一時不便哪。
周　處：哼！管你們便與不便，若無銀兩，可知你周大爺的厲害麼？
窰戶乙：嗳，這也說不上厲害不厲害，就是官府的錢糧，你也得容我們一個日子不是。
周　處：啊！你敢拿官府唬嚇你周大爺不成？
窰戶乙：幹嘛吓唬你呀，你憑甚麽？我們又不該你的！
周　處：好惱哇！
（唱西皮散板）
聞言怒火往上撞，
敢仗官府壓豪強；
今日若是無銀兩，
管教你這磁窰塌倒一旁！
老窰戶：（向窰戶甲、乙）哎呀！倘若他眞個將磁窰打塌，如何是好？
窰戶甲：您甭聽他的，咱們的窰都是灌漿到底的，他打不動。
窰戶乙：對，甭聽他的大話！
周　處：哦，你道你周大爺打不動這幾座窰兒麽？
窰戶甲乙：你呀，你打不動！
周　處：諒你們不信，待你周大爺施展膂力，打它個樣兒教你們見識見識呀！（下）
老窰戶：周大爺，周大爺！——哎呀，看他這樣洶洶而去，倘若眞個將窰打壞，我們以何爲生哪！
窰戶甲：您放心，他打不動。
〔內：塌窰聲〕
〔二窰工上〕
二窰工：掌櫃的，周處給窰打塌啦！
老窰戶：哎呀，這便如何是好！
〔內：塌窰聲〕
〔二窰工上〕
二窰工：又砸塌了一座！
老窰戶：哎呀呀，連塌二窰，這可要了我的老命啊！
窰戶甲乙：乾脆，咱們跟他打罷！
四窰工：打！
老窰戶：使不得，使不得！
〔老窰戶被衆人推下，衆圓場〕
〔周處衝上〕
周　處：你們趕來作甚？
窰戶甲乙：你把我們的磁窰砸塌了，我們也沒法兒吃飯啦！我們跟你拚了！
周　處：好好好，周大爺怕者不來，你們都來來來呀！
〔與衆開打，周奪棍，衆不敵，老窰戶急上〕
老窰戶：哎呀，周大爺，周大爺，你饒了他們罷！
周　處：饒了他們？
老窰戶：饒了他們罷！
周　處：可有銀兩啊？
老窰戶：銀子，有有有！
周　處：好哇，看在你的面上，便宜了他們。（擲棍）
老窰戶：（向窰工）下去，下去。
〔四窰工下〕
老窰戶：周大爺，銀兩在此。
周　處：早有這些銀兩，何必惹你周大爺動氣。
老窰戶：是是是。
周　處：哼，以後周大爺再來，你們要早早的將銀子拿來。

老窰戶：是是是。
周　處：再若支吾，管教你們這幾座窰兒，都成爲齏粉！
老窰戶：是是是，我們早早預備，再也不敢遲了。
周　處：早早預備？
老窰戶：早早預備。
周　處：聰明的很哪！（笑）哈哈哈……銀子包好，取俺的衣服過來！
老窰戶：是是是。
〔老窰戶包銀子，窰戶甲、乙取衣服、扇子交與周處〕
老窰戶：周大爺，銀子包好了。
周　處：（接銀，笑）哈哈哈！
（唱流水）
堪笑爾等不自量，
小鬼也敢惹金剛。
周大爺到此你們把大話講，
比甚麼官府要錢糧。
笑爾等來廝打手持棍棒，
却被俺抖擻精神施展膂力，你們一個一個遭了殃！
問爾等誰敢來較量？
老窰戶：（趕緊陪笑）哎呀，周大爺息怒，周大爺息怒！
周　處：（接唱）再來時無銀兩，管教爾大禍一場！（下）
老窰戶：（一望）呀呸！我把你這個可惡的強盜！兩座磁窰，被你打壞，又將我們的銀子訛去，教我們以何爲生哪？哎呀，眞要了我的老命了！
窰戶乙：打又打不過他，可怎麼辦哪？
窰戶甲：乾脆咱們告他去得啦！
老窰戶：唉！周處目無王法，哪裏把官府放在眼裏呀！
窰戶甲：照您這麼說，那還了得！依我看，咱們邀同各家行商，聯名告他一狀，管保一告就准。
窰戶乙：對。
老窰戶：唉，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窰戶甲乙：走，告他去，走……
〔同下〕

第　二　場

張　氏：（內）苦哇！
（唱西皮倒板）
夫亡子喪仰天恨！
〔張氏上〕
張　氏：想我夫在長橋遇蛟喪命，全仗我兒苦度殘生；不想我兒在南山砍樵，又被猛虎吞吃，撇下老身無依無靠，怎能存生！天哪！你眞眞不憐憫於我……
（接唱散板）
忍教蛟虎害窮人！
飢寒交迫難活命——（解帶拴套，上吊）
〔周處上〕
周　處：（接唱）大搖大擺往前行，
松林一帶多寂靜。（見張氏）
啊！
枝頭高掛一婦人！（急將張氏解救下來）
老婆兒醒來。
張　氏：（甦醒）唉！
（唱搖板）
霎時只覺咽喉哽，
飄飄渺渺似離魂，
睜開二目來觀定——
周　處：老婆兒！
張　氏：（接唱）你是哪路尊神將我來迎？
周　處：嘜，老婆兒，你在這松林自盡一死，俺將你救得下來，哪裏有甚麼鬼神。

張　氏：啊，我在這松林自盡一死，你將我救下來了？

周　處：嗯！

張　氏：唉，你……害苦了我了……（哭）

周　處：啊，俺好心救了你的性命，怎說我害了你呢？

張　氏：我死與不死，與你甚麼相干？你這個人，眞眞多管閒事！你呀，走你的路罷！我還是死了的好啊……

周　處：噯！（扯住張氏）你到底爲了何事，定要尋死？對俺說明，俺與你分憂解愁。

張　氏：哦，你能與我分憂解愁？

周　處：唔！

張　氏：唉，大爺聽了！

（唱搖板）

夫君姣兒俱喪命，

無錢無米難存生。

周　處：啊，原來是個苦老婆兒，（取銀）老婆兒，這裏有銀兩一包，拿回家中，度日去罷！

張　氏：慢來，慢來，我與你素不相識，怎好要你的銀子啊？

周　處：不妨不妨，只管拿去。

張　氏：哎呀，不敢收！

周　處：不妨，只管拿去。

張　氏：不不不敢收！

周　處：哼，太囉嗦了！

張　氏：（接銀）請問恩人尊姓大名？

周　處：啊，連你周處周大爺都不認識麼？

張　氏：哦，你就是那周……

周　處：啊？

張　氏：哦，哦，原來是周處周恩公，老身這裏叩謝了！

周　處：嘮叨的很哪！

（唱搖板）

哪有閒言多談論，

尋個酒樓飲盃巡。（下）

張　氏：哎呀呀，多蒙周處救了我的性命，又贈銀兩，看起來，他是個好人哪。唉，我日後定要報答啊！

老窰戶：（內）走啊！

〔老窰戶、窰戶甲、乙、鄉民、酒販同上〕

老窰戶：（念）恨周處，行霸道，

窰戶甲乙：（念）依仗膂力砸塌窰。

鄉　民：（念）大家聯名將他告，

衆　：（同念）拿到官衙把恨消。

張　氏：啊，列位，你們急急忙忙，往哪裏去呀？

衆　：我們告惡霸去。

張　氏：惡霸是哪個？

衆　：就是那周處。

張　氏：啊！周處……周處是個好人哪。

衆　：你曉得甚麼！走！

〔衆下〕

張　氏：啊，慢走，慢走！周處是個好人哪！（追下）

第三場

〔時吉上〕

時　吉：（唱二黃搖板）

嘆義興近日裏遭逢不幸，

有孽蛟和猛虎水旱傷人。

恨未能教周處改邪歸正——

〔內：喧嚷聲〕

耳聽得爭吵聲必有原因。

〔老窰戶、窰戶甲、乙、鄉民、酒販、張氏同上〕

衆　：走，走！

張　氏：走不得。

衆　：你多管閒事！
時　吉：啊，列位！
老窰戶：原來是時吉時老先生。
時　吉：你們爲何與這位老媽媽爭吵起來？
窰戶甲：不是我們吵，簡直是她跟我們攪啊！
時　吉：但不知爲了何事？
老窰戶：我們一同去告惡霸，她竟道那惡霸是個好人，拉拉扯扯，苦苦不放。
時　吉：要告哪個惡霸？
衆　：是周處。
時　吉：哦，要告周處……
張　氏：周大爺是個好人哪。
酒　販：啊，他是好人？喝酒不給錢，還要揍我，有這樣的好人？
鄉　民：那日他吃得醉醺醺的，無緣無故，將我暴打一頓。你還說他是好人！
張　氏：我親眼得見他是好人！
時　吉：啊，何以見得？
張　氏：只因我丈夫、兒子，被孽蛟、猛虎所害，老身無法爲生，去到松林自盡；多蒙周大爺救了我的性命，又贈我銀兩，他豈不是個大大的好人哪！
時　吉：哦，竟有此事？……
窰戶甲乙：這可有點兒新鮮！
張　氏：你們看：銀兩在此，難道還有假的不成？
老窰戶：哎呀呀，原來他訛了我們的銀子，在你面前來作好人！
時　吉：怎見得這銀子是你們的呢？
老窰戶：這包裹是我們的，這銀子也是我們的，那周處爲了強要銀子，把我們的兩座磁窰都打塌了！
張　氏：他贈我銀兩，救了我的性命，他乃是見義勇爲呀！
窰戶甲：甚麼見義勇爲，這叫"強盜吃齋，假充善人！"
窰戶乙：咱們義興地面，蛟、虎爲害，可是虎在深山，蛟在江面，你不招牠，牠不害你。像這位兇神爺，到處亂撞，不定哪個時候，碰上就遭殃。簡直比孽蛟、猛虎還厲害！
張　氏：你不要背地裏罵他呀。
窰戶甲乙：沒法兒跟你嘔氣啦。（向衆）走，走，告狀去！
時　吉：啊，列位，周處橫行鄉里，令人可恨；只是依老朽看來，此狀麼，不告也好。
老窰戶：却是爲何？
時　吉：那周處膂力過人，恃強任性，只怕官府也奈何不得他罷？
老窰戶：（向衆）如何？連你們時老伯伯也是這樣講；倘若官府無可奈何，被那周處知道，我們的大禍，豈不又要臨頭了。
衆　：難道我們就受他一輩子嗎？
老窰戶：我們還是向他老人家求教罷。——啊，老先生，你深謀遠慮，望重一鄉，想個甚麼法兒，替我們地方除此大害罷！
衆　：您替我們除害罷！
時　吉：這……好，既然如此，老朽義不容辭。
老窰戶：老先生答應了。
張　氏：啊，老先生你不要……
老窰戶：嗳，你又來多口！——啊，老先生，但不知你有何法兒？
時　吉：這……此時不必言明，老朽自有道理。
老窰戶：這就好了。啊，老先生，若能除此大害，我們一定要請你痛痛快快的飲個太平酒哇！
（唱二黃搖板）
老先生除害時要多加謹愼——

時　吉：(似在沉思，隨口敷衍)哦哦哦！

〔老窰戶、窰戶甲、乙、鄉民、酒販下〕

張　氏：(見衆人已走，一把抓住時吉)老先生啊！

(接唱)還望你察善惡再把事行。——(接“小拉子”)

時　吉：老朽曉得，媽媽你回去罷！

張　氏：唉！教我怎能放心得下喲！(下)

時　吉：唉！想周處雖然恃強任性，爲害鄉里，只是方才聽那老婦人之言，此子尚非不可救藥之輩。他父周魴生前與老夫交好甚厚，自當設法教他改過，以免故人之子遭此滅身之禍。只是自他長成之後，並無交往，教我怎樣教導於他……

周　處：(內)嗯哼！

時　吉：看那旁來一大漢，器宇不凡，像是周處模樣。有了，我不免裝作路人，對天長嘆，打動於他，看他可來問我。

(唱搖板)

將身站在道旁等，
言語打動不肖人。

周　處：(內)走哇！

(上唱二黃散板)

終日借酒消愁悶，
半世悠悠困風塵！

時　吉：(仰天長嘆)唉！

周　處：啊？

(接唱)這老丈因何銜天恨？

時　吉：這樣的世道，太不平了哇！

周　處：(接唱)他爲何口口聲聲說不平？

老頭兒！

時　吉：啊。

周　處：看這時和歲豐，世道清平，你爲何在這道旁長嘆，口說不平。哦哦是了，想是你年紀老了，被人欺侮，不能出氣，不妨你對咱說明，咱與你報仇雪恨！

時　吉：唉，壯士，想老漢偌大年紀，慢說無人欺侮於我，縱然有人欺侮，我也不去較量啊。

周　處：如此，你嘆者何來？

時　吉：我嘆只嘆這義興的百姓們好不命苦啊！

周　處：啊，這苦在何處呢？

時　吉：壯士有所不知，這義興境內，近日水旱兩絕，出了三害，民不聊生。難道壯士還不知麼？

周　處：啊？這義興境內，出了三害？

時　吉：啊，不錯，出了三害呀！

周　處：哦？我因何不知，我因何不曉呢？倒要問個明白。——喂，老頭兒，但不知是哪三害呢？

時　吉：壯士你要問？

周　處：嗯，俺要問。

時　吉：如此，聽了。

周　處：慢慢講來。

時　吉：(唱二黃慢板)

若提起這三害令人痛恨，
說出來連壯士也要膽驚。

周　處：怎麼，你講出來，連某也要膽驚麼？

時　吉：也要膽驚。

周　處：老頭兒我問你，這第一害？

時　吉：聽了。

周　處：講！

時　吉：(唱二黃原板)

第一害那南山出了猛虎。——(接“小拉子”)

周　處：那南山之上竟出了猛虎？
時　吉：不錯，出了猛虎。
周　處：那猛虎是怎樣的厲害呢？
時　吉：聽了。
周　處：講。
時　吉：（接唱）行路人遇着牠皮骨全吞！——（接“小拉子”）
周　處：哦，那猛虎遇着行人，皮骨全吞麼？
時　吉：哦，皮骨全吞。
周　處：嗯，好厲害呀！
時　吉：哎呀，厲害的很哪！
周　處：算得是一害。——老頭兒，我問你：這第二害？
時　吉：唉！
周　處：講。
時　吉：（接唱）第二害牠比那猛虎還狠！——（接“小拉子”）
周　處：啊，怎麼，第二害比猛虎還狠嗎？
時　吉：（點頭示意）……
周　處：但不知牠是何兇物呢？
時　吉：聽了。
周　處：講。
時　吉：（接唱）長橋下出了個惡怪蛟精。——（接“小拉子”）
周　處：哦，怎麼？那長橋之下又出了孽蛟？
時　吉：出了孽蛟。
周　處：這孽蛟又是怎樣厲害呢？
時　吉：聽了。
周　處：講。
時　吉：（接唱）在水中興波浪吞舟害命，
　　　　到晚來吞行人當作點心。——（接“小拉子”）
周　處：哦，怎麼？這孽蛟在長橋之下，興風作浪，吞舟害命，遇見了行人，就當做了點心。
時　吉：當作點心。
周　處：好厲害呀！
時　吉：哎呀，厲害的很哪！
周　處：哼，可算得是二害。——啊，老頭兒，我問你：這第三害？
時　吉：聽了。
周　處：講。
時　吉：（接唱）若提起第三害令人痛恨，
　　　　他比那南山猛虎、長橋孽蛟還狠十分！
　　　　——（接“小拉子”）
周　處：哦，老丈，這第三害比南山猛虎、長橋孽蛟還狠十分嗎？
時　吉：還狠十分。
周　處：不知是何禽獸呢？
時　吉：（接唱）若問他並不是禽獸之輩，
　　　　他生來有鬚眉、有志氣、雄赳赳、氣昂昂、
　　　　是一個有力的能人。——（接“小拉子”）
周　處：（驚奇地）怎麼？這第三害，不是禽獸之輩，他是一個有鬚眉的漢子？
時　吉：不錯，有鬚眉的丈夫。
周　處：哼，老頭兒，他旣然是個人，爲何列在這三害之內呢？
時　吉：聽了。
周　處：講。
時　吉：（接唱）只因他父早喪無人教訓，
　　　　因此上成下流作了惡人。——（接“小拉子”）

周　處：哦，他作了惡人。
時　吉：做了惡人。
周　處：但不知他作了甚麼惡事？
時　吉：聽了。
周　處：講。
時　吉：（接唱）仗血氣在義興習爲光棍，
　　　　恃膂力行霸道欺壓良民！——（接“小拉子”）
周　處：此人在義興縣內，橫行霸道，欺壓善良？
時　吉：欺壓善良。
周　處：好厲害呀。
時　吉：厲害的很哪！
周　處：老頭兒，難道說這被害之家，就無人去告他麼？
時　吉：唉！
　　　（接唱）被害家縱然想到官府告禀，
　　　　怕只怕事不成激怒於他大禍臨門，誰敢哼聲！
周　處：嗯嗯嗯！
時　吉：（接唱散板）
　　　　想一想這三害如此兇狠，
　　　　教義興衆百姓怎樣安生！
周　處：哇呀呀呀！
　　　（唱散板）
　　　　聞言教人心頭憤，
　　　　激起了豪傑殺人心！
　　　老頭兒！
　　　　你快快說出他的名和姓，
　　　俺要剝他的皮，剜他的眼！
　　　（接唱）我抽他的筋！
時　吉：（接唱）我若是說出來他名和姓，
　　　　只恐我老殘生就活不成。
周　處：（怒極）哎呀！
　　　（接唱）有俺在此何足論，
　　　他就是銅金剛、鐵羅漢，
　　　（接唱）難近某的身！
時　吉：壯士要問？
周　處：嗯，要問。
時　吉：兩廂看來！
周　處：好！兩廂看來。（各兩邊望）
時　吉：（接唱）他姓周名處……
周　處：啊！
時　吉：（接唱）字子隱！
　　　〔周處聞言震驚，低頭〕
時　吉：如何？
　　　（接唱）壯士聞言也膽怕驚。
周　處：咋咋咋！哎呀！……
　　　（接唱）好似霹靂當頭震，
　　　　原來咱是害人精！
時　吉：（接唱）問聲壯士名和姓？
周　處：老丈啊！
　　　（接唱）周處就是我的名！
時　吉：（故作驚怕，跪下）哎呀！
　　　（接唱）這是我一言錯出唇，
　　　　望壯士開大恩饒我殘生！
周　處：（忙扶起時吉）老丈啊！
　　　（接唱）多蒙老丈你來提醒，
　　　　提醒我周處夢中人，
　　　　我本是男兒有血性，
　　　　爲甚麼比禽獸狠十分。
　　　　尊聲老丈且相等——

時　吉：哪裏去？
周　處：（接唱）我不除蛟虎誓不爲人！（下）
時　吉：（一望，微笑）哈哈哈！
（唱搖板）
看周處好一似如夢初醒，
不負我循循誘一片婆心；
但願他此一去蛟虎誅盡，
除民害贖罪行衆怨自平。（下）

第　四　場

〔虎形出洞〕
〔周處持弓箭上，射虎，虎中箭，周處將虎打死〕
周　處：猛虎已死，俺不免再往長橋尋找孽蛟便了！（下）

第　五　場

〔老窰戶，窰戶甲、乙上〕
老窰戶：（向衆）哈哈哈……到底是你們的時老伯伯老謀深算，智廣才高。也不知他用了個甚麼法兒，教那周處入山射虎；虎死之後，又去鬥蛟，一連三日三夜，並無音信，想是與孽蛟同歸於盡了。嘿，乾淨絕妙！乾淨絕妙！
窰戶甲乙：這回咱們該鳴鑼聚衆，高高興興、熱熱鬧鬧的喝個太平酒罷！
老窰戶：慢來，慢來，萬一他若是未死呢？
窰戶甲乙：唉，您怎麼說這個喪氣話呀，他要是不死，咱們就接着倒霉啵！
〔酒販急上〕
酒　販：老掌櫃，老掌櫃！道喜，道喜！
衆　：周處死了嗎？
酒　販：死啦，死啦！剛才我在江岸上瞧着，一陣波翻浪滾之後，江水紅了一大片，這還不是兩敗俱傷，一塊兒死了嗎！
老窰戶：哎呀，這就好了！你們快去鳴鑼，叫大家來喝太平酒。
窰戶甲乙：走，咱們喝太平酒去！
酒　販：今天這個酒啊，是我的事兒嘍。
〔衆同下〕

第　六　場

〔時吉上〕
時　吉：（心情憂抑地）唉！
（唱西皮搖板）
一席話說周處幡然夢醒，
在南山射猛虎又鬥蛟精。
到如今三日夜並無音信——
〔張氏上〕
張　氏：（接唱）急忙忙去尋那時老先生。
哎呀老先生啊！我方才在長橋經過，見鄉里們紛紛議論，都道周處射死猛虎又去斬蛟，如今三日三夜並無音信，大諒性命難保。那些被害之家，還說甚麼周處一死，大害已除，要在那裏吃甚麼太平酒呢！
時　吉：哦，竟有這等事麼！
張　氏：唉！想那周大爺平日縱有過錯，只是他拼了性命爲我們義興地方除此二害，倘若死後還落下這樣的罵名，我們於心何忍哪！
時　吉：（感慨、嘆息）唉！積怨之深，一至如此！
張　氏：哼！這都是你的好主意呀！
時　吉：老媽媽，不要埋怨，事到如今，我對你實說了罷：老夫時吉，與周處之父原是故友。只因他父死失教，爲害鄉里，老夫不忍見他沉溺日深，又知此子尚有可爲，因此那日攔住了告狀的百姓，假做路人，用言語打動於他。且喜此子幡然悔過，誓

除蛟虎，以明心志。如今雖無音訊，生死尙難斷言。他若生還，理應不究既往；他若死去，亦當不忘其功。就煩老媽媽將此事說與鄉里們知道，待老夫去到長橋，看個明白，便知分曉。

張 氏：好好好，你就快快去罷！

（唱散板）

但願得周大爺保全性命。（下）

時 吉：（接唱）一霎時倒教我心中不寧，

倘若是周賢侄與孽蛟同盡，

教老夫何以對故人！

急忙忙到長橋觀看動靜——（"掃頭"下）

周 處：（內）走！

〔周處持劍，神疲力倦而又欣欣自得地走上〕

周 處：（唱西皮散板）

三日三夜鬥蛟精，

險些性命一旦傾；（內歡呼聲）

耳旁又聽歡聲震，

想是慶我把功成。

抖擻精神人叢奔——

衆 ：（內）周處死了！死得好！死得好哇！哈哈哈……

周 處：（愕然）啊！

（接唱）爲甚麼一片咒罵聲！

俺捨死忘生拚性命，

難道說射虎斬蛟他們不知情！

衆 ：（內）周處斬蛟射虎，與孽蛟同歸於盡，死得好，死得妙，哈哈哈……

周 處：吼吼吼！

（接唱）他們幸災樂禍令人恨，

越思越想惱在心！

怒氣不息將他們暴打一頓——（欲向前）

衆 ：（內）周處不死，（鑼）三害不除。（鑼）同歸於盡，（鑼）百姓有福。（鑼）哈哈哈……

周 處：（猛然省悟，不寒而慄）呀！

（接唱）聽罷言不由俺悚然動心！

且住，只望射虎斬蛟，謝罪鄉里；不想他們言道：周處不死，三害不除。這是俺平日爲害鄉里，作惡太深，因此干犯衆怒，積怨難平；事到如今，我還惱他們作甚！（鑼）問他們何來！（叫頭）周處啊，周處！你作下這樣滔天惡罪，還有何面目立於人世！罷，罷，罷！不免拔劍一死，除却三害！

（唱散板）

事到如今無別恨，

恨只恨平日作惡深！

手執青鋒項上刎——

〔時吉急上，攔阻〕

時 吉：（接唱）壯士切莫自輕生！

哎呀壯士啊！只道你與孽蛟同歸於盡，幸喜得慶生還，如今你射虎斬蛟，爲地方除害，乃是有功之人，因何自尋短見？

周 處：哎呀老丈啊！俺周處平日作惡太深，雖然二害已除，實難謝罪鄉里，故爾出此，以贖前罪。

時 吉：唉，壯士所見差矣。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方爲英雄。如今你既痛省前非，鄉里積怨自平，因何喪志灰心自尋短見。（鑼）豈不知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鑼）你平日之過，皆因不學失教所致。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只要你從今以後勵志修身，發奮求學，定能建功立業！何不留此有用之身，以作他日補過之計！老朽管見如此，壯士你要再思啊再想！

周 處：哎呀老丈啊！若不是老丈兩次教誨，俺竟自一誤

再誤,願聞老丈尊姓大名,俺周處刻骨銘心,終生不忘!

時　吉:哦,你問老朽的姓名麼?

(唱流水)

周賢侄,問姓名,
為伯與你說眞情:
老夫時吉久居此郡,
我與令尊交誼深,
只為你幼年失教行不正,
因此上陳說三害指迷津。
喜賢侄,已猛省,
不負循循一片心,
只要你勵志修身勤發奮,
日後的功業不難成,
千言萬語說不盡,
惟願你莫辜負大好青春。

周　處:呀!

(唱二六)

聞言心中才知情,
周處做了懵懂人。

(轉流水)

感謝你苦口婆心將我指引,
感謝你春風化雨點悟愚頑一片心!
從今後痛改前非求上進,
立志發奮作好人,
走上前來忙跪定,
叩謝天高地厚恩。

時　吉:(唱搖板)

愧未能早把這友道來盡,

周　處:(接唱)蒙兩次教訓我勝似嚴親。

時　吉:(接唱)從此後你在義興人人欽敬,

周　處:(接唱)怕只怕難見諒衆位鄉鄰!

時　吉:(接唱)待為伯喚父老說明究竟——

〔衆鄉鄰上〕

時　吉:衆位啊!

(接唱)他射虎斬蛟改過自新——

衆　:(向周處,接唱)

你是個有功之人!

時　吉:(接唱)旣如此理應當同把功慶!

周　處:(接唱)蒙指引求上進不敢留停。

時　吉:(接唱)問賢侄欲往何處投奔?

周　處:(接唱)俺要入吳求學即登程——

衆　:(接唱)與你餞行。(分下)

——劇　終——

棋　盤　山

前　記

"棋盤山"是取材於民間流傳的薛家將征西故事的一齣喜劇。敍述唐太宗李世民和元帥薛仁貴被敵軍圍困在鎖陽城,太子命薛丁山為二路元帥領兵往救,途經棋盤山,遇佔山為王的竇一虎、竇仙童兄妹下山劫糧,並將丁山擒去。竇仙童愛上了薛丁山,竇一虎也愛慕丁山的妹妹薛金蓮。老將程咬金出面撮合了丁山和仙童的婚姻,並答應將來再為一

虎成全親事。訂親之後，同往鎖陽解圍。

本劇是王瑤卿先生與本院編輯處田淞在一九五一年整理的；通過北京戲曲實驗學校歷次實驗演出並由該校教員程玉菁參加意見，又陸續作了一些小的修訂。整理本對劇中人物性格的刻劃作了一些加工：强調了薛金蓮的少年氣盛，程咬金的老謀深算；削減了竇一虎的急色和竇仙童的自私，而突出他們的爽朗性格。此外對個別詞句也加以潤色和改動。

第一場

〔羅通上，"起霸"〕

羅　通：簪纓世代在朝堂。

〔尉遲青山上，"起霸"〕

尉遲青山：竹節鋼鞭保君王。

〔程千忠上，"起霸"〕

程千忠：板斧家傳無人擋。

〔羅章上，"起霸"〕

羅　章：齊心救駕破鎖陽。

同　：俺——

羅　通：羅通。

尉遲青山：尉遲青山。

程千忠：程千忠。

羅　章：羅章。

羅　通：請了。

衆　將：請了。

羅　通：只為聖上被困鎖陽關，程老千歲奉了薛元帥之命，單人獨騎闖出番營，回朝搬兵，太子命薛丁山為二路元帥。今日發兵，我等兩廂伺候。

〔"發點"，八兵士、薛丁山上〕

薛丁山：（唱"點絳唇"）

武將英豪，三軍踴躍，威風浩，奉旨出朝，要把敵兵剿。

衆　將：參見元帥。

薛丁山：衆位將軍少禮。

衆　將：啊。

薛丁山：（念詩）自幼學藝在山林，精通兵法武藝能。

二路元戎掌符印，鎖陽救駕立功勳。

本帥，薛丁山。只因聖上被困鎖陽，太子掛我為二路元帥，帶領雄兵十萬，前去救駕解圍；程老千歲隨營以為監軍之職。今日乃發兵之期，程老千歲上朝辭行去了，不知還有何旨。——來，伺候了。

〔程咬金上〕

程咬金：只為君遭困，回朝搬救兵。——參見元帥。

薛丁山：公公少禮，請坐。

程咬金：謝座。

薛丁山：啊公公，太子有何聖諭？

程咬金：太子言道，元帥年幼，老程的年紀又太大了，軍中之事猶恐照料不及啦；可巧令堂太夫人今日早朝也曾請旨，願同元帥前去一家團圓；太子就命太夫人和令妹薛金蓮押解糧草一同前往。時辰已到，請元帥起兵就是啦。

薛丁山：既然如此，煩勞公公前去，隨同我母並妹子金蓮，押解糧草先行；大兵隨後。

程咬金：得令。——來呀，帶馬。（下）

薛丁山：羅通聽令！

羅　通：在。

薛丁山：命你以為前戰先行，逢山開路，遇水叠橋，一路之上不許擾害百姓。

羅　通：得令。（下）

薛丁山：衆將官，起兵前往！

〔大讓上，"泣顏回"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薛金蓮：（內唱西皮倒板）

　　平遼府奉聖旨威風凜凜。

〔薛金蓮上，"趟馬"〕

薛金蓮：（接唱搖板）

　　同老母押糧草不敢稍停。

　　適才間家丁們來報一信，

　　程千歲奉將令一路同行。

我，薛金蓮。我哥哥掛帥去解鎖陽之圍，太子命我母女押解糧草。適才家丁來報：程公公奉了哥哥將令，前來護送同往。母親命我出府迎接；為此單人獨騎在此等候。遠遠望見程公公來也。

〔四兵士、程咬金上〕

程咬金：哎呀，姑娘在此。

薛金蓮：參見程公公。

程咬金：罷了罷了。

薛金蓮：母親命我在此迎接。

程咬金：薛程二家均是世交，太夫人何必如此的客氣哪！不知太夫人可曾動身了沒有？

薛金蓮：母親已把糧草點齊，我出府之時就要起身了。

程咬金：我們在此等候便了。

〔四車夫、柳迎春上〕

薛金蓮：參見母親。程公公在此。

程咬金：啊太夫人，老程有禮啦。

柳迎春：有勞程伯伯遠路護送，諸事照應小兒。

程咬金：此乃國家的公事，太夫人何出此言哪！

柳迎春：糧草已齊，就請程伯伯傳令起行。

程咬金：姑娘，吩咐糧草車輛起行啊！

薛金蓮：遵命。——衆兵丁，攢行者！

（唱西皮散板）

　　吩咐車輛往前進。

帶馬！

〔四兵士、四車夫、程咬金、柳迎春下〕

薛金蓮：（接唱）鎖陽救駕立功勳。（"趟馬"下）

第　三　場

探　子：（內）馬來！（上）

俺，棋盤山竇一虎大王帳下探子是也。今有唐營軍糧打此經過，不免報與大王、小姐知道便了。（下）

第　四　場

〔竇仙童上，"起霸"，大讓隨上〕

竇仙童：（念詩）氣昂昂巾幗中脂粉釵裙，

　　名赫赫仗武藝嘯聚山林，

　　光閃閃桃花馬如風似電，

　　冷颼颼繡鸞刀攝魄追魂。

〔四女兵兩邊上〕

俺，竇仙童。兄長竇一虎，我兄妹自幼習就全身武藝。只為嚴親被讒臣所害，是俺隨同兄長，帶了部下親兵，就反——反在這棋盤山落草為王。兄妹二人倒也逍遙自在。今日早間我兄長帶了部下嘍囉下山操演去了，就便打探買賣；看看天已近午，怎麼還不見歸來，是何意也？

竇一虎：（內）呔，衆嘍囉的！回山哪！

〔"風入松"牌子，四嘍兵、竇一虎上〕

竇一虎：啊妹子，哈哈哈……

竇仙童：兄長回來了。

竇一虎：回來了。哈哈哈……

竇仙童：啊兄長，今日歸來，爲何這等歡喜？

竇一虎：賢妹你哪裏知道，今有唐王被困鎖陽，着人回朝搬兵，新掛印二路元帥薛丁山的軍糧不日打此經過。我等若能將這宗糧草劫上山來，豈不是件好買賣。你道喜是不喜？

竇仙童：旣然如此，速速着人前去打探要緊。

竇一虎：俺也曾命人打探去了，候他回來便知明白。

〔探子上〕

探　子：啓大王、小姐：唐營的糧草離此不遠。

竇一虎
竇仙童：知道了。

〔探子下〕

竇一虎：賢妹，你我一同下山劫糧去者。

竇仙童：待小妹與你押陣便了。

竇一虎：言得有理。——衆嘍兵，帶馬下山！

〔同下〕

第　五　場

〔四兵士、四車夫、程咬金、薛金蓮、柳迎春上〕

柳迎春：（唱西皮搖板）

　　押糧難顧身勞頓，

　　見一大山把路横。

啊程伯伯，我等行了數日，路上倒也安靜。看前面這座大山十分兇險，大家須要留心在意。

程咬金：太夫人言得有理。——我說車夫們哪，多留點神哪！

薛金蓮：程公公，您可太膽小啦！別說不準有強人沒有，即便是有強人，就憑我這對雁翎刀，稍微的動這麼幾動，就得教他們死個千兒八百的。哎，可惜您還是久經大敵的老手兒哪，得啦，別教我笑話您啦！

柳迎春：女兒不可胡說！

程咬金：嗳姑娘，我看你呀，有點"初生的牛犢不怕虎"哇。我老程年輕的時候，比你還來得衝哪。先別笑話我膽小，終久吃上虧，姑娘你就信服我啦。實告訴你說罷：我如今活了八十多歲，那大小的釘子我碰了够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啦。

薛金蓮：程公公放心，有我在此，絕無妨礙。——衆兵丁，穿山而過呀！

〔內喊聲，四嘍兵、竇一虎上，過場下〕

程咬金：姑娘，你聽這呼喊之聲，必有強人下山劫搶來了。

薛金蓮：程公公吩咐糧車同我母親在松林等候，待我殺退了這些強人再走。

程咬金：須要多留點神。——車夫們，松林等候便了。

〔四車夫、程咬金、柳迎春下〕

薛金蓮：衆兵丁，迎上前去！

〔四嘍兵、竇一虎上〕

薛金蓮：呔！何處強盜，難道你是瞎子嗎？這是唐營二路元帥的軍糧，你竟敢劫搶，你叫甚麼名字？難道你不知道薛金蓮姑娘的厲害嗎？

竇一虎：怎麼講？哈哈，哈哈，啊哈哈哈……薛金蓮！你大王爺名喚竇一虎。看你一個小小的女子，豈是大王爺的對手？快將糧草留下，免得大王爺動手！

薛金蓮：你是不知道我的厲害呀，看刀！

〔四嘍兵、四兵士分下；竇一虎、薛金蓮開打〕

竇一虎：姑娘，來來來！（下）

第　六　場

〔竇一虎上〕

竇一虎：且住！薛金蓮武藝甚好，又長得十分美貌，等她到來，與她提親。

〔薛金蓮上〕

薛金蓮：哪裏走！

竇一虎：薛金蓮！我看你年輕貌美，武藝超羣，與我結爲夫婦，你意如何？
薛金蓮：滿口胡說，看刀！
竇一虎：你的年紀，我的歲數；你的能耐，我的本事。——哪點配不上你呀？
薛金蓮：氣死我了，看刀！
〔開打，竇一虎敗下；四兵士上，過場下；薛金蓮追下〕

第七場

〔四女兵、竇仙童上〕
竇仙童：（唱西皮搖板）
爲劫軍糧下山嶺。
（接唱流水）
押定陣角須小心。
適才嘍囉報一信，
唐營有個女將軍，
桃花馬，雙利刃，
與我不差半毫分。
哪家的女子有本領，
居然也有上陣的人？
我把他人好一比，
好比那綿羊見虎怎戰爭！
兄長爲何敗了陣？
此事令人解不明。
〔四嘍兵、竇一虎上〕
竇一虎：妹子！押糧的女將乃是薛丁山之妹，她叫薛金蓮，長得十分美貌。愚兄與她提親，是她不允，一刀兩刀，可就把我給刀回來啦。
竇仙童：你我旣是下山劫糧，你又張羅提親，糧草一定劫不成了，我回去啦！
竇一虎：妹妹，別走別走，你有甚麼主意沒有？
竇仙童：依我之見，我去與那女子交鋒，用飛抓把她的兵器鎖住，趁這個時候，你快到松林搶她糧車去。
竇一虎：就這麼辦。你得便可想着給我提提親事啊。
竇仙童：快去搶糧車去罷！
竇一虎：嘍囉的，跟我搶糧去！
〔四嘍兵、竇一虎下〕
竇仙童：迎上前去！
〔四兵士、薛金蓮上〕
薛金蓮：呔！那一女子，擋住我的去路，敢是與賊寇助戰的嗎？
竇仙童：聽者！棋盤山二寨主竇仙童，特來劫你的糧草！
薛金蓮：看刀！
〔四女兵、四兵士分下；竇仙童、薛金蓮開打，同下〕

第八場

〔四嘍兵、竇一虎上〕
竇一虎：嘍囉的，松林劫糧！
〔程咬金上〕
程咬金：呔，老程在此。
竇一虎：着打！
程咬金：好小子！
〔程咬金敗下〕
竇一虎：隨俺搶糧去者！
〔同下〕

第九場

〔竇仙童、薛金蓮上，仙童用飛抓鎖住金蓮雙刀；四嘍兵拉四糧車上，過場下；竇一虎上〕
竇一虎：糧草到手啦！（跑下）
薛金蓮：哎呀！
竇仙童：（撤回飛抓，打薛金蓮落馬）薛姑娘，糧草已歸我手，快對令兄去說，將姑娘送與我哥哥以爲押寨

夫人，抵換糧草；如不依從，這糧草我就多謝了！——哈哈，哈哈，啊哈哈哈……我走嘍！（下）

薛金蓮：哎呀，眞氣死我啦！

〔四兵士、程咬金、柳迎春上〕

薛金蓮：哎呀，母親！程公公！

程咬金：你瞧瞧，我說甚麼來着，不聽話！這還是小釘子，大釘子在後頭哪！

柳迎春：哎呀兒啊！你今失了軍糧，有何面目去見你兄長啊！

薛金蓮：這個……哎喲，我眞沒有栽過這跟頭！——帶馬，我上山找強盜拚命去！

程咬金：慢着慢着，你別又犯小孩脾氣。依我的主意，咱們同太夫人去到元帥大營請罪，請求元帥調動大兵洗山，搶回糧草要緊。

柳迎春：程伯伯言得有理，快隨爲娘一同前去。

薛金蓮：我眞沒受過這個！

程咬金：別死心眼兒。——衆兵丁，帶馬往元帥大營去者！

〔同下〕

第十場

〔四兵士、羅通上〕

羅　通：俺，羅通。元帥命俺爲前部先鋒。——衆將官，催軍！

〔四兵士、薛金蓮、程咬金、柳迎春上〕

羅　通：參見太夫人。

柳迎春：罷了。

程咬金：哎呀羅先鋒，大事不好啦！

羅　通：何事驚慌？

程咬金：我同太夫人、小姐押定軍糧，打從棋盤山經過，被男女二寇給劫了去啦。我們要到元帥大營請罪去，正遇着先行大隊至此，快給我們想個主意才好。

羅　通：他二人叫甚麼名字？

薛金蓮：男名竇一虎，女名竇仙童。

羅　通：老伯、太夫人、小姐先往大營等候，俺去追回糧車便了。

程咬金、薛金蓮：有勞了。——帶馬！

〔程咬金、薛金蓮、柳迎春下〕

羅　通：衆將官，殺上前去！

〔四女兵、竇仙童上，會陣；八兵士、四女兵分下〕

羅　通：呔，女寇快將軍糧交還，羅先鋒在此。

竇仙童：一派胡言，看刀！

〔開打，竇仙童敗下，羅通追下〕

第十一場

〔竇仙童上〕

竇仙童：且住！羅通緊緊趕來，紅絨套索擒他。

〔羅通上〕

羅　通：哪裏走！

〔開打，四女兵暗上，羅通被擒〕

竇仙童：綁回去！

〔同下〕

第十二場

〔八兵士、程千忠、尉遲青山、羅章、薛丁山上〕

薛丁山：（唱西皮搖板）

大隊離京威風凜，
要把敵兵一鼓擒。
中軍寶帳來坐定，
且候探馬報軍情。

〔程咬金、薛金蓮、柳迎春上〕

薛丁山：啊母親，隨同公公、妹子押糧先行，爲何又回轉大營？

程咬金：啓禀元帥：老程隨同太夫人、小姐押解糧草，路過前面棋盤山，被竇一虎兄妹二人將糧草搶上山去啦！

薛金蓮：哥哥，這是我不聽程公公之言，失了糧草，請按軍法施行就是啦。那兩個強盜還說了好些不是人說的話哪！

薛丁山：他說些甚麽？

薛金蓮：哥哥不用問了，快按軍規傳令把我斬了罷！

程咬金：姑娘，你別又犯小孩子氣。不是羅先鋒去要軍糧去了嗎，你等他個回信再說呀。

薛丁山：公公言之有理，旣是羅先鋒去了，且候回信再作道理。

〔報子上〕

報　子：羅先鋒被女寇擒去。

薛丁山：再探！

〔報子下〕

薛丁山：不好了！（“三槍”牌子）且住！女寇如此厲害，待本帥親自會她一陣。

薛金蓮：我跟哥哥再走一趟，非把那小子逮住才出氣哪。

薛丁山：母親與公公大營等候便了。——衆將官，好好保護太夫人。

衆　將：得令。

程咬金：你兄妹多小心點啊！

〔柳迎春、程咬金、程千忠、尉遲青山、羅章下〕

薛丁山：賢妹同去不可魯莽，在高坡之上與爲兄押陣要緊。

薛金蓮：我知道啦。

薛丁山：抬槍帶馬！

衆兵士：啊。

〔大纛上，同下〕

第十三場

〔四嘍兵、四女兵、竇一虎、竇仙童、大纛上〕

竇一虎：妹子，咱們得了唐營的糧草，又擒來先行羅通。適才探子報道：薛丁山兄妹二人帶領大隊前來討戰，單要妹子你出馬。這是怎麽回事啊？

竇仙童：一定是因爲我用飛抓打敗了薛金蓮，那丫頭回營一說我的武藝高強，故此才單要會會我哪。

竇一虎：你沒猜對，一定是薛金蓮看上我啦，跟他哥哥一說，薛丁山把他妹妹送來對换糧草跟羅通來啦。

竇仙童：嗯，也許是罷。哥哥你在高坡之上與我押陣，我會會他就明白怎麽回事啦。

竇一虎：有理有理，我押陣去了。

〔四嘍兵、竇一虎下〕

竇仙童：殺上前去！

〔八兵士、薛金蓮、薛丁山、大纛上，會陣〕

薛金蓮：就是她！

薛丁山：呔，竇仙童！本帥到此，快把軍糧獻出，放了我家先鋒，如若不然，將你等巢穴踏爲平地！

竇仙童：怎麽着，你就是薛丁山嗎？

薛丁山：正是。

竇仙童：薛元帥！聞得你家父子兄妹武藝高強，你姑娘也並非無名之輩。如今你手下帶的是全軍大隊，你姑娘只有五百名嘍兵；就是把我殺敗了，我也不“作情”你呀！你忘了把奶媽子也帶出來，那不就更熱鬧了嗎！

薛丁山：竇仙童！休得出口傷人。你我今日交鋒，各自吩咐人馬只許押陣，不許助戰。將你擒住，方知你元帥手段。

竇仙童：好極啦！要是這麽啊，我若被你戰敗了，我兄妹放了羅先鋒，送還糧草，自綁去到唐營，任憑發

落。你看怎麼樣？

薛丁山：如此各傳一令。

竇仙童 薛丁山：（同）衆嘍囉 衆將官，今日交鋒不許助戰，違令者斬！

薛丁山：（唱西皮倒板）

衆將押隊莫助陣。

〔衆分下，薛金蓮上高台〕

薛丁山：（接唱搖板）

馬上打量女釵裙，
蝴蝶，蝴蝶金盔頭戴定，
玲瓏，玲瓏鎧甲穿在身，
雁翎雙刀威風凜，
交鋒須要細留神。

竇仙童：（唱二六）

丁山生得實英俊，
引起仙童愛慕心。
頭戴金冠明如鏡，
身披鎧甲砌龍鱗，
跨下征駒追日影，
擋住我桃花戰馬不能够戰爭。
有心與他把婚姻論，
面泛桃花難把話云。
賣個破綻（轉搖板）假敗陣——

薛丁山：看槍！

竇仙童：公子！

（接唱）山後對你有話云。

薛金蓮：嘿！哥哥留神她會使飛抓呀！

薛丁山：知道了。

〔竇仙童、薛丁山同下；竇一虎暗上〕

竇一虎：哈哈，原來薛金蓮在山坡上觀陣哪，待我喚她下來。——呔，薛金蓮你下來，我有話跟你說。

薛金蓮：竇一虎，姑娘非把你逮住不可！（下高台）

竇一虎：姑娘別生氣，咱們把親事定下好不好？

薛金蓮：胡說！快快還我的糧草，不然教你性命不保！

竇一虎：成了夫妻，糧草可算甚麼呢！

薛金蓮：看刀！

竇一虎：沒逮着！（跑下）

薛金蓮：哎呀不好，我哥哥被那女子引進山去了，別被他們暗算了，待我急急趕上要緊！（下）

第十四場

〔竇仙童上〕

竇仙童：（唱西皮散板）

佯輸詐敗進山嶺。

〔薛丁山上〕

薛丁山：哪裏走！

（接唱）快獻糧草免傷身。

看槍！

竇仙童：薛元帥請慢動手，我有一言相告。

薛丁山：有話快些講來。

竇仙童：我兄妹身懷絕技，慢說你這個元帥，就是你們唐營的將官一齊出馬，也未必是我的對手罷！

薛丁山：休得口出大言，本帥定要擒你。看槍！

竇仙童：你先別生氣，我還沒說完哪！聞聽公子奉旨去往鎖陽救駕，我今意欲同公子結爲百年姻好，再勸我哥哥降唐，同解鎖陽之圍。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哪？

薛丁山：這個……

竇仙童：你倒是樂意不樂意呀？

薛丁山：哼，好不知羞恥！

竇仙童：公子呀！

（唱快板）

唐天子鎖陽遭圍困，
日夜躭憂盼救兵。
你若肯與我婚姻訂，
鎖陽救駕一路同行。
勸你的良言須要聽，
莫要剛強自逞能；
婚姻之事你不允，
擒在馬下你悔無門。

薛丁山：休得花言巧語，看槍！

竇仙童：公子如此固執，少時被擒悔之晚矣！

〔開打，竇仙童向薛丁山招手下，薛丁山追下〕

第十五場

〔竇仙童上〕

竇仙童：且住！丁山趕上山來。——絆馬索伺候！

〔四女兵暗上埋伏〕

薛丁山：哪裏走！

〔薛丁山上，開打，被擒〕

〔四女兵押薛丁山下〕

〔薛金蓮上〕

薛金蓮：呔！好賤人！擒我兄長，姑娘與你決一死戰！

竇仙童：姑娘不必着急，回去對令堂去說，我這裏決無傷害令兄之意，請令堂求程老千歲與我們兩家作主。我說這話，姑娘你明白不明白呀？

薛金蓮：我一點都不明白。看刀！

〔開打，薛金蓮敗下〕

竇仙童：姑娘慢走，我不來趕你。（下）

第十六場

〔四兵士、程千忠、尉遲青山、羅章、程咬金、柳迎春上〕

柳迎春：（唱西皮搖板）
我兒出兵去對陣，
倒教老身掛在心，
中軍寶帳來坐定，
勦滅山寇好起行。

〔四兵士、薛金蓮上〕

薛金蓮：參見母親，大事不好了！

柳迎春：何事驚慌？

程咬金：姑娘有話坐下說。

薛金蓮：我哥哥也被女寇給擒了去啦！

柳迎春：哎呀，這便如何是好呢？

程咬金：太夫人先別着急。——我說姑娘，元帥是怎麼被擒的？你喘喘氣，說給我聽聽。

薛金蓮：哎喲，把我都給氣糊塗啦！公公您聽我說：我同我哥哥去至山下與那竇仙童會戰，我哥哥命我在高坡押陣，聽那竇仙童與我哥哥說了好些個話，又定下了兩家兵將一概不許助戰，等他二人動起手來，未戰幾合，那竇仙童就敗下陣去，我哥哥就趕下去啦。是我高聲喊叫，說：留神她可會使飛抓呀！

柳迎春：哦，她還有暗器。你就該趕上前去呀！

薛金蓮：你聽我說呀：忽然竇一虎那小子，也不知道從哪兒鑽出來了，說了好些個不是人說的話，被我一刀，他可就跑啦。

程咬金：喝，這小子比“起火”①還快呢。

薛金蓮：是我撇了他，趕至山下，我哥哥就被女寇給擒上山去啦。我與她未戰幾合，不是她的對手。請公公調齊衆將，帶領全軍大隊，我要與她決一死戰！

柳迎春：只是你兄長已被擒去，只怕性命難保。

程咬金：慢着慢着，太夫人、姑娘先別着急，這件事情我老程有點明白了。

① “起火”爲春節所放花炮之一種，燃之即飛起空中。

柳迎春：明白何來？

薛金蓮：是呀，您明白甚麼啦？

程咬金：請問姑娘，那竇仙童跟你說甚麼話來着沒有？

薛金蓮：她……哦，她說絕無傷害我哥哥之心，教我母親求程老千歲與我們兩家作主。

程咬金：得了，我更明白了。這一定是那竇仙童看見元帥才貌雙全，叫我老程作大媒呀。現在元帥還沒有家室，若能收了竇氏兄妹，倒是兩個好膀臂，不知太夫人意下如何呢？

柳迎春：我家如何能要女寇爲妻呢。

程咬金：我老程已然打聽過了，那竇家兄妹，也是宦門之後，又有絕技在身。據我老程想，不如成就這門親事，使他兄妹歸順，同解鎖陽之圍，倒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太夫人若是樂意，我就闖山去說親；如若不然，咱們破不了棋盤山，元帥可是教他們給擒去啦，糧草也丢啦，這國家大事可就都躭誤啦！

柳迎春：好，既然如此，請程伯伯前去就是。

程咬金：是啦。

薛金蓮：（攔住）別忙別忙，您猜的不對罷！

程咬金：怎麼不對啦？

薛金蓮：那竇一虎還說了好些個話哪。

程咬金：你怕他不願意呀？他妹妹願意了，他也沒法子。

薛金蓮：（着急）不是那麼回事。那竇仙童劫糧車的時候，她還說那幾句話來着呢。依我的主意，還是帶兵去洗山，救回我哥哥跟羅將軍，沒別的說的。——眞要把我憋死啦！

程咬金：姑娘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說我猜的不對，你說出來我好明白呀，也犯不上氣的臉都白啦。

薛金蓮：這……唉，那小子他說……

程咬金：他說甚麼來着？

薛金蓮：嗯……他妹妹也跟他說的一樣的話。

程咬金：他妹妹又說甚麼來着？你瞧到底是怎麼一句話？這不是急人嗎！

薛金蓮：他妹妹，他妹妹……

柳迎春：我兒快快告訴公公。

薛金蓮：唉，您猜的是怎麼回事罷？

程咬金：我猜的是竇仙童看上你哥哥啦。

薛金蓮：哎喲不對，不對！你把這件事情翻一個過兒再想想。——眞氣死我啦！

程咬金：翻一個過兒……哦哦，我明白啦。他既有這個念頭，我此去給他個將計就計，變一個戲法兒，我管保教他釣魚的掉在我的網兒裏頭。——太夫人您在營中聽我的喜信就得了。——帶馬呀！

（唱西皮散板）

　　夫人且在大營等，

　　單身獨騎走一程。（下）

柳迎春：衆將官，好好看守大營。——兒啊，隨我來。

〔同下〕

第十七場

〔四女兵、竇仙童上〕

竇仙童：來呀，把薛丁山押上來！

〔四嘍兵押薛丁山上〕

薛丁山：（唱西皮搖板）

　　將身且把山寨進，

　　看她把我怎樣行。

竇仙童：我說公子，方才在山下對公子所提之事，若肯允許，我能幫助公子鎖陽救駕，豈不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嗎？公子須要三思。

薛丁山：呀！

（唱搖板）

仙童她把好言論，
不由心中自思忖，
本當向前把婚允——
不可呀，不可！
爲元帥豈可亂胡行。

〔竇一虎上〕

竇一虎：啊妹子！

竇仙童：哥哥回來啦。妹妹與他交鋒，你往哪兒去了？

竇一虎：唉，我又瞧見那薛金蓮啦，戰她不過我就溜啦。我說妹子，如今薛丁山既已被擒，你給我跟他……

竇仙童：住口！——來呀，將薛丁山押在廊下！

衆嘍兵：啊。（押薛丁山出門）

竇一虎：哎妹子，你怎麼不讓我說話呀？

竇仙童：你呀，眞是個冒失鬼！這提親的事我沒忘了，我這兒正跟他說哪，他一死兒不答應，這麼一會你回來啦，當着人家面就問我，人家能願意嗎？

竇一虎：依你怎麼樣呢？

竇仙童：你先在後寨躲躲，我慢慢給你說呀。

竇一虎：那不成，非當着我面跟他說，我才放心呢。

竇仙童：這個……也好罷。你聽着：來呀，將丁山押過來！

衆嘍兵：啊。（押薛丁山進門）

竇仙童：我說公子，這不是我哥哥也回來了嗎，方才所說的事情，你倒是願意不願意呀？

薛丁山：住了！俺乃堂堂元帥，豈肯與你們山寇結親！

竇一虎：嘟，好不識抬舉！——來呀，推出斬了！

竇仙童：（急忙攔住）把他囚在後山。

衆嘍兵：啊。

〔四嘍兵押薛丁山下〕

〔報子上〕

報　子：啓大王：唐營魯國公程咬金要面見姑娘，說是作大媒來了。

竇仙童：知道了。

〔報子下〕

竇一虎：好！待我迎接大媒去。

竇仙童：慢着慢着，你眞是個冒失鬼！他旣要面見我，你一見他，這親事人家是一個女家，就不好說話了。

竇一虎：依你便怎麼樣呢？

竇仙童：還得依我那個主意，你在後寨躲躲，等我給你辦個十樣齊、八樣整，你靜等作新郞好不好？

竇一虎：妹妹，那麼你多費心了！

竇仙童：交給我啦，你去罷。

竇一虎：是啦。哈哈哈……（下）

竇仙童：來呀，吩咐大開寨門，有請程老千歲。

衆女兵：有請程老千歲。

〔“吹打”，程咬金上〕

程咬金：啊小姐。

竇仙童：老千歲請。

程咬金：請。

竇仙童：請坐。

程咬金：有座，有座。

竇仙童：老千歲駕臨，未能遠迎，望乞恕罪！

程咬金：豈敢豈敢！老程來得冒昧，小姐海涵！

竇仙童：請問老千歲，來敝山要面見我，有何見教呢？

程咬金：小姐，教嘍囉們退下，我有幾句話說。

竇仙童：是，嘍囉們退下。

衆女兵：啊。（下）

竇仙童：老千歲有話請講。

程咬金：老程到此非爲別事，是特來與姑娘作媒來啦。

就是平遼王的世子丁山——被姑娘擒來的那個人，與姑娘年紀也彷彿，可稱得起是一對玉人哪，休要錯過這段姻緣。姑娘意下如何呢？

竇仙童：這個……

程咬金：姑娘不要害羞，此乃是終身大事，老程說的可都是老實話，姑娘你就答應了罷。

竇仙童：多蒙老千歲光降作媒，只是，這婚姻大事，我父母雖已去世，還有我兄長哪，千歲可以問問我兄長，隨他作主就是了。

程咬金：哎呀姑娘，方才你擒住薛公子的時候，曾對金蓮姑娘說：敎老程與你們兩家作主。她回去一說這檔子事，我就明白了。怎麼我親身來作大媒，姑娘你倒"做工"起來啦？

竇仙童：有道是無父從兄；不能不請兄長作主，老千歲休得見罪。

程咬金：（旁白）這丫頭片子跟我使這個"假克禮"呀，我老家雀能讓你小家雀給賺了！——姑娘旣然要請令兄作主，就趕快請令兄前來，待老程與他面談就是了。（喊）嘍囉們，請你家寨主爺……

竇仙童：（急忙攔住）這個老千歲，是這麼回事……我實在有件爲難的事情，求您給想個主意，並非往我哥哥身上推。

程咬金：甚麼事？小姐你說罷。

竇仙童：只因我哥哥在陣上看見薛姑娘了，他敎我給他說親，如今我要允許公子的親事，倒沒給他辦好，他能答應我嗎？只要您有主意敎我哥哥願意，我的事但憑您老人家作主，還回糧草，同我哥哥降唐就是了。

程咬金：哈哈哈……不要緊，全有我了。

竇仙童：那麼，我哥哥的親事哪？

程咬金：也交給我啦，趕快把元帥放出來罷。

竇仙童：遵命。——衆嘍囉！

〔四女兵上〕

竇仙童：將薛元帥放出來！

〔薛丁山上〕

薛丁山：（唱西皮搖板）

被囚放轉神不定——

千歲在此爲何情？

啊程公公，緣何在此？

程咬金：老程是特來與你跟仙童姑娘作媒來啦。

薛丁山：蒙公公美意，奈今國難未安，君父遭困，如何私自成親，落得不忠不孝？

程咬金：此事乃是太夫人託我來的；老元帥面前有我擔待，絕沒有錯兒。再一說，仙童姑娘已經都答應了。像仙童姑娘這樣的人才，你還有甚麼不樂意的嗎？

薛丁山：如此多謝公公。

程咬金：我說姑娘，你敎他們把羅先鋒放出來罷。

竇仙童：把羅先鋒放出來！

〔羅通上〕

羅　通：啊！元帥因何在此？——參見元帥，程伯父。

程咬金：羅先行，你趕快回營對太夫人去說，公子的親事已然說妥了，竇氏兄妹也降唐了；請太夫人、小姐上山相會。

羅　通：有何爲證？

程咬金：元帥，你快寫封親筆書信，敎太夫人好放心。

薛丁山：遵命。——文房四寶伺候。（"三槍"牌子，寫信）將軍速速前去。

羅　通：遵命。（下）

程咬金：我說小姐，先對衆嘍囉們說明降唐之事，有願同

去鎖陽者隨去，不願者聽其自便。

竇仙童：老千歲，那一件事情可全仗你老人家了。

程咬金：小姐放心，全有我了。

竇仙童：衆嘍囉們聽者：如今你姑娘同你大王均已降唐，爾等如願同去鎖陽者一同前往，不願者聽其自便。

衆　：我等均願同去。

程咬金：姑娘，少時太夫人到此，先把山寨的兵丁糧草冊子呈上，再請你令兄出來，老程自有主意安排。

竇仙童：遵命。

內　：太夫人到。

竇仙童：有請！

〔"吹打"，羅通、程千忠、尉遲青山、羅章、薛金蓮、柳迎春上〕

柳迎春：羅通來送信。

薛金蓮：母女入山林。

程咬金：太夫人！

薛丁山：啊母親！

程咬金：恭喜太夫人！老程奉命把元帥的親事說妥了，竇氏兄妹已然降唐了。——小姐，過來先見過你婆婆。

竇仙童：這個……

程咬金：哎喲，我也老糊塗了！姑娘與薛公子尚未完婚，先以伯母稱呼就是了。

竇仙童：是。——伯母請上，姪女拜見。

柳迎春：小姐免禮。

竇仙童：多謝伯母。現有山寨兵丁糧草花名冊呈上。

柳迎春：（向丁山）我兒收下。過來拜謝程公公大媒。

薛丁山：遵命。——多謝程公公。

程咬金：哎呀不敢當，不敢當。——來來來，你們姐兩個也見見哪。

竇仙童：賢妹，山下多有冒犯，望乞妹妹恕罪。

薛金蓮：哪兒的話哪，從此就是一家人了，您別跟我鬧這個虛禮呀，我的嫂子！

程咬金：大家有話坐下說。

薛丁山：啊程公公，他兄妹旣已降唐，爲何不見竇一虎來見？

程咬金：此中有一段情由，太夫人、姑娘全都明白，是老程同竇小姐變的一個戲法。元帥附耳上來。

薛丁山：哦哦哦，知道了。

薛金蓮：我說程公公，您變戲法只管變，要是胡變亂變，那我可不答應您哪！

程咬金：噯，沒你甚麼事。——竇小姐，請你兄長出來罷。

竇仙童：來呀，有請大王爺。

衆女兵：有請大王爺。

竇一虎：（內）啊嘿！

〔竇一虎上〕

竇一虎：打扮亮堂堂，準備作新郎。喝，他們全來了——妹妹，親事說妥了沒有？

竇仙童：說妥了。快來先見過程千歲。——程千歲，我哥哥來了。

程咬金：竇將軍！

竇一虎：程千歲，俺這裏多謝大媒了！

程咬金：好說好說，不敢當不敢當！隨我見過太夫人同元帥。

竇一虎：是啦。——啊岳母在上，待小婿大禮參拜。

薛金蓮：啊？

柳迎春：這是怎樣講話呀？

薛丁山：嘟！竇一虎！旣將你妹許配與我，連個禮法稱呼全都不曉！——羅先鋒將他綁了！

羅　通：得令！（綁竇一虎）

竇一虎：哎呀，豈有此理，怎麼綁起姑爺來了！？

薛金蓮：這小子還敢胡說，我非揍你不可！

竇一虎：哎喲喝……

竇仙童：（對薛金蓮）妹妹，別生氣。

程咬金：哎哎哎，別搗亂，別搗亂，待老程去問問他去。——我說竇將軍，你怎麼胡說起來啦？

竇一虎：我怎麼胡說啦？

程咬金：你怎麼不胡說？你是舅老爺，怎麼管太夫人叫起岳母來了？

竇一虎：我怎麼會是舅老爺啦？

程咬金：你妹妹是我作媒，許配了薛元帥，如今已把山寨糧草兵丁冊子都呈與元帥了，你妹妹是薛元帥的夫人了，你不是舅老爺了嗎？

竇一虎：哎，這個碴兒不對呀！是我在陣上看見了薛小姐，託我妹子給我提親；如今她自已反倒配與薛丁山爲妻啦。——哈哈，好妹子，你怎麼寃起哥哥來啦？

竇仙童：哥哥……

程咬金：你先別生氣，聽我說！你妹妹許配了薛元帥也是一件好事。

竇一虎：怎麼哪？

程咬金：你想想：如今你們作了親，一同去到鎖陽解圍，你再立點功勞，何愁金蓮姑娘不許配你哪？這個大媒，還是在我老程的身上。你還不放心嗎？

竇一虎：怎麼着，都有您哪？

程咬金：全有我哪！我這麼大歲數還能寃你？你先當幾天舅老爺。——來，鬆綁鬆綁。——同我見太夫人、元帥賠禮去。

竇一虎：老伯母在上，小姪言語冒犯，望乞恕罪。

柳迎春：賢姪免禮。

竇一虎：多謝伯母。

程咬金：來來來，見過你妹丈。

竇一虎：啊妹丈，不要見罪於俺，這廂賠禮了。

薛丁山：哎呀舅兄，這就不敢。

竇一虎：喝，我這個大舅子算當磁實啦！

柳迎春：此番鎖陽解圍，還要藉重你兄妹之力。

竇仙童：爲國効力，理所當然。

竇一虎：後寨擺筵，大家同飲。明日起兵同去鎖陽便了。

程咬金：請啊！

竇一虎：請哪！哈哈哈……

〔“尾聲”，同下〕

——劇　終——

九　江　口

前　記

“九江口”又名“忠義臣”，亦名“火燒陳友諒”。係元末故事。

劇情大致是：元末羣雄角逐，北漢王陳友諒和吳王張士誠結爲婚好，準備夾擊在金陵的朱元璋。不料反被朱元璋將計就計派其大將華雲龍假扮張士誠的兒子張仁前來詐親。北漢元帥張定邊看出是假，苦諫不聽，反被陳友諒將元帥

一職罷去。最後陳友諒在黎山大敗，幸賴張定邊假扮漁翁，在九江口駕舟接應，才把陳友諒救走。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李洪春與本院編輯處景孤血、何異旭共同整理的。劇情無變動，只把劇中陳友諒念的那些較爲庸俗的台詞删去，並就華雲龍對張定邊的辯論加以充實。

第一場

〔四小太監引陳友諒上〕

陳友諒：（念引）駕坐武昌，統人馬，自立爲王。

（念詩）憶惜當年武科場，我與士誠論剛強；

脫脫定下絕後計，天下英雄各一方。

孤，陳友諒。前者在武科場，我與張士誠結爲秦晉之好，將小女許配他子張仁爲妻。是我二人分手之後，孤居北漢，他佔姑蘇。今因女大當嫁，不免將張定邊宣上殿來，與他商議，命胡蘭去往姑蘇，頒請大殿下張仁前來，一來完成花燭，二來也好兩家聯合，共滅朱元璋。——內侍，宣張定邊上殿。

小太監：大王有旨，宣張定邊上殿。

張定邊：（內）領旨。

（上念）盡忠佐賢能專任，一腔正氣貫長虹。——臣，張定邊見駕，主公千歲！

陳友諒：平身。

張定邊：千千歲！

陳友諒：賜座。

張定邊：謝座。

陳友諒：只因孤與張士誠結爲秦晉，我有意命胡蘭去往姑蘇，頒請大殿下前來，一來完成花燭之喜，二來也好兩家聯合，共滅朱元璋。爲此與元帥商議。

張定邊：臣啓主公：想那胡蘭，與金陵軍師劉伯溫，同鄉共里，猶恐此去誤却國家大事，望我主龍意聖裁。

陳友諒：我看胡蘭，忠心耿耿，元帥不必多疑。——內侍，宣胡蘭上殿。

小太監：大王有旨，胡蘭上殿哪。

胡　蘭：（內）領旨。

（上念）朝靴擦地響，上殿見君王。——臣，胡蘭見駕，大王千歲！

陳友諒：平身。

胡　蘭：千千歲！——大元帥！

張定邊：胡將軍請坐。

胡　蘭：謝座。——宣臣上殿，有何國事議論？

陳友諒：命你去往姑蘇，頒請大殿下張仁前來，與公主完成花燭之喜。

胡　蘭：領旨。

陳友諒：退班。

〔四太監、陳友諒下〕

張定邊：胡將軍請轉！

胡　蘭：大元帥有何吩咐？

張定邊：胡將軍，此番去往姑蘇，頒請殿下，定從金陵經過，那劉伯溫與將軍同鄉共里，此人詭計多端，須要留心一二。

胡　蘭：元帥說哪裏話來，末將食王爵祿，當報君恩，焉能作出叛逆之事。

張定邊：這個……老夫失言了！

胡　蘭：大元帥當講。

張定邊：老夫失言了哇，哈哈哈！（笑）

〔胡蘭下；張定邊稍作思索，下〕

第二場

〔胡蘭上〕

胡　蘭：（唱西皮搖板）

元帥說話令人恨，

藐視胡蘭非忠臣。

某，胡蘭。奉了主公之命，去往姑蘇，須請大殿下張仁，不想張定邊疑心於我；俺此去請來殿下張仁，方教那張定邊知俺胡蘭扶主眞心也。

（唱西皮搖板）

心忙似箭往前進，

連夜邁奔姑蘇城。（下）

第 三 場

〔四軍士、張仁、張士誠上〕

張士誠：（唱西皮搖板）

當年反了武科場，

各路英雄霸一方；

姑蘇一帶歸孤掌，

何日一統錦家邦。

〔胡蘭上〕

胡　蘭：（唱搖板）

奉主之命把殿下請，

哪怕勞苦與風塵。

待俺叩環。

軍士甲：什麼人？

胡　蘭：煩勞通禀，胡蘭求見。

軍士甲：啓禀主公，胡蘭求見。

張士誠：宣他進見。

軍士甲：隨我進來。

胡　蘭：與姑蘇王叩頭。

張士誠：不敢，胡將軍請坐。

胡　蘭：謝座。

張士誠：胡將軍到此何事？

胡　蘭：奉我主之命，須請殿下，同往武昌，與公主完成花燭之喜。

張士誠：你與殿下去往武昌，用多少人馬？

胡　蘭：此去從金陵經過，若帶人馬，豈不打草驚蛇；爲臣保駕悄悄而過，定然無事。

張士誠：就依將軍。（轉對張仁）兒啊！此番去往武昌，多多拜上北漢王，就說爲父有要事在身，每日訓練人馬，不能親自送你前去，請他原諒。從今以後，我兩家還要密結盟好，約日合兵，攻打金陵。事不宜遲，你與胡將軍速速起程，邁奔武昌招親去罷。

張　仁：遵命。

〔四軍士、張士誠下〕

〔胡蘭與張仁帶馬，胡蘭亦上馬〕

張　仁：（唱西皮搖板）

有勞將軍隨鞭鐙；

二馬相併似飛騰。

〔張仁、胡蘭下〕

第 四 場

〔四軍士、劉伯溫、朱元璋上〕

朱元璋：（唱西皮搖板）

弟兄結義郭家村，

闖蕩厮殺費精神；

文仗着劉伯溫巧計來定，

武仗着徐元帥調遣三軍。

〔報子上〕

報　子：啓禀主公，今有鄱陽胡蘭，保定姑蘇殿下張仁從此經過。

朱元璋：再探！

報　子：得令。（下）
朱元璋：啊先生，胡蘭與張仁從此經過，不知爲了何事？
劉伯溫：陳張兩家在武科場結爲秦晋之好，想是爲了此事從此經過。
朱元璋：難道就放他過境不成？
劉伯溫：焉有此理。——來！傳常遇春、胡大海進帳。
兵士甲：常遇春、胡大海進帳。
常遇春
胡大海：（內）來也。
〔常遇春、胡大海上〕
常遇春
胡大海：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參見主公，先生。有何差遣？
朱元璋：先生有差。
劉伯溫：命你二人帶兵三千，將胡蘭、張仁生擒入帳，不得違誤！
常遇春
胡大海：得令。
〔常遇春、胡大海下〕
朱元璋：先生，他二人此去可能成功？
劉伯溫：主公請放寬心，此乃我軍進攻武昌之良機。
朱元璋：怎見得？
劉伯溫：主公啊。
（唱西皮搖板）
此事爲臣早料定，
士誠友諒必合兵；
暗中取事把兵進，
武昌片甲也難存。
〔衆同下〕

第　五　場

〔胡蘭、張仁上〕
張　仁：（唱西皮散板）
無心觀看路旁景。
〔四兵卒、常遇春、胡大海過場下〕
胡　蘭：（接唱）耳邊聽得馬蹄聲。
殿下休驚往前進。（"掃頭"）
〔四兵卒、常遇春、胡大海迎上〕
張　仁：何處人馬攔住去路？
常遇春：天兵到此，還不下馬歸順！
胡　蘭：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起打，常遇春、胡大海詐敗下；胡蘭、張仁隨後下〕
〔常遇春、胡大海、四兵卒再上〕
常遇春：絆馬索伺候！
〔四兵卒設絆馬索，胡蘭、張仁上，絆倒被擒。常遇春、胡大海、四兵卒押解同下〕

第　六　場

〔四軍士、劉伯溫、朱元璋上〕
朱元璋：連年苦爭戰，看來創業難。
〔常遇春、胡大海上〕
常遇春
胡大海：（同）胡蘭、張仁被擒。
劉伯溫：綁進帳來！
〔常遇春、胡大海下；四兵卒押胡蘭、張仁上〕
張　仁：（唱西皮散板）
邁步且把寶帳進。
胡　蘭：（接唱）看他把我怎樣行！
朱元璋：嘟！大膽姑蘇張仁，竟敢闖我金陵而過。——來，推出斬了！
胡　蘭：（大驚）啊！
〔二兵卒推張仁下，二兵卒再上〕
二兵卒：斬首已畢。
朱元璋：傳令下去，不可聲張！
衆　　：啊。
〔朱元璋示意劉伯溫，勸胡蘭降〕

劉伯溫：啊胡將軍！你乃青田縣人氏，山人也是青田縣人氏，我二人同鄉共里。你今被擒，山人不忍看你遭此殺戮。依我相勸，莫若歸順我主，棄暗投明。你若執意不降，我主定然將你斬首，死之無益。況張仁已死，你縱然回去，也難以交令。想大丈夫識時務者，方爲俊傑。將軍！你要再思呀再想！

胡　蘭：（自語）這……是呀！張仁已死，我縱然回去，怎樣交令？哎呀這這這……（略思，向劉伯溫）劉先生，要俺歸順，除非你主親自下位，與俺鬆綁。

朱元璋：（下位）胡將軍，孤下位來了！

〔與胡蘭卸下手銬〕

胡　蘭：謝主公不斬之恩！

朱元璋：將軍少禮請坐。

〔同坐〕

劉伯溫：胡將軍，你與姑蘇殿下張仁，意欲何往？

胡　蘭：奉北漢王之命，領請姑蘇殿下張仁，去往武昌，與他女兒完成花燭之喜。

劉伯溫：山人有意，派我營將士，假扮姑蘇殿下模樣，與將軍去往武昌詐親，暗中取事，殺敗陳友諒，豈不是將軍進身之功？

胡　蘭：這個……末將情願效勞。

劉伯溫：傳華雲龍進帳！

軍士甲：傳華雲龍進帳！

華雲龍：（內）來也。

（上念）單槍扶保創業主，能言善辯續機謀。——參見主公，先生。

劉伯溫：見過胡將軍。

華雲龍：胡將軍！

胡　蘭：華將軍！

朱元璋：請坐。

華雲龍：（坐）傳臣進帳，有何軍情議論？

劉伯溫：命你扮作姑蘇殿下張仁模樣，去往武昌詐親。將軍附耳上來！（耳語）下面改扮，與胡將軍細談一番。

華雲龍：得令。正是：要爲天下奇男子，須立人間未有功。

〔胡蘭、華雲龍同下〕

劉伯溫：傳李仁、張義進帳！

軍士甲：李仁、張義進帳！

李　仁
張　義：（內）來也。

（上念）英雄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參見主公，軍師。有何將令？

劉伯溫：華雲龍武昌詐親，命你二人扮作隨從模樣，下面改扮。

李　仁
張　義：得令。（下）

劉伯溫：昨日探馬報道，陳友傑四路催糧。臣看我營湯和與姑蘇王張士誠像貌相似，正好修書一封，命他假冒姑蘇國王旗號，去往武昌要道，等候陳友傑，將此書信拜託陳友諒，照看張仁，大功必成。

朱元璋：先生高見。

劉伯溫：濬墨伺候！①

（唱西皮原板）

手提羊毫忙寫定：

拜上親翁得知情，

小兒年幼你照應，

即日合兵破金陵。

一封書信忙修竣，

安排巧計要施行。

華雲龍：（內唱西皮倒板）

軍衣庫內換衣巾。

---

① 原本爲朱元璋修書，似不如劉伯溫寫來更爲合理，故改。

〔華雲龍、胡蘭同上，李仁、張義隨上〕

華雲龍：（接唱快板）

詐降友諒去招親。
抖擻精神大營進，
辭別主公要登程。

劉伯溫：將軍！

（唱搖板）

將軍此去多謹愼，
倘被識破你的命難存！

華雲龍：（唱搖板）

先生不必細叮嚀，
雲龍豈是等閒人；
千斤重擔我擔任，
哪怕此去功不成。

〔華雲龍、胡蘭、李仁、張義同下〕

劉伯溫：傳湯和進帳！①

軍士甲：湯和進帳！

湯　和：（內）來也。

（上念）知己知彼爲將士，能強能弱建奇功。——參見主公，先生。有何差遣？

劉伯溫：這有書信一封，附耳上來！

〔與湯和耳語〕

湯　和：得令。（下）

〔四軍士、朱元璋、劉伯溫同下〕

第　七　場

〔"小泣顏回"牌子，四車夫、陳友傑上〕

陳友傑：某，陳友傑。奉兄王之命，四路催糧；糧草催齊，回營交令。——軍士們，趲行者！

〔陳友傑等"圓場"；四軍士舉"姑蘇國王"大纛，引湯和上〕

陳友傑：（一望，下馬）啊！那旁來的敢是親翁？

湯　和：正是，久違了。親翁來得甚好，我這裏有書信一封，拜上你兄王，多多照看大殿下；恕我不到鄱陽去了。

陳友傑：（接信）當得效勞。告辭了。

〔陳友傑上馬，率四車夫下〕

湯　和：呸！無目的東西！拿我眞當作姑蘇國王了。大功已成，——軍士們！回營交令。

〔四軍士、湯和同下〕

第　八　場

〔四小太監、陳友諒上〕

陳友諒：（唱西皮搖板）

憶昔反出武科場，②

（接唱流水）

弟兄起義在漢陽；
徐壽輝中毒把命喪，
孤家自立北漢王。
將身且坐（轉搖板）虎皮帳——
胡蘭回來問端詳。

〔胡蘭上〕

胡　蘭：大殿下請到。

陳友諒：有請！

胡　蘭：有請！

〔"吹打"，華雲龍上〕

---

① 原本假扮張士誠者爲丁德興，因丁德興爲丑角扮演，與張士誠之用鬚生扮演者不合，故改。（湯和在"明英烈"各劇中一貫爲鬚生扮演。）

② 此段原詞爲："憶昔當年赴科場，天字號內作文章；藥酒毒死徐壽輝，得稱一字北漢王……"因無論在歷史或小說"英烈傳"上，陳友諒俱未赴過文科場，（曾赴武科場）且與第一場之定場詩自相矛盾，故予修改。

華雲龍：岳父大人請上，小婿張仁大禮參拜。

陳友諒：得啦得啦！不必拜啦！遠路風塵，請起請起。請坐！

華雲龍：謝座。（坐下）

陳友諒：來，請大元帥上殿。

胡　蘭：大元帥上殿。

張定邊：（內）領旨。

〔“吹打”，張定邊笑上，突見華雲龍，起疑〕

張定邊：參見主公。

陳友諒：罷啦罷啦！大殿下來啦，給你們老爺倆見見。——這是大元帥張定邊；這就是姑蘇殿下張仁。

華雲龍：大元帥！

張定邊：大殿下！

華雲龍：請坐。

張定邊：宣臣上殿，有何議論？

陳友諒：沒別的事兒，我們姑老爺來啦，給他接風，請你陪宴，喝杯水酒。

張定邊：臣，謝宴。

陳友諒：酒宴擺下。——賢婿請！

張定邊：大殿下請！

華雲龍：大元帥請！

〔同飲酒。“傀儡令”牌子，分發〕

張定邊：請問大殿下：老王爺安泰？

華雲龍：我父王安泰。問候元帥金安！

陳友諒：大元帥，你聽見了沒有？我們親家還問你的好兒哪！

張定邊：老臣有何德能，敢勞姑蘇國王問候。

陳友諒：嘆！你是我國的大元帥，要不問你的好兒，我還挑他的眼哪！

張定邊：折煞老臣了。

〔同飲酒。“傀儡令”牌子〕

張定邊：請問殿下：金陵朱元璋如此強暴，姑蘇老王有甚麼安置無有？①

華雲龍：我父王每日親自操練人馬，待等八月十五，二兵合一，在黎山聚齊，攻打金陵，哪怕那朱元璋不滅！

陳友諒：大元帥，你聽明白了沒有？我們親家每日親自操練人馬，八月十五，我們二兵合一，攻打金陵，哪怕朱元璋不滅呀！

張定邊：着哇！請！

〔同飲酒。“傀儡令”牌子〕

張定邊：請問殿下：姑蘇老王駕前，有殿下幾人？

華雲龍：就是小王一人。

張定邊：嘆！不對了！想姑蘇老王駕前，有五位殿下，佔的是仁、義、禮、智、信。殿下言道，就是你一人，豈不是不對了？

華雲龍：這……大元帥！想我弟兄雖有五人，大元帥問的還有“駕前”二字；我四個兄弟，俱不在姑蘇，我父王“駕前”，豈不是只有小王一人？②

陳友諒：得啦得啦！我們結親的時候，說的就是哥兒一個，要是哥兒五個，妯娌們多，還怕我姑娘受氣哪。你少管閑事罷！

張定邊：是是是是！

陳友諒：喝酒罷！喝酒罷！

---

① 全劇有“紅巾”或“紅巾賊寇”者十六處，俱已改爲“金陵”、“朱元璋”或“金陵敵將”字樣。因陳友諒亦爲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從先且曾隸屬紅巾部下，由陳友諒或張定邊口中詬罵“紅巾”爲賊寇，均有不合。

② 此段原本是華雲龍被張定邊盤問的無詞可答，只說“這個”，這和“巧嘴華雲龍”的諢號，是名實不符的。而且把華雲龍寫得毫無機智，相對地也削弱了劉伯温的知人善任。一方，更把陳友諒寫的太愚蠢了。故作適當修改。

〔同飲酒。"僥僥令"牌子〕

張定邊：請問殿下：從姑蘇前來，帶領多少人馬？

華雲龍：我與胡蘭二人，隨從二名。

張定邊：噯！越發的不對了！殿下言道：君臣二人，隨從二名，從金陵經過。想那劉伯溫，詭計多端，你縱有千軍萬馬，也是難以得過！

華雲龍：我們爲怕打草驚蛇，乃是打從小道，悄悄而行。①

陳友諒：大元帥！你又聽見沒有？他們怕的是打草驚蛇，故爾沒敢多帶人。你說那劉伯溫詭計多端，可也不想想："老虎還有個打盹兒的時候兒"哪！

張定邊：哦呵是是！老臣多言了！

陳友諒：喝酒罷！

〔同飲酒。"僥僥令"牌子〕

張定邊：請問殿下：一路之上，行了多少日期？

華雲龍：這個！

〔胡蘭示一手指〕

華雲龍：個月有餘。

張定邊：噯！越說越不對了！

胡　蘭：大元帥，一路之上，又被風雨阻隔。

張定邊：啊！席前何人答話？

胡　蘭：末將胡蘭。

張定邊：胡蘭，老夫素日行事，他人不知，難道你也不曉？

胡　蘭：末將一一盡知。

張定邊：哼！你知道就好！

〔"風入松"牌子，張定邊神情激動〕

陳友諒：啊！我請你這兒陪宴喝酒來啦，你怎麼撒起酒瘋兒來啦？你給我下殿去罷！

張定邊：臣，領旨。（欲行）

陳友諒：走，走，走！

張定邊：唉！

〔張定邊以手招胡蘭，拉下〕

華雲龍：哎呀岳父！小婿至此，大元帥數次盤問於我；此親我不招了！

陳友諒：你別着急，他上了歲數兒啦，喝了酒，就撒酒瘋兒。甭跟他一般見識！你跟我到後邊兒見見你岳母去罷。

〔陳友諒拉華雲龍下〕

第九場

〔張定邊上〕

張定邊：且住！我看來者並非姑蘇殿下張仁，好似金陵敵將巧嘴華雲龍。定是胡蘭歸順朱元璋，保定華雲龍前來詐親。我不免將胡蘭抓上堂來，拷問眞情。——嚀！牢子手！

〔八牢子手兩邊上〕

張定邊：升堂！（"吹打"！上半高台）將胡蘭抓上堂來！

〔四牢子手押胡蘭上〕

胡　蘭：忽聽喚胡蘭，自有巧言辯。

張定邊：嘟！膽大胡蘭！竟敢歸順朱元璋，保定巧嘴華雲龍前來詐親，如今已被老夫識破，你講了眞情實話，免得皮肉受苦。講！

胡　蘭：大元帥！我保的是姑蘇殿下張仁，不曉得甚麼巧嘴華雲龍！

張定邊：胡蘭！你說此話，慢說是朦哄老夫，就是那三歲頑童，你也矇哄不了！

（唱西皮散板）

胡蘭作事不思量，

---

① 此段原詞，華雲龍仍是說"這個"。陳友諒的原詞是："大元帥！你要知道：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在精而哪在多。那妖道劉伯溫，知道我們姑老爺勇不可當，他就不敢攔他。"寫陳友諒不但愚蠢，而且不近情理，故改。

不該背主把敵降。

好言相勸你不講，

嘚！牢子手！

(接唱)四十軍棍打強梁！

〔衆打胡蘭〕

張定邊：胡蘭，有招無招？

胡　蘭：句句實言，無有甚麽招的！

張定邊：牢子手！將胡蘭暫且帶回監中。

〔牢子手押胡蘭下〕

張定邊：劉基呀！劉伯溫！有俺張定邊在此，任你縱有千奇百詭，也是難討公道！

(唱西皮搖板)

越思越想心頭惱！(下高台)

(接唱流水)

我主爺中了計籠牢，

華雲龍生來得容貌好，

假扮那姑蘇太子張仁把親招；

老夫識破盤問倒，

千言萬語他枉費辛勞。

我主爺昏迷了，

寵愛假婿爲哪條？

人來與爺後堂到！

〔牢子手下〕

張定邊：(接唱散板)

掃平金陵氣方消。(沉思，下)

第 十 場

〔四小太監、陳友諒上〕

陳友諒：頒請殿下到，孤王喜眉梢。

〔華雲龍上〕

華雲龍：岳父，大元帥將胡蘭抓入府去百般拷打，囚入監中，是何道理？

陳友諒：你別着急！宣大元帥上殿，我問問他。——來呀！宣大元帥上殿。

小太監：大元帥上殿。

張定邊：(內)領旨。

(上念)忠心拚性命，打動懞懂君。——主公。

陳友諒：平身。我問問你：爲甚麽你把胡蘭百般拷打，囚入監中，是怎麽回事情呀？

張定邊：只因胡蘭歸順了金……

華雲龍：啊，岳父……

陳友諒：(向張定邊)得啦！甚麽金的銀的！你這簡直是瞧我跟姑蘇王和好，你心裏不高興，不願意我成功嗎！快去把胡蘭給我放出來！下殿去罷！

張定邊：臣，領旨。——天哪！天！想俺張定邊，爲主江山，東擋西殺，南征北剿；晝夜殺砍，馬不停蹄；渴飲刀頭血，倦來在馬上眠；樁樁受辛苦，件件費熬煎；眞有十大汗馬功勞。怎麽主公倒說我不願他成功！今日只得對天一表！

陳友諒：得啦！你的功勞都寫在功勞簿上了，你在這兒表甚麽功哪！

張定邊：嗳——呀！不納忠言反逆耳，損兵折將後悔遲！

陳友諒：向例作事不後悔！

張定邊：到時你就明白了！

陳友諒：我糊塗點兒罷。——賢婿甭理他，跟我逛花園兒去。

(唱西皮散板)

手拉賢婿花園進。

〔四小太監下，陳友諒拉華雲龍同下〕

〔張定邊兩望，冷笑〕

張定邊：(接唱快板)

背轉身來罵伯溫:
有朝落在老夫手,
剝皮剜眼抽爾筋!(下)

第十一場

〔四朝官上〕

朝官甲: 諸位大人請了!

衆　: 今日公主完成花燭,我等前去賀喜。請!

衆　: 請!

〔張定邊上〕

張定邊: (唱西皮散板)

可恨劉基行奸狡,
竟敢前來擾我朝。
撩袍端帶上御道,
再與列公說根苗。

列位大人衣冠齊楚,意欲何往?

朝官甲: 公主完成花燭,我等前去賀喜。

張定邊: 住了!想來者並非姑蘇殿下,乃是金陵敵將華雲龍前來詐親,被老夫識破;容我辨明眞假,再去賀喜不遲。

朝官甲: 我們一定前去!

張定邊: 去不得!

〔四朝官下〕

張定邊: 且住!看這般文武,還在夢中,我不免趕到喜堂,一定要辨明眞假!(下)

第十二場

〔四小太監、陳友諒上〕

陳友諒: (唱西皮散板)

鋪紅掛彩多熱鬧。("掃頭")

〔四朝官上〕

四朝官: 主公請上,我等賀喜。

〔"吹打",四朝官向陳友諒叩拜〕

朝官甲: 伏以: 玉樹風前誇並蒂,繡幃月下看雙飛;
連理枝頭騰鳳羽,合歡筵上對鸞杯。——
動樂攙新人!

〔"吹打",華雲龍、公主上;張定邊急上〕

張定邊: 你們拜不了!你們拜不了!

華雲龍: 張定邊!攪鬧花堂,是何道理?

張定邊: 今日有俺張定邊在此,你們就拜不了!

陳友諒
華雲龍: 拜得了!

張定邊: 拜不了!

四朝官: 拜得了!

華雲龍: 張定邊!難道說這門親事,讓與你張家不成!

張定邊: 這個!

陳友諒: 你找着人家說你嗎!

張定邊: 主公!此人並非殿下張仁,乃金陵敵將巧嘴華雲龍。爲臣將他帶回府去,辨明眞假,再拜花堂不遲。

陳友諒: 去不得!

張定邊: 去得的!

〔張定邊拉華雲龍下〕

〔陳友傑上〕

陳友傑: 兄王,糧草催齊,兄王查點。

陳友諒: 不必查點了。

陳友傑: 中途路上,親翁帶來書信一封,問候兄王,多多照看大殿下。(看)啊!大殿下哪裏去了?

陳友諒: 可了不得啦!大殿下被張定邊給搶走啦,你快快把他給救回來罷!

陳友傑: 遵命。(下)

陳友諒: 唉,張定邊,簡直鬧翻了天啦!

〔陳友諒、四小太監、四朝官分下〕

第 十 三 場

〔張定邊拉華雲龍急上〕

張定邊：升堂！

〔牢子手兩邊上，張定邊上高台〕

張定邊：嘟！大膽華雲龍，竟敢前來詐親，老夫早已識破；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講！

華雲龍：俺乃姑蘇殿下張仁，不曉得甚麼巧嘴華雲龍！

張定邊：還敢強辯！——來呀！打磕膝！

〔牢子手打華雲龍；陳友傑上，救華雲龍下〕

牢子手：華雲龍被大將軍救去！

〔張定邊揮手，衆牢子手下〕

〔張定邊下高台，心情焦灼，下〕

第 十 四 場

〔四小太監、陳友諒上〕

陳友諒：（念）定邊生來性剛強，怕要得罪姑蘇王！

〔陳友傑、華雲龍上〕

華雲龍：岳父！張定邊如此無理，欺我太甚，我要回轉姑蘇去了！

陳友諒：噯！你別生氣，先到後邊兒歇息歇息；待我撤去他的帥印，給你出出這口氣！

華雲龍：但憑岳父。（下）

〔旗牌暗上〕

陳友諒：旗牌過來！傳我旨意，將張定邊印信追回，不得有誤！

旗　牌：遵命。（下）

陳友諒：御弟聽令：整頓人馬，八月十五日與姑蘇二兵合一，黎山聚齊，攻打朱元璋！

陳友傑：得令。

〔四小太監、陳友諒、陳友傑分下〕

第 十 五 場

〔李仁、張義、華雲龍上〕

華雲龍：（唱西皮散板）

大功成就書修定，

二位將軍聽分明。

張李二位將軍，我等大功成就，這有書信一封，你二人連夜速回金陵，報與徐元帥，不得有誤！

李　仁
張　義：（同）得令。（下）

華雲龍：正是：任你縱有千般計，雲龍詐親大功成。（下）

第 十 六 場

〔常遇春、胡大海、湯和、鄧愈、郭英、沐英、康茂才、李文忠“雙起霸”上，①分唱“點絳唇”〕

衆　：俺——

常遇春：常遇春。

胡大海：胡大海。

湯　和：湯和。

鄧　愈：鄧愈。

郭　英：郭英，

沐　英：沐英。

康茂才：康茂才。

李文忠：李文忠。

常遇春：諸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常遇春：元帥升帳理事，我等兩廂伺候。

〔“吹打”，四兵卒、四馬童、徐達上〕

徐　達：（唱“點絳唇”）

---

① 此場“起霸”之人名，各有不同，富連成本爲“常遇春、李文忠、郭英、沐英、廖永忠、俞通海、胡大海、曹良臣”；李洪春本爲“常遇春、胡大海、湯和、鄧愈、郭英、沐英、康茂才、郭廣清”。今依李本，唯郭廣清實即明史之郭子興，起義在朱元璋前，此時已然死去，故改爲李文忠。

磊落英才，攻城破寨，爲元帥，疆土重開，
令出敵驚駭。

衆　：參見元帥。

徐　達：諸位將軍少禮。

衆　：啊。

徐　達：（念詩）數載留心觀戰書，一舉便升鳳凰池；
胸中志氣高千丈，蓋世英雄七尺軀。
本帥，徐達。只因華雲龍隨同胡蘭，帶了李仁、張義，前去詐親，一去幾日，未見回信；俺奉軍師將令，整頓人馬，以便對敵。——衆位將軍，伺候了！
〔李仁、張義上〕

李　仁
張　義：參見元帥。書信呈上。

徐　達：華將軍書信到來，待我拆開一觀。（"急三槍"牌子，看完書信）華賢弟大功成就。張李二位將軍聽令：速回武昌，等那陳友諒攻打黎山，設法將胡蘭救出監中，與他同回金陵，不得違誤！

李　仁
張　義：得令。（同下）

徐　達：衆將官，兵發黎山！
〔"泣顔回"牌子，衆同下〕

第十七場

〔四兵卒、陳友傑上〕

陳友傑：某，陳友傑。奉了兄王之命，整頓人馬；人馬齊備，遠遠望見兄王來也。
〔"出隊子"牌子，四軍士、四大刀手、公主、華雲龍、陳友諒同上〕

陳友傑：參見兄王。

陳友諒：人馬可齊？

陳友傑：俱已齊備。

陳友諒：起兵黎山去者！

陳友傑：起兵黎山去者！
〔"朱奴兒"牌子，衆同下〕

第十八場

〔李仁、張義上，劈開監門，救胡蘭下〕

第十九場

〔張定邊，穿孝服上〕

張定邊：（唱吹腔）
心兒內，恨賊行奸巧，
我主爺，中了牢籠計一條！
唉！事由天定，並非人力所爲。想來者分明是巧嘴華雲龍前來詐親，被我識破，在我主面前，連動數本，我主不納忠言，反將我的印信摘去。聞得我軍攻打黎山，定然損兵折將；我不免去至中途，攔住御駕，說明此事。就此走走！
（唱吹腔）
自古道臣盡忠來子應盡孝，
各爲其主動槍刀；
耳邊廂又聽得人嘶馬鬧——
呀！
（接唱）又只見旌旗飄人馬鬧鬧吵吵。
〔"風入松"牌子，陳友諒等同上〕

陳友諒：前道爲何不行？

華雲龍：有穿孝人當道。

陳友諒：人馬列開！

張定邊：參見主公。

陳友諒：誰呀？呦！大元帥！起來，起來，起來！

張定邊：謝主公。

陳友諒：大元帥，你們家誰死啦？你給誰穿孝哇？

張定邊：與主公你穿孝！

陳友諒：你瘋了罷！你給我穿甚麼孝哇？

張定邊：請問主公：統領人馬意欲何往？

陳友諒：攻打黎山哪。
張定邊：帶去多少人馬？
陳友諒：十萬人馬。
張定邊：多少戰將？
陳友諒：兩千員。
張定邊：唉！可惜呀可慘！
陳友諒：孤興兵殺敵你幹嘛可惜可慘哪？
張定邊：唉！事到其間，臣也不得不說，不得不講：想來者並非姑蘇殿下張仁，乃是金陵敵將巧嘴華雲龍，前來詐親；定是胡蘭歸順金陵。此事被老臣識破，在我主面前連動數本，我主不納忠言，反將我的帥印摘去。聞聽我主統領人馬，攻打黎山，爲此老臣頭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繫麻辮，手拄哭喪棒。主公你想：我主在世，爲臣穿孝，主公看得見；倘若龍駕賓天，老臣再來穿孝，主公你想看也看不見了！莫若聽老臣相勸，將人馬撤回鄱陽，君臣另想別計，剿滅金陵，一免衆將受那刀兵之苦，二免生靈塗炭，百姓遭殃。爲此來至中途，攔住我主的去路，以表俺張定邊的忠義二字！
陳友諒：這個！
華雲龍：呔！張定邊！正要興兵，如此多言；休走看槍！
張定邊：華雲龍啊！小奴才！我軍此番攻打黎山，十萬人馬，二千戰將，定喪在你這小奴才的毒手！我恨不得食爾之肉，喝爾之血，方消俺心頭之恨！（向陳友諒）去不得！去不得！
衆　：去得的！去得的！
〔“急急風”，衆下，張定邊拚命攔阻，被陳友傑推倒，陳友傑下〕
張定邊：且住！我軍此番前去，定然損兵折將，敗走九江口。我不免扮作漁人模樣，準備大船一隻，在九江口，迎主接駕。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啊！（下）

第二十場

〔“風入松”牌子，徐達率衆兵將同上〕
衆　：來至黎山。
徐　達：埋伏了！
〔衆埋伏，下〕

第二十一場

〔“風入松”牌子，陳友諒原人上〕
陳友諒：來在黎山，爲何不見親翁的人馬呀？——御弟聽令：命你率領本部人馬，前去掃探親翁兵紮何處？
陳友傑：得令。
〔陳友傑率衆軍士下〕
陳友諒：賢婿，殺呀！
華雲龍：殺呀。
陳友諒：你倒是殺呀！
華雲龍：殺哪一個？
陳友諒：殺金陵人馬。
華雲龍：陳友諒呀！老匹夫！俺乃華雲龍，前來殺爾的狗命。看槍！
陳友諒：（急閃躲）我這才明白啦！
〔陳友諒下，公主與華雲龍起打下〕

第二十二場

〔四兵卒引沐英急上；公主、華雲龍上；沐英打死公主，華雲龍哭〕
沐　英：還哭她哪！
〔沐英、華雲龍下〕
〔徐達等同上，陳友諒等同上，徐達、陳友傑開打下〕
〔陳友諒上，撲火；陳友傑上，救陳友諒下；徐達等追下〕

第二十三場

〔八船夫、八燈籠手、四火把手、張定邊著漁父裝上；陳友傑拉陳友諒上〕

張定邊：老臣接駕。

陳友諒：你是誰呀？

張定邊：張定邊！

陳友諒：哎喲我的大元帥！你快救救我罷！

張定邊：主公，你明白了無有？

陳友諒：我這才明白喲！

陳友傑：晚了！

張定邊：請上船去。

〔徐達等同上，大開打，陳友諒、陳友傑、張定邊上船〕

張定邊：開船哪！

〔"尾聲"，陳友諒、陳友傑、張定邊先下，徐達等人後下〕

——劇　終——

四　進　士

前　記

"四進士"是描寫一個具有正義感、不畏權勢的老人宋士杰，與貪贓枉法的官吏鬥爭，終於獲得勝利的故事。

明代嘉靖年間，新科進士毛朋、田倫、顧讀、劉題出京爲官，四人共盟誓願：赴任之後不准違法瀆職，以免爲權相嚴嵩挾嫌排擠。

河南上蔡縣居民姚廷梅，被他的嫂子田氏（田倫之姊）用毒酒害死。廷梅之妻楊素貞，復被田氏串通其胞兄楊青，賣與布販楊春爲妻。在柳林中，楊素貞發覺受胞兄的欺騙，拒絕與楊春同行。正在爭吵間，適遇毛朋（河南八府巡按）喬裝私訪，問起情由，楊素貞傾吐了自己的冤屈。楊春同情楊素貞的遭遇，當場撕毀了她的賣身文契，願與素貞結爲兄妹，並伴同她去告狀申冤。假扮算命先生的毛朋在柳林中爲素貞代寫狀子，暗示他們到信陽州去越衙告狀。

宋士杰，曾在信陽道官署當過刑房書吏，退職後在信陽西門外開設小旅店。這天，他出門飲酒，遇見一羣流氓在途中欺侮楊素貞。宋士杰見狀不平，將素貞救回店中。素貞訴說苦情，宋夫妻二人收她爲義女，由宋士杰領着素貞到信陽州道署告狀。狀子遞進以後，信陽道顧讀受田倫的函託，竟顚倒黑白，袒護被告，將楊素貞收監。宋士杰受杖四十，逐出道署。

在此之前，宋士杰已得到田、顧行賄請託的確證，爲了進一步和顧讀等展開鬥爭，就向巡按毛朋處控告。因爲毛朋在私訪時候，早已了解楊素貞控案中的眞實情況，所以很公正地判決了這一件案子；並毫不徇情地依照昔日誓言，處分了違法亂紀的同年弟兄。

本劇是周信芳先生演出劇目中的代表作之一。四十餘年來，在演出中不斷經過豐富和提高，獲得廣大羣衆的熱烈愛好。這個本子是由周先生與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呂仲共同整理的。整理時並獲得華東京劇實驗劇團伍月華先生及前華東文化部戲曲改進處徐以禮同志等的協助。

原本對楊素貞、楊青、田氏等的人物性格方面刻劃得還不够鮮明；田倫的敷衍不赴任所和劉題的好酒貪杯都沒有

明白交代；顧讀的貪贓枉法也寫成完全出於被動。這些地方在整理時都分別作了一些加工、補充和修改。宋士杰的唱白也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潤色。“雙塔結盟”至“柳林寫狀”以前的一部分，因過去經常略而不演，缺少準綱、準詞，整理時曾删去了一些蕪雜不必要的場子，並將其餘保留部分作了壓縮和提鍊。

第 一 場

〔二門子引毛朋上〕

毛　朋：（念引）黃卷青燈，十載寒窗得成名。
（念詩）髮髻懸樑錐刺股，胸中經綸蓋世無；
且喜一旦春雷動，方顯男兒大丈夫。
本院毛朋。進士出身，大明爲官。可恨嚴嵩在朝專權，與吾同年弟兄作對，多蒙海老恩師保奏，我等方能簾外爲官。今蒙聖恩欽點八府巡按，也曾命人邀請同年兄弟到此一敍。——來，伺候了！

門　子：是。

內　：衆位同年到。

毛　朋：有請。

〔田倫、顧讀、劉題同上〕

田倫 顧讀 劉題：年兄。

毛　朋：年兄。

田倫 顧讀 劉題：哈哈哈！

毛　朋：請坐。

田倫 顧讀 劉題：有座。

毛　朋：衆位年兄駕到，未曾遠迎，面乞恕罪。

田倫 顧讀 劉題：豈敢。相邀我等，有何見教？

毛　朋：衆位年兄有所不知，可恨嚴嵩在朝與我等作對，多蒙海老恩師保奏，我等方能簾外爲官；那嚴嵩心中懷恨，差遣心腹人等暗中查訪，要尋拿你我的錯處，以圖傷害。因此邀請諸位年兄到此，同至雙塔寺神前盟誓以表寸心。不知列位年兄意下如何？

田倫 顧讀 劉題：我等遵命。

毛　朋：如此一同前往。列位年兄請！

田倫 顧讀 劉題：請。

〔圓場〕

門　子：來到雙塔寺。

〔衆進門〕

毛朋 田倫 顧讀 劉題：文昌帝君在上，弟子毛朋、田倫、顧讀、劉題，此番出京簾外爲官，如有人密札求情，官吏過簡，貪贓枉法，匿案准情者，準備棺木一口，仰面還鄉。神靈共鑒。（叩頭）

毛　朋：田年兄職授江西巡按，奉命歸家祭祖，可喜可賀！

田　倫：豈敢。小弟祭祖之後，方去江西赴任，各位年兄先行一步。

毛　朋：列位年兄！今日在雙塔寺盟下誓願，但願你我弟兄四人不負今日之盟。

田倫 顧讀 劉題：小弟等自然遵守此盟，焉敢違背。

毛　朋：我等分頭上任去者。

田倫 顧讀 劉題：請。

〔二門子、毛朋、田倫、顧讀、劉題同下〕

第 二 場

〔姚廷梅上〕

姚廷梅：（念引）十載寒窗，未得名揚。
（念詩）人皆苦炎暑，我愛夏日長；
荷風自南來，柳蔭生微涼。
小生姚廷梅，乃河南上蔡縣人氏。我父在日，曾作陝西糧道。母親陳氏生下我弟兄二人。兄長廷

椿，自從娶進田氏嫂嫂以後，終日在家吵鬧，只得分爲兩院居住。今日乃是兄長壽誕之期，也曾備得酒菜，命人約請兄長到此，略表手足之情，未見到來。

〔小二上〕

小　二：啓稟二爺：大爺來了。

姚廷梅：待我出迎。

〔姚廷椿上〕

姚廷椿：（念）讀書好似牛上樹，飲酒猶如水灌田。

姚廷梅：兄長來了，請進。

姚廷椿：兄弟，哥哥來啦。

姚廷梅：兄長請坐。

姚廷椿：坐下罷。兄弟，把哥哥請來，甚麼事情？

姚廷梅：今日乃是兄長壽誕之期，小弟備得酒菜，與兄長添壽。

姚廷椿：哎喲！不是兄弟提起，我倒忘懷了。把媽媽請出來，給她老人家叩頭。

姚廷梅：是。——有請母親。

〔姚母上〕

姚　母：（念）老來喜康健，兒孫繞膝前。

姚廷椿梅：拜見母親。

姚　母：罷了，坐下。兒啊！請爲娘出來，敢是爲了你兄長生日嗎？

姚廷梅：正是。

姚廷椿：媽呀，請上，待我叩個頭。

姚廷梅：待孩兒一拜。

姚　母：生受你們了。

〔姚廷椿、姚廷梅同拜〕

姚廷梅：待孩兒把盞。——看酒來。

〔小二下，捧酒壺上〕

姚廷梅：母親、兄長請！

（唱西皮原板）

畫堂配酒色色鮮，
但願老母福壽全；
弟兄本是同根生，
爲何一宅兩炊煙？

姚　母：是啊。

（接唱）廷梅兒說話有遠見，
怎奈是你嫂嫂甚是不賢。

（向姚廷椿）兒啊，想你妻子田氏，每日走東家奔西家，還成甚麼規矩！我兒回去，要用好言相勸才是。

姚廷椿：哎喲，媽呀，我這樣人怎麼敢去管她呀！

姚廷梅：兄長快請飲酒。

姚廷椿：好，看大杯來。

〔小二換大杯〕

姚廷梅：請。

姚廷椿：請。（狂飲）

（唱搖板）

你一杯來我一盞，
不覺紅日落西山。
頭昏眼花天地轉……

姚廷梅：兄長醉了。

姚　母：小二，攙扶大爺回去。

姚廷梅：送兄長。

姚廷椿：（接唱）吃了個大醉轉回還。

〔小二扶姚廷椿下〕

姚　母：正是：家門多吉慶。

姚廷梅：含笑看兒孫。

〔姚母、姚廷梅同下〕

第三場

〔田氏上〕

田　氏：(念)我本田氏女，嫁作姚門妻；
　　丈夫不成材，熱氣淘冷氣。
我，田氏。嫁夫姚廷椿。兄弟田倫，職授江西巡按。今日乃是我丈夫的生日，被二叔請去，怎麼還不見他回來。

〔小二扶姚廷椿上〕

姚廷椿：(醉)唔嚕嚕！

田　氏：當家的，回來啦？

姚廷椿：回來了。

田　氏：你兄弟請你去吃的甚麼酒菜？……你瞧，醉成這個樣子。

姚廷椿：大碗的酒，大塊的肉；我是吃飽了，喝足了。

田　氏：是誰陪你吃喝的？

姚廷椿：媽與二弟，二弟與媽。

田　氏：你二弟妹楊素貞可在席前？

姚廷椿：沒有她。

田　氏：婆婆可曾說我甚麼呀？

姚廷椿：媽說你……我可不敢告訴你。

田　氏：你只管說。

姚廷椿：媽說你："每日走東家，奔西家，不成規矩。"教我管管你。

田　氏：這是你媽說的嗎？

姚廷椿：可不是她老人家說的嗎！

田　氏：啊婆婆，這就是你的不是啦，怎麼在酒席筵前說我哪！哦，是啦，一定是楊素貞在婆婆面前說短道長，搬弄是非。嘿！寒天吃涼水，點點在心頭。我自有道理。——當家的！你吃了人家的酒，不還人家席嗎？

姚廷椿：沒有人會做菜。

田　氏：我會呀。

姚廷椿：那就好了。——小二，明天去把二爺請來。

小　二：是啦。

〔姚廷椿呵欠瞌睡〕

田　氏：你看！說着說着就睡着了。到房裏去睡罷！

〔小二扶姚廷椿下〕

田　氏：哎喲且住。當初分家的時候，婆婆就不公道，把公公留下的紫金鐲一對分給了楊素貞。一定是她依仗寵愛，在婆婆面前挑唆於我。明日買劑毒藥，放在酒內，將她的丈夫姚廷梅害死，教她做一輩子寡婦，方消我心頭之恨。楊素貞啊楊素貞！管教你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下)

第四場

〔小二、姚廷梅上〕

姚廷梅：(唱西皮搖板)
　　兄長命人來請我，
　　同胞手足禮何多。

小　二：大奶奶！

〔田氏上〕

田　氏：(接唱)我這裏大事安排妥，
　　管教廷梅命難活。

小　二：二爺來了。

田　氏：請大爺。

小　二：請大爺。

〔姚廷椿上〕

姚廷椿：甚麼事？

小　二：二爺來了。

姚廷椿：兄弟來了，請坐。

姚廷梅：兄長請坐。

田　氏：昨天你哥哥多多打擾了。
姚廷梅：自己弟兄，何出此言。
田　氏：爲嫂備有酒菜，與二叔覆席。
姚廷梅：多謝嫂嫂。
田　氏：二叔請上坐。
〔同入席〕
姚廷椿：兄弟請。
姚廷梅：兄長請。
田　氏：（唱西皮搖板）
田氏女擺酒席滿面陪笑，
尊一聲二叔叔細聽根苗：
你兄長性愚蠢禮儀不到，
望二叔須念他一母同胞。
姚廷梅：（接唱）姚廷梅舉金樽滿面帶笑，
尊兄長和嫂嫂細聽根苗：
我二人親手足有甚計較，
你弟妹有不到處莫記心梢。
田　氏：（接唱）縱然他吐言語十分乖巧，
少時間管教他命赴陰曹。
喲，酒涼了，我給你們換熱的去。（下）
〔姚廷椿醉，伏案〕
姚廷梅：兄長！——他又喝醉了。
〔田氏持壺上〕
田　氏：（唱搖板）
我這裏用毒藥將酒兌好，
下咽喉管教你性命難逃。
爲嫂要敬你三杯。
姚廷梅：小弟量淺，不能多飲。
田　氏：哪有不飲之理，二叔請。
姚廷梅：請！——乾。
田　氏：這是第二杯。
姚廷梅：（勉強地）乾。
田　氏：再飲一杯。
姚廷梅：小弟酒已够了。
田　氏：難道爲嫂還有歹意不成嗎！
姚廷梅：嫂嫂太謙了。——乾。
田　氏：爲嫂告便。
姚廷梅：嫂嫂請便。
田　氏：小雜種，這就快回老家啦！（下）
姚廷梅：且住！嫂嫂往日十分刁惡，今日忽然如此慇懃，不知是何緣故？——哎呀不好！（腹痛）
（念"撲燈蛾"）
心中亂如蔴，亂如蔴，
霎時兩眼花。
莫非酒內有奸詐？
肝腸疼痛似刀扎！
哎呀！……（死椅上）
〔田氏上〕
田　氏：看看這小雜種死了沒有？——啊，死了！——小二快來，小二快來。
〔小二上〕
小　二：大奶奶喚我甚麼事？
田　氏：快去報與二奶奶知道，說她的丈夫死在我家裏啦。
小　二：啊。（奔下）
田　氏：當家的，醒來！
姚廷椿：兄弟你喝呀。
田　氏：教誰喝！你兄弟他死啦。
姚廷椿：眞的嗎？
田　氏：可不眞的。

姚廷椿：（哭）兄弟呀！——我怕。
田　氏：怕甚麼？有我作主。
姚廷椿：有你，我就不怕。我睡覺去。（下）
〔小二奔上〕
小　二：大奶奶，二奶奶來啦！
〔楊素貞上〕
楊素貞：（唱西皮散板）
聽說兒夫喪了命，
急忙趕來足不停。
好好到此把酒飲，
爲何頃刻喪殘生？
田　氏：你的丈夫死在我家。
楊素貞：屍首現在哪裏？
田　氏：這不是屍首嗎！
楊素貞：（哭）喂呀！
（唱散板）
一見兒夫珠淚滾，
好似鋼刀刺我心。
怎會無端喪性命，（哭頭）兒夫啊……
且向嫂嫂問原因。
啊，嫂嫂，但不知我夫得何病症而死？
田　氏：唔，想是年輕人勞碌過份，得着暴病而死的。
楊素貞：你待怎講？
田　氏：暴病而死。
楊素貞：哇！
（唱散板）
聽此惡言怒氣生，
豈容賤人胡亂云。
高聲且把婆婆請——
〔姚母上〕
姚　母：（接唱）媳婦爲何兩淚淋？
楊素貞：哎呀婆婆呀！你兒不知得何病症，竟死在她家！
姚　母：啊？屍首呢？
楊素貞：就在此處。
姚　母：廷梅！兒啊！
（唱西皮散板）
一見姣兒喪了命，
其中定然有別情。
田氏，他是得何病症而死？
田　氏：他是酒嗆心肺而死。
姚　母：我却不信。
田　氏：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保得住長生不老啊。
楊素貞：婆婆呀！想是她酒內下毒，菜內下藥，將我夫害死。
姚　母：是啊，定是你將我兒害死。
楊素貞：婆婆呀！媳婦這裏有銀釵一支，撬開牙關，便知分曉。
姚　母：快去試來。
〔楊素貞以銀釵探姚廷梅口中，發現銀釵變色〕
姚　母：好賤人！
（唱西皮散板）
一見銀釵色變青，
定是忌妬起毒心。
手拉賤人把理論——
走！
田　氏：（接唱）婆婆要我哪裏行？
你要往哪裏去？
姚　母：公堂償命。
田　氏：得了罷。慢說不是我害的，就是我害的，我兄弟

田倫，現放江西巡按；我去求個情面，那時官官相護，打幾板子，也就完了。打官司要打出太太手心去，算你們是"好老婆尖兒"①！

姚　母：哎呀！

（唱西皮散板）

一言把我來提醒，

這場官司難斷清；

罷！

忍氣吞聲後堂進——

楊素貞：（接唱）手拉婆婆不放行。

廷梅死得目不瞑，

鋼刀架頸要把冤申。

姚　母：（接唱）非是爲婆不作主，

年邁怎能到公庭。（下）

楊素貞：（接唱）婆婆膽小把後堂進，

怎不教人痛傷心？

（哭）喂呀！

田　氏：你住了罷！你家裏死人，到我們這裏來哭哭啼啼。——小二！將死的揹出去，活的推出去！（下）

〔小二推楊素貞下〕

第五場

〔楊春上〕

楊　春：走啊。

（唱西皮搖板）

自從經商離鄉井，

算來不覺有數春，

雖然買賣做得好，

常有思家一片心。

在下楊春，南京水西門人氏，販賣布疋爲生。家有老母。妻房早年去世。且喜算清賬目，賺了一些銀錢，意欲買房妻室，帶回家去侍奉老母，怎奈無有販梢之人。不免在一路之上，留心打聽便了。

（唱西皮搖板）

無心觀看路旁景，

披星戴月轉家門。（下）

第六場

〔田氏上〕

田　氏：（念）消了心頭恨，拔去眼中釘。

自從我用藥酒害死廷梅，心中十分歡暢；偏偏楊素貞這個賤人，天天在家啼哭，十分討厭。她娘家有個哥哥，名叫楊青，甚麼沒根底的事都幹。我已經打發小二去將他請來，商量個主意將她賣了，也好圖一個耳目清靜。怎麼還不見他們到來！

〔小二上〕

小　二：楊大爺，隨我來。

〔楊青上〕

楊　青：（念）終日無別幹，專吃昧心飯。

〔小二進內〕

田　氏：楊大爺請來沒有？

小　二：請來了。

田　氏：請大爺。

小　二：是。——有請大爺。（暗下）

〔姚廷椿上〕

姚廷椿：甚麼事？這麼嚷？

田　氏：楊大舅來了，你我出去迎接。

姚廷椿
田　氏：大舅請進。

楊　青：請。

田　氏
姚廷椿：請坐。

① 潑辣語，作有本領解釋。

楊　靑：有座。
田　氏：大舅爺，這幾天忙不忙啊？
楊　靑：忙得緊。這幾天又給人家管了一場罣誤官司，忙得很哪。
田　氏：大舅，以後要少管人家閒事。
楊　靑：是啊，要少管人家閒事。
田　氏：大舅爺，你妹丈已死，你妹子在家天天啼哭，我看她年紀輕輕的，只怕守不住。
楊　靑：我妹子的年紀本來就不算大。
田　氏：大舅，想你我這等人家，倘然做出甚麼醜事來，兩下都有不便。我今日請你來，想與她找個人家，另行改嫁，使她後來終身有靠，豈不是好。
楊　靑：說得倒也有理。但不知綵禮銀子，要使多少？
田　氏：綵禮銀子，一概不要，事成之後，定有重謝。
楊　靑：何人主婚？
田　氏：寫她婆婆主婚。
楊　靑：等我回去，好好起一張稿子。
田　氏：起稿子做甚麼？
楊　靑：這是閒時備來急時用。
田　氏：不錯，不錯。大舅，我看此事只要大舅在外面打聽，倘有對勁之人，就便提親。
楊　靑：是了。正是：你我做事你我知，
田　氏：莫向人前漏消息。
楊　靑：我走啦。（下）

〔田氏、姚廷椿同下〕

第 七 場

〔楊春上〕

楊　春：走啊。

（唱西皮搖板）

急急忙忙往前進，

見一酒肆面前存。

看此處有一酒肆，不免進去飲上幾杯，歇息歇息再走。——酒保。

〔酒保上〕

酒　保：來了。（念）隔壁三家醉，開罈十里香。——客官敢是吃酒的？
楊　春：正是。哪裏乾淨？
酒　保：裏廂乾淨。客官隨我來。——請坐。
楊　春：可有好酒，取上一壺？
酒　保：有。——好酒一壺啊。酒到。
楊　春：啊，酒家！你來吃一杯。
酒　保：賣酒的不吃酒。要是吃酒，總是“兩得”。
楊　春：何謂“兩得”？
酒　保：喝我的捨不得，喝你的過意不得。這就叫做“兩得”。
楊　春：不要緊，你只管喝，我給酒錢就是。
酒　保：你給？
楊　春：我給。
酒　保：如此，擾你一杯。——請問客官尊姓大名？
楊　春：在下姓楊名春。
酒　保：是哪裏人？
楊　春：南京水西門人氏。
酒　保：作甚麼買賣呀？
楊　春：販賣布疋爲生。
酒　保：大買賣。
楊　春：小本錢。
酒　保：您太謙了。到此何事？
楊　春：酒家有所不知：貨物發完，算清帳目歸家；請問此處可有販梢之人？
酒　保：你不要提。我們這裏按院大人新出的告示：若提

"販梢"二字，四十大板，一面長枷。

楊　春：不是啊，在下奉了母親之命，要買房妻室侍奉老母。我不是販梢之人哪。

酒　保：我想……

楊　春：此事若成，我當有重謝。

酒　保：唔……哦，有了，我們這裏有一個姓楊的，慣愛說媒拉縴，常到這裏來吃酒，就住在我隔壁，我去找找他去。

楊　春：有勞快去。

酒　保：好，這就去。（小圓場）楊大爺。

〔楊青上〕

楊　青：誰呀？

酒　保：我。

楊　青：你找我做甚麼？是問我要酒賬嗎？

酒　保：誰問你討酒賬；是教你發財。

楊　青：發甚麼財？

酒　保：我酒舖裏來了一位客官，要買個人做老婆，你看若對式，咱們就拉線。

楊　青：嗨，眞巧！這人在哪兒？待我見見。

酒　保：在我舖子裏喝酒，跟我走。

楊　青：走。

〔酒保、楊青小圓場〕

酒　保：客官，我給你找來了。

楊　春：就是這位？——請坐。

楊　青：有座。請問貴姓大名？

楊　春：在下姓楊名春。

楊　青：啊，當家子。

楊　春：如此，是宗兄了。

楊　青：不敢不敢。哪裏人氏？

楊　春：南京水西門人氏。

楊　青：好地方。作甚麼買賣？

楊　春：販賣布疋爲生。

楊　青：大買賣。

楊　春：小本錢。

楊　青：到此有何事情？

楊　春：請問宗兄，此處可有販梢之人？

楊　青：宗兄你不知道，我們這裏新任按院大人，出下告示：若有販梢之人，四十大板，一面長枷。誰敢私販人口！

楊　春：不是啊。是我奉了母親之命，要買房妻室侍奉老母。

楊　青：哦，是這麼回事。——有倒有一家，只是晚婚。

楊　春：只要人才不錯，倒不論甚麼晚婚。

楊　青：那就好了。

楊　春：有多大年紀？

楊　青：今年二十八歲。

楊　春：幾分人才？

楊　青：八分人才。

楊　春：她姓甚麼？

楊　青：她姓……姜。

楊　春：要多少身價銀子？

楊　青：三十兩。

楊　春：不多不多，但是一件……

楊　青：哪一件？

楊　春：我要相看相看。

楊　青：呃……這倒使得。

楊　春：哪裏相看？

楊　青：有了，咱們就在西門外柳林相看。

楊　春：甚麼時候？

楊　青：正午時分。誰先到，誰等誰，不見不散。

楊　春：好。酒錢放在桌上，你我柳林相會。請。

楊　靑：請請請。

〔楊春下〕

酒　保：喂，你發了財，該還我的酒賬啦！

楊　靑：楊大爺還能賴你的酒賬嗎！（下）

酒　保：你不還也不成啊。（下）

第八場

〔二黃"哭皇天"牌子。楊素貞攜保童上〕

楊素貞：（叫頭）夫君！

保　童：（叫頭）爹爹！

楊素貞：唉，夫啊！

（唱二黃倒板）

見靈堂不由人珠淚淋淋，

夫君！我夫！喂呀夫啊！

（接唱迴龍）

好一似萬把刀刺在我心。

（唱慢板）

可嘆你靑春年壽夭命盡，

拋下了孤和寡依靠何人？

恨只恨田氏嫂心腸太狠，

懷忌妬用毒酒害你歸陰。

哭夫君哭得我咽啞喉哽，

但不知何日裏得把冤申！

〔楊靑上〕

楊　靑：（念）巧計安排定，誆妹嫁楊春。——來此已是，裏面開門。

保　童：是誰？

楊　靑：是我。

保　童：（開門）原來是舅舅來了。——啊，母親，我舅舅來了。

楊素貞：有請。

保　童：有請舅舅。

楊　靑：帶路。——妹妹。

楊素貞：兄長來了，請坐。

楊　靑：妹妹請坐。

楊素貞：兄長為何多日不來？

楊　靑：妹妹有所不知，只因我管了人家一件閒事，打了一場官司，故爾多日未來。

楊素貞：母親在家可好？

楊　靑：你還提起母親呢，就是爲了母親身染重病，看看要死，想與妹子一見，特地前來接你回去。

楊素貞：兄長啊，你妹夫"三七"未滿，我身穿重孝，走在街上，豈不被旁人恥笑？

楊　靑：妹子若不回去，就爲不孝。

楊素貞：這……旣然如此，妹子還有婆婆在堂，待我稟告婆婆，方可回去。——保童，有請祖母。

保　童：是。——有請祖母。

〔姚母上〕

姚　母：（念）切齒恨毒婦，落淚思姣兒。——何事？

保　童：我舅父來了。

姚　母：現在何處？

保　童：現在孝堂。

姚　母：大舅在哪裏？

楊　靑：啊，姻伯母，可好？

姚　母：大舅請坐。

楊　靑：有座。

姚　母：親家母可好？

楊　靑：你老人家別提啦，家母身染重病，眼看要死，想我妹子母女一見，因此教我來接她回去，暫住幾天。不知您的意下如何？

姚　母：你看，你妹夫"三七"未滿，她乃新孀之婦，恐怕去不得。

楊　青：我母親病勢沉重，要是想我妹子想死了，誰擔待得起哪？

姚　母：這個……自古道：養女也是兒。既然如此，教她回去一趟，也就是了。

楊素貞：多謝婆婆。

楊　青：多謝姻伯母。——妹子，這就走。

保　童：我也要去。

姚　母：你也要去？

楊　青：小孩子去甚麼！你媽住上三兩天就要回來，你跟了祖母看看家罷。

姚　母：是啊，你母親就要回來，你不必去了。——媳婦後面收拾收拾，隨你兄長回去。

楊素貞：媳婦遵命。（下）

姚　母：大舅，你是車來，還是轎來？

楊　青：來得慌忙，忘了僱車僱轎。到了路上，再僱車轎罷。

姚　母：如何使得。我家現有驢兒，備上一匹，與媳婦騎了去罷。

楊　青：您老人家說得不錯，既然府上有的是驢，何必再到外面去僱。就是這樣罷。

姚　母：（向保童）請你母親。

保　童：有請母親。

〔楊素貞上〕

楊素貞：（念）後堂脫素巾，歸家探母親。

姚　母：媳婦就回去了麼？

楊素貞：媳婦拜別婆婆。

姚　母：哎呀媳婦啊！此番回家探母，必須早去早回。媳婦你看，爲婆年邁，你兒年幼，你若心懷二意，唉，這也但憑於你。廷梅，我那短命兒啊！

楊素貞：呀！

（唱西皮散板）

見婆婆出此言兒珠淚滾滾，

好一似失羣雁孤孤伶伶。

媳望婆……

姚　母：（接唱）婆望媳……

保　童：（接唱）子想母……

楊素貞：（接唱）母戀子……

姚母、楊素貞、保童：（同唱）心酸難忍。啊啊啊……

楊　青：妹子快走罷！

楊素貞：（接唱）悲悲切切上驢行。

〔楊青、楊素貞同下〕

保　童：母親！

姚　母：孫兒，隨我來。

〔姚母攜保童下〕

第九場

〔四侍衞、四刀斧手、四兵士、門子引毛朋上〕

毛　朋：（念引）聖德天顏，丹心一片，保主江山。

（念詩）按院出朝，地動山搖；

逢龍除角，遇虎拔毛。

本院，毛朋。蒙聖恩欽點河南八府巡按，一路而來，查得上三府官是清官，民是良民。——左右，傳黃大順進見。

衆　：黃大順進見。

〔黃大順上〕

黃大順：（念）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報，黃大順告進。——參見大人，有何差遣？

毛　朋：本院牌發下五府，意欲查訪民情。這有告條一紙，出示在外，若有犯了販梢、拐帶等情者，四十

大板，一面長枷。速速將告條貼在通衢要道，不得違誤。

黃大順：遵命。——帶馬。

〔四兵士分上，帶馬引黃大順同下〕

毛　朋：來，傳刑房書吏進見。

衆　：刑房書吏進見。

〔書吏上〕

書　吏：書吏參見大人。

毛　朋：附耳上來。——來，看衣更換！

〔衆人同下〕

〔四牌夫擡“奉命出朝”、“地動山搖”、“逢龍除角”、“遇虎拔毛”牌上，書吏扮巡按上〕

書　吏：外廂開道。

〔衆引假巡按下〕

〔門子上，毛朋改扮算命先生上〕

毛　朋：一路之上，必須要伙伴相稱。

門　子：小人不敢。

毛　朋：恕你無罪。帶路！

（唱西皮搖板）

訪民情我只得喬妝改扮，

下五府看一看善惡愚賢。

〔毛朋、門子同下〕

第十場

〔楊春上〕

楊　春：（唱西皮搖板）

在柳林等楊青午時已到，

這時候還不來敎人心焦。

〔楊青、楊素貞同上〕

楊素貞：（唱搖板）

論喪禮就該在家中守孝，

都只爲養育恩才走一遭。

楊　靑：妹子，我們來到柳林，你到林子裏面歇息歇息，我們再走。

楊素貞：是。（下驢，坐下）

楊　春：（四顧）怎麼還不來？

楊　靑：宗兄，我來了。

楊　春：愚下在此等候多時了。可曾來麼？

楊　靑：來了，你往林子裏頭瞧。（指楊素貞）

楊　春：待我看來。（看楊素貞）

楊　靑：人才，你看怎麼樣？

楊　春：倒有幾分人才。

楊　靑：你中意啦？那末拿銀子來罷。

楊　春：婚書呢？

楊　靑：哈哈，你倒是個老在行。——婚書在此。

楊　春：銀子在這裏，三十兩。

楊　靑：如此，兩下同交。（交換銀、書）——噯，宗兄，你敎她怎麼跟你走哪？

楊　春：去到前面，僱上一騎牲口。

楊　靑：僱牲口？那多費事。你看，我這匹毛驢賣給你，好不好？

楊　春：好，要多少錢？

楊　靑：您也給三十兩銀子罷。

楊　春：噯，哪裏值的這許多？

楊　靑：您給多少？

楊　春：五兩銀子。

楊　靑：好，便宜不過“當家子”，就是五兩銀子罷。

楊　春：五兩銀子與你。

楊　靑：我把鞍子卸下來。

楊　春：做甚麼？

楊　靑：我賣馬不配鞍子。

楊　春：嗳，無有鞍韂，怎好坐騎？
楊　靑：那麼，我把鞍子也賣給你罷。
楊　春：好。要多少錢？
楊　靑：您也給五兩銀子罷。
楊　春：太多了。
楊　靑：您給多少？
楊　春：與你二兩銀子。
楊　靑：好，便宜不過“當家子”，就是二兩。
〔楊春付銀，楊靑接銀〕
楊　靑：嗳，我想起來了，你沒有驢鞭子。
楊　春：（會意）我在路旁折一柳枝，權當驢鞭便了。
楊　靑：我這兒有根鞭子，我……
楊　春：也要二兩？
楊　靑：好啦好啦，便宜不過“當家子”，我送給你罷。（交鞭）宗兄，您等我走了再向她講話。
楊　春：却是爲何？
楊　靑：不是啊，實不相瞞，她是我的親妹子。
楊　春：原來是大舅子。
楊　靑：豈敢豈敢。我們有手足之情，一定是難捨難分。還是我先走的好。客官，舍妹年紀輕，還請多多照應。
楊　春：那個自然。
楊　靑：正是：兄妹分別在柳林，教人難捨又難分，實實難捨親胞妹……（看銀子）嘿嘿，有了銀子我黑了心。（下）
楊　春：啊，娘子，天色不早，我們一同趲路罷。
楊素貞：啊！你是何人，教我一同與你趲路？
楊　春：你那兄長得了我三十兩銀子，將你賣與我了。
楊素貞：我兄長哪裏去了？
楊　春：他言道：你們有手足之情，難捨難分。他先走了。——娘子，我們一同趲路罷！
楊素貞：此話當眞？
楊　春：哪個騙你！
楊素貞：待我喚來。——兄長，兄長！
楊　春：他去遠了。
楊素貞：（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可恨兄長心太狠，
不該將我賣與他人。
旣是我兄長將我出賣與你，不知有何爲證？
楊　春：婚書爲證。
楊素貞：拿來我看。
楊　春：（取出婚書）拿去看來。——且慢，想你乃有氣之人，若將婚書扯碎，我豈不落一個人財兩空。待我念來你聽：（隨念隨走，轉場）“立婚書人婆婆陳氏……”（楊素貞欲搶，被楊春覺察，隨走隨念）“立婚書人婆婆陳氏，次子亡故，次媳楊氏在家吵鬧不賢，只得將她改嫁他人爲妻，收受綵禮銀子三十兩。胞兄楊靑代筆。”
〔楊素貞要搶〕
楊　春：哈哈，你還要搶呀？
楊素貞：（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刁嫂設計毒又狠，
胞兄毫無手足情。
還望客官施惻隱，
放我回家看娘親。
楊　春：住了！
（接唱）現有婚書爲憑證，
人財兩空我怎甘心。

楊素貞：（接唱）你家也有姊和妹，
你姊妹嫁過多少人！
楊　春：呸！
（接唱）賤人出言不思忖，
惡言惡語罵楊春。
楊春打……
〔舉拳欲打〕
楊素貞：（接唱）素貞哭……
〔楊素貞、楊春走圓場；門子、毛朋同上〕
毛　朋：（接唱）毛朋來到。
拷打娘行爲何情？
楊　春：原來是位先生。
毛　朋：請問兄台上姓？
楊　春：在下姓楊名春。
毛　朋：兄台爲何在此拷打娘行？
楊　春：先生有所不知，她兄長得了我三十兩銀子，將她賣與我了，她不肯隨我回去，反而口出惡言，故爾在此爭吵。
毛　朋：待我問來。——這一娘行，你兄長旣然得了他三十兩銀子，你爲何不肯隨他回去？
楊素貞：小婦人滿腹含寃，未曾申訴。
楊　春：呀呸！方才你兄長在此，你不講有滿腹含寃，如今倒有滿腹含寃。我打死你這賤人！
毛　朋：兄台，她言道，她有滿腹含寃。等她講個明白，再作道理。
楊　春：好，聽你講些甚麼。
毛　朋：那一娘行，你將滿腹含寃，慢慢講來。
楊素貞：先生、客官容禀！
毛　朋：慢慢的講來。
楊素貞：（唱西皮倒板）
楊素貞在柳林一一訴禀，
（接唱慢板）
尊先生與客官細聽詳情。
毛　朋：（向楊春）請問兄台貴姓？
楊　春：在下姓楊名春。
毛　朋：哦，楊春，好名字，
〔暗示門子記錄〕
楊素貞：（接唱）家住在汝寧府上蔡縣境，
毛　朋：（向楊春）請問兄台哪裏人氏？
楊　春：南京水西門人氏。
毛　朋：南京水西門，好地方。
〔又暗示門子記錄〕
楊素貞：（接唱）四都里姚家莊有我家門。
毛　朋：（向楊春）兄台做何生理？
楊　春：在下販賣布疋爲生。
毛　朋：大買賣。
楊　春：小本錢。
楊素貞：（接唱）我大伯姚廷椿生來愚蠢，
我的夫姚廷梅飽學書生。
田氏嫂在家中吵鬧太甚，
朝夕間惹是非才把家分。
實可恨田氏女良心喪盡，
用藥酒害死了我的夫君。
我兄長昧却了同胞情份，
假意說母有病誆我到柳林。
他竟然得銀兩將我賣定，
小女子含寃屈有三不遂心。
毛　朋
楊　春：哪三不遂心？
楊素貞：（接唱）一不遂婆年邁無人孝敬，
二不遂撇保童七歲姣生，

三不遂我丈夫死於非命。(哭頭)我的夫
呀!
(接唱搖板)
望客官放我歸去把冤申。
楊 春:(接唱)聽素貞訴罷苦低頭思忖。
毛 朋:哦!
(接唱)却原來她竟有許多寃情。
兄台,這娘行身世可憐,何不放她回去?
楊 春:先生,難道教我人財兩空?
毛 朋:是啊!難道教他人財兩空。——兄台,我意欲與這女子,代出銀子三十兩,你可願放她回去?
楊 春:既然先生有此美意,楊春應允就是。
毛 朋:(向門子)僮兒,取三十兩銀子過來。(暗暗搖手)
門 子:盤費不够了。
毛 朋:慚愧呀慚愧!
楊 春:先生何出此言?
毛 朋:方才應允與這女子代出三十兩銀子,我那小夥計言道:盤費不够。豈不慚愧。
楊 春:你沒有銀子?沒有銀子,說甚麼大話!我還是帶她走。
毛 朋:如此,待我勸她隨你回去。——娘行,只管大膽隨他回去,走到前面大戶人家,高喊三聲"異鄉人好命苦",自有人來解救於你。
楊素貞:小女子明白了。
毛 朋:告辭了。
(唱搖板)
暗地裏駡楊春瞎了眼睛,
把按院當做了算命的先生。
少時間命衙役將他拿問,
責打他四十板枷號在頭門。

〔毛朋下,門子隨下〕
楊 春:走!快快隨我趕路罷。
楊素貞:(哭)喂呀!
(唱搖板)
訴罷了千般苦不發惻隱,
無奈何我只得隨他同行。
猛然見紫金鐲珠淚難忍……(哭)
〔楊春踢楊素貞〕
楊 春:(接唱)我一足踢你在埃塵。
你這賤人,方才言道:丈夫去世,三七未滿。如今手帶紫金鐲,你賣甚麼風流!
楊素貞:客官有所不知,我公公在世之時,留下紫金鐲兒一對,我夫妻各帶一隻,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日見了此鐲,怎不教我痛哭啊……
楊 春:呀!
(唱搖板)
這娘行訴出千般苦,
鐵石的人兒也傷心。
我今捨銀三十兩,
情願放你回家門。
娘子,看你說得可憐,我三十兩銀子不要,放你回家去罷。
楊素貞:此話當眞?
楊 春:自然當眞。
楊素貞:多謝客官。(既行又轉)
楊 春:爲何去而復轉?
楊素貞:我那婚書還在你手中呢。
楊 春:哦。……唉,人和銀子俱都不要,婚書要它何用!扯碎就是。(撕婚書)
楊素貞:客官請上,受我一拜。(拜)

（唱搖板）

客官作事眞可敬，

生生世世感大恩。（轉身欲行）

楊　春：娘行轉來！娘行轉來！

楊素貞：啊！荒郊野外，男女有別，喚我何事？

楊　春：哈哈！婚書在我手中，你也不說男女有別；如今婚書扯碎，就說男女有別。看將起來，你這人眞眞沒有良心哪！

楊素貞：（哭）喂呀，恩人哪！（跪）

楊　春：起來起來，想不到三十兩銀子，買了個恩人二字，倒也値得。我且問你，此番往哪裏去？

楊素貞：我麼，要回婆家去。

楊　春：你那刁嫂田氏焉能容留於你，豈不是羊入虎口！

楊素貞：如此，我便回娘家去。

楊　春：倘若你兄長再來賣你，那時節你要找第二個楊春哪，恐怕就無有了。

楊素貞：喂呀，我楊素貞如今是走投無路的了哇！（哭）

楊　春：噯，也罷。你也姓楊，我也姓楊，五百年前是一家，我願與你結爲仁義兄妹，與你申寃告狀。

楊素貞：此話當眞？

楊　春：當眞哪。

楊素貞：小妹就跪下了。

楊　春：她倒聰明得很哪。

（唱搖板）

好一個聰明楊素貞，

她比我楊春強十分。（跪）

楊春今年三十二，

楊素貞：（接唱）素貞二十單八春；

楊　春：（接唱）我把你當作親胞妹，

楊素貞：（接唱）猶如同胞一母生。

兄長請上受我拜……（拜）

〔楊春答拜〕

〔毛朋、門子同上〕

毛　朋：（接唱）柳林內又來了算命先生。

兄台，方才她不肯隨你回去，如今你二人怎麼拜起天地來了？

楊　春：先生有所不知，我與她結爲仁義兄妹，替她申寃告狀。

毛　朋：哦……我却不信。

楊　春：你去問來。

毛　朋：自然要問。——啊，娘行，爲何在此與他拜起天地來了？

楊素貞：先生有所不知，他見我有滿腹含寃，三十兩銀子不要，又將婚書扯碎，還與我結爲仁義兄妹，替我申寃告狀。

毛　朋：眞是十分難得。——兄台，看將起來你倒是個好人哪。

楊　春：我本來是個好人哪。

毛　朋：你們告狀，可有狀子？

楊　春：進城請人代寫。

毛　朋：這就費事了。我與你代寫一張如何？

楊　春：先生會寫狀？

毛　朋：略知一二。

楊　春：無有紙筆，怎好寫狀？

毛　朋：紙筆麼，我有。

楊　春：先生，你不是個好人哪。

毛　朋：怎見得？

楊　春：你又會寫狀，又帶紙筆，看將起來，你定是一個包攬詞訟的刀筆先生。

毛　朋：兄台哪裏知道，方才前面有兩個朋友廝鬧，是我

與他們解勸，餘下白紙一張。有道是：閒時備來……

楊　春：急時用。

毛　朋：偏偏就用着了。

楊　春：巧得很。

毛　朋：（向門子）拿筆硯過來。——兄台，你教令妹起個由頭，我好寫狀。

楊　春：賢妹，先生教你起個由頭，他好寫狀。

楊素貞：是。——小婦人楊素貞，乃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四都八甲里姚家莊人氏……

毛　朋：好好好，夠了夠了。（寫狀）兄台，狀紙寫好了，拿去罷。

楊　春：寫得好快呀。——賢妹收下了。

楊素貞：兄長，煩先生念上一遍，大人問起也好照狀回話。

楊　春：先生，妹子言道，請先生念上一遍，大人問起，也好照狀回話。

毛　朋：兄台，令妹倒頗有見識。

楊　春：先生誇獎。

毛　朋：你二人聽了："具告狀人孀婦楊素貞，年二十八歲，係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四都八甲里姚家莊人氏。狀告大伯廷椿、刁嫂田氏、胞兄楊青，爲害夫霸產典賣鯨吞事……"這八個字的由頭，教她記下了。

楊　春：賢妹，你要記下了。

楊素貞：是。

毛　朋："大伯廷椿用藥酒害死我親夫廷梅；刁嫂田氏用鋼刀殺死七歲保童……"

楊素貞：（哭）喂呀，兒啊！

毛　朋：令妹爲何啼哭？

楊　春：賢妹爲何啼哭呀？

楊素貞：聽說田氏殺死我兒，故爾落淚。

毛　朋：兄台，有道是："一字入公衙，無賴不成詞"。這不過是一句賴詞。

楊　春：賢妹，這是一句賴詞。——先生，請往下念。

毛　朋："胞兄楊青，推母有病，將奴誆至柳林，賣與販梢人楊春爲室……"

楊　春：（搶狀在手）拿過來罷，我不去告了。

毛　朋：爲何不告？

楊　春：你上面寫的"販梢人楊春"，你可知按院大人有告條在外，有人提起"販梢"二字，責打四十大板，一面長枷。難道我自己把自己告下來不成！我不去告了。

毛　朋：原來你也懂得王法？

楊　春：自然我懂得王法。

毛　朋：好，待我與你改過。

楊　春：改得好，我就告得准。

毛　朋：只要你去告，我就改得好。

楊　春：我包告。

毛　朋：我包改。"販梢人"改爲"異鄉人"。——"賣與異鄉人楊春爲室。春見金鐲不忍，身價銀子不要，反將婚書扯碎，認爲仁義兄妹，替小婦人申冤。聞聽大人愛民如子，法不枉斷，因此前來越衙告狀。望祈青天大人，快拿兇惡到案，問明兇系，依律除奸，則亡夫瞑目泉下，小婦人草木得生。一字上告，一字上告。"

楊　春：先生辛苦了。——賢妹好好收藏起來。

楊素貞：兄長，請問先生住在哪裏，狀子若有不妥，也好請先生補狀。

毛　朋：我在道台衙門前，開一小小卦鋪；外人稱我"說不倒的老先生"。

楊　春：先生，狀子若是告得准，你就是“說不倒的老先生”；若是告不准，你是“搬得倒的老先生”。

毛　朋：告辭了。

（唱西皮搖板）

好一個小楊春能知王法，

免去了四十板一面長枷。

〔毛朋、門子同下〕

楊　春：賢妹，天色不早，你我趲路罷。

楊素貞：走哇！

（唱搖板）

那先生寫狀紙恩高義大，

但願得准了狀將田氏捉拿。

〔楊春、楊素貞同下〕

第十一場

〔四光棍引劉二混上〕

劉二混：（念）時不濟來運不通，押了白虎閑青龍。在下劉二混，游手好閒，專靠蒙、坑、詐、騙為生。——我說兄弟們，這兩天咱們是“盤子裏扎猛子”①——淺住啦。城門口溜躂溜躂，找點零花。走，走。

〔四光棍引劉二混下〕

〔拉城〕

〔楊春、楊素貞同上〕

楊素貞：（唱西皮搖板）

終朝憂愁難消恨，

不知何日把寃申？

楊　春：賢妹，我們在前面打尖，愚兄忘了付牲口的草料錢，賢妹在此等候，愚兄去去就來。

楊素貞：兄長你要快些來呀。

〔楊春下〕

〔四光棍、劉二混上〕

劉二混：這娘兒們可長得不錯。

〔楊素貞驚愣，劉二混暗示四光棍推擁楊素貞進城，下〕

〔楊春上〕

楊　春：賢妹，賢妹……

劉二混：（攔住楊春）大哥，你是要進城嗎？

楊　春：正是要進城。（前走）

劉二混：（又攔）聽你口音，不是此地人氏。

楊　春：本不是此地人氏。

劉二混：哪裏人氏？

楊　春：南京水西門人氏。

劉二混：南京是好地方。

楊　春：小地方，小地方。（又前走）

劉二混：（再攔）大哥！你不知道，我們此地專欺侮外鄉人；你身上又揹着這麼個大包袱，更要受人欺侮了。我呀，是個好人，最愛交朋友，就是不服氣這個。這樣罷，你把包袱交給我，我揹着，你跟着我，大搖大擺的走進城去，我再把這個包袱交還你。大哥，你看怎麼樣？

楊　春：這個……

劉二混：哎，我是個好人。

楊　春：這如何使得！

劉二混：四海之內，皆為朋友，這算得了甚麼？你放心，把包袱交給我罷。沒錯！沒錯！

楊　春：哦，這……

劉二混：哎，你別不放心，我是挺愛交朋友的。

楊　春：如此有勞大哥了。

劉二混：（接包袱）別客氣，別客氣。（同走）——哎，大哥，你剛才慌慌張張，是不是找人哪？

楊　春：是的，是的。

① 扎猛子：游泳時從岸上躍入水中，再由遠處露出水面。

劉二混：是個婦人是不是？
楊　春：對了，對了。
劉二混：騎着牲口？
楊　春：越發的對了。
劉二混：（指上場門）我看她往那邊去了。
楊　春：哦，往那邊去了。——賢妹，賢妹……
〔劉二混急揹包袱進城，下〕
楊　春：怎麼不見哪？（回頭不見劉二混，急待進城）
內　　：關城啦！
楊　春：哎呀且住！賢妹不見，包袱又被他人騙去，怎不教我氣……氣……氣……（下）

第十二場

〔宋士杰上〕
宋士杰：（念詩）人道公門好修行，看來不差半毫分，
得方便處且方便，一字之間有重輕。
老漢，宋士杰。在前任道台衙門，當過一名刑房書吏，只因我辦事傲上，才將我刑房革退，在西門以外，開了一所小小店房，不過是避閑而已。今日有幾個朋友，約我去吃酒，街肆上走走。
〔宋士杰出門，劉二混同四光棍趕楊素貞上，過場下〕
宋士杰：啊！這信陽州一班無頭光棍，追趕一個女子，若是追在無人之處，那女子定要吃他們的大虧。我不免趕上前去，打他一個抱不平！唉，只因我多管人家的閑事，才將我的刑房革掉，我又管的甚麼閑事啊。不管也罷，街肆上走走。
楊素貞：（內）異鄉人好命苦啊！
宋士杰：我本當不管，那女子言道："異鄉人好命苦！"我宋士杰不管，他們哪一個敢管！這這這……有了，我不免回去，與我的媽媽商議商議，去救她一救。（進門）媽媽，媽媽，媽媽哪裏？走來！
〔萬氏上〕
萬　氏：（念）最愛吃素念經文，要學南海觀世音。
宋士杰：錯了！
萬　氏：我剛出來，就錯啦？
宋士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你如何比得？
萬　氏：我們老兩口子，常常幫助人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怎麼說比不得呢？
宋士杰：唉，還是比不得。
萬　氏：比得。
宋士杰：比不得。
萬　氏：比得，比得，比得！
宋士杰：哦！就算比得。
萬　氏：老頭子，叫我甚麼事？
宋士杰：媽媽，今天有幾個朋友，約我去吃酒，行在街肆之上，只見信陽州一班無頭的光棍，追趕一個女子，若追在無人之處，那女子定要吃他們的大虧。我將你喚將出來，商議商議，我們設法去救她一救哇！
萬　氏：怎麼，你這老頭子，你的老脾氣眞是改不了！只因你好管閑事，衙門才把你的差事革掉，怎麼你又管閑事啦！要管你去管，我可不管。
宋士杰：媽媽，我本當不管，那女子言道："異鄉人好命苦！"媽媽，念她是個異鄉人，救她一救罷！
萬　氏：我管她異鄉人、內鄉人，我不管。
宋士杰：媽媽，你要學大慈大悲，就該去管她一管。
萬　氏：我不管。
宋士杰：媽媽，你是個好人，你管一管罷。
萬　氏：不管。
宋士杰：管一管罷！
萬　氏：不管，不管，不管！

宋士杰：不管？
萬　氏：不管！
宋士杰：不管？
萬　氏：不管嘛！不管定啦！
宋士杰：不……管……（想）是啊，救人一命，少活十年。
萬　氏：你這老頭子，越來越糊塗啦！誰不知道，救人一命，多活十年；你怎麼說少活十年？
宋士杰：呃！少活十年，少活十年。
萬　氏：多活十年，多活十年，多活得兒十年！
宋士杰：你曉得多活，爲甚麼不去救她呀？
萬　氏：哈哈，你這老頭子，在這兒等着我哪。（笑）若是打出禍來？
宋士杰：有我擔待。
萬　氏：有你？好，老頭子，你聽了。
（念"撲燈蛾"）

萬氏開言道，
老頭子你是聽，
上房拿棒槌，
專打抱不平。

〔萬氏取棒與宋士杰同出。四光棍同劉二混趕楊素貞上。宋士杰指楊素貞，對萬氏暗示就是她。萬氏救楊素貞，打四光棍下；宋士杰擋住劉二混，劉二混兩邊無法走〕

劉二混：原來是宋家爺爺。
宋士杰：哦！
劉二混：宋家爺爺，你好哇？
宋士杰：（看劉二混）好哇！①
劉二混：哈哈，回頭見。（欲走）
宋士杰：（攔）娃娃，淸平世界，朗朗乾坤，你要搶人家，該當何罪？
劉二混：宋家爺爺，我們的事您還是不知道嗎？小孩子手裏沒有錢啦，光棍還攔財路嗎！嘿嘿，回頭見。（又欲走）
宋士杰：（又攔）娃娃，遇見你宋爺爺，休想過去。
劉二混：哈哈！開口一聲爺爺，閉口一聲爺爺，我看你這樣兒是不識抬舉！
宋士杰：你這奴才要造反哪？
劉二混：造反哪，今天就打你這兒起！（甩包袱作打架狀）我……
宋士杰：（向萬氏）打這個奴才。
萬　氏：好小子！（打劉二混）
劉二混：（挨了打）哎喲！（跑下）
萬　氏：老頭子，打跑啦！
宋士杰：讓他去罷。回店。
〔萬氏拾包袱，帶楊素貞圓場進門；萬氏放包袱，拴驢，領楊素貞進門〕
楊素貞：多謝媽媽搭救。
萬　氏：別客氣，別客氣！來來來，你這兒坐下，不要害怕，你歇息歇息。
〔楊素貞坐下。宋士杰使眼色招呼萬氏〕
萬　氏：老頭子，甚麼事啊？
宋士杰：將她救下，敎她走哇，怎麼領到店中來了？
萬　氏：老頭子，我來問你，咱們家裏開的是甚麼？
宋士杰：呃……是店。
萬　氏：旣然開的是店，賣的是飯，有了客人，不往裏邊讓，難道還往外推嗎！
宋士杰：呃，媽媽說得有理。媽媽，你去問問人家姓甚麼？
萬　氏：對啦，我去問問。——嗳，你姓甚麼？

① 此處的"好哇"含有雙重意義：旣答覆他問好；又責問他"你幹的好事？"

楊素貞：我姓楊，名叫素貞。
萬　氏：老頭子，她叫楊素貞。
宋士杰：哪裏人氏？
萬　氏：對啦，小娘子，你是哪兒的人哪？
楊素貞：河南上蔡縣人氏。
萬　氏：老頭子，她是河南上蔡縣人氏。
宋士杰：到此作甚哪？
萬　氏：我也不曉得。
宋士杰：去問哪！
萬　氏：對呀。——小娘子，你打河南上蔡縣到信陽州，幹甚麼來啦？
楊素貞：越衙告狀來了。
萬　氏：老頭子，她是越衙告狀來了。
宋士杰：哎喲，越衙告狀，這個寃枉一定是大了。
萬　氏：寃枉不大，人家越衙告狀嗎！
宋士杰：你問她有狀無狀？（萬氏欲走）拿來我看哪。
萬　氏：我說老頭子，你有話一塊兒說，讓我跑來跑去，你這不是蹓我嗎？
宋士杰：（笑）沒有了！
萬　氏：嗳，小娘子，你越衙告狀，可有狀紙？
楊素貞：有！
萬　氏：拿出來我們看看。
楊素貞：這……無有。
萬　氏：這多"乾"①哪！——老頭子，我問來啦，我問她有狀無狀，她說："有。"
宋士杰：拿來我看哪！
萬　氏：她說（學楊素貞語）："這……無有了！"
宋士杰：媽媽，你這是怎麽樣了？
萬　氏：我這是怎麽蘸來怎麽賣。
宋士杰：媽媽，你去對她言講，我在前任道台衙門，當過一名刑房書吏；狀紙若有不到之處，我與她更改更改。媽媽，我們夫妻是好人哪！
萬　氏：是啊，誰不知道我們是好人哪！
宋士杰：對她言講。
萬　氏：我跟她說去。——小娘子，我們老頭子，在前任道台衙門當過刑房書吏，你把狀子拿出來，讓我們老頭子看看；你的狀紙若有不到之處，也好與你更改更改。嗳，我們老夫妻是好人啊！
楊素貞：如此，媽媽請看。
萬　氏：眞聰明！我一說是好人，她就拿出來了。待我看看。哎呀，寫得眞好哇！（倒看狀子）
宋士杰：媽媽，你在那裏作甚麽？
萬　氏：看狀啊！
宋士杰：看狀啊，倒了！
萬　氏：倒了。（翻狀子）這不是給你看嗎？
宋士杰：（笑，接狀看）"具告狀人孀婦楊素貞，年二十八歲，係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四都八甲里姚家莊人氏。狀告大伯廷椿、刁嫂田氏、胞兄楊青，爲害夫霸產典賣鯨吞事……"這是八個字的由頭，教她記下了！
萬　氏：這八個字的由頭，你記好了！
楊素貞：知道了。
宋士杰："大伯廷椿用藥酒害死我親夫廷梅；刁嫂田氏用鋼刀殺死七歲保童……"
楊素貞：喂呀！（假意啼哭，試探宋士杰）
宋士杰：媽媽，你去問她，爲何啼哭？
萬　氏：小娘子，爲甚麽哭哇？
楊素貞：想那保童，乃是我的兒子，若被田氏殺害，教我怎麽不痛心啊！（偷看宋士杰）

① 北京土語：僵着無趣的代用詞。

萬　氏：老頭子，難怪人家哭，你想呀，保童是她的兒子，倘若被人殺死，教她怎麼不難過呀！就是我聽見了，也怪難受的。老頭子，我的兒啊！（哭）

宋士杰：媽媽，這叫：牛吃房上草，……

萬　氏：哪有這麼長的脖子呀！

宋士杰：風吹千斤石。……

萬　氏：從來沒有聽見有過那麼大的風！

宋士杰：一字入公門，不賴不成詞。這是一句賴詞，她的兒子不曾死。對她言講。

萬　氏：我去告訴她。——小娘子，這是作狀的一句賴詞。你的兒子沒有死，不要啼哭。

楊素貞：多謝媽媽。（暗暗點頭，佩服宋士杰的見識）

萬　氏：老頭子，你往下念哪！

宋士杰："胞兄楊靑推母有病，將奴誆至柳林，賣與……"（停）

萬　氏：老頭子，我給你去拿眼鏡去。

宋士杰：不用，不用。（細看）哦，這是改了！媽媽，本來要寫販梢人，按院大人有告示在外，有人提起"販梢"二字，責打四十大板，一面長枷；如今改爲"異鄉人楊春"。這一改，免了楊春這個娃娃四十大板，一面長枷。

萬　氏：如此說來改得好。

宋士杰：改得好，改得好！

萬　氏：往下念！

宋士杰："賣與異鄉人楊春爲室。春見金鐲不忍，身價銀子不要，反將婚書扯碎，認爲仁義兄妹，替小婦人申寃。聞聽大人愛民如子，法不枉斷，因此前來越衙告狀。望祈青天大人，快拿兇惡到案，問明兇系，依律除奸。則亡夫瞑目泉下，小婦人草木得生。一字上告，一字上告。"

萬　氏：好。

宋士杰：寫得好，寫得好！媽媽，作狀子這位老先生，有八台①之位。

萬　氏：你怎麼知道？

宋士杰：筆力上帶着。

萬　氏：哦。

宋士杰：可惜他時運未至！

萬　氏：時運一到呢？

宋士杰：就是八台。

萬　氏：哦。

宋士杰：好是好，廢物了！

萬　氏：寫得這麼好，怎麼是廢物哪？

宋士杰：道台大人前呼後擁，女流之輩，挨擠不上，也是枉然。交還與她。

萬　氏：小娘子，這張狀子寫的好，可惜是廢物了！

楊素貞：怎見得？

萬　氏：你想啊，道台大人前呼後擁，你是個女流之輩，挨擠不上，豈不是廢物嗎！收好了罷。

楊素貞：如此說來，我這滿腹含寃，無處申訴了哇！（哭）

萬　氏：別哭，別哭。——唉，眞是可憐！我這個人哪，眞是刀子嘴、豆腐心，見不得這個。嘿，話又說回來啦，她跟我非親非故，我要是和她沾這麼一點兒的親哪，不是說，這場官司，哼哼，媽媽我替她打啦。

楊素貞：如此媽媽請上，受女兒一拜。

萬　氏：起來起來，哎呀，好孩子，你眞聰明！你坐下，都有乾媽我哪！（同坐）來呀，來呀！

---

① 舊稱總督爲"制台"，巡按爲"撫台"，藩司爲"藩台"，臬司爲"臬台"——即是封疆大吏的統稱。另說："八台"應作"八抬"，封疆大吏坐八人所抬的大轎，故稱。

宋士杰：你叫哪一個來？
萬　氏：叫你來！
宋士杰：（起座）叫我作甚麼？
萬　氏：喏，去告狀去！
宋士杰：替哪個告狀？
萬　氏：替我乾女兒告狀。
宋士杰：哪個是你的乾女兒？
萬　氏：喲，你還不知道！楊素貞拜在我的名下，她是我的乾女兒，我是她的乾媽，不應當你去告狀嗎！
宋士杰：哦，她是你的乾女兒，你是她的乾媽媽，哈哈，與我甚麼相干！
萬　氏：哦。乾老頭子吃醋啦。——孩子，過來給你乾父叩頭。
楊素貞：乾父請上，受女兒一拜。
宋士杰：不敢當，不敢當！（伸手扶楊素貞）
萬　氏：（將狀紙放在宋士杰的手中）告狀去！
宋士杰：好，告狀去。（取狀出門）
萬　氏：回來！
宋士杰：何事？
萬　氏：老頭子，出去可不要吃酒，乾女兒的狀子一定要你遞上；要是遞不上去，哼，你就不要回來！
宋士杰：要是回來呢？
萬　氏：回來，我就不要你進房！
宋士杰：進了房呢？
萬　氏：進了房啊，哈哈，這一"鴨子"①把你踹出去！
宋士杰：（笑）老厭氣！（下）
萬　氏：姑娘，跟我後面吃飯去。

〔萬氏、楊素貞同下〕

第十三場

〔丁旦上〕

丁　旦：（念）身在公衙內，官差不自由。
在下丁旦，在道台衙門，當了一名班頭。今有一樁事兒，不得明白，不免到宋家伯伯那裏去領教領教，就此走走。

〔宋士杰上〕

丁　旦：啊，宋家伯伯！
宋士杰：哦，丁旦，娃娃你好哇？
丁　旦：我好。伯伯可好？
宋士杰：好哇。明天再見！
丁　旦：（攔）宋家伯伯，衙中出了一樁疑難的案件，要在宋家伯伯台前領教領教。
宋士杰：哦，衙中出了疑難的案件了？不妨事，明天再談。（走）
丁　旦：（又攔）噯，宋家伯伯，我今天請你吃酒。
宋士杰：啊？
丁　旦：請你吃酒。
宋士杰：哦，吃酒哇？
丁　旦：我的東道！
宋士杰：好，走，走！
丁　旦：走。（同下）

第十四場

〔三差使上〕

三差使：來此已是道台衙門，上前投文。（打梆）

〔門子上〕

門　子：何事？
三差使：三府投文。
門　子：候着。（向內）啓稟大人，河北三府投文。
顧　讀：（內）傳話出去，公文留下，明日午堂發簽。
門　子：大人吩咐，公文留下，明日午堂發簽。（下）

① 北京土語：脚的代用詞。

三差使：是。（同下）

第 十 五 場

〔丁旦上，宋士杰隨上〕

宋士杰：娃娃，方才酒樓上的言語，你要牢牢緊記，這件事像這樣的辯白，就沒有妨礙了！——哦，來到衙門了。呃，你去問問，升過堂了沒有？

丁　旦：列位，大人可曾升過午堂？

內　　：大人升過午堂了。

宋士杰：（同時自語）酒樓以上多吃了一杯，升過堂如何是好！

丁　旦：宋家伯伯，大人升過午堂了。

宋士杰：（急抓丁）怎麽講？

丁　旦：升過堂了！

〔宋士杰情急打丁旦〕

丁　旦：你喝了我的酒，撒酒瘋！

宋士杰：呸！

〔丁旦下〕

宋士杰：（唱二黄散板）

三杯酒把我的大事誤了，

看起來公衙中無有好人！

唉！酒樓之上，多吃了一杯，升過堂了，狀子沒有遞上，只好回去。吃酒的誤事！（隨念隨走）唉！回得家去，乾女兒迎上前來，言道：乾父你回來了？我言道：我回來了。乾女兒必定問道：狀子可曾遞上？我言道：遇見了一個朋友，在酒樓之上，多吃了一杯，升過堂了，沒有遞上。她必然言道：乾父啊，我不是你的親生女兒；若是你的親生女兒，酒也不吃了，狀子也遞上了！這兩句言語，總是有的，這兩句言語，總是……

〔萬氏、楊素貞同上，萬氏開門，宋士杰見萬氏，將話噎住〕

萬　氏：進來罷。（宋士杰進門，萬氏聞到酒味）哎喲！又喝了酒啦？

楊素貞：乾父回來了？

宋士杰：呵呵，回來了。

楊素貞：狀子可曾遞上？

宋士杰：呃！遇見一個朋友，酒樓之上多吃了一杯，升過堂了，沒有遞上。

楊素貞：（向萬氏）嗳！我不是他的親生女兒……（有意使宋士杰聽見）

宋士杰：（極低聲）來了！

楊素貞：（向萬氏）若是他的親生女兒，酒也不吃了，狀子也遞上了！

宋士杰：我早曉得有這兩句話。（叫頭）哎呀兒啊！我且問你，你膽大膽小？

楊素貞：膽大怎說？膽小怎講？

宋士杰：你若膽小，本縣去告。

楊素貞：若是膽大呢？

宋士杰：隨我擊鼓鳴寃。

楊素貞：哎呀，爹爹呀！孩兒若是膽小，也不前來越衙告狀了！

宋士杰：好哇！既然膽大，隨我擊鼓鳴寃。——媽媽，看守門戶。（交扇與萬氏，向楊素貞）隨我來！

〔萬氏下，宋士杰拉楊素貞圓場〕

宋士杰：來到了。你在此少等，爲父向前。

楊素貞：是。

宋士杰：看堂的，看堂的！這娃娃哪裏去了？（抽鼓棰）待我照顧這個娃娃四十個板子再說。（欲擊鼓）

〔看堂人上〕

看堂人：（攔宋）嗳，宋家爺爺，你這是鬧着玩兒的？

宋士杰：娃娃，你好哇？
看堂人：我好，你好哇？
宋士杰：好哇。
看堂人：好哇。
宋士杰：娃娃，你往哪裏去了？
看堂人：我拉屎去了。
宋士杰：哦，你出恭去了。來，（指鼓槌）這是公事啊。
看堂人：我拉屎也不是私事！
宋士杰：常言道得好：公門無有半時閑。
看堂人：我彆不住啦！
宋士杰：幸虧遇見你宋家爺爺……
看堂人：你是老公事。
宋士杰：若遇那些不知事務的……
看堂人：他們也不敢來。
宋士杰：他是這樣大搖大擺，走上前來……
看堂人：你幹甚麼？（轉場）
宋士杰：是這樣……
看堂人：我抓住你的手！

〔宋士杰換手擊鼓〕

看堂人：哎喲！（推宋士杰）

〔四衙役、丁旦引顧讀上〕

顧　讀：傳看堂的！
看堂人：與大人叩頭。
顧　讀：你往哪裏去了？
看堂人：我拉屎去啦。
顧　讀：來！打他個自不小心！

〔衙役打看堂人〕

顧　讀：來！傳擊鼓人。
看堂人：咋！（見宋士杰）哎喲！（撫痛）
宋士杰：娃娃，你挨打了罷？
看堂人：唔，挨啦！
宋士杰：四十個板子？
看堂人：不對，四十個癟子！
宋士杰：甚麼叫癟子？
看堂人：有一筆黑錢，沒有分給他們，他們把板子豎起來打，不是癟子嗎！
宋士杰：怎樣傳話下來？
看堂人：讓你上堂回話。
宋士杰：知道了！
看堂人：（背罵）我把你這個老不死的！哎喲！（撫痛下）
宋士杰：（取狀）兒啊，狀子在此，頂在頭上，大膽向前。
楊素貞：是。

〔衆衙役喊堂威〕

宋士杰：不要害怕，大膽向前，爲父在此！
楊素貞：楊素貞告進。（進門）與大人叩頭。（跪）
顧　讀：嘟！本道放告，自有日期，你爲何擅擊堂鼓？分明是一刁婦。——來，扯下去打！
丁　旦：且慢！——啓稟大人：這一女子，擅擊堂鼓，必有滿腹含寃，望大人諒情。
顧　讀：嗯！……免刑傳狀。
宋士杰：丁旦倒回答得好！
顧　讀：（看狀）"具告狀人孀婦楊素貞，年二十八歲，係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四都八甲里姚家莊人氏。狀告大伯廷椿、刁嫂田氏、胞兄楊青，爲害夫霸產典賣鯨吞事……"——楊素貞，你越衙告狀，住在哪裏？
楊素貞：小婦人住在乾父家中。
顧　讀：你乾父是誰？
楊素貞：宋士杰。
顧　讀：宋士杰？（驚）這老兒還在！（向楊素貞）跪在一

邊。——來，傳宋士杰！

丁　旦：宋家伯伯，大人傳你。

宋士杰：啊？

丁　旦：大人傳你。

宋士杰：哦，大人傳我？

丁　旦：傳你！小心去見。

宋士杰：呵呵，傳我？（摘帽）報，宋士杰告進。——宋士杰與大人叩頭。

顧　讀：宋士杰，你還不曾死啊？

宋士杰：哈哈！閻王不要命，小鬼不來纏，我是怎樣得死啊！

顧　讀：你爲何包攬詞訟？

宋士杰：怎見得小人包攬詞訟？

顧　讀：楊素貞越衙告狀，住在你的家中，分明你挑唆而來，豈不是包攬詞訟？

宋士杰：小人有下情回禀。

顧　讀：講！

宋士杰：咋！小人宋士杰，在前任道台衙門當過一名刑房書吏。只因我辦事傲上，才將我的刑房革掉；在西門以外，開了一所小小店房，不過是避閑而已。曾記得那年去往河南上蔡縣辦差，住在楊素貞她父的家中；楊素貞那時間才這長這大，拜在我的名下，以爲義女。數載以來，書不來，信不去。楊素貞她父已死，她長大成人，許配姚廷梅爲妻；她的親夫被人害死，來到信陽州，越衙告狀。常言道：是親者不能不顧，不是親者不能相顧。她是我的乾女兒，我是她的乾父；乾女兒不住在乾父家中，難道說，教她住在庵堂寺院！

顧　讀：嘿！你好一張利口！

宋士杰：句句實言。

顧　讀：楊素貞討保！

宋士杰：小人願保。

顧　讀：啊！你爲何保她？

宋士杰：乾父不保乾女兒，他們哪一個敢保？

顧　讀：我原要你保。

宋士杰：我保保何妨！

顧　讀：下去！

宋士杰：走！

顧　讀：下去！

宋士杰：走哇！走走走！

〔宋士杰、楊素貞同下堂〕

楊素貞：乾父，你這兩句言語，回答得好哇！

宋士杰：（笑）嘿！這兩句言語回答不上，怎麼稱得起……（兩邊看）包攬詞訟的老先生。回得家去，教你那乾媽媽，做些個麵食饝饝，你我父女，吃得飽飽的，打這場熱鬧官司。走哇，走哇，嗳，（拉楊素貞）走哇！（同下）

顧　讀：丁旦，拿我公文，去到上蔡縣，捉拿姚、楊二家聽審，不准賣放。退堂！

〔四衙役、顧讀下〕

丁　旦：捉拿姚、楊二家，這件苦差事，又在我的身上！這正是："官差不自由"！唉，只好走走。

〔宋士杰上〕

宋士杰：丁旦！

丁　旦：哦，宋家伯伯。

宋士杰：娃娃，我與你打聽一樁事。

丁　旦：打聽甚麼事？

宋士杰：捉拿姚、楊二家是何人前去？

丁　旦：這樁苦差事，又落在我的身上！

宋士杰：你去，那好極了！苦差事？

丁　旦：苦差事！

宋士杰：（取銀）喏，我這裏有一茶之敬，帶在身旁，買杯茶吃罷。

丁　旦：（欲拿又止）宋伯伯的銀子，我不敢拿。

宋士杰：莫非嫌輕了？

丁　旦：如此說來，我只好愧領了！

宋士杰：好，回來與你接風。再會再會。

丁　旦：多謝多謝，再會再會。（猶豫地再回來聽）

宋士杰：好，好！好丁旦，好丁旦！這個娃娃吃紅了眼了，連我宋士杰的銀子他也敢要！好，姚、楊二家不少一名還則罷了；短少一名，管敎這個娃娃挨四十個板子，不能挨三十九。

丁　旦：（還銀）原銀未動。

宋士杰：（笑）娃娃，你的膽子小啊。

丁　旦：我本來膽子小。

宋士杰：好，吃衙門飯，原要膽小。回來與你接風。

丁　旦：不敢當。

宋士杰：再會再會！

丁　旦：再會再會！

宋士杰：這銀子麼……回來再見罷。（下）

丁　旦：好厲害的宋士杰，我們遇見他就倒了運了！（下）

第十六場

〔四衙役、二公差引劉題上〕

劉　題：（念）為官須清正，王法不徇情。（坐堂）本縣劉題。二甲進士出身，叨蒙聖恩，除授河南上蔡縣正堂。今乃三、六、九日放告之期。——伺候了。

〔丁旦上，進見〕

丁　旦：貴縣請了。

劉　題：貴差有何公幹？

丁　旦：公文一角，貴縣請看。

劉　題：哦，原來上司命本縣提拿姚、楊二家到案。何人聽差？

二公差：小人聽差。

劉　題：有火簽一支，前去提拿姚、楊二家到案，不得有誤！——掩門。

〔劉題、四衙役同下〕

二公差：啊，上差，我們一同前去。

丁　旦：如此，我們一同前去。

〔二公差、丁旦圓場〕

二公差：來此已是。開門！

〔楊青上〕

楊　青：（念）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甚麼人？（開門）

丁　旦：他是楊青？

二公差：就是他。

丁　旦：鎖了。

楊　青：慢來，你們作甚麼事？

二公差：有火簽一支，拿去看來。

楊　青：（接看）拿我，我是窮鬼，姚家是有錢的，你們跟我去拿他去。走走走。（同走圓場）你們少站。——啊，姚兄，開門來！

〔姚廷椿上〕

姚廷椿：是哪個？（開門）到此何事？

楊　青：楊素貞在信陽州告下申冤大狀，今有差使，提拿我們來了！

姚廷椿：待我叫老婆出來商議商議。——啊，老婆。

〔田氏上〕

田　氏：甚麼事？

姚廷椿：楊素貞把我們告下來了，今有差使提拿我們來了。

田　氏：這怎麼辦哪？

楊　青：快拿一百兩銀子，先送公差去，然後再想法子。

田　氏：（取銀兩封）銀子在此！

〔姚廷椿遞銀與楊青〕

楊　青：（將銀藏起一封）啊，二位，這裏有五十兩銀子，拿去吃杯茶罷！

公差甲：好。（接銀）夥計，有上差在此，我們先送他罷？

公差乙：對啦！

公差甲：啊，上差，這裏有五十兩銀子，請你收下罷。

丁　旦：這銀子拿得的嗎？

公差乙：拿得的！

丁　旦：若被你們縣太爺知道如何是好？

公差甲：我們縣太爺是好酒貪杯，百事不問，你放心拿下罷。

丁　旦：（接銀）如此我在前面等候你們。（下）

公差甲：夥計，銀子交給上差啦，咱們還是沒有。

公差乙：再去鎖人。

二公差：還是要鎖人。

姚廷椿
田　氏：給你們銀子了，怎麼還要鎖人？

二公差：我們三個人，就這五十兩銀子嗎？

姚廷椿：噯！楊大舅，我不是給你一百兩嗎？

楊　青：呃，我忘了。我當是給我的哪！——喏，五十兩拿去，我們隨後就到。

二公差：（接銀，對看）諒他們也跑不了！——好罷，你們隨後就要來！（同下）

姚廷椿：哎呀，老婆，如今楊素貞把我們告下，怎麼好哪？

〔小二暗上〕

田　氏：聽說道台大人與我兄弟田倫乃是同年弟兄。待我去求我兄弟修書一封，前去說情，也就是了。

楊　青：呃，好主意！

姚廷椿：事不宜遲，就此去罷。——小二，吩咐車輛走上！

小　二：是。——車輛走上！

〔車夫上，田氏出門，上車〕

田　氏：（唱西皮搖板）

有田氏坐車中心神不定，

回家去對兄弟怎樣說明！

〔田氏、小二、車夫同下〕

楊　青：我也告辭了，回頭見罷。

姚廷椿：好，回頭見罷。

〔分下〕

第十七場

〔田倫上〕

田　倫：（念引）詩書懷滿腹，文章占高魁。

下官田倫。二甲進士出身。叨蒙聖恩，放我江西八府巡按，恩賜回家祭祖，不想又遭先父之喪，丁憂三載；如今孝服已滿，尚未領憑上任。閑居無事，好不愁悶人也！

（唱西皮搖板）

遭父喪暫按下丹心一片，

看起來忠和孝不能兩全。

〔小僮上〕

小　僮：姑奶奶到。

田　倫：有請。（出迎）

小　僮：有請姑奶奶。（下）

〔田氏上〕

田　氏：兄弟在哪裏？

田　倫：姐姐！

田　氏：兄弟！

〔同進門〕

田　倫：請坐。

田　氏：有座。

田　倫：姐姐，因何獨自歸家？

田　氏：兄弟哪裏知道，只因我姚家二房裏廷梅的媳婦楊素貞，不守婦道，用藥酒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反而誣賴你的姐丈和姐姐我。如今楊素貞在信陽州將我們告下來了，望你修書一封，前去說情才是。

田　倫：啊，人命官司，豈能聽姐姐一面之詞。要我修書，是萬萬不能！

田　氏：你寫是不寫？

田　倫：不寫。（下）

田　氏：呀！

（唱西皮搖板）

你口口聲聲不答應，

全然不念骨肉情。

急忙我把老母請，

〔二丫鬟引田母上〕

田　母：（接唱）姣兒爲何兩淚淋？

田　氏：母親在上，女兒有禮。

田　母：罷了，坐下。

田　氏：告坐。

田　母：不在家中侍奉婆婆，回家作甚？

田　氏：母親有所不知，只因楊素貞在信陽州將女兒告下來了；是女兒回來，教兄弟修書一封，前去說情，他不肯寫。

田　母：你這賤人！在家之時，爲娘怎樣吩咐於你，到婆家要作一賢德媳婦；如今你幹出這樣無恥之事，爲娘也不管你的閑事。

田　氏：好哇，若是打了上風官司回來，還則罷了；若是打了下風官司，我在公堂之上，就說田倫乃是我的兄弟，我是他的姐姐。你們看看，丟臉不丟臉！不管不是？我走啦！（故意起立）

田　母：唉，爲娘管你這一次；你以後須要改過！

田　氏：媽呀，從今以後，兒改過自新，聽您的話就是。

田　母：來，請少老爺。

丫　鬟：有請少老爺。

〔田倫上〕

田　倫：孩兒拜見母親。

田　母：罷了，坐下。

田　倫：告坐。

田　母：兒啊，你姐姐被人告下，我兒必須寫封書信，與她打點打點！

田　倫：母親有所不知，當初我弟兄四人，得中二甲進士，可恨嚴嵩奸賊專權，不放我四人簾外爲官，多虧海老恩師保舉，才放我等出京。是我兄弟四人，在雙塔寺對天盟誓，不許密札求情，官吏過簡，匿案准情，貪贓賣法；如有此情，準備棺木一口，仰面還鄉。今要孩兒修書，是萬萬不能。

田　氏：（起立）呀，兄弟不肯，母親呀，就下他一跪。

田　母：使不得！

田　氏：使得的。（推田母同跪）

田　倫：哎呀，折煞孩兒了！（扶起田母，田氏同立起）孩兒書信肯寫，要三百兩銀子押書。

田　氏：母親與兒墊上。

田　倫：母親請至後面。

田　母：女兒，隨爲娘來呀！

〔二丫鬟、田氏、田母同下。家院暗上〕

田　倫：家院，打掃書房！

家　院：是。

〔“小開門”，同圓場〕

田　倫：（進門，坐）待我修書。（修書）
（唱西皮倒板）
上寫田倫頓首拜：
（接唱原板）
拜上了信陽州顧大人。
雙塔寺前分別後，
倒有幾載未相逢。
姚家莊有個楊氏女，（轉流水）
她本是姚家不賢人，
藥酒害死親夫主，
反賴我姐丈姚廷椿。
三百兩銀子押書信，
還望年兄念弟情。
上風官司歸故里，
登門叩謝顧年兄。
家書安康。——傳下書人。
家　院：下書人走上。
〔二公差上〕
二公差：小人叩頭。
田　倫：有書信一封，去往信陽州顧大人那裏投遞，還有三百兩銀子押書。
二公差：領命。（接書，包在銀包中，同下）
田　倫：（念）如今作下虧心事，只恐王法不能容！唉！
〔田倫、家院同下〕

第十八場

〔二公差上〕
公差甲：夥計，我們來到信陽州下書，天也晚了，城也關了，我們找個小店住一夜，明天再進城罷！
公差乙：很好。噯，這不是一座店房嗎！
公差甲：店家！
〔宋士杰上〕
宋士杰：（念）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二位公差莫非住店嗎？
公差甲：我們要住店。可有上房？
宋士杰：請至裏面。
〔同進大門，同進房門〕
宋士杰：二位公差，用些甚麼？
公差甲：明燈一盞，熥酒一壺。
宋士杰：知道了。（取燈、酒）二位公差，明燈、熥酒到。
公差甲：放下。
宋士杰：還用甚麼？
公差甲：不用甚麼啦。各討方便罷。
宋士杰：哦，小心火燭。（出房門，關大門）
二公差：我們把門關上。（關門，坐下）喝酒。
宋士杰：哎呀且住！看這二人，來得尷尬，聽他們講些甚麼。（竊聽）
公差甲：夥計，你看田、顧、劉三位大人，誰忠誰奸？
公差乙：夥計，管他誰忠誰奸，我們喝酒罷！這個年頭，就是：酒酒酒，終日有。有錢的在天堂，無錢的下地獄。
公差甲：對，喝酒、睡覺。
〔將銀包放在桌子中央，吹燈，睡覺〕
宋士杰：聽他們言道：田顧劉……這"田顧劉"是甚麼人？（忽想起）哦！上蔡縣劉題，信陽道顧讀，這田……田……哦是了！未曾上任的江西巡按田倫，莫非是他不成？他們又言道："酒酒酒，終日有。有錢的在天堂，無錢的下地獄。"口角帶字，其中必有緣故。（想）哎呀！他們進店的時節，見他手中，有一包裹，十分沉重，其中必有要緊之物。也罷，我不免等他們睡着，將門……唉！爲我乾女

兒之事，我也不得不如此！將門撥開，取將出來，看上一看。若有我乾女兒之事，我也好做一個準備啊。（走近門）待我聽他們睡着了沒有！（打更，竊聽）他們倒也睡熟了，待我行事便了！

〔“小開門”，取水澆門，以簪撥門，入內，取包袱出，置矮桌上，打開銀包，見銀、信，驚，拆信看〕

宋士杰：（唱西皮倒板）

上寫田倫頓首拜——

〔萬氏持火捻上，驚宋士杰；宋士杰急吹燈，見是萬氏，放心，點燭〕

萬　氏：老頭子，（宋士杰示萬氏低聲）半夜三更，你在這裏幹甚麼？

宋士杰：裏面有客人。（示書）我替乾女兒辦公事！

萬　氏：對啊，她們母子是寡婦孤兒，我們老兩口子不照顧她有誰照顧她！老頭子，你自已也要緊，快點辦完啦，也早點兒睡罷。我去啦。（下）

宋士杰：我的媽媽是個好人哪！

（唱西皮原板）

拜上了信陽州顧大人。

雙塔寺前分別後，

倒有幾載未相逢。

姚家莊有個楊氏女，（轉流水）

她本是姚家不賢人，

藥酒害死親夫主，

反賴我姐丈姚廷椿。

三百兩銀子押書信，

還望年兄念弟情。

上風官司歸故里，

登門叩謝顧年兄。（擲信）

呵呵！原來是田倫與顧讀密札求情。若是顧讀貪贓賣法，我乾女兒的官司豈不是輸了！（想）有了，我不免將書信上的言詞，謄寫在衣襟之上。那顧讀按公而斷，倒也罷了；他若貪贓賣法，我這領衣襟就是他大大的對頭！唔，謄寫下來。

〔“小開門”，溶墨，整筆，取水，噴衣，再看書，默記，錄寫，吹乾衣上墨跡，封信，將書放入銀包送回，帶門撥回門，疲倦地走下。天明〕

二公差：好睡，好睡！天不早了！（開房門）店家，店家！

〔宋士杰上〕

宋士杰：來了。——二位公差起床甚早。

公差甲：你早你早。店錢放在此地。

宋士杰：多謝。

公差甲：店家，我跟你借一件東西。

宋士杰：甚麼東西？

公差甲：我要跟你借一個酒罈子。

宋士杰：有有有，請少等。（開大門，取酒罈）二公，可使得嗎？

公差甲：很好，很好。（打開銀包，裝銀入罈，將書放在懷中）店家，我再跟你打聽點事。

宋士杰：甚麼事？

公差甲：往道台衙門，由哪裏去？

宋士杰：進得城去，逢人一問就知道了。

二公差：好好好。（出門）噯，店家店家，我再跟你打聽一個人。

宋士杰：哪一個？

公差甲：有一個宋士杰，你可認識？

宋士杰：哦，小老兒便是。

公差甲：哎呀！你就是宋老伯伯？

宋士杰：不敢不敢！

公差甲：我們回來還要跟你領教領教。

宋士杰：不敢，回來多住幾天。

公差甲：我們還住在此地。

宋士杰：玩耍玩耍。

二公差：再會再會。（下）

宋士杰：再會再會。——哈哈，這兩個娃娃年紀輕，不會辦事，這樣不謹愼。倘若老漢在書信上面，三百兩銀子的三字，與他加上兩道，改成了五字，這兩個娃娃就交不了差啊！（笑下）

第十九場

〔顧讀上〕

顧　讀：（念）大堂懸明鏡，方知法度尊。

〔師爺持信捧罈上〕

師　爺：啓大人：上蔡縣田大人有書信到來，大人請看。

顧　讀：（接信）原來田年兄的書信。待我看來。（看信）哦呵呀！楊素貞狀子上所告姚廷椿，乃是田年兄的姐丈，旣有書信前來與他夫妻求情，看在年兄年弟的份上，倒要替他擔待擔待。

師　爺：啓大人：還有酒罈子一個，裏面裝的可不是酒。

顧　讀：哦，不是美酒？

師　爺：對了，不是美酒，想必是押書銀子。

顧　讀：嗯！書信在此，師爺請看！

師　爺：（接信看）哦！原來如此。大人，您與田大人旣是同年弟兄，這個人情您總該准下了罷？

顧　讀：這個……這三百兩押書銀子？

師　爺：大人准了這個人情，您幫他的忙就不小啦，自然是收下的好。

顧　讀：收下？

師　爺：收下。

顧　讀：那姚、楊二家？

師　爺：來一個從輕發落。

顧　讀：楊素貞呢？

師　爺：少不得斷她一個私通奸夫，謀害親夫的罪名。

顧　讀：如此說來，使得的？

師　爺：使得的，使得的。——來呀！

〔院子上〕

師　爺：吩咐來人：修書不及，照書行事！（院子應下）大人，這銀子我替您收起來。（搭罈）嗨！好沉的罈子！（蹣跚而下）

顧　讀：嗳，我若不准此情，又恐傷了同年弟兄的和氣；若是准了此情，少不得就要徇情賣放……哎呀且住！想當初出京時節，毛年兄也曾相召我等在雙塔寺盟下誓願，不許貪贓賣法、官吏過簡；若有此事，棺木一口，仰面還鄉。如今毛朋實授八府巡按，來到下五府一帶巡査，我看此事須要隄防一二。……

〔丁旦上〕

丁　旦：人犯帶到。

顧　讀：升堂！（四衙役上，顧讀升堂入座）帶人犯。

〔姚廷椿、田氏、楊青上。宋士杰、楊素貞隨上〕

姚廷椿
田　氏
楊　青：與大人叩頭。

丁　旦：（點名）姚廷椿。

姚廷椿：有。

丁　旦：田氏。

田　氏：有。

丁　旦：楊青。

楊　青：有。

顧　讀：哪一個叫楊青？

楊　青：犯生楊青。

顧　讀：口稱犯生，莫非在庠？

楊　青：生員乃是黌門秀才。

顧　讀：旣是黌門秀才，定知禮義，爲何賣你的胞妹？

楊　靑：是她自願自賣自身。

顧　讀：是何人主婚？

楊　靑：是她婆婆主婚，與犯生無干。

顧　讀：何人代筆？

楊　靑：是犯生代筆。

顧　讀：身價銀子多少？是何人得的綵禮？

楊　靑：犯生得了身價銀子三十兩。這幾兩遮羞銀子，還了酒賬啦！

顧　讀：嘿！賣屋又賣基，一樹能剝幾層皮！孔夫子門前哪有你這樣的狂生！低頭！——姚廷椿，你爲何害你的胞弟？

姚廷椿：害人不害人，我不知道；問我的老婆子。

顧　讀：原來是個縮頭的男子。

姚廷椿：縮頭倒不縮頭，我就是怕她。

顧　讀：低頭！——田氏，你爲何害你的二叔？從實招來！

田　氏：啓稟大人：楊素貞私通奸夫，謀害親夫，小婦人是安分守己的好人。

顧　讀：嘿！……本道早知道你是個好人。下堂討保。

田氏、姚廷椿、楊靑：謝大人！

〔楊靑、姚廷椿下，田氏見楊素貞〕

田　氏：楊素貞，你今天打官司，明天打官司，打到太太手心裏來啦！嘿，又打官司啦！（下）

〔宋士杰、楊素貞相視，失望〕

顧　讀：來，帶楊素貞！

丁　旦：楊素貞上堂！

宋士杰：兒啊，大膽向前。

楊素貞：小婦人與大人叩頭。

顧　讀：楊素貞，你爲何告此謊狀？

楊素貞：怎見得小婦人告下謊狀？

顧　讀：你私通奸夫，害死親夫，還不從實招來！

楊素貞：哎呀大人哪！小婦人私通奸夫，害死親夫，不去逃命，反來越衙告狀，前來送死不成！

顧　讀：哼！不動大刑，諒你不招。——來，拶起來！

〔衙役上刑〕

顧　讀：有招無招？

楊素貞：小婦人冤枉！

顧　讀：收！

楊素貞：（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公堂之上受拶刑，
十指尖尖痛連心！
受刑不過來招認，（哭頭）喂呀！夫呀！
血海寃仇報不成！

顧　讀：有招無招？

楊素貞：有招了。

顧　讀：鬆刑！敎她畫供上來！

〔丁旦取招文與楊素貞畫供〕

顧　讀：傳禁婆！

丁　旦：禁婆上堂。

〔禁婆上〕

禁　婆：禁婆叩見大人。

顧　讀：將楊素貞上了刑具帶去收監。

禁　婆：是。

〔禁婆與楊素貞上刑，同出門，宋士杰迎前〕

楊素貞：哎呀，乾父啊！女兒受刑不過，只得招認了……

宋士杰：乾女兒，你暫受一時之苦，我定要與你鳴寃。去罷。

〔禁婆帶楊素貞下〕

宋士杰：（喊）寃枉！

顧　讀：堂口何人喊寃？
丁　旦：(看)啓稟大人：宋士杰。
顧　讀：宋士杰？嘿嘿！只怕此事瞞不過他。——來，傳宋士杰。
丁　旦：宋家伯伯，大人傳你！(下)
宋士杰：來了！報，宋士杰告進。(進門，摘帽)宋士杰與大人叩頭。
顧　讀：宋士杰，你爲何堂口喊寃？
宋士杰：大人辦事不公！
顧　讀：本道哪些兒不公？
宋士杰：原告收監，被告討保，哪些兒公道？
顧　讀：楊素貞告的是謊狀。
宋士杰：怎見得是謊狀？
顧　讀：她私通奸夫，害死親夫，豈不是謊狀？
宋士杰：奸夫是誰？
顧　讀：楊春。
宋士杰：哪裏人氏？
顧　讀：南京水西門。
宋士杰：楊素貞？
顧　讀：河南上蔡縣。
宋士杰：千里路程，怎樣通姦？
顧　讀：呃！她是先姦後娶！
宋士杰：旣然如此，她不去逃命，到你這裏來送死來了！
顧　讀：這個……宋士杰，聽你之言，莫非你受了賄了？
宋士杰：受賄？
顧　讀：受賄。
宋士杰：受賄。受賄不多……
顧　讀：多少？
宋士杰：三百兩！
顧　讀：啊！來，扯下去打！
宋士杰：且慢！你打我不得。
顧　讀：本道怎麼打你不得？
宋士杰：我身無過犯。
顧　讀：打了你，自然有你的過犯！
宋士杰：打我甚麼過犯？
顧　讀：我打你這個……
宋士杰：大人？
顧　讀：這……
宋士杰：大人？
顧　讀：嗳，我打你一個欺官傲上！
宋士杰：嘿嘿！今天不挨你幾個板子，你也不好意思退堂。來來來，打呀！
〔宋士杰伏地，衙役打宋士杰〕
宋士杰：謝大人的賞！
顧　讀：宋士杰，我打得你可公？
宋士杰：不公。
顧　讀：打得你可是？
宋士杰：不是。
顧　讀：不公也要公，不是也要是；從今以後，你要少來見我！
宋士杰：見見何妨？
顧　讀：再若見我，定要你的老命！
宋士杰：不定是誰要誰的命！
顧　讀：下去！
宋士杰：走。
顧　讀：轟了下去！
宋士杰：走哇！(拿帽子，下堂)
(唱散板)
公堂打我四十板，
一狀要告他三個官！(下)

〔丁旦上〕

丁　旦：啓稟大人：按院大人在此下馬！

顧　讀：外廂順轎，迎接按院大人去者！

〔牌子，同下〕

第二十場

〔四兵士引黃大順上〕

黃大順：某，黃大順。按院大人在此下馬。——左右，前去迎接！

兵　士：哦！

〔衆人出城〕

〔門子引毛朋上〕

黃大順：呔！你是何人？（發見毛朋）哦，大人！

〔衆進城，"挖門"，毛朋下，更換官服上〕

毛　朋：黃大順聽令：拿我令箭去往上蔡縣提拿姚、楊二家，前來聽審，不得有誤。

黃大順：（接令箭）得令！（下）

〔衆同下〕

第二十一場

〔楊春上〕

楊　春：（念）事不關心，關心則亂！

俺，楊春。自從與義妹楊素貞失散，包袱又被騙去，尋得店房，染了一場大病。如今幸得痊愈，但不知我那義妹今在何處。聞聽按院大人在此下馬，我不免尋找義妹一同前去告狀，就此前往。（下）

第二十二場

〔宋士杰上〕

宋士杰：（念）可恨信陽道，貪贓又放刁；

打我四十板，咳！惡氣何日消！

聞聽按院大人在此下馬，我寫了一張狀子，預備去告他一狀，我不免前去打探打探。

〔"水底魚"。楊春上，碰倒宋士杰〕

宋士杰：娃娃，娃娃，回來，回來！

楊　春：（回身）叫我做甚麼？

宋士杰：娃娃，常言說得好：低頭走路，抬頭看人。你將老漢，偌大年紀，撞在塵埃，一言不發，揚長就走，你……這是個甚麼道理？

楊　春：哈哈，分明你撞了我，怎說我撞了你！我楊春有事在身；如若不然，我定不與你甘休！

宋士杰：哈哈！這個娃娃不講理！（突然想起）他叫……楊春……呃，娃娃回來！

楊　春：你又叫我回來做甚麼？

宋士杰：娃娃，你方才言道，你叫甚麼？

楊　春：我叫楊春。便怎麼樣？

宋士杰：楊春哪？不是外人了；你是我的乾兒子。

楊　春：我是你的乾老子！

宋士杰：你這是怎麼講話？

楊　春：你這是怎麼講話？

宋士杰：娃娃，有一個楊素貞，你可認識？

楊　春：她是我的乾妹子，怎麼不認識？

宋士杰：好，是你的乾妹子，是我的乾女兒；你豈不是乾兒子？

楊　春：哈哈，好哇！我花了三十兩銀子，買出一個乾老子來了！好，義父請上，楊春有禮。

宋士杰：罷了。娃娃，你慌裏慌張，往哪裏去？

楊　春：我前去替我乾妹子告狀。

宋士杰：你告哪一家？

楊　春：自然是告姚、楊二家。

宋士杰：如今不告姚、楊二家。

楊　春：要告哪一個？

宋士杰：要告田、顧、劉。

楊　春：告他們沒有過犯。

宋士杰：告他們自然有過犯！

楊　春：告他們甚麼過犯？

宋士杰：田倫密札求情，官吏過簡；顧讀貪贓賣法，匿案准情；劉題好酒貪杯，不理民詞。告得有理罷？

楊　春：呃，有理。

宋士杰：有理，我們就告得准。（導鑼聲）哪裏鳴鑼開道？前去打探。

楊　春：我去打探。（下）

宋士杰：（突然想起）哎呀！按院大人有告條在外，有人攔轎喊寃，四十大板。我實實捱不起了！（想起）有了，我看楊春這個娃娃，倒也精壯得很；我把這四十板子，照顧了這個娃娃罷！

〔楊春上〕

楊　春：乾父，鳴鑼開道，乃是按院大人由此經過。

宋士杰：好！（取狀）前去告狀。

楊　春：告狀啊，我去。拿過來！（拿狀下）

宋士杰：哈哈！到底是年紀輕，一把手狀子搶了就走。嘿嘿！此番攔轎喊寃，定然是四十大板，這就是認乾父的見面禮啊。（下）

第二十三場

〔牌子，四兵士、四刀斧手、門子、毛朋上。楊春由下場門上〕

楊　春：寃枉！

毛　朋：嗯！……攔轎喊寃，定是刁民，扯下去打！

楊　春：異鄉人好命苦！

毛　朋：唔！……念他是異鄉人，免去四十板。——你可有狀？

楊　春：有狀呈上。

毛　朋：呈上來！（門子接狀交毛朋，毛朋看狀）你叫甚麼名字？

楊　春：小人名叫楊春。

毛　朋：你爲何告此刁狀？

楊　春：怎見得小人告了刁狀？

毛　朋：這狀子上面寫的宋士杰；你叫楊春，豈不是刁狀？

楊　春：啓稟大人：宋士杰乃是小人的義父，只爲年紀大了，挨擠不上，故命小人前來代替告狀。

毛　朋：好，三日後命宋士杰察院聽審。

楊　春：謝大人！（下）

毛　朋：開道！

〔衆同下〕

第二十四場

〔宋士杰上〕

宋士杰：啊，這娃娃怎麼還不回來，待我迎上前去。

〔楊春上〕

楊　春：乾父！

宋士杰：娃娃，你回來了？

楊　春：我回來了。

宋士杰：狀子可曾遞上？

楊　春：遞上了。

宋士杰：哦，遞上了！（突然想起）遞上了？

楊　春：遞上了。

宋士杰：遞上了？

楊　春：遞上了啊！

宋士杰：走過去！

楊　春：哦，走過去。

宋士杰：走回去！

楊　春：好，走回去。

宋士杰：唉！娃娃，你沒有遞上。

楊　春：怎見得沒有遞上？

宋士杰：哈哈！娃娃，我實對你講了罷：按院大人有告示在外，有人攔轎喊寃，打四十大板。你這兩腿好好的，狀子沒有遞上罷？

楊　春：哈哈！幸虧遇見你一個乾老子；再有兩個，我兩條腿都要打爛了！

宋士杰：你是怎樣回答的呢？

楊　春：是我前去攔轎喊寃，按院大人吩咐扯下去打……

宋士杰：要打了哇！

楊　春：是我言道："異鄉人好命苦！"按院大人念在"異鄉"二字，免去四十大板。

宋士杰："異鄉"二字回答得好！

楊　春：大人問道："你可有狀？"

宋士杰：有狀。

楊　春：我言道："有狀。"大人吩咐呈狀！

宋士杰：你呈上去。

楊　春：大人看了狀子，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宋士杰：楊春哪。

楊　春：我言道："我叫楊春。"大人問道："你爲何告此刁狀？"

宋士杰：（猶疑地）怎見得？

楊　春：按院大人言道："狀子上面寫的宋士杰，你叫楊春，豈不是刁狀嗎？"

宋士杰：哎呀！這是我失於檢點，這……

楊　春：義父，不要着急，我又回答得好！

宋士杰：唔！

楊　春：是我言道："宋士杰是我的乾父，年紀大了，挨擠不上，故命小人代替告狀。"大人准了狀子，我大搖大擺就回來了！（得意狀）

宋士杰：哈哈！你這個娃娃會說話！

楊　春：我本來會說話。

宋士杰：好，按院大人怎樣傳話下來？

楊　春：按院大人傳話下來，命乾父三日後察院聽審。

宋士杰：我們的官司，是輸了還是贏了？

楊　春：我看一定贏了。

宋士杰：唉，管他是輸，管他是贏！回得家去，吃得飽飽的，打這場熱鬧官司。楊春，接包袱！

〔楊春接包袱〕

宋士杰：走！

〔宋士杰、楊春同下〕

第二十五場

〔牌子，四兵士、四刀斧手、門子、毛朋上。四衙役、顧讀、田倫、劉題下場門迎上〕

田倫、顧讀、劉題：迎接大人。

門　子：各處官員迎接大人。

毛　朋：察院伺候。

〔同下。連場，前場原人同上，毛朋、田倫、顧讀坐〕

毛　朋：二位年兄，爲何不見上蔡縣劉年兄？

田倫、顧讀：他官卑職小，不敢進見。

毛　朋：年兄年弟，何論官大官小！——來，有請上蔡縣劉老爺。

門　子：大人有命，有請上蔡縣劉老爺。

劉　題：上蔡縣劉題告進。——上蔡縣劉題參見大人。

毛　朋：來，與劉老爺看座。

劉　題：小官不敢。

毛　朋：年兄年弟，請坐敍話。

劉　題：謝座。

毛　朋：劉年兄，上蔡縣民情如何？

劉　題：官清民順。

毛　朋：既然官清民順，爲何有人越衙告狀？

劉　題：這……有道是"吏不舉，官不究"。

毛　朋：（冷笑）嘿嘿嘿！講甚麼"吏不舉，官不究"。分明你好酒貪杯，不理民詞。制度留下，回衙聽參！

劉　題：謝大人。（出門）唉！回家抱娃娃去了。唉！官星不旺！（下）

毛　朋：啊，二位年兄，我有一事不明，要在二位台前領教。

田　倫、顧　讀：大人請講，怎說領教！

毛　朋：啊，田年兄，一路而來，查得有一家官長，密札求情，官吏過簡。該問何罪？

田　倫：這……論律當斬。

毛　朋：哦，論律當斬。領教了。——啊，顧年兄，有一家官長，貪贓賣法，匿案准情。該論何罪？

顧　讀：呃，這……論律當斬。

毛　朋：領教了。啊，二位年兄，有人將你二人告下來了。

田　倫、顧　讀：這……有告必有證。

毛　朋：自然有證。——來，帶宋士杰！

門　子：傳宋士杰。

〔宋士杰上〕

宋士杰：來了。

〔顧讀出座〕

顧　讀：宋士杰！

宋士杰：哦，大人！

顧　讀：你來了？

宋士杰：按院大人傳我，我不敢不來。

顧　讀：此番去見大人，當講則講；不當講，不要胡言亂語！

宋士杰：是。當講自然要講；不當講，呵呵，也要講他幾句！

顧　讀：我看你講些甚麼？

宋士杰：我自然有講的！

顧　讀：進來！

宋士杰：不要這樣的虎威。這是按院的行轅，不是你道台衙門了。——草民宋士杰與大人叩頭。

毛　朋：宋士杰，你告了兩員封疆大臣、一個縣令，當着二位大人在此，將狀子上的情由，一一講來，若有一字差錯，定要你的老命！講！

宋士杰：大人容稟：草民宋士杰，在西門以外，開了一所店房，那日來了兩位公差，言道："酒酒酒，終日有。有錢的在天堂，無錢的下地獄。"見他們口角帶字，夜晚將……

毛　朋：爲何不講？

宋士杰：草民有剁手之罪！

田　倫、顧　讀：來，剁他的雙手！

毛　朋：且慢！免去此刑。往下講來！

宋士杰：謝大人！將門撥開，取出紋銀三百兩，書信一封，將那書信……

毛　朋：爲何不講？

宋士杰：有挖目之罪！

田　倫、顧　讀：挖他的雙目！

毛　朋：且慢！一槪免去。往下講！

宋士杰：咋！小人拆開一觀，原來田大人與顧大人密札求情。小人見此事重大，因此一字套一字，一筆套一筆，謄寫在衣襟之上。大人不信，（揚衣）請看！

毛　朋：打……打打座來。（斜坐，念）上寫："田倫頓首拜，拜上信陽顧大人。雙塔寺前分別後，倒有幾載未相逢。姚家莊有個楊氏女，她本姚家不賢人。藥酒毒死親夫主，反賴我姐丈姚廷椿。三百兩銀子押書信，……"——撤座！（田倫、顧讀起立）"還望年兄念弟情。上風官司歸故里，登門叩謝顧年兄。家書安康。"家書安康。

宋士杰：大人詳情！

毛　朋：（怒視田倫、顧讀）來，將宋士杰衣襟入庫。

〔門子收衣〕

毛　朋：宋士杰，下堂伺候！

宋士杰：謝大人。

顧　讀：宋士杰，回來。（低聲地）宋士杰，你好厲害的衣襟！

宋士杰：大人，你好厲害的板子！

顧　讀：嘿，回得衙去，我定要你的老命哪！

宋士杰：哈哈！你還回得去嗎？（下）

毛　朋：二位年兄，宋士杰和衣襟，就是你二人的對證了！

顧　讀：（招田倫）年兄，你不應當與我那封書信！

田　倫：你不該收我那三百兩銀子！

顧　讀：唉！

田　倫：我也是母命難違；有道是：父母恩情重……

毛　朋：朝廷法度嚴！

顧　讀：不聽恩師語……

毛　朋：王法大如天！二位年兄，你我進京赴試，得中進士，只因不拜嚴嵩爲師，可恨奸賊專權，不放我等爲官。多蒙海瑞老師，苦苦保奏，才放我等簾外爲官。我們出京之時，在雙塔寺盟下誓願，不許貪贓賣法，官吏過簡；若有此事，棺木一口，仰面還鄉。小弟不才，實授八府巡按，查得上三府，官是淸官，民是順民；查得下五府，官是贓官，民是刁民。查來查去，這贓官二字却應在我們年兄年弟的身上，叫小弟哪裏去尋，哪裏去訪！

田　倫
顧　讀：求大人諒情一二！

毛　朋：說甚麼諒情一二！聖上恩賜上方寶劍，一同拜過。（牌子，拜）小弟得罪了。升堂！（入大座）呔！膽大田倫、顧讀，貪贓賣法，密札求情。——來，將二人看押，聽候聖旨發落。

〔刀斧手押田倫、顧讀下。黃大順上〕

黃大順：啓禀大人：姚、楊二家拿到。

毛　朋：將人犯帶上來！

黃大順：將人犯押上來！

〔楊青、田氏、姚廷椿同上〕

姚廷椿
田　氏
楊　青：與大人叩頭。

門　子：（點名）姚廷椿。

姚廷椿：有。

門　子：田氏。

田　氏：有。

門　子：楊青。

楊　青：有。

毛　朋：楊青。

楊　青：犯生在。

毛　朋：你口稱犯生，莫非在庠？

楊　青：我是一個黌門秀才。

毛　朋：你爲何賣你的胞妹？

楊　青：是她婆婆主婚，與犯生無干。

毛　朋：何人代筆？

楊　青：犯生代筆。

毛　朋：何人得的財禮？

楊　青：犯生得了幾兩遮羞銀子，還了酒賬啦。

毛　朋：哼！賣屋又賣基，一樹能剝幾層皮！孔聖門前焉能出你這樣無恥的庠生！——來，將他衣巾剝掉，發往邊外充軍。

〔刀斧手押楊青下〕

毛　朋：姚廷椿，你爲何害死你的胞弟？從實講來！

姚廷椿：害人不害人我不知道；問我的老婆。

毛　朋：原來是個縮頭男子。——田氏，爲何用藥酒害死

你的小叔?

田　氏：启禀大人：楊素貞私通奸夫，謀害本夫。小婦人是安分守己的好人。

毛　朋：來在察院，還不實招！——來，大刑伺候。

田　氏：慢着。大人，我有招就是！

毛　朋：畫供上來！

〔田氏畫供〕

毛　朋：你夫妻二人理當問斬。押下去。

〔刀斧手押姚廷椿、田氏下〕

毛　朋：來，帶宋士杰！

〔宋士杰上〕

宋士杰：與大人叩頭。

毛　朋：宋士杰，有道是"民不告官"，你一狀告倒兩員封疆大吏，一個百里縣令，豈能無罪！

宋士杰：望大人格外施恩！

毛　朋：念你年邁，發往邊外充軍，當堂上刑。下去！

宋士杰：（帶刑）謝大人。

（唱西皮散板）

公堂之上上了刑，

好似鰲魚把鈎吞；

悲切切出了都察院——

〔楊春、楊素貞兩邊上〕

楊　春、楊素貞：乾父！

宋士杰：（接唱）只見楊春與素貞。

你家在河南上蔡縣，

你住南京水西門；

我三人從來不相認，

宋士杰與你們是哪門子親！

我爲你挨了四十板，

我爲你披枷帶鎖邊外去充軍。

可憐我年邁人離鄉井，（哭頭）楊春，楊素貞啊！

誰是我披蔴帶孝人！

楊　春：（接唱）乾父不要兩淚淋，

楊素貞：（接唱）孩兒言來聽分明；

楊　春：（接唱）倘若乾父下世早，

楊素貞：（接唱）兒是披蔴帶孝人。

宋士杰：唉，妄想啊妄想！

楊素貞：（接唱）站在堂口來觀定，

啊！

這一位大人我認得眞。

啊，兄長，你看上面坐的這位大人，好像在柳林替我們寫狀的那位先生。

楊　春：哦，待我看來。是的啊！

宋士杰：你們講些甚麼？

楊　春：乾父，上面這位大人，好像是在柳林替我們寫狀的那位先生。

宋士杰：（看）你們認得眞？

楊　春：認得眞。

宋士杰：你你你……見得明？

楊素貞：兒見得明！

宋士杰：（面有喜色）好哇！

（唱西皮散板）

你認得清來你見得明，

我充軍的事兒就去不成哪！

二次進了都察院，

尊聲青天老大人：

百姓告官是有罪，

無有狀子告不成！

毛　朋：（接唱）本院奉命出帝京，

明査暗訪爲黎民；
爲不平我把狀子寫，
王法條條不徇情。
宋士杰：（接唱）大人奉命出帝京，
明査暗訪爲黎民；
有日大人回朝轉，
你在凌煙閣上標美名，你是個大忠臣。
毛　朋：（接唱）柳林寫狀爲百姓。
宋士杰：（接唱）宋士杰打的是抱不平。
毛　朋：（接唱）黎民告官當問斬。
宋士杰：大人！
（接唱）你在那柳林寫狀，犯法你是頭一名！
毛　朋：哎呀！
（接唱）宋士杰說話眞兇狠，
問得本院似啞人！
下得位來忙鬆綁，——（下位與宋士杰除去刑具）
你是我說不倒的老先生！
宋士杰，你可有後？
宋士杰：小人乏嗣無後！
毛　朋：也罷！將楊春拜在你的名下以爲義子，如何？
宋士杰：不敢。
毛　朋：楊春，拜見你乾父。
楊　春：拜見乾父。
宋士杰：少禮！
毛　朋：同到姚廷梅墳前一祭，以明善惡。
宋士杰：大人天恩！
〔尾聲，衆同下〕　　　　——劇　終——

奇　雙　會

前　記

"奇雙會"又名"販馬記"，包括"哭監"、"寫狀"、"三拉"等三折戲。

劇情是：新任陝西褒城縣令趙寵，下鄉勸農未歸，其新婚夫人李桂枝夜聞監內傳來悲切的犯人哭聲，因命開監，詳加詢問，才知這一犯人竟是她的父親李奇。

原來李奇素以販馬爲業，其繼配楊氏私通了地痞田旺。楊氏趁李奇出外經商，將前妻子女桂枝及其弟保童逐出。李奇回家不見子女，拷問侍女春華，春華自縊死。楊氏串通田旺誣告李奇因姦逼死侍女。時趙寵尙未到任，前任縣官受賄，判李奇死刑，下獄待決。

李桂枝聽她父親哭訴了含寃經過，等趙寵回衙，就向他求救。趙寵替桂枝寫了訴狀，並教她到新任巡按前申訴。巡按見是桂枝，忙將她拉進後衙；趙寵闖訊，闖進轅門，不想也被拉了進去；及至到了後面，才知巡按就是桂枝的弟弟李保童。

保童提李奇覆審，當堂剖明寃情，一家人遂慶團圓。

這個戲是依據梅蘭芳先生最近演出本，由許源來先生及本院許姬傳、何異旭共同整理的。最後並經梅先生仔細校訂。

第一場 哭 監

禁 卒：(內)啊哈！
(上念數板)
我做禁子管牢囚，
我做禁子管牢囚，
十人見了九人愁；
有錢的，還好受，
沒錢的，打不休來罵不休，
哪怕犯人與我做對頭，做對頭。
我，褒城縣的禁卒便是。只因我這監裏收着一名老犯人名喚李奇，來到我這監中日子也不少啦，一個錢兒我也沒見着他的；今兒個也沒甚麼事，把他叫出來，跟他要倆錢兒花，就是這個主意。——李奇呀，你給我走出來罷。
李 奇：(內)來了。
(上唱吹腔)
滿腹含寃向誰訴，
都只爲兒女，蒼天哪！受苦刑。
閻王要命還猶可，
禁 卒：(夾白)李奇呀！
李 奇：(接唱)禁大哥呼喚吓掉魂。
將身來在獄神殿，
大哥台前早超生。
大哥有禮了！
禁 卒：你哪兒那麼些個窮酸禮呀！
李 奇：啊，大哥，將我李奇喚出，有何吩咐？
禁 卒：李奇，你來到我這監中，日子可也不少啦，一個錢兒我也沒見着你的；有銀子有錢你倒是拿出來，我好給你墊補着花呀！
李 奇：哎呀大哥啊！想我李奇身遭不白寃枉，哪裏來的銀錢送與大哥使用啊！
禁 卒：你瞧，我跟你要錢，你跟我弄這一套。告訴你說，今兒個有錢便罷，要是沒錢，教你知道知道我的厲害！
李 奇：哎呀大哥啊！
(接唱)自古道惜孤矜寡，愛老憐貧；
燒香換水瞻佛像，哎呀大哥啊！
公門之內好修行。
禁 卒：嘿！
(接唱)一足踏你倒埃塵，
指着老狗罵幾聲；
自從進得監禁門，
何曾見你半毫分！
將你打上將軍柱，
渾身上下綑麻繩；
我比閻王你比鬼，
催命判官等時辰。
衆 ：(內)夥計，喝酒來呀。
禁 卒：哦，就來。——我先喝酒去，回頭再跟你算賬。——來了，來了。(下)
〔起更〕
李 奇：唉！
(接唱)我李奇幼年喪父，中年失妻，老來無子，
哦這、這的是三不幸也。苦哇！
〔二更〕
李 奇：(接唱)我哭，哭一聲李保童，難得見的親兒啊！
我叫，叫一聲李桂枝，難見面的嬌兒啊！
哪知道爲父的在監中受苦哇！
〔三更〕
李桂枝：(內)丫鬟掌燈。

〔丫鬟、李桂枝上〕

李桂枝：（唱吹腔）

聽譙樓打三更，

耳邊廂聽得大放悲聲。

丫鬟，想這夜半三更，何人在外啼哭？你喚院公前去問來。

丫　鬟：是。——院公哪裏？

家　院：（內）來了。（上）丫鬟姐何事？

丫　鬟：夫人言道：夜半三更，何人在外啼哭，命你前去問來。

家　院：是。——看堂的！

內　：甚麼事？

家　院：夜半三更，何人在此啼哭？

內　：我們這裏辦公的辦公，造冊的造冊，無人啼哭。

家　院：哦。——啓稟夫人：他們那裏辦公的辦公，造冊的造冊，無人啼哭。

李桂枝：哦，無人啼哭。

家　院：正是。

李桂枝：去到監中問來。

家　院：是。——禁卒！

禁　卒：（上）誰呀？——哦，老大爺呀！

家　院：何人在此啼哭？

禁　卒：沒有人哭呀。

家　院：夫人聽見了。

禁　卒：哦，我這監裏收着一名老犯人，被前任官打得棒傷疼痛，故爾啼哭。

家　院：候着。

禁　卒：是。

家　院：啓稟夫人：監中有一老犯人，被前任官打得棒傷疼痛，故爾啼哭。

李桂枝：哎呀且住！原來是一老犯人，被前任官打得棒傷疼痛；爲何哭得那樣傷心，其中定有冤情。——啊，院公，去到監中提那老犯人前來，我要問話。

家　院：老爺不在衙內，私自開監，小人吃罪不起。

李桂枝：不妨，老爺怪罪下來，有我擔待。

家　院：是。——禁卒。

禁　卒：老大爺。

家　院：將那老犯人提出監來，夫人要親自問話。

禁　卒：哎呀，老爺不在衙內，私開監門，小人吃罪不起呀！

家　院：有夫人作主。

禁　卒：等我給您開門，您進來罷。

家　院：老犯人在哪裏？——啊，你爲何將他吊了起來？

禁　卒：他自已要上去的。

家　院：哼！解了下來。

禁　卒：是啦。

李　奇：哎呀大哥，我打不起了。

禁　卒：誰打你來着！過來。

家　院：夫人喚你問話，隨我來。

李　奇：哦，是是是。

〔家院引禁卒、李奇入內〕

家　院：見過夫人。

李　奇：夫人在上，犯人叩頭。

李桂枝：罷了。——看這老犯人偌大年紀，與我屈了一膝，我心中有些不安。——院公。

家　院：夫人。

李桂枝：敎這老犯人面向朝外，墊跪回話。

家　院：是。——禁卒過來，夫人敎這老犯人面向朝外，墊跪回話。

禁　卒：沒墊的呀。

家　院：取你的被褥前來。

禁　卒：是啦。(取被褥與李奇墊跪)

家　院：墊跪已畢。

李桂枝：你們迴避。

家　院：是。

〔禁卒、家院下〕

李桂枝：啊，這一老犯人，把你犯罪情由一一講來。

李　奇：唉！夫人容稟！

李桂枝：慢慢的講！

李　奇：(唱吹腔)

一言訴不盡心中苦。

提起我的苦來，夫人哪！苦煞人！

李桂枝：家住哪裏？

李　奇：(接唱)家住在漢中府褒城縣，

陵右里，居住馬頭村。

李桂枝：你叫甚麼名字？

李　奇：(接唱)犯人名字叫李奇。

李桂枝：且慢。——(略尋思)丫鬟，看茶伺候。

丫　鬟：是。(下)

李桂枝：哎呀且住！這一老犯人名叫李奇，李奇乃是我爹爹名字呀。事有蹺蹊。咳！我想天下同名者多。待我仔細的問來。——啊，這一老犯人，你可有妻子？

李　奇：夫人啊！

(接唱)結髮妻王氏早歸陰。

李桂枝：可有兒女？

李　奇：(接唱)所生下一男和一女，

李桂枝：(急問)叫甚麼名字呀？

李　奇：(接唱)保童桂枝姐弟名。

李桂枝：(暗泣)哎呀爹……

李　奇：(接唱)奈家下無人照看兒和女，

後娶楊氏狗賤人。

李桂枝：做何生理？

李　奇：(接唱)老犯人西陵販馬四川貨賣，

回家來不見二姣生。

李桂枝：就該盤問。

李　奇：(接唱)問春華她說是害病死；

李桂枝：問楊氏呢？

李　奇：(接唱)問楊氏她又說破指風。

李桂枝：我想這一個人得了兩樣病症，豈不是假的呀？

李　奇：本來是假的。

李桂枝：難道說就罷了不成？

李　奇：夫人哪！

(唱)　拷問春華懸樑自盡，

老犯人失了主意，錯教田旺他落下屍靈。

李桂枝：哎呀！千不是，萬不是，不該教他落下屍來；這是你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李　奇：本來是老犯人我失了主意呀。

李桂枝：後來呢？

李　奇：夫人哪！

(接唱)那田旺與我要銀子，

李桂枝：可有銀子與他？

李　奇：慢說無有銀錢，縱有銀錢，喏喏喏——

(接唱)豈肯將假買成眞。

一紙謊狀當官告，

胡老爺受賄用非刑；

上公堂先打四十板，

李桂枝：你……可曾招認？

李　奇：(接唱)哎呀，夫人哪！

無情夾棒怎受刑。
老犯人受不過五刑拷打，
只得當堂盡招承。

李桂枝：呀！
(唱吹腔)
聽父言，心暗驚，哎呀爹——(外望無人)
爹爹呀！
兒享榮華父受刑。
父女阻隔重門地，
不能當面說分明。

丫　鬟：(上)夫人請茶。夫人因何落淚？

李桂枝：唉，聽這老犯人說得可憐，因此落下淚來。取銀子一錠過來。

丫　鬟：是。
〔家院暗上〕

李桂枝：啊，院公。

家　院：夫人。

李桂枝：將這銀子，付與那老犯人，教他早晚買些湯水吃，再吩咐禁卒今後不可私自動刑；倘若私自動刑，老爺回來，重責不饒。

家　院：是。——禁卒過來！

禁　卒：(上)甚麼事呀？

家　院：夫人賞與那老犯人一錠銀子，教他早晚買些湯水吃。今後不准你私自動刑；再若私自動刑，老爺回來，重責不饒。

禁　卒：是是。——我說李奇呀，夫人賞你一錠銀子，教我早晚給你買些湯水吃，你收起來罷。

李　奇：哦，夫人賞我一錠銀子，我不要；就送與大哥你罷！

禁　卒：怎麼着，你不要，送給我啦。嘿！你可眞是好人哪。

家　院：哈哈，方纔無有銀子，你將他吊了起來；如今有了銀子，你就說他是好人了，你們這樣人眞眞的可惡！

禁　卒：老大爺，您怎麼跟我過不去呀！

家　院：哼！——謝過夫人。

李　奇：是是。——多謝夫人。

李桂枝：不要謝了。去罷！

李　奇：夫人，老爺回衙呵：
(唱吹腔)
待等老爺回衙轉，
把犯人寃屈訴一番。
〔家院、禁卒、李奇分下〕

李桂枝：(接唱)待等相公回衙轉，
把父含寃說分明。
〔丫鬟、李桂枝下〕

第二場　寫　狀

〔四衙役、趙寵上〕

趙　寵：(念引)保障一方，最安寧，且喜新授褒城縣令。
(念詩)一行作吏，兩袖淸風；
連日忙碌，只爲勸農。
下官，趙寵。蒙聖恩除授褒城縣令。奉上司明文，下鄉勸農，且喜公事完畢，不免回衙理事。——左右！

衆　：有。

趙　寵：打道回衙！
〔“六么令”牌子，吹打，衆圓場，四衙役下。家院迎上〕

家　院：迎接老爺。

趙　寵：來。

家　院：有。

趙　寵：請夫人出堂。

家　院：是。——有請夫人出堂。(下)

〔李桂枝上〕

李桂枝：(念引)父受含冤事，何日得報明。

趙　寵：啊，夫人。

李桂枝：相公。

趙　寵：夫人請坐。

李桂枝：相公請坐。(哭)喂呀……

趙　寵：啊夫人，想下官連日下鄉勸農，且喜今日才回；夫人不加歡悅，這樣悲淚咽咽，是何緣故哇？

李桂枝：相公不在衙中，妾身犯了你的大法了。

趙　寵：喲，夫人犯了下官甚麼大法？

李桂枝：昨晚三更時分，竟將那監禁門開了。

趙　寵：哦！下官不在衙內，夫人竟將那監禁門開了。

李桂枝：正是。

趙　寵：嘟！

李桂枝：(哭)喂呀……

趙　寵：唉！想我身居縣令，所重者監庫錢糧；夫人夜半三更私開禁門，倘若走脫犯人，被上司聞知，我這小小前程，豈不斷送你手！這等大膽！唉，豈有此理！

李桂枝：相公啊！

(唱吹腔)

進衙來不問個詳和細，

反將言語衝撞人。

趙　寵：反道下官衝撞了你！想你也是知書達理之人，這監禁門豈是胡亂開得的！哈哈，你連下官的考成都不顧了！真真有些欠通，欠通之極矣！

李桂枝：相公啊！

(接唱)你父若在監禁內，

七品郎官做不成。

趙　寵：呀！

(接唱)聽妻言，心暗驚，

言語顛倒，說話不明。

且住，方纔我夫人說道，我父若在監禁內，七品郎官做不成。此話蹺蹊呀，其中必有緣故。……也罷，待我去問她一聲。……

李桂枝：(哭)喂呀……

趙　寵：喲，我正要去問她，她又在那裏啼哭，這……便怎麼處？哦，有了，我與她成婚未久，乃是少年夫妻，向前陪個笑臉，這又何妨啊！——啊，夫人，夫人哪！

(接唱)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兒戲，反在那裏哭，

舉案齊眉永不離。

哎呀，夫人哪！

你心中有甚麼不平的事，

來呀，來呀！

對下官說一個詳和細。

李桂枝：妾身雖有滿腹含冤，對相公說了，不能作主，也是枉然。

趙　寵：夫人既有滿腹含冤，對下官說了，與你分憂解愁。

李桂枝：哦，對相公說了，與我分憂解愁。

趙　寵：是啊，與夫人分憂解愁哇！

李桂枝：說來又恐相公你着惱哇！

趙　寵：只要夫人不哭，下官我就不惱。

李桂枝：哦，相公是不惱的呀？

趙　寵：我何嘗惱哇！

李桂枝：如此……

趙　寵：講。

李桂枝：(啜泣)苦命的爹爹呀！

趙　寵：嗳，惱了，惱了！

李桂枝：方纔說過不惱的呀！

趙　寵：夫人方纔說不哭，下官我就不惱。如今夫人哭麼，下官就惱了。

李桂枝：如此，我不哭就是。

趙　寵：我也不惱了。慢慢講來。

李桂枝：唉，相公啊！（啜泣）

趙　寵：又哭了。

李桂枝：（唱吹腔）

一言訴不盡心中苦。

趙　寵：夫人請坐。

李桂枝：（接唱）提起我的苦來……哎呀，相公啊！

趙　寵：夫人！

李桂枝：（接唱）苦煞人。

趙　寵：家住哪裏？

李桂枝：（接唱）家住在漢中府褒城縣，

陵右里，居住馬頭村。

趙　寵：不錯，下官前日下鄉勸農，有個陵右里馬頭村。夫人就是那裏人氏麼？

李桂枝：正是妾身的本處。

趙　寵：如此說來，夫人你是下官的……

李桂枝：甚麼？

趙　寵：子民了哇！（笑）哈哈哈……

李桂枝：休得取笑。

趙　寵：令尊何名？

李桂枝：（接唱）爹爹名字叫李奇。

趙　寵：慢來，夫人姓劉哇；怎麼又姓起李來了？

李桂枝：我本姓李呀！

趙　寵：那姓劉的呢？

李桂枝：乃是我的義父。

趙　寵：哦，原來如此。令堂呢？

李桂枝：相公啊！

（接唱）生母王氏早歸陰。

趙　寵：可有兒女？

李桂枝：（接唱）所生下一男和一女。

趙　寵：叫甚麼名字？

李桂枝：（接唱）保童與我姐弟二人。

趙　寵：家中可有人照看？

李桂枝：（接唱）奈家下無人照看兒和女，

後娶繼母楊氏三春。

趙　寵：令尊做何生理？

李桂枝：（接唱）我爹爹西陵販馬四川貨賣，

回家來不見二姣生。

趙　寵：就該盤問。

李桂枝：（接唱）問春華，她說是害病死。

問楊氏，又說是破指風。

趙　寵：且慢，我想一個人得了兩樣病症，這豈不是假的呀？

李桂枝：原是假的。

趙　寵：難道說就罷了不成麼？

李桂枝：唉，相公啊！

（接唱）拷問春華懸樑自盡，

我爹爹失了主意，錯教田旺落下屍靈。

趙　寵：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教他落下屍靈。這是令尊大大的失了主意了哇！

李桂枝：原是我爹爹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趙　寵：後來呢？

李桂枝：相公啊！

趙　寵：快些講來！

李桂枝：（接唱）我繼母敗人倫，

她與那田……

趙　寵：禁聲！

〔二人向外張望〕

趙　寵：夫人，田甚麼啊？

李桂枝：（輕聲接唱）

她與那田旺有私情。

趙　寵：豈有此理！

李桂枝：（接唱）一紙謊狀當官告，

胡老爺受賄用非刑，

上公堂先打四十板，

趙　寵：不該招認。

李桂枝：（接唱）哎呀，爹爹呀！

無情的夾棒怎受刑！

趙　寵：也不該招認哪！

李桂枝：（接唱）我爹爹受不過五刑拷打，

趙　寵：怎麼樣？

李桂枝：（接唱）只得當堂畫招承。

趙　寵：哎呀，完了，完了。

李桂枝：（接唱）望求相公施憐憫。

一重恩當報九重恩。（趨前跪）

趙　寵：夫人請起。——呀！

（唱吹腔）

聽妻言寵心中苦，

哎！她……與我趙寵一般相同。

她被繼母趕出在外，

我被晚娘逐出了門庭。

李桂枝：聽相公之言，敢莫也是被晚娘趕出來的麼？

趙　寵：可不是麼。

李桂枝：如此說來，天生一對。

趙　寵：地成一雙。

李桂枝、趙　寵：（同）哎呀，相公／夫人啊！

（同唱）天生一對苦夫妻，哎呀，相公／夫人啊！

（接唱）看來你我一般同。

趙　寵：咻！

（接唱）有恩不報非君子，

有仇不報枉爲人。

李桂枝：快快搭救爹爹性命……（啜泣）

〔家院暗上〕

趙　寵：夫人不要如此，待我取令尊招詳，一看便知明白。

李桂枝：有勞相公。

趙　寵：好說。——來。

家　院：有。

趙　寵：去到刑房，取李奇招詳過來。

家　院：是。

趙　寵：夫人請坐。

李桂枝：有座。

家　院：取李奇招詳過來，

內　：李奇招詳在此。

家　院：（取招詳）李奇招詳到。

趙　寵：迴避。

家　院：是。（下）

趙　寵：夫人，令尊招詳在此，夫人請看。

李桂枝：有勞相公念與我聽。

趙　寵：待下官念與夫人聽："犯人一名李奇……"

李桂枝：（哭）喂呀……爹爹呀！

趙　寵：不要啼哭，聽下官念來呀！

李桂枝：是。

趙　寵："犯人一名李奇，爲因姦不從，逼死僕女春華；招詳情實，問成死罪。着定秋後處……"

李桂枝：爲何不往下念？

趙　寵：念下去，夫人又要啼哭了哇！

李桂枝：我不哭，快些念來，快些念來！

趙　寵：待下官念來："……問成死罪，着定秋後處决"。哎呀，秋後就要處决了哇！

李桂枝：哦！我爹爹秋後就……要處决了麼？

趙　寵：唉，完了哇！

李桂枝：哎呀，苦命的爹爹……(昏去)

趙　寵：哎呀，夫人醒來，夫人醒來！

〔李桂枝甦醒〕

趙　寵：(自語)哎呀，險些又是一條人命啊！

李桂枝：相公啊！快快搭救爹爹性命才好哇！

趙　寵：哎呀，夫人哪！此乃前任官所斷，教下官如何能挽回的喲。

李桂枝：如此說來，我爹爹就無生路了麼？

趙　寵：唔，决無生路了哇。

李桂枝：這便如何是好？(哭)苦命的爹爹……

趙　寵：不要啼哭，令尊大人還有脫生之路。

李桂枝：哦，我爹爹還有甚麼脫生之路哇？

趙　寵：這倒巧得很，新按院大人明日在我褒城下馬，夫人可作辯狀一紙前去申訴；或者救得令尊大人，也未可知呀。

李桂枝：好便好，只是無人寫狀。

趙　寵：哦，寫狀麼！

李桂枝：啊，寫狀啊！

趙　寵：喏，下官我就會寫啊！

李桂枝：哦，相公還會寫狀麼？

趙　寵：喲！堂堂縣令，一紙辯狀都不會寫，喏，怎能判斷民詞，如何升堂理事！

李桂枝：如此煩勞相公與我作一紙辯狀啊！

趙　寵：夫人要下官寫狀麼？

李桂枝：寫狀啊。

趙　寵：下官也要夫人依我一件事兒呀！

李桂枝：哪一件哪？

趙　寵：下官要夫人與我……

李桂枝：怎麼？

趙　寵：磨墨。

李桂枝：哦，磨墨？

趙　寵：磨墨。

李桂枝：使得。

趙　寵：哦，使得？如此，夫人！

李桂枝：相公！

趙　寵：與下官……

李桂枝：怎麼啊？

趙　寵：磨墨呀。(輕笑)啊，哈哈哈……

李桂枝：使得呀！

趙　寵：來，取紙筆墨硯過來！

〔家院送筆硯上，隨即暗下〕

趙　寵：(唱吹腔)

一紙辯狀到公庭，
搭救岳父出獄門。
上寫着：告狀人李……李……

李桂枝：寫呀！

趙　寵：哎，李……

李桂枝：往下寫呀！

趙　寵：哎，李……

李桂枝：嘜，我說你不會寫喲！

趙　寵：嘜，我說我會寫喲！(笑)哈哈哈……

李桂枝：啐！

趙　寵：非是下官不寫，這狀紙上面要寫告狀人的名字，方纔夫人言過，本來姓李，只是這名字麼，下官倒還未曾領教過。夫人，你叫甚麼名字啊？

李桂枝：我啊，我是無有名字的。

趙　寵：人生天地之間，豈有無名字的道理，一定要領教。夫人你叫甚麽？

李桂枝：我啊……嗳，你與我糊裹糊塗寫上一個也就是了。

趙　寵：喲！一紙辯狀，見了按院大人，猶如虎口拔牙，死裹脱生；豈是糊裹糊塗寫得的！到底叫甚麽？講，你要與我說！

李桂枝：我姓李呀！

趙　寵：嗳，我知道你姓李，叫甚麽名字？

李桂枝：（輕聲地）桂枝。

趙　寵：啊？

李桂枝：嗳，桂枝喲！

趙　寵：（學李桂枝語）嗳，桂枝喲！（笑）哈哈哈……

李桂枝：啐！

趙　寵：夫人，下官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

李桂枝：甚麽心事？

趙　寵：我與夫人完婚的時節，是……這個……

李桂枝：八月中秋。

趙　寵：八月中秋。哎！正所謂："秋風之際，桂花香"也喲！唔，香倒香，只是有些兒不貴了哇！

李桂枝：啊，哪些兒不貴呀？

趙　寵：夫人命犯乖張，就是這些兒不貴了。

李桂枝：你有口說旁人，無口說自身。可記得那年去到我家投親的時節，也是那等的光景啱！

趙　寵：哪個啊？

李桂枝：你呀！

趙　寵：我麽！彼此……

李桂枝：一樣！

趙　寵：彼此……

李桂枝
趙　寵：（同）一樣哦！

趙　寵：（笑）哈哈哈……

（接唱）上寫着李桂枝二十一歲，

陵右里，居住馬頭村。

令弟何名？

李桂枝：保童。

趙　寵：做何生理？

李桂枝：苦讀詩書。

趙　寵：唉，如此說來，苦煞那書生了！

（接唱）小保童和桂枝趕出門外，

姐弟逃難受苦情。

伏望大人超生命，

結草銜環當報恩。

狀已寫完，夫人請看。

李桂枝：多謝相公。

趙　寵：好說。

李桂枝：相公，這狀紙是無用的呀！

趙　寵：啊，狀紙怎說無用啊？

李桂枝：按台大人那裹，人役頗多，我是女流，挨擠不上，也是枉然。

趙　寵：不錯，這也慮得是。無妨，明日按台大人到時，下官也要前去稟見；夫人可扮做隨侍的模樣，一同前往。

李桂枝：此計甚好。

趙　寵：正是：一紙辯狀到案前，

李桂枝：撥開雲霧見青天；

趙　寵：若得大人超生命，

李桂枝：相公！趙氏孤兒寃報寃。

趙　寵：好！好個趙氏孤兒寃報寃。——啊，夫人請轉。

李桂枝：怎麽說？

趙　寵：方纔這狀紙上……
李桂枝：敢莫是寫錯了？
趙　寵：唔，正是寫錯了。
李桂枝：在哪裏呀？相公看來。
趙　寵：（假意看狀紙）喏，桂枝喲！（笑）哈哈哈……
李桂枝：啐！——啊，相公請轉，相公請轉！
趙　寵：夫人何事？
李桂枝：（故意地）我想這狀紙到底是無用啊。
趙　寵：狀紙怎又說無用啊？
李桂枝：想我不會告狀，也是枉然！
趙　寵：夫人連狀都不會告？
李桂枝：不會呀。
趙　寵：待下官教導於你。
李桂枝：有勞相公教導於我。
趙　寵：好說。（自語）哎呀呀，我家夫人，她連狀都不會告。（向桂枝）明日見了按院大人，將狀紙頂在頭上，緊行幾步，你要高聲喊叫："哎呀，爺爺！冤枉啊！"（跪）
李桂枝：來，帶去收監，明日早堂聽審。
趙　寵：（立起）啊，哇哇哇！我倒被撥弄了哇。（笑）哈哈哈……
〔李桂枝轉身暗拭淚，被趙寵看見，急向前安慰〕①
趙　寵：哎呀，夫人不要啼哭，明日就要與令尊大人伸冤的了哇！（笑）哈哈哈……
〔趙寵攙扶李桂枝下〕

第三場　三　拉

〔李保童上〕
李保童：（念引）奉命出朝，威名天下曉。父母劬勞，深恩難報。
（念詩）曾記當年受凌欺，今日纔得掛紫衣；
父母深恩難答報，此情空望白雲飛。（門子暗上）
本院，姓李名泰，小字保童，乃漢中褒城縣人氏。昔遭繼母所害，姐弟二人逃出在外，行至中途又被猛虎衝散；姐姐不知下落。是我多蒙王公搭救，撫養成人。大比之年進京求名，取中二甲進士，又蒙聖恩欽放山陝巡按，一路而來，密訪家中消息。正是：當初分散苦，何日得相逢！——來！
門　子：有。
李保童：吩咐開門。
門　子：開門！
〔"大開門"牌子。四軍士上，胡老爺上〕
胡老爺：卑職告進。——卑職參見大人，巡風無事。
李保童：稟事牌抬出！
胡老爺：是。
〔趙寵上〕
趙　寵：啊，寅翁請了。
胡老爺：請了。
趙　寵：相煩與我報門。
胡老爺：待我與你報門。——報：褒城縣告進。
趙　寵：卑職褒城縣趙寵參見大人。
門　子：（喊）請，免，打躬。
李保童：貴縣。
趙　寵：大人。
李保童：本院奉旨巡視山陝二省；有善必旌，有惡必懲。願該縣曲體本院之意，勿辜期望。
趙　寵：老大人面諭，卑職敢不仰體。

① 原劇李桂枝痛父遭難，悲愁情感表現不够；梅先生近年演出，已從表演上彌補了這一缺點。此外，寫狀一場，趙寵當人之危，急人之難，因而閨中調笑的表演不應過於誇張。

李保童：請回衙理事。
門　子：回衙理事。
趙　寵：是。卑職告退。
門　子：（喊）請，免，打躬。儀門伺候。
胡老爺：稟事牌抬進。
〔李桂枝喬扮男裝暗上〕
李保童：放告牌抬出。
門　子：放告牌抬出。
趙　寵：怎麼我家夫人還不見到來呀？——哦，夫人來了。
李桂枝：怎麼樣了？
趙　寵：趁此機會，還不去告哇！
李桂枝：我心中有些害怕。我要回去了。
趙　寵：有我在此，只管前去，去呀！（推李桂枝向前，下）
李桂枝：哎呀，爺爺！冤枉啊！
衆　　：（喊堂威）哦！
李保童：何人喧嘩？
門　子：何人喧嘩？
胡老爺：有一漢子喊冤。
李保童：帶進來。
胡老爺：是。——喊冤人隨我進來。——喊冤人當面，狀紙呈上。
李保童：（念狀）"告狀人李桂枝……"啊，我想桂枝二字乃是女子之名；怎麼男子前來告狀，分明是一刁棍。——來，看大刑伺候！
李桂枝：（驚坐於地，忙將喬裝衣帽揭下）哎呀！
衆　　：是一婦人。
李保童：掩門！
〔吹打。衆分下。李保童拉李桂枝，門子隨擁。桂枝驚極，被拉同下〕
〔趙寵焦急地走上〕

趙　寵：（左望）哎呀夫……哎喲，哎喲！（右望）哎呀夫……哎喲，哎喲……——哎呀且住！方……方纔我夫人前來告狀，啊，只……只見其入，不……不見其出，被大人一把扯……扯至後衙去了。這是甚麼緣故哇？哎呀呀……嗳！拚着我這小小前程不要，我就闖了進去！
〔胡老爺迎上〕
胡老爺：啊，堂翁，你慌裏慌張有甚麼事情啊？
趙　寵：哎呀，寅翁啊！方……方纔有一……
胡老爺：甚麼？
趙　寵：漢子，前來告狀……
胡老爺：不錯，有哇！
趙　寵：啊，只……只見其入，不……不見其出，被大人這麼一把，扯……扯至後衙去了。這……這是甚麼緣故哇？
胡老爺：八成兒裏頭有緣故罷！
趙　寵：哎喲……啊，寅翁，我且問你，大人上任之時可曾攜帶家眷無有哇？
胡老爺：按院按院，不帶家眷。
趙　寵：哎呀，完了！
胡老爺：告狀的是你甚麼人？你倒是說呀！
趙　寵：哎喲，哎喲……
胡老爺：告狀的是你甚麼人？說呀！
趙　寵：哎喲，哎喲……嗳！拚着我這頂烏紗不要，我就與他們拚了……
胡老爺：使不得！
趙　寵：拚了！
胡老爺：使不得！
〔趙寵向內闖進，胡老爺阻攔不住，趙寵推胡老爺同下。吹打。李保童拉李桂枝上，門子隨擁上〕

李桂枝：(畏懼地)哎呀，大人哪！
李保童：姐姐不要害怕，我是你兄弟保童在此。
李桂枝：哦，你是我兄弟保童？
李保童：保童。
李桂枝：李泰？
李保童：李泰。
李桂枝：哎呀，兄弟呀！
(唱"哭相思")
一家骨肉曾失散，
今日察院又相逢。
內　：(喊)哦！
李保童：何人喧嘩？
門　子：待我問來。——外面何人喧嘩？
內　：褒城縣。
門　子：啓大人：乃是褒城縣。
李保童：啊！膽大褒城縣，他有多大前程，敢在轅門喧嘩，待我出去會他。
李桂枝：且慢。啊，兄弟，你可知那褒城縣他是何人？
李保童：他是哪個？
李桂枝：就是你的……
李保童：甚麼？
李桂枝：姐丈哦！
李保童：哎呀呀……既是姐丈到了，更要會他一會。
李桂枝：千萬不要驚吓於他。
李保童：小弟知道，姐姐請至後面。
李桂枝：請。(下)
李保童：來，升堂！
門　子：升堂。
〔吹打。四軍士上。胡老爺、趙寵互扭上〕
胡老爺：使不得。
趙　寵：不用你管。
李保童：傳褒城縣！
門　子：傳褒城縣。
趙　寵：哎呀，大人……
李保童：嘟！膽大褒城縣，你有多大前程，敢在轅門喧嘩，敢是欺我上方寶劍不利麼？講！
趙　寵：哎呀，大人！方纔有一漢子前來告狀，啊……只……只見其入，不……不見其出。爲此卑職就斗……斗膽了。
李保童：我來問你，那告狀的是你甚麼人？
趙　寵：啊？
胡老爺：大人問了：那告狀的是你甚麼人？
趙　寵：啊？
胡老爺：沒聽見啊，大人問告狀的是你甚麼人？
趙　寵：(呆笑)哈哈……
胡老爺：你瞧！
趙　寵：嘻嘻……
胡老爺：喲呵！
趙　寵：咏嘻嘻嘻嘻……
胡老爺：是你甚麼人？說呀！
趙　寵：是我的……
胡老爺：甚麼？
趙　寵：妻子喲！
胡老爺：(向保童)是他的妻子。
李保童：掩門。
〔吹打。四軍士、胡老爺、李保童拉趙寵、門子隨擁。趙寵驚極，被拉同下〕
〔李保童拉趙寵上，門子隨擁上；李桂枝迎上，桂枝輕拉趙寵衣〕
趙　寵：(呆坐，驚)喂喲喲……

李桂枝：（指保童）不要害怕，此乃是大舅。

趙　寵：啊？

李桂枝：此乃是大舅。

趙　寵：哦……原來是大……大人！（跪）

〔李桂枝暗下〕

李保童：姐丈請起。請坐。啊，姐丈，我父含寃，姐丈因何坐視不理？

趙　寵：此乃前任官所斷，與卑職無干。

李保童：想條妙計，搭救我父才是。

趙　寵：喲，大人執掌生殺之大權，要救令尊大人有何難哉！有何難哉！

李保童：如此，姐丈請便。

趙　寵：卑職告退。——哎呀，險哪！（下）

李保童：來，取我令箭，到褒城縣提李奇察院覆審。

門　子：遵命。

〔李保童下〕

門　子：胡老爺。

胡老爺：（上）有。

門　子：我家大人命你去至褒城縣，提李奇覆審。

胡老爺：是啦。

〔門子下〕

胡老爺：哎呀，慢着！想李奇這案子，當初是在我手裏辦的！那會兒淨圖了這個（手指做圓錢形狀），可就忘了這個啦（摸頭）。今日按院大人提他覆審，萬一他翻了口供，我這條老命可有點兒危險。唉，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免串通他的口供，要是照原口供往上回，也就沒事啦。（圓場）到了。——喂，挑開。

禁　卒：（上）誰呀？哦，胡老爺。

胡老爺：挑開。大人提李奇覆審。

禁　卒：李奇呀！

李　奇：（上）何事？

禁　卒：胡老爺來啦。

李　奇：參見胡老爺。

胡老爺：這麼大的歲數，別這麼跪起趴倒的。按院大人提你覆審，跟我走罷。

李　奇：是，是。

〔禁卒暗下。胡老爺帶李奇圓場〕

胡老爺：我告訴你：這位大人年青，脾氣可太壞，還是照原口供往上回；要是胡說，就許來個罪上加罪。

李　奇：啊，胡老爺，此番按院大人提我覆審，不知是福是禍？

胡老爺：連我還不定死活哪！到了。——李奇帶到！

李保童：（內）吩咐升堂！

門　子：（內）升堂。

〔吹打。四軍士、門子、李保童上，入座〕

門　子：李奇帶到。

李保童：帶上來！

門　子：帶上來。

胡老爺：報：李奇告進。——李奇帶到。當堂有刑。

李保童：鬆刑。臉朝外跪。

門　子：臉朝外跪。

李保童：這一老犯人，有人替你伸寃，有何寃枉一一訴來。本院開脫於你。

李　奇：大人容稟！

（唱吹腔）

　　進察院……

哦呵，吓……

　　吓得我魂不在。

衆　：（喊堂威）哦……

李保童：免去虎威，容他講來。
胡老爺：（向李奇耳語）照原供往上回。（故意大聲地）慢慢的講來！
李　奇：哦！
（接唱）不知是何人與我把寃伸。
急水難留灘頭月；
鋼刀不殺無罪人。
犯人李奇，西陵販馬，往四川貨賣，歸家不見一雙兒女，拷打僕女春華，春華畏懼楊氏，懸樑自盡；那楊氏私通惡棍田旺，使我銀錢，買通了上下。喏喏喏，這位胡老爺，他受賄一千兩，將犯人問成死罪了哇！
（接唱）大人若得超生命，
一重恩報九重恩。
胡老爺：（夾白）不得了，供出我來啦，這有井，我跳井死了罷。（投井下）
門　子：胡老爺墜井。
李保童：快快打撈。
門　子：打撈不及。
李　奇：哎呀大人哪！胡老爺投井，可見犯人是寃屈的啊！
（接唱）胡老爺今日身投井，
可見寃枉是眞情。
李保童：掩門！
〔吹打。四軍士、門子下，李保童拉李奇，圓場〕
李保童：啊，爹爹！（跪）
李　奇：（畏懼地）哎呀大人！（跪）
李保童：爹爹不要害怕，孩兒保童在此。
李　奇：哦，你是我兒李泰？
李保童：李泰。
李　奇：保童？
李保童：保童。
李　奇：哎呀兒呀！
〔二人同立起〕
李　奇：（唱吹腔）
我只說父子們不能相見，
又誰知在察院又相逢。
兒呀！
你在此享榮華受富貴，
不知你那姐姐身落何方！
李保童：方纔告狀的就是我姐姐，現在後衙。
李　奇：你姐姐也在此，快快喚她前來。
李保童：是。——姐姐有請。
〔李桂枝上。趙寵隨後暗上〕
李桂枝：兄弟何事？
李保童：爹爹來了。
李桂枝：哦，爹爹來了麼？爹爹在哪裏，爹爹在哪裏？（哭）哎呀，爹爹呀！
李　奇：（哭）兒啊！
（唱吹腔）
哎呀，苦命的兒啊，
哭一聲小嬌生！（見趙寵，轉向保童）
兒啊！
這一位官長他是何人？
李保童：此乃褒城縣令趙寵，乃是兒的姐丈。
李　奇：爲父我叫他甚麼？
李保童：叫他一聲趙姑老爺。
李　奇：叫得的麼？
李保童：叫得的。
李桂枝：叫得的。
李　奇：啊趙……

趙　寵：啊，岳……
李　奇：（遲疑地）叫不得罷？
李保童：叫得的。
李桂枝：爹爹，叫得的。
李　奇：叫得的？好，待我來叫。——啊，趙姑老爺！
趙　寵：岳父老大人！
李　奇：哎呀，不敢，不敢！
（接唱）你是我一縣之主，父母老大人！
趙　寵：小婿不……不敢。
李　奇：（憤恨地）咏！
（接唱）恨只恨田旺天殺的，
楊氏賤人狗肺心。
啊，賢婿，我家之事也瞞不過你呀！
趙　寵：小婿盡知。
李　奇：喏喏喏！
（接唱）被她害得來一家人東逃西散；
衆　：（同）如今團圓了。
李　奇：不……不是喲！
（接唱）只恐相逢在夢間。
衆　：（同）紅日當頭。
李桂枝：不是做夢。
李　奇：哦，不是做夢？
衆　：（同）不是做夢。
李　奇：啊？
衆　：（同）啊？
李　奇：啊？
衆　：（同）啊？
李　奇：（笑）哈哈哈……喂喲！（撫腰）
衆　：（同）看仔細。
李　奇：不妨，不妨！
（接唱）哎呀，田旺賊呀！
爾好比籠中鳥，
楊氏好比網內魚；
拿住二賊用刀剁，
喂喲！（撫腰）
衆　：（同）看仔細。
李　奇：不妨！
（接唱）萬剮凌遲方稱心。
李桂枝
李保童：爹爹請上，待孩兒一拜。
趙　寵：（同時）岳父請上，待小婿一拜。
李　奇：只要拿住二賊，勝強拜為父百倍啊！
趙　寵：小婿已差人前去捉拿，諒二賊飛走不脫。
李　奇：諒二賊飛走不脫？
衆　：（同）飛走不脫。
李　奇：如此，你們來拜，拜，拜呀！
衆　：（同）請換衣巾。
〔李奇換衣〕
衆　：（同唱）喜只喜烏紗錦衣，
喜只喜骨肉相依。
慢說世間無公道，
只爭來早與來遲。
李　奇：兒啊！
（接唱）這纔是撥開雲霧重見天，
兒啊，看將起來有公道哇！
李保童：有公道。
李　奇：有是非呀！
趙　寵：有是非。
李　奇：啊？
趙　寵：啊？
李　奇：啊？

李保童 李桂枝: 啊?

李　奇: (笑)啊,哈哈哈……喂喲!(撫腰)

趙　寵: 看仔細呀!

衆　: (同唱)一家骨肉慶團圓。

李　奇: 正是:人虧理不虧,

李保童: 今朝辨是非,

趙　寵: 不信抬頭看,

李桂枝: 爹爹,紅日正光輝。

李　奇: 好,好個紅日正光輝。啊?

衆　: (同)啊?

李　奇: (笑)哈哈哈……喂喲!

衆　: (同)看仔細呀!

李　奇: 不妨,不妨。兒啊,隨我來呀!

衆　: (同)來了!

〔"尾聲"牌子,李桂枝攙李奇下〕

李保童: 姐丈先行。

趙　寵: 你我挽手而行。(笑)哈哈哈……

〔趙寵、李保童挽手下〕 ——劇　終——

鴻　門　宴

前　記

"鴻門宴"寫二千多年前的一段歷史故事。

秦朝末年,義軍紛起。義軍名義上的領袖楚懷王向大家約定:先攻入函谷關者爲王。義軍中,楚軍項羽實力最爲强大,但他剛愎自用、驕傲强暴,不得人心;沛軍劉邦力量雖較弱,但能寬厚待人。後來,劉邦先攻入函谷關,直抵咸陽,活捉秦王子嬰,斬殺奸相趙高,與父老約法三章,盡除秦朝苛法;深得當時人民擁護。項羽率領諸侯來遲,他不顧懷王之約,仍想入關爲王。時劉邦兵不滿十萬,屯於壩上;項羽擁兵百萬,屯於鴻門,兩軍相隔咫尺。劉邦雖想自立爲王,但勢力不敵,處境甚危。

項羽聽范增的話,準備乘夜劫營,一舉撲滅劉邦。項伯(項羽的叔父)與沛軍謀士張良交誼甚厚,怕張良遭難,急奔沛營報信。張良向項伯指出項羽爲人不能成大事,並引他去見劉邦;劉邦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項伯爲媳,結爲姻好。

范增得悉項伯私出大營,知道事機不密,另向項羽獻計:趁次日在鴻門大宴諸侯慶賀亡秦時,數說劉邦之罪,以舉玉玦爲號,當場擊殺劉邦。

屆時,劉邦偕張良戰戰兢兢地來到鴻門赴宴,張良能言善辯,對項羽謙詞奉承。驕橫自滿的項羽樂不可支;劉邦亦假意向項羽効忠,項羽信以爲眞;因此,不但對范增頻舉玉玦視若無覩,反而怪范增多事。范增無奈,去找項莊到席前來舞劍,再次企圖擊殺劉邦。項伯見狀也起來舞劍,暗中翼護劉邦。劉邦手下的猛將樊噲,排闥而入,慷慨陳詞,指出項羽不應聽信細人之言,傷了兩家和好。項羽至此,完全信任劉邦忠於自己,吩咐大開營門,任沛營兵將出入。最後,劉邦趁着項羽大醉,在樊噲保護下,安然脫離險境,返回壩上。

本劇是周信芳先生於一九二六年參考了"史記"、昆曲"千金記"中的"鴻門"、"撇斗"等齣,以及"西漢演義"等,編寫的演出本。這次整理時,曾把原本中一些瑣碎的場子加以集中和精簡;另外,也做了一些詞句上的潤色。整理工作是由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陳西汀協助周信芳先生進行的。

第一場①

〔季布、丁公、項莊、鍾離昧同上〕

季　布：請了。

衆　　：請了。

季　布：奉了亞父之命，探得軍情，報與上將軍知道。

衆　　：請：——有請上將軍。

〔四子弟兵、三執戟郎官、韓信、范增、項羽同上〕

項　羽：（念）劉邦先把咸陽進，江山豈能屬他人！——何事？

季　布：臣等打聽沛公，到得咸陽，封閉宮門。

鍾離昧：臣等打聽沛公，封鎖宮中府庫，財物一概不取。

項　莊：臣打聽沛公，還軍壩上，不准軍士擾害百姓，約法三章，黎民歡悅；並且殺了趙高，放了子嬰，以結人心。特來報知。

范　增：哎呀！如此說來，劉邦的志氣不小哇。

項　羽：呸！

〔項伯上〕

項　伯：沛軍中有一曹無傷，要見將軍。

項　羽：傳他進來。

項　伯：曹無傷進見。

〔曹無傷上〕

項　伯：上將軍傳你，小心去見。

曹無傷：是。——參見上將軍。

項　羽：你在何人帳下爲將？到此何事？

曹無傷：我乃沛軍左司馬曹無傷，來見上將軍，有機密大事稟報。

項　羽：如此，講來。

曹無傷：耳目甚衆。

項　羽：皆是心腹之人，但講無妨。

曹無傷：啓稟上將軍：可恨劉邦，因人成事，不知感激將軍，反要關中爲王。前者把守函谷關，實是不讓諸侯進關；後因兵力微弱，故而聽張良之言，假說拒盜。臣雖是他的部下，實乃楚國之臣，見此不平之事，故爾來稟知將軍。非有私仇。將軍若領兵掃滅劉邦，臣願作內應。

范　增：好好好，將軍先回壩上，上將軍隨後發兵。

曹無傷：得令。（下）

范　增：上將軍就該早滅劉邦才是。

項　羽：亞父，想曹無傷乃是沛公的左軍司馬，前來出首他主人，就爲不忠。莫非心懷私恨；豈可聽信。

范　增：將軍差矣，想劉邦在山東時節，貪財好色，人皆惡之；如今入關，財物不取，美色不愛，與民約法三章，安撫百姓，邀買人心，其志不小。明公若不及早攻打，養成後患，悔之晚矣！

項　羽：如此說來，速速發兵，攻打沛軍。

范　增：且慢。兵法云：“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沛軍兵有十萬，將有樊噲等五十餘員；況且先到關中，深得民心；帳下謀士張良等，却也不少。定有準備，不可妄動。

項　羽：哎咻！發兵也是你，不發兵也是你，到底怎麼樣啊！

范　增：臣有一計在此。

項　羽：甚麼計，快講快講！

范　增：不如三更時分，率領人馬，分兩路殺往壩上，與他一個措手不及，管教劉邦全軍覆滅。

項　羽：此計甚好。——項莊聽令：吩咐諸將，三更時分，齊備兵馬，聽候號令。

---

① 周信芳先生的原演出本全部共二十八場，這裏選取了“鴻門”一節；本劇的第一場至第五場，即全部中的第十五場至第十九場。

項　莊：得令！

〔項羽與衆同下，場上留項伯〕

項　伯：且住！方纔曹無傷言道，我的故友張良，在劉邦駕下爲臣。倘若今晚出兵，攻破壩上，玉石俱焚，張良的性命，定然難保。我與他乃是性命之交，豈可不救！這……（想）也罷！若差人前去報信，又恐洩漏機密，看來非我親走一遭不可。我就是這個主意。天色黃昏，不免壩上一行便了。待我偷出大營。（上馬出營）

〔韓信上〕

韓　信：何人出營？

項　伯：是我。

韓　信：原來是老將軍。啊，老將軍往哪裏去？

項　伯：奉命探聽軍情。

韓　信：令箭呢？

項　伯：這……忘記帶了。

韓　信：無有令箭，不能出營。

項　伯：啊！項羽是我的姪兒，你小小的執戟郎官，敢來攔阻於我！

韓　信：末將不敢。老將軍請。

項　伯：諒你不敢。（欲去）

韓　信：回來。

項　伯：何事？

韓　信：好了好了，沒有事，去罷。

項　伯：嗯！（欲去）

韓　信：項將軍，項將軍。

項　伯：你敢戲耍我麼？

韓　信：不是啊，你早點回來。

項　伯：這還了得！（下）

韓　信：我看項伯，慌慌張張，飛馬而去，定非探聽軍情，其中必有緣故。待我稟報上將軍知道。——哎咻！項羽又不聽我的言語，我若去稟告，他又要說我受辱胯下，乞食漂母，反落一場無趣。還是不開口的好，嗯！還是不開口的好。（下）

第　二　場

劉　邦：（內唱二黃倒板）

我只說破咸陽功成名就，

〔張良、劉邦同上〕

劉　邦：（接唱迴龍）

楚項羽行霸道反加憂愁，

（接唱原板）

夜蒼茫同先生營前走走，

張　良：（接唱）望主公休煩悶且莫要躭憂。

劉　邦：呀！

（轉搖板）

見楚營燈火光如同白晝，

怕我軍兵將少難敵諸侯。

張　良：（接唱）這時間還得要耐心忍受，

等時機觀動靜再定良謀。

劉　邦：先生，你看楚營殺氣冲霄，倘若引兵前來，我營兵微將寡，怎能迎敵？

張　良：楚軍雖衆，未必便能克我，主公且莫躭憂。

〔曹參上〕

曹　參：啓主公：今有一人，口稱張良先生故友，要見先生。

張　良：此人怎樣打扮？

曹　參：軍官打扮。一人一騎，並無兵器。

張　良：定是項伯來了。主公，此人與臣，乃是患難之交。雖是項羽之叔父，怎奈言不聽從，常有去志。此番前來，定有緊要大事。少時臣命他來見主公，

主公必須謙辭籠絡，以結其心。若得此人，大事可成也。

劉　邦：怎樣結其心？

張　良：主公，只須如此如此。（耳語）主公請退。

劉　邦：全仗先生。（下）

張　良：曹將軍，有請故友。

曹　參：有請！（下）

〔項伯上〕

項　伯：子房！

張　良：我當是哪個，原來是你呀。請進！

項　伯：子房，大事不好了！

張　良：何事驚慌？

項　伯：今有人報知項羽，說是沛公故意不放諸侯入關，封了府庫，釋放子嬰，約法三章。項羽聽信范增之言，今晚前來偷營劫寨，恐你性命難保，故爾前來與你送信，你速速逃走。我去也！

張　良：沛公借我隨軍，今聞急而不顧，非義也。不如告之，請公少待。（下）

項　伯：不要告知沛公。哎呀……壞了！

〔張良上〕

張　良：沛公要見兄，訴說苦衷。

項　伯：我專爲子房而來，何必要見沛公。

張　良：見見何妨。

項　伯：不要見。我去也。

〔劉邦上〕

劉　邦：啊，項老將軍，不期大駕光臨，三生之幸。

項　伯：沛公，項伯有禮。

劉　邦：邦亦還禮。方才聽張良先生之言，不勝驚駭。我遣兵據關，實爲防盜，非爲拒楚；寶物子女，封鎖不動，子嬰不敢發放，專候魯公作主。如今魯公反聽小人之言，意欲攻我，豈不是冤屈死劉邦了！還望先生將此情稟知魯公，某得再造，皆公之賜也。

項　伯：原來如此。待我回去稟知魯公，各釋嫌疑便了。

劉　邦：備酒伺候。張良先生把盞。

項　伯：營中有事不敢久留，多謝美意，告辭了。

張　良：吃一杯何妨，有甚麼來不及！請坐請坐。

〔曹參上擺酒，張良把盞〕

劉　邦：將軍請！（飲）請問將軍：家中還有何人？

項　伯：只有一子，隨賤內現在吳中。

劉　邦：賢嗣已婚配否？

張　良：尚未配婚，尚未配婚。

劉　邦：若是不棄，願將小女許配公子爲室，以報今日之德。

項　伯：且慢。兩家尚未釋嫌，我若與君結好，恐人議論，實是不敢奉命。

張　良：此言差矣。劉、項兩家奉懷王之命，共滅嬴秦，乃兄弟也。今咸陽已得，大事已定，結爲婚姻，正是相當，何必推辭。來來來，割袍爲定。（結袍襟，用劍分開傳給劉、項）

劉　邦：親翁呀！

（唱西皮搖板）

今日張良爲媒嬸，

張　良：（接唱）敬賀兩家結鸞儔。

劉　邦：（接唱）親翁多飲幾杯酒，

項　伯：（接唱）還有大事難久留。

天色已晚，不敢停留。明日我姪項羽要在鴻門設宴，慶賀亡秦；沛公必須早到鴻門當面謝罪，以解此怨。所告之事，待某回去轉達魯公，諒魯公决不見罪。某告辭了。

劉　邦：曹参聽令：帶領二十騎，護送親翁出營。

曹　参：得令。

〔四沛兵上〕

劉　邦：（唱西皮搖板）

親翁計謀來教授，

明日鴻門會諸侯。

項　伯：（接唱）辭别沛公跨馬走。

〔劉邦欲帶馬，項攔，圓場，四沛兵、曹參下〕

劉　邦：恕不遠送了。（下）

張　良：項伯！

（接唱）一切事情仗你謀。

項　伯：知道了。（下）

〔張良下〕

第　三　場

〔"吹打"，吶喊。八子弟兵、三執戟郎、韓信、季布、鍾離昧、丁公、項莊、吳芮、臧荼、張耳、英布、魏豹、范增、董翳、司馬欣、章邯、項羽上〕

項　羽：（念）鴻門殺氣生，壩上一掃平。——人馬可齊？

衆　：人馬齊備。

丁　公：缺少老將軍項伯一人。

范　增：他往哪裏去了？

丁　公：有人報道：黄昏時候，一人一騎，向東而去。

范　增：如此說來，今晚之事，不成矣。——衆諸侯，且暫歸營，明日準備慶賀亡秦。

衆諸侯：得令。（同下）

項　羽：亞父，你一時調兵，一時教諸侯回營是何緣故啊？

范　增：項伯將軍此去，定然洩漏軍情，恐沛軍先有準備，若再出兵，反中其計。

項　羽：我叔父爲人忠正，豈有向外之理？

范　增：雖然項伯將軍不能向外，只是"事機不密則害成"，還是不動的爲是。

項　伯：（內）走！

〔項伯上〕

項　伯：參見將軍、亞父。

項　羽：叔父你往哪裏去了？

項　伯：我的故友張良，現在沛軍，故爾祕密前去喚他相見，打探沛軍動靜，並問劉季入關眞情。那張良言道，劉季毫無別意，令人守關，實防秦盜，非敢拒楚；寶物子女，俱已封鎖，子嬰也不敢釋放，專候魯公作主。

項　羽：如此說來，沛公一無錯處！

項　伯：我想若非劉邦先入咸陽，我等入關，哪有如此容易。人有大功，反聽小人之言，欲加殺害，於理不合。

項　羽：亞父，這小人是誰？

范　增：莫非我是小人？

項　伯：我說的是曹無傷，焉敢說亞父。明日慶賀亡秦，劉季必來謝罪，望魯公款待，方不失兄弟之義也。

項　羽：叔父說的是。今若動兵，反被諸侯恥笑。

范　增：哼！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收買人心，其志實要圖謀天下，今不早除，恐生後患。項老將軍被張良巧言瞞過，未可全信，將軍思之。

項　伯：要殺劉邦，易如反掌，又何必夜半劫寨！妄用襲取之道，豈不被人恥笑？

項　羽：是啊！縱然要殺劉邦，也要光明正大。

范　增：如此，我有三計，可殺劉邦。

項　羽：哪三計？

范　增：丁公、鍾離昧把守鴻門，劉邦至此，放一君一臣進內。

丁　公：多一個呢？

范　增：斬！

丁　公
鍾離昧：得令！

范　增：項老將軍，明日張良必來，不准他開口。

項　伯：他若開口呢？

范　增：斬！——將軍，請聽臣三計：劉邦來時，先問三罪，不能回答，即斬之，乃爲上計；季布、項莊帳中埋伏，看臣玉玦一舉，將軍號令伏兵殺之，乃爲中計；二計不成，以酒勸之，酒後失禮，然後殺之，此爲下計。

項　羽：嗯！我自有道理。——叔父命小校請沛公前來，同賀亡秦。

項　伯：得令！

〔衆同下〕

第四場

〔四侍衞、蕭何、酈食其①、陸賈、張良引劉邦上〕

劉　邦：（念）將寡兵微權退避，養精蓄銳等時機。

張　良：（念）一朝平地風雷起，便是飛騰得志時。

曹　參：啓主公：項羽有書信到來，主公請看。

劉　邦：不知又爲何事？

張　良：（念）范增定下鴻門計，想決雌雄宴飲時。

劉　邦：只怕未必。

張　良：一看便知。

劉　邦：待我一觀。（牌子，看書信）果然請我去赴鴻門宴。還是去的好哇，還是不去的好？

陸　賈：此會不是好會，還是不去爲上。

蕭　何：此番范增定有計謀，生死所繫，不可輕往，恐入陷穽，性命難保。

酈食其：我看項羽兵多，難以抗衡。不如修書一封，差一能言之士，將關中所有，盡歸項氏，別求一郡之地，整頓兵馬，再做道理。

張　良：你等所言，皆非良策。常言道：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鴻門會宴，慶賀亡秦，若是不去，項羽必然疑心，倘若興兵前來，主公危矣！

劉　邦：怎奈此去必中那范增之計，這便如何是好？

張　良：昔日伍子胥保定平王，去赴臨潼大會，天下無不敬仰；藺相如完璧歸趙，保定趙王赴澠池大會，天下賢之。臣不才願保主公，赴鴻門大宴，使范增無以用其智，項羽無以逞其勇，管教他等不能加害，主公安然無事而歸，日後仍爲天下之主，豈不妙哉！

劉　邦：全仗先生妙策。

張　良：只是缺少一位保駕將軍。

蕭　何：樊噲可以去得。

張　良：樊噲好。

劉　邦：傳樊噲進帳。

蕭　何：主公有令：樊先鋒進帳。

樊　噲：（內）來也！
（上念）忽聞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臣樊噲參見主公、先生。

劉　邦：少禮。

樊　噲：主公有何將令？

劉　邦：先生有差。

樊　噲：先生有何差遣？

張　良：樊將軍聽令。

樊　噲：在。

張　良：我保主公去赴鴻門大宴，將軍可領三千人馬，裨將四員，在鴻門之外，聽候動靜，隨機應變。

樊　噲：喳喳喳，喳喳喳！先生要學藺相如，難道我樊噲

① 讀如：麗以基。

就比不得廉頗!——呔,紀信、灌嬰、靳歙、夏侯嬰帶領三千人馬,保駕鴻門,隨我整兵前往。

〔四沛兵、紀信、灌嬰、靳歙、夏侯嬰同上,樊噲取籐牌、刀,上馬〕

張　良:安排妥善,請主公發駕。

劉　邦:(唱西皮搖板)

未曾起行先帶憂,
尊聲諸將聽從頭:
倘若此番命難有,
念在舊情報寃仇;
辭別諸君暫分手——

〔四沛兵、四沛將、樊噲、張良同下〕

劉　邦:(接唱搖板)

龍潭虎穴自把身投。(下)

蕭　何:(接唱)但願蒼天多保佑,

曹參、陸賈、酈食其:(同唱)主公平安早回頭。

〔同下〕

第　五　場

〔項伯上〕

項　伯:(念詩)項羽鷹揚六合成,鴻門設宴賀亡秦;
筵前若聽范增計,某救沛公出禁門。

項伯。今日鴻門會宴,慶賀亡秦,乃是亞父之計,欲害沛公。我觀我姪項羽,有勇無謀,生性殘暴,難成大事,不足與謀。昨夜見沛公,寬仁重厚,眞乃天下之主,當設法救他方好。一言未盡,上將軍升帳也。

〔"發點",韓信、三執戟郎引項羽上〕

項　羽:(唱"點絳唇")

氣貫牛斗,鴻門奇謀,亡秦鹿,某已先收,
霸業歸我手。(坐帳)

〔范增引項莊、丁公、鍾離昧、八子弟兵上,與衆耳語。八子弟兵引項莊下;丁公、鍾離昧坐門〕

范　增:(唱"點絳唇")

楚沛爲仇,無分左右。鴻門酒,用俺奇謀,
定把乾坤扭。(進帳)

參見上將軍。

項　羽:亞父少禮,請坐。

范　增:謝座。上將軍,夜來之計,不可忘了。

項　羽:啊,甚麼計策?某倒忘懷了。

范　增:今日慶賀亡秦,命丁公、鍾離昧把守鴻門,只許沛公一君一臣進見。

項　羽:多來一個呢?

范　增:劍下誅之。

項　羽:哦,劍下誅之。好計。

范　增:還有一計。

項　羽:還有何計?

范　增:今日沛公必帶張良同來,此人能言善辯,必須禁止他開口。

項　羽:他若開口呢?

范　增:也是劍下誅之。

項　羽:哦!也是劍下誅之。好計,唔,好計!

范　增:老臣還有一計。

項　羽:又有何計?

范　增:少時席間,老臣把腰間玉玦一舉,就令人下手擊殺劉邦。

項　羽:哦,玉玦一舉,就令人下手擊殺劉邦。好計,好計。

范　增:老臣再有一計。

項　羽:噯,老亞父,你的計也太多了,教某哪裏記得許多。你且退下。

范　增:是。——暫辭將軍去,專等沛公來。(下)

項　羽：(念詩)烈烈旌旗拂紫煙，森森戈戟耀青天。
鴻門早定三條計，要殺劉邦酒筵間。
我自渡淮而來，且喜天下稍定，大勢皆歸我掌握。只因劉邦先入關中，不放我入關，今日鴻門設宴，亞父教某擊殺劉邦。

項　伯：上將軍，我想酒席上擒人，豈是大丈夫所爲！

項　羽：着哇！筵前殺人，非大丈夫所爲。叔父，且待劉邦到來，看他怎生見某。

項　伯：言得極是。

〔四侍衞、四沛兵、夏侯嬰、靳歙、灌嬰、紀信、樊噲、張良引劉邦上〕

劉　邦：(念)離了壩上地，

樊　噲：(念)來此是鴻門。——呔！沛公來也，速速通報。

鍾離昧：沛公到了，裏面可有人接待？

丁　公：且慢！上將軍有命，只許你一君一臣進內，多帶一人者斬。

樊　噲：啊！

張　良：哦哦哦。樊噲不必爭論，我和主公兩人入內；你等在外面伺候，不可遠離。

樊　噲：你必須多加小心。

張　良：不妨事。將軍也要小心了。

樊　噲：某知道了。

〔樊噲與衆兵將同下〕

張　良：主公請。

〔劉邦進門，張良欲進，丁公、鍾離昧一擋，張良轉身，昂然大步進門。丁公，鍾離昧暗下〕

項　伯：(出帳)沛公來了。

劉　邦：來了。此番全仗將軍周全。

項　伯：那個自然。范增他定要殺你。

〔劉邦驚慌〕

項　伯：諸事小心答話。

劉　邦：是是是。

張　良：主公暫候，容臣先去見他。

劉　邦：小心了。(下)

項　伯：范增知道你來。

張　良：知道我來！

項　伯：范增定下一計，不准你開口講話，若是開口，便要殺你。

張　良：不妨，我自有道理。

項　伯：小心了。

張　良：(尋思)待我進去。(兩邊看)呀！槍刀密密，戈戟森森，好威風也！——進書人告進。(進帳)進書人告進。(跪下)

項　羽：啊，階下俯伏者何人？

項　伯：我來看看。——上將軍，是上書的。

項　羽：你上的甚麼書？你上的甚麼書？啊！難道你不會說話麼？

項　伯：你爲何不開口？(張良與項伯耳語)哦哦哦，啓將軍，進書人不敢開口，恐將軍劍下誅之。

項　羽：哎，上書的有甚麼罪啊！恕他無罪就是。只管開口講話。

項　伯：上將軍恕你無罪，開口講話。

張　良：謝上將軍。

項　羽：你是哪個的臣子？

張　良：臣乃韓國臣子，沛公借士張良。

項　羽：啊！你是張良？嘟！不許開口，拿去砍了！

項　伯：將軍赦過在前，有道是君無戲言。

項　羽：哦，赦過在前，君無戲言？

項　伯：正是。

項　羽：老亞父，你第一條計有些不妙哇！——張良，你

主人呢?

張 良: 現在帳外,無有將軍將令,不敢擅入。

項 羽: 如此傳令,只許你一君一臣進見。

張 良: 祇有我一君一臣,並無有第三人進內。

項 羽: 哎呀!亞父,你第二計又不靈了。——張良,你主公有三罪,可知道否?

張 良: 不知哪三罪,請魯公明言。

項 羽: 你主公把守函谷關,不放諸侯進關,其罪一也;緊封府庫,牢閉宮門,其罪二也;子嬰來降不殺,輕輕放過,其罪三也。還言不知,你好欺心!

張 良: 啓上將軍:我家主公沒有三罪,反有五德於將軍。

項 羽: 呵呵!怪不得有人說你能言善辯,果然會說話。

項 伯: 上將軍,只要他講得有理。

項 羽: 也罷,你將五德講來,講得是便罷;講得不是,劍下誅之。

張 良: 臣想函谷關,乃秦地咽喉,令人把守,隄防盜寇,替魯公保境安民;德之一也。

項 羽: 分明不放某入關,是罪;怎麼是德?

項 伯: 是德。

項 羽: 是德?

項 伯: 是德。

項 羽: 好,叔父說是德,就是德。——往下講。

張 良: 禁封府庫,牢閉宮門,等魯公來獻;德之二也。

項 伯: 是德。

項 羽: 哦,也是德。——往下講!

張 良: 替魯公約法三章,廢去秦國苛法,是揚魯公除暴之意;德之三也。

項 伯: 又是德。

項 羽: 是德。——講!

張 良: 使百姓知道沛軍尚且如此,上將軍一定還要大量,這都是揚魯公的美名;德之四也。

項 羽: 揚誰的美名?

張 良: 揚魯公的美名。

項 羽: 揚某的美名。(大笑)跪上些講。

張 良: (向前跪)子嬰降而放歸者,是候魯公和諸侯來到,同決其罪,以表我主公不敢僭越之意;德之五也。

項 羽: 不用說,又是個德。(笑)起過了。

張 良: 謝上將軍!(起立)魯公休聽細人之言,而傷兄弟之義。

項 羽: 哪裏是細人,就是你主公帳下司馬曹無傷來講,某才相信。

張 良: 原來是曹無傷搬弄是非!那曹無傷原在秦邦爲臣,我主公攻泗水的時節,那曹無傷殺却主將司馬壯,獻城來降。我主公用他爲左司馬,因他解糧誤期,責他四十軍棍。他今見我主入關,他又要掌管函谷關印信。我主公見他心地不端,貪財好酒,故而不與他掌管函谷關。誰知他爲這兩件事情,懷恨主公,故爾來在魯公面前搬弄是非,眞個是不忠不義之人,望魯公不要信他。

項 羽: 哪個信他!快教你家主公,將他斬了,教那不忠不義之輩看看。——叔父,你看我說的是與不是?

項 伯: 是是是。

項 羽: 旣然說明,快請沛公相見。(離座)

項 伯: 有請沛公相見。

〔"吹打",劉邦上,進帳〕

劉 邦: 啊,魯公!魯公在上,臣劉邦參拜。(跪拜)

項 羽: 沛公少禮。

劉 邦: 前番諸將誤會其事,這裏賠罪。

項 羽: 豈敢。皆因曹無傷前來,搬弄是非,今日若非張

良言明，幾乎錯怪了你。

劉　邦：是是是，

〔項羽、劉邦同坐〕

項　羽：來，有請亞父。

項　伯：請亞父。

〔范增上〕

范　增：（念）日照轅門揮劍戟，夜觀虎帳坐談兵。（進帳）上將軍。

項　羽：亞父，沛公在此。

范　增：啊，沛公。

劉　邦：亞父，久違了。邦大禮參拜。（跪拜）

范　增：不敢不敢，折死范增了。

項　羽：亞父，你看沛公笑容可掬，太謙恭了。

范　增：笑裏藏刀！

項　羽：有甚麼笑裏藏刀，亞父，太嘮叨了。

范　增：哈哈，我倒嘮叨。——上將軍，笑面老虎，你要防備些。

項　羽：笑面虎，哼！眞老虎我也不怕。——張良見過亞父。

張　良：老亞父，張良有禮。

范　增：子房，你主公有三罪哇。

項　羽：他言道沒有三罪，反有五德。

范　增：啊，哪個講的？

項　羽：張良講的。

范　增：禁止他開口。

項　羽：老亞父，你不講道理。

范　增：啊，我倒不講道理？

項　羽：他生了一張嘴，不容他說話，難道教他做啞吧不成？豈有此理！

范　增：啊！我倒豈有此理！

項　羽：張良你與亞父講個明白，免得他在我面前絮絮叨叨。

范　增：好，我倒絮絮叨叨。——子房我問你主公把守函谷關，不容諸侯入關，這是個罪！

張　良：這是個德。

范　增：是個罪。

張　良：我也不敢爭論，請問魯公是罪是德。

范　增：好，問上將軍。（舉玉玦示羽）將軍是罪是德？

項　羽：你們都來問我，我要做明公。

張　良：魯公是明公。

項　伯：上將軍是明公。

劉　邦：自然是明公。天下英雄，誰能比得？

項　羽：哈哈哈！亞父，張良說的是。

范　增：啊！范增說的不是哇？

項　羽：你的，欠通。

范　增：我倒欠通！——子房，子嬰來降不殺，是罪是德？

張　良：是德。

范　增：是罪。

張　良：還請魯公說。

范　增：上將軍這……

項　羽：看起來還是張良說的是。

范　增：我又欠通！

項　羽：你呀，勉強。

范　增：好好，勉強！——子房，你主公封禁府庫，牢閉宮門，這是罪。這是沒有說的了。

張　良：我主公所爲，魯公盡知，老亞父你又何苦與我主公爲難！

劉　邦：子房無禮。亞父，劉邦賠禮了。

〔劉邦欲跪，項羽扶起〕

項　羽：沛兄少禮。哎咻！過去之事，某今一概不究。誰敢

多言！

范　增：哈哈，完了！眞正氣死我也！

項　伯：午時已到，快請上宴。

項　羽：老亞父，你還生甚麼氣？諸事已然講明白，也就罷了。不必生氣，來來來，相禮定席。

〔范增氣極，故作不聞〕

劉　邦：亞父，不要爲了劉邦，失了和氣，這都是劉邦不是，這廂有禮了。（施禮）

范　增：不敢不敢！啊，魯公，首座應當請沛公坐。

項　羽：如此沛公請。

張　良：且慢，魯公滅秦爲上將軍，乃諸侯之首領。今日之宴，乃慶賀亡秦，理應魯公坐在正位。

劉　邦：有理，魯公請上坐。

項　羽：如此某有僭了。

范　增：且慢！自古道主當敬客，還是請沛公坐。

項　羽：好個主當敬客，沛兄上坐。

劉　邦：劉邦不敢正坐。

張　良：論功上將軍是第一，論位魯公是盟主，不久就有帝王之分，魯公不坐，哪個敢坐！

范　增：張良你好阿諛！

張　良：我是實言，怎說阿諛。

項　羽：亞父，張良道我有帝王之分，故爾讓我上坐；你不教我上坐，難道看我不能爲帝王不成！沛公旣不肯坐，你又不容我坐，難道鴻門宴上，空着這正座不成？——張良看酒，來，讓老亞父上坐。

范　增：老臣怎敢！

項　羽：嗯，諒你也不敢。——劉季兄我有僭了！

（唱西皮倒板）

慶賀亡秦且飲酒。

〔劉、項入座，范增舉玦，項莊、季布引四子弟兵上〕

范　增：將軍……

項　羽：我自有主意。——兩廂退下。

項莊 季布 范增：唉！

〔四子弟兵、項莊、季布下〕

范　增：罷了哇，罷了！

劉　邦：亞父又與哪個生氣？

項　羽：不要睬他。請酒！

（接唱原板）

秦失其鹿我先收。
建立大業如垂手，
蓋世勇力拔山丘，
掃平中原免爭鬥，
全仗沛公共計謀。

劉　邦：（接唱）多謝魯公恩寬厚。
辨明是非解根由。
不加罪責還賜酒，
大恩大德怎報酬。

范　增：上將軍，看沛公飲了半日，全無酒意，取巨觥來請沛公飲三巨觥，上將軍陪他七小杯，湊一個十全十美。

項　羽：老亞父講了半天話，只這一句中聽。

范　增：啊！老臣的話，還有一句中聽麼？

項　羽：只此一句。叔父取巨觥送與沛公。

項　伯：是。

張　良：張良啓稟魯公：魯公乃滄海之量，我家主公焉能及得！還是魯公飲三巨觥，我家主公飲七小杯奉陪，也是十全十美。

范　增：聞得沛公在山東時，不分晝夜而飲，怎說量小！上將軍，張良矇哄於你。

張　良：張良怎敢。我主公在山東時，其實能飲；進關以

來，爲了替魯公辦事，連酒都戒了。

范　增：既然言明，開了酒戒何妨。

張　良：開了沒有警心，恐怕失禮。

項　羽：好個警心！好個怕失禮！

范　增：上將軍，賓主盡歡，乃是待客之禮。

項　羽：亞父，他不願飲酒，你何必相強，譬如你不會飲酒，也教你飲不成！

范　增：爲臣天性不會飲酒。

項　羽：却又來！張良，你道某有滄海之量，我就飲個……

〔范增舉玦示羽〕

范　增：上將軍！

項　羽：你不要舉了，你的計都不靈了。——看酒來！看酒來！

〔張良敬酒〕

范　增：哎呀完了！

（唱西皮散板）

三計不成難下手……

有了。

（接唱）去尋項莊殺敵仇。（下）

張　良：哎呀！

（接唱）范增毒計不斷有，

不殺主公他不甘休。

急急忙忙出營走——

〔張良圓場。丁公、鍾離昧上〕

丁公、鍾離昧：往哪裏去？

張　良：去取秦國玉璽。

丁　公：啓過魯公再去。

〔項伯隨出〕

項　伯：不必攔阻於他。張良速去速回。

丁公、鍾離昧：哦哦，去罷。

〔丁公、鍾離昧暗下〕

張　良：（接唱）尋樊噲到席前保主無憂。（下）

項　莊：（上唱散板）

殺氣騰騰鋒芒吼。

（唱歌）我有一寶劍，

出自崑崙西，

照人如照鏡，

削鐵如削泥。

〔范增上，偷聽笑〕

范　增：（接唱散板）

且與項莊說根由。

我正要尋你。

項　莊：尋我可是擊殺劉邦？

范　增：正是。你兄長不聽我言，三計不成，今日不殺劉邦，日後汝項氏死無葬身之地也。正是：

速擊劉邦喪殘生。（入座）

項　莊：難逃項莊三尺劍。——上將軍，項莊啓事。

項　羽：何事？

項　莊：筵前無以爲樂，豈非慢客！請以劍舞助興。

范　增：好好，速速舞來。

項　伯：且慢，“單絲不成綫，舞雙不舞單”。

項　莊：舞單不舞雙。

項　羽：好，對舞上來。

范　增：嘿嘿，又完了！

〔項伯、項莊同舞劍，項莊欲刺劉邦，項伯暗加護衛〕

項伯、項莊：（同唱“僥僥令”）

太阿初出匣，

陣陣寶光寒。

殺氣騰騰冲牛斗，

嚇得沛公不自由。

〔張良上，丁公、鍾離昧隨上〕

丁 公
鍾離昧：玉璽呢？

張 良：（指樊噲）喏喏喏。（進帳）

〔樊噲上，丁公、鍾離昧擋噲，噲推二人倒地，進門，進帳挑開項伯、項莊劍〕

丁 公
鍾離昧：（進帳）此人擅闖鴻門。（暗下）

項 羽：啊，汝來何爲？（拔劍）

樊 噲：臣乃沛公駕下驂乘，名叫樊噲。今日隨我主公前來赴宴；諸將皆有犒賞，唯臣獨無，特來討賞。

項 羽：哦！（收劍）好個壯士，速賜他斗酒生彘，就在此處飲食。

范 增：縱然無有犒賞，也不該擅闖鴻門。

樊 噲：亞父，你可知飢寒難當？（挺身向前）

范 增：哦哦……。（驚，坐下）

項 羽：壯哉樊噲，吾甚愛他；亞父休要怪他。壯士請用酒食。

樊 噲：將軍所賜，臣不敢辭。生彘拔劍切而啖之。（用劍切開吃）斗酒一飲而乾。（飲酒）

項 羽：好，你可能再飲？

樊 噲：臣還能飲得。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項 羽：汝爲誰死？

樊 噲：將軍聽了：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今懷王與諸侯約會，先入咸陽者爲王。今我主公先破咸陽，秋毫無所取，回軍壩上，待等將軍，如此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反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此乃亡秦之續，竊爲將軍不取。今日鴻門宴上，本是慶賀亡秦，二家重敍兄弟之好，不該又聽匹夫奸計！……

項 羽：亞父，他罵的是你罷？

范 增：哼！

樊 噲：命人舞劍，意在沛公。臣故不避誅戮，擅闖鴻門，一則爲飢渴而來，二則與沛公伸此冤抑，正所謂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項 羽：好！眞乃壯士也！項伯、項莊休舞，看酒與樊壯士壓驚。

樊 噲：謝上將軍！（樊噲飲酒）

范 增：如今犒勞已畢，攆他出去。

樊 噲：啊！老亞父，今日慶賀亡秦，諸侯將士同樂，難道這鴻門宴上，有你坐處，就沒有我的站處麼？我主公在此，我偏要站在此處！

范 增：今日又不廝殺，要你這帶甲將軍何用！——將軍，攆他出去。

張 良：啓將軍：樊噲是沛公臣子，就是魯公臣子一般。何苦要攆他出去，況且樊噲也能巡酒。

范 增：我這裏巡酒者多，用他不着，攆了出去。

樊 噲：啊！

項 羽：老亞父，你忒多心了。沛公如此英雄，尙居吾下，何懼他一勇之夫。——項伯，吩咐大開鴻門，任憑沛將出入。

范 增：哈哈，完了啊，完了！（下）

項 羽：他走了，好！——沛公，我和你盡醉。大杯來。（飲醉）攙我來。正是：

亞父之計我不聽，倒看沛公有何能！

〔項伯、項莊、三執戟郎，韓信扶項羽下。丁公、鍾離昧暗上〕

張 良：看他酒醉，主公速回壩上去罷。

劉 邦：先生你呢？

張 良：臣自有道理，快快去罷。（同出帳）

丁　公
鍾離昧：(上前阻擋)哪裏去?

項　伯：諸侯不勝酒力，上將軍有令，請各歸營。(下)

鍾離昧
丁　公：啊!(下)

〔四沛兵、灌嬰、紀信、靳歙、夏侯嬰同上，引樊噲、劉邦同下〕

〔韓信上〕

韓　信：(唱歌)飢熊下山，
　　揭石見蟻，
　　呑之入喉，
　　不妨咳嗽而出。
　　危乎哉，危乎哉!
哈哈哈……

張　良：(驚)壯士何故發笑?

韓　信：(念)范增枉費心，張良能識主，
　　今日脫鴻門，他年鎭寰宇。
哈哈哈，再會，再會。(下)

張　良：哎呀，聽他之言，眞乃智士也。不知他的名姓，待我慢慢訪問。唉!今日若用范增之言，我君臣性命休矣!
(唱"尾聲")
　　踹碎玉籠飛鳳友，
　　頓開金鎖蛟龍走。
　　空使計謀事不偶。
險哪。(下)

——劇　終——

盜　御　馬

前　記

淸初，綠林好漢竇爾墩在河間時，因鏢客黃三太獻媚於官府，與綠林作對；竇心中不服，與他在李家店比武，被黃三太暗器所傷，就一怒到連環套上做了寨主。後來，竇爾墩聽得太尉梁九公口外行圍，攜有淸帝所賜御馬，想起黃三太曾在淸帝面前誇口：朝中若失一草一木，唯他是問。竇乃奮勇下山，暗進御營，將御馬盜回，復仇示警。

這個劇本是由郝壽臣先生與本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整理的。

第　一　場

〔彭朋、巴永泰、于成龍、索奈上〕

彭　朋：(念)調和鼎鼐位三公，

巴永泰：　每日朝房伴九重；

于成龍：　文官武將朝金闕，

索　奈：　忠心赤膽保朝廷。

彭　朋：老夫兵部尙書彭朋。

巴永泰：本爵平西侯巴永泰。

于成龍：下官戶部侍郎于成龍。

索　奈：下官大理寺正卿索奈。

彭　朋：列位大人請了。

巴　等：請了。

彭　朋：今有太尉梁千歲，奉旨口外行圍射獵；恩賜御馬，金鞍玉轡。命我挑選八旗滿、蒙、漢軍兵，現

已調齊。千歲校場點兵,你我兩廂伺候。

巴　等: 請。

〔四兵士、四校尉、四上駟院、四太監、梁九公上〕

梁九公: (念引)龍樓鳳閣任往來,聽笙歌,江山永泰。

彭朋等: 參見千歲。

梁九公: 列位大人少禮。

彭朋等: 謝千歲。

梁九公: (念詩)身入宮院數十秋,天子駕前咱為頭;
正是四海昇平日,萬國來朝五鳳樓。
咱家梁九公。自幼淨身,進宮陪王伴駕,蒙主子的恩典,封咱家太尉之職,總管宮內全部的事宜,甚是得寵。如今干戈寧靜,海晏河清,五穀豐登,民安國泰,乃是太平的盛世。咱家代替我主口外行圍射獵;聖上恩賜全副的鑾駕,又賜咱家穿朝御馬,外有金鞍玉轡,名為追風千里駒。這個彭大人。

彭　朋: 千歲。

梁九公: 命你挑選八旗滿、蒙、漢的兵丁,可曾挑齊?

彭　朋: 俱已齊備。

梁九公: 哈哈哈!你乃文職官員,辦理這兵部的事務,倒也不差。

彭　朋: 千歲誇獎了。

梁九公: 上駟院的官兒。

上駟院: 在。

梁九公: 咱家的御馬可曾備好?

上駟院: 御馬備好,候千歲旨下。

梁九公: 這個彭大人,傳下旨意:文武百官免送,人馬打從德勝門而出,就此兵發熱河。

彭　朋: 下面聽者:千歲有旨,文武百官免送,人馬打從德勝門而出,就此兵發口外!

衆　: 啊!

〔"醉太平"。衆上馬,同下〕

第二場

〔"普天樂"。四兵士、四校尉、四上駟院、四太監、索奈、于成龍、巴永泰、彭朋、梁九公上,同下馬〕

衆　: 來到熱河。

梁九公: 撒下圍場啊!

彭　朋: 撒下圍場!

〔"朝天子"。衆兵士、校尉、上駟院下〕

梁九公: 吩咐各旗兵丁,捕獵上來。

〔衆兵士、校尉、上駟院上〕

衆　: 打來飛禽走獸,堆積如山。千歲請看。

梁九公: 看各旗的兵丁打來飛禽走獸,堆積如山,眞乃我主洪福齊天!——衆位大人,你我就此謝恩,望空祝賀。

〔"普天樂合頭"。同拜〕

梁九公: 彭大人。

彭　朋: 千歲。

梁九公: 傳下旨意:就在此地紮下御營,犒賞三軍,賞賜羊羔美酒。歇兵三日,仍舊捕獵。

彭　朋: 遵命。

梁九公: 上駟院的官兒。

上駟院: 在。

梁九公: 好好看守咱家的御馬。順轎回營。

〔四太監、四校尉、索奈、于成龍、巴永泰、梁九公同下〕

彭　朋: 上駟院,想這口外沙漠之地,非比京城,千歲御馬,必須要小心看守。

上駟院: 是。

彭　朋: 齊回營寨!

〔同下〕

第三場

探　子：(內)馬來！
(上念)人行千里路，馬過萬重山。
俺，連環套小頭目是也。奉了寨主之命，下山打探。今有太尉梁千歲，奉旨口外行圍射獵，聖上恩賜御馬，名爲追風千里駒。不免報與寨主知道，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四場

〔賀天龍、賀天虎、賀天彪、賀天豹上〕

賀天龍：(念)弟兄聚義在山崗，
賀天虎：　　愛習棍棒與刀槍；
賀天彪：　　結交綠林英雄漢，
賀天豹：　　五湖四海把名揚。
賀天龍：俺，賀天龍。
賀天虎：賀天虎。
賀天彪：賀天彪。
賀天豹：賀天豹。
賀天龍：衆位賢弟請了。
衆　：請了。
賀天龍：寨主排山，你我兩廂伺候！
〔"發點"，八嘍兵、竇爾墩上〕
竇爾墩：(唱"點絳唇")
　　虎臂熊腰，性情高傲；連環套，自逞英豪，
　　揚名江湖道。
衆　：參見寨主。
竇爾墩：少禮，落座。
衆　：謝座。
竇爾墩：(念詩)鐵面雄心膽包天，英雄四海美名傳；
　　只爲比武結仇恨，數載寃仇掛心間。
某，姓竇名爾墩，人稱鐵羅漢。想俺自棄河間，來在連環套，多蒙衆位賢弟，協力扶助，立俺爲尊；如今山寨威名遠震，全仗衆位賢弟之力也。
賀天龍：仰仗寨主的威名，我等何功之有。
竇爾墩：也曾命小頭目下山打探，未見回報。
探　子：(內)報！
(上)探子告進。——寨主在上，探子參。
竇爾墩：罷了，起來。
探　子：謝寨主。
竇爾墩：命你下山，探來何事？速報我知。
探　子：寨主容稟。
竇爾墩：起來講！
探　子：小人奉命去打探，不分晝夜奔京都；逢州府縣掛榜文，一路之上墊黃土。
竇爾墩：啊！墊黃土作甚？
探　子：今有太尉梁千歲，奉旨口外行圍射獵，聖上恩賜御馬，名爲追風千里駒。一路之上，好不威嚴也！
〔"急三槍"〕
竇爾墩：賞你羊羔美酒，下面去飲。
探　子：謝寨主。(下)
竇爾墩：(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竇某的寃仇今要報了！
衆　：(同)寨主何出此言？
竇爾墩：坐下講來。
衆　：寨主請講。
竇爾墩：衆位賢弟，你道竇某因何來在連環套？
衆　：我等不知。
竇爾墩：只爲綠林之中，有一家仇人與俺竇某作對。
衆　：但不知寨主仇人是哪一家？
竇爾墩：就是那浙江紹興府飛鏢黃三太。
衆　：敢是那鏢客黃？

竇爾墩：就是那老匹夫！
衆　：怎樣與寨主結下寃仇？
竇爾墩：只因三河知縣彭朋，罷職去官，那三太老兒命計全指鏢借銀，竇某不允，將計全羞辱一場；爲了此事，我與三太在李家店比武結仇，至今寃仇未報。想那三太當年也曾見過聖上，誇下海口：日後朝中若失寶物，有他一面承當。適才小頭目報道：太尉梁千歲奉旨口外行圍射獵，聖上恩賜御馬，名爲追風千里駒。待俺竇某下得山去，施展本領，入了御營，將御馬盜回山寨，留下書信，就說三太知其情由；竇某比武的寃仇，豈不得報了！
衆　：想那御營之中，兵似兵山，將似將海，寨主此去，只恐畫虎不成反類犬。
竇爾墩：嘜——呀！大丈夫有仇不報，枉在世間爲人。去心已定，不必攔阻，就此走走。
衆　：且慢，備得有酒，與寨主餞行。
竇爾墩：有勞了！
（唱西皮倒板）
將酒筵擺至在分金廳上，
衆　：（同）請！
竇爾墩：乾！
（接唱原板）
我且同衆賢弟敍一敍衷腸。
竇爾墩在綠林誰不尊仰，
河間府爲寨主名震四方。
唯有那黄三太自誇志量，
指金鏢借銀兩欺壓豪強。
李家店我二人比武較量，
他不勝俺虎頭鈎暗起不良。
他那裏發甩頭傷我的左膀，（轉快板）
也是某心大意就未曾隄防。
因此上棄河間天涯闖蕩。
來至在這連環套，多蒙衆位賢弟協力扶助佔領山崗。
大丈夫仇不報枉在世上，
恐怕那天下人恥笑一場。
飲罷了杯中酒換衣前往——
溶墨伺候。
〔寫信、換衣帽〕
（接唱散板）
這封書就是他追命無常。
衆　：送寨主。
竇爾墩：（接唱）衆賢弟且免送在這山崗盼望，
跳龍潭入虎穴去走一場。（下）
賀天龍：寨主此去，定然成功；你我小心把守山寨。
衆　：請。
〔同下〕

第　五　場

〔竇爾墩上〕
竇爾墩：（唱二黄散板）
喬裝改扮下山崗，
只見山窪紮營房；
躡足潛踪朝前闖，
施展本領入營房。（下）

第　六　場

〔四上駟院牽馬上〕
上駟院甲：列位請了。
衆　：請了。
上駟院甲：奉了大人之命，看守御馬。御馬圈去者。

〔衆同下〕

第七場

〔竇爾墩上〕

竇爾墩：（唱二黃散板）

來到了御營中四下觀望——

啊？

（接唱）却不見御馬圈今在哪廂？（梆聲）

呀！

（接唱）耳邊廂又聽得梆兒響亮。

〔更夫甲、乙上。竇爾墩躲在後面暗聽〕

更夫甲：少年當兵勇，

更夫乙：老來兩耳聾。

更夫甲：夥計請了。

更夫乙：怎麼剛出來就擰啦？

更夫甲：跟着我上御馬圈。

更夫乙：哪兒吃大碗麵啦？

更夫甲：跟着我走。

更夫乙：哦，後頭有條狗？

更夫甲：我說你眞聾嗎？我的怯爹！

更夫乙：啊！

更夫甲：這你怎麼聽見了？

更夫乙：別招說啦！

〔同下〕

竇爾墩：（一望）此乃是天——助俺成功也！

（接唱散板）

要成功跟隨他，我藏躲在一旁。（下）

第八場

〔四上駟院牽馬上，四兵士上〕

上駟院甲：將御馬交付爾等，多加小心！

〔四上駟院下〕

兵士甲：你們兩個前夜，我們兩個後夜。

兵士丙丁：是嘍。（接馬）

〔兵士甲、乙下，更夫甲、乙上，竇爾墩暗隨上〕

更夫甲：夥計留神，這可是御馬圈。

更夫乙：我知道啦。（更夫甲、乙同下）

竇爾墩：妙哇！

（唱二黃散板）

梁千歲紮御營誰敢亂闖，

雖然是有本領我也要隄防。

取出了薰香與他們點上——

〔點薰香，二兵士倒地〕

（接唱）衆兵丁睡朦朧又待何妨！

〔下，拉馬再上〕

竇爾墩：吁，吁——

（接唱）龍駒馬不住的連聲叫嚷。

〔更夫甲、乙上〕

更夫甲乙：拿奸細！

竇爾墩：（殺二更夫）嘿嘿！

（接唱）膽大的小更夫擅敢逞強！

你二人雖在這刀下身喪，

〔取出信來，看〕

（接唱）自有那黃三太他與你們抵償。

〔扔信，下〕

〔兵士甲、乙上，被更夫屍絆倒〕

兵士甲乙：哎喲！何人將更夫殺死！——這有書信一封，想是御馬有失！（看兵士丙、丁）他們也都被薰過去了！

〔用水將兵士丙、丁噴醒〕

兵士甲：御馬失落，報與上司知道。——有請老爺。

〔四上駟院上〕

上駟院：何事？

兵士甲：今有大膽賊人，夜入御營，殺死更夫，盜去御馬；臨行還留下書信一封，老爺請看。

上駟院：有這等事！你我一同報與大人知道。——有請彭大人。

〔彭朋上〕

彭　朋：來在口外地，晝夜費心機。——何事？

上駟院：今有大膽賊人，夜入御營，殺死更夫，盜去御馬；臨行留有書信一封，大人請看。

彭　朋：待我看來。——此事重大，必須報與千歲知道。來，打道御營——有請千歲。

〔四校尉、巴永泰、梁九公上〕

梁九公：（念）替主口外行圍獵，咱家可算第一人。

彭　朋：參見千歲。

梁九公：這個彭大人，夜靜更深，來到御營，有甚麼軍情議論嗎？

彭　朋：啓稟千歲：今有大膽賊人夜入御營，殺死更夫，盜去御馬；臨行之時，留下書信一封，千歲請看。

梁九公：啊！怎麼着！今有大膽賊人擅入御營，殺死更夫，盜去咱家的御馬；臨行之時，還留下書信一封嗎？

彭　朋：正是。

梁九公：哈哈哈！孩兒呀，孩兒呀，你這個膽子可眞眞的不小哇！——巴永泰！

巴永泰：在。

梁九公：掌燈，待咱家觀看。（看信）"如今若問盜馬人，飛鏢三太盡知情。"（尋思）三太這個老兒早故去啦！哦呵有啦！現有他子黃天霸跟隨施世綸鎮守海下，乃是漕標副將；莫非天霸與綠林之中，還有甚麼來往嗎？——嗯！咱家我自有道理——巴永泰！

巴永泰：在。

梁九公：啓開文房。（"急三槍"，寫旨）巴永泰聽旨！

巴永泰：在。

梁九公：拿咱家的聖旨連日連夜去到海下，調副將黃天霸，命他去至口外，捉拿盜馬之人，有了盜馬之人，將功折罪；若是無有咱家的御馬呀！彭朋！

彭　朋：千歲。

梁九公：當初你與三太交好甚厚，若是無有咱家的御馬，連你帶施世綸、天霸等一齊聽參！——巴永泰，你接旨罷！（下）

巴永泰：（接旨）帶馬！

〔四校尉、巴永泰下〕

彭　朋：（向上駟院）嘟！你等自不小心，竟將御馬失落！記打，記責；每人罰你們一個月的錢糧！（下）

上駟院甲：（向兵士）嘟！你等自不小心，竟將御馬失落！記打，記責；每人罰你們三個月的錢糧！（下）

四兵士：（嘆氣）嘿！

〔同下〕

第　九　場

〔竇爾墩拉馬上〕

竇爾墩：吁——

（唱二黃散板）

御馬到手喜洋洋，
金鞍玉轡黃絲繮，
兩旁鑲配赤金鐙，
項下提胸對對成雙。
認鐙攀鞍把馬上——
揚揚得意回轉了山崗。（趟馬）

嘚！馬來！（下）

——劇　終——

荒　山　淚

前　記

“荒山淚”寫明末河南濟源縣一個名叫高良敏的農民，由於餉稅不斷增加，無法應付，只得帶着他的兒子入山採藥，尋些額外收入來補助，不幸都被猛虎吞吃了。其妻驚痛，也吐血而亡；幼年的孫兒，又被拉去充當伕役；一家五口，只剩下兒媳張慧珠一人。但徵稅的差役，並不放鬆一步，直逼得她瘋狂地跑進深山裏去躲避，稍一留停，差役們又跟踪而至。她悲憤不勝，竟自刎而死。

這個劇本在一九二九年編寫，程硯秋先生在一九三〇年開始上演。整理本由本院編輯處杜穎陶、陶君起共同進行，並經程硯秋先生親自訂正。

第　一　場

〔虎形上，二樵夫上，見虎逃下，虎追下〕

第　二　場

王四香：（內）啊哈！

〔王四香、崔德富同上〕

王四香：吓唬鄉民是好手，

崔德富：見了老爺變作狗。

王四香：在下王四香。

崔德富：在下崔德富。

王四香：請了。

崔德富：請了。

王四香：老爺升堂，小心伺候。

崔德富：小心伺候。

〔四衙役、胡泰來上〕

胡泰來：（念）好官還要人做，發財不怕太多；
難得清官像我，你們看我如何？（入座）
管的是錢糧倉庫，喜的是加捐增賦；
老爺渾水好摸魚，百姓見官如怕虎。
下官胡泰來。蒙聖恩放我濟源縣的正堂。到任以來，家家關門，處處閉戶，我也莫名其妙。這且不言。只因李自成帶領百姓起兵要推倒皇上，那還了得！楊嗣昌楊大人，又有軍令到來，言說徵取人丁賦稅，每人出錢一貫，不分男女老幼，貧富人等。唉！軍情緊急，誰能往四鄉，誰能催得賦？

王四香：小人王四香。

崔德富：小人崔德富。

王四香、崔德富：參見老爺。

胡泰來：哎呀！老爺正爲這件事情爲難哪！聽我告訴你們說。

王四香：是。

胡泰來：楊大人有軍令到來，言說徵取人丁賦稅，每人出錢一貫，不分男女老幼，貧富人等；你們既能往四鄉，催得賦，你們兩個人辦一辦好啦！啊？

王四香：回老爺的話，小人名字叫王四香。

崔德富：小人名字叫崔德富。

王四香：我不能“往四鄉”。

崔德富：我也不能“催得賦”。

王四香：老爺改差罷。

崔德富：老爺改差罷。

胡泰來：哦！說了半天你的名字呢，叫王四香；你的名字呢，叫崔德富；你也不能往四鄉，你也不能催得賦，是不是呀？

王四香 崔德富：對。

胡泰來：反了！老爺爲這件事情把汗都急出來了，還跟着起鬨是怎麼着？

王四香 崔德富：小人不敢。

胡泰來：哼！少在我這兒裝佯；我已派人去請錢、李二位紳士，等他們到來一定有個辦法，知道了嗎？（拍案）走開！

王四香 崔德富：嗻！

〔衙役上〕

衙　役：啓禀大人：錢、李二位紳士請到。

胡泰來：怎麼着，錢、李二位紳士都來了？

衙　役：來了。

胡泰來：快點有請。

衙　役：有請。（下）

〔錢、李二紳士上〕

錢李紳士：忽聽太爺喚，忙步到堂前。——啊太爺！

胡泰來：哎呀！原來是錢、李二位紳士來了。只因楊大人有軍令到來，要人丁賦稅，每人出錢一貫，不分男女老幼貧富人等。事在緊急，把二位紳士請來了，必須幫助我想個辦法。

李紳士：回禀太爺：我們這裏連年荒旱，寸草不生，黎民百姓度日艱難，只恐是辦不到的罷！

胡泰來：哦，你說這套話呀，我打昨兒就知道了；我沒主意才把二位紳士請來了，你要這麼一說，那不是廢話了嗎！

李紳士：實在是辦不到哇！

胡泰來：別价，別价，不必推辭，辦辦好了。

李紳士：辦不到哇！

胡泰來：衙役的！

衙　役：有。

胡泰來：老爺下位。（下位）李紳士辦辦好了。

李紳士：這實在的辦不到哇！

胡泰來：這，這，這……

李紳士：實在是辦不到哇！

胡泰來：今個是我求着你啦；往後呢，你還有求着我的時候哪！一定盡力辦辦好了。

李紳士：辦不到的呀！

胡泰來：得，辦辦好了。

李紳士：實在是辦不到哇！

胡泰來：我說你是怎麼着？

李紳士：辦不到哇！

胡泰來：你說辦不到就辦不到嗎？

李紳士：實在是辦不到的呀！

胡泰來：可惡！可惡之極矣！——錢先生。

錢紳士：老爺。

胡泰來：哎呀，這件事情，錢先生能給辦一辦嗎？

錢紳士：嗳，老父台，不要緊的；他不能辦呀，我有辦法。

胡泰來：嗳，這件事情你能辦？

錢紳士：我能辦。東西南北四鄉的情形，晚生是再熟練不過的；再說事關老父台的考成，晚生哪有不幫忙的道理！

胡泰來：如此說來就對了！（向李）他能辦，你怎麼就不能辦呢？

李紳士：辦不到的呀！

胡泰來：出去！

李紳士：我看你是怎生得了哇！（下）

胡泰來：不堪，不堪造就！

錢紳士：老爺。

胡泰來：這件事情多幫忙了；日後有甚麽事情，只管言語，我替你辦。

錢紳士：謝老爺。

胡泰來：王四香。

王四香：喳。

胡泰來：崔德富。

崔德富：嗳。

胡泰來：你們向錢先生多多請教。（向錢）吃了飯了嗎？

錢紳士：偏過了。

胡泰來：好，失陪失陪！

〔四衙役、胡泰來同下〕

錢紳士：二位呀。

王四香、崔德富：錢先生您有甚麽主意嗎？

錢紳士：這事不難——這地方哪家有錢，哪家沒錢，誰是刁頑的，誰是軟弱的，我都知道；我回頭開一個名單給你們，照我這名單一辦就行啦！

王四香：謝謝你老先生。

錢紳士：可是這麽着呀，你們可別忘了我這個。（打手勢作錢狀）

王四香：沒錯，三一三十一。

錢紳士：三一三十一，就這麽着；我回家開名單去。（下）

王四香：夥計，他這主意不壞；可是咱們要的時候，還得用點法子。

崔德富：你說甚麽法子？

王四香：我沒主意。

崔德富：你沒主意？

王四香：嗳，我沒主意。

崔德富：我倒有個主意。

王四香：你說說我聽聽。

崔德富：咱們倆人哪，一個作好人，一個作壞人；作好人話頭要來得鬆，作壞人臉要綳得兇；這一兇一鬆，管保馬到成功。

王四香：這個主意不錯。

崔德富：不錯，咱們去嗎？

王四香：官事，這就得走。

崔德富：這就得走。

王四香：走着！

崔德富：走着！

王四香：正是：手拿錢袋各家湊，

崔德富：紳士還要撈回扣。

王四香：走着，走着。

〔同下〕

第三場

〔高良敏、陳氏上〕

高良敏：（唱西皮搖板）

田園數畝聊安命，

陳氏：（接唱）一家五口度光陰。

〔高忠、張慧珠、寶璉上〕

高忠：（接唱）爹爹壽日當恭敬，

張慧珠：（接唱）佐夫杯酒奉雙親。

高忠、張慧珠：爹爹請上，待兒等拜壽。

高良敏、陳氏：不必拜了。（笑）

高忠：（唱搖板）

爹爹請上兒拜定——

張慧珠：（接唱）但願連年祝好春。

寶璉：爺爺、奶奶在上，我給您拜壽。

高良敏、陳氏：你也不用拜了。（笑）

寶璉：媽，我在哪兒吃呀？

高良敏：過來，過來，在爺爺這裏吃，過來，過來。（笑）

陳　氏：老老請！

高良敏：（唱搖板）

一家人坐草堂同歡同慶，

陳　氏：（接唱）有佳兒與佳婦喜溢門庭；

高　忠：（接唱）憑耕耘供菽水聊娛晚景，

張慧珠：（接唱）勤織紡助兒夫奉養雙親。

〔鮑世德上〕

鮑世德：（唱搖板）

適才間鄰居們對我言論，

又設下新名目要稅人丁；

我到那高兄家去送一信，

最好是請父老同上公呈。（入門）

高良敏：前來用飯哪。

鮑世德：我用過了哇。唉！

高良敏：賢弟，慌慌張張，爲了何事呀？

鮑世德：啊仁兄，這件事情，你還不知麼？

高良敏：愚兄不知呀！

鮑世德：今有兵部楊大人，又設下新名目，要抽人丁賦稅；小弟特來與仁兄商議，怎樣免去這人丁惡稅才好！

高良敏：啊，賢弟，想這完糧納稅之事，豈是違抗得的呀！

鮑世德：仁兄此言差矣！

高良敏：何差呢？

鮑世德：想朝廷的賦稅，我們早已繳齊了；似這等新立名目，苦害黎民，我們自然是不服的呀！

高良敏：依賢弟之見？

鮑世德：小弟有意與仁兄相約父老，同上公呈，請縣太爺免去這人丁惡稅呀！

高良敏：這個……倒也使得。

高　忠：且慢！是我方才聞聽東村已然聚合多人，齊上公呈，縣太爺非但不准，反將爲首之人，責打二十大板，趕下堂來；依我看來，爹爹與叔父前去，也是枉然！

高良敏：如此說來，這惡稅是免不得了！

高　忠：免不得了！

陳　氏：唉！我家只有這數畝薄田，哪有銀錢納這樣惡稅呀？

張慧珠：婆婆但放寬心，待媳婦連夜紡織，也可以幫助爹爹完納課稅。

高　忠：母親不必焦慮，待孩兒連夜上山採藥，變賣些銀錢交納便了。

高良敏：是呀，採藥麼，爲父也可以上山走走哇！

鮑世德：且慢，近日深山之中，慣出猛虎傷人，不可冒險前去。

高良敏：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我想猛虎出山，尙有定時，小心一二，料然無事；只是上山採藥，一時焉能變錢，倘若……

張慧珠：這倒不妨，媳婦這幾月中間，也紡織完成絹帛五疋，可命璉兒拿到市上售賣；倘若縣官催逼前來，只好先將它完納丁稅，也就是了。

陳　氏：唉，你將這絹帛之錢用去，我們闔家拿甚麼度日啊？

高　忠：啊，母親，待等孩兒採藥回來，變賣銀錢，再補作家中日用，也是一樣啊！

鮑世德：哎呀！看他一家，爲了繳納這人丁惡稅，不顧生死，入山採藥，令人心酸；我也只好打消前議，隨他們前往。——啊仁兄！

高良敏：賢弟！

鮑世德：旣然如此，待弟回家收拾收拾，一同前往。弟告

辭了。

（唱搖板）

為納稅他父子不顧性命，

這官府比猛虎兇惡十分！（下）

高良敏：不遠送了。

張慧珠：（向寶璉）將此絹拿到市上，售錢十貫，快快回來。

寶　璉：知道了。賣絹去啦。（下）

高良敏：（向高忠）到後面收拾收拾。

高　忠：遵命。（下）

陳　氏：啊老老，你父子此番前去，一路之上是要謹慎的才好。

高良敏：媽媽只管放心，有忠兒跟隨，料然無事啊。

陳　氏：話雖如此，還要多加謹慎的才好。

〔高忠上〕

高　忠：收拾好了。

高良敏：你我父子山中走走。

高　忠：遵命。

高良敏：（唱散板）

為採藥哪顧得年老涉險！

陳　氏：早去早回。

高良敏：媽媽保重了。

高　忠：（接唱）陪老父去到那王屋山巔。

〔高良敏、高忠同下〕

陳　氏：須要小心。唉！

（接唱）但願得他父子早早回轉，

張慧珠：（接唱）待我來勤夜課佐納丁錢。

〔王四香、崔德富上〕

王四香：（唱搖板）

到鄉間催丁稅人人埋怨，

崔德富：（接唱）為交差一心想索要銀錢；

王四香：（接唱）來至在高姓家好言相勸——

開門來！

張慧珠：（接唱）忽聽得鬧喧聲來到門前。

〔王四香叩打門環〕

張慧珠：做甚麼的？

王四香
崔德富：催糧的。（進門）

陳　氏：媳婦，他們是做甚麼的呀？

張慧珠：這二位，是到此催糧的。

陳　氏：啊？兩年的錢糧，俱已交納完了，怎麼又來徵糧，是甚麼道理呢？

王四香：老太太，我們這回收的不是錢糧。只因征討李自成，軍餉不足，要抽人丁賦稅；不論男婦老幼，出錢一貫，今天收到您這兒啦！

陳　氏：啊！想這樣的惡稅，實在剋苦百姓，怎麼又徵人丁稅，這是甚麼道理呢？

崔德富：你得了！甚麼叫好稅，甚麼叫惡稅？我們是全不管。要講理，上太爺堂上去。我們來了，倆字——哈哈！"要錢"！

陳　氏：這人丁稅要繳納幾次呢？

王四香：就這一次。

陳　氏：我們無有。

王四香：您這兒有親丁幾口呀？

張慧珠：我們這裏共有親丁五口。

王四香：好，您交五貫錢就行啦！給您上上姓氏簿，我們拿錢就走，不來二趟。

張慧珠：慢來，慢來！適才命小兒去到市上售賣絹帛去了，等他回來，方能奉上。

崔德富：我們還得等着嗎？

王四香：噯！夥計，等會沒關係。

崔德富：這多麻煩呀！

王四香：有錢不就得了嗎！

〔寶璉上〕

寶　璉：媽，這絹賣了十貫錢，您把它收起來得啦。(看二差役)媽，這兩個人，頭頂着鷄毛，上咱們家幹甚麼來啦？

王四香
崔德富：這孩子說話眞討厭！

張慧珠：二位上差，我家賣絹的錢十貫，今交二位五貫，請將名姓寫在簿上。

王四香：收錢。

崔德富：是。

寶　璉：給你這錢，我說你們寫。

王四香：對，你說我寫。你們家裏頭，都有誰呀？

寶　璉：我們家裏頭呀！有爺爺。

王四香：噯，你爺爺。

寶　璉：哦！我爺爺。

王四香：叫甚麼？

寶　璉：叫高良敏。

王四香：哦，高良敏。還有誰呀？

寶　璉：祖母陳氏。

王四香：哦，陳氏。還有誰呀？

寶　璉：還有我爸爸。

王四香：叫甚麼？

寶　璉：叫高忠。

王四香：哦，高忠。還有誰呀？

寶　璉：還有媽。

王四香：叫甚麼？

寶　璉：我媽，張氏。

王四香：哦，張氏。小孩你叫甚麼呀？

寶　璉：別忙！我瞧瞧，還有誰？(看簿)喝！這麼些人哪！你們都是挨家這麼寫嗎？

王四香：不挨家怎麼着？

寶　璉：喝，你們要這麼多錢，夠吃頓好的啦罷？

王四香：你別胡說啦！

崔德富：這孩子也懂這個呀？

王四香：得了罷，他懂得甚麼！眞個的！你倒是叫甚麼名字？我好給你寫上啊！

寶　璉：我是孫子輩，叫寶璉，勞駕大哥，給我寫上罷。

崔德富：(出門，向王)鬧啦半天你們是哥倆呀！

王四香：別胡說八道啦。

〔崔德富、王四香同下〕

陳　氏：媳婦，錢讓他們拿去，我們拿甚麼度日呀？

張慧珠：還有五貫，尙可支持幾日。

陳　氏：眞眞的倒運。正是：可恨此身逢戰亂，

張慧珠：不知何計度流年。

陳　氏：將門關好。

〔同下〕

第　四　場

〔四軍士、李有標上〕

李有標：某，李有標。今因大營之中，缺少軍資費用，俺奉兵部楊大人之命，前去催納。——軍士們。

衆　：啊。

李有標：趲行者。

〔衆同下〕

第　五　場

〔四校尉、四軍士、楊得勝上〕

楊得勝：軍士們，趲行者。——某，楊得勝。奉了兵部楊大人之命，下鄉徵取民伕。——軍士們，趲行者！

〔衆同下〕

第　六　場

〔寶璉上〕

寶　璉：（唱西皮搖板）

　　　　踱步且把書房進，

　　　　坐在床前讀書文。

天到這時候啦，我爺爺和我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呀！

（接唱）讀書讀得心煩悶，

　　　　伏在桌上睡沉沉。

〔張慧珠上〕

張慧珠：（唱西皮慢板）

　　　　聽譙樓二更鼓聲聲送聽，

　　　　父子們去採藥未見回程。

　　　　對孤燈思遠道心神不定，

　　　　不知他在荒山何處存身？

想我自到他家以來，從不見他父子在外住宿；怎麼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見回來呀？

（接唱）聽三更眞個到月明人靜，

　　　　猛聽得窗兒外似有人行。——

外面輕敲，莫非是他父子回來了？

（接唱）忙移步隔花陰留神觀定，

　　　　原來是秋風起掃葉之聲。

　　　　聽譙鼓報四更愈添淒冷，

　　　　看姣兒正酣睡恐被風侵。

看他扶几而睡，他也是想念他爹爹呀。想這長夜漫漫，教我如何等待呀！

（接唱）我不免引寒機（轉二六）伴儂坐等，

　　　　又思來又想去越不安寧；

　　　　數更籌交五更空房愈冷，

　　　　果然是曉鷄唱天已黎明。

　　　　我不免喚姣兒街前探問——

寶璉，寶璉！快快醒來。

（接唱搖板）

　　　　你爹爹到如今未轉家門。

兒呀，你爹爹同你祖父一夜未歸，快快到鮑祖父家中問來。

寶　璉：知道，我去看看去。（下）

張慧珠：（唱搖板）

　　　　莫不是半途中偶然得病？

　　　　莫不是遇猛虎不幸傷身？

〔陳氏上〕

陳　氏：媳婦，他父子怎麼一夜未曾回來呀？

張慧珠：是呀，這倒奇了！

〔鮑世德、寶璉上〕

鮑世德：走哇。——嫂嫂，大事不好了！

寶　璉：媽媽，大事不好了！

張慧珠
陳　氏：何事驚慌？

鮑世德：他父子被猛虎吞吃了。

寶　璉：我爺爺和我爸爸都讓老虎吃了！

陳　氏：哎呀！

張慧珠：（唱西皮倒板）

　　　　聞凶信他父子山前喪命，

（接唱散板）

　　　　看老親和幼子痛斷我心。

陳　氏：（接唱）他父子被虎傷雙雙喪命，

兒夫，我兒，兒啊！

　　　　聽此言好一似亂箭穿心。

　　　　一霎時心血湧站立不穩——（吐血）

〔張慧珠攙陳氏下，寶璉同下〕

鮑世德：他一家連遭不幸，這……這便怎麼處！——唉，我不免去請醫生便了。（下）

〔王四香、崔德富上〕

王四香：再催人丁稅，
崔德富：眞叫活受罪。
王四香：夥計，老爺又吩咐下來了：徵收明年的丁稅，跟上次一樣，每人出錢一貫。眞個的，咱們上哪兒去呀？
崔德富：上哪兒去呀！
王四香：啊。
崔德富：我倒有主意。
王四香：有甚麽主意呀？
崔德富：咱們是信馬由繮，走到哪一家，咱們就先跟哪一家要。
王四香：這主意不錯。蹓躂蹓躂，走到哪兒算哪兒。
崔德富：嘿嘿，咱們碰着瞧。
王四香：走着。
崔德富：走着。（同行）
王四香：嘿嘿，到了高家了。叫門。
崔德富：叫門。
王四香：開門來！
寶　璉：（哭上）爺爺，爸爸！
王四香：開門！
寶　璉：誰呀？
王四香：開門罷！
寶　璉：你等着！
王四香：快着點！
寶　璉：你等着。（開門）
王四香：快着點！
寶　璉：又是你們倆呀！
王四香：你嫌煩啦！
崔德富：他討厭了！
王四香：你們家有大人沒有？
寶　璉：我爺爺和我爸爸都敎老虎給吃了。
王四香：早就該死。——還有誰呀？
寶　璉：還有我媽。
王四香：叫你媽去。
寶　璉：你在這兒等着。
王四香：快着點。
寶　璉：你在這兒等着罷。
王四香、崔德富：快着點！
寶　璉：你等着呀。
王四香、崔德富：你不去，我揍你。
寶　璉：媽，那倆公差又來了，你倒是出來瞧一瞧呀！媽，你出來看一看呀！
王四香：太討厭了，使勁叫！
寶　璉：媽，那倆公差又來了。
王四香：叫，叫！
寶　璉：媽！
王四香：叫！——是不願意呀，是怎麽着！
〔張慧珠上〕
張慧珠：二位上差，還念我家因爲無錢納稅，我翁公同我丈夫去往山中採藥，不幸都已喪在虎口；我婆母聞聽此信，口吐鮮血，性命可也不保呀！
王四香：大娘子你別哭了。你那兒一哭，連我都難受；不但難受，我還是眞傷心。這是天災人禍，誰也沒有法子！你呀，就往開裏想得啦。
張慧珠：多謝二位上差。
王四香：不用謝了，你想着預備錢得啦。
張慧珠：請問二位上差，又到我家做甚麽來了？
王四香：我們奉了太爺之命，徵收明年的丁稅；跟上次一樣，每人出錢一貫。如今您交三貫就行了，您可省着兩貫哪！

張慧珠：二位上差，想我家前日賣絹，得錢十貫，當日被二位上差拿去了五貫，家中用去了兩貫，至今只剩三貫了。

王四香：噯，正合適。

張慧珠：若被二位上差拿去，我婆婆用何將養病症？二位上差多多寬待些罷！

崔德富：嘿嘿，說得好風涼的話！我告訴你說：我們是奉了朝廷的命令，來到這兒；沒有別的，就是要錢。

王四香：大娘子，如今你交三貫錢就行了。你不還省着兩貫哪嗎！

張慧珠：可憐我家不幸，還望二位上差多多寬待罷。

崔德富：沒那麼些說的，快點拿錢去！說你哪，磨蹭甚麼？拿錢去，快着點！

王四香：快着點，別麻煩！不是你一家。快點，別慢騰騰的！

崔德富：快點，快點！

寶　璉：媽，這錢別給他們，咱們還留着吃飯哪！

王四香 崔德富：少廢話！

張慧珠：多多寬待……

王四香 崔德富：沒那麼些說的，拿來，拿來。

王四香：捨不得也不行啊！夥計，收錢。走着，走着。

內　喊：哦！

崔德富：甚麼事？

王四香：少管閑事。

〔王四香、崔德富同下〕

〔四校尉押四壯丁上，楊得勝上〕

楊得勝：這一小孩子，你家可有大人？

寶　璉：我爺爺和我爸爸都教老虎給吃啦！

楊得勝：既無大人，我就拉——

寶　璉：媽！

張慧珠：你們是做甚麼的？

楊得勝：奉了兵部楊大人之命，下鄉徵取民伕。你家既無大人，我就拉他前往。

張慧珠：軍官哪！可憐我公公、丈夫俱已喪身虎口，如今只有這個孤門獨子接續香煙。望求上官，不要將他帶去；若是將他帶去，就把我高氏門中香火斷絕了！軍官哪！

楊得勝：哼，軍情緊急，哪裏顧得許多！——來呀，將他拉走！

寶　璉：媽！

衆　：走，走！

〔拉寶璉圓場，張慧珠追，被踢倒，衆下〕

寶　璉：（內）媽！

〔張慧珠急起，欲追〕

陳　氏：（內）媳婦快來呀！爲婆腹內疼痛，你快些來呀！

〔張慧珠又躊躇〕

陳　氏：媳婦，你快些來呀！

〔寶璉哭聲漸遠，張慧珠左右徬徨，最後慘然退入〕

第七場

〔四軍士、李有標上，胡泰來迎上〕

李有標：貴縣請了！

胡泰來：請了。

李有標：大營之中缺少軍資費用兩萬貫，楊大人命你速速繳納，不得有誤。請！

〔四軍士、李有標下〕

胡泰來：哎呀，這叫活糟，活糟。這位楊大人跟我幹上了是怎麼着！哎呀，今兒也要錢，明兒也要錢，看起來我這小官不能幹了！乾脆，告職還鄉！（摘紗帽）哎呀，慢着！我不要錢，後任還是要錢哪！老百姓也一樣得往外拿，我倒白丢了一個官！你想，好容易巴結到一個官，就這樣扔了！難道跟銀子有

仇嗎?不成,不上算;還是幹兩天再說罷!(戴紗帽)不對,不對!百姓窮的精光,再幹下去,也沒多大意思;這個小小前程,終歸不能保。算了,算了罷!還是拿定主意,告職還鄉。(又摘紗帽)哎呀,不行,不行!還有……這麼些事,我怎麼交待呢?(想)乾脆,馬馬虎虎,再幹他一年,擠點是點;就是這個主意。——來,吩咐升堂。

〔四衙役、院子上〕

胡泰來:(入座)來呀!傳王四香,崔德富即刻上堂!

衆　:王四香、崔德富上堂啊!

〔王四香、崔德富上〕

王四香 崔德富:(念)忽聽太爺傳,急忙到堂前。——參見老爺。

胡泰來:王四香,崔德富,上次你們辦的差事很好,老爺還要賞賞你們哪。

王四香 崔德富:喝,好,您淨說賞,到今個一個大也沒有賞。

胡泰來:別忙啊,老爺的賞沒下來哪!老爺的賞下來,不就有你們的啦!我吃肉,你們喝湯。

王四香:也就喝湯罷。

胡泰來:我告訴你們罷,這楊大人哪,又有軍令到來啦;這軍費不足,要兩萬貫。沒甚麼說的,你們二人再給辦一辦好啦。

王四香:老爺,小人辦不了啦,您改差得啦!

崔德富:您改差罷!

胡泰來:你辦的了,再給辦一辦好啦。

王四香:實在辦不了啦。

胡泰來:辦的了,辦辦好啦。

王四香:老爺,您改差罷,您哪!

胡泰來:我跟你說句"轉文"的話,這叫做"以資熟手"。

王四香:嗳嗳,甚麼生手、熟手,小人聽着發抖;百姓窮的精光,只是無法下手。

胡泰來:仁義道德出在你口,奇哉怪哉實在少有;不打板子你們是不走。——來呀!

衆　:有。

胡泰來:每人重責二十。

〔打〕

王四香:哎呀!

胡泰來:我說怎麼啦?

王四香:疼啊。

胡泰來:哪兒疼呀?

王四香:屁股疼。

胡泰來:屁股疼,怎不去呀?

王四香:去。

胡泰來:再說不去,不打屁股,打鼻子!——即刻下堂。

王四香:是。

胡泰來:怎麼着,晚了,再來個"二來來"。

崔德富:別价,別价!(同下堂)夥計,這叫甚麼手啊?

王四香:這個——這還叫"以資熟手"!

崔德富:好說,廢話。(下)

胡泰來:哎呀,"買賣的非打不可!"哎呀,我想他二人哪,此去是一定成功,不必在此站着。沒事,退堂。

〔胡泰來下,四衙役、院子下〕

第　八　場

〔王四香上〕

王四香:(念數板)

想起來,好悲傷,
身在公門苦奔忙。
只因連年打李闖,
老爺抽餉坐大堂。
從前催過剿餉和練餉,
如今又要催兵糧;

一抽兩抽不算賬，
害得我們一天到晚跑四鄉。
我們去了都說我們把良心喪。
我們不去恐怕屁股遭了殃。
揑着頭皮下鄉往，
苦逼惡勸要把地皮都刮光。
有朝一日刮到了底，
咱們也會會地藏王，地藏王。

哎呀！奉老爺之命，我還得催稅去。我上哪兒去呀？這怎麼好哇！有了，把夥計叫出來，跟他耍主意，我說夥計，夥計。

〔崔德富上〕

崔德富：你叫誰哪？
王四香：還有誰呀！
崔德富：叫我？
王四香：你可眞明白！
崔德富：甚麼事呀？
王四香：我說：你怎麼改了"記吃不記打"啦！
崔德富：甚麼事我"記吃不記打"呀！
王四香：剛才沒打你呀！
崔德富：二十板子。
王四香：還是的。催稅去！
崔德富：還得催稅去？
王四香：啊。想個主意，到哪兒去？找那好說話的。
崔德富：找好說話的？
王四香：啊。
崔德富：找好說話的，我倒想起來啦！高家好說話，咱們還找他。
王四香：對。要三貫給三貫，要五貫給五貫。
崔德富：找他去。
王四香：找他去。走着。
崔德富：走着。——到啦，叫門。
王四香、崔德富：開門！
張慧珠：（內）婆婆呀！
（唱西皮搖板）

哭婆婆哭得我淚珠如綫，
你老人又抛我去到黃泉；
抛下了孤苦身如何排遣！（哭頭）婆婆啊……

王四香：開門來！

〔張慧珠上〕

張慧珠：（接唱）又聽得有人來叩打門環。
王四香：好，怎麼又穿上這個啦！
張慧珠：我婆婆她……她也死了！
王四香：又少一貫錢。
崔德富：我說大娘子，你那個小少爺被人擄了去啦，直到現在沒有音信，八成沒有命了罷！
張慧珠：姣兒呀！（哭）我也顧不得他了。
王四香：唉，您就往開裏想得啦。
張慧珠：你們兩個又做甚麼來了？
王四香：你聽我告……
崔德富：夥計你倒是說呀。
王四香：你說得啦。
崔德富：唉，你說得了嗎？
王四香：你說得啦！
崔德富：你說就得了嗎。
王四香：你呀不知道，這回我都有點說不出口來啦！
崔德富：你說不出口來，我說。——來到這兒沒有別的，還是要錢！
張慧珠：你……你……你們還來要錢嗎？

崔德富：噯，要錢！

王四香：我說大娘子，你別想不開啦，如今就賸你一個人啦！你交一貫錢就行啦。這前後你可省着四貫哪！

張慧珠：一貫錢？

王四香：對啦，一貫錢。

崔德富：噯，一貫錢。

王四香：得，拿錢去。

〔班頭上〕

班　頭：找找他們去。——噯，夥計在這兒哪。走，快領賞去罷。

王四香：爲甚麼領賞哪？

班　頭：太爺升了官啦！

王四香：爲甚麼升官哪？

班　頭：徵收人丁賦稅有功，他可升了官啦。

王四香：他升了官啦，我們可挨了罵啦！

崔德富：我們挨罵啦！走！

王四香：走走，領賞去。——你告訴她：教她預備錢。

崔德富：好。——噯，我們去去就來。你可想着預備錢！

〔班頭、王四香、崔德富同下〕

張慧珠：升官了，升官了！——一家五人，如今只賸我孤身一人了！（笑，東西看，摸身上）哎呀！那公差就要回來，我哪裏有錢交付？（想，點頭）你若是與我要錢，我就與你們拚命，我就與你們拚命！（拿刀，凝視，似有所見）你回來了！你快快的進來罷。家中有人要錢，你怎麼？……

（唱流水）

他人好似兒夫面，
怎不回頭交一言？
看看將近又離遠，
忽然落後忽在前；
兒夫快把家門轉，
家中有人要稅錢；
兩眼迷離看不見，
我尋你直到那王屋山邊。（下）

第　九　場

鮑世德：（內唱二黃倒板）

嘆衰年逢亂世我生不幸，

（上唱迴龍）

上深山好一似鳥被弓驚！

（轉唱原板）

想當年舊同伴杳無蹤影，
可憐我也到了末路飄零！
免不得向叢林奮身前進——

張慧珠：（內）公婆，我夫，姣兒呀！

鮑世德：（接唱散板）

又聽得山谷中啼哭之聲！

那旁有婦人啼哭之聲，待我尋找尋找哇。——哦，原來是高家娘子！待我聽她講些甚麼。

張慧珠：（內唱散板）

痛兒夫隨老父無端喪命，
痛姣兒此一去永訣此生，
痛婆婆臨到死目還未瞑！（哭頭）婆婆呀！

鮑世德：高娘子，山中慣出猛虎傷人，快快走了出來罷！

張慧珠：（上，接唱散板）

我如今不畏虎轉更歡迎。
倘能够死同穴眞蒙虎蔭……

鮑世德：隨我回去罷。

張慧珠：我怕呀！

鮑世德：怕甚麼？

張慧珠：（接唱）怕家中又來了討稅之人。

我情願在荒山孤身坐等，
等我夫來此地一顯陰靈。
〔王四香、崔德富上〕
王四香：噯，你在這兒哪！
張慧珠：你們做甚麼來了？
王四香：我們還是來要錢！
張慧珠：（接唱散板）
你你你害得我一家人死亡殆盡，
你你你害得我苦命女無處存身！
恨不得手利刃一伸幽憤——（從身畔取出短刀）
王四香 崔德富：我們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已呀。
鮑世德：滿口胡言！
張慧珠：（接唱）聽他言我方覺如夢初醒！
王四香：大娘子，你別怪我們哥兒們，也不怪我們縣太爺；你要怪那楊嗣昌才對呀！
張慧珠：（唱快三眼）
我不怪二公差奉行命令，
却因何縣太爺暴斂橫徵？
恨只恨楊嗣昌生心害政，
衆蒼生盡做了這亂世之民。
眼見得十室中九如懸磬，
眼見得一縣中半死於兵，
眼見得好村莊變成灰燼；
（轉散板）
眼中人俱都是虎口餘生。
我不如拚一死向天祈請——
蒼天哪！
（接唱散板）
願世間從今後永久和平。（自刎死）
〔虎嘯聲，樵夫上，拉鮑世德下〕
〔虎上，虎嗅王四香、崔德富，下〕
王四香：哎呀，我的媽喲！我說夥計，這老虎怎麼都不吃咱們倆啦？
崔德富：眞的，老虎沒吃呀，我明白。我們倆人沒有人味兒還吃甚麼呀。
王四香：不對。
崔德富：怎麼？
王四香：還是咱們老爺公文厲害！連老虎瞧見它都搭拉尾巴啦。
〔同下〕

——劇　終——

鎮　潭　州

前　記

"鎮潭州"又名"九龍山"，取材於小說"說岳全傳"。

南宋時，金人入寇，岳飛奉命禦侮。時楊再興聚義九龍山，進攻潭州；岳率兵往援，知楊爲忠良後裔，武藝高强，有意收爲臂助。進兵潭州後，親自與楊交鋒，雙方嚴令兵將，不准助戰。楊精於槍法，岳飛幾不敵。時其子岳雲解糧方回，不知情由，助戰犯令。岳飛以軍令不嚴，貽羞於楊，回營欲斬岳雲，經衆將講情，始免死罪，重責四十軍棍，並令親往楊

再興營中驗傷請罪。楊見狀，深爲感動，遂約定再較勝負。次日，岳飛用"撒手鐧"擊楊落馬，楊折服，率所部投岳，共禦金兵。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團葉盛蘭、李洪春與本院編輯處吳少岳共同整理的。除將原本中楊景託夢授鐧的情節刪改外，並對個別詞句略作潤色。

第一場

〔施全、王貴、牛臯、吉青上，起霸〕

施　全：(念)惱恨朝中賊專權，
王　貴：　　隱姓埋名有數年；
牛　臯：　　弟兄懷揣忠義膽，
吉　青：　　誓死報國滅讒奸。
施　全：俺，施全。
王　貴：王貴。
牛　臯：牛臯。
吉　青：吉青。
施　全：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施　全：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　　：請。

〔四兵士、岳雲、張憲引岳飛上〕

岳　飛：(唱"點絳唇")
　　統領雄兵，狼煙掃盡，軍威盛，赤膽忠心，
　　謹遵恩師訓。
衆　　：參見元帥。
岳　飛：衆位賢弟少禮。
衆　　：啊！
岳　飛：(念詩)繡旗丹詔出禁門，武將當思汗馬勳；
　　男兒須懷凌雲志，迎請二聖方稱心。
本帥，姓岳名飛，字鵬舉，宋室駕前爲臣。只因奸佞弄權，是我退歸林下；孟太后二次詔宣，官拜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恩賜五色錦旗，上寫"精忠報國"。本帥親承王命，總統六師，掃蕩煙塵，恢復河山。前者徐恩師有緊急文書到來，楊再興攻取潭州，不免前往救應。——衆位賢弟！
衆　　：元帥。
岳　飛：人馬可齊？
衆　　：俱已齊備。
岳　飛：牛臯聽令。
牛　臯：在。
岳　飛：命你去到潭州曉諭節度使，本帥大兵隨後即至。
牛　臯：得令。馬來！

〔牛臯下，四兵士隨下〕

岳　飛：岳雲聽令。
岳　雲：在。
岳　飛：押解糧草。
岳　雲：得令。(下)
岳　飛：張憲聽令。
張　憲：在。
岳　飛：催運糧草。
張　憲：得令。(下)
岳　飛：施全聽令。
施　全：在。
岳　飛：命你以爲總督糧官。傳令下去，衆將一路之上，不可馬踏青苗，騷擾百姓，違令者斬！餘下將官，隨營調遣，就此起兵潭州。

施　全：得令。下面聽者：元帥有令，一路之上，不可馬踏青苗，騷擾百姓，違令者斬！餘下將官，隨營調遣，就此起兵潭州。

衆　：啊！

〔岳飛及衆將上馬，兵士執"精忠報國"旗暗上，衆同下〕

第 二 場

〔四兵士引徐仁上〕

徐　仁：（念）鎮守潭州，爲國擔憂。

牛　皐：（內）馬來！

〔四兵士、牛皐上〕

牛　皐：呔！有人無有，走出一個來！

兵　士：甚麼人？

牛　皐：往裏通稟，就說咱牛皐到了。

兵　士：候着。——啓稟元帥，牛將軍到。

徐　仁：說我出迎。

兵　士：元帥出迎。

牛　皐：恩師！

徐　仁：牛將軍！請。（進門）請坐！

牛　皐：謝座。

徐　仁：將軍到此，有何軍令？

牛　皐：元帥奉命征剿楊再興，進兵潭州，命俺先來報知，大兵隨後就到。

徐　仁：元帥奉命前來，潭州可保無虞矣。

牛　皐：請問恩師，可曾與那賊見過陣來？

徐　仁：未曾見過。

牛　皐：待俺牛皐會他一會。

徐　仁：那賊驍勇，不可前去。

牛　皐：噯，休長他人銳氣，滅咱自己的威風。——帶馬，帶馬！

〔四兵士、牛皐下〕

徐　仁：牛皐此去，定不是他人對手。——來，帶馬迎接元帥去者。

〔衆同下〕

第 三 場

〔楊再興上，大起霸，後隨纛旗〕

楊再興：（念引）十萬貔貅鎮九龍，將軍八面逞威風；
　　腰懸三尺龍泉劍，志氣凌雲貫長虹。（四嘍兵上）

（念詩）隱姓埋名八九春，世代簪纓列帝門；
　　朝中出了奸佞賊，勒逼豪傑在山林。

俺，楊再興。祖父金刀令公，宋室爲臣。只因朝中奸佞弄權，陷二聖於沙漠，坐井觀天，是俺一怒我就反，反至九龍山，齊聚天下英雄。俺意欲殺退金人，滅却奸佞，重整河山，方不負將門之志。看前面已是潭州，正好奪取。——衆將官！

衆　：有。

楊再興：攻打潭州去者！

〔圓場，四兵士、牛皐上，會陣，四兵士下〕

楊再興：呔，來將通名受死！

牛　皐：連你牛爹爹都不認識了麼？

楊再興：牛皐，前者你在汴梁小校場，豈不知俺楊再興的厲害，今日又來作甚？

牛　皐：一派胡言，吃咱一鞭。（楊再興以槍撥開）哇呀！……

楊再興：看槍！

牛　皐：啊！（敗下）

楊再興：追！

〔四嘍兵追下，楊再興隨下〕

第 四 場

〔吹打，四兵士引徐仁下場門上，出城；四兵士、施全、王

貴、吉青、岳飛、纛旗兵上〕

徐　仁：元帥。

岳　飛：恩師。

徐　仁：元帥請！

岳　飛：不敢，恩師請！

徐　仁：你我挽手而行。

岳　飛：門生斗膽了。

〔同下。轉場，雙方兵將、徐仁、岳飛上，入內，吹打止〕

岳　飛：門生有何德能，敢勞恩師迎接十里之外。

徐　仁：你今欽承王命，總統六師，老朽怎敢輕慢。

岳　飛：惶恐啊惶恐！（兩望）

徐　仁：看甚麼？

岳　飛：我命牛皐前來，爲何不見？

徐　仁：牛將軍到此，未息鞍馬，親自立功去了。

岳　飛：牛皐至此，未息鞍馬，親自立功去了？……哼！想他此去，必定大敗而歸。

徐　仁：元帥見識不差。

〔四兵士、牛皐上，下馬，兵士下〕

牛　皐：咦，咱的哥，你倒先來了，辛苦你了！

岳　飛：賢弟，你與敵人交戰，勝負如何？

牛　皐：咱也不知是勝了，也不知是敗了，在兩軍陣前遇見一個年少的娃娃，被他這麼一槍……

岳　飛：怎樣？

牛　皐：把我就送回來了。

岳　飛：可曾問過敵人的姓名？

牛　皐：這個？……不曾問過。

岳　飛：嗯！你跟隨愚兄出兵多年，還是這樣粗魯，若是打了勝仗，叫愚兄怎上這功勞簿。

牛　皐：無有功勞，上甚麼功勞簿；有功勞，咱牛皐也不要。那娃娃言道：在汴梁小校場，會過一次，他叫甚麼楊……

岳　飛：敢是那楊再興？

牛　皐：就是那個娃娃。

岳　飛：此人英勇無敵，你焉能是他人對手，待本帥親自會他。

四　將：且慢，殺鷄何用牛刀，待某等出馬，生擒楊再興入帳。

岳　飛：衆位賢弟有所不知，想那楊再興，他乃將門之子，武藝高強，本帥意欲將他收留帳下，做一膀臂。今日出馬，非比尋常，衆將只許觀陣，不許助戰，違令者斬！

衆　：得令。

徐　仁：元帥今日鞍馬勞頓，明日再戰不遲。

岳　飛：不必攔阻，待門生先見一陣，煩勞恩師看守城池。

徐　仁：得令。（下）

岳　飛：衆將官，帶馬迎敵者。

〔兵士持“精忠報國”纛旗上〕

〔圓場，四嘍兵、楊再興上，會陣〕

岳　飛：楊將軍別來無恙！

楊再興：啊？俺與你從未識面，怎知俺的姓名？

岳　飛：楊將軍！想那年在汴梁小校場，會過將軍一面，難道你就忘懷了？

楊再興：哦！你就是那年在汴梁小校場，槍挑梁王的岳飛麼？

岳　飛：然也。

楊再興：嘜，想那柴貴身居王位，不知自愛，被足下槍挑落馬，何足輕重；你的英雄，俺已盡知。

岳　飛：楊將軍！想你乃將門之子，忠良之後，因甚失身落草，豈不玷辱楊氏祖先。聽本帥相勸，歸順皇朝，共滅金寇，尚不失封侯之位，將軍三思。

楊再興：嘁呀！俺乃堂堂男子，豈不知倫理綱常！只因朝中奸佞專權，陷二聖於沙漠，坐井觀天，是俺一怒，帶領人馬我就反，反至在九龍山，齊聚天下英雄。俺意欲殺退金人，滅却奸佞，重整山河。爲此先取潭州，得了宋室江山，與你平分疆土，你意如何？

岳　飛：住了！好言相勸，執意不聽，少時擒在馬前，悔之晚矣！

楊再興：聽你之言，要與俺見個高下麼？

岳　飛：決一勝負。

楊再興：你若勝俺，俺便馬前歸順，你若不勝呢？

岳　飛：這個……楊將軍！俺若不勝，情願退歸林下，誓不與主出力報効。

楊再興：看槍！

岳　飛：楊將軍！你我今日交戰，非比尋常，必須一對一個；兩下各傳將令，衆將只許觀陣，不許助戰，違令者斬。軍令不嚴，非爲大丈夫也。

楊再興：好，你我各傳一令。

岳飛、楊再興：衆將官！

衆　：啊！

岳飛、楊再興：只許觀陣，不許助戰，違令者斬！

岳　飛：（唱西皮倒板）

三軍與爺把戰鼓操！

（接唱快板）

馬前只見一英豪，
楊家世代把國保，
因何落草佔山巢？
勸你馬前歸順了，
封妻蔭子永在朝。

楊再興：住了！

（唱搖板）

楊家威名誰不曉，
世代忠良保宋朝。
今日奸佞正當道，
只恐後來無下梢！

〔架住，雙方兵將分下。岳飛、楊再興對槍起打，同下〕

第五場

〔牛臯、施全、王貴、吉青上〕

牛　臯：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牛　臯：元帥與楊再興交戰，你我登高一望。

〔衆上山。岳飛、楊再興上，起打，岳敗，楊追下〕

牛　臯：衆位將軍，元帥與那楊再興交戰，看看敗下陣來，待俺牛臯抵擋一陣。

衆　：元帥傳令在先，衆將只准觀陣，不准助戰，違令者斬。

牛　臯：哎喲，你們見死不救！

岳　雲：（內）馬來！

〔岳雲上〕

岳　雲：參見衆位叔父。

牛　臯：哎呀姪兒啊！你爹爹與楊再興交戰，看看落馬，我兒快快抵擋一陣。快去，快去！

岳　雲：遵命！

衆　：去不得！

〔岳雲下〕

衆　：元帥降下罪來，哪個擔待？

牛　臯：不要緊，都有我哪。

〔岳飛、楊再興上，起打，岳雲上助陣，岳飛急用槍挑開〕

楊再興：（冷笑）哈哈哈……（下）

〔四兵士上〕

岳 飛：（怒不可遏）綁了！

〔衆綁岳雲自上場門下，岳飛趕楊再興下〕

第六場

〔楊再興上，岳飛趕上〕

岳 飛：楊將軍，你我再决勝負。

楊再興：岳飛！你乃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這軍令不嚴，豈不被天下英雄恥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向岳飛）呸！（下）

〔四兵士上〕

岳 飛：回營！

〔衆同下〕

第七場

〔施全、王貴、牛皐、吉青、岳雲上〕

岳 雲：衆位叔父，爲何將姪兒綁起？

衆 ：你陣前助戰，犯了你爹爹的將令了。

岳 雲：衆位叔父要搭救於我。

牛 皐：不要緊，都有我哪。

〔四兵士引岳飛上，岳飛見岳雲，提槍欲刺，衆攔阻，岳飛下馬，升帳登高台〕

岳 飛：將岳雲綁上來！

〔岳雲入帳，跪〕

岳 飛：奴才，何人教你出馬？何人教你出馬？

岳 雲：爹爹！孩兒解糧在先，爹爹傳令在後，不知有此軍令，冒犯爹爹，望祈爹爹饒恕！

岳 飛：大膽的奴才！想那楊再興乃是將門之後，爲父只望收伏於他，作爲膀臂，故爾不許旁人助戰，你衆位叔父不敢違抗爲父的將令，惟有你這小畜生，你敢犯我的軍規！

（唱"風入松"）

令出山搖（與）海倒，

奴才竟敢犯律條！（揮旗傳令）

衆 ：斬不得！斬不得！

岳 飛：（擲令旗）斬！

衆 ：啓禀元帥：公子奉令解糧在先，元帥傳令在後，不知有此將令，望元帥饒恕！

岳 飛：衆位賢弟，敢是與奴才講情！

衆 ：元帥開恩！

岳 飛：可知本帥令出山搖動，言發鬼神驚！

（接唱"風入松"）

不能正己國怎保，

軍法森嚴豈能饒！

衆 ：斬不得，斬不得！

岳 飛：（擲令旗）斬！

牛 皐：這個人情講不來，你自己哀告去罷！

岳 雲：爹爹，孩兒跟隨爹爹出兵之時，祖母、娘親言道，孩兒年幼，跟隨爹爹，若犯了將令，當斬者打兒幾下，當打者罵兒幾句。今日孩兒犯了爹爹的將令，也罷，望爹爹開一線之恩，待孩兒回去見我那祖母、娘親一面，再將孩兒斬首，也還不遲呀……（哭）

岳 飛：岳雲，奴才！怎麼，你要回去見你那祖母、娘親麼？

岳 雲：爹爹開恩！

岳 飛：抬上來！

〔四兵士抬起岳雲〕

岳 飛：岳雲，姣兒！

岳 雲：爹爹，我父！

牛 皐：你叫他爸爸！

岳 飛：爲父今日要將兒斬首，怎麼，你要回去見你那祖母、娘親麼？

岳 雲：爹爹開恩！

岳 飛：哼！只怕兒今生今世就不能相見了！

（接唱“風入松”）

統領雄師把賊掃，

若饒過怎服三軍大小！

衆　：斬不得，斬不得！

岳　飛：斬！

岳　雲：牛叔父，姪兒解糧好好，你教我救的甚麼父，立的甚麼功！而今爹爹要將我斬首，你在一旁佯裝不睬，我與你拚了！

牛　皐：哎呀姪兒啊！你暫受一時之苦，待你牛叔叔進帳與你講個人情。——姓岳的！

衆　：嘁，要叫元帥。

牛　皐：叫元帥？你們聽着罷！你與那楊再興交戰，看看的大……

衆　：大勝！

牛　皐：他怎麼配哪！看看大敗，多虧姪兒一馬當先，將你救回營來。有功不賞，反要將他斬首，今日你赦了岳雲便罷；你要是不赦呀，我老牛也不活着啦，我抹脖子嘍！（佯作自殺）

岳　飛：赦了。

衆　：赦了。

牛　皐：怎麼着，赦啦？我也不死啦。

岳　飛：將岳雲帶上來！

岳　雲：謝爹爹不斬之恩！

岳　飛：奴才！本當將你斬首，念在你衆位叔父苦苦講情，死罪已免，活罪難饒，——牢子手！將奴才重責四十軍棍！

〔岳雲伏地受刑，牛皐攔護，被軍士誤打〕

牛　皐：哎呀！哎呀！哎呀呀！嚇！

岳　飛：施全聽令！

施　全：在。

岳　飛：命你押解岳雲，去到楊再興營盤對他言講：岳雲解糧在先，本帥傳令在後，不知有此軍令，在陣前冒犯將軍，回營就要斬首，多虧滿營將官講情，死罪已免，活罪難饒，重責了四十軍棍，請將軍驗傷。上覆楊將軍，明日還在陣前相會。掩門！（下）

〔牛皐、王貴、吉青及衆兵士分下〕

施　全：公子受屈了。

岳　雲：（哭）喂呀……

〔施全攙岳雲下〕

第　八　場

〔四嘍兵引楊再興上〕

楊再興：（唱西皮搖板）

小將助陣犯軍紀，

岳家威名也是虛；

一怒撥馬回營地，

且聽探馬報端的。

報　子：（上）岳雲過營請罪。

楊再興：有請。

報　子：有請。（下）

〔吹打，施全攙岳雲上〕

楊再興：將軍，這是何人？

施　全：這就是我家元帥的公子，昨日在陣前冒犯將軍，回營就要斬首。多虧衆將講情，死罪已免，活罪難饒，重責四十軍棍，來請將軍驗傷。

楊再興：哦！怎麼，責打了四十軍棍！

施　全：正是。

楊再興：這才是爲帥之道。——公子你受屈了。

施　全：我家元帥言道：上覆將軍，明日在陣前相會。

楊再興：那是自然。後帳留宴。

施　全：公務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楊再興：奉送！

〔吹打，施全攙岳雲下〕

楊再興：請！——岳飛眞英雄也。

（唱搖板）

責打岳雲消俺氣，

岳飛英雄數第一。

衆將暫把營門閉，

明日陣前見高低。

〔衆同下〕

第九場

〔二兵士持紅燈引岳飛上〕

岳　飛：（唱二黃原板）

淸晨起打一仗龍爭虎鬥，

勝不過楊再興臉上含羞！

岳雲兒犯將令理應斬首，

却不過衆將官苦苦哀求。

責打了四十棍血流甲胄，

愧煞我統兵帥無有良謀！

叫人來你與爺小心防守——（二兵士下）

（接唱散板）

收伏了楊再興方展眉頭。

且住，今日陣前，楊再興倒有幾合勇戰，實不愧將門之子。此人若不收伏，何日直搗黃龍！……（沉思）有了，想當年跟隨周侗老師學藝之時，曾教俺絕命三槍，暗藏撒手鐧，百發百中。明日兩軍陣前，使用撒手鐧，定能成功。楊再興啊，楊再興，管教你馬前歸順也。

（唱散板）

猛想起周侗師教授"撒手"，

爲國家求良將費盡計謀，

但願得明日裏大功成就——（進位）

收伏了楊再興好滅金酋。

〔入睡，起鼓，天明，四兵士上〕

四兵士：元帥醒來！

岳　飛：（唱倒板）

爲軍情終夜裏枕戈待漏，

（接唱散板）

猛然間又只見紅日當頭。

岳　飛：衆將官，帶馬陣前去者。

〔圓場，四嘍兵、楊再興上，會陣〕

岳　飛：楊將軍，昨日小兒在陣前多有冒犯！

楊再興：豈敢。岳元帥眞乃不失信也。

岳　飛：豈敢。你我今日再決勝負。

楊再興：好，俺若不勝，情願馬前歸順。

岳　飛：話出不悔，眞丈夫也。放馬過來。

〔開打，岳飛取鐧，擊楊下馬〕

岳　飛：（急下馬）楊將軍，本帥失手了。

楊再興：慚愧！末將歸順來遲，元帥恕罪。

岳　飛：棄暗投明，眞乃俊傑也。欲與將軍結爲金蘭，不知意下如何？

楊再興：末將怎敢高攀。

岳　飛：不必推辭，你我望空一拜。

〔岳飛、楊再興同望空拜〕

楊再興：九龍山糧草，請元帥查點。

岳　飛：不必查點，兵合一處。——衆將官，同進潭州！

〔同下〕

——劇　終——

小　放　牛

前　記

此劇是一齣小歌舞劇。它寫一個牧童正在放牛，鄰村的小姑娘路過，二人相見，對唱山歌，表達互相愛慕的心意。

劇本是由北京市戲曲學校教員趙綺霞、王福山、北京市京劇二團演員陳永玲和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李岳南、劉保縣、袁韻宜共同整理的。對於原本，只改動了一些不合人物身份的和低級、庸俗的詞句。

牧　童：(內)啊哈！

(上念數板)

三月艷陽天，
放牛到村邊。
野花紅又艷，
山草青又鮮，
黃鶯兒枝頭叫，
白鵝戲水鬧。
今日風光好，
山歌唱連天，唱連天。

我，牧童的便是。每日在山上放牛。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將牛兒趕至山坡之上。(趕牛)你看這牛兒上山吃草去了，待我將山歌唱起來。

(唱)　出得門來用眼兒瞧哪呼嗨，
哪呼咿嗨，哪呼咿嗨，哪呼咿嗨嗨。
用眼兒瞧哇：
那邊廂來了一個女姣娃哪哈咿呀嗨。
頭上戴着一枝花，
身上穿的是綾羅紗，
楊柳腰一掐掐，
水紅的飄帶腰中紮。
我心裏想着她，
我口裏念着她，
這一場相思就把人害煞吧哪哈咿呀嗨。
這一場相思就把人害煞。

村　姑：(內)啊哈！

牧　童：你瞧喂！那邊來的是吶哩村的那個小姑娘，不知道她上哪兒去！有啦，我不免在這兒等她。呀呔！小姑娘，近前來！

村　姑：(內)走哇！

(內唱)三月裏來——

(上唱)桃花兒開，
杏花兒白，
月季花兒紅，
又只見那芍藥牡丹一齊開放哪哈咿呀嗨！
行來在青草兒坡前，
見一個牧童，
頭戴着草帽，
身披着蓑衣，
手拿着橫笛，
倒騎着牛背，

他口兒裏唱的俱是蓮花落哪哈咿呀嗨!
牧童哥!
你過來,
我問你:
我要吃好酒在哪裏去買哪哈咿呀嗨?

牧　童:(接唱)牧童開言道,
姑娘你是聽:
我這裏用手兒一指,
東指西指,
南指北指,
前面的高坡,
有幾戶人家,
楊柳樹上掛着一個大招牌。
小姑娘,你過來!
你要吃好酒在杏花村哪哈咿呀嗨!
你要吃好酒就在杏花村!

村　姑:牧童哥請來見禮!
牧　童:還禮,還禮!你敢莫是失迷了路途嗎?
村　姑:不錯,我正是失迷路途。
牧　童:你要到哪兒去呀?
村　姑:我要打酒去。
牧　童:打酒要到杏花村。
村　姑:這條道兒我不熟,你告訴我怎麼走哇!
牧　童:你順着我的手兒瞧——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村　姑:有勞了。請!
牧　童:小姑娘你回來!
村　姑:回來就嘚兒回來!牧童哥,你叫我回來幹甚麼?
牧　童:聽說你們吶哩村的小姑娘都會唱小曲,你唱一個我聽聽,我送你去!
村　姑:我呀,不會唱!
牧　童:你要是會唱說不會唱,我可就不讓你過去!
村　姑:我打這邊走!
牧　童:這邊截住你!
村　姑:我打那邊走!
牧　童:那邊擋住你!
村　姑:我打中間……喲,你幹嘛緊擋着我們呀?
牧　童:你不唱,我就不讓你過去!
村　姑:我有心唱,就是沒人幫腔!
牧　童:我與你幫腔!
村　姑:會幫腔來幫腔,不會幫腔站在一旁!
牧　童:咱們湊合着瞧罷!
村　姑:如此,牧童哥!
牧　童:嗳!
村　姑:幫腔來!
牧　童:來了!
村　姑:(唱)　二郎爺爺本姓楊吧哪呼嗨!
牧童哥!
牧　童:嗳!
村　姑:幫腔來!
牧　童:來了!
(接唱)哪呼咿嗨,哪呼咿嗨,哪呼咿嗨嗨!
村　姑:(接唱)他妹子一心愛那劉彥昌。①
牧　童:(接唱)七咕隆咚嗆!
村　姑:(接唱)哪呼咿呀呵!
牧　童:(接唱)哪呼咿呀呵!

---

① 原句"二郎爺爺本姓楊,頭戴三山身穿黃",看來顯然後面還應該接下去成爲一段民歌,但現在舞台上只剩下了前兩句;現在改的,比較更符合於全劇的主題,並能與後面連貫下去。

愛你會唱歌。①

村　姑：(接唱)愛我會唱歌，
就該娶下我。

牧　童：(接唱)手中無有錢，
看看無奈何。

村　姑：(接唱)手中無有錢，
對你媽媽說。

牧　童：(接唱)對我媽媽說，
將你許配我。

村　姑：(接唱)許你便許你，
哥哥打個鑼。

牧　童：(接唱)我便不打鑼。

村　姑：(接唱)你要是不打鑼，小妹我便走吧哪呼嗨！

牧　童：(接唱)嗨，嗨，嗨！
妹妹你回來，
妹妹你回來！

村　姑：(接唱)叫妹妹回來，哥哥打個鑼！

牧　童：(接唱)我便打個鑼！

村　姑：(接唱)打個甚麼鑼？

牧　童：(接唱)打個太平鑼！

村　姑：(接唱)那鑼兒怎麼響？

牧　童：(接唱)七咕隆咚嗆，
八咕隆咚嗆，
咚嗆咚嗆此咕隆咚嗆！

村　姑：牧童哥，你聽我唱的好不好？

牧　童：好！

村　姑：好，你讓我過去罷！

牧　童：這麼辦，咱們再唱個四季花兒你再走，好不好？

村　姑：好。牧童哥，幫腔來！

牧　童：來了！

村　姑：(唱)　正月裏來甚麼花兒開？
獨自一人好不傷懷。
起得兒唉！

牧　童：(接唱)美得兒唉！

村　姑：(接唱)起得兒唉！

牧　童：(接唱)美得兒唉！

村　姑、牧　童：(合唱)正月裏開的是水仙花兒，
花兒也沒開。
嗯唉，嗯唉，
七咕隆咚咿呀嗨，
八咕隆咚咿呀嗨，
一朵一朵蓮花落吧咿呀嗨！

村　姑：牧童哥，你聽我唱的好不好？

牧　童：好！

村　姑：好，該讓我走了罷！

牧　童：不成！

---

① 這裏另有一種改法：

牧　童：(唱)哪哈咿呀呵！
情妹戀情哥！

村　姑：(唱)情妹戀情哥，
窗下綉綾羅！

牧　童：(唱)哥在山中坐，
望妹隔道河！

村　姑：(唱)隔河如隔海，
叫妹可奈何！

牧　童：(唱)划子快如梭，
灘上接哥哥！

村　姑：(唱)灘上接哥哥，
哥哥打個鑼！

這一段在舞蹈上可能變動較大，如果有條件重新排演的劇團，也可以採用。

村　姑：怎麼？
牧　童：這麼辦罷，我這兒有個上聯，你要對的上下聯來，我就送你前去！
村　姑：如此，馬棚裏伸腿——
牧　童：此話怎講？
村　姑：請您出題(蹄)兒罷！
〔村姑、牧童同笑〕
牧　童：來了！
(唱)　天上娑羅甚麼人兒栽？①
地下的黃河甚麼人開？
甚麼人把守三關口？
甚麼人出家他沒回來吧咿呀嗨？
甚麼人出家他沒回來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天上娑羅王母娘娘栽，
地下的黃河老龍王開，
楊六郎把守三關口，
韓湘子出家他沒回來吧咿呀嗨。
韓湘子出家他沒回來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甚麼鳥穿青又穿白？
甚麼鳥身披着綠豆色？
甚麼鳥身穿十樣錦？
甚麼鳥身披着一錠墨吧咿呀嗨？
甚麼鳥身披着一錠墨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喜鵲穿青又穿白，
錦鸚哥兒身披着綠豆色，
金鷄身穿十樣錦，
烏鴉身披着一錠墨吧咿呀嗨。
烏鴉身披着一錠墨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趙州橋甚麼人兒修？
玉石的欄杆甚麼人兒留？
甚麼人騎驢橋上走？
甚麼人推車軋了一道溝吧咿呀嗨？
甚麼人推車軋了一道溝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趙州橋魯班爺爺修，
玉石的欄杆聖人留，
張果老騎驢橋上走，
柴王爺推車軋了一道溝吧咿呀嗨！
柴王爺推車軋了一道溝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姐兒門前一道橋，

---

① 以下牧童、村姑的四段唱詞，如在舞蹈上改動沒有多少困難，也可以用這樣的改法：
牧　童：(唱)天上銀河甚麼人開？
甚麼人跳下了望夫台？
甚麼人劈山來救母？
甚麼人奔月她沒回來吧咿呀嗨？
甚麼人奔月她沒回來吧咿呀嗨？
村　姑：(唱)天上銀河王母娘娘開，
孟姜女跳下了望夫台，
小沉香劈山來救母，
嫦娥奔月她沒回來吧咿呀嗨。
嫦娥奔月她沒回來吧咿呀嗨。
牧　童：(唱)甚麼鳥穿青又穿白？
甚麼鳥身披着綠豆色？
甚麼鳥催人把田種？
甚麼鳥雌雄不分開吧咿呀嗨？
甚麼鳥雌雄不分開吧咿呀嗨？
村　姑：(唱)喜鵲穿青又穿白，
錦鸚哥身披着綠豆色，
布穀鳥催人把田種，
鴛鴦鳥雌雄不分開吧咿呀嗨。
鴛鴦鳥雌雄不分開吧咿呀嗨。

有事無事走三遭。

村　姑：（接唱）休要走來休要走，

我哥哥懷揣着殺人的刀吧咿呀嗨！①

我哥哥懷揣着殺人的刀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懷揣殺人刀，

那個也無妨，

砍去了頭來冒紅光，

縱然死在陰曹府，

魂靈兒撲在了你的身上吧咿呀嗨！

魂靈兒撲在了你的身上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撲在我身上，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他是個陰陽，

三鞭楊柳打死你，

將你扔在大路旁吧咿呀嗨！

將你扔在大路旁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扔在大路旁，

那個也無妨，

變一棵桑枝兒長在路旁，

單等姐兒來採桑，

桑枝兒掛住了你的衣裳吧咿呀嗨！

桑枝兒掛住了你的衣裳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掛住了我衣裳，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他是個木匠，

三斧兩斧砍下了你，

將你扔在了養魚塘吧咿呀嗨！

將你扔在了養魚塘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扔在養魚塘，

那個也無妨，

變一條魚兒在水邊藏，

單等姐兒來打水，

撲楞楞濺濕了你綉鞋幫吧咿呀嗨！

撲楞楞濺濕了你綉鞋幫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濺濕我綉鞋幫，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會撒網，

三網兩網網住了你，

吃了你的肉來喝了你的湯吧咿呀嗨！

吃了你的肉來喝了你的湯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吃肉又喝湯，

那個也無妨，

變一根魚刺兒碗底藏，

單等姐兒來喝湯，

魚刺兒卡在你嗓喉上吧咿呀嗨！

魚刺兒卡在你嗓喉上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卡在嗓喉上，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他會開藥方，

三方兩劑打下了你，

將你扔過後園牆吧咿呀嗨！

將你扔過後園牆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扔過了後園牆，

那個也無妨，

變一個蜜蜂兒在花瓣兒藏，

---

① 以下村姑唱詞中"哥哥"，原皆做"男兒"，是原來把村姑處理成已婚婦女的痕跡（老本還有"我從娘家來，要往婆家去"等詞），現改成一個小姑娘的口氣了。至於她哥哥是否又是木匠，又是陰陽……呢？我們想這只是小姑娘搶白牧童的調皮口吻，和牧童所說的"變一個……"相同。這是他們之間的鬥口，顯然不是事實的陳述。

單等姐兒把花採，
一翅兒飛在你手心上吧咿呀嗨！
一翅兒飛在你手心上吧咿呀嗨！
村 姑：（接唱）飛在手心上，
那個也無妨，
我家哥哥他會扎槍，
三槍兩槍扎死了你，
管教你一命見閻王吧咿呀嗨！
管教你一命見閻王吧咿呀嗨！
牧 童：（接唱）一命見閻王，
那個也無妨，
閻王爺面前我訴訴寃枉，
縱然死在陰曹府，
轉一世也要與你配成雙吧咿呀嗨！
村 姑 牧 童：（合唱）轉一世也要與你配成雙吧咿呀嗨！
村 姑：牧童哥，你聽我唱的好不好？
牧 童：好！
村 姑：好，你送我走罷！
牧 童：正是：年年有個七月七，天上牛郎會織女！
村 姑：（唱） 若要夫妻重相見，
待等來年七月七！
牧童哥，請！（下）
牧 童：等我牽上牛。喲，我的牛哪兒去了？——呀呔！小姑娘等一等，我趕你來了！（下）

——劇 終——

霸 王 別 姬

前 記

“霸王別姬”的故事主要取材於“西漢演義”。描寫西楚霸王項羽有勇無謀、剛愎自恃，聽信漢軍韓信派來詐降的李左車之言，不顧衆將與愛妃虞姬的勸阻，起兵伐漢；率大軍直入九里山，中韓信誘兵之計，被困垓下。

項羽知大勢已去，撫騅長歎；虞姬拔劍起舞，慷慨悲歌。到漢軍攻打緊急的時候，虞姬恐誤其行，持劍自刎；項羽領兵出陣，戰敗，自刎烏江。楚終爲漢所滅。

整理本是依據梅蘭芳先生的最近演出本，由許源來先生與本院許姬傳、何異旭共同整理的。最後，並經梅蘭芳先生仔細校訂。

第 一 場

〔四漢軍、曹參、英布、孔熙、陳賀、彭越、王陵、周勃、樊噲、陳平引韓信上〕
韓 信：（念引）運籌帷幄，統雄師，一片丹心將漢扶；九里山前十埋伏，決勝策，神出鬼沒。
（念詩）登台拜帥掌兵符，胸中智謀勝孫吳；
準備一戰滅西楚，山河萬里壯宏圖。
本帥，韓信。奉主之命，統領人馬，共滅西楚。想我軍自出褒中以來，五年之間，與項王親臨七十餘戰；勞師動衆，千辛萬苦。今項王勢孤力弱，勝敗就在此一舉。——陳平聽令。
陳 平：在。

韓　信：帶領人馬，斷項王歸路，不得有誤。
陳　平：得令。（下）
韓　信：樊噲聽令。
樊　噲：在。
韓　信：執掌軍中大纛旗，不得有誤。
樊　噲：得令。
韓　信：衆將官。
衆　：啊。
韓　信：兵發九里山。
衆　：得令。
〔“小泣顔回”牌子。衆同下〕

第　二　場

〔“大開門”牌子。四御林軍、四小太監、二大太監引項羽上〕
項　羽：（唱“粉蝶兒”）
大英雄，蓋世無敵。滅嬴秦，復楚地，爭戰華夷。
（念詩）嬴秦無道動戎機，吞併六國又分離；
項劉鴻溝曾割地，漢佔東來楚霸西。
孤，霸王項羽。孤與劉邦鴻溝割地，講和罷兵，送回太公、呂氏；不想他反覆背盟，又來尋戰。孤命探馬前去打探，未見回報。
項　伯：（內）走哇！
（上唱西皮搖板）
左車背漢來降順，
把本奏與聖明君。
臣，項伯見駕，大王千歲！
項　羽：平身。
項　伯：千千歲！
項　羽：上殿有何本奏？
項　伯：啓大王：今有趙國謀臣李左車背漢來降，求臣引見，現在殿外候旨。
項　羽：哦！孤此時正少謀士，李左車來降，孤之幸也。只恐他是詐降。——宣他上殿，待孤用言語探其眞假。
項　伯：領旨。——大王有旨，李左車上殿。
李左車：（內）領旨。
（上念）大膽闖虎穴，引龍入沙灘。——難臣李左車見駕，大王千歲！
項　羽：平身。
李左車：千千歲！
項　羽：李左車。
李左車：大王。
項　羽：聞你在齊爲韓信做幕客，如今忽然背彼來降，莫非行詐？
李左車：啊，大王！臣前輔趙之時，趙王不用臣言，反命陳餘與韓信交戰，被韓信斬陳餘於泜水。臣無棲身之處，遂投韓信帳下。那韓信受封齊王以後，致生驕傲之心，凡有策劃，皆自決斷。在帳下者，言不聽，計不從；逃去者十之八九。今聞大王將與劉邦交戰，願投麾下，以効犬馬之勞。焉敢行詐？
項　羽：哼！兩國交兵之際，詐降甚多；你今此來，定是探孤虛實！
李左車：啊，大王此言差矣。想臣乃一謀士，不能披堅執銳，衝鋒破敵，不過隨在左右，與大王策劃耳；聽與不聽，盡在大王。楚營虛實，韓信時有探報，不待臣詐降而後知之。大王若是見疑，是臣誤投其主，爲不明也；飄蕩無依，爲不智也。莫若死在大王之前，以明心跡！（欲碰死）
項　羽：且慢！（笑）哈哈哈……孤乃相戲耳。久聞廣武先

生英名，當時欲往趙國約來，爲孤劃策；今日果然實心歸孤，孤當朝夕與先生商討破漢之計。

李左車：大王留臣，臣當爲陛下効死。

項　羽：眞乃社稷之臣也。

虞子期、周　蘭：(內)走哇！

〔虞子期、周蘭同上〕

虞子期：(唱西皮散板)

會稽人馬離吳郡。

周　蘭：(接唱)抗拒王命是周殷。

虞子期、周　蘭：臣等見駕，大王千歲！

項　羽：二卿平身。

虞子期、周　蘭：千千歲！

項　羽：有何本奏？

周　蘭：臣啓大王：前命李寧往會稽搬兵，太守一見檄文，即日起兵前來助戰。又往舒、六①調取周殷，怎奈周殷抗拒王命，按兵不動。請大王定奪。

項　羽：啊！大膽周殷抗拒孤命，孤誓先滅此賊，然後破漢。

項　伯：且慢！臣啓大王：想那周殷乃癬疥之疾，劉邦乃心腹大患。還請大王三思。

項　羽：容孤思之。

〔鍾離昧上〕

鍾離昧：啓奏大王：韓信貼下榜文，辱罵大王；細作抄來，大王請看。

項　羽：呈上來，待孤觀看："倡議會諸侯，先將無道收。人心咸背楚，天意屬炎劉。指日亡垓下，臨時喪沛樓。劍光生烈焰，誠斬項王頭。"哇呀呀！

(唱散板)

咬定牙關罵韓信，

拿住賊子萬刀分。

衆卿，替孤傳旨：即日興兵破漢。

周　蘭：且慢！臣啓大王：那韓信恐陛下按兵不動，故爾出此狂言，以激大王之怒。大王若是出兵，必中韓信誘兵之計。大王三思。

項　羽：卿家，想孤縱橫天下，未嘗一日受辱；今被匹夫辱罵，若按兵不動，豈不被諸侯恥笑！

虞子期：臣啓大王：漢兵勢衆，又兼韓信多謀。依臣愚見，只可深溝高壘，暫不出兵；候彼軍疲乏，陛下以逸待勞，鼓兵而西，一戰可勝。使韓信無以用其謀，張良無以決其策；滎陽，成皋唾手可得也。

項　羽：這個……

李左車：啊，大王，如不親征，漢兵必攻彭城；倘不能守，則大王無家可歸矣。莫若領兵親戰，勝則漢兵可破；不勝則可退歸彭城。此乃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之策。大王捨此良謀，而欲株守，不亦誤乎！

項　羽：嗯！先生之言，甚合孤意。——衆卿傳旨：即日興兵破漢！

虞子期：還請大王三思！

項　羽：孤心已定，不必多奏。——正是：今得先生必制勝。

衆　：即日興兵破漢軍。

〔衆分下〕

虞子期：且住！我看李左車此來，有些詐意；但是大王發兵之心已定，不能阻止，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去到後宮與娘娘商議商議，或能阻大王出兵，也未可知。正是：金殿不能回上意，再請娘娘勸一番。(下)

第　三　場

〔"小開門"牌子。八宮女持符節、掌扇引虞姬上〕

① 地名。是舒城、六合兩地的簡稱。

虞　姬：(念引)明滅蟾光，金風裏，鼓角淒涼。
(念詩)憶自從征入戰場，不知歷盡幾星霜；
何年得遂還鄉願，兵氣銷爲日月光。
妾身西楚霸王帳下虞姬。生長深閨，幼嫻書劍；自從隨定大王，東征西戰，艱難辛苦；不知何日方得太平也！
〔虞子期上〕
虞子期：(念)忙將軍情事，報與娘娘知。——來此已是後宮，待我叩環。
宮　女：何人叩環？
虞子期：虞子期請見。
宮　女：候着。
虞子期：是。
宮　女：啓娘娘：虞子期求見。
虞　姬：宣他進宮。
宮　女：是。——虞子期進宮。
虞子期：領旨。——臣，虞子期見駕，娘娘千歲！
虞　姬：平身。
虞子期：千千歲！
虞　姬：進宮何事？
虞子期：這……耳目甚衆。
虞　姬：(向宮女)爾等迴避。
八宮女：是。
〔八宮女分下〕
虞　姬：有何機密大事？
虞子期：臣啓娘娘：今有劉邦、韓信等，統領大兵前來討戰；我軍衆寡不敵，正宜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奈大王聽信降臣李左車之言，傳旨明日發兵，只恐大王此去中了他人之計。
虞　姬：那羣臣何不諫阻？
虞子期：羣臣屢諫不聽。
虞　姬：這便怎麽處？
虞子期：欲請娘娘再勸大王，千萬不可出兵。
虞　姬：如此，卿家暫退。大王回宮時節，待我相勸一番就是。
虞子期：多謝娘娘。(下)
虞　姬：且住！適聽子期之言，出兵甚是不利。怎奈大王性情剛猛，不納忠言；恐日久必敗於漢兵之手。思想起來，好不憂慮人也！
〔八宮女暗上〕
虞　姬：(唱西皮散板)
大王爺他本是剛強成性，
時常裏忠言語(就)不肯納聽；
怕的是西楚地被人吞併，
辜負了十數載英勇威名。
〔四御林軍、二大太監引項羽上〕
項　羽：(唱散板)
今得了李左車楚國之幸，
到後宮與妃子議論出兵。
虞　姬：啊，大王！
項　羽：妃子！
〔四御林軍、二大太監暗下〕
虞　姬：妾妃接駕，大王千歲！
項　羽：妃子平身。
虞　姬：千千歲！
項　羽：賜座。
虞　姬：謝座。
項　羽：可惱哇，可惱！
虞　姬：大王，今日回宮，爲何這等着惱？
項　羽：妃子哪裏知道，今有劉邦會合諸侯興兵前來，與

孤爭戰；又散出許多揭帖，毁謗孤王。你道惱是不惱！

虞　姬：大王就該深溝高壘，等候救兵。不然恐寡不敵衆，反中他人之計。

項　羽：想那劉邦反覆無常，韓信奸詐。孤此番出兵，定要生擒韓信，滅却劉邦；方消孤家心頭之恨哪！

虞　姬：用兵之道，貴在知己知彼；若以一時氣憤，不能自制，恐漢兵勢衆，韓信多謀，終非大王之福。依臣妾之見，只宜堅守，不可輕動。大王三思！

項　羽：妃子之言雖是有理，孤若不出兵，豈不被諸侯恥笑於我！

虞　姬：大丈夫能屈能伸方爲俊傑，又怕何人恥笑哇！

項　羽：哎——咏！孤此番出兵，若不滅漢，誓不回程。妃子不要多奏了。

虞　姬：王心已定，妾妃不敢多言。如此，何日發兵？

項　羽：明日發兵。妃子隨孤同行。

虞　姬：領旨。願大王此去，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後宮備酒，與大王同飲。

項　羽：有勞妃子！

（唱散板）

但願得此一去旗開得勝，

虞　姬：（接唱）滅劉邦擒韓信共享太平。

〔衆同下〕

第　四　場

〔項伯、周蘭、虞子期、鍾離昧先後"起霸"上，"點絳"牌子〕

衆　將：俺——

項　伯：項伯。

周　蘭：周蘭。

虞子期：虞子期。

鍾離昧：鍾離昧。

項　伯：衆位將軍請了。

衆　將：請了。

項　伯：大王命我等點動人馬，俱已齊備。遠遠望見……

衆　將：大王來也。

〔四楚軍、四御林軍、李左車、虞姬、女車夫、馬童、項羽同上〕

項　羽：（念）天下無敵將，英名誰敢當。

衆　將：參見大王。

項　羽：人馬可齊？

衆　將：俱已齊備。

項　羽：起兵前往。

衆　將：（傳令）起兵前往。

衆　兵：啊。

〔"朱奴兒"牌子。衆兵將、虞姬等同下。項羽"趟馬"，馬童所執纛旗被風吹折〕

馬　童：狂風颳斷纛旗。

項　羽：哎呀！

（唱西皮散板）

霎時一陣狂風擾，

折斷纛旗爲哪條？

烏騅聲嘶連咆哮，

〔馬嘶，項羽詫異地勒馬〕

項　羽：吁！

（接唱）遍體抖戰聲嘶號。

人馬撤回！

〔衆返回，同上〕

衆　：大王爲何將人馬撤回？

項　羽：孤方出兵，狂風折斷纛旗，戰馬聲嘶，却是爲何？

周　蘭：臣啓大王：旗折馬吼，於軍不利，大王三思。

項　羽：（不以爲然）嘜！紂以甲子而亡，武王以甲子而興；何驗於彼而不驗於此！想這旗折馬吼，與行軍何干？

虞　姬：妾啓大王：周卿乃是大王効忠之臣，所言不可不聽。今日出兵，必須從諫納忠，實爲萬幸。

項　羽：這個……

李左車：啊，大王，千萬不可退兵。臣聞漢軍缺糧，大王大兵一臨，彼將不戰自亂，大王不可失此機會。

項　羽：嗯！先生之言甚合孤意，替孤傳旨：大隊人馬往沛郡進發。

李左車：沛郡進發！

〔衆同下。李左車暗返回〕

李左車：且住！幸得項羽中我之計，如今大功成就，不免回營報與韓元帥便了。（下）

第　五　場

〔"風入松"牌子。四楚軍、四御林軍、鍾離昧、虞子期、周蘭、項伯、虞姬、女車夫、馬童、項羽同上，衆停止前進〕

項　羽：爲何不行？

衆　　：來到沛郡。

項　羽：安營紮寨。

〔衆圓場。探子上〕

探　子：報。——韓信在九里山操演人馬，兵精糧足。特來報知。

項　羽：再探。

探　子：得令。（下）

項　羽：啊！探馬報道：韓信兵精糧足；李左車言道：漢軍缺糧。他今此來，莫非有詐！

虞　姬：喚李左車一問。

項　羽：李左車進帳。

項　伯：李左車，李左車！——臣啓大王：李左車不見了。

項　羽：好賊！

（唱西皮散板）

　　左車此來行奸巧。

項伯！

（接唱）誤薦之罪怎能逃！

嘟！大膽項伯，不審李左車來歷，即行引薦；誤孤大事，皆汝之罪也。

項　伯：臣啓大王：李左車前來詐降，臣誤薦其人，實臣之罪；還請大王寬恕。

項　羽：哼！暫恕一時，以觀後效。

項　伯：謝大王。

項　羽：嘿！悔不聽衆將與妃子之言，誤中那賊奸計！

虞　姬：妾言不足置意，望大王奮勇出戰，速定鴻基；妾妃與有榮幸。

項　羽：妃子後帳歇息。

虞　姬：遵命。（下）

項　羽：衆將官。

衆　　：啊。

項　羽：殺！

〔衆圓場。四漢軍、曹參、英布、孔熙、陳賀、彭越、王陵、周勃、樊噲、劉邦同上，雙方會陣〕

劉　邦：項羽請了。

項　羽：劉邦！前者固陵之敗，免汝一死；五年之間，未嘗與你親自交鋒，今日倒要見個高下。

劉　邦：項羽！孤與你鬥智不鬥勇。今日一戰，管教你全軍覆滅。

項　羽：一派胡言。看槍！

〔樊噲架住項羽。四漢軍、劉邦，四楚軍、四御林軍、四楚將分下。八漢將與項羽起打。漢將佯敗下〕

項　羽：追！

〔四楚軍、四御林軍、四楚將同上,過場同追下。項羽追下〕

第 六 場

〔四漢軍、八漢將、李左車、劉邦同上。急進入山口,同下〕

〔四楚軍、四御林軍、四楚將、項羽同上〕

項　羽:且住!　看前面一帶山口,　那劉邦必入山而逃。——衆將官。

衆　　:啊。

項　羽:隨孤追趕。

項　伯:且慢,不要中了那賊誘兵之計。

項　羽:哦!

(唱西皮散板)

被他一言來提醒,

恐中奸計誘我行;

傳令退兵休前進。

衆　　:(同)啊。

〔衆退兵,反下。李左車暗上山頭〕

李左車:大王請轉!

〔項羽勒馬回顧〕

李左車:大王!

(接唱散板)

我有一言對王云。

大王!漢室當興,楚國當滅。大王已入牢籠,何不趁此歸降!爲臣願做引見之人。大王三思。

項　羽:答話者何人?

李左車:李左車在此。

項　羽:匹夫!引誘孤家興兵至此,恨不得將你碎屍萬段,方消孤家心頭之恨。

李左車:你敢進山?

項　羽:衆將官。

衆　　:(內)啊。

項　羽:追呀!

〔李左車下,項羽追下。四楚軍、四御林軍、鍾離昧、周蘭、項伯、虞姬、女車夫、虞子期同上,過場同追下〕

第 七 場

韓　信:(內唱西皮倒板)

九里山前旌旗飄。

〔四漢軍、樊噲執大纛旗、韓信同上〕

韓　信:(接唱流水)

十面埋伏立功勞,

下得馬來登山道。

〔韓信下馬,衆同上山〕

韓　信:(接唱搖板)

站立山頭把令旗搖。

〔“將軍令”牌子。八漢將執旗上,佈陣。李左車引項羽上,入陣;李左車下,項羽追下。八漢將隨下〕

韓　信:(唱散板)

李左車引項王已入陣道,

衆諸侯齊奮勇爭立功勞;

只殺得血成河屍如山倒,

滅西楚擒項王就在今朝。

項　羽:(內唱倒板)

越殺越勇心暴躁,

〔項羽上,八漢將追上,包圍項羽〕

項　羽:(接唱散板)

漢軍人馬似水潮。

不見周蘭接應到。

〔鍾離昧、周蘭同上〕

周　蘭:(接唱)搭救大王出籠牢。

〔鍾離昧救項羽下,周蘭被刺死,八漢將同下〕

韓　信：（唱散板）

三軍帶馬回營道，

〔韓信等下山。四漢軍、樊噲同下〕

韓　信：（接唱）再定楚歌計一條。（下）

第　八　場

〔八宮女引虞姬上〕

虞　姬：（唱西皮搖板）

自從我隨大王東征西戰，

受風霜與勞碌年復年年。

恨只恨無道秦把生靈塗炭，

只害得衆百姓困苦顛連。

〔四御林軍、二大太監引項羽上〕

項　羽：（唱散板）

槍挑了漢營中數員上將，

縱英勇怎隄防十面的埋藏；

傳將令休出兵各歸營帳。

二太監：大王駕到。

〔四御林軍、二大太監分下。虞姬迎入項羽〕

虞　姬：啊，大王！

項　羽：（接唱）此一番連累你多受驚慌。

虞　姬：啊，大王，今日出戰，勝負如何？

項　羽：唉！槍挑漢營數員上將。怎奈敵衆我寡，難以取勝。此乃天亡我楚。唉！非戰之罪也！

虞　姬：兵家勝負，乃是常情，何足掛意。備得有酒，與大王對飲幾杯，以消煩悶。

項　羽：有勞妃子！

虞　姬：（向宮女）看酒！

八宮女：是。

項　羽：（唱原板）

今日裏敗陣歸心神不定。

虞　姬：（接唱）勸大王休愁悶且放寬心，

項　羽：（接唱）怎奈他十面敵如何接應！

虞　姬：（接唱）且忍耐守陣地等候救兵。

項　羽：唉！

（接唱）沒奈何飲瓊漿消愁解悶。

虞　姬：大王！

（接唱搖板）

自古道兵勝負乃是常情。

項　羽：（伸欠）嗯！

虞　姬：大王身體乏了，帳內歇息片刻如何？

項　羽：妃子你要警醒了。

虞　姬：遵命。——你等退下。

八宮女：是。

〔項羽入帳，八宮女分下。初更，虞姬持燈出帳巡視，進帳。四更夫分上，巡更分下。二更〕

虞　姬：看大王醉臥帳中，我不免去到帳外閒步一回！

（唱"南梆子"）

看大王在帳中和衣睡穩，

我這裏出帳外且散愁情。

輕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

猛抬頭見碧落月色淸明。

看雲斂晴空，冰輪乍湧，好一派淸秋光景。

衆　兵：（內）苦哇！

虞　姬：月色雖好，只是四野俱是悲愁之聲，令人可慘！只因秦王無道，兵戈四起，塗炭生靈；使那些無罪黎民，遠別爹娘，拋妻棄子，怎的教人不恨！正是：千古英雄爭何事，贏得沙場戰骨寒。

〔三更。四更夫巡更上〕

更夫甲：夥計們，你們聽見了沒有？

衆　：聽見甚麼？

更夫甲：四面敵軍所唱的歌聲，跟咱們家鄉的腔調兒一個味兒，這是怎麼回子事呀？

衆　：是啊，不明白是怎麼回子事呀？

更夫甲：我明白啦，這必是劉邦佔了楚地了，招來的兵都是咱們的鄉親；所以，他們唱的都是咱們家鄉的腔調兒；你們說是不是？

更夫乙：是。這可怎麼好哇！

更夫丙：不礙，咱們大王爺有主意。

更夫丁：得啦，大王爺有甚麼主意！天天除了飲酒以外，一點兒主意也沒有。

更夫甲：是啊，你說的不錯。咱們大王忠言逆耳，目不識人；信用李左車，引狼入室，中了人家誘兵之計；這會兒被困垓下，天天盼着楚兵來救。可是，劉邦又得了楚地，後援斷絕了，這可怎麼好！

〔虞姬偸聽〕

更夫乙：要依我看，咱們大家一散，各奔他鄉得啦。

更夫甲：嘘，別胡說！咱們大王爺的軍令最嚴厲，萬一有個差錯，那可了不得，還是巡更要緊！

衆　：走着，走着！

〔四更，衆更夫同下〕

虞　姬：哎呀且住！適聽衆兵丁談論，只因救兵不到，大家均有離散之心。哎呀，大王啊大王！只恐大勢去矣！

（唱“南梆子”）

適聽得衆兵丁閒談議論，

口聲聲露出那離散之心。

漢　兵：（內唱“楚歌”）

田園將蕪胡不歸，

千里從軍爲了誰！

虞　姬：呀！

（唱搖板）

我一人在此間自思自忖，

猛聽得敵營內有楚國歌聲。

哎呀且住！怎麼敵人寨內竟有楚國歌聲，這是甚麼緣故？我想此事定有蹺蹊，不免進帳報與大王知道。——啊，大王醒來，大王醒來！

項　羽：（出帳，驚）啊？

虞　姬：妾妃在此。

項　羽：妃子，何事驚慌？

虞　姬：適才正在營外閒步，忽聽敵人寨內，竟有楚國歌聲。不知是何緣故！

項　羽：啊？有這等事！

虞　姬：正是。

項　羽：待孤聽來。

虞　姬：大王請。

漢　兵：（內唱“楚歌”）

沙場壯士輕生死，

十年征戰幾人回！

項　羽：哇呀呀！——妃子！四面盡是楚國歌聲，莫非劉邦已得楚地不成？

虞　姬：不必驚慌，差人四面打聽明白，再做計較。

項　羽：言之有理。——近侍哪裏？

虞　姬：近侍哪裏？

二太監：（同上）參見大王，有何吩咐？

項　羽：四面盡是楚國歌聲，吩咐下去，速探回報。

二太監：領旨。（同下）

項　羽：嘿！孤想此事定有蹺蹊。

虞　姬：且待近侍一報。

二太監：（同上）啓稟大王：敵營之中，確是楚國歌聲，特來報知。

項　羽：詳細打探，再來回報。

二太監：領旨。(同下)

項　羽：妃子！敵軍多是楚人，定是劉邦已得楚地；孤大勢去矣！

虞　姬：此時逐鹿中原，羣雄並起；偶遭不利，也屬常情。稍挨時日，等候江東救兵到來，那時再與敵人交戰，正不知鹿死誰手！

項　羽：妃子啊，你哪裏知道！前者，各路英雄各自爲戰，孤家可以撲滅一處，再佔一處。如今，各路人馬，一齊併力來攻；這垓下兵少糧盡，萬不能守；八千子弟兵雖然猛勇剛強，怎奈俱已散盡；孤此番出兵與那賊交戰，勝敗難定。哎呀，妃子啊！看此情形，就是你我分別之日了！

〔二大太監暗分上〕

項　羽：(唱散板)

十數載恩情愛相親相依，
眼見得孤與你就要分離。

〔馬嘶聲〕

項　羽：啊，此乃孤的烏騅聲嘶。——近侍過來。①

太　監：有。

項　羽：將烏騅牽了上來。

太　監：是。(牽馬)

項　羽：烏騅呀烏騅！想你跟隨孤家，東征西討，百戰百勝。今日被困垓下，就是你……唉！也無有用武之地了！

(唱散板)

烏騅馬牠竟知大勢去矣，
因此上在櫪下咆哮聲嘶！

〔二大太監牽馬分下〕

虞　姬：啊大王，好在垓下之地，高崗絕巖，不易攻入；候得機會，再圖破圍求救，也還不遲呀！

項　羽：唉！

虞　姬：(強做笑容)哦，備得有酒，再與大王多飲幾杯！

項　羽：如此，酒來！

虞　姬：大王請。

〔吹打，同入座〕

虞　姬：大王請！

〔"急三槍"牌子，同飲酒〕

項　羽：(擲杯)咳！想俺項羽呵！

(唱)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　姬：大王慷慨悲歌，使人淚下。待妾妃歌舞一回，聊以解憂如何？

項　羽：唉！有勞妃子！

虞　姬：如此，妾妃出醜了！

〔項羽凝視虞姬。虞姬强做鎭定，避開項羽目光，取劍起舞〕

虞　姬：(唱二六)

勸君王飲酒聽虞歌，
解君憂悶舞婆娑。
嬴秦無道把江山破，
英雄四路起干戈。
自古常言不欺我，
成敗興亡一剎那。
寬心飲酒寶帳坐——

---

① 項羽被困垓下，夜聞自己戰馬嘶叫，原本是項羽先問："外面甚麼喧嘩？"不足以表現項羽與烏騅的親切關係；現適當加以修改。

〔"夜深沉"牌子，虞姬舞劍〕

項　羽：（苦笑）啊哈哈……

〔"掃頭"，二大太監上〕

二太監：啓奏大王：敵軍人馬分四路來攻。

項　羽：吩咐衆將分頭迎敵，不得有誤。

二太監：領旨。（同下）

項　羽：妃子啊？敵兵四路來攻，快快隨孤殺出重圍。①

虞　姬：哎呀，大王啊，妾身豈肯牽累大王！此番出兵，倘有不利，且退往江東，再圖後舉。願以大王腰間寶劍，自刎君前，免得掛念妾身哪！

項　羽：這個……妃子你……不可尋此短見。

虞　姬：唉，大王啊！

（唱）　漢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聲。
君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項　羽：哇呀呀……

〔內喊聲，虞姬驚，向項羽索劍，項羽不與〕

項　羽：使不得，使不得，不可行此短見！

虞　姬：（機智地）大王，漢兵他……殺進來了！

項　羽：待孤看來。

虞　姬：（趁勢拔出項羽佩劍）罷！

〔虞姬自刎死。四御林軍暗上〕

項　羽：哎呀！——帶馬！

〔四御林軍、項羽同下〕

第　九　場

〔八漢將上，過場同下〕

項　羽：（內唱西皮倒板）
苦戰數日飢難忍，

〔項羽上，一漢將追上，被項羽一槍刺死〕

項　羽：（接唱散板）
烏騅水草未沾唇。
且住！後有追兵，前是大江，這便如何是好！

閔子期：（內）開船呵！

〔閔子期漁裝，搖船上〕

閔子期：（唱搖板）
帳中領了元帥命，
江邊埋伏走一程。
參見大王。追兵已到，速速上船。

項　羽：孤家殺得大敗，有何臉面去見江東父老。將孤的戰馬送過江去，任牠而行。

〔項羽放馬，閔子期接馬，馬跳入江中。閔子期暗下〕

項　羽：哎呀！
（唱散板）
馬知戀主好烈性，
愧煞忘恩負義人。

呂馬童：（上）參見大王。

項　羽：呂將軍來得正好，劉邦有賞格在先，得孤首級者，賞賜千金。孤將首級割下，將軍請功受賞去罷！

呂馬童：末將不敢。

項　羽：哎呀，將軍哪！
（唱散板）
八千子弟俱散盡，
烏江有渡孤不行。
怎見江東父老等！
罷！

---

① 原本，漢軍急攻垓下，項羽聞報就向虞姬說："此番出兵不得與妃子同行，如何是好？"有損於項羽性格，相對地也削弱了虞姬壯烈自刎的力量；整理本修改了這一點。

（接唱）不如一死了殘生。

〔項羽自刎死。衆漢將、劉邦同上〕

呂馬童：項羽已死。

劉　邦：收兵哪！

〔"尾聲"，衆同下〕

——劇　終——

描　容　上　路

前　記

本劇是根據明初大戲曲家高則誠所著"琵琶記"中的一折改編的。

陳留郡士人蔡伯喈奉父命進京赴試，中狀元後，被牛丞相藉王命迫招爲婿，和家中斷絕音訊。當時，陳留郡一帶正鬧災荒，蔡妻趙五娘乞來白米奉進翁姑，自己則以糠粃充飢。蔡家二老終於飢餓而死。五娘賣髮埋葬了公婆，决意到京城去尋找丈夫。她在月光下憑着記憶描畫了公婆的容像，打算帶在身旁，作爲紀念。

蔡家近鄰張廣才，是一個善良熱情的老人，聽說五娘要赴京尋夫，便送她一面琵琶和一些散碎銀兩。在郊外送別五娘時，又再三叮囑她一路小心；並願意代五娘照看二老的墳墓。五娘衷心感激，與張廣才灑淚而別。

本劇是根據周信芳先生的演出本，由周先生和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嚴樸共同整理的。整理時僅在個別詞句上作了一些修改。

〔趙五娘上〕

趙五娘：（念引）家業凋零，思夫君日夜憂心！

（念詩）年荒親死夫無訊，多感大公一親鄰。

南山築墳裙兜土，决意上京把夫尋。

唉！自從我丈夫蔡伯喈進京趕考，數載未回，陳留郡荒旱三載，公婆雙雙餓死。我有心尋找伯喈，一敍別後之苦。斗室無光，不免在月光之下，描畫公婆面容，帶在身旁，尋我丈夫便了。（小開門。搬凳出門）喂呀，公公婆婆啊！

（唱二黃慢板）

手提着羊毫筆思前想後，

想起了二公婆珠淚雙流！

老爹娘盼姣兒功名成就，

誰知他到京都去不回頭。

我在家承歡笑奉養姑舅，

遭荒旱他二老撒手西遊！

畫起了老公爹面黃肌瘦，

畫起了老婆婆背駝腰鈎，

畫起了老公爹竹杖在手，

畫起了老婆婆滿面憂愁。

拭淚痕停霜毫遺容畫就——（捧畫入門）

（接唱搖板）

無非是表孝思慈影長留！

公婆遺像畫好，無有祭禮，這便怎處？唉，只好用涼水一祭便了！（掛容，以涼水一杯祭拜，哭）喂呀，公婆啊！

（接唱）但願得二公婆多多保佑，

與伯喈早相會免得飄流。

〔五娘伏几而臥。鷄鳴。張廣才內嘆息，提琵琶、雨傘上〕

張廣才：（唱二黃原板）

聽寒蟬鳴衰柳樹枯草瘦，
西風起黃葉落撲面生愁。
趙五娘孤單單京城奔走，
此一去好一似斷纜的孤舟。

老漢，張廣才。只因蔡伯喈進京趕考，一去數載，杳無音信；可憐他的二老爹娘，雙雙飢餓而死。如今趙五娘子要進京尋找伯喈，只是她一貧如洗，老漢又無力幫助，是老漢帶來了琵琶一面，雨傘一把，還有一些散碎銀兩，贈送於她。唉！——來此已是，五娘開門來。

趙五娘：外面何人叫門？

張廣才：老漢來了。

趙五娘：哦，原來大公駕到。（開門）大公請進。

張廣才：請。

趙五娘：大公請坐。

張廣才：有座。五娘你當眞要進京尋找伯喈麼？

趙五娘：是啊，媳婦去心已定了。

張廣才：一路之上，可有盤費？

趙五娘：似這樣饑荒年景，衣食不保，哪有盤費，只得乞討而去了！……

張廣才：唉，苦煞你了！老漢帶來琵琶一面，雨傘一把，還有一些散碎銀兩，你且收下。

趙五娘：這個……前恩未報，又蒙恩賜，媳婦不敢領受。

張廣才：受人之託，理當幫助，你只管收下罷。

趙五娘：多謝大公。

張廣才：（看畫）啊五娘，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趙五娘：怎麼是媳婦的不是？

張廣才：你方才言道，饑荒年景，衣食不保，哪裏來的銀錢，與你公婆畫影呢？

趙五娘：這個……啊大公，這畫像不是畫工畫的。

張廣才：哦，不是畫工畫的，是哪個畫的呢？

趙五娘：是媳婦在月光之下，用水墨描畫而成的。

張廣才：哦，是五娘自己描畫而成的？

趙五娘：正是。

張廣才：若是旁人畫的，老漢不看也罷；既是五娘自己畫的，老漢倒要仔細看看。

（看畫，叫頭）老哥！老嫂！老哥，老嫂啊……

（唱二黃倒板）

見容像不由我心酸痛！

（叫頭）老哥，老嫂，兄嫂啊……

（接唱散板）

滾滾珠淚灑前胸！
畫老哥手扶竹杖難以行動，
畫老嫂兩鬢白亂髮蓬鬆。
空養你兒蔡伯喈終何用，
生不能養二老死不能送終！

收好了。

趙五娘：遵命。（收畫）大公，媳婦要到墳前一走。

張廣才：老漢奉陪。將門帶好了。

趙五娘：遵命。

〔趙五娘揹起包袱、雨傘、琵琶，與廣才同出門，倒鎖門〕

張廣才：（唱二黃散板）

思念雙親繪眞容，
生前死後一般同。
五娘賢孝人感動，（同行圓場）
只見墳上柏和松。

趙五娘：公婆啊！

（唱散板）

屈膝躬身哀言禀，
尊聲公婆在天靈：
都只爲守家門難逃饑饉……（哭頭）公婆啊！
到京城尋兒夫歸祭雙親！（看墳）
啊大公，媳婦不去了。

張廣才：爲何不去？

趙五娘：公婆墳墓，無人看守。

張廣才：這個麼，五娘只管前去，老漢在一日，與你看守一日。你來看哪，老漢倘有不測，那時就難以効勞了。

趙五娘：多謝大公，媳婦拜別了。

張廣才：且慢！老漢還有幾句言語，你且聽了。
（唱慢流水）
叫一聲五娘且慢行，
老漢言語你且聽：
身上揹定公婆影，
你身體單弱步難行。
未曾天晚早投宿，
起程必須等天明；
涉水登山心要穩，
行船過渡莫爭行；
溝渠之水不潔淨，
渴向人家求茶羹；
逢人只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五娘此番京城進，
尋着伯喈把理評；
倘若伯喈不相認，
懷抱琵琶訴苦情。
你莫說公婆喪了命，
你莫說頭上剪烏雲，
你莫說親戚朋友來幫襯，
你莫說兜土築新墳；
你就說公婆現在堂上等，
敎他早早轉家門。
五娘此去多謹愼，
但願早到早回程。

趙五娘：大公啊！
（唱慢流水）
大公不必細叮嚀，
囑咐的言語謹記心。
身上揹定公婆影，
不顧艱難奔京城。
逢人只說三分話，
怎可全拋一片心。
媳婦此番京城進，
尋着伯喈把理評；
倘若伯喈不相認，
懷抱琵琶訴苦情。
我不說公婆喪了命，
我不說剪烏雲，葬雙親，衆親友來幫襯，親自兜土築新墳。
我只說公婆堂前等，
敎他即刻轉家門。
拜別大公上路徑——

張廣才：回來。

趙五娘：（接唱搖板）
大公有話快說明。

張廣才：五娘啊！

（唱流水）

叫聲五娘且慢走，
荒郊且作片刻留。
你公婆墳墓我看守，
五娘此去莫躭憂。
老漢今年七十九，
比你公公少二秋，
本當與你同行走，
怕的是此去難回頭。
但願你夫妻重聚首，
免得老漢掛心頭。

趙五娘：大公啊！

（唱西皮散板）

我公婆墳墓你看守，
媳婦此去不躭憂。
雙膝跪倒忙叩首……（哭頭）公婆啊！
含悲忍淚把京投。

（叫頭）大公！公婆！唉，大公啊！（下）

張廣才：五娘慢走，恕老漢不遠送了。

（唱散板）

忘恩負義蔡伯喈，
一去京城不回來。
但願他回家時我命還在，
見面時問一問這不孝奴才！（下）

——劇 終——

掃 松 下 書

前 記

本劇也是根據明初大戲曲家高則誠所著"琵琶記"中的一折改編的。

張廣才自趙五娘上京以後，便常常到蔡家二老的墳前打掃。這天，雖然秋風蕭瑟，他仍挾着掃帚到蔡家墳前打掃殘松敗葉。

差役李旺在京城奉了蔡伯喈之命，到陳留郡投遞家書。因爲問路，無意中碰到了張廣才。相談之下，廣才纔知道蔡伯喈的情形。他領着李旺到蔡家墳前祭奠，把蔡家二老餓死以及五娘盡孝的情由激憤地傾訴出來，對蔡伯喈一去不歸表示了很大的憤慨。

本劇是根據周信芳先生的演出本，由周先生和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嚴樸共同整理的。整理時除在若干詞句上作了一些修改外，爲了便於和"描容上路"連貫演出，避免演員"趕場"，故增加了"李旺行路"（即第一場）。如單演"掃松下書"，則第一場可以省略。

第 一 場

〔李旺肩揹包裹上〕

李　旺：（念）奉了狀元命，
前往陳留郡；
蔡家莊上投書信，
日夜奔波不敢停。

戴月披星，戴月披星，

只爲家書抵萬金。

我，李旺。在京城奉了狀元爺之命，前往陳留郡投遞家書。是我跑了好幾天，左一個岔道，右一個岔道，可把我岔迷糊啦，也不知哪條道路才是通陳留郡的大道。我不免找一個當地人問上一問。正是：要知路遠近，須問過來人。（下）

第 二 場

〔張廣才挾掃帚上〕

張廣才：（念詩）草枯葉落已深秋，

滿目蒼涼觸景愁；

寂寞門庭人不在，

悲風蕭瑟起松楸！

老漢，張廣才。曾受趙五娘之託，請我看守墳塋，不免前去潔掃一番。（看）哦呵呵……看空山寂寂，悲風蕭瑟，好淒涼人也！

（唱“清江引”倒板）

黃葉飄飄，葉兒落，秋風號……（鳥鳴）嘔嘘，嘔嘘，（趕鳥）我當甚麼，原來是寒雀在那裏喧叫。當初蔡伯喈進京的時節，此鳥喧叫；如今又在那裏叫。叫，叫，叫！

（唱頂板）

又聽得寒雀鳴於樹梢。

行幾步穿過了荒草小道——（跌）

呦呵！

（接唱）是何物將老漢絆跌一交？

（看）呵唷！我當何物，原來是被偷兒偷去了樹木。偷兒，偷兒，爲甚麼單單盜去蔡家的樹木！令人好恨！

（接唱）我恨偷兒盜樹木不學正道，

偏學浪子無有下梢。

行一步來至在蔡家的墓道，

我急急走，急急跑，

急急忙忙到荒郊，

特來把松掃。

只爲那當年舊知交，舊知交。

李　旺：（內）走哇。

（上唱四平調）

走過了大路走小徑，

逢人便要問幾聲。

哎呀慢着！來到這曠野荒郊，也不知到了陳留郡沒有？

張廣才：嗯嘿！

（念數板）

老漢把松掃，

老漢把松掃，

只爲當年舊知交。

指望兒子去趕考，

榮華富貴爵祿高；

蔡伯喈，不行孝，

忍教二老作餓莩。

說甚麼養兒防備老，

數載不歸忘劬勞；

捧着苦李當甜桃，

看來愚昧可笑，看來愚昧可笑。

李　旺：巧啦，那旁有個老丈在那裏掃松，不免上前問他一問。——啊，老伯請啦。

張廣才：呵，請了。小哥施禮爲何？

李　旺：請問你一聲，此處可有個陳留郡沒有？

張廣才：呵呵，小哥，你來看，這一帶都是陳留郡。

李　旺：我的媽呀，今天可找到啦。——老伯，陳留郡可有一個蔡家府？
張廣才：我們這裏，只有蔡家莊，沒有蔡家府。
李　旺：你不知道，因爲蔡家莊有人在京中做官，故爾蔡家莊改爲蔡家府。
張廣才：甚麼人在京中做了官？
李　旺：就是那蔡……噯，我不敢說。
張廣才：爲何不說？
李　旺：我們狀元爺的官名，豈是胡亂叫得的？被人聽見，我吃罪不起呀。
張廣才：啊，小哥，你來看，這曠野荒郊四處無人，就是你我，但講無妨。
李　旺：講得的？附耳上來。（附耳）他叫蔡伯喈。
張廣才：啊？
李　旺：（含糊）蔡伯喈。
張廣才：啊？
李　旺：蔡伯喈。
張廣才：哎呀呀，你是個啞子。
李　旺：你是個聾子。
〔同轉身〕
張廣才：他叫甚麼？
李　旺：（含糊）蔡伯喈。
張廣才：啊？
李　旺：蔡伯喈。
張廣才：哎呀呀，你是個啞子。
李　旺：你是個聾子。
〔同轉身〕
張廣才：他叫甚麼？
李　旺：他叫蔡伯喈！
張廣才：呵！（轉身）
（唱“清江引”倒板）
你休要提起蔡伯喈……
李　旺：（接唱搖板）
你大驚小怪爲何來？
張廣才：請問小哥，尊姓大名？
李　旺：在下李旺。
張廣才：你到此作甚？
李　旺：我是來投書的。
張廣才：啊！原來我的“樹”是你偷的？
李　旺：噯，我投家書。
張廣才：啊！你還要偷我的“大樹”？
李　旺：你怎麼盡打岔！甚麼偷你的大樹，我是下書信的。
張廣才：哦……下書信的？
李　旺：不錯，是下書的。想起來啦，老伯，我和你打聽一個人。
張廣才：是哪一個？
李　旺：打聽一個張大公。
張廣才：哦……張廣才。
李　旺：張大公。
張廣才：張廣才。
李　旺：張大公。
張廣才：張廣才。噯，張大公就是張廣才，張廣才就是張大公。張廣才是他的名字，大公是大家稱呼他。
李　旺：哦。
張廣才：爲甚麼要問那張大公？
李　旺：你不知道，我們狀元老爺，受過張大公的好處，天天思念張大公，吃飯的時候，叫一聲張大公，喝茶的時候，也叫一聲張大公，睡覺的時候，作夢還叫一聲張大公。
張廣才：哎呀呀，小哥，你可認得張大公？

李　旺：我不認識他。
張廣才：小老兒便是。
李　旺：哎呀！您就是張大公？小人不知，多有得罪。(一拜)
張廣才：罷了。小哥，你來的不遇時了。
李　旺：怎麼不遇時呢？
張廣才：你家老太爺、太夫人下世去了。
李　旺：我們狀元爺給我講，還有那趙氏五娘呢？
張廣才：她身揹琵琶，到京城尋找你家老爺去了。
李　旺：這麼一說，他家裏頭沒有人啦。我要回去交差了。
張廣才：慢來，難道你空來空去麼？
李　旺：老人家，蔡家無人，老的死啦，小的走啦，我這封書信交給城隍，還是交給土地呀？
張廣才：你講得有理。也罷，你何不在墳前祭奠祭奠，你回去也好交差，他二老在泉下也是含笑的。
李　旺：我不認得墳墓在哪兒。
張廣才：小哥！
(唱頂板)
　　小哥哥，隨我來，
　　這就是忘恩負義的蔡伯喈他父母的土墳台；
　　是五娘親手葬埋他二老骨骸。
李　旺：哦……這就是老太爺、太夫人的墳墓。待我拜上一拜。
張廣才：書信何在？
李　旺：在包袱裏頭。
張廣才：將包袱打開。
李　旺：哦，將包袱打開。(打開包袱)
張廣才：把書信取出來。
李　旺：哦，把書信取出來。(取出書信)
張廣才：頂在頭上。
李　旺：哦，頂在頭上。(置書於頭上)
張廣才：跪下。
李　旺：哦，跪下。(跪)
張廣才：順着我的口音說。
李　旺：曉得了。
張廣才：啊，老哥哥！
李　旺：啊，老哥哥！
張廣才：咈……
李　旺：咈……
張廣才：啊咈……
李　旺：啊咈……
張廣才：你怎麼也叫他老哥哥哇？
李　旺：你不是教我順着你口音說嗎？
張廣才：你要稱太老爺、太夫人。
李　旺：哦，要稱太老爺、太夫人。再來，再來。(跪)
張廣才：啊，老哥、老嫂！
李　旺：太老爺、太夫人！
張廣才：對了。
李　旺：對了。
張廣才：嗳，"對了"不用啊。
李　旺：哦，'對了"不用。再來。
張廣才：啊，老哥、老嫂！
李　旺：太老爺、太夫人！"對了"不用。
張廣才：呃，不用，不用。老哥、老嫂，你的兒子如今有書信回來，你怎的不言，怎的不語啊！
李　旺：嗳！老伯，人死哪有會說話的道理呀？壓根兒就沒有這麼回事兒！
張廣才：哦……老漢替他二老代講幾句，可使得？
李　旺：這倒使得。
張廣才：啊，老哥、老嫂，我替你二老教訓幾句。——好奴

才，好奴才！進京求名，一去數載，並無音信回來；我二老下世，才有書信前來。像你這樣不孝之子，我恨不能吃爾之肉，喝爾之血！我就打……

〔打李旺，跌倒；李旺扶起〕

張廣才：我打死你這小奴才！我就打……

李　旺：老公公，你打的是我。

張廣才：打錯了。

李　旺：待我收拾起來。（捲包裹，拿棍）老公公，您還有甚麼話說？我要走啦。

張廣才：小哥，你當眞要走了？

李　旺：當眞要走了。

張廣才：果然要走了？

李　旺：果然要走了。

張廣才：請上受老漢一拜！（施禮）

李　旺：你這不是要折死我嗎？

張廣才：此拜我又不是拜的你。

李　旺：你拜哪個？

張廣才：我拜的是忘恩負義的——

（唱"淸江引"二六）

蔡伯喈。
小哥哥你在荒郊外，
聽老漢把那蔡家的事兒一一從頭說開懷。
蔡伯喈到京城把那功名求拜，
在家中撇二老竟不歸來。
他的父爲他把那雙眼哭壞，
他的母終朝每日淚滿在胸懷。
家中貧窮無計可奈，
最可嘆他二老雙雙凍餓而死就赴了泉台。
五娘子剪下了青絲到那長街去賣，
賣了些銀錢把她公婆來葬埋。
似這等賢德的媳婦令人眞可愛，
是老漢送米又送柴。
她那裏身揹着琵琶到那京城地界，
但願她夫妻相會永和諧。
他把那父母的劬勞拋至在三江以外，
他又把結髮的恩情一旦都丢開。
小哥哥你與我把信來帶，
你教那蔡伯喈早早的回家來。
倘若是蔡伯喈把那良心來壞，
小哥！
你問他身從哪裏得來！
倘若是蔡伯喈佯瞅再不睬，
你就說在這陳留郡荒郊外，
有個老者叫張廣才，
託過小哥把信帶，
說我一個拜、一個拜……（拜，險些跌倒）

哦唷呵……

李　旺：你小心點兒。

張廣才：（接唱二六）

教他早早回來，祭掃墳台。

李　旺：我知道。告辭了。

（念）雙親死了已無依，

張廣才：（念）今日回來也是遲。

李　旺：（念）夜靜水寒魚不餌，

張廣才：（念）滿船空載明月歸。

李　旺：告辭了。

〔張廣才、李旺同轉身。"尾聲"，同下〕

——劇　終——

劈　山　救　母

前　　記

"劈山救母"是我國廣泛流傳的一個民間傳說。

華山三聖母愛上了凡間書生劉彥昌，生子沉香；被她哥哥二郎神知曉，將她壓在華山之下。沉香長大，因打死秦官保，逃入山中，遇霹靂大仙點化他脫了凡身，又賜他一柄寶斧。他戰敗了二郎神，劈開華山，救出母親。（參閱"二堂捨子"前記）

本劇是蓋叫天先生早年的創作，在舞台上有很多精鍊的藝術創造。這次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田淞、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陳西汀協助蓋先生整理。整理時，為了突出表現人物性格和主題，曾對原本情節作了一些小的改動。

第　一　場

〔"浪淘沙"牌子，四雲童、霹靂大仙上〕

霹靂大仙：吾乃霹靂大仙是也。今有劉彥昌之子名喚沉香，在書房之中闖下大禍，逃出門來，行至我山；我見他哭得可憐，將他救下。原來他母親就是三聖母，被灌口二郎押在華山東脚之下。①是我收他為徒，傳他法術。今日在蓮花池沐浴，已然脫了凡身。俺不免去至後山，贈他寶斧，點化於他，也好劈山救母，成全他一番孝心。——衆雲童，後山去者！

〔同下〕

第　二　場

〔沉香上，"小走邊"〕

沉　香：（念）吾師點化脫了凡，變化無窮任自然。

我乃沉香是也。只因在家書房之中，將人打死，逃出門來，行到仙山，多蒙師父賜我仙桃，我在蓮花池脫了凡身，變化無窮。（下場門放火彩）呀，看那旁霞光萬丈，待我看來。（下，取寶斧上）原來是寶斧。（看斧）上有兩行小字，待我看來："沉香到此脫了凡，搭救你母在華山。"哦呵呀，原來師父賜我開山寶斧，命我搭救母親。趁此機會，就此走遭也。

（唱"醉花陰"）

變化奇巧，立雲霄，

看山峯重重叠繞，

又只見梅花鹿半山逍遙，

見白鶴展翅飛高，

飛過了洛迦山島。

〔沉香下〕

第　三　場

〔四石仙上〕

四石仙：（同）我乃——

黃石仙：黃石大仙是也。

白石仙：白石大仙是也。

青石仙：青石大仙是也。

黑石仙：黑石大仙是也。

---

① 原本三聖母被押在天台山下，但根據一般傳說，都是"華山"而不是"天台山"。兹改為華山。

黃石仙：衆位大仙請了。

衆石仙：請了。

黃石仙：那三聖母被二郎壓在華山之下受苦，看今日天氣晴和，我等何不前去探望一番。

衆石仙：請。

〔同下〕

第 四 場

〔沉香上〕

沉　香：（唱"喜遷鶯"）

　　恁看那雲淡天高；
　　猛低頭又只見海水滔滔。
　　道也麼遙。
　　蒙師尊點化脫凡得道，
　　俺今日、俺今日救母行孝，
　　此一去地動山搖。（圓場）

〔四石仙迎上〕

沉　香：甚麼人擋住俺去路？

黃石仙：我乃黃石大仙。

白石仙：白石大仙。

青石仙：青石大仙。

黑石仙：黑石大仙。

衆石仙：你是何人？

沉　香：我乃沉香，奉我師父之命，前去搭救我母。

衆石仙：你母親是誰？

沉　香：就是三聖母。

衆石仙：原來如此。你母親被二郎壓在華山之下，你前去搭救，我等相助於你。

沉　香：多謝衆位大仙幫助。你們可知那二郎今在何處？

衆石仙：就在前面二郎廟。

沉　香：好，我去尋找二郎，衆位大仙在此等我。

〔衆石仙下〕

沉　香：待俺廟中走走！（圓場）來此已是二郎廟，待我進去。——有人麼？

〔紅、黑二廟神上〕

廟　神：小頑童做甚麼的？

沉　香：你們哪一個是二郎？

廟　神：我們俱不是二郎。

沉　香：二郎哪裏去了？

廟　神：赴會去了。

沉　香：幾時回來？

廟　神：我等不曉。

沉　香：可有文房四寶？

廟　神：有的。

沉　香：取來一用。

〔廟神取筆硯上〕

沉　香：待我題詩咒罵於他。（"三槍"牌子，題詩壁上）沉香題。（對廟神）俺在廟後青石板打睡，二郎回來，速報我知！（下）

廟　神：祥雲滾滾，上仙來也。

〔"風入松"牌子，四雲童、黃毛童、哮天犬、二郎上，進廟〕

二　郎：（見壁上題詩，念）

　　"沉香頓首禀，二郎看端的，
　　不放三聖母，準備見高低。
　　　　　　沉香題。"

啊？方才何人到此？

廟　神：有一小頑童到此。

二　郎：今在何處？

廟　神：現在廟後青石板打睡。

二　郎：將他抓來見我！

廟　神：遵命！

〔分下〕

第　五　場

〔沉香上〕

沉　香：這般時候，還不見到來？

〔二廟神上〕

廟　神：上仙回來，特地前來拿你。

沉　香：着打！

〔起打，廟神敗下，沉香追下〕

第　六　場

〔四雲童、黃毛童、二郎神急上；二廟神上〕

廟　神：沉香來得厲害！

二　郎：閃開了。

〔二廟神下〕

二　郎：黃毛童！

黃毛童：在。

二　郎：看刀來！

〔沉香急上，見二郎〕

沉　香：甚麼人擋住俺的去路？

二　郎：灌口二郎神。

沉　香：哦呵呀！原來是母舅到了。甥兒稽首了。

二　郎：我與你素不相識，爲何母舅相稱？

沉　香：孩兒名叫沉香，只因在家書房之中，將人打死，逃出門來，行至仙山，多蒙師父賜我仙桃，在蓮花池脫了凡身，變化無窮。師父對我言道，我母被母舅壓在華山之下受難；賜我開山寶斧，前來搭救我母。望母舅開恩，將我母放出，我母子相見，感母舅大恩大德！（哭）

二　郎：沉香！你母罪犯天條，豈能輕放！你竟敢在廟中題詩咒罵於我，你好大膽！

沉　香：廟中題詩，乃甥兒之錯；望母舅開恩。

二　郎：沉香！快快走去，免得自討無趣。

沉　香：母舅再若不放，甥兒就要無禮了！

二　郎：住了！絮絮叨叨，休走，看刀！

沉　香：（“架住”）如此無理，吃我一斧！

〔四雲童、黃毛童下。沉香、二郎開打，二郎敗下，沉香追下〕

第　七　場

〔二郎上〕

二　郎：沉香來得厲害，就此變化。

〔二郎下，變虎形上〕

〔沉香追上 見虎形；回身下，變虎形上，二虎相打，各退下。二郎、沉香上，開打。二郎打斷沉香寶斧，沉香敗下，二郎追下〕①

第　八　場

〔沉香急上〕

沉　香：二郎來得厲害，尋找衆位大仙幫助。

〔圓場。衆石仙迎上〕

衆石仙：勝負如何？

沉　香：寶斧折斷。

衆石仙：我等會他。（下）

沉　香：待我重整寶斧，再與他鬥法。

〔放火彩，沉香從折斷斧柄中抽出黃色彩綢揮舞〕②

（唱“水仙子”）

呀呀呀，敗了陣，
呀呀呀，敗了陣。
俺俺俺，俺心中好似烈火焚，

---

① 本場沉香、二郎變形次數，在澄清舞台形象的原則下，可酌情適當增加。

② 表現萬道霞光的意思。

惱惱惱，惱得俺心神不定，
鍊鍊鍊，鍊寶斧重齊鑿，
有有有，有衆仙來幫定，
何何何，何懼天將二郎神！

〔放火彩，沉香重拿寶斧〕

〔衆石仙上〕

衆石仙：二郎來得厲害。

沉　香：你我一齊會他。

〔二郎上，開打。二郎敗下，衆石仙、沉香追下〕

第　九　場

〔二郎上〕

二　郎：沉香來得厲害，哮天犬擒他。（下）

〔犬形上，沉香追上，犬逼咬沉香；四石仙上，二郎上，開打。四石仙打翻哮天犬，沉香打敗二郎；二郎、哮天犬下〕

沉　香：多謝衆位大仙幫助，我要前往搭救母親去了。

衆石仙：後會有期。請！

〔沉香下〕

衆石仙：二郎已敗，沉香前往搭救他母，我等回山去罷。

衆石仙：請！

〔同下〕

第　十　場

〔沉香上〕

沉　香：（遙望）不免華山去者！

（唱"沽美酒"）

謝師父法力強，
謝師父法力強。
駕祥雲往前闖，
只爲娘親受災殃。
站雲端四下觀望，
只見那萬道霞光，
定雲頭落在平陽。

來此已是華山，也不知母親今在何處？待我喚來。——母親！母親！娘呀！（哭）

三聖母：（內）兒啊！（聲音聽來很遠）

沉　香：（循聲傾聽，情緒悲激）

（唱"粉蝶兒"）

聽聲縹渺。（行走尋望）

三聖母：（內）兒啊！（聲音較大）

沉　香：（急循聲觀望）

（接唱"粉蝶兒"）

不由人心似火燒。（焦急地尋望）

三聖母：（內）兒啊！（聲音清晰）

沉　香：（似覺很近，仍尋找不見）

（接唱"粉蝶兒"）

只聽得淒淒悲號，
覷不見生身母娘親面貌。
恨不能踏平山島！（焦急頓足，劈山）

〔放火彩，"哭相思"牌子，三聖母上〕

沉　香：（急上前扶住）母親！

三聖母：兒啊！（同抱哭）

沉　香：一同去見師父。

〔"尾聲"，同下〕

——劇　終——

武　松

前　記

武松是我國民間傳說中的古代英雄人物。這裏選取了有關他的故事的"打虎"、"獅子樓"、"十字坡"、"快活林"、"鴛鴦樓"、"蜈蚣嶺"六個劇目。

武松回家探望他哥哥武大，途中喝醉了酒，經過景陽崗時，在醉中赤手空拳打死攔路傷人的猛虎，從此名聞遠近。

豪紳西門慶唆使潘金蓮用藥酒毒死丈夫武大。武松到官衙告狀，縣官受了西門慶賄賂，反打了他四十板。武松怒憤塡膺，决心尋西門慶復仇。在"獅子樓"酒館裏，將西門慶殺死，然後殺了潘金蓮。因而被判發配孟州。

綠林英雄張青、孫二娘夫婦，在"十字坡"開設一所店房。武松在發配途中宿在這裏。因與孫二娘言語不合，黑夜之間厮打起來。孫二娘不敵，喊來張青幫助；張青問出武松名姓，遂訂交。

武松到了孟州。孟州管營施忠的兒子施恩慕武松英勇，與他結拜爲兄弟。施恩有一座酒館"快活林"，被綽號"蔣門神"的惡霸蔣忠佔去，武松替他趕走了蔣忠，奪回"快活林"。

蔣忠勾結張都監誣害武松，武又被發配恩州。蔣忠暗派四十名徒弟，買通解差，要在"飛雲浦"殺害武松。武松覺察，將他們全都殺死；並改扮差人模樣，連夜混進孟州城，在"鴛鴦樓"上殺死蔣忠、張都監，縋城逃走。

武松在逃亡途中，又遇見張青夫婦，他們替武松改扮成行者模樣，薦往"二龍山"去聚義。武松行至"蜈蚣嶺"，遇着爲非作惡的蜈蚣道人黃飛天强搶民女張鳳琴，不禁大怒，將黃飛天殺死，救出了張鳳琴。

這六個劇目是根據蓋叫天先生的演出本，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田漢、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陳西汀共同協助蓋先生整理的。整理時，僅對個别詞句略加修訂。

又，蓋先生"打虎"本，不帶酒館；中國京劇團根據崑曲本"打虎"（明代沈璟作"義俠記"中之一折）進行整理的本子，有此一節。玆作爲附錄，藉供參考。

打　虎

第一場

〔四獵戶上〕

獵戶甲：衆位請了。

衆　：請了。

獵戶甲：只因景陽崗出了猛虎，攔路傷人，奉了太爺之命，捉打猛虎，就此前往。

衆　：請。

〔同下〕

第二場

武　松：（內）嘿！

〔"五擊頭"，武松微醉上，欲吐未出〕

武　松：好酒！

（唱西皮散板）

適才離却酒館門，

要往景陽崗上行。

俺，武松。離却柴府，尋找哥哥。適才酒館吃了一

回酒，酒家對我言道："景陽崗出了猛虎，攔路傷人。"趁天色尙早，就此闖過崗去。
(唱散板)
甩開大步往前闖，
尋找哥哥走一場。
〔向前眺望山路，再回頭看太陽，尋思天色尙早，可以趕過崗去。踉蹌而下〕

第　三　場

〔虎形過場〕

第　四　場

〔武松醉步上〕
武　松：(唱"沽美酒"帶"太平令")
手拿着棍一條，
手拿着棍一條。(醉望山路)
行幾步，哦呵路途遙，
崗道崎嶇路難找。
〔虎嘯，武松打了個寒噤〕
呀！耳聽得聲聲虎嘯。
〔圓場。虎形上，武松驀然見虎，大驚〕
俺呵！吓得俺魂飛膽銷！
〔向左右讓虎，虎猛撲武松，武松閃開〕
戰兢兢，百忙裏找不出山崗路道。
〔虎再撲武松，武用棍打虎，虎由武身上躥過，轉身又向武猛撲；武松踢虎，再用棍打，棍折斷；武松右手抓住虎尾，左手按虎頭，力擊三拳，至虎不能動，抓起拋入山澗。酒湧上，吐出〕
〔四獵戶上〕
四獵戶：何人將虎打死？
武　松：俺乃武松，將虎打死。
四獵戶：好，隨我等稟報太爺知道。
〔同下〕

——"打虎"劇終——

獅　子　樓

第　一　場

武　松：(內)士兵，帶路！
〔士兵引武松上〕
武　松：(唱二黃搖板)
一日離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士兵帶路往家奔——(小圓場)
不覺來到自家門。
衙前有事，速報我知。
〔士兵上場門下。武松撣身上灰塵，看門〕
武　松：爲何將門開放？(進門，小圓場)哥哥！嫂嫂！哥哥！(見靈牌，大驚)啊！靈牌！(急取靈牌觀看)武大之位！(跪哭)哥哥呀！
(唱哭頭)
哭一聲兄長，啊……
〔潘金蓮披紅衣照鏡子上〕
武　松：(接唱)兄長啊！
〔武松立起，見潘金蓮，潘急回身跑下〕
武　松：(驚疑地)
(接唱)身穿大紅爲哪樁？
啊？怎麼嫂嫂身穿大紅？(尋思，點頭會意，擱下靈牌，向屋中四望，看有無意外情况)有請嫂嫂。
潘金蓮：(內)來了。
〔著素服上〕
(念)大郎去世早，教人淚暗拋。(用手指沾唾沫，假作流淚)

武　松：嫂嫂！
潘金蓮：兄弟，喂呀……(假哭)啊兄弟，幾時回來的？
武　松：今日回來的。啊，嫂嫂，我哥哥得何病而死？
潘金蓮：心疼病而死。
武　松：我兄長從無此病。
潘金蓮：有道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武　松：好！好一個"人有旦夕禍福"。(逼視潘金蓮)何人買的棺木？
潘金蓮：乃是那西……
武　松：西甚麼？
潘金蓮：西鄰王媽媽。
武　松：(一怔，想到王婆不是好人)何人盛殮？
潘金蓮：何九叔盛殮。
武　松：好，明日特備水酒，酬謝街鄰。
潘金蓮：理當如此。
武　松：天色不早，嫂嫂歇息去罷。
潘金蓮：兄弟，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你也早早安歇罷。
武　松：嫂嫂，兄長一死，我要守孝靈前。
潘金蓮：既然如此，待嫂嫂陪伴於你。
武　松：(冷淡地)嫂嫂安歇。不用！
潘金蓮：(輕薄地靠近武松身旁)兄弟一人煩悶，還是嫂嫂陪伴於你。
武　松：(露怒容)不用！哼！(聯想兄長之死，不禁傷心)兄長啊！
潘金蓮：(假哭)喂呀大郎啊！(拂袖下)
武　松：(望潘金蓮下，氣忿，搓手，關門，坐下，望靈牌，再望潘金蓮房間，凝想，點頭，料兄長之死定有緣故)哥哥呀，哥哥！你若死得不明，我與你申冤報仇。……明天再作道理。(欲睡)唉，心中有事，如何睡得穩！……

〔鷄鳴。士兵上〕

士　兵：來此已是。——二爺開門來！
武　松：(驚醒)門外哪一個？
士　兵：二爺！
武　松：士兵來了，待我開門。(開門，出門)
士　兵：二爺，衙前有事。
武　松：你且前行，隨後就到。

〔士兵上場門下。武松進門看靈堂上下，略沉思〕

武　松：(向內)啊，嫂嫂！
潘金蓮：(內)兄弟！
武　松：我衙前有事。
潘金蓮：(內)早去早回。
武　松：好好看守門戶，我去了。正是：兄長死不明，(出門)何日得知情！(下)

第　二　場

〔王婆上〕

王　婆：老身王婆。與西門大官人定下一計，用砒霜將武大毒死。聞聽武二回得家來，這小子可不是好惹的，我不免尋個地方躲避躲避便了。(走)
武　松：(內)嚀！
(上，見王婆，急叫)王媽媽請轉！
王　婆：(見武松，一怔，立即故作殷勤)武二爺，你幾時回來的？
武　松：昨日回來的。
王　婆：家中之事，可曾知曉？
武　松：多謝王媽媽費心。(逼視王婆)
王　婆：(神色不安)我應當幫忙的呀。
武　松：我特備水酒，酬謝街鄰。王媽媽你是要去的。
王　婆：我還有事，多謝武二爺。
武　松：(緊逼王婆)王媽媽你去的好！

王　婆：我實在有事。（且說且走）

武　松：（發怒）王媽媽！回來！我們一同前去，走！走！走！（逼王婆走）

王　婆：是是是。

武　松：你在頭前等我。

〔王婆下〕

武　松：此處離何九叔家中不遠，不免去至那裏，探聽虛實。正是：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圓場）來此已是，九叔開門來！

何九叔：（內）來了。

（下場門上，念）王婆心腸狠，大郎喪殘生。——哪一個？（開門）哦！二爺。

武　松：九叔。

何九叔：請進。（同進門）請坐。

武　松：有座。

何九叔：二爺，幾時回來的？

武　松：昨日回來的。

何九叔：令兄之事，可曾知曉？

武　松：我特來領教。

何九叔：二爺容禀！

（唱四平調）

細說原因、細說原因：

惱恨王婆狗賤人，

勾引了奸夫西門慶，

害死令兄命歸陰。

二爺若還不相信，

銀兩骸骨作證憑。

〔武松先接銀，後接骸骨〕

武　松：這是我兄長的骸骨？

何九叔：正是。

武　松：（哭）兄長啊！（將骸骨置袖內，銀子還給何九叔）九叔，將這銀兩收下。

何九叔：我是不能收的。

武　松：你大膽收下，有甚麼事情，都有我呢。

何九叔：好，我就收下。（收銀）

武　松：九叔，我特備水酒，酬謝街鄰，煩勞九叔替我代請代請。

何九叔：是是是，都有我呢。

武　松：小侄告辭了。（出門）正是：兄長寃仇恨，今日才得明。（下）

何九叔：武二爺回來，這樁事情也就好了。命我約請鄉鄰們，不免到大公家中走走。

（出門，倒鎖門，圓場）大公在家麼？

張大公：（內）啊哈！

（上念）老漢今年八十九，不好別的好喝酒。開開門來看，（開門）原來是老九。——老九，請進。

〔同進門，坐下〕

張大公：老九到此，有何貴幹？

何九叔：今有武二爺回來，要酬謝街鄰，命我約你們一同前往。

張大公：（大吃一驚）武二爺回來啦，請我們吃酒啊？

何九叔：正是。

張大公：哦哦哦，那是一定要去的。還有誰呀？

何九叔：還有鄆哥。

張大公：哦哦哦，我把門帶上，和你一塊兒去。

〔同出門，張大公倒鎖門，圓場〕

何九叔：有人麼？開門來！

鄆　哥：（內）啊哈！

（下場門上，念）門外叫喳喳，想必是來買瓜。開開門來看，（開門，出門）兩個老人家。——兩位

老人家請進。

〔同進門〕

鄆　哥：老人家幹甚麼來啦？

何九叔
張大公：武二爺回來，酬謝街鄰，讓我們去吃酒。

鄆　哥：好，走，走，走！

張大公：小孩子，沒規矩。請你們家裏當家的去。

鄆　哥：現在我當家。

張大公：讓我問一問。（向內）我說老嫂！

鄆　母：（內）做甚麼？

張大公：你們家裏誰當家？

鄆　母：（內）我兒子當家。

鄆　哥：是罷？我把門帶上，我們走罷。

〔同出門，鄆哥帶門〕

張大公：到那裏，多吃酒，少說話。

鄆　哥：不錯，少吃酒，多說話。

張大公：噯，多吃酒，少說話。

鄆　哥：你放心罷，他不問我，我不說；他要問我，我全給說出來。

張大公：好，那可熱鬧啦。你要是說出來，我們一個也跑不了哇。

〔圓場。王婆、潘金蓮上，開門，三人同進門〕

鄆　哥：王婆子，你還有毒藥沒有？賣給我兩包。

張大公：讓你少說話！

武　松：（內）嗨！

〔武松上，土兵隨上〕

武　松：（念）大事安排好，（决心地）報仇在今朝！（進門）列位早來了。

衆　：二爺，我們早來了。

武　松：嫂嫂見過街鄰。

衆　：大嫂。

潘金蓮：（哭）喂呀……

鄆　哥：別哭啦，死了個矮子，還有個長子呢！

〔潘金蓮、王婆同一驚；武松看潘金蓮，看王婆；王婆看武松，低頭〕

武　松：啊，列位，哪位年長，請來上坐。

衆　：我們依禮而坐。（坐下）

鄆　哥：二爺，這兒還空着一位呢。

武　松：王媽媽，那邊廂還空着一席，請來坐下。

王　婆：我在這廂陪伴大娘。

武　松：王媽媽，坐下的好。

王　婆：（恐懼地）哦，是。（仍不動）

武　松：（厲聲地）你坐下的好！

鄆　哥：教你坐下你就坐下，不就得啦嗎！

〔王婆坐下〕

武　松：土兵，前後門上鎖。

〔衆一驚〕

張大公：不用上鎖；不上大菜，我們不走。

〔土兵鎖門〕

武　松：列位，俺武松有孝服在身，不能奉陪，你們自斟自飲。——土兵！斟酒抱盅伺候！

衆　：我們自斟自飲，請哪！（同飲酒）

（唱"四平調"）

酬謝街鄰、酬謝街鄰，

好酒好餚多飲幾巡。

武　松：土兵，酒過幾巡？

土　兵：酒過三巡。

武　松：啊，列位！

衆　：二爺！

武　松：武松不在家中，多勞衆位街鄰照應，俺今日要敬三杯酒。

衆　：這就不敢。

武　松：土兵斟酒。

〔土兵遞酒與武松〕

衆　：我們自斟自飲。

武　松：這頭杯酒，酬謝街鄰。

衆　：請哪！

〔衆同飲，土兵與武松斟酒〕

武　松：二杯酒，有酒無餚，不成一敬。

〔衆同飲，土兵與武松斟酒〕

武　松：這三杯酒……

鄆　哥：（拉武松手）二爺，這第三杯酒，得給王婆子喝。

武　松：却是爲何？

鄆　哥：沒有她，你哥哥還死不了呢！

武　松：王媽媽，這杯酒，你吃了罷！

王　婆：二爺，我不會吃酒。

武　松：（怒將酒潑向王婆臉上）列位！俺今日酬謝街鄰，非爲別事；只爲我哥哥死得不明，要在列位台前領教。（衆同驚）快說！

張大公：哦呵二爺，我說這個這個……我說那個那個……你問王婆子。

〔武松拉住王婆，潘金蓮在旁焦急〕

武　松：我哥哥得何病而死？

王　婆：酒嗆心血而亡。

潘金蓮：（搶說）心疼病而死！

〔武松以手遮潘金蓮，不許她說話，手觸潘金蓮面，潘踉蹌欲倒〕

武　松：列位！王婆言道，我哥哥酒嗆心血而亡；我嫂嫂言道，乃是心疼病而死。她二人的言語不對。衆位街鄰，你們不說，土兵，拿刀來！

〔土兵遞刀，武松接刀〕

張大公：哦呵二爺，我說這個這個……我說那個那個……你問鄆哥。

〔武松拉鄆哥，看何九叔〕

武　松：九叔，你且寫好了！

〔何九叔一旁寫狀〕

鄆　哥：（念）鄆哥開言道，二爺你是聽：

勾引是王婆，兇手是西門慶。

武　松：（看潘金蓮，冷笑）你好大膽！——九叔，寫好了無有？

何九叔：狀子在此。

〔武松遞刀給土兵，接狀子，開門，出門，下；土兵隨出門，倒鎖門，下〕

張大公：唉，喝的這倒頭酒！

何九叔：怎麼罵老九！

張大公：我們一個也跑不了哇。——王婆子，走罷。

〔張大公用腰帶綮王婆，鄆哥從王婆背後用頭頂住，押王婆下；何九叔、潘金蓮隨下〕

第　三　場

西門慶：（內）啊咳！

（上念）兩膀千斤力，

英雄無人敵。

霸佔潘金蓮，呵呵呵……

好個美貌妻。（楞兒暗上）

在下西門慶。是我調戲潘金蓮，買通王婆，害死武大。聞聽武二回來，必須躲避躲避。——楞兒，哪裏僻靜？

楞　兒：獅子樓。

西門慶：好，帶路獅子樓。（圓場）酒保，酒保！

酒　保：（內）啊哈！

（下場門上，念）

老店新開，吃酒的前來。——大爺！

西門慶：哪裏潔淨？

酒　保：樓上潔淨。

西門慶：帶路上樓。

〔同上樓。西門慶坐下〕

酒　保：用甚麼酒？

西門慶：英雄酒。

酒　保：好酒一壺哇！（下樓，下）

西門慶：楞兒，衙前打探，速報我知。

楞　兒：是。（下樓；酒保正要上樓，二人相撞。楞兒出門下；酒保上樓）

酒　保：酒到。

西門慶：酒保，這樓上樓下，大爺今日包下了。

酒　保：是。（下樓摘招牌）今兒個有人包下了。（關門，下）

縣　令：（內）膽大武松，上得堂來，胡言亂語。——扯下去打！

衆　：（內）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縣　令：（內）轟下堂去！退堂！

〔西門慶怕武松尋至，起身，覆樓板〕

〔武松手拿狀子上，土兵隨上。武松極度氣恨，陰沉地看一看狀子，回頭欲奔縣衙與縣官拚命，土兵攔住，示以無理可講〕

武　松：土兵！西門慶，花銀錢，買通上下衙門；我上得堂去，不問青紅皂白，責打我四十大板，將我轟下堂來。我兄長的寃仇，無日得報了！（低頭尋思）

土　兵：二爺，那西門慶難道說還勝似那景陽崗猛虎不成！

武　松：（猛悟）

（念"撲燈蛾"）

土兵一言來提醒，

武松起下殺人心！

土兵！

（接念）我要殺那西門慶，

哪裏去找尋？

土　兵：二爺！

（接念"撲燈蛾"）

要殺西門慶，

花街柳巷去找尋。

武　松：（堅決地）前去尋他！（扯狀子，拋狀子，圓場）

（念"撲燈蛾"）

繞過花柳巷，

尊聲列位聽：

你們哪個知道西門慶，

俺奉送他十兩銀。

楞　兒：（內）走哇！

（上念）小子生來愣，

常在大街橫。

大爺是好漢，

我是個惹禍精；

有人惹着我，

一拳一腿挖眼睛。

〔武松拉住楞兒〕

武　松：我來問你一人。

楞　兒：哪一個？

武　松：你可知道西門慶？

楞　兒：是我們大爺。

武　松：現在何處？

楞　兒：現在獅子樓。

武　松：（與土兵相視會意）獅子樓，知道了。

〔武松甩開楞兒，楞兒害怕，上場門逃下〕

武　松：（念"撲燈蛾"）

聽罷小子云，

心中似火焚！（略沉思）

士兵！

（接念）我殺了西門慶，

無人與我作證憑。

士　兵：二爺！

（接念"撲燈蛾"）

二爺殺了西門慶，

士兵與你作證憑。

武　松：有你？

士　兵：有我！

武　松：是我的好朋友，請上受我一拜！

〔武松向士兵拜畢，手略撫痛處，低頭尋思；士兵見武松尚考慮未決，因拔刀在手，以激武松〕

士　兵：二爺！

武　松：（微抬頭看士兵）……

士　兵：（猛遞刀與武松）鋼刀在此！

〔武松看刀，報仇怒火頓起，脫褶子，接刀，交褶子與士兵，命士兵回去。士兵下。武松走圓場〕

武　松：來此已是獅子樓，獅子樓！——呔！西門慶可在樓上？

西門慶：現在樓上。

武　松：爾敢下來！

西門慶：爾敢上來！

武　松：俺來也！

〔武松劈門，上樓，劈樓板，西門慶"架住"〕

武　松：西門慶！

西門慶：嗯！

武　松：你害死我兄長！

西門慶：是我！

武　松：霸佔潘金蓮！

西門慶：也是我！

武　松：這是爾做的事麽？

西門慶：做做何妨！

武　松：你好大膽！

西門慶：本來的不小！

武　松：（狠笑）嘿嘿！

西門慶：嘿嘿！

武　松：嘿嘿！

西門慶：嘿嘿！

武　松
西門慶：（同）嘿嘿嘿……

武　松：我恨不能……

〔武松用刀三削西門慶頭，二人打"奪刀"，武松殺死西門慶，下〕

第　四　場

〔張大公、何九叔、鄆哥、王婆、潘金蓮上；武松急上，劈門，進門，殺潘金蓮〕

武　松：衙前走走！（下）

張大公
鄆　哥：王婆子，走罷！

〔同下〕

——"獅子樓"劇終——

十　字　坡

第　一　場

〔大解子、小解子上〕

小解子：手拿無情棍，

大解子：單打犯罪人。

小解子：夥計，咱們老爺將武松發配孟州，這個差使是咱

們哥兒倆的。

大解子：我說夥計，我聽說武松可有點兒扎手哇。

小解子：噯！聽那一套幹甚麼，到了監裏先給他個下馬威。

大解子：瞧你的。走！

〔圓場。禁子暗上〕

小解子：到啦。——開門哪！

禁　子：誰呀？

小解子：上差老爺到啦，快着點兒。

禁　子：上差到啦。（開門）

〔大、小解子進監〕

小解子：（坐下）這兒有個武松嗎？

禁　子：有個武二爺。

小解子：甚麼武二爺？武松！快把他給我叫出來！

禁　子：是。——有請二爺！

〔武松下場門上〕

武　松：（唱"吹腔"）

恨蒼天羈冗裏困英雄。

禁　子：二爺！

武　松：（接唱）禁大哥呼喚爲何情？

何事？

禁　子：二爺您大喜啦！

〔武松聞言一怔〕

禁　子：二爺，不是這個（以手作殺頭狀）；上差到了，八成兒是把您發配了。

武　松：上差到了，帶我去見。

小解子：怎麼這武松還不出來呀？

〔武松推小解子倒地，自己坐下〕

小解子：哪兒一塊西瓜皮把我滑了一個跟頭。

大解子：二爺出來啦。

小解子：我看看。這就是武松啊？瞧我給他個下馬威！——上面敢是武……（舉棍欲打，被武松怒目嚇住）二爺！（行禮）

武　松：罷了，到此何事？

小解子：將您發配啦。

武　松：發配哪裏？

小解子：孟州。

武　松：可曾領了公文？

小解子：都準備好了。

武　松：幾時起程？

小解子：馬上就走。

武　松：好，二位打點行囊，我與衆家哥弟分別分別。

小大解子：是啦。（出監）

小解子：好兇傢伙！

〔大解子、小解子上場門下〕

武　松：（向內）衆家哥弟！

內　　：二爺！

武　松：我要先行了。

內　　：再見了。

武　松：禁大哥，開了監門。

（唱"吹腔"）

叫禁哥你把這監門開了。

〔武松出監，禁子暗下。大解子、小解子上〕

大小解子：二爺！

武　松：（接唱）發配孟州走一遭。

〔同下〕

第　二　場

孫二娘：（內）啊哈！

（上念）我本江湖女豪家，女豪家，

鬢邊斜插一枝花；

不會穿針並引線，

練就武藝走天涯；
拉硬弓、騎烈馬，
拐子、流星當玩耍；
有人問我名和姓，
江湖人稱“母夜叉”。

在下孫二娘。配夫張青，夫妻二人在這十字坡前開了一座店房。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把招牌掛起。

（唱“吹腔”）

十字坡開店房，
夫妻二人度日光。
將招牌掛在店門外，
那旁又來行路的客商。

武　松：（內）走哇！

〔大解子、小解子、武松上〕

武　松：（唱“吹腔”）

行來到十字坡，
店主婆攔門坐。
我看她好像妖刁婆，
鬢邊斜插花一朵。
二位哥忙把行囊放着，
此店正好早安宿，早把枕頭落。

二位，天色不早，上前打店。

大解子：是啦，我打店去。

小解子：別忙，這兒你來過嗎？

大解子：沒來過。

小解子：這大道邊兒上，張口一個“坎兒”①，閉口一個“坎兒”，回頭再叫“坎兒”，把你絆躺下了。

大解子：瞧你的。

小解子：我也沒來過。（看孫二娘）這兒有個大嫂子。——大嫂子，請來見禮。

孫二娘：還禮。施禮爲何？

小解子：請問您哪：哪兒是店？

孫二娘：沒帶着眼睛嗎？

小解子：一對兒。

孫二娘：（指招牌）往這兒瞧。

小解子：“坡字十”。

孫二娘：“十字坡”。

小解子：哦，這兒就是店？

孫二娘：對啦。

小解子：我們三人住一宿多少錢哪？

孫二娘：紋銀二錢八。

小解子：不多，伺候好了，給你來個大把兒抓。（伸手欲摸孫二娘）

孫二娘：（用扇打小解子手）嘿！怎麼動手動脚的，不會說話！

小解子：二爺，她說我不會說話。

武　松：待我向前。——店主婆請了。

孫二娘：客官請了。（打量武松）

武　松：我三人借宿一宵紋銀多少？

孫二娘：孟嘗君子店，何必門外講價錢？

武　松：我們臨行呢？

孫二娘：臨行麼？

（唱“吹腔”）

臨行時敬你三杯酒，
陽關大道任君行。

武　松：好，打進去！

〔同進店〕

武　松：（唱“吹腔”）

① 江湖上所用暗語。

進店來把頭抬，
腰刀弓箭兩邊排。
（暗地關照大、小解子）啊二位，此處是黑店。
小解子：怎見得？
武　松：現有腰刀弓箭。
小解子：不錯。（拔刀）——店婆子，店婆子！
武　松：休得莽撞。
孫二娘：來了，來了。你嚷甚麼？
小解子：（舉刀，被孫二娘架住）你這兒是黑店！
孫二娘：怎見得？
小解子：現有腰刀弓箭，不是黑店嗎？
孫二娘：此地離梁山不遠，那是防備梁山好漢的。
小解子：小毛賊兒。
孫二娘：好漢。（推開小解子執刀的手）
小解子：小毛賊兒。
大解子：（被小解子的刀碰着）哎呀！
武　松：二位呀！
（唱"吹腔"）
二位哥不必多敘話，
洩露機關把咱拿。
施罷一禮請坐下——
孫二娘：客官用些甚麼？
武　松：（接唱）有甚麼好吃往上拿。
孫二娘：（有意探詢）客官家住哪裏？
武　松：（接唱）店主婆不必盤問咱，
咱本是江湖上"噙牙戴髮"①。
〔小解子哼唱，武松擺手止之〕
孫二娘：（接唱）十字坡開店房，
單等來往過路客商。
武　松：吃酒呢？
孫二娘：（接唱）吃酒的休嫌咱的杯兒小。
〔小解子"高毛"下位，"倒毛"回來〕
孫二娘：（接唱）貪花的人兒到故州。
〔小解子跟孫二娘身後走圓場，孫二娘回脚踢小解子"倒毛"，碰倒大解子〕
武　松：（接唱）提故州，道故州，
提起故州淚雙流。
替兄長殺了西門慶，
披枷帶鎖到孟州。
孫二娘：（取包子）
（接唱）提孟州，道孟州，
現有包兒與饅首。
小解子：（接過包子）
（接唱）二爺不吃我咬一口。
大解子：（攔住）二爺還沒吃哪！
小解子：二爺請用。
武　松：（接過包子）
（接唱）用手打開肉饅首。（聞到味道不佳）
甚麼肉的？
孫二娘：上好的羊肉。
武　松：不用！
孫二娘：就罷！（放回包子）客官，幾處安歇？
小解子：我們睡一塊兒。
武　松：兩處安歇。
大解子：一處好。
武　松：兩處好！
孫二娘：（執燈）上面客官隨我來。
武　松：（向大、小解子）大家小心，明日早行。

① 即好漢之意。"水滸"第二十四回中有"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男子漢"之語。

〔孫二娘推開門，武松接燈進門，孫二娘暗摸武松腰，武松驚覺〕

武　松：店主婆！

孫二娘：作甚麼？

武　松：你這裏有酒？

孫二娘：有酒。

武　松：俺的量大。

孫二娘：俺的酒狠。

武　松：不用！

孫二娘：就罷！

〔武松關門，下〕

大小解子：店婆子，店婆子！

孫二娘：來了，來了。

小解子：我們哥兒倆睡哪兒？

孫二娘：（執燈）隨我來。（推開門）進去罷。

小解子：（接過燈，轉交給大解子）夥計，你先睡去，我解個手兒就來。

大解子：你可快着來。（下）

小解子：這小子睡覺去了，我去找大嫂子……

大解子：（跑上）夥計，夥計！了不得啦！

小解子：怎麼啦？

大解子：床底下有個人頭。

小解子：眞的？我瞧瞧。（向內一看）我說你呀，是砂鍋按把兒——怯勺。那哪兒是人頭哇？

大解子：不是人頭是甚麼？

小解子：那是個夜壺。

大解子：別忙，我再看看。——可不是夜壺嘛。

小解子：得啦，睡覺去罷。

大解子：我睡覺去。（下；又跑上）哎呀，又了不得啦！

小解子：又怎麼啦？

大解子：床上有個人身子。

小解子：沒有的事，我再瞧瞧去。——甚麼人身子，那是個枕頭。

大解子：枕頭？枕頭那麼大個兒？

小解子：那叫二人枕。

大解子：二人枕？咱沒枕過。

小解子：快睡覺去罷！

大解子：你快點兒來呀。（下）

小解子：一會兒就來。——這小子，攪了我一個够。——我說大嫂子，請來見禮。

孫二娘：剛才不是見過禮了嗎？

小解子：有道是"禮多人不怪"。

孫二娘：好一個"禮多人不怪"。

小解子：您久在大道邊兒上待着，我考考您的眼力如何？

孫二娘：你說罷。

小解子：您瞧我們三個人是怎麼個人兒？哪麼個人兒？

孫二娘：你們是一犯二解。

小解子：好眼力！您再瞧瞧我們哥兒倆，誰是大解？誰是小解？

孫二娘：剛才那有鬍子的是個大解。您哪，是個小解。

小解子：爛倭瓜——不禁刮（誇）。剛才那一位是個小解；我是個大解。他非但是個小解，還是我手底下撥拉過來、撥拉過去這麼一個小跑兒。

大解子：（暗上，抓住小解子）好哇！誰是你的小跑兒？

小解子：嘿，你呀，聽錯啦！我跟大嫂子說，咱們哥兒倆有點餓了，讓大嫂子給咱們哥兒倆撥拉過來、撥拉過去來這麼一個小炒兒，咱們哥兒倆好喝酒。

大解子：小跑兒，小炒兒，音同字不同。睡覺去罷！

小解子：別忙，我還沒解手兒呢。你先睡罷，我一會兒就來。

大解子：你磨煩甚麼！（下）

小解子：大嫂子，你別瞧我們哥兒倆打打鬧鬧的，我們還是門兒親戚哪。

孫二娘：甚麼親戚？

小解子：我呀，是他的姐夫，他是我的小舅子。

大解子：（暗上，抓住小解子）誰是你的小舅子？

小解子：誰說你是小舅子了！我跟大嫂子說，剛才進店的時候叫釘子把我的襖袖刮破了，我跟大嫂子借根針線縫縫我的襖袖子。

大解子：小舅子，襖袖子，又是音同字不同。

小解子：瞎打哪門子岔，睡覺去罷！

大解子：你可快着來呀。（下）

小解子：大嫂子！

孫二娘：你怎麼還沒睡呀？

小解子：還沒睡呢。大嫂子，您挨哪兒睡呀？

孫二娘：就在那邊兒小屋裏。

小解子：幾個人哪？

孫二娘：就我一個人兒。

小解子：一人兒多悶得慌啊；我跟您……（欲拍孫二娘肩，被孫推開）

孫二娘：嘿，怎麼動手動脚的！着打罷！

〔二人對打，小解子被孫二娘打倒，就勢進門〕

小解子：關門睡覺。明兒見！（關門，下）

孫二娘：且住！方才那一囚犯，道我的店是個黑店，看他關門之時，倒有與我較量之意，（决意和他鬥一下）哼！你就是銅打金剛，鐵作羅漢，少時也教你領教領教孫二娘的手段！

〔上場門下〕

第　三　場

〔武松執燈由下場門上，巡視室內，擲燈，上炕（桌），睡下〕

〔孫二娘上，用水澆濕門軸，拔簪撥門，進門，摸到武松身旁，武驚醒坐起，孫"臥爬虎"，武用腿探索，孫跪地"下腰"，接翻"軟滾背"避開〕

孫二娘：（學貓叫）喵兒……

武　松：（鎮定）貓兒辟鼠，隨牠去罷。（再暗聽）

〔孫二娘立起，武松下桌，二人對摸，手相碰，武抓孫頭，孫低頭，躥上桌，翻下，出門，帶門倒鎖。武在屋內拉門，不得開。孫上場門下。武掙開手桎，折斷鏈條，解罪裙，脫帽子，以罪裙包手桎，擎起作爲武器，佇立傾聽動靜。孫持匕首再上，摸到門鎖，揮刃削鎖，破門而入。武見刃光，朝光閃方向試探進擊，未觸及對手，復退回原位；二人對摸，偶然相碰，同時一驚，彼此都知道了對手所處地位，再循方向摸去，又相觸；武故意不動，等待對手進攻，俟孫匕首砍來，扔掉自己的武器，奪孫手中匕首；二人相持不放，孫終不支，匕首被武松奪去；武椅孫"爬虎"，將匕首猛向孫頭部擲出，被孫閃過，刃中地上；二人均欲尋匕首，同時握住其柄，拋出匕首，徒手起打；武"飛脚"打孫"搶背"，乘勢摸索進攻；再對摸，打"五折"；武抄孫"扭絲爬虎"，孫"烏龍絞柱"踢武"搶背"；武上桌，孫撫腿上痛處，倚桌稍歇，武發現桌前有呼吸聲，以掌擊孫臉，揪孫上桌，互相扭打，同跳下，接打"拿法"；武摔孫"滾背"；孫擬穿窗逃走，被武抓住，扔"爬虎"；武舉桌砸下，孫仰臥踢開，奪門出；武追出，抓孫"旋爬虎"，再抄"倒扎虎"，打"搶背"；孫下，武追下〕

第　四　場

〔孫二娘上〕

孫二娘：張青哪裏？

〔張青下場門上〕

張　青：何事驚慌？
孫二娘：前面有一大漢，與我打！（下）
張　青：我去會他！（脫褶子）
〔武松上，與張青相碰，對打。孫二娘再上，三人小打，“架住”〕
張　青：好漢留名。
武　松：在下武松。
張　青：哦，武二爺。慢動手！
武　松：請問二位？
張　青：在下張青。
孫二娘：孫二娘。
武　松：原來是張青哥嫂，失認了。
張　青：豈敢。適才不知，多有得罪。請至後店一敍。
武　松：請！
〔扯小圓場，互讓，“尾聲”，同下〕

——“十字坡”劇終——

快　活　林

第　一　場

〔蔣忠上〕
蔣　忠：（唱“點絳唇”）
武藝高強，心粗膽壯，憑拳棒，獨霸一方，孟州俺爲上。
（念詩）某家膂力有千斤，誰人不知蔣門神；
霸佔房糧與地土，孟州道上我爲尊。（四徒弟暗上）
某，蔣忠。來到孟州，拜在都監張大人門下，倒也逍遙自在。聞聽此處新開一酒館，名叫“快活林”，我不免前去瀟洒一番。——小子們，好好看守門戶。
四徒弟：啊！（兩邊下）
蔣　忠：俺不免快活林走走。
（唱西皮搖板）
邁步且把大街上，
快活林中飲一場。（下）

第　二　場

〔施恩上〕
施　恩：（念引）愛習拳棒，結英雄，遠近名揚。
（念詩）豪傑生來性情剛，愛習拳棒與刀槍。
結交天下英雄廣，孟州道上美名揚。（劉槐暗上）
俺，施恩。爹爹施忠，孟州爲官。是俺性愛武藝，專喜結交英雄好漢。新開一所酒館，名叫“快活林”。看今日天氣晴和。——劉槐，將招牌掛出。
劉　槐：是。（掛招牌）
蔣　忠：（內）走哇！
（上，唱西皮搖板）
來在街頭用目望，
只見酒館在一旁。
酒保！
劉　槐：吃酒的？請進。
〔蔣忠進門，坐正中席上〕
劉　槐：用甚麼酒？
蔣　忠：好酒取來。
劉　槐：好酒一壺！（取酒，擺上）
蔣　忠：（飲酒）酒保，酒錢多少？
劉　槐：三錢二。
蔣　忠：好，酒錢上賬。
劉　槐：我們這兒不記賬。
蔣　忠：這酒館是哪個開的？

劉　槐：是我們施公子開的。
蔣　忠：好，對他言講，將這酒館讓與某家開上幾天。
劉　槐：壞了。——公子，您自己上前罷。
施　恩：呔！何方狂徒，竟敢在此撒野！
蔣　忠：住了！俺乃孟州道上人稱蔣門神。快將酒館讓與某家，免得自討無趣！
施　恩：一派胡言，着打！
〔起打，蔣忠打傷施恩左臂〕
〔劉槐溜下〕
蔣　忠：滾了出去！
〔施恩下〕
劉　槐：（捧賬薄上）這店裏一切賬目，我都清楚，請大爺賞飯吃。
蔣　忠：收拾收拾，將大奶奶接到店中，吉日開張。
劉　槐：遵命。
〔劉槐隨蔣忠身後，爲蔣撣灰塵。同下〕

第　三　場

〔四站堂軍、施忠上〕
施　忠：（念引）監管配軍，按律施行。
〔大、小解子上，投遞公文〕
大小解子：武松到。
施　忠：押上堂來。
小解子：有請二爺。
〔武松上〕
武　松：參見太爺。（跪下）
施　忠：鬆刑！（小解子鬆刑）——現有回文，你二人回差去罷。
〔大、小解子下〕
施　忠：下跪可是武松？
武　松：正是犯民。
施　忠：抬起頭來。
〔武松抬頭〕
施　忠：嗯！（武松低頭）武松！太祖創業之時，定下一條律法，所有人犯，發配到此，先打一百殺威棍。——左右，扯下去打！
武　松：太爺！
〔施恩由下場門暗上〕
武　松：（唱"吹腔"）
　　是犯民替兄報仇恨，
　　一路之上受苦情。
施　忠：住了！
（唱"吹腔"）
　　太祖爺留下殺威棍，
　　犯人到此不容情。
　　人來與我扯下打——
施　恩：（接唱）施恩向前有話云。
施　忠：你來作甚？
施　恩：武松在景陽崗拳打猛虎，與民除害；替兄報仇，殺了西門慶，也是丈夫所爲。況且發配到此，已然無罪，爹爹就該饒恕於他。
施　忠：是呀，發配到此，也就無罪了。——本官念你景陽崗打虎，與民除害，殺死西門慶，替兄報仇，將你寬恕。倘若生事，定要加罪於你。退堂！
〔四站堂軍、施忠下〕
〔武松起立，向外行走〕
施　恩：壯士！
武　松：我與公子素不相認，爲何這般恩待於我？
施　恩：此處不是講話之所，轉至花園。
〔圓場。家院下場門迎上〕
施　恩：請坐。

武　松：請問公子尊姓大名？

施　恩：在下施恩。方才大堂之上，乃是家父。

武　松：（感到突然）原來是施公子，失認了。

施　恩：豈敢！聞聽壯士在景陽崗拳打猛虎，與民除害；又替兄報仇，在獅子樓殺了西門慶，令人欽佩。

武　松：（因施恩提潘金蓮與西門慶事，微帶愧色）慚愧呀！

施　恩：（自悔失言）大丈夫所爲！啊壯士，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武　松：有何金言，公子請講。

施　恩：我有意與壯士結爲金蘭之好，不知意下如何？

武　松：且慢，俺武松乃一介武夫，怎好高攀？

施　恩：四海之內，皆爲兄弟。

武　松：高攀不上。

施　恩：兄長不必推辭。

武　松：從命了。

施　恩：你我各敍年庚。

武　松：在下二十八歲。

施　恩：小弟二十四歲，你是大哥。——來來來，看香案伺候。

〔牌子，家院擺香案。武松解去罪裙〕

施　恩：大哥請來上香。

武　松：你我一同上香。請。

〔二人同跪下〕

武　松：（唱"吹腔"）

將身跪在地埃塵，

施　恩：（接唱）弟兄結拜叩神靈。

武　松：（接唱）要學那桃園三結義，

施　恩：（接唱）莫學孫龐鬥智人。

〔同拜，起立〕

施　恩：撤去香案。

〔家院撤香案〕

武　松：賢弟引我去見伯母。

施　恩：少時再去。——酒宴擺下！

〔"小吹打"，同入座。家院斟酒，下〕

武　松
施　恩：請。（飲酒）

施　恩：（左臂疼痛，停杯不飲）唉！

武　松：賢弟因何停杯不飲，莫非有心事？

施　恩：無有甚麽心事，請來飲酒。（舉杯，未飲又放下）唉！

武　松：啊，賢弟，我看你定有心事，與我說明，我與你分憂解愁。

施　恩：無有甚麽，大哥請酒。（舉杯看膀）唉！

武　松：（起疑）哦呵明白了。

施　恩：明白甚麽？

武　松：你乃宦門公子，與我武松結拜，想是玷辱於你，是也不是？俺便去也！（起立離席）

施　恩：（離席拉武松）啊，大哥，不必錯疑，小弟實有心事在懷。

武　松：有心事，就該與我說明。

施　恩：大哥有所不知，是我前番背着家父，開了一所酒館，名叫"快活林"。那一日來了一個惡霸，名喚蔣忠，人稱"蔣門神"，吃酒不把錢，反將我左膀打傷，酒館奪去。（看膀，膀痛）

武　松：（一怔，知施恩有要他報仇之意）原來如此。好，你我既結爲生死弟兄，賢弟仇人，就是愚兄仇人。他住在甚麽地方？我前去尋他。

施　恩：那蔣忠武藝高強，兄長不可魯莽。

武　松：（冷笑）他非三頭六臂，俺何懼於他？走！

施　恩：看天色已晚，我們留他一夜，明日再去尋他。

武　松：好，就依賢弟。後堂拜見伯父、伯母。
施　恩：請。
武　松
施　恩：（同）正是：
施　恩：心中只把蔣忠恨。
武　松：明日奪回快活林。
施　恩：兄長請至後面，明日會他。
〔施恩暗喜，隨武松同下〕

第　四　場

〔四店伙抬酒上，店東甲隨上〕
店東甲：夥計們，販來好酒，抬回店中去賣呀。
衆　：走哇。
〔圓場，進店，四店伙抬酒下，店東甲坐店內〕
武　松：（內）賢弟請哪！
〔武松、施恩、家院上〕
武　松：（唱西皮散板）
弟兄行在大街上，
兩旁俱是好客商。
賢弟帶路往前闖！（圓場）
只見酒館開道旁。
來此已是酒館。——呔！蔣忠滾了出來！
施　恩：啊，兄長，這不是快活林。
武　松：哦，愚兄莽撞了。
店東甲：（聽門外人聲，出門）這不是施公子嗎？
施　恩：啊，店東。
店東甲：不敢。這是哪一位？
施　恩：乃是我結拜的大哥，在景陽崗拳打猛虎的武松。
店東甲：哦，這就是武二爺，請來相見。
施　恩：兄長，這是我的老友，要見見大哥。
武　松：哦！
店東甲：啊，武二爺，在景陽崗拳打猛虎，令人欽佩。今日得見，我要把敬三大杯。
武　松：萍水相逢，怎敢叨擾。
店東甲：四海之內，皆爲朋友。
武　松：擾你三杯。
〔同進店。店東甲敬酒〕
武　松：（接杯，看酒）好酒！（飲）
〔店東甲敬第二杯酒〕
武　松：（看酒）哦！果然好酒！（飲）來來來，還有一杯。
〔店東甲敬第三杯酒，武松飲完〕
武　松：多謝了。
〔武松、施恩出店。店東甲下〕
武　松：（看施恩）好酒！
（唱西皮散板）
三杯酒下咽喉我的心中快爽！（圓場）
〔店東乙上〕
武　松：（接唱）只覺得兩膀力却似金剛。
好酒！（看酒館）來此巳是酒館。——蔣忠滾了出來！
〔店東乙一驚〕
施　恩：啊，兄長，這還不是的。
武　松：哦，還不是的。愚兄又莽撞了。
店東乙：（出門）哎，這不是施公子嗎？
施　恩：正是。
店東乙：身後何人？
施　恩：乃是我新結拜的大哥，在景陽崗拳打猛虎的武松。
店東乙：哦，武二爺，景陽崗拳打猛虎就是他！請來相見。
施　恩：啊，兄長，這也是我的好友，要見見大哥。
店東乙：這位就是武二爺麼？
武　松：不敢。

店東乙：你在景陽崗拳打猛虎，爲民除害，令人欽佩。我要把敬三大杯。

武　松：是呀，是我賢弟的朋友，擾你三大杯。

〔同進店〕

武　松：老先生，你們此處的酒好！

〔店東乙取酒。施恩見武松貪酒，頗不高興。店東乙斟酒敬武松〕

武　松：叨擾了！（接酒）老先生請！

店東乙：請！

武　松：賢弟你吃。

施　恩：（不高興地）我不吃。

武　松：待我來飲。（飲）果然好酒！ 來來來。

〔店東乙敬第二杯〕

武　松：（飲）乾。好得很！ 還有一杯呢，老先生。

〔店東乙敬第三杯，施恩攔住〕

施　恩：啊，兄長，你不要過了量啊。

武　松：（覺施恩過慮，微笑）賢弟呀！

（唱西皮散板）

賢弟休把兄小量，

細聽愚兄說端詳：

李太白吃醉酒“嚇蠻”寫上，

俺武松吃醉酒能把虎傷。

賢弟，不妨事。（飲）——改日再會。

〔店東乙下。武松、施恩出店，武松酒湧上來〕

武　松：走，走，走，會會蔣忠去。

施　恩：（看武松，見他酒醉，失望）啊，兄長，不要去罷！

武　松：怎麼不去？

施　恩：（不敢直說）啊，兄長，今日天色已晚，我們明日再去的好。

武　松：（醉眼看天色）天色還早，走走走！

施　恩：不是呀，你吃得醺醺大醉，此去焉是蔣忠的對手！

武　松：（聞言大怒）哦！

（唱西皮散板）

聽一言來怒滿膛，

英雄頭上冒火光。

此番去把酒館往，

管教蔣忠吐血亡。（向施恩表示不曾醉）

走，走，快走！

〔圓場〕

武　松：賢弟，怎麼還不曾到？

施　恩：那……就是快活林。

武　松：哦，那就是快活林，賢弟隨愚兄去吃酒，吃酒。來呀，來呀，快走幾步！

〔同下〕

第　五　場

〔蔣大娘上〕

蔣大娘：（唱西皮搖板）

我在後店安排定，

迎接買賣吃酒人。

在下蔣大娘。大爺出外習演拳棒，看天氣晴和，不免將劉槐喚出，也好開張做買賣。——劉槐哪裏？

劉　槐：（內）啊哈！

（上念）聽說叫劉槐，兩腿跑得快。

劉槐就是我，我就是劉槐。

參見大奶奶。把我叫出來，有甚麼吩咐？

蔣大娘：今日天氣晴和，掛招牌做買賣。

劉　槐：是啦。（拿招牌）

（念）招牌掛，掛招牌，

忙將招牌掛出來。
有吃酒的上這兒來！

武　松：（內）賢弟，請哪！
〔武松、施恩、家院上〕
武　松：賢弟，怎麼還未到？
施　恩：這就是快活林。
〔武松拉施恩膀，施恩傷痛〕
施　恩：哎喲！
武　松：賢弟，不妨事罷？愚兄莽撞了。
施　恩：不妨事，不妨事。
武　松：我們走！
施　恩：（看左膀，再看武松醉狀）兄長，小弟左臂疼痛，不能與蔣忠厮打，我不去了。
武　松：（冷笑）好，賢弟請回。
〔施恩回身下，家院隨下。武松脫褶子欲進店；劉槐出門，被撞跌倒，起身，要打武松；武松一撥，劉槐又跌下。武松摘了招牌，進門。蔣大娘站起來看武松；武松一脚踏桌上，以輕鄙的眼光看蔣大娘，擲招牌打中蔣大娘脚〕
蔣大娘：哎呦！（坐下）
武　松：（坐下，拍桌大叫）酒保！
劉　槐：來啦，來啦！你幹甚麼的？
武　松：吃酒的！
〔武松以手碰劉槐下巴，劉急讓開〕
劉　槐：吃甚麼酒？
武　松：好酒拿來。
劉　槐：好酒一壺哇！（拿酒壺、酒杯）酒到。
武　松：（看酒壺、酒杯，嫌小，擲杯、壺於地，打着劉槐脚）取大罈來！
劉　槐：哎呦！怎麼往脚上扔啊？
〔拾起酒壺、酒杯，下；抱大罈、大碗復上，擺桌上〕
劉　槐：酒到。
武　松：打去泥頭！
〔劉槐打去罈上泥頭，武松吹泥土，迷劉槐眼〕
劉　槐：怎麼往眼裏吹！
武　松：斟酒！
劉　槐：賣酒的不斟酒。
武　松：斟是不斟？
劉　槐：就是不斟。
武　松：你不斟？
劉　槐：我不斟。
〔武松拿碗欲打劉槐〕
劉　槐：斟，斟……
〔劉槐斟酒，武松飲酒〕
武　松：好酒！酒保，此處可是快活林？
劉　槐：正是快活林。
武　松：這座酒館，是哪個開的？
劉　槐：（背白）怪不得這麼橫哪，他還不知道這店是誰開的呢！我來跟他道道字號。——我告訴你說：這個酒館兒是蔣大爺開的。
武　松：哪一個？
劉　槐：孟州道上，人稱蔣門神蔣大爺開的！
武　松：敢是那蔣忠？
劉　槐：要叫大爺！
武　松：（知道確是找對了，自言自語）哎，不錯。
劉　槐：（以爲武松同意叫大爺）本來的不錯。
武　松：酒保，你叫甚麼名字？
劉　槐：你問我呀，嘻嘻，我叫劉槐。
武　松：你怎麼叫劉槐呢？
劉　槐：我爸爸姓劉，我媽養我的時候，在槐樹底下養

的，所以叫劉槐。

武　松：劉槐！

劉　槐：在這呢。

武　松：我來問你：那蔣忠他往哪裏去了？

劉　槐：你問我們大爺呀，他到郊外練拳去了。

武　松：哦，練拳去了。幾時回來？

劉　槐：那可沒有準兒。

武　松：（看看蔣大娘，吃酒，少停）劉槐，我與蔣忠是好朋友，他不在店中，我就在此等他一等。

劉　槐：喝！有這樣的朋友！——你愛等你就等罷。

武　松：（又看蔣大娘，漸漸心頭火起）等他煩悶，還是飲酒。

〔扔酒碗，左脚踏凳，右脚登桌上，抱罈喝酒；劉槐仰面倚桌上接飲流下的酒；武松放下罈子，砸劉槐鼻子〕

劉　槐：哎呦！

武　松：（下地）好酒哇，好酒！

劉　槐：七八十年的老酒，怎麼會不好哪？

武　松：（用罈子打劉槐肚子）不好！

劉　槐：哦，不好。

武　松：（指蔣大娘）劉槐，她是何人？

劉　槐：你問的是她呀，我們蔣大奶奶。

武　松：她是蔣忠的老婆？

劉　槐：要叫蔣大奶奶。

武　松：教她過來，陪你二爺吃酒。

蔣大娘：劉槐，劉槐！

劉　槐：來了，來了。

蔣大娘：他說甚麼？

劉　槐：沒說甚麼，大奶奶。

武　松：劉槐！

劉　槐：來了，來了。

武　松：快些教她過來！

蔣大娘：劉槐，劉槐！

劉　槐：來了，來了。

蔣大娘：他到底說的甚麼？

劉　槐：他胡說八道，沒說甚麼。

武　松：劉槐，劉槐！

劉　槐：來了，來了。

武　松：怎麼這樣慢騰騰的！

劉　槐：嘿，我可告訴你：你酒喝多啦，可別胡說八道的。要讓我們大爺知道，三條人命。

武　松：怎麼？

劉　槐：我們大爺知道，活活把你給打死。打死你，吓死我，逼死我們大奶奶。

武　松：哎——咻！慢說是蔣忠的老婆，就是蔣忠他娘，也要陪伴二爺吃酒。

蔣大娘：住了！膽大狂徒，竟敢在此撒野，可知道蔣大奶奶也不是好惹的！

武　松：着打！

〔武松舉罈子向蔣大娘擲去；劉槐從後面抱武松；蔣大娘接着罈子向武松擲回，武松低頭讓過，罈子恰好打中劉槐身上。劉槐鑽到桌下。武松與蔣大娘小打，擒住蔣大娘〕

武　松：將你放在酒缸裏面！（丢蔣大娘）

〔蔣大娘下〕

〔劉槐欲下，見武松回身，復鑽進桌下〕

武　松：（念）潑婦來撒刁，怒惱俺英豪。

一怒打酒館，你這買賣……

〔劉槐鑽出抱武松腰，武松擰劉槐頸〕

武　松：（接念）做不牢！

〔武松吐酒，推劉槐倒地；劉槐爬起〕

劉　槐：壞啦，走了根啦。

〔武松打劉槐耳光〕

劉　槐：（一挺頸骨）哎，好啦！

武　松：我在後店等他，快去尋那蔣忠！（下）

劉　槐：不好了，大奶奶上哪兒去啦？（尋蔣大娘）呦，怎麼跑到酒缸裏去了，成了醉螃蟹啦！

〔劉槐拉蔣大娘上〕

蔣大娘：劉槐，這可怎麼好哇？

劉　槐：咱們一塊兒去找大爺去罷。

蔣大娘：走！

〔同下〕

第　六　場

〔四徒弟、蔣忠上；劉槐、蔣大娘急上〕

蔣大娘
劉　槐：大爺，大事不好了！

蔣　忠：何事驚慌？

蔣大娘
劉　槐：來了一個黑大個兒，把店裏打得個唏哩嘩啦。

蔣　忠：哦，他叫甚麼名字？

劉　槐：他叫——沒問。

蔣　忠：提起你大爺的名諱，也就是了。

劉　槐：唉，不提您哪，還則罷了；提起了您哪，一塊兒打。

蔣　忠：（抓劉槐）哇呀呀！（扔劉槐倒地，脫褶子，摘頭巾，交與劉槐）

〔蔣大娘、劉槐、四徒弟下〕

蔣　忠：（念“撲燈蛾”）

聽一言來怒滿膛，怒滿膛！（圓場）

教俺頭上冒火光，冒火光！（圓場）

進得酒館用目望——

〔進店，左右瞭望尋找。武松從下場門上，打蔣忠脊背；蔣忠摔倒，爬起〕

蔣　忠：哇呀呀！

（接念）何方小輩敢逞強？

武　松：住口！

（念“撲燈蛾”）

怒惱俺武松！（打蔣忠伏地）

蔣忠聽分明：（蔣忠爬起）

打傷施公子？

蔣　忠：是俺。

武　松：（接念）霸佔快活林？

蔣　忠：也是俺。

武　松：呸！

〔武松打倒蔣忠，抓蔣腿〕

〔施恩、家院暗上〕

武　松：服俺不服？

蔣　忠：服了你了。

武　松：賬目呢？

〔劉槐上，舉賬本跪在施恩、武松面前〕

劉　槐：公子，替您保存，原封未動啊。

武　松：（對蔣忠）滾出去！

〔武松揮拳，蔣忠羞下〕

〔武松望劉槐，指劉槐向施恩作疑問狀〕

施　恩：這是我的老夥計。

武　松：劉槐！從今往後，你要小心了！

劉　槐：是！

武　松：賢弟請！

〔劉槐給武松撢灰塵。同下〕

——“快活林”劇終——

鴛　鴦　樓

第　一　場

〔二解差、武松上〕

武　松：（唱西皮散板）

英雄累次遭危困，

披枷帶鎖受苦情。

解差帶路往前進——

〔圓場。蔣門神衆徒弟各帶兵刃上，與二解差相見，互示會意。武松心中疑惑〕

二解差：幹甚麽的？

衆蔣徒：賣藝的。你是幹甚麽的？

二解差：我們是解押犯人的。

衆蔣徒：解的是誰？

二解差：解的是武松。

衆蔣徒：在哪兒呢？

二解差：在這兒哪。這就是武松，看明白啦。

衆蔣徒：知道啦，知道啦。（下）

武　松：（疑心）二位，他們是做甚麽的？

二解差：沒有甚麽，是賣藝的。咱們走罷！

〔小圓場。衆蔣徒上〕

二解差：幹甚麽的？

衆蔣徒：賣藝的。你是幹甚麽的？

二解差：我們是解押犯人的。

衆蔣徒：解的是誰？

二解差：解的是武松。

衆蔣徒：在哪兒呢？

二解差：在這兒呢。這就是武松，看明白啦。

衆蔣徒：知道啦，知道啦。（下）

武　松：（望衆蔣徒下，回頭逼視解差）二位，他們是做甚麽的？

二解差：沒有甚麽，他們是賣藝的。走罷！

〔武松剛一掉頭，解差乙舉刀欲砍；武松猛回頭，解差乙急將刀收起〕

武　松：（接唱散板）

他那裏藏短刀我暗地留神。（看二解差，又看手枷，尋思如何應付）

啊，二位。

二解差：好說，一位。

武　松：上前看上一看，來到甚麽所在？

解差乙：爲你這個差事，我們還得現念書去！我們不認識字，要瞧你自個兒去瞧罷。

武　松：好。（舉步，解差乙舉刀欲砍，武松猛回頭）做甚麽？

解差乙：（假裝疲倦）打呵欠。

武　松：你們往下站！

二解差：是啦。

武　松：站遠些！

二解差：我們站遠點兒。

武　松：來此已是飛雲浦，飛雲浦。哎呀且住！施恩賢弟對我言道：蔣忠買通四十名弟子，在飛雲浦前劫殺於我。就在此處。（略一沉思）啊，二位。

二解差：好說，一位。

武　松：看天氣炎熱，橋下有水，二位方便方便，去了手杻（讀“肘”），淨淨手臉，好來趲路”。

解差乙：哦。——夥計，你聽明白他的話沒有？他說的“天氣炎熱，去掉手杻，淨淨手臉，好來趲路”。哎，夥計，我跟你說，咱們也該收拾收拾啦。（向解差甲暗示武松已有準備，趕快動手）

武　松：啊？你們收拾甚麽？

解差乙：我們哥兒倆，收拾行囊，好來趲路。

武　松：你要把話說開！

解差乙：沒說甚麽。

武　松：說開了！

解差乙：（見勢不好，假裝腹痛）沒有說甚麽。——哎呀不好，我肚子痛！我要解手。（向解差甲）我叫人去！

武　松：回來，回來！

〔解差乙下。解差甲拿棍從後面襲來打武松腰，武松接住棍。解差乙引衆蔣徒上。武松掙脫手枷，起打，殺解差乙及衆蔣徒，按住解差甲〕

武　松：甚麽人教你殺我？

解差甲：蔣忠。

武　松：哦，蔣忠！好，報信有功，賞你一刀。去罷！

〔殺死解差甲，取下解差甲身上公文，略作沉思〕

武　松：蔣忠啊，兒呀！我若不殺你，非爲人也！

（唱西皮散板）

飛雲浦前殺解公，

改扮他人混進城。

橋下有水把臉淨——（下坡，洗臉完畢，上岸）

誰人不知俺武松？

黃沙土忙把臉蓋定——（拿刀鏟泥土塗臉）

連夜進城殺蔣忠。（下）

第　二　場

〔二守城軍士上〕

軍士甲：奉了太爺之命，把守城門，就此前往。

〔同上城〕

〔武松上〕

武　松：嘚，開城！

軍士甲：幹甚麽的？

武　松：行路的。

軍士甲：這不是你們家，要來就來，要去就去，哪兒那麽方便哪？回去罷！

武　松：（走數步又回）嘚，開城！

軍士甲：怎麽又來啦？

武　松：我不是行路的。

軍士甲：不是行路的，是幹甚麽的？

武　松：奉了張大老爺之命，下緊急公文來了。你不開城，誤了公文，與我無干。俺便去也。

軍士甲：你回來！你回來！

〔武松聞言，知准許進城，脫身上褶子兜土〕

軍士甲：我說夥計，誤了緊急公文，咱們擔待得起嗎？

軍士乙：快給他開城罷。

〔開城。武松揚褶中泥土，迷二軍士眼，乘機進城，下〕

軍士甲：喝，好大的風啊！

軍士乙：（出城）我說下公文的，你進來罷！哎，人怎麽不見啦？不好！

〔軍士甲疑有事故，急將城門關上〕

軍士乙：嗨！怎麽關城了？

軍士甲：（開城）你快進來呀！

〔乙進城，關城門。同下〕

第　三　場

〔張豪、蔣忠偕二少年鄉紳同上〕

張　豪：（唱西皮搖板）

躬身施禮樓上請，

〔同上樓，入座。武松上〕

張　豪：（接唱）鴛鴦樓上飲杯巡。

送酒人：（上）送酒咧！

〔武松聞人聲，藏刀，隨送酒人身後，圓場，用刀削去送酒人帽子〕

送酒人：哎，沒風怎麽把帽子颳掉了？

〔拾帽子，戴上，上樓，擺酒，正要下樓，武松在樓下揮刀〕

送酒人：怎麽打閃啦？怪晃眼的。我來個倒下樓。

〔送酒人下樓，武松殺送酒人，急上樓，殺死衆人，以血題詩〕

武　松：（念詩）武松發配到恩州，我與蔣忠結寃仇；
張豪俱是我殺死，武松血濺鴛鴦樓。
且住！待俺去至後面，殺他的滿門家眷，連夜滾城逃走。
〔"掃頭"，下樓，下〕

——"鴛鴦樓"劇終——

蜈　蚣　嶺

第　一　場

〔黃飛天①、黃飛信、黃飛虎、黃飛龍、李二禿頭上〕

黃飛天：（唱"點絳唇"）
帶髮出家，一方稱霸；心膽大，常把人殺，
聞名誰不怕！（上高台）
（念詩）走遍天下任某家，佔山劫搶作生涯；
腰跨寶劍光閃閃，狠心一動把人殺！

同　：俺——

黃飛天：黃飛天。

黃飛信：黃飛信。

黃飛虎：黃飛虎。

黃飛龍：黃飛龍。

李二禿頭：李二禿頭。

黃飛天：霸佔蜈蚣嶺，每日下山擄搶，倒也逍遙自在。今日心中煩悶。——衆位賢弟，我有意下山，看看可有美貌佳人，也好做一壓寨夫人。

衆　：就依大哥。

黃飛天：喚徒兒們走上。

衆　：徒兒們走上！

衆小道士：（內）哎咳！
〔衆小道士上〕

衆小道士：（同念）自幼習拳棒，習拳棒，
擄掠在山崗，在山崗。
殺人不償命，誰敢來逞強！
參見師父。

黃飛天：罷了。

衆小道士：呼喚弟子，有何吩咐？

黃飛天：命你等好好看守山寨，爲師下山呵！
（念）下山擄掠佳人，佳人。（下高台）

衆小道士：（接念）好與師父成親，成親。

黃飛天等：（接念）三杯酒，下橫膛，

衆小道士：（接念）今晚師父拜花堂。

黃飛天等：好好看守觀宇。
〔分下〕

第　二　場

〔張鳳琴上〕

張鳳琴：（念引）爹娘下世早，終日淚號啕。
我，張鳳琴。爹娘下世，只賸下老僕張義，將我領大成人。今當清明佳節，不免命張義準備香燭，也好與爹娘上墳插柳。——張義哪裏？

張　義：（內）來了。
（上念）東人下世去，門前車馬稀。——小姐呼喚，有何吩咐？

張鳳琴：今當清明佳節，你帶了香燭，隨我一同前去與爹娘上墳插柳。

張　義：遵命。——車輛走上！
〔車夫上，張義取香盤，張鳳琴出門上車〕

張鳳琴：（唱"吹腔"）
上車輛，往前行，

① 一般本作"王飛天"。

主僕雙雙到墳塋。

〔同下〕

第 三 場

〔武松上,"走邊"〕

武　松:(念詩)改扮喬裝本貌掩,行者頭陀總一般,
一路不住庵觀寺,一心要奔二龍山。
洒家行者武松。只因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殺死張豪、蔣忠滿門家眷;多蒙張青哥嫂,將我改扮頭陀模樣,又賜我書信一封,將我薦往二龍山。白日不便行走,只好黑夜而行,趁月色朦朧,甩開大步走遭也。
(唱"新水令")
盤山邁嶺路途賒,
逐風飄一身如葉。
破芒鞋隨步穩,
破衲任縫結。
惱恨奸邪,
好教俺對荒石迤邐行野。(下)

第 四 場

〔張義、張鳳琴、車夫上〕

張鳳琴:(唱"吹腔")
風吹塵滾車輪響,
來到墳塋下車輛。(下車,車夫下)
將身跪倒叩爹娘,喂呀爹娘啊!

〔黃飛天等五人兩邊上〕

張鳳琴:(接唱)怎不教兒淚兩行。
黃飛天:長得倒也不錯,上前提親。
李二禿頭:這一老頭兒,你身後何人?
張　義:乃是我家小姐,問她作甚?
李二禿頭:可有人家?
張　義:有人家無人家,與你甚麼相干?
李二禿頭:你看這是我大哥,姓黃名飛天,人稱"蜈蚣道"。將你小姐許配我大哥,作一夫人,你意如何?
張　義:滿口胡言!
黃飛天:與我搶!

〔衆將張鳳琴搶下,張義攔阻,黃飛天將張義踢倒〕

黃飛天:好不識抬舉!(下)
張　義:哎呀且住!小姐被人搶去,如何是好!待我拚着老命不要,將他趕上。(下)

第 五 場

〔武松上,"走邊"〕

武　松:(唱"吹腔")
趁月下,月下奔荒郊,
心忙不辭路途遙。
俺只爲替兄殺了嫂——(急行山路)
將俺發配孟州道。
多虧了張青恩哥嫂,
改頭換臉往前逃;
又賜俺小柬書一封,
二龍山前聚英豪。
張　義:(內)等着!
武　松:(聞人聲驚向後看,接唱)
耳邊廂又聽人喧吵,

〔張義上〕

武　松:(接唱)急忙前去問根苗。

〔張義緊隨武松,武松疑是有人來拿他,踢倒張義〕

武　松:呔!黑夜間行走,定是奸細!看刀!
張　義:慢來慢來!我不是奸細,我是避難的。
武　松:有話起來講。
張　義:是,是,是。

武　松：老頭兒，你避的甚麼難？

張　義：爺爺有所不知，今日清明佳節，隨同我家小姐，上墳插柳，忽然來了一夥強人，將我家小姐搶……

武　松：搶甚麼？

張　義：搶了去了！

武　松：（一怔）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強搶民女！（想）

張　義：哎呀爺爺！我家小姐，烈性得很，此番被強人逼迫，定然性命難保。

武　松：老頭兒，搶你家小姐之人，姓甚名誰，住在何處？

張　義：此人姓黃名飛天，人稱蜈蚣道，就住在前面蜈蚣（二人同看嶺上）嶺上！

武　松：（背白）待俺打一個抱不平再走。——老頭兒，我有意上山搭救你家小姐，你意如何？

張　義：爺爺若是救了我家小姐，慢說是老漢，就是去世的東人，也感爺爺大恩大德！

（唱"吹腔"）

爺爺請上受我拜，

將我小姐救出來。

〔張義在唱中三次趨拜，武松三次退扶〕

張　義：（哭）小姐呀！

武　松：（正仰觀山勢，聞張義哭，怕被人聽見，急攔阻）老頭兒，你且住了哭！

張　義：我不哭。（武松再抬頭望山，張義又哭）唉，小姐呀！

武　松：（有些着急）你且住了號！

張　義：我不號。（武松方一抬頭，張義又哭）小姐呀！

武　松：（焦急地）哎！（張義驚怕）你喘息定了，帶洒家前往。

〔二人各整頓衣服，做上山準備〕

武　松：（唱"吹腔"）

聽他言不由我怒氣生，

走！（圓場）

（接唱）何方野道亂胡行！（張義摔倒，武松扶起）

俺武松慣管不平事，

要把野道一掃平。

張　義：爺爺不要走了，前面就是蜈蚣嶺上！

〔同望，武松因張義擋住視線，擺手示意張義讓過，張義走過一邊；武松再擺手，張義再讓〕

武　松：好一座峻嶺！——老頭兒，我此番前去，搭救你家小姐，你在此等候，你看山上火光一起，前來領你家小姐。俺去也！（欲行）

張　義：爺爺請轉！

〔武松回身〕

張　義：爺爺，方才爺爺言道，山上火光一起，我前來領我家小姐……啊，爺爺，這山上火光不起呢？

武　松：這……（想到如果自己失敗）趕快逃命去罷！（下）

張　義：好漢已去，恐怕一人不能敵衆，我不免約請衆鄉鄰前來幫助於他，也是好的。就是這個主意。①正是：急急走，急急跑，急急忙忙把鄉鄰找。（圓場，叫門）

〔鄉老甲上〕

鄉老甲：（念）忽聽黃犬吠，何人叩柴扉？

（出門見張義）何事？

張　義：（念）鄉親有所不知情，聽我把話說分明：

今日來了賊強盜，搶我小姐上山林。

鄉老甲：（念）聽一言來吃一驚，不由老漢怒氣生；

賊子竟敢行霸道，快快去找衆鄉鄰。

〔同圓場。鄉老乙上〕

---

① 另一種演法，此處接念："鄉鄰們！幫着和尚拿老道哇！"張義即下，不上衆鄉人。

鄉老乙：（念）忽聽人喧嚷，出門看端詳。
（出門見二人）何事？

鄉老甲：（念）鄉親有所不知情，聽我把話說分明：
今日來了賊強盜，搶他的小姐上山林。

鄉老乙：（念）聽一言來怒氣生，大膽賊子亂胡行！
集起鄉鄰追蹤影，急急忙忙把鑼鳴。
〔鄉老乙取鑼急敲，衆鄉人上〕

衆鄉人：何事？

張　義：我村來了強盜，將我家小姐搶去了，大家隨我追呀！

衆　：追！
〔敲鑼，同下〕

第　六　場

〔黃飛天等五人帶張鳳琴上，進廟；衆小道士、醜婆子迎上〕

衆小道士：師父回來了！

黃飛天：與我拜堂成親。（"吹打"，拜堂）你們下面飲酒。
〔衆大小道士下〕
〔黃飛天拉張鳳琴入座〕

張鳳琴：（哭）喂呀……

黃飛天：不必啼哭，從了某家，你的造化不小。

張鳳琴：好賊子！

黃飛天：哈哈哈！
〔"牌子"，武松上，搬石砸門〕

黃飛天：（一驚，揮手使醜婆子帶張鳳琴下）何人竟敢來此窺探？老道，老道！

醜道士：（內）啊哈！
（上念）老道睡覺頭衝北，遇見小鬼拉我的腿，
我問小鬼因何故？和尚要把老道毀。
師父何事？

黃飛天：有人叫門，快去看來！

醜道士：誰叫門？待我開門。（開門，武松揮刀，醜道士急將門關上）不下雨怎麼打閃？——師父，沒有人叫門。

黃飛天：你快去開門看來！
〔醜道士開門，武松殺死醜道士，進門與黃飛天開打，黃飛天敗下，武松追下〕

第　七　場①

張　義：（內唱西皮倒板）
心中只把賊子恨！
〔張義、鄉老甲、乙、衆鄉人上〕

張　義：（接唱搖板）
搶去小姐亂胡行。
鄉鄰們一同上山嶺——
〔"掃頭"，同"蹉步"下〕

第　八　場

〔黃飛天上〕

黃飛天：山上有了奸細，徒兒們哪裏！
〔衆大小道士上〕

衆　：何事？

黃飛天：與我拿奸細！
〔同下〕

第　九　場

〔武松急上，尋找張鳳琴不見，衆道士、黃飛天上，開打，武松殺死黃飛天，衆道士逃下〕

武　松：且住！強人已死，待我尋找小姐。
〔小圓場。張鳳琴上，見武松，驚怕〕

武　松：山下有一老頭兒，你可認識？

張鳳琴：那是我的管家，我是被強人搶上山來的。

① 此場或將唱删去，只上衆人過場。

武　松：好，待我放起火來。

〔武松放火，張義領衆人上，衆見武松，疑是強人，舉械要打〕

張　義：這是恩公。

衆鄉老：哦，好漢子！

武　松：這可是你家小姐？

張　義：正是我家小姐。

武　松：好，領回家去罷。

張　義：且慢。請問恩公尊姓大名，日後也好答報。

武　松：俺就是景陽崗拳打猛虎的武松。

張　義：哦，原來是武二爺。爺爺！（跪拜）

武　松：請起。

〔"尾聲"，分下〕

——"蜈蚣嶺"劇終——

附錄：武松打虎（中國京劇團演出本）①

第一場

〔武松上〕

武　松：（唱"新水令"）

老天何苦困英雄，
嘆豪傑不如蒿蓬！
不承望奮雲程九萬里，
只落得沸塵海數千重。

俺武松呵！

好一似浪跡浮踪，
也曾遭魚蝦弄。

呀！看酒旗上寫"三碗不過崗"，這是怎麼說？待俺沽飲幾杯，問個明白。——酒家！

酒　保：（內）啊哈！

（上念）酒酒酒，有有有；賒賒賒，走走走。——客人，您喝酒嗎？

武　松：正是。

酒　保：請到裏面。

武　松：酒家，你那酒旗上寫"三碗不過崗"，這是怎麼說？

酒　保：客人，因為小店的酒好，力量太大，您要是喝三碗，就過不去前面的景陽崗啦。

武　松：俺却不信。取酒來，待俺吃它三十碗。取酒來！

酒　保：好大口氣。我拿酒去，您一喝就知道啦。——好酒一壺。——（取酒）客人，酒到啦。我給您斟上。

武　松：就是這個碗？

酒　保：就這碗，喝三碗就過不去崗啦！

武　松：（飲酒）乾。——斟上！

酒　保：給您斟哪。

〔酒保斟酒，武松又飲盡〕

酒　保：客人，給您來點甚麼酒菜？（又斟酒）

武　松：酒家！

（唱"折桂令"）

又何須炙鳳烹龍。（飲酒）

酒　保：（自語）這位客人愛喝寡酒。

---

① 演出本與崑曲原本不同處，主要有下面幾點：

一、原本第一場先上獵戶，唱一段"水紅花"後，即念下。演出本删去了這一節。

二、原本武松上場先念詩和表白。為了加強舞蹈動作，改為出場即唱"新水令"。

三、修改了原本武松飲酒後付不出錢來，以行囊作押賬的情節。

四、原本"酒館""打虎"是一場；為了演出方便，改為兩場。又原本武松出場至劇終，共唱"新水令""折桂令""雁兒落""得勝令""沽美酒""太平令"及"鴛鴦煞"等七曲，是為北曲一套。由於劇中情節的修改及舞蹈動作的豐富，演出本有所變動。

武　松：斟上。
酒　保：沒啦！
武　松：怎麼剛吃就無有了？
酒　保：我們這酒壺就盛三碗，一滴不會多，一滴也不會少。
武　松：嘜！說甚麼三碗四碗，取酒來，待俺吃它一罈。
酒　保：啊？
武　松：取酒來。
酒　保：噯噯，我給您取去。——好酒一罈哪！
〔酒保取酒罈放在桌上，打開泥頭，吹土，武松用袖拂面〕
武　松：蠢才！
酒　保：您聞，噴鼻兒香。我給您斟上。（斟酒）客人，您瞧，真是琥珀的顏色。
武　松：妙哇！
（接唱）鸚鵡杯浮琥珀光濃。（飲酒）
斟上！
酒　保：是。（斟酒）
武　松：（飲酒）果然好酒。斟上！
酒　保：是。（斟酒）客人，您前後喝了五碗啦。
武　松：酒家！
（接唱）却不道五斗消醒，
三杯合道自有神功。（飲酒）
斟上！
酒　保：客人，您怎麼還喝呀？
武　松：斟上！
酒　保：噯！（斟酒）
武　松：（飲酒）噯！
（接唱）何用恁虛擔驚恐。（搶罈子，抱罈痛飲）
酒　保：（見酒自罈口灑在地上）哎呀，糟蹋啦，糟蹋啦！可惜了的，可惜了的！（急用嘴接酒）這酒眞好，是厲害！
武　松：酒家，酒錢多少？
酒　保：四錢六分七釐八毫三。
武　松：酒錢在此。"三碗不過崗"，俺吃了一罈，你看俺過得去崗過不去崗！
酒　保：客人，您上哪兒去？
武　松：景陽崗。
酒　保：您眞過景陽崗，那可不行。崗上出了一隻吊睛白額大老虎，傷人甚衆。您要過崗不是白白的送死嗎？
武　松：你不提猛虎，俺倒可不去；如今，你道崗上出了猛虎，俺是偏要過崗！
酒　保：去不得，您這不是給老虎送點心去嗎！
武　松：（接唱）分明無事生風，
依仗口巧舌能；
妄想要把俺播弄，
休看俺醉眼矇矓！
酒　保：去不得，去不得！
〔武松甩脫酒保，下〕
酒　保：去不得，哎呀！（酒上湧，嘔吐）噁！
〔酒保抱酒罈，醉步蹣跚下〕

第　二　場

〔武松上〕
武　松：（唱"沽美酒"）
道崎嶇，路不平，
吃得個醉醺醺，
只覺得站立不穩。
嘿！酒家言道，這景陽崗上出了猛虎。分明是大話欺人，俺武松豈能受他的擺佈！待俺趲路。（嘔吐）唔……酒氣上湧。那旁有一大石，待俺打睡

片刻，有何不可！（假寐，虎上，又醒）呀！好大風，
好大風！（見虎）啊！
（唱“雁兒落”）
覷着這潑毛團體勢雄，
狼牙棒先摧迸；
俺這裏趨前退後忙，
這孽畜舞爪張牙橫。
（接唱“得勝令”）
呀！哦呵閃——
閃得牠回身處撲着空，
轉眼處亂着踪。
這才是虎有傷人意，
狹路上寃家對面逢。
虎啊！
你要顯神通，
便做道力有千觔重，
管教你拳下屍骨横，拳下屍骨横。
死了。（喘息）待俺下崗趲路。
〔二獵戶扮假虎上，武松見虎欲打。衆獵戶急上〕

衆獵戶：且慢！
武　松：（嘔吐）唔……
衆獵戶：你是何人？
武　松：俺乃行路的。
衆獵戶：這猛虎？……
武　松：被俺打死了。
衆獵戶：哎呀呀，這樣一隻大蟲竟被你打死，眞乃英雄也！
武　松：誇獎了。
一獵戶：請問壯士尊姓大名？
武　松：在下武松。
衆獵戶：哎呀呀，原來是武壯士。
一獵戶：就請壯士隨我等一同回去，教大家看看你這打虎的英雄。
武　松：這就不敢。
衆獵戶：壯士請！（抬死虎，圓場）
（合唱“沽美酒”）
孽畜兇暴，路人驚恐，
多少人喪生含痛！
不承望今朝僥倖，
天降下打虎英雄。
武　松：（接唱）教衆口將咱稱頌，
無意中做了個打虎的英雄。
衆獵戶：（接唱）也非是肆唇舌稱頌，
活生生兇猛大蟲，在你那拳下屍横。
〔衆同下〕

——劇　終——

金山寺、斷橋亭

前　記

“白蛇傳”是中國民間流傳已久的神話故事。“金山寺”、“斷橋亭”便是崑曲“白蛇傳”中最精彩的兩折。

傳說：白蛇化為少女，與許仙結為夫婦。許仙被金山寺方丈法海煽惑，上山燒香；白蛇恐怕丈夫聽信法海的蠱言，

便偕侍婢青蛇，並率領衆水族追踪而至，要接許仙同歸。法海將許藏匿，不使與白相見。白再三相懇，法海堅不允放，且召神將與白鬥法。白忍無可忍，下令衆水族水漫金山。惟終因身懷有孕，體力不支而退。（“金山寺”）

白蛇、青蛇行至斷橋亭，與許仙相遇。青蛇痛恨許仙負心，仗劍欲斫。白蛇以伉儷情深，力爲解說，並覩責許之薄倖。經許賠罪後，三人復言歸於好，同往許之姐丈家中安身。（“斷橋亭”）

這兩個崑曲劇目是依據梅蘭芳先生的最近演出本進行整理的。舊曲本“金山寺”中青蛇的性格前後不統一，又“斷橋亭”中的法海是一個不必要的人物。這兩點，梅先生在近年的演出中均已分別加以修改。

整理本除對個別詞句略加潤色外，並修改了下述兩點：

一、舊曲本，法海在“金山寺”中有“殘害了百萬生靈罪怎消”與“付汝鉢兒將她收罩”兩句唱詞；前者使法海收服白蛇有所藉口，後者有損於許仙的性格。整理本均做了適當的修改。

二、這兩折崑曲在舞台藝術上是經過多年演出已成了定型的傳統劇目，其中關於許仙的性格，整理本祇將一些過份不合情理的地方加以修改。

整理本是由許源來先生與本院許姬傳、何異旭共同整理，並經過梅蘭芳先生仔細校訂的。

金　山　寺

第　一　場

〔許仙上〕

許　仙：（唱“三仙橋”）

　　江溪畫橋東畔柳，

　　這靑靑還如舊。

　　含顰兩眼有時曾放否，

　　邂逅，我任遠遊。

　　散靑雲縹緲向人頭。

我，許仙。昨晚與娘子說明，要往金山寺中拈香。不知何故，她執意不肯放我前去；被我再三相懇，才得脫身。臨行之時，又再三囑咐道：莫至講堂與和尙們講話。哎呀呀，我倒好笑！我想那日禪師約我今日上山，還有要緊言語指示。爲此，今日前去求他指點迷津。——來此已是江邊了。——啊，船家，搖上來呀！

船　夫：（內）來了。

〔船夫搖船上〕

船　夫：啊，這一居士，可是要渡我的船，去到金山拈香麼？

許　仙：正是。勞你渡我一渡。

船　夫：待我搭了扶手。

〔許仙上船，船夫搖船〕

許　仙：（接唱）空回首，看片帆翠幙，碧波壓藪。

船　夫：船已靠岸。

許　仙：有勞了。搭了扶手。

〔許仙登岸。船夫搖船下〕

許　仙：來此已是。——啊，小師父有麼？

小和尙：（內）來哉！①

（上念）禪明一片月，緣覺數聲鐘。——落俚一位？

許　仙：小師父拜揖。

小和尙：小僧稽首。

許　仙：請問法海禪師可在山上麼？

小和尙：在。這位居士阿是許官人？

① 小和尙的劇詞係以“蘇白”演出。

許　仙：正是。何以知之？

小和尚：禪師說格：許官人到此，先請拜過菩薩，隨後請到講堂。

許　仙：相煩引進。——正是：誠念皈依佛。

小和尚：萬事盡成灰。——施主，來呀！

許　仙：來了。

〔二人同下〕

第　二　場

〔衆水族舞水旗上〕

衆　　：（同唱"二犯江兒水"）

紛紛水宿、哎，齊簇簇紛紛水宿。

魚蝦蟹鱉友，鬧垓垓，爬跳躍，去來游，

似蛟龍江上走。

一水族：列位請了。

衆　　：請了。

一水族：今有娘娘邀集我等，不知爲了何事。遠遠望見…

衆　　：娘娘來也。①

〔白蛇、青蛇搖船上〕

白　蛇：（唱"醉花陰"）

恩愛夫妻難撇掉，

因此上殷勤來到。

只怕他聽佛法把奴拋，

枉擔着辛苦勤勞。

衆　　：參見娘娘。

白　蛇：站立兩廂。

衆　　：啊。

白　蛇：只爲許郎要往金山寺中拈香，不能勸止；也曾囑咐莫至講堂聽那法海之言，他雖允從而去，是我到底放心不下；爲此，同着青兒乘風鼓棹而來，接他回去。

一水族：娘娘！此番到了金山，管教那些和尚，喪在我們的手中。

白　蛇：不必多言，暗藏水底伺候。

衆　　：遵命。

〔衆水族分下〕

青　蛇：啊，娘娘，想這許官人的磨折，也不是這一次了，今番爲何這等着急啦？

白　蛇：青兒呀！

青　蛇：娘娘。

白　蛇：你却不知那金山寺中有個法海禪師，法力無邊，非比凡僧；許郎倘被他煽惑，我的終身，喂呀，就無結局了哇！（哭）

青　蛇：啊，娘娘，如今我們要想個法兒接他回去纔好。

白　蛇：我早已安排計較，且到彼再處。

青　蛇：如此待我把船棹過去。（搖船）

白　蛇：許郎啊！

（接唱）俺和恁非關小，

當面的囑咐伊多遭；

俺只怕猛回頭歸佛教。

青　蛇：娘娘，已來到金山。

---

① 此處老的演法，衆水族還要合唱第二段"二犯江兒水"，唱完先行下場；俟白蛇、青蛇上場唱完頭段"醉花陰"時，衆水族再暗上。現爲了使場子更緊錄，已改爲同場即上白蛇、青蛇。因之，原有的第二段合唱也隨之删去。茲將該段唱詞附錄，以供參考。

看白浪似珠球，
威風千丈遊，
欲舞山頭，
暗戀中流，
奉使令前來守。
安排劍矛，早整頓安排劍矛，
僧人不偶，單只要僧人不偶；
管教他向閻羅一命休。

白　蛇：把船挽住山前。
青　蛇：是。
〔青蛇繫船，二人登岸〕
白　蛇：青兒，你去喊叫官人出來。
青　蛇：是。——啊，許官人，我和娘娘前來接你，快些出來呀！
小和尚：（內）來哉，來哉！
（上）啥人拉篤山門外頭，吱哇喊叫。讓我出去看看。——落俚一位？
青　蛇：是我們。
小和尚：原來是兩位娘娘。
青　蛇：正是。
小和尚：阿是燒香？
白　蛇：不是。
小和尚：格末還願？
青　蛇：也不是。
小和尚：既勿燒香，亦勿是還願，阿是來看看我小和尚呀？
白　蛇：啐！只爲俺家官人在裏面拈香，煩勞小師父進去，喚他出來，我們要一同回去。
青　蛇：要一同回去。
小和尚：寺裏燒香的客人多得極，唔篤官人姓啥叫啥？
白　蛇：許仙官。
小和尚：啥個？許妖怪？
白　蛇：㜺，許仙官。
小和尚：哦，許仙官，有格。我俚禪師勿肯放俚下山個哉。
白　蛇：却是爲何？
小和尚：禪師說，俚篤屋裏，出仔啥個妖怪哉。
白　蛇：啊！
小和尚：勿是蟹，是啥青蛇。
青　蛇：啐。
小和尚：是啥白蛇。
白　蛇：啐。
小和尚：唔篤官人一心要出家，勿肯回去。唔篤快轉去罷。
白　蛇：哇！人家夫妻，怎生擅自拆散！你快去報與法海知道，放俺官人出來便罷……
小和尚：如果勿放呢？
白　蛇：教你們一寺的和尚……
小和尚：阿是齋齋僧？
白　蛇：俱是個死！
小和尚：啊？
青　蛇：俱是個死！
小和尚：哎喲喲！——喂喲，兇得來，趕快請禪師出來。——禪師有請。
法　海：（內）嗯咳！
（上唱“畫眉序”）
忽聽語聲嘈，必是此妖前來到。
〔許仙隨上〕
法　海：何事？
小和尚：啓禪師：山門外頭來了兩位娘娘，十分厲害。
許　仙：哎呀，禪師！她們來了，這便怎麼處？
法　海：不妨，你在後面躲避。待我出去會她。
許　仙：是。（下）
法　海：徒兒。
小和尚：有。
法　海：看爲師的法寶過來！
小和尚：是哉。（取過青龍禪杖及法鉢）
法　海：（接唱）爲他行不返，故爾來招。
青　蛇：禿驢！
法　海：嗯！
白　蛇：（以目示意，攔住青蛇）啊，老禪師，快叫俺官人

出來，我們一同回去。

青　蛇：是啊，一同回去。

法　海：哼，孽畜啊孽畜！

小和尚：蠟燭啊蠟燭。

青蛇、白蛇：啐！

法　海：（接唱）尋見了還想同歸，
早回頭免生悲悼。
勸伊休把雌雄辯，
現形時被人嘲笑。

〔法海上高台，小和尚放下禪杖及法缽，暗下〕

白蛇、青蛇：哎呀，咻！
（同唱“喜遷鶯”）
恁只顧將虛浮來掉，
恁只顧將虛浮來掉。

法　海：（夾白）你丈夫皈依三寶，再不回去了。

白蛇、青蛇：哎！
（接唱）口咄咄裝甚麼的妖。
怎不心焦！

法　海：（夾白）回去罷。

白蛇、青蛇：哦喲！
（接唱）激得俺滿胸中氣惱。

白　蛇：法海！

青　蛇：（同時）禿驢！

法　海：嗯！

白　蛇：（接唱）怎把俺恩愛兒夫來閉着！
快快放俺官人出來便罷……

法　海：我若不放，你便怎麼？

白　蛇：你若不放，叫你性命霎時休矣。

青　蛇：（同時）霎時休矣。

法　海：胡說！

白蛇、青蛇：（接唱）哎呀，心懊惱！

白　蛇：法海！

青　蛇：（同時）禿驢！

白蛇、青蛇：（接唱）你明欺俺道低術小，
恁如今自把災招，
恁如今自把（得這）災招。

法　海：嘟！
（接唱“畫眉序”）
何必氣粗豪，
一味逞能施強暴。
精迷人使彼怎地開交，
嘆輪迴數盡難逃，
夢南柯被咱推覺。
自今休想仙郎面，
不回頭取禍非小。

白　蛇：禿驢！你這等無理，俺來擒你也。

青　蛇：（同時）俺來擒你也。

〔二人撲向法海〕

法　海：（用拂塵擋回二人）嘟！

〔二人圓場急奔，解纜上船，下〕

法　海：護法神何在？

衆　：（內）來也。

〔鶴童、鹿童、八神兵分上，伽藍上〕

衆　：有何法旨？

法　海：妖魔作亂，速速擒來。

衆　：領法旨。

〔衆水族分上，被伽藍等趕下〕

衆　：妖魔遁去。

法　海：兩廂退下。

衆　：啊。

〔衆分下。白蛇、青蛇分上〕

白蛇
青蛇：禿驢！快快放俺官人出來呀。

法　海：你丈夫已然皈依三寶，再也不能回去的了。

白　蛇：眞個？

法　海：眞個。

白　蛇：果然？

法　海：果然。

白　蛇：哎呀，咻！

（唱"出隊子"）

休得把胡言亂繞！

只爲俺美郎君把命輕拋。

〔白蛇欲拔劍輕生，青蛇急止住〕

青　蛇：娘娘不可如此，待我向前去結果他的性命。

白　蛇：且慢！我們還是好好的去求他；或者放出俺官人，也未可知。

青　蛇：嗯，這倒使得。

白　蛇：啊，老禪師！

青　蛇：老師父！

白　蛇：你是佛門弟子，豈無菩提之心介！

白蛇
青蛇：（接唱）望恁個慈悲方便，放出俺夫曹。

俺這裏、俺這裏禮拜焚香比天高。

法　海：我將你妖變根由，一一對他說明，他今害怕，不願與你再爲夫婦，你何必苦苦的纏他。

白　蛇：青兒呀！我這般哀求，他只是不肯放還。

青　蛇：這禿驢實在的可惡。

白　蛇：哎呀，禿驢呀！你拆散人家夫妻，天理何在？

青　蛇：是啊，你天理何在？

法　海：你旣知天理，爲何在世上害人？

白　蛇：我敬夫如天，何曾害他！你明明煽惑人心，使我夫妻離散；你旣不仁，哎呀，罷！我和你誓不兩立矣。

青　蛇：娘娘與他見個高下。

法　海：俺的佛力無邊。

白蛇
青蛇：（接唱）只看俺女羅刹將伊萬剮凌遲，將皮來剝。

法　海：孽畜這等可惡，青龍禪杖打這妖魔！①

白　蛇：哎呀！

〔法海以禪杖向白蛇拋去，白蛇接住禪杖，青蛇急下。白蛇力不支，扔出禪杖。鶴童上，執禪杖起打。白蛇拔劍砍斷禪杖，鶴童敗下。白蛇力竭，青蛇上，急扶住白蛇〕

白　蛇：禿驢！

法　海：嗯！

白　蛇：你將青龍禪杖來降俺，俺豈能懼汝！

青　蛇：是啊，俺娘娘豈能懼汝！

法　海：俺佛力無邊。

白蛇
青蛇：噯！

（同唱"刮地風"）

哎呀，恁道是佛力無邊任逍遙，

俺也能飛渡（哎）冲霄；

只因這兩般兒佛力無窮妙，

只看俺怯身軀也不怕分毫。

恁是個出家人，爲甚麽鐵心腸，生擦擦的拆散了俺鳳友鸞交！

哎，活潑潑的好男兒永錮堅牢。

把那佛道兒來絮叨，

① 此處法海原有"滴溜子"一段唱詞，現演出多不唱。茲將該段唱詞附錄，以供參考。

一任你、一任你妖法混擾，

俺自有、俺自有佛力法妙；

何必向吾吵鬧，

妖法任使行威風蹺躍，

拿住妖魔怎肯輕饒！

我不受吁喳喳的煩撓。
快快放俺官人出來，萬事全休！

法　海：我若不放，你便怎麼？

白　蛇：你執意如此呀！

白蛇　青蛇：（接唱）管教恁齊入波濤，
恁是個比丘僧，休害了一寺嘍嚙。

法　海：（夾白）他如今似夢方醒。

白蛇　青蛇：（接唱）恁道是夜迢迢夢斷（哎）魂消，
還有甚麼饒不過俺嬌滴滴女多嬌？

法　海：（接唱“滴滴金”）
勸伊行不必閒煩惱，
休想夫妻同偕老，
夫妻恩愛非同小，
山寺中藏躲着鍾情年少。
何必暫緩圖來細叨，
掘樹尋根只在這遭。

白　蛇：恨不得食汝之肉！

青　蛇：食汝之肉！

法　海：風火蒲團，打這孽畜者！

鹿　童：（內）啊。
〔鹿童執蒲團上，蒲團被白蛇、青蛇砍裂，鹿童驚，敗下〕

白蛇　青蛇：禿驢，你的法寶安在？

法　海：俺佛力無邊。

白蛇　青蛇：哎呀，你這無知的禿驢呀！

法　海：胡說！

白　蛇：（唱“四門子”）
快送出共衾同枕人來到，
快送出共衾同枕人來到，
我恨、恨、恨、恨恁個不動搖，
怪他行不撮合反自裝圈套，
哎怎、怎不容俺共入鮫綃。

法　海：（夾白）快到峨眉山修煉去罷。

白　蛇：（接唱）恁教俺回峨眉把恩愛絕拋，
便做恁活彌陀也動不得俺心兒裏似漆膠。
望恁個放我夫，哎呀，相會早，
這關情心腸難料。

法　海：（接唱“鮑老催”）
何必淚拋，
慾海翻波孽浪高，
泥犁悲苦痛怎熬。
渺茫茫、遠迢迢，
罪孽難消。
騰騰烈燄火焚燎，
苦救他出波濤，
庶不負大悲心，如來教。

白　蛇：你執意如此，我也說不得了。——青兒過來，

青　蛇：在。

白　蛇：吩咐水勢大作，漫過金山，只救俺官人便了。

青　蛇：得令。
〔白蛇下〕

青　蛇：下面聽者。

衆水族：（內）啊。

青　蛇：娘娘有令：將水勢大作，漫過金山，只救官人便了。

衆水族：（內）啊！
〔青蛇下，衆水族執水旗上，圓場，擺陣。白蛇、青蛇上，立陣中〕

白　蛇：（唱“水仙子”，衆隨唱）
恨恨恨，佛力高，

恨恨恨，佛力高。
怎怎怎，怎教俺辜負此良宵。
悔悔悔，悔今朝放了他前來到，
只只只，只爲俺懷孕把香願燒。
他他他，他點破了慾海潮，
俺俺俺，俺恨郎君將俺相抛；
這這這，這癡心好意兒枉事辛勞，
是是是，是他負心腸把恩情翦斷了！

白　蛇：（哭）喂呀……
（接唱）苦苦苦，苦的俺兩眼淚珠抛！
〔白蛇、青蛇下，衆水族搖旗，水勢大作。小和尙持袈裟罩住山頭，衆水族退下〕

法　海：護法神何在？

衆　　：（內）來也。
〔鶴童、鹿童、八神兵、伽藍上〕

衆　　：有何法旨？

法　海：將妖魔速速擒來。

衆　　：領法旨。
〔衆水族上，起打，衆分下〕
〔白蛇、青蛇、伽藍、鶴童分上，起打，分下〕
〔衆水族、鹿童、衆神兵分上，起打，衆分下〕
〔白蛇、青蛇上，伽藍上，起打，伽藍敗下；青蛇追下。鹿童、衆神兵上，起打，白蛇下；青蛇上，起打，鹿童、衆神兵下；青蛇追下〕
〔白蛇、伽藍分上，起打，伽藍敗下；白蛇追下〕

法　海：護法神何在？

韋　馱：（內）來也。
（上）有何法諭？

法　海：將此寶缽，罩住妖魔者。

韋　馱：領法旨。（接缽下）
〔白蛇、青蛇、衆水族上；伽藍等上，韋馱上，以缽罩住白蛇〕

白　蛇：哎呀！

法　海：孽畜啊！孽畜！①
（接唱"前腔"）
蠢妖魔，恁自招，
玷汚了寶刹禪林罪難逃。
亂紛紛儘猙獰水族知多少，
笑蛇精漫金山尋夫枉徒勞。
〔白蛇、青蛇、衆水族退下〕

衆　　：妖魔遁去。

法　海：兩廂退下。

衆　　：啊。
〔八神兵、鶴童、鹿童、韋馱、伽藍同圓場下。小和尙暗上〕

法　海：妖魔遁去，必往臨安。不免送許官人下山，使他二人相會；待妖魔分娩之後，再去收服於她。——徒兒，攙我來！（下高台）②
（唱"雙聲子"）
事未了，事未了，
俺豈肯輕放了。
情意好，情意好，
諒妖魔難警覺；
待分娩，滿月朝，
再用妙法將她收罩。
徒兒，請許官人去至禪堂，爲師有話對他言講。

小和尙：是哉。（下）

法　海：（唱"煞尾"）

---

① 此段唱只用於舞台演出，各曲本均無。
② 原本，此處由法海喚上許仙，囑其赴臨安與白蛇相會，以便伺機收服。對話中過度損傷許仙性格。故改。

送許仙臨安道，
此一去途路非遙。
待時機施動金鉢，
管教那二妖魔難脫逃。
〔法海下〕

斷　橋　亭

白　蛇：(內)哎呀，好苦哇！
(上唱"山坡羊")
頓然間，哎呀，鴛鴦折頸。
〔白蛇疲甚，站立不穩。青蛇上，急向前扶住〕
青　蛇：看仔細。
白　蛇：(接唱)哎，奴薄命孤鸞照命，
好教我淚珠暗滾。
白　蛇
青　蛇：(同唱)哎呀，怎知他一旦多薄倖。
青　蛇：娘娘吃了苦了。
白　蛇：青兒啊！
青　蛇：娘娘。
白　蛇：可恨法海竟不放俺官人下山，我們與他爭鬥，奈他法力無邊，險被擒拿；幸借水遁而逃，來到臨安。不然，險些喪命哪！(哭)
青　蛇：啊，娘娘，如此說來，都是許仙那廝薄倖，俺此番見面，斷斷不能饒恕於他。
白　蛇：便是。
青　蛇：如今我們往哪裏安身才好？
白　蛇：聞得許郎有一姐丈，名喚李仁，在這錢塘居住。我和你投奔到彼，再做道理。
青　蛇：只是我和娘娘與他們尚未見過，倘到彼不肯相留，這便如何是好？
白　蛇：不妨，且到彼再處。
青　蛇：如此，娘娘請。
白　蛇：哎喲，哎喲！
青　蛇：娘娘，這是怎麼啦？
白　蛇：青兒啊！
青　蛇：娘娘。
白　蛇：我腹中疼痛，寸步難行。哎呀，怎生挨得到彼呀！(哭)
青　蛇：哦，想是要分娩了。喏喏喏，前面已是斷橋亭，待我扶着娘娘去至亭中，稍坐片時再行便了。
白　蛇：使得。——哎呀，許郎啊！我和你恩情非淺，不想你這般薄倖。哎呀，好悽慘人也！(哭)
青　蛇：可憐！
白　蛇：(接唱)哎，忒硬心！
哎喲！
青　蛇：(夾白)看仔細。
白　蛇：(接唱)怎不教人兩淚淋。
無端拋閃，拋閃無投奔。
青兒啊！
我細想前情，
好教人氣滿襟。
淒淸，不覺的鸞鳳分；
傷情，怎能够再和鳴。
〔青蛇扶白蛇下。許仙上〕
許　仙：(接唱"前腔")
一程程錢塘將近，
驀過了千山萬嶺；
錦層層過眼煙雲，
虛飄飄魂斷藍橋境。
唉，悔不該上山燒香，連累娘子受此苦楚。想起我與娘子恩情非淺，平日待我又十分體貼，心中

麼，實實難以割捨。因此趁機下山尋她相會。只是金山之事，那青姐難免懷恨於我，此番見面，豈肯善罷甘休！如今倒教我猶豫不定，進退兩難。這便怎麼處……哦，我想起來了，記得臨行之時，那禪師也曾囑咐於我，說道此去錢塘，倘若見她二人呵：

（接唱）“須要祕密隱，

　　你休得戀此情。”

　　尋思教我兩下分如迸；

　　只怕怨雨愁雲恨未平。

　　追省，感垂憐相救恩，

　　傷心，痛往事暗傷情。

白蛇、青蛇：（內）許仙！

許　仙：啊！

白蛇、青蛇：（內）往哪裏走！

許　仙：哎呀，吓死我也，吓……吓死我也！你看，那邊來的，明明白氏、青兒，哎呀，我今番性命休矣！

（唱“五供養”）

　　我雙眼定睛，

白蛇、青蛇：（內）許仙！

許　仙：呀！

（接唱）忽聽她言，相叫聲聲；

　　遙觀娘子到，心內戰兢兢。

　　哎呀，蒼天憐憫！

　　竟無處將身遮隱；

　　怎得天相救這災星。

罷！

　　我暫時拚命向前行。

白蛇、青蛇：（內）許仙，哪裏走！

許　仙：哎喲！（驚極，逃下）

青　蛇：（內）娘娘，走哇！

白蛇、青蛇：（上，同唱“玉交枝”）

　　輕分鸞鏡，

　　哪知他豺狼心性。

　　思量到此教人恨，

　　全不想鳳枕鸞衾。

青　蛇：娘娘，你看許仙，見了我們，反自逃奔。哎呀，哧！思之可恨！

白　蛇：嗳，不必多言，我和你急急趕上前去。

（接唱）誰知今朝絕恩情，

　　教人怎不添悲哽。

青　蛇：（夾白）看仔細。

白　蛇：（接唱）哎哪、哪怕他插翅飛騰！

　　我這裏疾忙追奔。

許仙！

〔青蛇扶白蛇追下。許仙上〕

許　仙：哎呀，啊，哎呀！

（唱“川撥棹”）

　　我行步緊，

　　願蒼天賜救星。

　　止不住珠淚盈盈，

　　止不住珠淚盈盈。

哎呀，且住！看她二人緊緊追來，教我向何處躲避，啱啱！何處躲避呀？哎呀，罷！我且向前相見，這生死付之天命也。

（接唱）我向……

白蛇、青蛇：（內）許仙！

許　仙：哦喲！

（接唱）向前行，心內戰兢。

白蛇、青蛇：（同上，接唱）

笑伊行何處行，
笑伊行何處行！
〔許仙被追及，青蛇拔劍直奔許仙，白蛇急攔阻〕
許　仙：（驚，哭）哎呀！娘子，娘子……
白　蛇：（哭）喂呀……
許　仙：啊，娘子，爲何這等狼狽，來到此處介？
白　蛇：啊，你聽信讒言，把夫婦恩情一旦相拋，累我們受此苦楚。喂呀，還要問它怎麼！
青　蛇：（激動地）還要問它怎麼！
許　仙：是，是。——娘子請息怒，聽卑人一言相告。
青　蛇：你且講來。
許　仙：是。——那日上山，本欲就回……
青　蛇：爲何不回？
許　仙：咳！不想被法海將言煽惑。因此，聽信他言，有累娘子受此苦楚。哎呀，實非卑人之過嚧！（哭泣）
青　蛇：許仙！你且收了這假慈悲。走來！
許　仙：（畏懼地走向青蛇）青姐有何見教哇？
青　蛇：我來問你，娘娘是何等的待你？
許　仙：娘子麼，是好的。
青　蛇：可又來！不念夫妻恩情，虧你下得這般毒手，於心何忍！（氣極，打許仙嘴巴）
許　仙：哎呀，寃哉，寃哉呀！
青　蛇：哎呀，於心何忍！
許　仙：娘子，饒恕卑人罷！
青　蛇：娘娘，不要睬他。
許　仙：饒恕卑人罷！（趨前，跪）
青　蛇：不要睬他！
許　仙：（哭）哦……哦……
白　蛇：唉，寃家呀！
許　仙：娘子，娘子！
白　蛇：（唱“金絡索”）
曾同鸞鳳衾……
〔白蛇扶起許仙〕
許　仙：多謝娘子！
青　蛇：哼！
〔許仙驚，跌坐於地，又被白蛇扶起〕
白　蛇：（接唱）指望交鴛頸，
不記得當時曾結三生證，
如今負此情，反背前盟。
許　仙：（夾白）卑人怎敢！
白　蛇：（接唱）你聽信讒言忒硬心。
追思往事眞堪恨，
不覺心兒氣滿襟。
許　仙：（夾白）娘子，不要氣壞了身子。
白　蛇：（接唱）你眞薄倖！
許　仙：（夾白）怎見得卑人薄倖？
白　蛇：（接唱）你緣何屢屢起狼心？
哎呀，害得我幾喪殘生，
進退無門，
怎不教人恨！
許　仙：娘子！
（接唱“前腔”）
娘行須三省，
乞望生憐憫；
感你恩情，
我指望諧歡慶。
娘行鑒慈心，望垂情。
咳！
叵耐他言忒利狠，
教人怎不心兒驚！

聽他一剗胡言，幾做鸞凰分。
哎呀，娘子啊！
望海涵我命。——
青姐！
青　蛇：呀啐！
許　仙：(接唱)煩你勸解。
全仗賴卿卿。——
伏望娘行暫息雷霆，
啫！
容賠罪生歡慶。
娘子，饒恕卑人罷！
青　蛇：娘娘，不要睬他。
許　仙：娘子，饒恕卑人罷！(跪)
青　蛇：不要睬他！
許　仙：(哭)哦……哦……
白　蛇：我且問你：下次可敢麼？
許　仙：下次再……再不敢了。
白　蛇：如此起來。
許　仙：啊？(猶豫地看青蛇)
青　蛇：(氣憤地)起來！
許　仙：是，是。(起)多謝娘子。
白　蛇：只是我們如今往哪裏安身才好？
許　仙：請娘子到我姐丈家中暫且安身，再做道理。
白　蛇：但此去切不可提起金山之事；倘若洩漏，决不與你甘休。
許　仙：是，是，卑人怎敢。娘子請！
白　蛇：哦喲，哦喲！
許　仙：娘子，爲甚麼啦？
青　蛇：他還不知呀！
白　蛇：我腹中疼痛，寸步難行。哎呀，怎生挨得到彼呀！
(哭)
許　仙：哦，想是要分娩了。待卑人和青姐扶到前面，喚一乘小轎而行便了。
白　蛇：使得。唉，許郎啊！
(唱"尾聲")
此行休得洩眞情。
〔許仙扶白蛇緩行〕
青　蛇：(氣憤地，接唱)
兩下裏又生歡慶。
許　仙：娘子，看青姐口口聲聲怨着卑人，如何是好哇？
〔白蛇轉向青蛇，意在爲許緩頰〕
許　仙：多謝娘子！
白　蛇：啊，青兒。
許　仙：青姐。
青　蛇：………
白　蛇：(又喚)青兒！
青　蛇：娘娘。
白　蛇：想此事，亦非關許郎之故。
許　仙：是啊，實非卑人之故。
白　蛇：都是法海不好。
許　仙：着哇，都是那和尙不好哇！
白　蛇：諒他下次再不敢了。
許　仙：下次再不敢了。
白　蛇：饒恕他罷。(哭泣)
許　仙：饒恕我罷！
青　蛇：只怕未必。
白　蛇：唉，我也不怨別的喲！
許　仙：哎呀，娘子呀！敢是怨着卑人麼？
白　蛇：哎呀，啫！
(接唱)只恨我命犯迍邅，喂呀，遇惡僧。

哦喲……

許　仙：（扶白蛇）娘子，看仔細。——青姐。

〔青蛇呆立不理〕

許　仙：扶好了，扶好了哇。（笑）哈哈哈！

〔許仙扶白蛇徐下，青蛇遙望二人背影，氣憤下〕

——劇　終——

打　嚴　嵩

前　記

明朝嘉靖年間，嚴嵩獨攬朝政，排除異己，御史鄒應龍秉性耿直，極爲憤慨，就聯合了一班同年弟兄及功勳後裔開山王常寶童，準備協力參倒嚴嵩。這時嚴嵩正在私宅裏鳩營密室，陰謀篡位。鄒等首將爲嚴嵩私造密室的官匠邱、馬二人誘入開山王府軟禁，作爲揭發嚴嵩罪狀的重要人證。後來，嚴嵩終於被他們參倒。

本劇描寫鄒應龍運用了聰明才智，進入嚴府試探虛實，乘機取得嚴嵩的信任；并以常寶童窩藏邱、馬二匠爲由，將嚴嵩誆進開山府，盡情戲侮了一番。嚴嵩離開常府以後，惱羞成怒，決意上殿參奏寶童。爲了便於驗傷，從而達到報仇的目的，嚴嵩再三懇求他的"心腹人"鄒應龍爲他在面部做傷，於是鄒就借題發揮，狠狠地痛毆了嚴嵩一頓。

本劇是周信芳先生的演出本，由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呂仲協助周先生整理的。整理時僅作了個別詞句上的修改。

第　一　場

〔鄒應龍上〕

鄒應龍：（念引）立志除奸不畏讎，豈肯辜負少年頭。

（念詩）豺狼當道萬民憂，八百進士運機謀；

有朝舉起鋤奸手，定將嚴賊一筆勾。

下官鄒應龍，嘉靖皇帝駕前爲臣，官拜外廉御史之職。可恨嚴嵩老賊，上欺天子，下壓羣僚，我與年兄年弟商議，要將奸賊參倒，爲民除害。不免去到嚴府見機而行便了。

（唱西皮原板）

嘉靖爺坐江山風調雨順，

我朝中出奸賊名叫嚴嵩，

大不該害死了楊繼盛，

大不該害死了馬總兵。

撩袍端帶往前進，

去到嚴府見機行。（下）

第　二　場

〔嚴俠上〕

嚴　俠：（念）相府門前七品官，見他容易見我難。

我乃嚴府門官嚴俠是也。今當三、六、九日太師爺放官之期，不免在府門伺候便了。

〔鄒應龍上〕

鄒應龍：（唱西皮搖板）

急急走來急急行，

不覺來到嚴府門。

來此已是嚴府。那旁有一門官，待我向前。——

尊官請了。

嚴　俠：請了。你是誰啊？

鄒應龍：小官鄒應龍。

嚴　俠：到此何事？

鄒應龍：要見太師爺，有好心進獻。

嚴　俠：有好心進獻？

鄒應龍：正是。

嚴　俠：那麼你帶來了沒有？

鄒應龍：哦，想是名帖。帶來了。（遞名帖）煩勞通稟。

〔嚴俠接名帖，見帖內無"門包"〕

嚴　俠：鄒老爺，八成你沒有來過罷？

鄒應龍：哦，是頭一次。

嚴　俠：這就難怪嘍。你要見我們太師爺，可知道我們府門口的規矩？

鄒應龍：還有規矩嗎？

嚴　俠：甚麼話，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哪！

鄒應龍：甚麼規矩？

嚴　俠：大禮三百二，小禮二百四。

鄒應龍：有？

嚴　俠：就見。

鄒應龍：無有呢？

嚴　俠：免見。

鄒應龍：哦哦，今天來得慌忙，改日奉上。

嚴　俠：哦，來得慌忙，改日奉上。（冷笑）那麼你就改日再見！（擲帖）

鄒應龍：哈哈！怪不得嚴嵩老賊在朝專權，他手下人都是這樣可惡！我若說不倒此人，怎樣去見嚴嵩！這……有了。——呔！滾過來！

嚴　俠：長了調門啦！——甚麼事？

鄒應龍：我且問你，太師幾時上朝？

嚴　俠：一天一趟。

鄒應龍：幾時拜廟？

嚴　俠：初一、十五。

鄒應龍：着啊！等太師上朝的時節，我一把攔住轎杆。我說："太師爺！小官鄒應龍有好心獻上，你府下有一門官，要甚麼大禮三百二，小禮二百四。有則見，無有免見。我想你的事壞在他的身上。"不見哪，哈哈，不見了！（回身欲行）

嚴　俠：回來回來！你拿過來罷！哈哈哈！鄒老爺，我跟你說了幾句戲言，怎麼"簾子臉——叭噠就掉下來了"①？

鄒應龍：鄒老爺就是這個脾氣。

嚴　俠：通報可是通報，這是有尺寸的地方，你往下站些！

鄒應龍：（後退一步）哦！往下站。

嚴　俠：再往下站！

鄒應龍：（不語，再後退一步）……

嚴　俠：還得往下站！

鄒應龍：（轉而挺身向前）嗯！教你鄒老爺站到哪裏去？

嚴　俠：（膽怯）你愛站哪兒，你就站哪兒罷。

鄒應龍：哼！少時見了太師爺，管教你曉得鄒老爺我的厲害。（下）

嚴　俠：（自言自語）我就知道今兒個日子不好。還得給他通稟。——有請太師。

嚴　嵩：（內唱西皮倒板）

昔日有個王莽臣，

（上，接唱流水）

起下謀朝篡位心，

巧計設下松棚會，

藥酒毒死平帝君。

---

① 北京俗語：容易翻臉之意。

老夫有意學王莽，

要奪大明錦乾坤。

三、六、九日官上任——

（轉唱搖板）

好一似五閣羅駕坐議事廳。

（念詩）君不君來臣不臣，諸事不問嘉靖君，

私造九龍冠一頂，要奪大明錦乾坤。

老夫嚴嵩，嘉靖皇帝駕前爲臣。我兒世蕃與嘉靖君同年同月同日生，嘉靖有天子之份，我兒難道就無九五之尊！今當三、六、九日放官之期。——嚴俠！

嚴　俠：有。

嚴　嵩：大事通報，小事任爾去辦。

嚴　俠：啓禀太師：今有外簾御史鄒應龍求見太師。

嚴　嵩：鄒應龍？……他與老夫並無來往，要見老夫爲了何事？

嚴　俠：他言道：有好心來獻。

嚴　嵩：吩咐站堂伺候。

嚴　俠：是。——站堂伺候！

〔四侍衞上〕

嚴　嵩：嚴俠，教那鄒應龍東角門施禮，西角門打躬，報門而進。

〔鄒應龍暗上〕

嚴　俠：遵命。下面聽者：太師傳話：命鄒應龍東角門施禮，西角門打躬，報門而進。

鄒應龍：呀！

（唱西皮快板）

聽說一聲教報門，

吓得應龍膽戰驚。

東角門下施一禮，

西角門下我打一躬；

走上前來雙膝跪，

問聲太師可安寧？

嚴　俠：太師爺的座位在上，要高聲些。

鄒應龍：太師爺！

嚴　俠：高聲些。

鄒應龍：太師爺！

嚴　俠：還要高聲些。

鄒應龍：嗳！

（唱快板）

連叫數聲不答應，

不由應龍怒氣生。

將身站在丹墀境，

問我一言答一聲。

嚴　俠：鄒老爺，跪下我好給你通禀啊！跪下！哎喲，你快跪下！這不是您那個衙門口。

鄒應龍：與太師爺叩頭。（跪）

嚴　俠：鄒應龍到！　鄒應龍到！　鄒應龍到啊！

嚴　嵩：下跪可是鄒應龍？

鄒應龍：正是小官。

嚴　嵩：要見老夫爲了何事？

鄒應龍：有好心獻上。

嚴　嵩：怎麼，有好心獻上？

鄒應龍：正是。

嚴　嵩：起來！

鄒應龍：謝太師。

嚴　嵩：嚴俠，與鄒老爺看座。

鄒應龍：太師在此，焉有小官的座位。

嚴　嵩：有話敍談，哪有不坐之理。

鄒應龍：多謝太師！

嚴　俠：鄒老爺請坐請坐！
鄒應龍：尊官你請坐。
嚴　俠：我站慣啦。
嚴　嵩：要見老夫，有甚麼好心獻上？
鄒應龍：前番太師爺下得朝來，命錦衣衞陸堂追趕何人？
嚴　嵩：追趕邱、馬二匠。
鄒應龍：可曾追着？
嚴　嵩：未曾追着。
鄒應龍：追不着了。
嚴　嵩：怎見得？
鄒應龍：如今常寶童窩藏邱、馬二匠，終日打，每日罵，還有兩句言語，小官不敢言講。
嚴　嵩：只管講來。
鄒應龍：他言道：打在他二人的腿上，羞在太師爺的臉上。
嚴　嵩：怎麼講？
鄒應龍：（故意吞吞吐吐地）太師臉上。
嚴　嵩：可惱！

（唱西皮散板）

聽罷言來怒氣冲，
開言大罵常寶童。
自古常言道得好，
打犬還看主人公。

來！順轎！

鄒應龍：太師爺往哪裏去？
嚴　嵩：上殿參他一本。
鄒應龍：萬歲問道：何人得見？
嚴　嵩：自然是你的見證。
鄒應龍：外簾御史不能見君。
嚴　嵩：也罷，老夫不通聖命，放你以爲內簾御史。
鄒應龍：多謝太師。但不知幾時上任？
嚴　嵩：嘉靖封官，少不得周年半載；老夫放官，即刻上任。
鄒應龍：多謝太師。
嚴　嵩：隨在轎後。——順轎上朝。

〔鄒應龍下〕

〔四侍衞上，引嚴嵩上轎，"一翻兩翻"，嚴下轎，侍衞下〕

嚴　嵩：臣，嚴嵩見駕，吾皇萬歲。
內　　：太師平身。①
嚴　嵩：萬萬歲。
內　　：賜綉墩。
嚴　嵩：謝座。
內　　：太師上殿，有何本奏？
嚴　嵩：常寶童窩藏邱、馬二匠不獻，請旨定奪。
內　　：常寶童窩藏邱、馬二匠，何人得見？
嚴　嵩：乃是外簾御史鄒應龍得見。萬歲一問，便知明白。
內　　：鄒應龍，他乃外簾御史，怎能見得寡人？
嚴　嵩：老臣有一行大罪。
內　　：卿家何罪之有？
嚴　嵩：老臣未通聖命，升他以爲內簾御史之職。
內　　：卿家放官，與朕一樣。替孤傳旨，宣鄒應龍冠帶上殿。
嚴　嵩：領旨。——萬歲有旨，宣鄒應龍冠帶上殿。
鄒應龍：（內）領旨。（着紅官衣上）

（唱垛板）②

忽聽萬歲傳聖命，
在午門來了我保國臣。

---

① 按照京劇的傳統習慣：嘉靖帝並不出場，由飾演嚴俠的演員在幕後用"韻白"代念。

② 此係周先生演出本唱詞。此外尚有一種演法：不唱，僅念"忽聽萬歲宣，邁步上金鑾"。錄供參考。

那一日打從大街進，
偶遇着小小頑童放悲聲；
我問那頑童啼哭因何故，
他言說嚴嵩老賊殺他的舉家一滿門。
勸頑童，休流淚，你免悲聲，
鄒老爺是你報仇人。
站立在金階用目來觀定，
上面坐的嘉靖有道君；
那一旁坐的是老海瑞，
他本是我朝中盡忠報國、架海金樑、擎天柱一根；
那一旁坐的是嚴閣老，
他本是我朝中上欺天子下壓臣、謀朝篡位賣國的奸賊名叫嚴嵩。
我本當上殿奏一本，
怎奈我官卑職小怎能參大臣！
罷罷罷！暫忍我的心頭恨，
品級台前臣見君。（跪）
臣，鄒應龍見駕，吾皇萬歲！

內　：鄒應龍。
鄒應龍：臣。
內　：常寶童窩藏邱、馬二匠，可是你親眼得見？
鄒應龍：正是為臣親眼得見。
內　：外簾御史封為內簾御史。下殿！
鄒應龍：謝主龍恩。——正是：一把無名火，要燒萬重山。（下）
內　：太師離位。
嚴　嵩：臣。
內　：賜卿聖旨一道，去往開山王府，捉拿常寶童上殿辯理。領旨下殿。

〔大太監上遞旨，下〕

嚴　嵩：領旨。

〔四侍衛上，引嚴嵩上轎。“一翻兩翻”，下轎〕
〔鄒應龍從下場門上，嚴俠從上場門上〕
〔嚴嵩、鄒應龍同坐下〕

鄒應龍：太師爺下朝來了，萬歲怎樣傳旨？
嚴　嵩：萬歲賜老夫聖旨一道，去到開山王府，捉拿常寶童上殿辯理。
鄒應龍：有道明君。
嚴　嵩：正是有道明君。——吩咐外廂順轎。
鄒應龍：且慢！太師往哪裏去？
嚴　嵩：捉拿常寶童上殿辯理。
鄒應龍：太師爺，倘若常寶童這個娃娃不遵聖旨，太師爺便將他怎樣？
嚴　嵩：依你之見？
鄒應龍：依小官之見，將府下校尉，選他四十名精壯的，隨定太師去到開山王府。常寶童遵旨上殿，也就罷了；他若不遵聖旨，這四十名校尉，推也將他推上了金殿哪。
嚴　嵩：哈哈哈！如此說來，你倒是老夫的心腹人了。
鄒應龍：本來是心腹人哪！——哈哈！心腹人好做，這金面難見得很。
嚴　嵩：嗳！早來早見，晚來晚見，何言難見二字？
鄒應龍：不是啊，府下有一尊官，要大禮三百二，小禮二百四；有就見，無有免見。我是個窮御史，難道說買着太師爺你的哥擲不成？
嚴　嵩：哦！竟有此事！你可認得此人？
鄒應龍：一見就認得。
嚴　嵩：好，抓來見我！
嚴　俠：壞了。（欲溜）

鄒應龍：尊官，（尋）哪裏去了？（出見嚴俠）回來！
嚴　俠：鄒老爺，我給您倒茶去。
鄒應龍：不用。尊官，你的差事當得很好。
嚴　俠：全仗您的栽培。
鄒應龍：我在太師爺面前，竭力保舉於你。
嚴　俠：謝謝您的提拔。
鄒應龍：重重有賞。隨我來！
嚴　俠：我的鋪蓋捲兒早打好了。（隨鄒入）
鄒應龍：（向嚴）就是他。
嚴　嵩：嘟！膽大嚴俠，你向鄒老爺要甚麼大禮三百二，小禮二百四。你不知壞了老夫多少大事。來！推出斬了。（向嚴俠暗示請鄒求情）
嚴　俠：留頭講話。——鄒老爺！
鄒應龍：（佯作咳嗽）……
嚴　俠：他倒“端”①起來了。——鄒老爺，鄒老爺！
鄒應龍：（佯作向別處看）……
嚴　俠：您往下看，我在這兒哪。
鄒應龍：啊，這不是尊官麼？
嚴　俠：是我啊。
鄒應龍：哎呀！一時不見，（京白）怎麼矮了半截兒啦？
嚴　俠：鄒老爺，我給您跪着呢。
鄒應龍：你與我跪着，不敢當。你與我跪着做甚麼？
嚴　俠：鄒老爺，您不知道，我在府門口，跟您說了幾句戲言，您跟太師爺說了，太師要殺我。
鄒應龍：啊，他要殺你？——哎呀！
嚴　俠：要殺我。
鄒應龍：要殺你？
嚴　俠：要殺我。
鄒應龍：你讓他殺罷。
嚴　俠：那還行？鄒老爺！我求求您，給我講個人情罷。
鄒應龍：哦哦，你要你鄒老爺與你講個人情嗎？
嚴　俠：非您不可。
鄒應龍：尊官，你可曉得我的規矩呀？
嚴　俠：鄒老爺，講人情還有規矩？
鄒應龍：你說的啊，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哪。
嚴　俠：在這兒等着我哪。請問您，甚麼規矩？
鄒應龍：大禮六百四，小禮四百八。
嚴　俠：常言說得好：“大人不記小人過”。鄒老爺，我給您磕個響頭罷！
鄒應龍：看你的造化如何。
嚴　俠：造化是好的。
鄒應龍：太師爺，若斬此人，小官出入多有不便。
嚴　嵩：敢莫是與這奴才講情？
鄒應龍：太師爺格外施恩。
嚴　嵩：看在心腹人的金面，將他饒恕就是。
鄒應龍：多謝太師。
嚴　嵩：嚴俠，還不謝過鄒老爺。
嚴　俠：多謝鄒老爺。
鄒應龍：謝過太師爺。
嚴　俠：謝過太師爺。
嚴　嵩：謝過鄒老爺。
嚴　俠：謝過鄒老爺。
鄒應龍：謝過太師爺。
嚴　俠：謝過太師爺。
嚴　嵩：嘿！——心腹人，你與老夫辦事，是乘騎而來？還是坐轎而來？
鄒應龍：步行前來。
嚴　嵩：豈不跑壞了心腹人的腿！
鄒應龍：當得効勞。

① 北京俗語：擺起了架子。

嚴　嵩：也罷，將萬歲所賜老夫穿朝御馬，摘去金鞍玉轡，與心腹人乘騎了罷。

鄒應龍：不敢乘騎。

嚴　嵩：當得的。——嚴俠，將萬歲所賜老夫穿朝御馬，摘去金鞍玉轡，與鄒老爺乘騎。你得罪了鄒老爺，快快與你鄒老爺牽馬賠禮！

嚴　俠：喳！（下）

鄒應龍：（自語）待我來耍笑這個奴才。

嚴　俠：（帶馬上）鄒老爺請上馬罷！

鄒應龍：太師爺虎威在此，往下帶！

嚴　俠：哦，往下帶，是。——哨哨哨！

嚴　嵩：嚴俠往上帶！

嚴　俠：喳喳。——喻喻喻！鄒老爺。

鄒應龍：太師爺在此，往下帶。

嚴　俠：往下帶。——哨哨哨！

嚴　嵩：無用的奴才，將馬往上帶。

嚴　俠：喳，鄒老爺……

鄒應龍：這是有尺寸的地方，你還要往下帶。

嚴　俠：鄒老爺，你別拿我耍着玩兒了，够我受的了。

鄒應龍：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躬身施禮別相尊，

嚴　俠：送鄒老爺。

鄒應龍：（接唱）把話說與尊官聽，

嚴　俠：（夾白）有話請講。

鄒應龍：（接唱）三百兩紋銀值多少？

嚴　俠：（夾白）您也沒給，我也沒拿。

鄒應龍：（接唱）你我的臉面值千金。

嚴　俠：（夾白）不錯，臉面值得多。

鄒應龍：（接唱）從今後這府下我要常來往，

嚴　俠：（夾白）您哪時來，哪時伺候您哪。

鄒應龍：（接唱）我是你太師心腹上的人。

嚴　俠：一樹的棗子，就紅了您這麼一個。

鄒應龍：（接唱）從今後不把你尊官叫，

嚴　俠：（夾白）回來，您不叫我尊官，叫我甚麼？

鄒應龍：啱！

嚴　俠：我小名又不叫"啱"呀！

鄒應龍：（接唱）你是我鄒老爺牽馬墜鐙……

嚴　俠：（夾白）我是個好的。

鄒應龍：呸！

（接唱）一個勢利小人。

嚴　俠：你把我罵苦啦！

〔鄒應龍下〕

嚴　嵩：（唱西皮搖板）

人來與爺把轎順，

〔四侍衞上，嚴嵩上轎〕

嚴　嵩：（接唱）宣召那常寶童去見君。

〔衆引嚴嵩下〕

第　三　場

〔四太監、二侍衞搭"皇擋"①引常寶童上〕

常寶童：（唱西皮搖板）

想當年伴駕王東蕩西征，

保太祖立下了汗馬功勳。

到如今我朝中出了奸佞，

必須要滅此賊才把氣平。

〔鄒應龍上〕

鄒應龍：（唱西皮搖板）

心中定計笑盈盈，

奸賊中了巧計生。

① "皇擋"：設在封建貴族府門前，禁止擅自出入。

忙將皇擋來搭定，
見了千歲問安寧。
參見千歲。
常寶童：鄒官兒來了嗎？
鄒應龍：來了。
常寶童：孩子們給鄒官兒看座！
鄒應龍：謝座。
常寶童：鄒官兒，你身穿大紅，八成是發了財了？
鄒應龍：呵呵！爲臣升了官了。
常寶童：你升了官了，你升的甚麼官？
鄒應龍：內簾御史。
常寶童：誰的保舉？
鄒應龍：嚴嵩的保舉。
常寶童：怎麼着，嚴嵩的保舉！——孩子們，撤座。
鄒應龍：千歲，雖然是嚴嵩的保舉，臣暗地裏還替千歲辦事。
常寶童：怎麼，你還是替小王辦事？
鄒應龍：正是。
常寶童：那麼你再坐下罷。
鄒應龍：謝千歲。
常寶童：鄒官你可知罪？
鄒應龍：不知罪犯何律？
常寶童：你這幾天爲甚麼不到開山府陪着小王來下棋玩耍？
鄒應龍：這棋下不得了。
常寶童：怎麼下不得了？
鄒應龍：可恨嚴嵩老賊，上得金殿參奏一本，言道：千歲暗藏邱、馬二匠不獻。聖旨一道，請千歲上殿辯理。豈不是下不得了。
常寶童：那不要緊，小王將邱、馬二匠獻上，不就結了嗎？
鄒應龍：獻不得，獻不得。
常寶童：怎樣獻不得？
鄒應龍：獻了邱、馬二匠，豈不是以假成眞？
常寶童：那麼依你之見？
鄒應龍：依爲臣之見……（略思索）也罷！老賊至此，用金鐧擋住他四十名校尉。放他一人進府。那老賊必然開讀（聖旨）。千歲言道：老太師不必開讀，小王知罪。
常寶童：小王何罪之有？
鄒應龍：願將邱、馬二匠獻上。
常寶童：說罷之後？
鄒應龍：請過聖旨，賜他一個座位。
常寶童：小王的開山府，哪有這老賊的座位！
鄒應龍：二十四把金交椅，都有他的座位。
常寶童：看在你的小臉兒，就賞他一個座位。
鄒應龍：呵呵，多謝千歲。
常寶童：坐罷之後？
鄒應龍：問他是忠臣，是奸臣。
常寶童：他一定說，他是大大的忠臣。
鄒應龍：龍簾捲起，抬頭觀看。
常寶童：看甚麼？
鄒應龍：將老皇的御容、伴駕王的眞相懸掛中堂，他見君不參，就是一行大罪。
常寶童：他必然說：有辯。
鄒應龍：任他去辯。
常寶童：辯罷之後？
鄒應龍：問他：開山王府欠糧？
常寶童：不欠糧。
鄒應龍：缺餉？
常寶童：不缺餉。

鄒應龍：到此作甚？
常寶童：請咱們上殿辯理。
鄒應龍：拿來！
常寶童：甚麼？
鄒應龍：聖旨啊。
常寶童：噯！咱們請過來了。
鄒應龍：臣也知道請過來了。與他一個糊裏糊塗不認賬啊。
常寶童：哦！要誣賴呀！我會。
鄒應龍：千歲言道：嘟！膽大嚴嵩，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害武，害來害去，害在小王的頭上，今天不打你幾下，慣了你的下次。來呀！脫袍打嚴嵩。
常寶童：打出禍來哪？
鄒應龍：爲臣擔待。
常寶童：你在哪裏藏躲？
鄒應龍：屏風後面藏躲。（內開道聲，鑼聲）呵呵，來了！（下）
校　尉：（內）聖旨下。
常寶童：香案接旨。

〔從小太監手中接金鐧，出迎〕

〔四校尉引嚴嵩上，嚴嵩下轎，進府〕

〔常寶童用金鐧擋，四校尉下〕

嚴　嵩：聖旨下。
常寶童：老太師不必開讀，小王知罪。
嚴　嵩：小千歲何罪之有？
常寶童：願將邱、馬二匠獻上當今。
嚴　嵩：如此，請過聖命。
常寶童：（接旨，交內侍）香案供奉。
嚴　嵩：小千歲請上，老臣大禮參拜。
常寶童：得了罷，這麼大年紀，還拜甚麼！甭拜啦。
嚴　嵩：哪有不拜之理。
常寶童：你一定要拜？哈哈！眞是給臉不要臉！好，衝着小王的靴子尖，磕三個響頭。——孩子們，數着點。

〔衆應〕

〔嚴嵩跪拜〕

衆　：一個。

〔嚴又拜〕

衆　：一個。

〔嚴又拜，伸二指〕

衆　：一個。
嚴　嵩：小千歲，老臣磕了三個頭了；他們還說是一個。
常寶童：那你就起來罷。
嚴　嵩：謝千歲。（起立）
常寶童：孩子們，與老太師看座。
嚴　嵩：千歲在此，哪有老臣的座位。
常寶童：想金殿之上，二十四把金交椅，都有你的座位，何況我小小的開山府哪。
嚴　嵩：謝千歲。
常寶童：別謝了，你坐下罷。老太師，你在朝還是忠臣，還是奸臣？
嚴　嵩：爲臣是大大的忠臣。
常寶童：哼！你這個長相就是個忠臣。——孩子們，龍簾捲起！

〔衆捲簾〕

常寶童：老太師抬頭觀看。
嚴　嵩：哦呵呀！這個娃娃，不知聽了哪個高明先生的指教，將老皇的御容、伴駕王的眞相懸掛中堂，想我身爲大臣者見君不參，就有一行大罪。哎呀，這這這……唔，有了。——小千歲，老臣有辯。
常寶童：怎麼着，老太師還會變嗎？

嚴　嵩：會辯。
常寶童：來呀！金盆打水。
嚴　嵩：啊，小千歲，打水何用？
常寶童：我看老太師變個烏龜還是變個忘八。教小王玩耍玩耍。
嚴　嵩：呃，老臣焉能變那骯髒之物；老臣乃是舌辯之辯。
常寶童：那麼，你就辯罷！
嚴　嵩：老臣是"一非朔望，閒不參君"。
常寶童：好一個"一非朔望，閒不參君"。——那麼，你再坐下罷！
嚴　嵩：謝千歲。
常寶童：老太師，我開山府欠糧？
嚴　嵩：不欠糧。
常寶童：缺餉？
嚴　嵩：不缺餉。
常寶童：一不欠糧，二不缺餉，到我開山王府做甚麼來啦？
嚴　嵩：請千歲上殿辯理。
常寶童：那麼，拿來。
嚴　嵩：甚麼？
常寶童：聖旨啊。
嚴　嵩：啊！方才千歲請過了。
常寶童：是請過來了嗎？
嚴　嵩：是請過去了。
常寶童：孩子們，聖旨可曾請過來了嗎？
衆　：沒有。
嚴　嵩：請過去了。
衆　：沒有。
常寶童：嘟！膽大嚴嵩，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害武，害來害去，害在小王的頭上來了！今兒個不打你幾下，慣了你的下次。——孩子們，脫袍打嚴嵩！
嚴　嵩：哎呀，壞了！——小千歲，老臣挨不起啊！
常寶童：（唱西皮散板）

可恨老賊太欺心，
不該朝中害忠臣；
手持金鐧要爾命，
打死老賊方稱心。①

〔嚴嵩忙逃出皇擋〕
〔鄒應龍暗上踢嚴嵩一足，嚴嵩下〕

鄒應龍：呔！你們私打大臣，該當何罪？
常寶童：不是你教我打的麼？
鄒應龍：爲臣教打的。
常寶童：是啊，你教打的啊。
鄒應龍：我教打的。
常寶童：啊！
鄒應龍：放心！沒有事了。
常寶童：你瞧，他教打的，就沒有事了。
鄒應龍：你們打了半日，可曾打出名堂來？
常寶童：我是亂打一鍋粥，沒有甚麼名堂。
鄒應龍：爲臣趕到大街，要打他一個名堂。
常寶童：打他一個甚麼名堂？
鄒應龍：滿朝文武皆喝采，應龍今日鬧金階。
（唱西皮散板）

見了嚴嵩只管打，
莫要輕輕饒恕他。
有勞皇擋來搭定，
趕到長街去打他。（下）

常寶童：（唱西皮搖板）

可笑嚴嵩眞膽大，
竟敢虎口來拔牙。

---

① 如場面用"犄頭"代去，此句可以不唱。

〔衆引常寶童下〕

第 四 場

〔"亂錘",四校尉引嚴嵩上〕

嚴　嵩: 呀呸!呀呸!命你們跟隨進府,你們都往哪裏去了?

校　尉: "皇擋"擋住,不敢進入。

嚴　嵩: 哦,"皇擋"擋住,不許進入。如此說來,難怪你們。——來,搭轎!

校　尉: 轎被他們打碎了。

嚴　嵩: 打碎了? 好,帶馬帶馬!

校　尉: 馬也被他們打跑了。

嚴　嵩: 唉,好厲害的常寶童。——這樣罷,你們哪個背着老夫回去,重重有賞。

校　尉: 我們商議商議。——哎呀! 常寶童趕來了。

〔四校尉逃下〕

〔鄒應龍上〕

嚴　嵩: 哎呀,千歲!老臣挨不起了,老臣挨不起了!

鄒應龍: 啊,老太師休要驚慌,喏喏喏,你的心腹人在此。

嚴　嵩: 啊!心腹人你來了?老夫被他們打壞了,打壞了。

鄒應龍: 老太師,哪一個大膽敢打太師爺?

嚴　嵩: 心腹人哪裏知道,待老夫慢慢的對你講。

鄒應龍: 是啊,慢慢的講來。

嚴　嵩: 老夫一到開山王府,就要開讀聖旨。那娃娃言道:老太師不必開讀,小王知罪。

鄒應龍: 他何罪之有?

嚴　嵩: 他言道:願將邱、馬二匠,獻上當今。

鄒應龍: 說罷之後?

嚴　嵩: 他將聖旨請過去了。

鄒應龍: 請過聖旨?

嚴　嵩: 這娃娃他賜了老夫一個座位。

鄒應龍: 是啊,金殿之上,二十四把金交椅,都有老太師的座位,何況他小小的開山府。坐的好,坐的好,坐的好。

嚴　嵩: 坐的好? 哎呀!老夫大不該坐,一坐麼就坐出禍來了。

鄒應龍: 坐出甚麼禍來了?

嚴　嵩: 那娃娃言道:老太師,你在我朝還是個忠臣,還是個奸臣哪?

鄒應龍: 老太師是大大的忠臣。

嚴　嵩: 着啊!這娃娃言道:老太師旣是忠臣,孩子們,龍簾捲起,老太師抬頭觀看!

鄒應龍: 看甚麼?

嚴　嵩: 這娃娃也不知道聽了哪個壞種……

鄒應龍: (夾白)不要罵人!

嚴　嵩: ……高見,將老皇御容、伴駕王的眞相懸掛中堂。老夫身爲大臣,見君不參,就有一行大罪。

鄒應龍: 哎呀!這便如何是好?

嚴　嵩: 我說:老臣有辯。

鄒應龍: 哦!是啊,有辯。

嚴　嵩: 這娃娃言道:老太師還會變嗎?

鄒應龍: 會辯。

嚴　嵩: 這娃娃言道:孩子們!金盆打水。

鄒應龍: 打水做甚麼?

嚴　嵩: 他說:我看老太師變個忘八,還是變個烏龜,與小王玩耍玩耍。

鄒應龍: 老太師變了沒有?

嚴　嵩: 哎!老夫焉能變那骯髒之物。乃是舌辯之辯。

鄒應龍: 我也問的是舌辯之辯。怎樣辯法?

嚴　嵩: 是我言道:"一非朔望,閒不參君。"

鄒應龍: 好。好一個"一非朔望,閒不參君。"辯的好,辯的

好，辯的好啊！
嚴　嵩：好了好了，不要打老夫的"瓜皮醬"①啊。
鄒應龍：呵呵。辯罷之後？
嚴　嵩：那娃娃問道：老太師，我開山府欠糧？
鄒應龍：不欠糧。
嚴　嵩：缺餉？
鄒應龍：不缺餉。
嚴　嵩：一不欠糧，二不缺餉，到我這裏幹甚麼來啦？
鄒應龍：請千歲上殿辯理。
嚴　嵩：拿來。
鄒應龍：甚麼？
嚴　嵩：聖旨啊。
鄒應龍：嗳，他請過去了。
嚴　嵩：哎呦！老夫也知道請過去了。這娃娃與我來一個不認賬。
鄒應龍：哎呀，不認賬。倒厲害得很。
嚴　嵩：這娃娃言道："嘟！膽大的嚴嵩，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害武，害來害去，害在小王的頭上，今天不打你幾下，慣了你的下次。來呀！脫袍打嚴嵩！"是這樣乒乓打了老夫一頓。——喔喲！打壞了打壞了！閃開，閃開，閃開！
鄒應龍：哪裏去？
嚴　嵩：上殿參他一本。
鄒應龍：參他一本？
嚴　嵩：參他一本。
鄒應龍：萬歲必定言道：老太師，你哪裏有傷？
嚴　嵩：我渾身上下都是傷。
鄒應龍：渾身上下都是傷。——怎樣驗傷？
嚴　嵩：自然是脫袍驗傷。
鄒應龍：脫袍驗傷？
嚴　嵩：啊！
鄒應龍：哎喲哎喲，哎喲哎喲！不是小官在此，將事又辦錯了。
嚴　嵩：心腹人！怎樣把事又辦錯了？
鄒應龍：身爲大臣，脫袍驗傷，有欺君之罪，交部嚴加議處。
嚴　嵩：哎喲，嚴加議處。——心腹人，這便如何是好？
鄒應龍：依小官之見：在這文武兩班，尋一個心粗膽大的，在臉面上做一兩處傷痕，上殿參倒常寶童。
嚴　嵩：好，哪裏去問？
鄒應龍：文班中去問。
嚴　嵩：好好好，文班中去問。——啊！列位大人！哪一個在老夫的臉上，做一兩處傷痕，上殿參倒常寶童，老夫重禮相謝。
鄒應龍：（向內揮手示意）列位大人！列位大人！
內　　：我們不敢打。
嚴　嵩：呵呵！他們都走了！
鄒應龍：也罷！武班中去問。
嚴　嵩：哦！武班中去問。
鄒應龍：他們有膽量。
嚴　嵩：有膽量？
鄒應龍：有力氣。
嚴　嵩：有力氣？
鄒應龍：看得清。
嚴　嵩：看得清？
鄒應龍：打得準。
嚴　嵩：啊！打得準？打得準。——列位大人請了！哪一個在老夫面上做一兩處傷痕，參倒常寶童，喏喏喏，老夫重禮相謝。

① 北京俗語：當面取笑之意。

鄒應龍：(暗揮手示意)——列位大人！列位大人！

內　：啊！我們不敢打啊。

嚴　嵩：啊，他們都溜了！

鄒應龍：唉！教我好恨！

嚴　嵩：啊！難道說恨着老夫不成？

鄒應龍：下官焉敢恨着老太師。我恨只恨：這兩班文武，哪一個不是太師爺你的保舉；如今見太師爺用着他們，一個個溜的溜了，跑的跑了，幸虧無有來打太師爺，打了太師爺，我鄒應龍就不與他們甘休。

嚴　嵩：呵呵！原來打老夫的人兒在這裏。——心腹人！請上受老夫一禮。

鄒應龍：施禮爲何？

嚴　嵩：心腹人！你看滿朝文武，溜的溜了，跑的跑了，只有你是我的心腹人。心腹人，我求你在老夫的面上，做一兩處傷痕，上殿參奏常寶童，老夫是重禮相謝。

鄒應龍：噯！我受太師爺放官之恩，未曾答報，焉能下此毒手！

嚴　嵩：噯，只要你在老夫面上做一兩處傷痕，上殿參倒了常寶童，比你那報升官之恩，還勝強十倍。

鄒應龍：哦！我倒明白了。

嚴　嵩：明白何來？

鄒應龍：太師爺！你這是教我報恩哪？

嚴　嵩：唉，是教你報恩。你就報恩罷！

鄒應龍：如此說來，我報恩了！

嚴　嵩：嗯！報恩。

鄒應龍：報恩了！

(唱西皮倒板)

大罵嚴嵩是奸佞……

嚴　嵩：嘟！嘟！老夫教你打，你怎麼罵起老夫來了，眞是豈有此理！

鄒應龍：唉，老太師啊老太師，你錯怪了我了！

嚴　嵩：怎樣錯怪了你了？

鄒應龍：這有個名堂。

嚴　嵩：甚麼名堂？

鄒應龍：這叫做指東而罵西，指黑而罵白；指的是老太師，我罵的是常寶童。我罵上氣來好打。小官剛剛罵了一句，老太師就這樣動怒；若是打着太師，哎喲喲，那時節小官我就吃罪不起了。(用京白)這麼辦，你另請高明！(欲走)

嚴　嵩：(急拉鄒)啊，回來回來。心腹人，老夫明白了，你是指東而罵西，指黑而罵白；指的老夫，罵的是常寶童？

鄒應龍：是啊，罵的是他。

嚴　嵩：罵上氣來好打？

鄒應龍：好打。

嚴　嵩：如此說來，心腹人，你就連打帶罵。

鄒應龍：連打帶罵？

嚴　嵩：是啊。

鄒應龍：如此說來，我要報恩了！

嚴　嵩：你要報恩。

鄒應龍：嚴嵩！

嚴　嵩：啊！

鄒應龍：賣國賊！

嚴　嵩：罵得好啊！

鄒應龍：(接唱快板)

罵聲嚴嵩不是人。

大不該害死楊繼盛，

不該害死馬總兵。

罷罷罷，心頭恨！
管教老賊兩眼平。(打嚴)

嚴　嵩：哎呀！(轉身摸眼)——鄒應龍，打壞了！鄒應龍，打壞了！

鄒應龍：嗳！甚麼鄒應龍打壞了？常寶童打壞人了。

嚴　嵩：哦哦，是是。常寶童打壞人了！

鄒應龍：是啊，不與鄒應龍相干。

嚴　嵩：是啊，不與你相干。

鄒應龍：看看，看看！

嚴　嵩：啊，看看，看看。

鄒應龍：哎呀！(意似打得不够)

嚴　嵩：啊!?

鄒應龍：老太師，這一塊啊，浮傷。

嚴　嵩：浮傷？

鄒應龍：浮傷。不中用，不中用，不中用。

嚴　嵩：哎喲哎喲！浮傷不中用，老夫挨不起了！

鄒應龍：挨不起了？(看傷)——有了，我有好主意。

嚴　嵩：你有甚麼好主意？

鄒應龍：(地下取磚)這是一塊磚頭。

嚴　嵩：一塊磚頭。

鄒應龍：拿在手內。

嚴　嵩：拿在手內。

鄒應龍：自己的袍襟啣在自己的口內。

嚴　嵩：啣在口內。

鄒應龍：自己打自己，打一下，還要哼一聲。這還有一個名堂。

嚴　嵩：甚麼名堂？

鄒應龍：這叫"恨病吃藥"。

嚴　嵩："欠債的還錢"。

鄒應龍：打！

嚴　嵩：哦！打！——磚頭拿在手內，袍襟啣在口內，自己打自己，打一下還要哼一聲，還有個名堂："恨病吃藥"。(看磚)哎呀！好難吃的藥啊！(又看磚)磚頭啊磚頭，你不是磚頭……

鄒應龍：甚麼？

嚴　嵩：這是老夫的對頭。

鄒應龍：呵呵，磚頭。

嚴　嵩：往哪裏打？

鄒應龍：面上。

嚴　嵩：好，面上。打打！(打)哎喲！(失手，磚落地)啊唊！有了有了。

鄒應龍：哪裏哪裏？(看嚴的臉)

嚴　嵩：在脚面上。

鄒應龍：嗳！教你做在臉面上，哪個教你做在脚面上！白挨一下。

嚴　嵩：哎呀！又白挨一下。

鄒應龍：(拾起磚頭交嚴)打！

嚴　嵩：好，打！(自打)哎呀，心腹人哪，老夫自己打自己，焉能下得去手？有道是一客不煩二主。心腹人，請你代勞罷！

鄒應龍：哎呀，老太師！你還教我報恩？

嚴　嵩：一定教你報恩。

鄒應龍：老太師，你要忍哪！

嚴　嵩：心腹人，你要狠哪！

鄒應龍：臉面做成傷。

嚴　嵩：上殿好動本。

鄒應龍：嚴嵩！

嚴　嵩：啊！

鄒應龍：賣國賊！

嚴　嵩：罵得好啊！

鄒應龍：（唱快板）
罷罷罷，心頭恨，
管教老賊命歸陰。（打嚴）
嚴　嵩：哎喲！鄒應龍打壞了人了！鄒應龍打壞了人了！
鄒應龍：嗳！常寶童打的。
嚴　嵩：哦哦哦，常寶童打的。
鄒應龍：不與鄒應龍相干。
嚴　嵩：是啊，不與鄒應龍相干。
鄒應龍：看看！
嚴　嵩：哦，看看，看看。
鄒應龍：（看嚴臉）哎喲，這一塊還輕還輕。
嚴　嵩：還輕？哎喲，老夫都看不見了啊。
鄒應龍：看不見了？咦，將就了罷。
嚴　嵩：攙扶了！
〔尾聲，轉場〕
嚴　嵩：啊，慢來慢來！我倒想起一樁事兒來了。
鄒應龍：甚麼事啊？
嚴　嵩：老夫在開山王府挨打的時節，由屏風後面，閃出一個穿紅袍的官兒，踢了老夫一靴尖，他是何人？
鄒應龍：（微驚）哦，是了。擺老王的御容、伴駕王的眞相，恐怕就是此人。
嚴　嵩：嗯！恐怕就是此人。
鄒應龍：老太師！你在朝內訪，我在朝外訪，訪着此人，我是定不與他甘休。
嚴　嵩：嗯！定不與他甘休。——攙扶了！
〔尾聲，轉場〕
鄒應龍：（故意）常寶童來了！
嚴　嵩：（着慌）心腹人！我謝謝你。（下）
鄒應龍：方消我心頭之恨也！
〔尾聲，鄒應龍下〕

——劇　終——

一　箭　仇

前　記

“一箭仇”，又名“英雄義”，取材於水滸故事，但劇中情節與“水滸傳”所寫不盡相同。

梁山領袖晁蓋，被曾頭市教師史文恭射死。盧俊義、林冲等率領梁山人馬報仇。盧、林二人與史文恭同師，先勸史歸順；史不允，遂相爭鬥。當日勝負不分，約次日再戰。夜間史率衆偸劫梁山營寨，梁山已有準備，史大敗，逃至江邊，梁山阮氏弟兄早駕小船守候，史登舟求渡，乃被擒獲。

本劇是蓋叫天先生的演出本，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田淞、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陳西汀協助蓋先生整理的。整理時，僅作了個別詞句的修改。舞台指示中的“開打”部分，是根據蓋先生近年演出的路子記錄下來的。

第　一　場

〔衆梁山兵、四女將、阮小二、阮小五、燕青、李逵、林冲、盧俊義上。“點絳唇”〕

盧俊義：（念詩）水泊梁山義氣廣，替天行道美名揚。
一箭之仇若不報，旗倒火焚忠義堂。
某，盧俊義。可恨史文恭，箭射晁大哥，衆家哥弟

紛紛議論，要報一箭之仇，因此掛我爲帥，攻取曾頭市。我想史文恭，與我同堂學藝，我不免先去順說於他。——燕青上站！

燕　青：在。

盧俊義：吩咐衆家哥弟，曾頭市去者！

燕　青：衆家哥弟，曾頭市去者！

〔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曾氏五虎上〕①

曾大虎：俺，大虎。奉了師爺之命，把守莊門，就此前往。

〔衆梁山兵、燕青、林冲、盧俊義上〕

盧俊義：上前叫莊！

燕　青：呔，開莊！

曾大虎：甚麼人叫莊？

燕　青：梁山盧爺拜。

曾大虎：大開莊門！

〔衆進莊。同下〕

第 三 場

〔史文恭上〕

史文恭：（念引）愛習拳棒，論英雄，四海名揚。

（念詩）兩膀千斤力無窮，藥箭傷人掌握中。

莊下兒郎似猛虎，要把梁山一掃空！（衆莊丁兩邊上）

俺，史文恭。曾拜周侗老師，習就全身武藝。前番劫了段景柱寶馬一匹，那段景柱去到梁山，搬弄是非。那晁蓋聽信他言，帶領梁山人馬攻打我莊，被某一箭，射死晁天王。那梁山必不甘休，我命人前去掃探，未見到來。

〔曾氏五虎上〕

曾大虎：梁山拜莊事，報與師爺知。——參見師爺。今有梁山，掛盧俊義爲帥，前來拜莊。

史文恭：（出乎意料，略加思索）少時盧爺到此，看爲師眼色行事。有請！

曾大虎：有請！

〔吹打，衆梁山兵、燕青、林冲、盧俊義上。史文恭出迎〕

盧俊義：啊，師弟！

史文恭：哦，師兄！

盧俊義：你我弟兄久違了。

史文恭：久違了。

〔同笑。盧俊義進門〕

史文恭：（向林冲）啊，師弟！

林　冲：師兄！

同　　：久違了。（笑）

〔燕青與史文恭“比粗”，林冲拉燕青同進，衆梁山兵暗藏兵刃隨入。史文恭注意觀察，已發覺對方來意，進內讓盧、林入座〕

史文恭：不知師兄、師弟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盧俊義：我等來得鹵莽，師弟海涵。

史文恭：豈敢哪，豈敢！（看）啊師兄，爲何軍家打扮？

盧俊義：爲師弟而來。

史文恭：（故作不解）爲小弟何來？

盧俊義：只爲你前番射死晁大哥，衆家哥弟紛紛議論，忠義堂掛愚兄爲帥，要報一箭之仇。

史文恭：師兄！旣是梁山要報一箭之仇，師兄你何言爲弟而來？

盧俊義：不是啊，我與賢弟同堂學藝，特地前來相勸賢弟，歸順梁山，以解此圍。

史文恭：師兄此言差矣！

---

① 按水滸傳，曾氏五虎名曾塗、曾密、曾索、曾魁、曾昇；本劇除爲首者名大虎外，餘皆無名。

盧俊義：何差？

史文恭：想你我弟兄，曾拜周侗老師，習學全身武藝，指望揚名天下，報効國家。林師弟，在萬馬軍中曾為教頭，被高俅所害，他萬般無奈，投奔梁山。想師兄你，居住大名府，家財豪富，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怎麼你也歸順那梁山賊寇！

燕　青：嘿！（拂袖）

史文恭：今日又來順說小弟歸降，師兄此言，謹慎哪，謹慎！（傲慢地）

〔盧俊義示意使林冲進言〕

林　冲：啊二師兄，想梁山替天行道，你就該聽大師兄相勸，歸順梁山，以解此圍。

史文恭：師弟！我與那梁山呵！

（唱"風入松"）

已成仇，難免得兩下爭鬥。

盧俊義：師弟！不聽兄言，終須後悔。

史文恭：哎——哧！

（接唱）金槍一舉鬼神愁，

何懼那梁山賊寇！

〔燕青怒目相視，盧俊義止之〕

盧俊義：諒你一人，濟得甚事！

史文恭：俺史文恭呵！

（接唱）拚一個生死方休，

哪怕他刀割人頭！（斷然地）

盧俊義：可惱！

（唱"風入松"）

聞言怒氣冲牛斗，

與你怎能罷休！

史文恭！愚兄再三相勸，執意不聽，眞乃匹夫之輩！

史文恭：師兄，哪個是匹夫？

燕　青：你是匹夫！

大虎等：你們是匹夫！

雙方衆：（同）你們是匹夫！

〔史文恭攔住。衆莊丁、曾氏五虎上場門暗下，去作準備。史文恭兩望〕

史文恭：師兄！我若不念同堂學藝，想你等進得我莊，休想出去！

盧俊義：早知你莊厲害，敢把盧爺怎樣？

〔衆莊丁、曾氏五虎各執兵器暗上；衆梁山兵也露出兵刃。史文恭兩望〕

史文恭：師兄！聽你之言，要與小弟較量麼？

盧俊義：盧爺何懼！

史文恭：如此小弟得罪了！

盧俊義：請！

〔雙方衆下。史文恭、盧俊義脫外衣，對打"快槍"，接"槍架子"，"雙收"下〕

〔林冲上，曾氏四虎上，對打，曾氏四虎下；大虎上，打林冲下；燕青上，打大虎下；曾氏四虎上，與燕青對打，大虎上，打燕青下，衆退下〕

〔燕青下場門再上，出莊逃走，上場門下。曾氏五虎追上〕

曾大虎：緊閉莊門！

〔衆進莊，同下〕

第　四　場

〔衆梁山兵、四女將、阮小二、阮小五、李逵、武松上；燕青上報信，領圓場。李逵劈莊門，曾氏五虎莊內"架住"，衆進莊。同下〕

第　五　場

〔史文恭、盧俊義掠槍上，"架住"。雙方衆兩邊上，"二龍出水"下。史文恭打盧俊義下；林冲上，史文恭、林冲打

"劍槍",林敗下,史追下〕

〔李逵上,曾氏四虎續上,李逵打曾氏四虎下;大虎上,打李逵下;燕青上,打大虎下;史文恭上,與燕青打"棍棒槍",燕青敗下;武松上,與史文恭打"單刀槍",武松敗下;盧俊義上,與史文恭"架住"。收兵鑼。雙方衆兩邊上〕

史文恭:盧俊義!敢莫怯戰?

盧俊義:天色已晚,你我明日再戰。

史文恭:(看天色)好,明日再戰。

盧俊義:衆家哥弟!一齊出莊!

〔梁山衆兵將同下〕

史文恭:(兩望)回莊!

〔衆圓場,進莊〕

衆　:好槍法!好槍法!

史文恭:我與他同堂學藝,怎麽不知他的槍法。今夜晚隨定爲師,前去偸營。聽我吩咐!

(唱"風入松")

攻其不備衝營號,

殺得他血染戰袍。

歇息去罷!

〔衆兩邊下〕

史文恭:且住!我與盧俊義同堂學藝,數載未見,他的槍法,神出鬼沒。哎呀且住!那梁山人馬一齊下山,大量此莊有些難保。

(接唱)觀莊情勢如懸倒,

哎,憑、憑着俺單槍獨保。(焦思,下)

第六場

〔梁山衆兵將引盧俊義上,回營〕

衆　:好槍法!好槍法!

盧俊義:我與他同堂學藝,怎麽不知他的槍法。此人詭計多端,今夜晚必須隄防他偸營劫寨。歇息去罷!

〔衆兩邊下。起初更。盧俊義兩望門,入座。李逵送茶上〕

李　逵:大哥您喝茶罷。

盧俊義:不用。

李　逵:喝一點兒。

盧俊義:不用,安歇去罷。

〔李逵下。起二更。衆莊丁、曾氏五虎、史文恭上。起三更。攻營。梁山衆兵將兩邊上,"架住"。"二龍出水"同下。場上留燕青、大虎,起打,"雙收"下。雙方起"連環"。曾氏四虎持"籐牌"、四女兵持"小梢子"上,打"八股擋",曾氏四虎敗下;史文恭上,破"小梢子",四女將下;武松上,與史文恭"架住",卸掉兵器,史文恭打武松"搶背";燕青上,打史文恭"搶背";大虎上,扔燕青"搶背",燕青踢大虎"搶背"。打"手四股擋"。武松與史文恭抓住,燕青與大虎抓住,武松、史文恭下;李逵上,殺死大虎。同下〕

〔史文恭、武松拉上,打"叉拳",史文恭敗下;曾氏四虎上,與武松打"摔跤攢",接打"醉八仙",曾氏三虎敗下,留下一個被武松抱起;一虎持槍又上,刺武松,武松下。雙方接打"趕還陽"。李逵上,史文恭上,林冲、燕青、武松續上,林冲奪史文恭槍,武松刀砍史文恭,削掉風帽,史文恭敗下,衆追下〕

第七場

〔阮小二、阮小五搖船上〕

阮小二:我,阮小二。

阮小五:阮小五。

阮小二:奉了大哥之命,埋伏蘆葦之中,等候史文恭,就此前往。

〔小圓場,同下〕

第八場

〔史文恭上，仆地又起，小圓場。水聲。阮小二、阮小五下場門搖船上〕

阮小二五: 打魚喲!

史文恭: 呔! 船家!

阮小二五: (見是史文恭，暗喜)幹甚麼?

史文恭: 渡俺過去。

阮小二: 打魚船不渡人。

史文恭: 我多把銀錢。

阮小二: 多把銀錢哪? 好，你等會兒。

史文恭: 搭了扶手。

〔史文恭上船。圓場〕

阮小二五: 拿來!

史文恭: 要甚麼?

阮小二五: 錢哪。

史文恭: (摸身上，未帶銀子)船家，渡我過去，再把銀錢。

阮小二五: 不成! 船家不打過河錢。

史文恭: 身旁不曾帶着錢;渡我過去，多把銀錢。

阮小二五: 不成啊!

史文恭: (見情况不對，故意地)二位方便方便。(急拉住二人手)叫甚麼名字?

阮小二: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五。

〔史文恭推二人下水，二人在水中將船攪翻，史文恭落水，三人水戰，阮小二、阮小五擒住史文恭，舉上岸來。梁山衆兵將上〕

盧俊義: 綁回山寨!

〔上場門同下〕

——劇　終——

抗　金　兵

前　記

南宋時，金人南侵，直抵長江北岸。潤州(今鎮江)守將韓世忠聞報，與夫人梁紅玉共籌抗金;並且邀鄰防張俊、劉錡二鎮出兵相助。同時，義民阮良等也來投軍報効。

梁紅玉親自調兵遣將，並命二子奮勇上陣;又和韓世忠巡視各營，鼓勵士氣。

次日，雙方在金山江面大戰，梁紅玉擂鼓助陣，又親率女兵與敵接戰。韓世忠率二子身先士卒，衝鋒陷陣。金兀朮在各路大軍齊攻之下大敗，又被詐充嚮導的宋兵王達引到黃天蕩;韓世忠夫婦領兵水陸並進，將金兵圍困絕地，遂獲大捷。

這個劇本是依據梅蘭芳先生最近演出本，由許源來先生與本院許姬傳、何異旭共同整理的;並經梅先生仔細校訂。

第　一　場

〔八金兵、四金將、黃炳奴、何黑闥引兀朮上〕

兀　朮: (念引)建國金源，統貔貅，掃蕩中原。

(念詩)南朝一片錦江山，袖裏乾坤立馬觀;

百萬兒郎齊奏凱，神龍奪得火珠還。

孤，大金邦四殿下、昌平王完顏兀朮。奉父王之命，帶領人馬，奪取中原。前者，大破汴京，生擒道君父子;此番南下，勢如破竹，建康一到，趙構

難逃。怎奈韓世忠在狼福山紮營，擋孤進軍。不免請軍師進帳商議而行。——來！

衆　：有。

兀　朮：有請軍師。

衆　：有請軍師。

哈迷蚩：（內）嗯咳！

（上念）當年有個諸葛亮，我的八卦比他強；

他算天下三分鼎，我算宋室一掃光。

參見狼主。

兀　朮：軍師少禮。——請坐。

哈迷蚩：謝座。宣臣進帳有何軍情議論？

兀　朮：孤家有意攻打潤州，怎奈韓世忠在狼福山紮營，擋孤去路。請軍師進帳商議而行。

哈迷蚩：想那韓世忠乃是宋營良將，久戰沙場。他的妻子梁紅玉雖是女流之輩，頗知軍事。攻打潤州必須要三思而行，不可魯莽。

兀　朮：依軍師之見呢？

哈迷蚩：依臣看來，莫若先取揚州，再圖攻打潤州之策，也還不遲。

兀　朮：軍師言之有理，但不知攻取揚州，派何人前往？

黃炳奴：狼主！末將願帶一哨人馬，攻取揚州。

兀　朮：如此甚好。黃元帥聽令！

黃炳奴：在。

兀　朮：帶領一哨人馬，攻打揚州，不得有誤！

黃炳奴：得令。——帶馬。

〔四金兵、黃炳奴、何黑闥同下〕

兀　朮：衆將此去，必定成功。正是：南朝繁華地，指日換旌旗。

〔衆同下〕

第　二　場

費保等：（內）走哇！

〔費保、高青、狄成、阮良同上〕

費　保：（唱西皮搖板）

可恨金兵犯邊境，

阮良等：（接唱）願向軍前抗敵兵。

四　人：（同）俺……

費　保：費保。

高　青：高青。

狄　成：狄成。

阮　良：阮良。

費　保：衆位賢弟請了。

衆　：請了。

費　保：可恨金兵作亂，犯我疆土，眼看這半壁江山難以保全；你我俱是大宋義民，此番幸得逃過江來，理當投軍報効抵抗金兵才是。

狄　成：大哥言得極是，只是如今我們往何處投効呢？

阮　良：二位兄長，此處非講話之所，看前面有一酒樓，大家去到那裏敍談如何？

費　保：賢弟言得極是。請哪！

衆　：請哪！

（同唱搖板）

弟兄且把酒樓進，

同心協力殺賊兵。

來此已是酒樓。——酒保！

王　達：（內）啊哈！

（上念）好酒三家醉，開罈十里香。——四位客官是喝酒的嗎？

費　保：哪裏潔淨？

王　達：裏面潔淨，請罷！

費　保：帶路。

王　達：是。

〔王達引四人進酒店〕

王　達：客官用些甚麼酒？

費　保：好酒取來。

王　達：是啦。——夥計們，好酒一壺。——酒到。

費　保：我等在此敘談一番，喚你再來。

王　達：是。——哎呀，慢着！我奉了韓元帥之命，在此開設酒店，暗中打聽敵情，嚴防奸細。看這四個人行徑可疑，我不免急速報與少元帥便了。（下）

阮　良：大哥，看這一酒保，賊眉鼠眼，一定不是好人，大家留心一二才好。

高　青：我等在此飲酒，怕他何來？

費　保：着哇！賢弟請坐。——啊，衆位賢弟。

衆　：大哥。

費　保：適才愚兄之見，列位以爲如何？

高　青：大哥所見甚是。有道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等豈肯袖手旁觀；怎奈金兵來勢兇猛，我國人馬不敢奮勇抵擋，只曉得退守求全，你我弟兄縱然投軍報効，也是無濟於事。

狄　成：高賢弟此言差矣。聞得韓元帥鎭守潤州，在狼福山紮營，兵強馬壯，致使金兵不敢冒然過江，怎說是宋軍之中，無人抵擋？

費　保：着哇！

阮　良：據小弟看來，賊兵離開老家已有數千里路程，糧草接濟困難；況且，水旱道路全不熟悉，將士雖勇，也是枉然！只要我們俱有抗敵之心，定能轉敗爲勝，哪怕金人不滅？

費　保：賢弟言之有理，我等何不就投奔韓元帥大營，出力報効，抵抗金兵，列位意下如何？

衆　：好雖好，只是無有引見之人。

〔王達、韓尙德上〕

王　達：呔，我看你們四個人，鬼鬼祟祟，交頭接耳，莫非是金邦派來的奸細，窺探軍情的嗎？

費　保：小小酒保竟敢辱罵我等，是何道理？

王　達：酒保雖小，我就要盤問盤問。

狄　成：你盤問不着！

韓尙德：慢來慢來，我看幾位不像此地人氏，請問尊姓大名？

費　保：在下費保。

高　青：在下高青。

狄　成：在下狄成。

阮　良：在下阮良。

韓尙德：原來是四位壯士。請問四位從何處而來，到此有何貴幹哪？

費　保：只因金人犯我中原，甚是猖獗，我等俱是北岸百姓，備受其苦；因此，結伴逃過江來。一路之上，眼見那些賊兵，奸淫擄掠，恨之入骨。金酋連日調兵，甚是忙碌，大有進兵江南之勢。我等意欲投奔韓元帥，爲國報効，苦無引見之人，故爾在此商議此事。

韓尙德：原來如此。四位同心報國，眞乃忠義之士。

衆　：誇獎了。請問公子上姓？

韓尙德：在下韓元帥之子，名喚尙德。奉命在此打探軍情，盤查奸細。

衆　：原來是韓小將軍，失敬了。

韓尙德：豈敢。四位旣有報國之心，俺願做一引見之人。

衆　：旣蒙小將軍提攜，我等自當竭力報効。

韓尙德：大家請哪！

衆　：請哪！

韓尙德：（唱西皮散板）

義民志氣眞可敬。

衆　：(接唱)哪怕金人百萬兵!

〔衆同下〕

第三場

〔四宋兵、四家將、中軍引韓世忠上〕

韓世忠：(念引)赤膽忠心，報國家，殺盡金兵。

(念詩)文韜武略將超羣，坐鎭江淮任非輕;

有朝大展擎天手，要把金人一掃平。

本帥，韓世忠。大宋爲臣，官拜都統制，奉命鎭守江淮一帶，人馬駐紮狼福山，觀敵動靜。可恨金兵南下，來勢兇猛；我也曾命尙德、王達等打探軍情，招募四方義民，共圖破金之策。國家興亡，在此一戰也!

(唱西皮搖板)

韓世忠坐寶帳自思自想，

恨金兵犯疆土到處猖狂；

我有心招義民共同抵抗，

但願得此一舉重整家邦。

〔韓尙德上〕

韓尙德：(唱搖板)

四位義士來報效，

見了父帥說根苗。

參見父帥。

韓世忠：罷了，進帳有何軍情稟報?

韓尙德：今有北岸義民費保等四人，前來投効。

韓世忠：現在哪裏?

韓尙德：現在帳外。

韓世忠：說我有請。

韓尙德：有請衆位義士。

衆　：(內)來也。

〔費保、高青、狄成、阮良、王達同上〕

衆　：(同念)全憑忠義膽，投効到軍前。

韓尙德：四位義士見過元帥。

費　保：是。——小人費保。

高　青：高青。

狄　成：狄成。

阮　良：阮良。

衆　：參見元帥。

韓世忠：衆位義士少禮。

衆　：謝元帥。

韓尙德：啓稟父帥：這四位義士，同心報國，今日前來投効，望求父帥錄用。

韓世忠：衆位義士忠心爲國，令人可敬。

衆　：元帥誇獎了。

韓世忠：啊，衆位義士打從北岸而來，可曉得金兵的虛實否?

阮　良：回稟元帥，金兵雖然大舉南下，不慣水戰；小人等生長江湖，頗識水性。元帥有何差遣，萬死不辭。

韓世忠：阮義士之言甚合我意，就請阮義士扮做漁夫模樣，帶領船隻，埋伏在長江以內，打探敵人動靜。不得有誤。

阮　良：遵命。

韓世忠：再請三位義士招聚四方義民，埋伏在長江兩岸；本帥與金兵交戰之時，擾亂敵人後方重地。不得有誤。

費保 高青 狄成：遵命。

韓世忠：王達過來。

王　達：在。

韓世忠：暫回酒店，相機混入金營，以爲內應，不得有誤。

王　達：得令。（下）

韓世忠：尙德過來。

韓尙德：在。

韓世忠：後帳準備酒宴，款待衆位義士。

韓尙德：是。——衆位隨我來。

衆　：多謝元帥。——正是：軍中領將令，準備破金兵。

〔韓尙德引費保等下〕

韓世忠：看衆義士踴躍從軍，眞乃國家之幸也。只是長江遼闊，難以設防。有了，不免請張、劉二位元帥過營，共商破金之策，——中軍過來。

中　軍：在。

韓世忠：拿我名帖，速請張、劉二位元帥過營議事，不得有誤。

中　軍：遵命。（下）

韓世忠：我不免去至後帳，與夫人商議一番便了！

（唱搖板）

此一番抗金兵所關非小，

與夫人運機謀同立功勞。

〔衆分下〕

第　四　場

〔四宋兵、張俊、劉錡同上〕

張　俊：（唱西皮搖板）

執掌兵權威風凜，

劉　錡：（接唱）半生戎馬統雄兵。

張　俊：俺，都統制張俊。

劉　錡：都統制劉錡。

張　俊：劉元帥請了。

劉　錡：請了。

張　俊：韓元帥約我等過營議事，就此馬上加鞭。

劉　錡：請。

張　俊：（唱搖板）

催馬加鞭往前進。

劉　錡：（接唱）去到韓營議軍情。

〔同下〕

第　五　場

〔八女侍引梁紅玉上〕

梁紅玉：（唱西皮慢板）

想當年兩狼關一場血戰，

這深仇何日報永記心間；

恨金兵又來犯長江天險，

俺這裏定巧計誓與周旋。

本督，梁紅玉。會同我家元帥到此防守長江。近來金兵壓境，人人都有抗敵之心。等待元帥回來，共商破金之策。——左右。

衆　：有。

梁紅玉：伺候了。

衆　：是。

〔四家將引韓世忠上〕

韓世忠：（唱搖板）

安排破敵費心機，

見了夫人說端的。

〔四家將暗下〕

梁紅玉：元帥回來了。

韓世忠：夫人。

梁紅玉 韓世忠：（同）請坐。

梁紅玉：啊，元帥，今日金兵消息如何？

韓世忠：聞得金兵要分幾路過江，我們這枝人馬雖然可以抵擋，只是無有破敵之策，也是枉然！

梁紅玉：我倒有個主意在此。

韓世忠：夫人有何高見呢？

梁紅玉：據我看來，金兵到此，殺一陣，擋一陣，只怕是勞而無功；如今，必須反守爲攻，方能取勝。元帥何不請張、劉二鎮到此，共同商議。

韓世忠：夫人所見甚是，我已命人約請二位元帥。想必來也。

中　軍：（上）二位元帥到。

韓世忠、梁紅玉：有請。

中　軍：有請。

〔吹打，四宋兵、張俊、劉錡同上，四宋兵暗下，八女侍、中軍暗下〕

張俊、劉錡：啊，元帥。——韓夫人。

韓世忠、梁紅玉：請。——二位元帥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張俊、劉錡：豈敢。韓元帥、韓夫人約我等到此，有何見教？

韓世忠：聞得金兵進襲揚州，兀朮大軍指日過江，聲勢浩大。本帥以爲必須出奇制勝，反守爲攻，方爲上策。多蒙岳元帥已調撥五萬人馬，前來助戰。只是長江遼闊，難以設防，勢非各路人馬一同進取，不易成功。爲此，特請二位元帥前來，共同商議。

張　俊：韓元帥哪裏知道，金兵此來，號稱百萬，驍勇非常。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依俺之見，按兵不動，坐觀那賊動靜，是爲上策。

韓世忠：張元帥此言差矣！

張　俊：何差？

韓世忠：自古道：“兵來將擋，水來土屯”。你我身爲主帥者，守土有責，若是這樣因循行事，國家要我等何用啊？

張　俊：韓元帥，老夫用兵多年，哪些兒不知，哪些兒不曉。身爲大將者，必須深謀遠慮，不可輕舉妄動。還是先奏明聖上，等候朝廷旨意，再做定奪。

韓世忠：嗳！大敵當前，急如星火，若待奏明請旨，豈不貽誤軍機？有道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攻是守，今日必須一言而定！

劉　錡：韓元帥言得極是。本鎮即日回去，點動三萬人馬，準備一戰，哪怕金兵不滅！

張　俊：啊？軍務大事非同小可，似這等魯莽從事，倘有差錯，我是擔待不起。韓元帥，我要告辭了。

梁紅玉：且慢！張元帥暫息一時之怒，且請坐下，大家從長計議如何？

衆　：請坐。

張俊、劉錡：韓夫人有何高見？

梁紅玉：方才我家元帥言語冒犯，望乞張元帥海涵。

張　俊：豈敢。韓元帥意氣用事；倘有差錯，哪一個承當？

梁紅玉：張元帥言之不差。據我看來，金兵自從入寇中原，我國將帥俱都各自爲戰，不相呼應，以致屢戰屢敗。那金人看我朝中無人，因此又大舉南下。如今，若不同心協力，共圖破金之策，只怕到那唇亡齒寒之時，就悔之晚矣！啊，衆位元帥，想我等身居重鎮，當以國家爲重，救民爲先。倘再猶豫觀望，貽誤軍機，豈不被天下人笑罵我等！衆位元帥，要再思啊再想！

韓世忠、劉錡：是啊，張元帥要再思啊再想！

張　俊：呀！

（唱搖板）

一番言說得我無有話論，

劉　錡：（接唱）切莫要逞意氣誤盡蒼生。

韓世忠：（接唱）適才間言語中少有恭敬，

梁紅玉：（接唱）破金兵全仗着協力同心。

張　俊：也罷！待本鎮回去，發兵接應，也就是了。

韓世忠 梁紅玉: 張將軍肯來接應,眞乃國家之幸也。
張　俊 劉　錡: 我等回去,早做準備。告辭了。
韓世忠 梁紅玉: 奉送。
張　俊 劉　錡: 請。
〔吹打,四宋兵暗上,與張俊、劉錡同下。八女侍暗上〕
韓世忠: (笑) 哈哈哈 …… 張元帥被你三言兩語竟自說動。你呀,有韜略,有見識,令人可敬!
梁紅玉: 元帥說哪裏話來,爲國宣勞,分所當然。
韓世忠: 夫人忒謙了。正是: 三鎭决勝策。
梁紅玉: 一戰建奇功。
〔衆同下〕

第六場

〔四金兵、四金將、哈迷蚩、兀朮同上〕
兀　朮: (念)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前者,曾命黃元帥攻打揚州,不知勝負如何。——伺候了。
衆　: 啊。
〔四金兵、何黑闥、黃炳奴同上〕
黃炳奴 何黑闥: 參見狼主。
黃炳奴: 末將等攻打揚州,擄來金銀財寶,特來交令。
兀　朮: 黃元帥與何將軍大功一件也。
黃炳奴: 我主洪福。啊,狼主,乘此機會,就該攻打潤州才是。
兀　朮: 待孤家親往金山,暗察地勢如何。——黃、何二將!
黃炳奴 何黑闥: 在。
兀　朮: 隨定孤家,一同前往。
黃炳奴 何黑闥: 得令。
兀　朮: 軍師點動人馬,埋伏江岸,此去金山倘有不測,準備救應。
哈迷蚩: 是。狼主須要小心。
〔衆分下〕

第七場

〔阮良漁裝搖船上〕
阮　良: 俺,阮良。是我奉了韓元帥將令,扮做漁夫模樣,在長江一帶探聽軍情。呀! 遠遠望見那廂有人來也。
〔兀朮、何黑闥、黃炳奴同上〕
兀　朮: (唱西皮搖板)
今日裏統雄兵長江飮馬,
阮　良: 打漁喲!
兀　朮: (接唱)探敵情闖虎穴夜涉風沙。
來此巳是江邊。——啊,船家。
阮　良: 幹甚麼呀?
黃炳奴: 將我等渡過江去。
阮　良: 打漁船不渡人。
黃炳奴: 多把銀錢與你。
阮　良: 多把銀錢與我?好,待我與你們搭了扶手。
〔兀朮、何黑闥、黃炳奴同上船〕
阮　良: 待我扯起篷來!
(唱漁歌)
大好山河眞佳麗,
鐵蹄橫行能幾時;
自從金酋窺江後,
只見燕城秋雁飛!秋雁飛,秋雁飛喲!
兀　朮: 船家,你爲何唱此歌兒?
阮　良: 客官,您哪兒知道我們的苦處哇!
兀　朮: 你們有何苦處?
阮　良: 自從金兵犯我疆土以來,害得我們人民塗炭,十

室九空。這還不算我們的苦處嗎？

〔黄炳奴、何黑闥大怒欲拔劍，兀朮急暗攔阻〕

兀　朮：啊，船家，不必多言。前面是甚麽地方？

阮　良：前面乃是金山龍王廟。

兀　朮：好，就在那裏停船。船錢在此。有勞了。

阮　良：啊。

〔兀朮、何黑闥、黄炳奴同登岸〕

阮　良：（自語）哎呀，慢着！我看他們好像金邦賊寇，我不免急速報與韓小將軍知道便了。

〔阮良下。兀朮、何黑闥、黄炳奴同上山〕

兀　朮：好一派風景也！

（唱散板）

這江山經多少龍爭虎鬥，

大軍到好一似滾滾江流；

眼見得這名城盡歸孤手，（內鼓聲）

呀！

（接唱）耳聽得戰鼓響難以停留。

〔韓尙德、韓彥直、費保、高青、狄成、阮良同上〕

阮　良：呔，金邦奸細，往哪裏走！

〔兀朮、何黑闥急逃下。衆擒住黄炳奴〕

阮　良：綁回去。

衆　：啊。

〔衆押黄炳奴下〕

第　八　場

〔四宋兵、四家將、中軍、韓世忠同上〕

韓世忠：（念）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灶煙。——適才阮良報道：賊寇夜探金山，業經拿獲。——來，押進帳來。

〔韓尙德、韓彥直、費保、高青、狄成、阮良押黄炳奴上〕

韓世忠：嘟！大膽賊寇，窺我軍情，今已被擒，還不通爾的名來？

黄炳奴：聽了！俺乃大金邦元帥黄炳奴是也。快快將我放走，如若不然，管教你等死無葬身之地。

韓世忠：哼！攻打揚州，殺人放火，可是你這賊所爲？

黄炳奴：正是你老爺。

韓世忠：哼！今已被擒還是這樣的蠻横。——來，將他押在後營，待等拿住兀朮，一同處决。押了下去。

衆　：得令。

〔費保等押黄炳奴下〕

韓世忠：尙德、彥直過來。

韓尙德
韓彥直：在。

韓世忠：此番兀朮逃回，必然發兵前來，爾等要時刻隄防。

韓尙德
韓彥直：遵命。

韓世忠：掩門。

衆　：啊。

〔衆分下〕

第　九　場

〔八女侍引梁紅玉上〕

梁紅玉：（唱西皮搖板）

恨金兵亂中華强兵壓境，

我全家同報國情願犧牲；

幸三鎭肯同心共伸忠憤，

明日裏定巧計掃盡煙塵。

我與元帥定下破金之計，明日定有一場鏖戰。不免將兩個孩兒喚出，囑咐一番。——左右！

衆　：有。

梁紅玉：喚兩個公子進見。

衆　：是。——二位公子進帳。

韓尙德
韓彥直：（內）來也。

（上，同念）壯志冲霄漢，英雄出少年。——參見

母親。

梁紅玉：罷了。

韓尙德、韓彥直：謝母親。將孩兒喚出，有何訓教？

梁紅玉：明日與金兵決戰，關係國家存亡，稍有差錯，動關全局。因此，爲娘要親自上陣督戰。爾等在兩軍陣前，如有違誤，爲娘一樣按軍法從事。記下了。

韓尙德、韓彥直：遵命。啊，母親，明日與金兵交戰，只教孩兒等跟隨父帥陣前殺賊，還請母親看守大營爲是。

梁紅玉：爾等有所不知，爲娘有幾句言語，爾等聽了！

(唱二六)

明日裏抗金兵分頭應戰，
全仗着那中軍帳的號令森嚴；
掌旌旗司金鼓所關非淺，
待爲娘親上陣才保安全。
況其間還須要隨機應變，
告兒等明此意休再阻攔。

〔四家將引韓世忠上〕

韓世忠：(唱散板)

夫人韜略多神算，
宋室江山得保全。

〔四家將暗下〕

梁紅玉：啊，元帥，明日大戰金兵，諸事可曾齊備？

韓世忠：俱已齊備。待本帥明日帶領兩個孩兒，身先士卒，直衝敵陣。有勞夫人登台點將，統率三軍，隨後接應。

梁紅玉：遵命。

韓世忠：尙德、彥直過來。

韓尙德、韓彥直：在。

韓世忠：傳令下去，吩咐大小三軍，全身披掛，明日教場聽點。

韓尙德、韓彥直：得令！(同下)

梁紅玉：啊，元帥。你看今夜月明如晝，我們去到各營察看一番如何？

韓世忠：夫人言得極是。

韓世忠、梁紅玉：(同)請。

韓世忠：(唱散板)

夫妻雙雙後帳進，

梁紅玉：(接唱)改換衣巾去巡營。

〔八女侍、韓世忠、梁紅玉同下〕

第十場

四更夫：(內)啊哈！

〔四更夫上〕

四更夫：(同念)奉命去巡更，晝夜不消停，
風來也得去，雨裏也得行。

更夫甲：兄弟們請了。

衆　：請了。

更夫甲：今天巡更守夜，多加小心。讓明天上陣的弟兄，好好的歇息歇息，養足了精神，好大破金兵呀！

更夫乙：是啊，這幾年，教這些金兵攪得咱們家不成家，國不成國。這一次大家齊心，非得把這些賊兵給打出去不可。

更夫丙：對對，明天這一仗，聽說是帥夫人要親自出馬，你想那賊兵還有活路嗎！

更夫丁：不錯。帥夫人這麼一親自出馬，咱們弟兄們打仗的勁頭兒可就更足啦。你瞧罷，這仗打下來，管教那些賊兵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也教他們知道知道咱們的厲害。

衆　：這話一點兒也不錯。閒話少說，加緊巡營去罷。走着走着。

〔衆同下〕

第十一場

〔起更〕

梁紅玉：（內唱二黃倒板）

望長空秋氣緊月明如晝。

〔韓世忠、梁紅玉同上〕

梁紅玉：（接唱"迴龍腔"）

嘆黎民遭塗炭恨上心頭。

韓世忠：（接唱原板）

抵燕雲圖恢復幾時能够，

禁不住星月下頻看吳鈎。

梁紅玉：（接唱）耳邊廂又聽得聲聲刁斗，

拂金風零玉露已過中秋。

韓世忠：（接唱）夫妻們整戎裝精神抖擻，

帶領着衆三軍共賦同仇。

梁紅玉：（接唱）我有心助夫君驅除羣醜，

全仗那逞威風百萬貔貅。

韓世忠：（接唱）少時間對兒郎衷情細剖，

〔二更〕

韓世忠：（接唱散板）

不殺盡衆賊兵誓不罷休。

〔四更夫上〕

四更夫：夥計們，多留神，小心點兒。——甚麼人？

韓世忠：嗯！

四更夫：哦，元帥。

韓世忠：見過夫人。

四更夫：是。——參見夫人。

梁紅玉：罷了。

四更夫：是。

韓世忠：明日之戰非比尋常，夫人有令，爾等聽了。

四更夫：是。

梁紅玉：爾等須知，軍中巡哨責任非輕，一要防備敵人偷營劫寨；

四更夫：不敢大意。

梁紅玉：二要注意奸細窺探軍情；

四更夫：晝夜不停。

梁紅玉：三要看守糧草，小心失火。

四更夫：時刻的隄防。

梁紅玉：爾等晝夜勤勞，十分辛苦。飢寒飽暖還須自己留意。

四更夫：吃得飽，穿得暖，請夫人但放寬心。

梁紅玉：話已講完，牢牢緊記。

韓世忠：爾等記下了，快些巡哨去罷。

四更夫：喳。

更夫甲：（念）夫人傳下令，

更夫乙：（念）句句合我心；

更夫丙：（念）明天齊上陣，

更夫丁：（念）個個抖精神。

〔四更夫同下〕

梁紅玉：你我再到後營察看便了。

韓世忠：請。

（唱散板）

喜軍心齊奮勇爭先恐後，

梁紅玉：（接唱）準備着清烽火共復神州。

〔梁紅玉、韓世忠"趟馬"同下〕

第十二場

〔八金兵、四金將、哈迷蚩、兀朮同上〕

兀　朮：（唱西皮搖板）

昨日江邊探軍情，

險些喪了命殘生。

孤家暗探金山，道路不熟，折了大將黃炳奴，令人可惱。韓世忠打來戰書，明日金山大戰。——啊，軍師！

哈迷蚩：狼主。

兀　朮：明日之戰，道路不熟，如何進兵？

哈迷蚩：狼主但放寬心。前者，我在外面私訪，見一酒保甚是聰明伶俐，熟知地理，可派他做一嚮導。

兀　朮：此人今在何處？

哈迷蚩：現在帳外。

兀　朮：喚他進來。

哈迷蚩：是。——王達進見。

王　達：（內）是。

〔王達上〕

哈迷蚩：隨我見過狼主。

王　達：是。——小人參見狼主。

兀　朮：起來。軍師道你願當嚮導，是與不是？

王　達：是。小人略知地理，願當嚮導。

兀　朮：如此甚好，隨營調遣，下面伺候。

王　達：多謝狼主。——正是：任憑兀朮多奸巧，哪有我的妙計高。（下）

兀　朮：兒郎的。

衆　：啊！

兀　朮：明日出戰，必須人人奮勇，個個當先。聽孤令下！（唱散板）

明日裏與宋兵大戰江上，
必須要抖威風各自逞強；
孤這裏安排下天羅地網，
哪怕那韓世忠鐵鎖沉江。

〔衆同下〕

第　十　三　場

〔韓尙德、韓彥直、蘇勝、蘇德、曹成、曹亮、賀武、解雲，“雙起霸”上，分唱“粉蝶兒”〕

衆　：俺——

韓尙德：韓尙德。

韓彥直：韓彥直。

蘇　勝：蘇勝。

蘇　德：蘇德。

曹　成：曹成。

曹　亮：曹亮。

賀　武：賀武。

解　雲：解雲。

韓尙德：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韓尙德：都督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大開門”，四宋兵、四家將、八女兵、女纛手、梁紅玉同上〕

梁紅玉：（唱“點絳唇”）

一代紅妝，兵符執掌；軍容壯，掃蕩封狼，血濺長江浪。

衆　將：參見都督。

梁紅玉：衆位將軍少禮。

衆　將：啊。

梁紅玉：（念詩）錦繡軍袍手織成，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多少奇男子，玉帳牙旗屬婦人。
本督，大宋天子駕前，五軍都督府安國夫人梁紅玉。奉旨會同我家元帥鎮守江淮。今日與金兵血戰，爲此登壇點將。——衆位將軍。

衆　將：都督。

梁紅玉：今日與金兵血戰，韓元帥身先士卒，直衝敵陣；本督統率中軍，舉旗爲號，鼓擊則進，鼓住則守。

你等人人奮勇，個個當先。聽我令下。

衆　將：喳。

梁紅玉：蘇勝、蘇德聽令。

蘇勝、蘇德：在。

梁紅玉：命你二人攻打東路，不得有誤。

蘇勝、蘇德：得令。

梁紅玉：曹成、曹亮聽令。

曹成、曹亮：在。

梁紅玉：命你二人攻打西路，不得有誤。

曹成、曹亮：得令。

梁紅玉：賀武、解雲聽令。

賀武、解雲：在。

梁紅玉：命你二人江邊埋伏，不得有誤。

賀武、解雲：得令。

梁紅玉：尚德、彥直聽令。

韓尚德、韓彥直：在。

梁紅玉：命你二人隨同父帥，直衝敵陣；但聽鼓聲一起，迎頭痛擊，不得有誤。

韓尚德、韓彥直：得令。

梁紅玉：衆將官。

衆　：有。

梁紅玉：兵發金山去者。

〔"小泣顏回"，衆圓場下〕

第 十 四 場

〔"風入松"，八金兵、四金將、何黑闥、兀朮、大纛手上，船夫搖船同上〕

兀　朮：孤與韓世忠打下戰書，今日大戰。——兒郎的。

衆　：啊！

兀　朮：殺。

〔衆同下〕

第 十 五 場

〔何黑闥、四金兵上，船夫搖船同上。韓尚德、四家將上，船夫搖船同上。雙方水戰。韓尚德等敗下，何黑闥等追下〕

第 十 六 場

〔八女兵引梁紅玉上〕

梁紅玉：（唱"粉蝶兒"）

　　桴鼓親操，
　　煥旗旄，芝蓋冲霄；
　　列艨艟，鐵鍊環繞，
　　聽軍中喊殺聲高；
　　敢小覷女英傑，江天舒嘯。
　　擁高牙，力撼江潮；
　　秉忠肝，憑赤胆，
　　保定了大宋旗號。（女纛手暗上）

今日會同元帥大戰金兵。——衆女兵。

衆　：有。

梁紅玉：隨俺登山擂鼓助戰者！

（接唱）非是俺屢盡計巧，
　　俺可也千軍橫掃。

〔衆引梁紅玉上山，擂鼓。韓世忠、大纛手、四宋將、四宋兵上，船夫搖船同上。兀朮、大纛手、四金將、四金兵上，船夫搖船同上。雙方水戰。韓尚德、四家將上，船夫搖船同上。何黑闥、四金兵上，船夫搖船同上。衆水戰。分下〕

梁紅玉：呀！

（唱"石榴花"）

　　遙望着一江風浪拍天高，
　　我撒網中流待釣金鰲。
　　猛幾陣軍中鼓角喧號，

鯨鯢動開巨浪撼奔濤。
只聽得馬嘶旗飄，
只聽得馬嘶旗飄，
騰空殺氣入雲表。
且住！看元帥引兀朮到來。——衆女兵！

衆　：有。

梁紅玉：隨俺登舟助戰者！

衆　：是。

〔衆同下。四女兵上，佈陣。四女兵、梁紅玉同上〕

梁紅玉：（唱“上小樓”）
眼看這點虜咆哮，恨不盡掃，
挽繡甲跨馬提刀，
挽繡甲跨馬提刀，
女天魔，下九霄，
只看俺威風殺氣戰這遭。

〔女纛手上，女船夫搖船同上。八女兵、梁紅玉圓場登舟。兀朮、大纛手、四金將、四金兵上，船夫搖船同上。雙方水戰。兀朮等敗下，梁紅玉等追下〕

第十七場

〔八金兵、四金將、何黑闥、兀朮、大纛手上，船夫搖船同上〕

兀朮：棄舟登岸！

〔衆登岸，船夫下。衆圓場下〕

〔八女兵、梁紅玉、女纛手上，女船夫搖船同上〕

梁紅玉：棄舟登岸！

〔衆登岸，女船夫下。衆圓場追下〕

〔四宋兵、四家將、六宋將、韓彥直、韓尙德、韓世忠、大纛手上，船夫搖船同上〕

韓世忠：棄舟登岸！

〔衆登岸，船夫下。衆圓場。兀朮等上，雙方兵將分下。兀朮、韓世忠起打，分下〕

〔四宋將、四金將分上，起打，分下〕

〔韓彥直、何黑闥分上，起打，分下〕

〔韓世忠、兀朮分上，起打，梁紅玉上，接戰，韓世忠下，兀朮敗下。四金將上，接戰，又敗下〕

〔四宋兵、四家將、八女兵、六宋將、韓彥直、韓尙德同上，過場追下。梁紅玉下〕

〔韓彥直、韓尙德、兀朮上，起打。六宋將、八女兵、韓世忠、梁紅玉上，起打。兀朮敗下。衆追下〕

第十八場

〔八金兵、四金將、兀朮上。王達迎上〕

兀朮：不想被韓世忠殺得大敗。——前面是甚麼地方？

王達：黃天蕩，正好屯兵。

兀朮：兒郎的。

衆　：啊。

兀朮：兵撤黃天蕩。

衆　：啊。

〔八金兵、四金將、兀朮下〕

王達：兀朮呀兀朮！你這小子上了我的當了。（下）

第十九場

〔四宋兵、八女兵、六宋將、韓彥直、韓尙德、韓世忠、梁紅玉同上。王達上〕

王達：啓元帥，兀朮被我誆入黃天蕩去了。

梁紅玉
韓世忠：起過了。——衆將官。

衆　：啊。

梁紅玉
韓世忠：將黃天蕩團團圍住，捉拿兀朮去者。

衆　：啊！

〔“尾聲”，衆同下〕

——劇終——

借　趙　雲

前　記

"借趙雲"是"三國演義"中的一節故事。

曹操圍攻徐州，徐州太守陶謙(恭祖)派人求救於北海太守孔融適。平原令劉備在座，孔融遂約請劉備同往解圍。劉備因自己兵力不足，不敢輕動，乃往北平太守公孫瓚處借得趙雲和三千士卒。劉、趙兩人，平日早已互相仰慕，途中由於談論當代英雄，各自道出心事，遂訂交，並合力解除徐州之圍。

本劇是由中國京劇團葉盛蘭、李盛藻和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共同整理的。

第　一　場

〔二旗牌、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搖板)

孔文舉相約我解徐州圍困，

怎奈是兵將寡恐難抵曹軍。

千軍容易得，一將最難求。只因曹操，攻打徐州甚緊，陶恭祖衆寡不敵，我弟兄蒙孔融相約，同往救應。怎奈兵微將寡，恐難抵敵，不免去到公孫兄那裏，借將解圍。——來，催馬！

(唱西皮原板)

心兒裏恨曹操奸謀忒甚，

統人馬攻徐州殘害黎民。

爲大義我理當領兵救應，

因此上到北鄙親走一程。

忙吩咐衆將校前把路引，

(接唱搖板)

見公孫借兵將好破曹兵。(同下)

第　二　場

〔四軍士、公孫瓚上〕

公孫瓚：(念引)坐鎮北鄙，恨袁紹，失却前盟。

(念詩)炎漢將傾如一線，曹操更比董卓奸。

諸侯紛紛圖霸業，帶甲將軍哪得眠。

本鎮，公孫瓚。昔與袁紹同盟，議定奪取冀州，平分疆土。不想他背棄盟約，就中取事，不但不分與寸土，反將我二弟亂箭射死。爲此與他動起干戈，在磐河大戰。幸得趙雲相助，才能轉敗爲勝，因此征戰不休，相拒甚久。後蒙聖上降旨，與我兩家解和，各自罷兵，兩地停桀。正是：倚劍難消恨，迴戈待復仇。

〔中軍上〕

中　軍：(念)使君臨北鄙，報與主公知。——啓主公，劉使君到。

公孫瓚：有請。

中　軍：有請。

〔二旗牌、劉備上〕

劉　備：啊，公孫兄。

公孫瓚：劉使君，請坐。

劉　備：有座。

公孫瓚：不知使君駕到，有失遠迎，望乞恕罪。

劉　備：豈敢，備來得鹵莽，公孫兄海涵。

公孫瓚：使君到此，必有所爲？
劉　備：只因曹操，攻打徐州甚緊，陶恭祖衆寡不敵，我弟兄蒙孔融相約救應，怎奈兵微將寡，恐難取勝，特到公孫兄帳下借兵相助，以解此圍。
公孫瓚：如此，借你三千人馬如何？
劉　備：這……還望借一勇將相助。
公孫瓚：這勇將麼……
劉　備：望求趙雲一往。
公孫瓚：趙雲此去雖好，怎奈北鄙需人。
劉　備：解圍之後，即刻送回。
公孫瓚：好，中軍聽令。
中　軍：在。
公孫瓚：命趙雲帶領三千人馬，隨定劉使君往徐州解圍，不得有誤。
中　軍：得令。（下）
公孫瓚：來，準備酒宴，我與劉使君同飲。
劉　備：且慢！猶恐陶恭祖盼兵心急，備告辭了。
（唱西皮搖板）
陶恭祖望救援盼兵甚緊，
這時候哪顧得同飲盃巡。
辭別了公孫兄忙跨金鐙，
破曹後備親自送將回程。
〔劉備、二旗牌同下〕
公孫瓚：（接唱）劉玄德是英雄素有忠信，
借趙雲往徐州抵敵曹兵。
但願得曹兵退乃陶公之幸，
也免得苦爭戰徒害生靈。
〔衆同下〕

第 三 場

〔趙雲上，"起霸"〕
趙　雲：（念詩）大鵬展翅待凌空，且等春雷起蛟龍；
男兒若遂青雲志，當扶明主振九重。
俺，姓趙名雲字子龍，乃常山人也。前在袁紹帳下爲將，只因磐河大戰之時，諸將俱有差遣，是俺進帳討令，可恨那老賊藐視英雄，將俺趕出不用。是俺正在磐河沐馬，只見顏良、文醜殺得公孫瓚丢盔卸甲，旦夕難存。想大丈夫遇難救人，方算英雄，那時俺單槍匹馬殺退顏良、文醜，救了公孫瓚，因此投入麾下；指望他是英明之主，唉！誰想他剛而無謀，不能知人善任，仔細思之，俺好悔也！
（唱西皮搖板）
可嘆男兒時未逢，
蒼天何必困英雄！
俺好似文種扶勾踐，
（夾白）又好似——
范增遇重瞳。
中　軍：（上）趙雲聽令。
趙　雲：在。
中　軍：主公命你帶領三千人馬，隨定劉使君前往徐州解圍，不得有誤。
趙　雲：得令。
中　軍：令出山搖動。（下）
趙　雲：言發鬼神驚。——哎呀且住！主公命我帶領三千人馬，隨定劉使君往徐州解圍，我想劉使君乃是漢室宗親，又是當世英雄，俺今此去，在路途中必須見機而行便了。
（唱搖板）
自古英雄愛英雄，
大義機謀在心中。

耳旁聽得鑾鈴響動，

想是來了玄德公。

〔二旗牌、劉備上〕

劉　備：(唱搖板)

在帳中辭別了公孫仁兄，

借與我三千兵大將子龍。

來至在校軍場用目觀定，

我見了趙將軍施禮打躬。

啊，那旁敢是趙將軍?

趙　雲：那旁來的敢是劉使君?

劉　備：趙將軍。

趙　雲：劉使君。

劉備 趙雲：(同笑)啊，哈哈哈……請。

趙　雲：雲與劉使君撣塵。

劉　備：不敢當，不敢當!

趙　雲：當得的，當得的!

劉　備：備與趙將軍撣塵。

趙　雲：不敢當，不敢當!

劉　備：當得的，當得的!

趙　雲：不知使君駕到，未曾遠迎，望乞恕罪。

劉　備：豈敢，備來得鹵莽，趙將軍海涵。

趙　雲：豈敢。

劉　備：久聞將軍英名，如雷灌耳，前在磐河一見，眞乃話不虛傳。

趙　雲：俺趙雲乃草莽之夫，何蒙使君謬讚。

劉　備：不然，不然，實是英雄，實是英雄。

趙　雲：勿得過獎。

劉　備：可恨曹操圍攻徐州甚緊，陶恭祖衆寡不敵，我弟兄蒙孔融相約，同往解圍。怎奈兵微將寡，恐難抵敵，今得趙將軍此去，一定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了。

趙　雲：此乃我家主公允借，俺趙雲理當順情而去，何言成功在我!

劉　備：哦，趙將軍是順人情而去?

趙　雲：正是。

劉　備：如此備失言了。啊，趙將軍，看天時尚早，可命人馬緩緩而行，路途之中，備與趙將軍敍談敍談。

趙　雲：好，如此使君傳令。

劉　備：不敢，趙將軍請來傳令。

趙　雲：你我一同傳令。——衆將官!

四軍士：(上)啊。

趙　雲：你等將人馬緩緩而行，路途中不許馬踏禾苗，騷擾百姓，違令者斬!

四軍士：啊。

趙　雲：帶馬!

〔四軍士、二旗牌下〕

劉　備：備與趙將軍牽馬。

趙　雲：不敢當，不敢當。

劉　備：當得的呀!

趙　雲：雲與使君墜鐙。

劉　備：不敢當，不敢當。

趙　雲：當得的呀!

劉　備：啊，趙將軍。

趙　雲：劉使君。

劉　備：看目今天下荒荒，刀兵四起，衆諸侯屢戰不休，將來稱王霸業，不知落與誰家，趙將軍可知?

趙　雲：方才言過，俺趙雲乃草莽之夫，不知帝王之事；天下英雄，實有未知。使君請道其詳。

劉　備：哦，趙將軍不知?

趙　雲：啊，不知。

劉　備：請。——啊，趙將軍。備、我想起一家來了。

趙　雲：是哪一家？

劉　備：那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甚多，又有顏良、文醜之勇，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那袁紹的了。

趙　雲：那袁紹？

劉　備：哦。

趙　雲：鳳毛鷄膽！

劉　備：怎麽？

趙　雲：此人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貪生，見小利而忘命，毫無忠君救民之心，非是英雄；況且他眷戀妻孥，輕賢慢士，佞而無信。他乃反覆之輩，不久必亡，怎能成其大事。那袁紹他不能！

劉　備：那袁紹他不能？

趙　雲：他不能。

劉　備：請。——啊，趙將軍。備、我又想起一家來了。

趙　雲：又是哪一家？

劉　備：那袁紹之弟，名喚袁術，現在淮南，地勢廣闊，糧草足備，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那袁術的了。

趙　雲：那袁術？

劉　備：哦。

趙　雲：我把他好有一比。

劉　備：比作何來？

趙　雲：塚內枯骨。

劉　備：怎能把他比作塚內枯骨呢？

趙　雲：此人心小，行事短絕，賞罰不明，縱兵擄搶，昏迷酒色。他乃無才無德之輩，焉能成其大事。那袁術他也不能！

劉　備：哦！那袁術他也不能？

趙　雲：不能。

劉　備：哦，請。——啊，趙將軍。

趙　雲：劉使君。

劉　備：備、我又想起一家來了。

趙　雲：又是哪一家？

劉　備：想我堂兄劉景升，乃漢室宗親，在荆襄名稱八俊，威震九州，手下有蔡瑁、張允輔佐，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我那堂兄劉表的了。哈哈哈……

趙　雲：荆州牧劉表？

劉　備：備堂兄劉景升。

趙　雲：可稱名主；怎奈蔡氏不賢，寵用蔡瑁、張允，久必生亂。嗣後荆襄九郡，恐喪於此二人之手。那劉表虛名無實，他也不能！

劉　備：怎麽備堂兄劉表他也不能？

趙　雲：不能。

劉　備：哎呀，趙將軍。備、我又想起一家來了。

趙　雲：又是哪一家？

劉　備：如今曹操在兗州招賢納士，將勇兵強，日後炎漢社稷，難道還歸與那曹操不成嗎？

趙　雲：那曹操？

劉　備：啊！

趙　雲：（冷笑）哼哼哼……此人乃亂世之奸雄，人人得而誅之。焉能叫他稱王霸業！此人不足論也！

劉　備：此人不足論也？

趙　雲：嗯！

劉　備：請。——啊，趙將軍。備、我又想起一家來了。

趙　雲：又是哪一家？

劉　備：想我那公孫兄，手下兵多將廣，又有趙將軍輔佐，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我那公孫兄的了。

趙　雲：我家太守公孫？

劉　備：啊！

趙　雲：俺趙雲倒有輔佐之心，怎奈他剛而無謀；觀其所爲，亦不過袁紹等輩耳！他也不能！

劉　備：怎麼，我那公孫兄他也不能？

趙　雲：不能。

劉　備：哎呀！如此說來，這天下也就無人矣。

趙　雲：俺趙雲眼前倒有一家。

劉　備：啊，趙將軍不言，備倒明白了。

趙　雲：明白何來？

劉　備：我看趙將軍英明出衆，武藝超羣，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趙將軍的了。

趙　雲：哎呀！惶恐啊，惶恐！俺趙雲不過一將而已，焉能成其大事！俺不如實言了罷！

劉　備：倒是實言的好。

趙　雲：我看劉使君，乃蓋世英雄，名振四海，而且寬宏大度，禮賢下士，日後稱王霸業一定是劉使君的了。

劉　備：哪個？

趙　雲：劉使君哪！

劉　備：我劉備？

趙　雲：正是啊！

劉　備：哎，趙將軍哪！想我小小平原縣令，焉能成其大事！有道是：天上無雲難下雨，帳中無將怎稱雄！

(唱西皮搖板)

劉備才疏德又薄，

焉能執掌錦山河。

趙將軍，有道是：光陰似箭，

趙　雲：日月如梭。

劉　備：人生在世，

趙　雲：能有幾何。

劉　備：(長嘆)唉！我劉備爲漢室江山都愁老了啊！

趙　雲：哎呀，且住！看劉備實有愛將之意，可惜我未逢明主，俺今思之，好悔也！

(唱搖板)

低頭不語恨蒼穹。

劉　備：(接唱)劉備身旁少英雄。

趙　雲：(接唱)俺好似明月被雲掩。

劉　備：(接唱)但看紅日在當空。

趙　雲：敢問使君志向如何？

劉　備：我劉備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陛下之玄孫，有朝一日蛟龍得水，趙將軍哪！

(唱搖板)

有朝一日春雷動，

得會風雲上九重。

哎呀，失言了！

趙　雲：分明實言，怎說失言？

劉　備：分明失言，怎說實言？

趙　雲：俺不如實言了罷！

劉　備：倒是實言的好。

趙　雲：雲在磐河的時節，就有心輔佐劉使君。

劉　備：啊？趙將軍在磐河的時節，就有心輔佐於我？

趙　雲：正是。

劉　備：哎呀呀，眞乃桃園之幸也！你看天色已晚，猶恐陶恭祖盼兵心急，不免馬上加鞭。

趙　雲：請。

劉　備：(唱搖板)

欲收此將難出唇，

暗語打動子龍心。

我好恨哪！

趙　雲：恨者何來？

劉　備：(接唱)恨只恨足下不生雲，

趙　雲：雲到。

劉　備
趙　雲：（同笑）哈哈哈……

劉　備：（接唱）聰明不過趙將軍。

　　　二人催馬向前進，

趙　雲：（接唱）大破曹兵顯奇能。

劉　備：趙將軍請。

趙　雲：不敢，劉使君請。

劉　備：你我並馬而行。

〔趙雲下〕

劉　備：好將啊！哈哈哈……（下）

第四場

〔四軍士、張飛上〕

張　飛：（念詩）豹頭環眼鬚似錐，丈八蛇矛抖雄威；

　　　虎牢關前曾交戰，槍挑呂布紫金盔。

俺，姓張名飛字翼德。只因曹兵攻打徐州，陶恭祖衆寡不敵，俺大哥去往北鄙借兵，未見回來，教俺放心不下。——三軍嗬，伺候了！

〔報子上〕

報　子：主公搬兵回營。

張　飛：知道了！

〔報子下〕

張　飛：三軍嗬，咱大哥搬兵回營，你們與咱老張擺隊，擺隊，擺隊！

〔吹打。衆擺隊下，張飛下〕

第五場

〔趙雲、劉備上〕

劉　備：此處離小沛不遠，備要先行一步了。

趙　雲：請。

〔劉備下〕

〔二旗牌、四軍士上，與趙雲同下〕

第六場

〔四軍士、張飛自下場門上，二旗牌、劉備自上場門上〕

劉　備：啊，三弟！

張　飛：大哥！不必下馬，請，請，請！

〔二旗牌、劉備下〕

〔四軍士、趙雲上，見張飛，趙雲等先下。四軍士、張飛隨下〕

第七場

〔八軍士、二旗牌、劉備、趙雲、張飛同上，入座。吹打止〕

張　飛：大哥前去搬兵，多有辛苦。

劉　備：彼此一樣，何言辛苦。

張　飛：但不知搬來兵有多少？大將幾員？

劉　備：三千人馬，大將一員。

張　飛：三千人馬，也曾見過；大將一員，今在何處？

劉　備：趙將軍，這是備三弟。——翼德，見過趙將軍。

趙　雲：啊，三將軍。

張　飛：嘁！我看趙雲，馬上無有拳頭大，馬下不過磕膝高，若是交鋒敗陣，豈不辱我桃園弟兄的銳氣！

〔劉備急攔阻〕

〔報子上〕

報　子：典韋討戰。

張　飛：再探。

報　子：啊。（下）

趙　雲：使君！既是典韋討戰，待俺出馬。——來，抬槍，帶馬！

張　飛：趙雲哪！那典韋乃是曹營勇將，你豈是他人對手！你呀，你坐下罷！——三軍嗬，鞭來，鞭來！

〔四軍士、張飛同下〕

劉　備：啊，趙將軍！備三弟乃鹵莽之人，趙將軍不要見怪於他。喏喏喏，待備與趙將軍陪禮了，陪禮了！

〔趙雲、劉備等同下〕

第　八　場

〔四軍士、典章上〕

典　章：某，典章。奉了曹公之命，攻打徐州；近聞劉備相助陶謙，爲此領兵與他交戰。——衆將官！

衆　　：啊！

典　章：殺！

〔四軍士、張飛上〕

典　章：呔，來將通名！

張　飛：典章，咱的兒啊！連你三爹爹都不認識了嗎？

典　章：張飛，某家饒你不死，去罷！

張　飛，看鞭！

〔開打，張飛等下，典章等追下〕

第　九　場

〔趙雲上〕

趙　雲：且住！指望前來建功立業，誰想張飛滅却俺的威風，我還與他破甚麼曹！解甚麼圍！——衆將官！人馬撤回北鄙！

劉　備：（內）且慢！

〔劉備上〕

劉　備：啊，趙將軍！爲何將人馬撤回北鄙呀？

趙　雲：使君哪！

（唱西皮搖板）

令弟把俺來小量，

蛟龍思水奔長江。

劉　備：啊，趙將軍，適才備也曾言過，翼德乃鹵莽之人，趙將軍不要見怪於他。喏喏喏，待備下馬陪禮……哎呀！四面俱是曹兵，下馬不便，喏喏喏，馬上與將軍陪禮了，陪禮了！（下）

趙　雲：且住！張飛雖然鹵莽，只是劉備這等仁義……也罷！俺不免去至兩軍陣前，看他兩家交鋒。張飛若勝，俺將兵馬就撤回北鄙；他若敗陣，那時俺一馬當先，殺退典章，也敎那張飛識俺英勇。——衆將官，紮住陣脚！

衆　　：（內）啊！

〔趙雲下〕

第　十　場

〔劉備上〕

劉　備：且住！趙雲到此，一戰未交，不想被我三弟激怒，竟要將人馬撤回北鄙，這便如何是好？……哦哦有了，我不免去至陣前，與典章交戰，假意敗在趙雲坐纛旗下，我想他一定不能袖手旁觀。正是：計策安排定，要收將趙雲。（下）

第　十　一　場

〔張飛、典章上，起打，張飛敗。劉備上，又敗。趙雲上。劉備、張飛上山。趙雲與典章起打，典章敗下。趙雲追下。劉備、張飛下山〕

張　飛：大哥，你看那趙雲，殺得典章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猶如雨打殘花一般，那趙雲眞是好將，好將啊！

劉　備：哪個？

張　飛：那趙雲哪！

劉　備：那趙雲，他不如三弟你呀！（下）

張　飛：（羞愧）嘿！

〔張飛下〕

第　十　二　場

〔四軍士、典章上〕

典　章：且住！趙雲殺法厲害。——衆將官，收兵！

〔趙雲上，打典章下〕

〔八軍士、張飛、劉備上，與趙雲揮塵，劉備、趙雲下〕

軍　士：哦……

張　飛：(向軍士)這些個無用的東西！

〔軍士、張飛同下〕

——劇　終——

打　麵　缸

前　記

"打麵缸"是一齣在許多劇種中都流行的諷刺喜劇。

妓女周臘梅想脫籍嫁人，持狀去往縣衙，請求知縣(大老爺)作主。大老爺當堂把她配與班頭張才，然後又派張才出差，以便自己到臘梅家裏去"找樂兒"。張才料到大老爺不懷好意，假作登程，至晚歸家，果然大老爺和縣衙的王書吏、四老爺都已來了。王書吏、四老爺只得以"温居"爲飾詞，在張才面前許下賀喜銀子，狼狽而遁。最後，大老爺被張才剝了衣帽，推出門去。一對新夫婦歡歡喜喜地入了洞房。

本劇是根據蕭長華先生的演出本，由蕭先生與本院編輯處田淞共同整理的。整理本主要有以下改動：一、刪改了一些庸俗胡鬧或不恰當的台詞；二、舊本中張才和周臘梅彼此間的態度不够明確。從戲的結尾來看，這一對夫婦互相是滿意的，而前面張才離家時並未把"假意登程"告訴妻子，回來時，周臘梅又冷淡地拒絕燙酒，這些都顯得不合情理。整理本中已作了修改。

本劇在刻劃人物上，有許多比較誇張的地方，作爲諷刺劇的特殊風格來講，是可以存在的；但在表演時應注意避免庸俗化。

第　一　場

大老爺：(內)張頭兒、李頭兒，老爺升堂嘍！

〔梆鑼三響〕

大老爺：(內唱"南鑼")

　　打三梆坐大堂！

〔四衙役、王書吏、大老爺上〕

大老爺：(接唱)衆衙役，列兩旁，

　　夾棍、板、梏當堂放。(入座)

〔周臘梅上〕

周臘梅：(接唱)手拿狀子朝前走——

　　望老爺，作主張，

　　小女子不願在煙花巷。

王書吏：(接唱)王書吏接狀看端詳。(拉長聲)

大老爺：你叫喚甚麼？想着緩氣。——有事兒沒事兒啊？這麼清鍋冷灶的，別這兒愣着，沒事兒咱們退堂罷！

王書吏：喂呀老爺，不要退堂，有打官司的了。

大老爺：怎麼着，有了打官司的啦？在哪兒哪？

王書吏：喏喏，這不是嗎！

大老爺：(看周臘梅)呦，哈哈哈……是位堂客。——眞個的，沒請問您哪貴姓？您是誰呀？

周臘梅：呦，老爺，您連我都不認識啦？

王書吏：老爺呀，你連她(讀如"塔")都不認識呀？

大老爺：塔，還"和尙墳"哪。

王書吏：她就是這個，她就是那個，這個……那個……(對周臘梅)你是哪個呀？

大老爺：你走一邊去罷！鬧了半天你也不認識。(對周臘梅)您到底兒是誰呀？

周臘梅：我呀，我就是行院中的周臘梅。

王書吏：老爺呀，她就是周臘梅，周臘梅就是她，她就是周臘梅，周臘梅……

大老爺：車軲轆話，貧不貧哪！(對周臘梅)哦，你就是行院中的周臘梅呀？你不在院中作你的生意，跑到老爺我這兒幹甚麼來啦？

周臘梅：我上老爺您這兒寃來啦。

大老爺：你富裕多兒錢，上老爺我這兒寃來啦？

周臘梅：我是申寃告狀來啦。

大老爺：哦，你是申寃告狀來啦？旣然告狀，你怎麼沒狀子啊？

周臘梅：有狀子。

大老爺：在哪兒哪？

周臘梅：王先生接過去啦。

大老爺：王先生，狀子你接過去啦？

王書吏：我沒有哇。

周臘梅：怎麼沒有哇，你不是打我手裏接過去的嗎？

王書吏：哎呀，一時的工夫，我把它忘了。(從懷中取出狀子)

大老爺：這幸虧是狀子，這要是銀票你就不拿出來啦。

王書吏：狀子在此，老爺請看。

大老爺：(看狀，對周臘梅)你這個狀子是吃麵不澆滷——白批兒。

周臘梅：老爺您掉個過兒。

大老爺：老爺掉過個兒，我成了太太啦。

周臘梅：您把狀子掉過個兒。

大老爺：你說淸楚了。——可不是字在這邊兒哪嘛。喝！滿紙黑叉叉，它認識我，我不認識它。——王先生，別這兒愣着；這有狀子，拿去瞧去。

王書吏：老爺請看。

大老爺：你瞧罷。

王書吏：老爺看完了，我書吏才敢看呢。

大老爺：沒那個論兒，你就看得啦！

王書吏：不不不，總是老爺先看，我書吏才敢看。

大老爺：你先看罷！你瞧瞧是怎麼回事，告訴我，我就知道啦。

王書吏：老爺不看，我書吏是不敢看的。

大老爺：你這不是擠兌我嘛！拿耳朵來。(小聲地)我呀，不認識字。

王書吏：(大聲地)甚麼？你不認識字！

大老爺：你嚷甚麼！

王書吏：不識字也要出來作官！

大老爺：現在我就作了官了嘛，那你有甚麼法子。

王書吏：旣要作官，不念幾年書，不入學堂，就這麼糊裏糊塗的就作了官了？

大老爺：那現在嘛！你氣恨不了哇。

王書吏：幸虧有我學生。

大老爺：沒有你，我不絕了嗎？

王書吏：甚麼？開玩笑！

大老爺：沒你在這兒，我不教人"撅"了嗎？

王書吏：你說淸楚了。繞着灣子你要佔便宜，勾心鬥角！

大老爺：你瞧瞧，來了字眼啦。

王書吏：旣要作官，你不念書！不認識字，就要作官！……

大老爺：你瞧，沒完啦。

王書吏：人情貨！哼！……

大老爺：你還有完沒完？認識幾個字也犯不上這麼拿捏

呀！

王書吏：怎麼着？你再說，我不念了！

大老爺：得啦，您別生氣，我不說了。您念！

王書吏：這還罷了。(看狀)哦喲，哈哈哈！——嗯，哎呀老爺，你看這頭一個字念甚麼？

大老爺：怎麼？頭一個字你就不知道？

王書吏：不是，這頭一個字筆劃太多，太繞眼。

大老爺：就是這頭一個字啊？那好辦，拿過來。哎，咱們把它撕了去！你往下念。

王書吏：喂呀，幸虧是老爺，有才幹；要是我書班是想不到的。去掉這頭一個字清楚多了，拿來我念。——哎呀，嗯……嘖嘖嘖！好厲害的狀子啊！這是八面風啊！哎呀老爺呀，這個狀子好厲害呀！哈哈哈……

大老爺：是怎麼回事？

王書吏：你都把它撕了罷！

大老爺：怎麼啦？

王書吏：我一個都不認識。

大老爺：招甚麼說哪！訓了我半天，敢情你一個也不認得呀？

王書吏：啊？只許你不認得，不准我不認得嗎！

大老爺：你瞧他還有了理啦。——我說周臘梅呀，我對不住你，老爺這兒的人不認識字，乾脆你上別的衙門口兒告去得啦。

周臘梅：老爺，要不咱們來個簡便的罷。

大老爺：你就說。

周臘梅：咱們來個"山中老虎吃豆腐"。

王書吏：哎呀老爺呀！她說是"山中老虎吃豆腐"。是臭豆腐，是醬豆腐，是辣豆腐，是豆腐乾？

大老爺：你瞧打在豆腐陣裏啦。——臘梅呀，怎麼叫"山中老虎吃豆腐"哇？

周臘梅：口訴(素)。

大老爺：口訴哇？那麼您就訴罷。

周臘梅：老爺，我們跪着說不出來。

大老爺：跪着說不出來，我這兒不在乎這個，那麼鬆你的堂規，你就起來說。

周臘梅：那麼我們這兒謝謝您啦。

大老爺：甭謝(卸)，待會兒還接姑奶奶哪。

周臘梅：呦，老爺您老好哇，您發福啦，您身體倒康健哪！

王書吏：哆！哆！哆！混帳！甚麼東西！上得堂來跟老爺嘻皮笑臉，成何體統！

大老爺：你瞧他蹦啦。

周臘梅：我問個好兒哇。

王書吏：不希罕！

大老爺：得了得了，一邊兒呆會兒罷，別毛兒乍刺啦！(對周臘梅)你說你的。

周臘梅：老爺，您知道我們那個鴇兒哇……

王書吏：胡說八道，甚麼寶兒寶兒的，你不知道我們老爺的小名兒叫寶兒嗎？

大老爺：你還叫柱兒哪！(對周臘梅)鴇兒怎麼着哪？

周臘梅：她會喝不會醒——

大老爺：怎麼講？

周臘梅：她跑啦。

大老爺：跑啦？老媽兒呢？

周臘梅：老媽兒也散啦。

大老爺：你瞧這巧。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周臘梅：我打算找個對兒。

大老爺：醉鬧兒，沒對兒。

周臘梅：找個當家的。

大老爺：當家的找趕車的去了。

周臘梅：我們找個一夫一妻的過日子。
大老爺：好，那成。老爺堂上有的是人，你瞧誰好，你就跟誰去。
周臘梅：（看衆衙役）他們都不成。
大老爺：怎麼啦？
周臘梅：他們都老了，我可不跟他們。
大老爺：那怎麼辦呢？
王書吏：老爺，老爺……
大老爺：嘀咕甚麼？有話就說。
王書吏：老爺，我學生還沒有成家……
大老爺：你成家不成家的，告訴你們家大人去，跟我說甚麼？
王書吏：求老爺分分心，你把周臘梅斷給我罷。
大老爺：罷了，眞有眼力！瞧出便宜來了。這可是你願意呀？
王書吏：是啊。
大老爺：那麼我給你說說。——臘梅呀，我們王先生看你倒是挺忠厚的，打算要認你作乾媽。
王書吏：這是甚麼話！一夫一妻的過日子。
大老爺：哦，一夫一妻的過日子。——臘梅呀，瞧瞧他的品貌如何？
周臘梅：那麼我瞧瞧。
王書吏：過來，瞧瞧我學生，中意不中意？
周臘梅：哎呀老爺，我們不跟他。
大老爺：怎麼？
周臘梅：他是個"粉眼兒"①。
大老爺：他是"粉眼兒"，不是"老家賊"②？
王書吏：喂呀，她說我是"粉眼兒"，哎呀我要飛。"粉眼兒"，"粉眼兒"，"伏天兒"，"伏天兒"……（作飛狀）
大老爺："粉眼兒"改了"伏天兒"啦，你還"吉了兒"哪。③——我說來呀，拿鷄罩把他給扣起來！
王書吏：我不飛了。
大老爺：這個王先生也不成，那……你跟我好不好？
王書吏：老爺，官不佔民妻。
大老爺：（發窘）我是說着玩兒，連我的媳婦兒還要跟人哪。
周臘梅：那麼您給我分分心，您這兒還有人沒有啦？
大老爺：對呀，這兒淨是內班兒的，外班兒還有人哪。（對衆衙役）咱們外班兒裏還有誰呀？
衆衙役：外班兒張才新近失的家。
大老爺：張才失了家了？好，傳張才！
衆衙役：傳張才！
張　才：（內）啊咳！
（上念）忽聽叫張才，班房兒走出來。——大老爺在上，張才打躬。
大老爺：罷了，一旁站下。
張　才：大老爺呼喚，哪旁使用？
大老爺：（裝腔做勢）無事不敢勞動尊神，哇呀呀……
張　才：這是要風要雨呀？
大老爺：我要乾蹀脚。④老爺沒別的事兒，要賞你個媳婦兒。
張　才：老爺的媳婦兒我不敢要。
大老爺：老爺的媳婦兒憑甚麼給你呀！——臘梅呀，過去瞧瞧我們這個張頭兒怎麼樣？
周臘梅：哎喲，寶貝兒老爺，這才是"鑽天的老琉璃⑤"——

① 粉眼兒，鳥名，眼有白圈。
② 老家賊，卽家雀。
③ 伏天兒、吉了兒，均爲蟬屬，因其叫聲而得名。
④ "要風要雨要乾蹀脚"，是北方的"小孩話"。
⑤ 老琉璃，卽蜻蜓。

大老爺：怎麽講？

周臘梅：冒(貌)高。

大老爺：怎麽着，他貌高！

王書吏：哎呀，我要冒高，我要冒高……

大老爺：又來啦。——再把鷄罩拿過來！

王書吏：我不冒了。

大老爺：(對周臘梅)張才貌高，你瞧他如意呀？

周臘梅：(點頭)

大老爺：張才，你就把她帶着走罷。

張　才：我不敢要她。

大老爺：這便宜事兒你不要？

張　才：(念)她們行院中的人兒，
好吃嘴兒，懶做活，
瞧見銀錢往前挪。
沒那個閑錢兒養活她。

大老爺：臘梅呀，張才不要你。他說：
(照念)"你們行院中的人兒，
好吃嘴兒，懶做活，
瞧見銀錢往前挪"來罷咕咕喳！

周臘梅：老爺呀，我要是跟了他去，該吃的不吃啦，該穿的也不穿啦，我們淨揍老爺……

大老爺：我沒招你們呀！

周臘梅：那個活兒。

大老爺：瞧這個說勁兒的。——張頭兒，臘梅說啦，要是嫁了你，該吃的不吃啦，該穿的也不穿啦，淨會揍你——那個活兒。

張　才：她會做甚麽活呀？

大老爺：啊，哎，這下兒把我考住啦。——我說王先生，你不是開過裁縫舖嗎？

王書吏：開過三座。

大老爺：生意都好哇？

王書吏：一座關了張了；一座倒出去了。

大老爺：還有一座呢？

王書吏：着火燒掉了。

大老爺：得，這三座一座不座了。那麽這做活的事情你都知道哇？

王書吏：那我是曉得的呀。

大老爺：你來考查考查她罷。

王書吏：交給我啦。——臘梅呀，我問問你，你可會做活？

周臘梅：會做活。

王書吏：你可會做中衣呀？

周臘梅：哦，老爺的紗帽哇？

王書吏：甚麽東西！中衣是裝大腿的，紗帽是裝老爺的腦袋的。中衣就是褲子。

周臘梅：褲子呀？我會做。

王書吏：這個褲子是幾道縫啊？

周臘梅：褲子七道縫啊。

王書吏：哪七道縫？

周臘梅：上縫、下縫、左縫、右縫、前縫、後縫、上上褲腰不是七道縫嗎？

王書吏：哎呀不錯的。——老爺呀，臘梅會做褲子。

大老爺：褲子幾道縫啊？

王書吏：上(念如"杭")縫、下(讀如"哈")縫、左縫、右縫、縫縫，縫縫縫……

大老爺：哦，做褲子是縫縫縫，做汗褟兒①呢？

王書吏：是碰碰碰。

大老爺：少說話罷，你個梆梆定。——我說張才呀，她會做褲子。

① 汗褟兒，即小掛。

張　才：我們淨穿褲子嗎？

大老爺：你糊塗！賣了褲子買汗褟兒不是一樣嗎？

張　才：那麼，老爺您得賞個執照哇。

大老爺：有的，年青的人兒辦事眞仔細！嚼，文房四寶伺候。開箱用印，——噹①！

（唱“南鑼”）

老爺當堂賞點紅，

叫張才領下堂！

張　才：（接唱）謝老爺，作主張。

周臘梅：（接唱）今日才得兒夫郎。

張　才：（接唱）手拉手兒把堂下。

周臘梅：（接唱）扭回頭，看端詳。

〔張才偕周臘梅下。四衙役、王書吏暗下〕

大老爺：（接唱）急得老爺直打晃！

咦，這碴兒不對呀！我怎麼這麼荒唐啊！周臘梅明明白白兒的是撲着我來的，我怎麼糊裏糊塗的斷給張才啦。唉，荒唐之至！這……這怎麼辦哪？哎哎，有啦。山東這塊兒有趟公文，歷年可是張才去，這個結構眼我何不拿官差擠兌擠兌他，還派他去；等他走啦，啊？哎！呼哈哈哈……晚半晌打點兒酒，弄點兒菜，到周臘梅那兒足樂一氣。啊？哎，就這麼辦咧！呦，沒人啦？哎，老爺升堂咧！

〔四衙役、王書吏上〕

衆衙役：升堂咧！哎……哦……

大老爺：你們這是鬧啊，沒完啦，這是官事！——我說王先生，山東有趟公文每年誰去呀？

王書吏：是張才去。

大老爺：喚張才！

衆衙役：張才！

〔張才上〕

張　才：參見大老爺，多謝老爺的媳婦兒。

大老爺：甭謝，咱們好了傳名。我說山東有趟公文，今年還得你辛苦這趟啊。

張　才：我不能去。

大老爺：你怎麼不能去？

張　才：我這兒成親哪；今兒晚上還“洞房花燭夜”哪！

大老爺：“洞房花燭夜”？還“金榜掛名時”哪。官事要緊！

張　才：不行，成親要緊。

大老爺：抗令不遵。——來，打！

張　才：別打，我去，我去。（搶公文，下）

衆衙役：跑啦。

大老爺：跑啦拉倒，老爺這兒不追究。

衆衙役：老爺，我們告假。

大老爺：你們齊了心啦，一塊兒告假？去你們的！

〔四衙役下。王書吏藏起來〕

大老爺：哈哈哈……想甚麼有甚麼。正多嫌他們呢，都跟我告假。全走啦？稱心！這就預備預備，買點吃食，我找臘梅去吃會子、喝會子、聊會子、樂會子，這可是個樂兒。（哼唱）是樂兒總得樂兒……（碰着王書吏）哎？王先生？

王書吏：老爺！

大老爺：你怎麼還不走哇？

王書吏：老爺的公事還沒完呢。

大老爺：完啦。

王書吏：老爺沒退堂哪。

大老爺：在這兒等着我哪。我這兒沒事啦，你只管走你的罷。

王書吏：不成。書班是伺候老爺的，老爺不退堂，我書班

① 讀如“ㄉㄨㄤ”，形容開箱用的聲音。

是不敢走的。

大老爺：你瞧，你倒好公事。沒告訴你嗎，我這兒沒事啦；我退堂要到內宅見太太去。

王書吏：我也要見太太去。

大老爺：我見太太，它你見太太幹甚麼去？

王書吏：我給太太請安去。

大老爺：免這個禮罷。

王書吏：不不不，老爺走到哪裏，我書班是跟到哪裏的。

大老爺：起膩呀？啊？鬧啊？甚麼事我走到哪兒你跟到哪兒？

王書吏：啥個起膩呀？清早起來，升堂理事，不辦公事；你跟周臘梅勾七套八，你們倆要骨頭！

大老爺：這是官話嗎？

王書吏：照這個樣子還吃甚麼呀？

大老爺：你愛吃甚麼，吃甚麼。

王書吏：吃你的脚後跟！我辭差不幹了！

大老爺：不幹這個！你幹甚麼去呀？

王書吏：有我的生意。

大老爺：你作甚麼生意？

王書吏：我賣臭豆腐去。

大老爺：你也就是塊臭豆腐。你會吆喝嗎？

王書吏：怎麼不會呀？臭豆腐，辣豆腐，五香的豆腐乾，醬豆腐哇！（下）

大老爺：這塊豆腐渣！得啦，你一走我更放了心啦。可是啊，改了一個人也沒有啦，這是拿捏我。你當我一個人兒就退不了堂了哪？我一人班，全成！大堂無人管，儀門無人掩，左手抱印盒，右手去打點。（鼓聲）嘿，打點鼓響啦。哎，老爺退堂咧，一個呀來呦！

〔大老爺下〕

第二場

張　才：（內唱"南鑼"）
　　夫妻們成佳期。

〔張才、周臘梅上〕

張　才：（接唱）叫臘梅，我的妻，
　　老爺差我到山東有歹意，
　　我假裝登程離家裏。（下）

周臘梅：（接唱）有臘梅，掩柴扉。（關門，下）

〔王書吏上〕

王書吏：（接唱）一旁閃出了我王書吏。（下）

四老爺：（內唱"南鑼"）
　　有本廳把夜查。

〔四老爺上〕

四老爺：（接唱）我要到，臘梅家，
　　我上她們家喝碗茶。

〔大老爺上〕

大老爺：（接唱）手打燈籠朝前走，
　　我也到，臘梅家，
　　我跟臘梅說句體己話。

〔二人的燈籠相碰〕

大老爺：喝，這倒不錯！倆澡堂子開一塊兒啦。①我讓你。（下）

〔王書吏暗上，蹲下〕

四老爺：眞個的，張才住在哪兒啊？哎，這兒有個人，我跟他打聽打聽。——借光您哪，這個張才住在哪兒啊？

王書吏：張才是哪個？我哪裏曉得呀！

四老爺：他不知道，乾脆我上衙門問問去罷。（下）

王書吏：哎呀，我把他支走了，我一個人去。——哎呀，到

① 從前澡堂門首皆高掛一紙燈籠，以爲標記。

了到了。開門哪，開門哪！

〔周臘梅上〕

周臘梅：外頭叫門是誰呀？

王書吏：我呀！

周臘梅：你是誰？

王書吏：王書吏，王先生。

周臘梅：王先生來啦，我給您開門。（開門）呦，您怎麼沒點個燈籠哇？

王書吏：我摸着黑來的。

〔同進〕

周臘梅：（關門）您幹甚麼來啦？

王書吏：我温居賀喜來了。這個事情辦得好罷？是我給你們撮合的。

周臘梅：勞您駕。您請坐罷。

王書吏：你們張頭兒呢？

周臘梅：張才他有公差，上山東去啦。

王書吏：哎呀，公事也忙得緊哪。家裏就剩你一個人啦？

周臘梅：可不是嗎。

〔四老爺上〕

四老爺：（叫門）開門來！

王書吏：哎呀，有人叫門，問問是哪個。

周臘梅：叫門的是誰呀？

四老爺：我，四老爺。

周臘梅：王先生，四老爺來啦。

王書吏：哎呀，四老爺看見我不合適啊，我走罷。你們有後門沒有？

周臘梅：沒有後門兒。

王書吏：那怎麼辦哪？

周臘梅：要不，您藏起來罷。

王書吏：哎呀，我藏在哪裏呀？

周臘梅：您藏在灶火膛裏得啦。

王書吏：我就藏在灶火膛裏罷。（下）

四老爺：開開呀！

周臘梅：來啦！（開門）呦，四老爺，您把燈籠交給我罷。（同進入，關門）四老爺您請坐。

四老爺：坐着坐着。

周臘梅：您幹甚麼來啦？

四老爺：我給你温居賀喜來啦。

周臘梅：呦，您這麼大的歲數，黑更半夜的，還教您惦記着。您坐着，我給您泡茶去。

四老爺：不用，咱們聊會兒就得啦。

〔大老爺上〕

大老爺：哎哎哎，開門，開門，開門！

四老爺：誰這麼急呀？問問去。

周臘梅：叫門的是誰呀？

大老爺：我是大老爺。

周臘梅：四老爺，大老爺來啦。

四老爺：哎喲，那是我的上司，見不過他去。臘梅呀，你隔（讀如“皆”）牆把我扔出去得啦。

周臘梅：我沒那麼大勁頭兒哇。

四老爺：那怎麼辦呢？

周臘梅：您藏起來罷。

四老爺：我藏哪兒呀？

周臘梅：四老爺，麵缸裏挺乾淨的，您藏在麵缸裏罷。

四老爺：得，我就這兒罷。（下）

大老爺：開門哪！

周臘梅：來啦來啦！（開門）

大老爺：先教我這個燈籠進去。

周臘梅：您交給我罷。（同進，關門）您坐着。

大老爺：臘梅呀！老爺給你辦的這件事情好不好哇？可心

不可心？你們當堂是對相對看，歲數相當，全都可心嗎？

周臘梅：教您費心啦！

大老爺：那你怎麼謝賀謝賀我哪？

周臘梅：等我們當家的回來，登門叩謝。

大老爺：嗳，不用他，沒他甚麼事！這麼辦罷：我帶着酒哪，你陪我喝兩盅兒罷。(喝酒)來來來，咱們划兩拳。

〔二人划拳〕

〔張才上〕

張　才：我得回家瞧瞧去啦。(到門口，聽)喝，我們家裏挺熱鬧哇。甭說，是來啦。——嘿，開門來！

周臘梅：(故意問)誰呀？

張　才：連我的語聲都聽不出來啦？我是張才！

大老爺：臘梅，咱們喝呀！

周臘梅：別喝啦，我們當家的回來啦。

大老爺：張才？別打哈哈啦。他上山東去啦，哪兒那麼快腿就回來啦？

周臘梅：是我們當家的。

大老爺：我不放心，我得問問。(向門外作女聲)叫門的是誰呀？

張　才：我是你漢子！

大老爺：喝，這我可了不起！——可不是他嘛，這可怎麼辦哪？看見不合適啊。有後門兒沒有？我溜罷！

周臘梅：沒後門兒；那兒有個狗洞，您鑽出去罷。

大老爺：不成，鑽不出去。這怎麼好呢？

周臘梅：您床底下避一會兒罷。

大老爺：床底下乾淨啊？得！

張　才：快點兒開呀！

大老爺：(氣咻咻地脫口而出)別忙，這兒藏人哪！(鑽在桌下)

周臘梅：(開門)開開啦。

張　才：(進門，故意問)怎麼這麼慢哪？幹甚麼哪？

周臘梅：(關門，向張才耳語)

張　才：呦，這是誰的酒哇？

周臘梅：給你預備的。

張　才：涼了，燙燙去。

周臘梅：你去罷。(暗指灶火示意)

張　才：燙酒都不會？我自個兒來。

(唱"南鑼")

灶火裏忙點一把火。

〔王書吏上〕

王書吏：(接唱)灶火裏，燒出了我，

煙薰火燎實難過。

〔周臘梅暗指麵缸向張才示意〕

張　才：(接唱)手使大棍朝下打。

〔四老爺上〕

四老爺：(接唱)麵缸裏，打出了我。

搬把椅兒四老爺坐，

再與張才把話說。

張　才：四老爺，您來啦！

四老爺：啊，我來啦。

張　才：您甚麼時候來的？

四老爺：我早來啦。

張　才：那您給我們斷斷家務事罷。

四老爺：好，你們聽了。

(念數板)

叫張才，你過來，

細聽四老爺說明白：

大老爺派你山東公幹去，

為甚麼私自轉回來?
放着冷酒你不喝,
一心要往灶火裏醒。
灶火裏燒出了王書吏,
麵缸裏打出我四老爺來。
淸官難斷家務事,請——

張　才：請誰呀?

四老爺：(接念)床底下把大爺請出來。

張　才：大老爺也來啦?——請大老爺!

大老爺：(唱)床底下悶壞了我張知縣。(爬出)
(接唱"南鑼")
低下頭,往外鑽,

張　才：大老爺!

大老爺：(接唱)一見張才我嚀嚀嚀嚀戰。

王書吏：(接唱)灶火裏,燒得我,
黑、黑個一黑黑。

四老爺：(接唱)麵缸裏,一身麵。

大老爺：(接唱)床底下悶了我一身汗。

張　才：哎,我說王先生,您幹甚麼來啦?

王書吏：我是給你們温居賀喜來了。

張　才：教您分心。拿來罷!

王書吏：拿甚麼來?

張　才：温居賀喜的銀子。

王書吏：怎麼還要銀子?

張　才：要不您拿甚麼遮羞臉兒啊?

王書吏：要多少?

張　才：五十兩。

王書吏：哎呀五十兩?身上沒有帶着。

張　才：那您得想辦法。

王書吏：我找個保人成不成?

張　才：那成了。

王書吏：四老爺!

四老爺：王先生,有甚麼事?

王書吏：嘻嘻嘻……沒有甚麼事;嗨嗨嗨……是這麼一回事:它是今天張才成家,我給他温居賀喜來了,出來的慌疏,沒帶錢,這裏有五十兩遮羞的銀子,您給保一保,明天到衙門裏頭我就還您。

四老爺：明天到衙門你可準還我。

王書吏：那是一定的。

四老爺：(對張才)沒錯兒啦,在我身上哪。

張　才：(對周臘梅)給他開門。

王書吏：不用開門,打灶火裏順着煙筒我就出去了。(下)

張　才：得,他走啦。——四老爺,該您啦!

四老爺：該我的給我。

張　才：該您拿遮羞兒的銀子啦。

四老爺：甚麼遮羞兒銀子?

張　才：您不是温居賀喜來了嗎?給我們拿温居賀喜的銀子啊。

四老爺：多少啊?

張　才：一百兩。

四老爺：甚麼?我一百?

張　才：您不是保了王先生五十嗎?您還得有五十哪,共湊不是一百嗎?

四老爺：明兒個衙門拿去罷。

張　才：不成,這就要。

四老爺：這就要?我沒帶着。

張　才：那您想辦法。

四老爺：我也找個保成不成?

張　才：那成了。

大老爺：對保搭話兒,一概不管。君子自重,免開尊口!

四老爺：你瞧，封了門兒啦。——哎，大老爺！
大老爺：老四啊，你幹甚麼來啦？
四老爺：哎，溫居賀喜來啦。
大老爺：你也到這個地方溫居賀喜來啦？老四啊，近來你的聲氣可不好聽得很哪！像你這個歲數，應當收收心啦；怎麼也異想天開，跑到周臘梅家找便宜來啦？這個地方是你來的？下次再有這個樣子，我要打本進京，定要參你！
四老爺：得得得，你念我是初次。
大老爺：下次不可！
四老爺：是。我還有一件事情得求您哪。
大老爺：甚麼事？
四老爺：不是我給他們溫居賀喜來了嗎？有五十兩遮羞兒銀子，我又保了王先生五十兩，共湊一百兩。我把靴掖兒①落（讀如"臘"）在家裏了，沒帶着，您給保一保，明兒我到衙門還您。
大老爺：哦，我這兒給你保一保？成！我這兒可有利錢哪；我這兒是加一錢，蹦蹦兒利。
四老爺：得啦，您客氣點兒得啦！
大老爺：明兒甚麼時候還我？
四老爺：我到衙門就還您。
大老爺：得，就是罷。
四老爺：您分心。我跟您告假，我走啦。
張　才：（對周臘梅）開門，讓他出去。
四老爺：不用啦，我打麵缸那兒就遁啦。（下）
大老爺：得，走啦！好啦，咱們接着喝呀！
張　才：別喝啦，該您啦！
大老爺：該我的給我，少一個兒也不行。
張　才：該您拿溫居賀喜的銀子啦。
大老爺：溫居賀喜的銀子？成！有數兒沒有？
張　才：二百。
大老爺：怎麼到我這兒改了二百啦？
張　才：您保了一百哪。
大老爺：共合二百呀？這不算多，明兒到衙門領去罷。
張　才：我這就要。
大老爺：我沒帶着。
張　才：沒帶着不成！
大老爺：不成怎麼着？
張　才：我扒你！
大老爺：甚麼？你們敢扒老爺？
張　才：說扒就扒！（扒大老爺衣帽）
（唱"南鑼"）
脫元領，摘紗帽，
大老爺：哎呦，你們這是搶啊！
〔周臘梅開門〕
張　才：（接唱）推出去，門關了。（關門）
大老爺：（接唱）摀着屁股往衙門裏跑。（下）
張　才：（接唱）明天衙門去退卯，
周臘梅：（接唱）少受氣，免煩惱。
張　才、周臘梅：（合唱）夫妻拍手哈哈笑！
張　才：（接唱）不作官來戴紗帽。
〔張才戴上大老爺的紗帽和周臘梅同下〕
——劇　終——

① 靴掖兒，即錢夾。

遊 園 驚 夢

前 記

"遊園驚夢"是明朝偉大的戲劇作家湯顯祖的名著"牡丹亭"中的一齣。劇情緊接着"春香鬧學"。被爹娘嬌養在深閨裏的杜麗娘，背着父母和老師，與侍女春香同到南安府的後花園去遊春。滿園春色，都付於斷井頹垣，使這位知書守禮的官家小姐頓起傷春之感。麗娘遊倦歸房，朦朧睡去，與一個手持柳枝、口稱到處尋她的少年書生柳夢梅在園中相會。後花園的花神們並出來保護他們。兩人分別後，適杜母來臨，見女兒晝寢，神思困倦；把她叫醒，並囑咐她："後花園冷靜，以後少去閒行。"

按"牡丹亭"故事，杜麗娘以後終因相思成病而死，葬在後花園梅樹之下。柳夢梅拾得杜麗娘的自繪像，亦對畫中人一往情深，麗娘的魂靈竟來和他相會。最後，麗娘起死回生；這一對癡情的少年男女終於成爲夫婦。

整理本是根據梅蘭芳先生的最近演出本，由許源來先生與本院許姬傳、何異旭協助梅先生整理的。

〔杜麗娘上〕

杜麗娘：(唱"遶地遊")

夢回鶯囀，亂煞年光徧，

人立小庭深院。

〔春香上〕

春　香：(接唱)炷盡沉煙，抛殘繡線，

恁今春關情似去年。

小姐！

杜麗娘：(念)曉來望斷梅關，宿妝殘。

春　香：小姐！

(念)你側着宜春髻子，恰憑欄。

杜麗娘：(念)翦不斷，理還亂，悶無端！

春　香：小姐！

(念)已吩咐催花鶯燕借春看。

杜麗娘：春香，可曾吩咐花郎掃除花徑麼？

春　香：已掃除淸淨了。

杜麗娘：取鏡台、衣服過來。

春　香：曉得。——

(念)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小姐，鏡台、衣服在此。

杜麗娘：放下。

春　香：是。

杜麗娘：好天氣也！

(唱"步步嬌")

裊晴絲吹來閒庭院，

春　香：(夾白)請小姐梳妝。

杜麗娘：(接唱)搖漾春如線；

停半晌，整花鈿，

沒揣菱花，偷人半面，

迤逗的彩雲偏。

春　香：(夾白)小姐請行一步。

杜麗娘：(接唱)我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

春　香：小姐！

(唱"醉扶歸")

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
艷晶晶花簪八寶瑱。
杜麗娘：春香！
(接唱)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
杜麗娘
春　香：(同唱)恰三春好處無人見，
不隄防沉魚落雁鳥驚喧，
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顫。
春　香：來此已是花園門首，請小姐進去。
杜麗娘：進得園來，你看：
(念)畫廊金粉半零星。
春　香：這是金魚池。
杜麗娘：(念)池館蒼苔一片青。
春　香：(念)踏草怕泥新繡襪，惜花疼煞小金鈴。
杜麗娘：春香。
春　香：小姐。
杜麗娘：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春　香：便是。
杜麗娘
春　香：(同唱"皂羅袍")
原來姹紫嫣紅開徧，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賞心樂事誰家院！
朝飛暮捲，雲霞翠軒，
雨絲風片，煙波畫船，
錦屏人忒看的韶光賤。
春　香：(夾白)小姐，這是青山。
杜麗娘：(唱"好姐姐")
徧青山……
春　香：(夾白)這是杜鵑花。
杜麗娘：(接唱)啼紅了杜鵑。
春　香：(夾白)這是荼蘼架。
杜麗娘：(接唱)那荼蘼外煙絲醉軟。
春　香：(夾白)是花多開，牡丹還早。
杜麗娘：(接唱)那牡丹雖好，
它春歸怎占的先！
閒凝眄——
春　香：(夾白)小姐，你看鶯燕叫得好聽啊。
杜麗娘：(接唱)生生燕語明如翦，
聽嚦嚦鶯聲溜的圓。
春　香：小姐，這園子委實觀之不足。
杜麗娘：提它怎麼！
春　香：留些餘興，明日再來耍子罷。
杜麗娘：有理。
(唱"隔尾")
觀之不足由他繾，
便賞徧了十二亭臺是枉然；
倒不如興盡回家閒過遣。
春　香：小姐，你身子乏了，歇息片時。我去看看老夫人再來。
杜麗娘：去去就來。
春　香：曉得。——(念)瓶插映山紫，爐添沉水香。(下)
杜麗娘：(念)默地遊春轉，小試宜春面。春啊春，得和你兩留連，春去如何遣！唉，恁般天氣，好困人也！
(唱"山坡羊")
沒亂裏春情難遣，
驀地裏懷人幽怨。
則爲俺生小嬋娟，
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
甚良緣，把青春拋的遠。
俺的睡情誰見！

則索要因循腼腆。
想幽夢誰邊，
和春光暗流轉。
遷延，這衷懷那處言！
淹煎，潑殘生除問天。

〔"萬年歡"牌子，杜麗娘入夢，柳夢梅上〕

柳夢梅：姐姐！小生哪一處不尋到，却在這裏！恰好在花園內，折得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詩書，何不作詩一首，以賞此柳枝乎？

杜麗娘：那生素昧平生，因何到此？

柳夢梅：姐姐，咱一片幽情，愛煞你哩！
（唱"山桃紅"）
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是答兒閑尋徧；
在幽閨自憐。
姐姐，我和你那答兒講話去。

杜麗娘：哪裏去？

柳夢梅：喏！
（接唱）轉過這芍藥欄前，
緊靠着湖山石邊，
和你把領扣鬆，衣帶寬，
袖梢兒搵着牙兒苫也。
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

柳夢梅 杜麗娘：（同唱）是那處曾相見？
相看儼然，
早難道好處相逢無一言。

〔柳夢梅、杜麗娘同下。衆花神引大花神上〕

衆　：（同唱"出隊子"）
嬌紅嫩白，競向東風次第開，
願教青帝護根荄，
莫遣紛紛點翠苔。
把夢裏姻緣發付秀才。

大花神：（念詩）催花御史惜花天，

衆　：（接念）檢點春光又一年。

大花神：（接念）蘸客傷心紅雨下，

衆　：（接念）勾人懸夢彩雲邊。

大花神：吾乃南安府後花園花神是也。今有杜小姐遊春傷感，致使柳秀才入夢。吾神專管惜玉憐香，前去保護者！

衆　：吾等萬紫千紅，正宜他惜玉憐香。
（同唱"畫眉序"）
好景艷陽天，
萬紫千紅盡開徧。
滿雕欄寶砌雲簇霞鮮。
督春工連夜芳菲，
愼莫待曉風吹顫。
爲佳人才子諧繾綣，
夢兒中有十分歡忭。
（接唱"滴溜子"）
湖山畔，湖山畔雲纏雨綿。
雕欄外，雕欄外錦簇翠軿。
惹下蜂愁蝶戀，三生石上緣。
都因夢幻，一枕華胥兩下遽然。
（接唱"鮑老催"）
單則是混陽蒸變，
看他似蟲兒般蠢動把風情搧；
一般兒嬌凝翠綻的魂兒顫，
這是景上緣。
想內成、因中見。
怕淫邪展污了花臺殿。

大花神：待咱拈片落花驚醒他。呀！
(接唱)他夢酣春透了怎留連，
待拈花閃碎的紅如片。
柳秀才，你夢畢之時，好生送杜小姐仍歸香閣。吾神去也。
衆　：(同唱"五般宜")
一個兒意昏昏夢魂顚，
一個兒心兢兢麗情牽；
一個巫山女趁著這雲雨天，
一個桃花閬苑幻成劉阮；
一個精神忒軟，
一個歡娛恨淺；
兩下裏萬種恩情，
則隨這落花兒早一會兒轉。
〔"萬年歡"牌子，衆花神、大花神同下。柳夢梅、杜麗娘攜手同上〕
柳夢梅
杜麗娘：(同唱"山桃紅")
這一霎天留人便，
草藉花眠。
則把雲鬟點，
紅鬆翠偏。
柳夢梅：(接唱)見了你緊相偎，
慢廝連。
恨不得肉兒般和你團成片也！
逗的個日下胭脂雨上鮮。
我欲去還留戀，
相看儼然，
早難道好處相逢無一言。
姐姐，你身子乏了，將息片時。小生去也。正是：
(念)行來春色三分雨。
杜麗娘：秀才。
柳夢梅：在。——妙啊！(接念)睡去巫山一片雲。
〔柳夢梅下。杜母上〕
杜　母：(念詩)夫婿坐黃堂，嬌娃立繡窗。
怪她裙衩上，花鳥繡雙雙。
我兒，原來晝眠在此。——我兒，我兒！
杜麗娘：啊，秀……
杜　母：兒啊，爲娘在此。
杜麗娘：原來是母親。——母親萬福。
杜　母：罷了，你方纔說甚麼秀？
杜麗娘：哦……孩兒說刺繡纔罷。
杜　母：爲何晝眠在此？
杜麗娘：告母親知道：孩兒適纔往後花園遊玩回來，不覺身子困倦，少睡片時。不知母親到來，有失迎接，望母親恕罪。
杜　母：怎麼不到學堂中看書？
杜麗娘：先生不在，且自消停。
杜　母：兒啊，花園冷靜，少去閒遊。
杜麗娘：謹依慈命。
杜　母：女兒家長成了，自有這許多情態。且自由她，我去了。正是：
宛轉隨兒女，
杜麗娘：孩兒送母親。
杜　母：罷了——(接念)辛勤做老娘。(下)
杜麗娘：娘啊，你教孩兒看書，不知哪一種書，纔消得我的悶懷喲！
(唱"綿搭絮")
雨香雲片，
纔到夢兒邊。
無奈高堂，

　　　　喚醒紗窗睡不便。
　　　　潑新鮮俺的冷汗黏煎，
　　　　閃的俺心悠步嚲，
　　　　意軟鬟偏。
　　　　不爭多費盡神情，
　　　　坐起誰忺，則待去眠。
春　香：（上念）晚妝銷粉印，春潤費香篝。——小姐，薰了被窩睡罷。
杜麗娘：（唱"尾聲"）
　　　　　困春心遊賞倦，
　　　　　也不索香薰繡被眠。
　　　　　春啊！有心情那夢兒還去不遠。
〔春香扶杜麗娘同下〕

——劇　終——

鍘　美　案

前　記

"鍘美案"是一個流傳很廣的民間故事，也是一個優秀的傳統劇目。描寫"鐵面無私"的包拯，接受了秦香蓮對她丈夫陳士美的控訴——"殺妻滅嗣"，在公堂上，教秦香蓮與陳士美當面對質。陳士美倚仗駙馬身份，强詞狡辯，包拯秉公處斷，不顧皇姑、國太的阻撓，鍘死了陳士美。

這個劇本是以中國京劇團演出的"秦香蓮"中的"鍘美案"一折爲底本，由中國京劇團王泉奎、婁振奎、趙文奎、鄭亦秋與本院編輯處邱炘、呂瑞明共同整理的。

第　一　場

〔四侍衛、張龍、趙虎引包拯上〕
包　拯：（念引）赤膽忠心，保宋主，錦繡龍廷。
　　　　（念詩）烏紗照鐵面，與民斷屈冤，
　　　　　　眼前皆赤子，頭上有青天。
　　　　老夫，包拯。宋室駕前爲臣，官拜龍圖閣大學士，兼理開封府府尹。適才朝罷而歸，偶遇秦香蓮攔轎喊寃，狀告當朝駙馬陳士美，殺妻滅嗣。老夫也曾命她前去寫狀，這般時候，未見到來。——左右，伺候了。
〔馬漢、秦香蓮攜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參見相爺。
包　拯：呈狀上來。
秦香蓮：是。
包　拯：啊？老夫命你前去寫狀，因何白紙呈上？
秦香蓮：狀告當朝駙馬，無人敢寫。
包　拯：哦！狀告當朝駙馬，就無人敢寫？
秦香蓮：正是。
包　拯：來！將她帶在官代書寫狀，哪個不寫，抓來見我！
馬　漢：隨我來。
〔馬漢、秦香蓮攜冬哥、春妹下。即上〕
秦香蓮：狀紙寫畢，相爺請看。
包　拯：呈上來。——具告狀人秦氏香蓮，年三十二歲，狀告當朝駙馬陳士美，殺妻滅嗣……
秦香蓮：喂呀……（哭）
包　拯：帶下去。

〔秦香蓮攜冬哥、春妹下〕

包　拯：來。

馬　漢：有。

包　拯：拿我名帖，請陳駙馬過府一敍。

馬　漢：是。

太　監：(內)駙馬到。

馬　漢：駙馬不請自到。

包　拯：哦，我正要尋他，他倒來了。——有請。

馬　漢：有請。

〔四校尉、大太監引陳士美上。四校尉下〕

包　拯：駙馬。

陳士美：明公。

陳士美 包　拯：(同笑)哈哈哈……

包　拯：請坐。

陳士美：有座。

包　拯：不知駙馬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陳士美：豈敢，本宮來得魯莽，明公海涵。

包　拯：豈敢。駙馬到此，必有所為。

陳士美：我命韓祺出京辦事，不想被響馬殺死。

包　拯：響馬可曾拿獲？

陳士美：現在堂下。

包　拯：何不帶上堂來，一同審問。

陳士美：那是自然。——來！

太　監：有。

陳士美：帶響馬。

太　監：帶響馬。

〔四校尉帶王朝上。四校尉下〕

王　朝：參見相爺。

包　拯：啊，你可是王朝？

王　朝：正是小人。

包　拯：為何身帶綁繩？

王　朝：駙馬言道，韓祺是小人殺死。

包　拯：可曾招認？

王　朝：招認了。

包　拯：嗯！人命關天，你就不該招認。

王　朝：小人若不招認，駙馬焉能過府。

包　拯：(點頭)啊，駙馬。

陳士美：明公。

包　拯：此人乃是我府的王朝，怎說是殺人的響馬？

陳士美：明明是殺人的響馬，怎道你府的王朝！

包　拯：王朝也罷，響馬也罷。——來，與他鬆綁。

陳士美：且慢，走脫響馬，哪個擔待？

包　拯：駙馬你來看！走脫了響馬，走不了包拯！——來，與他鬆綁。

王　朝：謝相爺。

包　拯：啊，駙馬，眞響馬倒被我拿獲了。

陳士美：倒被明公拿獲了。

包　拯：正是。並非一人。

陳士美：莫非三五成羣？

包　拯：正是三五成羣。

陳士美：就該帶上堂來，你我一同審問。

包　拯：原要一同審問。——來！

王　朝：有。

包　拯：帶響馬。(向王朝示意)

王　朝：秦香蓮母子上堂。

〔秦香蓮攜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唱西皮搖板)

忽聽相爺一聲叫，
走上前來問根苗。

陳士美：哇！

（唱散板）

一見賤人心頭惱，
三番兩次爲哪條？
三尺龍泉出了鞘，
管教你母子命難逃！

〔包拯攔，秦香蓮母子下〕

包　拯：駙馬，你太莽撞了，莽撞了啊，哈哈哈！（同落座）駙馬，她母子既然找進京來，你就該相認才是。

陳士美：嗯！本宮命你審問響馬，你倒盤問起本宮來了。——來，順轎！

包　拯：且慢！（攔）哪裏去？

陳士美：回府。

包　拯：只恐你來得就去不得！

（唱西皮倒板）

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

（唱原板）

尊一聲陳駙馬細聽端的：
曾記得端午日朝賀天子，
我與你在朝房曾把話提，
提起了招贅事你神色不定，
我料你在原郡定有那結髮妻。
到如今她母子前來尋你，
你爲何不相認反把心欺。
我勸你認香蓮是正理，
禍到臨頭悔不及。

陳士美：（接唱原板）

明公說話言太偏，
細聽本宮說根源：
甲子年間開科選，
天下舉子來求官，
頭一名進士陳士美，（轉快板）
御筆親點爲狀元；
跨馬三日遊宮院，
才將公主配良緣。
一無證來二無見，
你教我相認爲哪般？

包　拯：（唱搖板）

駙馬不必巧言講，
現有憑據在公堂；
人來看過香蓮狀——
駙馬！
（接唱快板）
駙馬近前看端詳，
上寫着秦香蓮年三十二歲，
狀告當朝駙馬郎，
拋妻子，藐皇上，
後婚男兒招東床。
狀紙押至在我的大堂上——
咬定牙關你爲哪樁！

陳士美：（唱散板）

既然有人將我告，
你何不升堂問根苗！

包　拯：（接唱）你勸我升堂有甚麼好，

霎時教你的魂魄消。
王朝擊鼓帶原告！

王　朝：擊鼓升堂！

〔四衙役、四劊子手分上〕

包　拯：（入座，接唱）

帶上了香蓮看他招不招！

王　朝：香蓮上堂！

〔秦香蓮攜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唱西皮散板)

母子三人把堂進，

包相爺與我把寃伸。

包　拯：(接唱)那旁坐的陳士美，

上前質對這負義人。

秦香蓮：(接唱)你如今來到開封府，

包相爺不饒負義人！

陳士美：(接唱)你冒認官親把我告，

公堂之上還放刁！

秦香蓮：(接唱)我身上穿的是公婆孝，

你身上穿的是蟒龍袍；

恨你不過剜爾眼！

陳士美：(接唱)一足要你命一條！

包　拯：大膽！

(接唱)你差韓祺行刺到，

來到開封還不招！

陳士美：(接唱)我差韓祺有誰曉？

包　拯：(接唱)現有你府殺人刀！

陳士美：(接唱)爲何有刀無有鞘？

包　拯：這……

秦香蓮：相爺！

(接唱)刀鞘現在韓祺腰！

包　拯：着着着！

(接唱)王朝與爺取刀鞘！

王　朝：啊！

〔王朝、秦香蓮攜冬哥、春妹下。王朝上〕

王　朝：(接唱)取來刀鞘相爺瞧。

包　拯：(接唱)大堂之上刀對鞘，

件件是實你還不招！

陳士美：(接唱)大堂之上刀對鞘，

心想一計我要脫逃。

內侍與我快順轎！

包　拯：哪裏去？

陳士美：明公啊！

(接唱)我有本章奏當朝。

包　拯：(接唱)開封府有人將你告，

先打官司後上朝！

陳士美：(接唱)縱然有人將我告，

你把我當朝駙馬怎開銷！

包　拯：(接唱)慢說你是駙馬到，

就是那鳳子龍孫我也不饒！

頭上打下烏紗帽！

〔打去陳士美紗帽，太監下〕

包　拯：(接唱)身上再脫你的蟒龍袍！

〔四劊子手剝去陳士美龍袍〕

包　拯：(接唱)人來綑綁陳士美！

〔四劊子手抬起陳士美〕

包　拯：陳駙馬。

陳士美：包明公。

包　拯：陳士美！

陳士美：包黑賊！

包　拯：呀呀呸！

(接唱)殺妻滅子罪難逃。

劊子手！

將陳士美押至在二堂道！

〔劊子手抬陳士美下〕

包　拯：(接唱)鍘了這負義人再奏當朝。

〔衆同下〕

第二場

皇　姑：（內）擺駕。

〔太監、四宮女引皇姑上〕

皇　姑：（唱快板）①

忽聽內侍一聲稟，

倒教本宮吃一驚。

來在開封住車輦——

快教包拯來把我迎。

〔王朝暗上〕

太　監：皇姑駕到。

王　朝：啓稟相爺：皇姑駕到。

〔四侍衞、馬漢、張龍、趙虎引包拯上〕

包　拯：（唱散板）

忽聽王朝一聲請。

王　朝：皇姑駕到。

包　拯：（接唱）皇姑駕到府門庭。

走上前來忙跪定，

問聲皇姑可安寧？

皇　姑：（接唱）本宮口內傳旨意，

包拯莫跪且平身。

包　拯：（接唱）皇姑不在宮院內，

來到開封爲何情？

皇　姑：（接唱）駙馬過府來議事，

爲何不見轉回程？

包　拯：（接唱）開封府無有陳駙馬，

有一個犯官負義人。

皇　姑：（接唱）犯罪的官兒是哪一個？

包　拯：（接唱）陳士美就是他的名。

皇　姑：（接唱）駙馬犯了何條律？

包　拯：（接唱）殺妻滅子欺祖宗。

皇　姑：（接唱）欺了祖宗該何罪？

包　拯：（接唱）包拯的銅鍘不容情！

皇　姑：（接唱）旣然有人將他告，

快帶原告問分明。

包　拯：（接唱）回頭便把香蓮叫。

〔秦香蓮上〕

秦香蓮：（接唱）相爺喚我爲哪條？

包　拯：（接唱）龍鳳輦、五彩轎，

裏面坐的龍鳳嬌，

你只管向前莫膽小，

看她把你怎開銷！

〔包拯下。四侍衞、王朝、馬漢、張龍、趙虎隨下〕

秦香蓮：是。

（唱散板）②

來至在堂外用目看，

前護後擁好威嚴。

下首不跪上首站，

她問我一聲我答一言。

皇　姑：（唱散板）

龍鳳輦內用目看，

你是何人站我面前？

秦香蓮：（接唱）自幼配夫陳士美，

---

① 一般演出本，此處係皇姑在宮內，上唱西皮慢板。中國京劇團演出的"秦香蓮"整理本，改爲已到開封府，上唱快板，在結構上較爲精鍊，故採用了後者。

② 中國京劇團的"秦香蓮"整理本，此段唱"二六"。附錄唱詞，供作參考："（搖板）來至在堂外用目看，（二六）前護後擁好威嚴！八寶鳳冠頭上戴，身上穿着龍鳳衣衫；她滿頭珠翠耀人眼，我的青絲趕成了毡；她八幅羅裙腰中繫，我的羅裙扯去了半邊；她好比一輪明月圓又亮，却怎麼我這月缺月黑烏雲遮滿天就不能够重圓。她好比三春牡丹鮮又艷，我好比雪裏梅花耐霜寒！恨只恨陳士美把良心改變，貪榮華喪天良變了心田，上首不跪下首站，她問我一聲我答一言。"

我的名字秦香蓮。
皇　姑：（接唱）駙馬家無妻和子，
你冒認官親理不端！
秦香蓮：（接唱）我夫妻結親十年整，
我與他生下女和男。
皇　姑：（接唱）你不用與我巧言辯，
見皇姑不下跪所爲哪般？
秦香蓮：（接唱）論國法我應當與你跪，
論家法你就該把我參。
皇　姑：嗟！
（接唱）我本是金枝玉葉女，
敢在我面前發狂言！
秦香蓮：（接唱）先娶我來我爲大，
後娶你來你爲偏。
皇　姑：（接唱）好一個大膽秦香蓮，
竟敢與皇姑論正偏，
吩咐宮人皮鞭打！
〔宮女打秦香蓮，香蓮下〕
〔四侍衛、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引包拯上〕
包　拯：（接唱）你打香蓮爲哪般？
皇　姑：（接唱）她敢與我分大小。
包　拯：（接唱）你二人應當姐妹稱。
皇　姑：（接唱）爲了此事將她打。
包　拯：（接唱）包拯在此你打不成！
皇　姑：（接唱）要打要打定要打！
包　拯：哼哼！
（接唱）休在我開封亂胡行！
皇　姑：（接唱）吩咐內侍催車輦——
搬來國太講人情。
〔太監、四宮女、皇姑下〕
包　拯：呸！
（唱散板）
金枝玉葉少訓教，
來在開封攪老包；
慢說搬來國太到，
宋王爺到此我也不饒！（同下）

第　三　場

國　太：（內唱西皮倒板）
適才內侍一聲報，
〔四太監引國太上〕
國　太：（唱原板）
不由哀家怒冲霄，
包拯作事眞可惱，
要鍘駙馬爲哪條！
悶坐宮院心焦躁，
皇兒回來問根苗。
〔四宮女、太監引皇姑上〕
皇　姑：（唱西皮搖板）
未下車輦淚先掉，
搬請母后把案消。
國　太：駙馬之事怎麼樣了？
皇　姑：今有包拯將駙馬搭至鍘口……（哭）
國　太：不好了！
（唱散板）
內侍擺駕開封到！
〔衆圓場。王朝上〕
國　太：（接唱）快叫包拯把我朝。
王　朝：啓稟相爺：國太駕到。
包　拯：（內唱）王朝稟來馬漢報！
〔四侍衛、馬漢、張龍、趙虎引包拯上〕

包　拯：(接唱)果然是國太駕離朝。
王　朝
馬　漢：國太駕到。
包　拯：(接唱)走向前來忙跪倒，
接駕來遲把臣饒。
國　太：(接唱)哀家口內傳旨意，
包相免禮且平身。
包　拯：(接唱)叩罷頭來謝罷恩，
國太到此爲何情？
國　太：(接唱)駙馬身犯何條罪，
爲何不回紫舉宮？
包　拯：(接唱)香蓮母子將他告，
殺妻滅子罪難饒。
國　太：(接唱)駙馬是我皇家婿，
庶民告官罪不容。
包　拯：(接唱)說甚麼皇親與國戚，
王子犯法與民同。
國　太：(接唱)好一個膽大小包拯，
哀家講情你不聽，
我這裏大堂來坐定——
看你把他怎樣行！
包　拯：(接唱)國太大堂來坐定，
倒教包拯無計行！
劊子手！
忙將銅鍘來搭定。
〔四劊子手搭銅鍘上，過場下〕
包　拯：(接唱)霎時教他命難存！
國　太：(接唱)一見銅鍘搭上堂，
不由哀家着了慌。
何人告下寃枉狀，
快把原告帶上堂。
包　拯：(接唱)回頭便把香蓮叫。
〔秦香蓮攜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接唱)相爺喚我爲哪條？
包　拯：(接唱)大堂坐的龍國太，
那旁坐的龍鳳嬌。
我命你向前苦哀告，
也免得老包把心操。
〔四侍衞、馬漢、張龍、趙虎、包拯同下〕
秦香蓮：(接唱)帶領兒女忙跪倒。
國　太：(接唱)一見賤人氣難消，
內侍搶她的兒和女！
〔太監搶冬哥、春妹下〕
秦香蓮：(接唱)倒教香蓮無計行。
〔王朝示意擊鼓〕
急急忙忙擊堂鼓——
〔四侍衞、張龍、趙虎、馬漢引包拯上〕
包　拯：(接唱)香蓮擊鼓爲何情？
秦香蓮：(接唱)國太搶去我的兒和女。
包　拯：(接唱)你爲何搶她的小姣生？
國　太：(接唱)哪個見她的兒和女！
王　朝：(接唱)內侍搶去了小姣生。
包　拯：(接唱)王朝追回她兒和女！
王　朝：啊！
〔王朝下，領冬哥、春妹上〕
王　朝：(接唱)相爺與她把寃伸。
國　太：(接唱)我縱然搶她的兒和女，
你敢把哀家怎樣行！
包　拯：(接唱)一見國太把臉變，
倒教包拯爲了難。
秦香蓮：相爺作主！

包　拯：王朝！

(接唱)看過俸銀三百兩！

王　朝：是。(取銀)

包　拯：(接唱)雙手交與秦香蓮。

這是紋銀三百兩，

拿回家去度飢寒。

教你兒女把書念，

千萬讀書莫作官；

你丈夫倒把高官作，

害得你一家就不團圓。

帶領兒女回家轉！

秦香蓮：(接唱)接過銀兩淚漣漣！

人道包相是鐵面，

却原來他官官相護有牽連。

三百兩銀子我不要，

從今後屈死也不喊冤！

手拉兒女回家轉——

包　拯：回來！

(接唱)她母子三人淚不乾，

香蓮下堂把我怨，

她道我官官相護有牽連。

本當鍘了陳士美——

國　太：大膽！

皇　姑：(哭)喂呀……

包　拯：(接唱)國太一旁來阻攔。

有心不鍘陳士美——

秦香蓮：(哭)喂呀……

包　拯：(接唱)倒教我包拯兩爲難。

罷！(摘冠)

拚着官兒我不作，

塌天大禍我承擔。

劊子手！

將陳士美搭在銅鍘案，

鍘了這負義賊再見龍顏。

〔四劊子手抬陳士美上，過場下，國太、皇姑急撲，包拯攔阻〕

包　拯：開鍘！

〔衆應，堂鼓，開鍘〕

國　太
皇　姑：哎呀！

〔秦香蓮攬冬哥、春妹入懷，以袖掩面〕

〔幕落〕

——劇　終——

伐　東　吳

前　記

“伐東吳”是“三國演義”中的一節故事。

劉備爲報關羽、張飛之仇，大舉伐吳；因關興、張苞陣前立功，設宴慶賀。席間回憶往事，語多感慨，無意中說出“昔年五虎上將，俱都老邁無用”的話，激怒陪宴的老將黃忠。黃忠不待終席而去，單人殺入吳營，力斬二將之後，竟中冷箭，經關興、張苞接應回營，不治而死。臨終之前，以“平吳不及取中原”向劉備作最後的諫言。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李洪春與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共同整理的。原本劇情相當完整，整理本僅對個別詞句略加修潤。

第一場

〔四軍士、大太監引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原板）

風吹旌旗遮日影，
關興張苞出御營；
未知此去可得勝，
悶坐御營心不寧。

〔黃忠上〕

黃　忠：（唱原板）

憶昔當年長沙鎮，
轉眼不覺有數春。
荆州閬中遭不幸，
一心要把東吳平！
黃漢升撩袍御營進，

〔見劉備，施禮〕

劉　備：（接唱）老將軍免禮且平身，
暫陪朕坐解愁悶。

黃　忠：（接唱）既興兵何必淚常傾！

〔張苞、關興上〕

張苞 關興：參見皇伯。

劉　備：勝負如何？

張　苞：兒臣與吳兵交戰，不想譚雄暗放冷箭，射死戰馬；若非關興搭救，險遭不測。

關　興：兒臣刀劈謝旌，活捉譚雄，現在帳外。

劉　備：綁上來！

〔軍士綁譚雄上〕

劉　備：好賊！

（唱散板）

孫權與孤寃仇深，
孤定把東吳一掃平。
手指賊子咬牙恨，
斬他的首級掛營門！

〔軍士押譚雄下，斬畢再上〕

軍　士：斬首已畢。

劉　備：將賊的首級祭奠二千歲靈前；洒下熱血，以祭死馬。

軍　士：啊。

劉　備：唔呼呀！朕今出兵與二弟、三弟報仇，幸得二虎侄頭陣取勝，管教那吳兵喪膽。——內侍擺筵，朕與二侄賀功。

張苞 關興：謝皇伯。

〔黃忠咳嗽〕

劉　備：老將軍還在？

黃　忠：臣。

劉　備：你也來呀。

黃　忠：謝主公。

劉　備：（唱原板）

慶功宴上把酒飲，
想起了桃園結拜情，
弟兄們創業多艱困，
又誰知中途兩離分！

唉！想當年與爾父桃園結義以來，得徐州、入襄陽、取西川，皆是爾父之力，不想一旦下世去了！可嘆五虎上將，所餘無幾，皆是老邁無用了！……

黄　忠：（一震）……

劉　備：看酒來，朕與賢侄把盞。

（唱搖板）

父是雄才兒英俊，

這斗水酒慶功勳。

黄　忠：（離座）老了哇，老了！

（唱散板）

主公言語實難聽，

他道老將我無能。

且住！想那關興、張苞，乃子侄之輩，在陣前擒來譚雄，不過是些小的功勞；主公在酒席筵前，誇之不已，反道昔年五虎上將，盡是老邁無用！有了，俺不免單人獨騎，暗出御營，去到東吳的營盤，定要生擒孫權，活捉潘璋，刀劈他幾員上將，看看我老是不老！

（唱快板）

太公八十掌帥印，

廉頗年邁領雄兵；

俺黄忠豈是無本領——

（接唱搖板）

再學走馬取定軍。（下）

太　監：（上）黄老將軍怒出御營，直奔東吳而去。

劉　備：再探。

太　監：啊！（下）

劉　備：啊？漢升爲何怒出御營，直奔東吳而去？……哦，哦，是了！想是朕方才言語冒昧，怒惱了漢升，因此暗出御營，要斬將立功。唉！恐他陣前有失。——二虎侄，速速將老將軍趕回，不得違誤！

張苞 關興：得令。（同下）

劉　備：將筵撤下。

（唱搖板）

適才朕言錯出唇，

不想激怒黄漢升。

但願他此去早得勝，

悶坐御營等信音。

〔衆同下〕

第　二　場

黄　忠：（內唱西皮倒板）

黄忠馬上哈哈笑，

（上，接唱快板）

我主爺寵愛少英豪，

溺愛不明誇大了，

反道我老將無略韜。

戰長沙已然鬚白了，

取東川誰不服英豪；

我也曾把天蕩定軍掃，

夏侯淵一命喪荒郊；

神箭寶刀誰不曉，

敵將聞名望風逃。

耳邊聽得馬嘶叫——

來了關興與張苞。

〔張苞、關興上〕

張苞 關興：參見老將軍。

黄　忠：你二人趕來作甚？

張苞 關興：奉皇伯將令，請老將軍回營；恐陣前有失。

黄　忠：呸！

（唱快板）

二小將把話講差了，

說甚麼有失把命拋！

我一心要把吳營掃，

踏平江東保漢朝；
某也不圖凌閣標，
也不圖封侯爵祿高。
回營報與主公曉，
你就說我無用的老黃忠要立功勞！（下）

張 苞：（唱搖板）
老將說話眞性傲，

關 興：（接唱）相隨保護莫辭勞。
〔同下〕

第 三 場

〔四軍士引吳班上〕

吳 班：（唱西皮搖板）
奉旨出川把賊掃，
開路先行不辭勞。
〔報子上〕

報 子：黃老將軍到。

吳 班：有請。

報 子：有請。（下）
〔黃忠上，下馬〕

黃 忠：先鋒。

吳 班：老將軍。

黃 忠：嗨！

吳 班：老將軍怒氣不息，爲着誰來？

黃 忠：先鋒！想那關興、張苞，乃子侄之輩，在陣前擒來譚雄，不過是些小的功勞。主公在酒席筵前，誇之不已，反道昔年五虎上將，俱都老邁無用。是我單人獨騎，怒出御營，要到東吳營盤，生擒孫權，活捉潘璋，刀劈他幾員上將，看我老是不老！

吳 班：想那關興、張苞，本是少年英雄，莫怪主公稱讚。據末將看來，你本來的是老了！

黃 忠：呸！
（唱搖板）
却爲何人人道我老！
（接唱快板）
不由我怒火往上燒。
某十歲弓馬全習好，
十三四歲學寶刀；
交鋒對壘哪見老，
數十載未離馬鞍橋。
到如今八十三歲不服老，我是哪些兒老？

吳 班：本來是老了！

黃 忠：呸！
（接唱）豈懼那東吳的小兒曹。
來來來帶過爺的"追風豹"——
（唱搖板）
斬幾個人頭你們瞧一瞧！（下）

吳 班：（唱搖板）
這老將人老心不老，
馬來！
（接唱）我暗地保護走一遭。
〔衆同下〕

第 四 場

〔"風入松"，四軍士引崔禹上〕

崔 禹：俺，東吳大將崔禹。奉令攻打頭陣。——衆將官，殺！
〔黃忠上，刀劈崔禹。四軍士下，黃忠追下〕
〔"急急風"，四軍士引史蹟上；黃忠上，刀劈史蹟。四軍士下，黃忠追下〕

第 五 場

〔四軍士引潘璋上〕

潘　璋：（唱西皮搖板）

探馬不住飛來報，

黃忠老兒逞英豪。

某，東吳大將潘璋。前與呂蒙定計，奪取荆州，殺了關羽；吳侯見喜，將關羽的刀馬賞賜與某。那赤兔馬不食草料而死；這青龍刀，自到我手，未斬一將。今日黃忠怒踹我營，豈能容他猖狂。——衆將官！

軍　士：啊！

潘　璋：殺！

〔黃忠上〕

黃　忠：來將通名！

潘　璋：東吳大將潘璋！

黃　忠：看刀！

（唱快板）

怒髮衝冠鋼牙咬，

爾敢使青龍偃月刀！

氣得黃忠眼花了！

〔起打，潘璋等敗下，黃忠追下〕

第　六　場

〔馬忠上〕

馬　忠：俺，馬忠。元帥出兵，未知勝負，不免出營一望。

〔四軍士引潘璋上〕

馬　忠：參見元帥，勝負如何？

潘　璋：大敗而歸！

馬　忠：待末將抵擋一陣。

潘　璋：小心了。（下）

〔黃忠上，起打，馬忠等敗下，黃忠追下〕

第　七　場

〔四軍士引潘璋上。馬忠敗上〕

馬　忠：參見元帥。

潘　璋：勝負如何？

馬　忠：敗下陣來。

潘　璋：吳侯降罪，如何是好？

馬　忠：元帥與他交戰，待我暗射他一箭。

潘　璋：黃忠之箭，乃百步穿楊，只恐你畫虎不成反類犬！

馬　忠：有道是“會者不防”。

潘　璋：好，待某引他到來。

〔馬忠下。黃忠上，起打。馬忠暗上，放箭，黃忠中箭下。潘璋、馬忠等追下。關興、張苞上，過場下〕

第　八　場

黃　忠：（內唱西皮倒板）

四面喊聲兵圍繞。

〔黃忠上，四軍士、潘璋追上〕

黃　忠：（唱快板）

勒馬橫刀怒冲霄，

大罵潘璋爾聽道：

衝鋒對敵是英豪，

冷箭傷人實可惱，

大膽吳寇敢放刁！

潘　璋：（唱散板）

黃忠老兒不服老，

敢在陣前逞英豪。

勸你馬前歸順了，

少若遲延命難逃。

黃　忠：（接唱）黃忠今日遭圈套！

〔關興、張苞上，與潘璋起打。黃忠下，關興、張苞下〕

軍　士：黃忠被關興、張苞救去！

潘　璋：追！

〔衆同下〕

第九場

〔四軍士引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搖板）

孤王筵前言失檢，
激怒了老將去爭先。
差去二侄相阻勸，
但願平安早回還。

〔關興、張苞扶黃忠上〕

劉　備：哎呀！

（唱散板）

一見老將身帶箭，
朕心如落百丈淵。
早知出兵遭此險……（哭頭）老將軍哪！
悔不該一時出錯言。

黃　忠：（唱小倒板）

精神恍惚四肢軟，

（接唱散板）

耳旁聽得有人言。
大喝潘璋休弄險，

看刀！……哎呀！

（接唱）原來陛下在眼前。

急忙低頭謝恩典，
只恐性命難保全。

劉　備：孤一言之錯，激怒老將軍出營，如今帶箭而歸，怎不教孤痛斷肝腸！

黃　忠：哎呀主公啊！老臣出得御營，就刀劈了崔禹、史蹟！

劉　備：就該回營才是。

黃　忠：唉！臣見潘璋，手使二千歲的青龍偃月刀，只氣得我肝膽裂碎，正要擒捉那賊，不想却被冷箭射中肩窩！

劉　備：老將軍乃是百步穿楊之手，爲何不防？

黃　忠：哎呀，陛下呀！

（唱散板）

老臣智不如王翦，
臨陣豈肯不當先！
況且仇人兩相見，
匆忙哪顧聽弓弦。

劉　備：哎呀！

（接唱）眞乃風雲不測變，

令人血淚洒胸前。

〔向張苞、關興〕

老將軍中箭身受險，
恨爾等保護不周全！

黃　忠：陛下！這是爲臣自不小心，休要瞞怨二位小將軍。

劉　備：既已如此，待孤與老將軍起箭。

黃　忠：哎呀陛下！這箭上有毒，箭在臣在，箭去臣亡！

劉　備：老將軍，此箭不起，敢是懼痛麼？

黃　忠：噯呀！老臣死且不怕，豈能懼痛！但得苟延一時，與陛下一言永別耳。區區此心，伏乞聖聽！

（唱散板）

平生今洒淚幾點，
回首功名數十年。
臣受主公恩非淺，
粉身碎骨理當然。
幸得全屍已無怨，
叩謝龍恩歸九泉。
臨危再把主公勸，（哭頭）主公啊……
平吳不及取中原。

劉　備：（接唱）老將軍休要心慌亂，
去箭醫傷未必難；
平吳之後太平宴，
孤願你安寧壽百年。

黄　忠：唉！
（接唱）見主公說話淚滿面，
張苞、關興哭兩邊。
大丈夫戰死終難免，
強打精神且留連。

劉　備：老將軍哪！
（接唱）事到此間勿挽轉，
張苞、關興聽我言。
張苞、關興！

張苞、關興：在。

劉　備：扶住老將軍，待孤與他起箭。

黄　忠：且慢！想我身爲大將，這起箭何用攙扶，待臣自起。——閃開了！

〔起箭，黄忠死〕

劉　備：哎呀！
（唱散板）
老將一死孤心好慘！
冤仇未報恨難填。
五虎上將三不見……（哭頭）老將軍哪！
不滅東吳誓不還！
將老將軍屍首盛殮起來，送往成都！

〔報子上〕

報　子：潘璋討戰。

劉　備：再探。

報　子：啊。（下）

劉　備：張苞、關興，快快帶領人馬，與吳兵决一死戰。（下）

張苞、關興：得令。

〔同下〕

——劇　終——

連　陞　店

前　記

"連陞店"是一齣諷刺性的喜劇。描寫一個趨炎附勢的旅店主人，起初看不起投宿的窮舉子王明芳，百般嘲笑揶揄，及至第二天聽說王明芳得中了，立刻改變態度，曲意逢迎，諂媚備至。一夜之間，出現了兩副面目。

這個劇本是根據蕭長華先生的演出本，由中國京劇團蕭盛萱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共同整理的，最後並經蕭長華先生訂正。

第　一　場

〔王明芳上〕

王明芳：（念）蓬蒿隱蔽靈芝草，汙泥陷着紫金盆。——學生王明芳，乃徐州沛縣人氏。今當甲辰科會試之期，上京趕考，幸喜三場已畢，文章倒也得意，出得場來，天色已晚，不免尋一旅店投宿便了。

正是:

文章本無價,人貧志不貧;

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來此已是連陞店,倒也吉祥,就在此住下罷。——店主東!(整衣)店主東!(仍無人應聲)喂,裏面有人麼?裏面有人麼?

店　家:(內)啊哈!

(上念)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是哪一位?

王明芳:啊,店主東!

店　家:哎哎哎,你往下站,我這兒不打發閑錢。

王明芳:甚麼叫做閑錢?

店　家:像你這樣的,我這兒有"包月",到了月頭兒有人來領錢,這平常日子我一概不打發。

王明芳:我是投宿的。

店　家:住店的?有你的住處。

王明芳:在哪裏?

店　家:順着我手瞧:往東一梢頭,路北的高上坡,八字粉皮牆,那兒還掛着一把小笊籬,那個地方才是你的住處。

王明芳:那是廟哇。

店　家:似乎您這樣的,不住廟,還打算住上等旅店不成嗎?

王明芳:那是些要飯花子的住處,豈是我住得的!

店　家:你不是花子,難道說還是乞丐不成?

王明芳:唔、唔、唔,又一個唔!

店　家:哪兒這麼三唔?

王明芳:你把我當甚麼人看待?

店　家:也無非是個要飯的不咧。

王明芳:差矣。

店　家:何差?

王明芳:我是科考的舉子。

店　家:唔、唔、唔,我照樣還你三唔。甚麼科考的舉子,哪位像你似的,一身的零碎綢子,我瞧你不像個橘子!

王明芳:像甚麼?

店　家:簡直是個爛柿子。

王明芳:店主東,我也無有重大的行李,只有一席之地,便可安身。

店　家:不成,沒地方!

王明芳:行個方便罷!

店　家:你不會到別處去嗎?

王明芳:方便方便罷。

店　家:窮磨。我還是眞見不得這個。我去瞧瞧,得碰你的造化。

王明芳:怎麼?住店還要碰造化。

店　家:不定有地方沒有。

王明芳:是是。——唉,眞是可惡之極!

店　家:(向內)夥計們,還有閑房子沒有?

內　　:有半間草房。

店　家:啊,來着了。——大台!有了你的住處啦。

王明芳:妙啊。

店　家:有了住處啦,怎麼又想住廟哇?趁早請住廟去罷。

王明芳:我說的是絕妙之妙。

店　家:啊,是絕妙之妙,我偏不敎你說妙!

王明芳:要說甚麼?

店　家:要說"好"。

王明芳:怎麼,要說好?

店　家:着比有了你的住處啦。

王明芳:好。

店　家:這不結了。

王明芳：帶路。
店　家：帶鹿，還仙鶴哪！跟我進來罷。
王明芳：啊，店主東！
店　家：呸呸呸，你往下站！別往我跟前湊合，你的口臭！
王明芳：怎麼？我人窮罷了，怎麼連口都是臭的嗎？啊？連口都是臭的嗎？
店　家：不臭，你就別處去。
王明芳：好，臭臭臭。
店　家：非但臭……
王明芳：怎麼樣呢？
店　家：其臭而不可聞也。
王明芳：（背語）可惡。——啊，店主東，我就住在這上房嗎？
店　家：上房？不成。那是上等舉子老爺們住的，你不配！
王明芳：我不配？
店　家：你是不配。
王明芳：不配就不配。
店　家：你怎麼配呢！
王明芳：這兩旁的廂房也可以將就。
店　家：廂房你也不配。
王明芳：我又不配。
店　家：那是買賣客商住的，東西是多的，半夜裏要是丟點甚麼，我不擔那沉重兒。
王明芳：啊，店主東，我住在樓上罷？
店　家：你要住樓啊，你也不怕暈高兒。不成，那是闊老官老爺們住的，你更不配啦。
王明芳：啊，如此說來，還有我的住處？啊，還有我的住處嗎？
店　家：你急啦，好罷，趁早您請出！
王明芳：噯，不急！
店　家：地方是大的，院子是多的，我得找得到哇。啊，你來到了就是時候！——噯，到了，就這兒罷！我給你開門。（開鎖）嘶兒、呸兒、稀哩嘩啦、吱吱紐紐、呱嗟。進去罷！
王明芳：（進內一望）哎呀，喂喲喂喲！
店　家：你怎麼學"油葫蘆"叫喚？
王明芳：不是啊，你看，這裏面，亂碴碴，俱是些柴草，教我怎生住得？
店　家：你說裏面的草呀，是啊，這是我堆草的屋子。我問問你，帶着被窩、褥子來了嗎？
王明芳：無有。
店　家：還是呀，我這是心疼你。你進去，把這個草扒拉個坑兒，鋪點兒，蓋點兒，豈不暖乎！
王明芳：如此說來，你教我鋪草蓋草不成！啊，你教我鋪草蓋草不成嗎！
店　家：那不好嗎？不願意你就請出。
王明芳：唉！我將就了。
店　家：你瞧，你還落個將就。
王明芳：（整衣）嗯哼！
店　家：嗽上啦！
王明芳：來。
店　家：（看王，不理）……
王明芳：來！
店　家：這倒得，改了"來"啦！我說您帶着跟班兒的啦？
王明芳：啊，店主東！
店　家：說話！
王明芳：取盞燈來。
店　家：要燈幹甚麼？
王明芳：照一照，我好睡覺哇。
店　家：瞧，這些麻煩，得，碰你的造化罷！

王明芳：要燈也要碰造化？
店　家：我得問問去，不定有沒有哇！
王明芳：（自語）唉！今科不中哇，下科我再不來了！
店　家：（向內）夥計們，還有燈沒有啦？
內　　：還有隻蠟頭兒。
店　家：（取燈）啊，好造化，要甚麼，有甚麼。——大台，燈到！
王明芳：哎呀，燈來了，燈來了，燈來了哇！
店　家：這塊骨頭，見過甚麼，瞧見半隻蠟頭兒，就犯起酸來了！
王明芳：不是喲，有了燈，我好看文字呀。
店　家：我告訴你，這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可要小心火燭！
王明芳：哎呀，你說了半日，就是這一句像話。
店　家：大概還像人話。
王明芳：請便罷！
店　家：不請便，還得陪着你？
王明芳：我這是禮呀！
店　家：窮人禮多。
王明芳：怎麼我人窮罷了，禮也多的嗎？啊，這禮也多的嗎？
店　家：不多，你就請出。
王明芳：多，多，多。
店　家：這不結啦。天不早啦，趁早睡覺，帶上點門！（自語）快關店門啦，來了這麼一塊窮酸。（向內）我說夥計們，關店門、下燈籠、放狗、擱鷄窩，咱們這兒可不留住閑人啦！
內　　：（應聲）啊。

〔店家下，起三更〕

王明芳：唉，君子無錢，到處難喲！

（唱"吹腔"）

鐵硯磨穿苦囊螢，
不知何日得成名！

〔王明芳念書〕

內　　：吵得很，睡不着，吵得很！
店　家：（邊說邊上）別嚷，別嚷！我去，我去！（推門入內）得了，放着覺不睡，你這麼哼哼唧唧的，吵得一店的老爺們都睡不着，你這是攪我呀！
王明芳：店主東，方才也曾對你講過，我在此看看文字消遣。
店　家：甚麼文字？拿來我瞧瞧。
王明芳：店主東要看，請看！（遞書）
店　家：甚麼文字，你哪兒弄了個唱本兒，這兒矇事來啦。（扔書於地）去一邊兒去！
王明芳：哎呀呀，這還了得！譭謗聖賢！（拾書，頂頭上，又供在桌上，拜書）聖賢老師，你不要怪罪於他，他是個蠢牛木馬！
店　家：好說，好說。
王明芳：脊背朝天，畜生一般，譭謗聖賢，譭謗聖賢！
店　家：得啦，水都讓你鬧渾啦！你過來，我問問你，你到了兒是幹甚麼的？
王明芳：我是個念書的呀。
店　家：怎麼着，你眞是個念書的嗎？
王明芳：念書還有矇事的。
店　家：我可要考考你。
王明芳：怎麼，你要考我？
店　家：你淨知道念書，你知道你們念書的供的是哪位祖師？
王明芳：（啞笑）聞所未聞，念書的供起祖師來了。
店　家：別打岔，供的是哪位？
王明芳：供的是孔聖人。

店　家：有的，眞教你矇着了。
王明芳：這豈有矇的。
店　家：我問問你，孔夫子有多少徒弟子？多少大賢人？
王明芳：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賢人。
店　家：不錯。那麼這七十二賢人裏，有多少成了家的？有多少沒有娶媳婦的？
王明芳：這，我倒不曉得了。
店　家：這就把你考住了。我要是說出來，教你長長學問。
王明芳：好好，請教。
店　家：這七十二賢人裏，有三十個成了家的，四十二個沒娶媳婦的。
王明芳：何以見得？
店　家：你可知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哪？
王明芳：何謂冠者？
店　家：成了家的就是冠者。
王明芳：何謂童子？
店　家：沒娶媳婦的就是童子，童男子兒麼。
王明芳：啊，是是是。
店　家：冠者五六人，五六是三十不是？
王明芳：不錯。
店　家：童子六七人，六七是四十二個不是？
王明芳：呃，四十二個。
店　家：他是三十個成了家的，四十二個沒娶媳婦的，共湊了一塊兒，這就是七十二大賢人嗎！
王明芳：哎呀，看你不出，有此大才。
店　家：你別看外拙，咱內秀。你要是出個題目，我還能作個八股兒呢！
王明芳：啊，如此我倒要考你一考。
店　家：怎麼考？
王明芳：你可知"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店　家：哎喲，哎喲，哪兒學了這麼兩句話，你淨知道說，你會講嗎？
王明芳：這……，我不會講。
店　家：又把你考住了。今兒沒有事，我來開開講，教你多知多懂。
王明芳：（揖）倒要請教。
店　家：你說的這個"素富貴"，他是個人。
王明芳：（驚）啊，是個人？
店　家：唔。
王明芳：啊，是哪一個？
店　家：就是蘇秦嗎？
王明芳：蘇秦？
店　家：唔。
王明芳：（啞笑）哦，蘇秦怎麼樣？
店　家：你知道蘇秦的父親是誰？
王明芳：是哪一個？
店　家：就是蘇東坡。
王明芳：哦！是是。
店　家：蘇秦家中豪富，人稱"蘇富貴"。
王明芳：哦，蘇富貴？
店　家：蘇秦是滿腹經綸，聽說曹操開了科啦。
王明芳：啊，怎麼？曹操開了科了！好好好。
店　家：蘇秦一想，現如今曹操招賢納士聚草囤糧，拿我這樣文才，何不投奔曹操去哪！
王明芳：哦，這就是了。
店　家：蘇秦立時刻打點琴、劍、書箱，備好了金銀，帶領着從人無數，上京趕考；從他一出門，這一道兒上都是富貴的，是"行乎富貴"。
王明芳：哦，是是是，這就是"行乎富貴"。是了，是了。
店　家：到了京啦，三場已畢，曹操一看蘇秦的文章呀，

嘿！眞是天下第一的奇才。曹操一想，說我要是中了蘇秦，日後朝中哪還能顯得出我曹操來呀！沒中蘇秦，給趕出貢院啦，曹操打這兒才奸的，你知道啦？

王明芳：哦哦！

店　家：蘇秦一想，拿我這樣的文才會沒有中，一氣就病在店裏頭啦。

王明芳：哦，病了！

店　家：帶來的金銀也都花費啦。

王明芳：哦，花費了！

店　家：從人也都漫散啦。

王明芳：哦，漫散了！

店　家：打這兒可就貧賤啦，人稱“蘇貧賤”。

王明芳：哦！蘇貧賤，領教了。

店　家：可憐哪，只落得乞討而回，這叫“行乎貧賤”。

王明芳：哦，哦，高才，實在高才！

店　家：到了家啦，父母好見，他媳婦難見！

王明芳：他的妻子是哪一個？

店　家：就是李三娘呀。

王明芳：啊，李三娘也出來了！

店　家：正在磨房推磨哪，一瞧他丈夫不第而回，一扭臉沒理他。

王明芳：哦，不曾睬他。

店　家：蘇秦一想，說我沒中，連我媳婦都看不起我，一跺脚又走啦。

王明芳：又往哪裏去了？

店　家：週遊列國。

王明芳：哎呀呀，週遊列國去了。

店　家：媳婦等了半天，丈夫沒回來，一想我這是不賢慧呀，到了上房辭別公婆，打點了個小包袱，扛着把雨傘出外尋夫，你知道她一出門碰見了誰？

王明芳：碰見哪一個哇？

店　家：碰見了孟姜女。

王明芳：孟姜女也來了！

店　家：碰見了孟姜女正在那兒尋夫哪。姐兒倆這麼一敍話，是同病相憐，一塊兒走罷！走至在界牌三關，你知道又碰見了誰？

王明芳：又碰見哪一個？

店　家：碰見了代戰公主。

王明芳：代戰公主也出來了，哎呀，眞熱鬧哇！

店　家：帶領人馬追趕平貴回朝，姐兒仨這麼一敍說哪，是對景傷情，嚎啕痛哭，一塊兒走罷，這才走一站哭一站，走一程哭一程，一直的哭倒了萬里長城。

王明芳：哎呀呀，好極，妙極，可惡已極。

店　家：哪這麼三急呀？别攪我啦，快睡覺罷。（出門）哎喲，我多噜說過這麼些話呀，傷了神啦，這得保養保養。（向內）我說夥計們，給我熬它四兩人參湯，補補我的中氣罷！（下）

王明芳：這小子是甚麼骨頭，也配吃甚麼人參湯噢！

〔起四更〕

王明芳：（唱“吹腔”）

石崇豪富范丹貧，

一舉成名天下聞。

內　　：吵得很！

店　家：（邊說邊上）别亂，别亂！我去，我去！（進內）

王明芳：（哼書）

店　家：（吹燈）

王明芳：哎呀不好，店主人快來！

店　家：在這兒哪。

王明芳：有了賊了！
店　家：有賊偷你甚麼啦？
王明芳：偷了我的被窩褥子。
店　家：帶來了嗎？
王明芳：帶來了。
店　家：在哪兒？
王明芳：衣袋內。
店　家：衣袋裏盛得下被窩褥子嗎？
王明芳：當票兒。
店　家：窮酸！別攪我了，快睡罷。蒙腦袋！打呼嚕！（王作打呼）睡着了沒有？
王明芳：睡着了。
店　家：睡着了還說話？
王明芳：你問我麼！
店　家：別攪我了，睡罷！（帶門）喲！天快亮啦！（向內）我說夥計們，把火挑開，伺候老爺們的洗臉水。（下）
內　　：（應聲）啊。
〔起五更，報錄上〕
報　錄：（念）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來此已是連陞店。報錄的來嘍！
〔店家上〕
店　家：天大亮啦，店門也開啦。
報　錄：報錄的來嘍！
店　家：（出門）喂！幹甚麼的？
報　錄：報錄的。
店　家：報哪位？
報　錄：王老爺中了！
店　家：老爺們還沒起哪，您先請櫃房坐一會兒。
〔報錄下〕
店　家：想不到，我這店裏會有中了的。甭說這一定是上房。——我說上房老爺們起來了嗎？
內　　：甚麼事？
店　家：王老爺中啦。
內　　：有姓唐的，有姓黃的，沒有姓王的。
店　家：沒姓王的，甭說必是樓上。（上樓）我說樓上老爺們起來了沒有？
內　　：甚麼事？
店　家：老爺高中了，有報錄的來啦。二爺！不差嘛催老爺們該起啦，老爺高中啦！
〔崔老爺上〕
崔老爺：（念）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馮陳褚魏，蔣沈韓楊。
店　家：這倒得，這位老爺才念百家姓。
崔老爺：店主東，起的早！
店　家：伺候老爺！
崔老爺：啥事情？
店　家：老爺高中啦。
崔老爺：怎麼？我中了？
店　家：是。老爺高中了。
崔老爺：哈哈哈！我中了，哈哈哈………
店　家：了不得啦，下巴樂掉了，我給您托上去罷。（托下巴）
崔老爺：哈哈哈……
店　家：接碴兒樂。
崔老爺：這是我祖上的陰功。
店　家：好陰功。
崔老爺：父母的德行。
店　家：好德行。
崔老爺：墳地裏的好風水。
店　家：要出蘆花長蟲。

崔老爺：願吾皇萬歲，萬萬歲。
店　家：省事，他把"引見"也帶下來了。
崔老爺：你是怎麼知道的？
店　家：有了報錄的啦。
崔老爺：在哪裹呀？
店　家：在樓底下哪。
崔老爺：我要見見他的。
店　家：您賞他幾個錢。
崔老爺：那個自然。
店　家：到樓口啦，老爺請下樓罷。
崔老爺：不不，店主東請！
店　家：不不，還是老爺請！
崔老爺：不不，還是店主東請。
店　家：小店家不敢，還是王老爺請罷！
崔老爺：（愣）啊，哪個姓王呀？
店　家：您不姓王嗎？
崔老爺：我姓崔呀。
店　家：得啦，我直說王老爺中了，王老爺中了，你崔老爺出來找誰吃的！
崔老爺：嘸、嘸、嘸！混賬，不堪！甚麼東西！我崔老爺中了，你就說我崔老爺中了；王老爺中了，你就說王老爺中了。早晨起來這麼滿樓上喊："老爺中了，老爺中了"，你看我連恩都謝了，就算"票"①啦嗎？
店　家：那你埋怨誰去？
崔老爺：混賬！
店　家：老爺。
崔老爺：不堪！
店　家：老爺。
崔老爺：甚麼東西！
店　家：老爺。您回來，您的屋子在那邊哩。
崔老爺：混蛋，這邊也通到那邊！
店　家：那邊，你眞明白。
〔報錄上〕
店　家：（下樓）頭兒，我都問到了，沒有哇！
報　錄：都問到了沒有姓王的？昨晚上沒來人嗎？
店　家：昨一晚一上（想）您櫃房先泡壺茶喝。
〔報錄下〕
店　家：（自語）昨晚上沒來人哪！（想）哦！就是快關店門的時候，來了那麼塊窮酸，他怎麼配呀！管它是他不是，也該打發他走啦。（推門入內，見王爬桌睡着）這倒好，攪了我一宿，他這兒着啦！哎哎哎，醒醒，醒醒！天不早啦，不差甚麼該出去奔奔去啦。
王明芳：（醒）天已亮了，我要觀榜去了！
店　家：別誤了您的公事。
王明芳：我要走了。
店　家：回來！
王明芳：做甚麼？
店　家：你這個人可眞不通情理，溜溜兒攪了我一宿，謝字不答，就這麼一走嗎？
王明芳：不是店主人提起，我倒忘懷了。
店　家：貴人多忘事。
王明芳：來，來，來。（掏錢）店錢、飯錢，俱在其內。
店　家：我說這幾個制錢都是賞給我的？
王明芳：不成敬意。
店　家：這麼辦，送你一個整人情，我不要啦。
王明芳：店主東倒也慷慨。
店　家：算不了甚麼。

① 北京方言，"落空"之意。

王明芳：多謝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店　家：回來。
王明芳：又做甚麼？
店　家：錢我是不要啦，你倒是姓甚麼？
王明芳：昨晚不問，今天怎麼又問起我的姓來了？
店　家：那麼，今兒個問還遲嗎？
王明芳：不遲。
店　家：這不結啦。姓甚麼？
王明芳：姓王。
店　家：哦，"唐"？
王明芳：王。
店　家：哦，"郎"？
王明芳：王！
店　家：（自語）你看他這渾身上下哪一點兒配姓王哪！——哦，您是三點水旁的那個"汪"罷？
王明芳：無有三點水，三横一竪——"王"。
店　家：啊，三横一竪"王"？喲！鬧了半天是王老爺！您怎麼不早說話，在這兒呆着，快跟我走罷。
王明芳：哪裏去？
店　家：請到上房。
王明芳：上房，那是上等舉子老爺們住的，我不配呀！
店　家：那是給您留着的，您來罷，來罷！
王明芳：你往後些，我的口臭哇。
店　家：口臭？誰說的？我不信。我得聞聞。（聞）喝，這嘴裏，天天檳榔、素砂、豆蔻仁兒吃着，我這麼一聞，噴鼻香，一點也不臭。您別打哈哈啦，跟我來罷！（小圓場）您賞給我，（接籃筐）您請進。（進內）您請坐，我給您泡茶去。
〔店家出門，報錄上〕
店　家：頭兒，王老爺是有啦，他的官印是……
報　錄：明芳。
店　家：貴處呢？
報　錄：徐州沛縣。
店　家：對不住，您到櫃房再續半壺。
〔報錄下〕
店　家：（進門）老爺，您坐着，您要是站起來，我是王八蛋。
王明芳：（站起）店主東請坐。
店　家：這是玩笑我。老爺，請問您哪，貴處甚麼地方？
王明芳：徐州沛縣。
店　家：喝，好地方。
王明芳：嘜，窮苦之地。
店　家：不然，新近我們家祖墳，還要打算往那兒挪哪。
王明芳：笑談了！
店　家：您的官印？
王明芳：明芳。
店　家：幸虧問一問，這是怎麼說，差點兒就誤事。（整裝，整帽，撣鞋，規矩地走到王面前）老爺在上，小店家給您叩喜頭，王老爺天喜！
王明芳：喜從何來？
店　家：您高中了。
王明芳：怎麼我中了？
店　家：是。
王明芳：你是怎麼曉得的？
店　家：有報錄的來啦。
王明芳：在哪裏？
店　家：在外頭伺候着您哪！
王明芳：我去見他。
店　家：您先等等。（攔住）老爺，您就穿這樣見報錄的嗎？

王明芳：唉！店主東，實不相瞞，衣服原有幾件，因盤費不足，變賣盡了。有道是：秀才好，不在這藍衫上。
店　家：不然不然。現如今是衣帽年，勢利眼，瞧您身上穿的襤褸點，遇見那些仁人君子還可以，萬一要是遇見小人，就把您擱錯了地方啦。
王明芳：我無有哇！
店　家：別着急，小店家這裏有。
王明芳：哦，店主東有？
店　家：有的是。
王明芳：如此借來一用。
店　家：您這句話說遠啦，咱們爺倆個，用不着這個借字。我的不是我的，您的不是我的。您就說拿來穿！
王明芳：好，拿來穿！
店　家：咋。（向內）夥計們，給王老爺拿衣裳，拿新衣裳。
內　　：啊！
店　家：（取衣）老爺，您瞧這顏色可心不可心？
王明芳：滿好。
店　家：小店家伺候您。
王明芳：我自己穿罷。
店　家：不不，應當伺候您。您請伸袖子！（王伸袖，店家故意穿空）老爺哪兒去啦？嗳！老爺在這兒哪，您請伸袖子！（王又伸袖，店家要給穿又收回）您是姓王嗎？
王明芳：是姓王呀。
店　家：您的官印哪？
王明芳：明芳。
店　家：貴處哪？
王明芳：徐州沛縣。
店　家：嘿！穿罷，沒錯兒。（王穿衣）挺合體。喲，老爺您怎麼不穿靴子？
王明芳：將就了。
店　家：別價，足下無鞋窮半截，何況不穿靴。
王明芳：唉，將就了罷！
店　家：別價。
王明芳：我無有哇！
店　家：別着急，小店家這兒都有。
王明芳：怎麼，店主東有？
店　家：有。
王明芳：如此借……
店　家：您怎麼又來啦。
王明芳：拿來穿。
店　家：咋。您這麼說我聽着痛快。（向內）夥計們，給王老爺拿靴子來。
內　　：啊。
店　家：（取靴）老爺您先將就着穿。
王明芳：我自己穿罷。
店　家：小店家伺候您。
王明芳：不要費心。
店　家：應當的，老爺。

〔王伸腿穿靴，稍低些，店家跪下一腿，給王穿靴〕

店　家：倒不擠您的脚啊？
王明芳：正好。
店　家：不要緊，不合適咱們再換新的。老爺，您把這雙鞋賞給小店家，給您保存起來。
王明芳：不要了。
店　家：總得給您保存起來。（向內）夥計們，把王老爺這雙鞋供在祖宗板兒上。——我得看看。（看）挺合體。（忽然哭起來）
王明芳：你爲何哭起來了？莫非你捨不得麼？

店　家：不是。有個緣故。您聽我說：當初我們老掌櫃的在世的時候，總想穿這麼一件衣裳，好容易給他做得了，沒穿着，他就故去啦。今兒個您穿上，我猛這麼一瞧，直彷彿是我爸爸。

王明芳：嘜，不像。

店　家：一點也不含糊。

王明芳：笑談了！

店　家：我給您傳報錄的去。

〔報錄上〕

店　家：頭兒！老爺傳，跟我進來。

報　錄：是。(進內)

店　家：這是王老爺。

報　錄：給王老爺叩頭。

店　家：有報單？

報　錄：有報單。

店　家：呈上來，外頭伺候着。

報　錄：是。(退出)

店　家：老爺請看。

王明芳：店主東請看。

店　家：這，小店家不識字。

王明芳：啊，不識字？不識字麼，你就會開講？

店　家：我那是吃飽了撐的，胡說八道。

王明芳：(看捷報，念)"捷報：貴府王大老爺印明芳，得中第八名進士，喜報連元。"(笑)哈哈哈！(失手碰着店家下巴)

店　家：喲！

王明芳：怎麼樣了？

店　家：不是，不是，我這個下巴頦兒沒留神，碰着您手了。

王明芳：貼在門首。

店　家：(貼報條)回老爺的話，這個報錄的可得賞！

王明芳：賞他多少？

店　家：賞他十兩。

王明芳：我無有哇！

店　家：小店家墊辦。——報錄的，老爺賞你二兩銀子。

報　錄：謝老爺賞。金殿傳臚，請老爺殿試。

王明芳：知道了。

店　家：知道了，去罷。

〔報錄下〕

王明芳：我要殿試去了。

店　家：伺候您晚飯。(出門)小店家送王老爺！

王明芳：免了罷。

店　家：我再送王老爺！

王明芳：回去罷。

店　家：我還送王老爺！

王明芳：(板着臉，背手看店家。店家退)你把我送到哪裏去？啊，你要把我送到哪裏去呀？哼！勢利的小人！(下)

店　家：罵到我心尖兒上啦。沒想到他會中了。這可是：有眼不識金鑲玉，錯把茶壺當尿壺。(下)

第　二　場

〔二舉子、王明芳同上〕

王明芳：年兄請了。

二舉子：請了。

王明芳：奉旨朝考，一同前往。

二舉子：請。

〔同下〕

第　三　場

報　錄：(內)走哇！

(上念)自家無別事，專爲他人忙。——今有王明

芳王大老爺，得中翰林院庶吉士，不免前去報喜!(下)

〔王明芳上,店家由下場門上〕

王明芳: (念)讀盡詩書有萬卷,今日才得步青雲。

店　家: (自語)天不早啦,老爺也該回來啦。(與王碰面)老爺您回來啦,喝,這身土,我給您撣撣。(撣土)殿試倒得意?

王明芳: 得意之至。

店　家: 給您開飯。

王明芳: 少時再用。

店　家: 聽您信兒。

〔報錄上〕

報　錄: 來此巳是連陞店,店家!

店　家: 甚麼人?

報　錄: 報錄的。

店　家: 報哪位?

報　錄: 王明芳王大老爺。

店　家: 候着。——回老爺的話,外頭又有了報錄的啦!

王明芳: 傳。

店　家: 是。——報錄的,老爺傳,跟我進來。(同進)給王老爺磕頭。

報　錄: 與王老爺叩頭。

店　家: 有報單?

報　錄: 有。

店　家: 呈上來。外頭伺候着。——老爺請看。

王明芳: "捷報:貴府王大老爺印明芳,殿試奉旨朝考,拔取翰林院庶吉士。"貼在門首。

店　家: 是。回老爺的話,這個報錄的也得賞!

王明芳: 賞他多少?

店　家: 十五兩。

王明芳: 這個……

店　家: 墊辦。(出門)報錄的,老爺賞你一兩。

報　錄: 謝謝啦。(下)

店　家: (進內)老爺得中翰林,我給您道個喜罷!

王明芳: 免了罷!

店　家: 我就不磕啦……

王明芳: 嗯哼!

店　家: 我還是磕罷!(磕頭)

〔報錄上〕

報　錄: (念)一步一晃,來到門上。來此巳是連陞店,我說店小子,店小子!

店　家: 喲! 這句話可聽着耳生。——幹甚麼的?

報　錄: 你問太爺呀,是報錄的。

店　家: 報錄的,也配稱太爺!

報　錄: 現在嗎!

店　家: 報哪位?

報　錄: 王明芳王大老爺。

店　家: 哦。你報我們家爺呀!

報　錄: (愣)喲!(請安)啊,二爺!

店　家: 你這是何苦,別這麼眼眶子高,瞧不起人,你也不打聽打聽……

報　錄: 我打聽甚麼?

店　家: 我就逮這苦子啦。

報　錄: 那就莫怪啦。

店　家: 回王老爺的話,外面又有了報錄的啦。

王明芳: 傳。

店　家: 咋。(學二爺作派)報錄的,老爺傳,滾進來!

〔報錄跟進內〕

店　家: 給老爺磕頭。

報　錄: 給老爺叩頭。

店　家：有報單？
報　錄：有報單。
店　家：呈上來，滾出去！
報　錄：喝，好大規矩。（退出）
店　家：老爺請看。
王明芳：“捷報：翰林院庶吉士王大老爺印明芳，欽放江南提學道。”
王明芳、店家：（同）貼在門首。
店　家：老爺，這個報錄的更得賞啦。
王明芳：賞他多少？
店　家：二十兩。
王明芳：塾辦！
店　家：是，前後是四十五啦。——報錄的，老爺給你二百錢。
報　錄：我不要啦。（下）
店　家：太爺省下啦。（進門，拜）老爺是連陞三級，眞可謂好，好，好。
王明芳：店主東，這不叫“好”。
店　家：要說甚嗎？
王明芳：“妙”。
店　家：有的，您在這兒等着我啦，大人不記小人過。
王明芳：君子不記舊惡，下次你要改過。
店　家：是。有不對的地方，您自管教訓我。
差　官：（內）嗯哼！
（上念）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
來此已是連陞店，店家！
店　家：甚麼人？
差　官：吏部差官求見王明芳王老爺。
店　家：候着。——回老爺的話，吏部差官求見。
王明芳：說我出迎。
店　家：是。——家爺出迎。
王明芳、差官：年兄，請。（進內）
王明芳：年兄請坐。
差　官：請坐。
王明芳：到此何事？
差　官：老師言道：一不上殿謝恩，二不過府拜客，即刻榮任。
王明芳：有勞年兄。（店家從王背後送銀子）年兄，弟這裏有些許薄意，望年兄收納。
差　官：弟不敢收。
王明芳：敢莫嫌輕？
差　官：如此愧領了。（收銀）正是：受盡十載寒窗苦。
王明芳：才得梅花撲鼻香。——送年兄！
差　官：請留步。（下）
〔二鑼夫上，鳴鑼，書吏、二衙役、二皂隸捧冠帶同上〕①
甲鑼夫：走着走着，這裏我熟。來此已是連陞店，店小子！
店　家：怎麼又來啦！哪兒來的，幹甚麼的？
甲鑼夫：我們是江南提學道衙役三班，送前任的老爺進京，聽說你們老爺升到我們那兒去了，捎帶脚給你們老爺捎帶了去。
店　家：我們老爺又不是貨物，您給他捎帶到哪兒去呀？
甲鑼夫：我就這麼說話法兒。
店　家：就這麼說話法兒？我把你這個崔老爺變的！下場沒中，你捐了個鑼夫。
甲鑼夫：太爺有心胸。
店　家：好心胸。換一個會說話的過來。
書　吏：慢來，慢來！煩勞通稟，我們是江南提學道衙役三班，迎接王老爺上任。
店　家：候着。（向甲）那小子，你聽，人這才是人生父母

① 一般舞台演出，甲鑼夫是由飾崔老爺的演員兼扮。

養的話哪。

甲鑼夫：我們有一個就對得起你。

店　家：難得。——回老爺的話，江南提學道衙役三班，接老爺上任。

王明芳：教他們一班一班的進來。

店　家：是。——那小子，我們老爺教你一百一百的進來。

甲鑼夫：沒有那麼些個。

店　家：進來罷。

〔衆進內〕

書　吏：書吏叩頭。

店　家：站在一邊！

二衙役：衙役們叩頭。

店　家：兩邊站着！

二皂隸：皂隸們叩頭。

店　家：一邊一個！

甲乙鑼夫：鑼夫們叩頭。

店　家：滾起來！

甲乙鑼夫：是。

王明芳：看衣更換！

〔吹打，店家替王更衣、換畢，吹打止。二鑼夫鳴鑼〕

甲鑼夫：走啦走啦。

店　家：別忙，別忙，我還有話說哪。

甲鑼夫：不成，到了時候啦，走啦走啦。

店　家：別忙，別忙。（掏銀遞與甲鑼夫）

甲鑼夫：（接銀，向乙鑼夫）好啦，等一會兒，等一會兒。

店　家：（跪）回老爺的話，小的不願在這裏開店了，求您帶到任上，賞碗飯吃罷。

王明芳：店主人，我乃貧寒出身，況且又是初任爲官，此番到了任所，我哪有甚麼人參湯與你吃呀！

店　家：我那是說着玩哪。只要您賞飯吃，到了任上我連豆腐漿也不敢喝了。

王明芳：好，帶你前去。

店　家：謝謝您。

甲鑼夫：（鳴鑼）走啦，走啦。

店　家：別忙，別忙！我還有話說啦。

甲鑼夫：天不早啦，我們還要趕一站哪。

店　家：別忙，別忙。（又向甲鑼夫遞銀）

甲鑼夫：好啦，再等一會兒。（向乙鑼夫）錢在一塊兒哪。

店　家：（又跪）回老爺的話，此番榮任，一定是沿路馳驛了，這個前站，您可得賞給小的。

王明芳：賞與你。

店　家：到了任上，這個稿案門也得賞給小的。

王明芳：賞與你。

店　家：管廚也得賞與小的，馬號也得賞與小的，嗳，這個庶務您可得賞給小的。這麼辦，所有您這衙門進錢的道兒，都賞給我一人才好哪。

甲鑼夫：回老爺的話，您把印交給他，讓他去得啦！

店　家：你走開這兒罷。

王明芳：不必多言，到了任所自有分派。——外廂開道！

〔二鑼夫鳴鑼，衆同下〕

——劇　終——

生 死 恨

前 記

"生死恨"是根據"易鞋記"傳奇改編的。

北宋末，金人南侵。程鵬舉、韓玉娘先後被金將張萬戶擄作奴隸。張强令程、韓婚配。玉娘力勸鵬舉逃回故國；事被張萬戶聞知，立將玉娘出賣。一對新婚夫婦被迫生離。臨別時，程被人趕開，遺落一鞋，爲玉娘拾起。玉娘去後，鵬舉乘機逃回，投軍報國。後來，宋軍將張萬戶擊退。程升任襄陽太守，思念玉娘心切，派趙尋以鞋爲證往原地尋訪。時玉娘已歷盡磨難，寄居義母李家。趙尋訪問無着，擬返襄陽覆命，不意歸途中與玉娘巧遇。玉娘見鞋悲痛萬狀，因而得病。鵬舉聞報趕來，玉娘已臥病不起；夫妻相見，抱頭痛哭。玉娘一慟而終，患難夫妻遂成永訣。

這個戲是依據梅蘭芳先生演出本進行整理的。除對個別詞句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整外，主要修改了以下三點：

一、原本，韓玉娘被賣的原因交代不清，整理本已加以點明。

二、原本，韓玉娘機房一場的唱白，思想感情不統一；又一再責備鵬舉負心，有損人物性格。整理本加以修改。

三、原本，趙尋巧遇韓玉娘一場，玉娘悲痛之餘，堅決表示不願與鵬舉團聚，不合情理。整理本加以修改。

這個劇本是由許源來先生與本院許姬傳、何異旭共同整理的，並經梅蘭芳先生仔細校訂。

第 一 場

〔八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張萬戶同上。"點絳"牌子〕

張萬戶：（念詩）威風凜凜鎭北番，萬馬營中某爲先；

奉命帶領兵和將，要奪大宋錦江山。

本帥，張萬戶。大金皇帝駕前爲臣，奉狼主之命，帶領人馬奪取宋室天下。前面已是黃河渡口。——哈須龍、黑須虎聽令。

哈須龍、黑須虎：在。

張萬戶：各帶本部人馬，攻打頭陣。

哈須龍、黑須虎：得令。——帶馬！

〔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同下〕

張萬戶：兒郎的！

衆　：有。

張萬戶：接應去者。

衆　：啊！

〔"朱奴兒"牌子。四金兵、張萬戶同下〕

第 二 場

〔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持弓箭同上〕

哈須龍：某，哈須龍。

黑須虎：黑須虎。

哈須龍：賢弟請了。

黑須虎：請了。

哈須龍：奉了元帥將令，逢州得州，遇縣搶縣。賢弟請來傳令。

黑須虎：大哥傳令。

哈須龍：兒郎的。

衆　：有。

哈須龍：殺！

衆　：啊！

〔衆同下〕

第三場

〔內擂鼓聲〕

韓玉娘：（內唱西皮倒板）

恨金兵犯疆土豺狼成性，

〔衆百姓分上。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分上，圓場，追百姓分下。韓玉娘上〕

韓玉娘：（哭）喂呀！

（接唱散板）

殺百姓擄牛羊鷄犬不寧，

老爹娘火焚房雙雙喪命！

〔衆百姓上，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追上，圓場。哈須龍射出一箭〕

哈須龍：看箭！

〔衆百姓、四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同下〕

韓玉娘：（中箭，哭）喂呀！

（接唱）賊兵到亂箭放我身帶雕翎。

一霎時只覺得疼痛難忍——

（拔箭，哭）喂呀！

（接唱）這時候好教我進退無門。

且住！想我韓玉娘，指望逃出虎口，留得殘生；怎奈這前有黃河，後有追兵，又被賊兵射了一箭。這……這便怎麼處！也罷！我不免投河一死便了！

〔二金兵、黑須虎上，擒住韓玉娘。二金兵、哈須龍押程鵬舉上。四金兵、張萬戶押衆百姓上〕

張萬戶：這一陣殺得倒也爽快。——兒郎的！

衆　：有。

張萬戶：將他國百姓帶回大營，發交各處爲奴。回營啊！

衆　：啊！

〔衆同下〕

第四場

〔四宋兵、中軍引宗澤上〕

宗　澤：（念引）連年戰爭，何日裏掃盡煙塵。

（念詩）可恨賊寇太猖狂，年年進犯似虎狼；

有朝渡過黃河去，掃蕩邊塵日月光。

本督宗澤。奉命鎮守京畿一帶等處，可恨金酋張萬戶，犯我疆土，時時挑戰。也曾命探馬前去打探，未見回報。——中軍，伺候了！

〔探子上〕

探　子：報：金酋張萬戶要渡黃河。

宗　澤：再探。

探　子：得令。（下）

宗　澤：哎呀且住！適才探馬報道，金酋張萬戶要渡黃河。本當帶兵與賊對敵，怎奈我兵微將寡；待等各路人馬到此，共滅此賊。——中軍！

中　軍：有。

宗　澤：吩咐下去，小心防守。

中　軍：遵命。

〔衆同下〕

第五場

〔張萬戶上〕

張萬戶：（念）人馬齊咆哮，戰鼓隨軍敲。（二老爺暗上）前者，與宋軍交戰，殺得宋軍大敗。擄來他國百姓，發交各處爲奴，某家留得幾名使用。內有一人名喚程鵬舉，倒也勤謹可喜。我不免將擄來的民女韓玉娘配他爲婚。我想他等定可安心在此。——來，喚玉娘！

二老爺：是。——老爺喚玉娘啦。

韓玉娘：(內)來了。

(上念)暫忍心頭恨,權作階下人。——參見老爺。

張萬戶：罷了。

韓玉娘：有何吩咐?

張萬戶：某家行軍以來,倒也軍情順利。今乃中秋佳節,尋個南朝的娃娃,與你二人成其夫婦,豈不是好。

韓玉娘：這……啓稟老爺，奴家生來命苦，情願長齋念佛,終身不想嫁人的了。

張萬戶：嗯!竟敢多言,起過一旁。——來,喚程鵬舉!

二老爺：是。——老爺喚程鵬舉。

程鵬舉：(內)來了。

(上念) 被擄在金營,常懷報國心。——參見老爺,有何吩咐?

張萬戶：某家行軍以來,有功必賞。今乃八月十五日,賞你一房妻室,你意如何?

程鵬舉：這個……想這婚姻大事,關係終身,豈可草草婚配。小人不敢從命!(跪)

張萬戶：唗!大膽奴才,竟敢不遵。——來呀!

二老爺：喳!

張萬戶：準備柴房一間，教他二人即刻成親,若是抗命,斬他的首級。預備了!(下)

二老爺：喳。——起來。

程鵬舉：啊,二老爺!

二老爺：老爺吩咐下來,教你們奴隸配奴隸,爲的是往後有了子子孫孫都是大金邦的人。又賜你們柴房一間,教你們即刻成親。可別不識抬舉呀!

程鵬舉：啊,二老爺,但不知我的妻子在哪裏?

二老爺：有嘚,你倒會找台階兒,你順着我的手兒瞧——

程鵬舉：莫非就是韓姑娘?

二老爺：夢也沒想到罷！就是她。

程鵬舉：呀!

(唱西皮搖板)

可恨那張萬戶把婚姻強訂,

幸喜得韓玉娘也是宋民。

走上前施一禮羞慚難忍——

小姐呀!

在他人刀劍下暫且偸生。

韓玉娘：(哭)喂呀!

〔程鵬舉揖請韓玉娘同下〕

二老爺：挺漂亮的韓玉娘，我惦記她不是一天啦。沒想到,今兒個會給了程鵬舉這小子啦。嗯,走對了步兒瞧我的!(下)

第　六　場

〔"小開門"牌子,程鵬舉、韓玉娘同上〕

程鵬舉：小姐請坐。

韓玉娘：有座。

程鵬舉：你我被擄三年,身爲廝養,不想今日成此患難的姻緣。你來看,這中秋月色分外光明,也可以算得是花好、月圓、人壽了哇!

韓玉娘：唉！好糊塗的程相公啊!

程鵬舉：這,這,怎說卑人糊塗哇?

韓玉娘：(唱西皮流水)

說甚麼花好月圓人亦壽,

山河萬里幾多愁;

金酋鐵騎豺狼寇,

他那裏飲馬黄河血染流。

嚐膽臥薪權忍受,

從來強項不低頭;

思悠悠來恨悠悠,

故國月明在哪一州!

程鵬舉：呀！

（唱搖板）

聽罷言來滿面羞，

勾起國恨與家仇。

啊，小姐，卑人身在敵營，心存宋室，無奈關口攔阻，插翅難飛呀！

〔二老爺暗上偷聽〕

韓玉娘：聞聽人言，兩河忠義之士，紛紛揭竿而起。相公，你難道就不打個主意了麼？

（唱西皮散板）

保社稷抗金兵龍爭虎鬥，

程鵬舉：禁聲！

〔二老爺急暗下。程鵬舉、韓玉娘驚看門外〕

程鵬舉：小姐此處講話，須要謹愼哪！

韓玉娘：相公啊！

（接唱）男兒漢爲國家壯志千秋。

程鵬舉：依小姐的高見呢？

韓玉娘：相公啊！

（接唱）勸相公逃出那賊人虎口，

回故土拚生死掃蕩金酋。

程鵬舉：哎呀小姐呀！今日乃是你我夫妻洞房花燭之夜，怎麼教我逃走哇？

韓玉娘：你我此番成婚，乃是老賊的亂命；相公乃讀書明理之人，自古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程鵬舉：這個……小姐之言，甚是有理。請到後面歇息去罷。

韓玉娘：相公，你要再思啊再想！（下）

程鵬舉：是。——哎呀且住！適才小姐之言，固然甚合我意，但是旣然拜過天地，却爲何勸我逃走；其中甚是蹺蹊。莫非張萬戶這賊子，命她前來試探於我不成？嗯，一定是的！我若中他之計，死在他邦，這國仇家恨何日得報！這……這便怎麼處？有了！我不免今晚就在這外廂，暫住一宵，且待明日，去看老賊的神氣再做計較便了！

（唱搖板）

大事從來須縝密，

防人暗算用心機。（下）

第七場

〔四人役、二老爺、張萬戶同上，程鵬舉迎上，四人役暗下〕

張萬戶：（唱西皮搖板）

可恨玉娘把我叛，

勸夫逃走爲哪般！

將身來在營門外——

程鵬舉：迎接老爺！

張萬戶：（接唱）先將鵬舉仔細盤。

程鵬舉：小人叩頭。

張萬戶：罷了。你夫妻可還恩愛？

程鵬舉：啊！……倒還恩愛。

張萬戶：我且問你，韓玉娘對你講些甚麼？

程鵬舉：這個……

張萬戶：啊？欲言不語，爲了何事？講！

程鵬舉：啓稟老爺：小人昨晚與了韓玉娘，拜罷天地，不知是何緣故，那玉娘哭哭啼啼，不肯成親；反而勸小人連夜逃走。是小人不敢隱瞞，故此前來稟告，望老爺留意。

張萬戶：哼！你且退下。

程鵬舉：是。——嗯，我豈能中你的詭計。（下）

張萬戶：來，喚玉娘。

二老爺：是。——老爺喚玉娘。

韓玉娘：(內)來了！

(上唱搖板)

忽聽老爺喚一聲，

吓得玉娘戰兢兢。

參見老爺。

張萬戶：罷了。

韓玉娘：老爺有何吩咐？

張萬戶：我且問你：自到我營，待你如何？

韓玉娘：恩重如山。

張萬戶：啊？旣知恩重如山，勸你丈夫私自逃走，是何道理？

韓玉娘：老爺，並無此事呀！

張萬戶：啊，你丈夫親自對我言講，還敢隱瞞麼？

韓玉娘：我好心勸他服侍老爺，焉敢勸他逃走！並無此事。

張萬戶：不肯實言。——來，與我打！

二老爺：是。

韓玉娘：(跪，哭)喂呀，老爺呀！

(唱散板)

老爺不必怒氣生，

玉娘言來聽分明：

鵬舉胡言眞可恨，(哭頭)老爺呀！

張萬戶：打！

二老爺：是。(打玉娘)

韓玉娘：(哭)喂呀！

(接唱)怎敢私自勸他行。

老爺開恩，玉娘實實的寃枉啊！(哭)

二老爺：老爺，您瞧她哭得這樣，把她饒了得啦！

張萬戶：起來，今日將你饒恕。再有此心，定要將你打死，還不下去！

韓玉娘：多謝老爺。

二老爺：你怎麼這麼不明白呀，何必勸你丈夫逃走，挨頓打，寃不寃！

韓玉娘：狗仗人勢，下賤的奴才！

二老爺：怎麼着，我好心勸你，怎麼駡起人來啦！

韓玉娘：哼！(氣憤地自語）我寧爲鞭下鬼，不做外人奴！(下)

二老爺：好，擱着你的，放着我的，你等着罷。——老爺，瞧這樣子，可不能再教程鵬舉跟韓玉娘在一塊兒啦。

張萬戶：却是爲何？

二老爺：日子長了，程鵬舉早晚教她給教壞了。

張萬戶：依你之見？

二老爺：依我看，趁早找個媒婆子來，把她賣出去算啦。

張萬戶：嗯，倒也說得有理，快去喚媒婆前來。

二老爺：是。(下)

張萬戶：正是：任你千般巧，老夫豈能饒。(下)

第　八　場

〔韓玉娘上〕

韓玉娘：哎呀且住！我好心勸他逃走，他反將我的言語告知老賊。這是甚麼緣故哇！我看程郎不像甘爲奴隸之人，嗯，我定要問他一問，看他拿何言對我哇！

(圓場，唱西皮搖板)

我只說他爲人志誠可敬，

又誰知是一個多疑之人。

此一番上前去把他盤問——

程鵬舉：(迎上，接唱)

看娘子淚滿腮定然受刑。

啊，小姐回來了，請坐。小姐你爲何這等狼狽呀？

韓玉娘：我好心勸你逃走，誰知你反將我的言語告知老

賊。如今我被他打得這般光景，虧你還有心腸前來問我呀！

程鵬舉：唉！卑人一時糊塗，將小姐金玉之言，當做是老賊命你前來試探於我。連累小姐受此苦楚。如今卑人我是後悔不及的了！

韓玉娘：唉！冤家呀！

程鵬舉：(自語)哎呀，我這才明白了。

韓玉娘：(唱"南梆子")

勸相公你不必太疑心，

聽奴家說出了肺腑之情。

但願你回宋邦力圖上進，

我情願隨相公一同潛行。

程鵬舉：小姐呀！

(接唱)賢娘子說此話眞眞可敬，

大丈夫做奴隸何以爲人！

怎奈是我與你皆被囚困，

小姐呀！

還須要施巧計及早登程。

小姐說的句句有理，我們今晚收拾收拾，卽刻逃走便了。

〔二老爺、媒婆同上〕

二老爺：呔！你們在這兒說甚麼來着？

程鵬舉
韓玉娘：不曾講些甚麼。

二老爺：得了罷！(推倒程鵬舉)我全知道啦。(向玉娘)老爺不能容留你，把你賣給興元舖掌櫃的瞿老丈啦。

媒　婆：收拾收拾，跟我走罷。

程鵬舉：哎呀，二老爺呀！世界之上，哪有拆散人家夫妻之理。待我拚着性命不要，面見萬戶老爺辯理！

二老爺：你得了罷，一個當奴隸的，辯甚麼理呀。

韓玉娘：啊，二老爺暫請息怒，請到外面稍待片時，容我夫妻分別一番，卽刻就走。

二老爺：這倒使得，快着點兒！(向媒婆)外頭等着去。

〔二老爺、媒婆同下〕

程鵬舉：(哭)哎呀，小姐呀！

韓玉娘：(唱"哭頭")

啊……程郎啊！(扶起程鵬舉)

(接唱散板)

屋漏雨雪上霜鴛鴦驚散，

從今後兩分飛地北天南。

程鵬舉：哎呀，小姐呀！千不是萬不是，都是卑人的不是。如今悔之不及，難道就是這樣生生的分別了麼？

韓玉娘：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程鵬舉：唉！這都是卑人之過。事已至此，還望小姐不要灰心。是我平日將老賊的防地繪下圖形，藏在身旁。今日你我分別之後，我定然逃回故國。獻圖立功。小姐暫且忍耐，一朝掃滅賊寇，也就是你我夫妻團聚之日。如今只求小姐賜我一件表記，卑人永遠收藏，以誌不忘。

韓玉娘：我這裏有耳環一隻，未被老賊搜去，贈與相公，以爲表記。此去海角天涯，你我只是魂夢相依的了哇！

二老爺：(內)分別完了沒有？快點兒！

韓玉娘：哎呀，相公啊！你我言盡於此，只得分別了哇！

(唱散板)

螻蟻命生和死如同草芥，

程鵬舉：(接唱)捨不得恩和愛兩地分開；

韓玉娘
程鵬舉：(同唱"哭頭")

無奈何生別離肝腸痛壞！

〔"掃頭"，二老爺、媒婆同上，衝散二人〕

二老爺：走，走，走！

〔二老爺趕出程鵬舉，程鵬舉一隻鞋掉在地上，玉娘拾起欲交給他〕

程鵬舉：（指鞋）小姐留下罷！

〔二老爺押程鵬舉下〕

媒　婆：（向玉娘）快走！

〔韓玉娘將鞋藏起，與媒婆同下〕

第　九　場

〔程鵬舉上〕

程鵬舉：啊，小姐！我好悔也！

（唱西皮散板）

一霎時只覺得神魂飄蕩。

小姐，玉娘，你不要去啊，你回來啊！唉，走遠了哇！

（接唱）罵一聲張萬戶心似虎狼。

張萬戶啊，老賊！你害得我夫妻這步田地，我日後得志，定不與你甘休哟！

（接唱）有一日權在手煙塵掃蕩，

殺却了狗奸賊方稱心腸。

哎呀且住！我夫妻只落得這般光景，如今我是一刻也不能停留的了。哦，有了，趁此暮色沉沉，待我速速的逃回故國，將地理圖獻與大營。定要掃滅金酋，邊關永固。那時節壯志得酬，也好與玉娘破鏡重圓。我就是這個主意。嗯，我就是這個主意也！（下）

第　十　場

〔瞿士錫上〕

瞿士錫：（唱西皮搖板）

伯道無子續膠續，

白髮紅顏自笑癡。（家院暗上）

卑人瞿士錫，乃大宋人氏，一向經商在外，不幸被困北地。只因老妻下世，膝下並無兒女，我有意再娶一房，也好接續香煙。前者也曾託付媒婆代為物色，這幾日還不見媒婆到來。——家院。

家　院：有。

瞿士錫：伺候了。

媒　婆：（內）隨我來。

〔媒婆、韓玉娘上〕

韓玉娘：（唱搖板）

可恨老賊心腸狠，

棒打鴛鴦兩離分。

媒　婆：到啦，隨我進來。——參見瞿老先生。

瞿士錫：罷了。這一女子，她是何人？

媒　婆：這就是我給您物色的女子，名叫韓玉娘，您看怎麼樣？

瞿士錫：倒有幾分姿色。來來來，這裏有紋銀五十兩，媽媽請來收下。

媒　婆：謝謝您啦。（向玉娘）喂，好好的跟人家過日子，我可走啦。——銀子到手啦，找二老爺分賬去！（下）

瞿士錫：那一娘子，卑人這廂有禮。

韓玉娘：（跪哭）喂呀，老丈啊！

瞿士錫：啊，你為何行此大禮？

韓玉娘：老丈有所不知，我乃有夫之婦。

瞿士錫：怎麼，你還有丈夫麼？

韓玉娘：正是。

瞿士錫：哎呀，快快請起。

韓玉娘：多謝老丈。

瞿士錫：請坐。

韓玉娘：謝座。

瞿士錫：那一女子，你旣有丈夫，那張萬戶因何將你發賣呢？

韓玉娘：老丈容禀！

（唱二六）

奴家本是宋室民，

被擄金邦侍奉他人。

得配程郎未同枕，

勸他逃走奔前程。

張賊一怒將我賣，

望求念我有夫君。

瞿士錫：哦！

（唱搖板）

聽罷言不由我心酸難忍，

這樁事必須要仗義而行。

那一女子，卑人也是大宋之民，豈能逼迫於你。也罷！身價銀子不要，放你去罷。

韓玉娘：我情願在此，作些針黹抵償身價。

瞿士錫：慢來慢來，你乃年青的女子，久居我家多有不便哪。

韓玉娘：這……只好削髮爲尼，了此殘生的了哇！（哭）

瞿士錫：好，旣然如此，前面有一尼姑庵，你在那裏暫且安身。日後你夫妻還有相逢之日。

韓玉娘：如此恩人請上，受我一拜。

瞿士錫：不必拜了。

韓玉娘：（唱搖板）

韓玉娘上前去深深拜定，

成全我落難人感你大恩。

瞿士錫：家院過來。

家　院：有。

瞿士錫：命你將這一娘行，送到前面尼姑庵居住。不得有誤。

家　院：遵命。——隨我來。

韓玉娘：多謝恩人。

瞿士錫：去罷。

〔家院、韓玉娘同下〕

瞿士錫：這是哪裏說起喲！（下）

第　十　一　場①

胡公子：（內）啊哈！

（上念數板）

風流瀟洒，家大業大，

廣田園，多牛馬。

銀子錢，由我花，

穿衣裳，講"次兒叭"②，

秦樓楚館訪名花。

吃花酒，把拳划，

彈唱歌舞，又吹又拉。

吃完了飯，我得喝會子，

燒、黃二酒，我也不怕，

老花雕，能喝一罈子；

不是吹，也不是誇，

劉伶的酒量也沒有我的大。

可就是一樣"不把滑"③。

喝得我頭發暈，眼發花，

腦袋一沉，叭哎哎，我扒在地下；

死不了，乾呲牙，

張着嘴，我說不出話，

用着笸籮往家搭。

---

① 此處删去原有觀音庵老尼的過場。

② 北京方言，是華麗服裝的意思。

③ 北京方言，是沒有把握的意思。

咏嘻嘻，哈哈哈，哇呀呀呀呀！

這是我醉鬼的目的達到家，達到家。

（念詩）關關雎鳩是雛鳩，在河之洲甚清幽；

窈窕淑女人人愛，君子好逑好好求。（家院暗上）

學生，胡幹。我爸爸胡搞，做過一任的縣宰。雖然稱不起是兩袖清風，也摟了個飽載而歸。家財豪富，爲人甚是刻薄；故此，自稱爲儉樸員外，這才襯上我這麼一個奢侈的公子。是我懶讀詩書，淨好冶遊。按說是吃喝嫖賭對不起先人哪，唉！無奈一樣，是您所掙來的金錢俱是來路不明，哎呀呀，這無義之財，我倒不如及早把它花光了，也給您老人家免罪消災呀！我這個爸爸倒是眞孝順我的，錢也給我掙足了，他也一命嗚呼，與世長辭了。他這麼一死，我倒口念"南無"，剩下我一個人在家裏無所不爲。我媳婦兒心眼兒小，看我這樣兒，她一生氣也跟我告了長假啦。她這麼一死，我倒是無拘無束的，每天在外頭花天酒地的。敢情這日子就怕長，日子一多了就顯着我一個人這麼孤孤單單，單單惻惻的。還算好，我們這個後街有個觀音庵，那兒的老尼姑跟我倒是多年的朋友啦。前兩天我託她給我物色一個美人。日子也不少了，也沒見她給我送回信來。——我說小子！

家　院：有。

胡公子：去到觀音庵，把那個老尼姑給我叫來。就說大爺我找她有事。快點兒去。

家　院：是啦。

〔家院出門，老尼上〕

老　尼：到啦。

家　院：您來啦？

老　尼：來啦。（進門）

胡公子：你來啦，你可眞想死我啦。坐着坐着。你怎麼老沒上我這兒來呢？

老　尼：這幾天庵裏的事情太多啦，我沒空兒來看你呀！

胡公子：眞個的，我託你那件事怎麼樣啦？

老　尼：那件事情我正給您辦着哪！

胡公子：辦得怎麼樣？

老　尼：可巧我這庵裏來了一個韓玉娘，長得十分美貌。教我給她落髮出家，我沒給她辦。今兒個特地前來給您送信來啦。

胡公子：幹嘛給我送信呀，乾脆你把她給我帶來不就結啦。

老　尼：好嗎，靑天白日的，那多麼觀之不雅呀！

胡公子：那麼，依你怎麼樣呢？

老　尼：依我，您同我上我們庵裏去，教她打杯茶給您，您要是瞧中了，咱們再想主意。

胡公子：這主意倒不錯，甚麼時候去呀？

老　尼：說走就走。

胡公子：走。——看着家，我有事情，一會兒就回來。

家　院：是。（下）

〔老尼、胡公子圓場〕

胡公子：到了沒有？

老　尼：到啦，隨我進來。

胡公子：在哪兒哪？

老　尼：別嚷，別嚷。您坐着，等我把她叫出來打杯茶。……

胡公子：快點兒。

老　尼：我說玉娘啊！施主胡公子來啦，打茶來！

韓玉娘：（內）來了！

(持茶盤上,唱西皮搖板)

老師父呼喚我急忙相應,

捧茶來向前去不敢稍停。

施主用茶。

〔胡公子取茶,呆看玉娘〕

老　尼:大爺您喝茶呀。這是怎麼啦!(向玉娘)搭杯。

韓玉娘:(自語)且住!看那人舉動輕狂,定非正人君子,待我在此偷聽他們講些甚麼。

胡公子:長得眞不錯。就要她啦。

韓玉娘:(自語)好兩個可惡的賊子!(下)

老　尼:告訴你,這麼着不成。

胡公子:那你快點兒想個法子呀!

老　尼:這麼辦,明兒就說你家裏要做佛事,叫我們做佛事去。

胡公子:得啦,我們家做的哪門子佛事呀!

老　尼:就說給老太太念壽經,不就結啦。

胡公子:我們家又沒死人,念經幹甚麼?

老　尼:嗳,那時候,我把她誆到你的家裏,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

胡公子:哦,這主意倒不錯。明兒甚麼時候你把她給我送去?

老　尼:明兒晌午給你送去。

胡公子:好,一準送到。我走啦,回見。

老　尼:回見。

胡公子:明兒要是有她便罷;沒她,我可饒不了你。

老　尼:阿彌陀佛!

〔二人分下〕

第 十 二 場

〔韓玉娘上〕

韓玉娘:(唱西皮搖板)

適才間聽他們私下議論,

一霎時吓得我膽戰心驚。

哎呀且住!想我韓玉娘指望身入空門,安心守志。誰想那淫尼又起下這不良之心,將我賣與甚麼胡公子。唉!眞教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這便怎麼處?有了,趁此無人,不免逃出庵去,再做道理。

(唱搖板)

我這裏將包裹急忙檢定。

老　尼:(內咳嗽)啊哈!

韓玉娘:呀!

(接唱)又聽得淫尼聲她就要來臨。

〔老尼上〕

老　尼:喲,我說玉娘啊,你在這兒幹甚麼哪?

韓玉娘:我在此打坐。

老　尼:哦,打坐是好的。玉娘啊,明兒個胡公子家裏做佛事,我打算把你帶去瞧瞧去。

韓玉娘:啊師父,想我才入空門,這佛事一概不知;不去也罷。

老　尼:這有甚麼,到了那兒看樣學樣兒就會啦。

韓玉娘:我看還是不去的好。

老　尼:去的好。

韓玉娘:嗳,不去也罷。

老　尼:(怒)哈哈!聽我告訴你說:你來到我這庵裏,就得聽我的。你去不去?

韓玉娘:師父不要生氣,我去就是了。

老　尼:這才是好孩子。

韓玉娘:不知何時前往?

老　尼:明兒晌午前去,你好好的收拾收拾。早點兒睡,明兒早點兒起。

韓玉娘：是。

〔老尼下〕

韓玉娘：趁此無人，待我收拾收拾，從後門逃出庵去。（取包裹，圓場，開後門，奔出）哎呀且住！且喜被我逃出庵來了。我不免仍回瞿家暫住……哎呀不好！倘若他們找到瞿家，豈不連累好人。也罷，我不免一路向南行去便了。

（唱流水）

淫尼爲人太可恨，
她不該將我賣與人，
逃出庵來神不定，
不知道今夜在哪處安身。
披星戴月往前奔，
兩足疼痛（就）路難行。（跌下）

第十三場

〔李嫗上〕

李　嫗：（唱西皮搖板）

河邊取水回家轉，
孤苦一身有誰憐！

老身李氏。不幸先夫早喪，家業貧寒。所生兩個兒子，俱已爲國盡忠，戰死沙場。只剩我孤苦一人，每日沿家做些針黹，苦度光陰。清晨起來，取得冷水，在此歇息歇息再走。

韓玉娘：（內）走哇！

（上唱搖板）

魚兒漏網匆匆走，
茫茫的天涯我一身愁。

哎呀且住！想我韓玉娘，自從逃出庵來，行了多日，且喜重回故國，來到這信陽地面。只是我的兩足疼痛，口內飢渴，這……這便怎麼處？……看那旁有一老媽媽，擔得有水，待我向前。——啊媽媽！我這廂有禮。

李　嫗：還禮了，你敢是失迷路途麼？

韓玉娘：我乃是遠方行路之人，一時口內飢渴，望求媽媽你行個方便罷！

李　嫗：慢來慢來，你乃行路之人，飲了冷水是要生病的。此地離舍下不遠，家中只有老身一人，我與你燒杯茶兒，你意如何？

韓玉娘：怎敢勞動媽媽。

李　嫗：你忒謙了，隨我來。

韓玉娘：我與媽媽擔水。

李　嫗：這就不敢。娘子隨我來！

（唱搖板）

小娘子且隨我把家門來奔，
可憐你行路人受此苦情。

小娘子請坐。

韓玉娘：有座。

李　嫗：小娘子家住哪裏，姓甚名誰？爲何這等狼狽？

韓玉娘：我叫韓玉娘。被擄金邦，受盡磨難。如今，幸被我逃回故國。怎奈我孤苦伶仃，無親無靠。唉，我好命苦哇！（哭）

李　嫗：怎麼，你也是孤身一人麼？

韓玉娘：正是。

李　嫗：我也是孤身一人。如此說來，你也命苦，我也命薄。唉，苦哇！（哭）

韓玉娘：請問媽媽尊姓。

李　嫗：老身李氏，不幸先夫早喪，撇下老身我一人，就在這信陽居住。所生兩個兒子俱已爲國盡忠，戰死沙場。我有意將小娘子留在舍下，每日沿家做些針黹度日。你意如何？

韓玉娘：媽媽若不嫌棄，情願拜在媽媽膝下以爲義女。不知尊意如何？

李　嫗：這就不敢當了。

韓玉娘：不必推辭。義母請上，受女兒一拜。

李　嫗：老身我偌大年紀，收了你這樣的一個乾女兒，眞乃可喜。(笑)啊哈哈哈……喂喲！(撫腰)

韓玉娘：看仔細。

李　嫗：岔了氣了。哎呀，只管與你講話，忘了你的飢渴。乾女兒，隨我來呀！(笑)哈哈哈……

韓玉娘：遵命。

〔同下〕

第 十 四 場

〔宗澤上〕

宗　澤：(唱西皮搖板)

惱恨金酋來犯境，
日夜防守不消停；
待機而動把兵進，
但願早日掃煙塵。

〔中軍上〕

中　軍：啓稟元帥：營外拿獲敵營奸細一名，特來報知。

宗　澤：吩咐擊鼓升帳。

中　軍：(傳令)擊鼓升帳。

〔四宋兵分上〕

宗　澤：來，將敵營奸細押進帳來。

中　軍：得令。——下面聽者：元帥有令，將敵營奸細押進帳來。

內　：啊。

〔二宋兵押程鵬舉上〕

程鵬舉：(唱流水)

死裏逃生回故郡，
我不想又作階下人。
畫圖身旁暗藏定，
破敵之策在我的心。
邁步且把寶帳進——

(接唱搖板)

見了元帥說分明。

宗　澤：呔，膽大奸細，今被拿獲，還不從實招來。

程鵬舉：啓稟元帥：小人程鵬舉，乃大宋人氏，先父也曾在朝爲官。只因金兵入寇，小人被擄，發交張萬戶家爲奴。是我心懷故國，因此連夜逃回，投軍報効，並非奸細，望元帥詳察。

宗　澤：你父何名？

程鵬舉：先父程金龍，曾任吏部之職。

宗　澤：哦！

(唱搖板)

聽一言來才知情，
我與他父一殿臣。
下得位來忙鬆綁。

〔宗澤與程鵬舉鬆綁，六宋兵暗下〕

宗　澤：(接唱)再與賢侄敍衷情。

老夫宗澤，當年曾與你父一殿爲臣，交好甚厚。

程鵬舉：原來是宗老伯父，待侄男大禮參拜。

宗　澤：賢侄少禮。請坐。

程鵬舉：侄男告坐。

宗　澤：賢侄身在金營，可知他邦軍情如何？

程鵬舉：伯父容禀！

(唱原板)

恨賊寇犯中原擾亂百姓，
爲侄我遭不幸被擄金營。
平日裏用心機(轉二六)窺敵動靜。

繪就了賊軍中地理圖形。

顧不得生和死闖過敵境，

投帳下獻圖本共滅金人。(取圖呈獻)

宗　澤：(看圖)呀！

(唱搖板)

見此圖不由我心中歡幸。

程賢侄可算得愛國之人。

賢侄獻圖有功，待等破金之後，本帥進京保奏，定當重用。暫在營中，共商破敵之策。

程鵬舉：遵命。

〔探子上〕①

探　子：報。——金兵張萬戶已到黃河渡口，特來報知。

宗　澤：再探。

探　子：得令。(下)

宗　澤：中軍聽令。

中　軍：在。

宗　澤：傳令下去，大小三軍全身披掛，明日校場聽點。

中　軍：得令。(下)

宗　澤：賢侄隨我後帳敍談。正是：報國獻圖齊効命，

程鵬舉：同心協力破金兵。

〔同下〕

第十五場

〔四宋將分上，"起霸"，"點絳"牌子〕

甲　將：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甲　將：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　：請。

〔"大開門"牌子，四宋兵、四馬夫、宗澤同上〕

宗　澤：(唱"點絳唇")

殺氣衝霄，兒郎虎豹；軍威浩，地動山搖，

要把狼煙掃。

衆　：參見元帥。

宗　澤：衆位將軍少禮。

衆　：啊。

宗　澤：(念詩)漫天旌旆照日紅，全憑長策建奇功；

今朝大展擎天手，殺退金人稱我胸。

本帥，宗澤。適才探馬報道，金兵張萬戶已到黃河渡口，幸喜程鵬舉前來獻圖，正好趁此機會，殺他個片甲不歸。——衆將官。

衆　：有。

宗　澤：起兵前往。

衆　：啊。

〔"出隊子"牌子，衆同下〕

第十六場

〔"風入松"牌子，八金兵、哈須龍、黑須虎、張萬戶同上〕

張萬戶：探馬報道：宗澤老兒興兵前來，豈肯容他猖狂。——兒郎的。

衆　：有。

張萬戶：殺。

〔四宋兵、四馬夫、四宋將、宗澤同上〕

宗　澤：呔！馬前來的敢莫是張萬戶？

張萬戶：然。

宗　澤：張萬戶！興兵犯界，是何道理？

張萬戶：住口！勸你馬前歸順，還則罷了；倘若執意抵抗，敎你片甲不歸。

宗　澤：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宋、金兵將分下。宗澤、張萬戶起打，分下〕

〔宋、金兵將分上，起打，分下〕

〔張萬戶、宗澤上，起打，張萬戶敗下〕

---

① 此處上探報係整理時增加的。

宗　澤：追！

〔衆宋兵將上，過場追下。宗澤追下〕

〔八金兵、張萬戶敗上〕

張萬戶：且住！這老兒殺法驍勇，不免回去搬來救兵，再與那賊鏖戰。——兒郎的。

衆　：有。

張萬戶：收兵，收兵！

〔衆同下。衆宋兵將、宗澤同上〕

衆　：那賊大敗。

宗　澤：緊緊追趕。

衆　：啊。

〔衆同下〕

第 十 七 場

〔程鵬舉上〕

程鵬舉：（念引）官居太守，爲賢妻，常掛心頭。（家院暗上）下官程鵬舉。自從投效大營，宗元帥聽我獻策，大破金人。如今那張萬戶老賊早已逃回金邦去了，多蒙宗元帥保我爲襄陽太守。到任以來，每日思念賢妻韓玉娘，不知身落何方。我不免派趙尋前去尋找。——家院。

家　院：有。

程鵬舉：喚趙尋進見。

家　院：遵命。——趙尋進見。

趙　尋：（內）來了。

（上念）大人一聲喚，邁步到堂前。——參見大人。

程鵬舉：罷了。

趙　尋：有何差遣？

程鵬舉：實不相瞞，前者本府與夫人韓玉娘，被擄金邦，一處爲奴。後因夫人力勸我逃回故國，夫人被張萬戶老賊賣與興元舖瞿老丈家，也不知是怎樣的結果。本府想起夫人寢食不安。我意欲煩你去往那瞿老丈家中，尋找夫人。不知你意下如何？

趙　尋：大人說哪裏話來，命我尋找夫人，乃是大人不忘舊德，小人敢不從命。只是一向未曾拜見過夫人之面，此去縱然相遇，恐夫人也不肯相認，也是枉然！

程鵬舉：這却不難。啊，趙尋。這包裹之內，有夫人耳環一件，本府的鞋子一隻。那一隻在夫人之手。你就帶在身邊，見面之時，將它獻出，必能相認。

趙　尋：既然如此，小人即刻前往。

程鵬舉：辛苦你了。

趙　尋：告辭了！

（唱搖板）

即刻收拾莫稍停，

程鵬舉：路上多加小心！

趙　尋：（接唱）尋找夫人走一程。

程鵬舉：唉！

（唱搖板）

自從我破金兵襄陽到任，
心心念放不下賢德夫人。
今日裏命趙尋前去訪定；
但願得早相見即速回程。（下）

第 十 八 場

〔初更〕

韓玉娘：（內）天哪，天！想我韓玉娘好命苦哇！

（唱二黃倒板）

耳邊廂又聽得初更鼓響。

〔開幕，韓玉娘在燈下紡紗〕

韓玉娘：（哭）喂呀！

（唱散板）

思想起當年事好不悲涼。
遭不幸擄金邦身爲廝養，
與程郎成婚配苦命的鴛鴦。
我也曾勸郎君高飛遠颺，(二更)

唉！程郎啊……(哭)

(唱“迴龍”)

又誰知一旦間枉費心腸。

(接唱慢板)

到如今受淒涼異鄉飄蕩；
只落得對孤燈獨守空房。(接“小拉子”。三更)

想我韓玉娘，雖然歷盡艱苦，只要程郎得回故國，獻圖立功，殺退賊寇，也不枉我對他一片眞情也！

(接唱原板)

我雖是女兒家頗有才量，
全不把兒女情掛在心旁。
但願得我邦家兵臨邊障，
要把那衆番兵，一刀一個斬盡殺絕，到此時方稱了心腸。(接“小拉子”)

李　嫗：(內)啊，女兒，天色不早，安歇了罷。

韓玉娘：是，孩兒就要睡的。

李　嫗：女兒不必憂愁，日後你夫妻自有相逢之日，安歇了罷！

韓玉娘：是，孩兒遵命。——唉，自從與程郎分別之後，至今音信全無，難道說他把我忘得乾乾淨淨了麼！

(接唱)恨只恨那程郎把我遺忘，
全不念我夫妻患難情長。
到如今只落得空懷悵惘，(四更)

(接唱散板)

留下這淸白體還我爹娘。

〔“萬年歡”牌子，韓玉娘入夢。八宋兵捧鳳冠、霞帔，轎夫、家院引程鵬舉上。程喚起韓，示意已得來官誥，請韓收受，韓初不允，程跪請，遂受。程扶韓上轎，衆起行，同下。韓仍回原處入睡〕

韓玉娘：(唱西皮倒板)

適才間見程郎官宦模樣。(醒覺)

呀！

(接唱散板)

醒來時不覺得一夢黃粱。

哎呀且住！適才夢見程郎，衣錦榮歸，接我赴任。不知是何緣故！唉，且自由他。看天色已明，不免到外面浣洗一回便了！

(唱搖板)

看今日天氣晴風和日暖。

〔趙尋精神沮喪地挾包袱上。將包袱失落在地，匆下〕

韓玉娘：呀！

(接唱)行路人失包裹叫他回還。

且住！看那位客官，慌慌張張，失落包裹。待我喚他轉來。——啊，客官請轉，客官請轉！

趙　尋：(上)大嫂喚我回來做甚哪？

韓玉娘：你的包裹失落了。

趙　尋：哦，多謝大嫂。

韓玉娘：豈敢。

〔趙尋拾起包袱下〕

韓玉娘：哎呀且住！看那位客官走得慌速，必有心事在懷。嗳！休管他人的閑事，不免浣洗一回便了。

趙　尋：(上唱搖板)

適才間虧大嫂將我喚轉，
如不然見大人有何話言！

哎呀且住！適才若不是這位大嫂將我喚回，倘若包裹失落，我回去是怎樣交差呀！我看這位大嫂甚是寒素，我不免贈她幾兩銀子，以爲酬報。——啊，大嫂請了。

韓玉娘：還禮。啊，客官爲何去而復轉？

趙 尋：適才多蒙大嫂的恩德，在下無以爲報；現有紋銀一錠，請大嫂收下，以表寸心。

韓玉娘：客官說哪裏話來，你失落包裹，我不過喚你一聲，哪能受你的銀兩。

趙 尋：大嫂不受。請問大嫂尊姓，日後也好答報哇。

韓玉娘：你問我的姓氏麼？

趙 尋：正是。

韓玉娘：奴家姓韓。

趙 尋：（自語）啊？她說她姓韓。想我家夫人也姓韓哪。待我仔細問來。——請問大嫂，你家官人姓甚名誰，做何生理？

韓玉娘：這……不說也罷。

趙 尋：（自語）看此情形其中定有緣故。莫非她就是我家夫人嗎？想我家夫人，她已然出家爲尼了哇！……有了，我不免將這包裹打開，倘若她是我家夫人，看見裏面的物件，必要追問於我。我就是這個主意。——啊，大嫂，我看你的光景也不甚寬裕，這錠銀子麼，還是請大嫂收下罷。

韓玉娘：我雖貧寒，尙可度日。客官不必掛意。請趕路要緊！

趙 尋：如此多謝了。

韓玉娘：趕路要緊哪。

趙 尋：待我將銀子包好。

〔趙尋故意打開包裹顯示鞋子，韓玉娘見鞋吃驚，趙尋包好銀子，假做走去〕

韓玉娘：啊！客官請轉，客官請轉！

趙 尋：大嫂喚我回來做甚哪？

韓玉娘：我來問你，你從哪道而來？

趙 尋：我打從襄陽而來。

韓玉娘：這包內的鞋兒，是哪裏來的？

趙 尋：哦，大嫂問這隻鞋兒麼？

韓玉娘：正是。

趙 尋：此乃我家大人之物；奉了大人之命，以此鞋爲證，前來尋訪韓氏夫人的。

韓玉娘：你可曾訪着你家夫人？

趙 尋：是我去到興元舖，那瞿老丈對我言講，我家夫人已經出家爲尼；我又趕到觀音庵內，老尼姑言道，夫人出外投親去了；是我無法尋找，只得回去交差。

韓玉娘：我來問你，你家大人他可是姓程？

趙 尋：他是姓程。

韓玉娘：名鵬舉？

趙 尋：是呀！

韓玉娘：他……他今在何處？

趙 尋：現爲襄陽太守，就在任上。

韓玉娘：你快將此鞋拿來我看。

趙 尋：是是是。（取鞋）鞋兒在此，大嫂請看。

韓玉娘：（接鞋看）哎呀程郎啊！如今你身做高官，怎知爲妻我在此受苦哇……（哭）

（唱“哭頭”）

拋血淚夢魂繞肝腸痛壞，（嘔血）

（接唱散板）

今日裏燕歸來明月入懷。

〔李嫗上〕

李 嫗：外面何人講話，待我出去看來。（見韓玉娘站立

不穩，急上前扶住）——啊，女兒，爲何這等模樣啊？

韓玉娘：唉！……

趙　尋：啊，大嫂，見了此鞋爲何如此悲痛啊？

韓玉娘：我實對你說了罷——我就是韓玉娘。

趙　尋：哦，原來是夫人在此。小人不知，望乞恕罪。

韓玉娘：快快請起。你叫甚麼名字？

趙　尋：小人名叫趙尋。啊，夫人，此位是……

韓玉娘：這就是我的義母——李老太太。

趙　尋：哦，原來是李老太太，小人有禮了。

李　嫗：起來，起來。——啊，女兒，此事從何說起？

韓玉娘：只因程郎現任襄陽太守，差趙尋前來接我。（示鞋）女兒睹物傷情，一時悲痛難忍，故爾得此重病。啊，義母，你將那隻鞋兒一道交與趙尋，我們速速收拾收拾，即刻隨他赴……（嘔血）

李　嫗：快到後面歇息歇息，待等病體好了，再去不遲。

〔李嫗將韓玉娘扶下後返回〕

趙　尋：啊，李老太太，教小人如何回去交差呀？

李　嫗：現有鞋兒一雙，回去報與你家大人知道，速速前來接她上任。

趙　尋：哦，是是是。（下）

李　嫗：唉，這是哪裏說起！（下）

第 十 九 場

〔八宋兵引程鵬舉上〕

程鵬舉：（唱西皮搖板）

那趙尋他一去杳無音信。

〔“掃頭”，趙尋上〕

趙　尋：參見大人。

程鵬舉：趙尋回來了，尋找夫人之事怎麼樣了？

趙　尋：那瞿老丈對我言講，我家夫人不允親事，已然出家爲尼了哇！

程鵬舉：哦，已出家爲尼了麼？

趙　尋：我還有下情。

程鵬舉：還有甚麼下情，你快快講來啊！

趙　尋：我又趕到觀音庵內，那老尼言道，我家夫人又出外投親去了。

程鵬舉：她在那裏並無甚麼親眷哪！

趙　尋：是啊，小人無法尋覓，只得回來交差；行至中途，巧遇夫人，獻出此鞋，才得相認。

程鵬舉：夫人現在哪裏？

趙　尋：現在信陽李家。那時，夫人一見此鞋，悲痛交加，忽得急症。小人只得將這兩隻鞋兒一同帶回，以爲憑證。（呈鞋）望大人速速探望夫人要緊。

程鵬舉：哦，夫人她……她忽然生起病來了麼？

趙　尋：病了哇！

程鵬舉：唉，夫人受苦染病，都是下官之罪也。必須急速前去與她相見。吩咐下面，準備轎馬，即刻登程便了！

（唱搖板）

聽罷了一席話珠淚滾滾，

賢夫人悲往事重病纏身。

我這裏急忙忙來跨金鐙——

〔程上馬，衆圓場，程下馬，八宋兵下〕

程鵬舉：（接唱）恨不得一霎時得見夫人。

趙　尋：來此已是。

程鵬舉：上前叫門。

趙　尋：啊，老太太開門來！

李　嫗：（上）是哪個？

趙　尋：我家大人來了。

程鵬舉：這是何人？

趙　尋：啊，大人，這就是李老太太——夫人的義母。

程鵬舉：原來是義母。（欲跪）

李　嫗：哎呀，這就不敢！裏面講話。

程鵬舉：請！——（向趙尋）你且退下。

趙　尋：是。（下）

程鵬舉：請問義母，我妻今在何處？

李　嫗：身染重病，現在裏面。

程鵬舉：待我前去與她相見。

李　嫗：你且在此等候，待我扶她出來。

程鵬舉：是是是。——唉，不知夫人的病體，如今怎麼樣了！

李　嫗：啊，女兒，你家官人來了哇！

〔李嫗入內扶韓玉娘上〕

韓玉娘：（唱二黃散板）

撥雲霧見青天蒼蒼覆蓋。

李　嫗：女兒，你官人來了哇！

程鵬舉：哎呀，夫人哪……（哭）

韓玉娘：（接唱）別夢回殘月圓花落花開。

程鵬舉：夫人哪！

（接唱）想夫人偶得病並無大礙，

今日裏正是你苦盡甘來。

李　嫗：你二人在此講話，待老身與你們燒杯茶來。

程鵬舉：義母不要費心。

李　嫗：（自語）哎呀！這就好了！（下）

程鵬舉：啊，夫人，聽趙尋對我言講，你受了千辛萬苦，俱是下官之過，今日環履重圓，怎麼夫人你又生起病來了哇！

韓玉娘：我爲你受了千辛萬苦，如今才得苦盡甘來。唉，實指望一同赴任，誰知我又身染重病。倘有不測，豈不辜負我這一片癡心哪……（哭）

（唱“反四平調”）

夫妻們分別幾載，

好似孤雁歸來。

可憐我被賊將奴來賣；

我受盡了禍災，

棒打鴛鴦好不傷懷。

幸遇着義母她眞心看待，

今日裏才得再和諧。

但願得了却了當年舊債。

程鵬舉：夫人哪……

〔韓玉娘、程鵬舉對哭〕

韓玉娘：（接唱）縱死在黃泉也好安排。（入於昏迷）

程鵬舉：啊，夫人不要傷心，還是好好的將養才是。啊，夫人，你……你怎麼不講話呀？

韓玉娘：（譫語）哎呀老爺！我勸他好生服侍老爺，焉敢勸他逃走。老爺開恩，玉娘實實的寃枉啊！（哭）

程鵬舉：啊，夫人，你說的這是甚麼話呀？

韓玉娘：張萬戶老賊！他……他們都來了！

程鵬舉：啊，夫人！張萬戶那賊已逃回金邦去了，你不要害怕呀。哎呀！這便如何是好！——義母快來！

李　嫗：（上）大人何事？

程鵬舉：我妻子她有些昏迷顚倒。

李　嫗：待我看來！——啊，女兒醒來，女兒醒來！

韓玉娘：（向李嫗）哎呀師父！想我才入空門，佛事一概不知，不去也罷！不去也罷！

李　嫗：女兒，怎麼樣了哇？

韓玉娘：你……你爲何將我賣與甚麼胡公子啊？

程鵬舉：唉！都是我的不是。——啊，義母這裏來！看她神情不好，煩勞義母，帶領趙尋，請個名醫前來與她調治調治。

李　嫗：是是是。——哎呀呀，糟了，糟了！（下）

程鵬舉：啊，夫人！你不要胡思亂想，還是靜心養病才好哇！

韓玉娘：（似清醒）啊，相公。

程鵬舉：下官在此。

韓玉娘：車轎可曾齊備？

程鵬舉：俱已齊備。

韓玉娘：我即刻就要起程。

程鵬舉：這就好了，夫人明白了。

韓玉娘：如此攙我來！

程鵬舉：啊，夫人！待等病體好了，再走哇！（扶起韓玉娘）

韓玉娘：（唱二黃散板）

猛然間只覺得肝腸痛壞——

程鵬舉：看仔細！

韓玉娘：（接唱）怕的是我夫妻就要分開。

我與你生和死恩情似海，

程鵬舉：你要多多的保重了哇！

韓玉娘：（接唱）尋一處乾淨土月冷泉台。（氣絕，倒在程臂上）

程鵬舉：哎呀夫人，夫人！——媽媽快來，媽媽快來。——哎呀夫人哪！

（唱"哭批"）

一見夫人喪了命。哎呀，夫人哪！

頃刻生死兩離分。

〔"尾聲"牌子，幕落〕

——劇　終——

打　登　州

前　記

"打登州"是根據民間說唱"瓦崗寨"故事改編的一個傳統劇目。

隋末，山東綠林英雄程咬金、尤俊達等劫奪皇杠，被靠山王楊林擒獲，發交歷城監禁。歷城捕快秦瓊與程等爲結義弟兄，乃設計劫牢反獄，將他們救出來。程等遂赴瓦崗寨聚義。

楊林得悉，命部將王周（原名羅周）赴歷城，提解秦瓊到登州審訊。程咬金等聞訊，亦派史大奈暗地防護，相機解救。秦瓊起解途中，宿於三家店，因受刑感嘆，道出羅成，王周才知道他和自己有親戚關係。適史大奈也趕到此處，三人乃計議約合瓦崗寨的弟兄們，於八月十五齊集登州起事，救出秦瓊。

史大奈帶信回山，程咬金等遂化裝混入登州。在八月十五那天，楊林提出秦瓊，命他在校場演武，擬在演武之後，當衆緊斃，以便揚名立威。這時瓦崗寨的英雄們，已埋伏在校場附近，一齊殺出，打敗楊林，救出秦瓊，同返山寨。

這個劇本是由演員楊寶森先生和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共同整理的。整理時，就其演出本，把一些不妥善的情節和不貼切的詞句，加以適當的改動和修潤。

第　一　場

〔四軍士、四將校、中軍引楊林上〕

楊　林：（唱"點絳唇"）

血戰爭先，貔貅十萬，威名顯，掌握兵權，

誰敢將令犯！

（念詩）可恨秦瓊做事差，放縱響馬不捉拿；

知法犯法眞膽大，飛籤火票拿問他。

孤，靠山王楊林。可恨響馬程咬金等，兩次打劫皇杠，被孤拿獲，發交歷城監禁；不想那些賊人，竟敢劫牢反獄。想那捕快秦瓊，武藝高強，若非暗助他們，怎能逃走。不免發下牌票，命王周去至歷城，提解秦瓊到此，嚴加拷問。——來！

中　軍：有。

楊　林：喚王周進帳。

中　軍：王周進帳。

王　周：（內）來也。

（上念）燕山羅家將，登州隱姓名。①——參見父王，有何將令？

楊　林：這有公文一角，命你去至歷城，提解秦瓊，不得有誤！

王　周：得令。（下）

楊　林：正是：令出山岳動，言發鬼神驚。——掩門！

〔衆同下〕

第　二　場

王　周：（內）走哇！（上）

奉了靠山王之命，去往歷城，提解秦瓊，就此馬上加鞭。

〔圓場，樊虎、連明暗上，王周下馬〕

王　周：靠山王公文到！

樊　虎：迎接上差。

連　明：有請太爺。

〔四衙役引縣令上〕

縣　令：歷城爲縣令，終日理民情。——何事？

樊　虎　連　明：靠山王楊老千歲差官到。

縣　令：有請。

樊　虎　連　明：有請啊！

王　周：貴縣請了。

縣　令：請了。差官到此何事？

王　周：靠山王有公文到來，貴縣請看。

縣　令：待我看來。（看公文）哦，原來爲此。——差官請至館驛待茶。

王　周　縣　令：請。

〔王周下〕

縣　令：樊虎、連明！

樊　虎　連　明：在。

縣　令：命你二人速傳秦瓊到衙，快去！

樊　虎　連　明：遵命。

〔衆分下〕

第　三　場

〔秦母上〕

秦　母：（唱西皮原板）

我兒秦瓊多賢孝，

廣結賓朋義氣高。

但願他將來身顯耀，

不枉我教子受辛勞。

〔秦妻上〕

秦　妻：（唱搖板）

天色未明公差到，

喚去兒夫有蹊蹺。

此事教人難意料，

左思右想心內焦。

婆母萬福。

---

① 王周本名羅周，是羅藝（羅成之父）的養子，因犯過離開幽州，改換名姓，在楊林部下爲將。

秦　母：罷了，一旁坐下。

秦　妻：謝座。（長嘆）唉！……

秦　母：媳婦爲何長嘆？

秦　妻：啊，婆母，今日天色未明，公差到此，將我丈夫喚進衙去，至今未歸，不知爲了何事？

秦　母：是啊，天到這般時候，還不回來，難道有甚麽意外之事麽？

秦　妻：唉，令人放心不下！

〔樊虎上〕

樊　虎：忙將二哥事，說與伯母知。——參見伯母，大事不好啦！

秦母妻：何事驚慌？

樊　虎：只因靠山王楊林，有公文到來，將我秦二哥上了刑具，馬上就解往登州。你婆媳二人快到十里長亭瞧瞧去罷！

秦母妻：（吃驚）啊？

樊　虎：話已說明，公事要緊，我要告辭啦。

秦　母：有勞賢侄。

樊　虎：好說，好說，你們快點兒去罷！（下）

秦　母：哎呀，媳婦啊！你丈夫上了刑具，解往登州，我們速速趕至十里長亭相見一面罷！

秦　妻：媳婦遵命。

〔"掃頭"，二人同下〕

第四場

秦　瓊：（內唱西皮倒板）

無情鐵索綑蛟龍，

〔四衙役、樊虎、連明、王周、秦瓊同上〕

秦　瓊：（接唱原板）

不由秦瓊怒氣冲。

俺平生交友義氣重，

俠腸義膽論英雄。

靠山王傳令山岳動，

歷城縣內捉拿我秦瓊。

捨不得老母無人侍奉，

（轉流水）

捨不得妻和子淚洒前胸。

捨不得親眷們同衙伙衆，

實難捨鄰居們仁義賓朋。

前思後想心暗痛——

（接唱搖板）

可嘆我闖蕩江湖有始無終！

〔秦母、秦妻上〕

秦　母：（唱西皮散板）

顧不得年紀邁把崎嶇路上，

皆因是爲娘的愛子情長。

眼望着長亭悲聲放——

秦　妻：（接唱）見兒夫好一似刀刺我心腸！

秦母妻：（哭）兒夫啊！……

秦　瓊：（唱西皮倒板）

耳邊廂又聽得悲聲大放，

唉，娘啊……

（接唱散板）

抬頭只見兒的娘。

不想災禍從天降，

此去恐難還故鄉。

老娘親休將兒盼望，

權當是未生兒一場！

秦　母：哎呀兒啊！靠山王爲了何事要將你解往登州？

秦　瓊：母親哪！靠山王捉拿孩兒，一定是爲了羣雄劫牢反獄，大反山東之故。兒今此去，吉凶不保，望母

親靜養身體，休要掛念你這苦命的孩兒呀……

秦　妻：夫啊！有甚麼言語，快快囑咐爲妻幾句！

秦　瓊：妻呀！事已至此，我縱有千言萬語，一時焉能說得盡！我今此去，只恐有死無生，望你在母親面前，多多孝敬；管教我兒長大成人，也好接續香煙。倘得生還，一家還有相逢之日！——母親請上，孩兒這裏叩別了！

（唱散板）

含悲忍淚拜慈親。

秦　母：（接唱）不想一家骨肉分。

秦　妻：（接唱）只恨蒼天無靈應。

秦　瓊：（接唱）你休要恨天怨地淚淋淋。

秦　母：（接唱）秦瓊，我的兒呀……

秦　瓊：（接唱）老娘親哪……

秦　妻：（接唱）我的夫啊……

秦　瓊：（接唱）賢德的妻呀……

秦母妻瓊：（哭頭）啊、啊、啊……我的兒夫娘啊……

〔"掃頭"，分下〕

第　五　場①

〔史大奈上〕

史大奈：（念詩）虎瘦雄心在，踏破花世界。

若問名和姓，俺本史大奈。

只因秦二哥，被靠山王楊林解往登州；是俺奉了三哥將令，去往登州路上，搭救於他。看天時不早，甩開大步走遭也。

（唱西皮搖板）

瓦崗寨上令旗擺。

（接唱流水）

豪傑獨自下山來。

秦二哥歷城起了解，

徐三哥妙計巧安排。

因此差俺史大奈，

不分晝夜到此來。

甩開大步我就往前蹿——

（接唱搖板）

搭救了秦二哥方稱心懷。（下）

第　六　場

〔四衙役、樊虎、連明、王周、秦瓊同上〕

秦　瓊：（唱西皮流水）②

歷城縣內上了枉（讀如"肘"），

兒行千里母擔憂。

眼看日落西山後，

望求差爺把店投。

樊虎連明：來在店房。

王　周：向前打店。

樊　虎：是啦。——店家，店家！

〔店家上〕

店　家：來啦，來啦。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是住店的嗎？

王　周：正是。可有上房？

店　家：有上房。

王　周：帶路。

---

① 一般演出，因時間關係，有時只從本場演起，不演前四場；第七場則改爲楊林坐帳。

② 按老本此段只唱四句。另有詞句較多的唱法，茲附錄於下：

"將身兒來在大街口，尊一聲列位聽從頭：
我不是歹人並賊寇，也非是響馬把城偸。
楊林道我私通賊寇，因此上起解到登州；
捨不得太爺待我的恩德厚，捨不得衙役們衆班頭，
捨不得街坊四鄰的好朋友，實難捨老娘白了頭。
娘想兒，難聚首，兒行千里母擔憂。
眼看紅日墜落在西山後，望求公差把店投。"

店　家：是啦。

〔衆同進店〕

店　家：呵，原來是二位酷爺。

樊　虎
連　明：嘜，二位將爺。

店　家：哎，醬醋緊相連麼。哎，眞個的，你們解着的這位是誰呀？

樊　虎：山東好漢秦瓊。

店　家：好漢秦瓊啊？久聞其名，未見其形，今日一見，果然英雄。

樊　虎
連　明：哎，英雄！

史大奈：（內）走哇！（上）

且住，秦二哥在前面走，俺在後面趕，趕至此處，因何不見？……來此已是三家店。想是二哥住在此店，待俺也投宿了罷。——店家，店家，呔！店家！

店　家：（出門看，一驚）哎喲，老爺子！去年臘月二十三，把您送到天上去啦，您怎麼又下來啦？

史大奈：嘜，俺是個人哪。

店　家：神？神不在廟裏頭？

史大奈：嘜，俺是個人。

店　家：人？您怎麼這個長像兒呀？

史大奈：天生的兇臉。

店　家：哦，兇臉哪？你是幹甚麼的呀？

史大奈：俺是住店的。

店　家：哦，住店的。

史大奈：可有上房？

店　家：有，被差官住啦。

史大奈：有道是"一品官，二品客"。他住得，俺也住得。帶路！

店　家：是。

〔店家領進門，史大奈與秦瓊對視〕

秦　瓊：來的敢是史……

史大奈：住了！俺與你人生面不熟，你要使喚哪一個？

秦　瓊：這……

店　家：他是使喚我小店家的。

史大奈：哼，他倒會講話呀！——那一漢子，我看你面黃肌瘦，莫非有病麼？

秦　瓊：病倒有，難道你會醫治麼？

史大奈：俺不爲你的病，還不來呢。這有膏藥兩張，丸藥一包，將膏藥貼在前心一張，後心一張。再將這丸藥，一更天吃下，二更天發燥，到了三更，就要動手動脚的了。

秦　瓊：但不知何藥爲引？

史大奈：三把黃土爲引；裏把過，外把過。記下了！

秦　瓊：記下了。

店　家：嘿！看你不出，倒是一個獸醫。

史大奈：嘜，俺是個代醫。

店　家：不錯，不錯，是代醫。我問問你，我有點病兒，你可會治嗎？

史大奈：你有何病哪？

店　家：我呀，吃飽了不餓，喝足了不渴。

史大奈：咦！這個混帳東西，他倒耍起俺來了。待我吓他一吓。——你近前來！（拔刀）

店　家：幹甚麼呀？

史大奈：看刀！

店　家：哎呀，您這是怎麼治哪？

史大奈：將你的肚皮剁開，把肝、肺、腸、肚，取了出來，用涼水洗把洗把，再裝進裏面，用藥針縫上，就好了。

店　家：我呀，"賣羊肚兒的回家"——

史大奈：此話怎講？

店　家："留命喝湯"。

史大奈：去你娘的！——俺在哪裏歇息？

店　家：隨我來。

史大奈：帶路！

店　家：這屋裏。

史大奈：店家！今晚三更時分，若有風吹草動，你不要出來；你若出來，我就是這一刀……要了你的狗命！（下）

店　家：喝！好傢伙，眞厲害！

樊　虎
連　明：店家，店家。

店　家：來啦，來啦。

樊　虎
連　明：我們在哪兒睡呀？

店　家：隨我來——這屋裏。

〔樊虎、連明等下〕

王　周：啊，店家。路上走了差事，我們擔待；若是店中走了差事，就要你擔待。

店　家：那我可擔待不起。我倒有個主意，這麼辦，把他兩條腿、一隻手，綑在一塊兒，吊起來，他還跑得了嗎？這還有個名堂兒——

王　周：甚麼名堂？

店　家：這叫鳳凰單展翅。

王　周：好，將他吊了起來。（綑吊秦瓊）

（唱二黃散板）

鳳凰單翼忙吊起，

諒他插翅也難飛。

店　家：您還有甚麼事兒嗎？

王　周：喚你再來，去罷。

店　家：是啦。

〔店家下。王持燈出門看，關門，入座。起初更〕

秦　瓊：想俺秦瓊，英名蓋世，不想夜宿三家店內，受此酷刑，好不傷感人也！

（唱二黃慢板）

在店中吊上竿威風難展，

想起了衆家兄弟義結金蘭。

馬渴思飲長江水，

人在難中有苦難言；

魏大哥、徐三弟難得見，

咬金、俊達、金甲、童環，

魯明星、魯明月、伯黨、國遠，

燕山羅成相見難！

弟兄們若知我遭此大難，（轉散板）

必定要搭救我免受熬煎。（起二更）

王　周：呀！

（唱散板）

聽他言來心內驚，

爲何暗地道羅成？

走向前來將他問，

羅成是你甚麼人？

秦　瓊：（接唱）差官不必將我問，

我與羅成姑表親。

王　周：（接唱）聽他言來才知情，

原來是我羅門的姑表親。

走向前來忙鬆綑——（將秦瓊解下）

秦　瓊：（接唱）問聲差官是何人？

王　周：（接唱）二哥不必將弟問，

羅周就是小弟的名。

秦　瓊：（接唱）不該不該大不該，

不該將兄吊起來！

王　周：小弟不知啊。

秦　瓊：（接唱）你不知來我不怪，
　　　　弟兄對坐敍開懷。（入座）
王　周：二哥，依小弟之見，倒不如逃走了罷！
秦　瓊：我若逃走，豈不連累於你。
王　周：唉！這……
〔起三更，史大奈上〕
史大奈：天交三鼓，不知二哥睡着無有？待俺以三把黃土爲引，裏把過，外把過——
秦　瓊：哦！裏把過，外把過。開門看看是哪個？
史大奈：啊，你是二哥？
秦　瓊：正是愚兄。
史大奈：走，走，走！
秦　瓊：走不得。
史大奈：怎麼走不得？
秦　瓊：現有公差在此。
史大奈：待小弟結果了他的狗命！
秦　瓊：殺不得。
史大奈：怎麼殺不得？
秦　瓊：他不是外人。
史大奈：是哪個？
秦　瓊：乃是一門內親。
史大奈：啊，一門內親？待小弟見過。
秦　瓊：這倒使得。——羅賢弟見過史賢弟。
王　周：史仁兄，小弟有禮。
史大奈：（拔刀）看刀！
秦　瓊：（攔阻）這做甚麼？
史大奈：試試他的膽量如何？
秦　瓊：膽量是好的。
史大奈：啊，膽量是好的？
秦　瓊：是好的。
史大奈：羅爺，你與二哥旣是一門內親，爲何不放他逃走？
王　周：二哥不走，也是枉然。
史大奈：啊，二哥，羅爺放你逃走，你爲何不走？
秦　瓊：我若逃走，一來連累羅表弟，二來家中還有老母妻子，如何走得！
史大奈：就該修下書信，約集衆家弟兄，前往登州搭救二哥要緊。
秦　瓊：兩膀疼痛，難以提筆。
王　周：小弟代筆。
秦　瓊：何人下書？
史大奈：小弟將書信帶回山去。
秦　瓊：好，有勞二位賢弟。
（唱西皮倒板）
　　三家店內把計定。
（接唱原板）
　　好一似龍虎會風雲。
　　弟兄們同把店房進——（三人入座，史大奈坐椅背上）
　　有勞賢弟修書文。
　　上寫秦瓊頓首拜……
〔史大奈抬腿，踩王周頭，踏桌上〕
秦　瓊、王　周：這做甚麼？
史大奈：咱的腿上受了風寒，有些疼痛。
秦　瓊：你自已揉上一揉，也就好了。
史大奈：待俺揉把揉把。（揉腿）啊，好了。——二哥念，羅爺寫！
秦　瓊：（接唱原板）
　　拜上同盟結義人，
　　八月十五登州進……
史大奈：（揮刀向王周）看刀！

秦　瓊：嘜，又做甚麽？
史大奈：試試他的膽量如何？
秦　瓊：方才言過，膽量是好的。
史大奈：膽量是好的；哼，如此二哥念，羅爺寫！
秦　瓊：（接唱原板）
　　　　搭救愚兄上山林。
　　　　一封書信修齊整——
史大奈：啊，二哥，外面有兩個人影兒，出去看來！
秦　瓊：（出門看）外面無人，乃是燈光照得你我弟兄的人影。
史大奈：哦，無有人。
秦　瓊：賢弟呀！
　　　　（接唱搖板）
　　　　有勞賢弟走一程。
史大奈：拿過來呀！
　　　　（接唱）羅爺請上受拜託，
　　　　一路上必須要照看二哥。
　　　　我弟兄結拜三十六個，
　　　　惟有那徐三哥智謀多。
　　　　昨日裏在山寨吩咐於我，
　　　　他命我殺了你搭救二哥。
秦　瓊：殺不得，方才言過，他乃是一門內親。
史大奈：啊！
　　　　（接唱）是內親我不殺將你放過，
　　　　切莫教秦二哥再受折磨。
　　　　約定了中秋日在登州放火，
　　　　那時節你做個裏應外合。
　　　　叫二哥與羅爺隨定於我——
　　　　啊？
　　　　又只見店房門上了封鎖。
　　　　我這裏用鋼刀劈門而過——
秦　瓊：且慢。驚動店家，只恐走不成了。
史大奈：嘜呀！
　　　　（接唱）驚動了店小兒又起風波。
　　　　二哥，小弟的本領，你是知道的？
秦　瓊：知道的。
史大奈：俺獻醜了！
　　　　（接唱）俺這裏施本領越牆而過——
　　　　在牆外聽他們講些甚麽。
秦　瓊：啊，賢弟，史賢弟在瓦崗寨上，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眞乃英雄也！
史大奈：（笑）哈哈哈……
　　　　（接唱）他二人口聲聲誇獎於我，
　　　　恨不得插雙翅飛上山坡。（下）
秦　瓊：（接唱）三家店內計定好，
　　　　不由秦瓊喜眉梢，
　　　　但願故友早來到。
王　周：（接唱）搭救二哥出籠牢。
　　　　〔同下〕

第七場

〔魏徵、徐勣、尤俊達、單雄信、齊國遠、王伯當、謝映登、羅成同上〕
衆　：（唱"點絳唇"）
　　　　義膽俠腸，江湖闖蕩；劫皇杠，聚義瓦崗，齊心把業創。
衆　：俺——
魏　徵：魏徵。
徐　勣：徐勣。
尤俊達：尤俊達。
單雄信：單雄信。

齊國遠：齊國遠。
王伯黨：王伯黨。
謝映登：謝映登。
羅　成：羅成。
徐　勣：衆位弟兄請了。
衆　：請了。
徐　勣：大王排山，你我兩廂伺候！
衆　：請！
〔四嘍兵引程咬金上〕
程咬金：(笑)哈哈哈……
(念數板)
家住山東縣東阿，斑鳩店上有咱家。
別的買賣不會做，學會了編竹笆。
拿到長街賣，偶遇尤俊達。
二人拱拱手，拉我到他家。
打開了兵器庫，刀槍任我拿。
咱使宣化斧，他使五股叉。
二人把山下，長葉嶺前劫奪皇杠銀子白花花。
弟兄們任意拿，論甚麼你我他。
二次把山下，黃土崗上遇着楊林老兒把咱拿。
拿到歷城縣，披鎖又帶枷。
多虧了秦叔寶，捨命搭救咱。
定下了牢籠計，牢眼裏往外拉。
來到了瓦崗寨，聚會衆豪俠。
同心合意打天下，杏黃旗兒山上插。
提起了當年事，一場大笑話，大笑話。
(笑)哈哈哈……(入座)
衆　：參見大王。
程咬金：衆位弟兄少禮，請坐。
衆　：謝座。
程咬金：(念詩)昔日草鞋今日靴，瓦崗寨上聚豪傑；
有人問孤名和姓，我是咬金程知節。
孤，混世魔王程咬金。弟兄三十六人，在賈家樓結拜。只爲打劫皇杠，劫牢反獄，大反山東；來在這瓦崗寨上，衆家弟兄立我爲王。扯起了杏黃旗，替天行道。聞得秦二哥有難。已命史大奈前去打探，也好搭救於他。眞個的，怎麼還不回來呀？
徐　勣：這般時候，理應回來了。
史大奈：(內)走哇！(上)參見大王。
程咬金：打探二哥之事，怎麼樣了？
史大奈：秦二哥有書信一封，大王請看。
程咬金：上面黑花花，它認識我，我不認識它。哎，我說魏大哥，你够多麼陰哪，坐在一邊兒，不言不語，你倒是看看哪！
魏　徵：待我看來。
(唱西皮搖板)
上寫秦瓊頓首拜，
拜上同盟結義人。
八月十五登州進，
搭救愚兄上山林。
秦二哥書中言道：望我等八月十五前往登州搭救。
程咬金：旣然如此，三哥有何妙計？
徐　勣：你我弟兄扮做買賣客商模樣，混進登州，也好相救。
程咬金：就依三哥，大家改扮起來！
衆　：遵命。

〔衆同下〕

第八場

〔四軍士、四將校、中軍引楊林上〕

楊　林：（唱西皮搖板）

可恨秦瓊行不正，

勾結響馬反歷城。

孤命王周去拿問，

等他到此用典刑。

〔王周上〕

王　周：參見父王，兒臣交令。

楊　林：秦瓊可曾拿到？

王　周：現已拿到。

楊　林：押進帳來！

王　周：遵命。

〔下，帶秦瓊上〕

秦　瓊：參見千歲。

楊　林：下跪可是秦瓊？

秦　瓊：正是。

楊　林：可惱！

（唱二黃散板）

惱恨秦瓊做事差，

大反山東犯國法！

秦　瓊：千歲將小人拿來，原來爲大反山東之故！

楊　林：着，着，着！

秦　瓊：（接唱散板）

大反山東是響馬。

楊　林：呸！

（唱散板）

你身爲捕快不捉拿！

叫王周將秦瓊押至在丹墀下——

〔秦瓊被按倒〕

楊　林：（接唱原板）

有孤王下位去親自問他。

脫袍——現出了玲瓏鎧甲，

棒來！

（接唱）虬龍棒在孤的手中拿。

罵聲秦瓊眞膽大，

放縱響馬犯王法。

手持着虬龍棒朝下打——①

王　周：（攔阻，接唱）

急忙攔阻把話答。

楊　林：我兒爲何攔阻？

王　周：若是一棒將他打死，豈不便宜了他！

楊　林：依你之見呢？

王　周：將他押在後山石洞之內，待等八月十五，提出監來，押至校場，命他演武之後，再將他一棒打死，豈不揚名天下！

楊　林：哪個揚名天下？

王　周：父王揚名天下。

楊　林：（笑）哈哈哈……孤將秦瓊交與你。

〔楊林下，四軍士、四將校、中軍同下〕

王　周：八月十五見高低。（扶起秦瓊）

秦　瓊：（唱二黃倒板）

千層浪裏翻身轉，

（接唱散板）

百尺高竿得命還。

哎呀賢弟呀！適才教那老賊一棒將兄打死，也免得賢弟你掛心哪！

---

① 原本，此處是王周暗將雙鐧墊於秦瓊身上，楊林一棒打下，將鐧碰響，乃命撤鐧，再打，爲王周攔阻。因不甚合理，故刪去。

王　周：二哥，難道忘了三家店內修書之事麼？
秦　瓊：禁聲！（雙望門）賢弟呀！
（唱散板）
蛟龍正在沙灘困，
切盼春雷響一聲。
耐等八月十五到，
王　周：（接唱）再與老賊見輸贏。
〔秦瓊、王周同下〕

第　九　場

〔程咬金、徐勣、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同上〕
程咬金：衆位弟兄，扮好了沒有哇？
衆　：扮好了。
程咬金：別忙，我得問問。（向徐勣）三哥，你是幹甚麼的？
徐　勣：算命的。
程咬金：哦，算命的。（向尤俊達）你是幹甚麼的？
尤俊達：賣馬的。
程咬金：（向單雄信）五哥，你是賣甚麼的？
單雄信：賣膏藥的。
程咬金：（向羅成）八弟，你哪？
羅　成：賣字畫的。
程咬金：（向王伯黨）王賢弟，你哪？
王伯黨：賣藝的。
衆　：大王，你呢？
程咬金：我呀，小買賣人兒，賣燒餅的。
徐　勣：衆家弟兄，此去到了登州，看我放火爲號。記下了！
衆　：記下了。
徐　勣：哪位賢弟，先行一步？
程咬金：待我老程，先去走走。燒餅得啦！（下）
衆　：請！
〔徐勣、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同下〕

第　十　場

〔王周上〕
王　周：眼看中秋到，盼望衆英豪。今乃八月十四，明日衆家弟兄，必定前來搭救二哥。俺不免暗地請他出來，去往大街之上，也好與衆家弟兄相見。——有請二哥。
〔秦瓊上〕
秦　瓊：（唱二黃散板）
爲救朋友惹下禍，
腕帶桎鎖受折磨。
啊，賢弟。將愚兄請出，爲了何事？
王　周：今乃八月十四，衆家弟兄必定應約前來。請二哥去到大街之上，也好相見。
秦　瓊：正合我意。就煩賢弟先行，打探瓦崗弟兄的消息便了。
王　周：遵命。（下）
秦　瓊：（唱二黃倒板）
登州城悶壞了秦叔寶。
（接唱"迴龍"）
行過來，走過去，大街之上，腕帶桎鎖，倒教我好不心焦！
（唱原板）
十數載英名誰不曉，
不想今日陷監牢。
這才是屋漏偏遭連陰雨，
船到江心失了篙！（接"小拉子"）
〔徐勣上〕
徐　勣：算命，算命哪。
秦　瓊：那旁來的敢是茂……

徐　勣：你冒了風寒，我有藥與你醫治。
秦　瓊：我是你二哥秦瓊。
徐　勣：你窮，我也不富。
秦　瓊：賢弟莫非救我來了？
徐　勣：嘍，大街之上，腕帶桎鎖，不要連累好人，你往下站。——算命哪。（下）
秦　瓊：（接唱原板）
　　徐茂公夙日智謀好，
　　爲何不救我出籠牢？
　　是是是來明白了，
　　其中定有巧計高。（接“小拉子”）
〔尤俊達上〕
尤俊達：賣馬，賣馬！
秦　瓊：來的敢是尤……
尤俊達：俺賣馬，不賣牛。
秦　瓊：我是你二哥秦瓊。
尤俊達：你窮，俺也不富。
秦　瓊：賢弟敢是救我來了？
尤俊達：哼！大街之上，腕帶桎鎖，不要連累好人，你往下站。——賣馬！（下）
秦　瓊：（接唱原板）
　　尤俊達反山東劫國寳，
　　官兵捉拿他難脫逃。
　　若不虧我秦叔寳，
　　何人放他出監牢！（接“小拉子”）
〔單雄信上〕
單雄信：賣膏藥。
秦　瓊：那旁來的敢是雄信……
單雄信：俺這膏藥裏面原有“信”①。
秦　瓊：我是你二哥秦瓊。
單雄信：你窮，俺也不富。
秦　瓊：賢弟莫非念在結拜之情，救我來了？
單雄信：嘍，大街之上，腕帶桎鎖，不要連累好人，你往下站。——賣膏藥！（下）
秦　瓊：（接唱原板）
　　二賢莊單通誰不曉，
　　棗陽山前逞英豪。
　　被我一鐗來打倒，
　　我也曾饒過他性命一條。
〔羅成上〕
羅　成：賣字畫！
秦　瓊：來的敢是表弟……
羅　成：俺這畫原是裱的。
秦　瓊：我是你二哥秦瓊。
羅　成：你窮，哪個富啊？
秦　瓊：想是賢弟念在姑表之親，救我來了？
羅　成：哼！大街之上，腕帶桎鎖，不要連累好人，往下站。——賣字畫！（下）
秦　瓊：唉……
（唱二黄散板）
　　羅成與我是親姑表，
　　不認秦瓊爲哪條？
　　越思越想心頭惱！
〔王周上〕
王　周：（接唱）二哥爲何心內焦？
二哥爲何這樣煩惱？
秦　瓊：哎呀，賢弟呀！適才衆家弟兄，俱不相認愚兄，如何是好？
王　周：待小弟再去打探。（下）

① “信石”是藥名，即“砒霜”，簡稱爲“信”。

秦　瓊：有勞了。

（唱散板）

羅賢弟此一去定見分曉，

程咬金：（內）燒餅得啦！

秦　瓊：啊？

（接唱）又來了咬金舊故交。

〔程咬金上〕

程咬金：燒餅得啦，燒餅得啦！

秦　瓊：來的敢是程……

程咬金：剛出爐的，不陳。

秦　瓊：咬金？

程咬金：論個兒賣，不論斤。

秦　瓊：我是二哥秦瓊。

程咬金：你窮啊，我也不富啊！

秦　瓊：你我幼年相交，想是救我來了！

程咬金：得啦罷！大街之上，腕帶桎鎖，別連累好人。你呀，往下站罷！（翻盤子底，露出“救”字示意秦瓊）燒餅得啦。……（下）

秦　瓊：呀！（接唱）

他暗藏“救”字我把心放了，

喬裝搭救我出籠牢。

〔王周上〕

王　周：參見二哥。

秦　瓊：打探瓦崗弟兄之事如何？

王　周：衆家弟兄，俱在暗地保護二哥。

秦　瓊：好哇！

（接唱）待等明日中秋到，

要與老賊比英豪。

〔秦瓊、王周同下〕

第十一場

〔牌子，四軍士、四將校、中軍引楊林上。“吹打”，上高台〕

楊　林：（念詩）人道秦瓊是英雄，生死在孤掌握中。

任他金鐧多神勇，難逃虬龍棒下終。

來！

衆　：啊！

楊　林：將秦瓊押上來！

〔王周帶秦瓊上〕

秦　瓊：參見千歲。

楊　林：罷了。聞得你秦門雙鐧，蓋世無雙，耍來孤家觀看！

秦　瓊：不足千歲一觀。

楊　林：不必多言，去了刑具，付與他雙鐧！

秦　瓊：（唱二六）

老楊林校場令傳下，

不由秦瓊怒氣發。

旣然他疑心我通響馬，

到此爲何不把我來殺？

今日裏校場試鐧法，

只恐其中事有差。

我今旣在矮簷下，（轉快板）

生死二字何懼他！

約定了瓦崗弟兄把山下，

救出秦瓊把老賊拿。

滅頭去尾耍一耍——（耍鐧）

（接唱搖板）

倒教千歲恥笑咱。

楊　林：依孤看來，不足爲奇。

王　周：此人馬上武藝却好，何不命他演習一番。

楊　林：恐他逃走。

秦　瓊：小人不敢。

楊　林：諒你也不敢。——王周，與他挑選老馬一騎，背插紅燈三盞，他若逃走，照燈追趕！

王　周：遵命。

〔程咬金、徐勣、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同上；軍士給秦瓊背插紅燈；王周帶過老馬，被羅成踢下；羅成帶過黃驃馬，秦瓊上馬〕

秦　瓊：（唱西皮搖板）

鷂子翻身上"黃驃"，

（接唱快板）

來了瓦崗衆英豪。

斜跨雕鞍高聲叫，

楊林哪，老賊！

敢與你秦爺比槍刀？

〔秦瓊與瓦崗寨衆人同下〕

楊　林：啊？

（唱搖板）

孤王校場來觀定，

〔瓦崗寨衆人過場，下〕

楊　林：（接唱快板）

瓦崗寨來了衆賊兵。

別的人兒不打緊，

只怕燕山的小羅成。

人來與孤把馬順——

〔下高台，"掃頭"，衆同下〕

第十二場

〔秦瓊上，望門，四將校上，追下〕

第十三場

〔徐勣上〕

徐　勣：待我放起火來！

〔程咬金、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同上〕

徐　勣：衆位賢弟！秦二哥身背紅燈三盞，哪位賢弟將燈射去？

王伯黨：待小弟射他一箭！

徐　勣：須要小心。

王伯黨：遵命。（下）

徐　勣：衆位賢弟！陣前見了楊林，俱要通羅賢弟的名姓。

衆　：我等記下了。——請！

〔程咬金、尤俊達、單雄信、羅成、徐勣同下〕

第十四場

〔楊林上，王周追上〕

楊　林：王周，隨爲父的殺呀！

王　周：殺哪個？

楊　林：殺瓦崗寨的賊寇！

王　周：哼！俺取爾的老命來了！

楊　林：呸！

〔開打，王周下。單雄信上〕

楊　林：來將通名受死！

單雄信：老爺羅成。

楊　林：放馬過來！

〔開打，單雄信下。尤俊達上〕

楊　林：來將通名！

尤俊達：老爺羅成。

楊　林：放馬過來！

〔開打，尤俊達下。程咬金上〕

楊　林：來將通名！

程咬金：老爺羅……嗳！我焉能通那娃娃的名姓。——你老爺程咬金，看斧！

〔開打，程咬金下。羅成上〕

楊　林：來將通名！

羅　成：老爺羅成。

楊　林：啊？來一個是羅成，來兩個是羅成，難道孤王眞眞怕你不成！

羅　成：看槍！

〔開打，楊林敗〕

楊　林：哎喲！這才是眞羅成哪！

〔楊林敗下，羅成追下〕

第十五場

〔秦瓊上，四將校上，開打；王伯黨上，射燈，下。四將校下，秦瓊下。楊林上，一軍士隨上〕

楊　林：且住！羅成殺法驍勇。——來呀！

軍　士：有。

楊　林：看看還有多少人馬。

軍　士：只剩君臣二人。

楊　林：嘿！……

秦　瓊：（內）哪裏走！

〔秦瓊上，與楊林開打，軍士下，楊林敗下〕

〔程咬金、徐勣、尤俊達、單雄信、羅成、王伯黨、王周同上〕

秦　瓊：多謝衆位賢弟搭救！

徐　勣：二哥何出此言。弟等已將伯母、嫂嫂接上瓦崗寨，就請二哥一同上山，共圖大事！

秦瓊、衆：請哪！

——劇　終——

硃　痕　記

前　記

“硃痕記”一名“牧羊卷”，取材於“牧羊寶卷”。敍述唐代西涼節度使黃龍造反，朱春登代叔從軍征討，由春登嬸母的內侄宋成伴送出發。宋成因垂涎春登的妻子趙錦棠，遂於中途暗害春登，未果；回來謊報春登戰死。朱嬸謀佔長房的家財，逼趙錦棠改嫁宋成；錦棠不從，備受折磨。朱嬸又將錦棠婆媳趕到山裏牧羊，要讓她們飄流在外，凍餓而死。

不久，春登立功，封侯歸來，把宋成捉住殺掉。問到母親和妻子，朱嬸假說已死。春登痛不欲生，去墳塋祭奠，並捨飯七天。恰好錦棠婆媳討飯來此，認出是自己墳塋，驚痛之間，朱母誤把飯碗打碎，朱春登聞知，喚錦棠進棚問話；錦棠手上有一“硃痕”，夫妻遂得相認，骨肉團圓。

這個劇本是根據程硯秋先生演出本，由本院編輯處杜穎陶、陶君起共同整理，並經程先生親自訂正。

第一場

〔“六幺令”，四軍士、郭昕上〕

郭　昕：奉了聖上旨，加封有功臣。老夫郭昕。今奉聖命，封賞功臣。——左右開道。

〔“六幺令”合頭，衆同下〕

第二場

〔四軍士、朱春登、朱春科上〕

朱春登：（念）邊塞狼煙靖。

朱春科：（念）同享太平春。

朱春登：（念詩）矯矯虎臣不可當，
全憑神箭定家邦。

朱春科：（念詩）若非吾兄智略廣，

怎作皇家一棟樑。

朱春登：下官朱春登。

朱春科：朱春科。

朱春登：賢弟，你我弟兄平定黃龍以來，也曾稟過郭老王爺，請假回家祭祖；不知聖上怎樣傳旨？

朱春科：候聖旨到來，便知分曉。

〔李仁上〕

李　仁：龍虎台前出入，貔貅帳內傳宣。
啓爺，聖旨下。

朱春登：香案接旨。

李　仁：香案接旨。

〔"吹打"，四軍士、郭昕上〕

郭　昕：聖旨下，跪聽宣讀。

朱春登春科：（同跪）萬歲！

郭　昕：今有朱春登平西有功，封爲平西侯；朱春科隨征有功，封爲忠義大夫；賜假一月，回家祭祖。聖旨讀罷，望闕謝恩。

朱春登春科：萬萬歲！

朱春登：有勞千歲捧旨前來，後堂留宴。

郭　昕：皇命在身，不能久留，告辭了。

〔四軍士、郭昕下〕

朱春登：賢弟，聖上命你我弟兄回家祭祖，賢弟請來傳令。

朱春科：兄長請來傳令。

朱春登：中軍聽令。

李　仁：有。

朱春登：命你先行，一路之上，不可馬踏田苗，違令者斬首。——回來！在石戶縣南門外雙槐樹前將那宋成定要拿來，不得有誤。

李　仁：得令。——馬來。（下）

朱春登：衆將官，帶馬還鄉。

衆　：啊！

〔同下〕

第三場

〔宋成上〕

宋　成：不好了，不妙了！朱春登作官來到了！我前番奉了姑媽之命，半路刺殺朱春登；如今他作了官回來，豈肯與我干休？這便怎麼好哇！——有了，回去與姑媽商量商量。（圓場）到了。——姑媽！

〔宋氏上〕

宋　氏：來了，來了。誰呀？

宋　成：是我。姑媽，大事不好了！

宋　氏：哦，宋成啊，甚麼事？

宋　成：朱春登作官回來了。

宋　氏：哎呀我的媽呀！這可怎麼好！當初我教你半路殺了他，他怎麼作官回來了？

宋　成：當初我奉您之命，半路刺殺於他，誰想草棵裏出來一個愣小伙子，吠了一聲，我就吓跑了！誰想他如今作了官回來，這可怎麼好？

宋　氏：他回來跟我要他媳婦，要他的媽，可怎麼好啊！

宋　成：要想個主意才好！

宋　氏：大家想來。

宋　成：有了。我們兩個到雙槐樹前做兩個假墳頭；他回來要問，就說她們娘兒倆想他想死啦！這還有個名兒。

宋　氏：這叫甚麼名兒？

宋　成：這叫"平地起孤丁"。

宋　氏：好。走着！

宋　成：等等！您的事遮過去了，我的事怎麼辦哪？

宋　氏：我問問你：朱春登瞧見你要殺他啦嗎？

宋　成：他喝醉啦，八成沒瞧見。

宋　氏：沒瞧見，就不要緊啦，都有我哪！

宋　成：有您就成！走着，走着！

〔同下〕

第　四　場

〔"批子"，二差役、李仁上，交叉行路，下〕

〔"批子" 宋成、宋氏上〕

宋　氏：到了！

宋　成：孤丁起來！

〔同築墳，"批子"〕

宋　氏：你先在這兒，我去解解手。（下）

〔二差役、李仁上〕

甲乙差：來此雙槐樹。

李　仁：前去問路。

甲　差：對，打聽打聽。那邊有個墳少爺，咱們問問他。

甲乙差：（同）我們有禮。

宋　成：有利相還，不少虧欠。

甲乙差：借光您哪！

宋　成：借筐不借扁擔。

甲乙差：借問一聲。

宋　成：借我一升，還我一斗；好借好還，再借不難。

甲乙差：我們是問路的。

宋　成：鹿在山上喫草，有犄角的是公鹿，沒犄角的是母鹿，七岔子、八岔子是梅花鹿。

甲乙差：甚麼呀，我們問人！

宋　成：神？在廟裏頭，紅臉"老爺"，白臉關平，黑臉周倉。

甲乙差：我們問信！

宋　成："信"？是毒藥。吃了就死，死了就出殯。

甲乙差：甚麼呀，我們有句話兒！

宋　成：畫兒？畫舖裏有，東一張，西一張，掛在屋裏亮堂堂，愛買幾張買幾張。

甲乙差：甚麼呀，我們問的是名姓！

宋　成：明星啊？天上有！大毛出來二毛趕，三毛出來白瞪眼！亮的是明星，紅的是火星，帶尾巴的是掃帚星，滋溜滋溜那是個賊星！

甲乙差：甚麼呀，我問的是人的名姓。

宋　成：名姓？誰？

甲乙差：宋成。

宋　成：宋成？你等等。——這二位，頭戴大帽身穿青，不是衙役就是兵。別說實話，把他打發走了得啦！——二位打聽誰？

甲乙差：宋成。

宋　成：唉！死啦！

甲　差：你瞧！這個宋成眞沒造化，又是銀子，又是馬匹，他會死了！得了！咱們回去得啦！

宋　成：二位！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甲乙差：他有一表兄，名叫朱春登，陣前得了勝，皇王把他封；想起他表弟，名字叫宋成；銀子二百兩，外有馬如龍，見了本人給，不見兔兒不撒鷹！

宋　成：唉！我怎麼說死了！有主意。——二位，你們打聽老宋成還是小宋成？

甲乙差：宋成還有倆？

宋　成：老的新近死了。

甲乙差：小的哪？

宋　成：遠看——

甲乙差：沒人。

宋　成：近覷——

甲乙差：就是你。

宋　成：是我。拿銀子來！

甲乙差：見我們二爺，二爺那兒領去。

宋　成：好！見你們二爺。——參見二爺。

李　仁：你是宋成？

宋　成：不錯是我。

李　仁：前者在西涼路上，拐去行囊、馬匹可是你？

宋　成：別提啦，我正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哪兒出來一個愣小子！吙了那麼一嗓子，把我吓跑了！

李　仁：哼！那就是你二爺。

宋　成：原來就是您，早知道我就不跑了。

李　仁：你爲何要用刀殺死侯爺？

宋　成：沒有哇。

李　仁：你這一刀砍得好，砍出一個侯爺來！

宋　成：早知道我多砍兩刀，還許砍出個王爺來哪！拿銀子來罷！

李　仁：近前來！——着打！鎖了！

〔"扯子"，甲、乙差鎖宋成同下〕

第五場

〔四軍士、朱春登、朱春科過場〕

〔李仁、二差役押宋成過場〕

〔四軍士、朱春科、朱春登、李仁上；宋氏迎上；同下〕

〔四軍士、朱春科、宋氏、朱春登上，入座，李仁報上〕

李　仁：宋成拿到。

朱春登：綁上來。

〔二差役押宋成上，跪〕

朱春登：哇！大膽的宋成，前者征西路上，拐我行囊馬匹，還要害我一死；似你這樣賊子就該取……

李　仁：斬。（斬宋成）

朱春登：嬸娘，斬得可公？

宋　氏：斬得公。

朱春登：斬得可是？

宋　氏：斬得是。

朱春登：既公既是，也就罷了。拖下去！

〔衆搭屍下〕

朱春登：嬸娘，我回家半日，怎麼不見我母親、妻子，哪裏去了？

宋　氏：自從你走之後，她婆媳二人今日也想，明日也想，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怎麼講？

宋　氏：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哎呀！（暈）

（唱二黄倒板）

聽說是老娘親不幸命斷，

母親，老娘，唉！趙氏妻啊！

（接唱散板）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問嬸娘她婆媳何處埋殮？

宋　氏：（接唱）她婆媳埋在那雙槐樹前。

朱春登：（接唱）叫中軍備祭禮墳前祭奠——

到後堂穿重孝頭戴麻冠。

娘啊！（哭）

〔同下〕

第六場

甲乙差：（內）嗯哼！

〔甲、乙二差役上〕

甲　差：兩耳聽呼喚，

乙　差：雙脚賽風雲，

甲　差：分明人差我，

乙　差：却叫我"差人"。

甲　差：夥計請了。

乙　差：請了。

甲　差：咱們侯爺得勝回朝，封侯之賞，多麼稱心滿意！不想他又丁憂啦！

乙　差：甚麼叫丁憂啊？
甲　差：丁憂你都不懂，就是老太太下世了。
乙　差：我更不懂！
甲　差：就是死啦，你懂了罷？
乙　差：這多乾脆！費這話幹嘛呀！
甲　差：侯爺要在墳前一祭，二爺命咱們打掃墳台。打掃起來。
〔"小開門"，同打掃〕
甲乙　差：有請二爺。
〔李仁上〕
李　仁：可曾打掃乾淨？
甲　差：打掃乾淨了。
李　仁：下面伺候。
二差役：是。
李　仁：有請侯爺。
〔"哭皇天"，宋氏上〕
宋　氏：（假哭）哎呀！我的嫂子呀！
〔朱春登、朱春科同上〕
朱春登：老娘，母親，娘啊！（跪拜）
（唱二黃倒板）
見墳台不由人珠淚滿面。
母親，老娘，娘呀！
（接唱"迴龍腔"）
尊一聲去世的娘細聽兒言。
〔宋氏、朱春科、李仁、甲、乙差暗下〕
朱春登：（唱反二黃慢板）
都只爲西涼城黃龍造反，
你孩兒替叔父去到軍前。
路途中兒得了三枝神箭，
因此上滅黃龍掃靖狼煙。
實指望回家來母子們相見，
又誰知兒的娘命喪黃泉。
哭老娘只哭得肝腸痛斷，肝腸痛斷，兒的娘啊！
（轉原板）
吃甚麼爵祿作的是甚麼官！
哭罷了老娘親再把妻嘆；
叫一聲賢德妻你在哪邊？
我和你夫妻情難得相見，難得相見！
（接唱散板）
只哭得咽喉啞也是枉然！
〔李仁、朱春科、宋氏、甲、乙差暗上〕
宋　氏：大相公算啦罷！不用哭啦。
朱春科：母親，我爹爹墳墓現在何處？
宋　氏：那邊就是。
朱春科：哎呀爹爹呀！（拜）
朱春登：中軍。
李　仁：有。
朱春登：看官誥伺候。
李　仁：是。官誥在此。
朱春登：母親，孩兒平西有功，掙來官誥，怎的不來穿？怎的不來戴？……（哭）啊嬸娘，姪兒掙來官誥，請來穿戴！
宋　氏：這是你母親、媳婦穿的、戴的，我怎麼能穿戴呢？
朱春登：她婆媳麼？唉！無福消受了！
朱春科：教你穿戴，你就穿戴起來罷。
宋　氏：穿戴起來。（下）
朱春登：賢弟。
朱春科：兄長。
朱春登：你伯母、嫂嫂一死，愚兄不願在朝爲官，情願入

山修道；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朱春科：兄長不必如此，從長計議。

朱春登：賢弟不必攔阻。——中軍。

李　仁：有。

朱春登：本爵不願爲官，意欲入山修道；在此高搭蓆棚，捨飯七天。在這七天之內，如有貧苦之人，前來討飯，不許難爲他們。如若難爲他們，打折你們的狗腿，記下了。

李　仁：是。

朱春登：賢弟請。正是：可嘆老母亡故早，

朱春科：怎不教人淚雙拋。

朱春登：娘啊……

〔朱春登、朱春科下〕

李　仁：來。

甲乙差：有。

李　仁：侯爺傳話出來：在此高搭蓆棚，捨飯七天。在這七天以內，如有貧苦之人，前來討飯，不許難爲他們；如若難爲他們，打折爾等的狗腿。記下了。

甲乙差：是。送二爺！

李　仁：免。（下）

甲　差：夥計，你聽見沒有？侯爺不願爲官，就在此處捨飯七年。

乙　差：甚麼呀！七天。

甲　差：不錯；七天，七天。你去問問飯得了沒有？

乙　差：還大懶支小懶，一支支個白瞪眼哪！——廚下的！飯得了沒有？

內　　：飯已熟了！

甲　差：搭出來。（同搭飯籃）咱們搬個凳兒，我這邊盛着，你那邊看着。

乙　差：咱們吆喝一聲。——嗨，有要飯的，上這兒來呀！

〔四窮苦百姓上，打飯下〕

內　　：飯捨完啦。

甲乙差：這麼會工夫，飯就完啦！眞快！搭下去——（同搭下飯籃）咱們再言語一聲。——早飯是過啦，午飯未到，有要飯的先別來呀！

朱　母：（內）苦哇！

（唱二黃倒板）

飄飄蕩蕩隨風轉，

〔朱母、趙錦棠同上〕

趙錦棠：（接唱散板）

婆媳何處得生全！

朱　母：（接唱）飢寒交迫眼花亂，

趙錦棠：（接唱）流離顚沛有誰憐！

朱　母：媳婦，好一陣狂風，也不知將你我婆媳颳到甚麼所在？爲婆腹中飢餓了！

趙錦棠：啊婆婆，請在那邊稍坐片時！待我討些飯食，與婆婆充飢。

朱　母：如此，媳婦快些前去，爲婆的飢餓得很啊！

趙錦棠：二位將爺，貧婦有禮。

甲乙差：幹甚麼的？

趙錦棠：可憐我有八十歲的婆婆，三餐未曾用飯；可有殘汁剩飯，賞與貧婦，好與我婆婆充飢。

甲乙差：你要飯的不看時候！早飯已過，午飯未到；那邊等會，午飯得了給你多盛點。

趙錦棠：偏偏來得不湊巧！

朱　母：（哭）餓壞了。

趙錦棠：哎呀！

（唱散板）

有貧婦跪蓆棚淚流滿面，

尊一聲二將爺細聽我言：

可憐我有八十歲的婆婆她三餐未曾用飯，
眼見得餓死在那、那……蘆棚外邊。
（接唱"哭頭"）
啊……二將爺呀！

甲　差：起來，起來。——（假哭）嘿嘿。
乙　差：嘿，得了！你替人家哭甚麼？
甲　差：夥計你聽見了沒有，她有八十多隻老鵓鴿……
乙　差：哎！八十多歲老婆婆。
甲　差：有三年沒下蛋啦。
乙　差：哪兒呀！三餐沒吃飯啦。
甲　差：你瞧，我全聽錯啦。
乙　差：你看這要飯的哭得怪可憐的，我瞧不得這個！咱們給她言語聲。——有請二爺。
〔李仁上〕
李　仁：何事？
甲　差：外面來了一老一少兩個貧婦，前來討飯。
李　仁：你就說早飯已過，午飯未到。
乙　差：小人言道：早飯已過，午飯未到；是她們苦苦哀求，沒有甚麼說的，您給我點吃的罷！
李　仁：看她們的造化！
甲乙　差：修好有好處哇！修得您輩輩當二爺！
李　仁：啊？
甲乙　差：您給我點吃的罷！
李　仁：廚下的，可有殘茶剩飯無有？
內　：侯爺思想太夫人，吃不下去，剩了半碗殘飯，拿去與她充飢。（李仁接碗）小心侯爺的碗！
李　仁：是——（向二差）侯爺思想太夫人吃不下去；剩下半碗殘飯，拿去與她們充飢。
甲　差：（接碗）是。
李　仁：小心侯爺的碗！
甲　差：喝，吓我一跳。——夥計你看侯爺眞吃好東西！丸子湯泡飯，這還有個丸子，我把它吃了罷！
乙　差：我掐死你！拿過來！跟着侯爺甚麼沒吃過？甚麼沒見過？這麼個丸子就瞧到眼裏啦！沒根基！饞骨頭！——我喝點湯罷！
甲　差：你拿過來罷！不教我吃丸子，你喝湯？給人家罷。——還有半碗殘飯，拿去吃去！
趙錦棠：放在地下。
乙　差：夥計，你看要飯的還有這許多規矩！（趙錦棠取碗）噯，小心碗！
趙錦棠：曉得。——啊婆婆，媳婦討來半碗殘飯，婆婆請用。
朱　母：媳婦你呢？
趙錦棠：媳婦麼？……唉，我還不餓呀！
朱　母：哪裏是你不餓，分明是賢德呀！
趙錦棠：（回顧）且住！看此處好像我家墳塋，哪個在此捨飯哪？待我稟告婆婆知道。——啊婆婆，看此處好像我家墳塋，不知何人在此捨飯？
朱　母：你我婆媳被狂風一陣，迷失路徑，不知這是甚麼地方，哪裏來的我家墳塋啊？
趙錦棠：攙扶婆婆看上一看。
朱　母：哦，你記得清？
趙錦棠：記得清。
朱　母：看得明？
趙錦棠：看得明。
朱　母：如此攙我看來。
甲乙　差：嗨，嗨，你們往哪兒蹓躂？
朱　母：我們看看。
甲　差：對，教她們開開眼？

朱　母：朱龍、朱鳳……祖先爺呀！（哭）

甲乙　差：嚀！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哭起來啦？驚動侯爺擔不起，趕快出去！

朱　母：（唱散板）

一見墳台肝腸斷，
怎不教人淚漣漣！
哭一聲祖先爺呀！啊……祖先爺呀……

甲　差：別哭了，快走！

〔朱母一驚，失手落碗，李仁拔刀出鞘，威嚇之；四軍士引朱春登上，瞋目視李仁；李仁後退，顫抖〕

朱春登：中軍。

李　仁：有。

朱春登：外面何事喧嘩？

李　仁：啓稟侯爺：外面來了兩個貧婦，一老一少，前來討飯。只因早飯已過，午飯未到，她苦苦哀求，有侯爺剩下的半碗殘飯，賞與她們充飢，不想她們自不小心，將碗打碎了！

朱春登：嘟！想是你等難爲了她們。——來，扯下去打！

李　仁：哎呀侯爺呀！將那兩個貧婦，或老或少，喚進一名，問個明白，若是小人難爲了她們，縱然將小人打死，也是甘心認罪。

朱春登：罰跪一旁。

乙　差：二爺，這裏乾淨。

李　仁：（向乙差）哼！（跪下）

朱春登：來。

甲　差：有。

朱春登：傳話出去，對那貧婦言講：或老或少，喚進一名，蓆棚答話；打碗之事，一概不究；問話之後，還要周濟她們。

甲　差：是。

朱春登：轉來。

甲　差：有。

朱春登：不要驚吓她們。

甲　差：是。（出門，看朱母）好精神！吃飽了食睏，餓了發呆；那兒惹下來，這兒睡着啦！我吓嚇吓嚇她。

乙　差：不教驚吓她們哪！

甲　差：得了。——呀呔！我把你們這項人，吃得好好飯，你要認墳！你們家有這樣墳嗎？認墳也罷，你倒是小心點碗哪！你瞧：碗也砸啦，飯也撒啦，侯爺怒啦，二爺傻啦，差點沒把我們夥計給剮啦。

乙　差：沒那麼大罪過。

甲　差：侯爺吩咐下來：或老或少，進去一名，蓆棚答話，打碗之事，一概不究；問罷之後，還要周濟你們哪。可是這麼着：你們老的進去，小的別進去；小的進去，老的別進去。也別都進去，也別都不進去。我跟你說話哪！我們這兒還跪着一個呢！唉！這是怎麼話說的！

趙錦棠：哎呀婆婆啊！裏面傳話出來：打碗之事，一概不究，或老或少，進去一名答話；答話已畢，還要周濟我們。還是婆婆請進去罷！

朱　母：啊媳婦，爲婆年邁，眼花耳聾，聽話不清，回話不明；還是媳婦你進去罷！

甲　差：這個老婆子，吃飯有她，回話她就不去了！

趙錦棠：待媳婦前去。（欲進）

衆　：（喝）哦！

趙錦棠：（畏縮）哎呀婆婆啊！裏面喊叫連聲，媳婦有些害怕，我不敢進去。

朱　母：哎呀媳婦啊！你只管大膽進去！那大老爺不難爲於你便罷，倘若難爲於你，你在裏面喊叫一聲，我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了，哼哼！我就與他們拚了！

甲　差：好，吃飽了！跪這兒拚命來了！

趙錦棠：是。媳婦前去，婆婆那裏等我。——貧婦告進。

〔朱母暗下〕

甲　差：貧婦告進。

衆軍士：(喝)哦。

趙錦棠：參見侯爺。(跪)

朱春登：那一貧婦，爲何不抬起頭來？

趙錦棠：有罪不敢抬頭。

朱春登：恕你無罪。

趙錦棠：謝侯爺。

朱春登/趙錦棠：哎呀且住！看這貧婦/侯爺好像我妻/夫模樣，嬸娘道她/他已死，怎麼她，她，她/他，他，他還在？——既是我妻/夫就該相認——哎呀我那妻/夫……

衆軍士：(喝)哦。

朱春登/趙錦棠：哎呀且慢。錯認民妻/官長於理不合。這，這，這便怎麼處？——我自有道理。

朱春登：那一貧婦，我手下之人，哪個難爲於你，從實講來！

趙錦棠：就是這位將爺他……

李　仁：吠！我們手下之人，哪個難爲於你，當着侯爺在此，從實講來；你們討飯吃的呀，也要放出一點天理良心來。

趙錦棠：侯爺，他，他，他是一個好人。

李　仁：侯爺開恩。

朱春登：起過一旁。

李　仁：謝侯爺。

乙　差：二爺受驚！

李　仁：滾了下去！

〔甲、乙差下〕

朱春登：那一貧婦，姓甚名誰？從實講來，不要害怕。好周濟你們。

趙錦棠：侯爺容禀！

(唱西皮倒板)

有貧婦跪蓆棚淚流滿面。

衆軍士：(喝)哦。

朱春登：兩廂退下。

〔衆軍士、李仁下〕

朱春登：面朝前跪。

趙錦棠：是。

(接唱慢板)

尊侯爺細聽我表敍一番：

朱春登：你父何人？

〔李仁暗上〕

趙錦棠：(接唱)我的父趙都堂官高爵顯。

朱春登：啊！配夫何人？講。

趙錦棠：(接唱)配兒夫朱春登……

李　仁：看刀！

〔李仁拔刀欲砍趙錦棠，趙錦棠驚跪走，朱春登止住〕

朱春登：唗！你侯爺在此問話，要你多事！還不下去！

李　仁：嗻！是！

〔李仁下〕

朱春登：那一貧婦，配夫何人？講。

趙錦棠：(接唱原板)

配夫君朱春登結髮良緣。

朱春登：你丈夫往哪裏去了？

趙錦棠：(接唱)都只爲西涼城黃龍造反，

朱春登：黃龍造反與他甚麼相干？

趙錦棠：(接唱)我夫君替叔父去到邊關。

朱春登：可有書信回來？

趙錦棠：（接唱）有宋成相伴去驚慌回轉，

他言道我夫君命喪軍前。

朱春登：（自語）哎呀！原來宋成果然這等可惡！這一刀眞不枉也！——後來又怎樣？講。

趙錦棠：（接唱）此時間我嬸母逼奴改嫁，

朱春登：改嫁哪個？

趙錦棠：（接唱）她道我嫁宋成是天配良緣。

朱春登：（自語）嬸娘，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那宋成乃是甚等樣人，敢娶都堂之女，侯爺之妻。眞眞是豈有此理！——那一貧婦，你是從也不從？

趙錦棠：（接唱）因不從打至在磨坊碾麵，

朱春登：是啊，不從的好！有志氣！往下講。

趙錦棠：（接唱）又不從打至在牧羊（轉二六）山前。

每日裏吃的是黃虀淡飯，

到晚來與羣羊在一處安眠；

被風飄迷路途來此討飯，

不隄防誤失手將碗打殘。

（接唱"哭頭"）

望侯爺開大恩將奴放轉，哎呀侯爺呀！

（接唱搖板）

到來生變犬馬結草啣環。

朱春登：哦！

（唱西皮慢板）

聽我妻趙錦棠細說一遍，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嬸娘道她婆媳早把命斷，

爲甚麼她還在陽世人間？

莫不是死得苦寃魂不散，

莫不是魍魎鬼把我來纏。

我這裏出蓆棚用目觀看，

又只見那紅日未落西山。

趙錦棠左手上有硃砂一點，

是不是向前去細問一番。（接"小拉子"）

啊，那一貧婦，趙錦棠左手指上，有硃砂一點，你可有？

趙錦棠：這個……有。

朱春登：（看趙錦棠手）哎呀，妻呀！

趙錦棠：侯爺爲何這等相稱？

朱春登：我是你丈夫朱春登作官回來了。

趙錦棠：當眞？

朱春登：當眞。

趙錦棠：果然？

朱春登：果然。

趙錦棠：（唱"哭頭"）

啊……我的夫呀！

（唱西皮散板）

只說是夫妻們不能相見，

又誰知今日裏又得團圓。

朱春登：（接唱）問賢妻老娘親可在外面？

趙錦棠：（接唱）老婆婆現在那蓆棚外邊。

朱春登：（接唱）賢妻帶路把母見——

〔朱母、李仁暗上〕

朱春登：（接唱散板）

兒是朱春登作官回還！

啊！母親，我是你兒朱春登作官回來了。

朱　母：砸了你的碗，賠你的碗就是了。

趙錦棠：啊！婆婆不必害怕，你兒春登作官回來了。

朱　母：哦，你是我兒春登回來了？

朱春登：正是。

朱　母：啊！兒呀，為娘我要了飯了。
朱春登：中軍。
李　仁：有。
朱春登：請你二老爺。
李　仁：是，有請二老爺。（下）
朱春科：（上念）忽聽兄長喚，上前問根源。——兄長何事？
朱春登：賢弟，你伯母、嫂嫂當眞亡故了麼？
朱春科：兄長何出此言？
朱春登：你往上看！
朱春科：哎呀！我那伯母、嫂嫂啊！
朱春登：賢弟，你我在朝為官，不能治家，焉能治國。嬸娘作出此事，你要與我問個明白。
朱春科：小弟一概不知，待我請母親出來，問個明白。——有請母親。
〔宋氏上〕
宋　氏：（念）姪兒作了官，鳳冠霞帔我來穿。——兒啊，請你母親出來，有何話講？
朱春科：伯母、嫂嫂當眞亡故了麼？
宋　氏：當眞亡故了。
朱春科：朝上看來。
宋　氏：（在門外偷看）哎呀慢着，我把他一家子都害苦啦！這要追究起來，我拿甚麼話說呀？乾脆跳井去罷！（下）
朱春科：看我母親變顏變色，待我趕上前去！（下）
李　仁：（上）太夫人投井已死！
朱春登：好好安葬。——請母親後堂更衣。正是：
轉戰沙場有數年，
朱　母：婆媳受苦牧羊山；
趙錦棠：且喜今日重相見，
李　仁：老太太，骨肉相逢慶團圓！
朱　母：春登，媳婦，來呀！哈哈哈！
〔“尾聲”，衆同下〕

——劇　終——

絨　花　記

前　記

“絨花記”一名“賣絨花”，是一齣諷刺喜劇。

劇情是地主崔華，把妹子崔秀春許配鄧文煥。後見鄧家貧困，遂有意悔婚。鄧文煥拿着女方的“定禮”——絨花，到崔家門外叫賣，意在求助。崔秀春看見，就贈給他五十兩銀子。鄧文煥再去投親，被崔華威嚇，逼寫退婚書。崔家的長工崔八，見義勇為，代打不平，計騙崔華，救了鄧文煥；並支持他去縣衙告狀。崔華聽說縣官准狀，令崔八前往行賄，崔八故意大言聲張，知縣不得不秉公判斷，傳令崔秀春上堂。這時，崔秀春已逃往鄧文煥家，崔華無法，令二妹麗春代往。知縣判令崔秀春與鄧文煥卽日成親，並把崔華行賄的銀兩作爲粧奩。

整理本除把一些庸俗低級的“哏”語删去外，在故事情節方面改動三點：一、原本，崔八因嗔着鄧文煥管他叫“小仔兒”才唆使崔華退婚吊打，後因良心發現，乃改“幫兒”爲“幫忙”；現在改成由崔華主動。二、原本，知縣是鄧文煥的舅

父，不但過於巧合，而且這樣處理，也不能顯出崔八打抱不平所起的作用；現在把他們之間的親戚關係取消。三、删去了一夫二妻姐妹同嫁鄧文煥的情節。

這個劇本，是根據蕭長華先生的演出本，經過他的訂正、充實，再由中國京劇團蕭盛萱和本院編輯處景孤血共同整理。

第一場

崔　華：(內)啊哈！
(上念"水底魚")
眼空四海，
眼空四海，
大道橫行嫌路窄。
家中豪富，
終日搖搖擺！
終日搖搖擺！(坐)
(念詩)說我富來不算富，良鄉縣內一大戶；
金銀財寶無其數，還有兩座典當舖。
在下崔華。不幸父母雙亡，給我留下一份家業，是我家大業大，可稱是首戶。我有兩個妹妹，大妹妹名叫崔秀春，二妹妹名叫崔麗春。大妹妹許配鄧文煥爲妻，有三契合同爲證，尚未過門。只因他家着了一把天火，燒得片瓦無存，一點兒方向沒有。我有心把這門親事打退了罷，可我又沒主意。得！把這事先擱一邊兒。這兩天太悶得慌啦，打算到哪兒蹓躂蹓躂。有咧！我把八兒這小子叫來，教他給我出個主意。——八兒呀！八兒呀！

崔　八：(內)來了，來了！①
(上念)忽聽大爺叫，急忙就來到；
不是要趕集，就是要逛廟。
大爺！大爺！大爺……你叫俺作嘛兒？你叫俺作嘛兒？

崔　華：瞧你這個樣兒！

崔　八：樣兒不好，你老穿個結實罷！

崔　華：哎喲，聽你這股子味兒！

崔　八：沒味，你吃個熱火勁！

崔　華：哎，你哪兒這麼些個廢話！

崔　八：眞個的，你把俺叫出來，到底兒是甚麼事兒呀？

崔　華：八兒呀，大爺這兩天怪悶得慌的，你給出個主意，我怎麼開開心？

崔　八：悶得慌啦，有主意呀，到燒鍋喝倆酒兒去。

崔　華：哎，饅！饅！饅透啦！我家裏要甚麼樣兒的酒沒有哇，單上燒鍋裏喝去。

崔　八：你都忘咧，燒鍋是咱家裏開的，到那兒喝酒帶算賬，找倆錢兒回來呀！

崔　華：哎！對。不是你說，我還忘了哪，老沒算賬啦；走！還可以帶回倆錢兒來哪。

崔　八：你老是騎牛哇，還是騎駱駝？

崔　華：這兩樣兒哪樣兒是騎的？給我備馬去！

崔　八：備馬去，備馬咧！(趕牛聲)打打來咧！打打來咧！

崔　華：你這是誠心招說是怎麼着？我教你備馬，你怎麼牽牛哇？

崔　八：馬在牛棚裏拴着哪。

崔　華：那就是啦。

崔　八：得！牽過來咧。

崔　華：哎喲，哎喲！你瞧這馬這個髒啊！你怎麼不刷

---

① 按京劇演出習慣，崔八念白係用河北地方口音。

刷哪?

崔　八：刷刷？沒給馬刷子。

崔　華：馬刷子哪兒去啦？

崔　八：不是讓你拿走啦嗎？

崔　華：我拿去幹甚麼？

崔　八：拔毛兒呀！

崔　華：胡說，我多會兒拔過毛兒？

崔　八：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毛兒不拔嗎！

崔　華：你別挨罵啦。肚帶煞緊啦？

崔　八：煞緊咧。

崔　華：可別把我摔下來！

崔　八：你放心罷，摔不着哇。

崔　華：（欲上馬）哎，我問問你，倒是煞緊了沒有哇？

崔　八：煞緊咧，煞緊咧，不信你去摸摸。

崔　華：煞緊了就得，那麼咱們走哇！（上馬，摔下）哎，哎！這是怎麼回事？你說煞緊啦，哪兒煞緊啦？

崔　八：沒煞緊？

崔　華：要煞緊了還能摔我這下子？

崔　八：哦！我想起來咧，是昨兒個煞緊咧。

崔　華：你別招說啦，快點兒再去煞緊嘍。

崔　八：（煞緊肚帶）這可沒跑兒咧。

崔　華：（上馬）帶路！

（唱快流水）

家住京西良鄉縣，

又有銀子又有錢；

崔八帶路朝前趲。（下）

崔　八：嘜！

（接唱）使喚小子在馬後兒顛，馬後兒顛，馬後兒顛，顛顛顛顛顛顛顛。（下）

第二場

〔鄧文煥上〕

鄧文煥：（唱西皮搖板）

上山擒虎容易辦，

自古開口告人難。

小生鄧文煥。曾與崔家定婚，可恨崔華，嫌貧愛富，要將我這門親事打退。是母親言道：那崔秀春爲人賢淑，此事定非所願，因此命我拿了她家過禮的絨花，前去叫賣，以便打動她心。就此前往！

（唱搖板）

且拿絨花去試探，

不知能否結良緣！

〔崔華、崔八上〕

崔　華：（唱流水板）

燒鍋飲酒把賬算，

揚鞭打馬到街前；

喲！

抬頭看，鄧文煥，

倒教大爺不耐煩！

崔　八：（接唱）不耐煩來不耐煩，

那人不該咱的錢；

崔　華：（接唱）他是你姑爺鄧文煥，

崔　八：他就是鄧姑爺，我看看！（三看）咦！哈哈哈……

（接唱）大爺雖嫌我不嫌！

崔　華：（接唱）崔華打馬奔前面。（下）

崔　八：嘜！

（接唱）使喚小子兒回頭觀，回頭觀，觀觀觀觀，觀的觀觀觀！（下）

鄧文煥：唉！

（唱搖板）

貧在市間無人管，

富在深山有人攀！(下)

第三場

〔崔秀春、崔麗春上〕

崔秀春：(唱西皮搖板)

自古紅顏多薄命！

崔麗春：(接唱)看她心中有隱情。

崔秀春：賢妹。

崔麗春：姐姐。

崔秀春：我心中煩悶，想個甚麼主意玩耍？

崔麗春：我把丫鬟叫出來，給您出個主意。——丫頭丫頭快來。

丫　鬟：(上)來啦，來啦！——甚麼事？

崔麗春：你們大小姐心裏悶得慌，你給想個法子，給她解解悶兒。

丫　鬟：咱們上過街樓兒瞭望去。

崔秀春：倒也使得。

崔麗春：可對了她的勁兒啦。——丫頭帶路！

(唱搖板)

丫鬟帶路樓門進，

〔三人同上樓〕

崔秀春：(接唱)那旁又來賣花人。

〔鄧文煥上〕

鄧文煥：(接唱)大街不賣小巷進，

絨花打動崔秀春。

賣花，賣花！

崔麗春：丫頭哇，樓底下這是幹甚麼的？

鄧文煥：賣花！

丫　鬟：賣瓜的。

崔麗春：呸！賣花的。

丫　鬟：我說的也是賣花的呀！

崔麗春：叫他來！

丫　鬟：花兒來，花兒來！花兒……

崔麗春：你下去！(推丫鬟)

丫　鬟：哎，別推我！(下樓)我說你是幹甚麼的？

鄧文煥：賣花的。

丫　鬟：賣瓜的不是？

鄧文煥：賣花的。

丫　鬟：花兒匣子哪？

鄧文煥：就是這一枝。

丫　鬟：喝，舉着賣呀。——小姐瞧花兒！

崔麗春：你拿上來呀！

丫　鬟：瞧這麻煩勁兒的！(上樓)給您瞧罷！

崔麗春：姐姐瞧罷。

崔秀春：(看花)這花兒是我家的呀！

崔麗春：喲！大小姐認起賊贓來啦。

丫　鬟：我聞聞這花兒有賊味兒沒有。

崔麗春：去一邊兒去！

崔秀春：丫鬟，問那賣花之人，家住哪裏，姓甚名誰，花兒是哪個教他賣的，要賣多少銀子？

崔麗春：你可問清楚啦，明兒個你們小姐還要查"什家戶兒"哪。

丫　鬟：噯。(下樓)賣花兒的，你家住哪裏？姓甚名誰？花兒誰教你賣的？要賣多兒錢？

鄧文煥：我姓鄧。

丫　鬟：你姓碰？

鄧文煥：嘿！姓鄧。

丫　鬟：你要瞪誰呀。叫甚麼？

鄧文煥：我叫鄧文煥。

丫　鬟：(自語)喲！這個鄧文煥，聽着好耳熟。不就是我

們鄧姑爺嗎?等我再問問他。(對鄧)你在哪兒住?

鄧文煥: 前街居住。

丫　鬟: 這枝花兒誰教你賣的?

鄧文煥: 我母親叫我賣的。

丫　鬟: 要賣多兒錢?

鄧文煥: 五十兩銀子。

丫　鬟: 喲,窮瘋啦!這麼枝花兒值五十兩嗎? 少點成不成啊?

鄧文煥: 小生言無二價。

丫　鬟: 眞是貨眞價實呀。(上樓)得啦,我給您問來啦。

崔麗春: 他姓甚麼?

丫　鬟: 他姓碰。

崔麗春: 呸! 姓鄧。

丫　鬟: 我說的是姓鄧啊。

崔麗春: 瞪着眼不認賬。叫甚麼?

丫　鬟: 叫瞪甚麼蛋。

崔麗春: 呸! 他叫鄧文煥。

丫　鬟: 是呀! 我說的也是鄧文煥呀!

崔麗春: 這個鄧文煥,聽着好耳熟,不是我姐夫嗎!

〔崔秀春羞〕

崔麗春: 喲喲喲喲,她還害臊哪!

丫　鬟: 我就不害臊!

崔麗春: 你別不害臊啦! 花兒誰教他賣的?

丫　鬟: 他母親教他賣的。

崔麗春: 這個說勁兒的。要賣多少錢哪?

丫　鬟: 要賣五十兩。

崔麗春: 喲,這麼一枝花兒値五十兩嗎?

丫　鬟: 窮瘋啦!

崔秀春: 却也不多呀!

崔麗春: 哼! 是不多! 看誰買!

丫　鬟: 看誰賣啦!

崔秀春: 丫鬟過來! 這枝花兒不要,與他五十兩銀子,教他回去,問過他母親就明白了。

丫　鬟: 喝! 眞大方啊!

崔麗春: 您回房歇着去罷。

〔崔秀春下〕

崔麗春: 往常一個錢兒都捨不得花,今兒個花兒不要,還白給他五十兩銀子,這也就是他呀!

丫　鬟: 要不是他就這麼大方啦!

崔麗春: 得啦,拿出去給他去罷。

丫　鬟: 哎!(下樓)賣花兒的,你可來着啦。我們小姐說啦,花兒不要,給你五十兩銀子,你要是不明白,回家問你母親就明白啦。

鄧文煥: (自語)我早就明白了。

丫　鬟: (上樓,對崔麗春)得啦,我給了他啦。

崔麗春: 他走了沒有?

丫　鬟: 沒走哪。

崔麗春: 外頭有別人沒有?

丫　鬟: 沒別人,就是那個賣花兒的。

崔麗春: 我瞧瞧去。(下樓,見鄧文煥) 就是他呀!這個穿章兒! 長得倒不錯!

丫　鬟: 可不是嗎,倒是個小白臉。

崔麗春: 小頭小臉兒,小鼻子小眼兒,小個頭兒。

丫　鬟: 他可是個大跨骨軸兒!

〔崔麗春、丫鬟跑下〕

鄧文煥: 不免回家稟報母親便了。

(唱搖板)

手托紋銀往家奔,
見了母親說分明。(下)

第四場

〔崔華、崔八上〕

崔　華：（唱流水板）
將身來在大門前，
翻身下了馬雕鞍，
大摇大擺把庭堂坐。

崔　八：（接唱）使喚小子在槽頭兒拴，槽頭兒拴，槽頭兒拴，拴拴拴拴拴拴拴！

崔　華：我說你貧不貧哪？

崔　八：怎麼咧？

崔　華：拴在那兒就得啦，幹嘛這麼“槽頭兒拴”，“槽頭兒拴”，有完沒完啦？

崔　八：那麼我問你：下了馬進來坐到那兒就得啦，幹嘛還要“大摇大擺把庭堂坐”呢？

崔　華：大爺有錢兒，我有脾氣兒！

崔　八：哦！你有錢兒的有脾氣，俺沒錢的也有脾氣！

崔　華：你有甚麼脾氣？

崔　八：俺又來咧！槽頭兒拴，槽頭兒拴，拴拴拴拴……

崔　華：我也不攔你啦！

崔　八：我也不拴咧！

〔崔華打哈欠〕

崔　八：喲喲喲喲！乖乖怎麼兒咧？

崔　華：我乏啦。

崔　八：乏了添劈柴。

崔　華：甚麼添劈柴？

崔　八：你說火乏了嗎！

崔　華：我說我睏啦。

崔　八：睏了怎麼着？

崔　華：我睡覺。

崔　八：睡去罷。誰攔着你哪！

崔　華：我睡覺，你這兒先支應着；有送錢的想着拿進來！（欲下）

崔　八：哎哎哎，回來回來！送錢的拿來，要賬的來了嚥？

崔　華：要賬的來啦，說我沒在家！（下）

崔　八：好他娘的公道！送錢的拿來，要賬的沒在家；財迷嗇刻鬼！這是甚麼人性！一財如命，刻薄成家呀！哎！不用忙，你等着罷！遇着機會教你嚐嚐！他有錢的睏咧教我支應着！我怎麼那麼寃哪！我也打個盹兒罷。（睡覺）

鄧文煥：（上念）奉了母親命，到此來投親。——來此門首，八兒在哪裏，八兒在哪裏？……

〔崔八打呼〕

鄧文煥：原來在此打睡，待我將他喚醒。——八兒，八兒！

崔　八：（睜眼）咦！這！這不是鄧姑爺嗎！剛才街上還是一身兒的破爛，這回打頭上換到脚底板兒都是新的咧！（過去請安）鄧姑爺！

鄧文煥：罷了。你家大爺呢？

崔　八：在裏頭“姑朵”着嚥。

鄧文煥：與我通稟，說我要見。

崔　八：你在這兒等着，俺給你言語一聲兒。

鄧文煥：哦，你去與我回稟。好一個會辦事的小子兒喲……（欲下）

崔　八：哎，你回來！你回來！我問問你：常言說得好哇，他是“人敬人高”！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尺一寸！怎麼着，我叫你一聲“鄧姑爺”，還應着給你往裏通稟，你反倒說我（學鄧口吻）“好一個會辦事的小子兒喲……”，你幹嘛這麼瞧不起人呢？

鄧文煥：這個……

崔　八：哪個呀？

鄧文煥：哎，是我錯了！八兒哥休怪！（作揖）

崔　八：哎，這還不差甚麼兒嗲。鄧姑爺，我問問你：這麼

一會兒，你就打頭上換到脚底板兒上咧，你是怎麼發的財呀？

鄧文煥：實不相瞞，乃是你家大小姐贈我銀兩，置辦來的。

崔　八：那麼你到這兒幹甚麼來咧。

鄧文煥：投親來了。

崔　八：好，那麼你先那邊兒等會兒去。

〔鄧文煥下〕

崔　八：哎呀！這個年頭兒的姑娘們，眞是人大心大呀！她這麼一來不要緊哪，崔華準就把他給認下咧。俺去給他通稟，俺去給他通稟。（欲行）哎，那小子還睡着咧，我把他叫醒嘍。哎呀，大爺呀！大爺呀！大爺大爺呀！

〔崔華上〕

崔　華：我說你這小子是誠心招說呀！我這兒剛睡着，你這麼大爺大爺的叫震了心！

崔　八：我怕吵了你的覺。

崔　華：還怕吵了我的覺哪？

崔　八：我沒嚷啊！

崔　華：這比嚷還厲害哪！

崔　八：來咧！

崔　華：誰來啦？

崔　八：鄧文煥。

崔　華：哎喲哎喲！

崔　八：怎麼咧？

崔　華：哎喲！你沒瞧見嗎！一身兒的破爛兒，那不用說，是尋親來啦。我見他幹甚麼！

崔　八：嘿！你可"知不道"哇！人家打頭上換到脚底板兒上，都是新的。

崔　華：怎麼着，從頭上換到脚底板兒上？這麼一說，渾身上下都是新的！開正門！

崔　八：幹甚麼呀？

崔　華：有請啊！

崔　八：哎，你不是說不見他嗎？怎麼這會兒又"有請"啦？

崔　華：我們是親戚嗎！

崔　八：好，開正門，開正門，開正門兒去。

崔　華：哎，你先等等兒。

崔　八：（自語）哎，不對咧！這小子又要反悔！

崔　華：（尋思）哎呀慢着，剛才我瞧那鄧文煥，還是穿着一身兒破爛兒，怎麼這麼一會兒就從頭上換到脚底板兒上都是新的啦？太快呀，這個喳兒不對！一定是他哪兒弄了來這麼一身兒新衣裳來矇我。——八兒哪！別開正門啦！

崔　八：不開正門兒，開角門兒。

崔　華：連角門兒也別開。這門親事我不能認！

崔　八：你不能認怎麼着？

崔　華：我今兒個還一定要把這門親事給他打退嘍！

崔　八：（自語）我說怎麼樣，這小子一定要反悔嗎！

崔　華：可是三契合同在他手裏哪！八兒哪！你怎麼想個主意，把他給我誆進來。

崔　八：誆進來，誆進來怎麼着？

崔　華：誆進來，我把他飽打一頓，教他拿出三契合同來，乖乖兒的把這門親事給我退嘍！

崔　八：（自語）哎呀好小子，他要關上門打鄧姑爺，這可不得了，我得想個好主意。——哎，大爺，你別那麼辦哪！

崔　華：我不那麼辦，怎麼辦？你給我想個主意！

崔　八：你教我想主意？

崔　華：啊！教你想主意！

崔　八：教我想主意……嗯……

崔　華：嘿，你倒是快着點兒呀！

崔　八：哎，可你急嘛兒呀？
崔　華：事情急嗎，我不急？
崔　八：你急？好，我有主意。你先"姑朵"着。
崔　華：我坐下。
崔　八：你"姑朵"着罷！
崔　華："姑朵"着就"姑朵"着。
崔　八：我說這門親事，是誰作嗲？
崔　華：我們老太爺作的。
崔　八：你們老太爺作的，俺給你打斷了罷！
崔　華：你是甚麼東西！
崔　八：我出個主意。你把他請進來！
崔　華：請進來。
崔　八：教他坐下。
崔　華：坐下。
崔　八：你說八兒呀倒茶來！
崔　華：你倒茶，我怎麼着？
崔　八：你問他來人貴姓。
崔　華：嘿，我們是親戚，我有不知道他姓甚麼的？
崔　八：你裝渾蛋哪！
崔　華：呸！裝糊塗。
崔　八：是裝糊塗。
崔　華：那必是姓鄧啦。
崔　八：大號？
崔　華：文煥。
崔　八：幹甚麼來咧？
崔　華：投親來啦。
崔　八：有甚麼憑據？
崔　華：三契合同。
崔　八：拿來我看！
崔　華：拿過來怎麼着？
崔　八：拿過來你可別看哪！
崔　華：我不看教誰看？
崔　八：拿到後頭教大小姐看看去。
崔　華：餿啦餿啦，我瞧不認，她一瞧就認下啦。
崔　八：嘜！俺不給她看。
崔　華：那麼你給誰看哪？
崔　八：誰也不給看。拿到廚房，入竈火膛裏把它燒嘍，給它個死無對證。
崔　華：哎，這就對了嘛！
崔　八：你再問他來人貴姓。
崔　華：我問過啦。
崔　八：你再裝渾蛋哪！
崔　華：呸！裝糊塗。
崔　八：哦，裝糊塗。
崔　華：那還是姓鄧啊。
崔　八：大號？
崔　華：文煥哪！
崔　八：幹甚麼來咧？
崔　華：投親來啦。
崔　八：有甚麼憑據？
崔　華：三契合同。
崔　八：拿來我看！
崔　華：咱們不是拿過來啦嗎！
崔　八：給他個不認賬！
崔　華：那我成！
崔　八：你就把那驢臉一呱嗒。
崔　華：我怎麼又驢臉啦哪！
崔　八：不但驢臉，還得把那"王八子子(念"咂")"一瞪。
崔　華：你才是"王八子子(念"咂")"哪！
崔　八：你說：哈哈，你哪裏是投親的，分明是前來訛詐。

八兒呀！叫長工和月工，把他吊起來給我打！
崔　華：打！
崔　八：打！
崔　華：這還是跟我先出的那個主意一樣呀！乾脆，把他誆進來打就得了嗎，幹嘛還費這麼些事？
崔　八：你可"知不道"哇！眞要照你那麼一打，他至死也不拿三契合同，你可怎麼辦呢？
崔　華：他不拿出來，我還是打。
崔　八：你要是一個勁兒的打，就把他打死了，那你得打人命官司呀！你要是依着我，到了時候有我出來作調和人兒。
崔　華：你出來作調和人兒？
崔　八：把他放下來，教他寫個退婚字兒，開了後門，把他放出去，這個事兒是人不知，鬼不覺。這是光光明明的一條道兒，不知道你會走不會走！我的哥哥兒！
崔　華：得，我會啦。
崔　八：記住啦！
崔　華：得，你把他請進來。
崔　八：鄧姑爺，他那兒請你嘘。
鄧文煥：（上，進入）大舅！
崔　華：哎！坐下。
鄧文煥：有座。
崔　華：八兒呀，倒茶去！
崔　八：是啦，掏井啊！
崔　華：來人貴姓？
鄧文煥：姓鄧。
崔　華：大號？
鄧文煥：文煥。
崔　華：幹甚麼來啦？
鄧文煥：投親來了。
崔　華：有甚麼憑據？
鄧文煥：三契合同。
崔　華：拿出來我瞧瞧！
鄧文煥：（拿出合同）請看。
崔　華：八兒呀，拿到後頭給大小姐看看去！
崔　八：咋！（自語）這就得咧！三契合同到了我手，崔華那小子再也算計不過去咧。常言說得好："寧拆十座廟，不破一門婚！"他教我燒哇，我才不給他燒呢。我把它揣起來，回頭照樣兒交給鄧姑爺。
崔　華：哎，倒茶來沒有？
崔　八：沒開水。
崔　華：（裝做發現鄧）咻！這兒還有人哪！哎，貴姓啊？
鄧文煥：方才問過了。
崔　華：我再問問還成不成啊？
鄧文煥：哎，姓鄧啊。
崔　華：大號？
鄧文煥：文煥。
崔　華：幹甚麼來啦？
鄧文煥：投親來了。
崔　華：有甚麼憑據？
鄧文煥：三契合同。
崔　華：拿來我看！
鄧文煥：方才你拿過去了！
崔　華：八兒呀，咱們拿過來啦嗎？
崔　八：沒給拿過來呀！
崔　華：哈哈，你哪兒是投親，分明是前來訛詐！八兒呀！叫長工月工，把他吊起來給我打！

〔四僕人上，吊起鄧文煥〕

四僕人：打打打打。（欲打）

崔　八：別打別打！我說你們是怎麽檔子事兒呀？眞要是打壞嘍，不是給主人惹事嗎？還不走開這兒！走！走！

〔四僕人下〕

崔　八：得，都滾咧，打不死咧，也沒有人命官司咧。——我說鄧姑爺！你知道他打你爲甚麽哪？

鄧文煥：我不曉得。

崔　八：他是教你寫那個退婚字兒呀！

鄧文煥：打死我也不寫！

崔　八：哎，別不寫呀！你錯咧，光棍不吃眼前虧呀！我告訴你說，他不認識字，你就横一道子，豎一道子，劃啦那麽一張，你就是駡他男盜女娼他也"知不道"哇！

鄧文煥：哎哎哎哎，我寫了。

崔　八：大爺，他寫咧。

崔　華：寫啦，那麽把他放下來，教他寫！

崔　八：得咧，你下來下來，坐這兒，我給你研墨，你寫！你寫！（小聲）你駡他！

鄧文煥：哎！

（唱搖板）

崔華的妻子接僧道。

崔　華：喲，這還了得！叫長工月工，吊起來給我打！

崔　八：怎麽兒咧？怎麽兒咧？怎麽兒咧？

崔　華：你沒聽見，他那兒駡我哪。

崔　八：他駡你甚麽？

崔　華：他駡你們大奶奶接僧道。

〔崔八吸氣〕

崔　華：他駡你們大奶奶接僧道。

崔　八：他駡大奶奶接僧道？哎，不對呀！

崔　華：可本來沒這麽回事嗎！

崔　八：你們老太太才接僧接道嘘！

崔　華：你們老太太接僧接道！

崔　八：你等我問問你：你們老太太是有名兒的崔善人兒對不對？

崔　華：不錯。

崔　八：那天前門兒來了個和尙，在門口兒化緣，你們老太太聽見啦，打發丫頭出去啦，拿進緣簿來一看，你們老太太寫三百。

崔　華：寫三百給三百。

崔　八：和尙走啦。從後門兒又來了個老道。

崔　華：你瞧這巧勁兒的！

崔　八：老太太又聽見啦，打發丫頭芽子出去啦。

崔　華：又丫頭芽子啦又！

崔　八：接過來緣簿一看，寫了五百。

崔　華：寫五百就給五百呀！

崔　八：啊，這些個和尙老道哇，吃着你們老太太，喝着你們老太太，無恩可報，滿村裏就給你們老太太嚷去咧。

崔　華：嚷甚麽？

崔　八：嚷說崔華的母親哪，接僧接道哇！這是給你們家扯旗掛匾，好看哪！你懂的甚麽，我的乖乖！

崔　華：要是這麽一說，這是一檔子好事呀！

崔　八：敢情是好事呀！

崔　華：那麽你教他寫兩張罷！

崔　八：寫兩張幹甚麽呀？

崔　華：那張給你們老太太扯旗掛匾。

崔　八：我們家早就貼上咧！

崔　華：貼上甚麽啦？

崔　八：僧道無緣！

崔　華：你滾一邊兒去罷！

鄧文煥：（接唱）教他拿去仔細瞧。
崔　八：寫完咧。
崔　華：還是那一套哇？
崔　八：改咧改咧。
崔　華：把他轟出去！
崔　八：你出去罷！你出去罷！你出去罷！
鄧文煥：（哭）喂呀！（欲走）
崔　八：哎，你別走，事情"沒結完"呢！
鄧文煥：我不走怎麼樣啊？
崔　八：我給你出個主意，我再見我們大爺，給你說上幾句好話，跟他要二百銀子給你，你看好不好哇？
鄧文煥：啊，你與我要二百兩銀子？
崔　八：啊，好不好？
鄧文煥：好。——好一個會辦事的……
崔　八：你又來咧。
鄧文煥：八哥兒喲！（下）
崔　八：哎，他們念書的人兒是眞會改嘴呀。
崔　華：八兒呀，他走啦沒哪？
崔　八：走？他嚎喪哪。
崔　華：嚎喪甚麼哪？
崔　八：他哭咧！
崔　華：哭甚麼！
崔　八：他哭："我的大舅子，我的大舅子，好你個崔華呀！我把你個狠心子子（念"咂"）王八蛋！"
崔　華：罵誰哪？
崔　八：他罵你噓，俺給你帶個信兒。
崔　華：這個信兒往你們家帶！
崔　八：我們家不找罵人的。
崔　華：那麼他嚎喪甚麼？
崔　八：他說你："打我也罷，罵我也罷，他不該把我的衣裳撕，我給他'沒結完'！"
崔　華：沒結完，憑他一個窮人還有多大的硼兒？
崔　八：你說他沒多大硼兒，我看他的硼兒還不小呢，你知道他這衣裳是借誰的？
崔　華：我管他借誰的？
崔　八：不是舉人兒，就是秀才，你惹得起嗎？
崔　華：喲！這可怎麼辦哪？
崔　八：好辦哪！
崔　華：怎麼好辦？
崔　八：你拿二百銀子，我給你了去。
崔　華：二百兩？那我還認下哪。
崔　八：嘍，認下，認下的好哇！
崔　華：好甚麼呀，認下我也一個錢毛兒都不能花，教你們大小姐渾身衣裳，肚子乾糧，就過了門啦。
崔　八：那你也得花銀子。
崔　華：錢我都不花，花銀子？
崔　八：你當那鄧文煥是好人噓！大小姐過了門，兩口子沒飯吃，他就犯了窮脾氣，在家打你妹子，罵你妹子，啐你妹子。你妹子受得了嗎？沒給法子就得找你！
崔　華：我妹子有根基，不能來。
崔　八：不能來？說着說着就來咧！
崔　華：喲，這是誰呀？
崔　八：這是你妹子。
崔　華：喲！我妹子就這樣兒呀？
崔　八：讓鄧文煥打的唄！得咧，你給養傷錢唄！
崔　華：得多少？
崔　八：三百銀兒！
崔　華：給三百銀兒？
崔　八：不多！

崔　華：還不多哪，我不能給。

崔　八：你不給？

崔　華：哎，我不能給。

崔　八：你不能給，哎，壞咧！壞咧！壞咧！

崔　華：怎麼壞啦？

崔　八：你不給他錢，那鄧文煥的脾氣，可更大咧，他還是打你妹子，罵你妹子。呀！（踢）

崔　華：怎麼上了"鴨子"啦？

崔　八：踹你妹子。你妹子受得了嗎？沒給法子，還是得找你！

崔　華：她找我也是白找。

崔　八：哼！說着說着又來咧。她還是一肚子委屈，咴，嘿……

崔　華：怎麼啦？說哭就哭哇！

崔　八：（裝哭）哎嘿，哎嘿，哎嘿嘿嘿……五百銀！

崔　華：嚎喪兩句就五百嗎？

崔　八：不多！

崔　華：不多？我還是不能給！

崔　八：你還是不給！

崔　華：我不但不給，連這門親事我都不認啦，我也甭算她哥哥，她也甭算我妹妹。

崔　八：又壞咧，又壞咧！

崔　華：怎麼又壞啦？

崔　八：你妹子兩下一擠，這麼一心窄呀，她說："哎！我的天兒哪，我可不活着咧，我可不活着咧！唉唉唉唉！……"她不是投河，就是覓井；不是上吊，就是懸樑；不是抹脖子，可就是吃毒藥；你說她死到哪兒呀？

崔　華：她愛死到哪兒死到哪兒！

崔　八：她死到哪兒呀，她死到你的家門口兒上！拿你這個家計兒，發喪你妹子，那你不得花個七吊八吊銀兒呀？

崔　華：嚄，七千八千。那就是這一回。

崔　八：跟你要二百銀子也就是這一回呀。

崔　華：我咬住了牙，一死兒不認，不教大小姐過門，看他還能來找？

崔　八：大小姐不來，那鄧姑爺可又說咧……

崔　華：他說甚麼呀？

崔　八：他說：哎，舅子呀舅子！你撕了我的衣裳不要緊哪，我拿嘛兒還人家？我拿嘛兒還人家？乾乾脆脆，我也不活着咧，我上吊，我抹脖子，我跳河，我覓井，我……我死，我死，我死了寫陰狀，告你個王八子子。

崔　華：這是他說的？

崔　八：這是他剛才說的那後半截兒。

崔　華：我沒說我不打人命官司嗎！

崔　八：那你就拿二百銀子永斷葛藤。我保你沒事兒！

崔　華：有事？

崔　八：你找我！

崔　華：找你怎麼樣？

崔　八：我保你"紅子紅瓤"！

崔　華：得，瞧你的"紅子紅瓤"！我有的是錢，就那麼辦啦。一百一包兒，兩包，全交給你啦；我淨等"紅子紅瓤"。

崔　八：我保你"紅子紅瓤"。——鄧姑爺！鄧姑爺！來呀來呀！哪兒去咧？旯旮裏蹲住嘘。

〔鄧文煥上〕

崔　八：給你辦好啦，要了二百兩銀子，你拿這個銀子，這一百拿到家交給你母親作養廉；這一百，你拿到良鄉縣，上下打點通啦，把崔華告下來！

鄧文煥：無有憑據。

崔　八：有哇。這是三契合同，在這兒哪。他教俺燒，俺不給他燒，原封兒沒動。交給你，告他去罷！

鄧文煥：我告這個混賬東西去了！（下）

崔　八：你看念書的人兒多文明啊！駡得眞清楚！（學鄧）"我告這個混賬東西去了！"（笑）哈哈哈……

崔　華：八兒呀，他走啦沒有？

崔　八：走啦。

崔　華：眞走啦？

崔　八：啊！

崔　華：嘿！好小子！這件事辦得眞不錯，按說可得謝候謝候你。

崔　八：矮，算了罷！主人奴才，應當盡點兒好心，謝候甚麼呀！

崔　華：那麼着罷，趕明兒個給你長倆工錢兒。

崔　八：謝謝你老！

〔崔華欲下〕

崔　八：哎，大爺你回來！明兒個你給我長倆錢兒，長多兒錢呢？

崔　華：給你長錢得啦嗎！

崔　八：矮，我是死心眼兒，你告訴我，心裏明白明白。

崔　華：眞個的，你在我這兒，一年掙多兒錢哪？

崔　八：嗳！還提錢；一年俺才掙你一吊二百錢。

崔　華：啊？一年你掙一吊二百錢？

崔　八：啊！

崔　華：唉！屈了你的才啦！

崔　八：可不是嗎！

崔　華：哎，是得長倆錢兒！（又欲下）

崔　八：倒是給俺長多兒錢呢？

崔　華：嗯，一年掙一吊二百錢不是？

崔　八：哎，一吊二百錢！

崔　華：喂！這麼辦！一年我給你長一吊——二百——五！（下）

崔　八：好小子！嘿嘿！這一年他才給俺長了五十錢！小子你等着罷！鄧姑爺到良鄉縣告你去咧。要不教你花個家產盡絕，你也不認得我是誰！正是：並非小子兒有偏向，你嫌貧愛富是理不當。我還得挑水去呢！（下）

第　五　場

〔鄧文煥上〕

鄧文煥：來此已是縣衙，待我擊鼓。（擊鼓）

〔四衙役、班頭甲引知縣上〕

知　縣：忽聽堂鼓聲高，想必含寃事到。——帶擊鼓人！

衙　役：擊鼓人上堂回話！

鄧文煥：生員鄧文煥參見老父師。

知　縣：自有放告日期，爲何擅擊堂鼓？

鄧文煥：只因崔華嫌貧愛富，勒逼退婚，將生員暴打，老父師作主！

知　縣：有何爲證？

鄧文煥：三契合同爲證。

知　縣：呈上來！

〔鄧文煥將合同呈上〕

知　縣：（看合同）勒逼退婚，可是實情？

鄧文煥：俱是實情。

知　縣：回去三日後聽審。

鄧文煥：多謝老父師。（下）

知　縣：班頭，拿我火籤，三日後傳崔華上堂回話！（班頭甲欲下）轉來！不許賣放！

班頭甲：不敢！（下）

知　縣：掩門。

〔衆同下〕

第六場

〔崔八上〕

崔　八：哎呀，了不得咧，了不得咧！大爺呀！大爺呀！大爺大爺呀！

〔崔華上〕

崔　華：我說八兒呀，我這工錢給你長壞啦罷！幹甚麼這麼山嚷怪叫的，叫得大爺怪震心的？

崔　八：不好咧！

崔　華：怎麼啦？

崔　八：來咧！

崔　華：誰來啦？

崔　八：鄧文煥！

崔　華：鄧文煥來啦？你保"紅子紅瓤"，我找你！

崔　八：你找我？他在良鄉縣把你告下來啦！

崔　華：喲！他怎麼把我告下來啦？

崔　八：你可說嘘。

崔　華：這怎麼辦哪？

崔　八：你想主意呀！

崔　華：我沒主意喲！

崔　八：你給他打官司去呀！

崔　華：不成，我怯官。

崔　八：怎麼兒咧？

崔　華：我見官說不出話來。

崔　八：別着急！我替你打官司去。

崔　華：你去，這怯頭怯腦的哪兒成啊？

崔　八：你別瞧俺人怯，心不怯！

崔　華：怎麼樣？

崔　八：我會說官話。

崔　華：會說官話，好，那你就去。

崔　八：我就這樣兒去呀？

崔　華：你就去。

崔　八：我就去，（看衣服）我就這個樣兒去呀？

崔　華：嘜，大爺家裏有的是衣裳，你愛怎麼"刀尺"就怎麼"刀尺"！

崔　八：我不穿你的。

崔　華：你穿誰的？

崔　八：我穿你們老太爺的！（下）

崔　華：唉！這是哪裏說起！

（唱西皮原板）

有崔華坐廳前自思自嘆，
思想起這件事好不愁煩；
小八兒此一去必須作臉，
好在我家業大不怕花錢。

崔　八：（內）哦嘿！

（上，亂鑼鼓）哎，你過來磕頭！

崔　華：幹甚麼呀？

崔　八：你瞧我像你們家那個"影"不像？

崔　華：嘜，你抽甚麼瘋哪，下來罷！

崔　八：來來來！寫上寫上！

崔　華：寫上甚麼呀？

崔　八：生員崔華，孝敬太爺紋銀一千兩，求太爺諒問諒問。

崔　華：誰寫呀？

崔　八：你寫呀！

崔　華：我寫呀，不成，我不認識字。

崔　八：咈！你不是個監生嗎？

崔　華：我這個監生是捐的。

崔　八：完咧完咧！那讓誰寫呀？

崔　華：衙門裏科房兒的先生，他們會。

崔　八：我知道他們會寫，人家不能白寫。
崔　華：花倆錢兒呀！
崔　八：花倆錢兒？五百銀兒！
崔　華：啊？寫這麼倆字五百兩？
崔　八：不多！
崔　華：還不多哪？
崔　八：常言說的好："一字值千金"，論着個兒數，那就多咧！
崔　華：好哇！"一字值千金"，應到我身上啦。
崔　八：一點也不錯。
崔　華：得，給五百！
崔　八：哎哎哎！這就算完了嗎？
崔　華：不完怎麼着？
崔　八：我餓着肚子去？我得吃飯哪！
崔　華：你吃飯？好，我這有五兒錢。
崔　八：五兒錢？那能夠幹嘛兒的？
崔　華：五兒錢還少嗎？
崔　八：不行，不行！
崔　華：得，再給你添五兒錢。咱們算算總數兒罷。
崔　八：不用算，一千七。
崔　華：怎麼個一千七？
崔　八：太爺一千，科房兒五百，給鄧姑爺二百。
崔　華：餘外你還有一百錢的飯錢哪！
崔　八：（自語）這小子連一百錢還要算上嚏。
崔　華：官司怎麼樣？
崔　八：我保準贏！
崔　華：不贏怎麼樣？
崔　八：你再找我，我保你"紅子紅瓤"！
崔　華：你就去，我在家裏頭等你的"紅子紅瓤"。（下）
崔　八：我保"紅子紅瓤"。（圓場）哎，到咧。怎麼一個人兒沒有，這會兒還沒開張嚏。我給他開開張。——有人兒沒有哇？打官司的來咧！照顧主兒來咧！
〔班頭甲上〕
班頭甲：嘿嘿嘿嘿，愣頭愣腦的，往嘚兒哪兒跑！
崔　八：我是打官司嗲。
班頭甲：你是打官司的，告誰？
崔　八：我是崔府上的管家。
班頭甲：你就是崔府上的管家？太爺正要拿你哪！——來呀！把他鎖上！
崔　八：別價別價！照應點兒！
班頭甲：甚麼照應啊，鎖上鎖上！
崔　八：別價別價！錢來擋擋。爺爺給你！爸爸給你！祖宗給你！這兒有個底兒，寫上點兒。
班頭甲：寫上甚麼？
崔　八：生員崔華，孝敬太爺紋銀一千兩，求太爺諒問諒問。
班頭甲：就這個事兒呀，誰寫？
崔　八：你寫。
班頭甲：我可不能寫。
崔　八：誰寫呀？
班頭甲：科房兒先生寫。
崔　八：讓他們寫罷！
班頭甲：那可不能白寫。
崔　八：多兒錢？
班頭甲：連我們跑腿兒的錢在內，一共是"一巴掌"。
崔　八："一巴掌"是多少哇？
班頭甲：你甭裝糊塗，五百兩。
崔　八：正合適，拿了去！
班頭甲：（向內）哎，我說科房兒先生，這兒有個條兒，你

給寫上點兒。

內　：寫甚麼呀？

班頭甲：生員崔華，孝敬太爺紋銀一千兩，求太爺諒問諒問。就是這個事。

內　：我們那個"說兒"哪？

班頭甲：有五兩銀子在我身上哪。

崔　八：這小子好大嗓子眼兒呀！

班頭甲：寫去啦，聽招呼。——有請太爺！

〔四衙役、班頭乙引知縣上〕

班頭甲：崔府管家帶到。

知　縣：上堂回話！

班頭甲：哎，上堂回話。

崔　八：(向左側衙役請安)老爺！

左側衙役：哎！

崔　八：(向右側衙役請安)老爺！

右側衙役：哎！

崔　八：(向班頭乙請安)老爺！

班頭乙：我不是老爺。

崔　八：你是舅舅？

班頭乙：上頭坐着的是老爺。

崔　八：(笑)哦喝喝喝，老爺你吃飯咧？

知　縣：嗯！

班頭甲：你跪下說話！

崔　八：俺花了錢咧！

班頭甲：花了錢也得跪下！

崔　八：花了錢也得跪下？我說你們講理不講理呀？俺花了一千兩銀子呢，你還教俺跪下，俺花的少嗎？俺還記得那個條兒嘘，我背給老爺聽："生員崔華，孝敬太爺紋銀(大聲地)一千兩……"

班頭甲：(急掩崔八口)嘿嘿嘿嘿……

知　縣：(急拍驚堂木)住口！你道本縣還受你們的賄賂不成！

崔　八：我沒敢說太爺受賄哪！那是我們大爺孝敬你老哆。

知　縣：哼！當堂行賄，還敢這樣大呼小叫！(對衙役)左右，再若不跪，將他掌嘴！

班頭甲：這你就不嚷了罷？

崔　八：我還嚷幹甚麼呀！——是，老爺，我跪下咧。

知　縣：你是崔華的管家麼？

崔　八：甚麼管家呀，一年才掙一吊二百錢的長工，小做活兒哆。

知　縣：你家大爺打退鄧文煥的親事，可是有的？

崔　八：有喂！一點兒也不錯呀！

班頭甲：(小聲向崔)嘿！別這麼說呀！

崔　八：怎麼兒咧？

班頭甲：按你這麼說，不把你們大爺告下來啦嗎？

崔　八：哎喲，我告的還是他嘘！

班頭甲：是呀？

崔　八：啊！嘿嘿我告的還是他嘘！我告訴你說罷，件件是實，一點錯兒也沒有。

知　縣：這門親事你家大小姐可曾願意？

崔　八：她怎麼不願意？就是她哥哥兒才不願意呢！

知　縣：也罷，教你大小姐上堂回話。

崔　八：嗳，大小姐可不能來。

知　縣：為何？

崔　八：我們花了錢，還教我們出頭露面的！

知　縣：滿口胡言，轟了出去！

班頭乙
四衙役：出去！

〔知縣、班頭甲、班頭乙、四衙役同下〕

崔　八：哈哈，大小姐一來，這門親事就算準咧，等我回

家告訴崔華去,我看他狗兒的怎麽辦。我走,我走,我走咧!(下)

第七場

崔秀春:(上唱西皮搖板)

自從鄧郎到家門,

爲何一去無信音。

丫　鬟:(上)啓稟姑娘,大事不好啦!

崔秀春:何事驚慌?

丫　鬟:大爺把您的親事給打退啦。聽說還把鄧姑爺給打了一頓哪!

崔秀春:(哭)喂呀!

(唱搖板)

聽一言來心着驚,

冷水澆頭懷抱冰。

丫　鬟:別哭啦,您倒是想個主意呀!

崔秀春:我是忙中無計。

丫　鬟:您沒有主意,我倒有個主意,倒不如您收拾收拾,逃奔婆家去罷。

崔秀春:只是不知路徑。

丫　鬟:鼻子底下有嘴,問也問了去啦。

崔秀春:如此你看守我的繡閣,請上受我一拜。

(唱搖板)

此事休對別人論,

去到婆家把身存。

丫　鬟:那我可不敢當。

〔崔秀春下〕

丫　鬟:得,這麼一來,他們兩口子就算到了一塊兒嘍!(下)

第八場

崔　華:(上唱西皮搖板)

八兒一去不回轉,

倒教大爺不耐煩。

〔崔八醉上〕

崔　華:這是怎麽啦?嘿嘿!我說你這是怎麽回事?

崔　八:再來兩壺!

崔　華:還喝哪!

崔　八:心裏頭痛快,再來兩壺!

崔　華:到了家啦。

崔　八:到了家咧?我還當是在飯館兒嘘。

崔　華:官司打的怎麽樣啦?

崔　八:贏啦!

崔　華:嘿!錢沒白花!

崔　八:就是缺個角兒。

崔　華:怎麽缺個角兒呢?

崔　八:教大小姐上堂回回話。

崔　華:我花這麽些錢,還要出頭露面?

崔　八:嘿!你可眞是的!官事得辦得下去,教大小姐過堂,無非就是點點名,就問一聲:“你是大小姐呀?”(女聲的)“不錯,我是大小姐!”原轎兒來,原轎兒回去。不下轎子,這又算甚麽!不過是遮遮衆人的眼目,你知道啦!

崔　華:哦,遮遮衆人眼目。那麽叫丫頭!

崔　八:丫頭快來!

丫　鬟:(上)來啦來啦。

崔　八:大爺叫你哪。

丫　鬟:大爺,甚麽事?

崔　華:請大小姐!

丫　鬟:是啦。——我的媽呀!大小姐教我給放跑啦,哪兒給他請大小姐去,我跟他說啦罷。(對崔華)大爺,大小姐跑啦!

崔　華：啊！跑啦？
丫　鬟：跑啦。
崔　八：哈哈，好嚼好嚼！大小姐跑咧；你讓我怎麼回覆縣太爺呀？有了大小姐還則罷了，沒有大小姐，咱們得另說說！
崔　華：（着急地）嗳，八哥，八哥！
崔　八：嗳，這還不差甚麼的！
崔　華：八哥應該怎麼樣？
崔　八：（自語）這怎麼樣呢？要是不去，我也惹不起官人兒呀！有咧，先搪他一水。（對崔華）你不是還有一個妹妹哪嗎！大小姐跑咧，你教二小姐去呀！
崔　華：大小姐的事兒，二小姐去哪兒成！
崔　八：它是你糊塗，你太糊塗咧！太爺知道哪是大小姐，哪是二小姐呀！坐了轎子，到那兒不下轎子，就問一聲："你是大小姐呀？"（女聲的）"我是大小姐呀！"就回來咧。這又算嘛兒呢！
崔　華：對啦，太爺不知道哪個是大小姐，哪個是二小姐呀。
崔　八：還是呀！
崔　華：丫頭，請二小姐！
丫　鬟：請二小姐。
〔崔麗春上〕
崔麗春：甚麼事呀？
丫　鬟：大爺那兒請您哪。（下）
崔麗春：哥哥！
崔　華：妹妹！
崔麗春：是您請我哪嗎？
崔　華：哎，你坐着。
崔麗春：哥哥，有甚麼事呀？
崔　華：有一件事情告訴你。
崔麗春：有甚麼事情啊？
崔　華：你姐姐的那門親事教哥哥給打退啦。
崔麗春：怎麼着，我姐姐的親事哥哥您給打退啦？
崔　華：啊。
崔麗春：打退了好嘛！
崔　華：打退了好不是！那個鄧文煥在良鄉縣把哥哥又給告下來啦。
崔麗春：怎麼着，那鄧文煥在良鄉縣把您給告下來啦嗎？
崔　華：啊！
崔麗春：告下來啦好嘛！
崔　華：告下來啦還好哪！你姐姐聽見這個信兒，她"會喝不會篩"——
崔麗春：此話怎麼講啊？
崔　華：她"跑啦"。
崔麗春：啊？她跑啦？
崔華、麗春、八：（同）跑啦好嘛！……
〔班頭甲上〕
班頭甲：八兒八兒！
崔　八：我說你來咧，甚麼事兒呀？
班頭甲：太爺說啦，今兒個不過堂。
崔　八：今兒個不過堂，好！
班頭甲：明兒個也不過堂。
崔　八：銀子花到啦！
班頭甲：立刻就過堂！（下）
崔　八：哎，好嘛！大爺大爺，衙門頭兒來咧。
崔　華：衙門頭兒來甚麼事？
崔　八：太爺說咧：今兒個不過堂。
崔　華：好！
崔　八：明兒個也不過堂。
崔　華：咱們的銀子花到啦。

崔　八：（大聲地）立時刻就過堂！
崔　華：你這是怎麼說話哪？
崔　八：你別挑眼哪，這是怎麼躉來的怎麼賣。
崔　華：這怎麼辦呢？
崔　八：你請她（指崔麗春）去呀！
崔　華：她就肯去啦？
崔　八：你說着看哪！
崔　華：哎，我說着瞧。——妹子，衙門頭兒來啦。
崔麗春：衙門頭兒來啦，怎麼樣啊？
崔　華：催過堂。
崔麗春：催過堂怎麼樣啊？
崔　華：你瞧你姐姐是跑啦，沒甚麼說的，好妹妹，你替她去一趟罷。
崔麗春：甚麼？我姐姐的事情，我怎麼能去呀？
崔　華：可我教你去，你儘管去，沒錯兒。
崔麗春：你教我去？誰教我去我也不去！
崔　華：啊？我教你去你敢不去？
崔麗春：啊！我不去怎麼着？
崔　華：你再說！
崔麗春：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崔　華：啊，你不去！
崔麗春：我不去！
崔　華：不去不去罷！
崔　八：得咧得咧！你不成，瞧我的。
崔　華：瞧你的。
崔　八：二小姐，我有禮咧！
崔麗春：你有理誰沒理呀？
崔　八：不是呀，你看俺大爺，爲大小姐這件事，他急得成了甚麼樣兒啦。
崔麗春：成了甚麼樣兒啦？
崔　八：你看他成了甚麼樣兒啦？
崔麗春：你說他成了甚麼樣兒啦？
崔　八：他愛甚麼樣兒甚麼樣兒。得咧，都怪好哆，沒說哆，你就替大小姐去一趟罷！
崔麗春：嘜！我姐姐的事，我怎麼能去呀！
崔　八：我告訴你說：沒甚麼，坐着轎子去，到了那兒不下轎子，問一聲："你是大小姐呀？"你就說（學女聲）："哎，我是大小姐呀！"就回來咧，這有嘛兒嘘！
崔麗春：那麼你得等我想想。
崔　八：你想唄！
崔麗春：（自語）哎呀慢着！我姐姐這一走，準是到我姐夫那兒去啦，我要是不替她去這趟，大概官司也不能完。——好罷，我去啦。
崔　華：得啦，你就受趟累罷！
崔麗春：可是這麼着，原轎兒去，原轎兒回來，不下轎子，就是問一聲兒，要是這麼樣兒我就去，不然，您是另請高明。
崔　八：哎，就是這麼樣兒，就是這麼樣兒。
崔　華：那麼抬轎子！
崔　八：抬轎子，走咧走咧。得咧！上轎子上轎子！
〔轎夫上〕
崔麗春：可是原轎兒去原轎兒回來呀？
崔　八：哎，沒錯兒，你走罷。
〔崔麗春上轎子〕
崔　華：八兒呀，你受累啦！我還是等"紅子紅瓤"。
崔　八：別價！你也得去呀！
崔　華：怎麼，我還得去？不行！我怯官。
崔　八：不要緊哆，咱們花了錢咧。
崔　華：花了錢我也不去。

崔　八：你要不去，二小姐說話漏出是假的來，那可怎麼好哇？
崔　華：哎，不是你說的不下轎嗎？
崔　八：那誰敢保準兒呀！
崔　華：對！也有你這麼一說，我跟去提着她點兒。
崔　八：哎，花那麼些個銀錢，不得擺搭擺搭嗎！
崔　華：哎，對啦，花錢多啦，總得擺搭擺搭。
崔　八：哎，也露（念"漏"）排臉哪。
〔崔八、崔華、崔麗春同圓場〕
崔　八：得，到咧。我給你言語聲兒。哎，那小子哪兒去咧？
班頭甲：（暗上）嘿！你說甚麼？
崔　八：我沒說甚麼，我們大爺他來咧。
班頭甲：好哇，先讓班房兒坐。
崔　八：別價，你得罵他呀！
班頭甲：嘿，他花那麼些個錢還罵他？
崔　八：嘿，你"知不道"哇：他是賤骨頭，你不罵他，他不舒坦。
班頭甲：衝着你我罵他兩句兒。
崔　八：哎，大爺，俺給你託付好啦。
崔　華：託付好啦，勞你駕，這就沒錯兒啦。
崔　八：沒錯兒，找個地方兒坐下。大爺來咧！大爺來咧！
崔　華：哎，咱們哪兒坐呀？
班頭甲：哪兒坐？你們家炕頭上坐！愣頭愣腦的，往嗗兒哪兒跑！滾一邊兒去！
崔　華：哎哎哎，這是怎麼託付的？
崔　八：別價別價！這就是我們那位大爺，你照應着點兒。
班頭甲：聽信兒罷。
崔　華：嘿，好傢伙，幸虧花了錢！
班頭甲：有請太爺。
〔四衙役、班頭乙、知縣上〕
班頭甲：崔華帶到。
知　縣：上堂回話！
崔　八：大爺上堂回話。
崔　華：我怎麼着？
崔　八：上堂作個揖兒呀！
崔　華：參見老父師。
知　縣：爲何不跪？
崔　華：我是個監生。
崔　八：他是捐的。
知　縣：打磕膝！
崔　華：（下跪）不招您生氣，太爺！
知　縣：崔華！
崔　華：有。
知　縣：你爲何打退鄧文煥的親事？
崔　華：喲！鄧文煥，我不認識這麼個鄧文煥哪！
知　縣：滿口胡言。崔秀春可曾帶到？
崔　八：崔秀春，哎，來咧來咧。
知　縣：敎她上堂回話，你且下去。
崔　華：是。
崔　八：搭轎子，下來！下來！
崔麗春：喲！在家裏說的，不下轎子呀？
崔　八：太爺要讓你下轎子嗎，我有甚麼主意呀！跪下跪下！朝外跪着！叫他叫他！
崔麗春：叫他甚麼？
崔　八：叫他大老爺呀。
崔麗春：哦！大老爺呀！
崔　八：哎，我們大小姐來咧。
知　縣：你的終身許配鄧文煥，可是有的？
崔麗春：有的。（見崔華在旁擺手）啊，啊，啊……
知　縣：這是怎樣講話？

崔　八：她哥哥那兒擺手兒嘘！

知　縣：打手！

崔　華：得，壞到我這兒來啦，等回家再算賬。

知　縣：旣然有的，本縣當堂判斷你二人即日成親，你可願意？

崔麗春：（出乎意料）我們不願意呀，大老爺！

知　縣：爲何不願意？

崔麗春：這個……（自語）哎喲我的媽呀！敎我卽刻成親，我怎麼能說願意呀！

知　縣：爲何沉吟不語？

崔麗春：這個……

崔　華：（小聲地）你說他們家窮，你說他們家窮，他們家窮骨頭。

崔麗春：我們家有錢，他們家沒錢！ 他們家窮，他們家窮骨頭； 因此我們不願意呀，我的大老爺！

知　縣：也罷，就將你兄長行賄的紋銀千兩，與你夫妻以爲粧奩，你可願意？

〔崔華再擺手〕

崔麗春：這這這，我們我們不願意呀，大老爺！

知　縣：爲何又不願意？

〔崔華指指自己〕

崔麗春：我哥哥是鷄蛋！

崔　華：太爺，生員是個京監。

知　縣：多口！ 我想那鄧文煥，乃是黌門秀才，還玷辱你的京監不成！

崔麗春：這……

崔　華：（小聲地）不願意！ 不願意！

崔麗春：我們不願意不願意呀，大老爺！

知　縣：爲何又不願意？

崔麗春：我們家有房子有地有買賣， 他們家沒房子沒地沒買賣；因此我們還是不不不願意呀，我的大老爺！

知　縣：嗯！（對崔八）爲何與你前言不符？——刑具伺候。

崔　八：太爺，她是敎她哥哥吓的。她怕她哥哥，不怕你；你不動個厲害，諒她也不答應。（小聲地）你吓唬吓唬她！

知　縣：左右，與我掌嘴！

崔麗春：喲喲喲喲！

崔　八：別打咧，別打咧！

崔麗春：哎喲哎喲！ 我們願意，我哥哥不願意喲！

知　縣：傳轎夫，再派班頭一名，將她送至鄧文煥家！

班頭甲：遵命！

〔班頭甲引崔麗春上轎，同下；轎夫隨下〕

知　縣：崔華，你勒逼退婚，行賄官府，本當將你治罪，姑念你無知，罰你準備粧奩， 外附銀一千兩，將你妹送至鄧文煥家成親。下去！——退堂！

〔知縣、班頭乙、衙役等同下〕

崔　華：好小子，你冒壞壞到我這兒來啦！ 不成，我跟你是官司！

崔　八：你跟我是官司？

崔　華：我送下你來！

崔　八：你送下誰來罷！ 我還要告你嘘！

崔　華：你告我甚麼呀？

崔　八：那是大小姐嗎？那是二小姐！你冒名頂替，你矇到太爺這兒來啦！說得驢唇不對馬嘴，連我都差點兒挨了打。不成，我寃枉……

崔　華：嘿，你別寃枉，兜着點兒。兜着點兒！

崔　八：這不結啦嗎！

崔　華：那麼我怎麼辦哪？

崔　八：不是敎你備嫁粧嗎！你就寫嫁粧單兒，到那兒認

親去呀！

崔　華：那鄧文煥他還認我呀？

崔　八：他不認你，你問我！

崔　華：問你怎麼着？

崔　八：我保你"紅子紅瓤"！

崔　華：得，再瞧你的"紅子紅瓤"！

〔崔八、崔華同下〕

第　九　場

〔鄧母、鄧文煥同上〕

鄧　母：三日聽傳訊，

鄧文煥：緣何無信音。

班頭甲：（內）走着走着。

〔班頭甲、轎夫、崔麗春同上〕

班頭甲：到啦到啦。（進入）哎，鄧相公，你大喜啦！太爺堂斷，教你們夫妻即日成婚，還罰崔華一千兩銀子以爲嫁粧。話說明白啦，崔姑娘快下轎，我們可要交差去啦。

〔崔麗春下轎，轎夫下〕

班頭甲：回見回見。（下）

鄧文煥：（見崔麗春一怔）這不是二……

崔麗春：甭二糊啦，到裏邊我再告訴你。（見鄧母）這位就是親娘罷，我這兒有禮啦。

鄧　母：快快免禮。

〔崔秀春上〕

崔麗春：喲，姐姐您也在這兒哪，我早就猜着啦。

崔秀春：你是怎樣來的？

崔麗春：唉！自從您走後，太爺傳您過堂，沒法子，我可就替您去啦，誰想當堂所斷的是即日完婚。那我可怎麼能答應啊，只好是拿話先支吾着罷。喝！這個太爺可厲害啦，動不動兒的他就要打人，我怕吃眼前虧，只好瞎答應着罷。他們就把我給送到這兒來啦。

崔秀春：這……

崔麗春：姐姐您甭爲難。我這不是來了嗎，見着您的面兒，正好放心。我的親事，咱們是從此休提，他（指鄧文煥）照舊還是我姐夫。我直當是送親來啦。乾脆，別愣着啦，你們就拜堂罷！

崔秀春：如此說來委屈你了！

崔麗春：唉！咱們自己姐兒們，說不着那些個。再者說的話，雖然我去了，可是您的名字，太爺也不知道誰是誰呀？這叫作"胳臂折了在袖兒裏"，我也不算寒蠢。你們就快拜堂罷。等我給你們張羅完啦，還要回家去哪。

〔崔八、崔華同上〕

崔　八：道喜的來咧！　道喜的來咧！　我先道個喜兒去。——老太太你大喜咧！鄧姑爺，你也大喜！　我們大爺來咧！

鄧文煥：哼，將他與我趕……

崔　八：哎，別價別價，你等把他那一千兩銀子跟嫁粧單兒拿過來，再轟他也不晚哪。

鄧文煥：如此將他請至裏面。

崔　八：你等我叫他去。——大爺，我又給你託付好咧。

崔　華：你又給我託付好啦，勞你駕！

〔崔八、崔華同進入〕

崔　八：喲，這不是大小姐嗎？果然是在這兒嘘，我料着就是這麼檔子事兒嘛！

崔　華：喝，眞是越蔫人越有準兒呀！得啦，甚麼話我也不說啦。親娘，妹丈，大妹妹，二妹妹。

崔　八：大小姐，二小姐。

崔　華：（取單）我還儘自揣着這個幹甚麼呀？這是一份

兒嫁粧單兒，外附銀票一千兩，妹丈請來收下。

崔　八：(接過)鄧姑爺，你收下，你收下。得，賞收咧！賞收咧！(交與鄧母)

鄧文煥：(對崔華)哼！將他與我趕了出去！

崔　華：哎哎，這是怎麼啦？這是……

崔麗春：喲，我姐夫可也太臉硬啦，豈不聞官兒還不打送禮的哪嗎？

鄧　母：此事與你無干，休得介意。

崔　八：嘜，得咧得咧，都別說咧，我保"紅子紅顳"。咱們是先拜堂要緊哪！來來來，我攙着鄧姑爺，二小姐你攙着大小姐，拜堂拜堂。先拜天地，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動樂攙新人哪！呀！全沒有哇！二小姐咱倆來學學吹鼓手罷。

〔崔八、崔麗春同學吹打，攙鄧文煥、崔秀春同下〕

崔　華：這橫竪算完啦罷！來，書歸正傳，我給親娘道喜！

鄧　母：哼！哪個要你來道喜？(拂袖下)

崔　華：吆喝，都走啦，就剩我一個人兒。常言說得好："財去保平安"。可這陣兒誰保着我呀？

崔　八：(上)我保着你。

崔　華：你得了罷！還保我甚麼？

崔　八華：(同)保你"紅子紅顳"！

崔　華：這句我都學會啦！

〔同下〕

——劇　終——

清　風　亭

前　記

舉子薛榮赴京趕考，臨行，將家務交給妻子嚴氏。嚴氏在薛走後，對側室周桂英百般凌虐，明知桂英身已有孕，却迫使她做繁重的工作。元宵節，桂英在磨房產下一個男孩；嚴氏命僕送往荒郊拋棄。桂英無法，寫了血書一幅，拔下金釵一隻，暗藏嬰孩身上，以圖日後重逢。

以打草鞋、磨豆腐爲生的張元秀夫婦，看燈回來，路過周梁橋下，發現了被棄的嬰兒。他們年邁無子，便將棄嬰拾歸撫養，取名張繼保。

張繼保十三歲的那年，聽了同學的話，向元秀索要親生父母，父子發生爭吵。繼保怕受責打，逃入清風亭躲避；元秀隨後趕至。上京尋夫的周桂英，這時正在亭中歇息，她從旁爲這一老一小排解糾紛；在對證血書之下，終於證明繼保就是她的親生兒子。張元秀祇得讓繼保跟隨周桂英赴京，投奔他做官的父親去了。

張元秀夫婦失去繼保，朝夕盼望。二人爲老病所纏，淪爲乞丐。若干年後，老夫婦從地保口中傳來新科狀元要在清風亭路過的消息；據說狀元的面貌很像張繼保。於是，這對老夫妻滿懷希望，趕到清風亭。果然，狀元就是繼保。老夫婦立刻向前相認；不想冷酷無情的張繼保，竟將他們視同路人，不肯相認。老夫妻悲憤之下，雙雙碰死。

本劇是周信芳先生根據自己的演出本，由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呂仲協助整理的。

第　一　場

〔薛榮上〕

薛　榮：(念引)讀盡詩書，揚名姓，榮耀門庭。

(念詩)肆志三餘力藝文，箕裘克紹襲遺芬；

詩書典雅能傳業，禮樂縱橫可致君。

卑人薛榮，字堯天。乃漢中府紫陽縣人氏。歷代書香。娶妻嚴氏，三年無子；又娶小妾周桂英，倒也賢慧。且喜她已身懷有孕，倘若生下一子，也好接續我薛門後代香煙。這且不言。今乃大比之年，就要起程進京赴試，不免將二娘喚出囑咐一番。——二娘哪裏？

周桂英：(內)來了。

(上念)老爺赴試去京城，願他平步入青雲。——老爺萬福。

薛　榮：罷了。命你收拾行李可曾齊備？

周桂英：俱已齊備。但願老爺此去，高魁得中，魚跳龍門；一路之上，多加小心。

薛　榮：你已有九月身孕，也要多加保重。大娘面前，須要依順。

周桂英：只要能使大娘歡樂，妾身焉敢違背。

薛　榮：這便才是。

〔薛仁上〕

薛　仁：啓稟老爺，吉時已到，就請老爺起程。

薛　榮：知道了。有請大娘。

薛　仁：有請大娘出堂。

〔嚴氏上，丫鬟隨上〕

嚴　氏：(念)老爺去京城，家中我爲尊。——老爺。

薛　榮：大娘。

周桂英：拜見大娘。

嚴　氏：罷了。——老爺進京赴試，何時起程？

薛　榮：吉時已到，即刻起程，家中之事，還望大娘照料。

嚴　氏：老爺放心就是。但願你身體保重，早登龍門。——丫鬟，看酒。待妾身與老爺餞行。

〔丫鬟取壺斟酒，嚴接杯遞給薛榮〕

嚴　氏：(唱西皮搖板)

美酒一樽來奉敬，

願你此去登龍門。

薛　榮：(接唱)多謝大娘一片心，

但願此去入青雲；

家事全仗你照應——

周桂英、嚴　氏：送老爺。

薛　榮：(接唱)皇榜得中來報捷音。

〔薛榮下，薛仁揹包袱隨下〕

嚴　氏：(唱搖板)

回頭便對二娘問，

老爺的囑咐你可聞？

我說二娘，老爺臨走囑咐，家中之事要我料理，可是家裏這許多事情，我一個人哪兒忙得過來啊！你總得給我幫個忙，分一點去做做，我想二娘總不會推辭罷？

周桂英：但憑大娘吩咐。

嚴　氏：(改用冷酷態度)好極了，現在你每天給我磨一斗麥子；有多餘的時候，你還可以挑挑水，織織布，這都是你的事情，知道嗎？

周桂英：大娘吩咐，怎敢不遵；只是近來身體不好，不能做這樣笨重之事。

嚴　氏：唷！教你做事，你就身體不好。老實對你說，你要像老爺在家時候那樣過享福日子是辦不到的！

周桂英：大娘，實不相瞞，我已身懷有孕了。

嚴　氏：喔！恭喜你。幾個月啦？

周桂英：九個月了。

嚴　氏：不用說，養了孩子你今後更要得寵啦！哼！不教你做事，你就沒有孕；教你做事，你就有孕。哪裏是甚麼有孕，分明是躲懶偷閑！你要是不去做

活，我就得打你。——丫鬟，看家法伺候。

周桂英：大娘不必動怒，我遵命就是。

嚴　氏：這不是賤骨頭嗎！快點去。——丫鬟，看着她。她要是不做，快來告訴我。（向周）嘿！我饒不了你。（下）

周桂英：唉！我周桂英，好苦啊！

（唱散板）

妻妾之間定名分，

只得忍氣且吞聲。

強含悲淚臥房進，

但願老爺早回程。

〔周桂英下，丫鬟隨下〕

第二場

〔薛仁引薛榮上〕

薛　榮：（唱西皮搖板）

曉行夜宿步不停，

披星戴月奔帝京。

卑人薛榮。只因求取功名，上京赴試，一路之上遊山玩水，倒也胸襟寬暢，看前面將到京城。——薛仁。

薛　仁：有。

薛　榮：帶路趲行者。

薛　仁：是。

薛　榮：（唱搖板）

一路風光看不盡，

蘆溝曉月面前存；

薛仁帶路往前進，

科場之中顯才能。

〔薛仁引薛榮下〕

第三場

〔周桂英負麥子一袋上〕

周桂英：（唱西皮原板）

這幾日體沉重精神不振，

恨大娘故意兒折磨桂英。

我只得揹麥子磨房來進，

苦操勞顧不得有孕在身。（行絃，整理麥子）

想我周桂英，只因出身貧寒，才配與薛家爲妾。如今懷孕待產，可恨大娘忌妬成性，趁老爺不在家中，她便折磨於我，每晚磨房碾麥，白日挑水、織布，受盡苦處，無法申訴。老爺進京赴試，不知幾時才得回來。周桂英啊周桂英，你好苦啊！（推磨）

（唱“南梆子”）

可憐我周桂英紅顏薄命，

嫁薛榮做偏房只爲家貧。

看人家夫妻間何等歡慶，

哪似我受盡了大娘欺凌。

霎時間腹內痛冷汗滾滾——

喂喲！

（接唱散板）

莫不是腹中兒就要臨盆！

一陣刀絞難扎掙——

喂喲！

但願得小姣兒速速降生。（下）

〔丫鬟引嚴氏上〕

〔幕內嬰兒啼聲〕

嚴　氏：（唱西皮散板）

奇怪奇怪眞奇怪，

我家哪來小嬰孩！

將身來在磨房外，

〔嬰兒啼聲〕

氣死我了！

原來是這賤人生下禍胎。

賤人與我快快滾出來！

〔周桂英抱嬰兒上〕

周桂英：（唱搖板）

幸喜我母子命全在，

嚴　氏：賤人還不滾出來！

周桂英：哎呀！

（接唱）一陣狂風又吹來。

怕的是我兒遭毒害，

好教我周桂英無有安排。

〔開門，嚴氏入房〕

周桂英：大娘。

嚴　氏：你不在磨房碾磨，你在做甚麼來着？

周桂英：大娘，是我已經生產了。

嚴　氏：哦！原來是你養了孩子啦？

周桂英：正是。

嚴　氏：是個男的，還是個女的？

周桂英：乃是一個兒子。

嚴　氏：還是個男的。抱過來我瞧瞧。

周桂英：大娘，腌臢得很，不看也罷。

嚴　氏：我一定要看。

周桂英：（不敢不讓她看）如此，大娘請看。

嚴　氏：（抱嬰兒看）咄！還眞是個男孩子。——（突然變臉）哈哈！老爺在家你不養孩子，老爺不在家你就養孩子！我要是不管，外人知道，還得說我家規不嚴。這種野孩子，乾脆還是把他摔死了！

周桂英：哎呀大娘啊！雖然是妾身所養，也是大娘的兒子。念他是薛門後代，望求大娘容留了罷！

嚴　氏：哼！說甚麼薛門後代！我三年不養，才娶了你做偏房。如今又有了他（指嬰兒），往後還能有我嗎？這個野孩子，今天我是非摔死他不可！

周桂英：大娘啊！這初生之兒，他有何罪。望求大娘饒恕他一條小命罷！

嚴　氏：（略思）好，看你說得可憐，我就放他一條生路。可是萬萬不能放在家裏，讓我命人將他寄養在外面，等老爺回來發落，這總對得起他了罷！

周桂英：（迫於無奈）唉！也只好如此。

嚴　氏：丫鬟！抱着走。

周桂英：哎呀大娘啊！我養他一場，容我與他分別分別。

嚴　氏：好。就容你分別。（暗囑丫鬟）丫鬟，你去命薛貴準備一個匣兒，裝了這個嬰孩，將他拋棄在曠野荒郊，不餓死也得把他凍死。快去快去。

〔嚴氏、丫鬟同下〕

周桂英：兒啊！兒剛離娘胎，就要離開娘懷，教爲娘怎能割捨！怎奈大娘忌妬，意欲將兒置死，是爲娘苦苦哀求，才將兒送到外面撫養。待爲娘寫下血書一幅，說明情由，再將兒的生辰八字寫在上面，藏在兒的身上，若遇仁人君子，可憐兒的身世，就能將兒撫養成人。你我母子倘有相逢之期，便以血書爲證；倘若我兒不幸一死，母子二人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見了啊！

（唱二黃倒板）

難捨母子恩和愛，

喂呀，我的兒啊！……

（接唱散板）

胸中好似鋼刀裁。

忙撕下白羅裙一塊，（撕衣襟，咬手指，指痛）

十指連心痛難挨。

（接唱原板）

產生在正月間紀年癸亥，

十五日酉時正降生下來。

我本是周氏女裙釵，

許配夫君薛家秀才。

自從丈夫求冠帶，

受折磨產下了小嬰孩；

大娘忌妬送出門外，

才離娘胎又離娘懷。

祈恩撫養成人心感戴，

火內生蓮花再開。

（轉散板）

一霎時肝腸斷無計可奈，我的兒啊！……

〔拔下髮上金釵，扣血書，藏入嬰兒身內〕

再相逢只憑着這血書金釵。

〔嚴氏領薛貴上，嚴氏囑薛貴持匣在外面，嚴氏入內〕

嚴　氏：孩子呢？

〔嚴氏自周桂英手中搶出嬰孩交薛貴，薛貴將嬰孩放入匣中，兩“冲頭”，薛貴持匣下，嚴氏隨下〕

周桂英：兒啊！（哭下）

第　四　場

〔四遊人上〕

四遊人：（同唱“吹腔”）

爆竹除舊萬戶新，

元宵佳節慶昇平。

遊人甲：年年有個燈山會，我們一同前去觀燈。請了。

三遊人：請了。

四遊人：（接唱“吹腔”）

繁華景象說不盡，

十字街前觀花燈。

〔四遊人同下〕

第　五　場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念數板）

五彩花燈掛滿了街，

舊年方去新年來。

賀　氏：（接念）歲月如流光陰快，

夫妻年過六十外。

張元秀：（接念）雖然年紀邁，

但是我力不衰，

磨豆腐還能打草鞋。

賀　氏：（接念）打了草鞋長街賣，

張元秀
賀　氏：（同念）忙忙碌碌為生涯，為生涯。

張元秀：媽媽，我們這裏，年年有個燈山大會，今年格外的熱鬧哇。

賀　氏：老老，我們何不前去逛上一逛哪。

張元秀：唉，你我偌大年紀，還湊甚麼熱鬧哇！不去也罷。

賀　氏：老老，話不是這樣講啊。我二老好比風前燭、瓦上霜，只怕來年有你無我，乘此機會，還是前去逛上一逛的好。

張元秀：（略思）也好，我們走啊！

（唱二黃搖板）

夫妻二人朝前進，

賀　氏：（接唱）大街觀燈去散心。

〔同下〕

第　六　場

〔薛貴揹匣提燈上〕

薛　貴：（唱二黃散板）

堂前奉了大娘命，

荒郊抛棄小主人。

且住！是我薛貴奉了大娘之命，將嬰孩抛在荒郊，這樣數九寒天，豈不要活活凍餓而死！有了，不免找一個小戶人家，請他撫養，再作道理。

(唱散板)

傷天害理心何忍，

〔狂風驟起，將燈吹滅〕

哎呀！

(接唱)狂風一陣吹熄了燈。

〔四遊人擁上〕

四遊人：好大的風啊！

〔四遊人碰薛貴，匣落地，薛貴被遊人衝擁而下〕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唱二黃搖板)

狂風一陣又一陣，

賀　氏：(接唱)吹滅了花燈，黑暗沉沉。

張元秀：媽媽，你看這花燈正放得十分熱鬧，忽然狂風一陣，將花燈都吹滅了。大街之上，一時人衆擁擠，不能行走，你我二人還是由周梁橋小路回去罷。

(唱搖板)

不走大街走小徑，

賀　氏：(接唱)黑夜昏昏步難行。

〔嬰孩哭聲〕

哎呀老老，我們該死了。

張元秀：你這是甚麼話啊？

賀　氏：你聽！鬼叫啊。

張元秀：鬼叫？(戰慄)

〔嬰兒又啼〕

張元秀：唉！不是鬼叫，是嬰兒啼哭之聲。

賀　氏：呃呃，是嬰兒啼哭的聲音。

張元秀：我們順着聲音去找，順着聲音去尋。(兒啼)媽媽，在這裏。待我來摸上一摸。(用手摸着了匣兒)媽媽，是一個匣兒。

賀　氏：是一個匣兒？

張元秀：這嬰兒的聲音，就在這匣兒裏面。

賀　氏：好好好，我們把它揹回去。

張元秀：好，待我揹了回去。

〔張揹匣扶賀同下〕

〔連場，"水底魚"，張、賀同上，開門入內，放下匣兒〕

張元秀：掌一個燈亮來。

賀　氏：待我掌一個燈亮來。

〔賀氏入內，掌燈出〕

張元秀：打開來看一看。

賀　氏：我把他抱了出來看一看。(看嬰孩)哎呀老老，還是一個男娃子。

張元秀：哦！是個男娃子。

賀　氏：老老，有一支銅簪兒在這裏。

張元秀：(接釵看)哦，原來眞是一支銅簪兒。

賀　氏：(奪釵在手)等孩子大了，與他換糖吃。

張元秀：好，換糖吃。

賀　氏：哎呀老老，還有腌臢東西。

張元秀：甚麼腌臢東西？

賀　氏：(以血書示張)喏喏喏，這不是腌臢東西嗎？

張元秀：(看血書)媽媽，不是腌臢東西，是這娃兒的血書。

賀　氏：是血書？這倒要把它收好了。(收起血書)

〔兒啼甚急〕

張元秀：媽媽，這娃兒啼哭，如何是好？

賀　氏：不妨事，隔鄰劉大嫂養了一個娃子，她有乳水，可以與他乳吃。

張元秀：好雖好，只是不能天天去麻煩人家。

賀　氏：我倒想起來了，我們是開豆腐店的，天天與他豆腐漿吃，再買上一點乳糕，豈不是好！

張元秀：這倒甚好。

賀　氏：呃，老老，你要與他起個名兒啊。

張元秀：我們就叫他繼保。

賀　氏：呃，繼保。好好好，老老，我們如今是有了兒子的人了。

張元秀：呵呵！有兒子的了哇！哈哈哈！

〔嬰兒又啼〕

張元秀：他又哭了。

賀　氏：不要緊，我們餵他豆腐漿去啊。

張元秀、賀　氏：哈哈哈！

〔張、賀抱嬰兒同下〕

第七場

〔薛榮上〕

薛　榮：（唱二黃原板）

想當年離井鄉求取功名，
到如今得高魁身受皇恩；
十三載在邊關未得家信，
倒教我晝夜裏常掛在心。

下官，薛榮。自從那年上京赴試，得中高魁，蒙聖恩放我簾外爲官，身居邊關一十三載。關山阻隔，與家中音書未通，近日奉調進京授職。我有意迎接二娘前來，不免修書一封，差人去到漢中迎接便了。

〔薛仁暗上〕

薛　榮：薛仁哪裏？

薛　仁：伺候老爺。

薛　榮：溶墨伺候。

薛　仁：是。

薛　榮：（修書）

（唱二黃搖板）

上寫拜上多拜上，
拜上嚴氏我妻房；
家事全仗你執掌，
身披冠誥也風光。
我今差人漢中往，
迎接二娘到帝邦。
即速起程免盼望，
家書一封報安康。

薛仁，這有家書一封，速速命人送往漢中，迎接二娘進京。

薛　仁：（接信）遵命。（下）

薛　榮：正是：今夕魚書寄，重逢已有期。（下）

第八場

〔嚴氏、丫鬟上〕

嚴　氏：（唱二黃搖板）

老爺爲官到邊庭，
一十三年少信音。

〔薛貴持書上〕

薛　貴：啓禀主母：今有我家老爺從京城遣人送來家書一封，主母請看。

〔“急三槍”，嚴氏拆書看〕

嚴　氏：哦！原來老爺身居高官，要迎接二娘進京。好啊！老爺啊老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我乃是你的結髮之妻，你如今做了官，不來迎接我去同享榮華富貴，反而接她前去！……再說，讓她去了，在老爺面前搬弄是非，翻起十三年前的老陳賬，那還有我的日子嗎？……有了，不免趁此機會，今夜去到磨房，將這賤人害死，寫信回報老爺便了。

正是：斬草不除根，萌芽一定生。我就是這個主意。

〔嚴氏下，丫鬟隨下〕

薛　貴：哎呀且住！大主母心懷忌妬，要害二主母的性命。不免報與二主母知道，教她速速逃奔京城便了。（急奔下）

第九場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唱二黃搖板）

周梁橋下檢螟蛉，

賀　氏：（接唱）轉眼已過十三春。

張元秀：媽媽，我們在癸亥年間，正月十五抱來一子，算來不覺已是一十三年了。

賀　氏：是啊，孩兒也長成了。

張元秀：是啊，幫着我們磨豆腐，跟着我去賣草鞋，到底多了一個幫手。

賀　氏：你總是教他做這些粗笨的事兒！還是教他安心讀書，書讀好了，我二老豈不更有依靠了？

張元秀：你去煮飯去，繼保下學回來，就要吃的，不要就誤了啊。

賀　氏：知道了。

（唱搖板）

有子無錢也高興，（下）

張元秀：（接唱）無錢有子不為貧。

張繼保：（內）走啊，

（上唱散板）

方才學中來爭論，

都道我繼保是野生。

回得家來把父問……

張元秀：啊，你怎麼回來了？

張繼保：（丢書包，哭）

張元秀：啊？

（接唱）你莫非是在學中受人欺凌？

繼保，你不到放學時候，竟自回來，又將書本抛在地上，是何道理？……哦，是了，莫非學中有人欺侮於你？好，快對為父言講，為父是不依他們的。

張繼保：我來問你：我母親多大歲數？

張元秀：七十三歲了。

張繼保：我哪？

張元秀：你今年十三歲了。

張繼保：是啊，六十歲的老媽媽會養孩子嗎？

張元秀：喔，這個……

張繼保：我在學中，他們告訴我：女人家過了五十歲，就不會生養孩子；學中的學生都駡我是私生的野種。看來你們不是我的親生父母，快快還我親父親母便罷，如若不然，我就死在你們的面前！（哭）

張元秀：哎呀！

（唱散板）

奴才一言出了唇，

倒教老漢吃一驚，

無言回答心不穩——

〔賀氏上〕

賀　氏：（接唱）父子為何兩相爭？

老老，你們為了何事啊？

張元秀：媽媽，這裏來。——這奴才在學中，不知聽了哪個的話了，回來問我要他的親父親母啊。

賀　氏：哦哦哦。（擺手）待我前去問他。——啊，兒啊，我二老就是你的親父親母，旁人的話是不能聽的，隨為娘吃飯去罷。

張繼保：你不是我的親娘，快快去罷。（推賀，險跌倒）

張元秀：（怒）好奴才，竟敢將你母親這樣推搡，好沒有規矩！

（唱散板）

說甚麼是親不是親，

一十三載養成人，

人大心大不聽教訓——

我打死你這個奴才。（欲打）

〔賀氏攔，繼保跑下〕

賀　氏：（接唱）老老息怒且消停。

你總是這個脾氣啊，他他他被你嚇跑了。

張元秀：他他他跑了？待我追他回來。

賀　氏：且慢，你等着，你你你等着。（轉身取血書）老老，這個奴才，人大心大了，你帶着這血書，恐怕路上有人盤問於你，也好有個憑證哪。

張元秀：哦，我我我知道了。（接血書）

賀　氏：快去趕他回來。（下）

張元秀：（出門，叫頭）張繼保，小奴才，慢些走，爲父……趕你……來了，趕你來了，趕你來了！（下）

第　十　場

周桂英：（內唱二黃倒板）

受不盡苦逼凌獨自逃奔。

〔周桂英揹雨傘、包裹上〕

（接唱散板）

但不知何日裏才到京城！

（念詩）啞子黃連苦自知，鷺鶿隔水戲銀魚，

望梅止渴渴還在，畫餅充飢還是飢。

昨日薛貴報道，老爺做了高官，現在京中，命人前來迎接於我，不想大娘忌妬，要將我害死，只得獨自逃出門來，投奔京城，尋找丈夫便了。

（唱散板）

可憐我做側室折磨受盡，

獨一人恰好似孤雁飄零。

哎呀！看烏雲遮日，恐怕雨要來了。——好啊，此處有一清風亭，待我就在亭內暫避一時。

〔入亭，放傘，坐，疲倦，不覺入睡〕

張元秀：（內）張繼保！小奴才！爲父趕你來了！

張繼保：（內）哎呀！

（急上）爹爹！哎呀且住，我在前面跑，他在後面趕；倘若趕上，豈不被他痛打一頓！這這便怎麼處？……哦，有了，看清風亭內，有一媽媽打睡，我不免在她身後躲藏便了。（入亭）

張元秀：（內）張繼保，小奴才，爲父趕你來了！

〔"亂錘"，上〕

且住，這小奴才他在前面跑，我在後面趕，趕到這清風亭，怎麼不不不……不見了？

〔繼保伸首探看，被張元秀發現〕

張元秀：呵呵，小奴才，你快些出來；再不出來，爲父要打進來了。

張繼保：婆婆救命，婆婆救命！（推周桂英）

周桂英：（唱二黃搖板）

耳邊廂人喧鬧南柯驚醒——

張元秀：奴才快快出來。

張繼保：婆婆救命哪。

周桂英：呀！（出亭）

（接唱）這公公打兒童所爲何情？

啊，你們這一老一少，爲何爭吵起來？

張繼保：上告婆婆……

張元秀：呸！你與人家又不認得，一見面就問人家要餑餑。

張繼保：去你的罷！我說：上告婆婆。誰跟她要餑餑。

周桂英：是啊，他說上告婆婆，不是問我要饃饃啊。
張元秀：哦，上告婆婆。
周桂英：是的。
張元秀：不是要饃饃？
周桂英：是啊。
張元秀：哼！我看你這奴才講些甚麼！
周桂英：小孩童，不必害怕，慢慢的講來。
張繼保：婆婆容稟：
（唱“四平調”）
他本是義父責打我，
打得我渾身皮肉破；
尊一聲婆婆搭救我，
免得學生見閻羅。
張元秀：（接唱）小奴才你太無禮，
一十三載你忘却了恩義。
娘行你往哪裏去啊？
周桂英：我是往東京去的。
張元秀：却又來！
（唱搶板）
各奔前程閑事休管，
你走你的路，我管我的兒，與你是甚麼干係？
我這裏執枴杖打死你！
〔張元秀舉杖，張繼保閃躲，周桂英攔擋；轉場〕
周桂英：（接唱）公公息怒我有話提。
啊，公公，你手拿甚麼？
張元秀：枴杖。
周桂英：可能借我一觀？
張元秀：使得。（遞杖交周）
周桂英：（接杖）哎唷，沉重得很。
張元秀：嗯，沉重得很。
周桂英：這枴杖這樣的沉重，豈不要打死這個小學生？
張元秀：（故意地）嗯，我是準備打死這個小畜生。
周桂英：（思）打死不如放生。
張元秀：甚麼叫做放生？
周桂英：放生不如賤賣。
張元秀：啊，你教老漢賣與哪一個啊？
周桂英：喏喏喏，賣與我啊。
張元秀：呵呵！——我與她又不認得，一見面就要買我的小娃子。——唔，娘行，你拿甚麼來買？
周桂英：我自然有。
張元秀：拿來。
周桂英：我自然有啊。
（唱“四平調”）
在頭上取下了一股金釵，
我要買你的小童孩。
張元秀：（無意地接了釵，感覺這釵很熟悉）唉，我當甚麼稀罕之物，原來是支銅簪兒。我的孩兒是不賣的。拿了去！不要在這裏“謅”①富。
周桂英：（失望地）哦，你的孩童不賣。
張元秀：我本來就不賣啊！
周桂英：不賣就罷！
張元秀：我本來就不賣！
周桂英：也罷，待我勸這小學生隨你回去。
張元秀：哼哼，這便才是。
周桂英：（微笑着）啊，小學生！你爹爹不打你了，隨他回去罷。
張繼保：我不回去，他要打我。
張元秀：回去！回去！不回去，打死你這小畜生！（欲打）

① “謅”，炫耀之意。

周桂英：（攔）慢來！——哎呀，鬧了半天，我還不曾請教公公上姓？
張元秀：老漢姓張。
周桂英：大號？
張繼保：他叫張元秀。
張元秀：呸！張元秀也是你這奴才叫的！好沒有家教的東西！
周桂英：公公做何生理？
張元秀：我……我是"馬上彈琴"？
周桂英：甚麼叫做"馬上彈琴"。
張繼保：他是打草鞋的。
張元秀：呸！打草鞋，難道就算不得生意！丢你娘的醜！
周桂英：可有婆婆？
張元秀：有一個老伴兒。
周桂英：她做甚麼？
張元秀：她是……她是"推轉乾坤"。
周桂英：甚麼"推轉乾坤"？
張繼保：他們是磨豆腐，天天給我豆腐渣吃。
張元秀：（悲憤）是啊，你要曉得：沒有豆腐渣，怎會把你養得這樣大啊！
周桂英：公公今年高壽？
張元秀：老漢……呵呵，小呢，七十三了。
周桂英：婆婆呢？
張元秀：與我同庚。
周桂英：這小學生？
張元秀：他也七十三了。
張繼保：呸！我今年才十三歲。
張元秀：呃，他十三歲了。我被這個娃兒氣糊塗了。
周桂英：（若有所悟）哦，他十三歲了。
張元秀：是啊，十三歲，也不是甚麼小孩子了。
周桂英：如此說來，這小孩童不是你們養的！
張元秀：噯，不是我養的，是你養的？
周桂英：呀啐！常言說得好："男子四十九，到老終須有；女子四十九，天癸水絕。"哪有六十歲的老媽媽養兒子的道理？
張元秀：啊！
周桂英：啊！
張元秀：啊？……噯！"枯竹林中生嫩筍，老牛臨危產麒麟"，只要她養，慢說七十三歲，就是一百三十歲，她也會養啊。
周桂英：嘿！怪不得你用這樣沉重的枴杖，打在這小學生的身上。你快快講了眞情實話便罷；如若不然，拉你到前村，約來三老四少，大家來講個明白。
張繼保：好！拉着走，拉着走！
〔張繼保欲拉張元秀，元秀略舉杖，繼保畏縮〕
張元秀：呵呵，老漢今天遇見了女光棍了！……也罷！——娘行，我對你實說了罷！
周桂英：還是實說的好。
張元秀：我們這裏，年年有個燈山會。
周桂英：處處相同。
張元秀：哦，你們那裏也有啊？
周桂英：有的。
張元秀：那一年格外熱鬧。我的老伴兒說：我們何不去看看燈。我說：這大年紀，何必去湊甚麼熱鬧。我的媽媽說：老老，人過一世，草過一秋；我二老好比風前燭，瓦上霜，不知來年還有你啊，還是有我。我聽我的媽媽說得有理，我們一同前去看燈。正在熱鬧之間，忽然狂風四起，把燈都吹滅了。大路之上，人衆擁擠，我和我的老伴兒由周梁橋小路而回。耳旁聽得一聲叫，我媽媽說：耳旁聽得

鬼叫。是我仔細一聽，不是鬼叫……

周桂英：甚麼叫？

張元秀：是嬰兒的聲音。

周桂英：哦！

張元秀：那時節，我左一摸，右一摸……

周桂英：摸着甚麼？

張元秀：摸着一個匣兒。

周桂英：匣兒裏面？

張元秀：（看繼保，傷感）哼！就是這個小畜生。

周桂英：哦！就是他？——可有金釵一股？

張元秀：金釵……金釵？金釵沒有，有一隻銅簪兒；被我媽媽換了糖吃了。

周桂英：可惜。——可有血書？

張元秀：血書？……啊啊，血書沒有，有一塊白布上面寫的紅字啊。

周桂英：怎麼，寫的紅字？……如此說來，他是我的兒子。——喂呀！我的兒啊！

張元秀：嗳！老漢與你說了幾句話，我的兒子變成了你的兒子；我再與你說幾句話，老漢也變成了你的漢子了。

周桂英：啐！他……他……他本是我的兒子。

張元秀：哦，他是你的兒子？

周桂英：正是。

張元秀：也罷。我出門的時節，老伴兒對我說：老老，這個奴才人大心大了；一路之上，恐怕有人盤問於你，你將血書帶去。——來！你言道，他是你的兒子，你將這血書上的言詞說得一字不差，你便帶去；倘若有一字差錯，喏喏喏，老漢的楞，要楞你幾楞。

周桂英：我自己寫的，焉有不記得之理。

張元秀：原要你記得。——念！

周桂英：（回憶）喂呀！苦啊！

張元秀：嗯！不是你的兒子，走走走！

周桂英：慢來慢來，怎麼不是我的兒子？

張元秀：這上面，頭一個字不是甚麼"苦啊"。

周桂英：嗳！我說的是我們母子分離之苦。不在這血書上面。

張元秀：哦，分離之苦？

周桂英：分離之苦。

張元秀：不在血書上面？

周桂英：正是。

張元秀：（無奈）好，念來！

周桂英：聽了。

（唱二黃搖板）

產生在正月間紀年癸亥，
十五日酉時正降生下來。

〔繼保在張元秀後偷看血書〕

張元秀：（發覺）好奴才！——嗳，不能算數，不能算數。

周桂英：怎樣不能算得？

張元秀：這奴才我教他念了幾年書，他認得幾個字，他在背後看了去，對你言講，這不能算數。

周桂英：嗳，兒啊，你不要與爲娘躭憂，娘還記得。

張元秀：好，念來！

周桂英：聽了！

（唱"四平調"）

我本是周氏女裙釵，
許配夫君薛家秀才；
自從丈夫求冠帶，
受折磨產下了小嬰孩；
大娘忌妬送出門外，

才離娘胎又離娘懷。
祈恩撫養成人心感戴，
火內生蓮花再開。

張繼保：（搶血書）拿過來罷！

〔張元秀在周桂英敍述往事時已發抖，繼保搶血書後更愣住〕

周桂英：老丈，我念得可有一字差錯？

張元秀：呃，……並無一字差錯。

周桂英：如此，他是我的兒子了？

張元秀：呃，他他他他是你的兒子。

周桂英：旣是我的兒子，我就要帶着走了。

張元秀：且慢！娘行，你你你這就要帶着走啊？

周桂英：我的兒子，我自然要帶着走了。

張元秀：也罷！我們來一個"憑天斷"。

周桂英：何謂"憑天斷"。

張元秀：命他站在中間，我二人兩廂喚來；他跟着哪個走，就是誰的兒子。

周桂英：但憑於你。——兒啊！站在中間。

張繼保：我不，他要打我。

周桂英：有爲娘在此。

張元秀：爲父不打你了。

〔繼保站在中間〕

張元秀：我來先叫。

周桂英：我來先叫。

張元秀：（急，大聲地）我來先叫。

周桂英：好，讓你先叫。

張元秀：兒啊，她不是你的親娘，她是個女拐子；你的母親在家裏做熟了飯了，兒啊，回去吃飯！兒啊，兒啊！

周桂英：兒啊！你的爹爹在京中作了官，隨爲娘上任，享榮華受富貴去罷。

〔繼保隨周桂英走，張元秀急，暈倒在地，周桂英、張繼保見狀急回身相扶〕

周桂英：老丈醒來。

張繼保：爹爹醒來。

張元秀：（甦醒，唱二黄倒板）
一霎時不由我昏迷一陣。

張繼保：爹爹醒來。

周桂英：老丈醒來。

張元秀：（哭）兒啊！
（接唱散板）
又好似冷水澆頭懷抱冰。

周桂英：老丈不必悲傷，日後自有相逢之期。

張元秀：娘行，你當眞領着他走了！

周桂英：我要領着走了。

張元秀：可容我父子分別分別？

周桂英：那個自然。—— 兒啊，上前拜謝你爹爹養育之恩。（回身向亭中取傘及包袱）

張繼保：是。——（跪）爹爹！你回去對我那母親言講，就說孩兒認了親了。

張元秀：（叫頭）張繼保！兒啊！你……你認了親了？

張繼保：兒認了親了。

張元秀：兒不……不回去了？

張繼保：兒不回去了。

張元秀：好！我兒旣然不願回去，爲父也不來勉強於你。此番跟隨你母親去見你那作官的父親，把我二老一十三載養育之情對他言講。兒啊，你必須好好讀書，日後長大成人，若得一官半職，你回來的時節，來看看我二老。倘若我二老無福下世去了，你必須買幾陌紙錢，在我二老墳前燒化燒

化，叫我二老幾聲，拜我二老幾拜，難道說我二老還受不起你這幾拜！難道說，我二老還要爷兒這幾拜！不是的，你這幾拜不値緊要，教那些無兒無女的人，也好撫養人家的兒子啊！（哭）

（唱二黃散板）

說不盡分離苦珠淚難忍，

教人難捨又難分。

你一家不久團圓聚，

頃刻分爲兩姓人。

張繼保：（接唱）養育之恩感不盡，

一十三載費辛勤。

張元秀：（接唱）流淚眼觀流淚眼，

張繼保：（接唱）斷腸人送斷腸人。

張元秀：（接唱）悽慘悲痛難扎掙，

周桂英：（接唱）他父子只哭得難解難分。

天色不早，他父子難捨難分，這便如何是好？……待我騙他一騙。——啊，老丈不必悲痛，日後自有相逢之日。

張元秀：哦哦哦。

周桂英：（假意地）啊，你看！那旁來了一位老媽媽，她是何人？

張元秀：哦！（向繼保）想必你母親找來了。（向周）我叫她來與他分別分別。——媽媽！媽媽！

〔周桂英拉張繼保急下〕

張元秀：沒有啊。（回身見無人）娘行！嬌兒！哎呀！（暈倒在地，甦醒）

（唱二黃倒板）

嬌兒娘行無踪影，

（接唱散板）

點點珠淚洒胸襟。

只說養兒防備老，

事到臨頭一場空。（悲慘地走下）

第十一場

〔薛榮上〕

薛　榮：（唱西皮搖板）

適才家院報一信，

言道桂英到來臨。

方才家院報道，周氏桂英帶領一個小後生前來，住宿旅店之中。也曾命人前去迎接，還不見到來！

〔薛仁上〕

薛　仁：啓稟老爺：二夫人到。

薛　榮：有請。

薛　仁：有請二夫人。

〔周桂英携繼保上〕

周桂英：（念）且喜姣兒重相見，好似花開月又圓。——喂呀！老爺……

薛　榮：夫人！

薛　榮
周桂英：（同唱"哭相思"）

自從一別十餘春，

喜得今朝重相逢。

薛　榮：夫人請坐。

周桂英：有座。——兒啊，上前見過你爹爹。

張繼保：爹爹請上，孩兒拜見。

薛　榮：啊，這是何人？

周桂英：乃是妾身所生的兒子。

薛　榮：多大年紀？

周桂英：一十三歲。

薛　榮：且喜夫人生下一子，我薛堯天終算有後了。

周桂英：唉！說將起來，眞是一言難盡啊！

（唱二六）

自從你赴考到京城，
妾在家中受欺凌。
大娘磨折一言難盡，
磨房產下這小姣生。
嚴氏大娘心太狠，
元宵佳節拋兒的身。
血書金釵為憑證，
張元秀撫養他一十三春。
只說骨肉難同慶，
不想遇見在清風亭。

是我一十三載被大娘折磨，這且不必說起。老爺近日有書信回家接我上京，不想大娘又起毒心，要害我一死，幸有薛貴報信，故爾獨自進京，行在清風亭前，見一老人追趕兒童啊！

（唱搖板）

是我上前來相問，
才知孩童是親生。

薛　榮：哦！

（接唱）一家團圓多慶幸，
薛門有了後代根。

夫人，他叫甚麼名字？

周桂英：在張家時節名叫繼保。

薛　榮：今日歸宗，改名薛藻。

張繼保：謝爹爹。

薛　榮：從今以後，必須發奮攻書，若得成名，也是我家光彩。

張繼保：孩兒遵命。

薛　榮：薛仁，打開祖先堂一祭。正是：自出娘胎別慈親，

周桂英：多蒙張老夫婦恩；

張繼保：今日父子得相會，

薛　榮：焚香點燭祭先靈。哈哈哈！

〔衆同下〕

第十二場

〔賀氏上〕

賀　氏：（念"哭相思"）

姣兒一去無音信，
倒教為娘痛在心。

（念詩）有子無錢終有靠，有錢無子枉徒勞。
抱來一子防備老，費盡心血一旦拋。

老身賀氏。配夫張元秀，夫妻二人在永樂街前，開了一個豆腐坊。只因那年，二老前去觀燈，狂風一陣將燈颳滅；由周梁橋而回，抱得一子，取名繼保。夫妻二人撫養一十三載，不想被這個老天殺的，今日打，明日罵，將我那繼保孩兒趕奔在外。是我朝思暮想，一病奄奄。這幾天我身體好了一些，出來走動走動，不免將這老天殺的喚將出來，我要痛罵他一場，也好出出我胸中的惡氣。——老老，老老，老天殺的走了出來！

張元秀：（內）來了。

（上念"哭相思"）

年紀邁來血氣衰，
撫養一子接後代；

賀　氏：（夾白）老天殺的走了出來！

張元秀：（接念）忽聽媽媽一聲放悲哀，
她必是為繼保失了夫妻的恩愛！

賀　氏：嗳！

張元秀：媽媽，你怎麼出來了？

賀　氏：我這幾日病體好了些，出來走動走動，難道你還盼我不好嗎？

張元秀：好了，便好。

賀　氏：我來問你，我這病從何而起？

張元秀：還不是爲了繼保。

賀　氏：是啊，我好端端一個兒子，被你這老天殺的今日打，明日罵，將他趕奔在外，是我朝思暮想，才有這場大病呵。

（唱"四平調"）

提起來不由我怒滿胸懷，

開言罵聲老無才：

好好的一子無福載，

不該將他趕奔在外。

張元秀：那日趕在清風亭，遇見他的親娘，將血書念的一字不差；若有差錯，我焉能白白的讓她領了去啊。

（唱"四平調"）

清風亭遇見他的親娘到來，

血書相合不費疑猜。

鏡中花水底月全是虛假，

並不是媽媽十月懷胎。

賀　氏：（心有不服）你說他不是我十月懷胎，我來對你說，這一十三載，慢說是一個人兒，就是一塊頑石，被我今日磨、明日磨，也要將它磨光了。

（唱"四平調"）

雖不是我親生下來，

撫養他有一十三載。

眼前若有我的嬌兒在，

萬事全休兩丢開！

張元秀：（接唱）老乞婆你大不該，

苦苦逼我命赴泉台。

賀　氏：（愈怒）哈哈！動不動就是赴泉台；難道說，我這條老命還死你不過嗎？

張元秀：我還拚你不過嗎？

賀　氏：我們來拚哪！

張元秀：我們來死啊！

〔張元秀、賀氏同離座，舉杖對打，同仆地，同掙扎起立；背互撞又同仆地；各掙扎起立，再對打，又仆又起；賀氏以頭撞張三下，張昏在椅上〕

賀　氏：（見狀驚，悔）老老，老老……

張元秀：（緩過氣來，向賀看）媽媽。

賀　氏：老老。

張元秀：媽媽。

賀　氏：老老。

〔二人同哭〕

張元秀：不要爲了這個小畜生，傷了二老的和氣。不要想他了。

賀　氏：是啊，我不想他了。

張元秀：是啊，不要想他了！後面歇息歇息罷！

賀　氏：老老，我心中煩悶，你攙我到外面去走走。

張元秀：外面風大。

賀　氏：你又來嘔我。

張元秀：好好好，待我開門。（開門，寒風入戶）怎麼樣？

賀　氏：不妨事。

〔賀氏、張元秀同出外〕

張元秀：如此隨我……（寒風襲人）怎麼樣？

賀　氏：不妨事。

張元秀：不妨事？

賀　氏：不妨事。

〔張元秀扶賀氏同走圓場〕

賀　氏：（邊走邊問）老老，這條道路往哪裏去的？

張元秀：這條道路是往四川去的啊。

賀　氏：哦，往四川去的。

張元秀：正是。
賀　氏：這條道路呢？
張元秀：這條道路是往湖廣去的。
賀　氏：往湖廣去的？
張元秀：唔，是往湖廣去的。
賀　氏：老老，中間這條道路呢？
張元秀：中間這條道路麼？——是往淸風亭去的啊！
賀　氏：往淸風亭去的嗎？你我的兒子由此道而去啊？
張元秀：由此道而去。
賀　氏：我們來叫哇。
張元秀：叫哇！
賀　氏
張元秀：（同）叫哇！
張元秀：張繼保！
賀　氏：小姣兒！
張元秀：你由此道而去。
賀　氏：爲何不從此道而回！
張元秀：爲父的在此盼你。
賀　氏：爲娘在此想你。
張元秀：兒怎的不歸！
賀　氏：兒怎的不回！
張元秀：張繼保！
賀　氏：小姣兒！
張元秀
賀　氏：（同哭）兒啊！
張元秀：（唱二黃散板）
這才是路在人不在，
賀　氏：（接唱）姣兒一去不回來。
張元秀：（接唱）再不能與爲父要穿要戴，
賀　氏：（接唱）再不能與爲娘要襪要鞋，
張元秀：（接唱）再不能與爲父把草鞋來賣，
賀　氏：（接唱）再不能與爲娘同把磨挨。
張元秀：（唱"哭頭"）
張繼保，
賀　氏：（接唱）小姣兒，
張元秀：（接唱）今何在！
〔賀氏倒張懷內〕
張元秀：（接唱）只見她、她、她年邁人倒在身懷。
媽媽，媽媽，媽媽！
賀　氏：（喘咳）老老！
張元秀：媽媽，這個奴才喪盡天良，不回來了。不要想他了。回去吧。
賀　氏：好，回去罷。
張元秀：正是：（圓場）
（念）周梁橋下一嬰孩，
賀　氏：（念）夫妻恩養十三載。
張元秀：（念）早知奴才不行孝，
賀　氏：老老。
（念）當初不該檢回來。
張元秀：錯在當初。
賀　氏：悔在今朝。
張元秀：錯了。
賀　氏：悔了。
張元秀：唉！回去罷。
賀　氏：（回頭急叫）老老，老老，你我的兒子回來了。
張元秀：在哪裏？
賀　氏：（遥指）喏喏喏，在大樹底下。
張元秀：（看）哎！那不是你我的兒子。
賀　氏：是哪一個？
張元秀：那是放牛的牧童。
賀　氏：怎麼，放牛的牧童！
張元秀：是啊。

賀　氏：我們的兒子呢？

張元秀：我們的兒子！兩廂喚來。

〔互推，"望門"〕

張元秀：張繼保！

〔再互推，"望門"〕

賀　氏：小姣兒！

〔"雙進門"〕

張元秀、賀　氏：（哭）唉！兒啊！

〔張元秀、賀氏相扶同下〕

第十三場

〔薛榮、周桂英上〕

薛　榮：（念）聽前堂捷報佳音，

周桂英：（念）喜姣兒一舉成名。

〔薛仁上〕

薛　仁：少老爺得中回府。

周桂英：有請。

薛　仁：有請。

〔四人役引張繼保——薛藻上。四人役下〕

張繼保：爹娘請上，受兒一拜。

薛　榮：我兒得中了？

張繼保：孩兒得中了。兒蒙聖恩，欽賜榮歸祭祖。

薛　榮：爲父勤勞王事，十餘年未得回家祭掃先塋，我兒代吾一祭，也可了我宿願也。——薛仁，與少老爺準備轎馬，即日起程。

薛　仁：遵命。（下）

周桂英：兒啊，還有一事，爲娘常掛在心。

張繼保：請母親吩咐。

周桂英：想那張老夫婦，撫養我兒一十三載，此番回家祭祖，若是他二老還在，接到此處同享榮華，又恐他們年邁龍鍾不敢相認，你將這血書帶在身旁，他二老見了血書，便能認你。

張繼保：這……母親！

（念）堂上現有父和母，豈認他人作爹娘！

周桂英：嗯！若不是張老夫婦將你檢去撫養一十三載，兒焉有今日！口出不義之言，非我子也。

張繼保：（勉強地）孩兒遵命。正是：

（念）孩兒榮歸祭先塋，

周桂英：（念）須記張老夫婦恩。

張繼保：（念）今日堂前別父母，

周桂英：兒啊！

（念）莫做虧心負義人！

〔周桂英將血書付予張繼保。薛榮、周桂英同下〕

張繼保：且住，我家世代書香，如今我又高魁得中，若是去認張老夫婦作了父母，豈不被人恥笑！若是不認，又恐母親見罪，這便如何是好！（略思）我自有道理。

〔小門子上〕

小門子：啓禀老爺，人馬齊備。

張繼保：帶馬起程。

〔"香柳娘"牌子，小門子引張繼保下〕

第十四場

〔周小乙上〕

周小乙：（念）地方地方，差事難當；

一卯不到，兩腿遭殃。

我，周小乙。在清風亭當了一名地方。今有新科狀元回家祭祖，由此經過，在清風亭歇馬，不免前去打掃便了。——打道前來。

（念數板）

打道前來，

四方人閃開，

立者齊讓路，

坐者把身抬，把身抬。

嗨！站起來。（下）

第十五場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唱二黃搖板）

屋漏偏遭連夜雨，

賀　氏：（接唱）船破又遇當頭風。

哎喲！（走不動）

張元秀：媽媽，怎麼樣了？

賀　氏：腹中飢餓，難以行走。

張元秀：看前面好像大戶人家，我們去討一點茶飯充飢。待我攙扶於你。

（唱二黃搖板）

無依無靠眞悽慘，

賀　氏：（接唱）左也難來右也難。

〔張元秀、賀氏同走圓場，見清風亭〕

張元秀：唉！只當是個大戶人家，誰想偏偏又來到此地。

賀　氏：來到甚麼所在？

張元秀：又來到清風亭了。

賀　氏：哦！我的兒子就打此亭而去的嗎？

張元秀：正是。

賀　氏：唉！這不叫清風亭。

張元秀：叫甚麼？

賀　氏：要叫它望兒亭。

張元秀：唉！不叫望兒亭。

賀　氏：叫甚麼？

張元秀：要叫它斷腸亭。（叫頭）張繼保！

賀　氏：小姣兒！

張元秀、賀　氏：（同哭）兒啊！

張元秀：（唱二黃散板）

這才是亭在人不在，

賀　氏：（接唱）水流千載不回來。

張元秀：媽媽，你暫且坐下，歇息歇息罷。

〔張元秀、賀氏同坐下，周小乙上〕

周小乙：閑人閃開，閑人閃開啊。——哎！亭子裏面有兩個叫化子，待我把他們趕出去。（見張）哎喲，好像是張家伯伯。待我冒叫一聲。——張家伯伯，張家伯伯。

張元秀：（好像聽得有人喚叫，欲起又止）啊？

賀　氏：老老，有人叫你啊。

張元秀：窮得這個樣兒，哪裏還有甚麼人叫我們啊！

周小乙：（自語）是他。——張家伯伯，張家伯伯。

賀　氏：老老，是在叫你啊。

張元秀：哦。——是哪個？

周小乙：張家伯伯。是我。

張元秀：哦，你是哪一位啊？

周小乙：怎麼，你連我都不認識啦？

張元秀：不認識了。

周小乙：我是周小乙。

張元秀：哦，你是周小哥。（打量小乙的衣服）哪裏來的這身榮耀啊？

周小乙：您不知道。我弄了幾個錢，捐了一名地保。

賀　氏：（聽錯，猛抱小乙）繼保，你回來了！兒啊，你回來了！

周小乙：（驚奇）媽媽，你做甚麼？

賀　氏：（向張元秀）他是繼保。繼保兒回來了！

張元秀：唉！他新充當了一名地保，不是繼保。

賀　氏：哦！他是地保？

周小乙：地保。

賀　氏：不是繼保？
張元秀：不是繼保。
賀　氏：（自言自語）地保，繼保。地保，繼保。繼保……
張元秀：她想兒子想瘋了。小哥不要見怪。
周小乙：不要緊，不要緊。老伯伯，你二老怎麼落在這般光景？
張元秀：休再提起。只因你繼保兄弟不聽教訓，跑出門來，是老漢趕到這清風亭，遇見他的親娘，將他領去。我二老終日想念於他，害了一場大病，只落得這般光景。
周小乙：唉，可憐可憐。哎喲，我倒想起來了：今有新科狀元名叫薛藻，回家祭祖，在此歇馬。我跟縣太爺在前站接差的時候，看見這位狀元公的面貌，和繼保兄弟一模一樣。何不等他在此歇馬的時候，你去看他一看；倘若是他，豈不就好了嗎！
張元秀：哎喲，只恐我二老挨擠不上。
周小乙：那不要緊。你看，（指着手中棍子）這一點權柄在我手裏，我把閑人轟開，讓你二老進去，豈不是看見了嗎。
張元秀：哦，倘若是他，能將我二老認下，感恩匪淺。
周小乙：那算得了甚麼。您先閃開，等一會兒，早點來。（下）
張元秀：哈哈哈！
賀　氏：老老，你笑甚麼啊？
張元秀：媽媽有所不知：有一新科狀元回家祭祖，在此歇馬。周小哥言道，見過他的相貌，與繼保十分相似。歇馬的時候，教我們去認他一認。——我記得，他母親言過：嫁與薛家。這新科狀元，他也姓薛；倘若眞是繼保，定能將我們認下。豈不是好哇！
賀　氏：老老，此話當眞？
張元秀：眞的。
賀　氏：待我謝天謝地。——老老，若是將我們認下，你就是太老爺了。
張元秀：呵呵，你就是太夫人了。
賀　氏：我是太夫人！如此說來，演習演習。
張元秀：怎麼，還要演習演習？
賀　氏：唔，不要與做官兒子丢醜啊。
張元秀：哦，如此說來，那旁是太夫人！
賀　氏：那旁是太老爺！
張元秀：太夫人請。
賀　氏：太老爺請。
張元秀：不敢。兒子是你抱養大的，應該太夫人請。
賀　氏：雖然是我撫養一十三載，也是你打草鞋、磨豆腐養大的啊。
張元秀：你我挽手而行罷！
賀　氏：哈哈哈！——呃。
張元秀：怎麼樣？
賀　氏：笑岔了氣了。
張元秀：不妨事？
賀　氏：不妨事。
張元秀：我們認兒子去啊。啊哈哈哈！
〔張元秀、賀氏同下〕

第十六場

〔牌子，四人役引張繼保上，周小乙迎上〕
周小乙：請狀元老爺歇馬。
張繼保：帶馬。（下馬）
〔四人役、門子引張繼保入亭，坐下〕
張繼保：傳地保。
衆　：傳地保。

周小乙：（入亭）與狀元老爺叩頭。

張繼保：這是甚麼所在？

周小乙：十字路口，清風亭。

張繼保：（驚）清風亭！——傳話下去：我在此處打坐，不許閑雜人等來往。打坐片刻，就要起馬。

周小乙：喳！（出亭）哎喲，坐坐就走。他們怎麼還不來啊！

〔張元秀、賀氏同上〕

張元秀：快些走，認兒去。

周小乙：來啦！好極了。——你們趕緊看看。是不是？要看清楚了。

張元秀：好。看看。

〔張元秀、賀氏同向內看〕

張元秀：是的。

賀　氏：是的。

張元秀：（慎重地）是的？

賀　氏：（肯定地）是的，是的。

周小乙：是的嗎？

張元秀：是的。

賀　氏：是的。

周小乙：那麼我給太老爺、太夫人預備兩頂大轎去。

張元秀：慢來！不要大轎，兩頂小轎也就是了。

周小乙：大轎威風。

賀　氏：噯！我兒子沒有錢。

周小乙：您眞體諒兒子。你們去認去罷，我去備轎。（下）

張元秀：媽媽，我去認罷？

賀　氏：好，你去認。認下你，不要忘了我。

張元秀：我豈能忘了你這老伴兒！（入亭）——兒啊！恭喜你做了官。爲父來了，還不下位來迎接爲父嗎！

張繼保：（欲待下位）

衆　：（喊堂威）哦！

張繼保：（看見自己的紅袍，又看張的破衣，重坐下）唔！——啊，你是何人敢來冒認官親？

張元秀：啊，老漢張元秀，你不認得嗎？

張繼保：這就不對了。你姓張，我姓薛，怎麼會是你的兒子？

張元秀：義子不同姓。

張繼保：有何爲證？

張元秀：血書爲憑。

張繼保：拿來我看。

張元秀：嘿！他還要血書啊。（出亭）

張繼保：看他血書何在！

張元秀：媽媽，這奴才要血書。

賀　氏：（一愣）噯！你老糊塗了。不是在這淸風亭，被他的親娘搶得去了啊！

張元秀：哦，我倒忘了。（入亭）——兒啊，在這淸風亭，被你親娘拿得去了。

張繼保：哇！膽大的老乞丐，竟敢冒認官親！不念你年紀大了，定要重責。——來，趕了下去！

〔衆推張元秀出亭〕

張元秀：請息雷霆之怒……

衆　：（喊堂威）哦！

張元秀：兩旁暫免虎狼之威。聽我老乞丐一言告稟！

（唱二黃散板）

孟宗哭竹出嫩笋，

王祥孝母臥寒冰。

小姣兒學一學前輩古（人）……

張繼保：趕了下去！

張元秀：（接唱）這奴才竟忘了撫育之恩。（凄然出亭）媽媽。

賀　氏：老老，怎麼樣？

張元秀：他不認哪。
賀　氏：不認！（略思）也難怪他不認。你常常打他罵他，難怪他不認；我疼的是他，愛的是他，我若前去，一定認下。
張元秀：媽媽，將你認下，不要忘了我。
賀　氏：嗳，少時夫妻老時伴，我豈能忘你這老伴伴兒啊。（入亭）——兒啊，爲娘來了，就該相認。
張繼保：唔！大膽老乞婆，也敢前來冒認官親！——趕了出去！
賀　氏：兒啊，自從你走後，我二老朝朝暮暮思念我兒，害了一場大病，才落得這般光景！
（唱二黃散板）
哪一天不哭兒三五遍，
一更哭到五更天。
盼姣兒把爲娘肝腸想斷……
張繼保：趕了下去！
賀　氏：（接唱）竟忘了撫養他一十三年。
不認！不認就罷。（出亭）
張元秀：媽媽，可曾認下？
賀　氏：這奴才喪盡天良，他他他不認哪。
張元秀：哦，他連你都不認了！這倒乾淨。走，走，走！
賀　氏：哪裏去？
張元秀：我們挨門乞討。
賀　氏：唉！年紀大了。
張元秀：窮，要有窮志氣啊。
賀　氏：這樣罷。“要得好”，我“大做小”。
張元秀：大做小？他再若不認呢？
賀　氏：他再若不認……也罷，我們就與他跪下。
張元秀：怎麼，我二老與他跪下？
賀　氏：跪下。
張元秀：好。這就是我們的下場頭！
〔張元秀、賀氏同進亭〕
張元秀：兒子老爺！
賀　氏：兒子狀元！
張元秀：休將我二老當做義父義母，
賀　氏：權當僕婦丫鬟。
張元秀：吃不了的剩粥剩飯，
賀　氏：與我們一碗半碗。
張元秀：穿不了的破衣破衫，
賀　氏：與我二老遮寒。
張元秀：兒子老爺！
賀　氏：兒子狀元！
張元秀：他還是不認哪。
賀　氏：跪下跪下。
張元秀：好，我二老與你跪下了！
〔張元秀、賀氏同跪下〕
張元秀：（唱二黃散板）
只當是惜孤憐貧多積善，
賀　氏：（接唱）但願你後代兒孫福壽綿綿。
張繼保：住了！
（唱二黃散板）
可恨二老太瘋癲，
平白無端弄虛言。
我本堂堂蟾宮客，
豈有乞丐作椿萱！
門　子：狀元老爺不必動怒，賞他們一些銀錢，教他們去罷。
張繼保：好。看在你們份上，賞他們二百銅錢。
門　子：是。——老頭兒過來。
張元秀：大爺，做甚麼？

門　子：狀元老爺看你們可憐，賞你們二百銅錢。

張元秀：（愣住）哦！（接錢，悲憤）——媽媽，起來。媽媽起來。

賀　氏：做甚麼？

張元秀：狀元老爺賞下來了。

賀　氏：哦，賞下多少？

張元秀：媽媽，我二老撫養他一場，如今賞我二老這二百銅錢！

賀　氏：（也愣住，悲憤）哦！這賞與我們的？

張元秀：嗯！（指錢，指賀氏，指自己，益悲憤）

賀　氏：這不是我們的兒子。

張元秀：我們的兒子呢？

賀　氏：我們的兒子，在亭子外面。

張元秀：媽媽，我們去罷。

賀　氏：你先去罷。

〔張元秀下〕

賀　氏：（憤極，進亭向張繼保）張繼保，小奴才！我二老撫養你一十三載，你忘恩負義、喪盡天良；這二百銅錢，你與我二老，還是够爾吃的，够爾穿的，够爾讀書買筆墨硯的！這二百銅錢我們不要，我與你拚了罷！

〔賀氏撲向繼保，繼保將賀氏推倒，賀再爬起，以首觸柱而死。張元秀上〕

張元秀：媽媽，媽媽！還不走啊？窮也要有個窮志氣，我們走。媽媽，媽媽！——哎呀！

〔張元秀見賀氏慘死，跌倒，近屍撫摸，見賀已氣絕，憤極，持錢在手連擊三下〕

張元秀：罷罷罷！

（念）可憐世人心太貪，

　　無錢無子意惘然。

　　老漢無子又無錢，

　　妄想繼子接香煙。

　　我二老終日盼你把門楣換，

　　原來是富貴貧窮不一般。

　　做官不把恩父認，

　　逼死恩母在亭前。

　　辛苦撫養十三載，

　　這這這報恩就是這二百錢！

（叫頭）張繼保，小奴才！你不認倒也罷了，與我這二百銅錢，將你母親生生逼死；這二百銅錢我們不要，留着你打棺材釘罷！

〔張元秀撲向繼保，繼保推倒張，張起，撲向亭柱，觸柱而死〕

〔周小乙暗上〕

周小乙：狀元老爺，他二老雙雙碰死亭前。

張繼保：嘿！

（念）笑他二老心太偏，

　　冒認官親理不端。

　　二百銅錢無福受，

　　須知富貴不可攀。

來，帶馬。

〔四人役、門子引繼保下〕

周小乙：好狠的心哪！

〔衆鄉民溜上〕

鄉民甲：小乙哥，他是不是張繼保啊？

周小乙：他燒成了灰，我也認得他。

鄉民甲：他怎麼不認呢？

周小乙：這不很明白嗎！——官是官來民是民，窮人怎能攀富人？一場恩養反成恨，

鄉民乙：唉！報恩只有這二百文！

鄉民甲：就拿這二百錢去買兩張蘆蓆，把他們老倆口子埋葬了罷。

鄉民乙：他們老倆口，就是爲了這二百錢死的；要花這二百錢，不是傷了他們二老的心嗎！依我看來：把這二百錢打一個鐵箍，箍在張繼保家的祖墳上。別讓人家把墳給罵裂了！

鄉民甲：這老倆口子怎麽辦呢？

鄉民乙：我看還是咱們窮人幫窮人，湊幾個錢，把他二老葬了罷！

衆　：好，埋葬了罷。

〔"尾聲"，衆抬屍時幕下〕

——劇　終——

三　進　士

前　記

山西平陽書生張文達進京赴試，因無盤費，借了當地周、常兩家的銀子。張去後，兩家向他妻子孫淑林索欠，孫無法償還，兩個幼子遂被搶去折債。

張文達落第滯京，多年不歸。值平陽荒旱，孫淑林離家尋夫，病困洛陽，被迫賣身，在常知府家中爲奴。因沒有做好"八珍湯"，被常夫人責打；又因收了周通判送來的壽禮，惹怒夫人，奉命去到周家退還。周夫人見孫淑林似有隱痛，問明來歷，才知她就是周通判和常知府的親母。

周通判到常府認母，常知府恐玷官體，不肯相認，二人言語衝突，控訴於巡視洛陽的巡按之前。恰巧巡按正是張文達，聽訴後，接來孫淑林。常知府大窘，與其妻悔過認罪。一家遂得團圓。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團李金泉、李洪春與本院編輯處吳少岳共同整理的。

第　一　場

〔常府院子上〕

常院子：（唱二黃搖板）

夫人只想八珍湯，

連日累得苦奔忙。

我家夫人跟隨老爺上任，受了風霜，病後想吃甚麽八珍湯。府內之人，俱不會做；夫人言道，只有山西平陽之人，會做此湯，命我出衙尋找。連日奔忙，未曾找到。適才夫人催問下來，不免再到大街小巷，尋找一番便了。

（唱搖板）

大街小巷去尋訪，

只恐徒勞走一場。（下）

第　二　場

孫淑林：（內）苦哇！

〔孫淑林持草標上〕

（唱二黃慢板）

孫淑林出店房前思後想，

想起了夫與兒好不悲傷。

夫離家兒被搶荒旱又降，

爲尋夫不料想病困洛陽！

在店中欠銀錢賣身還償，

可憐我年邁人落此下場！

含悲淚持草標長街來上——

賣人哪！

〔常院子上，見狀止步〕

孫淑林：（接唱搖板）

一聲聲叫賣人好不淒涼！

常院子：那一老媽媽，手持草標，是人賣草，還是草賣人呢？

孫淑林：噯，人賣草能値幾何，自然是草賣人哪。

常院子：老媽媽，聽你說話不像此地人氏？

孫淑林：原不是此地人氏。

常院子：哪裏人氏？

孫淑林：山西平陽人氏。

常院子：是山西平陽人氏麼？

孫淑林：正是。

常院子：旣是平陽人氏，可會做八珍湯呀？

孫淑林：這八珍湯麼？……原是我們平陽人會做的呀，不知你問它何來？

常院子：我乃府衙管家，只因我家夫人病後需用此湯，命我尋找做湯之人，不想就遇着老媽媽，不知你要多少身價？

孫淑林：唉，老身乃落難之人，因病欠下店飯銀五兩，只要還淸此債，求得衣食二字也就是了。

常院子：如此甚好，府衙之中，缺少不了你的衣食。你住在哪家客店？

孫淑林：王家店中。

常院子：好，你我同去客店，還淸了你的店飯錢，再往府衙。你看如何？

孫淑林：多謝了！

（唱搖板）

王家店中還銀兩——

唉！

從此終老在他鄉！

〔同下〕

第 三 場

〔丫鬟扶常夫人上〕

常夫人：（唱二黃搖板）

思想那八珍湯茶飯懶進，

命家院找僕人未見信音。

叫丫鬟攙扶我二堂坐定——（坐）

但願得我尋到做湯之人。

〔常院子上〕

常院子：（進門）參見夫人。

常夫人：院公回來了。可曾找到會做八珍湯之人？

常院子：小人奉命前往，在大街之上，見一老婆子自賣自身，小人問明，她乃山西平陽人氏，會做八珍湯。是她病困旅店，欠下飯銀五兩，只須還淸飯債，求得衣食二字。因此小人將她帶進府中來了。

常夫人：你且退下。

常院子：是。（下）

常夫人：丫鬟，去叫那婆子進來。

丫　鬟：是。——老婆子，老婆子快來。

孫淑林：（內）來了。

（上唱搖板）

孤苦無依遭貧困，

只得低頭服侍人。

丫　鬟：喲，原來是位老姐姐。

孫淑林：哦，原來是位丫鬟姐，我乃異鄉之人，不懂府衙規矩，還望多多照應。

丫　鬟：不妨事，我家夫人是個吃齋的。

孫淑林：哦，是個吃齋的。阿彌陀佛，遇着善人了。

丫　鬟：善人倒是善人，可是你得小心點兒。隨我來罷！——這就是我們的夫人，你還不上前叩頭！

孫淑林：是是。夫人在上，孫淑林叩頭。

常夫人：嗳，進得府來，未曾問你名姓，口稱孫淑林，真真無有規矩！

孫淑林：啊，夫人，我乃外鄉之人，不曉得府中規矩，望求夫人恕罪！

丫　鬟：是呀，她不懂規矩，夫人，您就給她改個名罷！

常夫人：嗯……從今以後，就叫你老奴。

孫淑林：老奴……哦哦哦，多謝夫人。

常夫人：起來。

孫淑林：是。

常夫人：老奴！

孫淑林：有。

常夫人：你可會做八珍湯？

孫淑林：老奴會做。

常夫人：去到廚下，快快做來我用。

孫淑林：啊，夫人，這八珍湯需要溫火烹製，是快不得的。

常夫人：還敢多口不成！——丫鬟，領她前去。

丫　鬟：是，您跟我去罷。

孫淑林：是是是。（出門一望）唉！

（唱二黃快三眼）

下得堂來自思忖，

這官府規矩好不怕人！

看來作事要謹慎……

常夫人：還不快些前去！

孫淑林：哦，是是是。

丫　鬟：老姐姐快來罷！

〔孫淑林、丫鬟同下〕

常夫人：看這老奴，官府規矩全然不知，做上一碗八珍湯，還是這樣慢騰騰的。唉，真真的不稱心哪。

（接唱搖板）

止不住心焦躁催問連聲。

丫鬟，丫鬟！八珍湯可曾做好？

丫　鬟：（上）來啦，來啦。——老姐姐，夫人催下來啦！

孫淑林：（內）來了。

（上唱搖板）

急得我手忙心不定，

戰戰兢兢奉敬夫人。

夫人請用。（將湯呈上）

常夫人：（一看）我來問你，這是甚麼湯？

孫淑林：這……這是八珍湯。

常夫人：哼！（發怒，潑湯）

孫淑林：夫人，老奴初進府來，手忙脚亂，做的不好，下次多加小心，做好就是。

常夫人：唗！膽大老奴，進得我府，手忙脚亂，做事疏忽，今日若不打你，猶恐慣了你的下次。——丫鬟，看家法過來！

孫淑林：哎呀，夫人不必發怒，饒恕老奴這一次罷！

常夫人：老狗才啊！

（唱二黃搖板）

老奴做事不當心，

耗費夫人多少銀！

手持家法將你打——（打）

孫淑林：哎喲，哎喲，哎喲……

丫　鬟：（向前攔阻，接唱）

夫人息怒養精神！

常夫人：你敢是與她講情？

丫　鬟：不敢，您開恩罷！

常夫人：（向孫）起來！
丫　鬟：你起來罷！
孫淑林：是是是，多謝夫人。（起立）
常夫人：老奴，明日乃是老爺壽誕之日，命你看守儀門，倘有人前來送禮，只收禮單，不收禮物，仔細記下了。
孫淑林：是是是，老奴我記下了。
常夫人：丫鬟攙我來！
〔丫鬟扶常夫人下〕
孫淑林：（一望）唉！我好命苦呀……（哭）
（唱二黃散板）
我只望到此得安穩，
又誰知落在陷人坑！
悲悲切切淚難忍——（小圓場）
儀門等候送禮人。
〔周府院子上〕
周院子：（唱搖板）
適才領了夫人命，
忙送壽禮到府門。
裏面哪位聽事？
孫淑林：你是哪裏來的？
周院子：周通判周老爺府上來的，與你家老爺送禮上壽。
孫淑林：哦哦，有勞了。只是我家夫人吩咐下來，只收禮單，不收禮物。
周院子：老媽媽，別家禮物可以不收，我家禮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孫淑林：却是爲何呢？
周院子：我家老爺與你家老爺，乃是同鄉共里，同學攻書，同榜會進，同寅作官，因此與別家不同。
孫淑林：怎麽，你家老爺與我家老爺乃是同鄉共里，同學攻書，同榜會進，同寅作官，別人家禮物可以不收，你家禮物是定要收下的。
周院子：正是。
孫淑林：旣然如此，待我權且收下，與你通稟。請至下面待茶。
周院子：有勞了。（下）
孫淑林：（入內）有請夫人！
〔丫鬟扶常夫人上〕
常夫人：何事？
孫淑林：啓稟夫人：今有周府差人，前來送禮，禮物已然收下；禮單在此，夫人請看。
常夫人：怎麽？你將禮物收下了？
孫淑林：正是。
常夫人：哇！適才怎樣吩咐於你，只收禮單，不收禮物，你爲何偏將禮物收下，眞眞大膽！
孫淑林：夫人有所不知，來人講的明白，他家老爺與我家老爺同鄉共里，同學攻書，同榜會進，又是同寅作官。別人家禮物不收也罷，他家禮物是要收下的。因此老奴我這才收下了。
常夫人：哦，如此說來，你倒是個會辦事的人了。
孫淑林：夫人誇獎了。
常夫人：來來來，我這把椅兒請你來坐罷！
孫淑林：老奴不不不敢。
常夫人：我諒你也不敢。你且近前，我有話講。
孫淑林：是，夫人有何吩咐？
常夫人：哇！（打孫淑林嘴巴）
（唱二黃搖板）
老奴做事不思忖，
囑咐言語你不遵！
家法伺候！

孫淑林：哎呀，夫人你，你饒恕了老奴罷……（哭）
常夫人：（接唱）家法一舉要爾的命！（打）
孫淑林：哎喲，哎喲！丫鬟姐快快來救救我罷！
常夫人：（接唱）活活打死你老殘生！
丫　鬟：（攔住）夫人不要閃了您的貴手，您就饒了她罷！
常夫人：教她起來！
丫　鬟：起來，快快謝過夫人。
常夫人：老蠢才，命你去到周府，退還禮物，巳時前去，午時回轉，倘若誤了時刻，準備再受一頓飽打！
孫淑林：是是是，老奴我記下了。
丫　鬟：請夫人燒香！
常夫人：哎呀，只顧與她嘔氣，忘了燒香。——阿彌陀佛！
〔常夫人下，丫鬟隨下〕
孫淑林：哎呀，好個吃齋的善人哪！
（唱散板）
我與你哪裏結仇恨，
苦苦打我爲何情！
渾身上下痛難忍——（出門）
〔周院子上〕
孫淑林：你害了我了！
（接唱）皆因禮物受苦刑！
周院子：老媽媽，此話從何說起？
孫淑林：只因你要我收下你家禮物，怒惱我家夫人，將我飽打一頓，如今還要我到你家退還禮物去呢。
周院子：這倒委屈你了！如此你就隨我去罷。
（唱搖板）
老媽媽不要放悲聲，
隨我去見周夫人。
〔周院子、孫淑林，圓場〕
周院子：老媽媽請到那邊稍待。
孫淑林：是。（下）
周院子：有請夫人。
〔丫鬟、周夫人上〕
周夫人：（念）錦堂春富貴，晝閣日光輝。
周院子：參見夫人。
周夫人：罷了，壽禮可曾收下？
周院子：常夫人不肯收禮，差一老媽媽前來退還，現在外廂伺候。
周夫人：啊？常府差人前來退禮？……下面歇息去罷！
周院子：遵命。（下）
周夫人：丫鬟，喚那老媽媽進來！
丫　鬟：是。老媽媽在哪裏？
〔孫淑林上〕
丫　鬟：喲，原來是位老姐姐呀！
孫淑林：好說，原來是位丫鬟姐，我是個外鄉人，不懂衙門規矩，望丫鬟姐指教一二！
丫　鬟：不要緊，我們夫人是吃齋的。
孫淑林：哦，怎麼又是一個吃齋的麽？
丫　鬟：你別害怕，我們夫人是個吃齋的眞善人，可不像人家老虎戴素珠，假充善人啊。
孫淑林：唉！我偏偏又遇着一個吃齋的！
丫　鬟：隨我進來罷。——見過夫人。
孫淑林：是，老奴與夫人叩頭。
周夫人：罷了，快快起來！
孫淑林：謝夫人。
周夫人：老媽媽，你家夫人因何教你前來退禮？
孫淑林：這……我家夫人吩咐於我，只收禮單，不收禮物；只因貴府院公言道，周老爺與我家老爺交好甚厚，是我將禮物收下，我家夫人道我擅自做主，故此命我前來退禮。

周夫人：原來如此。聽你之言，不像此地人氏？
孫淑林：老奴乃山西平陽府人氏。
周夫人：哦，老媽媽你是山西平陽人麼？
孫淑林：正是。
周夫人：因何來在洛陽，怎樣身入常府？
孫淑林：這……唉，一言難盡哪……（哭）
周夫人：啊！看你這樣哭哭啼啼，其中定有緣故。你家住哪裏，姓甚名誰，有甚麼爲難之處，說將出來，夫人與你作主。
丫　鬟：老姐姐，你有甚麼心事，只管說罷，我家夫人會給你作主的。
孫淑林：夫人容稟！
（唱二黄散板）
尊聲夫人聽我稟：
柳川巷裏是我家門；
我夫名叫張文達……
周夫人：張文達？……且住，想當初母親言道，我丈夫本是張文達之後，孫淑林之子；方才她言道，丈夫名叫張文達，莫非她是婆婆來了麼？………噯，我想天下同名之人甚多，我倒要仔細問個明白。——老媽媽，你叫甚麼名字？
孫淑林：這……老奴是無有名字的。
丫　鬟：老媽媽，人生在世，哪有沒有名字的呀，你怎麼不說呀！
孫淑林：（輕聲地）我說出來，夫人不會責打我麼？
丫　鬟：幹嘛責打你呀，我不早告訴你了嗎，我們夫人是個吃齋的善人，有甚麼話你只管說罷！
孫淑林：哦，是是是。——夫人哪！
（接唱碰板三眼）
老奴名叫孫淑林。——（接“小拉子”）
周夫人：孫淑林！……
〔孫驚慌失色〕
周夫人：丫鬟，與老媽媽看座！
丫　鬟：老姐姐，您坐下罷！
孫淑林：（驚愕）叫哪個坐下？
丫　鬟：叫您坐下。坐下罷！
孫淑林：老奴不敢。
丫　鬟：老姐姐，您怎麼這樣外道，我們夫人讓您坐下，您就坐下罷。
〔推孫淑林坐，觸傷處，孫感苦痛〕
孫淑林：丫鬟姐，你請坐罷！
丫　鬟：您不用讓，我啊，站慣啦。
孫淑林：多謝夫人。
周夫人：你丈夫作何生理？
孫淑林：（接唱原板）
我丈夫自幼把書念，
一十五歲身入黌門。——（接“小拉子”）
丫　鬟：夫人，這位老姐姐，她還是位秀才夫人哪。
周夫人：（隨口應聲）原來是位秀才夫人，失敬了。
孫淑林：折殺老奴了。
周夫人：丫鬟，將座位往上升。
丫　鬟：老姐姐，您請起來，我們夫人讓你上坐，來，您請上坐罷。
孫淑林：哎呀呀，丫鬟姐，我我我是斷斷的不敢坐。
周夫人：坐了好講話。——丫鬟，往上升一升。
丫　鬟：老姐姐，您怎麼這麼嘮叨，讓上坐您就上坐，不就完啦嗎！
〔又推，孫恐再觸傷處，急以手護之〕
孫淑林：多謝夫人。
周夫人：你丈夫往哪裏去了？

孫淑林：唉！我丈夫麽——
　　(接唱)都只為求功名把京城奔，
　　　　借了周常二家銀。
　　　　一去數載無音信，
　　　　撇下母子三個人。
周夫人：周常兩家的銀子，還了無有？
孫淑林：(接唱)周常兩家把債討，
　　　　無有銀錢就搶人。
周夫人：啊，清平世界，哪有搶人之理。我來問你，搶去何人？
孫淑林：唉！
　　(接唱)常家搶去硃砂貫，
　　　　周家搶去孔鳳纓，我那小姣兒啊！(接"小拉子")
周夫人：老媽媽，這就不對了，你丈夫旣然姓張，兩個兒子因何一個姓朱，一個姓孔呢？
孫淑林：夫人，硃砂貫、孔鳳纓，乃是他二人的乳名啊！
周夫人：哦，原來如此。……我來問你，搶去之後便怎麽樣呢？
孫淑林：夫人哪！
　　(接唱)硃砂貫改名常天保——(接"小拉子")
丫　鬟：啊！
周夫人：丫鬟，快去倒盃茶來！
丫　鬟：是。(下)
周夫人：啊，媽媽，那孔鳳纓呢？
孫淑林：(接唱)孔鳳纓改名周子卿。
周夫人：你因何來到此地？
孫淑林：(接唱)皆因是平陽遭荒旱，
　　　　獨自尋夫奔京城；
　　　　到此不幸身染病，
　　　　欠下了店飯銀，無奈何自賣自身，竟作了常府僕人。
周夫人：常家待你如何？
孫淑林：(接唱)只望賣身求安穩，
　　　　偏遇狠心常夫人！
　　　　進門將我打一頓，
　　　　受禮的事兒不容情！
　　　　夫人若是不肯信——
　　夫人請看哪！
　　(接唱搖板)
　　　　我渾身上下盡傷痕！
周夫人：呀！
　　(唱搖板)
　　　　聽罷言來心難忍，
　　　　果然是婆婆受苦情！
　　　　忙上前去將她認——
　　〔丫鬟捧茶上〕
丫　鬟：夫人，茶來了！
周夫人：放下！
　　(接唱)待老爺回府後商議而行。
　　老媽媽你先回去，候我老爺回衙，差人接你到這裏吃碗安樂茶飯就是了。
孫淑林：若得如此，夫人恩德眞同再造。
周夫人：罪過了。
孫淑林：(唱搖板)
　　　　辭別夫人出府門——
　　哎呀！
　　　　看看過了午時辰，
　　　　回去又是一頓打，(回身)
　　夫人哪！

望夫人救我命殘生！

周夫人：老媽媽，你因何去而復返？

孫淑林：哎呀夫人哪！臨行之時我家夫人言道：巳時去，午時回。如今日已過午，回去定是一頓飽打，敎我怎能經受得起呀……（哭）

周夫人：這……（想）丫鬟，昨日常夫人命人前來剔取花樣，可曾拿去？

丫　鬟：還沒有拿去哪。

周夫人：快快取來。

丫　鬟：是。（取花樣）花樣在此。

周夫人：老媽媽，現有花樣在此，回去若是你家夫人問你爲何誤了時刻，你就說我要你在此等候剔取花樣，她就不會打你了。

孫淑林：多謝夫人！

（唱搖板）

多謝夫人施惻隱，

設計搭救我老殘生；

我若是苟延得活命——

丫　鬟：我家夫人送您哪！

孫淑林：夫人哪！

（接唱）不忘夫人再造恩！（下）

周子卿：（內）開道回衙。

〔牌子，四衙役引周子卿上〕

周子卿：退下。

〔四衙役下〕

周子卿：啊，夫人。

周夫人：啊，老爺。

周子卿、夫人：請坐。

周夫人：唉！

周子卿：啊，夫人爲何長嘆？

周夫人：請問老爺，你是何人所生，何人所養？

周子卿：這……實不相瞞，下官本是張家所生，周家所養；只是堂前父母言道：生身父母早已亡故。夫人因何問起？

周夫人：老爺呀！只因明日乃常老爺壽誕之期，爲妻備有壽禮派人送去，不想常夫人差一老媽媽前來退禮，是我問起情由，誰知她就是……

周子卿：是哪一個？

周夫人：就是孫淑林——

周子卿：啊？

周夫人：我的婆母，你的親娘。

周子卿：啊！此事有何爲證？

周夫人：老爺呀！

（唱二黃散板）

她言道硃砂貫改名常天保，

孔鳳纓改名周子卿。

母親受苦你不問，

問甚麽證來要甚麽憑！

周子卿：哎呀！

（接唱散板）

聽說母親受苦情，

怎不教人痛傷心！

辭別夫人出府門——

周夫人：哪裏去？

周子卿：（接唱）去到常府認娘親。

〔周院子暗上〕

周夫人：老爺何不先差院公，將老母接回，倘若兄嫂不允，再去不遲。

周子卿：夫人言之有理。——院公，拿我名帖，去到常府，接那退禮的老婆子過府敍話。

周院子：遵命。（下）

周子卿：夫人，若是母親還則罷了，倘若不是，倒被他人恥笑！

周夫人：縱然不是母親，接她來此吃碗安樂茶飯，也是老爺恤老憐貧一片好心。

〔周院子上〕

周院子：啓稟老爺，常老爺應允了，常夫人不讓她來。

周子卿：啊，有這等事？

周夫人：老爺不要性急，明日親自前去，就以拜壽爲名，探聽明白，再作道理。

周子卿：夫人言得極是，下官明日親自前往。唉！但願是我親生母，

周夫人：骨肉分離又團圓。

〔同下〕

第 四 場

〔常天保上〕

常天保：（念）洛陽爲府尹，四品位稱尊。

〔常院子暗上〕

內　：周老爺到。

常天保：有請。

〔周子卿上〕

周子卿：兄長。

常天保：賢弟。

周子卿：兄長在上，小弟拜壽。

常天保：愚兄叨禮了。——請坐。

周子卿：有座。（兩望）

常天保：賢弟看甚麼？

周子卿：兄長府上新買的那個老婆子，如今何在？

常天保：你問她做甚？

周子卿：你道那老婆子她是何人？

常天保：倒也不知。

周子卿：乃是我的親……

常天保：禁聲！——退下。

〔常院子下〕

常天保：親甚麼？

周子卿：是我的親娘孫淑林！

常天保：啊？

周子卿：也是你的生身之母！

常天保：嘟！慢說你我親生父母，早巳亡故，縱然還在，如今堂上雙親，均巳身受皇封誥命，難道你我還能認姓歸宗不成！况且身爲命官，怎能以僕作母，此事幸在爲兄府內說起，若被外人知道，那還了得！哼，眞眞不知體統！

周子卿：兄長此言差矣。常言道："木發有根，水發有源。"我等身雖富貴，若是忘却根本，豈不成了衣冠禽獸！

常天保：怎麼講？

周子卿：衣冠禽獸！

常天保：住口！

（唱二黃散板）

奴才說話禮不遜，
全不顧王法與官箴！
辱駡爲兄實難忍，
從此後不認你周子卿！

周子卿：住了！

（唱散板）

親生之母你不敢認，
說甚麼王法與官箴！
此處不與你辯論，

常天保：哪裏去？

周子卿：(接唱)都察院內把理評。

常天保：怕你不成！

(接唱)都察院我要將你稟，

你玷辱尊長罪非輕！

周子卿：(接唱)向前扯住常天保！

常天保：(接唱)反手扯住周子卿！

周子卿 常天保：(二人相扭，同唱)

你與我同把察院奔——

走走走！(“掃頭”，同下)

第五場

〔四軍士、四校尉引張文達上〕

張文達：(念引)出仕朝堂，奉君命，巡察洛陽。

(念詩)二十年前別故鄉，一朝顯達姓名揚；

雖然富貴人尊仰，子散妻離兩鬢蒼。

只因大比之年，進京赴試，不幸落第，困居京都，十有餘載；家鄉荒旱，妻兒俱無下落。且喜得中二甲進士，今蒙聖恩，出放河南八府巡按。巡察上三府官清民順；下五府正待查訪。爲此牌放洛陽，設堂理案。——中軍！

中　軍：有。

張文達：傳話下去：一府三廳，俱予免見。

中　軍：遵命。——下面聽着：大人吩咐下來，一府三廳，均予免見。

〔內擊鼓聲〕

中　軍：何人擊鼓？

常天保：(內)知府參通判。

周子卿：(內)通判告知府。

中　軍：候着。——啓稟大人：知府參通判，通判告知府。

張文達：吩咐下去：知府報門而入；通判跪門而進。

中　軍：大人有令：知府報門而入；通判跪門而進。

〔常天保、周子卿同上〕

常天保：報，洛陽知府常天保告進。——卑職常天保，叩見大人。

中　軍：請——免——打躬！

張文達：嗯！膽大洛陽知府，有事自應稟報，爲何擅擊堂鼓？講！

常天保：知府參通判。

張文達：參他何來？

常天保：通判周子卿，倉庫不緊，漏落皇糧；大人查出，吃罪不起。

張文達：可是實情？

常天保：句句實情。

張文達：下官廳待傳。

常天保：謝大人。

中　軍：請——免——儀門打躬。

常天保：周子卿，你要小心了。

周子卿：憑着這頂烏紗與你拚了！

常天保：哼！(下)

中　軍：通判跪門而進！

周子卿：報，通判周子卿告進。——叩見大人。

張文達：嘟！膽大的通判，知府參你倉庫不緊，漏落皇糧，你可知罪？

周子卿：通判無罪，特來越告知府！

張文達：嗯！你是何出身，怎敢越告知府？

周子卿：通判與知府乃同寅進士出身。

張文達：告他何來？

周子卿：知府買母爲奴，有欺天滅倫之罪。望求大人作主！

張文達：哎呀，好大的由頭！不管誰家母，哪家奴，你家住哪裏？姓甚名誰？一一講來！

周子卿：大人容稟！

（唱二黃散板）

家住山西平陽郡，

柳川巷裏有家門。

張文達：可有父母？

周子卿：（接唱）我父名叫張文達，

衆　：（同喊）哦！

張文達：容他講。——臉向外跪。

周子卿：是。

張文達：你母何名？

周子卿：（接唱原板）

我的母名喚孫淑林。

張文達：哦！你父作何生理？

周子卿：（接唱）我父求名京城奔，

借了周常兩家銀；

周常兩家把賬討，

無有銀錢便搶人。

張文達：搶去哪個？

周子卿：（接唱）常家搶去硃砂貫，

周家搶去孔鳳纓；

硃砂貫改名常天保，

孔鳳纓改名周子卿。

張文達：你母親呢？

周子卿：（接唱）母親尋父遭病困，

賣身常府受苦情；

天保不肯把母認，

反道我倉庫不緊，漏落皇糧，誣告我在公庭。

這頂烏紗我不要——（取下紗帽）

大人哪！

（接唱散板）

一心要認老娘親！

張文達：呀！

（唱散板）

聽罷言來才知情，

原來是兩個小姣生。

人來傳上常天保，

〔常天保上〕

常天保：參見大人。

張文達：起過一旁！

（接唱）再把中軍叫一聲！

中軍！（向中軍耳語）

中　軍：遵命。（下）

張文達：周子卿！

（接唱）這頂烏紗你戴定，

我保你母子相逢在察院門。

〔周子卿戴紗帽站起。"急急風"，中軍帶孫淑林上，孫淑林驚疑不定，進衙〕

中　軍：孫淑林帶到。

張文達：抬起頭來！

孫淑林：有罪不敢。

張文達：恕你無罪。

孫淑林：謝大人！

張文達：掩門！

〔軍士、校尉、中軍同下〕

張文達：（唱二黃散板）

一見夫人到來臨，

好似鋼刀刺我心；

走上前來忙跪定。（出位，跪下）

常天保
周子卿：啊？

〔見狀，各跪下，周子卿驚喜，常天保戰慄〕

孫淑林：（接唱）問聲老爺你、你、你是何人？

張文達：（接唱）夫人不必膽戰驚，

我是你丈夫張文達，你仔細認清！

〔常天保、周子卿一怔〕

孫淑林：你、你、你是張文達？

張文達：張文達。

孫淑林：張秀才？

張文達：張秀才。

孫淑林：唉！夫哇……（哭）

（唱二黃原板）

二十載因何無有音信，

難道說忘却了夫妻之情？

張文達：（接唱）我也曾寄過了平安信，

我也曾捎過了安家銀。

下書人回來對我論，

他言道：山西省遭荒旱，樹無枝葉草無根，不知你母子何處存身，無處找尋。

孫淑林：（接唱）我何曾見過你平安信，

我何曾見過你安家銀。

別的話兒我不問，

問一聲：丹墀下跪定了二位長官，頭戴烏紗，身穿大紅，他是何人？

張文達：（接唱）這就是長子硃砂貫，

那就是次子孔鳳纓，兩個姣生。

孫淑林：（接唱）夫榮子貴如夢境，

骨肉團圓喜在心。

長子哪裏爲官宦？

次子何處管黎民？

老爺你身授是何任？

一一從頭說與我聽！

張文達：（接唱）長子洛陽爲知府，

次子通判管黎民；

老夫身授都察院，

父子三人進士出身。

孫淑林：（接唱）聽罷了這番話暗自稱慶，

不枉我受苦二十春。

急忙忙下堂去把姣兒來認——（接"小拉子"）

常天保：母親！

孫淑林：你是何人？

常天保：孩兒硃砂貫。

孫淑林：哦，你是常天保？

常天保：正是。

孫淑林：常大老爺！

常天保：孩兒知罪！

孫淑林：好奴才！

（接唱散板）

不孝的奴才罵幾聲！

你縱妻虐母心毒狠，

把爲娘當作了陌路人！

狠心腸不把長子認——

周子卿：母親！

孫淑林：你是何人？

周子卿：孩兒孔鳳纓。

孫淑林：兒就是周子卿！

周子卿：正是。

孫淑林：哎呀，兒啊！

（接唱散板）

孝順還是我那二姣生。

〔周子卿起立〕

張文達：(接唱)難怪夫人喜又恨，

一母同胞兩條心。(向常天保)

奴才啊！

你縱妻虐母該何罪？

常天保：爹爹呀！

(接唱)饒恕兒無知不孝人！

張文達：(接唱)奴才作事實可恨！

夫人哪！

念他無知發落從輕。

孫淑林：(接唱)老爺講情我遵命，

再把奴才叫一聲：

爲人怎能忘根本，

兒啊！

從今後兒必須改過自新。

〔常天保起立〕

張文達：後面更衣！

〔吹打，周子卿扶孫淑林下〕

〔周夫人、周丫鬟，常夫人、常丫鬟同上〕

〔孫淑林換官衣，周子卿扶上，與張文達對坐〕

〔常天保、周子卿示意常夫人、周夫人參見張文達〕

常周夫人：公爹在上，媳婦拜見。

張文達：罷了。見過兒的婆母。

〔常夫人趦趄不前，常天保暗中催促〕

常夫人：(遲頓地)婆母在上，媳婦拜見！(跪下)

孫淑林：哼！(轉過身去)

周夫人：婆母在上，媳婦拜見！(跪下)

孫淑林：(笑容滿面)哎呀，賢孝的兒媳，快快起來！

周夫人：多謝婆婆。(起立)

〔常夫人向常天保示意，請代講情，常天保拂袖不理。周夫人暗中將家法遞過，示意常夫人向婆母請罪〕

常夫人：婆母！媳婦無知，多有得罪，特此頭頂家法，望求婆母高抬貴手，責打媳婦幾下，以贖前罪。

孫淑林：(不理)

周夫人：婆母，嫂嫂雖然不是，如今已知悔過，還望婆婆看在媳婦面上多多寬恕，教訓於她才是。

孫淑林：好好，待我教訓於她！

〔行絃，孫淑林取過家法，顫抖地站起來〕

孫淑林：(唱)　啊……你你你這狠心的……(舉家法欲打)

常天保 周子卿 周夫人：(同跪)母親！婆母！

孫淑林：(打不下去，沉痛地)唉！

(接唱)媳婦啊……(拭淚，攙起常天保、周子卿、周夫人)

(接唱散板)

霎時間不由我萬感交迸，

止不住心酸痛老淚淋淋！

唉！媳婦，非是爲娘與你生氣，這衙內家人使女甚多，從今以後必須好好看待他們，若是再像對待爲娘這樣麼……唉，我也就不必講了啊……(拭淚)

周丫鬟：哎喲，老太太，您這話說的眞聖明！

常夫人：媳婦一定改過。

周丫鬟：(學常夫人語)媳婦一定改過！

周夫人：(制止)嗯！

孫淑林：起來！

常夫人：(遲疑)……

周夫人：嫂嫂，起來罷！

常夫人：多謝婆母。(起立)

周丫鬟：(學常夫人語)多謝婆母。

常天保 周子卿：孩兒要認姓歸宗。

張文達：待爲父與兒等同修本章，奏明聖上。

常天保 周子卿：遵命。

張文達：今日一家團圓，後堂設讌歡聚。夫人，你來看：一門三進士，

孫淑林：枯木喜逢春。

周子卿：富貴休忘本，

常天保：爲人莫欺心。

孫淑林：好啊，好一個"爲人莫欺心"！來呀，哈哈哈……

〔常天保、周子卿攙扶張文達；常夫人、周夫人攙扶孫淑林；常夫人觸及孫淑林傷處，急縮手；孫忍痛含笑，示以不妨；同下〕

——劇　終——

周　仁　獻　嫂

前　記

"周仁獻嫂"源出於崑曲"忠義烈"，是一個在各種地方戲曲中流傳較廣的傳統劇目。

明嘉靖時，嚴嵩當權，朝臣杜憲被陷身死。其子杜文學之友鳳承東見杜家勢敗，遂往嚴府告密，謂杜將不利於嚴。嚴派校尉往捕文學，文學倉卒間託妻於其義弟周仁。

嚴府總管嚴年，垂涎杜妻貌美，設計喚周仁入府，強予富貴，並以杜文學生死爲要挾，迫周仁獻出杜妻。周仁夫妻不肯趨炎附勢，周妻毅然代替杜妻懷刃上轎，謀刺嚴年；未遂，自刎而死。人皆以爲周仁獻嫂求榮，發生誤解。而杜文學由於周仁夫妻的仗義行爲終得立功授職。及至鞫訊全案，眞相大白，周氏義行，遂得彰著。

按此劇原無京劇本，自翁偶虹早年根據山西梆子改編爲"鴛鴦淚"後，始在京劇舞台流行。這個劇本就是根據翁本，由中國京劇團葉盛蘭、鄭亦秋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有下列幾點：

一、原劇，周仁與杜文學的關係，介於朋友、主僕之間。因之，周仁夫妻捨身救友自我犧牲的動機，就會被奴隸道德、報恩思想所掩蓋。整理本中，明確了周、杜的朋友關係；並改動了周仁有意地激動妻子，使之代替杜妻的情節。

二、原劇，周仁被鞫，備受笞楚，昭雪受封後，傷重身死。不但情調過於低沉，而且誇張了周仁與杜文學之間的誤會，也影響了全劇的主題思想。因而改爲周仁未死。

三、原劇共爲二十五場，現將故事情節加以集中，壓縮爲十場。

第　一　場

〔嚴年上〕

嚴　年：（念詩）天生一隻虎，爪牙似鐵鋼，

虎心雖寂寞，難免爪牙張。

咱，嚴年。自到嚴府，太師十分寵信。可恨杜憲與太師不睦，前數日太師上殿參奏，好個有道明君，即日降旨邊疆賜死。太師上朝未歸，不免在府外伺候。

〔鳳承東上〕

鳳承東：（念）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嚴二爺！

嚴　年：鳳先生，許久不見，你往哪裏去了？

鳳承東：小人閑事忙碌，未來看望二爺。今日前來，煩勞

轉稟太師，小人有好心當獻。

嚴　年：哦，有好心當獻？

鳳承東：正是。

嚴　年：進來講。

〔同入內〕

嚴　年：甚麼好心當獻？

鳳承東：小人與杜憲之子杜文學，乃是學友。杜憲問斬之後，我去他家，杜文學言道，太師尅扣軍餉，陷害他父，他定要找海瑞申寃報仇。聞聽他言，杜憲生前還有密札到來，要他轉遞海瑞，上朝面君，彈劾太師。看來杜憲雖死，只怕此事未必甘休。小人特來告稟，太師也好作一準備；再求二爺在太師面前與我美言幾句，在太師足下願効犬馬之勞。

嚴　年：鳳先生，此乃大功一件。你且等候機會，我在太師面前，定要保薦於你。

鳳承東：多謝二爺。

嚴　嵩：（內）回府！

嚴　年：太師下朝來了，請躲避一時。

鳳承東：是是。（下）

〔"牌子"，四校尉、嚴嵩上，嚴下轎，入座〕

嚴　嵩：啊哈哈哈……

嚴　年：太師爲何發笑？

嚴　嵩：杜憲已死，又去了一個與某作對之人，怎不教老夫心喜。

嚴　年：太師，斬草除根，防患未然，不可大意。

嚴　嵩：何出此言？

嚴　年：適才聞得密報，那杜憲之子杜文學言道，太師尅扣軍餉，陷害他父，他定要找海瑞申寃報仇……

嚴　嵩：哼！好一個膽大的杜文學！

嚴　年：（靠近）太師，聞聽杜憲生前有密札到來，要他轉遞海瑞，上殿面君，彈劾太師。此事不可不防。

嚴　嵩：啊！有這等事？不除海瑞、杜文學，誓不爲人也！（唱西皮散板）

小嚴年把此事利害相告，

網中魚莫教他得水而逃。（四校尉暗上）

你與我領校尉把文學拿到！（遞令）

嚴　年：遵命。

〔四校尉、嚴年下〕

嚴　嵩：（接唱）斬斷了春前草莫再生苗。

坐大廳且候他消息回報，（入座）

我嚴家似洪爐頑鐵能銷。

杜文學：（內唱西皮倒板）

可恨嚴嵩太奸險，

〔嚴年、四校尉押杜文學上〕

杜文學：（接唱快板）

害我父子爲哪般。

男兒一死有何怨，（進門）

只恨寃屈腹內含。

猛然抬頭用目看，

只見老賊坐中間，

恨不得上前挖爾眼！（校尉攔阻）

嚴　嵩：（接唱搖板）

膽大奴才敢動蠻。

嚴年附耳囑一遍！（向嚴年耳語）

杜文學：（接唱）你縱狠毒我視死如還。

嚴　嵩：押下去！

〔校尉押杜文學下〕

嚴　嵩：嚴年，此事爾的功勞不小，老夫定要重賞於你。

嚴　年：啓太師，此事並非小人一人之功。小人有一好

友，名喚鳳承東，與杜文學乃是故交，此事幸得他來告密，又得他引路前往，故爾一捉即至。

嚴　嵩：此人今在何處？

嚴　年：今在府外。

嚴　嵩：有功不賞，何以服衆。速喚鳳承東冠帶進見。

嚴　年：遵命。——下面聽者：太師有命，鳳承東冠帶進見。

〔鳳承東上〕

鳳承東：（念）藍衫今把紫袍換，富貴須待好機緣。——報！鳳承東告進。——參見太師。

嚴　嵩：下跪可是鳳承東？

鳳承東：正是小人。

嚴　嵩：起來。

鳳承東：多謝太師。

嚴　嵩：老夫捉拿杜文學，可是你前去引路？

鳳承東：正是小人引路。

嚴　嵩：你與他既是故交，爲何反來告密？

鳳承東：小人唯恐於太師不利，國家少一棟樑。除此禍根，萬民之幸。

嚴　嵩：啊哈哈哈……好一個萬民之幸。——來，與鳳承東看賞。

嚴　年：啓稟太師：鳳承東頗有才幹，不如留他在府作一幕客。太師鈞裁。

嚴　嵩：此乃廣開賢路之意，正中老夫心懷。——就命你在府中作一幕客。

鳳承東：多謝太師。

嚴　嵩：不消。——全憑識途老馬，

鳳承東
嚴　年：送太師。

〔嚴嵩下〕

鳳承東：換得嚴府烏紗。

嚴　年：嗯哼！

鳳承東：多謝二爺提拔。

嚴　年：鳳先生請坐。

鳳承東：謝座。

嚴　年：你昔日有何功名？

鳳承東：喏喏喏，小人是個秀才。

嚴　年：着哇，秀才人情紙半張耳。

鳳承東：哎呀呀，聽二爺之言，莫非有用小人之處？

嚴　年：正是有一事相煩先生，只是有干令友之妻，只怕不肯。

鳳承東：小人受二爺提拔，在嚴府作了幕客，此恩未報，當効犬馬之勞，休道是朋友之妻，便是小人的……

嚴　年：（擺手）哎……

鳳承東：但不知是哪一家？

嚴　年：就是那杜文學之妻杜娘子。

鳳承東：這……若說別家倒也罷了，那杜娘子艷如桃李，冷若冰霜，休道小人一個舌頭，便是三個舌頭，也說她不動的。

嚴　年：方才捉拿杜文學之時，觀見杜娘子生得十分的美貌，甚是愛慕，今日杜文學身入囹圄，難道就白白的放過不成！

鳳承東：二爺休得着惱，有救啊，有緩。

嚴　年：救在哪裏？緩在哪裏？

鳳承東：此事憑我去說，是不成的。他有一結義兄弟名喚周仁；方才捉拿杜文學之時，也曾聽他言道，要他妻到周仁家中暫住一時。我想若將周仁喚到府中，二爺與他一套富貴功名，然後說出此事，他不肯也要肯，不應也要應，二爺你看如何？

嚴　年：此計甚好，速喚周仁去者！

鳳承東：哎呀，去不成了。

嚴　年：怎麼又去不成了？

鳳承東：他若不肯前來，小人是扯他不動。

嚴　年：無妨，校尉進見！

〔四校尉上〕

四校尉：有何吩咐？

嚴　年：你等跟隨鳳先生去至周家，喚周仁前來見我，不得有誤。

四校尉：遵命。

嚴　年：鳳先生去喚周仁，不要驚壞了我那杜娘子。（下）

鳳承東：小人知道。（向校尉）列位隨我去者。

〔衆同下〕

第　二　場

〔周妻上〕

周　妻：（唱西皮原板）

嘆杜家一旦間遭賊陷害，

杜仁嫂哭啼啼避禍前來。

見此情不由人空自悲慨，

恨無有屠龍手斬盡狼豺。

唉！可恨嚴嵩老賊，害死了杜憲伯父，又將杜仁兄擄進府去，仁嫂來到我家避禍，可憐她聲聲悲啼，好不令人心酸，不免將仁嫂請出房來解勸一番。——有請杜仁嫂。

〔杜娘子上〕

杜娘子：（念）無情風雨驟，摧毁連理枝。

周　妻：仁嫂請坐。

杜娘子：賢妹請坐。喂呀……（哭）

周　妻：仁嫂不要啼哭，我丈夫出門探信，不久便回，少時便知明白的了。

杜娘子：賢妹哪裏知道，嚴杜兩家，舊有仇恨，家翁被害濵邊，也是嚴賊之計，今日擄去我夫，必然斬草除根，不會生還的了。

周　妻：仁嫂不必憂愁，吉人自有天相。

周　仁：（內）走哇。

〔周仁急上，進門〕

周　仁：哎呀仁嫂啊！愚弟奉命去至嚴府打探，聞說我那仁兄，已轉刑部會審，想那刑部之官，俱是嚴府一黨，我想此去，必然凶多吉少！

杜娘子：喂呀……（哭）

校　尉：（內喊）哦……

周　仁：哎呀仁嫂！你聽外面人聲喧嘩，莫非嚴府的校尉他、他、他又來了！

周　妻：官人哪！我想嚴府校尉又非狼虎，縱是狼虎，有死而已，你爲何如此擔驚？如此駭怕？可笑你七尺之軀，一表男子，叫我這爲婦人的替你羞啊！

周　仁：娘子說得雖是，可知那嚴家虎狼，捉得人去，他又不教你死，也不教你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這不生不死的滋味，只怕難過的緊哪！

周　妻：這個……

鳳承東：（內）列位隨我來！

〔四校尉、鳳承東上〕

鳳承東：周仁開門來！

〔周仁示意，杜娘子、周妻下，周仁開門〕

鳳承東：仁兄請了。

〔周仁拂袖不理〕

鳳承東：仁兄，小弟特來請你。

周　仁：請我到哪裏去？

鳳承東：哪裏去？難道仁兄沒有眼睛嗎？你看我身穿大紅，頭戴烏紗，腰圍玉帶，喏喏喏，我已受嚴府提拔，作了幕客了。仁兄大才，我已在嚴爺面前，說了許多好話，你的前程，比我遠大，快快隨我做

官去。

〔鳳承東拉周仁，周仁拂袖〕

周　仁：富貴於我如浮雲，你是何人，我是何人！

鳳承東：你眞是窮包了骨，我偏偏要換換你這個窮骨頭。隨我來。

〔周仁不動，鳳承東目示校尉〕

鳳承東：隨我來呀！

〔四校尉擁周仁，圓場〕

鳳承東：有請二爺。

〔嚴年上〕

嚴　年：（念）博得美人歡，須用計連環。

鳳承東：啓稟二爺，周仁到了。

嚴　年：叫他進來。

鳳承東：（拉周仁）來！見過嚴二爺。

周　仁：（無可奈何地）小生周仁，參見嚴二爺。

嚴　年：周仁少禮。哈哈哈……

鳳承東：來來，謝過嚴二爺。——叫你謝，你便謝了，自有你的好處。

〔周仁不動〕

鳳承東：謝、謝、謝！

周　仁：多謝嚴二爺。

嚴　年：不消，帶他後面更衣！

周　仁：且慢，小生進得府來，一語未談，教我更的甚麼衣呀？

鳳承東：好一個不明白的書呆子，嚴二爺知道你會辦大事，在太師面前，與你說了許多好話，你與我是一樣爲官的了。

周　仁：仁兄此言差矣。有道是：無才不爲官。

嚴　年：作了官，自然有你的才。

鳳承東：着哇！作了官，自有你的才。

周　仁：又道是：無功不受祿。

嚴　年：受了祿，自有你的功。

鳳承東：是呀！受了祿，自有你的功啊。

周　仁：小生縱然有才，縱然有功，也要二爺講在當面。

嚴　年：這個……

鳳承東：二爺，周仁是會辦事的，講講何妨。

嚴　年：好一個講講何妨。——來，與周仁看座。

周　仁：謝座。

嚴　年：周仁，我且問你，你與杜文學有何交誼？

周　仁：我二人乃同窗好友，弟兄相稱。

嚴　年：怎麼講？

周　仁：弟兄相稱。

嚴　年：嘟！既是弟兄相稱，他今有難，你便坐視不救嗎？看將起來，你是個無有良心的。撤座！

周　仁：是是是。

鳳承東：你還不叩求嚴二爺，二爺自有解救之計。

周　仁：哎呀二爺呀！若能救得杜仁兄，小人情願毀身相報。

嚴　年：可是實言？

周　仁：句句實言。

嚴　年：來，再與周仁看座。

周　仁：謝座，但不知二爺怎樣的救法？

鳳承東：二爺自有營救之計，救得之後，你是怎樣的報答呀？

周　仁：二爺保得杜仁兄不死，周仁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鳳承東：既然如此，我與你實說了罷：只因嚴二爺，捉拿杜文學之時，窺見了杜娘子……

周　仁：（一驚）哦，杜娘子便怎麼樣？

鳳承東：我再與你實說了罷：二爺心中只是愛那杜娘子；你若將杜娘子送與嚴二爺，杜文學保得不死。

周　仁：若不送呢？

鳳承東：不送麼……連你也休想回去！

周　仁：哎呀二爺！想我周仁與杜公子同窗共讀，情深意重，結爲弟兄；如今他一家遭此慘禍，眼睜睜不能相救，小生若再乘人之危，將杜娘子送與二爺，豈不作了負義之輩，這良心何存！小生實實實的不能遵命啊。

鳳承東：呀呸！甚麼是良心？良心是個紅的？是個白的？是個黃的？是個黑的？拿出來教我見識見識！你來看——（指衣冠）這才是良心哪！

周　仁：我實實的不敢遵命。

嚴　年：嗯！

（唱西皮散板）

膽大周仁不自量，
身在虎口敢雌黃；
手摸胸膛想一想，
擋車螳臂自求亡。

周　仁：哦！

（接唱）聽一言來魂魄喪，
身入牢籠無主張；
背轉身來暗自想——
無非捨身蹈義亡。
咬定牙關與賊抗——

鳳承東：你應下，今晚也要迎娶；你不應，今晚也要抬人。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才好。

周　仁：呀！

（接唱）花轎到門誰承當？
左思右想心神恍——

嚴　年：鳳先生，周仁他好不識抬舉！

鳳承東：那周仁如今是船頭上跑馬，走頭無路了。

周　仁：（接唱快板）

兩賊子說話似虎狼，
罷罷罷且自作虛謊，
逃出羅網再商量。
喚過鳳賊把話講，

鳳仁兄這裏來。

鳳承東：作甚麼？

周　仁：（接唱散板）

事要三思休要忙，
我今告辭回府往——

鳳承東：且慢，換了衣服再走。

周　仁：罷！

（接唱）且從賊子換衣裳。

鳳承東：後面更衣！

〔二校尉隨周仁下〕

鳳承東：恭喜二爺，賀喜二爺。

嚴　年：周仁應允了嗎？

鳳承東：應允了。

嚴　年：杜娘子幾時送來？

鳳承東：少不得三日之後。

嚴　年：你二爺如何耐煩！

鳳承東：今夜可好？

嚴　年：這便才是。待我去見太師，開脫杜文學的死罪。

鳳承東：二爺眞是言而有信的。

〔嚴年由上場門下，二校尉隨下〕

鳳承東：哈哈哈……想那周仁，夙日剛毅，今日被二爺這麼一吓，卑人這一哄，他竟自服服貼貼的聽了嚴二爺的吩咐。如此看來，這富貴麼——是好的；這勢力麼——也是好的。好的，好的喲……

嚴　年：（內笑）啊哈哈哈……

〔二校尉引嚴年持信上〕

嚴　年：（唱西皮搖板）

老太師果然有滄海之量，
憑一言開脫他死罪一行。
喜吟吟坐至在二堂之上。

鳳先生！

鳳承東：有。

嚴　年：（接唱）喚周仁我把那好事商量。

鳳承東：有請周仁兄。

〔周仁換裝上，翻水袖，激動地看官服〕

周　仁：（唱西皮原板）

換烏紗好一似頭頂罪狀，
穿官衣好一似身入沸湯！
我豈肯賣仁嫂把富貴妄想——

嚴　年：鳳先生，你看周仁，不曾爲官，換個官服，還要這樣慢騰騰的。

鳳承東：我把他好有一比。

嚴　年：比做何來？

鳳承東：猴子坐靈霄，畢竟毛手毛脚。

嚴　年：好一個毛手毛脚。

鳳承東
嚴　年：（同笑）哈哈哈……

〔鳳承東取鳳冠擺桌上〕

周　仁：（接唱）又聽得二奸賊譏笑一場。

多謝二爺。

嚴　年：周仁，二爺的衣服，你換齊了？

周　仁：換齊了。

嚴　年：二爺的心事，你記下了。

周　仁：記下了。只是杜仁兄……

嚴　年：好！校尉的，這有小札一封，即刻下在刑部，免去杜文學的死罪，發配邊疆。敎他照書行事。

校　尉：遵命。（下）

嚴　年：周仁，快快回去，今晚花轎迎娶。

周　仁：這個……

鳳承東：甚麼這個那個的，杜文學的死罪已免了，二爺的事也就該辦了。（遞鳳冠）你看見嚴府的衣冠，就要想起二爺的心事，快快回去，夜間同來吃酒啊！哈哈哈……

嚴　年：你要同來的呀！哈哈哈……

鳳承東：請請請！

〔鳳承東、嚴年下〕

周　仁：（震驚，一望，急出門，圓場，兩望）且住！想杜家世代忠良，一旦爲嚴賊所害，俺周仁恨無手刃嚴賊之力，也就罷了，怎能下井投石，將仁嫂獻於嚴賊，落一個見利棄義，賣友求榮！哎呀這……有了哇！我不免回得家去，打發仁嫂逃走，任那嚴賊將俺粉身碎骨，也不容賊稱心如意，縱然一死，也死得其所。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

（唱快板）

任賊仗勢行奸巧，
敢視富貴如蓬蒿；
見利棄義怎肯做，
生死關頭見故交。

〔扔鳳冠，欲行；突覺不妥，轉回，無可奈何地又拾起鳳冠〕

使不得呀，使不得！適才賺得那賊免去杜仁兄的死罪，若不獻出仁嫂，我死不足惜，只怕事又生變，杜仁兄性命難保！哎呀，這……唉！雖然賺出府來，還是走頭無路，不免回得家去，與我那娘子商議便了！（下）

第 三 場

〔周妻上〕

周　妻：(念)愁緒春蠶吐，血淚子規啼。

〔"亂錘"，周仁托鳳冠踉蹌走上〕

周　仁：娘子開門來，娘子開門來！

〔周妻開門，見周仁官服及手中的鳳冠起疑〕

周　妻：官人回來了！官人，官人請！

周　仁：(驚覺)請！

周　妻：官人請坐，官人請坐！

周　仁：(神情恍惚)哦，娘子請坐！

周　妻：啊官人，今早來了一夥人役，將你擄至嚴府，此時回來，倒換了一身榮耀，莫非你作了官了？

周　仁：(翻水袖，看官服，苦笑)我作了官了，我作了官了。

周　妻：但不知何人所薦，何人的提拔？

周　仁：鳳承東所薦，嚴二爺的提拔。

周　妻：啊？想嚴杜兩家，舊有仇恨，我夫妻與杜家交好，嚴府豈能不知，又怎能提拔於你？看你這般言語支吾，精神恍惚，這其中定有緣故，還不快快講來！

周　仁：哎呀娘子啊！今早鳳承東帶領一夥人役，將我扯到嚴府，見了嚴年，是他言道，他有愛慕仁嫂之意，令我回到家來，將仁嫂送上府去與他作妾，他便開脫仁兄的死罪，提拔我的前程。眼看今晚花轎就要到門，將仁嫂搭進府去！

周　妻：怎麼講？

周　仁：搭進府去。

周　妻：好好好，你辦的好事。近前來，有話問你！

周　仁：娘子有何話講？

周　妻：(打周仁嘴巴)呸！無有良心的禽獸啊！

(唱二黃快三眼)

罵一聲狠心賊天良俱喪，
我與你有甚麼夫妻情腸；
仁兄嫂待你我情深義廣，
嘆只嘆爲忠良無下場，被賊陷害，家破人亡，慘遭禍殃。
你不能救危困反助賊黨，
全不顧罵名兒天下傳揚。(行絃)

周　仁：娘子不要生氣，小生還有下情相告。

〔周仁欲向前解釋，周妻不容分說，舉手欲打，周仁以手遮面〕

周　妻：少講！

(接唱快三眼)

好男兒理應有風雲志向，
小小的七品官看也尋常；
何況那嚴府賊還有妄想，
你不該恩情忘，義氣傷，下井投石，賣友求榮，利祿心狂！
似你這負心人廉恥俱喪，
怕只怕到頭來無有下場。

周　仁：娘子啊！

(唱原板)

勸娘子休把我如此毀謗，
自古道臨難時須用智囊；
不應允他怎肯將我釋放，
又怎能免仁兄死罪一行！
因此上假應允逃出羅網，
回家來與娘子共作商量；
你就該且容我把詳情細講，
怒冲冲埋怨我於理不當。
我與那杜仁兄手足一樣，

又豈肯昧心腸，攀賊黨，忘恩負義，爲虎作倀，利祿心狂，我怎能喪盡天良！

周　妻：（唱散板）

聽一言不由人自悔魯莽，

啊官人，我見事不明，一時之氣，錯怪官人，這廂陪禮了！（周仁拭淚）官人哪！

（接唱）還念在夫妻情莫記心旁。

啊官人，如此說來，你不曾貪圖富貴？

周　仁：富貴焉動我心。

周　妻：不曾賣友求榮？

周　仁：怎敢見利棄義。

周　妻：好一個有志氣的官人。既然如此，你就不該換上他嚴府的衣冠！

周　仁：唉！好一個不解事的娘子，聽我道來：爲丈夫去到嚴府，那嚴賊不容分說，將這一套害人的富貴與我穿在身上；將這一行負心勾當，與我擔在肩上。我縱然不允，也無非一死；我死，嚴府也要來娶，這不死，嚴府也要來娶。爲丈夫死不足惜，可憐你與仁嫂，俱是女流之輩，怎敵得嚴府三拉四扯，倒不如先賺他免去仁兄死罪，回得家來與娘子商議此事，也好脫過今日之禍。

周　妻：如此就該快快想主意才是。

周　仁：眼看黃昏已近，至今我還是一籌莫展！

周　妻：怎麼你無有主意？哎呀這……

〔二人作難，籌思〕

周　妻：有了，如若不然，你我夫妻與仁嫂一同逃走了罷！

周　仁：噯，好個糊塗的娘子！休道無有去處，縱有去處，那賊豈肯罷休，事必生變，慢說救不了杜仁嫂，只恐杜仁兄的性命難保。

周　妻：如此說來，走不得？

周　仁：本來是走不得。

周　妻：哎呀，這這這……

〔二人作難，再想〕

周　仁：有了，如若不然，教仁嫂暗懷利刃，刺殺嚴賊，縱然一死，也落個替夫報仇，流芳百世。

周　妻：唉，好個不明白的官人，杜仁兄在患難之中，將仁嫂託寄我家，倘若仁嫂一死，豈不被旁人笑罵你我；就是仁兄面前，你我也無法申辯。

周　仁：如此說來，使不得？

周　妻：本來是使不得。

周　仁：哎呀，這這這……唉！嚴嵩，老賊！你害得我這死——死不得；這走——走到哪裏？

周　妻：這不死不走呢？

周　仁：這不死不走麼……（焦灼無策）唉！

周　妻：啊？官人休要着急，事到如今我倒有個兩全之計。

周　仁：甚麼兩全之計？

周　妻：要救得仁兄，保全仁嫂，除非今晚我替……

〔周仁急擺手，兩望〕

周　仁：替甚麼？

周　妻：替她前去。

周　仁：噯，這如何使得？

周　妻：官人哪！獻嫂於心何忍，不獻勢又不成，輾轉苦思不得良計，倒不如爲妻身懷利刃，替仁嫂前去；待入洞房，這一刀將嚴賊刺死，除了後患，不但全了朋友的義氣，也免得官人你這般生死無路了！

周　仁：娘子啊！凛凛大義，我豈不知，只是這替死之事，叫爲夫我怎忍放你前去。

周　妻：官人哪！事到如今，顧了夫妻，顧不了朋友；顧了恩愛，就顧不了義氣；如今事已危急，不必多想，

但能全了朋友的義氣，我縱死九泉也得甘心瞑目。我死之後，你續一房妻子，也好接續後代香煙。夫哇！你要保重……

周　仁：（哭）妻呀……

周　妻：唉，官人哪！

（唱二黃散板）

今日裏全忠義死無餘恨，

又何必哭啼啼痛放悲聲；

縱有那千萬語難以說盡，

望我夫且捨棄兒女之情。

周　仁：（接唱）背轉身來罵奸佞，

害得我夫妻兩離分；

生生割捨心何忍，

周　妻：（接唱）不捨爲妻勢不成！

周仁妻：（同唱）夫妻們只哭得淚如雨傾！（哭頭）我的夫妻呀！

〔杜娘子上〕

杜娘子：（接唱）聞悲聲不由人暗自心驚。

賢妹！

周仁妻：（驚覺，拭淚）哦！仁嫂到了。

杜娘子：賢弟，你二人爲何抱頭痛哭，這是甚麼緣故？（想）莫非我家官人，有何凶險？

周　仁：唉！我那杜仁兄已然有救，不日發往邊疆去了！

杜娘子：賢弟何以知曉？

周　仁：適才被嚴府請去，故爾知曉。

杜娘子：何人相救？

周　仁：唉！也算是我夫妻相救！

杜娘子：啊？這就不對了。賢弟又不曾認識嚴府，救在哪裏？

周　仁：這個……

杜娘子：（打量周仁）哎呀，怪呀！半日不見，賢弟換了這一身榮耀，莫非你作了嚴府的官了？

周　仁：（含糊地）我作了官了！

杜娘子：作了官，是哪個提拔的？

周　仁：這個……

杜娘子：看你欲言不言，欲語不語，我倒明白了。莫非趁着我家有難，有賣友求榮之心？想我一家被賊害得這般光景，你還忍心欺瞞於我，倒不如待我碰死了罷！

周　妻：仁嫂啊！

（唱西皮快板）

仁嫂休要胡亂猜，

細聽小妹說開懷：

嚴家的奴才把良心壞，

張牙舞爪似狼豺；

那嚴年又把仁嫂愛，

他要你與他配合諧。

強逼我夫換袍帶，

今晚花轎上門來。

我聞言氣得牙咬壞，

豈肯仁嫂嫁駑駘；

因此將你來替代，

看一看巾幗俠義才。

杜娘子：（接唱）賢妹情意雖慷慨，

自家禍事自家裁；

家翁已被嚴賊害，

飲恨含冤地下埋。

我夫刺配千里外，

不知何日轉回來；

嚴年既然逞無賴，

我教他一命喪泉台！

周　仁：（接唱）仁嫂休要做此態，
患難託妻怎忘懷；
仁嫂寬心且忍耐，
杜家終有好信來；
毀身取義古訓在，
何必苦苦費思裁！

〔內鼓樂聲〕

周　仁：哎呀妻呀！你聽鼓樂喧天，想是嚴府的花轎它……來了！

周　妻：待爲妻前去收拾收拾。

杜娘子：且慢！想此事乃是我家之禍，豈肯連累賢妹，我收拾去了！（下）

周　仁：杜仁嫂執意要去，如何是好？

周　妻：無妨，你在此攔阻於她，我去了！
（唱西皮散板）
再不想今日裏鳳冠又戴，（二人抱覗難捨）
聽鼓樂一陣陣刺我心懷！（下）

〔"吹打"，鳳承東領人役、轎子上〕

鳳承東：周仁兄開門來。

周　仁：是哪個？

鳳承東：嚴二爺花轎到了，快快開門。

周　仁：罷！（開門）

鳳承東：杜娘子可曾穿戴整齊？

周　仁：穿戴整齊。

鳳承東：快請上轎，二爺等的不耐煩了！

周　仁：鳳仁兄，我那杜仁嫂本是名門閨秀，此番侍奉嚴府，未免有些羞容，請仁兄門外伺候如何？

鳳承東：是呀，又做二番新人，難免是害羞的。這却使得，待我外面等候。（出門）

〔鼓樂中周仁向杜娘子房中一望，轉身，周妻穿戴上，夫妻撲抱，相對木然，哽咽，抱泣，拜別，依依難捨；杜娘子急上〕

杜娘子：待我去！

〔周妻急甩周仁，出門，上轎；杜娘子欲追，周仁急遮擋，推杜下。周仁出門，花轎下。周仁呆立若失〕

鳳承東：周仁兄，事已辦成，爲何煩悶？來來來，請吃喜酒去。

周　仁：小弟有事，不能奉陪。

鳳承東：你與二爺辦成此事，正是奇功一件，你若不去，二爺必要責我不懂人情，快快隨我來喲。

〔推周仁同下〕

第　四　場

〔"吹打"，嚴年穿紅官衣醉態上；鳳承東、周仁上，鳳承東向嚴拜賀。周妻乘轎上，過場下〕

嚴　年：（向鳳、周）你二人在此飲酒，二爺要到洞房去了。哈哈哈！（下）

〔周仁一望，垂頭〕

鳳承東：周仁兄，從此以後，你與嚴二爺便是親戚了，可喜可賀，我敬你三杯，快快飲酒。

周　仁：哦，飲酒！

鳳承東：飲酒。

周　仁：（冷笑）好，飲酒哦！
（唱西皮原板）
霎時間心兒內横穿萬箭，
手舉杯口咽酒哪辨苦甜；
一陣陣暗自驚向外窺探——（出門，鳳承東追出拉住）

鳳承東：周仁兄，哪裏去？還是飲酒解悶罷。

周　仁：飲酒啊！

(接唱)又聽得鳳承東言語糾纏。

怕只怕今夜晚風雲變幻——(出門，又被鳳承東追出拉住)

鳳承東：還是飲酒啊！

周　仁：(接唱)到此時不由人暗把心擔。

〔周仁心緒煩亂，不支，伏桌前，鳳承東亦醉〕

嚴　年：(內)哎呀！

〔"亂錘"，嚴年帶傷痕跑上〕

周　妻：(內)賊子哪裏走！

〔周妻追上，追圓場〕

周　妻：(唱快板)

狗奸賊命喪在今晚，
短刀在握照眼寒；
好好鴛鴦你拆散，
要爾人頭報仇寃。

〔"亂錘"，嚴年入內，撲奔桌前，拍案；周仁、鳳承東驚醒；周妻追入，一刺，兩刺；嚴年推開周妻〕

嚴　年：嘟！大膽周仁，把一個瘋婆送上花轎，你二爺險些喪命，是何道理？

周　妻：住了，我乃杜大人之媳，杜公子之妻，怎說是瘋婦。看刀！

〔撲奔嚴年，嚴年急閃躲；再刺鳳承東，刺空；推開周仁，復刺嚴年；嚴年急躲〕

嚴　年：嘟！大膽周仁，這婦人夙日性情，你必知曉，爲何不告你二爺知道？今日行此意外之事，想是你與她同謀！

周　仁：小人不敢。

嚴　年：你與我講，你與我說，你要與我——問哪！

周　仁：是是是，我上前相問哪。——啊仁嫂，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了。二爺與你無仇，小生與你無寃，我家兄長發配邊疆，凶多吉少，將你送與嚴二爺，享受榮華富貴，哪些兒不喜，何等兒不樂！你今日行此意外之事，把我周仁一片好心，豈不，豈不付於流水。

周　妻：住了！周仁哪，賊子！

周　仁：罵上我來了。

鳳承東：你原是該罵的。

周　仁：罵也要個明白。

周　妻：我怎不明白！想當年你與我家丈夫同窗共讀，結爲異姓弟兄，如今我家遭此大禍，骨肉分離，我丈夫將我託寄你家，指望你念在結拜之情，誠意照看；你不該貪圖嚴賊的小小前程，將我獻與賊子，只顧你貪圖富貴，哪管人家生死存亡！似你這樣下井投石，無義小人，我恨不得剝爾之皮，食爾之肉，抽爾之筋，飲爾之血，方消我心頭之恨！——天哪，天！天若有靈，刀若有眼，助我今日成功，先殺嚴年！再殺周仁！還要殺那搬動是非的鳳承東也！

(唱快板)

狗賊子妄想行霸道，
怎知蒼天也不饒；
今日是你死期到，
攝魂使者下九霄；
休要喧呼休要叫，
準備你血洗我刀！

看刀！

〔"亂錘"，撲奔嚴年，嚴年等逃出，周妻追出；四校尉分上，踢倒周妻〕

嚴　年：拿下了。

〔四校尉奔向前，周仁左右攔住〕

周　妻：（見狀，毅然）夫……

〔周仁急回望，周妻自刎〕

周　仁：哎呀！（奔向周妻）

嚴　年：嗨！

〔周仁撲跌倒地〕

校　尉：（圍住周妻）死了！

嚴　年：（看）好一個花容月貌的美人哪，美人哪！

鳳承東：二爺不要哭了。適才她手執鋼刀，吓得二爺是這樣嘚嘚嘚，還哭她則甚！

嚴　年：是啊，這個不知趣的婆娘，只有可恨，哪有可憐。該死的東西！

周　仁：仁嫂啊，仁嫂！

嚴　年：嘟，大膽周仁，你與二爺辦的好事，險些命喪她、手！——鳳承東，與我轟了出去！

鳳承東：二爺不要生氣，後面歇息，待我向前。

嚴　年：哎呀，險哪！（欲下，旋又轉身）鳳承東，將周仁與我轟，與我趕，趕出他去。反不了你們！（下）

鳳承東：二爺不要生氣，待我向前。——書呆子，這一件小小的事兒，辦得這樣不明不白，嚴府哪有你的烏紗！哪有你的官服！與我脫，（脫周官服）與我摘，（摘周紗帽）與我走，（推周仁）走！你眞眞的是個書呆子，窮包了骨頭，不會辦事，快快與我出去罷！（推周仁出門）嗯哼！

〔搖搖擺擺地走下〕

周　仁：（一望）妻呀！（內喊聲，回頭看望）嚴府不敢高聲哭，哭斷咽喉痛斷腸！苦命的妻呀！（下）

第　五　場

杜文學：（內）趲行者。

〔二解差、四兵士押杜文學上〕

杜文學：（唱二黃散板）

遭不幸老爹爹邊疆被害，
恨嚴賊捉拿我又起禍災，
雲漫漫路迢迢家鄉不在——

〔王四公上〕

王四公：杜公子，老漢有禮。

杜文學：啊？

（接唱）四公到此爲何來？
四公到此何事？

王四公：想公子今日被害，老漢心懷不平，平日積了些散碎銀兩，贈與公子，以爲路費。

杜文學：（看了解差一下）這個……

王四公：二位這裏來。

公　差：甚麼事？

王四公：杜公子被屈含冤，二位也是知道的；老漢這裏有一茶之敬，贈與二位，一路之上，多加護持，料無推却的了。

公　差：（收銀）好，好，有話快點說罷。

王四公：杜公子，銀兩在此，請收下罷。

杜文學：愧領了。

（唱散板）

多謝你贈紋銀俠義慷慨。

王四公：（接唱）你本是忠良後理所應該。

杜文學：（接唱）縲絏中難施禮默把恩戴。

王四公：公子啊！

（接唱）但願你此一去早日回來。

杜文學：四公，自我被捉之後，可聽見我家中的消息無有？

王四公：這個……

杜文學：啊？莫非有了甚麼意外之事？

王四公：這……
杜文學：你，你快快講來！
王四公：哎呀公子啊！自你被捉之後，那嚴年賊子，將周仁喚至府中，贈與他一套富貴，那周仁竟自貪圖利祿，與嚴賊定下一計，將你家夫人送進嚴府，與那嚴賊作妾。好個貞節夫人，暗藏短刀一把，洞房之中，只望刺死嚴賊，誰想反被嚴賊奪身逃走，你家夫人，萬般無奈，她就一刀……
杜文學：怎麼樣？
王四公：她自刎一死了！
杜文學：哎呀！
〔杜文學昏倒，解差急扶〕
王四公：公子醒來！
杜文學：（唱二黃倒板）
聞此言猶如霹靂震，
妻呀！
（接唱散板）
嘆我妻全節義玉碎珠沉！
賊周仁他不該良心喪盡，
貪富貴負恩義攀附賊人。
我的妻好貞烈刀頭自刎，
有一日得活命恩仇要報清。
四公，那周仁如此昧心負義，有朝一日，我若不死，定報此仇。
王四公：定報此仇！
杜文學：老丈，後會有期！
〔杜文學、二解差同下〕
王四公：看杜公子揚長而去，令人可敬。我想嚴杜兩家之事，倒也罷了，只有這負義的周仁，他不該賣友求榮，將杜娘子斷送嚴賊之手。我不免趕至他家，飽打周仁一頓，以洩我心中不平之氣。呃，我就此走！（氣抖下）

第　六　場

〔周仁上〕
周　仁：（念詩）蒼狗白雲變化多，世路人情可奈何，
鴛鴦瓦冷風吹墮，鳳凰台上雨滂沱。
可嘆我妻刺賊未成，死在嚴府。是我追踪郊外，將屍體葬埋；看看風平浪靜，不免趕回家去，告與我那仁嫂知道。我走啊，我走啊，呃，我要走啊！（“水底魚”，走圓場）來此已是。——仁嫂開門來，仁嫂開門來，仁嫂與我（三鑼）開門來！（垂頭喪氣，呆立門前）
杜娘子：（內）來了。
（上唱西皮搖板）
耳聽得叩門聲心慌意亂，
戰兢兢問何人叩我雙環？
外面何人叫門？
周　仁：仁嫂，我周仁回來了。
杜娘子：哦，周賢弟回來了。
周　仁：正是。
杜娘子：待我與你開門。
〔周仁進門〕
杜娘子：賢弟請坐。
周　仁：仁嫂請坐。
杜娘子：賢弟，嚴府之事怎麼樣了？
周　仁：仁嫂你問我？
杜娘子：是呀，為何這等模樣？
周　仁：唉！仁嫂啊！
（唱南梆子）
未開言不由人心驚肉跳。

內　：(喊聲)哦……

〔周仁疑門外有人，一驚，躲向椅後，略鎮定，復坐〕

周　仁：(接唱)險些兒夫妻們同把命抛。

嘆拙荆刺奸賊未曾收效，

杜娘子：(夾白)刺賊未成，她往哪裏去了？

周　仁：(接唱)可憐她飲利刃玉碎香消。

杜娘子：喂呀，賢妹呀！

(唱搖板)

聽一言不由人傷心淚掉，

分明是爲替我慘把禍遭，

哭一聲俠義妹有話難表，(哭頭)周賢妹呀！

〔"掃頭"，王四公急上〕

王四公：啊！周仁開門來，周仁開門來，快快的開門呀！

〔周仁一驚，示意杜娘子下〕

周　仁：門外是哪個？

王四公：門裏是哪個？

周　仁：你問我作甚？

王四公：你問我何來？

周　仁：我問個明白，方能開門。

王四公：你只管開門，自然相識。

周　仁：你不說，我便不開。

王四公：你不開，我便要打。

周　仁：慢來，慢來，待我與你開門。

王四公：哪怕你不開！

周　仁：(開門)是哪個？

王四公：(進門)你、你、你是周仁？

周　仁：我、我、我是周仁。

王四公：好周仁！

〔打周仁，跌撲，再打；杜娘子自下場門上，擋住〕

杜娘子：啊那一老丈，瘋瘋癲癲舉棍就打是何道理？

王四公：周仁！你不該賣友求榮，貪圖嚴府的富貴，將杜娘子送上嚴府。是我抱不平來的，休得攔阻，待我重重的打他幾下，以消我心中惡氣！

杜娘子：老丈不要魯莽，容我慢慢講來。

王四公：不要攔阻於我！

杜娘子：哎，老丈啊！

(唱西皮原板)

勸老丈你不必怒氣滿懷，

王四公：我不氣，你怎麼？

〔王四公欲打，周仁一驚，甩掉帽子，甩落鞋〕

杜娘子：(接唱)細聽我把此事說個明白。

周賢妹——

〔王四公舉棍，杜娘子攔，周仁躲閃，坐地〕

杜娘子：(接唱)周賢妹她替我鳳冠來戴，

刺嚴賊——

〔圓場，各亮相〕

杜娘子：(接唱)刺嚴賊事未成自刎庭階。

勸老丈莫把我周家叔怪，

他夫妻全忠義生死分開。

王四公：如此說來杜娘子未曾死？

杜娘子：未曾死。

王四公：現在哪裏？

杜娘子：實不相瞞，我就是文學的妻子。

王四公：哦，你就是杜娘子。——哎呀！

(唱搖板)

聽一言才知情把他錯怪。

周　仁：你錯怪我了。

王四公：(接唱)他的妻可算得俠義裙釵。

周　仁：老丈，你也錯打了我了。

王四公：(接唱)看起來那嚴賊被你瞞蓋。

〔周仁急攔，出門，兩望，入內〕

周　仁：瞞蓋嚴府，是我周仁小小的一點急智呀。

王四公：好哇！

(接唱)你夫妻全大義我敬重於懷。

啊，周仁，只聽旁人傳說，錯怪於你，喏喏喏，這廂與你賠禮。(周仁急躲)啊？老漢與你賠禮，你閃躲作甚哪？

周　仁：老丈你不打我了？

王四公：不打你了。

周　仁：你不怪我了？

王四公：不怪你了。

周　仁：我的腿麼，也被你打壞了哇！

(唱搖板)

盡忠義只落得聲名敗壞。

杜娘子：(接唱)到日後自有個霧撥雲開。

王四公：(接唱)勸周仁且把那時光忍耐。

杜娘子：(接唱)辨忠義報冤仇待我夫來。

王四公：着哇，有朝一日，杜公子回朝，你這一片忠義之心，他必然明白的。

周　仁：只怕未必？

王四公：有準！

周　仁：有準？

王四公：有準！

周　仁：有準……(撫腿，落淚)

王四公：周仁不必傷心，好生將養，老漢要告辭了。

周　仁：且慢！小生有心事一樁，不好啓齒。

王四公：但講何妨。

周　仁：嚴府耳目甚衆，此事走漏風聲，再來我家索要仁嫂，我周仁是無有第二個妻室的了。

王四公：莫非要杜娘子避避風聲麼？

周　仁：正是。

王四公：老漢家中，只有一個媽媽，年過半百，若肯移住我家，那粗茶淡飯，老漢情願奉養。

杜娘子：萍水相逢，怎好打擾。

王四公：忠義之家，人人可敬，況與公子舊日相識，何言打擾。

周　仁：旣蒙老丈金諾，我了却一樁心事。

王四公：此時日已西斜，路上行人稀少，正好行走。

杜娘子：多謝老丈。

王四公：唉！涓涇淸濁辨識難，

杜娘子
周　仁：滿腹寃情淚闌干！(哭)

王四公：不要啼哭，隨我來呀。(下)

周　仁：仁嫂保重！

杜娘子：叔叔保重！(拭淚分別，下)

周　仁：(摸撫腿傷)唉，好一個直爽的老丈，進得門來，不問青紅皂白，將我便是一頓飽打，豈不寃枉，豈不寃枉……唉，說甚麼寃枉不寃枉，有朝一日，杜仁兄回來，自有表明心跡之時，這一頓飽打，值得甚麼，又值得甚麼！(腿痛)哎喲！(四顧)唉，妻呀！(下)

第　七　場

海　瑞：(內唱西皮倒板)

風捲黃葉舞滿天，

〔四老軍、中軍、海瑞上〕

海　瑞：(接唱快板)

陣陣秋風透衣寒。

只爲忠心把君諫，

被貶邊關去平蠻。

三千老弱迎風顫，

猶如驅羊與虎餐。

滿腹怨氣把路攢——

〔二解差押杜文學上〕

海　瑞：(看)啊！

(接唱)好似賢侄在道邊。

中軍！喚他轉來！

中　軍：(向解差)轉來。

〔二解差、杜文學轉回〕

海　瑞：啊，你不是杜賢侄麼？

杜文學：你……你是海伯父！

杜文學 海　瑞：伯父 賢侄 呀！(對泣)

海　瑞：快快與公子去了刑具。

解　差：這……啓大人：走了命犯，小人吃罪不起。

海　瑞：嗯！走了命犯，走不了老夫。還不快快鬆刑！

〔解差鬆刑〕

海　瑞：賢侄爲何身戴枷鎖來到邊疆？

杜文學：嚴賊害死我父之後，又把小侄發配邊疆。伯父帶領人馬欲往何處？

海　瑞：哎呀賢侄呀！只爲你父含寃被斬，老夫上殿奏本，不想聖上聽信老賊之言，反怪我毀謗大臣，推出午門問斬，多虧太子保奏，免了死罪，命我帶領三千人馬，前去征蠻收服張武烈，如若不然，唉！也要與你父一樣問罪的了。

杜文學：伯父不必憂煩，想那張武烈，昔年被嚴嵩趕出科場，投河欲死，多虧小侄救他性命，又薦在我父部下，待小侄去到陣前，看他有何話講！

海　瑞：好，原要賢侄相助。——解差過來！就留公子隨軍効力，到了邊疆與你批票回文。

解　差：小人遵命。

海　瑞：來，與公子帶馬！哈哈哈……

(唱搖板)

喜遇賢侄精神爽。

杜文學：(接唱)絕處逢生在邊疆。

海　瑞：(接唱)賢侄一同把馬上。

〔四老軍、中軍、二解差下〕

杜文學：(接唱)襄助年伯到戰場。

〔海瑞、杜文學下〕

第　八　場

〔嚴年上〕

嚴　年：(唱西皮搖板)

一場好事成空想，

書呆子作事太荒唐。

〔張懷持信上〕

張　懷：參見二爺，邊關王卞將軍有信到來。

嚴　年：呈上來！

張　懷：二爺請看！

嚴　年：(接信，念)急呈京都嚴府。密……(頓住，向張懷)退下！

〔張懷下〕

嚴　年：(拆信，念)“杜文學發配中途得遇海瑞，同至邊關。陣前說降張武烈，平蠻立功，昨已登程奏凱還朝……”(意外，再看)“陣前說降張武烈，平蠻立功，昨已登程奏凱還朝……邊關總兵王卞拜”(大驚)啊！(信落地)竟有此事！

〔鳳承東急上〕

鳳承東：哎呀二……爺，大大事不不好了！

嚴　年：(急問)爲何這等模樣？

鳳承東：適……才小……人在……

嚴　年：嘍，喘息定了再講！

〔鳳承東喘息〕

嚴　年：你講啊！

鳳承東：適才小人在酒樓飲酒，只聽行人喧嚷，都道海瑞大人奏凱還朝，小人推窗一望——哎呀二爺呀！只見百姓夾道歡呼，杜文學乘騎高頭大馬，旌旗招展，一夥軍卒前護後擁，竟自穿街而去！

嚴　年：呀！

（唱西皮散板）

果然是杜文學回轉朝堂，

不由我一陣陣暗自驚慌，

奪妻之仇他怎能忘——

鳳承東：二爺他此番回來上殿面君，必然是加官進爵，豈能不報他妻之仇，只恐小人不得活命了！

嚴　年：（轉念）嘜！

（接唱）有太師來作主料也無妨。

不必驚慌，有太師作主，他縱回來又待何妨。

鳳承東：哎呀是啊，我也吓糊塗了，他縱回來，太師也容他不得，堂堂嚴府的幕客我怕他則甚！

嚴　年：嗯，不必驚慌，太師下朝再從長計議。

〔中軍、四校尉上〕

中　軍：杜大人今奉聖諭，親審謀害杜元帥全家一案，來，將嚴年、鳳承東拿下了！

嚴　年：且慢！堂堂太師府，豈容爾等胡亂捉人！

中　軍：哼，那嚴嵩已然扳倒……

嚴　年：啊！

中　軍：聽候發落。你還在作夢！

嚴　年：杜憲私通蠻營有謀反之意，國法難容，與我等何干？

中　軍：杜文學發配邊疆，杜娘子被迫身亡，可是爾等所爲？

嚴　年：……

鳳承東：哎，此事乃周仁主謀，與我等無干哪。

嚴　年：着哇，與我等無干。

中　軍：事到如今，豈容爾等狡辯。——來，綁了。

嚴　年
鳳承東：嘿！

〔衆押下〕

第　九　場

〔二差人押周仁過場下〕

〔王四公急上〕

王四公：罷了哇，罷了！適才聽得人說，杜公子說降張武烈，平蠻得勝而歸，子襲父職，將周仁、嚴年、鳳承東一併捉拿，親自審問。我想周仁，俠腸義骨，今世少有；老漢誤聽人言，錯報一信，公堂之上只怕杜公子饒他不過。有了，待老漢趕到家中，帶了杜娘子去至大堂與周仁申寃便了。（急下）

第　十　場

〔八兵士、四校尉持棍，中軍、杜文學着官服，"急急風"上；升堂，入座〕

杜文學：帶嚴年、鳳承東！

〔嚴年、鳳承東押上，嚴年立堂前〕

衆　軍：當堂有刑。

杜文學：鬆刑。——膽大嚴年，霸佔我妻，還敢立而不跪？

嚴　年：住了！你盟弟周仁作主，明媒正娶，怎說霸佔？

鳳承東：是啊，杜仁兄，此事是周仁主持，與我等無干啊！

杜文學：嘟！你這賊子，投靠嚴賊捉拿於我，又賄買周仁謀佔我妻，分明勾串一氣，還敢強辯！

鳳承東：哎呀仁兄啊，弟投靠嚴府只爲衣食餬口一時之計耳。

杜文學：哼，好個一時之計！——來，將二賊押在堂口，鬪過周仁，一齊問斬！

〔押鳳承東、嚴年下〕

杜文學：（氣冲冲地轉案前坐）帶周仁！

〔押周仁上〕

中　軍：當堂有刑。

杜文學：鬆刑。

周　仁：哎呀妙哇！我家仁兄作官回來，便是這等威風煞氣，待我向前！——啊仁兄你回來了！……（杜不理）仁兄你辛苦了！……（杜不理）啊仁兄你辛苦了，你作了官了！

杜文學：呸！（踢倒周仁）好、好、好賊子！

（念"撲燈蛾"）

賊子太欺心，太欺心！

空有衣冠枉爲人，枉爲人！

今日公堂申仇恨哪！

恨不得五牛把屍分！

看棍來！

〔近打，周仁奪棍〕

周　仁：仁兄休要動怒，容我講話。

杜文學：事到如今你還有甚麼分辯？

周　仁：容我講個明白！

杜文學：呸！着打！

（唱西皮散板）

手拿刑棍罵周仁，

竟將我妻獻仇人，

善惡到頭有報應——

〔打周仁，周仁倒地；王四公帶杜娘子"揷頭"上〕

〔王四公急阻攔〕

王四公：（急視周仁）周仁，老漢我害了你了！

〔杜文學、杜娘子對望〕

杜文學：你不是我妻麽？

杜娘子：正是。

杜文學、娘子：呀……（抱泣）

杜文學：你爲何還在呀？

杜娘子：哎呀官人哪！那刺賊未成，自刎嚴府的乃是周賢弟之妻替我前去的呀！

杜文學：哎呀！（撲向周仁）賢弟，愚兄錯了……

王四公：嘍，打周仁也是你，哭周仁也是你，你這不是貓哭耗子假慈悲麽？

杜文學：啊，你不是王四公麽？

王四公：正是老漢。

杜文學：你報事不明，陷我於不義了！

王四公：我也是後來才明白的呀。看周仁還有氣息，速速將他喚醒！

杜娘子、文學：賢弟醒來！

周　仁：（唱西皮倒板）

一霎時打得我咽喉氣斷，

〔"亂鎚"，周仁坐起，甩髮，杜夫婦雙雙扶起周仁〕

周　仁：（接唱散板）

身悠悠魂渺渺飛上九天。

猛然間睜開了昏花眼，（甩髮、左右看）

又只見仁兄嫂站立面前。

滿懷中心腹事欲說又嚥，（指天、指地、指左、指右、指口自示）

恩與仇忠與義你自問心田。

王四公：（接唱）是老漢錯報信你莫將他怨！

杜娘子：（接唱）似這樣性魯莽你怎樣爲官！

杜文學：唉！

（接唱）錯怪了周賢弟悔之已晚，——

〔示王四公攙周仁〕

杜文學、娘子：（同唱）撩衣裙同跪在賢弟面前。

王四公：周仁，他夫妻跪下了！

周　仁：（一看，驚）

（唱散板）

到此時說甚麼恨和怨——（攙扶，相視，對泣）

周仁、杜文學、杜娘子：（同唱）兄嫂／賢弟呀……（抱泣）

杜文學：賢弟，恕愚兄之過。

周　仁：唉！

（接唱）我只求明心跡別無他言。

杜文學：賢弟呀！

（接唱）說甚麼明心無他言，

難報賢妹的恩如山。

若無賢夫妻來救挽，

又怎能扳倒嚴嵩（周仁驚聞猛立，衆急扶）報仇冤！

周　仁：怎麼，嚴嵩扳倒！

衆　：扳倒了。

周　仁：（激動）老賊你……也有今日啊！

（唱散板）

聞此信這才得心足意滿，

縱受盡千般苦復何怨言。（向杜文學）

冤要報來仇要算，

就該捉拿賊嚴年！

杜文學：來！

（接唱）帶上鳳、嚴二兇犯！

〔兩邊押鳳承東、嚴年上〕

周　仁：啊！

（唱快板）

一見二賊氣冲天，

今日法堂見了面，

血仇冤債要報還。

恨不得挖却爾雙眼——

鳳承東：啊周仁兄，還要念在當年之情，饒恕了小弟罷！

周　仁：呸！

（接唱）有何面目提當年！

杜文學：嘟！膽大二賊，害得我刺配千里，又害死了周娘子性命，還敢誣賴好人，今日法堂之上，還有何理辯？

鳳承東：啊仁兄，小弟又何曾害死過周娘子，縱然治罪，也要問個明白。

杜文學：（冷笑）嘿嘿嘿！二賊枉想強賜富貴，霸佔我妻，怎知周賢弟夫婦捨身相救，反賺出我的性命。今日天網恢恢，爾等還有何話講！

鳳承東：啊……望仁兄網開一面，寬恕才是。

杜文學：無義賊子，哪裏容得。——來，將鳳承東、嚴年押下開刀！

衆　：啊！

〔押嚴年、鳳承東下，起鼓〕

杜文學：啊賢弟，二賊伏罪，弟婦大仇得報了。

周　仁：唉！眼見二賊斬首，大仇已報，只可惜娘子你要知也無從知，要見也無從見了哇！

王四公：周仁不要傷感，你夫妻忠心爲友，義氣週全；如今大仇已報，你那娘子縱死九泉，也得甘心瞑目的了。

杜文學：賢弟夫婦仗義捨身，使愚兄終生難報，你要多加保重，待愚兄明日設祭，一同追奠賢妹在天之靈！

周　仁：唉！想當初嚴年喚我入府，強賜富貴，我心中是何等的不安，何等的不悅！今日仁兄一家團聚，奸賊伏罪，娘子啊娘子，你在九泉之下，也該安心瞑目的了！今日我必須大笑三聲，哈……

〔周仁幾不支，衆急扶〕

衆　：保重了。

杜文學、杜娘子：賢弟請上受我夫婦一拜！

〔衆同下〕

——劇　終——

戰　渭　南

前　記

"戰渭南"取材於"三國演義"。描寫馬超爲報曹操殺父之仇，會合西涼太守韓遂，攻入潼關，屢敗曹操；最後戰於渭河，因中曹操反間計，馬超、韓遂發生內訌，勝利之局卒遭失敗。

本劇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洪春、茹元俊、蘇維明、何金海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共同整理的。

第　一　場

〔徐晃、于禁上，"雙起霸"〕

徐晃、于禁：（唱"點絳唇"）

鼓角聲高，

〔許褚、曹洪上，"雙起霸"〕

許褚、曹洪：（接唱）旌旗日耀，

〔夏侯惇、夏侯淵上，"雙起霸"〕

夏侯惇、夏侯淵：（接唱）軍威浩，

〔朱靈、路昭上，"雙起霸"〕

朱靈、路昭：（接唱）地動山搖，

衆　：（同唱）要把西涼掃。

俺——

徐　晃：徐晃。

于　禁：于禁。

許　褚：許褚。

曹　洪：曹洪。

夏侯惇：夏侯惇。

夏侯淵：夏侯淵。

朱　靈：朱靈。

路　昭：路昭。

徐　晃：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徐　晃：今有馬超倒反西涼，丞相潼關失勢，今日整頓人馬，準備禦敵。丞相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　：請。

〔八曹兵、曹操上〕

曹　操：（念引）威風凜凜冲霄漢，將士紛紛築城關。

假命詔馬騰問斬，滅孺子頃刻之間。

衆　：參見丞相。

曹　操：站立兩廂！

衆　：啊！

曹　操：（念詩）數十年來統貔貅，南征北剿起戈矛；

天意果然遂人願，一夜朔風建營頭。

老夫，曹操。可恨馬超小兒連日討戰，老夫營寨難立。幸喜昨夜北風大作，因此命軍士擔土潑水，一夜而成大寨，此乃天助吾也！——衆將！

衆　：在。

曹　操：今大寨已立，你等只可堅守，不可出戰，違令者斬！

衆　：啊！

徐　晃：丞相，西涼之兵慣使長槍，吾軍當選弩弓射之。

曹　操：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槍，安能便刺！

報　子：（上）報！韓遂大兵渡過北岸。

曹　操：再探！

報　子：啊！（下）

徐　晃：啓丞相：西涼全部人馬渡過北岸，潼關必不準備；若得一將，暗渡河西，搭住蒲阪津，先截其歸路，使馬超首尾受敵，賊勢必危矣！

曹　操：公明之言，正合我意。如此就命你與朱靈帶兵三千，暗渡河西，使賊兩不相應，馬超可擒也！

徐　晃
朱　靈：得令。

〔徐晃、朱靈上馬，同下〕

報　子：（上）馬超討戰。

曹　操：再探！

報　子：啊！（下）

許　褚：丞相！馬超討戰，待俺出馬，生擒馬超孺子。

曹　操：馬超英勇，仲康不可輕敵！

許　褚：丞相！前在潼關，只顧保護丞相，不能爭戰，今日出馬與他見個高低。

曹　操：將軍既要前去，待老夫親自掠陣，以助將軍之威。此去多加小心！

許　褚：得令。——帶馬！

〔四籐牌上，許褚提刀上馬，同下〕

曹　操：衆將緊守大營，曹洪、夏侯淵隨定老夫前去觀陣。——帶馬陣前去者！

衆　：啊！

〔于禁、夏侯惇、路昭下〕

〔曹操、夏侯淵、曹洪上馬〕

曹　操：（唱西皮搖板）

干戈耀日旌旗飄。

（接唱流水）

惱恨馬超氣難消，

一桿銀槍如電繞，

只殺得老夫棄袍割鬚望風逃。

二次裏領兵把賊剿，

我定要生擒活捉小馬超。

大隊人馬前引道——

〔曹操下馬，上山，八曹兵分下〕

曹　操：（接唱搖板）

號砲驚天地動山搖。

馬　超：（內唱西皮倒板）

統領羌兵如山倒。

〔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上〕

馬　超：（接唱快板）

對對旌旗空中飄。

金槍一擺催前道——

咬牙切齒罵奸曹，

斫爾的首級把仇報，

老爺方把怒氣消。

曹　操：（接唱）門旗之下用目瞧，

陣前來了小馬超。

斬你父本奉天子詔，

你不該興兵叛當朝。

勸你回心把國保，

我保你封侯爵祿高。

馬　超：呸！
（唱散板）
父弟寃仇恨未報，
狹路相逢怎肯饒！
臣盡忠來子盡孝，
與國除害在今朝。
龐德、馬岱！攻山！（攻山）
許　褚：（內）呔，許褚來也！
〔四籐牌、許褚上；雙方兵士雙衝，分開；許褚、龐德、馬岱雙衝，分開；許褚與馬超架住〕
馬　超：呔！你老爺不殺無名之將，通名上來！
許　褚：你老爺虎癡將軍許褚是也。
馬　超：看槍！
〔架住。龐德、馬岱、八兵士，四籐牌分下〕
〔馬超、許褚起打，分下〕
曹　操：呀！
（唱散板）
衝鋒對壘似虎豹，
馬超實比呂布高；
這樣的英雄天下少，
恐許褚中他的計籠牢。
且住！看馬超越殺越勇，惟恐許褚有失。——曹洪、夏侯淵聽令！
曹　洪
夏侯淵：在。
曹　操：命你二人助殺一陣，不得有誤！
曹　洪
夏侯淵：得令。
〔八曹兵上，曹洪、夏侯淵提刀上馬，下〕
曹　操：帶馬回營去者！
（唱散板）
鑼鳴鼓響征塵擾，
兩軍將士似湧潮，
四面人聲馬咆哮——
〔八曹兵下〕
曹　操：（接唱）驚天動地二英豪。（下）

第　二　場

〔四兵士、四籐牌上，開打；四籐牌敗下。許褚上，四兵士敗下。馬超上，起打。龐德持弓箭上，射許褚膀臂下。許褚敗下。曹洪、夏侯淵上，敗下；馬超追下〕

第　三　場

〔賈詡上〕
賈　詡：（念）決勝千里外，運籌帷幄中。
〔八曹兵、曹操上，賈詡迎入〕
報　子：（上）報！許褚帶傷回營。
曹　操：攙了上來！
報　子：攙了上來！（下）
〔二籐牌攙許褚上，過場下〕
曹　操：馬超啊，馬超！如此驍勇，眞乃老夫心腹之患也！
報　子：（上）報！馬超挑戰。
曹　操：再探！
報　子：啊！（下）
曹　操：先生，馬超如此驍勇，許褚受此重傷，先生有何妙計？
賈　詡：啓丞相：馬超用兵，乃韓遂之謀略也。某有一計，令韓遂、馬超自相仇殺，馬超可擒也。
曹　操：有何妙計？
賈　詡：丞相差徐晃、朱靈暗渡河西，他營中必然聞報，馬超自恃其勇，必要親自拒敵，丞相明日可往陣前請韓遂答話，莫言兩下交兵之事，只說昔年同朝之情。回寨之後，再修書一封，着人投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改抹塗糊，故使馬

超聞知，其心中必疑，疑則生亂，使韓遂、馬超自相殘害，以爲擒虎除狼反間之計，馬超可擒也。

曹 操：哈哈哈！文和之言，正合我意。——來，待我親自修書。溶墨伺候！（"牌子"，修書）喚旗牌！

衆 ：旗牌進帳！

〔旗牌上〕

旗 牌：參見丞相，有何將令？

曹 操：明日老夫回寨之後，將此書信下在韓遂營中，不得有誤。

旗 牌：遵命。（下）

曹 操：掩門！

〔衆同下〕

第 四 場

〔二旗牌、楊秋、韓遂上〕

韓 遂：（唱西皮搖板）

一戰驚破曹兵膽，

威風凜凜下城關。

風吹刁斗愁雲淡，

沙場征戰幾時還！

〔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上〕

馬 超：叔父。

韓 遂：賢侄請坐。適才聞報，曹操命徐晃、朱靈帶兵暗渡河西，截我歸路，倘有疏虞，如之奈何？

馬 超：既然曹兵前後夾攻，侄兒帶領本部人馬，輪流防守，可無患矣。

韓 遂：好，賢侄高見，速速前去。

馬 超：遵命！

（唱西皮散板）

曹兵膽敢將我犯，

螻蟻焉能撼泰山。

辭別叔父巡河岸——

〔上馬，八兵士、龐德、馬岱下〕

馬 超：（接唱）功成勒馬即時還。（下）

韓 遂：（唱散板）

馬超迎敵去出戰，

緊守大營莫爭先。

〔侯選上〕

侯 選：啓稟主公：曹操請主公陣前答話。

韓 遂：哦！曹操請我陣前答話……（略思）他帶了多少人馬？

侯 選：並無人馬，只帶親隨數十餘騎。

韓 遂：哦，親隨數十餘騎！——將軍緊守營寨！

〔侯選、楊秋下〕

韓 遂：帶馬陣前去者！

二旗牌：啊。

〔上馬，圓場，四曹兵、曹操上〕

曹 操：韓將軍請了！

韓 遂：請了。丞相相約，爲了何事？

曹 操：某與將軍，一別有二十餘載，未覩尊容；本當到營一敘，奈仇敵在彼，多有不便；故請將軍陣前一會，別無他故，萬勿見疑。

韓 遂：原來如此。

曹 操：我與將軍令尊，同舉孝廉，吾嘗以叔父事之，我又與將軍共食君祿，不覺有年矣！啊將軍，貴庚幾何？

韓 遂：將近五十矣！

曹 操：哎呀呀！往日在京之時，俱是青春年少，何期又過中旬矣！唉，怎得天下清平，我與將軍共享太平也！哈哈哈！

（唱西皮散板）

與公昔年共患難，
轉眼不覺兩鬢斑，
二十餘載今相見，
請哪！
容日再會敘溫寒。
請了！
〔四曹兵、曹操下〕
韓　遂：（尋思，唱散板）
兩軍對敵相交戰，
慇懃敘舊為哪般！
來來來帶馬回營轉，
〔上馬，圓場，侯選、楊秋迎上〕
韓　遂：（接唱）不覺紅日落西山。（下馬，進內）
〔下書人上〕
下書人：門上哪位聽事？
旗牌甲：作甚麼的？
下書人：曹營下書人求見。
旗牌甲：候着。——啓主公：曹營下書人求見。
韓　遂：啊？方才陣前相見，為何又差人前來下書？其中必有緣故！——來，書先進，人候傳！
旗牌甲：書先進，人候傳！
〔下書人遞信，旗牌甲轉遞韓遂。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上〕
馬　超：作甚麼的？
下書人：下書人。
馬　超：何人所差？
下書人：曹丞相所差。（下）
〔馬超起疑，略思，入內〕
馬　超：叔父！
韓　遂：賢侄！勝負如何？
馬　超：未交一戰，那賊望風而逃。
韓　遂：此乃賊怯戰也。
馬　超：啊叔父，適才侄兒中途聞報，曹操請叔父陣前答話，不知所言何事？
韓　遂：只說同朝舊事耳。
馬　超：安得不言軍事乎？
韓　遂：曹操不言，我豈言之？
馬　超：那曹操又差人前來下書，叔父因何瞞我？
韓　遂：哎呀，不是賢侄提起，我倒忘懷了。原書在此，拆開未觀，賢侄請看！（遞信）
馬　超：待我看來！（接信看畢）啊？這書信上面為何都改抹塗糊呢？
韓　遂：待我看來！（接信看畢）哦，是了，想是曹操誤將草稿錯封來了。
馬　超：哼！俺聞曹操乃精細之人，焉能將草稿錯封前來！哦，是了，想是叔父與曹操同謀，裏應外合，要害俺馬超，故而先將書信改抹塗糊，你道是與不是？
韓　遂：哎呀賢侄呀！原書送來，我拆開還未觀看，如何改之？
馬　超：嚇呀！想俺馬超為報父弟之仇，統領西涼之衆，協力同心，誓殺國賊，叔父因何忽生異志，是何理也？
韓　遂：哎呀賢侄呀！你疑心太過，我也難辯。也罷，你我同到陣前，將曹操賺出營來，你從中閃出，一槍將他刺死，以表我心。
馬　超：好，若得如此，方見叔父眞心。
馬　超
韓　遂：衆將官！陣前去者！
〔衆圓場〕
韓　遂：韓遂請丞相陣前答話！

〔四曹兵持"月華旗"引曹洪上〕

曹 洪：韓將軍請了！我家丞相言道：多多拜上將軍，照書行事，成功之後，封將軍西涼侯。（同下）

韓 遂：吓！

馬 超：好惱！

（唱西皮散板）

聞言心頭火難按，

不由豪傑怒衝冠，

金槍一抖除後患，

〔刺韓遂，韓遂揪住槍桿；龐德、馬岱攔住馬超；楊秋、侯選護住韓遂〕

韓 遂：賢侄呀！

（接唱）賢侄休要自相殘！

賢侄呀！我並無此心，賢侄休要多疑。

馬 岱：是啊，韓叔父爲人正直，兄長不要中了曹操反間之計。

侯選 楊秋：是啊，將軍不要中了曹操反間之計。

馬 超：嘜呀！他與曹操同謀，裏應外合，要害俺馬超，說甚麼反間之計！也罷！俺且回營，我看你是怎生擒我！

（唱西皮散板）

言語支吾還強辯，

休用巧言將我瞞。

馬到臨崖收韁晚，

船行江心補漏難！

〔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下〕

韓 遂：（唱散板）

有勇無謀一癡漢，

教人心中肝膽寒。

如醉如癡回營轉，（圓場，進內）

唉！

思想馬騰淚不乾。

侯選 楊秋：兩廂退下！

〔二旗牌下〕

侯選 楊秋：主公受驚了！

韓 遂：適才不是將軍保護，我命休矣！

楊 秋：主公，馬超倚仗英勇，常有欺凌主公之心，我等便滅了曹操，他也不能相讓，以末將愚見，不如暗投曹……

韓 遂：禁聲！

〔韓遂示意楊秋、侯選外望〕

韓 遂：啊，曹甚麼？

楊 秋：暗投曹操，不失封侯之位。

韓 遂：這……我與他父結爲兄弟，安能背之？

楊 秋：今日陣前一槍刺死主公，也是與他父結爲兄弟，安能背之麼？

韓 遂：可也是啊！方才若不是衆將解勸，險遭毒手……（略想）馬騰兄啊，馬壽成！此乃你子不仁，休怪弟不義了。——話雖如此，誰人願往曹營下書？

楊 秋：末將願往。

韓 遂：待我修書！

（唱西皮散板）

多多拜上曹丞相，

願贖前愆來歸降。（遞信）

將軍此去休慌張，

即去速回作商量。

楊 秋：（唱散板）

遵奉機密出寶帳，

棄暗投明滅強梁。（下）

韓 遂：將軍退下！

侯　選：是。（下）

〔“起鼓”，一更〕

韓　遂：唉！吾好悔也！

（唱西皮原板）

悔不該與馬超同爲一黨，
悔不該統雄師離却西涼；
數年來才得個太平安享，
今日裏沙場上苦受風霜。
馬孟起自恃勇全不思想，
在陣前使長槍反把我傷；
他不仁我不義何必多講，
到如今我只得暗地投降。
悶懨懨好教我心中惆悵！

（唱搖板）

行不安立不寧悶坐營房。（伏案）

〔“起鼓”，馬超上，二更〕

馬　超：呀！

（唱二黃散板）

軍營二更月初上，
輾轉愁煩意徬徨。

唉！可恨韓遂暗結曹操，裏應外合，要害俺馬超，被俺看破，提槍便刺，衆將解勸，都道他無有此心。爲此，御去甲冑，悄悄到他營中探其眞假，若無此事，叔侄和好，他若眞心降曹，俺今晚便結果他的性命也！

（唱散板）

陣前之事實難忘，
人心莫測要隄防；
悄悄隱身且進帳——（鑾鈴聲）
馬踏鑾鈴響叮噹。

且住！看那旁來了一人，定是韓遂耳目，俺不免躲在一旁，觀其動靜便了！

（唱散板）

他若眞心把曹降，
管教他難逃劍下亡。（下）

〔楊秋上〕

楊　秋：（唱散板）

好個仁德曹丞相，
官封侯爵在西涼。（進內）

主公醒來，主公醒來！

韓　遂：（驚醒）將軍，下書之事怎麼樣了？

楊　秋：曹丞相見了書信，心中大悅，言道若能擒得馬超，封主公西涼侯之位……（馬超上，暗聽）末將爲西涼太守，成功之日，另有封賜。

韓　遂：馬超勇猛難敵，須要設計拿住，獻與曹丞相方好！

楊　秋：丞相大兵隨後就到，約定放火爲號，裏應外合，哪怕那馬超飛上天去！

韓　遂：此事馬超必不準備，將軍速去放火！

〔馬超拔劍，闖入〕

馬　超：好匹夫！看劍！

〔砍韓遂，楊秋拔劍急護，韓遂逃出，馬超追出，刺韓遂，刺空，楊秋護韓遂逃下，馬超追下〕

〔八兵士分上，救火，下〕

〔龐德、馬岱分上，過場下〕

〔楊秋拉韓遂上，馬超上，追韓遂，砍斷韓遂膀臂，楊秋救韓遂下，馬超追下〕

〔八兵士、龐德、馬岱分上，同瞭望〕

龐德
馬岱：將軍！營中爲何自亂？

〔馬超上〕

馬　超：可恨韓遂暗結曹操，被俺看破，砍斷他的左膀，

他與楊秋等降曹去了!

龐德、馬岱: 滿營火起,速速殺出重圍。

馬超: 殺!

〔衆同下〕

第五場

〔四曹兵、四籐牌、徐晃、于禁、曹洪、夏侯淵、夏侯惇、朱靈、路昭、曹操上〕

〔楊秋、侯選攙韓遂上〕

侯選、楊秋、韓遂: (同跪)參見丞相。

曹操: 後營調治!

〔楊秋、侯選攙韓遂下〕

曹操: 衆將,奮勇當先!

〔四曹兵、曹操下〕

〔八兵士、龐德、馬岱、馬超上,相遇,架住。夏侯惇、夏侯淵、朱靈、路昭、四籐牌,八兵士分下〕

〔開打,徐晃敗下,馬超追下;于禁敗下,龐德追下〕

〔曹洪、馬岱起打;朱靈上,馬岱敗下。龐德上,曹洪、朱靈敗下。四籐牌上,圍住龐德。馬超上,龐德下,四籐牌敗下。徐晃上,大戰,徐晃敗下。路昭上,敗下。夏侯惇、夏侯淵上,同敗下。于禁、曹洪、朱靈、路昭上,圍住馬超;徐晃、夏侯淵、夏侯惇、四籐牌齊上;曹兵將齊敗下。馬超舞槍下〕

第六場

〔四曹兵、四籐牌持弓箭上,徐晃、于禁、曹洪、夏侯淵、夏侯惇、朱靈、路昭上〕

徐晃: 弓箭伺候!

〔徐晃引龐德、馬岱、馬超上〕

于禁: 放箭!

〔龐德、馬岱、馬超敗下,曹兵將追下〕

第七場

〔馬超上,"趟馬",龐德、馬岱上〕

龐德、馬岱: 龐德、馬岱在此!

馬超: 看看還有多少人馬?

龐德、馬岱: 三百餘騎。

馬超: 起過了!——天哪,天!想俺只爲父弟寃仇,統領二十萬之衆,殺得曹操棄袍割鬚望風而逃,不想韓遂負義,暗地降曹,如今一戰只剩三百餘騎,活活氣……(氣抖)

馬岱: 大哥不必如此,你我且回隴西,整頓人馬,再報父弟之仇。

馬超: 走啊!

龐德、馬岱: 走。

馬超: 走!

〔四兵士上,隨龐德、馬岱過場下〕

馬超: 爹爹,我父!唉,兄弟呀!……(泣下)

——劇終——

人面桃花

前記

"人面桃花"取材於唐朝孟棨"本事詩"中的崔護覓漿故事。

博陵書生崔護年少多才,到長安(唐朝的首都)赴試,名落孫山。爲了排遣煩悶,喝了幾杯酒,獨自出城散步;不覺

走到一處名叫杜曲的小村落，見一人家，幾椽茅屋，牆裏牆外桃花盛開。他因酒渴思飲，便去叩門，想討杯茶喝。開門出來的是一個聰明秀麗的年青姑娘。這個姑娘的名字叫杜宜春。家中只有父女二人相依過活。這天恰巧她的父親出門去了，只留她一人在家。崔護和杜宜春相見後，彼此傾慕；臨別之際，二人都不勝依戀。

第二天，崔護正要再去探訪杜宜春，他的同鄉窗友吳是仁唯恐他有邪僻之行，假稱崔父有病，把他誆回了家鄉。

第二年春天，崔護又到了長安。當他再到杜曲村杜家門前的時候，見桃柳依然，而杜宜春不知哪裏去了。幾度敲門，無人應答，他在門上題詩一首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題罷怏怏而歸。一年以來杜宜春無時不渴想崔護，那天和父親從鄰村回家，見崔護所題詩句，不禁悵惘若失，竟至病倒。當病重昏絕時，在幻夢之中，她感覺四處找尋崔護，始終不見。

她的父親以爲她已經死了。恰好崔護重來，他責崔護害死了女兒，崔護異常悲慟，請求撫屍一哭，杜父不忍拒絕。宜春聞崔護哭聲復活，二人遂結爲夫婦。

這個劇本是歐陽予倩先生在一九二〇年編寫並演出的，這是他最近的訂正本。

第一場 初 遇

〔佈景：桃園及籬笆，兩扇板門，旁擺長石凳〕

〔杜知微上〕

杜知微：(念)酒債尋常隨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老漢杜知微。只因朝政不綱，奸臣當道，我便在這城南杜曲，小築園庭，以養花種菜爲生，聊避賢路。不幸山妻下世太早，膝下只賸女兒一人，名喚宜春，尚未婚配，這倒是一樁心事。今日乃是三月三日，她與女伴們出外遊玩，這般時候，還不見回來！

衆　：(內同唱)
春來春去，無計留春住。
又是江關春暮，
綠遍平蕪，紅添芳樹；
問東皇歸期近也無？

杜知微：一片歌聲，她們回來了。

杜宜春：(內)妹妹來呀。

〔杜宜春、李芳春、衆女伴同上〕

衆　：(接唱)問東皇歸期近也無？

〔宜春、芳春對女伴招手〕

杜宜春、李芳春：姐姐們明天會！

衆女伴：明天會！

〔宜春走過去叫父親〕

杜宜春：爹爹。

李芳春：老伯伯。

杜知微：啊，兒回來了！李家姐姐也來了，裏面請坐！

李芳春：不啦。我跟我姐姐同去玩耍，她要送我回家，別看她比我大兩歲，還跟小孩子似的，我怕她被人拐了去，就特爲把她送回家來。交給您啦，可沒有我的事啦。

〔杜宜春輕輕的啐李芳春〕

杜知微：(樂得呵呵大笑)呵呵，有勞了。吃杯茶再去罷。

李芳春：不啦，我媽還等着我呢。(下)

杜宜春：花樣子不要忘記了！——啊，爹爹。

杜知微：哈哈，你們眞快樂得很。

杜宜春：難道說爹爹就不快樂麼？看春色如許，何妨到村前散步一回。

杜知微：老人家哪有你們少年人的高興。

杜宜春：却不道偷閒學少年。

杜知微：只是你也出去，我也出去，這門戶交與哪個？

杜宜春：女兒明白了，爹爹不讓女兒出去，要女兒在家陪着爹爹玩耍。

杜知微：唔，我哪裏還要你陪我玩耍。

杜宜春：不是啊，有道是"老小，老小"，爹爹年紀大了，就變了小孩子了。

杜知微：看你是怎樣陪我玩耍。

杜宜春：我與爹爹打鞦韆。

杜知微：哎，年紀大了，打不動了。

杜宜春：捉迷藏。

杜知微：怎麼，捉迷藏？

杜宜春：我拿條手巾將爹爹的眼睛矇住，我在前面跑，爹爹後面追，抓住女兒，就算爹爹贏了。

杜知微：唔，將我的眼睛矇住，你來跑我來追，豈不要跌筋斗？這樣頑皮，那還了得！我要生氣了，要罵了。（假怒）

杜宜春：啊，爹爹不要生氣罷，我曉得的，爹爹雖是生氣，心中還是歡喜我，我是爹爹的好寶貝。

杜知微：哪個要你這樣的寶貝。

杜宜春：爹爹笑了罷，笑了罷！

杜知微：（笑）哈哈哈……

杜宜春：爹爹笑了，女兒就放心了。爹爹還是到前村去尋着幾個鬍子老頭兒吃酒去罷。

杜知微：爲父前去，留着女兒一人在家，無人陪伴。

杜宜春：女兒麼，有幾株桃花，一雙燕子，與女兒作伴。

杜知微：都是你母親下世太早，撇下女兒孤孤單單，無人照看！（拭淚）

杜宜春：（也覺感傷）啊，爹爹不要說這傷心話兒，還是吃酒消遣去罷。

杜知微：既是如此，你在家好好看守門戶，爲父去去就來。正是：嬌女最堪娛老景，買酒且向杏花村。（下）

杜宜春：爹爹須要早去早回……爹爹過橋要小心些！——唉，可嘆母親下世太早，父女二人，相依爲命；且喜在這城南杜曲小有園庭，倒也消遙自在。你看綠草成茵，桃花似錦，這般美景良辰，怎好孤負，叫我好難消遣也！

（唱西皮搖板）

蜂喧蝶舞鬧成陣，
迷漫的香霧眞醉人，
雲霞燦爛烘幽徑，
村居寂寞送餘春。

自古道：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看這桃花盛開，不免折枝下來，案頭供養。

（唱二六）

揀取花枝漫端詳，
欲折未折自思量；
看它笑向東風放，
好似處子試新裝。
嚦嚦鶯聲鳴嘹亮，
翩翩蝴蝶舞成雙，
人人皆祝花無恙，
我今折取別有衷腸；
案頭相伴長供養，
免得它墜泥涵無下場。

〔杜宜春持花走進門去〕①

崔　護：（內）走哇！

〔崔護醉上〕

---

① 這一段的舞蹈表情，在活潑明快之中略帶寂寞之感。

崔　護：（唱搖板）

十年間讀詩書力求上進，
有一片至誠心憂國憂民；
這一回金榜上又沒有名分，
且趁這春風暖載酒行吟。

小生崔護。博陵人氏，到這長安城中前來趕考，誰想如今的科舉不憑文章，要憑情面。只因在這考試官員之中無有小生的親戚朋友，便名落孫山之外，辜負我文章魁首，滿腹經綸。雖說是富貴浮雲，也未免有些惆悵。適才在村店之中，飲酒大醉，一時口渴難當，要想到田舍人家，討杯茶吃，一路行來，也不知是甚麼地方！（望）哎呀！這裏的桃花開得十分茂盛。也罷，不管它是甚麼人家，且在此處休息片刻。正是：春風到處留佳客，小坐何須問主人。（欠身欲睡）

杜宜春：（在內吟詩）

桃花源裏住神仙，神仙也結世間緣；
洞口白雲俱掃盡，借問漁人何處邊！

〔杜宜春上，登高折牆內桃花〕

崔　護：（聞歌，驚）啊！哪裏來這樣美妙的歌聲！（抬頭望見杜宜春在牆頭）妙啊！
（吟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宜春瞥見崔護，避下〕

崔　護：待我上前。——裏面有人麼？

杜宜春：外面哪個？

崔　護：小生遊春到此，酒渴難當，特來討杯茶吃。

杜宜春：原來如此。（開門，崔護想進門，杜宜春示意止住他）相公請少待。

崔　護：是是。有勞小娘子！

〔杜宜春慢慢地關門，下。崔護把脚縮回來，他頗有禮貌〕

崔　護：哎呀，妙啊！看她翩若驚鴻，宛若遊龍，眞是絕代佳人，小生緣分不淺也！
（唱搖板）

劉郎莫道蓬山遠，
神仙端只在人間。

杜宜春：（取茶上）茶來了。

〔崔欲接，杜宜春置茶石凳上，崔護取飲完〕

〔崔護將茶杯交還杜宜春，杜宜春不接，崔護仍將杯置石凳上〕

崔　護：有勞小娘子！請問小娘子貴姓？

杜宜春：我們姓杜。

崔　護：啊，姓顧？

杜宜春：姓杜。

崔　護：啊，姓杜。令尊大人可在家？

杜宜春：爹爹前村飲酒去了。

崔　護：令堂大人？

杜宜春：母親早年去世了。

崔　護：令堂仙逝了。令兄？

杜宜春：沒有。

崔　護：令弟？

杜宜春：也沒有。

崔　護：啊，弟弟也沒有！如此姐姐？（好像問她又好像叫她）

杜宜春：（搖頭）……

崔　護：姐姐也沒有啊。妹妹？

杜宜春：（搖頭）……

崔　護：你們這裏叫甚麼村？

杜宜春：叫杜曲村。

崔　護：啊，這裏的人家都是姓杜的。

杜宜春：只有我們一家姓杜。

崔　護：如此說來，你們在這村裏沒有本家？

杜宜春：（不理）……

崔　護：可有親戚？

杜宜春：（仍不理）……

崔　護：親戚也沒有？哦，是了，老親沒有，新親想定必是有的了？

〔杜宜春感覺崔護有意調笑，索性不理〕

崔　護：怎麼新親也沒有？這就奇了。小生也只有姨媽和舅母，新親戚也還沒有啊！

杜宜春：（故意支開）哎呀，燕子歸巢了！燕子歸巢了！

崔　護：小生新親也還是沒有的呀！……（見杜宜春繃着臉，便改變話題）尊府的桃花，實在開得茂盛。好極了！

杜宜春：花麼，哪有不好之理。

崔　護：尊府的桃花，與別處大不相同！

杜宜春：想是我們栽種的好。

崔　護：固然是栽種的好，你看嬌紅嫩白，與小娘子的面色一般，豈不是格外好看！

杜宜春：我看花的顏色，倒與醉漢的面色差不多。

崔　護：哎呀，小生眞是醉了。只是小生哪有福分比得上尊府的桃花，每日與小娘子作伴！

杜宜春：（假生氣）我家爹爹要回來了！

崔　護：令尊大人要回來了！如此我只得告辭了。

（唱搖板）

三生石上緣不淺，

爲人在客有誰憐！

〔杜宜春取茶杯想進去〕

崔　護：小娘子，尊府的桃花十分美麗，可否折枝相贈？

杜宜春：你自已折取便了。

崔　護：小生不敢。

〔杜宜春放下茶杯順手折花，崔護說要牆頭那枝，宜春佯怒走進門去，將門關上，崔護大窘〕

崔　護：（在門外）小娘子，非分之求，十分冒昧，念小生愛花如命，出自一片誠心，還望多多原諒！

〔崔護等待有頃，門內毫無聲息，他回身想走，剛舉步又回顧，忽見宜春出現在牆頭，她折花一枝，崔護急趨前接花〕

崔　護：多謝小娘子。（深深一揖。宜春下。崔護對門內介紹自已）

崔　護：小生博陵崔護，年方二十一歲，尙未娶妻。（說兩遍）

〔崔護注視門內不勝留戀，下〕

〔杜宜春開門出來目送崔護，不知不覺，一步一步走向崔護去的那邊，她凝眸遙望如不勝情〕

〔杜知微上〕

杜知微：（念）一天春色濃於酒，十里花香直到家。——啊，兒啊，在這裏做甚麼？

杜宜春：（驚）在此看看桃花。

杜知微：不要在外面，進去罷。

杜宜春：是。

〔杜知微入門下，杜宜春隨在父親後面正要關門，忽見石凳上茶杯，悄悄出門拿起茶杯，對之凝想，忽聽得父親呼喚，方如夢醒，匆匆關門，下〕

第二場　勸　歸

〔崔護在長安的寓所。案上有膽瓶，插着杜宜春所贈桃花〕

〔崔護上〕

崔　護：（唱西皮原板）

前日裏城南路春風送暖，

無意間遇村女情致纏綿；

落第人何幸得美人青眼，
從今後富與貴更似雲煙。
我這裏整衣冠再去求見，
但願得能成就美滿姻緣。

小生昨日在城南杜曲遇見一個女子，十分美麗聰明。我向她求漿解渴，看她顧盼之間，深有情意，我想人海茫茫能得美人青眼，眞是三生之幸。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再去探訪一回。那日聽她言道，她有父親在堂，倘若見到她的父親，也許他有愛才之意，我便央媒說合，我就是這個主意。待我前去便了。——書僮哪裏？

〔書僮上〕

書　僮：(念)書僮書僮，事事全懂；相公管我，我管相公。——甚麼事？

崔　護：我要到城外遊玩，不回家吃飯，倘若吳相公到來，你好生伺候。

書　僮：相公您先別出去，您考完了得早點回家，我把行李都收拾好了，您親自檢點一下罷。

崔　護：這個……我不回去。

書　僮：怎麼不回去？——他一定是今科沒中，回去怕難爲情。——我說相公回去罷，怕甚麼。今科不中，明年再來；明年不中，後年再來；要是這輩子不中，咱們下輩子再來。

崔　護：胡說，下去。

書　僮：是。(站在一旁，不下)

崔　護：走啊。

(唱搖板)

我這裏整衣冠神清氣爽，

〔崔護剛出門，吳是仁上，彼此相遇〕

吳是仁：(接唱)問崔兄往何處這樣匆忙？

崔　護：吳兄。

吳是仁：崔兄你要到哪裏去呀？

崔　護：這個……我去探望一家親戚。

吳是仁：怎麼，你在長安城中還有親戚？

崔　護：是啊，一家遠房親戚，許久不見；昨日無意之中遇着，必須要去看他一看。

吳是仁：他姓甚麼？

崔　護：這個……姓顧。

吳是仁：這就奇了。我與你家三代世交，從來沒有聽見有姓顧的親戚。

崔　護：你才奇怪。我家的親戚多得很，你怎麼會個個認識。

吳是仁：好好好，就算我不對。我來問你，這位姓顧的親戚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崔　護：你我一樣的。

吳是仁：男人？

崔　護：是的。——偏偏遇見這樣一位囉嗦的朋友。

吳是仁：他是年老的，還是年青的？

崔　護：這與你有甚麼相干，要這樣盤根問底？

吳是仁：我與你八拜之交，你的親戚就是我的親戚；倘若他是年青的，我叫他一聲仁兄，倘若是年老的我叫他聲伯父；我應當與你一同去拜望。

崔　護：這個親戚用不着你去拜望，你在這裏稍坐片刻，我去去就來。

〔崔護匆匆欲行，吳是仁拉住〕

吳是仁：慢來慢來，我還有正經話呀。

崔　護：甚麼？

吳是仁：前幾天我與你約好一同回家，我便去僱船，誰知這一向的船，實在難僱得很。

崔　護：那就不必僱了。

吳是仁：哈哈，好容易我僱到了一隻船，今日下午便可開船。我約好了張、王、李、趙四位仁兄，我們一共六個人，同船回去，豈不甚好！

書　僮：那好極了！

崔　護：哪裏有六個人？

吳是仁：張、王、李、趙、你、我豈不是六個人。書僮在外。

崔　護：我不在內呀。

吳是仁：怎麼你不在內？

崔　護：我暫時不想回去。

吳是仁：却是爲何？

崔　護：我愛長安風景，想在這裏讀書。

吳是仁：那怎麼使得！臨行之時，你父親千叮萬囑要我與你一同回去，倘若你不回去，我怎麼交賬啊，老兄！

書　僮：我也不好交賬啊！

崔　護：我寫封信請你帶去。

吳是仁：哎呀，我看你必是在勾欄院中有了相識？

崔　護：胡說，哪裏有這樣的事。

吳是仁：那一定是被甚麼妖精迷住了。

崔　護：更是胡說。我乃是正人君子，從無邪僻之行，難道你還信不過麼！我暫且少陪，回頭再見啊！（拱手欲下）

吳是仁：崔兄且慢！我還有重大的消息未曾對你言講。

崔　護：甚麼重大的消息？

吳是仁：（自語）我决不能留他一人在此，待我來騙他一騙。——這個消息我因爲怕你難過，沒有對你言講。（裝出嚴重的樣子）

崔　護：甚麼事？

吳是仁：昨晚家鄉有人來，聽說令尊大人生病，想要你早些回去。

崔　護：此話當眞？

吳是仁：這樣的事豈能說假。

崔　護：哎呀！

（唱搖板）

聽他言來心煩悶，

想不回家萬不能。

背過身來自思忖——

吳是仁：崔兄回去罷！

崔　護：好！我與你一同上船。

吳是仁：這便才是。——書僮，將你相公行李送上船去。

書　僮：知道了。

崔　護：呀！（走到案前，捧起花瓶）

書　僮：把花扔了罷。瓶兒我給你收起來。

〔崔護不理〕

崔　護：（接唱）萬千愁緒亂紛紜。

哪有青鳥傳芳信，

只怕重來難問津。

〔書僮挑行李先行，崔護下〕

吳是仁：（望着崔護，覺得他的行動有些奇怪）這位仁兄眞有些奇怪呀！（下）

第三場　題　詩

〔春天，桃花盛開，與第一場相隔一年〕

〔佈景與第一場同〕

〔杜宜春上〕

杜宜春：（唱西皮慢板）

今年不似去年春，

眼前不見去年人。

春風依舊去年景，

去年今日慢思尋。

〔杜宜春懷念崔護，想可能再來；她望斷天涯，渺無踪跡。

她抬頭遠望，又數着脚步來回的走，忽然坐下，忽然站起來，覺得百無聊賴。她撫摩着桃樹，回憶去年崔護來時的光景，正想得入神，隨手折下一枝桃花，蹲下去用樹枝在地上畫字，寫的是崔護的名字。此時李芳春暗上，恰好站在她的後面，聽到宜春自言自語〕

杜宜春：博陵崔護，博陵崔護，小生博陵崔護，年方二十一歲，尙未娶妻。

〔說着慢慢站起來，李芳春在後面暗笑〕

李芳春：（忽然叫一聲）姐姐！

〔杜宜春急忙踩掉所寫的字，李芳春擋住〕

李芳春：讓我看看寫的甚麼。

杜宜春：不許看。

李芳春：我一定要看。

杜宜春：要看麼，你就看罷。好在我們不心虛，不怕人家看的。（說着便用脚將地上字跡踩掉）

李芳春：呀，踩掉了多可惜呀！你踩掉了我也記得。博陵崔護，博陵崔護。姐姐，這博陵崔護是誰呀？

杜宜春：博陵崔護麼，是個地名！

李芳春：唷，你別騙我了，博陵是個地名，崔護分明是個人名，他是誰呀？告訴我罷。

杜宜春：博陵崔護是個古人。

李芳春：古人？哪朝的？

杜宜春：本朝。

李芳春：哦，原來本朝的古人！只怕不是本朝的古人，是姐姐您的故人罷！

杜宜春：我哪裏有甚麼故人，我的故人除非就是你。

李芳春：我够不上，得了罷。姐姐，那本朝古人的歲數兒我都知道。"小生博陵崔護，年方二十一歲，尙未娶妻。"（拍杜宜春一下）

杜宜春：你再敢講，你再敢講！（咯吱李芳春）

李芳春：姐姐我再不敢了！我們去玩去罷。

杜宜春：我不去。

李芳春：怎麼不去？

杜宜春：你不與我好，我不去了。

李芳春：去罷，有好處的。

杜宜春：有甚麼好處？

李芳春：倘若遇見那本朝的古人，拿把扇子，搖搖擺擺的走來，我就往旁邊一躲，讓你們倆說話，我回去告訴我哥哥給你作媒。

杜宜春：你再敢？（追上去）

李芳春：（一面笑一面跑）好好好，我不敢了。（假生氣）我知道，如今你有了本朝的古人，就不跟我們好啦！唔，反正有把柄在我手裏，我去告訴老伯伯去。

〔李芳春說着往門裏走，杜宜春目止之〕

杜宜春：你要告訴麼，你就去罷，告訴了他老人家，我也不過是一死。你要我死嗎，就死給你看便了。（急得要哭的樣子）

李芳春：得了，跟你鬧着玩兒的，怎麼就認眞了。唷，別哭了，別哭了，回頭給你買糖哦。

杜知微：（內咳嗽）嗯咳！

杜宜春：爹爹來了！

李芳春：這下我可眞要告訴了！——老伯伯！

杜宜春：爹爹！

〔杜知微上〕

杜知微：啊，你們都在這裏。（笑）哈哈哈……

李芳春：老伯伯，我有句話告訴您老人家。

杜宜春：我有句話告訴您老人家。

〔二人都要搶着先說〕

杜知微：（向杜宜春）唔，不要這樣，李家姐姐是客，讓她

先講。

杜宜春：好，偏向着她，就讓她先講。

杜知微：說甚麼偏向着她，你這個東西。

杜宜春：不是東西，是爹爹的女兒。

杜知微：爹爹的女兒！

李芳春：（作態）不是別人的事，就是我姐姐的事，一件大事。（向杜宜春）我說啦。

杜知微：甚麼大事？

李芳春：我講啦。（杜宜春止之）你說我姐姐老實不是，她很不老實。

杜知微：她怎麼不老實？

李芳春：姐姐，這一下我可眞說了。——我姐姐說她有一個本……

〔杜宜春着急，用手勢制止李芳春〕

杜知微：本甚麼？

李芳春：不是，不是。

杜知微：是甚麼呀？

李芳春：姐姐說本來她要跟我玩兒去，忽然她又不去了，你瞧這不是件大事嗎！

〔杜宜春放心的笑了〕

杜知微：啊，就是這樣的事！——兒啊，你爲何不去？

杜宜春：她欺負我，我不與她去。

杜知微：自已姊妹，說甚麼欺負，陪她去罷。

杜宜春：旣是如此，爹爹也一同前去。

杜知微：好好，我也同去，待我關上園門。走呀！

（唱搖板）

又只見桃花紅柳翻新浪。

杜宜春：（接唱）怕的是春漸老孤負韶光。

〔杜知微、李芳春、杜宜春同下〕

〔崔護、書僮同上〕

崔　護：（唱搖板）

重來到杜曲村小園在望，

桃和柳依舊是綠艷紅香。

她那裏也必定將我盼望，

彼此間訴不盡別後衷腸。

想上前叫開門不敢莽撞，

黃鶯兒叫得我意亂心忙。

行走困倦，在此歇息一回，書僮玩耍去罷。

〔書僮應下〕

崔　護：唉，我想去年今日到此門前，匆匆已是一年光景。怎麼桃李依然，玉人不見！待我叩門……且慢，還是少候片時。

（接唱）門兒裏靜悄悄毫無聲響，

難道說困人天人未梳粧？……

聽了半日，怎麼沒有聲息呀！（敲門）裏面有人麼？（再叩，再叫）爲何無人答應？哦，想必是出外遊玩去了，我必須耐心等待才是。

（接唱）她也有親與故經常來往，

她怎知崔護我在此徬徨！

〔村寺鐘聲〕

天到這般時候也該回來了。——哎呀，不好了！想是玉人有主，嫁了人家，崔護啊崔護，你怎麼來遲了！

（接唱）自去年相見後朝思暮想，

她必定也與我一樣心腸。

恨只恨我來遲無話可講，

從今後任飄泊人海茫茫！

這也是小生命薄，不能消受。也罷！不免在她門前題詩一首，聊寄情懷。——書僮哪裏！

〔書僮上〕

書　僮：相公何事？
崔　護：你將筆硯取來。
書　僮：作甚麼？
崔　護：我要題詩。
書　僮：在考場作不出文章，跑到這裏來題詩來了。
崔　護：少管閒事。
書　僮：在人家牆上寫字，人家要駡的。
崔　護：胡說，快取筆硯來！
書　僮：啊。
崔　護：（題詩，念）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博陵崔護題。久留此處也是無益。只好暫且回去，改日再來罷！

（接唱）既相逢就便是難得的緣分，
一年來我對她也時刻掛心，
待明朝我必定再來訪問，
願蒼天不負我這一點精誠！（下）

〔杜知微父女同上〕

杜知微：（唱搖板）
芳草連綿迷歸路。
杜宜春：（接唱）一江春水似儂愁！
杜知微：兒啊，一路之上，無精打采，莫非有甚麼心事？
杜宜春：女兒沒有心事。
杜知微：你若有心事，只管對爲父言講。
杜宜春：女兒沒有心事，爹爹只管放心。
杜知微：既是如此，我們回去罷。（走到門口，看見題詩）啊？這門上是哪個寫的字啊！
杜宜春：待女兒看來。（念詩兩遍，第二遍念得特別慢些，感情一步一步高漲。倒下）

（唱西皮倒板）
見題詞不由人肝腸斷，
（轉搖板）
看起來兩下裏一樣纏綿。
早知道今日裏重來相見，
却爲何一年內踪跡渺然！

杜知微：兒啊，要放明白些，這都不是好事。
杜宜春：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站立不穩的樣子，茫然進門，下）
杜知微：哎呀，兒啊！常言道“女大不中留”，果然。（他撿起塊石頭）

（念）博陵崔護是何人？
不該題句到寒門。
我今磨去這門上的字。（忽一轉念，把石頭扔掉）
怕的是磨不掉女兒心上痕！

第四場　閨　怨

〔李芳春扶杜宜春上〕

杜宜春：（唱西皮搖板）
嘆春風吹花信年光一度，
悶無端鎮日裏輾轉凝愁；
甚留光却把我寸心傷透，
似這般憔悴死好沒來由。

李芳春：姐姐，你的病怎麼樣啦？
杜宜春：芳春妹妹，我這病只怕不能好的了。
李芳春：自從那日遊春回來，你就一病纏綿，到底怎麼回事呢？
杜宜春：妹妹啊！

（唱搖板）

自那日共遊春回歸庭院，

見崔護在門上題下詩篇；

只見詩不見人心情撩亂，

怎禁得落花天風雨連綿。

李芳春：啊，原來還是爲了那本朝的古人啦。旣是這樣兒，你不如禀告老伯伯，找那本朝的古人來，也就是啦。倘若有個長短，教老伯伯怎麼好呢？

杜宜春：妹妹呀！

（接唱）一片心早則是爲春傷盡，

崔護他却教我何處找尋！

〔杜知微上〕

杜知微：（唱搖板）

安樂家庭遭鬼忌，

女兒一病竟難醫。

兒呀，病怎麼樣了？吃了這藥罷！

杜宜春：女兒的病症非藥石所能醫，只怕是不能好的了！

杜知微：兒呀，說哪裏話來，倘若有個長短，教爲父怎生得了呀！

杜宜春：（叫頭）爹爹呀！可嘆母親下世太早，父女二人相依爲命；本想侍奉你老人家百年，誰想得下這樣的病症。當初還想掙扎，到了如今，明知不孝也是無可如何的了！

（唱搖板）

見老親不由人心酸淚哽，

誰想到不孝兒早晚捐生；

叫一聲老爹爹淚和聲迸，

老爹爹呀！

十八年辜負了養育深恩。

杜知微：兒呀，你要保重了。

杜宜春：（念）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杜知微：又來了！

〔杜宜春昏絕。杜知微與李芳春叫之不應，痛哭〕

李芳春：老伯，不要過於悲傷，快去請個大夫來。

杜知微：只好爲她預備後事了。哎呀，兒啊！

〔杜知微、李芳春二人分途下。暗轉〕

第五場　離　魂

〔八桃花仙子，花仙均是杜宜春平日同玩的女孩子，從屏風後歌舞上場。音樂起，仙子夢一般地飄然上，擧手中桃花招杜宜春〕

衆　：（合唱）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少年時，少年時，

勸君切莫誤佳期；

莫待鏡中生白髮，

前塵回首枉傷悲，放步莫遲疑！

〔衆仙女招杜宜春〕

杜宜春：（唱二黃倒板）

一霎時不自覺飄飄蕩蕩，

〔杜宜春在夢中從床上坐起來，跟着桃花仙子舞着走向台前。她決心去尋找崔護。看桃花仙子好像認識，又像不認識〕

杜宜春：（接唱“回龍腔”）

看前面露出了一點靈光；

（接唱原板）

睜開了昏迷眼四下看望，

也不知崔護他今在何方！

崔護你在哪裏？

花仙甲：杜宜春，你來看！前面是高山峻嶺，崔護在山的那邊，你不能過去。

杜宜春：呀！

（接唱）那高山插天外我能飛往，

飛過了萬重山去尋找情郎。（似乎飄然過了高山）

怎麼還是不見崔護啊！

花仙乙：杜宜春你看，那邊是無邊大海，波濤萬丈，崔護在海的那邊，你不能過去。

杜宜春：（接唱）那邊廂大海水波濤萬丈，（似乎過了海，仍不見崔護）

見不着我那知心的人痛斷肝腸。

花仙甲：你來看！這一邊萬里迢遙，黃塵阻障；那一邊漫漫長夜，雨暴風狂，你怎能過去。

杜宜春：（接唱）哪怕那路迢遙黃塵阻障，

哪怕那長夜漫漫雨暴風狂；

爲尋他海角天涯我也去闖，

遇艱難也不會歧路徬徨。（堅决地向前走着）

花仙乙：杜宜春，你是個閨中少女，去尋找崔護，難道不怕旁人嗤笑？

〔衆花仙向杜宜春笑〕

杜宜春：（接唱）我只有一片心冰雪一樣，

怕甚麼旁人家說短道長。

花仙甲：你去尋找崔護，倘若崔護他不愛你又待如何？我看你呀，是癡心妄想。

杜宜春：（接唱）休道我尋找他癡心妄想，

崔護他也與我一樣的心腸；

我不信有眞情會遭絕望，

爲崔護要找遍上下八方。

花仙甲：姐妹們，我看她執迷不悟，讓她去尋找崔護去罷。——杜宜春，你看那邊崔護來了。

杜宜春：在哪裏？

花仙甲：哪！（重唱"金縷衣"曲）

〔衆花仙舞着送杜宜春回床睡下，衆從屏風後隱去〕①

第六場　如　願

〔燈光漸亮，杜知微上場看杜宜春〕

杜知微：（念）少年早日歸泉壤，白髮蹉跎淚更多。（聞叩門聲）門外哪個？

崔　護：（內）裏面有人麼？

杜知微：哪位？請進來。

〔崔護上〕

崔　護：（念）一夜心情如沸水，特爲尋詩再叩關。——啊，老丈。

杜知微：你是何人？

崔　護：小生崔護。

杜知微：怎麼，你就是崔護？

崔　護：正是。

杜知微：你殺了我的女兒，我正要與你拚命！

崔　護：老丈何出此言？

杜知微：老漢只有一女，前日遊春回來，誰教你在我家門上題下詩句，被她看見，她就死了。

崔　護：怎麼講？

杜知微：她死了！

崔　護：哎呀！（暈倒）

杜知微：我還沒有與他拚命，倒反要與他償命呢。——相公醒來！

---

① 這一場仍以唱白爲主。爲保持夢中氣氛，應用軟舞。花仙的舞要比較活潑，動作可以比杜宜春複雜一點。杜宜春的舞蹈動作不可妨礙歌唱；鑼鼓要輕，不用"四擊頭"。

崔　護：（唱西皮搖板）

一首詩斷送了玉人性命，

想不到她對我如此深情。

老丈，事已至此，小生後悔已晚，意欲到靈前哭奠一番，不知老丈可能容許？

杜知微：到了此時也顧不得許多，隨我來。（指着杜宜春）你看這都是你害得她如此！

崔　護：哎呀！

（唱搖板）

到如今空留下無窮悔恨，

可嘆你竟爲我斷送了青春！

怨蒼天却爲何吝此緣分！

天哪！

似這般倒不如同赴幽冥！

杜宜春：（唱西皮倒板）

一縷魂從空墜悠悠降下，

〔杜知微、崔護大驚〕

杜知微：哎呀，活了！

崔　護：哎呀，謝天謝地。（望空作揖）

〔崔護回頭想去扶杜宜春，杜知微讓他走開〕

杜知微：喂，站遠些，站遠些！待我來。（把杜宜春攙起來）

杜宜春：（唱搖板）

轉眼間又得見塵世繁華，

是何人在面前令我驚怕！

〔李芳春暗上〕

杜知微：兒呀，你看身後何人？

〔杜宜春回頭一看大驚，下床，躲到杜知微身後，拉着杜知微〕

杜宜春：（接唱）却緣何崔護他來到兒家！

杜知微：兒呀，你怎麼樣了？

杜宜春：兒，好了！

〔李芳春急下，招呼鄰居衆女伴，女伴接着一個一個溜上〕

杜知微：好了？好得眞快呀！哈哈……（想一想）看將起來都是你二人至情所感。（對崔護）我有意將小女許配與你，意下如何？

崔　護：此乃丈人恩德。（拜）

杜知微：慢來！我還要問問她。——兒呀，我有意將你許配與這位相公，你意下如何？（杜宜春含羞低頭）我知道你早就願意了！

崔　護：我又得了一首詩。

杜知微：啊，怎麼你又有了詩？你且念來。

崔　護：（念詩）今年今日此門中，萬樹桃花一片紅；

愁思盡隨流水去，同開笑口對春風。

衆　：（齊唱這首詩）

〔崔護、杜宜春向杜知微一拜，杜知微把二人拉起來相視歡笑，大家擁上去看〕

——劇　終——

竇　公　送　子

前　　記

“竇公送子”是從崑曲“白兎記”中“送子”“求乳”“見兒”三折的基礎上豐富而成的一齣諷刺喜劇。故事敍述：窮困

潦倒的劉智遠在沛縣李家莊和李三娘成婚不久便赴山西投軍，不但幸運地獲得了官職，又在幷州岳府入贅爲婿，歡度富貴生活。李家莊上的李氏三娘却相反地正遭受着兄嫂的折磨，懷孕期內還在白日挑水、深夜磨麵。產下了咬臍郎以後，當晚就被惡嫂將嬰兒抛下了池塘，虧得火工竇老的撈救，才沒有溺死。

本劇開始是富有正義感的火工竇老懷抱着出生不久的嬰孩，千里迢迢趕到幷州，將咬臍郎交給了他的父親劉智遠。使竇老十分喜悅的是劉智遠居然得了官職；使他十分氣憤的是劉智遠竟然抛棄糟糠。於是他就替李三娘傾吐了一切苦痛，接着又毫不留情地指責了劉智遠得新忘舊的薄倖負義行爲，使劉智遠不得不在他的面前低頭服罪。

本劇是根據華東京劇實驗劇團演員劉斌崑早年演出的徽戲劇本，並參考了民鋒蘇劇團的蘇劇演出本，由劉斌崑和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呂仲共同整理的。原本在送子以前，劉智遠有夢得麒麟的預兆，整理時已予删去；其他個別詞句，也作了一些增删和潤色；還吸收了"白兔記"原本中有助於刻畫人物性格的若干唱詞。

第　一　場

〔劉智遠、岳秀英同上〕

劉智遠：（念引）平步青雲得路，

岳秀英：（接念）慶三生巧結良緣。

劉智遠：（念詩）離別故鄉走天涯，

岳秀英：（接念）雀屏中選享榮華。

劉智遠：（接念）果然此地風光好，

岳秀英：（接念）夫妻宜室又宜家。

〔劉智遠、岳秀英同坐，丫鬟暗上〕

劉智遠：夫人。

岳秀英：相公。

劉智遠：唉！

岳秀英：相公爲何長嘆？

劉智遠：這……夫人有所不知，想下官與夫人成婚以來已將半年，夫人尙未夢熊有兆，下官抱子心切，故爾不覺長嘆。

岳秀英：原來如此。啊，相公！只要夫妻恩愛，何愁不產麟兒，相公請勿介懷。

劉智遠：夫人如此賢德，眞使下官喜之不盡也。

（唱西皮原板）

不棄寒微贅此間，

得與夫人配良緣；

岳秀英：（接唱）但願早日喜星現，

抱兒承歡在膝前。

劉智遠：夫人請至後堂歇息去罷。

岳秀英：相公請。

劉智遠：夫人請。

〔丫鬟扶岳秀英下，劉智遠隨下〕

第　二　場

〔竇老懷抱襁褓嬰兒，拄杖上；兒啼〕

竇　老：哎喲喲，他又哭起來了。

（念散板）

千山萬水抱兒走，

一路辛勤不自由；

只爲要把三娘救，

我竇老送子到幷州。

三日的孩兒送到此，

未知劉郎收不收？收不收？

我，徐州沛縣李家莊一個火工竇老老便是。只因受了李三娘所託，要將這個小孩子送到幷州銅豪岳府。想我這老頭兒是犯了"七煞"之命：吓末吓煞，氣末氣煞，急末急煞，跑末跑煞，熱末熱煞，

冷末冷煞，餓末餓煞。（看懷中嬰孩）喂！我的小寶貝！若是見了你的父親，你就該這樣長、那樣短，把你母親在家裏怎樣受苦的事情，一一從頭告訴給你的老子聽，你可明白啊？——哎喲喲！我眞是老糊塗了。這麼大的小孩子，他是吃乳不知飢飽，睡覺不知顚倒，教他怎麼說得上來呢，還是讓我老老來替你說了罷！

（唱二六）

自從兒父離沙陀，
你的娘在家受折磨。
你舅父舅母眞可惡，
逼你母改嫁別人另配合；
你的娘誓死不肯這樣做，
怒惱了那狠心的惡刁婆。
白日裏命她把水擔，
到晩來又逼她去挨磨。
受盡了苦處有誰來問過，

（轉流水）

我老漢也不敢把情來說。
但願得你父子相逢有着落，
不枉我年邁蒼蒼苦奔波。

噯！這叫做打空拳有點吃力，說白話有些勞神。我這一鼓氣的走到這裏，那銅豪岳府到底是在哪裏呀？（向前看）看前面有一座高大的房子，門前還有一枝大旗杆，不知道是廟哪，還是衙門？噯！不管它是甚麼，待我上前問個信兒再說。

〔門官暗上〕

竇　老：啊！門外站着一個人；頭戴大紅帽，腰掛一把刀，瞪着兩隻眼，威風眞不小。待我向前問來……（膽怯又縮回）哎喲慢着，我稱他一聲甚麼哪？（思索）有了，他頭上戴着一頂紅帽子，就稱他一聲紅頭將軍。對，紅頭將軍。沒有錯。——啊！這位紅頭將軍請了。

門　官：老頭兒是作甚麼的？

竇　老：小老兒我是找名問姓的。

門　官：問的是哪一家？

竇　老：您可知道幷州城有一個銅豪岳府，在哪裏啊？

門　官：就是此處，你問它則甚？

竇　老：就是這裏？（有些不敢相信）

門　官：就是此處。

竇　老：喔唷！謝天謝地，可到了。——啊，紅頭將軍，請問這個衙門裏面可有一個姓劉的？

門　官：我們這裏姓劉的甚多，不知你問的是哪一位，他叫甚麼名字？

竇　老：他叫甚麼名字！……我們都叫他劉智遠。

門　官：嘟！老頭兒在此胡言亂語，拿下去割舌頭。

竇　老：（驚，退後）哎喲喲！想我老頭子千不跑，萬不跑，偏偏跑到這個割舌頭的地方來了。嗐！我拚着這條舌頭不要，倒要問個明白。——啊，紅頭將軍！

門　官：這個老兒眞正的討厭！

竇　老：您討厭，我可不討厭。老漢倒要問問淸楚，你們割舌頭，還是論斤秤哪，還是論條賣哪？

門　官：哪個與你論斤論條，有人道了我家老爺的名諱，就要將他的舌頭割下。

竇　老：唔！原來是這樣的。（膽壯起來）我來告訴你罷，別人不敢叫，我老頭兒叫了還要叫。

門　官：看你不出，你倒是一個大來頭。

竇　老：大來頭稱不起；可有點兒小來歷。煩勞通報：就說徐州沛縣、沙陀村、李家莊、八角琉璃井邊一個火工竇老老求見大老爺。

門　官：可以報得的？

竇　老：別人報不得，你們老爺聽見了我的名字往外跑都來不及。

門　官：唔，看你不出。你且在此稍站，不要逃走了。

竇　老：別擺你的臭架子了。好容易被我找到了，我爲甚麼要逃走呢！

門　官：你不要跑！

竇　老：少說廢話，快去通報！（暗下）

門　官：（入內）門官啓事。

〔劉智遠上〕

劉智遠：何事通報？

門　官：門外有一個老頭兒，懷抱着一個小小嬰孩，口稱：徐州沛縣、沙陀村、李家莊、八角琉璃井邊火工竇老求見大老爺。

劉智遠：哦！是火工竇老？

門　官：正是。不知老爺見是不見？

劉智遠：命他稍站一時。你且退下。

門　官：是。（下）

劉智遠：啊，這老兒遠道來此，還抱着一個小小的嬰孩……

〔岳秀英暗上，丫鬟隨上〕

岳秀英：相公，你家鄉何人到此？還不快去看來。——且慢，家鄉有何要事，速速報與我知。

〔竇老暗上〕

劉智遠：是是是。待我前去看來。

〔岳秀英、丫鬟同下。劉智遠出門見竇老〕

劉智遠：啊，原來是竇公？

竇　老：啊，我外孫都沒有，誰在叫我舅公？（四顧）

劉智遠：啊！竇老！

竇　老：哪兒有狗咬？別吓着我的小寶寶。（看地）

劉智遠：竇公，你抬頭觀看。

竇　老：（見劉智遠，假裝不認識）喔唷！原來是這長這大的一個大老爺！

劉智遠：竇公，難道連下官都不認識了嗎？

竇　老：呃呃，好生面善，一時想你不起。

劉智遠：下官就是當初的劉智遠——劉大官人啊。

竇　老：啊，你就是當初的劉智遠劉大官人嗎？

劉智遠：是啊。

竇　老：噯咴咴，你眞是"偸嘴的貓兒性不改"。

劉智遠：此話怎講？

竇　老：你看你，頭戴——

劉智遠：烏紗。（得意地）

竇　老：身穿——

劉智遠：紅袍。

竇　老：腰圍——

劉智遠：玉帶。

竇　老：足登——

劉智遠：朝靴。

竇　老：唉！你偸了這全套的東西，裝神弄鬼扮着個城隍老爺來吓唬我老頭兒做甚麼？

劉智遠：啊，竇公有所不知……

竇　老：（自語）是不大明白。

劉智遠：如今我做了官了。

竇　老：是不是？我說你沒有出息：放着劉不姓，倒去姓潘；大丈夫只有易名，哪有改姓的道理！眞是沒有出息。

劉智遠：唉！乃是朝廷命官之官。

竇　老：（假意吃驚）啊！你做了官了嗎？

劉智遠：是啊。我做了官了啊。

竇　老：哎喲，我的大官人！你眞是個有志氣的。想當初

在李家莊的時節，你是今日也說要做官，明日也說要做官，如今真的被你做到了。

劉智遠：做到了。

竇　老：做到了。

劉智遠 竇　老：（同笑）啊，哈哈哈哈！

劉智遠：啊，竇公！你懷中所抱是誰家之子，哪一家的嬰孩？

竇　老：你問這小孩子麼？（略思索）就是你這壞肚腸、燈籠壳兒——沒有心肝的兒子啊。

劉智遠：（驚喜）當真是我的兒子？

竇　老：不是你的兒子；難道說是我的孫子不成！你抱去認認罷！（舉孩給劉智遠看）

劉智遠：（接兒）

（唱搖板）

且喜麟兒從天降，

懷抱之中細端詳。

此子生來非凡相，

頭角峥嶸貌堂堂。

看罷姣兒心悽愴，

竇公！你來看。

竇　老：看甚麼？

劉智遠：（接唱）他面目好似我那李三娘。

竇　老：不像她，還像誰！

劉智遠：此子可曾取過名字？

竇　老：你問他可曾取過名字嗎？聽了！

（接唱）磨房之中來生養，

取名就叫咬臍郎。

劉智遠：唔，名叫咬臍郎，取得好。

竇　老：取得好？

劉智遠：取得好。

竇　老：這真是個"歪打正着"。

劉智遠：（向內堂看）竇公，你且抱了去。（欲將孩交竇老）

竇　老：呀呸！我老老千山萬水好容易到了這兒，怎麼你教我抱了去？你呀，真是吃了燈草灰，放的輕巧屁。我這條老命還想活幾年哪。

劉智遠：不是啊，竇公你且略抱片刻，待下官去到後堂告知夫人，再來教你進見。

竇　老：我說大官人！你的夫人在李家莊挑水、磨磨哪，這裏哪有甚麼夫人啊？

劉智遠：竇公有所不知，下官在此招贅了。

竇　老：唔……原來你早上醉啦，下午就別再喝啦。

劉智遠：噯，乃是入贅之贅。

竇　老：哎喲喲！日日吃醉，是要傷身體的，勸你趁早戒酒。

劉智遠：不是啊，下官在此招了親了。

竇　老：甚麼？招了親了。

劉智遠：（自語）他這才明白了。

竇　老：大官人，我把你好有一比。

劉智遠：比作何來？

竇　老：好比一隻石灰口袋。

劉智遠：此話？

竇　老：到一處要留一個白跡子。

劉智遠：取笑了啊，（笑）哈哈哈！

竇　老：（笑）哈哈哈！

〔劉智遠將兒交竇老。入內〕

劉智遠：有請夫人。

〔岳秀英上，丫鬟隨上〕

岳秀英：相公，家鄉何人到此？

劉智遠：這……

岳秀英：啊？……

劉智遠：下官與夫人告罪。
岳秀英：相公何罪之有？
劉智遠：下官有一事難以啓齒。
岳秀英：但講無妨。
劉智遠：想下官撇下前妻李氏三娘，她今產生一子，特命竇公送子前來，要請夫人撫養成人；收與不收，允與不允，下官不敢作主，還請夫人示下。
岳秀英：既已送來，焉有不收之理！快抱孩兒進來。
劉智遠：多謝夫人賢德。（出）——啊，竇公！我家夫人竟肯將孩兒收下了。
竇　老：唔，肯收下的？這還罷了。
劉智遠：將孩兒交與下官，竇公隨我進來。（接兒）啊，竇公！見了夫人須要下個全禮。
竇　老：我曉得，夫人天天坐在船裏。
劉智遠：嗳，不是啊，叫你叩頭，下拜。
竇　老：叩頭？我曉得了。
劉智遠：如此隨我進來。
竇　老：大官人慢着！
劉智遠：竇公何事啊？
竇　老：你見了新夫人也要叩頭嗎？
劉智遠：休要胡說，隨我來。
竇　老：（暗笑）嗤！
〔二人同入內〕
劉智遠：竇公，你在這裏稍站一時。
竇　老：好，我在這裏等你，快點出來。
劉智遠：夫人在上，下官抱子求見。
岳秀英：抱來我看。
劉智遠：是是是。（將兒交岳秀英）
岳秀英：我看此子生得眉清目秀，倒也十分可愛，可曾取過名字？
劉智遠：名喚咬臍郎；取得不雅，還請夫人更改。
岳秀英：咬臍郎……名兒取得甚好，不用更改；快喚乳娘要緊。
劉智遠：多謝夫人。（如釋重負）
竇　老：嘘！大官人過來。
劉智遠：（出、輕聲地）做甚麼？
竇　老：上面坐的那位標標緻緻的美嬌娘，敢莫就是新夫人？
劉智遠：正是。
竇　老：喔唷唷！比李家莊上的三娘子，要標緻得多了。
劉智遠：怎見得？
竇　老：要是不比三娘子標緻，你怎麼會得了這個新的，忘了那個舊的哪！
劉智遠：要輕聲些！
竇　老：對了，輕着點兒，讓裏邊的聽見了是要打翻醋罎子的。啊，大官人！你去說一聲，我老頭子要求見夫人。
劉智遠：待我與你通報。——啊，夫人，家鄉竇公求見。
岳秀英：命他進見。
劉智遠：啊，竇公，夫人命你進見。方才說過，須要下個全禮。
竇　老：我知道了。（入內）——夫人在上，小老兒拜見了。
岳秀英：啊，老人家，路途辛苦，行個常禮罷。
劉智遠：是啊，行個常禮罷。
竇　老：甚麼話哪，初次見面，頭要叩的。（叩頭、起身）啊，夫人！
（念）拜你寬宏量不淺，
劉智遠：（念）多承夫人來周全。
岳秀英：老人家！
（念）千山萬水有勞你，

竇　老：好說好說。

劉智遠：（念）父子相逢謝蒼天。

竇　老：（咳嗽）欬！

岳秀英：啊，相公，看老人家年邁蒼蒼不必打發他回去，就在府中佛樓上裝香點燭，吃碗安逸茶飯，不知他意下如何？

劉智遠：若能如此，感謝夫人大德。

岳秀英：相公，妾身要往後堂去了。

劉智遠：是。——啊，丫鬟，快與夫人烹茶。

丫　鬟：是。

〔丫鬟扶岳秀英下〕

竇　老：啊，大官人，方才新夫人在你耳朵邊上是這樣的嘁嘁喳喳，可是說我老頭兒長相難看？

劉智遠：非也。夫人說你年邁，……

竇　老：（急接）年紀還小，才七十三歲哪。

劉智遠：她說：不用打發你回去，就在此處佛樓上裝香點燭，吃碗安逸茶飯，不知竇公意下如何？

竇　老：（略思）好倒是好。想我老頭子在李家莊上燒燒火，人家叫我火工竇老；要是在這裏點點香燭，豈不是變了蠟火竇老了嗎！

劉智遠：還是這樣愛說笑話。（兩下一望）啊，竇公，此處不是講話之所。

竇　老：那就找一家茶館，咱們談談心。

劉智遠：請至書房一敍。

竇　老：猪棚？不好，髒得很；還是到草地上坐坐罷。

劉智遠：不是啊，乃是看書的書房。

竇　老：唔，大官人，你都有了書房啦！這倒要去見識見識。

劉智遠：如此隨我來。

竇　老：來啦來啦。

〔二人同走小圓場〕

劉智遠：來此已是，竇公請進。

〔二人同入內〕

竇　老：（四面看）哎喲喲！你看：頭頂畫樑箕斗，脚踏磨細方磚，眞是連一點灰塵也看不見。——啊，大官人，這可比你在馬鳴王廟裏供桌底下乾淨得多了。

劉智遠：唔，不要胡說！竇公你且坐下。

竇　老：好，坐坐坐。——哎唷！這個地可是眞滑，不好，要摔跤了！（作要跌倒狀）

劉智遠：（急扶）我來扶你。

竇　老：呀呸！你要扶就得扶我的身體，怎麼扶起我的拐棍來啦！

劉智遠：難道說，我還扶錯了嗎？

竇　老：難道說，我還跌錯了嗎？——唉！這是我自不小心，不要錯怪別人。如今他是做了官的人了，我也得拿出一點規矩給他。——大老爺在上，小老兒告坐了。（坐下）

劉智遠：竇公，你要坐穩了。

竇　老：坐得很穩當，就是西北風也吹我不動啦！

劉智遠：竇公，你在家中可好？

竇　老：小老兒託福，三餐吃得飽，上床就睡着，倒也還好。不知大官人你在這裏做官做得可好？

劉智遠：下官託聖上洪福，也是好的。

竇　老：如此，我也好。

劉智遠：我也好。

劉智遠
竇　老：大家好。（同笑）哈哈哈！

劉智遠：竇公，家中三叔他們二老可好？

竇　老：二位老人家，燒清香、吃苦茶、倒也康健。

劉智遠：啊，竇公，家鄉李洪一夫妻這一對狗男女近來

如何？

竇　老：別提這兩個壞東西了，自從你走之後，他們兩口子越發的厲害了，我老頭兒偌大年紀，還要天天受他們的氣哪。

劉智遠：哼！李洪一啊李洪一！我把你這對狗男女，下官終有一日來會你一會啊。

竇　老：得啦得啦！你只會背後興兵，當了面連響屁也不敢放一個。

劉智遠：啊，竇公，三小娘可好？

竇　老：說了半天才想起他的三娘子。待我再來纏他一纏。——大官人！你那三隻小羊嗎，小老兒我爲了沒有盤川，賣掉了三隻小羊作了路費了。

劉智遠：嗳，下官問的是我那結髮之妻李氏三娘可好？

竇　老：還是纏他不過。——啊，你問的是李三娘？她好得很。

劉智遠：哦，好得很。待我謝天謝地。

竇　老：她還給你置了不少家産哪。

劉智遠：想她乃是女流之輩，焉能掙甚麽家産哪？

竇　老：我來告訴你罷：一條扁擔，一對水桶，還有一副青石磨子。

劉智遠：要乜何用？

竇　老：等你這喪良心的回去，好開豆腐店哪。

劉智遠：竇公，你甚麽罵起下官來了？

竇　老：這就算罵你嗎？你坐得穩穩的，我還得替三娘子着着實實的罵你幾句。大老爺，你聽着：劉智遠，我把你這個無情的劉智遠，你這無義的劉智遠，瘟劉窮，賊劉窮！嗨，我罵你這偷雞賊！

（唱流水）

你昔日何等狼狽樣，
無衣無食無住房，
馬鳴王廟內苦流浪，
孤孤單單受凄涼。
李太公惻隱來收養，
又配明珠招東床。
誰知你偏偏不向上，
日日夜夜奔賭場。
三娘是忍氣吞聲受寃枉，
爲的是夫妻情義長。
自從你劉窮投軍往，
可憐三娘遭禍殃，
李洪一夫妻良心喪，
面目兇惡似虎狼，
白日命她去挑水，
晚來操作在磨房；
十月滿足胎兒降，
她腹內疼痛實難當。

劉智遠：啊，她她她怎麽樣啊？

竇　老：那日半夜三更，三小娘正在磨房推磨，腹中疼痛難忍，看看就要臨盆，她叫道一聲嫂嫂，求你來幫幫我的忙罷！

劉智遠：她嫂嫂是怎樣回答？

竇　老：那賤人說：無有工夫。三小娘說：旣是嫂嫂不肯，請嫂嫂拿一個脚盆與我。

劉智遠：脚盆可有？

竇　老：那賊婆言道：天氣炎熱把脚盆箍崩裂啦。沒有！

劉智遠：沒有，如何是好？

竇　老：一會兒小孩子就生下來了。三小娘又說：嫂嫂！請你拿一把剪子給我。

劉智遠：剪刀是有的了。

竇　老：那惡刁婆言道：剪子被牧童偷出去換糖吃了。

劉智遠：又無有。

竇　老：可不是嗎。唉！可憐的三小娘，就將自己的衣服擦乾了血跡，用銀牙咬斷了姣兒的臍腸。

（唱散板）

且喜母子都無恙，

取名就叫咬臍郎。

劉智遠：唉！（低頭不語）

竇　老：你不要唉聲嘆氣，好聽的還在後頭呢。孩子生下之後，她那惡嫂言道：三娘，把孩子給我看上一看，說着說着把孩子搶了就跑，跑到池塘邊上，那狠心的賊婆將孩子往池中一扔，撲通……

劉智遠：哎喲喲！可曾拋入池塘？

竇　老：撲通一聲都聽見了，怎麼會不下去啊？

劉智遠：這便如何是好！可有人前來搭救？

竇　老：深更半夜，哪裏有人來救。

劉智遠：這便怎麼處？

竇　老：是我聽見三小娘高聲叫喚：嫂嫂快把孩子還我；又聽得嬰兒啼哭，接着就是撲通一聲，我就知道孩子下了水了。

（唱搖板）

我是三脚兩步池邊到，

黑夜朦朧去打撈。

劉智遠：撈到了沒有？

竇　老：要是撈不到，今天我也不會坐在這裏了。

（接唱）三娘託我將你找，

我是不辭辛苦不怕路途遙。

我走到中途路上，這孩子喂呀喂呀！（作孩啼聲）哭個不停，想必是餓了。

劉智遠：是啊，他一定是餓了。

竇　老：我想這剛出娘胎的孩子，還是吃飯呢，還是吃麵哪！聽他哭得實是可憐，我只得雙膝跪在十字街頭，我就說道：來往的大嬸、大嫂子們，求你們大發慈悲，行個方便，給這孩子一口奶吃罷，不然他就要活活的餓死了。

劉智遠：可有好心之人？

竇　老：怎麼沒有。那些大嬸、大嫂聽我說得可憐，這個抱了去餵點奶，那個又抱了去餵點奶，餵得孩兒飽飽的，他就睡着了。大夥兒就問我啦……

劉智遠：問些甚麼？

竇　老：她們問道：老人家！我看你們老的這樣老，小的這樣小，這孩子還是你的外孫子哪，還是你的灰孫子啊？

劉智遠：嗯！你就該回答是你家小主人。

竇　老：他倒是不肯吃虧的。——我也是說是我的小主人。大夥兒又問啦：你們一老一小怎麼會來到這裏呢？我就這麼長、那麼短的對大家一說，她們一聽……

劉智遠：噯喲喲，怎麼都講出來了。——她們聽了之後便怎麼樣？

竇　老：她們聽了之後，大夥兒都稱讚你。

劉智遠：稱讚甚麼？

竇　老：都稱讚你好良心。

劉智遠：我的良心原本是好的。

竇　老：好的？

劉智遠：好的。

竇　老：呀呸！你的良心比墨還要黑啊！

（唱散板）

停妻再娶棄糟糠，

撇下三娘守空房。

手摸胸膛想一想，

你是人面獸心腸。

劉智遠：（羞愧難當）哎喲！（被罵得垂頭喪氣）

竇　老：好了，好了。三娘託我送子，如今已然送到，見着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我是越想越有氣，這裏我也呆不慣，我要走了。（離座）

劉智遠：（急攔）竇公不必動怒，待下官明日準備翠鳳金冠，迎接三娘到此同享榮華富貴，不知你意下如何？

竇　老：唉！我眞想不到你這狗嘴裏會吐出象牙來啦。

劉智遠：下官是早有此心。

竇　老：旣有此心，爲甚麼早不去接她？

劉智遠：王命在身。

竇　老：唉！這也難怪他。——這麼一說，我是錯怪你了。我老頭子是心直口快，有甚麼說甚麼，就是說錯了，你也別擺在心裏去。

劉智遠：啊，竇公，府中人役甚多，從今以後，有興的話你要多講幾句，沒興的話少講爲是。

竇　老：啊，我說一句錯怪了他，他就埋怨起我來了。（略思）有了。—— 啊，大官人，從今以後，我就替你說得威風一些。有人問我：竇公！你家老爺在家裏的時節做些甚麼正經？

劉智遠：你是怎樣回答？

竇　老：我就說：我家老爺能文能武。

劉智遠：（點頭滿意）文的呢？

竇　老：文的嗎？琴棋書畫無一不能。

劉智遠：武的呢？

竇　老：武的嗎？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空了的時候，還要同夫人到郊外去跑跑馬。

劉智遠：哈哈！跑馬？

竇　老：跑馬事小，把我家老爺的年紀也給跑忘了。

劉智遠：竇公！下官的年庚，你怎麼倒忘懷了？

竇　老：你的年庚我記得，就是把你的屬相忘掉了。

劉智遠：竇公！你想上一想。

竇　老：好，待我想上一想。（想）你好像屬……一個頭，四隻脚，一條尾巴……

劉智遠：甚麼啊？

竇　老：好像是一隻金黃金黃的黃鼠狼。

劉智遠：噯！哪有屬這個東西的啊！

竇　老：你不屬黃鼠狼，馬鳴王廟裏供桌上的雞，是誰偸去吃啦？

劉智遠：（提起舊事，羞愧難當）噯！又來胡說，又來胡說！

竇　老：你說是誰偸吃的？你說！你說！

劉智遠：啊？

竇　老：啊？

竇　老
劉智遠：（同笑）哈哈哈哈！（同下）

——劇　終——

瘋　僧　掃　秦

前　記

“瘋僧掃秦”是從元朝以來就流行的一個劇目。這個崑曲本的“掃秦”雖和明朝的傳奇“東窗記”“精忠記”相去不遠，但它的基本內容甚至某些詞句，和元朝金仁傑的雜劇“東窗事犯”還是一致的。

南宋時，秦檜謀殺了民族英雄岳飛後，膽浮心虛，親到靈隱寺去追薦岳飛的靈魂。地藏王菩薩變化爲一個瘋僧，把秦檜尖銳地諷刺了一頓，揭穿了他不可告人的賣國勾當；並用手拿的笤帚，在秦檜身上亂掃。秦檜心悸，狼狽而回。

這個本子是由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呂仲協助華東京劇團演員劉斌崑整理的。整理時主要改動了兩點：(一)原本中，瘋僧在最後勸秦檜出家，可免輪迴之苦，雜有佛家調和主義的色彩。今刪去。(二)原本中，瘋僧預先把以後施全要行刺秦檜的"天機"，洩漏給秦檜。今刪去。

〔住持上〕

住　持：(念)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
貧僧乃靈隱寺中住持便是。今日秦丞相到此拈香，只得在此伺候！

〔四軍士引秦檜上〕

秦　檜：(乾唱"出隊子")
三公之位，
自小登科占大魁。
只因前日夢驚疑，
使我心中如醉癡；
靈隱寺修齋虔誠懺悔。

住　持：貧僧迎接相爺。

秦　檜：罷了。經典可曾誦完？

住　持：誦完了。請相爺大殿拈香。

秦　檜：引導！

〔住持引四軍士、秦檜進殿，僧衆分上〕

秦　檜：第一炷香，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第二炷香，願秦檜夫婦，百年偕老；第三炷香，願……

四軍士：(喝僧衆)迴避！

〔僧衆下〕

秦　檜：哎呀，佛爺啊！願岳家父子早登仙界！

〔"朝天子"牌子〕

住　持：請相爺各處隨喜隨喜。

秦　檜：引導！

住　持：這裏來。

〔同圓場〕

秦　檜：這是甚麼所在？

住　持：香積廚。

秦　檜：倒也潔淨！壁上有幾行字，待我看來。(看詩)
(念)縛虎容易縱虎難，無言終日倚欄杆；
男兒兩眼悽惶淚，流入襟懷透膽寒。
啊，這詩好奇怪！想我與夫人在東窗下作的，何人寫在此？——和尚，這詩何人寫的？

住　持：是個遠方和尚寫的。

秦　檜：如今可在？

住　持：在。

秦　檜：喚過來！

住　持：是。啓相爺：此僧有些瘋顛，恐言語冒犯相爺，不當穩便。

秦　檜：不計較他。快喚過來。

住　持：是。——也十一！

瘋　僧：(內)誰喚我？

住　持：秦丞相喚你。

瘋　僧：(內)俺忙哩！

住　持：甚麼忙？

瘋　僧：(內)燒火忙。

住　持：撤了煙頭子快來！

瘋　僧：(內)俺又忙哩！

住　持：又是甚麼忙？

瘋　僧：(內)念佛忙。

住　持：念的甚麼佛？
瘋　僧：（內）我念的佛，普天下世人多不省的。
住　持：可念來我聽。
瘋　僧：（內）南無阿彌陀佛。
住　持：唉，這是三歲孩童多會念的。快來！
瘋　僧：（內）俺來也！
〔瘋僧上〕
瘋　僧：（見秦檜）啊哈哈哈……
（乾唱“偈”）
波羅蜜，波羅蜜，
一口沙糖一口蜜。
河裏洗澡睡在寺裏，
黃牛兒可不羞殺你。
你好癡！
攢金銀打首飾與汝妻，
自已死後四塊板兒一領席。
這便是，啊哈，落得的。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師父。
住　持：看你垢面瘋癡，怎麼了！
瘋　僧：唉，師父！
（唱“粉蝶兒”）
休笑俺垢面瘋癡，
恁可也參不透我的本來主意。
我笑那世人癡，
不解我的禪機。
住　持：（夾白）看你髮蓬鬆！
瘋　僧：唉！
（接唱）休笑俺髮蓬鬆。
住　持：（夾白）掛着這甚麼？
瘋　僧：掛着這破織袋。
住　持：袋內甚麼東西？
瘋　僧：（接唱）這裏面倒包、包藏着天地。
住　持：手中拿的是甚麼？
瘋　僧：（接唱）我拿着這吹火筒，
却離了這香積。——
他哪知我是地藏王化身哩！
（接唱）今日個洩天機，
故來臨凡世。
住　持：（夾白）你經懺也不看些！
瘋　僧：（唱“醉春風”）
我不會看經懺，
在恁那法堂中；
我只理會打打的勤勞，
在恁那山寺裏。
住　持：看你今日塗，明日塗，塗出事來了！
瘋　僧：塗出甚麼事來？
住　持：秦丞相喚你。
瘋　僧：可是那奸臣秦檜？
住　持：唔，秦丞相。
瘋　僧：我正要去見他！
住　持：（進殿）瘋僧喚到。
秦　檜：喚過來！
住　持：是。
〔住持引瘋僧進入〕
秦　檜：啊！我道怎樣一個瘋僧，原來是個腌臢和尚。
瘋　僧：我道怎樣一個丞相，原來是個奸臣秦檜。
秦　檜：唔！你怎麼道我的名？
瘋　僧：你的名，我不道誰道！
秦　檜：你認我是誰？

瘋　僧：你麼！
　　(接唱)恁是個上瞞天子下欺臣。
　　　　我單道着你、你！
秦　檜：好個腌臢和尙！
瘋　僧：唉！
　　(接唱)休笑俺汚穢，
　　　　我這肚皮中倒乾淨似你的。
秦　檜：(夾白)我來問你的緣由。
瘋　僧：(接唱)恁來問俺的緣由；
　　　　我對伊家說破，
　　　　看他怎生偺將俺來支對。
秦　檜：我且問你：這壁上的詩，可是你寫的？
瘋　僧：是你作的；是我寫的。
秦　檜：爲何“膽”字能①小？
瘋　僧：我的膽小出了家；你的膽大，就弄出事來哩！
秦　檜：唔，你可知我的來意？
瘋　僧：我怎麼不知！
　　(唱“迎仙客”)
　　　　恁主意我先知，
　　　　則恁那夢境惡，
　　　　故來到、故來到俺這山寺裏。
秦　檜：(夾白)我拜當陽求懺悔。
瘋　僧：(接唱)恁來這裏拜俺的當陽求懺悔，
　　　　恁則待要滅罪消釋。
秦　檜：(夾白)南無觀自在菩薩！
瘋　僧：唉！
　　(接唱)那裏是念彼觀音力！
　　(接唱“石榴花”)
　　　　太師著俺說個因依，
　　　　俺與恁便仔細話個眞實。
　　　　恁可也悔當初錯聽恁那大賢妻，
　　　　她也曾屢屢的便誘你，
　　　　你却也依隨。
　　　　恁在那東窗下，不解我這西來意，
　　　　只見他葫蘆提無語將俺支對。
　　　　恁那讒言譖語，恁便將心昧。
　　　　恁可也立起一統兒價正直碑。
　　(接唱“鬥鵪鶉”)
　　　　恁待要結媾金邦哩，
　　　　也只是肥家；
　　唉！
　　　　哪裏肯爲國！
　　　　恁如今事要前思，
　　　　喔哈，免勞，免勞得這後悔。
秦　檜：悔甚麼？
瘋　僧：秦檜，你下階來！
秦　檜：下階來作甚麼？
瘋　僧：看上面是甚麼？
秦　檜：是天。
瘋　僧：我道是地哩！
　　(接唱)却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
　　　　如今人都理會的。
秦　檜：(夾白)啊哈哈！——左右與我拿下！
瘋　僧：(接唱)恁在這裏嚇鬼瞞神哩，
　　　　恁做的事、事做的來藏頭(嗳)露尾。
秦　檜：你手中拿的甚麼東西？
瘋　僧：是笤帚。
秦　檜：要它何用？
瘋　僧：昔日邊上掃塵塵，今日在佛殿上掃奸臣，掃奸臣！

① “能”意爲“這樣的”。

秦　檜：唔！那呢？

瘋　僧：是火筒。

秦　檜：又要它何用？

瘋　僧：要它私通外國！

秦　檜：何不放下來？

瘋　僧：放不得。

秦　檜：爲何？

瘋　僧：放下來他就要弄權哩！

秦　檜：我是君子人！

瘋　僧：唉！

（唱"紅繡鞋"）

君子人只怕當權倚勢。

俺待說著呵，

害得他一家兒恰便似煙滅灰飛。

恁待要節外生枝，

可便落甚麽便宜。

俺爲甚不在恁那廚房中放，

常則在我這手中持？

啊呀，火筒兒啊，

這其間引狼壓傾了他的社稷。

秦　檜：和尙，你平日可有功……

瘋　僧：有功的多被你殺了。

秦　檜：功課？

瘋　僧：有。

秦　檜：在哪裏！

瘋　僧：在這袋內。

秦　檜：取！

住　持：啊。

瘋　僧：取去。

住　持：功課有了。

秦　檜：爲何能縐？

瘋　僧：在蠟丸內取出來的，怎麽不縐？

秦　檜：（念）久聞丞相理乾坤，占斷朝綱第一人。

都領羣臣朝北闕，堂中埋沒老元勳。

閉門殺害忠良將，塞上欺君枉萬民。

賢相一心歸正道，路上行人口……

唔，怎麽詩不全？

瘋　僧：原就不全。——（自語）若遇施全，他就該死了！

秦　檜：這是何意？

瘋　僧：横看去。

秦　檜：詩怎麽横看？

瘋　僧：你的事怎麽横行呢？

秦　檜：唔！——久占都堂，閉塞賢路。——呔！你敢侮弄我朝中的宰職麽？啊哈——

瘋　僧：嗬，秦檜！

（唱"十二月"）

賣弄恁那朝中得這宰職，

恁可也懊惱我這闍黎。

俺這裏明明得這取出；

他那裏暗暗得這觀窺。

休笑俺瘋魔和尙會嚼，

恁可也乾淨似你堂食。

（接唱"堯民歌"）

呀，這的是坐而不覺立而得這飢。

秦　檜：講了半日，想是他肚中飢餓了！和尙，賞他一份齋。

住　持：是。——（取齋送與瘋僧）相爺賞你一份齋。

瘋　僧：我不喫！（摔齋）

住　持：傾壞了！

秦　檜：再賞他一份！

住　持：又賞你一份。（送齋）
瘋　僧：我又不喫！（摔齋）
住　持：又傾壞了！
秦　檜：唔！你不吃罷了，怎麼連壞我兩個？好惱，好惱！
瘋　僧：呔，秦檜！我壞了兩個，你就發惱；虧你害了他三個哩！
（接唱）兩頭白麵做來的，
壞了恁那兩個有誰得知，
恁便屈殺了他三人待推着誰！
癡也麼癡，
其間造化的。
這是甚麼？
秦　檜：這是饅頭。
瘋　僧：這不是饅頭！
秦　檜：敢是饞餡？
瘋　僧：也不是饞餡。
秦　檜：是甚麼？
瘋　僧：哪！
（接唱）這的是岳家肚皮中腌臢氣。
秦　檜：這裏不好講話，隨我到冷泉亭上來講！
瘋　僧：冷泉亭上不好，倒是風波亭上好行事哩！
秦　檜：和尚，我看你伶牙利齒，有甚本事？
瘋　僧：我會呼風喚雨。
秦　檜：風雨在天上，你如何喚得來？
瘋　僧：喚得來還要退得去。
秦　檜：如此我要一陣大風。
瘋　僧：有有有！——如來佛助弟子一陣大風。
〔風聲〕
秦　檜：好大風！收了，收了！
瘋　僧：收收收！
秦　檜：我如今還要一陣大雨！
瘋　僧：有有有！——東海龍王助貧僧一陣大雨！
〔雨聲〕
秦　檜：好大雨！收了，收了！
瘋　僧：收收收！
秦　檜：唔！我想風雨在天上，如何來得能驟？
瘋　僧：連發十二道金牌召來的，怎麼不驟！
秦　檜：啊哈哈哈！……
瘋　僧：（唱"快活三"）
風來時雨便起，
雲過處電光輝，
把他拿住風來握住雨不淋漓。
〔風聲〕
秦　檜：好大風啊！
瘋　僧：這不是風。
秦　檜：是甚麼？
瘋　僧：是朱仙鎮上那些黎民的怨氣！
〔雨聲〕
秦　檜：好大雨啊！
瘋　僧：也不是雨。
秦　檜：又是甚麼？
瘋　僧：哪！
（接唱）這的是屈殺了岳家父子天垂淚！
（接唱"朝天子"）
太師爺俺與恁便說知，
說着恁那就裏，
俺只索要忍辱波羅蜜，
恁可也悔當初屈殺了他三人可也無着無對，
到如今悔後遲。

他在陰司下便等你，

在閻王殿前去告你。

秦　檜：告我甚麼？

瘋　僧：他告你私造下十座牢房。

秦　檜：哪十座？

瘋　僧：雷、霆、施、號、令、星、斗、煥、文、章。

秦　檜：他在哪一號？

瘋　僧：他在章字號等你哩！

秦　檜：啊呀，佛爺呀！

瘋　僧：（接唱）這的是恁自造下落得這勞州例。

秦　檜：方才這八句詩如何講？

瘋　僧：方才這八句詩——

（唱"煞尾"）

做一個啞謎兒與恁猜。

秦　檜：橫頭上八個字？

瘋　僧：橫頭上八個字——

（接唱）做一張悶弓兒在恁那心上射。

有一日東窗事犯，

（接唱）才知我的西來意。

那時節搥着胸，跌着脚。嘚，秦檜！

（接唱）恁可也慢慢的悔。

俺去也！（下）

秦　檜：啊呀！倒被這瘋僧一番言語，說得毛骨悚然，回去與夫人商議拿他便了！打道！——瘋僧一席話，使我魂魄飛！

〔衆喝下〕

——劇　終——

孔　雀　東　南　飛

前　　記

"孔雀東南飛"是我國魏晉時候不具作者姓名的一首有名的長詩，描寫一對在家長專制制度下犧牲的青年男女。這個戲根據原詩編成。故事梗概如下：

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蘭芝，又賢淑又能幹，夫妻情好甚篤。仲卿的母親性情乖戾，蘭芝備遭虐待；仲卿卒被强逼休妻。臨別，仲卿誓不再娶，蘭芝誓不改嫁。

蘭芝回到娘家，她哥哥貪圖聘禮，假說仲卿已另訂婚，逼她嫁給某太守的公子，蘭芝堅拒無效。婚期的前夕，仲卿聽到消息，趕到劉家，得和蘭芝在門外相見，彼此互訴衷情，决以死相信守。仲卿去後，蘭芝投水，仲卿也就在蘭芝墳前自縊而死。

這個劇本爲歐陽予倩先生舊作，一九五三年曾加以修訂。

第　一　場

〔焦家客廳。焦母上〕

焦　母：（唱"四平調"）

清晨起免不了涮洗打掃，

這些事都應該媳婦操勞，

廚房內不見她哪裏去了！

天到這般時候怎麼還不見媳婦在廚房燒水，這小賤人既不在廚房，又不在織絹，她往哪裏去了？——蘭芝！蘭芝！

焦小妹：（內）媽媽你叫嫂子作甚麼？

焦　母：廚房還不曾燒水，你嫂嫂往哪裏去了？

焦小妹：（內）去挑水去了，我去找她來罷！

（上，接唱）

嫂嫂到井邊去把水挑，可要去找？

〔焦小妹欲出，焦母止之〕

焦小妹：（接唱）有何吩咐，女也可操勞。

焦　母：（接唱）不要，不要，我回房去了。

嫂嫂回來你教她快把水燒。

懶媳婦不聽話便該休掉！

〔焦母起立，欲入內。劉蘭芝挑水上，焦母的丫頭春梅，緊隨入屏後〕

焦小妹：嫂嫂來了。嫂嫂我來幫你挑罷！

劉蘭芝：多謝小妹，我挑得起。

〔劉蘭芝見母親，叫一聲，焦母不理。劉蘭芝挑水直入，焦母目送之〕

焦小妹：（唱"四平調"）

我嫂嫂每日裏早晚操勞，

叫母親休管閒事免得煩惱，

年老人也落得快樂逍遙，快樂逍遙。

焦　母：（回身坐下）娶着這樣的媳婦，怎不教我煩惱啊！

〔劉蘭芝上〕

劉蘭芝：（唱"四平調"）

到廚房趕快去把火生好，

抽片刻趕織絹不敢辭勞。

看婆婆坐堂前面色不好，

又不知爲甚麼怒上眉梢！

〔劉蘭芝正待織絹，焦母叫住她〕

焦　母：蘭芝！

劉蘭芝：婆婆。

焦　母：你的絹織好了幾疋？

劉蘭芝：織好了三疋。

焦小妹：嫂子眞是織的又快又好。

焦　母：（對焦小妹）多口！——蘭芝，我教你三天織好五疋，你只織好三疋，還欠我兩疋，你想怎麼樣？

劉蘭芝：只因爲媳婦生了兩日病，不曾趕起，請婆婆原諒。

焦　母：哼！裝病我也會！

焦小妹：嫂子是眞的病了。

焦　母：（怒對小妹）一天到晚就是病。

劉蘭芝：待媳婦慢慢趕起就是。

焦　母：唉！你家丈夫辛苦在外，養家活口，十分不易，作媳婦的也不要太過偷懶。

劉蘭芝：媳婦記下了。（正要織絹）

焦　母：蘭芝！適才你去挑水，去了半日，爲何回來甚晚？

劉蘭芝：（含笑）適才去井邊挑水，看見春梅與鄰家的女兒在溝邊玩耍，失足跌在溝中，媳婦幫她換了衣服，故爾回晚。

焦　母：（登時發怒）啊？春梅這小賤人竟敢偷偷出去玩耍，跌在溝裏還要少奶奶來換衣服，那還了得！

焦小妹：這都是小事用不着生氣的。

〔春梅自屏後衝出〕

春　梅：少奶奶，剛才我分明是在那裏晒衣裳，並沒有和人玩耍。少奶奶寃枉人的！

劉蘭芝：這這……

焦小妹：春梅，你這是甚麼樣子！

〔春梅不斷地喊寃枉〕

焦　母：吵吵吵！（指着春梅和蘭芝）你們兩個人都是歡

喜這樣吵！（對春梅）還不跪下！

〔春梅不跪〕

焦小妹：老太太教你跪下！

焦　母：跪下！

春　梅：（扭扭揑揑跪下）跪下就跪下。

焦　母：（對蘭芝）少奶奶，我這個丫頭，實在不懂規矩；我年紀大了，沒有氣力，這裏有枴杖一枝，拜託你，請你與我着實的打，活活將她打死！

劉蘭芝：（往後退）婆婆……（不知所以，進退兩難）

焦　母：你不肯代勞，我只好自己來打。

〔焦母舉杖打春梅，焦小妹攔阻〕

焦小妹：（對春梅）還不滾下去！

春　梅：少奶奶寃枉我，我等少奶奶把我打死！

焦小妹：你再不走眞的打了。（順手接過焦母的枴杖裝出眞要打的樣子）

春　梅：（見小妹眞打，馬上便走）寃枉我還要打我。（哭下）

焦　母：唉！老了，只有這一個丫頭，還容不下，從今以後我只好自己來操作了。

（唱西皮搖板）

一個丫頭也容不了，

我只好自己來操勞。

焦小妹：哎呀！媽媽眞是……

劉蘭芝：婆婆呀！

（唱搖板）

只怪媳婦說錯了，

還望婆婆把我饒！

焦　母：算了算了！不要多說，織絹去罷！

劉蘭芝：遵命。

焦小妹：好了，母親也不要生氣了。

焦　母：（對小妹）可嘆你父去世太早，我孤孤單單將你兄妹守大，我也是個命苦的人啊！（焦母一抬眼看見蘭芝頭上戴了一朶紅花）喂，你看你嫂嫂頭上的鮮花眞是好看！

劉蘭芝：適才在井邊看見此花開了，隨便摘來戴上的。

焦　母：（對着蘭芝作欣賞狀）漂亮，好看，瀟洒，風流。

劉蘭芝：（把頭深深地低下）……

焦小妹：啊，是了。哥哥今天不是回家嗎！

焦　母：啊！怪不得……（冷笑）挑水就挑水，又要去看花，絹又織不好，就是一天到晚講打扮；唉，可惜我們這樣人家，享不起這樣的淸福。

〔劉蘭芝窘極，偸偸的把花摘下〕

焦小妹：媽也眞歡喜管閒事！

劉蘭芝：呀！

（唱搖板）

老婆婆說的話尖刀一樣，

一句句都教我痛苦難當。

不打扮她說我裝模作樣，

左也難右也難我無限悽惶！

焦　母：蘭芝。

劉蘭芝：婆婆。

焦　母：你丈夫在外奔波勞碌，今日回家，你去多作幾樣菜，去罷！

劉蘭芝：是。

焦　母：（一眼看見蘭芝頭上沒有紅花）轉來！你頭上的紅花哪裏去了？

劉蘭芝：（惶惑）恐怕是掉了。

焦　母：掉了？你分明是取下了的。賢德的媳婦啊！我沒有說甚麼。我說你漂亮好看還不好嗎！你何苦與我嘔氣呢？我是個苦命的糊塗老太婆，賢德的媳

婦你就原諒我罷！

劉蘭芝：媳婦不敢。

焦小妹：嫂子怎麼敢和媽媽嘔氣，您恕過她罷！

焦　母：好好好，又是我的不對，去罷！去罷！

〔劉蘭芝只好無言走去〕

焦　母：（又叫住蘭芝）蘭芝！

劉蘭芝：（回身）婆婆！

焦　母：少時我的兒子仲卿回來，請你在言語之中為我留一點餘地啊！

劉蘭芝：（實在是委屈的忍不住了）婆婆，媳婦有罪情願領罪，請婆婆責罰媳婦罷！（跪下）

焦　母：哎呀，折磨死我了！我沒有說甚麼，何必如此？你還是責罰我罷！

焦小妹：嫂嫂趕快起來罷！這樣反而會教母親生氣。（攙蘭芝）

〔劉蘭芝也就只好站起來〕

焦　母：我哪裏敢生氣！

焦小妹：（對內一望）喲！廚房裏水開了，嫂嫂還不快去！

〔劉蘭芝低頭泣下，焦母目送之〕

焦　母：狐狸精！掃帚精！裝瘋賣俏迷男人。一定把她休了去才稱我的心。（咬着牙把枴杖一頓，打了自己的脚）

焦小妹：媽媽你為甚麼對嫂嫂這樣？

焦　母：我本來就不喜歡她。替你哥哥說了好幾家，他都不要，一定要她，就被她迷的昏天黑地，我娶了個媳婦就失了個兒子，那還了得！況且，以前她的身體很好，如今一天到晚就是裝病，我怕她不能養兒子，不能織絹，還要貼與她一副棺材。我一定休了她！

焦小妹：休了嫂嫂，恐怕不容易再找到這樣孝順的媳婦罷。

焦　母：你是我親生的女兒，不要再替外人說話。你秦家表姐羅敷我倒是看上她了，她才真是我的好媳婦啊！

焦小妹：表姐麼？

焦　母：你不要說起，我自有辦法。你今後要敢再替外人說話，我就打斷了你的腿！

焦小妹：（微哂；凝思；搖頭）……

秦羅敷：（內）走呀！

（上唱西皮搖板）

　　至親骨肉常來往，
　　每逢佳節應酬忙，
　　一路行來秋風爽，
　　且見姨母敘家常。

姨母！表妹！

焦小妹：表姐！

焦　母：哎呀，寶貝你來了！你母親怎麼不來？

秦羅敷：我母親近幾天有些不舒服。

焦　母：不要緊罷？

秦羅敷：就是有些氣痛。

焦　母：哎呀，你母親那樣好的福氣，也會氣痛？

秦羅敷：嫂嫂呢？

焦　母：現在廚房做飯，少時就會出來。

焦小妹：嫂嫂，表姐來了。

秦羅敷：表哥怎麼還不曾回來？

焦　母：大約就要到了。

秦羅敷：母親知道表哥要回家來，恰好今天又是表嫂的生日，自己身子不好，特地命我來與姨母叩頭，與表哥表嫂拜壽。

焦　母：眞不敢當，生受了啊！

秦羅敷：姨母請上受我一拜！

〔秦羅敷對焦母下拜，劉蘭芝暗上〕

劉蘭芝：表姐！

秦羅敷：恭喜嫂嫂！

〔劉蘭芝，秦羅敷對拜〕

焦仲卿：（內）馬來！

（上，唱流水）

只爲謀生久在外，

好容易告假回家來，

只望老母多安泰，

望見家門我笑顏開！（下馬，進門，大家歡躍）

焦仲卿：母親！

焦小妹：哥哥！

焦　母：我兒！

秦羅敷：表兄！

劉蘭芝：官人！（微笑）

焦仲卿：母親請上受我一拜。（拜）兒久離膝下，少奉甘旨，恕孩兒不孝之罪。

焦　母：生受你了。

秦羅敷：我給表哥道喜！

〔焦仲卿看焦小妹，問好，又問秦羅敷好，看劉蘭芝〕

焦　母：今日備得有酒，一家團聚。

焦仲卿：多謝母親。

焦　母：擺了上來！

〔春梅托盤上，焦仲卿請焦母及秦羅敷入席，劉蘭芝斟酒〕

秦羅敷：嫂嫂爲甚麼不一同坐下？

劉蘭芝：我廚房還有事。

焦仲卿：母親請！

〔大家飲酒，唱一支曲子飲完〕

秦羅敷：告辭了！

（唱搖板）

尊前飲罷延齡酒，

祝姨母福壽永無憂，

郊原漸晚歸家候，

表哥！

（接唱）莫辜負家園去覓封侯。（下）

〔焦母命仲卿送秦羅敷回去；蘭芝端盤子下；焦母和小妹留在場上〕

焦　母：這才是我的好媳婦嗅。（指秦羅敷）

第　二　場

〔焦仲卿拉劉蘭芝上〕

焦仲卿：（唱“吹腔”）

會少離多每自傷，

久別回家喜洋洋，

有許多話兒要對你講，

不說相思也敍一敍家常。

焦仲卿：蘭芝你來呀。

劉蘭芝：（溫婉地）我還有事呢。

焦仲卿：有事明天再做。（拉劉蘭芝同坐）

劉蘭芝：婆婆要生氣的。

〔焦仲卿站起來與劉蘭芝走到台前，望着劉蘭芝〕

劉蘭芝：怎麼不認識！（微笑）

焦仲卿：是啊，我此次回家，看你的面色好像是憔悴多了。

劉蘭芝：沒有甚麼。

焦仲卿：你有病嗎？

劉蘭芝：沒有生病。

焦仲卿：是不是母親又生氣了？

劉蘭芝：母親這一向還好。

焦仲卿：我回家來了，母親也會高興一些。

劉蘭芝：（含笑點頭）是啊，母親時常念你。

焦仲卿：蘭芝，你猜我這次能在家中住幾天？

劉蘭芝：十天？

焦仲卿：不止。

劉蘭芝：半月？

焦仲卿：還不止。

劉蘭芝：怎麼你告了長假不成？

焦仲卿：不是啊，大老爺見我辦事勤謹，賞了我一個月的假。蘭芝，我要與你歡歡喜喜，痛痛快快，相聚這一個月。

劉蘭芝：好容易回家一個月！

焦仲卿：是啊，一個月的時間不算長，但是像我這樣謀生在外之人，一個月的假也就不算短，只是撇你在家，你太辛苦。

劉蘭芝：千萬不要這樣說，你在外面才真是辛苦。

焦仲卿：蘭芝。（拉劉蘭芝手）常言道："久別勝新婚"。我們要珍重這千金一刻啊。

（唱"吹腔"）

貧賤夫妻受折磨，

相見日少離別多。

劉蘭芝：（接唱）相思相望青春過，

焦仲卿 劉蘭芝：（合唱）好比牛女隔銀河。

〔焦仲卿上前抱劉蘭芝，劉蘭芝回頭望一望推開他〕

焦仲卿：怕甚麼，我們是恩愛夫妻，又不是偷情密約。

〔春梅在窗外一聲怪笑，焦仲卿怒〕

焦仲卿：這才眞叫豈有此理。

〔焦仲卿想衝出去，劉蘭芝拉住他〕

劉蘭芝：你回來，不要鹵莽。

焦仲卿：我要管教管教這壞丫頭。

劉蘭芝：算了，不要去罷！（拉焦仲卿回來，設法把話岔開）坐下坐下——你方才不是說有話對我講麼？你不是說要珍重這千金一刻的時間麼？

焦仲卿：好，算了罷。（一眼看見箜篌）蘭芝，許久不聽你彈箜篌，彈一曲罷。

劉蘭芝：晚上不要彈罷。

焦仲卿：爲甚麼？（取下箜篌）你看這上面，沾滿了塵土，可見你許久不曾彈過，我好容易回得家來，難道你不願爲我彈一曲麼？

劉蘭芝：夜晚不要驚動婆婆。

焦仲卿：母親生氣由我擔待。

劉蘭芝：還是不要彈罷。我還要前去織絹。

焦仲卿：今天晚上不要織絹了。

劉蘭芝：（想一想）也罷，我陪你下盤棋罷。

焦仲卿：好，我們下棋。只是先要說明：輸了怎麼樣？

劉蘭芝：輸了打手心。

焦仲卿：好，我輸了，你打我手心，你輸了呢？

劉蘭芝：我輸了就去織絹。

焦仲卿：你要是輸了就爲我彈一曲箜篌。

〔劉蘭芝似肯不肯地微笑〕

焦仲卿：我看你是賴不掉的了。

〔劉蘭芝搬棋盤〕

焦仲卿：（唱"吹腔"）

大好時光莫空過，

劉蘭芝：（接唱）就只怕平地起風波。

〔焦小妹暗上〕

焦小妹：哎呀，哥哥嫂嫂下棋呀！

劉蘭芝：小妹請坐。

焦小妹：母親教我來跟嫂子學箜篌呢。

劉蘭芝：（自語）母親忽然教小妹來學箜篌，這是何故？

焦仲卿：好極了，你看母親都叫你彈，你還有何話說。
焦小妹：不知嫂嫂肯不肯教呢？
劉蘭芝：就怕我彈得不好。
焦仲卿：你且先彈一曲，讓我聽過便知好壞。
焦小妹：可是哥哥，母親有話問你，叫你前去。
焦仲卿：聽完一曲，馬上就去。
劉蘭芝：母親喚你，怎好遲慢。
焦小妹：哥哥還是快去罷，免得母親生氣。
焦仲卿：如此我去去就來。（下）
焦小妹：嫂嫂啊！

（唱"吹腔"）

哥哥與你眞恩愛，
這也是前世修得來，
你治家勤儉能忍耐，
必定是琴瑟永和諧。

〔焦小妹拿箜篌撥弄，劉蘭芝不安的樣子〕

焦小妹：嫂嫂來彈罷。

〔劉蘭芝強笑坐下〕

第　三　場

〔焦母拉焦仲卿手走出；焦仲卿執燈〕

焦　母：（唱"吹腔"）

我兒出外爲謀生，
每日終朝盼歸程，
今日得見我兒面，
喜在眉頭笑在心。（與焦仲卿分坐）

兒啊！你在外面可知道爲娘每日在思念你？

焦仲卿：孩兒知道，孩兒經常思念母親。
焦　母：你可知道我在家中好苦啊！
焦仲卿：母親的辛苦孩兒時常記在心下。
焦　母：你可能想個法子教我不受苦呢？
焦仲卿：孩兒必定努力作人，等到功名上進，教母親也好享幾年清福。
焦　母：不是那樣的說法。我是說你的媳婦太教我過不去了，倘若有個好媳婦，我又何至於這樣的煩惱呢！
焦仲卿：（自語）哎呀！我母親又提起蘭芝來了。——啊，母親，蘭芝有甚麼不懂事的地方，還望母親多加教訓。
焦　母：教訓不好也是枉然！
焦仲卿：蘭芝到底有些甚麼壞處呢？
焦　母：她是又刁、又壞、又懶、又尖、又刻薄，背地裏說我罵我還咒我死呢！我若能早死倒也不錯，偏偏我又不死，又在世上活受罪！兒啊，你看教我如何是好？
焦仲卿：我想蘭芝不會壞到這個樣兒。
焦　母：你不在家怎麼知道。
焦仲卿：兒在家中一點也看不出來。
焦　母：你還不知道她是個狐狸精麼？你在家中的時節她假意殷勤，裝成孝順；等你一去，她便作起怪來。我從來不敢說她，她一來就是哭，二來就是鬧，鬧的連左鄰右舍都說我是個兇狠的婆婆，罵名萬代。兒啊，我實在是受不住了，你讓我搬出去罷！
焦仲卿：母親你搬到哪裏去？
焦　母：我情願出去，與人家燒茶煮飯，掃地縫衣，作人家的傭人，如若不然我就流落街頭作一個乞討的乞丐，斷送了這條老命也就完了！
焦仲卿：哎呀，母親你說哪裏話來！兒雖是不孝也還能養活母親，何至如此！
焦　母：我在家裏住不下去，又待如何？我先問你：你還

是要我留在家中，還是要趕我出去？

焦仲卿：母親言重了！母親你老人家如此說話，孩兒罪該萬死！

焦　母：老實對你說，你要留我在家，你就休了你的妻子！

焦仲卿：怎麼！教我休妻麼？

焦　母：休了那忤逆不孝的媳婦！

焦仲卿：哎呀！母親啊！

（唱西皮搖板）

聞聽此言如雷震，
教我怎捨結髮情！
蘭芝侍母本孝順，
可嘆她感動不了我偏心的娘親！
再把衷腸對母論：
教兒休妻是萬不能。

焦　母：（接唱）我兒說話心好狠！
罵聲仲卿是不孝的人！
你不休妻娘就走，
看你在世怎爲人。

焦仲卿：（接唱）教我休妻心何忍！
將身跌跪地埃塵。
懇求母親再思忖！
母親啊！（跪）
懇求母親開大恩！

焦　母：（接唱）千言萬語兒不聽，
情願一死赴幽冥！
我夫，夫主！你去世太早，留下我兒，寵妻滅母，教我怎樣再活得下去！你在陰曹地府快快帶我去罷！（作欲碰死狀）

焦仲卿：母親不必如此，孩兒遵命就是。——哎呀！天哪！（哭）

焦　母：夫啊！

第　四　場

〔焦仲卿與劉蘭芝的臥房。劉蘭芝和焦小妹在場。焦小妹向劉蘭芝學箜篌，劉蘭芝且彈且唱，焦小妹漫和之〕

劉蘭芝：（唱）春雲卷兮蒼蒼，
大河流兮茫茫，
各天涯兮一方，
我思君兮難忘！難忘！
我思君兮難忘，
各天涯兮一方，
登高阜兮相望，
盼音信兮斷腸！斷腸！

焦小妹：眞好，眞好！嫂子你眞聰明，眞能幹。你又會寫，又會算，又會織絹，又會裁衣，還彈得這樣好的箜篌，我眞歡喜你。

劉蘭芝：算不了甚麼。

焦小妹：我就學不會，你再教我好不好？

劉蘭芝：（點頭）好，再來罷。

〔繼續彈唱。她們正在彈唱的時候，焦仲卿走到窗外小立，悄悄走進去，站在她們的後面，望着；見她們正甚歡喜，不願意把突然的慘變去驚擾她們，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焦母的影子出現在窗外，她叫走小妹，意思要催促焦仲卿休妻〕

焦　母：小妹出來！

〔彈唱戛然而止〕

焦小妹：唯！就來。

焦　母：不要再打擾你嫂嫂！

焦小妹：是，來了。

劉蘭芝：去罷。

焦小妹：嫂嫂明天見。我明天一定要學會它。

劉蘭芝：明天再彈罷。

〔焦小妹轉身走向門口，正見焦仲卿。她一望焦仲卿的神氣，不覺驚異地叫一聲"啊，哥哥！"焦仲卿似應非應，她便匆匆的走了。劉蘭芝感覺空氣有些嚴重，頗爲不安〕

〔焦母一見小妹，拉過去與之耳語；焦小妹大驚幾乎失聲叫了出來；焦母用手勢制止，拉着小妹下〕

〔劉蘭芝走近焦仲卿，溫存地問他〕

劉蘭芝：郎君好容易請假回家，適才還是歡天喜地，忽然悶悶不樂，所爲何來？

焦仲卿：（長嘆）唉！

劉蘭芝：一路辛苦，休息了罷。

〔焦仲卿搖頭不語〕

劉蘭芝：難道說在衙門裏受了太爺的責備？

〔焦仲卿仍搖頭不語〕

劉蘭芝：到底有甚麼爲難的事情，郎君你講啊！

焦仲卿：唉！淸官難斷家務事啊！

劉蘭芝：難道婆婆……又生了氣了麼？

焦仲卿：（叫頭）娘子啊！

劉蘭芝：怎……麼？

焦仲卿：適才母親她說……要我送你回家！

劉蘭芝：但不知所爲何事？

焦仲卿：適才母親言道，你不是一個賢良的媳婦，要我早日送你回去。

劉蘭芝：怎麼！婆婆教你休妻麼？

焦仲卿：這是母親的意思。

劉蘭芝：你呢？

焦仲卿：娘子啊！

（唱西皮搖板）

我與你自幼本相愛，
青梅竹馬兩無猜。
你敦厚溫柔多文采；
詩書織錦顯淸才。
却只怪母親性情壞，
她逼我休妻理不該。
到如今也只有暫忍耐。

劉蘭芝：你說教我忍耐麼？自從嫁到你家，從無一事敢不順從婆婆——燒茶、煮飯、織絹、縫衣，淸晨不敢晏起，夜晚不敢早眠，近十年來難道說忍耐得還不够嗎？

焦仲卿：不是啊！

（唱搖板）

你我去求母親把成命收回。

我是想與你同去懇求母親，收回成命，你看如何？

劉蘭芝：婆婆早就有心將我休棄，替你另聘一房妻室，今日既已開口，必定不能收回成命；倘若此時前去求情，也只是自討無趣罷了！

焦仲卿：旣然如此，我在廬江作事，我便帶你去往廬江。

劉蘭芝：怎麼，帶我去往廬江？

焦仲卿：到了廬江，借一兩間小房另立門戶，豈不是一舉兩得？

劉蘭芝：恐怕是兩敗俱傷。

焦仲卿：此話怎講？

劉蘭芝：你在衙中辦事，薪水十分微薄，怎麼擔得住兩處的開支？還有，倘若婆婆趕到廬江，你便又怎麼辦？

〔此時丫頭悄悄走來偷聽〕

焦仲卿：這個……廬江旣不能去，那就只有逃走！

劉蘭芝：逃走？

〔丫頭暗下〕

焦仲卿：娘子啊！

（唱流水）

我與你逃出家門外，

此番一去不回來，

地闊天空眞自在，

從今不用鎖愁眉。

娘子快快收拾起！

我們就走！

劉蘭芝：郎君呀！

（唱搖板）

你要三思妥當安排。

郎君啊！前路茫茫逃往何處？婆婆和小妹何以爲生？親戚朋友到處傳揚，罵你是寵妻滅母，忤逆不孝，你又何以自解？

焦仲卿：如此說來，我們是無路可走的了。焦仲卿，焦仲卿，你眞是個無用之輩啊！

〔焦仲卿痛苦地伏桌上，劉蘭芝更痛苦；她站近焦仲卿，撫着他的左肩；半晌，她想着只好犧牲自己〕

劉蘭芝：郎君不必爲難，就讓我回去罷。（走向台右一張椅上坐下）

焦仲卿：（起身走向劉蘭芝）蘭芝啊！

（唱搖板）

蘭芝你把心放穩，

焦仲卿不作薄倖人。

我便今朝違母命，

决不讓你撇我行！（在劉蘭芝身旁坐下）

劉蘭芝：郎君哪！

（唱搖板）

婆婆主意早打定，

不讓我走萬不能。

十年辛苦一身的病，

你家的媳婦難作人。

〔焦仲卿撫劉蘭芝手，二人一同長嘆，沉默半晌，起更〕

焦仲卿：（回憶）我們成婚的那晚，你也是坐在這張凳上，夜已深了，我催你去睡，你低着頭佯瞅不睬；我輕輕拉了你一下，你把身子扭過那邊，頭低了下去；我便坐在你的身旁，彼此相對無語，只聽得譙樓上鼓打三更……

劉蘭芝：那時我偷偷地看了你一眼，你還在那裏發抖……

焦仲卿：新婚的甜蜜，如在目前，想不到今天……蘭芝！……

劉蘭芝：郎君！

〔二人同哭。焦母暗上〕

焦仲卿：（唱搖板）

都說姻緣前生定。

劉蘭芝：（接唱）爲甚麼辛苦像此生！

焦仲卿：（接唱）爲甚麼恩愛夫妻多不幸？

劉蘭芝：（接唱）只好說天地太無情！

〔二人相抱〕

焦　母：（在窗外）狐狸精不要再迷人了。

〔焦仲卿聞聲驚起，突然抬頭，咬牙、悲憤、繞室徬徨〕

焦仲卿：（唱搖板）

母親的心腸眞太狠！

強迫我夫妻兩離分。

看她這樣催逼緊，

活活要逼死我焦仲卿！（失望地伏倒在桌子上）

〔劉蘭芝愕然無語，焦母下〕

劉蘭芝：（痛苦地沉默約三四秒鐘。唱“南梆子”）

到如今走上了絕望的路徑!
難道說眞是我生不逢辰!
爲甚麼作女子這樣的苦命?
爲甚麼作媳婦要受人的欺凌?
辜負了郎君他深厚的情分。
〔取衣爲焦仲卿蓋在身上。四更〕
想不到恩愛夫妻強逼離分!
想我出嫁的時候,如在目前。自從嫁到這裏,鮮花、首飾不能帶,娘家帶來的衣服也不敢穿。略爲打扮,婆婆便要責罵。今日被休回家,也要梳洗梳洗,嫁時的衣服只好又穿了回去!
(接唱)我這裏強梳裝揭開明鏡。
〔打開鏡奩,含淚插花。五更〕
開箱奩穿起了舊日的衫裙。
〔加上一件襖。雞叫,天漸明〕
(接唱)聽窗外雞聲唱時光逼緊!
內　:車來了!
〔焦仲卿睜眼驚起,看劉蘭芝,拉着劉蘭芝的手〕
焦仲卿:(唱西皮搖板)
我看她還就是初嫁的新人!
被逼迫休妻室我傷痛難忍。
叫一聲賢德妻同體之人!
回家去你不必終朝煩悶,
焦仲卿對蘭芝永不變心。
〔焦母暗上,焦小妹隨後上〕
劉蘭芝:(接唱)叫郎君免悲傷保重要緊,
蘭芝女不負你愛我的深情!
焦　母:仲卿,車馬已齊,送她回去罷!
焦仲卿 劉蘭芝:(唱"哭頭")妻/夫啊!(相持痛哭)
〔焦仲卿無可奈何地扶劉蘭芝出房,焦小妹含淚走向劉蘭芝,拉劉蘭芝手,依依不捨〕
焦小妹:嫂嫂!
劉蘭芝:(長嘆)唉!
(念)當日初嫁時,小妹妹始扶床;
今日回家去,小妹妹如我長!
握手不忍別——
小妹?
焦小妹:嫂嫂!
焦　母:蘭芝去罷!
劉蘭芝:(放開焦小妹。念)
回首別高堂。
〔劉蘭芝對焦母一禮(不跪)下,小妹隨下〕
〔焦仲卿想隨去,焦母用枴杖一攔,仲卿不顧,竟下。焦母茫然,怒目驚視〕

第　五　場

〔焦仲卿騎馬,馬慢慢走着,劉蘭芝坐車跟隨着上〕
焦仲卿:(唱二黃搖板)
一路上只覺得天愁地慘!
壓心頭千般恨萬種辛酸!
只道是作夫妻緣分不淺,
誰想到人世間如此艱難!
車　夫:相公,走得有點兒累了,在這兒歇會兒怎麼樣?
焦仲卿:也好,待我下馬。(下馬,走至車前攙扶劉蘭芝下車)娘子,在此歇息片刻再走。
車　夫:相公,我到那邊歇一會兒,馬上就來。(自語)這樣年少的夫妻,遭了這樣的事情,讓他們多說幾句話兒罷。(下)
焦仲卿:蘭芝,你在我家受了許多委屈,從來不曾對我言講,你總說是婆婆待你沒有甚麼,我知道你有說不出的苦處。今日我們生離死別,你有甚麼話都

對我說了罷！

〔劉蘭芝搖頭不語〕

焦仲卿：蘭芝，你在我家，爲着怕母親生氣，不敢高聲說話，只是背人流淚。你來看，這裏四下無人，你有話只管說，要不然，你就放聲痛哭一場，也散一散心中的悶氣！蘭芝，我可憐的妻啊！

（唱原板）

爲甚麼你對我無有話講？

停辛佇苦暗自悲傷！

我母親情性固執難違抗，

焦仲卿决不是負心郎。

你與我生離死別團圓無望，

爲甚麽不對我訴一訴衷腸？

〔劉蘭芝低頭飲泣無語〕

焦仲卿：蘭芝，你來看，此地名叫鴛鴦橋，我與你成婚的那天，我騎着馬到你家迎接，就從此橋經過。這些年來，母親不讓你回家，我們也就許久不到此處，今日我送你到此橋邊，蘭芝，教我怎生割捨啊！

（接唱）行到了鴛鴦橋鴛鴦分散，

從今後你與我隔斷雲天！

嘆我們少年夫妻偏遭多難！

老人家掌握着生殺之權！

海可枯石可爛我心不變，

要將你永世裏記在心間。

叫蘭芝你是我知心良伴，

望你與我臨別一言，我賢德的妻呀！

劉蘭芝：（唱慢板）

叫郎君多謝你深情繾綣，

從何處表心中的萬語千言！

（轉唱快三眼）

十三歲年幼小學會織絹，

十四歲學會了裁製衣衫；

十五歲學箜篌聲情婉轉；

十六歲讀詩書文字成篇；

到你家作媳婦不敢怠慢，

總想是與郎君和好百年。

對婆婆盡孝心忠誠一片，

千辛萬苦我從無有怨言。

每日三餐在廚下燒茶作飯，

清晨起到井邊去把水擔。

一家人鞋和襪由我製辦，

衣裳也是我縫連。

爲幫家用我養蠶織絹，

趕三天，織五疋，一連通宵不得安眠。

爲家務顧不得身疲力倦，

累得我病上身瘦損了容顏。

總以爲盡孝心婆婆憐念，

想不到只落得玉損花殘！

望郎君多保重你千金之體無須懷念，

我與你望再結來世之緣！

焦仲卿：蘭芝啊！

（唱搖板）

感謝你爲我家苦心慘澹！

可嘆你遭逼迫受盡了熬煎！

我母親她不能心回意轉，

我發誓忍受這一世孤單！

賢德的妻啊！

劉蘭芝：（接唱"哭頭"）郎君啊！

〔二人抱持不捨，天下起雨來，二人不覺。車夫上〕

車　夫：哎呀，大雨來了！——相公，大雨來了，我們走罷！（很同情他們的樣子）

〔劉蘭芝驚覺，輕輕推開焦仲卿，上車。"水底魚"，焦仲卿望着劉蘭芝，慢騰騰地上馬；車夫推車前行，焦仲卿騎馬隨車行走。起音樂，圓場〕

焦仲卿：這……

劉蘭芝：（叫頭）郎君啊！（劉蘭芝下車，焦仲卿下馬相就）前面就是我家門首，我家哥哥情性不好，你不必進去，你我就此分手了罷！

焦仲卿：（呆了）……怎麼，就是這樣分手？

〔焦仲卿緊緊抓住劉蘭芝的手，彼此都說不出話來，車夫輕輕嘆口氣，低頭站在一旁。最後劉蘭芝決心推開焦仲卿〕

劉蘭芝：郎君保重！（忍痛上車，下）

〔焦仲卿呆望着，無聲的哭泣，更覺悽涼。樂聲悲憤，風雨交作〕

第　六　場

〔劉家花園。劉母坐窗前，劉蘭芝侍立，低頭啜泣〕

劉　母：兒啊，不要哭了！哭也沒有用處。只是你太懦弱，既不能得婆婆的歡心，又不能得丈夫的憐愛，你怎麼得了！

劉蘭芝：仲卿待孩兒十分的恩愛，這都是婆婆的不好。

劉　母：這也是你丈夫無用：你又沒有犯甚麼七出之條，爲甚麼他就聽信他母親的話，將你休了回來？看起來這分明看你好欺負，看不起劉家人。我們劉家從來不曾失過這樣的體面，眞是氣死我也！

劉蘭芝：這都是女兒命苦，母親不要生氣罷。

〔此時內有女子大聲說話，這是劉蘭芝的嫂子〕

內　　：家裏多添了一個人，今日要多煮一升米！

劉蘭芝：母親，女兒回得家來，養蠶織絹，奉養母親，決不連累哥哥、嫂嫂。

劉　母：我看還是另行改嫁爲好。

劉蘭芝：母親請寬恕孩兒，兒不願再作人家的媳婦了。

（唱二黃搖板）

孩兒早把心意定，
情願守寡不嫁人。

劉　母：兒啊！

（接唱）你婆婆休你心腸狠；
焦仲卿也是無情的人。
休怪爲娘說你蠢，
你不改嫁難爲生。

隨你去罷！（下）

劉蘭芝：呀！

（接唱）想不到親生的娘不加憐憫，
回娘家我也是難以爲人！

（哭）啊呀！（坐下）

〔劉大和崔太守第三子同上〕

劉　大：（念）公子來相親。

崔　三：（念）一心想美人。

劉　大：三公子，這就是我家，你且少待。

崔　三：使得。

劉　大：（上前兩步，看見劉蘭芝）哎呀，巧極了。公子，你來看，這就是我家的妹子。

崔　三：待我看來。

劉　大：（故意叫一聲）妹子！

劉蘭芝：（正在發愁，聽見叫聲，一回頭）哥哥！

崔　三：（笑）哈哈哈……

〔劉蘭芝驚下〕

劉　大：你看如何？

崔　三：要得。

劉　大：旣是要得。
崔　三：一言爲定。
劉　大：聘禮幾時送來？
崔　三：馬上送來。
劉　大：講好的數目不能缺少。
崔　三：數目有差，你扣住妹子。
劉　大：至親好友，求現不賒。
〔二人同笑〕
崔　三：告辭了。
劉　大：恕不遠送。
〔崔三下〕
劉　大：有請母親、妹子！
劉　母：（內）我兒隨我來！
〔劉母、劉蘭芝上〕
劉　母：何事？
劉　大：恭喜母親，恭喜妹子！
劉　母：喜從何來？
劉　大：啓稟母親：適才太守的三公子久聞妹子的才貌，前來相親，一見之下十分滿意；聘禮三千，馬上送到，豈不是大喜！
劉　母：這也罷了。
劉蘭芝：哎呀！母親哪！女兒誓不再嫁，人家的聘禮教他不要送來罷。
劉　大：妹子說哪裏話來？那焦家老狗十分可恨，焦仲卿那小奴才是甚麼東西！他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書吏，竟敢無故休妻，另聘了妻室，看不起我劉家的子女。
〔劉蘭芝搖頭不語〕
劉　大：你不必搖頭，我打聽得千眞萬確，他要另娶。如今我把你嫁給太守的三公子，豈不勝強十倍？一來可以爭回我們劉家的面子；二來我要活活地氣死那混賬的焦仲卿。
劉蘭芝：妹子心意已定，決不改嫁。
劉　母：但不知那公子他的人品如何？
劉　大：說起他的人品啊：他的眉清目秀，相貌堂堂；言談文雅，舉止大方；風流瀟洒，富麗堂皇；秉性忠厚，心地純良；詩詞歌賦，滿腹文章；眞是人間少有，地上無雙；愧煞偸香的宋玉，氣死畫眉的張郎。妹子嫁去，眞是郎才女貌，福祿鴛鴦，天作之合，五世其昌。句句眞情實話，不敢欺騙老娘。
劉　母：這也罷了。
劉蘭芝：母親哪！
（唱搖板）
我與焦郎盟誓定，
寧死不肯嫁旁人。
劉　大：妹子！女人家一定要懂得三從四德。三從者三從也。孔子說："在家從父，父死從兄。"
劉蘭芝：我不曾聽過。
劉　大：我是一家之主，如今米已成飯，木已成舟，你肯也要嫁，不肯也要嫁，你反抗家長那還了得！
〔外叫："聘禮到"，鼓樂大作，四家人送聘禮上。劉母、劉大迎接；劉蘭芝怒下〕
劉　大：請這裏來！
〔禮品送到裏面，劉母隨着進去；四家人出，鄰居數人上；四家人下〕
鄰　居：恭喜恭喜！
劉　大：不敢當，請裏面用酒！
〔鄰居入內，笑聲盈耳，燈光轉暗〕
劉蘭芝：（內唱反二黃倒板）
與郎君分別後兩下牽掛。

（上，接唱"迴龍"）

我一身難自主被遣回家！

（接唱原板）

作媳婦供使喚有如牛馬，

吞着聲忍着淚苦度年華！

實難忘度良宵燈前月下；

實難忘小園中種竹移花。

好夫妻惡姻緣鴛鴦浪打，

一霎時他與我遠隔天涯！

嘆母兄不見諒逼我改嫁，

海可枯石可爛我不忘他！

〔馬鈴聲由遠而近〕

劉蘭芝：呀！

（唱二黃搖板）

聽鈴聲分明是焦郎馬，

這時候爲何事來到我家？

我這裏且等他滴水簷下，

〔焦仲卿暗上，四面張望，看見劉蘭芝〕

焦仲卿：（叫）呀！這不是蘭芝麼？

劉蘭芝：呀！

（接唱）見郎君不由我心亂如麻！

郎君！

〔焦仲卿、劉蘭芝相抱〕

劉蘭芝：這不是作夢麼？

焦仲卿：蘭芝啊！

（唱搖板）

聽人說你明朝就要改嫁。

劉蘭芝：（接唱）聽說是你早已另聘了人家。

焦仲卿：（接唱）這都是小人的話句句是假。

劉蘭芝：（接唱）我怎肯辜負你另抱琵琶。

叫郎君！——

焦仲卿：（接唱）苦命的妻呀！

〔裏面打燈尋劉蘭芝，劉大、劉母同時叫〕

劉　大：（內叫）蘭芝！

劉　母：（內叫）蘭芝，到哪裏去了？

劉蘭芝：我家哥哥尋我來了！

〔劉蘭芝回頭對內一望，再回過去，焦仲卿湊上擁抱〕

焦仲卿：事到如今，只有一死！

劉蘭芝：我與你同生同死！（相抱）

〔劉蘭芝送焦仲卿下〕

劉　大：（上，尋找）蘭芝！妹妹！她到哪裏去了？（轉身入內）

〔起音樂。劉蘭芝低頭出來，窗外燈光熄滅，隱隱聽得室內賓客歡笑的聲音〕

劉蘭芝：這是我的生死關頭到了。

（念）不幸生爲女子身，落花飛絮總飄零。

國有君王家有主，造出無窮枉死人！

心中恨，恨難平，有誰知我此時情！（走向池邊）

秋水一池清到底，

也罷！

憑它葬我斷腸人！（縱身跳入池內，一隻鞋落池外）

〔劉蘭芝跳水聲、笛聲、風聲、宿鳥驚飛聲。劉大從裏面驚叫"蘭芝！"〕

第七場

〔焦母上〕

焦　母：（念）年老無夫心無主，還須多爲女兒忙。

媳婦不稱我心，將她休了回去，意欲把姨姪女羅敷配與仲卿。只是仲卿不願另娶，因此想把羅敷

接到家裏小住數日，使他二人多多親近，也好教仲卿回心轉意，已經命人接她去了，怎麼還不見到來？

秦羅敷：（內）走呀！

〔秦羅敷乘車上〕

秦羅敷：（唱西皮搖板）

姨母接我來玩耍，

今日還須早還家。（下車）

姨母！

焦　母：哎呀，羅敷，你眞的來了！

秦羅敷：姨母你好！

焦　母：我好，你母親好！

秦羅敷：好，母親拜上你老人家。

焦　母：多謝你母親掛念。

〔焦小妹從秦羅敷後面暗上；焦小妹站在秦羅敷後面，羅敷不知道〕

秦羅敷：姨母叫我前來，有何吩咐？

焦　母：我時常想你，接你來住幾日。

焦小妹：姐姐。

秦羅敷：哎呀！妹妹你好！

焦小妹：我好。

秦羅敷：嫂嫂呢？

焦　母：她回家去了。

焦小妹：媽媽把她休了。

焦　母：啐！不要多口！

秦羅敷：表嫂那樣一個賢德媳婦，怎麼會把她休了？

焦　母：你那表嫂眞是又醜、又笨、又偷懶，說不上賢德。

秦羅敷：我那表嫂她才是又美麗、又聰明、又勤儉，那樣的好媳婦眞難得啊！

焦　母：她是好是壞不去管她，也是她自己要走，她走了也就不說了。還是你來陪陪我罷！

秦羅敷：我來陪姨媽，一天到晚會惹姨媽生氣。

焦　母：哪裏的話。

秦羅敷：我的人又笨，又多嘴，母親常常討厭我呢。

焦　母：我就最愛聽你說話。

秦羅敷：我母親就常常罵我，說我講起話來，劈哩拍啦好像打算盤，倘若衝撞了你老人家那還了得！

焦　母：我要是有你這樣一個會打算盤的媳婦就好了。

焦小妹：媽媽就是要你來陪伴哥哥，你願意不願意啊？

焦　母：唔！

秦羅敷：作你老人家的媳婦？那眞是折磨死人了！

焦　母：哪個折磨你？

秦羅敷：不是啊。我是說你老人家福氣大，名氣大；我自問福薄，怕折磨了我自已。

焦　母：唉，我有甚麼名氣？（有點不自在）

秦羅敷：個個都說你老人家好，說你老人家賢德，將來好媳婦會一個個送上門來。哎呀，天色不早，我要回去了！

焦　母：怎麼這樣心急？

秦羅敷：下次再來罷。

焦　母：哎呀！眞留不住你，明日我向你母親來要你呀！

秦羅敷：告辭了！

（唱搖板）

姨母對我眞妄想，

羅敷自已有主張。

從今與她少來往。

〔焦仲卿暗上，喪魂失魄的樣子，秦羅敷一見驚駭〕

秦羅敷：表哥你好！

焦仲卿：哼！

焦　母：羅敷，你勸慰你表哥幾句罷。

秦羅敷：姨母，還是你體諒表哥一些罷！
(接唱)急忙走出這是非場。(下)
〔劉大"水底魚"急上，手裏拿把短刀，一把揪住焦仲卿；焦母、焦小妹大驚〕
劉　大：焦仲卿，今日我要你的命！
焦仲卿：(毫無反應的樣子)要命拿了去！
劉　大：你將我的妹妹逼死，你還有何話說？
焦仲卿：怎麼！蘭芝她死了？
劉　大：難道還有假的不成！
焦仲卿：現在何處？
劉　大：葬在西山。
焦仲卿：你閃開了！(用力將劉大推倒，急下)
〔焦母高叫"仲卿！"，焦小妹叫"哥哥！"，去追焦仲卿，劉大擋住焦母〕
劉　大：你這老虔婆逼死人命，趕快賠我的妹子來！(推焦母)
焦　母：(大驚)哎呀！(跌倒)

第　八　場

〔墳地。——深秋。荒林。枯樹黃葉襯着灰暗的天空。纍纍荒塚間，有劉蘭芝的新墳〕
〔一個葬墳的老頭張不才，拿着一把鋤頭走過來〕
張不才：(念)世間萬事如流水，舊去新來不斷忙，
大家休走回頭路，切莫抄襲舊文章！
老漢，張不才。專以掩埋死者，修理墳墓爲生。到此已是焦家娘子的新墳。老漢念她死的好慘，多替她加上幾鋤黃土，教她入土爲安。焦娘子，焦娘子，你好命苦啊！
(唱)　世路茫茫恨滿懷，
萬苦千辛總難挨，
可憐賢孝多才女，
黃土堆中一例埋。(補墳)
〔焦仲卿上〕
焦仲卿：老丈，這是焦家娘子的新墳麼？
張不才：正是。
焦仲卿：(對着墳叫)蘭芝，我那賢德的賢妻啊！你死了！你當眞的死了麼？哎呀！
〔焦仲卿哭倒墳前。張不才搖頭長嘆，慢慢地走下〕
焦仲卿：(唱反西皮倒板)
見墳台不由得萬念灰冷！
(叫頭)蘭芝，我妻，我那賢德的妻啊！
(接唱反西皮二六)
心傷腸斷血淚飄零，
我愛你有的是高潔的品性；
我愛你美麗又聰明。
到我家對婆婆十分孝順，
治家理務勞苦辛勤。
夫妻二人相愛敬，
泰山高，海水深，也比不上你我之間伉儷的恩情。
實指望同偕得到老，
想不到狂風暴雨喪了殘生。
到如今我叫你你不應，你不應，我的愛妻啊！
我與你同赴幽冥永不分！
叫一聲蘭芝我愛妻！你爲甚麼嫁在這樣的人家裏？像你本來不會死，也不應該死；卻緣何兩下永分飛！蘭芝，活轉來罷！我不信春天不會到來，我不信冬天不會過去。蘭芝！草等着就要變綠；花等着就要上枝！百鳥等你來歌唱；蝴蝶、蜜蜂等着你來飛翔；我的命等待着你來搭救啊！蘭

芝！活轉來罷！

〔焦仲卿伏到墳前，轉暗。台上由蕭瑟的冬景變爲美麗的春景，新綠滿樹，鳥語花香，蜜蜂嗡嗡的聲音隱隱構成合唱。劉蘭芝的墳變成花叢。劉蘭芝宛宛從花中升起，飄然而出。焦仲卿驚喜，劉蘭芝欣然相就。蜂蝶一齊飛舞〕

焦仲卿：蘭芝，你果然不曾死？

劉蘭芝：我本來不曾死。

焦仲卿：如今是春天了！

劉蘭芝：這就好了！

焦仲卿：我們逍遙自在了！

劉蘭芝：你看東風送暖，

焦仲卿：百花盛開，

劉蘭芝：好一片春景也！

焦仲卿：（唱西皮原板）

喜郊原百花放春風送暖。

劉蘭芝：（接唱）對良辰與美景兩意纏綿。

焦仲卿：（接唱）我與你原本是神仙美眷。

劉蘭芝：（接唱）心相印意相連妬煞神仙。

焦仲卿：（接唱）從今後（蜂蝶舞）再不管蜂愁蝶怨。

劉蘭芝：（接唱）花長好（花枝搖曳）也不被風雨摧殘。

千萬年天地變眞情不變。

焦仲卿：（接唱）有眞情抵得住恨海狂瀾。

劉蘭芝：（接唱）倚着情郎（轉二六）並肩看，

如此春光畫也難！

美艷的晴日送溫暖，

百花爲我開笑顏。

鳥聲爲我千種囀，

蜂蝶爲我舞翩躚。

得與情郎偕繾綣，

永作鴛鴦不羨仙！

〔二人唱着，看着，走上台階。盛大的音樂。舞台上的光變得十分的美麗，孔雀一雙開屏，二人樂極擁抱，忽然台後焦仲卿之母發出顫音。焦仲卿與劉蘭芝大驚變色〕

焦　母：（內喊）仲卿啊！你快回來，你還有你的家呀！

焦仲卿：（念，果決地）這樣的家，我不要了！（抱緊蘭芝）

〔暗轉。再開。春天的幻景全失。寒風悽厲，黃葉紛飛。焦仲卿呆立蘭芝墳旁，從腰間解下腰帶〕

焦仲卿：（念）今生今世已無緣，來世來生事渺然；

無端好景都成幻，願與蘭芝地下眠。

蘭芝！我與你生生世世永不分離了！

〔焦仲卿正把腰帶掛上一根樹枝，一陣秋風，樹枝搖動；枯草沙沙作響，山鳥哀鳴〕

——劇　終——

連　營　寨

前　記

三國時，劉備爲報關羽、張飛之仇，大舉伐吳。

戰爭初期，屢獲勝利，東吳震驚。孫權遣諸葛瑾求和，劉備不允，誓必滅吳。孫權遂納闞澤之薦，擢用陸遜爲帥，冀挽危局。

劉備輕視陸遜年少，不加戒備。復因天氣炎熱，移兵茂林深處，紮下七百里連營。陸遜乘機使用火攻，蜀軍傷亡慘重，劉備幾不能免。幸諸葛亮差趙雲來救，始得突圍而出，退走白帝城，悔恨而終。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宗義、李洪春、徐和才與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共同整理的。

第一場

〔四軍士押范疆、張達引諸葛瑾上〕

諸葛瑾：（唱西皮搖板）

領君命去求和兼程而走，

到蜀營陳利害化解寃仇。

下官，諸葛瑾。只因甘寧陣亡，孫桓被困，今奉吳侯之命，押解范疆、張達與張飛的首級，前往蜀營，求和罷兵。——左右！

衆　：啊。

諸葛瑾：趲行者！

（唱搖板）

但願得兩下裏罷兵息鬥，

也免得我吳侯終日擔憂。

〔同下〕

第二場

〔四軍士、關興、張苞引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搖板）

孫仲謀與孤王結下讐寇，

殺得他兵將們尸積山邱，

還望我二賢弟暗中保佑，

掃平了東吳賊方肯罷休！

〔馬良上〕

馬　良：啓稟主公：今有東吳諸葛瑾押解范疆、張達等，前來求見。

劉　備：宣他進帳。

馬　良：有請諸葛先生。（下）

〔諸葛瑾上〕

諸葛瑾：（念）全憑三寸舌，打動一片心。——皇叔在上，瑾大禮參拜。

劉　備：先生少禮，一旁坐下。

諸葛瑾：皇叔在此，焉有外臣的座位。

劉　備：到此是客，有話敍談，焉有不坐之理。

諸葛瑾：謝座。

劉　備：子瑜到此何事？

諸葛瑾：臣弟久事陛下，故不避斧鉞，來奏荆州之事。前者二千歲在荆州時，吳侯屢次求親，二千歲不允。後來二千歲取襄陽，那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荆州，吳侯本不允許，不想呂蒙與二千歲不睦，擅自興兵，鑄成大錯。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之過也。今呂蒙已死，寃仇已息，吳侯特命外臣押解范疆、張達，並三千歲的首級前來，求和罷兵，情願退還荆州，送歸夫人，兩下永結和好，同心破曹。伏乞聖裁！

劉　備：嗯！你東吳正在危急，敢是命你前來巧言順說麼？

諸葛瑾：非臣巧言，容以輕重大小之事論之：如今漢室已被曹逆篡奪，陛下乃大漢皇叔，不圖重興漢室，恢復山河，置曹魏而不問，反欲伐吳，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創業之方，陛下不取，只爲一荆州，屢次興兵，何失其重而取其輕耶！

劉　備：住口！你東吳不仁，害孤二弟，此仇不共戴天，敎孤罷兵麼，除死方休。若不看在我家丞相之面，先斬汝頭。回去曉諭孫權，孤早晚踏平東吳，敎他洗頸待戮。去罷！

諸葛瑾：告退——用手捧盡湘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
　　唉！（下）
劉　備：關興，張苞！
關　興
張　苞：在。
劉　備：吩咐大小三軍，俱穿孝服，擺設靈牌，待爲伯親自祭奠。
關　興
張　苞：遵命。
劉　備：唉！（哭）孤那好兄弟呀……
　　（唱搖板）
　　　　想當年結桃園對天發咒，
　　　　願同年同日月共同罷休；
　　　　到如今一旦間死別分手，
　　　　撇下了孤一人好沒來由！
　　〔衆同下〕

第三場

　　〔四刀斧手綁糜芳、傅士仁、范疆、張達上〕
范　疆：（唱西皮搖板）
　　　　你做此事悔不悔？
張　達：（接唱）誰教你去刺張飛。
傅士仁：（接唱）平地你把風波起，
糜　芳：（接唱）事到頭來埋怨誰！
　　〔"哭皇天"牌子。關興、張苞上〕
關　興
張　苞：有請皇伯。
劉　備：（內唱西皮倒板）
　　　　白盔白甲白旗號。
　　〔四軍士、四太監引劉備上〕
劉　備：（唱搖板）
　　　　二弟呀……三弟呀……啊啊啊……（轉"迴龍腔"）孤的好兄弟呀！
　　（接唱原板）
　　　　滿營將官哭嚎啕。
　　　　孤王興兵把仇報，
　　　　掃平了東吳恨方消。
　　　　請過了靈牌王懷抱——（抱關羽靈牌，泣）
　　（唱反西皮二六）
　　　　點點珠淚往下拋。
　　　　當年桃園結義好，
　　　　勝似一母共同胞。
　　　　不幸徐州失散了，
　　　　萬般無奈暫且歸曹。
　　　　那曹操待你的情義好，
　　　　上馬金下馬銀也曾贈過你紅袍；
　　　　美女十名你不要，
　　　　掛印封金辭奸曹。
　　　　匹馬單刀保皇嫂，
　　　　過五關、斬六將、擂鼓三通把蔡陽的首級梟，可算得蓋世的英豪。
　　　　單刀赴會天下曉，
　　　　英雄美名萬古標。
　　　　惱恨東吳行奸巧，
　　　　害孤的二弟歸天曹。
　　　　孤王興兵把仇報，
　　　　掃滅了東吳恨方消。
　　　　還望二弟神威保，神威……保（哭頭）孤的好兄弟呀！
　　（接唱搖板）
　　　　不殺孫權不還朝。
關　興：（接唱）伯父不必珠淚掉，
　　　　拿住孫權剮萬刀。
劉　備：（接唱）非是爲伯珠淚掉，

孤與你父生死交。
哭罷了二弟把三弟叫，
翼德呀……桓侯啊……
啊啊啊……(哭頭)我那豹頭環眼的好兄弟呀……

〔抱張飛靈牌，泣〕

(唱反西皮二六)

叫聲三弟聽根苗：
當年同把董卓討，
弟兄們陣前顯英豪，
虎牢關曾把那呂布的髮冠挑，
長坂坡前喝斷了壩橋。
夜戰馬超膽氣好，
義釋嚴顏頗有略韜。
可恨那范疆、張達兩個賊強盜，
害孤的三弟二賊脫逃。
愚兄與你把仇報，
殺得孫權魂魄消。
情願罷兵修降表，
同心合力共滅奸曹。
錦繡江山孤不要，
一心與你把恨消。
哭啞了咽喉把三弟叫，三弟……叫(哭頭)孤的好兄弟呀……

(接唱搖板)

拿住了孫權兩開交。

張　苞：(接唱)伯父不必哭嚎啕，
殺了仇人恨方消。

劉　備：看酒來，待孤親自祭奠。

關興、張苞：兒臣等代祭。

劉　備：你等要多拜幾拜呀。

〔"哭皇天"牌子，關興、張苞同拜，劉備奠酒〕

劉　備：來，將一干仇人，拿去開刀！

衆　：啊！

〔關興、張苞押范疆、張達、糜芳、傅士仁下，斬訖。關興、張苞上〕

關興、張苞：斬首已畢。

劉　備：關興，張苞！

關興、張苞：在。

劉　備：吩咐大小三軍，歇兵三日，兵伐東吳！正是：
滿腔怒氣冲霄漢，要把東吳踏平川！

〔衆同下〕

第　四　場

〔四太監、闞澤、張昭引孫權上〕

孫　權：(唱西皮搖板)
劉玄德與孤王仇深似海，
殺得孤損兵將好不傷懷！
諸葛瑾到蜀營去求和解，
悔不該奪荆州惹禍招災。

〔諸葛瑾上〕

諸葛瑾：(唱搖板)
劉玄德仗兵強不願和解，
回東吳奏主上早做安排。
參見主公。

孫　權：罷了。子瑜，求和之事如何？

諸葛瑾：那劉備不肯罷兵，反出言不遜，誓要踏平東吳，請主定奪。

孫　權：哦……踏平東吳……？唉！可嘆父兄基業，一旦休矣！

闞　澤：啓稟主公：臣保舉一人，可以敵抵劉備。

孫　權：德潤保舉何人？

闞　澤：九江都尉陸駿之子，名喚陸遜。

張　昭：臣啓主公，想那陸遜，乃年幼書生，若委重任，恐誤國家大事。

闞　澤：那陸遜雖是書生，實有雄才大略，堪當重任；臣願以全家保之。

孫　權：二卿不必爭論，孤亦久聞陸遜頗有才能，德潤替孤傳旨，宣陸遜上殿。

闞　澤：領旨。——主公有旨，宣陸遜上殿。

陸　遜：（內）領旨。

（上念）未展平生志，空懷報國心。——臣陸遜見駕，主公千歲。

孫　權：平身。

陸　遜：千千歲。宣臣上殿，有何國事議論？

孫　權：適才闞澤奏道，卿有孫武之才，孤命你總督軍馬，抵擋劉備，料無推辭了。

陸　遜：啓禀主公：江東文武，皆是主公故舊之臣，尚且無人受此重任；爲臣年幼，恐誤國家大事，望主公另選賢能。

孫　權：孤已知卿頗有韜略，闞澤又以全家力保，卿家不必推辭了。

陸　遜：惟恐文武不服。

孫　權：不妨，孤拜卿爲大都督，進封婁侯，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賜你上方寶劍，倘有不遵者，先斬後奏。

陸　遜：謝主龍恩。

衆　　：請駕還宮。

孫　權：退班。

〔四太監引孫權下〕

闞澤、張昭、諸葛瑾：恭喜元帥，賀喜元帥。

陸　遜：皆賴列公提拔。

闞澤、張昭、諸葛瑾：此番兵至猇亭，必然是大獲全勝。

陸　遜：全仗主公洪福。正是：要學樂毅伐齊國，

闞澤、張昭、諸葛瑾：指日功成奏凱歌。

〔衆同下〕

第　五　場

〔四軍士、韓當、周泰同上〕

韓　當：（念）眼看江東無解救，

周　泰：（念）六郡各州一旦休。

〔報子上〕

報　子：報。主公命陸遜掛帥，大兵已到，特來報知。

韓　當：再探。

報　子：啊。（下）

韓　當：將軍，想那陸遜乃一年幼書生，怎能當此重任？

周　泰：看他用兵如何，再做道理。

韓　當：來。

軍　士：有。

韓　當：擺隊相迎。

〔衆同下〕

第　六　場

〔吹打，四軍士引陸遜上。四軍士、韓當、周泰迎上。迎接陸遜，陸遜等下〕

韓當、周泰：（兩望，嘆氣）嘿……

〔衆同下〕

第　七　場

〔八軍士、韓當、周泰引陸遜上〕

韓當、周泰：元帥駕到，未曾遠迎，望乞恕罪。

陸　遜：豈敢，本帥乃一介書生，蒙主重託，受此重任，還望二位將軍協助。

韓　當：請問元帥，此番出兵，是先滅劉備，還是先救

孫桓？

陸　遜：自然是先滅劉備，後救孫桓。

周　泰：若是先滅劉備，那孫桓豈不困死？

陸　遜：本帥自有用兵之策，二位將軍不必多慮。掩門。

〔衆軍士引陸遜下〕

韓　當：將軍，主公命此人掛帥，焉能成功；看來東吳休矣！

周　泰：且自由他。

韓　當：正是：旣在矮簷下，

周　泰：怎敢不低頭！

韓當、周泰：（同嘆氣）嘿！（同下）

第　八　場

〔四軍士、關興、張苞、張南引劉備上〕

劉　備：（念）起居夢寐恨吳寇，不報冤仇誓不休。

〔馬良上〕

馬　良：啓禀主公：東吳已拜陸遜爲帥了。

劉　備：啊？那陸遜是甚等樣人？

馬　良：乃九江都尉陸駿之子。

劉　備：噯，黄口孺子，何足道哉！

馬　良：此人雖然年幼，頗有謀略；前者襲取荆州，實乃此人詭計，主公不可不防。

劉　備：哦，害孤二弟就是這孺子的詭計？待孤興兵會他！

馬　良：且慢，如今天氣炎熱，兵屯於赤火之中，又恐汲水不便，三軍多生疾病。主公不可進兵。

劉　備：不妨，就將人馬，移至茂林深處，紮下七百里連營大寨。待等夏末秋初，再與那賊决一死戰。

馬　良：主公若要移營，何不畫成圖本，問過丞相？

劉　備：噯，孤用兵老矣，些須小事，何必又問丞相啊！

馬　良：自古道：衆聽則明，偏聽則蔽；望主公思之。

劉　備：如此，就命你將山勢營盤，畫成圖本，送與丞相觀看；倘有不妥，即速回來，再爲定奪。

馬　良：領旨。（下）

劉　備：關興、張苞。

關興、張苞：在。

劉　備：就此擇日移營者。

關興、張苞：啊！

〔衆同下〕

第　九　場

〔四軍士引陸遜上〕

陸　遜：（唱西皮搖板）

到此間未出戰將士不解，

哪知我等時機再做安排。

適才探馬報道，劉備移營茂林深處，爲此親出大營，觀看動靜。——左右。

四軍士：有。

陸　遜：帶馬山頂去者！

四軍士：啊。

陸　遜：（唱搖板）

探馬報劉玄德移營下寨，

上山頂看虛實再把兵排。

〔陸遜上高台。八蜀兵、沙摩柯夫婦、張南、關興、張苞引劉備上，移營，過場下〕

陸　遜：（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唱搖板）

他紮下七百里連營大寨——

〔陸遜下高台。韓當、周泰等衆將分上〕

陸　遜：（接唱）天助我成功勞喜笑顏開。

韓當、周泰聽令。

韓當、周泰：在。

陸　遜：命你二人帶兵五千，埋伏山前，聽我吩咐！

〔"風入松"牌子頭段〕

韓當、周泰：得令。（同下）

陸遜：丁奉、徐盛聽令。

丁奉、徐盛：在。

陸遜：命你二人帶兵五千，埋伏山後，聽我令下！

〔"風入松"二段〕

丁奉、徐盛：得令。（同下）

陸遜：淩統、朱然、蔣欽、淳于丹聽令。

淩統等：在。

陸遜：命你等各帶硫黃、燄硝，順風放火，不得有誤！

〔"風入松"三段〕

淩統等：得令。（同下）

陸遜：衆將官！

衆軍士：啊。

陸遜：隨本帥殺奔蜀營去者！

〔牌子。衆軍士、陸遜同下〕

第十場

〔二琴童引諸葛亮上〕

諸葛亮：（唱西皮原板）

嘆主公一心想報仇雪恨，
伐東吳捨北魏有失權衡；
臨行前我也曾勸阻王命，
怎奈他心急躁執意不聽。
初出兵雖然是連日得勝，
却教我也難免晝夜担心。

〔馬良上〕

馬良：參見丞相。

諸葛亮：將軍到此何事？

馬良：只因孫權拜陸遜爲帥，主公移營紮寨，命我畫成圖本，丞相請看。

諸葛亮：待我看來。（牌子）哎呀，是何人教主公如此紮營，此人當斬。

馬良：此乃主公自爲，非衆將之意也。

諸葛亮：包原隰險阻而結營，乃兵家之大忌，這連營七百里，焉能拒敵！倘被吳兵用火攻之計，如何解救？唉，只恐七十五萬兵將，俱喪烈火之中矣！

馬良：待末將回去，奏明主公，速速移改。

諸葛亮：只恐去已無及矣。

馬良：倘若兵敗，如何是好？

諸葛亮：倘若我軍有失，須退往白帝城。我在魚腹浦已埋伏十萬雄兵，料那陸遜必不敢追也。

馬良：末將往來數次，並不見一兵一將，丞相何故戲言？

諸葛亮：不必多問，後來必見。這有本章一道，速投御營去罷！

馬良：得令。（下）

諸葛亮：唉，吾主錯矣！

（唱摇板）

大不該靠山林連營結陣，
怕的是小陸遜火攻我軍；
我這裏派趙雲也恐難救應，
幸留下八陣圖可退吳兵。

〔二琴童、諸葛亮同下〕

第十一場

〔關興、張苞、沙摩柯夫婦、張南引劉備上〕

劉備：（念）月當空烏鴉亂叫，帥字旗迎風飄搖。

〔報子上〕

報子：報！東吳的人馬陸續而來。

劉備：再探！

報子：啊。（下）

劉備：沙摩柯聽令。

沙摩柯：在。

劉　備：命你夫婦帶領本部人馬，前去打探，不得有誤！

沙摩柯：得令。（下）

〔沙摩柯夫婦同下〕

劉　備：（尋思）東吳人馬陸續而來，其中定有緣故……

報　子：（上）報，前營失火！

劉　備：再探！

報　子：啊。（下）

劉　備：關興前去救火！

關　興：得令。（下）

劉　備：唉，前營失火，乃是三軍自不小心！

報　子：（上）報，後營失火！

劉　備：再探！

報　子：啊。（下）

劉　備：張苞急救！

張　苞：得令。（下）

劉　備：（心驚，尋思）前後營同時失火，我軍之大不幸也！

報　子：（上）報，滿營火起！

劉　備：再……再探。

報　子：啊。（下）

劉　備：不、不、不好了！

（念"撲燈蛾"）

看看看，風助火威狂，

火趁猛風揚，

滿天飛烈燄，

遍地閃金光——

叫張南，帶絲繮，帶絲繮！

〔掃頭。張南帶馬，劉備上馬。吳兵將上，張南迎敵，劉備下。張南敗下，吳兵將追下〕

第 十 二 場

〔四蜀軍、沙摩柯夫婦上，四吳軍、韓當、周泰上，起打。沙等敗下，韓等追下〕

第 十 三 場

〔劉備上，撲火，下〕

第 十 四 場

〔四蜀軍、沙摩柯夫婦上，四吳軍、韓當、周泰、丁奉、徐盛上，起打。沙等敗下，韓等追下〕

第 十 五 場

〔劉備上，撲火，下〕

第 十 六 場

〔沙摩柯夫婦上，韓當、周泰、丁奉、徐盛、淩統、朱然等上，起打。沙摩柯夫婦陣亡，韓等追下〕

第 十 七 場

〔劉備上，撲火，倒地。關興、張苞上，救劉備上馬，同下。吳兵將上，過場，追下〕

第 十 八 場

〔馬童、纛旗手引趙雲上；關興、張苞攙劉備上〕

趙　雲：參見主公。

劉　備：四弟，殺呀！

〔關興、張苞攙劉備下；吳所有兵將皆上，與趙雲起打。吳兵將敗下，趙雲追下〕

第 十 九 場

〔關興、張苞攙劉備上。馬童、纛旗手引趙雲上〕

趙　雲：臣，救駕來遲，主公恕罪。

劉　備：（驚醒）哎呀，四弟呀！你若來遲一步，孤命休矣！

趙　雲：主公受驚，雲之罪也。

劉　備：前面甚麼所在？

趙　雲：白帝城。

劉　備：唉，兵撤白帝城！

〔衆同下〕

——劇　終——

